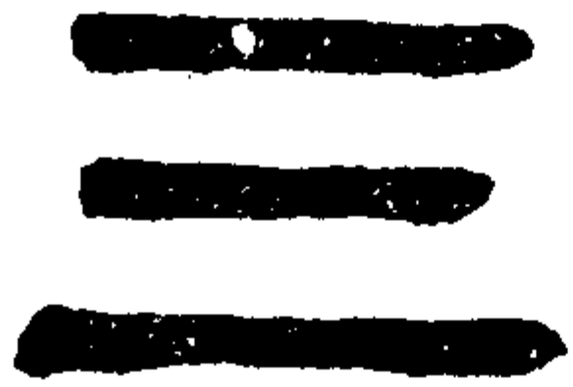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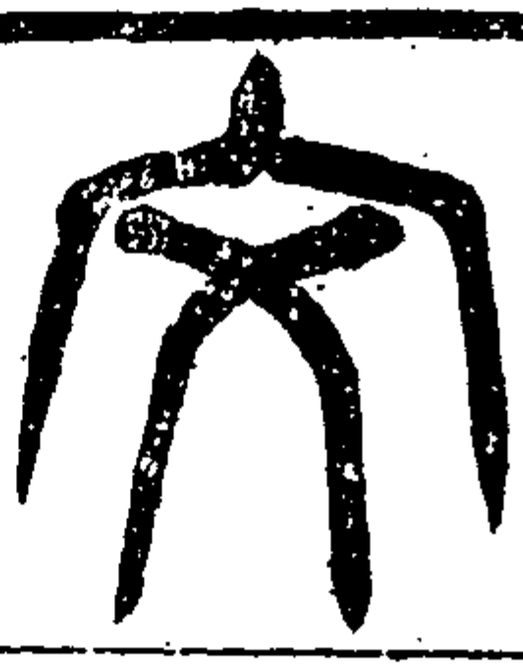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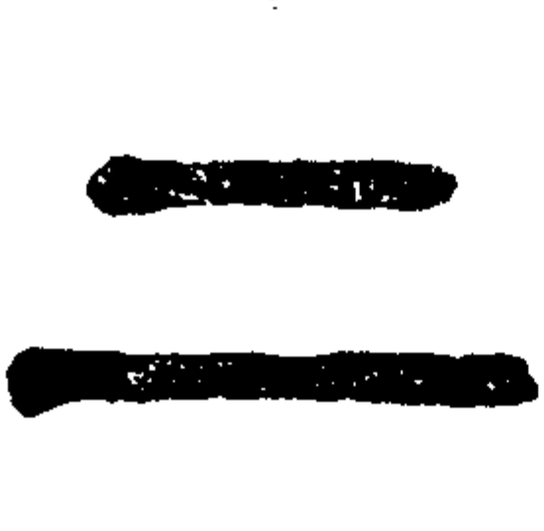
新文豐出版公司印行

歷代名畫記校讀三編

一〇四







叢書集成續編　第一〇四册目錄

文學類

聚學軒　一

詩文總集——文選

文選箋證三十二卷(二)（卷一六～三二）……清　胡紹煐撰　貴池先哲　二二七

詩文總集

貴池唐人集十七卷……民　劉世珩輯　貴池先哲　二三〇

康駢劇談錄二卷補逸文五條……唐　康駢撰　二五三

費冠卿詩集一卷附文一首……唐　費冠卿撰　二五八

張祜處士集五卷……唐　張祜撰　二九二

周繇詩一卷附文一首……唐　周繇撰　二九七

顧雲詩一卷文一卷……唐　顧雲撰　三〇九

張喬詩一卷附文一首……唐　張喬撰　三二二

唐風集三卷補逸詩九首附錄松窗雜記一卷……唐　杜荀鶴撰　三五七

殷文圭詩一卷附文一首……唐　殷文圭撰　三六四

伍喬詩一卷……南唐　伍喬撰　胡氏豫章　三六七

吉州二義集……民　胡思敬輯　三七一

梅邊集一卷補一卷……宋　王炎午撰　三八八

澗谷遺集三卷……宋　羅椅撰　四一九

清江三孔集三十四卷附校勘記一卷……宋　王蘧輯　民　胡思敬校

舍人集二卷……宋　孔文仲撰　四五一
宗伯集十七卷……宋　孔武仲撰　四七二
朝散集十五卷……宋　孔平仲撰　六四〇

IV 26/04

績溪胡紹煐學
貴池劉世珩校刊

賈誼鵩鳥賦

三年有鵩鳥飛入誼舍止於坐隅鵩似鴞不祥鳥也

史記作有鴞飛入賈生舍楚人命鴞曰服據史記是服即鴞楚人命爲服耳鴞經籍屢見而服無專名惟見於此賦巴蜀異物志鵩鴞體有文色俗因形名之曰鵩嗇頸洼本陸疏鴞惡聲之鳥也賈誼所賦鵩鳥是也並以鵩鴞爲一鳥漢書改史記楚人命鴞曰服爲服似鴞是分鵩與鴞爲二鳥而爾雅廣雅俱無鵩之姜氏皋曰墨子尚賢篇昔者傳說居北海之洲圜土之上衣褐帶索築於傅巖之城荀子儒效篇鄉也不逮子長者連叢子載孔臧鴞賦云季夏庚子思道靜居昔在賈生有識之士忌茲服鳥卒用喪已又云爰有飛鴞集我屋隅合觀所賦鵩鳥之至皆以庚子日亦奇異物來萃兮

注善曰萃集也史記萃作集漢書作瘁孟康曰瘁聚集也王氏念孫曰言止於坐隅廣雅瘁待也止者止也其字從止故上言止於坐隅廣雅瘁待也止待遏也遏亦止也楚辭天問北至回水萃何喜王注萃止也史記作集集亦止也非聚集之謂紹煐按陳風有鴞萃止萃止連文是萃爲止傳萃集也集與止義同唐風鴇羽之集子苞栩猶小雅緜蠻之止於邱隅耳

請對以臆

注善曰請以臆中之事以對史記作臆同漢書作意王氏念孫曰據善注云云則本作意明矣而今本并注皆改作臆索隱本作意注曰協音臆正義曰協韻音億則史記正文本作意謂口不能言而以意對也

傳說胥靡兮

注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傅氏之巖通道所經有澗水壞道使胥靡刑人築護此道說賢而隱代胥靡築之姜氏皋曰墨子尚賢篇昔者傳說居北海之洲圜土之上衣褐帶索築於傅巖之城荀子儒效篇鄉也不逮子長者連叢子載孔臧鴞賦云季夏庚子思道靜居昔在賈生有識之士忌茲服鳥卒用喪已又云爰有飛鴞集我屋隅合觀所賦有是說而賈傅亦沿之似僞孔誤也紹煐按呂覽求人篇傅說殷之胥靡高注胥靡刑徒人也後漢書馬融傳廣成頌營傅說於胥靡亦同何異糾纆

注善曰字林曰糾兩合繩纆三合繩按說文糾纆三合也眾經音義十七引倉頡解詁繩三合曰糾是糾爲三合之名三合爲糾則纆爲兩合可知易坎係用徽纆劉注兩股爲纆穀梁宣三年注纆用徽纆釋文同疏引易坎釋文一糾繩曰纆諸家並以纆爲兩合然則以糾爲兩合纆爲三合其說始於字林而本書

征西官屬送於陟陽侯詩注長笛賦注引漢書張晏
注並同
何足控搏
注如淳曰搏音團或作揣按漢書集注引如淳曰揣
音團或作搏當從漢書此正文及注皆誤本書幽通
賦注引作揣
品庶每生
注善曰每貪也按莊子人間世無門無毒崔譔本毒
作每云貪也漢書班固敘傳每生有禍每生亦謂貪
生也後漢書孔融贊曰豈有圓冠委曲可以每其生
哉義亦同字亦作挴楚辭天問穆王巧挴王注挴貪
也方言廣雅並云挴貪也貪冒也猶今人言冒昧也
每與冒昧皆語之轉
意變齊同
王氏念孫曰意讀億萬年之億史記正作億億變猶
上言千變萬化也億變齊同郎莊子齊物之旨作意
者借字耳劉昺注云意與變化齊同失之
怵迫之徒
注孟康曰怵爲利所誘怵也迫迫貧賤也說文訴誘
也段注云鵬賦假怵爲詘也紹煥按漢書武帝紀怵
於邪說注今俗猶云相謏怵眾經音義十六誘古漢
書通謂訹二形同
書食貨志集注引李奇怵誘也並以怵爲詘淮南原
道訓怵然若有所誘慕怵亦誘也高注怵然猶惕然
失之
或趨東西
王氏念孫曰或趨西東與同爲韻今本作東西由後
人不達而妄改耳本書答客難外有廩倉與享爲韻
而今本作倉廩皆其類也紹煥按五臣本作西東不
誤史記漢書同索隱曰漢書亦有作私東李奇曰私
多作西者言東西趨利也私西蓋方俗語言之異
窘若囚拘
史記窘作擾漢書作僇旁證云本書吳都賦畢攏僇
束引此作僇玉篇引同云謂肩偃僇也紹煥按集韻
引亦作僇而張茂先答何邵詩窘然坐自拘注引又
作窘
眾人惑惑兮
注李奇曰惑惑東西也五臣本作或或按李以東西
解惑惑則字當作或或謂或東或西也或或爲不定
之辭易文言傳或之者疑之也故疑惑之字亦作或
好惡積億
注李奇曰所好所惡積之萬億也按錢氏大昕曰億
當作意說文意滿也王氏念孫曰言好惡積滿於中
也
溺正平鸚鵡賦

故其嬉遊高峻
注善曰說文曰嬉樂也按說文嬉卽娛戲也本書上
林賦娛遊往來作娛不訓樂六臣本嬉下有許其二
字許其正娛字音切良注嬉戲也知正文本作娛俗
改作嬉遂改注文戲字爲樂致與許氏不合
采采麗容
注善曰韓詩曰采采衣服薛君曰采采盛貌也按此
疑卽小雅大東舄文毛作粲粲傳粲粲鮮盛貌與薛
義合采粲語之轉曹風蜉蝣采采衣服傳采采衆多
也
匪餘年之足惜懲衆雛之無知

余氏音義曰曹植鸚鵡賦豈余身之足惜憐衆鳥之
未飛紹煥按陳思王年少正平正平卒年僅廿六則
此句當爲陳思王所襲
何今日之兩絕
王氏念孫曰王粲贈蔡子篤詩風流雲散一別如兩
善注引此賦曰何今日之兩絕又引陳琳檄吳將校
曰兩絕於天江淹雜體詩兩絕無還雲善注亦引此
賦則善本作兩絕明矣呂向注曰何今日兩相隔絕
各在一方然則作兩絕者後人據五臣本改之孫氏
志祖曰兩絕漢魏人屢用之未詳其始意林物理論
傅子曰毋捨己父更嫁他人與己父甚於兩絕天潘

岳楊氏七哀詩淮如葉落樹邈然兩絕天見拜中軍
記室牋注紹煥按張載述懷詩雲乖兩絕心乎愴而
郭璞詩一乖兩絕天皆用兩絕字
願儻惝以俯仰
注善曰說文曰儻房室之疏也楯欄檻也按上云閉
以雕籠儻與籠同說文儻又儻檻也與檻下檻儻也
爲互訓衆經音義十引三倉儻所盛食獸欄檻也漢
書谷永傳音義引字林檻也儻檻俱鳥之物賦似

鸚鵡音與房室之疏無涉
想崑山之高嶽
張茂先鷓鴣賦
六臣本嶽作峻按高峻正與下句扶疏對文
乘居匹游
注善曰列女傳姜后曰雎鳩之鳥猶未見其乘居而
匹游旁證云今列女傳周宣姜后篇無此語仁智傳
魏曲沃負云夫雎鳩之鳥猶未見其乘居而匹處也
當卽此所引紹煥按淮南泰族訓關雎興於鳥而君
子美之爲其鳥雄之不乘居也
翡翠翡翠
注善曰漢書音義應劭曰雄曰翡鳥曰翠顏監曰鳥
各別異非雄鳥異名也按楚辭招魂王逸注雄曰翡
雌曰翠後漢書班彪傳注赤而雄曰翡青而雌曰翠

本書西都賦注引張揖上林賦注雄赤曰翡雌青曰翠皆與應說合然說文翡赤羽雀也翠青羽雀也卷四
翡翠爲二鳥不謂雄雌衆經音義十六引南方異物志翡大於鶏小於烏腰身通黑唯胸前背上翼後有
赤毛翠通身青黃唯六翮上毛長寸餘其飛卽羽鳴雌之說師古所辨近是
脊距足以自衛
注善曰西京賦曰脊距爲力鈹旁證云此吳都賦語
善偶誤記耳
肖翮翾之陋體

注善曰字林曰翮疾飛也說文曰翾小飛也按翮翾
皆小飛也易泰翮翮不富釋文引向注翮翮輕舉貌
輕舉卽小飛之意翮與扁通詩巷伯釋文翮字又作
扁扁之言邊也卑也故從扁之字皆有小義廣韻扁
小舟也說文甂似瓿小飛爲翮猶之小瓿爲甂小舟
爲扁耳
翳薈蒙龍
注善曰孫子兵法曰林木翳薈草樹蒙龍孫氏志祖
曰今武經載孫子行軍篇軍旁有險阻潢井林木蒹
葭翳薈者必謹索之無草樹蒙龍句葢經魏武刪節
今非完書也紹煥按本書南都賦天台山賦注引並

神名曰燭陰淮南子燭龍在雁門北是知鍾山在雁
門北矣今山西朔平府北塞外西至榆林府北境陰
山是也陰鍾蓋聲相近旁證云何校岱改代據注引
漢書地理志文也晉書仍作岱紹煥按本書七發鍾
岱之牡注引呂覽代或爲郡作代而正文亦作岱
氏右曾曰漢書趙地鍾岱石北正作岱非鵠也古多
假借耳
海鳥鵾鶋
攷異曰當依晉書作爰居善引國語正作爰居五臣
翰注乃作鵾鶋紹煥按爾雅爰居雜縣莊子至樂篇
釋文引司馬彪云爰居舉頭高八尺並作爰居無從

烏旁者五臣作鵜鶘爲俗字

顏延年赭白馬賦

軍駴趫迅

注善曰庾中丞昭君辭曰聯雪隱天山崩風盪河漠朔障裂寒笳冰原嘶代駴以韻言之蓋馬名也入字依六臣本增顏庾同時未詳所見按駴之言伏也駴與上伺字對言不以國之所伺威容軍之所伏趫迅而已

疇德瑞聖

注善曰疇昔也按疇古無訓爲昔者禮記檀弓予疇昔夜夢坐奠於兩楹之間注疇發聲也疇與儔同儔等也注中昔當爲等字之譌

流藻周施

注善曰流藻周流藻畫也按流與旒同藻采也旒下垂謂之流旌旗下垂謂之旒其義一也

經元蹄而雹散歷素支而冰裂

注善曰元蹄馬蹄也素支月支也皆射帖名也郗鄴書白馬篇控弦破左的右發摧月支仰手接飛猿俯身散馬蹄注亦引郗鄴書藝經

纖驪接趾

注善曰李斯上書曰乘纖驪之馬今本書諫逐客書驪作離說詳彼按六臣本注作驪不成字當本作離

觀王母於崑崙

旁證云毛本墟作崙紹煥按此後人因注引列仙傳

寒門乃北極山名積寒所在非生馬地不得據駁文以生異說

進迫遮迾

注善曰漢書音義晉灼曰迾古列字按正文本作遮迾注引晉灼曰迾古迾字漢書鮑宣傳男女遮迾注引晉灼曰迾古列字列亦當爲迾傳寫者脫去辵旁耳禮樂志注引晉灼曰迾古迾字不誤說文迾遮也列分解也則迾非古列字甚明廣韻亦云迾古迾字

流藻周施

注善曰流藻周流藻畫也按流與旒同藻采也旒下垂謂之流旌旗下垂謂之旒其義一也

而妄改耳

要帝臺於宣獄

注善曰山海經曰鼓鍾之山帝臺之所以觴百神也郭璞曰帝臺神人名山海經有宣山今並見中山經宣山其上有桑名曰帝女之桑賦蓋指此而借用帝臺字

鬆武穆

按依注則武穆二字誤倒宜乙正

於時駔駿

注善曰說文曰駔壯也本書廣絕交論注引作駔壯馬也此脫馬字今說文駔牡馬也疑誤

鍾浮曠之藻質

注善曰曹植九詠章句曰鍾當也按鍾聚也左昭二十八年傳而天鍾美於是杜注鍾聚也謂氣之所聚也

引員吭之纖婉

旁證云說文繫傳亢喉吭也舞鶴賦引員亢之纖婉本作此字紹樊按吭俗字古皆作亢陳亢字子禽取名字相配也

崴崢嶸而愁暮

注廣雅曰崢嶸高貌朱氏珔曰崢嶸即崚嶒崇廣雅釋詁深也又釋訓崚嶒嶸深冥也無訓高貌者惟本書天台山賦注引字林曰崢嶸山高貌廣雅二字或

文選箋證卷十六

績溪胡紹煐學

班孟堅幽通賦曹大家注　貴池劉世珩校刊

颯颯風而蟬蛻兮

注曹大家曰颯飄颯也漢書作緐顏注緐讀與由同由從也按顏讀非也作颯與颯風義貫漢書作緐同音之假說文旗旌旗旗緐也緐卽今搖字史記蘇秦傳莫不盡緐索隱緐搖動也周官追師注其遺象若今步緐字並作緐亦作緐爾雅扶搖謂之猋釋文字林作飄然則搖動字本作搖亦借緐爲之颯葢俗字違世業之可懷

注曹大家曰違恨也違或作愇亦恨也漢書作愇顏注愇與違同是也說文違重文愇云籀文違從心則愇卽違字言是世業也紹煐按書五者來備漢書李雲傳作五氏氏與是通荀爽傳作五違違卽是也敦傳作愇愇爲籀文違顏注得之

靖潛處以永思兮

注曹大家曰言已安靜長思靖作靜與正文異

儀遺識以臆對

注應劭曰依其遺識文以胸臆爲對也按臆與意同本書鵩鳥賦請對以臆漢書作意可證儀擬也言擬遺識而以意對之也作臆者借字耳

盼昕寤而仰思兮

注韋昭曰音昧又音忽按盼當作昧從日旁昧昧音同則昧卽昧矣史記司馬相如傳卻昧昧爽司馬貞引三倉卻爽早朝也音妹字林音忽漢書郊祀志冬至卻爽史記封禪書作昧昧爽說文卻尚冥也昧一日闇也二字音義並同古多通用

盡孟晉以迨羣兮

注曹大家曰孟勉也旁證云此爾雅釋詁文今郭注釗孟未聞楊氏錫山曰黽本同猛聲孟勉黽勉也邵氏晉涵曰洛誥汝乃是不黽黽孟聲之轉馬融曰黽勉也紹煐按錢氏大昕說同見養新錄

承靈訓其虛徐兮

注曹大家曰虛徐狐疑也詩曰其虛其徐按毛詩作其虛其邪箋云邪讀如徐管子弟子職志無虛邪亦讀如徐賦作虛徐葢固學魯詩者注引詩作虛徐亦當爲魯詩

岧盤桓而且俟

注曹大家曰岧立也盤桓不進也漢書作岧張晏曰岧久也按爾雅釋詁岧久也張本雅訓卻風燕燕岧立以泣傳岧立久立是也岧有久義說文岧辨積物也貯積也本書天台山賦善注岧猶積也積亦久也楚辭怨上篇岧立兮忉忉亦謂久立王注岧停也停

亦積久之意曹注以玄爲立則詩與楚辭仁立義爲重復古無訓仁爲立者自此注始而說文新附遂云仁久立也後人又別出玄字殊乖古訓矣

鮮生民之晦在

注曹大家曰鮮少也晦匕幾也言天地無窮極民在其間上壽百二十年少者匕幾耳按戴氏震解毛詩蓼莪鮮民之生云春秋傳葬鮮者謂不得以壽終爲鮮鮮似有少稀之意今據以釋此謂天地無窮極民生不得壽終有時而晦耳晦正足成鮮字之義與曹注亦合

上聖迓而後拔兮

注曹大家曰迓觸也善曰曹大家以寤爲迓也攷異曰六臣校云善作迓五臣作寤非也善亦作寤故云曹大家以寤爲迓若作迓此注不可通矣紹煐按後注云曹大家以乃爲內善本仍作乃與此例同攷異

注云曹大家以乃爲內善本仍作乃與此例同攷異

校是也

變化故而相詭兮

按故亦變也謂不常之意荀子王霸篇不敬舊法而好作故楊倞注故事變也淮南主術篇是以上多故則下多詐高誘注故詐也詐變義同是故爲變也

叛迴穴其若茲兮

注曹大家曰迴邪也穴僻也善曰韓詩曰謀猶迴穴

按韓詩作猷見釋文此引作穴所據者異也本書西京賦注又引作回汝薛君曰回汝邪僻也汝當猷字之誤今毛詩作回遹說文遹回辟也然則遹爲正文回穴猷皆同音之假

張修襮而內逼

注曹大家曰有張毅者高門懸簿無不趣義也行年七十而有內熱之病以死今呂覽必已篇載此事高誘注幽通記曰張修襮而內逼此之謂也情欲篇注引同按善注謂與神遇班固蓋託神仙以紀事故當時亦謂之記

安慆慆而不萉兮

注曹大家曰慆慆亂貌按此用論語微子篇慆慆者天下皆是也文今論語作滔滔慆古通集解引孔注滔滔周流之貌皇侃疏同鄭本作悠悠悠悠並周流之意此云亂貌與孔鄭異解萉避也萉與肥同易遯六二肥遯諸家必有訓肥爲避者九師道訓曰遁而能飛吉孰大焉以肥爲飛亦謂避也字通作腓小雅采薇小人所腓傳腓避也漢書顏注萉音扶味反字本作腓其音同

免盜亂爲賴道

注應劭曰子路得免盜與亂聞道於仲尼也按賴道謂善道論語泰伯篇守死善道是也孟子告子富歲

子弟多賴注賴善也廣雅同
恐魁魁之責景兮
旁證云魁魁當作罔兩應劭注同葢六臣本作緪魍
善同作罔兩其注中作罔兩者善注也漢書兩作蝄
然顏注引莊子仍作兩紹煥按罔兩引司馬彪爲
罔浪本屬寓言故莊子釋文引崔注云罔浪有無之
狀猶楚辭哀時命神罔兩而無舍兮注罔兩無所依
據無收木石之怪曰魍魎也然左宣三年傳魍魅罔
兩亦無鬼旁惟魯語作魍魎韋注魍魎水怪作魍魎耳
羊觸大於兩汜
注善曰毛詩曰江有汜曹大家曰汜涯也按南汜猶

云南方淮南道應訓而航在一汜一汜卽一方故高
注云汜水涯也書顧命夾兩階卽某氏傳堂廉曰卽
義亦同也公羊僖元年自南涘何注涘厓也汜與涘
音義亦近秦風蒹葭在水之涘猶之在水一方是南
汜卽南方賦特借以協韻耳非水之決復入也
嬴取威於伯夷兮
漢書倾作營顏注無所營屈王氏引之曰營者惑也
言自養其志而不惑於利祿也文選作弗倾葢後人
不曉營字之義而妄改之耳
俟草木之區別兮
注曹大家曰俟候也漢書作矦六臣本作候此作俟
儀今作伯夷涉注而誤王氏念孫曰威德也言伯益
有儀百物之德而嬴氏以興百儀與三止相對爲文
姜本支乎三趾
實棄諶而相訓
誤

注曹大家曰相助也訓教也善曰訓或爲順旁證云漢書訓作順顏注言天道惟誠是輔惟順是助旁證云此亦昭明諱順而改之紹煥按曹大家注訓教也似本作訓非昭明改也漢書作順古字通

謨先聖之大猷

注曹大家曰謨謀也善曰毛詩曰匪大猷是經或作繇字誤也按此用小雅巧言篇秩秩大猷聖人莫之傳莫謀也曹注本此謨與莫同

惟聖賢兮

旁證云五臣本及漢書並作賢聖是也此傳寫誤倒

聖與命爲韻

張平子思元賦舊注

匪仁里其焉宅兮

舊注里宅皆居也後漢書章懷注論語孔子曰里仁爲美宅不處仁里宅皆居也與舊注同按賦文當用古論語以宅爲擇劉璐梁典署宅歸里仁亦作宅宅擇三字古通宅之言度也度亦擇也釋名宅釋也注以宅爲居殊非語意

潛服膺以永靖兮

注善曰方言曰靖思也靖與靚同字林曰靖審也按正文本作靚故注引方言而云靖與靚同後漢書亦作靚審也正字當作靜靖靚並同音之假

竦余身而順止兮

舊注竦立也後漢書章懷注竦企立也王氏念孫曰竦敬也言敬余身而循禮也說文竦敬也字或作聳周語身聳除潔外內齊給敬也身聳即此所謂竦余身也定辭昔殷武丁能聳其德韋注聳敬也紹煥按謂動余身而循禮猶之動容中禮也本書海賦莫扒莫竦善注竦動也

志搏捖以應懸兮

舊注搏捖垂貌善曰毛詩曰勞心搏搏言憂勞也按今詩作慱慱槍風勞心慱慱言憂思慱結不解搏與慱同古字通

纚幽蘭之秋華兮

舊注纚系也善曰通俗文曰各本作說文曰今依朱氏珔校繫幗曰纚幗一名綰爾雅曰婦人之幗謂之綰今之香囊在男曰幗在女曰綰然纚卽係幗之繩也說文曰纚維綱中繩按善以幽蘭爲香囊所貯故因纚而及幗從郭注香囊之說實則纚爲所係之繩引申之亦得謂系爲纚說文及通俗文是其本義舊注正引申之義

於賦意尤合

允塵邈而難虧

舊注塵久也按塵久本釋詁文郝氏爾雅義疏云塵者陳之假史記平準書於是大農陳藁解引韋昭云陳久也亦轉爲藁東山詩藁在桑野箋云藁久也今登萊人謂時之久者或曰藁日或曰鎮日或曰塵日旦獲讌於羣弟兮

按以管叔爲周公弟與孟子不合焦氏循正義云列女傳毋儀篇太姒生十男長伯邑考次武王發次周公旦次管叔鮮白虎通姓氏篇文王十子引詩傳曰伯邑考武王發周公旦管叔鮮呂氏春秋開發篇管叔周公弟此以周公爲管叔之兄也周氏柄中云鄧析子無厚篇周公誅管蔡此於弟無厚也傅氏通志

篇管叔蔡叔弟也爲惡周公誅之又舉賢篇周公誅弟而典型立漢晉諸儒固有以管叔爲周公弟者平子當亦本此

嗟孰可爲言已

按嗟當爲羌字之誤也後漢書作羌章懷注羌發語辭也良注嗟嘆辭蓋五臣本誤作嗟後人因據以改善耳

惡既死而後已

旁證云六臣本惡作要後漢書同紹煥按要約也作惡乃形近之誤本書幽通賦要沒世而不朽今意與此同

縶騶裹以服箱

注善曰辱中立切今賦作縶字按說文辱馬絆足也从馬○其足引春秋傳曰韓厥執辱馬前讀若輒或从系執聲是辱爲正字縶爲或體今經典通作縶

辨貞亮以爲鞶兮

舊注鞶所以帶佩也善曰說文曰鞶帶丈廣也所以盛帨巾也从巾般聲或以爲首飾字林曰鞶帶也禮記曰男鞶革女鞶絲鄭元曰鞶小囊盛帨者按辨爲交紕則鞶當爲鞶帶之鞶下云雜技藝以爲珩鞶正所以佩珩善引字林鞶帶也與舊注合其引說文从巾般之帶及禮記鄭注云云疑出後人所增六臣本無

昭綵藻與琱琢兮

五臣及後漢書並作琱琢按琢當爲琢琱琢經籍多連文漢書揚雄傳除琱琢之巧注琢刻鏤也東方朔傳陰奉琱琢刻鏤之好注琢謂刻爲文也王吉傳工不造琱琢注琢者刻鏤爲文此謂昭其文耳於琢義無取

咨姤嫮之難並兮

注善曰姤惡也後漢書及五臣本並作妒章懷注妒忌也音胡故反按姤古無訓爲惡者顏氏家訓云作妒字誤而爲姤蓋由妒姤形近易譌善本當亦作妒利肥遯以保名

舊注上九曰肥遯无不利謂去而遯也九師道訓曰遯而能肥吉孰大焉六臣及後漢書肥並作飛按作飛是也七啟飛遯離俗善注引九師道訓亦作飛此正文及注皆作肥蓋後人以今周易改之幽通賦字又作蜚何氏楷古周易訂詁曰金陵攝山碑亦云緬懷飛遯

或冰折而不營

舊注毀折不可經營故曰不營按營者惑也謂冰折而不惑也古多假營爲營呂覽尊師篇心無所營注營惑也淮南原道訓精神亂營注同

遊塵外而瞥天兮

舊注瞥裁見也王氏念孫曰瞥讀爲擎擎也拂也言鶴遊塵外而上拂天也說文擎擎也字或作撇漢書揚雄傳甘泉賦浮蔑蠛而撇天師古曰撇猶拂也善引張揖三倉注同作瞥者借字耳紹煥按本書洞簫賦擎涕抆淚善注引說文擎拭也拭亦拂也今猶言拂拭

歸母氏而後甯

注善曰此假卜者之辭也元鳥謂鶴也母氏喻道也言子有故於元鳥惟歸於道而後獲甯也老子曰天下有始以爲天下母既得其母又知其子河上公曰道爲天下物母也韓非解老曰母者道也按此注中間又有古文周書曰至反王子子后一百七十六字六臣本注無顧氏廣圻謂出尤本所增

漱飛泉之瀝液兮

注善曰漱蕩口也所右切王氏引之曰善以漱爲蕩口非也漱當爲欶說文欶吮也玉篇所各切字或作嗽眾經音義二引三倉曰嗽吮也又引通俗文曰含吸曰嗽釋名嗽促也用口急嗽也其或作漱者假字耳楚辭九章漱凝霜之雰雰遠遊篇漱正陽而含朝露劉伶酒德頌曰銜杯漱醪陸衡文賦曰漱六藝之芳潤以上諸漱字皆音所角反說者多讀爲盥漱之漱音所又反非也今俗語猶謂含吸曰嗽音如煩數之數

翫鳥舉而魚躍兮

舊注廣雅曰翫飛也王氏念孫曰翫者疾也猶言倏鳥舉而魚躍也方言儇疾也儇與翫通荀子不苟篇小人喜則輕而翫韓詩外傳翫作快快亦疾也紹煥按非相篇鄉曲之儇子注儇與翫義同是翫爲疾也楚辭東君翫飛兮翠會王注言巫舞工巧身體翫然若飛亦以翫爲輕疾之意

何道貞之淳粹兮

旁證云作貞誤觀善注引幽通賦道眞可見紹煥按後漢書及六臣本俱作道眞此涉注引楚辭除穢累

而反貞句誤

去穢累而飄輕

六臣本作影後漢書作票章懷票匹妙切猶飄飄也按票亦輕也說文僄輕也廣雅同郭注方言音義票飄飄之飄史記禮書輕利剽遬荀子議兵篇剽作僄周官草人輕票用犬輕票遬文與此同此倒言之耳

餐沆瀣以爲粮

舊注沆瀣夕霞也善曰楚辭曰餐六氣而飲沆瀣兮瀣正陽而食朝霞陵陽子明經曰夏食沆瀣北方夜半氣按善引見遠遊篇王逸注陵陽子明經言春食朝霞朝霞者日始欲出赤黃氣也秋食淪陰淪陰者北方夜半氣也并天地元黃之氣爲六氣然則沆瀣爲北方夜半氣非夕霞矣善引作夏食沆瀣夏字疑誤本書琴賦注同

顧縝處此湘濱

六臣本作顧縝後漢書縝作儐章懷注儐弃也此顧字誤作顧攷異曰作縝者恐涉下文縝連翩兮紛啃暖而誤紹煥按翰注顧縝美貌則作縝爲五臣本

越邛州而遨遊

舊注邛州正南州名也四海圖曰交廣南有邛州其處極熱善音五郎切余氏音義曰後漢書注引河圖

日沒以後赤黃氣也冬食沆瀣沆瀣者北方夜半氣也夏食正陽正陽者南方日中氣也并天地元黃之氣爲六氣然則沆瀣爲北方夜半氣非夕霞矣善引作夏食沆瀣夏字疑誤本書琴賦注同

顧縝處此湘濱

六臣本作顧縝後漢書縝作儐章懷注儐弃也此顧字誤作顧攷異曰作縝者恐涉下文縝連翩兮紛啃暖而誤紹煥按翰注顧縝美貌則作縝爲五臣本

越邛州而遨遊

舊注邛州正南州名也四海圖曰交廣南有邛州其處極熱善音五郎切余氏音義曰後漢書注引河圖地有九州八注東南神州曰晨土正南邛州曰深土旁證云後漢書正文及注皆作邛章懷無音未知孰是紹煥按困學紀聞四引河圖亦作邛然據初學記作迎隋書司則當爲邛以本邛字誤增辵旁耳

溫風翕其增熱兮

舊注說文曰翕熾也按說文無此語廣雅卷三翕熾也方言同疑說文二字誤

顑頷旅而無友兮

舊注顑獨也按顑獨貌非即訓爲獨說文顑讀若魁與傀音近荀子性惡篇則傀然獨立於天地之間注傀然獨居貌字亦作魁漢書東方朔傳魁然無徒顏

注魁讀若塊塊卽傀字

顧金天而歎息兮

舊注金天少昊位也按金天蓐收也蓐收爲金天少昊氏之子故蓐收亦蒙金天而言海外西經西方蓐收左耳有蛇乘二龍郭注金神也左昭廿九年傳金正曰蓐收晉語如君之言則蓐收也韋注蓐收西方白虎金正之官也蓐收在西故下云吾欲往乎西嬉

楚辭遠遊遇蓐收乎西皇亦此意

吾欲往乎西嬉

注善曰說文曰嬉樂也按許書女部無嬉人部僖樂也蓋卽嫉字許其

反

跨汪氏之龍魚

注善曰海外西經曰龍魚陵居狀如鯉在汪野北今海外西經汪野作大野郝氏懿行山海經補注天乃沃宇省文大荒西經作沃野藝文類聚九十九作淯懷訓偉爲美是也戒女二字諸家之說未明漢書杜沃博物志作渚沃淮南墜形訓有沃民又云西方金周傳注李奇曰后夫人鷄鳴佩玉去君所周康王后邱曰沃野疑思元賦汪氏當爲沃民紹煥按大荒西不然故詩人歎而傷之薛瓚曰此魯詩也後漢書明經有沃之鹵沃民是處鳳鳥之卵是食甘露是飲海帝紀注引薛君韓詩章句曰人君退朝入於私宮后外西經　六之野鳳鳳卵民食之甘露民飲之畧同妃御見去留有度應人擊柝鼓人上堂退反燕處體郭注所願得自在此謂天野也然則天野故謂之天安志明今時大人內傾於色賢人見其萌故詠關雎民海外西經不云天民者見大荒經故不言也鄭說淑女正容儀以刺時如魯韓詩說則關雎所以申

女戒故杜周傳贊云欽以建始之初深陳女戒庶乎關雎之見微紹煥按後漢書馮衍傳美關雎之識微

兮意與此同

繆天道其焉知

舊注繆求也按爾雅流求也繆與求音義通故周流亦曰周繆流覽亦曰繆覽俱見本書

神達昧其難覆

舊注九交道曰達按以達爲道與上天道義複爾雅釋文引字林尠隱也達與尠同此謂神隱昧難知也

達字屬下讀較明

豈昏惑而能剖

舊注恛河林之蓁蓁兮

舊注恛息也按後漢書作咽不誤咽息本釋詁文說

後漢書作愛惑章懷注言通人尙闇於好惡況愛寵昏惑者豈能分之王氏念孫曰章懷以愛爲愛寵非也愛者蔽也說文篾蔽不見也爾雅蔓隱也方言掩翳蔓也郭氏曰謂蔓蔽也引詩抑風靜女篇蔓而不見今詩蔓作愛愛古字通皆謂障蔽也此言通人多閒於好惡豈蔽惑之人所能剖也文選作昏惑蓋後人不曉愛字之義而改之

母縣孿以倖已兮

五臣本及後漢書並作倖按善胡冷切是善本亦作倖此蓋傳寫誤

湯鋼體以禱祈兮

舊注湯帝乙也按湯名天乙不名帝乙其誤始於易泰帝乙歸妹子夏傳京房荀爽皆以爲湯之歸妹易緯乾鑿度白虎通姓氏章同今考左哀九年傳箋遇泰之需曰微子啟帝乙之元子是帝乙爲紂之父非湯也

景三慮以營國兮

旁證云注引呂氏春秋司星子韋各本誤作司馬漢書藝文志司星子韋三篇注景公之史本書辨命論注引此文亦作司馬而文法少異

坐太陰之屛室兮

注善曰說文曰屛蔽也屛與屏古字通六臣及後漢書俱作屛旁證云注引說文之當作屛說文广部屛蔽也善注謂賦文之屛與說文之屛通也此正文與注互誤

怨高陽之相寓兮

舊注寓居也王氏念孫曰寓訓爲寄不訓爲居寓當爲寓字之誤也說文寓籀文字字大雅縣傳桑柔傳魯頌閟宮箋及周語注並云字居也此言相寓謂相其所居之地故舊注訓寓爲居而善與章懷注皆不爲寓字作音蓋所見本已譌寓矣紹煥按漢書敘傳殷殷外寓今本亦誤爲寓劉逵吳都賦注引作宇

倗顓頊而宅幽

舊注倗小貌後漢書張衡傳注倗屈也按倗去仲切窮去聲字亦作窮从窮窮有曲義倗从曲曲亦屈也

迅猋潚其勝我兮

舊注潚疾貌也善曰字林曰潚深情也按猋潚俱風之疾也楚辭七諫商風肅而害生兮王注肅急也肅與潚通字亦作瀟瀟廣雅瀟瀟風也作潚者借字耳

輕重瘖乎寂寞兮

舊注瘖古陰字按瘖从广从音說文訓不能言病非此義當爲瘖从广音玉篇瘖音音地名卽指此然非卽古陰字而韻彙小補以瘖爲古文陰字沿是而誤

慤瓊華之深潛
五臣作潛深後漢書同此誤倒
出石密之閒野兮
注善曰山海經曰密山是生元玉此石密疑是密山
按今西山經作峯山郭注峯音密今引者多作密吳
淑事類賦玩密山之五色梁任昉詠雪詩山經陋密
榮謂密山玉榮也惟陶讀山海經詩丹木生何許迺
在峯山陽從本字
載勝慤其既歡兮
舊注慤笑貌善曰字林曰慤敬謹也後漢書章懷注
引張揖字詁曰慤笑貌听之別體音許近反按章懷
既是香纓此不應重故易舊注訓綱爲帶綱亦作離

注與舊注合說文听笑貌廣雅听笑也集韻類篇引
廣雅作齦是听與齦同當是听爲正字齦爲或體作
慤者其借音耳
載太華之玉女兮
注善曰列仙傳曰毛女者字玉姜在華陰山中體生
毛所止巖中有鼓瑟聲按後漢書章懷注引詩含神
霧曰太華之山上有明星玉女主持玉漿服之成仙
與賦意合列仙傳華山絕頂有石臼號玉女洗頭盆
有碧水未嘗增減亦即此所云玉女
舒訑嫮之纖腰兮
注善曰說文曰嫮姸好也按今說文嫮竦立也一曰
有才無姸嫮之訓後漢書章懷注嫮姸不云說
文疑善注誤
揚雜錯之衽徽
注善曰爾雅曰婦人之徽謂之縭旁證云前文引作
幃皆與禕異徽蓋禕之假音字也紹煥按爾雅釋文
幃本作禕又作徽然則徽幃兩本故善或引作幃亦
引作徽本書琴賦纓徽流芳注引爾雅與此同今郭
璞本作禕
璞本作禕
獻環琨與琛綢兮
舊注綢今之香纓善曰韓詩章句曰綢帶也按上徽
既是香纓此不應重故易舊注訓綢爲帶綢亦作離

瑤藥五臣瑤作瓊善本當同歎逝賦對瓊藥之無徵
亦作瓊
亦要思乎故居
後漢書亦作爾葢因爾本作尒故誤而爲亦旁證云
亦疑尒字之誤是也
姑純懿之所廬
注善曰杜預曰姑且也王氏念孫曰注訓姑爲且非
也姑者息也言息乎大美之所居也廣雅曰廬息也
曹憲音姑檀弓曰細人之愛也以姑息姑亦息也爾
雅曰苦息也聲與姑近紹煥按息純懿之所廬與上
憩炎火之所陶語息正同彼云憩憩亦息也
善徵注溶盛貌也同此

蘿瑚與而樹葩兮
注善曰爾雅曰載謻謂之蘿郭璞曰蘿車軛上環轡
所貫也按蘿整輿也漢書郊祀志歌象輿蘿是也蘿
與儀音義近整輿謂之蘿猶整船謂之儀漢書項籍
傳集注引如淳曰整船向岸曰儀
佩紛緼以輝煌
舊注紛緼盛貌按紛緼謂參差下垂之貌楚辭九懷
舒佩兮紛緼洪氏興祖補注云紛緼一作
繽緼本書海賦被羽翮之繽緼繽音近亦曰颯纚
西京賦長袖之颯纚又謂之林離司馬相如大人
賦麗以林離張揖注林離繽也又云疎以陸離注

云陸離參差也陸與紛古音亦近陸離猶林離繽
猶參差纚重言之亦曰纚纚離騷索胡繩之纚纚河
東賦澤瀺灂而下降亦謂參差下垂之意今俗猶云
汗淋漓雨淋漓矣
氛旄溶以天旋兮
注善曰字林曰溶水盛貌今取盛意按溶動也楚辭
九章悲秋風之動溶兮韓子揚搉篇動之溶之溶亦
動也說文搯動搯也溶與搯同司馬相如大人賦紛
鴻溶而上厲張揖注鴻溶竦踊也鴻溶竦踊語之轉
皆謂動貌本書甘泉賦溶方皇於西清溶亦當訓動
善徵注溶盛貌也同此

撫軨軒而還睨兮
注善曰說文曰無輻曰軨軨車輪小穿也旁證云今
說文軨字云車轂間橫木並無無輻曰軨之訓惟輪
字云有輻曰輪無輻曰軨軨字云一曰無輻也此殆
誤以軨爲軨後漢書注引說文正作車轂間橫木紹
煥按說文軨訓車輪小穿謂轂末也與軨義不相屬
且就車言之軨在車下亦非及撫之處軨當爲軒字
之誤也本書甘泉賦撫軨軒而周流兮句法與此同
注軨與櫺同書大傳車不得有飛軨注軨如今窗車
也然則軨軒葢車之有窗者車有窗謂之軨軒猶廊
有窗謂之櫺軒曹子建贈徐幹詩流蘂激櫺軒注軒

長廊之有窗是也銑注軨車轅間橫木而軨字無注
知五臣本不作軨此誤作軨後人遂於注中增軨車
輪小穿也六字而原文不可復識矣
後委衡平元冥
舊注委屬也水衡官名也五臣本作委水衡平元冥
後漢書同王氏念孫曰五臣本是也昭二十九年傳
水正曰元冥故曰委水衡乎元冥舊注云水衡官名
則正文內原有水字明矣紹煥按後字是後人所加
傳寫者脫去水字遂增一後字以足其句宜刪
懲洪沕而爲清
舊注懲騰也五臣作澄後漢書作澂按本當作徵徵
澂古通易損釋文懲忿劉作澂清也蜀作澄澂與澄
亦通廣雅澄清也集韻澂同此謂清洪沕而爲清
也舊注訓爲騰其義未聞
烝回回其揚靈
舊注回回光貌按古無訓回
回爲光明者回當爲冏字之誤也字亦作冏本書海
賦冏然烏逝注引倉頡篇冏光也重言之亦得曰冏
冏江文通擬古詩冏冏秋月明注引倉頡篇曰冏冏
大明也說文炯光也从火冏聲廣雅炯炯光也此蓋
省作冏遂譌而爲回
素女撫絃而餘音兮
舊注素素女也善曰舊注本素下無女字今本有之
後漢書無女字按善以今本有之明從舊本不從今
本也銑注云素女神女也是有女字爲五臣本
鸞威弧之拔刺兮
舊注拔刺彎弓貌善曰淮南子曰琴戒撥刺高誘注
曰撥刺不正也拔拔刺與撥刺同琴不正謂之撥刺
故弧不正亦謂之撥刺荀子正論不能以刺弓曲矢
中楊注刺弓不正之弓蓋弧星西斜有似不正故賦
狀之則拔刺正彎弓貌而旁證引翟氏灝謂拔刺乃
發矢之際弓翕之聲非貌也其誤由讀李白詩有跋
刺銀盤欲飛出之句故以爲聲非古義也
倚招搖攡提以低徊劉流兮
顧氏廣圻曰各本劉字皆誤劉从刀者玉篇廣韻與
戮同非此之用當作劉字从斗六臣本正文下有渠
幽二字五臣音是也集韻二十四幽居虯切載斗劉
二字云斗或作劉渠幽切又載劉字云劉流環繞也
即本濟注可證字之不從刀據以訂正劉流疊韻字
後漢書作劉當是後人以今誤本文選改之金氏甡
曰劉流猶繆流甘泉賦覽繆流於高光兮晉灼注繆
流猶線繞
偃蹇夭嬌婉以連卷兮
舊注纂要曰齊人謂生子曰婉善曰婉跳也按此本

舊注上有說文曰生子二人俱出爲娩十一字疑出後人所增六臣本無娩當讀如婉娩之娩與娩音義並通故書中婉字亦作冤娩曲也連卷言語重複以形容耳

踰龐鴻於宕冥兮

舊注龐鴻宕冥皆天之高氣也善曰孝經援神契曰天度龐鴻未分之象也說文曰宕過也冥窈也按宕冥猶混沌氣混沌謂之宕冥故人混沌亦謂之宕冥本書洞簫賦於是乃使夫性昧之宕冥生不覩天地之體勢閒於黑白之形貌說宕冥皆其義宕冥連語舊注得之互詳洞簫賦胸胸郶眩眩素問五常政大論注眩旋轉也旋轉亦

疾也作眩眩於義無取

恭夙夜而不貳兮

舊注不貳不差貳也按貳當爲貳字之誤也貳古忒字書籍貳多誤爲貳禮記緇衣詩曰其儀不忒釋文忒本作貳今衣服不貳仍誤作貳舊注不差貳差字正釋貳字易豫而四時不忒釋文引鄭注忒差也

夕惕若厲以省僇兮

旁證云翟氏均廉周易章句證異謂孟喜周易章句作夕惕若厲無咎句荀爽虞翻王弼作夕惕若厲句鄧氏易學辨朱震漢上易集傳朱子本義則皆夕惕若句也章鉅按干寶周易注亦云外爲文夫之

從王事則夕惕若厲古周易訂詁云淮南子見人訓終日乾乾以陽動也夕惕若厲以陰息也班固云見後漢書謝夷吾傳尸祿負乘夕惕若厲亦是然則漢人讀易皆厲字斷句此賦亦依古讀紹煥按本書藉田賦夕惕若慄若慄卽若厲特易厲爲慄以便韻耳是安仁讀法亦同善注引易曰夕惕若厲

迴志揭來從元謀

舊注揭去也善曰劉向七言曰揭來歸耕永自疏按揭來何來也何盍聲之轉方氏以智通雜云楚辭車既駕兮揭而歸呂覽膠高見武王於鮪水曰西伯揭去無取我也武王曰不子欺將伐殷也膠高曰揭至武王門將以甲子曰至升巷謂揭猶盍也

績溪胡紹煐學　貴池劉世珩校刊

潘安仁閒居賦　并序

府主誄

旁證云晉書無主字何氏焯曰無者非也紹煐按何說誤上云所奉之主即太宰魯公其人此云府誄正指楊駿言不得有主字下一除名善注一除名謂大傅主簿府誄除名爲民正復舉此文則本無主字明矣御覽六百五十一引此賦府誄無主字亦可證

孝乎惟孝友于兄弟

汪善曰論語曰子曰書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包氏曰孝乎惟孝美大孝之辭惠氏棟曰蔡邕石經作于爲乎以惟孝屬下句後儒據後所出君陳篇改孝于爲乎以合之華嶠後漢書劉平江革傳序云此殆所謂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爲政也知晉以前無以孝乎爲絕句者但于誤爲乎其來已久王氏鳴盛曰蔡邕石經本作孝于維孝惟白虎通五經論同異曰勗者勉之同字玉篇長部勗肆長不勁廣韻二晉書潘岳傳正作背京泝伊浮梁勗以徑度

注善曰爾雅曰地謂之勗說文勗微青黑色於科切旁證云六臣本無此十八字有勗長貌三字是也攷十九篠同故善注長貌賦與下文傑字偶句勗言梁之長猶傑言臺之高與所引爾雅說文義俱引作素紹煐按正文作墳素故引賈注左傳知本作素甚明今左傳疏改素爲索後人又改素王爲八王皆非王氏應麟曰賈逵以爲八王之法見困學紀聞一是宋本已誤素爲八矣

陪京泝伊

注善曰南都賦曰陪京之南王氏念孫曰南都賦陪京之南本取陪輔之義此言陪京泝伊則陪字當讀爲倍卽今背字也言家在洛水之涘背京向伊也漢書張衡傳背河鄉頷東京賦泝洛背河義並與此同晉書潘岳傳正作背京泝伊

浮梁勗以徑度

注善曰爾雅曰地謂之勗說文勗微青黑色於科切旁證云六臣本無此十八字有勗長貌三字是也攷異曰勗者勗之同字玉篇長部勗肆長不勁廣韻二十九篠同故善注長貌賦與下文傑字偶句勗言梁之長猶傑言臺之高與所引爾雅說文義俱引作素紹煐按正文作墳素故引賈注左傳知本作素甚明今左傳疏改素爲索後人又改素王爲八王皆非王氏應麟曰賈逵以爲八王之法見困學紀聞一

也紹焕按攷異以注引爾雅說文爲後人所增是也

而以勠同勦則攷之不精玉篇勠㪷長不勁勦㪷連

文疑是一物名字彙補引淮南子水行用舟沙行用

㪷是勦㪷爲行沙所用特長而不勁耳不可據以釋

此勠於糾切與糾音義並近本書魯靈光殿賦互勠

糾而負搏善注勠糾特出之貌特出正與下傑特立

也義合而與善注長貌亦自不背今向注無勠橋貌

三字未知攷異所據何本

豁子巨黍

注善曰史記蘇秦說韓王曰豁子巨黍皆射六百步

之外今史記巨黍作距來集解云謂弩勢勁利足以

距來敵王氏念孫校云距來當爲距黍黍來隸書相

近故黍譌爲來太平御覽引廣雅曰繁豁巨黍弓也

荀子性惡篇繁豁巨黍古之良弓也距黍疊韻字

礮石雷駭

注善曰礮石皆匹孝切按後漢書袁紹傳

發石車壞注卽今拋車也唐書高麗傳李勣列拋

車飛大石所當輒潰廣韻拋匹貌切然則礮拋古今

字後世刖作砲

張公大谷之梨

注善曰大谷未詳按本書東京賦大谷通其前薛注

大谷在輔氏北洛陽西也又十道志曰蓽縣東有大

谷潘岳閒居賦張公大谷之梨卽此是大谷在洛陽

蓽縣矣廣志洛陽北邙有張公夏梨海內惟有一樹

蓋張公善種梨因名焉

梁侯烏椑之柿

注善曰廣志曰梁國侯家有椑木甚美世罕得之按

椑柿也一曰椑柿謝靈運山居賦椑柿被實於長浦

是也地理記曰梁侯園有烏椑八稜卽柿也安仁金

谷詩曰前庭樹沙甘後園植烏椑亦卽烏椑柿也

周文弱枝之棗房陵朱仲之李

旁證云王氏得臣塵史論閒居賦以李注云周文朱

仲未詳因引王嘉拾遺記述異記補之而四庫全書

總目論塵史則云善注於此二條引廣志注周文弱

枝引荆州記注房陵朱仲疏解分明王氏蓋偶見不

全本耳六臣本亦未是也紹焕按今善注出未詳

入翰注而刪廣志荆州記等名目遂於善注加於

六字宜訂正

石榴蒲陶之珍

注善曰石榴卽若榴也按正文石榴當本作若榴故

善注云若榴卽石榴也廣雅亦云若榴石榴也今注

誤倒御覽九百七十引正作若榴

蓼茭芬芳

注善曰鄭元儀禮注曰葍廉薑也韻略曰茭香菜也

相推切與葵同今既夕記實綏澤焉作綏按依注則正文當作葵其云與葵同謂儀禮之綏韻略之菱同賦文之葵也韻略作菱不作葵眾經音義十五引作荾可證今注多混謁說文葵从艸癸聲是正字作葵後人以五臣本改廣韻菱葵同廣雅亦作葵此作葵後人以五臣本改耳

太夫人乃御板輿乘輕軒

林氏茂春曰岳謁事賈謐二十四友岳爲其首其母數誡之曰爾當知足而乾沒不已乎後被誅曰貧阿母是知失其身而能事其親者未之有也輿軒奉母世引爲美談豈知正不足爲孝

或禊于氾

注善曰史記曰武帝禊霸上續漢書曰三月上巳宮人皆禊於東流水上按上云凜秋暑退則此當爲秋禊劉楨魯都賦秦秋二七元漢指偶人肖被禊國子水嬉是也野客叢書云觀漢書八月祓于霸上知漢人祓除在秋間者不必春莫也

幾陋身之不保何奚擬於明哲

按此謂遭楊駿事被收因公孫宏爲岳言於楚王瑋

藥以勞宣

旁證云本書鮑明遠有行藥至城東橋詩五臣注服藥行以宣導之是也

謂之假吏得免其後事謐卒被誅是前車已覆後車又蹈始終有媿明哲之義

司馬長卿長門賦

因于解悲愁之辭

注善曰鄭元儀禮注曰于猶爲也按于爲一聲之轉聘禮記曰在聘于斯注于讀曰爲是也

步遊遨以自虞

注善曰爾雅曰虞度也郭璞曰謂測度也言度所爲被退在長門宮之事按虞與娛同樂也謂聊自娛樂耳娛書多假虞爲之本書謝元暉始出尚書省詩獻虞禮兄弟善注虞與娛通是也韋子讓王篇許由虞

于潁濱釋文虞本作娛眾經音義二引字詁古文虞今作娛同牛俱反

心慊移而不省故兮

注善曰鄭元周禮注曰慊絕也言帝心絕移不省故舊安在得意相親而已移字或從火非攷異曰玉篇火部嫌煑火不絕廣韻五支同是當時賦本有作煑者善從如字解故辨煑爲非耳紹熙按作煑亦通爾雅連謂之緲謂屋之相連不絕也火不絕謂之煑猶屋不絕謂之緲其義同也慊移連語謂帝心有所牽連而不省故舊也然則慊移正不絕之義而周禮注云絕者門戶而成義各有當也慊今攷工作廉說

文引作燠與善引合

芳酷烈之閻閻

注善曰閻閻香氣盛也閻魚斤切王氏引之曰閻爲閻字也

諄部之字古無以東侵鹽諄四部合韻者殆誤字也

閻閻當爲閻閻與馣同廣韻馣香也又曰馣馣香也閻之爲馣猶暗之爲晻高唐賦越香掩掩掩亦與馣同紹煠按以韻求之最精確古奄譣之奄亦借作閻本書甘泉賦儼暗藹兮郎奄藹長楊賦登降閻藹正作閻香氣盛謂之馣藹故凡盛亦謂之閻藹善音魚斤切則善所見本已誤作閻閻矣

離樓梧而相撐

注善曰廣雅曰攢聚也漢書音義臣瓚曰邪柱爲梧按離樓委曲貌淮南原道訓終身運枯形於連嶁列埒之門高誘注連嶁猶離婁也委曲之貌婁與樓通劉向熏爐銘云雕鏤萬狀離婁相加謂委曲相加也說文廔屋麗廔也麗廔離樓連嶁音義皆近梧楮牾也蓋取交午相撐之義楮謂之梧因而所楮之柱亦謂之梧猶邸謂之撐因而所邸之柱亦謂之撐說文堂邸也又曰樘衺柱也堂邸與撐同

委參差以棟梁

注善曰委積參差以承虛梁方言曰簾空也簾與棟同王氏念孫曰棟梁疊韻字棟梁者中空之貌方言

念孫曰善說非也思當爲息字之誤也馬融長笛賦雷歎磧息陸機弔魏武帝文循膺體而積歎陸雲登遐頌絕音磧息磧之言嘖也嘖然太息而就牀也傅毅舞賦嘖息激昂善注引韓詩外傳曰魯哀公嘖然太息說文嘖太息也嘖與喟同易林師之咸曰絕無以比惆然嘖思思亦息之譌噬嗑嗑之復曰絕無以比惆然憤息憤又嘖之譌

向子期思舊賦

經山陽之舊居

注善曰漢書曰河內郡有山陽縣張氏雲璈曰水經注九清水下云向子期所云山陽舊居後人立廟於

其處又引郭緣生述征記白鹿山東南二十五里有
嵇公故居有遺竹焉紹熙按山陽在今懷慶府修武
縣西北有嵇山康嘗寓其下
歎黍離之愍周兮
何氏焯曰愍當作愍旁證云下篇歎逝賦愍城闕之
邱荒亦當作愍紹熙按此書愍皆作愍當因避唐諱
而改
悲麥秀於殷墟
注尚書大傳曰微子將朝周過殷之故墟見麥秀之
蓄蓄作雅聲曰麥秀漸兮禾黍曬曬彼狡童兮不我
好仇今本尚書大傳作麥秀蓄蓄兮禾黍油油本書

魏都賦張載注引亦作禾黍油油旁證云作油油是
曬曬義既難通韻亦不叶別本大傳或作蓼亦誤漢
書伍被傳注箕子歌曰麥秀漸漸兮黍苗之繩繩兮
此亦引大傳而誤微子爲箕子禮記樂記正義亦引
作箕子而油油足正曬蓼之誤紹熙按大傳當本作
油油或轉爲洋洋洋聲之轉詩碩人河水洋洋楚
辭注十六引作河亦油又轉爲蓼蓼方言蓼東齊謂之羊郭注今江東呼
羊蓼如蠅然則作蓼者疑亦因展轉而爲此請矣
陸士衡歎逝賦
咨余今之方殆何視天之芒芒
注善曰毛詩曰民今方殆視天夢夢也毛詩曰民今方殆視天夢夢
芒芒以便韻耳別雅謂與茫茫通非也
哉豺瘁而拗欷
注善曰倉頡篇瘁憂也悴與瘁古字通按依注則正
文當作悴廣韻悴憂也上聲瘁作瘁善與此異釋可
詭
或冥邈而既盡
注善曰說文曰冥窈也今說文冥幽也爾雅曰其窈
也此疑有誤
感多顏之感目
五臣呂延濟亮劣證云上云亮造化之若茲不作諒疑

此亦當同
眄睞翹而有思
注善曰翹茂盛貌毛詩曰翹翹錯薪按說文翹尾長
毛也楚辭招魂紙室翠翹注翹羽也然則春翹猶春
羽謂鳥也故下云觸萬類以生悲
桑間心其如忘
注善曰韓詩章句曰隤猶遺也按今詩不知所屬疑
即小雅角弓莫肯下遺韓或作隤故章句云猶遺也
毛正作遵荀子非相作下墜說文隤下隊也是遺隤
墜三字音義並同楊注墜讀爲隨從鄭箋也
潘安仁懷舊賦

轍合冰以滅軌

注善曰顏延年繁要解曰車跡曰軌按軌兩輪間之名本書閒居賦車結軌偷難罷父老結軌皆此義此謂車轍合冰上滅兩輪間也作車跡解與上轍字意複而義亦難通互見難罷父老

潘安仁寡婦賦

有韜世之量

注善曰廣雅曰韜藏也旁證云本書五君詠齊敬皇后哀冊文注並同而今廣雅釋詁藏也節無韜字紹熙按此即釋器之韜弓藏也注家特刪去弓字耳非釋詁文也莊子天地篇釋文亦引廣雅韜藏也

孤女藐焉始孩

注善曰廣雅曰藐小也字林曰小兒笑也按說文口部咳小兒笑也古文孩从子漢書王莽傳孩提之子顏注孩者小兒笑也是注中小兒笑乃釋孩義今本傳補注遂承其誤

偶脫孩字耳惠氏棟左傳補注引此文作藐孩

少伶俜而偏孤

注善曰伶俜單子貌按伶俜當指貌言蓋形容輕妙之辭謂少輕妙而偏孤也玩一而字語意自合眾經音義一引三倉伶俜猶聯翩聯翩即輕妙之意字亦作玲聆從立旁謂立不正也

命阿保而就列兮

漢時有此語風漾漾亦謂薄也泳薄謂之漾漾猶風薄謂之漾漾

容貌偏以頓顇

注善曰家語曰偏偏乎若喪家之狗禮記曰喪容偏偏鄭元曰偏羸貌今書並作纍纍六臣本注無此十四字

悤空宇兮曠朗

注善曰悤亦訴字按此非訴義悤與迺古字通向也本書西征賦悤黃卷以清渾七命悤九秋之鳴蟋善注並訓為迺此當同

緬邈兮長乖

注語曰國語曰緬然引領南望賈逵曰緬思貌也按賈注亦見華嚴經音義上然緬猶邈也穀梁莊三年傳舉下緬也釋文緬遠也韋昭注國語亦云緬猶邈也緬邈雙聲邈遠也緬亦邈也猶云邈邈兮長乖耳

江文通渼賦

方架黿鼉以爲梁

五臣本架作駕按作駕是也古構鵠字皆作鵠淮南本經訓大構鵠與宮室高注鵠材木相乘積也謂如馬之乘故曰鵠亦省作加召南鵲巢傳冬至加之釋文本如是本經訓大夏曾加作加善當同五臣本後人以俗字改爲架耳

搖風忽起

注善曰爾雅曰颸謂之飇颸音扶飇與搖同按廣雅搖疾也方言遥疾行也凡畜聲字並有疾義疾風謂之搖猶疾行謂之遥今爾雅作扶搖謂之猋釋文引字林搖作飆猋作飈說文飇扶搖風也作飆而扶搖字仍與今本爾雅同

代雲寢色

陳氏景雲曰代當作岱注中引漢書同今天文志是岱字也五臣本不誤

左對孺人顧弄稚子

林氏茂春曰馮衍子名姜豹衍與婦弟書曰姜豹常爲奴婢此顧弄稚子所爲可恨也紹熙按渼書馮衍傳取北地女任氏爲妻悍忌不得畜媵妾兒女常自操井曰老竟逐之遂坎壈於時然則左對孺人又烏乎不恨此正文通之妙於隸事處

車同軌

六臣本作屯軌按注引楚辭屯余車其千乘王逸曰屯陳也明爲正文屯字作注則善本作屯不作同此爲後人所改

江文通別賦

惜瑤草之徒芳

注善曰宋玉高唐賦曰我帝之季女名曰瑤姬未行而亡封於巫山之臺精魂爲草實爲靈芝按本書高唐賦不載見宋玉集潘黃門雜體詩注引宋玉集較詳亦見楚國先賢傳

暫遊萬里少別千年

旁證云鮑照升天詩暫遊越萬里近別數千齡語意相似

金閨之諸彥

注善曰金閨金馬門也六臣本校云善作金門按本書謝元暉始出尚書省詩既通金閨籍注金閨卽金門也則作閨亦通

雲漫漫而奇色

注善曰尚書大傳帝唱曰體漫漫兮今本尚書大傳作禮縵縵兮盧氏文弨曰禮別本作糺旁證云或本作禮省作礼因誤作糺此獨作體殆唐時舊本如是婁氏泉曰大傳鄭注禮縵縵者敎化廣遠也則作體者非紹樾按此亦不足證其爲禮是體非竊疑本作糾糾者線繞之意俗書多作糺蓋因糺譌礼因礼譌禮復因禮譌體遂致展轉相亂

心懍懍以懷糈

陸士衡文賦

注善曰說文曰懍懍寒也五臣作凜凜按今說文凜凜寒也則善本書寡婦賦寒凄凄以凜凜寒也本亦當作凜凜可證注中又出懍懍

危懼貌五字與所引說文不相應六臣本無之是也

誦先人之清芬

注善曰毛詩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旁證云據注人字當作民

漱六藝之芳潤

注善曰周禮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也何氏焯曰六藝易詩書禮樂春秋也太史公曰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又孔子弟子身通六藝者七十二人以上下文求之似不當引周禮婁氏臯曰史記儒林傳六藝從缺焉自序云儒者以六藝爲法又云六藝經

凜注引說文凜凜寒也作凜凜可證注中又出懍懍

淫瀾漫注瀾漫分散也連言爲瀾漫單言曰瀾字亦作爛爛漫麗靡注爛漫分散也此言龍見而鳥散也與波瀾義無涉

眇眾慮而爲言

注善曰周易曰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者也旁證云注中妙字亦當作眇周易釋文妙王肅作眇董遇曰眇成也

始躑躅於燥吻

或龍見而鳥瀾

注善曰大波曰瀾按瀾之言渙散也本書洞簫賦漠

注善曰廣雅曰躅躇跼跦也躅與躑同按王氏廣雅疏證云急言之則曰跼跦說文躅住足也或曰躅躇又云躇躅徐言之則曰跼跦說文躅躅釋文躅本亦作躑卹風靜女篇搔首踟躕文選鸚鵡賦注引薛君章句云踟躕躑躅也三年問躅躅焉踟躕焉釋文作蹢躅荀子禮論作蹢躅躑躅踟躕易是類謀物瑞躑躅鄭注云躑躅猶踟躕也並字異而義同

或含毫而邈然

注善曰毛詩曰聽我藐藐毛萇曰藐藐然不入按注引詩作藐與正文不合藐與邈同疑善所據詩作邈猶去也段氏玉裁曰捴即揣之誤說文揣揣撮取也讀若詩曰蜎蜎在東紹煥按本書西京賦揣飛翮辭注

邈故引以釋此今淮南修務訓注引詩作聽我邈邈可證此注作藐藐蓋後以今本毛詩改之

言窮者無隘論達者唯曠

注善曰其言窮賤者立說無非湫隘其論通達者發言唯存放曠孫氏鏞曰言窮無隘者言雖盡而意有餘也論達唯曠者論之達由於識之曠也善注未明

或茗發穎豎

注善曰班固漢書贊曰纖微憔悴之音作按依注則正文應作悴或有悴與瘁通四字而今本脫去

猶絃幺而徽急

注善曰說文曰幺小也段氏玉裁曰說文糸急戾也疑幺當作糸紹燻按絃小而徽急故下云雖和而不

悲若紗訓急戾則是紘急徼急不能和矣仍作幺爲是

務嘈囋而妖冶

注善曰埤蒼曰嘈啐聲貌啐與囋及獻同才曷反按集韻囋啐並才達切則字當從口奪作啐者誤奪今肖作幸本書長笛賦啾咋嘈啐東京賦奏嚴鼓之嘈獻周天大象賦河鼓進軍以嘈囋廣韻嘈囋鼓聲是啐囋嚌三字同也玉篇嘈嘈呰呰才曷切是囋又通作呰矣廣韻嘈呰聲也嘈囋一聲之轉蓋聲盛之貌聲盛謂之嘈囋故服盛謂之嬉嬥是也

盛謂之嬉嬥通俗文云服飾鮮

寤防露與桑間

注善曰防露未詳一曰謝靈運山居賦曰楚客放而防露作注曰楚人放逐東方朔感江潭而作七諫然靈運以七諫有防露之言遂以七諫爲防露也孫氏志祖曰月賦徘徊房露善彼注房露蓋古曲名引此賦云房與防古字通紹煥按楚辭初放上葴糅而防露兮注防薇也不云曲名蓋語有偶同非此所云也當以月賦注爲正

練世情之當尤

注善曰纏子董無心曰罕得事君子不識世情孫氏志祖曰善注引纏子凡三條此外見陶淵明雜體詩及答賓戲注胡氏元瑞曰纏子漢志不載而意林引二條皆與無心論難語無心戰國時人著書闢墨子紹煥按董無心闢墨子而纏子又難莫無心蓋亦墨之徒也廣韻二仙纏字注云又姓漢書藝文志有纏子箸書今藝文志不載玉海五十三漢志儒家董子一篇名董無心難墨子書目董子一卷與學墨者纏子辨上同兼愛上賢明鬼之非纏子屈焉論衡亦引董子難纏子或受蚊於拙目

注善曰蚊笑也蚊與蚩同攷異曰正文當作蚩字善以蚩字不訓笑故取蚊字爲注本書詠懷詩嗷嗷今自蚩注引說文曰嗤笑也嗤與蚩同攷說文無嗤有蚊云蚊蚊笑貌从欠虫聲此注中蚊笑也上當有說文曰三字詠懷詩誤蚊爲嗤當互相訂正

故踶跂於短垣

注善曰廣雅曰踶跂無常也國語曰有短垣君不踰攷異曰袁本茶陵本垣作韻不箸校語注中國語曰九字二本亦無之恐尤本改段氏玉裁曰踶跂謂腳長短也短垣可云蹢躅不進不得施於短韻本賦上既云或託言於短韻此亦當複恐寫書者涉上文而誤耳錢牧齋爲吳梅邨作文集序用踶跂短垣是其所據古本如是見經韻樓書紹煥按潛注釋短韻爲小篇

成五臣作韻善自作垣耳

頓精爽於自求

注善曰孟子曰使自求之孫氏志祖曰疑是使自得之句異文紹煥按孟子引放勳語皆用韻得與上直翼下德爲韻作求則非韻旁證謂大戴禮子張問入官篇有柱而直之使自得之優而柔之使自求之之語當因此而誤此爲近之

思乙其若抽

注善曰方言曰乙抽也乙難出之貌說文曰陰氣尚强其出乙乙然乙音軋今說文乙象春艸木冤曲而出陰氣尚彊其出乙乙也與乙同意乙承甲象人

頸按據許解字則乙乙與甲乙同字釋名乙軋也自抽軋而出也廣雅乙軋也史記律書乙者言萬物生軋軋也禮記月令注乙之言軋軋也並讀乙同軋蓋古音轉借說文軋轢也義別今並作軋軋或作札古詩札札鳴機杼是也此作乙乙猶存古音古義

績溪胡紹煐學　貴池劉世珩校刊

王子淵洞簫賦

揚素波而揮連珠兮

注善曰杜預左氏傳注曰揮湔也按見僖二十三年傳既而揮之注是善本作揮此誤作揮注同旁證云吳氏任臣字本作撝省作撝五臣作撝誤字也類篇作撝又撝之省撝音丑人切與豲爲雙聲旁證云吳氏任臣字彙補撝作撝澄人切引文苑彙雋曰撝豲密而相連貌

幸得謐爲洞簫兮

注善曰謐號也旁證云秦漢人語多以謐爲號不作謚法解史記謂田嬰謚靜郭君田文謚孟嘗君其人皆見存也老子傳云謚聃呂不韋傳謚爲帝太后司馬相如傳諭巴蜀云謚爲至愚可互證紹煐按說本見日知錄容齋三筆云王子淵洞簫賦幸得謚爲洞簫兮善注謚號也以器物名爲號可謂奇矣困學紀聞二十周禮翰人注鰥魚字以魚名爲字亦奇語楊氏慎廣之曰大戴禮蘭氏之根懷氏之苞夫簫而稱謚魚而稱字草而稱氏皆奇之又奇紹煐按水經濟水注豫章以樹氏郡是郡亦稱氏而呂太史釣臺記曰見困學紀聞十七　姓是州曰嚴州州亦有姓更奇

夔妃淮法

注善曰妃未詳一云襄按本書笛賦夔襄比律琴賦

走也漠與謨同浦百切泊與帕同亾百切六臣本作嶓帕按注云嶓帕竹密貌作嶓帕而正文作漠泊疑誤六臣本是也集韻嶓帕竹密貌本此其注中出漠與嶓同泊與帕同八字爲後人所增撝豲猶蟬聯蓋字本作撝省作撝五臣作撝誤字也類篇作撝又撝之省撝音丑人切與豲爲雙聲旁證云吳氏任臣字彙補撝作撝澄人切引文苑彙雋曰撝豲密而相連貌

枹樸而長吟兮

注善曰枹音附倉頡篇曰朴木皮也攷異曰樸當作朴注引倉頡篇可證紹煐按漢書司馬相如傳亭奈厚朴顏注朴木皮也作朴說文朴木皮也樸木素也二字義別

處幽隱而奧屏兮

注善曰說文曰屏蔽也屏與屏同按依注則正文當作屏作屏本書思元賦坐太陰之屏室兮善彼注引說文曰屏蔽也屏與屏古字通正文亦誤作屏與此同

密漠泊以獄豫

注善曰嶓帕竹密貌獄豫相連延貌字書獄豫獸逃

夔襄薦法並夔襄連言五臣亦作夔襄銑注師襄也
顧氏炎武曰淮卽準字省筆管子書中準作淮莊子
平中淮文子放淮循繩淮南子眇者使之淮皆同郭
忠恕佩鑑集云字林用淮爲平淮之淮紹熙按今行
文書中用此字吹劍錄以爲避寇準諱相承用淮非
也

鏤鏤離灑

注善曰離灑鏤鏤之貌按離灑猶離婁也劉向熏爐
銘雕鏤萬狀離婁相加高誘注淮南子連嶁猶離婁
委曲之貌離婁爲雙聲離灑爲疊韻

鄰茵綠斜

注善曰離灑鏤鏤之貌按離灑猶離婁也劉向熏爐
銘雕鏤萬狀離婁相加高誘注淮南子連嶁猶離婁
委曲之貌離婁爲雙聲離灑爲疊韻

鄰茵綠斜

注善曰皆謂相著貌按本書南都賦或嶜嶙而繼聯
善注蜫嶙相連之貌倒言之亦得爲嶙蜫嶙蜫與鄰
茵音義並近綠斜謂緊束荀子議兵篇矜糾收繚之
屬爲之化而調是也鄰茵綠斜並疊韻形容之辭

於是乃使夫性昧之宕冥

注善曰性昧宕冥謂天性闇昧過於幽冥也說文曰
宕過也按宕冥連語二字不得分釋宕與蕩古字通
皇侃論語疏蕩蕩無形無名之稱蓋與混沌意同本
書思元賦踰庬漇於宕冥兮舊注庬漇宕冥皆天之
高氣言象之混沌未分也氣混沌謂之宕冥故人混
沌亦謂之宕冥互見彼注

憤伊鬱而酷鄙

注善曰酷猶甚也倉頡篇曰鄙憂貌奴谷切按酷鄙
疊韻字酷痛恨也顏氏家訓云吾家世文章甚爲典
正未及編次遭火蕩盡銜酷茹恨徹於心髓酷與恨
對是酷爲痛恨也善注與賦意未合鄙字當作鄙玉
篇鄙音叉的切鄙同慪說文慪憂貌讀與怒同一曰
悬也周南汝墳怒如調飢韓詩作慪許有慪無鄙旁
證謂卽悬之或體亦非

趣從容其勿述兮

注善曰勿述無所述談之貌按勿借音非無勿字勿
述蓋形容之辭本書封禪文汋滿曼羨劇秦美新滭
洋汋滿皆狀泉出之貌勿述與汋滿音近釋名滿衍
也爾雅釋水釋文滿述決二音釋言孫炎注適古述
字是述有適音此謂聲出貌聲出謂之勿述猶泉出
謂之汋滿耳

沛焉競溢

五臣本溢作軼按此五臣因上紜紛離其匹溢句而
改之然古人不嫌韻複

啾吟嘲而將吟兮

注善曰吟聲出貌按啾嘲猶泌瀄泌瀄本書上林賦偪
側泌瀄謂水急出貌聲急出謂之啾嘲猶水急出謂
之泌瀄泌瀄亦作嗶嘲見集韻

行錍鉦以鏞曜

注善曰錍鉦聲不進貌鏞聲迭蕩相雜貌按善以聲不進解錍鉦聲不進則義與浸淫通謂不遽進也郎漸進之意本書風賦侵淫谿谷注侵淫漸進也上林賦侵淫衍溢猶言人眾多爲曜曜錍鉦鏞曜並疊韻字

其妙聲則清靜厭瘱

注善曰厭安靜貌曹大家列女傳注曰瘱深邃也按本書神女賦澹清靜其愔嫕兮愔厭古通秦風小戎厭厭良人小雅湛露厭厭夜飲韓詩並作愔愔可證瘱本書女史箴嫕淑愼注引作嫕與神女賦台善彼皇后傳嫕瘱有節操後漢書后妃傳嫕靜有體嫕靜即嫕瘱也據許瘱爲正字嫕郎瘱之或體瘱又瘱之省文

順遂卑達

注善曰字林曰達滑也按達與健同郎今滑健字集韻引字林達滑也作達說文泰滑也泰達古今字達蓋其或體

時恬淡以筴肆

注善曰說文曰淡安也旁證云六臣本作故其爲悲聲是也按達與健同郎今滑健字集韻引字林達滑也作達說文泰滑也泰達古今字達蓋其或體

時恬淡以筴肆

注善曰說文曰淡安也旁證云淡當作憺今說文憺安也注當據此若淡說文訓味薄也姜氏皋曰說文人部倓安也此淡字疑倓字傳寫之誤紹瘱按膽倓許俱訓安靈光殿賦倓乎其妙聲則清靜厭瘱倓與厭瘱同義九引倉頡篇云倓恬也荀子仲尼篇倓然注亦曰安也衆經音義六引字林云憺或作倓同徒濫反書多見憺少見倓然二字亦難定也

薄索谷沓

注善曰薄迫也索求也按薄索猶合沓並連語索亦迫也易震索索鄭注索索猶蹴蹴也索與蹴通蹴有迫促義是索爲促也說文搏索持也薄索郎搏索字亦作摸揉皆迫促之意雙聲疊韻字不得分訓

故開其悲聲

旁證云六臣本作故其爲悲聲是也

擊溯抆淚

注善曰說文曰擊抆也今說文擊別也段氏校改別作飾云今之抆字蓋一本作飭其義一也而形一譌爲刷再譌爲別矣紹瘱按又部飭飾也飾以巾去塵故字从巾許無抆字飾郎抆擊與拂音義同謂拂抆也本書甘泉賦注引三倉云撥猶拂也史記荊軻傳跪而蔽席索隱曰蔽猶拂也燕策作拂席孟荀列傳側行撇席索隱曰張揖三倉訓詁云撇拂也並謂抆席蔽撇皆擊之聲近假借集韻擊音蹩抆也訓本說文以抆爲飾改從今字與此同

則莫不憚漫衍凱阿那腲腇舒遲貌者已

注善曰憚漫衍凱歡樂貌阿那腲腇舒遲貌按憚漫衍凱亦舒遲貌二句同意廣雅譠謾緩也譠謾與憚漫通衍當衍字之誤衍凱爲雙聲五臣作衍是也衍亦緩也衍緩疊韻方言衍定也郭注衍然安定貌安定則緩矣凱亦作愷左文十八年傳杜注愷和也和有緩義今人猶曰和緩矣緩卽舒遲之意

蚑行喘息

注善曰周書曰蚑行喘息說文曰蚑行凡生類之行皆曰蚑喘疾息也按今見祝解篇作蚑行噦息字亦作喙見漢書匈奴傳又作噦見淮南俶眞訓喘與此

噦噦喙古音並通新語道基篇跂行喘息作喘與此同

蝡蟻蝘蜓

注善曰爾雅曰蜥蜴蝘蜓蝘蜓於典切蜓徒典切按徒典切則字當爲蜓今爾雅作蜓此正文及注皆誤

垂喙蜑轉

注善曰說文曰喙口也許穢切或爲咮鳥口也王氏念孫曰喙是喙字之譌咮喙古同聲而通用喙則遠矣善音許穢切非也紹煥按咮與噣亦通曹風傒人不濡其咮玉篇引作噣又假作注周禮攻工記以注鳴者鄭注云注咮也

蹲踏稽詣

驗曹忘食

王氏念孫曰食當爲飧字之誤也上息朔爲韻遞睨爲韻此作飧與下倫爲韻藝文類聚引已作食則字之誤久矣紹煥按初學記引亦作食蓋傳寫者脫去夕旁遂譌而爲食本書昔哉行朝飧不免胃善本飧作食誤與此同

狀若捷武

注善曰捷武言捷巧王氏念孫曰武者士也言狀若趫捷之士也淮南覽冥訓高誘曰武士也江淮間謂士曰武齊俗篇修務篇注並云楚人謂士曰武漢書伍被傳卽使辨士隨而說之史記淮南厲王傳士作

武是武爲士也而善云捷武言捷巧蓋謂士爲武唐人已不知有此訓矣七發毅武孔猛亦謂果毅之士也

攬揆浮捎逍遙踊躍若壞積兮

注善曰攬揆浮捎水聲也按二句並謂振動貌攬捎猶擾騷浮與撰同玉篇撰下巧切擾也逍遙猶踟跳本書舞賦簡脩跳踟向注跳踟動足也廣雅釋訓掉撽振訊也又云揣抌搖捎也淮南俶眞訓搖捎掉捎並字異而音義通此謂振動之狀故總云若壞積兮

注善曰稽詣言聲稽留如有所詣也倉頡篇曰詣至也按稽詣盤礴而兼雙聲二字義同稽詣謂稽遲之意猶躊躇也

騰孫漂擊

注善曰漂擊餘響飛騰相擊之貌按漂擊一聲之轉廣韻漂擊也擊謂之漂擊故聲相擊亦謂之漂擊

傅武仲舞賦

噫可以進乎

注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噫恨辭也鄭元禮記注曰噫歎聲王氏念孫曰善斷噫字爲句非也噫可以進乎五字作一句讀噫讀爲抑語辭也言楚舞之五臣本作可進乎無以字初學記引同

妙若此抑可進之以樂羣臣乎抑字或作意紹煚按

滿帳祛而結紐兮

注善曰祛猶舉也按本書長楊賦以網爲周阯李奇注阯遮禽獸圍陣也阯音祛然則阯有陳設之義阯祛音同網圍陳謂之阯故帳圍張謂之祛祛舉亦疊韻字

騰觚爵之斟酌兮

注善曰儀禮曰媵觚于賓又曰小臣請媵爵者鄭元曰今文媵皆作騰按善注今文當爲古文大射儀注可證燕禮注今乃古字之誤公食大夫禮眾人騰羞者鄭注騰當作媵古文媵爲騰今文騰爲媵南繆稱訓子產騰辭注騰傳是也此義爲送故易騰口說也虞翻作媵見釋文鄭注儀禮從今文作媵而別出古文於注蓋媵爲本義騰其借音也賦文騰觚爵作騰從古文與鄭異

武毅不能隱其剛

按武毅當爲毅武武者士也詳潤賦謂果毅之士也此以毅士與上文人對本書七發毅武孔猛作毅武是其證後人不解武字之訓而以武合上文字爲偶因倒之耳

貌嫽妙以妖盡兮

五臣盡作治按盡與治古字通本書西京賦妖蠱豔夫夏姬善注盡媚也後漢書竇憲傳注盡音治雪賦紈袖慙治注治妖也眾經音義八引易劉瓛注治妖治也漢書馬融傳田開古盡注引晏子春秋作古治云盡與治通

夸容乃理

注善曰夸猶美也按夸卽姱字之省本書射雉賦多雄麗之姱姿徐注姱好也說文不出姱字故或作姱亦作夸無定形也

紆清陽

注善曰毛詩曰清陽婉兮毛萇曰清陽眉目之間兮

野有蔓草作清揚孫氏志祖曰揚誤陽注同紹燾按
說苑尊賢篇作清陽婉兮與此合蓋或本作陽陽揚
古通用
翥翔若行
五臣翥作翔旁證云洞簫賦翥翔其上六臣本翥作
翔攷異曰乃翥之誤皐別體作翥故翥之別體作翔
耳此翥字當亦不作翔
颼搕合幷
按搕俗撼字颼搕音義與迨遝通玉篇迨遝行相及
也亦作雜遝本書藉田賦長幼雜遝以交集注云眾
貌又作駁遝文賦紛葳蕤以駁遝注多貌下拉搭鵔

鸃義亦同古詩迨遝羣飛莫能宿是其證
拉搭鵔鸃
注善曰拉搭飛貌雜沓也疏證云玉篇翮翮
飛貌又翮翮飛起貌又翮飛貌又翮翮飛貌枚乘梁
王菟園賦徐飛翍翍吳都賦遘遭猥猱並字異而義
同紹燾按字又作颼沓本書舞鶴賦颼沓矜顧注颼
沓羣飛貌並翍猱之同聲假借字
婆絕倫之妙態
按婆當讀如恣恣猶逞也言逞絕倫之妙態也集韻

婆又讀資四切音恣此當同若作本字解說文婆態
也則與態義複矣
吐哇咬
注善曰說文曰哇諂聲也咬淫聲也按哇或作蛙本
書東京賦咸池不齊度於蛙咬善引法言李軌注哇
邪也哇與蛙同漢書王莽傳紫色蛙聲敘傳上淫蛙
而不可聽者皆作蛙匡謬正俗六蛙者非法之曲不
正之音非謂水中蛙黽之聲也然則當時固有讀蛙
爲蛙者矣
昢般鼓
注善曰般鼓之舞載籍無文以諸賦言之似舞人更

遞蹈之而爲舞節古新成安樂宮辭曰般鼓鐘聲蓋
爲鑒鏘張衡七盤舞賦曰慼七盤而屣躡又曰盤鼓
煥以駢羅王粲七釋曰七盤陳於廣庭卞蘭許昌宮
賦曰與七盤其遞奏覩輕捷之翾翾義並同按唐書
樂志云漢世有盤舞晉世加之以杯盤舞詩云妍細
淩七盤言舞用盤七枚梁謂之盤舞伎又顏延之云
遞閒開於槃扇鮑照云七盤舞長袖皆以七槃爲舞
搜神記載杯盤之舞謂抑手以執杯盤而反覆之則
般鼓之舞亦當同恐非舞人更遞蹈之之謂矣
黎收而拜
注善曰倉頡篇曰邀徐也邀與黎同五臣作瞟瞋按
玉篇瞟視也瞋字篇韻不載蓋涉瞟字誤加目旁而
集韻從之云尸周切音收瞟瞋斂容貌非古也說文

遼徐也與倉頡篇合黎與遲古亦通史記高祖紀黎明圍苑城三帀漢書黎作遲遲亦徐也

馬材不同

林氏茂春曰舞馬見竹書紀年又山海經大乘之野夏后啟於此舞九代馬此賦本詠舞餘波及馬也

洋洋習習

注善曰鄭元毛詩注曰洋洋莊敬貌又詩箋曰習習和調貌按洋古無訓爲莊敬貌者疑出上矜容之注而洋洋下有引詩萬舞洋洋句今皆舛譌不可讀

樂而不泆

何氏焯曰善注引孝經滿而不溢則亞文當作溢字

馬季長長笛賦

惟鱓籠之奇生兮

向注奇生謂生奇質也王氏念孫曰奇讀爲寄寄託也言託生於山崖也故下文卽云託九成之孤岑楚辭七諫曰便娟之修竹兮寄生乎江潭其明證也紹煥按晉孫該琵琶賦惟嘉澗之奇生句本此奇特也謂特生也王氏奇讀爲寄恐與下託義複

託九成之孤岑兮

注善曰爾雅曰簡大也說文曰顓頭頵頵大也字林曰頵齊頭也按簡積頵頵皆齊貌簡與東通說文東分別簡之也周禮大司馬簡稽鄉民鄭注謂比數之是簡爲齊也說文積聚也謂齊而聚之也張揖漢書子虛賦注襞積簡辭也簡積猶簡辭耳篇作襉別作襞方言媞媠齊也說文媠齊也簡積與媞媠音義亦近皋曰呂氏春秋音初篇有娀氏有二佚女爲之九成之臺本書僖靈光殿賦齊故安祿昭王碑文注兩引

然也凡聲近之字皆爲齊顏與岩輮並通山之齊連曰岩嶕之齊連曰輮其義同也玉篇輮音捆捆之言捆束也廣雅嫻婧捆硜俱爲齊是其證矣

兀崴狖獬

注善曰兀崴狖巖嶻嶪之貌按玉篇鼿鼿猶岳岳也字從角此從肉疑誤狖善音助綑切鼿音魚飢切本爲獸角貌蓋窗疑之借音本書傳靈光殿賦岑崟參嵯疑猶角嶻嶪謂之狖鼿

此言嶰壑通脫耳

嵽嵲巖嶭

按此以嵽嵲與巖嶭對謂嵽之嵲巖之嶭也注未明

林箭蔓荊

注善曰說文曰篠小竹也箭與篠通按下云森槮柞櫟長木貌槮長貌作槮槮爲正字林箭猶森槮並多木長貌林森爲疊韻箭槮爲雙聲本書文賦善注引字林森多木長貌釋名林森也森森然也是林有森義而音亦相同箭槮皆長也史記司馬相如傳紛容蘹箾古字通說文箾竹梢也漢書溝洫志水湍悍疾箾與槮音義同槮長木貌槮長貌作槮槮爲正字林箭森槮皆連語箭非小竹卽林亦非山木曰林也

於是山水猥至

注善曰廣雅曰猥衆也魏都賦注引同按今無此訓惟釋言猥頓也山木猥至謂頓至也漢書溝洫志水猥盛而放溢意與此同亦謂頓盛也今人不曉此義嶩鷟公劉傳嶩小山別於大山也毛以鮮嶩爲一字鮮與嶩古同聲而通用周禮獻羔開冰月令作獻羔啓冰是其證矣

久矣

渟滀障瀆

注善曰埤蒼曰渟水止也韓詩章句曰滀魚池也賈逵國語注曰障防也按如善注以渟滀爲蓄水名則障當爲塞呂覽無有障塞障塞連文是障爲塞也高注障壅也壅亦塞也貴直篇是障其原注壅塞也此言渟滀或塞或瀆也渟與淀通

碓投灑穴

注善曰碓投似碓之所投也說文碓舂也都隊切按碓古堆字說文堆小阜也字亦作碓史記河渠書鑿離碓集解引晉灼云碓古堆字漢書溝洫志作崔集

注崔古堆字本書上林賦激堆埼善注引郭璞曰堆沙堆也正作堆投擿也擿古擲字此謂山水盛至而堆爲之擲非取偷於舂義也

灙瀑噴沫

注善曰灙瀑沸涌貌噴沫跳沫也按灙與噴對瀑與沫對瀑亦沫也說文瀑一曰沫是也瀑與灙同互見江賦

犇遯碭突

吳曾漫錄云碭注徒浪切以碭爲唐也孔融傳唐突曹植鬬牛詩欻起相搪突碭搪並字異義同

紹煥按本書甘泉賦回猋肆其碭駭兮音宕長笛賦

眩碭以奮肆注碭突也碭與蕩通莊子庚桑楚呑舟之魚碭而失水碭卽蕩字當音徒浪反

搖演其山

注善曰賈逵國語注曰演引也按演亦搖也說文瞚開閤目數搖也莊子庚桑楚終日視而目不瞚注目動曰瞚演與瞚音同而義亦相近凡寅聲之字皆有動義史記律書寅言萬物始生螾然也螾然亦動貌引亦有搖義故搖動謂之引動

是以間介無蹊

翟氏灝曰增韻引孟子山徑之蹊間介然此注又引杜預曰介猶間也間介一也間介連文似孟子亦當以山徑之蹊間介然爲句孔氏廣森曰趙注以介然屬下句讀長笛賦間介無蹊似古讀有以間介絕句者間介蓋隔絕之意紹煥按法言吾子篇山徑之蹊不可勝由矣是亦讀山徑之蹊爲句而間介連讀間介常語今俗猶云間介矣

特麗昏髟

注善曰昏視也昌夷切按說文眡視也徐音承旨切段氏注曰昏眡一字與眡別眡古文視眡從氏聲眡從氏聲古音各部宋元以來鮮有知氏氏之不可通用者

纖末奮箱

按末與稍對纖與奮對銳也刺也謂應清風而銳
刺其末高奮其稍也
錚鎖譥嘵
注善曰說文曰錚金聲鎖與鏜同字林曰譥小聲也
埤蒼曰嘵大呼也按嘵亦小聲也此謂大小齊應也
錚鏜爲大聲則譥嘵爲小聲矣莊子則陽篇大吹竽
也猶有嘵焉注嘵管聲是也善引埤蒼嘵大呼也則
讀嘵同哮矣
彭胥伯奇
注善曰彭咸胥伍子胥也六臣本注此上有羽獵
賦曰餉屈原與彭胥鄭氏曰十三字此爲後人所刪
陘郭璞曰連山中斷也王氏念孫曰善說陘陘字皆

按善注羽獵賦引楚辭曰願依彭咸之遺則王逸曰
彭咸殷賢大夫諫其君不聽自投水而死子胥已見
吳都賦
靁歎穨息
注善曰歎聲若靁息聲若穨也楚辭曰呼增歎兮如
雷靁與雷古今字也按靁穨皆歎息聲也下云靁叩
鍛之炭容兮謂叩鍛聲也凡聲謂之靁故歎聲亦謂
之靁穨言之噴也噴太息聲也本王氏念孫云謂噴然而太
息也
掐膺擗摽
注善曰埤蒼曰掐爪刺也國語曰無掐膺韋昭曰掐

叩也若洽切按說文掐搯也从手臽聲土刀切與掐
讀若洽切音義皆異埤蒼之爪刺也此爲掐字音書
郭舒傳掐鼻疑猶掐鼻即今刺鼻是其義非掐搯字
段氏說文注引此云善音苦洽反殊誤若洽切當是
掐字从手臽聲爪刺也下引魏書云云則是从臽之
字與掐膺毫不相涉韓子文掐擢胃腎亦是用掐膺
字通俗文搯出曰掏爪按曰掐掏即掐也許不錄掐

膺附陁腹陘阻
注善曰言以膺服於附陁而腹突於陘阻也淮南子
曰岸附者必陁許愼曰附峻也陁落也爾雅曰山絕
陘郭璞曰連山中斷也王氏念孫曰善說陁陘字皆
失其義廣雅曰陁險也上林賦巖陁廱錡摧萎嵬嵳
是陁爲險也廣雅又曰陘阪也孟子山徑之蹊間介
然趙注山徑山之領徑與陘同是陘爲阪也此言山
阪險峻伐竹者劘而上故云然陁非崩陁之陁陘
亦非中斷之陘也紹煥按附陁與阻陘對此特倒言
之以叶韻耳陁亦阪也周禮攻工記總目則於馬終
古登陁輈人及其登陁注並云阪廣雅陁衰也陁之
言衰迤也衰迤謂之陁因而阪衰迤亦謂之陁廣雅
又曰陁險也阪險峻故又謂之險此當訓阪不取險
義下句阻字正是險嫌其義複故耳然則陁與陘皆
阪也謂膺峻阪腹險領而上也腹陘猶云膺附陁

二句字異意同王氏解歷字最精而據廣雅以跐爲
險猶未明析
鏗硐蹟蹙
注善曰說文曰鏗大鼓中木也然以木通其中皆曰
鏗也蘇貴切廣雅曰硐磨也音動按大鼓中木謂之
鍠猶輻入轂中謂之鏗釋名鏗言輻鏗入轂中是也
硐之言洞也鏗硐二字義同上云港洞坑谷注港洞
相通也鏗硐與港洞音義皆近
程表朱裹
注善曰說文曰程示也今說文程品也廣雅釋詁程
示也疑說文字誤張氏雲璈曰程乃程度蓋其制有
一定之尺寸故曰程表朱裹則漆其口耳
以觀賢士
注善曰以其漆赤故可觀士按爾雅觀示也以觀賢
士猶言以示賢士耳見謂之觀故示人以見亦謂之
觀詳東京賦
詳觀夫曲屑之繁會叢雜
注善曰屑亦曲也字或爲引旁證云方氏以智曰曲
爲鄙曲引引與屑通後轉爲豎爲豎紹煐按後云故
聆曲引者作曲引是屑與引通也方說是通雅
擘距趙選
注善曰說文曰掌柱也今說文止部堂距也木部樘
衰柱也按正文掌距則當引止部堂距也此柱蓋距
字之誤漢人堂庇字多作掌距周禮攻工記維角堂
之鄭眾讀如掌距之掌此以今字釋古字與賦文合
啾咋嘈啐
注善曰埤蒼曰嘈啐聲貌啐才曷切按本書文賦務
嘈囋而妖冶注引埤蒼曰嘈啐聲貌啐與囋同集韻
作啐今省作啐此注才曷切則本作啐與文賦注引
合今正文及注作啐誤詳見文賦
乍踑蹠以狼戾
注善曰踑蹠言其聲踑立如有所蹠蹋也狼戾乖背
也按踑蹠猶踟躕躅躅也狼戾縱橫之貌淮南覽冥
訓狼戾不可止高注狼戾猶交橫也交橫卽縱橫踑
蹠狼戾並雙聲字不得分釋
靇叩鍛之岌峇兮
注善曰岌苦協切峇苦合切按岌峇猶駾遝言聲之
疾也聲疾謂之岌峇猶行疾謂之駾遝岌峇雙聲而
兼疊韻
正瀏漂以風冽
注善曰漢書音義孟康曰瀏清也說文曰瀏清也瀏
漂清涼貌冽寒貌旁證云毛本溧作漂作漂冽作洌
漂改溧洌亦當作冽說文溧寒也詩曰二之日溧冽
今詩作栗烈下泉疏引仍作溧冽此賦注末有冽寒

貌則知引說文洌清也爲誤矣紹煥按本書高唐賦注引字林洌寒風也是字當作洌風部颲列風也颲高風也颲與瀏通注引漢書音義孟康曰瀏清也亦非

薄湊會而淩節兮馳趣期而赴蹟

注善曰蹟謂顛仆也六臣本薄上有寒字旁證云寒字不當有二句之文相對會也節也期也蹟也四字一意湊會也淩節也趣期也赴蹟也四字亦一意蹟或爲質謂所期處非謂顛仆注不合賦意

泡濫薄漠

注善曰薄漠以翮撫水之貌謂飛鴻之狀也按薄漠猶勞薄說文勞薄也荀子榮辱篇薄薄之地注薄薄謂勞薄廣大之貌大元中昆侖旁薄幽注旁薄猶彭脆也薄旁雙聲漠薄疊韻此言流水廣大之貌與氾濫同意水廣大謂之薄漠猶地廣大謂之旁魄非狀飛鴻也下長鬐遠引二句乃言飛鴻耳

瞋目磔輗

輗烏割切按字當作坱注出烏朗切可證坱亦作鞅本書吳都賦國有鬱鞅烏兩切磔坱鬱鞅也磔坱之貌鄭箋爲鬱鞅猶捉鼈之轉爲鬱伾耳

鄭珍錄落

注善曰眾聲宏大四布之貌鄭箋耕切琅力耕切按

鄭讀普耕切乃東耕之合音鄭琅與砰磕聲義同謂聲出貌

中息更裝

注善曰淮南子注曰裝束也謂更裝而奏之王氏念孫曰注說更裝二字不得其解裝讀爲壯壯盛也言箘聲中息而復盛也壯字古讀若莊故與裝通此下云奄忽滅沒所謂中息也瞲然復揚所謂更壯也

植持縱繳

注善曰言聲或植立而相牽引持似於縱纏也按植持不動貌縱纏猶纏縣約束之意植持疊韻字非或植或持也

怡儗寬容

注怡儗寬容之貌按說文怡凝貌讀若駿廣韻儗凝貌怡儗即儓儗漢書司馬相如傳沛艾赳嶵乾以怡儗注引張揖云怡儗不前也皆其義莊子儻乎其怠疑怠疑亦即怡儗

繁手累發

注善曰左氏傳曰於是有煩手淫聲按據注引左傳則正文當作煩手

密櫛疊重

注密櫛其密如櫛也毛詩曰其比如櫛按櫛亦密也櫛或作楖密櫛疊韻與泌瀄音義皆同

踾跼撻伐

注善曰說文曰踾跲迫蹙貌埤蒼曰踾蹋地聲也按踾迫聲轉跼蹙音同注說是也又引埤蒼曰云與善迫蹙貌義不相應六臣本無此八字蓋出尤木所增

經營蜿蟺

注善曰經營蜿蟺盤屈搖動貌按說文熅鬱煙也倒言之亦可謂之煙鬱經與煙同冤鬱語之轉煙又轉爲營漢書賈誼傳獨鬱而誰與語注鬱猶拂鬱也蟺亦謂煩冤之貌本書思元賦天地煙熅舊注煙熅和也經冤與煙熅音義亦通

罔勿抑隱

注善曰箕笏抑隱手所以孔之貌按箕笏一聲之轉笏猶箕也箕與抑同字亦作按摩也眾經音義十四按古文抑同釋名吻按也吻也勿也勿古亦讀若門故劉成國以按釋吻取盛顏爲訓說文吻从口勿或从肉从昏此其證曲禮注捺勿捺摩蓋亦以勿爲按摩字

絞槩泪潼

注善曰絞槩泪潼音相切摩貌言音相絞槩如水之流旋按方與上象罔爲韻下數句又自爲韻本無不合未可以意改字

條泱繽紛

五臣繽紛作繽理放異曰善以科條能分決釋條泱以繽紛能整理釋繽理是善本亦應作理也

字如此選弄卽上云雜弄間奏琴賦翰注選雜也許有選無選艸部選艸貌玉篇選相雜也疑今本說文艸下脫雜字

溫直撥毅孔孟之方也

放異曰方字與上下文獨不韻以意度之或當作大紹煣按方與上象罔爲韻下數句又自爲韻本無不合未可以意改字

條泱繽紛

五臣繽紛作繽理放異曰善以科條能分決釋條泱以繽紛能整理釋繽理是善本亦應作理也

晉龍之惠也

五臣晳作析旁證云左氏傳作析漢藝文志鄧析二篇則不作晳紹煥按惠與慧古字通書多以惠爲慧

拊譟踊躍

按此用今文尚書泰誓文也周禮大司馬車馬皆譟注引周書前師乃鼓鼓譟拊譟與鼓譟同字書無鼓譟即拊字謂兩手相拍也楚辭天問王逸注武王三軍人人樂戰並載馳載驅赴敵爭先前歌後舞巇藻讙呼巇藻亦即拊譟讙呼又即此之踊躍也後漢杜詩傳士卒巇藻注言其和睦如皃巇之戲於水藻則徑以巇爲水鳥藻爲水草恐失古人假借之旨

渠殫不復惡

注善曰桓七年傳高伯其爲戮乎復惡已甚矣杜預曰復重也惠氏棟左傳補注曰韓非子作報惡鄭注周禮大司寇曰復猶報也杜訓爲重失之紹煥按經傳復訓爲報不可枚舉儀禮聘禮復見之以其摯鄭注公羊隱三年傳與夷復讐曰何注並云復報也周禮宰夫諸侯之復鄭注復之言報也今俗猶報復連言云善亦沿杜注之失

不占城鄉

注薛曰韓詩外傳曰不占陳不占也齊人崔杼弒莊公陳不占公東不占聞君有難將往赴之食則失哺上車失軾其僕曰敝在數百里外而懼雖往其何益乎不占曰死君之難義也無勇私也乃驅車而奔之至公門之外聞鼓戰之聲遂駭而死君子謂不占無勇而能行義可謂志士矣段氏玉裁曰見經讀文集今韓詩外傳無此文紹煥按御覽四百十八引韓詩外傳同而所引與新序大同漢書古今人表有陳不占中上盖即左傳陳書也哀十一年傳攻陳書字子占趙岐孟子注引作陳不贍紹煥按莊公之難在襄公二十五年至哀公十一年相隔八九十年恐非即陳書而不占事左氏亦不載焦氏循孟子正義引太平御覽載韓詩外傳崔杼殺莊公陳不占東觀漁者聞君難將往死之云云襄公二十五年左傳崔杼之難申蒯侍漁者侍漁即所謂東觀漁者佛是即以陳不占爲即申蒯較段氏說爲有據矣

弧巴珥柱

注善曰說文珥安也初學記十五引作輟柱按珥即今安帖字珥柱對弛縣言於安義無取徐堅或因此而改然安有止息意故安一或作案

搏拊雷抃

注善曰雷抃聲如雷也按雷抃皆擊也雷亦擊也搏拊雷抃四字平列義同漢書陳遵傳集注轏擊也雷與轏古字通本書江賦駭奔浪而相礧子虛賦礧石

相擊作礮吳都賦振盪注流雷抃重淵殷動宇宙雷抃與振盪殷動義並近是雷爲擊也

暴辛爲塤

注善曰世本暴辛爲塤宋均曰暴辛周平王時諸侯作余氏音義曰呂氏春秋垂作塤篪譙周古史考云古有塤篪何矣周幽王時暴辛公善塤蘇成公善篪記者便以爲作誤也

叔之離磬

注善曰世本曰叔舜時人旁證云明堂位鄭注叔未聞也下又引世本曰無句作磬正義引皇侃疏曰無句叔之別名又通典樂四曰磬叔所造禮十七曰毋句舜臣本無

聖哲蓋益

注善曰蓋猶演也姜氏皋曰蓋之爲演古無所證紹煥按蓋與衽同讀爲注荀子禮論衽繢越席文選箋證卷十九　二十四

注衽讀爲注或當爲衽以爲蓋字非也是當時亦有以蓋爲注者漢世解書亦謂之注注箸也解說使其義昇明也亦引也漢書溝洫志集注注引也引與演義近故云蓋猶演也姜氏偶未見

裁已當適便易持

注善曰麤者曰樾細者曰枚言裁笛似當樾故便而易持也適馬策也竹瓜切裁或爲材今風俗通義引裁作材已作以適作樾此注亦樾適雜出六臣本作

邁旁證云西漢叢話曰當邁句善解非也笛安可以爲馬策古謂樂之管爲邁故潘笮賦修邁外除今笮賦作邁（俗本作過字）餘簫外透蓋餘樂器多裁眾邁以成音此笛但裁一邁五音皆具所以便而易持也演繁露云急就篇吹鞭篥今急就篇作篥篥起居課後先師古夜臥及休息時督作之疑繁露誤篥吹鞭也篥吹簫也起居謝農起也以竹爲簫中空可吹故曰吹鞭邁即馬策可以策馬又可以爲笛軍旅之便故曰易持令行陣中有篥殆即古吹鞭之意也則與李注合紹煐按此叢話襲取筆談演繁露說得之而亦未明攷說文篥簫也左文十三年傳釋文引字林同竹瓜反廣雅篥同邁玉篇竹名生南陽漢時獻爲馬策則邁爲馬策可知說文篥吹鞭也从竹孤聲邁篥音同是邁又通篥矣篥亦名笳晉先蠶儀注車駕住吹小篥發吹大篥篥即笳也蓋鞭中作孔於馬上吹之故馬策謂之篥吹器亦謂之篥因而馬策謂之邁吹管亦謂之邁互見南都賦

貴池劉世珩校刊

績溪胡紹煐學

稽叔夜琴賦

蒸靈液以播雲

注善曰說文曰津液也今皿部盡液也自以津爲盡而盡字猶存古字耳

而盡字廢矣周禮大司徒釋文津本作盡猶存古字

今亦誤爲盡此注當引水部液盡也爲液字作注而

傳寫者誤倒耳

鬱怒彪休

注善曰彪休怒貌按大雅蕩女俞咅然於中國毛傳俞

咅猶彭亨也彪休與俞咅音同易大有釋文引干寶

注彭亨驕滿貌盛怒滿謂之彪休驕滿亦謂之俞咅然

本書魏都賦吞滅咆烋劉注咆烋猶咆哮也常武闕

如虓虎釋文虓虎怒貌虓與哮同胡氏毛詩後箋曰

彭亨者俞咅然之轉以今語釋古語耳

心慷慨以忘歸

注善曰爾雅曰慷慨槩也放異曰慷慨當作愷康注

引爾雅愷也康字翰注皆慨歎聲是五臣本誤也紹

煐按本書神女賦心凱康以樂歡語意相似正作凱

康凱與愷古字通

欽泰容之高吟

注善曰思元賦曰太容吟曰念哉按依注則正文當

作太

華容灼爚

注善曰說文曰灼明也按火部灼炙也焯明也善順

正文改焯爲灼灼焯古通本書灼焯亦互見此及蜀

都賦暉麗灼爚作灼羽獵賦焯爍其陂作焯

田連操張

善無注按本書七發使師堂操暢五臣暢作張風俗

通凡琴曲和樂作者命之曰暢張與暢古音通然則

操張猶七發之操暢字異而義同

馳岌岌以相屬

注善曰岌岌高貌按岌岌疾貌言聲馳息疾以相注

屬不絕散也說文駾馬行相及也方言駾馬馳也郭

注駾駾疾貌駾駾與岌岌音義同本書笙賦譬暱岌

岌注譬暱疾貌則岌岌當同

飄餘響乎泰素

注善曰列子曰太素質之始也按依注則正文當作

太翰注亦作太此及六臣本並作泰非

新衣翠粲

注善曰子虛賦曰翡翠蔡張揖曰翠蔡衣聲也班

婕妤自傷賦曰紛綷縩兮紈素聲洛陽賦曰披羅衣

之璀粲字雖不同其義一也按蔡粲音同本書求通

親親表注引漢書如淳曰粲或爲散說文粲穜粲散

之也昭九年左傳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釋文曰上蔡音素葛反說文作𥳑是𥳑與𥳑義同音又與蔡爲近故書或作萃蔡或作翠𥳑萃與璀亦語之轉

觸捥如志

注善曰說文曰捥反手擊也與捥同按說文有捥無捥此正文當作捥故引說文捥而云捥與捥同下或操捥撰將注引說文正作捥

優遊躇跱

注善曰躇跱躊躇竦跱按躇跱卽跱躇因協韻故倒言之本作踟躕亦作躊躇躇下注引韓詩曰搔首躊躇是也

時劫掎以據慨

注善曰說文曰掎偏引也按劫掎連語一字義同謂聲迫脅之貌本書吳都賦刦剹熊羆之窒亦謂迫脅也劫掎與刦剹並通

紛文斐尾

注善曰文彩貌倪氏思寬曰尾當作娓說文娓訓美若尾古但通微無文彩義也紹煥按本書天台賦彤雲斐尾與斐亹同亦作斐韡上雲斐亹善注斐亹文娓順也讀若媚亦無美訓惟陳風誰侜予美韓詩美作娓云美也倪益誤記明嬉睽惠

飛龍鹿鳴

注善曰蔡邕琴操曰鹿鳴者周大臣之所作也王道衰大臣知賢者幽隱故彈弦諷諫臧氏琳經義雜記云史記十二諸侯年表仁義陵遲鹿鳴刺焉潛夫論班祿篇忽養賢而鹿鳴思困學紀聞云鹿鳴在宥雅之首馬蔡以爲風刺蓋齊魯韓三家之說胡氏毛詩

後箋曰二家蓋謂陳古以諷非謂鹿鳴出於衰周大
周正樂云鹿鳴燕群臣之所作也王道衰君志
傾留心聲色內顧妃后設旨酒嘉肴不能厚養賢者
盡禮極歡形見於色大臣昭然獨見必知賢士幽隱
小人在位周道陵遲自以是始故彈琴以風詠歌以
感之庶幾可復此明是周衰無復鹿鳴養賢之風大
臣援琴而彈古以諷耳詞旨明曰無可疑者紹熲按
鹿鳴燕者觀一燕字是周大臣作燕非作鹿鳴詩已
屬顯然此脫燕字便混作燕爲作詩矣
鵾雞游絃
注善曰游絃未詳姜氏皋曰郭氏樂府引古今樂錄
云但曲七曲廣陵散黃老彈飛引大胡笳鳴小胡笳
鵾鵾雞游絃流楚窈窕並琴箏笙筑之曲是游絃者
但曲中之一曲絢熲按據古今樂錄所載則下云流
楚窈窕亦是但曲中之二善注以爲流行清楚窈窕
之聲與樂錄不合
而發洩幽情者矣
注善曰說　曰盪除去也旁證云注泄當作渫毛本
作盪是誤以釋渫爲釋盪矣六臣本作洩洩泄渫音
義同說文盪自訓滌器也紹熲按正文當本作渫因
避諱改爲洩五臣作渫即渫之俗字
拾養悅忿

作緁獵漢書揚雄傳鴻洞緁獵顏注緁獵相差次也義亦同鯈鰷與狎獵通西京賦披紅葩之狎獵薛注狎獵重接貌與此注合

翾翾歧歧

注善曰漢書音義曰歧歧將行貌按歧當本作跂漢書東方朔傳跂跂脈脈善緣壁集注跂跂行貌是也說文蚑行也淮南原道訓蠕動蚑作高注蚑讀跂步之跂也今書通用跂

中佛鬱以怫憒

注善曰埤蒼曰佛鬱心不安貌按本書洞簫賦注引埤蒼曰沸渭不安貌作沸渭訓同而字異眾經音義引

郁拂拮泓宏融裔哇咬嘲嘈壹何察惠

注善曰郁拂口循孔貌劫悟氣相衝激按善注泓宏融裔哇咬嘲嘈壹何察惠甘引字林曰佛鬱不安也當此所引六臣本作字林曰是也廣韻怫憒心不安也佛鬱佛憒四字音義並同而曼言之者辭重語複以形容之耳

倒檄羅以弃遫

注善曰檄羅疾貌按檄羅直出之貌本書嘯賦聲嘹嘹曜而清厲檄羅與嘹曜音義同爾雅釋木無枝爲檄郭注檄擢直上又木梢檄擢注謂木無枝柯梢擢長而殺者檄擢與激羅義亦近聲直出謂之激羅猶木直上謂之檄擢

輟張女之哀彈

注善曰張女蓋古曲名未詳所起姜氏皋曰古樂府引張永元嘉技錄云四絃曲蜀國四絃是也古有四曲其張女四絃李延年四絃嚴卯四絃三曲闕元嘉宋文帝年號張女曲其時已佚故注云未詳所起也

宛其落矣

注善曰毛詩曰宛其死矣毛萇曰宛死貌按素問四季調神大論則菀藁不榮謂枯稿也宛與菀同字亦作苑淮南本經訓百節莫苑高注苑病也苑讀如南陽之宛也俶眞訓注同宛有枯稿義故樹枯稿謂之菀人枯稿亦謂之菀

郁拂劫悟泓宏融裔哇咬嘲嘈壹何察惠

注善曰郁拂口循孔貌劫悟氣相衝激按善注泓宏融裔哇咬嘲嘈壹何察惠促長短分明哇咬嘲嘈句文狀聲之繁細故總云壹何察惠何察惠郁與鬱古同聲而通用左昭二十四年杞伯來朝鬱公羊作鬱釐可證鬱者積也亦滯也積滯則氣迫促斯謂之鬱矣拂讀爲撥眾經音義四引聲類悾短氣貌短氣謂之悾猶短杜謂之悾劫悟本書長笛賦作劫遻遻與悟同亦謂聲之短促迫脅也

訣厲悄切

注善曰訣厲謂決斷清洌也悄切憂也按訣厲猶決洌謂聲之急也悄與陗同陗急也切亦急也故迫切亦謂之急切此言聲激烈之貌四字義同訣厲非決

斷清洌悄切亦非憂之謂
傾縹瓶以酌酹

注善曰字林曰瓶白瓶長頸大果切段氏玉裁曰瓶當作瓶注當作字林曰瓶白瓶長頸大果切紹煐按瓶字然注連引郯陽段因注有大果切三字故疑是瓶字六臣本注作瓶瓶也酒賦綠瓶既啟明釋正文瓶字六臣本注作瓶瓶也無字林曰以下十一字諸本亦皆作瓶御覽九百六十六正引作瓶顧野王虎邱山序傾縹瓶而酌旨酒句當本此亦作瓶

成公子安嘯賦

蹴跦步趾

注善曰廣雅曰蹢躅跼跦跦也跼跦與蹴蹜古字通按依注則正文蹴跦當作蹴蹜作跦誤

大而不涔

注善曰涔漫也按左昭二十年傳大者不掫杜注掫橫大不入漢書五行志大者不掫顏注掫橫大也涔與掫同廣雅釋詁竁寬也音義亦通或丹弱而柔撓

注善曰說文曰丹弱長貌今女部妍弱長貌嫿妍也本書上林賦嫵媚妍嫿此省作丹注順正文以改許本字

橫鬱鴈而沿溯

旁證云六臣本鴈作鳴晉書亦作鳴紹煐按作鳴是也鬱鳴雙聲鴈與於同倒言之亦曰於鬱漢崔寔傳章懷注鬱於鬱也鬱鳴亦作鬱伊後漢書注鬱伊不申之貌又作鬱邑離騷曾歔欷余鬱邑兮鳴伊於邑並語之轉淮南覽冥訓孟嘗君曾歔欷唏歔唏亦即鳴鬱

羣鳴號乎沙漠

注善曰武帝元朔六年衛青將六將軍絕幕應劭曰幕南界臣瓚曰何氏焯曰臣瓚李氏亦謂之幕匈奴之南界也漢書杜周傳瓚不獨小司馬史記索隱爲然紹煐按漢書杜周傳注引薛瓚曰作薛瓚沙土曰幕今按沙幕漫也西域傳曰幕爲人面如淳曰幕音漫韋昭曰幕錢背也

然漫幕同義猶今人呼帳幔亦曰幕可依字讀義無爽今書或作漠音訓同按善引史記漢書注以釋賦文沙幕是善本作沙幕又云今書作漠蓋或本如是善本作幕不作漠故正文從幕而別出漠字於注今各本蓋皆作漠從注改也

參譚翼屬

注善曰淮南子曰通古之風氣以貫譚萬物之理譚猶著也參譚不絕按善引淮南參譚不絕其通古至悄著也云云六臣無之疑後人所增本書琴賦或參譚繁促善注參譚相隨貌吳都賦趁譚紛注相隨逐眾多貌與趁譚義同

蕩矣謂之涸濁

注善曰說文曰涸亂也按本書西都賦軼埃塒之混濁善注引許慎淮南子注曰塒埃也塒與塒同然則鵠亦塒字之借音也涸與混古字通

訇磕唶嘈

注善曰唶音勞嘈音曹攷異曰孫氏四六叢話引鼠璞云成公綏嘯賦訇磕勞曹即今之鐒鼠勞曹古人用之不見其俗云云然今文選各本無作勞曹者不知戴埴宋時所見何本紹熙按即善音勞曹二字誤認爲正文鐒鼠與勞曹音同而非其義玉篇鼠仰鼻也王沈時論云鼻鐒鼠而刺天蓋當時有是語不得音同而義亦相近

據以解此唶嘈見玉篇云聲也謂聲貌也本書七命巉谷唶嘈張其前注唶音勞嘈音曹唶嘈與唶嘈

甯子嗟乎而歎息

注善曰淮南子曰甯戚衛人商旅聲清故以爲曲歌曰出東門兮膺石斑上有松柏兮清且蘭麤布衣兮纕縷時不遇兮堯舜牛兮努力食細草大臣在爾側吾當與爾適楚國應劭曰齊桓公夜迎客甯戚歌曰南山嵯峨白石爛生不遭堯與舜禪短布單衣適至昏從昏飯牛薄夜半長夜曙何時旦按注引應劭見史記集解後漢書蔡邕傳注引三齊記同惟南山

績溪胡紹煐學

貴池劉世珩校刊

來王高唐賦

磵兮若松榯

注善曰磵茂貌如曋曋瞞也攷異曰曋瞞二字字書不見誤入也紹煐按曋見管子五行篇注曰所次隅曰曋而瞞字無攷廣雅藹茂也本書西京賦鬱藹蔓藹曋茂也本書亦有單稱碣者魏都賦桓碣礧於青冥注碣石山名也注作碣石而正文仍作碣亦其證

注草木盛貌磵與藹同亦作對後漢書馬融傳豐融

對蔚章懷注皆林木盛貌

偈兮若駕駟馬建羽旗

注善曰韓詩曰偈桀偈也按注引當是衞風伯兮章句王篇偈武貌引衞風伯兮偈兮今毛詩作揭

翁湛湛而弗止

注善曰蓊然聚貌湛湛深貌按蓊盛也本書吳都賦蓊茸注蓊茸茂盛貌湛湛當讀爲湛湛周禮攷工幌氏湛之以灰注湛當爲湛書亦或爲淫一字音同故古多通用尚書無逸某氏傳淫者淫淫不止是淫淫正不止之貌此謂盛淫淫而不止也

與喙息之可證善無注

榛林鬱盛

注善曰榛林栗林也按林不當單指栗言廣雅釋木木叢生曰榛曹風鳲鳩釋文引字林榛木叢生並以榛爲木叢生之稱榛林猶榛薄淮南原道訓隱於榛薄之中高注蓁木曰榛廣雅榛叢皆訓聚故榛薄亦作叢薄俠眞訓獸走叢薄之中是也本書七發榛林深澤對言益證榛爲叢本非栗也榛栗之榛說文作

注善曰捽病也按捽當讀爲悖說文悖心動也漢書田延年傳使我至今病悖顏注同此言發高望遠使人心動也下云使人心動正作悖之訓詁字悖亦作捽同凡從卒之字多與季同俗視幝嶵崒峍峐寥寂寞

注善曰廣雅曰幝嶵深直貌窒苦交切今廣雅釋詁也據詩則此作幝嶵爲正字楚辭遠遊下崢嶸而無地兮漢書西域傳臨崢嶸不測之淵崢嶸幝嶵字異義同並謂深貌善引廣雅當是釋訓探冥也之訓傳寫者誤冥爲直又改也字爲貌耳又按窒注音苦交切則字當爲窔集韻窔寥空寂也本此窔寥與峐峍字

立而熊經

注善曰故立者恐懼而似熊經旁證云淮南精神訓熊經鳥神高注經動搖也與上頞岸意較合紹熺按本書長笛賦熊經鳥神注引淮南又引莊子音義曰熊經若熊之舉樹而引氣不取高誘之說知善不訓經爲動搖也後漢書華佗傳懷注熊經若熊之攀枝自懸也與善合

絓緭莘莘

注善曰絓緭莘莘眾多之貌詩曰魚在在藻有莘其尾毛萇曰莘眾多也字或作牲往來貌按此注經後人所改當本引小雅皇皇者華駪駪征夫傳駪駪眾多也國語韓詩外傳說苑說文並作莘善所據本作駪駪與此不合遂以莘莘眾多貌刪一莘字屬之魚藻不知莘尾傳自訓尾長貌不云眾多也緭莘一聲之轉古樂府白頭吟魚尾何簁簁蓋即本詩之有莘其尾莘與緭丩緭又與莘通也

越香掩掩

注善曰越香言氣發越掩掩同時發也按越輕也越香謂輕香也說文娀輕也越與娀同輕香與上薄草一意掩掩香貌廣雅釋詁馣香也釋訓馣馣掩然盛也

當年遨遊

注善曰一本云子當千年萬世遨遊未詳王氏念孫曰年當爲羊字之誤也當羊即尚羊古字假借耳楚辭惜誓託回飇乎尚羊王注曰尚羊游戲也正與遨遊同義或作常羊或作徜徉並字異而義同其一本作子當千年萬世遨遊詞理甚爲紕繆且賦文兩句一韻多一句則儷互不齊矣蓋後人妄改之

正冥楚鳩

注善曰廣雅曰楚鳩鴽名嘩鳴今廣雅無此文按水經濟水注引廣志與此同疑雅字誤也

姊歸思婦

注善曰爾雅曰周郭璞曰或曰卽子規一名姊歸廣雅疏證云今郭注無蓋音義之文也姊歸卽子規之轉聲

公榖聚穀

注善曰穀食也聚食於山阿王氏念孫曰封禪書而宋毋忌正伯僑充尙羨門子高最後皆燕人索隱曰最後猶云甚後小顏云自宋毋忌至最後凡五人案最疑取字之譌取與聚古字通穀有穀音穀與後聲相近疑史記之最後卽高唐賦之聚穀也紹熺按王說是史記雜志然則聚穀亦方士之名歟

驍莘莘

注善曰說文曰莘莘草貌音平王氏引之曰莘莘與平平同謂曠野之中彌望平平然猶堯典平秩之平馬本作莘也以莘莘爲草貌失之說文曰三字衍紹熺按釋名蒲莘以蒲作之其體平也劉成國以平釋莘是莘平義同說文翦蒲子可以爲平席正作平周禮車僕注故書莘作平孟郊韓愈聯句云驂遙略莘莘二字當本此又按說文艸部莘薍也無草貌之訓據此注所引則今本說文疑有誤水部萍莘也水艸也萍莘如以爲薍之本義則小雅鹿鳴食野之莘斷斷是作莘者亦是同音假借詩采蘋傳大薍也周禮秋官序官萍氏注萍薍釋文並云本亦作莘爲凡草同稱不專屬水艸矣且說文又出蘱云大薍也蘱卽經典之蘋薍又何以易傳爲蘋蕭足證莘爲薍之假借也

九竅通鬱精神察滯

六臣本校云五臣無滯字攷異曰詳注意善並無滯字察字韻上遞下歲自協以七字爲一句或誤因注中鬱滯語妄添於下也紹熺按王氏念孫校同見讀書志餘

宋玉神女賦

其夜王寢果夢與神女遇其狀甚麗王異之明日以白玉曰其夢若何王曰又玉曰狀如何王曰茂矣美矣

沈括筆談云人君與其臣言不當稱予又賦既稱王覽其狀卽是宋玉之言不知望子帷而延視者稱子者爲誰只此攷之則其夜王寢夢與神女遇者宋玉也明日以白王者以白王與玉互書之謁耳西溪叢話云楚襄王與宋玉游高唐之上見雲氣之異問宋玉曰昔先王夢遊高唐與神女遇爲高唐之賦先王謂懷王也宋玉是夜夢見神女寤而白王王令玉言其賦使爲神女賦後人遂云襄王夢神女非也今文選本王玉互誤紹煐按御覽三百八十一引誤與此同

狠不短

注善曰說文曰襛衣厚也今說文衣部襛衣厚也五經文字云襛如恭反从禾者譌按此亦當爲襛召南何彼襛矣唐石經作襛襛爲衣厚引伸之亦得爲凡厚之稱賦襲是也

嫋被服倪薄裝

注善曰方言曰嫋美也他臥切說文曰婑好也與倪同他外反又倪可也言薄裝正堪可按以文義求之此承上改容二句一氣說下嫋脫也方言揓脫也釋言訛解也謂解與揓同字亦作墮脫也釋言訛解也謂解脫也音義亦近倪之言兒也易也淮南本經訓其行倪而順情高注倪簡易也要略訓以其禮煩擾而不

倪注倪易也从王氏校本大雅皇矣柏斯兌毛云兌易直也兌爲輕易之易亦爲移易之易正韻兌馳易也唐丁仙芝詩千年兌得餘杭酒今俗猶以兌爲交易字此言脫被服易薄裝被服卽上之繡衣徨裳上云振云被此云嫋語意正相對本書七啟形嫋服兮投幽若正承上變飾言義亦當爲脫與此同注俱未晰近之旣妖

旁證云妖當作姣方與上姣麗畫一王覽其狀

按王亦當爲玉私心獨說四句卽序中玉與神女遇也玉覽其狀其狀義卽序中其狀甚麗也皆屬玉

言故上云他人莫睹其狀義義

按義與娥娥通廣雅釋詁娥美也釋訓娥娥容也王氏疏證云漢先生郭輔碑娥娥三妃行追太姒古詩云娥娥紅粉妝美容謂之娥娥猶德容謂之義義大雅棫樸傳義義盛壯也

眉聯娟似蛾揚兮

何氏焯曰似一作以旁證云本書洛神賦修眉聯娟注引作以則作似者非也

旣姽嫿於幽靜兮

注善曰說文曰姽靜好貌五累切廣雅曰嫿好也音

案按此注有脫誤當云說文曰婉閒體行婉婉也五累切又曰嬿靜好也本書琴賦注引說文曰嬿靜好也可證

志未可乎得原

注善曰原本也王氏念孫曰原者度也言其志未可忖度也廣雅曰諒度也諒與原古字通韓子王道篇掩其跡匿其端下不能原列女傳頌義小序原度大道皆其證紹煐按曾子戒奢出原農事之不本者謂之游注原察也察與度同義

寤余幬而請御兮

注善曰鄭元毛詩箋曰幬牀帳也按毛作裯不作幬鄭亦未破裯爲幬疑引箋本作裯下有裯與幬古字通六字本書賜白馬王詩注可證

目略微盼

注善曰曰略輕有精神光彩相接與也按廣雅曰略視也疏證引此而釋之云略與略通方言略視也郭注曰略略小目故謂之覷也俗所謂缺脣缺脣不能掩齒有似張口故謂之覷歷疏也古作秝說文秝稀疏適秝也玉篇秝稀疏秝秝然也亦作厤廣雅厤疏也此言齒之稀疏秝秝然也

與登古蔗臻二部通韻

惑陽城迷下蔡

注善曰陽城下蔡二縣名楚楚之貴介公子所封故取以喻焉朱氏右曾曰此即漢志汝南郡之陽城縣也下蔡縣前漢屬沛郡後漢屬九江郡故城在今安徽鳳陽壽州北

蓬頭攣耳

注善曰爾雅曰攣病也今爾雅作癴釋文引郭氏音義爲拘攣之病按拘攣之病於耳則未聞攣之言連也易小畜有孚攣如釋文引馬注攣連也說文攣一乳兩子徐云攣猶連也太元元掜兄弟不攣注重生爲攣攣與攣同然則攣耳蓋耳之重郭者玉篇攣變也謂變常也攣耳亦耳之變常者也

齰脣歷齒

注善曰齰張口見齒也按齰之言枝也謂脣中枝分也俗所謂缺脣缺脣不能掩齒有似張口故謂之齰歷疏也古作秝說文秝稀疏適秝也玉篇秝稀疏秝秝然也亦作厤廣雅厤疏也此言齒之稀疏秝秝然也

愚亂之邪臣自以爲守德謂不如彼矣

注善曰愚鈍也亂昏也邪僻也言昏鈍邪僻之臣按注以愚亂之邪臣句絕邪字句絕邪耶一

字耶古亦通也臣字當下屬與下若臣之陋臣少會
遠游皆單言臣一例謂不如彼矣彼指宋玉言謂奈
也古多以謂爲奈邶風謂之何哉猶言奈之何哉小
雅節南山不平謂何猶言不平奈何齊策高誘注曰
謂猶奈也臣自以爲守德奈不如宋玉甚言宋玉之
不好色如此語方合

曹子建洛神賦

容與乎陽林

注善曰陽林一作楊林地名多生楊因名之旁證云
六臣本陽作楊是也注陽林一作四字衍

眉若刮成腰如約素

秀色美豔鬢髮元髻光可以鑑靨輔巧笑清眸流盼
皓齒朱脣的礫粲練云云當是子建所本

醫輔承權

注善曰雒騷曰醫輔奇牙宜笑嘲分王逸曰美人頰
旁證云張衡七辨有形似削成腰如約素淑性窈窕
有醫輔也旁說云淮南說林訓碔砆在頰則好在頰
則醜說文曰醫奚也廣韻面上醫子楊慎謝華啟秀
云女子面上媚文爲輔紹煥按輔輔頰也說文輔人
頰車也輔在權下故云承權酬輔多連文輔上有文
故謂之醫輔張衡七辨醫輔與清眸對大招醫輔奇
牙對正謂輔爲輔頰醫在輔因而謂頰上窒文亦爲
輔淮南說林訓是也猶醫爲媚文在輔因而呼輔亦
謂之醫腮今俗云醫腮是也許無醫新附有之

骨像應圖

注善曰應圖應畫圖也按應當讀於證切本書神女
賦骨法多奇應君之相可證陳思王表文帝曰見御
百九十四臣於武皇帝世得大宛紫騂馬一疋形法應圖
語意相似

歎匏瓜之無匹兮

姜氏皋曰何校云王子敬書作匏瓠匏瓜爲匏瓠因疑匏瓜爲匏
瓠之誤路史注女媧亦作匏瓠風俗通以媧爲伏羲
之妹是或無匹之說且賦上文言南湘二妃漢濱游
女下言牽牛織女中間似不得雜一匏瓜星如注所
云者紹煥按以匏瓜爲匏瓠不特於理不合亦忘卻
下文女渭清歌句耳匏瓜爲星名與牽牛正相對善
引阮瑀賦曰傷匏瓜之無偶悲織女之獨勤匏瓜亦
與織女對言則匏瓜爲星名似不容有異說藝文類
聚雜文部引陳沈炯八音詩匏瓜詎無匹神女嫁蘇
韶則本此而翻用之

績溪胡紹煐學

東廣微補亡詩

旁證云世說新語三夏侯湛作周詩以示潘安仁注湛集載其敘曰周詩者南陔白華華黍由庚崇邱由儀六篇有其義而亡其辭故云周詩然則補亡不止束晳也晳與湛俱晉武帝時人紹煐按張騭文士傳曰人有於嵩山下得竹簡一枚兩行科斗書人莫能識張華以問束晳晳對曰此明帝顯節陵中篆文驗校果然朝廷士庶皆服其博識見本書薦士表注然則博物又張華所不及也

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

循彼南陔

注善曰聲類曰陔隴也羣經音辨曰序云孝子相戒以養陔當訓戒鄉飲酒燕禮賓醉而出奏陔夏鄭氏注陔之言戒也以戒爲節明無失禮與詩序義合紹煐按善以陔訓隴未得詩旨音辨義亦難通竊考說文陔階次也史記孝武紀壇三陔集解引徐廣陔階次也索隱引鄒氏埜一作陔是陔爲階級之名皆在堂下對北堂言故亦得爲南陔如此與序說似不背方氏以智謂鄭康成改工中督遵迺堂涂注今甓槭即俗甓階鐘師槭夏音陔伯厚以南陔作槭梁有階步歌可證陔槭階二字古通

彼居之子罔或游盤

注善曰居謂未仕者按居讀爲姬語助辭禮記檀弓鄭注居讀爲姬姓之姬齊晉之間聲同尚書微子若之何其鄭注其語助也齊晉之間聲如姬王風揚之水彼其之子箋其或作已或作記讀聲相似然則居與其同讀如姬而聲又與已記相似彼居之子猶云彼其之子亦猶曹風侯人彼其之子禮記表記作彼記晉語作彼已耳

彼居之子色思其柔

陳氏景雲曰二句當在心不遑留下如首章例各本皆誤倒

白華孝子之潔白也

如磨如錯

注善曰毛詩曰如琢如磨按太平御覽九百六十四引韓詩云如錯如磨然則廣微蓋用韓詩特倒言之以協韻耳　詩不當引

在陵之陬

注善曰陬山足也按陬隈也見廣雅釋邱猶下云在邱之曲耳

華黍時和歲豐宜黍稷也

亦挺其秀
六臣本亦作禾校云善作亦按上以黍與麥對此以黍與禾對恰爲一類六臣本是也作亦則文義無所承
顯猷翼翼
注善曰廣雅曰翼翼明貌猷道也王氏疏證引此而釋之云顯猷翼翼猶言其道大光束晳當本大雅文王厥猷翼翼則三家詩必有訓翼翼爲明者矣紹熙本猷古字通今常武作王猷允塞猶善引當同謂常武之猶與正文之猷古字通也
故爾雅詔明也翼與詔同重言之亦曰詔詔縣作廟由儀萬物之生各得其儀也
翼翼箋嚴顯翼翼然是亦以翼翼爲明明后辟
翼翼恭敬也
明明后辟
注善曰爾雅曰明明察也王氏引之經義述聞云明明亦一聲之轉故古多謂明爲勉重言之則曰明明爾雅亹亹勉也鄭注禮記曰亹亹猶勉勉也亹亹勉勉也明明亦一聲之轉大雅江漢明明天子令聞不已猶言亹亹文王令聞不已也紹熙本按明明后辟與大雅械樸勉勉我王語意相似大戴誥志明孟也孟亦勉也爾雅孟勉也明孟亦一聲之轉
謝靈運述祖德詩
弦高犒晉師
注善曰呂氏春秋曰於邊候暗之道也高誘曰暗國名也音晉今爲晉字之誤也按事本犒師而云晉者文所不通故引呂覽以證字當作暗今悔過篇注誤

由庚萬物得由其道也
猷在于草
六臣本校云于善作在按此與魚在在藻同一句法後人依五臣故改在爲于
星變其躔
六臣本校云五臣作星躔其變按此五臣疑躔與扇不叶故改之然躔自有去音集韻躔文善切音纟
五緯不逆
注善曰尚書曰曰雨曰暘曰燠曰寒曰風曰時五者來備按緯當爲躔注當同善引五躔來備以釋正文躔也漢書荀爽傳五躔咸備各以其敘章懷注躔是

作晉國也與善所引不合

隓組乍不緤

善乍宇無注按乍止也謂止而不緤也說文乍作乏止也从从一今俱作暫解此猶存古義

龕綏貢神理

注善曰孔安國傳曰龕勝也今西伯戡黎作戡按引傳當作戡下有戡與龕音義同六字與本書謝元暉詩注合今脫去

迭彼大彭

余氏文選音義曰按鄭語及左傳杜注孔正義豕韋有二一彭姓祝融後與大彭爲商伯武丁滅之一劉姓堯後彭姓豕韋滅之承其國殷末封於唐周成王滅唐遷之於杜宣王殺杜伯其子隰叔奔晉四世及士會食邑於范氏孟詩云迭彼大彭勳績維光孟五世孫元成詩云赫赫我祖侯於豕韋賜命建伯有殷以綏則孟之先爲彭姓之豕韋矣孟詩又曰至于有周歷世會同玉瑞聽譜實紀我邦元成又曰宗周至漢羣后歷世益西京時眷秋冓外傳未行故孟與元成詩得肆其鋪張合二姓豕韋並爲其祖益加妄誕以欺世也紹煥按容齋四筆引此下王報聽譜實紀我邦說云周至報王僅存七邑救亾不暇豈能滅侯

邦乎孟之百敍乃祖率疏如此然則合二說觀之則

孟此詩所述俱不足徵信矣

殆其茲怙

旁證云五臣茲怙作怙茲何曰作怙茲於韻乃協

於赫君子

注善曰歎美昔之君子能庶幾自悔故光顯於後攷異曰善作昔五臣作赫所當訂正王氏念孫曰於昔君子謂秦繆也曾子俗書作昔赫字俗書作赤二形相近故昔誤爲赫紹煥按漢書作昔不誤此作赫後人依五臣改之

張茂先勵志詩

星火既夕

按夕斜也猶西也西斜夕一聲之轉晏子春秋雜篇景公新成伯寢之臺使師開鼓琴師開左撫宮右彈商曰室夕公曰何以知之對曰東方之聲薄西方之聲揚謂西向偏斜也周禮司儀凡行人之儀不朝不夕不夕言不斜向西爾雅山西曰夕陽爲斜陽是凡言夕皆斜西也星火至秋西流故云既夕亦既西也本書潘安仁詩大火西流義與此同

熠燿宵流

注善曰毛萇詩傳曰熠燿燐也按今毛詩熠燿宵行傳熠燿燐也不重說文引詩亦作熠燿此正文

及注皆誤虎爲烟函引作
招耀肯流
田殷于游
旁證云六臣本田作出是也
養由矯矢
注善曰淮南子曰於是使由基撫弓而眇猨乃抱木
而長號今說山訓高注養姓也按據淮南及高注則
養其姓由基其名左襄十三年傳亦云養叔茂先以
養由斷讀與馬汧督誄以齊萬年爲齊鴈皆割裂姓
名不可爲典要而廣韻邑字注云養由氏遂以養由
爲複姓矣旁證說同
彪之以文
舍罪貴功者
六臣本貴作責按作責是也此言舍其罪而責之以
功也本書與陳伯之書聖朝赦罪責功當本此赦與
曹同時亦承用此語究未詳所出也
忍斯豹全則犯詩人胡顏之譏
注善曰毛詩謂胡顏而不速死也殷仲文表曰亦卽
顏之厚義出於此旁證云今毛詩傳皆無此語毛字
恐誤紹煐按卞廣蔡伯喈女賦忍胡顏之重恥卞與
舍通
僻處西館
按應詔詩云稅此西墉西墉卽西館旁證云魏志文
帝責之遣西館未許朝
責躬詩
君臨萬邦
注善曰尚書曰君臨周邦按正文及注並作君臨誤
旁證云魏志作臨君
元兇是率
注善曰鄭元儀禮注曰率導也按率類也漢書外戚
傳事率眾多顏注率猶類也攷工記梓人注是取象
率焉釋文率音類本又作類漢書尹翁歸傳注類猶
率也率與類古音通此謂元兇是類也蓋此罪元兇
之意
暉光日新
注善曰易曰君子之光暉吉又曰日新之謂盛德按
茂先正用大畜象輝光日新語讀日新句或古本作
暉善所見作輝與今同故置此而引彼
曹子建上責躬應詔詩表

哀予小臣
六臣本臣作予校云善作臣考證云魏志亦作予此
恐誤且與下有君無臣韻穆紹祖校善本作臣故注
引儀禮曰小臣正辭此與下于河之濱韻下臣身另
自爲韻作予則失其韻矣梁校非
遲泰聖顏
注善曰遲猶思也按遲待也易歸妹九四遲歸有時
釋文引陸績注曰遲待也本書謝靈運酬從弟惠連
詩傾襄遲嘉會向注遲待是也遲與黎通史記高祖
紀黎明漢書作遲明黎亦待也左僖二十三年傳待
我二十五年史記晉世家作黎黎與黎同此謂待泰
聖顏耳
潘安仁關中詩
危城載色
注善曰毛詩曰載色載笑五臣色作邑向注邑安也
按色與力通爲韻邑則非韻此謂危城有起色也今
俗語猶謂復盛爲起色
如熙春陽
注善曰爾雅曰熙興也說文曰興悅也按熙說文女
部作嬉云說樂也興作嫙今書通用熙興字嬉字僅
見左襄十年傳釋文嬉本亦作熙禮記學記不興其
藝鄭注興之言喜也與爾雅熙興也之興皆卽許嬉

字旁證誤以興爲興起之興而云興悅非說文語失
檢
陸士龍大將軍讌會被命作詩
睿哲維晉
注善曰尚書曰明作哲睿作聖按此用商書長發文
睿與濬古字通本書盧子諒贈劉琨詩濬哲維皇善
引毛詩曰濬哲維商是也
于河之沂
注善曰文穎漢書注曰沂水上橋也姜氏皋曰水經
注沂水於下邳縣北西流分爲二水一水於城北西
南入泗一水逕城東屈從縣南亦注泗謂之小沂水
此詩一水逕城東屈從縣南亦謂邳之沂水此詩沂
水上有橋徐泗以爲圮于房遇黃石公卽此處因疑
文穎注謂圮爲水上橋非謂沂卽水上橋本書班固
答賓戲漢頁受書於邳沂當亦謂邳之沂水此詩沂
字或與圻通廣雅圻界也漢熹平四年堯廟碑億不
珍兮祉無沂博陵太守孔彪碑永永無沂皆以沂爲
垠紹燕按姜氏以沂通圻而謂此詩之沂義當爲界
足正注引、穎沂水上橋之謬然謂答賓戲邳沂之
沂卽沂水恐屬附會漢書作邳沂本書自作邳圻集
韻圻通作沂太元元文嬛嬛出於無圻楚辭怨思山
峻高以無沂作沂是沂爲圻之假借字字又作圻淮
南俶眞訓通於無圻注圻字也沂圻二字皆同

經商通用漢書張良傳游於邳地古本當作沂故文
顯注云敘傳上音義引韋昭垠限也謂橋也垠即沂
然則沂可訓限亦可訓橋蓋沂之音通爲垠爲圻限
也亦界也沂之音近爲圮橋也東楚之通語也
應吉甫晉武帝華林園集詩
九有斯靖
劉逵云晉書斯靖作來踐然上有踐字韻複紹煥按
晉書是也踐與上簡辨顯爲韻靖則非韻此章踐字
兩用古人不忌
射御兹器
六臣本射作躬何氏焯曰作躬是也晉書作射亦誤
謝宣遠九日從宋公戲馬臺集送孔令詩
巢幕無留鷰
按注引左傳及正文並當作燕鷰俗字
范蔚宗樂遊應詔詩
探已射丹轂
注善曰轂與弗古字通五臣作丹穫向注丹穫喻榮
祿也按本書和謝監靈運詩雖懶丹穫施未爲元素
睽善注丹穫喻君恩也則作丹穫亦通
謝靈運九日從宋公戲馬臺集送孔令詩
鳴鼓戛朱宮
注善曰魏文帝書曰從者鳴笳以啟路旁證云文選

顏鮑謝詩評謂鳴鼓當作鳴笳晉書夏統傳胡笳長
鳴是鼓不必作笳紹煥按本書李陵答蘇武書胡笳
互動笳鼓古通然注引魏書云云則善所據正文本
作笳御覽三十二引正作笳
顏延年應詔讌曲水作詩
聲贊踰嶂
注善曰爾雅曰上正嶂也今爾雅無山旁按此疑正
文作障善引爾雅作障或古本如是本書旦發漁浦
潭詩注引爾雅作障可證嶂蓋俗字而晚出西射堂
詩連障壘嶺注又引爾雅作鄣當是字誤
昔在文昭
注善曰晉文諱昭改爲韶五臣作昭旁證云注明云
改爲韶則善亦作韶紹煥按說文倗廟倗穆父爲倗
南面子爲穆北面从人召聲據許則正字作倗今通
用昭當時既避晉文諱則何不改從倗而必借同音
之韶爲昭竊所未詳
有睟睿蕃
注善曰孟子曰仁義禮智根於心其生色也睟然見
於面按本書魏都賦有睟其容注當引此
事兼出濟
注善曰毛詩曰出宿于濟今詩作涕玉篇涕古濟字
按本書謝靈運初發石城詩注引詩亦作濟謝元暉

詩注同疑善順正文而改之非毛詩有別本作濟也
古文尚書兩貢中濟字漢書地理志並作沛此衛包
所改兩貢當本作沛
皇太子釋奠會作詩
俊明爽曙達義茲昏
注善曰大明之道既以爽曙通達之義於此彌昏也
旁證云何據注茲當作滋陳同是也貂嬋拔何陳特
據注引桓子新論有滋昏字故云然孤不知善明云
通達之義於此正釋茲字爾雅茲此也
又按上方說稟道毓德講藝立言此處不容忽插入
大義漸乖等語以文勢求之疑是用倒裝句法言爽
曙因而俊明茲昏亦隨達義所謂習爽暗昧得耀乎
光明與上下語意俱協善解未合
何席而丈
六臣本作杖按而杖與奉帙爲偶句六臣本是也禮
記文王世子席間而丈鄭注丈或爲杖釋文云王肅
本作杖當是時有作丈作杖兩本延年用或本正作
杖注引禮記亦作杖後人依今禮記改正文及注中
杖字爲丈
巾卷充街
注善曰巾巾箱也所以藏書何氏焯曰宋書禮樂志
國子太學生冠葛巾服單衣以爲朝服執一卷經以

代手板所謂巾卷也旁證云南齊書王儉傳監試諸
生巾卷在庭紹熙拔本書宋孝武宣貴妃誄云巾見
餘軸注巾巾箱也齊書衡陽王鈞常手自細書寫五
經部爲一卷置於巾箱中以備遺忘並足證善注之
確何說非
物性其情
注善曰周易曰利貞者性情也王弼曰不性其情何
能久行其正固學紀聞云顏用輔嗣注
孫子荊征西官屬送於陟陽侯作
三命皆有極
注善曰養生經黃帝曰上壽百二十中壽百年下壽
八十鄭元禮記注曰司命主督察三命按引祭法注
是也孔疏云孝經援神契命有三科有受命以保慶
有遭命以謫暴有隨命以督行白虎通壽命篇同惟
慶作度謫作遇督作應又孟子盡心章趙注云命有
三名行善得善曰受命行善得惡曰遭命行惡得惡
曰隨命語雖不同其意一也
咄嗟安可保
注善曰倉頡篇曰咄啐也說文啐驚也按咄嗟咨辭
也公羊定十四年傳注咄嗟貌疏云咄嗟猶歎息一
說咄嗟猶言呼吸間也倉頡解詁曰咄嗟易度也晉
書石崇傳嘗爲客作豆粥咄嗟便辦世說新語作咄

窪而弁咄嗟蓋驍嚚時有此語

憂喜相紛縕

注善曰神女賦曰紛紛擾擾按依注則正文當作紛擾六臣本校云五臣作擾未知何據

潘安仁金谷集作詩

紛分韵石友

注善曰史記蘇秦謂齊王曰此棄仇讎而得石交者也按石友當指石崇言注引史記無涉

左太沖詠史詩

隣組不肯緤對珪不肯分

按本書謝靈運述祖德詩隣組乍不緤對珪寧肯分

二語本此

戞戞高門內

注善曰廣雅曰戞戞高門言不當訓為容釋訓前嫉容也此謣按戞戞屬高門言不當訓為容釋訓前嫉容也此當為前一義呂注亦云戞戞高也後嫉嫉容也此當為前一義呂注亦云戞

戞高貌

酒酣氣益震

旁證云尤本作振振震本通作振以平聲協韻耳紹煐按梁以震振本通是也其云作振以平聲協韻則大誤震古惟讀平聲本書東都賦憑怒雷震與文雲協荅賓戲聞之者響震與雲門協西都賦鼓吹震與

天淵通韻東都賦邱陵為之搖震與山亶時有此語

讀去聲者曰唐始音章刃切別立震部然則震與人

陳倫鈞本文具二部通韻不必易震為振矣

咄嗟復彫枯

注善曰倉頡篇曰咄啐卒說文曰啐驚也王弼周易

注曰嗟憂歎之辭按咄嗟謂呼吸間也倉頡解詁曰

咄嗟易度也猶倏忽之意晉書石崇傳嘗為客作豆

粥咄嗟便辦曾文肅忽思賸沙粥時外祖空青先生

曾公卷在侍側咄嗟而辦見揮麈後錄並其義此言

倏忽復彫枯也互見孫子荊詩善注非

張景陽詠史詩

朝野多歡娛

注善曰孟子曰霸者之民驩虞如也王逸楚辭注曰

娛樂也娛與虞古字通用按本書蘇子卿詩善注引

孟子又作懽娛與此不同孟子音義云丁云驩虞義

當作歡娛彼注蓋從公著讀也

盧子諒覽古詩

東琴不隻彈

注善曰東琴已見西征賦按西征賦恥東瑟以偏鼓

是正文本作東瑟今為五臣所亂濟注實鼓琴而言

瑟者文之失則作琴為五臣本

謝宣遠張子房詩

力政吞九鼎

注善曰力政謂秦也林氏茂春曰政當讀爲征謂以力征經營天下也紹煥按周禮均人掌均地政鄭注政讀爲征征與政古通然善引墨子反天意者力政也又引如淳漢書注曰王室微弱諸侯以力爲政相攻伐也則仍讀政爲得文心曠龍諸子篇述及七國力政亦有力政字

苛慝暴三殤

注善曰禮記曰苛政猛於虎也苛猶虐也原注禮記下有引孔子過泰山側至小子識之共七十四字是後人所增今刪去西溪叢話云三殤恐爲穆公殺三良殉葬始於秦其苛慝可知此貢鳥所以哀也紹煥按姚說近之殤之言傷也謂可哀傷也

凡爲國而死皆曰殤木書鮑明遠田自薊門行身死爲國殤注國殤爲國戰亡也三良爲君殉葬有可傷之義故亦得以殤名之不必泥天死曰殤爲說也東坡志林說三殤謂上中下殤晉秦無道戮及孥稚恐非

顏延年秋胡詩

結綬登王畿

注善曰秋胡仕陳而云登王畿者詩緯曰陳王者所起也按此辭人借用耳不必附會本書升天行勝帶

官王城與此同意

嗟予怨行役夙夜無已又曰陟彼崔

注善曰毛詩曰嗟予子行役夙夜無已又曰陟彼崔嵬又曰陟彼高岡又曰陟彼砠矣孫氏志祖曰三陟謂陟屺陟岵陟岡也注引卷耳恐誤紹煥按善既引陟屺詩嗟子子行役夙夜無已二句何不連引竊所未解

顏延年五君詠

劉靈善閉關

注善曰臧榮緒晉書曰靈潛默少言按文中子溫彥博曰劉伶何人也子曰古之閉關人也蓋相傳有此語

一麾乃出守

野客叢書云徐羨之不悅延年出爲始安太守謝晦謂延年曰昔荀勗忌阮咸出爲始平郡守今卿爲始安可謂二始怨憤之甚故有是作紹煥按據此則一麾出守非佳話柳宗元表八命作牧一麾出守遂用爲守郡故事恐誤

鮑明遠詠史詩

明星晨未稀

注善曰說文曰希疏也希與稀通今說文稀疏也按正文當作希注引說文作稀故云希與稀通謂正文之稀與說文稀通也本書陸士龍爲顧彥先贈婦詩知音世所希曹子建朔風詩朱華未希同

虞子陽詠霍將軍北伐詩

瀚海愁陰生

注善曰說文曰陰雲覆日也从雲今聲会古文或省此善就正文以改之經典通用陰陰行而霒会廢矣許陰在自部闇也

刁斗晝夜驚

注善曰漢書曰李廣行無部曲不擊刁斗自衛按刀斗兵古祇一字後人以刁識別之非也今李廣傳作刀正文亦當作刀

何敬祖游仙詩

眩然心緜邈

旁證云六臣本眩作眇是也校云善作眇於義無取

文選箋證卷二十二 十九

當是傳寫之譌善注無明文紹煥按眇緜邈皆遠也故緜邈亦作眇緜法言先知篇忽眇緜作晒注眇緜遠貌遠視謂之眇亦謂之緜緜邈漢書王褒傳眇然絕俗離世哉顏注眇然高遠之意本書吳都賦島嶼緜邈劉注緜邈廣遠貌是也

眇邈蠻韻緜邈雙聲

郭景純游仙詩

未若託蓬萊

王氏念孫曰蓬萊本作蓬藜蓬藜隱者所居鹽鐵論毀學篇云包邱飯牖蓬戶之下是也藜與棲梯妻瓶齊爲韻於古屬脂部萊屬之部二部不相通用善注引封禪書安期生仙者通蓬萊中則所見本已誤紹煥按本書顏延年和謝監靈運詩幽門樹蓬藜亦可證

長揖謝夷齊

余氏文選音義云南華經疏七紹煥按南華經疏道士成元英撰見唐藝文志伯夷叔齊神農之裔姓姜氏又十伯夷長而庶叔齊幼而嫡今未詳其所本紹煥按論語邢疏引春秋少陽篇伯夷姓墨名允字公信伯長也夷謚叔齊名智字公達伯夷之弟齊亦謚也史記索隱同無伯庶叔嫡之說元英語疑出附會

青溪千餘仞

文選箋證卷二十二 二十

注善曰庾仲雍荊州記臨沮縣有青溪山東有泉泉側有道士精舍郭景純嘗作臨沮縣故游仙詩嗟青溪之美按寰宇記鬼谷先生居青溪之鬼谷朱藥得道則青溪實有鬼谷矣水經注沮水南逕臨沮縣西青溪水注之水出縣西青山山之東有濫泉即青溪之源其水導源東流以源出青山故以青溪爲名然則青溪蓋青溪之山故詩云千餘仞漢臨沮即今襄陽府南漳縣

中有一道士

按古皆以道士爲有道之士新序節士篇介子推曰謁而得位道士不居是也後乃爲仙隱之稱困學紀

聞云元和郡縣志樓觀本周康王大夫尹喜宅也穆王御寰三百六十六引大雋經王爲召幽逸之人置爲道士以尹喜爲尹軌又謂平王東遷洛邑置道士然穆王平王事不可考漢郊祀志漢宮闕疏云神明臺五十丈上有九室嘗置九天道士百人蓋自武帝始也云是鬼谷子

余氏文選音義云眞仙通鑑鬼谷先生晉平公時人姓王名詡受道於老君居青溪之鬼谷因以爲號紹興按金樓子秦始皇聞鬼谷先生盲因遣徐福入海求金菜玉蔬是鬼谷先生至始皇時猶存至後漢嘉平元年蔡邕入青溪訪鬼谷先生所居山五曲曲有靈跡幽居則僊遺故蹟矣

右拍洪崖肩

注善曰西京賦曰洪崖立而指麾神仙傳曰衞叔卿與數人博其子度曰向與博者爲誰叔卿曰是洪崖先生按洪崖或云黃帝之臣伶倫又云神農師堯時已三千歲漢武帝時入華山尋其叔叔卿眞詰云洪崖先生今爲洞眞其隱跡在豫章西洪井在伏龍山見方氏通雅

姮娥揚妙音

注善曰淮南子曰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常娥竊而奔月許愼曰常娥羿妻也今淮南覽冥訓作恆娥楊氏慎曰月中嫦娥其說始於淮南子及張衡靈憲其實因常儀占月而誤也古者常儀官名見呂氏春秋後譌爲常娥以儀娥音同耳紹興按因常復爲恆以訓詁字代之遂形轉而爲姮

左太沖招隱詩

聊可瑩心神

注善曰廣雅曰瑩磨也今廣雅作鎣按瑩與鎣古通爾雅釋鳥注膏中鎣刀釋文瑩磨瑩也玉篇鎣音余傾烏定二切

結綬生纏牽

注善曰說文曰纏繞也王氏念孫曰纏當爲繹坎上六係用徽纆馬融曰徽纆索也劉表曰三股曰徽兩股曰纆張華勵志詩纆牽千里顏延年應詔觀北湖田收詩取累非纆牽善注並引韓策爲證此纏牽即纆牽之誤善讀爲纏繞之纏蓋偶未檢也張華答何劭詩纓綏爲徽纆與此意同紹興按旁證引張氏雲璈校同

陸士衡招隱詩

激楚伫蘭林

注善曰上林賦曰激楚結風五臣激楚作結風向注結積也旁證云詩上下文義無曲召善引上林賦爲證或正文亦作結風沿注誤爲激楚耳

稅駕從所欲
注善曰方言曰舍車曰稅脫與稅古字通按此正文作脫故引方言而云脫與稅通今正文爲後人所改
殷仲文南州桓公九井作
風物自凄緊
注善曰緊猶實也言欲成也按緊急也本書舞賦弛張緊急之狀張緊急連言是緊爲急也今猶曰緊急也是其證云說文緊訓纏絲急也凄緊猶凄急注非
爽籟警幽律
注善曰爾雅曰爽差也簫管非一故言爽焉按爽清也爽籟與哀壑對言爽籟猶清籟也今猶云清爽籟清之爽氣說文爽明也清明義同向注爽清也籟風激物之聲也清風激於幽深之處起其音律是也
謝靈運登池上樓
衾枕昧節候褰開暫窺臨
六臣本校云善無此句疑旁證云何陳皆據之校添是也
石壁精舍還湖中作
清稗相因依
注善曰稗草之似穀者按蒲稗連言蓋蒲之屬稗之言卑也廣雅稗小也稗小而似蒲與蒲爲類故云相因依蒲之小爲稗猶米之小爲稗魚之小爲婢其義一也何氏焯以爲水稗近之
於南山往北山經湖中瞻眺
仰聆大壑灇
注善曰毛詩曰鳧鷖在涇毛萇曰涇水會也灇與涇同五臣灇作淙旁證云集韻灇滬皆同涇其同淙者仕卷切是作淙之去聲與此不協紹熙按灇涇皆與江賦之淙同淙音悰詳彼五臣作淙亦通集韻未可據
從斤竹澗越嶺溪行
猿鳴誠知曙
注善曰說文曰曙旦明也許書無且字最分曉且明亦自前曰且之義不知者改爲旦耳猶小雅庭燎傳央且也今本亦改爲旦
迢遞陟隮嶵
注善曰爾雅曰山絕曰陘郭璞曰連山中斷曰陘陘胡庭切聲類曰嶵山嶺小高也嶵與峴同賢與切按陘嶵雙聲陘亦嶺也孟子盡心章山徑之蹊間介然趙注山徑山之領陘與徑通廣雅領古嶺字陘阪也此詩

爲越嶺而作非中斷之義也旁證云據注則正文峴
亦應作現集韻二十七銑有現峴二文云胡典切或
作峴當郎本此
登棧亦陵緬
注善曰廣雅曰陵乘也韋昭注國語曰緬猶遐也按
陵緬連語陵高峻也釋名陵隆也體隆高也荀子致
仕篇節奏欲陵楊注陵峻也是陵有高峻義緬遠也
此猶云高遠耳高遠正與上厲急對厲之言利也注
云以衣涉水爲厲亦非
顏延年車駕幸京口侍游蒜山作
蘭野茂稊英
六臣本作薁校云善作稊按本書從游京口北固應
詔詩原隰薁綠柳注薁與稊音義同風賦被薁楊勸
進表生繁華於枯薁注並云薁與稊同是善本皆作
薁不作稊
反稅事巖耕
注善曰說文曰稅租也王氏念孫曰善以稅爲租稅
非也稅讀如稅駕之稅爾雅曰稅舍也言反舍於家
而事巖耕也
車駕幸京口三月三日侍游曲阿後湖作
春方動辰駕
注善曰論語子曰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共之六

臣本作宸濟注宸駕天子駕也按善引論語則善本
作辰六臣本作宸依濟注改耳本許王元長曲水詩
序是以得一奉宸注宸與辰同善仍請爲辰與此義
合典引宸居其域善引蔡邕注如辰居其所則亦當
作辰今正文亦誤作宸
藐盼觀青崖
注善曰藐盼窈藐顧盼也按盼當作眄藐與眄爲雙
聲藐眄遠視貌猶藐緜倒言之亦曰緜邈本書上林
賦微睇緜邈微視謂之緜邈遠視亦謂之緜邈法言
先知篇忽眇緜作眄眄注眇緜遠視貌藐眄與眇緜音
義並近六臣本作盼即眄之駁文
中坐瞰蜿虹
注善曰西京賦曰蜿虹之長鬐按西京賦蜿作宛
注引如淳曰宛屈也此亦當作宛正文及注作蜿皆
誤
沈休文鍾山詩應西陽王教
峻嶒起青巖
攷異曰注引魯靈光殿賦剪綾繒而龍鱗疑善本自
作綾繒五臣作峻嶒
南瞻儲胥觀北望昆明池
注善曰儲胥觀昆明池皆在西京此皆假言之按昆

明池即元武湖宋隸丹陽此因丹陽有昆明池因昆明池而及儲胥觀耳京都記云見御覽六十六從北望鍾山似宮亭湖望盧嶽齊武帝理水軍於此中號曰昆明池故沈約登覆舟山詩云南瞰儲胥館北望昆明池即此觀作館

四禪隱巖曲

注善曰大品經曰初禪二禪三禪四禪姜氏皐曰楞嚴經第九清淨心中諸漏不動名爲一禪清淨心中麤漏已伏名爲二禪安隱心中歡喜畢具名爲三禪雖非無爲眞不動地有所得心功用純熟名爲四禪

宿東園

鷙鷹去不息

注善曰毛詩曰野有死麕朱氏珔曰今詩作麕說文麋麕也从囷省聲籀文作麕不省別無麕字紹煐按釋文麕本作麕又作麋引草本疏云麕麕也是陸璣本作麕與麕麋一字善所據本與陸本同而與今本異本書蕪城賦階闕麕麗注引公羊傳劉兆注曰麋麕也麕與麋首義同

徐敬業古意訓到長史溉登琅邪城詩

修篁壯下屬

旁證云何校篁疑作隍是也觀注引下屬江河則隍之爲城池可知城下有樓與下句亦相比

惟五臣作篁故銑注以竹叢解耳紹煐按此詩指項邪城言說似可通然修字難解善引子虛賦下屬江河特爲下屬二字作注非以江河注隍字也且上亦既云此江稱險豁作隍於義亦稷仍從篁爲是

數奇良可歎

注善曰漢書曰大將軍衛青陰受上旨以爲李廣數奇孟康曰奇隻不耦也如淳曰數爲匈奴所敗數所角切奇居宜切敬齋古今黈云數字若作去聲則是運數不耦也豈天子於將帥以命運勅之耶當從如淳音所角反然王右丞集詩云李廣無功緣數奇似已作去聲用矣紹煐按詳詩意敬業亦似作去聲讀善注乃引如淳音耳馮敬通集曰吾數奇命薄數奇對命薄則讀去聲又在右丞前矣

阮嗣宗詠懷詩顏延年沈約等注

堂上生荊杞

注善曰郭璞山海經注曰杞枸杞也蔣氏師爚曰困學紀聞辨杞有三此則杞棘之杞郭注不足據也紹煐按此嗣宗誤讀湛露詩在彼杞棘以杞棘爲一木故借杞爲棘以湊韻實則杞棘二木異類諸書亦無以杞爲杞棘者

悅懌若九春

六臣本作悅澤按此指安陵龍陽言謂容好潤澤如

九春也懌與澤古字通荀子禮論悅豫歡澤注澤顏色潤澤也卽此義藝文類聚引亦作澤惟五臣作懌

春秋非有託

注善曰鄭元禮記注曰託止也玟異曰此所引卽禮記祭統訖其嗜欲注之訖猶止也沈約注曰春秋相代若環之無端所謂非有訖矣作託但傳寫誤

超李相經過

注顏延年曰趙漢成帝趙后飛燕也李武帝李夫人也並以善歌妙舞幸於二帝也旁證云如顏說則相經過三字如何接得上顧氏起元說略據何並傳轊

傑惡當得其首以謝百姓云云此與轊薄意尤近紹熯按庾信晚讌昆明池詩趙李荷經過沈炯魂歸賦指咸陽而長望何趙李之經過並本此王維洛陽女兒行城中相識盡繁華日夜經過趙李家亦用此詩

連畛距阡陌

注善曰軫當爲畛宋衷太元經注曰畛界也說文畛井田中陌也按正文本作軫善乃易爲畛

子母相拘帶

六臣本作鉤校云善作拘按拘與鉤古字通禮記曲禮則自下拘之以袂拘而退皆卽今鉤字曾子問從丙鉤釋文鉤本作拘左哀二十年傳以鉤越釋文鉤本或作拘此當作拘後人依五臣改爲鉤

步出上東門北望首陽岑下有采薇士上有嘉樹林

注善曰河南郡圖經曰東有三門最北頭曰上東門河南郡境界簿曰城東北十里首陽山上有首陽祠一所旁證云水經穀水注穀水經建春門石橋下卽上東門也阮嗣宗詩所謂步出上東門者也一曰上升門晉曰建昌門其詠首陽山賦云二老窮而來歸又云故甘死而采薇皆誤以此山爲夷齊所居紹熯按困學紀聞七引曾子書見大戴禮曾子制言篇以爲夷齊死於濟滄之間而成名於天下又云二子居河濟之間蓋在河東蒲阪乃舜都也水經注河北縣雷首山有

夷齊廟闕驅十三州志一名獨頭山夷齊所隱山南有古冢俗謂之夷齊墓一名首山左傳宣子田于首山杜注首山在河東蒲坂東南晉地理志蒲坂有雷首山夷齊居其陽俱以夷齊之首陽在蒲坂嗣宗以今河南首陽山當之其誤始子高誘謂首陽山洛東去二十里而杜預因之並非今一統志已正其謬

志尙好詩

按此與下期思韻宜一轉六臣本不誤

開都臨四野

六臣本作開軒校云五臣作都孫氏志祖曰開都誤艮注謂出於都外乃强解耳紹熯按沈約注開軒四

野作開軒此後人依五臣改爲都耳

徘徊蓬池上

注善曰漢書地理志曰河南開封縣東北有蓬池或曰卽宋蓬澤也按蓬當作逢漢志左哀十四年傳水經注並作逢後人以爲蓬萊字故改作艸旁證云太平寰宇記逢池在尉氏縣北五里述征記大梁西南九十里尉氏有逢池阮籍詩徘徊逢池上回首望大梁卽此

蚩蚩亦念飢

注善曰爾雅曰西方有比肩獸焉與卬卬距虛比按今爾雅作卬卬釋文卬本作駏驉駏驉當蛩字之誤蓋善本作蛩

所本說文蛩蛩獸也

豈爲夸譽名

注善曰呂氏春秋曰非夸以名也司馬彪注莊子曰夸虛名也鄭元禮記注曰名令聞也六臣本校云五臣本生篇高注夸虛也阮詩臣譽作與按善引呂覽見本不誤善亦當同觀注不卽本此古以與字通五臣本不誤善亦當同觀注不釋譽字可證旁證云此詩第十三首有背棄夸與名句則作與是也

謝惠連秋懷詩

雖好相如達不同長卿慢

旁證云相如長卿一人兩用古人詩文多有之易林

隨之履云申公顛倒巫臣亂國臨之晉云平國不均靈公隕命後漢書馮衍傳顯志賦款子高於中野兮遇伯高而定慮范丹傳飭中生塵范史雲釜中生魚范萊蕪朱書恩倖傳序胡廣累世農夫伯始致位卿相黃憲牛衣之子叔度名重京師及本書劉琨贈盧諶詩宣尼悲獲麟西狩涕孔某紹煥按說本顧氏日知錄皆同此體紹煥按後漢胡廣傳京師諺曰萬事不理問伯始天下中庸有胡公東觀漢記王祥爲徐州別駕時人歌之曰海沂之康實賴王祥邦國不空別駕之功隋書樊叔略累封清鄉安定公開皇中爲相州刺史民頌曰智無窮清鄉公上下正樊安定范文正公尹開封都民謠曰朝廷無憂有范公京師無事有希文見堂肆考此體屢見歌謠文中子讀樂篇論曰仁哉樂毅論善藏其用智哉太初善發其蘊亦用此體

稽叔夜幽憤詩

恃愛肆姐

注善曰說文曰姐嬌也嬉也嬉與姐同旁證云注引說文姐當作嬉本書琴賦或怨嬉而躊躇注引作嬉紹煥按嬌亦當作驕嬉與恆音義亦近心部恆驕也驕亦野馬引伸之亦得爲驕恣之義俗別製嬌字

恒若創痛

注善曰西京賦曰所惡成創痛倉頡篇曰痛殿傷也

說文曰痟瘠也今西京賦作瘠說文痟瘦也無瘠
也之訓

樂道閑居

注善曰論語曰貧而樂旁證云此注樂道二字當引
作貧而樂道今論語義疏本有道字集解同唐石經
樂下旁注道字史記弟子列傳亦載不如貧而樂道

嗈嗈鳴雁

注善曰毛詩曰離離鳴雁按依注則正文當作離五
臣本作離

潘安仁悼亡詩

帷屏無髣髴

文選箋證卷二十二　三十四

注善曰說文曰彷彿相似見不諦也按注引說文則
字當作彷彿否則不相應矣髣髴俗行字

芮嶠張故房

注善曰毛詩箋曰嶠牀帳也按毛詩作裯不作幬鄭
亦不破裯爲幬木書贈白馬王詩注幬與裯同范氏
補傳曰齊詩作幬是作幬爲齊詩善引箋必作裯當
有裯與幬同四字如贈白馬王注之例

謝靈運廬陵王墓下作

運開申悲涼

注善曰春秋說題辭曰海內悲涼宋均曰涼愁也旁
證云說文涼薄也无部瘵不善言瘵也均無悲愁義
惟玉篇瘵字云悲酸楚也說文无气逆不得息也人
有悲楚則氣息不和可爲以愁釋瘵之的解作涼皆
俗寫或以聲同通借耳紹煚按說文涼薄也此本義
也引申之爲薄寒列子湯問注引宇林涼微寒也微
寒猶薄寒而悲涼淒涼又本微寒之義而孳生之本
書別賦撫錦幕而虛涼注涼悲涼是也玉篇以悲涼
字作瘵云悲也酸楚也恐失許氏之旨許於涼下又
引爾雅曰瘵薄也則瘵亦同涼徐鍇曰今隸書爲亮
故大雅大明涼彼武王韓詩作亮蓋涼瘵通也

神期恆若在

六臣本在作存校云善作在按注引家語威靈若存
則善本亦作存此殆筆誤

顏延年拜陵廟作

伏軫出東坰

六臣本同校云五臣作軾旁證云注叩引莊子以注
伏軾其作軫者但傳寫誤紹煚按釋名軾式也所伏
以式敬者也伏軾篇籍屢見當作軾末句歸軫愼崎
傾乃是軫字

任彥昇出郡傳舍哭范僕射詩

夫子値狂生

注善曰淮南子曰臺無所鑒謂之狂生高誘曰臺持
也臺古握字也按今詮言篇臺作持刪去注文王氏

念孫校淮南見讀書雜志　改持爲輦是也說文輦古文握
善引高注與許合此輦無所鑒輦字誤臺
詠歌盈篋笥
注善曰說文曰篋笥也今說文篋藏也按許艸部無
藏字善引笥也之訓當古本如是本書百一詩謝惠
連擣衣詩注並引說文篋笥也
王仲宣贈蔡子篤詩
濟岱江行
攷異曰行當作衡注同六臣本作衡校云善作行非
也何氏焯曰藝文類聚作衡可證紹煥按注云江衡
近荆州衡卽衡山正荆州界是善本作衡今俱誤爲
行
雖則追慕
旁證云六臣本追作進是也善注引法言以注進慕
可證
涕淚漣洏
注善曰周易曰泣血漣如杜預左氏傳注曰而語助
也按依注則正文本作漣而漣而猶漣如而如聲之
轉五臣作洏云洏亦淚流也特强爲之解耳本書綴緝漣而注引杜注與此同亦誤作洏詳彼文
王仲宣贈士孫文始
靡哲不思
按哲當作日攷異曰此及上句皆取詩成文善注因
人亦有言連引靡哲不愚者猶之因靡日不思連引
有懷于衛耳與正文無涉也怵銑注云哲智也是五
臣誤作哲耳
劉公幹贈五官中郎將
遇彼豐沛都
注善曰以喻譙也朱氏右曾曰此詩指操征劉表之
時豐沛都蓋謂南陽南陽爲光武故鄉猶高祖之豐
沛遇當作過
自夏涉元冬殫曠十餘旬
徐鍇說文繫傳疖字注引此作自夏及徂秋曠爾十
餘旬旁證云此詩三章明言秋日多悲懷是秋非冬
也楚金所據本當不誤紹煥按首章已言季冬風且
涼與此元冬相應善注亦引揚雄羽獵賦曰元冬季
月又末章霜氣何皚皚何嘗不指冬言恐仍是楚金
誤也
贈從弟
何時當來儀
注善曰尚書曰鳳凰來儀按儀亦來也方言儀來也
陳頴之間曰儀廣雅曰儀來也來儀俱爲來但語有
輕重耳晉書陸雲傳慶雲興以招龍和風起而儀鳳
儀與招對是儀爲來也來儀猶云來止鄘風相鼠人
雁哲不思

而無儀猶人而無止大雅抑淑愼爾止即淑愼爾儀
也本書頭陀寺碑文金粟來儀與文殊戾止爲偶句
可證隋書徐則傳昔商山四皓輕舉漢庭淮南八公
來儀藩邸來儀藩邸猶言來止藩邸耳解者多失之
曹子建贈白馬王彪
日夕過首陽
注善曰陸機洛陽記曰首陽山在洛陽東北去洛陽
二十里按又見西征記此又一首陽名有偶同耳伯
夷叔齊所隱處在河東蒲坂今山西蒲州府詳阮嗣
宗詠懷詩
鬱紆將難進

六臣本難進作何念魏志注同按將何念與下句語
意貫疑六臣本是也此涉上猶能進句而誤
鴟梟鳴衡枙
按枙當作扼軛之通用字亦作搹莊子馬蹶夫加之
以衡搹釋文搹又馬頸者也搹即今扼字說文軶轅
前也正字作軶
何必同衾幬
注善曰毛詩曰抱衾與裯鄭元裯牀帳也幬與裯古
字通按說文幬禪帳也鄭以裯爲帳是裯即幬之同
音假借范氏補傳云齊詩作幬然則子建蓋習齊詩
矣
司馬紹統贈山濤
頑枝俟鷺鷟
注善曰說文曰鷺鷟鳳屬神鳥也按今說文作鷺鷟
此正文及注疑誤書無單言鷟者周語鷺鷟鳴於岐
山廣雅釋鳥鷺鷟鳳凰屬也本書吳都賦鷺鷟食其
實皆鷺鷟連文此鳥名之取韻者惟五臣作鷺鷟
銑注云鷟鳳也鷺亦鳳屬蓋所據誤本强以爲說耳
張茂先答何劭
其言明且清
注善曰子思子詩曰其言明且清今出禮記緇衣鄭
注不言何詩釋文以爲逸詩旁證云王伯厚漢藝文
志攷證云子思二十三篇沈約謂禮記中庸表記坊
記緇衣皆取子思子也然則逸詩之在緇衣善注以
爲子思子詩亦有由矣
陸士衡贈馮文熊遷斥邱令
借曰未洽亦既三年
按此用大雅抑句法善引毛詩云云是也五臣曰作
日洽作給翰注借日假日也給猶足也言王事無暇
假日以游尚猶未足與上下語意不貫乃沿誤本而
强爲之辭其荒謬有如此者
陸士衡答賈長淵
崇替有徵

注善曰國語藍尹亹謂子西曰吾聞君子惟獨居思念前世之崇替韋昭曰崇終也替廢也按上承上迭毀迭興而言則崇字不當作終訓崇替猶言隆替崇之言充也盛也謂盛衰皆有徵驗也宋文帝北伐詩興廢對義亦作隆替解可證

升降祕閣

注善曰謝承後漢書曰謝承父嬰爲尚書侍郎困學紀聞十三引此亦作嬰閻氏若璩曰三國志吳志吳主權謝夫人山陰人父暢漢尚書郎徐令弟承字偉平武陵太守則嬰當作暢紹熙按何氏焯校同

公之云感

注善曰應劭漢書注曰云有也按廣雅云有也疏證引此注爲釋文云晉語其誰云弗從韋昭注誰有弗從是云爲有也

如玉之闡

注善曰楚辭曰文采耀於玉石王逸曰言發文舒詞爛然成章如玉石之有文采也闡力旦切協韻力丹切按善引東京賦則正文作爛故引王逸注以證文選當作念

言樹背與襟

注善曰韓詩曰焉得諼草言樹之背然襟猶前也余氏文選音義曰謝氏詩源堂北曰衿樹背堂南曰背與衿言前後皆樹庶幾其忘憂也紹熙按背北堂見俯仰悲林薄

旁證云林當作外六臣本校云林善作外是也言悲自外而來迫也五臣妄作林薄耳

賜尚書郎顧彥先

屏翳吐重陰

注善曰楚辭曰屏翳起雨王逸曰屏翳雨師名也今天問莽號起雨作莽號此疑誤按屏翳雲師也王逸雲中君注曰雲師一曰屏翳今以義考之屏翳猶陰翳屏亦翳也周語而翳其人也韋注醫酒屏也論衡云初出爲雲繁雲爲翳然則翳亦雲之名故謂雲師爲屏翳此云屏翳吐重陰士衡正以屏翳爲雲師觀下凄風注時序苦雨遂成霖二句自得本書子虛賦召馮翳詵風伯刑雨師馮與屏同馮翳與雨師並出則屏翳之非雨師可知矣洛神賦屏翳司風則又以爲風師然相如在植前當得其實

賜從兄車騎

寤寐靡安豫

注善曰東京賦膺多福以安念按善引東京賦則正文豫當作念

言樹背與襟

注善曰韓詩曰焉得諼草言樹之背然襟猶前也余氏文選音義曰謝氏詩源堂北曰衿樹背堂南曰背與衿言前後皆樹庶幾其忘憂也紹熙按背北堂見

毛傳堂南曰矜語無所出恐詩源亦慮度之詞士衡
亦聊以湊韻耳
爲顧彥先贈婦詩
翩飛浙江汜
按浙當作游字之誤也六臣本作游
潘安仁爲賈謐作贈陸機
神農更王
旁證云毛本王誤作黃
漢祖膺符
注善曰東京賦曰高祖膺圖受錄曹植大魏篇曰大
魏膺符六臣本符作圖校云五臣作符按善引東京
賦高祖膺圖受錄以注漢祖引大魏篇大魏膺符以
注膺符是善本作符不誤六臣本誤也
吾子洗然
注善曰莊子曰庚桑子之來也吾洒然異之按依注
則正文當作洒本書夏侯常侍誄吾子洗然善注引
史記作洒正文亦誤作洗
潘正叔贈陸機出爲吳王郎中令
乃漸上京羽儀儲宮
六臣本作羽儀校云善羽作乃旁證云作羽儀非也
乃漸上京謂入洛也乃儀儲宮謂爲太子洗馬也兩
句各指一事故用兩乃字五臣改去卜乃字是誤並

上下文爲一事失之遠矣
傅長虞贈何劭王濟詩并序
且有家難
注善曰毛詩曰未堪家多難按依注則正文當作難
濟注家艱謂父母憂或五臣作艱其
雖願其繾綣
段氏玉裁校其作共是也翰注咸自言願與親密與
正釋共字之意善無解
二離揚清輝
注善曰漢書臣瓚曰長離靈鳥也二離日月也古今
註二離善注兩解然揣詩意靈鳥爲得環環記南方
有比翼鳳飛止飲啄不相分離雄曰野君雌曰觀諱
本二鳥故曰二離旁證云二離日月句非善注二離
與上雙鸞一例觀注鸞離翰王何也本無二解古今
註所引亦非善意紹煐按御覽二百十九引二離誤
作二難
陸士龍答兄機
銜恩戀行邁
五臣恩作思按作思是也本書陸士衡赴洛道中作
朝徂銜思往又擬謝法曹詩銜思至海濱皆可證作
思形近之譌
劉越石答盧諶詩

厄運初遘
注善曰毛萇詩傳曰遘成也旁證云遘當作構注同乃引小雅四月傳文也六臣本注不誤五臣作遘銑注遘遇也紹煥按本書王仲宣七哀詩豺虎方遘患注遘與構古字通此正文亦作遘同注當有遘與構古字通六字今脫去
嬪婉新婚
六臣本此下有不慮其敗惟義是敦校云善無此二句旁證云每章皆十二句有者是也此傳寫偶脫耳
逝將去乎庭虛情滿
六臣本乎作矣情作憤拔下蘭柱移植句申說庭虛

茂彼春林二句申說憤滿然則憤字是矣旁證云善注引白虎通哀痛憤滿良注憤怨之情滿於虛庭似應作憤滿
重贈盧諶
吾衰久矣夫何其不夢周
此以吾衰也久矣句與今異讀
盧子諒贈劉琨并序
處鴈乏善鳴之分
注莊子曰命豎子殺鴈而烹之按鴈謂鵝也李巡爾雅注野曰鴈家曰鵝通而言之鴈亦名鵝說文鴈鵝也此家鵝亦謂之鴈故殺而烹之
不免饑賓
注善曰廣雅曰饑退食也饑與朡同按今釋詁二纂進也又纂食也此誤合為一亦作纂不作饑惟釋詁三饑具也作饑無進食說文纂具食也或从巽作饌
靡軀不悔
注善曰說文曰靡爛也靡與糜古字通按正文當作糜注引說文作糭糭與糜古字通五臣本作糜
契濶百罹
注善曰毛詩曰死生契濶郑氏毛詩後箋曰契濶雙聲字後漢書傅毅廸志詩契濶夙夜庶不懈忒風俗通契濶中饋經理蠶織班統傳重其篤勤至矣是漢人皆以契濶為勤苦當時皆習用之宋書劉敬傳詔曰契濶屯夷齊書謝朓傳辭隋王牋契濶戚旃從容謙語契濶與從容作反對亦義為勤苦隋煬帝遺史祥書於時同行軍契濶戚旃六朝時猶用此義至唐人始以契濶為闊別之辭然通與魏徵等嫂叔服議云長年之嫂遇孩童之叔鞠養劬勞情若所生分飢共寒契濶備老猶用毛義以契濶為勤苦也紹煥按本書陸士衡贈弟詩契濶成騑服博奕論契濶勤思注並引毛萇曰契濶勤苦也然後漢書范丹傳行路倉卒非陳契濶之所可共前亭宿食以飲分隔繁欽定情詩何以致契濶繞臂金跳脫似用契濶為離別

白漢已然不始唐人矣

使是節士

旁證云六臣本使作狹是也此作使蓋傳寫誤注同

謝宣遠於安城答靈運

嚶嚶悅同響

旁證云六臣本嚶嚶作嚶鳴與上華萼爲偶句是也

此殆傳寫誤後酬從弟惠連詩嚶嚶已悅豫亦當作

嚶鳴紹熯按酬惠連詩注云鳴嚶已見上文謂見此

注也是善本作鳴嚶此注引詩曰鳥鳴嚶嚶不引嚶

其鳴矣疑善本兩處俱作鳴嚶不作嚶鳴梁校恐非

翻飛各異棲

注善曰毛詩曰翻飛維鳥旁證云今詩作拚本書謝

宣遠作子房詩翻飛指帝鄉注引薛君章句然則韓

詩矣紹熯按爲顧彥先贈婦詩翻飛游江汜不引詩

此注連引二句蓋順正文改拚爲翻說文不載翻字

跰行安步武

注善曰漢書曰跰行獨進如淳曰跰只足行爲跰

頌禮記祭義故君子頌步而弗敢忘孝也鄭注頌讀

空藥切按說文赴半步也讀若跰正字作跰作跰爲

司音之假字又作踠荀子勸學篇注踠與跰同省作

文劇務也劇與遽同廣韻務遽也當本廣雅說文務

趣也趣遽義近趣之言促也翰注務趣也與許合惟

解爲詩之趣則反乖古訓矣

積素盛原疇

六臣本盛作或校云五臣作或此傳寫誤注同

無萱將若何

注善曰韓詩曰焉得萱草薛君曰萱草忘憂也諠與

萱同攷異曰注引韓詩萱當作諠觀下注可見紹熯

按本書贈從兄車騎詩引韓詩作諼亦誤同毛說文

懽忘憂之艸也又出媛或从爰又出萱或从宣然則

惠連用本字諠諼皆萱之同音假借也

謝靈運還舊園作

質弱易板纏

注善曰板纏猶牽引也六臣本同作板按當從手旁

廣雅曰扳援也眾經音義引字林扳引也字本作攀

說文扵引也重文攀莊子馬蹄可攀援而窺釋文攀

本作扳

酬從弟惠連

務涉京華想

注善曰廣雅曰務遠也今廣雅遠上無務字按遠當

爲遽眾經音義六引廣雅曰務遽也今遽上亦脫務

字曹憲音有無住二字疏證謂卽務字之音是也說

文劇務也劇與遽同廣韻務遽也當本廣雅說文務

趣也趣遽義近趣之言促也翰注務趣也與許合惟

解爲詩之趣則反乖古訓矣

顏延年贈王太常
敷言遠朝列
注善曰爾雅曰列業也旁證云爾當作小業當作次
紹煥按此後人因五臣作烈又爾雅有烈業之訓故
致小爲爾次爲業然善注先引秋興賦猥厠朝列知
善本作列不作烈
夏夜呈從兄散騎車長沙
炎天方埃鬱
何氏焯曰埃當作煘廣韻煘熱甚紹煥按埃鬱與下
句塵氛一例若作煘則善有注藝文類聚歲時部引
正作埃梁朱超對雨詩當夏若炎埃亦有埃字何校
非
和謝監靈運
興玩究辭棲
旁證云五臣棲作悽濟注棲切也如作棲韻複
謝元暉酬王晉安
拂霧朝清閨
旁證云作清誤六臣本作青
陸韓卿奉答內兄希叔
寂寢終始斯
旁證云五臣始作如銑注可證是也此傳寫誤
及誠泛連漪
注善曰河水清且漣漪今毛詩漪作猗釋文猗本作
漪按爾雅河水清且瀾漪作漪釋文猗本作猗漪猗
互見皆卽兮之假詞家多作實字用本書吳都賦刷
盪漪瀾及此詩漣漪皆是劉注漪瀾水波貌竟不知
漪爲猗之通用字矣惟善彼注云漪蓋語辭不誤此
不云者已著吳都賦也
庶子及家臣
注善曰魏志曰采庶子之春華忘家丞之秋實按依
注則正文當作家丞古臻蒸通韻後人疑丞字不協
故改之非也
自古多俊民
注善曰尚書曰畯民用章畯與俊同按正文當作畯
曰引尚書作俊云畯與俊同本書長安有狹邪行及
雜體陸平原詩注引並作俊可證
平旦上林苑
六臣本同校云五臣作平明按善引楚辭平明發兮
則善本亦作平明本書觀朝雨詩平明振衣坐注亦
引楚辭與此同

績溪胡紹煐學　　貴池劉世珩校刊

潘安仁河陽縣作

再升上宰朝

注善曰上宰朝謂司空太尉府旁證云翰注再謂楊駿賈充俱辟為掾紹煐按再升皆指司空太尉府言善注甚精楊駿引岳為太傅主簿在為河陽令後本書閒居賦可證不得牽引翰注

連陪廁王寮

旁證云六臣本校云違善作連非也良注遠離陪侍列天子之外寮攷異曰違去也去陪臣而侍王寮也

凱風揚微綃

注善曰禮記曰綃幕也鄭元曰綃縑也音消按注引見檀弓本作縿幕鄭注縿讀如綃此依鄭讀改也竊謂禮當本作繅廣雅繅謂之縑是也凡書中從桑之字多誤為參繅之誤為縿猶懆之誤為慘也似不煩改讀鄭亦偶未見及此

煩如槁石火

注善曰毛詩曰弗擊弗考毛萇曰考亦擊也槁與考古字通五臣作敲按字當作搞左定二年傳釋文敲或作搞善作搞五臣作敲字同此誤從木旁

歸雁映蘭畤

注善曰韓詩曰宛在水中沚薛君章句曰大紹煐按大疑小字之誤渚曰沚之以切旁證云六臣本畤作詩是也攷異曰注中二沚當作詩蓋毛詩作沚韓詩作詩故善引韓詩以注詩不知者誤改之也紹煐按本書謝叔源遊西池詩注引此詩作詩云沚與詩同穆天子傳飲於枝詩之中郭璞注水枝成詩音沚爾雅釋文沚本作詩

在懷縣作

眷然顧鞏洛

注善曰孔叢子歌曰眷然顧之按依注則正文當作眷然

畏此簡書忌

良注言我欲還鄉而畏忌此簡書也按良注以忌為畏忌與畏字義複於文不順非也忌語助辭鄭風大叔于田叔善射忌毛傳忌辭也鄭箋忌讀如彼其之子之其善無注

恪居處職司

張氏雲琥曰據此則司字用仄不自白香山始矣漢書西都賦各有攸司與寺協蔡邕文恭侯胡公碑頌式是百司與事植協漢人皆平去通用大戴哀公問五義篇若天之司與職協讀入聲則又在漢前矣

陸士衡赴洛詩

慷慨遵安愈

注善曰東京賦曰膺多福以安愈六臣本愈作悆旁

證云愈當作悆注引東京賦可證紹煥按毛本善注

亦誤作愈本書陸士衡贈從兄車騎詩寤寐安瑗

誤作豫注引東京賦作悆

陶淵明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作

時來苟宜會

劉氏履曰不求自至謂之冥會作宜非紹煥按本書

擬劉太尉詩時哉苟有會治亂惟冥數注引此作宜

會今誤作冥下冥幽冥也數厤數也八字乃爲正文

冥數二字作注因相涉而誤劉氏不察反據以改此

詩不可從

登降于餘里

五臣降作陟是也此傳寫誤

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塗口

不爲好爵榮

攷異曰榮當作營應劭注漢書敘傳不營曰爵祿不

能營其志引易不可營以祿虞翻本正如此今本漢

書引易作榮隸釋婁壽碑不可營以祿新刻亦改榮

後人多知榮少知營故耳紹煥按銑注不以好爵爲

榮華是五臣作榮而銑注謬解之耳

謝靈運永初三年七月十六日之郡初發都

火旻團朝露

注善曰毛詩曰零露團兮旁證云今毛詩作溥本書

京路夜發詩注又雜體古離別注引皆同又陸士衡

樂府詩曰零露團兮然則團者或三家詩或有團溥

古通字而失其注也紹煥按七月七日夜詠牛女詩

注引亦作團詩本作團釋文溥本作團是也注各隨

文引之三家詩未詳所見

未絕賞心悟

旁證云作未誤靈運酬惠連詩永絕賞心悟可證

豈屑末代誚

注善曰劉向雅琴賦曰末世瑣才兮智孔寡按依注

則代當作世下異代可同調同注引樂嘉耀聖人雖

生異世可證

登江中孤嶼

懷新道轉迥

六臣本新作雜校云五臣作新按雜字是也此謂懷

雜亂而道轉遠也作新者依五臣改也

亂流趨正絕

注善曰爾雅曰正絕流曰亂六臣本校云五臣正絕

作孤嶼旁證云尋義作趨孤嶼爲長下句重上句古

詩常有疑注引爾雅但釋詩亂字而後人依注改重
文耳
謝靈運初去郡
促裝返柴荊
五臣促作俶按五臣本是也注引思元賦則善本亦
作俶
獲我擊壤聲
注善曰周處風土記曰擊壤者以木作之前廣後銳
長四尺三寸其形如履張漢雲谷雜記云選注四尺
三寸恐係傳寫之誤蓋其形如履使長四尺三寸不
復有履形矣紹熙按太平御覽五百八十四引作長
尺三四寸廣韻同此注誤倒

道路憶山中
憶山我慎懣
注善曰王逸楚辭注曰言己情憤懣也按懣當作滿
本書劉越石答盧諶詩庭虛憤滿是其義滿與上積
對故知為滿此恐涉注而誤
追情棲息時
六臣本情作尋此殆偶誤
入彭蠡湖口
攀崖照石鏡牽葉入松門
注善曰張僧鑒潯陽記曰石鏡山東有一圓石懸崖
明淨照人見形顧野王輿地志曰自入湖三百三十
里窮於松門東西四十里青松徧於兩岸按豫章圖
經見御覽卷四十八松門山者以其山多松遂以為名北臨
大江及彭蠡湖山上有石鏡光明照人謝靈運入彭
蠡湖口詩云攀崖照石鏡牽葉入松門是也然則靈
運此詩紀實矣
靈物忘珍怪
注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忘惜也按尚書作吝不作
忘忘俗字正文及注並當作吝五臣本作吝
異人祕精魄
注善曰毛萇詩傳曰祕閉也按正文及注並當作閟
毛作閟韓作祕云神也非此義

水碧綴流溫
五臣綴作輟是也此傳寫誤
入華子崗是麓源第三谷
險運無測度
注善曰爾雅曰山絕險旁證云運當作陘注險亦當
為陘此釋山文各本皆誤紹熙按說文陘山絕坎也
元和郡縣志引述征記云凡兩山中斷以成隘道者
胥成陘焉是陘者中成坎而成隘道之名隘道謂之
陘故竈隅亦謂之陘以釜形中如坎故也
顏延年北使洛

伊瀍絕津濟

注善曰伊瀍二水名按水經山海經並作穀此後人加水旁耳水經瀍水注云穀水出瀍澗下合澗水得其通稱或亦指之爲澗水也穀水注云山海經白石之山澗水出焉北流注于穀自下通謂澗水爲穀水之目是名亦之末稱爲故尚書伊洛纏瀍而無穀水之目是名亦通稱中山經云瞻諸之山少水出其陰而東流注于穀水郭曰世謂之慈澗然則穀水卽澗水故書有澗無穀春秋傳穀洛鬬始有穀水之稱矣

晚行方暮年

按晚當作嗟注同觀善引毛詩可證

飛雲脅鶡天

注善曰爾雅曰霧謂之晦郭璞曰言昏冥也武賦切六臣本校云雲善作雪按作雪不誤注引爾雅亦與正文不相應當有脅與霧古字通六字今脫去廣韻脅同霧

威遲良馬煩

注善曰韓詩曰周道俟遲按威夷韓詩也俟遲毛詩也本書秋胡詩行路正威遲注云毛詩曰周道俟遲又引韓詩曰周道威夷其義同最爲明晰此蓋有誤

經途延舊軌

始安郡還都與張湘州登巴陵城樓作

注善曰說文曰延長也按今說文延長行也此脫一行字則於詩意難解

沈休文早發定山

出浦水騫騫

注善曰楚辭曰石瀨兮淺淺王逸曰淺淺流急貌也音牋按依注則善本作淺淺此爲五臣所亂

王仲宣從軍詩

晝日虞大朝

六臣校云晝善作盡此依五臣改也按晝日見易豕辭仲宣或本此作蓋較勝善無注則所據自作盡耳

拊矜倚舟檣

注善曰漢書公孫玃曰累足撫襟按依注則正文當作撫襟

鞠躬中堅內

注善曰東觀漢記曰光武賜陳俊絳衣三百領以衣中堅之士勞謙云中堅猶左氏宣十二年傳之中權也晉書張華傳謝艾爲中堅將軍紹煥按光武紀衝其中堅魏志太祖以許褚爲中堅將軍皆其證

許慼爲完士

注善曰完謂全其言非有奇也按髮字古或作髮書亦假完爲之漢書刑法志完者使守積王制注同景

武昭元成功臣表曠完爲城旦亦其義是完卽髡正
韌髮之名細玩語意蓋許慼曾罪至髡故云許慼爲
完士一言猶敗秦言雖罪人猶如此也注未明

鶴鵠摩天游

善鵠字無注按此與上啁然感鶴鳴之鶴別是一鳥
穆天子傳鶴雞飛八百里郭注鶴雞卽鵾雞屬楚
辭大招鵾鴻鶤晨鴻卽鵾亦二鳥並舉鶤鵾音同鵾
意言王曰皆古人謂問爲言之證紹熢按本書白馬
篇何言予與妻亦以問爲言謂何問于與妻也

呼兒烹鯉魚中有尺素書

楊氏愼曰見丹鉛餘錄古樂府尺素如殘雪結成雙鯉魚
據此知古人尺素結爲鯉魚形也下云烹魚得書亦
譬況言之紹熢按此卽檜風誰能烹魚以興懷我
好音之意故古詩借以爲喻

傷歌行

昭昭素月明

旁證云六臣本月明作明月是也本書前月賦注後
何敬祖雜詩注並引作明月可證

曹子建箜篌引

生在華屋處

六臣本在作存旁證云宋書亦作存晉書謝安傳羊
曇引亦作存紹熢按此生存二字連讀與下零落句

名都篇

美酒斗十千

野客叢書云歷陽郭次象多聞嘗與論酒價十千一斗乃詩人寓言本曹子建樂府中語唐人多引之李白金樽沽酒斗十千王維新豐美酒斗十千崔輔國與沽一斗酒恰用十千錢許渾十千沽酒留君醉權德輿十千斗酒不知貴陸龜蒙若得奉君歡十千沽一斗皆是不獨白樂天之共把十千沽一斗矣僕又謂漢酒價每斗一千攷典論云靈帝末年百司湎酒一斗值十千文此可證也

寒蠶炙熊蹯

注善曰盬鐵論曰羊淹雞寒劉熙釋名曰韓羊韓雞本出韓國所爲然寒與韓古字通也按本書七發寒芳苓之巢龜注寒今胚肉也與此注不合廣韻胚同鮪云煮魚煎肉也然事物紺珠云煮魚煎肉曰胚腊肉可寒似寒與胚微異齊民要術有腊雞腊豬腊魚法玉篇腊於含切煮魚肉方氏以智謂今之凍肉歲時記雞寒狗熱是其意也據此則寒當讀如寒涼之寒不與韓通袁子書寒鵠蠭雁義同

石季倫王明君詞

泣淚淫珠纓

六臣本淫作霑按善注云霑纓已見郭璞仙詩據此知善本亦作霑也

默默以苟生

注善曰墨子曰孔子曰舉與女爲苟生今與女爲苟義也王氏念孫曰雜志墨子攷其乘屋之亟亟急也說文苟自急敕也从艸省从勹口勹口猶慊言也與苟且之苟从草者不同苟字經典少見惟爾雅亟速也釋文亟字又作苟同居力反此外惟墨子書有之亦古文之僅存者紹煐按據此則善引墨子亦誤苟爲苟且之苟矣

佇立以屏營

注善曰國語申包胥曰昔楚靈王獨居屏營按玉篇引注云屏營猶傍徨也楚辭九思步屏營兮行郊甸王注憂憒不知所爲徙征營奔走也廣雅屏營征忪也疏證云皆驚惶失遽之貌陸士衡謝平原內史表云臣不勝屏營猶今云不勝戰慄無任悚惶也庾亮讓中書表云憂惶屏營不知所厝即王逸注不知所爲也

陸士衡猛虎行

時往歲載陰

旁證云與上惡木陰韻複紹煐按古人不嫌重韻然說文陰闇也水之南山之北也霒雲覆日也又作㚇古文省此惡木陰字當爲霒或爲㚇歲載陰乃本字

今並爲陰故陸兩用之本書豫章行遙往高山陰與下日仄無停陰亦一字兩義

苦寒行

多宿喬木下

御覽三十四引多作夕按夕是也夕宿義員本書曹子建雜詩夕宿瀟湘沚有夕宿字

慷慷恆苦寒

注善曰鄭元禮記注曰慷慨不滿足之貌也按慷當讀如謙易文言傳鄭注慷讀如羣公謙之謙說文饉讀若風謙謙蓋當時有此語本書宴婦賦水謙謙以漸凝注引說文曰謙薄冰也此謂薄寒之貌宋玉九邱非中嶽之名故以或本作嵩爲非耳非謂嵩山字當作崇也姜氏說泥

君子有所思行

人生誠行邁

五臣邁作過向注云處世如行過按善引楚辭曰生天地之若過則善本亦作過與五臣同此殆傳寫誤欲鳴當及晨

注善曰春秋攷異郵曰雞應旦明明與鳴同古字通旁證云此他無所證惟擬今日良宴會詩注同紹煥按又見本書運命論里社鳴而聖人出注今御覽九百十八引春秋攷異郵曰雞應旦鳴明作鳴疑正文作欲明注引攷異郵作鳴謂正文之明與攷異郵同

崇山入高冥

齊謳行

也今爲後人所改若本作鳴善亦無庸注以是知之

悲哉行

傷我遊客士

注善曰言己客遊不知蘿葛按依注則正文當作客

遊士六臣本不誤

齊謳行

齊娥且莫謳

注善曰齊娥齊后也孟子滔于髡曰昔縣駒處高唐而齊右善歌按古本孟子作齊后善歌善以齊娥爲齊后其引孟子必作齊后特後人以今本改耳六臣本注正作齊后

冷冷祥風過

旁證云五臣祥作鮮是也何氏焯曰樂府祥作鮮兌察紹煥按本書招魂高堂邃宇與高堂對此以邃房與高堂對作邃是也五臣乃改爲滔耳

爲閭閻風鮮風也本書江淹雜擬徵君篇注引此作鮮紹煥按鮮風西風也尚書大傳西方者何鮮方也古鮮西音同顧氏炎武曰爾雅釋畜引魏特西卑獻于里馬郎卑也西本音先今讀犀鮮本音犀今讀

仙二字互異

短歌行

長夜無荒

注善曰毛詩曰好樂無荒王氏念孫曰荒者虛也言無虛此長夜也爾雅凍虛也凍本或作荒大雅桑柔

具贅卒荒召閔我居圉卒荒毛鄭並云荒虛也此詩但言及時行樂耳與唐風義異

日出東南隅行

高臺多妖麗

旁證云妖當作姣注同善引呂氏春秋作公姣且麗在達鬱篇又王逸楚辭注姣好也在大招訖爲當作姣之證

滔房出清顏

注善曰琴道周曰廣廈邃房攻異曰依注引滔當作窯紹煥按本書招魂高堂邃宇與高堂對此以邃房與高堂對作邃是也五臣乃改爲滔耳

前發聲歌

肅肅霄鴈動

注善曰毛詩曰肅肅宵征翰注霄鴈謂薄夫而行旁證云玉臺新詠亦作霄此注引詩乃注肅肅非注霄鴈翰注似可從紹煥按霄與宵古字通呂覽明理篇有霄見注霄夜也是宵夜之宵亦作霄霄鴈卽宵征善所據本必是宵字倘作霄善當有注恐仍是翰注誤此作霄從五臣改也

塘上行

被蒙風雲會

注善曰周易曰潤之以風雨玉臺新詠雲作雨按注

引周易則善本亦作雨後人多見風雲會少見風雨會故因以改之

垂影滄浪水

注善曰孟子曰滄浪之水清滄浪水色也盧氏文弨曰倉艮青色在水曰滄浪古辭東門行上用倉浪天天之色正青也豔歌何嘗行上慙滄浪之天俱見晉宋樂志又呂氏春秋審時篇麥後時者弱苗而穗蒼狼亦言其青色倉蒼滄三字俱通

謝靈運曾吟行

請從文命始

注善曰史記曰夏禹名曰文命余氏文選音義曰史記集解禹字密鄧子遑行珪注禹字高密陳景云南華經音義禹字文命

鮑明遠東武吟

倚杖收雞狗

旁證云六臣本校云牧善作收非也朱子曰腰鐮刈葵藿倚杖牧雞豚分明偪强不肯甘心之意紹熙按王安石傷杜醇詩曰藜杖牧雞豚筠筒釣鮦鯉句本此作牧但傳寫誤

不愧田子魂

注善曰田子久謝故謂之魂韓詩曰卿樂我魂薛君曰魂神也按魂云也謂不愧田子所云也韓詩外傳

田子古曰少盡其力而老棄其才仁者不爲也此卽田子所云故不言愧古云魂通中山經其氣魂魂魂魂猶云云也春秋正義引孝經說魂云也皆可證

苦熱行

焦煙起石圻

注善曰楚辭曰觸石碕而衡游埤倉曰碕曲岸碕與圻同按圻謂圻塄後漢明帝紀帝懷注圻岸圻塄也不必讀爲碕碕古音在歌部圻在脂部御覽三十四之三圻作坻

菌露夜沾衣

注善曰宋永初山川記曰甯州彰氣菌露四時不絕菌草名有毒其上露瀾之肉卽潰亂按眾經音義芃無往反正言莽卓有毒出幽州人或擣和食置水中魚皆死浮出是菌莽同也周禮翦氏掌除蠹物以莽草薰之疑卽此

習苦不言非

六臣本校云五臣非作排濟注陰共排擠耳按古音非懷開同在脂部五臣不識古音疑其未協故改非爲排耳

禁門平旦閑

注善曰史記曰雞三號平明按注引史記則正文本

作平明本書奉荅內兄希叔詩平旦上林苑注引楚辭平明發兮而正文作平旦誤與此同

升天行

勝帶宦王城

旁證云勝帶不可解向注謂勝冠帶時也或云當作神帶紹燻按向注是也勝帶猶言勝衣也後漢書光武紀今皇子賴天能勝衣趨拜史記三王世家亦云皇子能勝衣趨拜萬石君傳子孫勝冠者在側勝帶猶勝衣義同謂弱冠時也本書幽憤詩羌及冠帶亦此意人所易知故善不注

九篇隱丹經

文選集證卷二十三　九

注善曰尚書曰啟篇見書鄭元易緯注曰齊魯之閒名門戶及藏器之管曰篇按九篇與上五圖爲偶句則篇爲書篇九篇猶云九篇耳說文篇書僮竹笘也眾經音義二引纂文云關西以書篇爲篇亦謂之簨說文簨業也今人猶謂書一簨爲一葉俗作葉葉笘篇統謂之簹故廣雅並云簹也王氏引之曰金縢啟篇見書書者占兆之辭篇者簡屬所以載書故必啟篇然後見書少儀云執策篇尚左手策書也篇占兆之書所載故併言之焉鄭王三家以篇爲開藏之管誤

陸士衡挽歌

友明至遠來

注善曰論語曰有朋自遠方來按此士衡用古本論語釋文有或作友注引當同此作有後人以今論語改也

殺子非所能

按旁證本作救子引良注云欲以身殉子亡沒甚易獨救子不能致焉是五臣亦作救況前後子字皆指死者而言殺字恐誤

壽堂延螭魅

注善曰楚辭曰蹇將憺兮壽宮王逸曰壽宮供神之處也旁證云依注當作壽宮紹燻按御覽五百五十二引作壽堂

陶淵明挽歌

風爲自蕭條

御覽五百五十二引作風曰自蕭條此日作爲疑涉上句而誤

劉越石扶風歌

朝發廣莫門暮宿丹山水

注善曰晉宮閣名曰洛陽城廣莫門北向漢書曰上黨高都縣莞谷丹水所出也按水經沁水注丹水出東南流注於丹谷卽劉越石扶風歌所謂丹水者也

張氏雲瑗曰晉書袁瓌傳有廢蔽覽卷投戈吟詠之句此或亦作廢紹熢按藝文類聚引作廢此作發發與廢古字通廢置也言置鞍高岳之巔也上云繫馬此云置鞍語意一氣宋孝武帝華林清暑殿賦高樹廢鶯游駒轂轔是亦讀廢爲置也

夫子故有窮

按善引論語君子固窮故與周古字通

惟昔李騫期

注善曰周易曰蹢躅旅愆期騫與愆通也按說文愆重文蹇故假作騫大雅假樂不愆不忘春秋繁露引作不騫荀子正名篇永思慶兮注慶皆也亦以騫爲愆可

證

我欲競此曲

旁證云五臣作竟是也此傳寫誤紹熢按說文竟樂曲盡爲竟可爲此詩竟字塙注

古詩一十九首

盈盈樓上女

注善曰廣雅曰嬴容也盈與嬴同宋氏祚曰廣雅釋詁之嬴好也重言則曰嬴嬴郭訓嬴容也嬴卽釋此與下盈盈一水間並同首璞注方言嬴言嬴嬴也此與下盈盈一水間並同首

假借紹熢按嬴卽嬴之俗字嬴本從女不應又加女旁

願爲雙鳴鶴

旁證云六臣本鳴鶴作鴻鵠玉臺新詠同紹熢按藝文類聚引作鴻鵠本書蘇子卿古詩云願爲雙黃鵠句同此因鵠古通鶴或本作鴻鶴後人遂改鴻爲鳴耳

脈脈不得語

注善曰爾雅曰脈相也郭璞曰脈脈謂相視貌今爾雅作覛按廣雅覛視也釋訓覛覛視也重言亦曰覛覛見漢書東方朔傳此當作脈脈傳寫誤爲脈脈脈猶嘿嘿漢書匡衡傳嘿嘿不自安語意相似廣韻二十陌嗼字注云詩嗼嗼不得語古本作嗼嗼嗼與嘿嘿音義通先茗

溪公漁隱叢話引復齋漫錄作默默不得語似脈脈又嘿嘿之假字非視貌也

既來不須臾

注善曰楚辭曰何須臾而忘反按須臾猶逍遙善引楚辭意同不作俄頃解

北風何慘慄

注善曰毛詩曰二之日栗烈毛萇曰栗烈寒氣也按依注則正文當作栗列與列缺滅察韻作慘慄非

四五磨兔缺

注善曰春秋元命苞曰一說以詹諸與兔然詹與占同古字通攷異曰詹當作占謂元命苞之詹與詩之

占同也紹棪按御覽引春秋元命苞曰月之爲言闕也兩設以蟾蜍與兎者陰陽雙居似一說二字爲兩設之誤五經通義曰月中有兎與蟾蜍何月陰也蟾蜍陽也而與兎並明陰係於陽也

恨恨不得辭

李少卿與蘇武詩

注善曰廣雅曰恨恨恨也今廣韻無此訓五臣作恨恨向注恨恨相戀之情按御覽四百八十九引作恨恨恨恨卽懇懇之同音假借字後漢書陳蕃傳天之於漢恨恨無已章懷注恨恨猶眷眷也字亦作狠善引廣雅則所據本已誤作恨漢書同旁證云恨恨卽狠狠也

懇懇言誠款也慕容翰謂遜豆歸追騎曰吾居汝國久恨恨不欲殺汝

蘇子卿古詩

注善曰漢書曰蘇武爲栘中監使匈學紀聞十二論衡孝明之世讀秦監以問百官百官莫知今見論衡別通篇其云栘中木穷多且不能知是當時莫知者爲栘字漢書集注引如淳曰栘園中有馬廐武爲之監也紹棪按爾雅唐棣栘韓詩常棣之華作夫栘之華何況雙飛龍

按本書西京賦聯飛龍薛注飛龍鳥名也不詳爲何鳥說文龔飛龍也

馥馥我蘭芳

注善曰秋月既明秋蘭又馥按依注則當作秋蘭劉氏履校同

張平子四愁詩

路遠莫致兮倚逍遥

善倚字無注翰注倚立而逍遥不得也按翰注不合語意逍遥猶下言惆悵躊躇增歎字又作超搖楚辭繆諫蹇超搖而無異王逸注超搖不安也漢書五行志注搖搖不安之貌是逍遥猶搖搖與遙同重言之爲遥遥合言之則爲逍遥皆不安之意此謂倚立而心不安也而桂氏馥倚讀爲兮謂語詞蓋不解逍遥之意而强通之

美人贈我金琅玕

注善曰尚書禹貢曰厥貢惟球琳琅玕五臣金作琴按御覽七百五十八引作翠琅玕當從之曹植美女篇腰佩翠琅玕可證蓋卽本草之青琅玕一名石蘭干又名青珠此作金琅玕而善金字無注疑涉下金錯刀金字而誤五臣作琴琅玕而云琴雅器以美玉飾之直謬說耳

何以報之青玉案

注善曰玉案君所憑倚楚漢春秋淮陰侯曰臣去項歸漢漢王賜臣玉案之食按玉案之食善引以證此詩之玉案甚竭其云君所憑倚則仍誤篇大凡案謂文案凡屬所以承器皆與凡同類特大小異耳急就篇椀杅槃案梧桐盌師古注無足曰槃有足曰案所以盛舉食是也漢書外戚傳許后朝皇太后親奉案上食鹽鐵論取下篇從容房閣之間垂拱持案而食古人進食持案如今人之梧盤也形與梧禁同應記鄭注禁如今方案漢小方案局足廣雅釋器案謂之寫瀉之言篇也說文篇置也案所以瀉物故又謂之瀉矣然則案爲盛舉食之器與憑倚之案大小迥殊

朱曾聲耳目記載呂小衞云青玉案謂青玉盌此又不然急就篇案盌爲二則案非卽盌廣雅椀盂也又云盂謂之槃說文槃承槃也盤與案同制惟無足耳椀爲盂盂卽槃是古之椀亦與今不同蓋由未達古制故有是說耳

魏文帝雜詩

南行至吳會

旁證云六臣本南行作行行是也此傳寫誤

曹子建雜詩

自期三年歸今已歷九春

注善曰一歲三春故以三年爲九春言已過期也槃要曰九十日故九春按注以三年爲九春是也其引槃要謂九十日爲九春與前注不合疑出後人所增

夕宿瀟湘沚

六臣本同校云善作日夕宿湘沚按善瀟湘沚無注知善本作日夕宿湘沚無疑向注湘亦江水名又不注瀟字當同善本後人不知瀟湘爲二水故誤改之

張茂先情詩

襟懷擁靈景

六臣本作虛景校云虛善作靈按以下句輕衾覆空牀證之則虛景是也景古影字此蓋傳寫誤玉臺新詠亦作虛景

居歡惕夜短

注善曰一本作居歡惜夜促廣雅曰惕貪也按惕猶恐也齊策是故惕於虛猶注喘息恐懼史記猶作喝漢書恐猶戾民王子侯表恐猶受賕恐猶多連文是猶爲恐也晉書音義云猶相恐也惕與猶同恐人謂之猶已恐亦謂之猶此謂居歡故恐夜短促也與下怨宵長爲偶句別本作惜五臣從之蓋由不解惕字之義因改惕爲惜耳

曹顏遠感舊詩

廉簡門易軌

注善曰史記曰簡相如望見廉頗相如引車避匿於

是合人相與諫曰臣去親戚而事君者徒慕君之高義也今君與廉君同列廉君宣惡言而君畏之匿恐懼殊甚且庸人尚羞之況於將相乎臣等不肖請辭去按以下句例之注引云云恐非詩意攷廉頗列傳云廉頗之免歸長平也失勢之時故賓客盡去及復用爲將客又復至廉頗曰客退矣客曰吁何君相見之晚也夫天下以市道交君有勢我則從君君無勢則去此固其理也有何怨乎詩當指此本書沈休文詩廉公失權勢門館有虛盈意同彼不言簡此言簡者因廉而及之耳

郡七所背馳

旁證云六臣本作羣士皆背馳是也郡字蓋傳寫誤

王正長雜詩

昔往鴈鵾鳴

注善曰毛詩曰倉庚喈喈按依注則正文作倉庚俗依注則正文作倉庚俗

從鳥旁非

聚道彥雜詩

作蕃于漢陽

注善曰毛詩曰价人維藩毛萇曰藩屏也按正文蕃注引詩作藩不相應毛詩多古字疑本作蕃爲善所據漢書諸侯王表作蕃可證大雅嵩高四國于蕃正作蕃此注蓋後人以今詩改之

黃花如散金

旁證云此詩首句暮春和風應上句青條若總翠則黃花自是春花方氏震謂卽菜花張氏雲璈云唐以此句命題士多以黃花爲菊合式者不滿數但終不知黃花爲何物而當時所云合式者果何謂也

張景陽雜詩

歐駱從祝髮

注善曰史記曰東海王搖者其先越王句踐之後也姓騶氏搖率越人佐漢漢立搖爲東海王都東甌世俗號爲東甌王徐廣曰騶一作駱按依注則正文歐

當作甌六臣本不誤

捨我衡門依

六臣本依作衣校云善作依按合下句更被縵胡纓觀之則作衣是也此殆傳寫誤

有淪興南岑

注善曰毛詩曰有淪萋萋淪與弁同陳氏景雲曰據注淪與弁同則詩中淪當爲弁兼有江文通擬黃門詩可證紹煥按爾雅大田釋文淪本作弁善所據毛詩作弁故云淪與弁同本書陸士龍詩有奄蓑蓑奄卿弁說文作黼當本齊魯詩漢書同見食貨志韓詩亦作弁呂覽作皃

荒楚鬱蒼森
注善曰說文曰森林叢木也旁證云說文森多木貌
無叢木之訓紹燻按說文楚叢木也善引以注楚字
此傳寫誤梁氏失檢
尺盡重尋桂
旁證云說文檉桂也爾雅檉木桂尋桂疑是檉桂紹
燻按尋桂對尺盡則尋爲八尺曰尋之尋此言苦雨
之甚故尺盡重於尋桂御覽十一之三引傳咸愁霖
詩蘭桂腥朽腐柴粟貴明珠亦此意
盧子諒時興
叢菜芬華落
注善曰字書曰菜垂也按說文菜垂也作菜艸部薬
艸木華垂貌菜與薬音義亦通
陶淵明雜詩
悠然望南山
先茗溪公漁隱叢話云蔡寬夫曰俗本多以見爲望
字惟遯齋閒覽云予觀樂天效淵明詩有時一樽酒
坐望東南山紹燻謹按今木集望作見
謝惠連七月七日夜詠牛女
款顏難久惊
五臣顏作情按善注款誠也而云誠顏於文不順當
從五臣木御覽三十一之十引作情
沈吟爲爾感
注善曰古詩曰馳情整巾帶沈吟聊躑躅按本書作
中帶彼注云中帶中衣帶五臣作巾帶此引作巾又
同五臣疑誤
擣衣詩
櫚高砧響發
注善曰爾雅曰砧謂之虔今爾雅砧作椹虔作榗按
釋宮釋文椹木或作砧榗木或作虔爲善所木
謝靈運田南樹園激流植援
善援字無注銑曰引流水種木爲援如牆院也
援衛也姜氏皐曰晉書桑虞傳園援多荆棘梁
名垣援也人所依阻以爲援衛也劉以援釋垣
銑注以院解援垣院義同李義山詩援少風力
多木此注引激流植援是也御覽四百七十二
引幽明錄散錢飛至觸籬援皆從手至集韻類
篇誤從木旁作援云籬也
石門新營所住四面高山迴溪石瀨修竹茂林詩
清醑滿金樽
注善曰毛詩曰飲此醑矣埤倉曰渭美貌今伐木作
渭按正文及注引詩醑並當作渭注又引埤倉作渭
可證五臣作醑

庶持乘日用

五臣持作特攷異曰特字誤乘日二字連文乘日用者乘日之用靈運所作擬王粲詩豈顧乘日養句正文善注云乘日已見上文

鮑明遠翫月城西門解中

肴乾酒未缺

旁證云玉臺新詠缺作闕五臣亦作闕良注可證善注猶未止則亦當作闕也

謝元暉直中書省

風動萬年枝

旁證云方匀泊宅編曰徽宗與畫學試諸生以萬年枝上太平雀爲題無能釋其爲何木或密以叩中貴中貴曰萬年枝冬青木也太平雀頻伽鳥也紹熈按拔羣芳譜冬青一名萬年枝一名長生漢晉殿前多植之廬多遜詩好風吹動萬年枝疑本此

郡內登望

平楚正蒼然

先茗溪公漁隱叢話曰唐子西語錄云平楚猶平野也呂延濟乃用言刈其楚謂楚叢木便覺氣象殊窘紹熈謹按引詩乃善注非五臣也宋本併善注入五臣耳說文楚叢木木叢謂之楚草叢亦謂之楚詩言刈其楚亦謂草木也

有豹變鵲起之語

俯仰流英盼

旁證云六臣本盼作眄是也此作盼係傳寫誤注引好色賦流眄可證紹熈按今好色賦亦誤作盼盼古音在文部眄在元部古雖相通然此與見縣弁殿變爲韻當爲眄書籍中顧盼皆當作眄眾經音義顧眄云眠見切今俱誤爲盼蓋有正之不勝其正者

參差世祀忽

注善曰忽謂忽忽然而去也按忽滅也大雅皇矣是絕是忽傳忽滅也此言世祀忽滅也左文六年傳皋陶庭堅不祀忽諸是其義

艮書限閒見
注善曰艮書爾伏詩也何氏焯曰下句芳音乃謂伏
詩
和王著作八公山詩
西距孟諸陸
注善曰孟諸澤在八公山東而云西距者謂澤西距
山以避上文耳非謂山在澤東也何氏焯曰睢陽乃
今歸德八公山在今壽州則孟諸在西
微管寄明牧
王氏懋竑曰語有不當文理而承襲用之者
如宋氏詔曰謝元勳參微管取論語微管仲之義前
後文選箋證卷二十三　四
千金堰之爲千金堨猶偃豬之爲遏豬矣紹烋按御
覽七十三引戴延之西征記云金瀆谷三水合處有
千金堨堨魏時更名堨無作堰者朱越書塢疑堨字
之誤善偶未檢耳
張孟陽擬四愁詩
佳人遺我綠綺琴
注善曰傅元琴賦序曰中世司馬相如有綠綺蔡邕
有九龍祠地理書曰穀水出爲湖溝置千金堨旁
則本作堨魏時更名堨無作堰者朱越書塢疑堨字
之誤善偶未檢耳
張孟陽擬四愁詩
佳人遺我綠綺琴
注善曰傅元琴賦序曰中世司馬相如有綠綺蔡邕
有焦尾皆名器也旁證云宋書樂志琴相如曰焦尾
伯喈曰綠綺傳元琴賦世云焦尾是伯喈傳亦云爾
以傅氏言之則非據此則善引傅氏賦有誤紹烋按
蔡邕焦尾有傳可據傅元作賦亦必不誤故善引之
神交疲夢寐
注善曰說文曰交會也今說文交會也按此善順俗
而改許字書多作交交行而交廢矣正字通反以交
爲交俗字竊所未詳

恐仍是宋書誤也

謝靈運擬陳琳

夜聽極星闌

注善曰毛詩曰明星有爛按依注則善本作爛六臣本不誤此依五臣改耳

擬徐幹

外物始難畢

注善曰莊子曰外物不可必旁證云畢當作必注引莊子可證紹熢按畢古字通然畢與上終字對當作畢注引莊子以注外物字非解必義也

棲集建薄質

何氏焯曰據翰句中延及之語則建當作逮

永夜繫白日

注善曰魏文帝與吳質書曰白日既匿繼以朗月旁證云何據注引魏文帝語則繫當作繼五臣亦作繼紹熢按此五臣改爲繼疑善本自作繫繫與繼通何彼禮矣序不繫其夫釋文繫本作繼爾雅系繼也注引魏文帝語以證白日非注正文繼字也

自從食薪來

注善曰毛詩曰食野之芩毛詩曰芩薪也按謝詩作薪用毛義也鄭箋芩蘄蕭與毛訓異正義曰薪是水草非鹿所食故鄭不從爾雅翼云古人以水草之交爲麋鹿亦食水草胡氏毛詩後箋云說文古者神人以薦遒黃帝黃帝曰何食何處曰食薦夏處水澤冬處松柏莊子齊物論麋鹿食薦是鹿未嘗不食水草紹熢按諸說皆是毛而非鄭而王氏學林姚氏識名解則又是鄭而非毛然合下句食野之蒿觀之則顓蓿是蒿屬與下蒿義複恐仍是毛說精也

擬平原侯植

白楊信裊裊

注善曰裊裊風搖木貌六臣本作嫋嫋校云善作裊裊按呂覽離俗篇飛兔要裊注裊讀如曲撓之撓淮南原道訓注裊撓弱之撓讀聲同然則裊有撓音遂借爲撓弱義廣雅嫋嫋弱也裊裊與嫋嫋音同而義得相假今俗別作裊五臣沿之不可從此作裊裊又後人依五臣改也

劉休元擬行行重行行

眇眇陵上道

六臣本作陵長道此誤旁證云玉臺新詠長作羨係傳寫誤紹熢按作羨當是古本史記衞世家索隱羨引亦作羨

墓道也字亦作埏本書潘安仁悼亡詩注引聲類云
埏墓隧也墓道義與陵合後人不解此義改羨爲長
而又誤作上皆非

鮑明遠擬古

將以分虎竹

注善曰漢舊儀曰郡國銅虎符三竹使符五也旁證
云五臣虎作符是也鮑集亦作符紹燒按虎竹是兩
事指銅虎竹使而言單舉不合而以竹使符爲符竹
於文亦不順五臣本未可據

富貴人所欲道德亦何懼

按善引論語則正文當爲道得謂道得之亦何懼也

絲淚毀金骨

注善曰張叔及論曰煩冤俯仰淚加絲兮勞證云叔
及當爲升反孫氏志祖曰張升後漢人見范書文苑
傳所著反論雖不載本傳大概如應劭風俗通十反
篇之意廣絕交論注引曰噓枯則冬榮吹生則夏落
義主相反昭七年左傳正義引張叔皮論云賓雀下
革按此用月令鴻雁來句賓雀二字屬下讀田鼠上騰牛哀虎變鯀化爲
熊久血爲燐積灰生蠅張叔皮蓋張升反之譌紹燒
按本書答東阿王牋注引張升反論曰青蠅砥黺於
鋒鍔庖丁刮犢於用刀亦誤作張叔及惟與仙巨源
絕交書注引張升反論曰黃綺引身巖棲南岳不誤

江文通雜體詩 魏文帝游宴

淵魚猶伏浦

汪氏師韓曰淵魚出聽改爲伏浦則音節晦矣紹燒按

五臣作得不誤

迷方獨淪誤

注善曰莊子曰小惑易方郭象曰東西易方於禮未
虧按方猶道也禮記樂行而民鄉方經解謂之有方
之士鄭注並云方猶道也此言迷道獨沈淪謬誤也

似不作方向解

鮑明遠代君子有所思

蟻壤漏山河

注善曰傅元曰銘曰勿謂不然變出無門蟻孔潰河
溜穴傾山按韓非子曰千里之隄以螻蟻之穴而潰
當引此傅元銘亦本韓非子又按御覽三百六十七

伏浦正出聽之意伏猶憑也故憑軾亦謂之伏軾本
書西京賦伏櫺檻而頫聽薛注伏猶憑也是其義讀
伏爲潛雖伏矣之伏則誤矣
雜體詩劉文學感遇
團圓霜露色
六臣本作團團是也
雜體詩王侍中懷德
嚴風吹若蓀
五臣作枯蓀向注枯蓀枯木之莖喻危脆也按五臣
是也當本作苦古枯苦通用儀禮士虞禮記注古文
苦爲枯莊子人間世此其能苦其生者也釋文苦崔

本作枯枯之爲苦猶苦之爲枯此言嚴風吹苦本之
蓀本書曹顏遠詩寒風振纖枯意正同此引賈逵國
語注曰若本晚矣或賈注作苦木善引以注正文苦
字今並誤爲若然亦未詳何篇之注
雜體詩阮步兵詠懷
青鳥海上遊
注善曰呂氏春秋曰海上有人好青者朝至海上而
從青遊青至者前後數百按列子亦載此事青作渥
今呂覽精喻篇作蜻高注云蜻蜻蜓小蟲細腰四翅
與善所據本異本書許徵君詩可以狎鷗鳥注引列
子作渥
雜體詩潘黃門述哀
消憂非萱草
注善曰毛詩曰焉得諼草毛萇曰諼草令人忘憂按
依注則正文當作諼否則有萱與諼通四字本書西
陵遇風詩無萱將若何注引韓詩曰焉得諠草萱與
諠通可證
雜體詩陸平原羈旅
馳道爭淮泗
按注引毛詩驅馬悠悠則正文當作驅道五臣亦作
驅
長纓皆俊人

按莊引尚書俊民用章則正文當作俊民此蓋避唐
諱注則後人所改正者
雜體詩張黃門苦雨
變變涼葉奪
說文奞部奪手持住失之也段曰凡手中遺落物當
依此字今乃用脫而以奪爲爭敓字相承久矣紹煥
按孟子勿奪其時荀子注作勿失是奪與失同又史
記陳涉傳索隱云奪卽脫也
雜體詩劉太尉傷亂
幽井逢虎據
注善曰戰國策蘇秦說楚威王曰此所謂兩虎相據

者也史記集解引徐廣音戟王氏引之曰據韻若戟謂兩虎相搏持也說文曰丮持也讀若戟又曰掏戟持也戟丮字異而義同史記呂后紀見物如蒼犬據高后掖漢書五行志作戟紹煥按據此則戰國策之兩虎相據據讀爲戟與正文不合疑善亦誤引也此當爲據依之據本書西京賦據渭踞涇撥吳將校部曲熊據虎跱皆其義

雜體詩顏特進侍宴

重陽集清氣

旁證云六臣本氣作氛是也何校氛疑作都蓋因注引楚辭集重陽入帝宮兮連引下清都句耳

鶩望分宸隧

注善曰宸猶畿也穀梁傳曰宸內諸侯按此定四年傳文又隱元年宸內注宸內圻內釋文宸古縣字禮記天子之縣內注夏時天子所居州界名也殷曰畿周亦曰畿穀梁注以宸爲圻王制注以縣爲畿圻與畿同是宸爲縣矣舊唐書音樂志黃輿厚載赤宸歸德赤宸蓋即史記鄒衍傳之赤縣匡謬正俗云州縣字本作宸後人借縣字爲之是又以縣爲宸之假借

岩亭南樸期

旁證云六臣本岩作茗是也攷異曰此即西京賦所謂狀亭亭以茗茗彼注云高貌重言之則曰茗茗亭亭單言之則曰茗亭

疏華竟無陳

注善曰疏華瑤華也按大司命折疏華兮瑤華禰注

文注皆誤

測恩跱踰遞

六臣本校云五臣本踰作愉按注愉遞耽樂縱遞也是善本亦作愉此涉跱字而誤從足旁耳

沿牒憎浮賤

注善曰憎不明也按方言廣雅並云曹鄙也憎與曹同左襄十四年傳不與於會亦無曹焉謂不與於會亦無曹鄙也本書魏都賦有醜曹容劉注曹慙也此謂沿牒鄙浮賤也今說文慒不明也作慒

榮重餽兼金

旁證云六臣本作承榮重兼金是也此誤

巡華過盈塡

何氏焯曰巡華未詳紹煥按巡疑卽巡酒之酒偏爲一巡此擬侍宴詩當近之

雜體詩謝法曹贈別

云說者謂瑤華腦花也其色白故比於瑤此花香服食可致長壽故以爲美將以贈遠據此疏華卽麻花故善以瑤華爲釋

雜體詩王徵君養疾

鍊藥囑虛幌

注善曰說文曰鍊化金也鍊與練古字通按依注則正文本作練此後人改之眾經音義十古文鍊揀澈三形今作練同華嚴經音義練字書作練是練與鍊通之證

雜體詩袁太尉從駕

菜潔由明祀

注善曰毛詩曰敬菜明祀劣證云祀當作神各本皆誤

戒鳳藻行舟

注善曰鳳皇車名按上句云詔徒登季月禮記月令季春之月命漁師始漁天子親往乃嘗魚先薦寢廟鄭注今月令漁師曰榜人詩當指此鳳鳳舟也作舟解方與行川意合蓋此爲從駕水獵而作觀下云辰網云朱櫂可證

酬謝宣王徘

旁證云酬當作萌本書屢見雜體詩謝光祿郡遊

徙樂逗江陰

注善曰徙樂行樂也旁證云五臣樂作藥是也下有丹泉術紫芳心云云可證注中行樂亦當爲行藥之誤本書鮑明遠行藥至東橋卽此義此殆傳寫誤紹熙按此卽潘安仁賦所謂藥以勞宣後人多見行樂

少見行藥故誤改之

雜體詩休上人怨別

悵望陽雲臺

旁證云陳校陽雲作雲陽玉臺新詠亦作雲陽紹熙按向注巫山陽雲皆楚地名則作陽雲爲五臣本善注引子虛賦曰楚王乃登雲陽之臺知善本不作陽雲

貴池劉世珩校刊

續溪胡紹煐學

屈平離騷王逸注

旁證云項氏家說引楚語伍舉曰德義不行則離騷離遠者距違韋注騷愁也離畔也王伯厚謂伍舉所謂離騷離屈平所謂離騷皆楚言是也

攝提貞於孟陬兮

注王逸曰太歲在寅曰攝提格孟始也貞正也按如注說則原生於寅年寅月寅日恐未必然蓋據爾雅而誤也爾雅不單言攝提此謂星名大戴禮麻失則攝提貞於孟陬兮以脩能

顧氏炎武曰說文修飾也玉篇修治也脩與修古字多通用此當與大學脩身同作脩飾脩治訓下文修名好脩義同王叔師訓爲遠朱子又訓爲長俱非

攝提失方孟陬無紀盧注攝提左右六星與斗相值恆指中氣尚書中候曰攝提移居是攝提爲星名此謂攝提值指於孟陬耳爾雅曰貞當也顧氏炎武曰古人不以甲子名歲且使屈原生於庚寅至楚懷王被執於秦王戊之歲年僅三十有三何以云老冉冉其將至乎

皇覽揆余于初度兮

五臣覽作鑒無于字旁證云本書潘安仁西征賦皇鑒揆余之忠誠沈休文和謝宣城詩揆予發皇鑒注並引楚辭知古本應作鑒也

肇錫予以嘉名

江淮謂之宿莽又引郭氏讚云卷施之草拔心不死屈平嘉之諷詠以此取類雖邇興有遠旨皆可證宿莽之爲卷施而離騷草木疏誤以山海經之莽草當之恐非其實

不撫壯而棄穢兮

汪氏梧鳳離騷晉義曰俗本作不撫壯王逸曰言願君務及年德盛壯之時又五臣注云撫持也言持盛壯之年此漢唐相傳舊本無不字之證紹煥按逸注云云是何不改其此度句解義汪氏誤會此言君不及壯盛之時棄遠讒佞故下云何不改其此度意本融貫五臣無不字蓋不顧文義而刪之不可從

來吾導夫先路

注王逸曰言已如得任用將驅先行願來隨我按來發語辭尚書呂刑曰來有邦有土說命來汝說左襄十四年傳來姜戎氏論語陽貨篇謂孔子曰來皆爲發聲讀爲往來之來則文不成義矣來爲發聲亦爲語助漢書無說詩匪鼎來是也本王氏經傳釋詞

昔三后之　粹兮

注王逸曰后君也謂禹湯文武也朱子曰三后若果如舊說不應其下方言堯舜疑謂三皇或少昊顓頊高辛也戴氏震曰三后謂楚之先君賢而昭顯者在楚言楚其熊繹若敖蚡冒三君乎猶下武三后在天共知爲太王王季

文王紹煥按戴爲近之屈原楚人所謂數典不忘其祖者也後漢書馮衍傳顯志賦昔三后之純粹八語本此

雜申椒與菌桂

注王逸曰菌薰也葉曰蕙根曰薰補注云下文別言蕙茝又云矯菌桂以紉蕙則菌桂爲一物本草有菌桂花白藥黃正圓如竹菌一作箘其字從竹五臣以爲香木是矣廣雅疏證云申椒與菌桂之不分爲二猶申椒也左思蜀都賦菌桂臨崖劉注菌桂出交阯圓如竹紹煥按本書南都賦芝房菌蠢生其限注菌蠢是芝貌此云菌當是桂貌桂之鬱積輪輮謂之菌桂猶山之鬱積輪輮謂之菌山西山經南海之內有菌山是也蜀本圖經云木蘭樹高數仞葉似菌桂則亦以菌桂爲名矣

何桀紂之昌披兮

注王逸曰昌披衣不帶貌按廣雅釋訓裮被不帶也發聲讀爲往來之來則文不成義矣來爲發聲亦爲疏證云玉篇裮尺羊反披衣不帶也披與被通今人猶謂荷衣不帶曰被衣莊子知北遊篇齧缺問道乎被衣合言之則曰裮被

忽奔走以先後兮

注王逸曰言已急欲奔走前後以輔翼君者詩曰豈弟君子莫莫令德朋友攸攝攝以威儀又曰豈弟君子莫莫令德朋友攸摄摄以威儀正文忽爲急字之

誤今詩聿俱作曰朱氏珔曰詩見睍曰消曰喪厥國
釋文引韓詩曰作聿則此引當亦是韓詩走今作奏
釋文奏本亦作走
反信讒而齊怒
注王逸曰齊疾也戴氏震曰齊讀如天之方憯之憯
紹樸按爾雅齊疾也注正本爾雅為訓大雅板傳云
憯怒也民勞釋文憯疾也是憯亦疾義故戴讀從
之
指九天以爲正兮
注王逸曰九天中央八方也戴氏震曰九天天問篇
所謂圜則九重是也紹樸按旁證載林氏茂春說同

注九天見呂覽有始篇及廣雅釋天
後悔遁而有他
注王逸曰遁隱也戴氏震曰說文曰遁遷也紹樸按
遷義與有他語意較合
余既滋蘭之九畹兮
注王逸曰十二畝爲畹按說文畹田三十畝洪氏補
注戴氏震皆據此本書魏都賦下畹高唐張注引班
固曰畹三十畝也蓋孟堅離騷章句之文亦同許說
竊謂蘭重於蕙蘭樹必數倍於蕙故九畹畹三十畝
合之則二百七十畝也此漢世相傳之義王說恐有
誤
譽吾侅夫前脩兮
注王逸曰言我忠信譽譽者王氏念孫曰譽讀如惜
誦譽不可解之譽譽詞也非上文譽爲患之譽黃
伯思翼騷云些只羌詩紛侇侅祭者楚語紹樸按雲中
君蹇將憺兮壽宮注云蹇詞也蹇與譽通然則譽爲
楚人語詞矣下譽朝誶而夕替義當同彼注朝諫譽
於君亦非
余雖好脩姱以鞿羈兮
按好字疑衍注以絕遠注脩以好注姱正文不得有
好字當涉下好脩以爲常而誤王氏念孫曰雖與唯
同言余唯有此脩姱之行以致爲人所係累也唯字

古或借作雖
忍尤而攘詬
注王逸曰攘除也何氏焯曰攘取也紹樸按攘訓取
見孟子滕文公注漢書景帝紀集注亦同戴氏震讀
攘爲讓云備受一時之尤詬較精
製芰荷以爲衣兮
漢書揚雄傳反離騷衿芰茄之綠衣荷作茄顏注引
張揖字詁云茄亦荷字也按陳風有蒲與荷爾雅樊
光注引詩云有蒲與茄是茄與荷通矣
長余佩之陸離
注王逸曰陸離猶參差衆貌王氏念孫曰陸離有二

義一爲參差貌一爲長貌此云高余冠之岌岌兮長余佩之陸離岌岌爲高貌則陸離爲長貌非謂參差也九章帶長鋏之陸離兮冠切雲之崔嵬義與此同紹煥按長佩陸離正謂參差下垂也不齊謂之參差下垂亦謂之參差參差自有長義不煩改訓

余獨好脩以爲常

旁證云常當作恆與懲爲韻此避漢諱改

賛菜施以盈室兮

注王逸曰賛蔟菜也菜王芻也施枲耳也三者皆惡草也按小雅甫田傳茨積也賛與茨同廣雅釋詁茨積也又茨聚也說文賛草多貌卽積聚之義釋名茨積也以盛假也謂覓假也蓋假豫之意卽墨子所謂淫

失也失亦積也此謂積菜施以盈室也與下蘇糞壤以充幃同一句法非蔟菜也明宋氏濂志釋賛施盈積也又茨聚也說文賛草多貌卽積聚之義釋名茨假也謂覓假也蓋假豫之意卽墨子所謂淫

啟九辨與九歌兮夏康娛以自縱

注王逸曰夏康啟子太康也姚氏鼐曰啟之失道載逸書武觀篇墨子所引是也屈子與遘並斥爲康娛叔師誤以爲夏康連讀爲太康僞作古文者遂有太康尸位之語其誤始於叔師也王氏念孫曰夏讀爲下卽大荒西經所謂夏后開上三嬪於天得九辨與九歌以下此大穆之野高二千仞開焉始得九招者也郭注引開筮曰不得竊九辨九歌以下亦其證也

淫康樂者也

五子用失乎家巷

王氏念孫曰失字衍用乎之文與用夫用之同下文云厥首用夫顚隕殷宗用之不長是也揚雄宗正箴曰五子家降降與巷古同聲而通用巷讀如鄰與魯閧之閧劉熙曰閧構也構兵以鬬也五子作亂故云家閧降亦閧也逸周書嘗麥篇其在夏之五子忘伯禹之命假國無正用胥興作亂所謂家閧也紹煥按揚雄箴五子家降正纍括此語降讀如降在皁隸之降不與閧巷義同王說近鑿潛夫論五德志云啟子太康仲康更立兄弟五人皆有昏德不堪帝事降須

洛洫此正所謂失乎家巷者也與上句不顧難以圖後意合

促又貪夫厥家

注王逸曰羿田將歸浞使家臣眾逢蒙射而殺之按左襄四年傳羿猶不悛將歸自田家眾殺而烹之杜無注據王逸說則家眾即兼逢蒙言路史後紀羿以龐門是了為受教之臣八年羿將歸自畋龐門取桃棓殺之家眾烹之以食其子則殺者逢蒙烹為家眾與傳小異淮南子曰羿死於桃棓即指此

修繩墨而不頗

旁證云六臣本修作循王注循用先聖法度則作循修繩墨而不頗

為是

盪埃風余上征

旁證云本書吳都賦注謝元暉在郡臥病詩注江文通擬張黃門注引並作溢颮風吳都賦注作兮上征謝詩注作而上征惟思元賦注同此紹燕按王注言我設往行遊云云我正釋余字一誤為兮再誤為而颮埃同音之假溢兮溢形近之譌

吾令豐隆乘雲兮

注王逸曰豐隆雲師旁證云本書思元賦豐隆舊注云雷公也下文雲師舊注云雨師也善注云諸家之說豐隆皆曰雲師明豐隆為雷也徐氏文靖引穆天子傳曰天子升於昆侖之邱以觀黃帝之宮而豐豐隆之葬郭璞曰豐隆蓋御雲得大肚遂為雷師張氏雲璈引淮南子季春三月豐隆乃出許慎注雷師然則或以為雷或以為雲說固無定也紹燕按說文隆豐大也豐隆疊韻二字義同大雅雲漢傳隆隆而雷漢書揚雄傳隆隆者絕顏注隆隆雷聲也合言之亦得為豐隆水經河水注亦云豐隆雷公也

吾令蹇修以為理

注王逸曰蹇修伏羲氏之臣也理分理述禮意也按理亦媒也此云吾令蹇修以為理猶下云吾令鴆以為媒理媒亦以媒理對言

忽緯繣其難遷

注王逸曰緯繣乖戾也廣雅敦慉乖刺也疏證引此云說文敦戾也玉篇慉乖戾也合言之則曰敦慉義與緯繣同意相乖違謂之敦慉行相乖違亦謂之敦慉馬融廣成頌徽嬇霍弈別騖奔分是也紹燕按廣韻二十一麥徽繣乖違也並字異而義同

朝濯髮乎洧槃

注王逸曰禹大傳曰洧槃之水出崦嵫之山按禹大

傳卽史記太史公所謂禹本紀亦名受地記詳見後
吾令鴟爲媒兮
注王逸曰鴟惡鳥也明有毒旁證云楚辭本惡鳥作
運目明作羽是也廣志運目大如鴟紫綠色有毒食
蛇蝮雄名運目雌名陰諸以其毛歷飲卮則殺人淮
南言運目知晏陰諸知雨蓋類小人之有智者
余焉能忍與此終古
戴氏震曰鄭康成注攷工曰齊人之言終古猶言常
也
索瓊茅以筵篿兮
戴氏震曰以猶與也語之轉

惟此黨人其獨異
注王逸曰黨鄉黨謂楚國按前惟黨人之偷樂兮注
黨朋也此又以黨爲鄉黨前後異解竊所未曉本書
幽通賦匪黨人之敢拾兮注引應劭曰自謙不敢與
鄉人更進也則以爲鄉黨者是
豈珥美之能當
戴氏震曰珥玉笏之首不杼者也凡六寸通下玉笏
其長三尺鄭康成引相玉書曰珥玉六寸明自炤是
也紹煐按王注引相玉書作珥蓋珥珥音同實一字
也
巫咸將夕降兮

殷商巫咸者也言卜筮則呂氏春秋所謂巫彭作醫
巫咸作筮者也言巫鬼則莊子所云巫咸詔曰來離
騷所云巫咸將夕降兮史記封禪書所云巫咸之興
自此始許氏說文所云巫咸初作巫乂其死而爲神
則秦訊楚文所云不顯大神巫咸者也而或以巫咸
爲黃帝時人歸藏言黃神將戰筮於巫咸者也以爲
堯帝時人郭璞巫咸山賦序言巫咸以鴻術爲堯帝
醫是也以爲春秋時人莊子言鄭有神巫曰季巫列
子言神巫季咸自齊來處於鄭是也至海外西經言
巫咸國在女丑北大荒西經有十巫海內北經有六
巫淮南子墜形訓言軒轅邱在西方巫咸在其北則

益荒誕不可信而知古大臣之名爲後人所假託多矣紹燁按巫咸斷以爲神農時人路史後紀言神農使巫咸主筮是也後乃筮其官莊子逸篇載黃帝立巫咸與歸藏云黃神將戰筮與巫咸合至堯時仍而不改故郭璞巫咸山賦序云巫咸以鴻術爲堯帝醫春秋時有季巫季咸皆鄭人爲巫而託是名猶有窮君善射亦號爲羿無卹善御亦號王良之比此與商賢巫咸兩不相涉益因咸氏巫後世遂以咸爲巫祝而王注亦沿而不察耳

九疑繽其並迎

楚辭本作並逝戴氏震曰逝迎也汪氏離騷音義云古音御或譌作迎因九歌湘夫人文誤紹燁按逝與下故韻作迎則失其韻矣

摯皇絲而能調

江氏愼修曰小雅決拾既依弓矢既調射夫既同助我舉柴以首句與四句韻中二句非韻屈子蓋效詩中之韻古人讀書不必無偶相涉誤東方朔七諫恐矩矱之不同恐操行之不調則又誤效離騷紹燁按廣韻軑車輪韓非子形名參同上下和調則又在前

余以蘭爲可恃兮

注王逸曰蘭懷王少弟司馬子蘭也補注史記懷王立其弟子蘭爲令尹然則子蘭乃懷王之弟也王注誤

又何芳之能祇

注王逸曰祇敬也王氏念孫曰祇之言振也言干進務入之人委蛇從俗必不能自振其芳祇與振聲近而義同故字或相通皋陶謨曰嚴祇敬六德史記夏本紀作振栗哲祇復之魯世家作敬徐廣曰一作振內則祇見孺子鄭注祇或作振

遵吾道夫昆命兮

注王逸曰遵循也楚人名轉爲遵湘君遵吾道夫洞庭注同按廣雅遵轉也疏證云九章欲僊佪以干傺

兮佪與遵通

鳳凰翼其乘旂兮

注王逸曰翼敬也按翼承貌翼爲承貌故卽云其乘旂兮仍作乘本書思元賦注引此作承而遠遊篇鳳凰翼其乘旂兮仍作乘

齊玉軑而並馳

注王逸曰軑轄也補注曰軑音大方言輪韓楚之間謂之軑齊同也言馳驅並進也紹燁按廣韻軑車輪玉軑猶言玉輪漢書揚雄傳肆玉軑而下馳軑與軑同說文軑車轄也非此義

東皇太一　九歌　紹燁按湘中記旭潭在玉笥山屈平棲於此山而作九歌焉

璆鏘鳴兮琳琅

注王逸曰璆琳琅皆美玉名也按琳琅聲也言璆鏘鳴之聲琳琅然今人猶狀環珮之聲曰琳琅矣傅元西都賦鉦鐸琳琅是亦以琳琅爲聲也

益將把兮瓊芳

注王逸曰益何不也把持也戴氏震曰益爾雅曰合也將猶持也把秉也語之轉紹煥按荀子非相篇吏謹將之注將持也孟子滕文公章匍匐往將食之亦謂往持食之把讀如柄之把莊子人間世釋文引司馬注一手曰把是也左昭七年或取一秉扞焉杜注秉把也家語正論一把曰秉小爾雅把謂之秉皆或作頩一本此句有登字皆非也紹煥按登字當有

登白薠兮騁望

注王逸曰薠草秋生騁平也楚辭補注曰薠作頩

後人因誤爲頩疑登字不合刪之騁望謂極望小雅節南山蹙蹙靡所騁傳騁極也

鳥萍兮蘋中

按此亦當作頩五臣作蘋濟注蘋水草也誤

荃壁兮紫壇

戴氏震曰高誘注云楚人謂中庭爲壇是也紹煥按離騷云爲余駕飛兒淮南說林訓時鼠在壇注楚辭謬練滿堂壇兮謂滿堂庭也又荀子儒效篇言有壇宇即庭宇雖楚言亦通也

辛夷楣兮藥房

注王逸曰辛夷香草以作戶楣戴氏震曰古者堂室

南北五架正中曰棟次棟曰楣北楣以北爲室與房
紹煓按楣之言眉也北楣對北言之亦謂之楣楣在
北以北爲房故與房對舉注以爲門楣則與下廡門
義複

擗蕙櫋兮既張

注王逸曰以折蕙覆櫋屋櫋戴氏震曰櫋屋櫋聯也或
謂之檐或謂之屋椳禮注謂之承壁材

白玉兮爲鎮

注王逸曰以玉鎮坐席按鎮飾也本書江賦金精項
其裏注謂文采相雜華嚴經音義四引漢書訓纂曰
瑱謂珠玉厭座爲飾瑱與鎮同補注云鎮一本作瑱

是也此以白玉飾屋櫋蓋卽上林賦所謂壁璫注以
爲鎮坐席當涉東皇太一琁席兮玉瑱句而誤

遺余褋兮澧浦

注王逸曰褋禪衣也段氏玉裁曰說文南楚謂禪衣
曰褋方言禪衣南楚之閒謂之褋東關之西謂之禪
衣屈平當用南楚語王逸以爲襜褕殆非紹煓按禪
衣謂之褋亦謂之襜褕釋名荆州謂禪衣曰布襜亦
曰襜褕說文褕一曰直裾謂之襜褕師古急救篇注
云直裾禪衣也然則襜褕正以注褋字舊注爲勝

少司命

竦長劍兮擁幼艾

山鬼

怨公子兮悵忘歸

注王逸曰公子謂公子椒也朱子曰山鬼一篇繆說
最多而以公子爲公子椒者尤可笑紹煓按湘夫人
思公子兮不敢言注以公子爲湘夫人更難解

涉江九章

邸余車兮方林

注王逸曰邸舍也楚辭及六臣本邸並作低弘異曰
洪本作邸云邸一作低補注以爲低無舍義非也廣
雅釋詁宿次低弛舍也洪失之未攷

齊吳榜以擊汰

注王逸曰吳榜船櫂也按船櫂當作大櫂大正釋吳義說文吳大言也方言吳大也是吳榜爲大櫂注又云士卒齊舉大櫂可證

淹回水而疑滯

注王逸曰疑惑也滯留也戴氏震曰疑止也疑凝語之轉

朝發枉渚兮夕宿辰陽

注王逸曰枉渚地名辰陽亦地名補注曰水經注沅水東逕辰陽縣東南合辰水舊治在辰水之陽故取名焉楚辭所謂夕宿辰陽也沅水又東歷小灣謂之枉渚紹烜按御覽六十五引湘州記曰枉山在郡東十七里有枉水出焉山西漢西口有小灣謂之枉渚山上有楚祠存焉亦其證

接輿髡首兮

注王逸曰自刑身體避世不仕也按髡首書無可證惟戰國策云箕子接輿漆身爲癩被髮爲狂接輿與箕子並言或實有髡首事故並稱之而梁氏玉繩古今人表接輿攷於此條失載

卜居

按王叔師注卜居及宋玉九辯皆用韻後郭景純注爾雅釋訓亦然蓋注家之創例也

純注爾雅釋訓亦然蓋注家之創例也

將�household悉悽斯喔咿嚅唲以事婦人乎

注王逸曰唲悉悽斯喔咿嚅唲強笑嗼也按唲悉悽斯局縮貌唲悉悽斯爲疊韻唲嗼悉悽斯爲雙聲悉悽斯即唲悉悽斯重語複以形容之辭廣雅釋詁悉悽也唲悉悽斯與唲咨音義並通吾語戚施不可使俯義亦同也廣韻喔咿強顏貌本此韓詩外傳雀喔咿而笑之是喔咿爲笑貌嚅之言柔也集韻咪唲小笑貌咪唲與嚅唲亦通

將突梯滑稽如脂如韋以絜楹乎

注王逸曰轉隨俗也柔弱曲也順滑澤也林氏茂春曰卿子厚乞巧文突梯卷齧爲世所賢本此余氏文選音義曰王叡炙轂子滑稽者轉注之器也若漏卮之類以比人言語捷給應對不窮也戴氏震曰絜者旋繞之稱凡面度曰度圜度曰絜莊周書所謂絜之白圭詎所謂度長絜大是也楹柱也堂上有東西

然坎傑而沈藏
按然猶乃也言收恢台之孟夏乃坎傑而沈藏莊子天地篇始也吾以汝爲聖人耶今然君子也然亦乃也言今乃君子也說本王氏經傳釋詞然短言之則義與乃同長言之則猶言如是孔子三朝記千乘篇立妃設爲太廟然乃中治謂如是乃中治也
覽騑轡而下節兮
五臣覽作攬補注曰攬研切其字從臤作攬誤紹煥按洪說非也攬即牽字非此用覽與攬同廣韻攬持也莊子在宥此攬乎三王之利釋文攬本作覽字當作攬漢書揚雄傳集注攬總也亦作攬漢書敘傳攬轡正席注攬執取也爰盎傳盎攬轡注攬與攬同

並盧敢切
聊逍遙以相羊
按離騷聊須臾以相羊注須臾相羊皆遊也五臣須臾作逍遙張氏雲璈曰漢書禮樂志神淹留臨須搖晉灼須搖須臾也搖盡臾之轉聲須亦轉而爲逍詳北征賦
逢此世之仳攘
注王逸曰卒遇讒而遑惶也王氏念孫曰仳攘亂貌言與亂世相遭也哀時命云概塵垢之枉攘兮注云枉攘亂貌枉攘與仳攘同
嗟無異於眾芳
楚辭嗟作羌是也五臣作嗟向注嗟歎聲妄改羌爲嗟耳
故駒跳而遠去
楚辭本駒作踶按駒踶皆誤字當爲跗音拘史記張儀傳跬跗科頭集解跬跗跳躍也偏舉一足曰跬跗此跗跳連文故知爲跗也注走橫奔正釋跗字之義知本作跗不作駒
宋玉招魂
帝告巫陽
注王逸曰女曰巫陽其名也按路史後紀言神農巫陽主簋海內西經開明東有巫陽郭注神巫也巫陽爲古神巫故宋玉託言之與屈子言巫咸同意不得據在男曰覡女曰巫爲說
巫陽對曰掌夢上帝其命難從若必欲先筮問求之恐後謝之
巫陽對曰掌夢上帝其命難從若必欲先筮子之恐後謝之
不能復用巫陽焉乃下招曰
王氏念孫曰王注謝去也巫陽言如必欲先筮問求之恐後謝去之則不能復用巫陽矣下招曰注巫陽受天帝之命因下招屈原之魂據此則不能復用爲句用古讀若庸與魂魄所在然後與之恐後世懈怠必去卜筮之法不能復修用下文巫陽焉乃下招曰注巫陽焉乃二字莊子從爲巫陽焉乃下招曰爲句明矣焉乃者語辭猶言巫陽於是下招耳注因下招字正釋焉乃二字莊子

遠游篇焉乃逝以徘徊是其證詳讀書志餘　紹燒按段氏玉裁云焉亦訓爲如是招魂巫陽焉乃下招是也說同見說文焉字注

何爲乎四方些

葉氏夢得林下放言云楚辭言些沈存中夢溪筆談謂梵語薩縛阿三合之聲此非是不知梵語何緣得通荆楚開此正方言各係其山川風氣所然安可以義攷

大抵古人多有卒語之辭鈕氏玉樹云釋詁玆斯些已此也郭注些也皆方語釋文些郭音些引廣雅曰些辭也息計反又息賀反謂餘聲也據此則些乃些之俗體

舍君之樂處而離彼不祥些

注王逸曰言何爲舍君楚國饒樂之處而陸離走不善之鄉以觸犯眾惡也按離與罹同羅也言羅彼不祥也上長離殃而愁苦注離遭也此不應訓爲陸離

五臣本離作羅

十日代出

注王逸曰言東方有扶桑之本十日竝在其上拔汲冢書曰見御覽卷四本有十日迭次而運照無窮迭次二字可爲代出確證

南方不可以止些

注王逸曰言南方之俗無信不可久留也按依注則

名矣史記酷吏列傳京兆無忌殷周蝮螫與復古字通

赤蟻若象元蜂若壺些

按壺瓠也瓠形大腰細元蜂似之海內北經大蠭其狀如蠚朱蛾其狀如蛾郭注蛾蚍蜉也楚辭曰元蜂如壺赤蛾若象謂此也吳氏廣注方言蜂大有蜜謂之壺蜂嶺表錄異唐劉恂見大蜂結房山林間大如巨鐘杜陽雜編唐德宗時吳明國貢碧蜜蜂聲如鷰鳳大者重十餘斤蛾與蟻通五行記後魏兗州有赤蟻與黑蟻鬬長六七步廣四寸元賢云潮州有盜尺之蟻刖離騷所云非寓言矣

蔥菅是食些
注王逸曰柴棘爲蔥補注曰蔥草叢生也紹煥按周禮大司徒其植物宜叢物注叢萑葦之屬蔥與叢同
往來侁侁些
注王逸曰侁侁行聲也詩曰侁侁征夫按今詩作駪說文引作莘莘侁侁疑毛詩作莘莘侁盖三家詩莘與侁通天問有莘氏呂覽作有侁說文侁行貌許稱毛不廢三家也
懸人以嬉
注王逸曰先懸其頭用之嬉戲按說文娭戲也楚辭不譌今俗俱改娭爲嬉下云娭光眇視作娭此改之

未盡者
君無下此幽都兮
旁證云此後世地獄之說所由託也顧氏炎武曰長人土伯則夜叉羅刹之倫也爛土雷淵則刀山劍樹之地也雖文人寓言而意已近之
土伯九約其角觺觺些
注王逸曰約屈也觺觺角利貌按約節也呂覽本味篇旄象之約高注約節也說文竹約也繫傳引此云謂身有九節是也觺觺猶嶷嶷高貌山高謂之嶷疑角高謂之觺觺其義一也玉篇觺觺猶岳岳岳岳亦高也

逐人駓駓些
注王逸曰駓駓走貌也按本書西京賦注引韓詩章句曰趨曰駓駓行曰俟俟廣雅駓駓走也毛詩作騤騤說文引詩作伾伾伾伾與駓駓同魯頌以車伾伾釋文云字林作駓走也
網戶朱綴刻方連些
注王逸曰網戶綺文鏤也綴緣也刻鏤也橫木關柱爲連言門戶之楣皆刻鏤綺文朱丹其緣刻連木使方好也按網戶者用絲網絡冒戶以防飛鳥故謂之網戶謝元暉直中書省詩玲瓏結綺錢深沈映朱網即網戶也大戴禮赤綴戶白綴牖則戶爲朱綴矣方刻爲方目如今絲眼櫺取疏通之義連之言連遽也說文遽連遽也商誘注淮南原道訓連幠猶離婁也謂委曲之貌此言刻鏤爲方目其形逶遽然古門樞之木不名連類篇門持關謂之楗楗卽楗之假借字非此義
紛逴蘭些
注王逸曰紛充也王氏念孫曰注說未安紛蘭猶叢菊耳說文叢聚也廣雅紛衆也是紛與叢同義紹煥按小爾雅崇叢也可證本書魏都賦宗生高岡宗與崇亦通
蒻阿拂壁

注王逸曰蒻蒻席也阿曲隅也王氏念孫曰蒻與弱同阿細緻也言以弱阿拂此之四隅也弱阿猶言弱綃淮南齊俗訓弱綃羅紈是也字或作綩廣雅曰綩練也

二八侍宿射遞代些

注王逸曰射厭也意有厭倦則使更相代也或曰夕遞代夕暮也按或說是也夕與射古同聲而通用左桓九年曹世子射姑史記曹世家作夕姑又與夜通左文六年傳孤射姑穀梁作夜姑說文夜从夕亦省聲夜之从亦猶射之音兒唐韻正此云射遞代射當讀爲夕或讀爲夜其義自明

九侯淑女

注王逸曰言復有九國諸侯好善之女朱氏綬曰殷本紀九侯進女於紂疑用此注近鞏强紹暌按九侯即鬼侯九與鬼古通殷本紀以西伯昌九侯爲三公集解引徐廣曰九侯一作鬼侯鄂仲連鄒陽傳九侯鄂侯文王崇侯虎列女傳有崇侯虎譙周古史考作鬼侯鄂侯文王崇侯虎史記索隱曰九一作鬼今禮記明堂位作鬼侯然則九侯非九國之外侯矣

順彌代些

注王逸曰彌久也言姿態好美順承上意久則相代按上爲更代之代此當爲世代之代彌極也言極一代也猶云蓋世耳

譽其有意些

注王逸曰譽正言貌也按譽辭也楚人語詳見離騷

侍陂陀些

注王逸曰陂陀長陛也言侍從之人皆侍君堂隅衛階陛也或曰侍從於君遊陂池之中也按陂陀列侍重次第之貌本書子虛賦罷池陂陀上林賦陂池豸亞謂岸之重次第岸之重次第曰陂陀故侍之重次第不謂階陛也

軒輬既低

注王逸曰低屯也按廣雅低舍也疏證讀爲氐引說文氐至也然則低有至義漢書文帝紀顏注郡國朝宿之舍在京師者率名邸邸至也低與邸同此謂輕車皆舍止以待也

蘭薄戶樹瓊木籬些

注王逸曰薄迫也按薄叢生也廣雅釋草草叢生爲薄蘭薄與瓊木籬對謂蘭叢當戶而樹蘭薄猶蘅薄本書洛神賦步蘅薄而流芳七命邇惠風於蘅薄是也

稻粢穱麥

注王逸曰穱擇也擇麥中先熟者按穱早熟穀也擇謂之稻早麥亦謂之穱猶擇謂之選瑞麥亦謂之選見封禪文蓋擇其本義而早熟穀即擇義之引伸者也注

訓偏互見南都賦

和酸若苦

注王逸曰其味若苦而後甘按若當讀如取豚若胖之若若與也與若聲之轉亦及也漢書文帝紀丞若尉致武帝紀爲復子若孫注並云豫及之辭此言和梅杏與豉也

煎鴻鵠些

注王逸曰鴻鴻雁也鵠鵠鵻也六臣本注鴈作鵻攷異曰九思悼亂云鴻鵻兮振翅是作鵻未必非也紹煥按此言佐食之品故注以爲鴻鴈鵠鵻也司馬相如傳雙鵠下亦謂射以佐食也鵻即鵻鵻不聞可屈也言屈之使如環故或謂之睘環或謂之環果齊云鵠鶴鶴即鵠字鵠大如鵠故

露雞臛蠵

注王逸曰露雞露栖雞也有菜曰羹無菜曰臛按禮記中庸正義引異義云符朗爲青州刺史善能知味食雞知棲半露足爲露棲之證又江表傳御覽九百十八南郡獻長鳴承露雞蓋露棲雞承露肥美無毒故重之臛之言霍也少汁霍然散也爾雅肉謂之羹注羹肉臛穆天子傳肺鹽羹肉也儀禮士昏禮釋文引字林臛肉有汁也釋名羹汪也汁汪郎也然則羹爲有肉汁也一曰螟子从虫靃聲又曰蜜靃或从宓然則古本作靃句正是蜜字紹煥按王注以勺爲沾則勺是之臛故說文臛肉羹臛與臛同其謂之羹者以多汁

粔籹蜜餌

注王逸曰以蜜和米麵作粔籹擣黍作餌按籹字亦作粢眾經音義五引倉頡粔籹餅餌也江南呼爲膏糵又字苑粔籹糫果也御覽八百六十引雜字解詁曰粔籹膏環也又通俗文曰干緜者謂之粔籹緜者屈也言屈之使如環故或謂之膏環或謂之環果齊民要術粔籹名環餅象環鉤形是也劉禹錫詩纖手搓成玉數尋碧油熬出嫩黃深夜來輕脆無輕重壓扁佳人纏臂金此形製也

瑤漿蜜勺

朱干曰蜜勺古本作靃勺見禮經通作酌以疏布蓋尊勺挹酒器言舉羃用勺而實羽觴之餘也今本作密姜氏皋曰儀禮設扃鼏鄭注古文鼏作密士冠士喪禮注同此蓋本作密勺譌作蜜勺耳然叔師以釋爲蜜因思密勿韓詩作蜜勿借爲靃沒說文靃鑷甘飴也一曰螟子从虫靃聲又曰蜜靃或从宓然則古本作靃勺正是蜜字紹煥按王注以勺爲沾則勺是

和調義非挹取之句矣諸家泥句字解故說多歧出

涉江采菱發揚荷些

注王逸曰楚人歌曲也言已涉彼大江南大湖池采取菱芰發揚荷華補注曰淮南歌采菱發陽阿又足蹀陽阿之舞注云陽阿古之名倡又欲美邦者必先始於陽阿采菱樂曲之歌聲紹奭按上云女樂羅些又云造新歌注謂歌曲是也揚荷卽陽阿之同音假借字而以爲發揚荷華則未免因文爲訓矣

麗而不奇些

注王逸曰不奇奇也旁證云麗而不奇與上云麾而不爽句同言雖華麗而不奇哀也注同

蔡大呂些

注王逸曰大呂律呂徐氏文靖曰史記平原君傳使趙重於九鼎大呂周廟大鐘又樂毅傳大呂陳於元英索隱大呂齊鐘名以兩說證之蓋鑄鐘而應大呂之律者也左襄十九年作林鐘昭二十一年鑄無射皆鐘名而應律者紹奭按呂氏春秋貴直篇其無以齊之大呂陳之庭是亦大呂爲鐘名之證

蔑蔽象棊有六簿些

注王逸曰蔑玉飾之也或言蔑蔽今之簙也方言簙或謂之蔽或謂之棊或謂之箘或謂之簺或謂之簙或謂之博自關而西或謂之簙或謂之簺或謂之箘自關而東或謂之棊或謂之博或謂之簙或謂之簺或謂之箘或謂之蔽

傳慢則斜之凶猛也斜斜糺糞一字

林木茂骫

按本書上林賦崔錯蒌骫注引郭璞曰蒌骫蜷戾也集韻茂蒌並蒲撥切則茂與蒌同骫古委字

積溪胡紹煐學　貴池劉世珩校刊

枚叔七發

飲食則溫酒甘膬

注善曰說文曰膬醜易破也昌芮切下甘脆肥膿注引廣雅曰脆弱也今說文膬醜奧易破也脃小奧易斷也段注脃膬蓋本一字異體篇韻皆云膬同脃小宗伯注云今南陽名穿地爲竁聲如腐脃之脃釋文云字書無脃但有膬字音千劣反今注本或膬字者則陸所見說文等書有膬與劉音清劣反爲協據此則陸無脃而善於魏都賦七發分引此二字則唐初說文固有脃矣紹煐按脃字見玉小宗伯注釋文脃本作膬老子其脃易泮釋文脃河上本作膬荀子議兵注毳讀爲脆大雅蒸民懿柔猶濡毳也釋文毳本作脆是古并無脆字管子霸言篇有膬而事語篇又出脃脃膬並見與此同陸云字書無脃蓋偶未檢耳脃膬義同故書多通用漢時通用脃俗作脆

猶將銷鑠而挺解也

注善曰高誘呂氏春秋注曰挺猶動也王氏念孫曰挺亦解也呂氏春秋仲夏紀挺仲因高注曰挺緩也緩亦解也故序卦傳曰解者緩也後漢書臧宮傳傳云章懷注並云挺解也下文筋骨挺解義與此同

縱恣於曲房隱閇之中

姜氏皋曰隱閇二字費解閇當是閻字之譌紹煐按閇隙也音諫亦隔也荀子王制篇無閻閇隱僻之國

隱閉猶幽閉此謂曲房隱隔之中也不得改爲閒

扁鵲治內

旁證云史記扁鵲倉公列傳扁鵲者渤海郡鄭人也姓秦名越人正義曰黃帝八十一難序云秦越人與軒轅時扁鵲相類仍號之爲扁鵲是扁鵲固有二矣林氏茂春曰廣博物志扁鵲有二一黃帝時人一戰國時人

使師堂操暢

注善曰琴道曰堯暢達則兼善天下無不通暢故謂之暢按本書琴賦雅昶唐堯注引七略雅暢第十七昶與暢同風俗通凡琴曲和樂作者命之曰暢暢者顏注看馬脊禮記少儀夏右鰭鄭注鰭脊也鰭與脊同謂脊肉也脊肉厚故必薄切以爲炙廣雅背謂之脢脢脅與脊亦通

白露之茄

注善曰茄菜之總名王氏念孫曰食菜謂之茄故所食之菜亦謂之茄漢書食貨志菜茄有畦是也紹煥按馬融廣成頌芳茄甘菜顏注茄菜也後漢書孔奮傳同甘菜茄亦謂茄爲菜草懷注訓爲食失之

山梁之餐

注善曰鄭元論語注曰孔子山行見一雌雉食其粱粟旁證云依注則粱字當爲梁陳氏鱣曰如鄭說方與時哉一歎有闕下文三嗅而作鄭亦指雌雉食梁粟而言

熊蟠之膰

注善曰左氏傳曰宰夫膰熊蹯不熟方言曰膰熟也音煩今左傳作膰朱氏右曾曰說文烰煮熟也胹爛也正字應作烰經典或作胹膰濡皆同聲假借呂覽過理篇膰熊蹯李善名都篇注引左傳亦作膰楚詞招魂膰若芳些並作膰內則濡豚又作濡

薄者之炙

注善曰薄者未詳一曰薄切獸者之肉者今人謂之者頭按者脅也凡脅皆曰者漢書揚雄傳究旄瘢者顏注者馬脅禮記少儀夏右鰭鄭注鰭脊也鰭與者同謂脊肉也脊肉厚故必薄切以爲炙廣雅背謂之脢脢脅與脊亦通

鍾岱之馬
注善曰呂氏春秋曰代故馬郡宜馬按依注則正文
岱當作代
黃池紆曲
注善曰黃當爲湟湟城池也按黃卽簧之省說文簧
積水池簧池二字多連文漢書龔遂傳盜弄陛下之
兵於簧池是也簧池積水故下多陳水鳥若城池之
陞無水故說文曰無水曰陞
鵕龍德牧
注善曰鵕龍德牧並鳥名未詳向注鵕雌龍鳳背上

文曰德腹下文曰牧按向以鵕爲龍與鳥非類其云
背上文曰德腹下文曰牧亦有誤今卽其說而詳證
之中山經五采而文名曰鳳皇首文曰德海內經鳳
皇首文曰德皆其義而腹文曰牧仍無可攷惟釋畜
黑腹牧言牛之腹文爲牧也張揖漢書司馬相如傳
注鵕雌龍也鵕爲雌則龍爲雄矣此借鵕龍言之鵕
龍猶云雌雄耳然則鵕龍德牧謂鳥雌雄首腹之有
文者如上云翠鬣紫纓也枚叔好奇故假以稱焉未
可知也
寂漻蓼蓼
注善曰言水清淨之處生蓼蓼二草也字書曰蓼蓧
草也王氏念孫曰善說非也寂漻蓼蓼皆疊韻謂草貌也既言寂漻又言蓼蓼者
文重字複以形容之紹煐按爾雅釋蒙覆也方言作
蓼同蓼亦作潦王伯厚詩攷東山烝在濛薪釋文引
韓詩濛聚薪貌寂漻猶蓼蓼並謂草木之狀故下云
蔓草芳苓
蔓草芳苓
注善曰苓古蓮字也姜氏皋曰說文苓卷耳草爾雅
卷耳苓耳荀子彊國篇剡然有苓而據松柏之墓楊
倞注或曰苓當爲卷然則苓可作卷故說文但曰苓
卷耳不重曰苓耳史記龜策傳千歲乃游於蓮葉之
上徐廣曰蓮一作苓苓與蓮聲相近或假借字不謂

苓古蓮字也惟曹植七啟寒芳苓之巢龜神龜賦赴
芳苓以巢居遂謂芳苓卽芳蓮耳然張華博物志龜
三千歲游於蓮葉卷耳之上宋書符瑞志龜三百歲
游於蓮葉之上三千歲游於卷耳之上蓮葉卷耳並
言益可證蓮非苓字矣紹煐按漢書揚雄傳颺爓爓
之芳苓顏注芳苓草名是苓爲草非卽蓮也傅毅七
激陟景山兮採芳苓若是蓮不云陟景山矣益證芳
苓確是草名
亂於五風
注善曰遁甲開山圖曰女媧沒大庭氏有天下五風
異色也按五風五音也猶左氏土風之爲土音說木王氏

經義述聞言芬鬱積發亂於五音也

杜連理音

注善曰杜連未詳良注杜連卽田連善鼓琴者姜氏皐曰韓非子田連成竅天下善鼓琴者也

使先施徵舒陽文段干吳姓閭嫫傅子之徒

注善曰徵舒段干傅子皆未詳一曰史記曰夏姬徵舒母也姜氏皐曰詩窈糾兮舒慢受兮舒夭紹兮何楷世本古義以舒卽夏徵舒陳氏啟源以窈糾慢受夭紹皆言佼人之姿然則徵舒亦以色著歟紹煚按據此則徵舒或與段干傅子同爲男色之美亦未可知

文選箋證卷二十五　八

乘牡駿之馬

王氏念孫曰牡當爲牝爾雅曰駿大也又曰牝驪也方言牝大也秦晉之間凡人之大者謂之牝或謂之牡說文牝大也牝馬也楚辭九歎同騖贏與乘駟兮注乘駟駿馬魏都賦冀北塡廄而駟駿然則牝牡牝駟駿四字名異而實同牝駿卽駟駿也作牡字之誤紹煚按牝牡形近易譌說文駟牝馬也今作牝馬牙牝齒誤作牡齒與此同

掩青蘋

注善曰張揖子虛賦注青蘋似莎而大按注引子虛賦注則正文當作蘋銑曰蘋大萍也作蘋乃五臣本

掩息也蘋非可息之處銑注强以爲解耳

遊清風

五臣遊作遡旁證云上文遊涉乎青雲此句不當複疑善作溯清風故五臣改爲遡也紹煚按本書七命遡長風善引薛綜西京賦注曰遡向也是善本亦作遡與七命文同

魚跨麋角

注善曰麋角執麋之角也按麋角猶云角麋文特倒言以協韻耳角麋謂遮截而束縛之也角與捆通廣雅曰捆掎也圃風七月猗彼女桑傳云角而束之曰倚左傳襄二十四年晉人角之諸戎掎之是角捆通矣魚言跨麋言角並捕取之名角非頭角跨亦非兩股間跨也

文選箋證卷二十五　九

幾滿大宅

注善曰大宅未詳余氏文選音義曰梁邱子黃庭經注面爲靈宅一名大宅以眉目口之所居故爲宅徐氏鼒曰梁注黃庭經本作一名尺宅非大宅也此當引後漢書馮衍顯志賦游精神於大宅兮章懷注大宅謂天地旁證云上文有眉宇侵淫云云則余說近之紹煚按據梁注黃庭經謂面爲宅此上云侵淫而上玩一上字則非指面言可知淮南原道訓高注區宅也宅謂天也是大宅爲天地此云幾滿大宅猶云

氣充宇宙耳疑徐說勝

掩蘋肆若

按此蘋亦當爲蘋字之誤也

誠必不悔決絕以諾

注善曰言忠誠爲之必不有悔事之決絕但以一諾不俟再三王氏念孫曰誠必二字連讀誠必與決絕相對爲文呂氏春秋論威篇曰又況乎干乘之國而有所誠必乎賈子道術篇仗義誠必謂之節皆其證

決絕以諾以與已通言或已或諾俱決絕無猶豫也

注皆誤表記君子與其有諾責也甯有已怨注已不許也逸周書官人篇曰已諾無決

慌曠曠兮

五臣慌作超攷異曰此必欲改上文怳兮忽兮之怳爲慌誤以當此處善亦作超其上文之怳乃當作慌

臨朱汜而遠逝兮

注善曰朱汜蓋地名未詳良注朱汜南方水涯

莫離散而發曙兮

注善曰莫離散謂不離散也按莫對發曙言不當解爲不旁證云莫字當讀作暮是也

純馳沽蜺

注善曰賈逵國語注曰純專也沽蜺即素蜺也按純讀如屯召南野有死麕白茅純束鄭箋純讀如屯是屯純古通屯馳謂或屯或馳猶下言先後耳蜺高也

本書西京賦直墀蜺以高居魯靈光殿賦白鹿子蜺於櫨櫨並以蜺爲高浩蜺平列字並高大之貌言濤之屯馳高大也

初發乎或圍之津涯荄軫谷分

注善曰或圍地名言涯如轉而谷似分也一本無荄字按據善注則當讀津爲句而涯字下屬文義較順

或圍地名今無所考或蓋古文域域圍二字義實詩九圍即九域也疑此與下藉藉之口皆屬寓言非實有地理可攻也

回翔青篾銜枚檀桓

注善曰青篾檀桓皆地名按此言濤之初發如車之回翔如馬之檀桓青篾車名宋書明帝紀大妃乘青篾車篾覆答也秦風小戎傳幬覆式也以青爲篾謂之青篾以素爲篾謂之素篾禮記曲禮素篾是也篾幬三字並同檀桓猶盤桓回旋之貌字亦作亶洹

淩赤岸鱉扶桑

注善曰諸書並以赤岸在廣陵此文勢似在遠方非廣陵也汪氏中曰善因扶桑之文並疑赤岸在遠方然郭璞江賦鼓洪濤於赤岸淪餘波於柴桑正承用此文則扶桑當爲柴桑之誤今潮猶至湖口之小孤山紹煥按南兗州記見御覽瓜步山東五里江有赤岸濤水自海入江激衝六七百里至此岸側其勢始衰

則赤岸在廣陵無疑

如振如怒

注善曰毛詩曰如震如怒毛萇曰震猶威也按注引毛詩則正文當作震

霍然病已

注善曰霍疾貌也按霍解散之貌荀子議兵篇霍然離耳枚注霍然猶渙然也爾雅釋訓舍人注釋猶霍霍解散之意是霍爲解散也

莘莘將將

注善曰莘莘多貌也按莘與𦓐同从多辛聲廣雅𦓐多也莊子徐無鬼禍之長茲莘亦假莘爲𦓐釋文引李注𦓐多也

曹子建七啟 并序

皆枚乘作七發傅毅作七激張衡作七辨崔駰作七依遂作七啟并命王粲作焉

辭各美麗余有慕之焉

按劉彥和文心雕龍云七竅所發發乎嗜欲始邪末正所以戒膏粱之子弟也據此則七發本七竅所發因以名之後如七啟七命皆襲其名而昧其義矣

萬物紛錯與道俱隆

御覽卷一引此紛錯作純純隆作運是也此與上句分爲韻後人誤以下窮終躬中風韻故易爲隆

背洞溪

六臣本溪作壑余氏文選音義云傳毅七激背洞壑

臨絕溪

芳菰精粺

注善曰說文曰稗禾別名稗與粺古字通按粺稗稗音同而義各別說文粺穀也玉篇廣韻並云粺精米也大雅召旻彼疏斯粺傳云彼宜食疏今反食精粺箋云米之率耦十粺九鑐八侍御七是粺爲米之精者非稗稊之稗段氏玉裁姜氏皋說並同程氏瑤田又謂此爲野稗謂之精者修詞家之美稱說文𦓐黍屬音卑玉篇廣韻稗皆有卑音並宜卑涯地又視禾黍爲卑故字皆從卑梁大清三年鄱陽王範屯濡須糧乏采菰稗菱藕以自給其所謂稗即野稗據此則稗又爲野稗矣

姑兩存之

霜蓄露葵

注善曰毛詩曰言采其蓫鄭元曰蓫牛蘈也蓫與蓄音義同也按毛傳蓫惡菜陸璣疏云揚州人謂之馬蹄幽州人謂之蓫是蓫非可食之菜此蓄與葵對舉則蓄非蓫矣邶谷風我有旨蓄箋蓄聚美菜廣韻蓄冬菜蓄爲冬菜故謂之霜蓄蓄聚也今人家蔓菁菜霜後味尤甘美蓋其一種急就篇老菁蘘荷冬日藏

山鷄斥鷃

是也

注善曰莊子曰鵬搏扶搖而上斥鴳笑之許愼淮南子注曰鵲雀飛不過一尺言劣弱也斥與尺古字通

按斥澤也斥鴳猶澤鴳斥鴳山鷃對言正謂澤司馬彪逍遙遊篇注斥小澤是也如許愼注以斥爲尺則宋玉對楚王問尺澤之鯢以一尺之澤容鯢亦所未聞

羆獌回遹

旁證云六臣本羆作罷是也

班輸無所措其斧斤

注善曰鄭元禮記注曰公輸若匠師也般若之族多伎巧者也旁證云此引檀弓注以分班輸爲二人漢書敘傳注云一說班魯班也與公輸氏爲二人皆有巧藝古樂府誰能爲此器公輸與魯班亦作二人解紹熙按檀弓所載般爲魯哀時人而戰國策班攻宋在六國時前後恐非一人疑一爲魯般一爲公輸班酉陽雜俎魯般燉煌人子涼州造浮屠作木鳶六國時公輸班亦爲木鳶以窺宋城似魯班並非檀弓所載人名矣俟考

爵乃御文軒臨洞庭

注善曰軒殿檻也尸子曰文軒無四寸之鍵則車不行新語曰高臺百仞文軒雕窗也按善既以軒爲殿檻而又引尸子以文軒爲車名則語爲歧出疑後人所增洞庭五臣作彤庭

然後姣人

注善曰毛詩曰佼人僚兮按依注則正文當作佼公叔畢命於西秦

注善曰公叔未詳良注公叔書傳所不載或云荆軻字公叔旁證云人物志七繆亦稱荆軻爲荆叔紹熙按古不稱名姓下多字以叔如史記范雎爲范叔是也

張景陽七命

嘉遯龍盤

注善曰尚書大傳曰蟠龍賁信越其藏鄭元曰蟠曲也按注引大傳蟠龍則正文當同今晉書作蟠乃敕雲輅

旁證云六臣本及晉書並作整此作敕蓋偶誤遂適沖漠之所居

六臣本校云五臣無此一句按無者是也七啟遂屆元微子之所居與上墟與爲韻此與上不協後人襲取七啟文而增之注爾雅曰云今亦無此訓並後人所加

解谷嘲嘈張其前

注善曰嘲嘈深空之貌嘲音勞嘈音曹按本書嘯賦訇磕嘲嘈注嘲音勞嘈音曹亦當言聲空貌聲空謂

之嘈嘈猶谷空謂之嶸嶸
飛翮起而麗天
按晉書麗作灑灑與飛義貫此脫去水旁耳
茗邈茗嶢
注善曰茗邈高貌也按茗邈古無訓爲高貌者茗邈猶緜邈茗緜一聲之轉遠貌詳見前下茗嶢乃言高耳
茗邈茗嶢謂高遠之貌
邈九秋之鳴飆
注善曰愬與遡同已見上文按見上文謂見上遡長風注引薛綜西京賦注遡向也然則正文當作愬矣
晉書同

營匠斲其樸
注善曰營匠未詳汪氏師韓曰西京賦西匠營宮景
陽當是用此
韻清繞梁
旁證云西京雜記楚莊有琴曰繞梁古琴疏宋華元
獻楚王以繞梁之琴紹煐按傅休奕琴賦曰楚莊有
琴號曰繞梁梁元帝纂要同
奏綠水
旁證云晉書綠作淥是也各本皆誤注錯出亦淥是
綠非
彫閣霞連

晉書彫作形攷異曰作形爲是形赤也故曰霞連與
上句翠觀峯青正爲一例紹煐按御覽一百八十四
引作雕
榜人奏采菱之歌
注善曰淮南子曰歌采菱發陽阿按注引淮南子則
正文當本作菱貎注淮南采菱並曲名作菱爲五臣
本
臨芳洲兮拔雲芝
注善曰西京賦曰擢靈芝之朱柯旁證云六臣本校
云善作雲非也注中明引西京賦以注靈芝則作雲
者誤

爾乃列輕武整戎剛
注善曰輕武戎剛四車名也攷異曰下又有輕武卒
名也云云二十五字與上注不合六臣本無是也此
或記於旁以駁善四車名之解尤本不察誤取以增
多耳紹煐按唐書李邕傳善始注文選釋意而忘意
書成以問邕邕不敢對善詰之意欲有所更善曰試
爲我補益之邕附事見義善以其不可奪故兩書並
行據此則善注有爲邕所更正者或兩書並行後人
併之故其說差池注中多如是然今不可考矣
鴛紅陽之飛鸞
注善曰紅陽飛鸞未詳旁證云尸子得民而治則

馬有紫燕薊池李白詩驂驒紅陽燕卽本此姜氏皐曰漢書地理志南陽郡有紅陽侯國然則紅陽是地名而庾信馬射賦紅陽飛鵲紫鷺晨風又似類舉馬名也紹煐按紅陽與唐公對言似當爲地名若以爲馬名則之字殊贅而庾信紅陽與紫鷺對舉者蓋紅陽地出馬因號爲紅陽猶陶塗出馬命之爲騊駼耳

誦乃布飛羅張修罠

按羅與下辭闕爲韻疑本作張修罠布飛羅此誤倒晉書作張修罠布飛羅疑羅爲羅之誤

乃有圜文之狌斑題之獶

注善曰毛萇詩傳曰豕一歲曰豜又鄭元曰豕生三子曰獶然此狌獶指諸獸不專論豕也按圜風七月作狌傳三歲爲狌無豕字齊風還傳獸三歲曰肩作獸不作豕釋文肩本亦作狌後漢書馬融傳注引韓詩薛君章句同廣雅釋獸云獸三歲爲肩說文狌三歲豕肩相及者呂覽知化篇注獸三歲曰豜皆可證此作一歲誤騶虞七月箋並云豕生三曰豵釋文豵字又作獶今善所據是也康成本爾雅傳釋狌豵皆主歲言騶虞傳一歲曰豵七月傳豕一歲曰豵是豵小狌大證以周禮大司馬大獸公之小禽私之七月言私其豵獻狌于公皆合

雲迴風列

旁證云作列誤當爲烈

颺林瞩石

注善曰颺以鼻搖動也五忽切按五忽切則字當作動也集韻颺獻以鼻搖動當本善注是丁度所見本與玉篇廣韻兀並五忽切颺讀如兀玉篇廣韻兀並五忽切颺與抌通說文抌此作颺誤弘治校同

陽文陰緩

注善曰吳越春秋曰陽曰干將而作龜文陰曰莫耶而漫理按緩無也緩對文言則無文爲緩說文緩繒無文也周禮巾車乘夏緩鄭注五采畫無飾賈疏言緩者亦如緩帛無文飾善引吳越春秋陰曰莫耶而漫理與緩通亦謂陰無文故云莫耶莫亦無也緩莫無一聲之轉漢書西域傳嶺賓國以金銀爲錢文爲騎馬幕爲人面張晏曰錢文面作騎馬形幕面作人面目如淳曰幕音漫幕與緩亦通是凡物之無文者謂之緩今人呼錢之陽文爲字面陰幕爲無莖古之遺音

則舒辟無方

段氏玉裁曰荀子注引作舒辟不常李善曰辟卷也言神劍柔則可卷而懷之用則可舒今注有脫文紹煐按楊倞引乃是五臣注當時善注未行在所不引無方作不常亦濟注如是善注千辟云辟謂疊之解

已見上故此處無注段偶未見及此注云言此神常脾卷也諸劍者皆柔可卷而復之復可舒而用之也

髦殘象白

注善曰殘白蓋煮肉之異名按髦殘象白與鶩髀猩脣類舉蓋體中之一物非煮肉名言髦之殘象之白猶之鶩髀猩脣耳攷工記注幒讀如羊豬羹之羹賈疏曰俗以豬脂爲胊胊素干反似漢時有以脂爲羹者眾經音義十七之三引通俗文云在腰曰肪在胃曰胊胊脂也謂腸胊脂也殘與羹胊音同然則胊爲正字殘與羹皆同音之假崔駰博徒論曰鶩臛羊殘羊殘即鄭讀所謂羊羹亦脂也脂髓也說文髓骨中脂

也本書長楊賦注引通俗文骨中髓曰脂是也呂覽本味篇旄象之約高注一曰約美也美即脂也謂旄象之脂也旄與髦同太元童出泥入脂范注脂美也可證曰亦脂也大雅韓奕有熊有羆陸疏熊脂謂之熊白據此則殘白皆脂名故呂覽陳肉之美並舉旄象之約矣

婁子之豪

按豪當作毫注引孟子注可證

荊南嶋程

先君溪入溆隱叢話曰以湖州圖經攷之烏程縣古有烏氏程氏居此醞酒因名其荊溪則在長興縣六十里此溪出荊山

單醪投川

注善曰黃石公記曰昔良將之用兵也人有饋一簞之醪投河令眾迎流而飲之按依注則正文當作簞御覽引亦作簞然簞爲竹器可以盛食不可以注酒惟方言罐陳楚宋魏之間或謂之簞又云罐瓿甒也此爲近之一簞猶云一瓢耳又按史記楚人有饋簞醪者莊王投之於河令將士迎流而飲之三軍皆醉爲莊王事而符子云（見御覽七十八）秦穆公伐晉及河將勞師而醪唯飲一鍾蹇叔曰一米可投河而釀也穆公乃以一醪投河三軍醉矣又屬之秦穆公惟列女傳水

經漸水注呂覽順民察微篇並以投爲越王句踐事太平寰宇記云會稽縣簞醪河句踐投醪之所是也

御馬於糞車之轅

注善曰老子曰天下有道卻走馬以糞王弼曰天下有道修於內而已故卻走馬以糞田何氏餘冬序錄云朱子語錄以天下有道卻走馬以糞車是一句謂以走馬載糞車也旁證云此文亦曰糞車之轅則是實有其器不可作糞田解矣紹熙按本書東京賦卻走馬以糞車注引老子曰天下有道卻走馬以糞田解注並作糞田解今傳奕本老子糞作播倘是播字而云播車成何文

義惟作糞田解故或云糞或云播糞播音同而義亦
相通文子夫召遠者使無爲焉親近者使無事焉惟
夜行者有之故卻走馬以糞車軌不接於遠方之外
亦當讀糞爲句而車字下屬此及東京並云糞車恐
仍是平子景陽誤讀老子也

銘德於昆吳之鼎

五臣吳作吾晉書亦作吾按善注吳吾錯出

圄樓三足之烏

六臣本作烏校云五臣作烏按烏與上非韻善本亦
當作烏此反哺之烏至孝之應也十一字特連而及
之後人見注有烏字遂改爲烏而不知韻之不可通
也

蒨物烟熅

注善曰周易曰天地絪縕按注與正文不相應當亦
作絪縕

績溪胡紹煐學

貴池劉世珩校刊

漢武帝詔

故馬或奔踶而致千里

注善曰言馬不良或奔或踶聲類曰踶齧也王氏念孫曰踶亦奔也踶之言馳奔馳耳說文赴孫曰踶猶言奔馳奔踶也北山戎發當爲山戎北發山戎見管子書周書王會篇作發人諸作北發者以國在北故謂之北發矣

踶也淮南修務訓墨子跌蹶而趍千里高注蹶趍走也蹶與踶同是疾行謂之踶也

泛駕之馬

注應邵曰泛覆也泛方奉切按說文覆也漢書顏注同音方勇反字本作覂後人通用耳廣韻引此正作覂又食貨志大命將覂孟康曰音泛方勇反玉篇引作大命將覂然則正字作覂作泛爲通用字

跅弛之士

注如淳曰弛廢也士行卓異不入俗檢如見斥逐也按跅弛亦連語跅之言斥也亦拓也斥拓皆開大也字本作蘀玉篇蘀弛也弛放也如解跅爲斥逐恐非

賢詔

北發渠搜

注晉灼曰北發似國名也大戴禮北發渠搜氐羌來服按善引見少間篇盧注北發北狄地名不特北發山戎見管子書周書王會篇作發人諸作北朝記商撫交阯北發渠搜則以北發對南撫爲非國名然少閒篇南撫交阯罔不率俾五帝德篇南撫交阯大教鮮友渠搜氐羌北山戎發息愼東長鳥夷羽民似南撫亦地名不特北發也北山戎發當爲山戎見管子書周書王會篇作發人諸作北發者以國在北故謂之北發矣

潘元茂策魏公九錫文

世說潘元茂作魏公册命人謂訓誥同風元茂亡後王仲宣擅名當時便疑此册是仲宣所爲及晉王爲太傅臘月大會賓客語元茂子滿曰尊公魏公册高妙仲宣亦以爲不加人始信爲元茂作

分裂諸夏

六臣本作連帶城邑四字旁證云此據三國魏志武帝紀改

誕育丞相

注善曰毛萇詩傳曰誕大也按誕亦育也華嚴經音義引珠叢誕育也玉篇天子生曰降誕後漢書裴楷傳昔文王一妻誕致十子虞美人傳誕生聖皇晉書袁公傳誕靈物以瑞德並以誕爲育毛傳自爲大訓未可據以釋此

羣后失位

注善曰左氏傳曰諸侯釋位以間王或按注引左傳

以注正文釋位則作失者誤六臣本作釋
設官兆祀
注善曰周禮曰兆五帝於四郊鄭元曰兆爲壇之營
域也按大雅生民后稷肇祀禮記喪記作兆祀潘當
用此益韓詩作兆故爲所據歟以歸肇祀箋肇郊之
神位也孔疏肇宜作兆說文兆畔也爲田畤界祭其
中周禮曰兆五帝於四郊
乘衅將返
旁證云魏志軒作轅五臣亦作轅善注引左傳改乘
轅則亦當作轅此傳寫誤
任彥升宣德皇后令
九星仰止
注善曰周書王曰余不知九星之光周公旦曰九星
星辰日月四時歲是謂九星九星九光旁證云張氏
雲璈以爲當指北斗九星蓋以如注所云與下不易
日月句恐犯複也然各史天文志北斗皆七星惟劉
向九歎訊九魁與六神王逸注九魁北斗九星也紹
煐按困學紀聞二引此云九星九紀也小開武篇周
公曰在我文考順道九紀一辰以紀日二宿以紀月
三日以紀德四月以紀刑五春以紀生六夏以紀長七
秋以紀殺八冬以紀藏九歲以紀終與善注合張氏
謂即北斗九星係指一隅言之此似是而實非也孫
素問注上古世質人淳九星垂朗中古道德稍衰據
星蔵耀故星之見者七焉此又即北斗九星二星不
見之說而其云九星謂天蓬天內天衝天輔天禽天
心天任天柱天英與諸家所舉名不同聊附末詳地
傅季友爲宋公修張良廟教
道亞黃中功參微管
按侍中王公碑云體亞黃中功及微管季友亦屢用
此語
冠德如仁
按本書任彥升爲范始興作求立太宰碑云道被如
仁功參微管並本此
過九原者亦流連於隨會
注善曰京當爲原按依注則正文本作九京善引檀
弓觀於九原故云然晉語游於九京韋注京當爲原
九原晉墓地又檀弓以從先大夫於九京也鄭注京
蓋字之誤當爲原季友本晉語故作京善引檀弓易
爲原今正文作原從善注改也
王元長永明九年策秀才文
自斌俗澆
注善曰莊子曰唐虞始爲天下澆淳散朴計愼淮南
注曰澆薄也澆與澆同今見莊子繕性篇釋文澆本
亦作澆按後漢書循吏傳澆淳散朴作澆本書頭陀
寺碑文澆風下續注澆與澆音義同招隱詩安事澆
醨僕注樏與澆同亦省作槱荀子非十二以槱亂天

下注梟與牋同哉當作萌善本作萌五臣自作氓全
書之例如此
緬追刑厝
注善曰賈逵國語注曰緬思貌也按緬者遠也緬追
與上永念對正爲遠義緬與邈又一聲之轉邈亦遠
也
懋遷通其有亡
注善曰尚書曰貿遷有無化居段氏尚書古文撰異
云王伯厚藝文志攷說漢儒所引異字有賈遷有無
化居宋王天與尚書纂傳吳澄纂言皆云伏生大傳
作貿江氏永群書拾補訂作賈紹崵按據此則衛
殷軫義同故文多連言楚辭惜誦王逸注軫隱也隱

包未改以前漢儒所引皆作貿善引作貿蓋所見古
本尚書知正文定作貿否則與注不相應矣
中產闕洊歲之貲
注善曰字書曰洊仍也按注義未明洊再也此言中
產無再歲之給也坎象上傳水洊至陸注云洊再也
可證
文條炳於鄒說
注善曰鄒說未詳良注鄒衍說天五勝厥數之事按
史記孟荀列傳鄒衍深觀消息而作怪迂之變始終
大聖之篇十餘萬言今其書不傳蓋亦深明氣候所
謂陰陽家言者
紛諍空軫
注善曰方言曰軫戾也謂相戾也按空亡也軫與下無歸意
並見廣雅謂紛諍而亡方也此云空軫與
同
永明十一年策秀才文
九序未歌
旁證云何校序改敘是也善引尚書作敘
如傷之念恒軫
注善曰許慎淮南子注曰軫轉也按恒軫猶上言每
勤也軫與殷通本書羽獵賦殷殷軫軫注殷軫盛也
殷軫義同故文多連言楚辭惜誦王逸注軫隱也隱

與殷亦通邶風柏舟如有隱憂韓詩作殷
若聞冗卑弃
旁證云五臣卑作畢翰注盡爲廢弃正注畢弃二字
此傳寫誤
文而無害
注善曰漢書曰蕭何以文毋害爲沛主吏掾音義曰
有文而無所枉害也王觀國學林云攷諸家說文無
害皆未當文無害者謂不侮文則不害法也不侮文
不害法則公私平允而稱爲能吏矣餘詳本書紹崵按此
云文而無害合下嚴而不殘句觀之則文當爲深文
刻覈之文無害乃不枉法之謂故音義又云律有無

害都吏如今言公平吏此爲近之酷吏傳趙禹爲丞
相亞夫吏亞夫曰極知禹無害然文深不可居政府
是亦以文爲深文矣言雖深文而尙公平不枉法也
學林以文爲不侮文恐非
是以賈誼言天下之有惡吏之罪也
五臣本無天字攷異曰傳寫誤衍也
頃深汰珪符
注善曰說文曰汰澌浙也段氏注曰
凡沙汰淘汰用浙米之義引伸之或作汰从點者誤
也若左傳汰侈汰輈皆郎泰之假借字寫作汰者亦
古今注以設謗木爲堯事與鄧析子異
誤紹熰按汰祇一字許不錄汰自郭忠恕佩觿强分

汰汰爲二後人遂以有點爲汰侈之汰猶泰之作太
妄意識別失六書之恉矣
豈非療飢
注善曰毛詩曰可以樂飢鄭元曰泌水洋洋然飢者
見之可飲以療飢療與療音義同按釋文云樂本亦
作癆毛音洛鄭音力召反沈云舊皆作樂晚詩本有
作疗下樂正義云定本作樂據此知孔本作癆卽沈
所謂晚本也此引鄭箋作藥與孔本同說文癆治也
重文療韓詩外傳引作療列女傳太平御覽引同本
書鄭有道碑注引亦作療然則作療蓋韓詩歟思元
賦羞玉芝以療飢亦本韓詩
加以納款通和
注善曰納其款關之誠而通其和好之禮按款誠也
納款言納其誠也廣雅釋詁款誠也釋訓叩叩誠也
叩叩猶款款本書卜居吾甯悃悃款款朴以忠乎款
叩一聲之轉誠謂之款亦謂之叩猶擊謂之款亦謂
之叩史記商君傳款關請謁集解引韋昭曰款叩是
也
伍彥升天監三年策秀才文
設謗木
注善曰鄧析子曰堯置欲諫之鼓舜立誹謗之木按
古今注以設謗木爲堯事與鄧析子異

曰伏青蒲
注善曰漢書曰史丹直入卧內頓首伏青蒲上應劭
曰以青規地曰青蒲按應劭又云青蒲自非皇后不
得至此非人臣宴見之所竊謂此借用青蒲字自後
如曹鐵瑚授陸展兵部尙書制剖竹遂行伏蒲未足
文粹載張騭奏自可曳裾紫禁伏奏青規宋劉後邨
賀湯司諫啟冠伏蒲之清班遂援爲故實矣
孔文舉薦禰衡表
竊見處士平原禰衡年二十四
按抱朴子曰漢末有禰衡者年二十三孔文舉薦之
於朝與此云年二十四不合疑抱朴子誤也

惟岳降神

注善曰毛詩曰惟岳降神六臣本校云善岳作嶽按

今正文及注皆誤爲岳

任座抗行史魚厲節

注善曰廣雅曰抗舉也按抗高也廣雅亢高也亢與

抗同抗行厲節相對抗行猶厲節耳厲亦高也本書

劉琨勸進表狹巢由抗矯之節抗矯謂高舉也魏文

帝與鍾大理書相如抗節注引孝經援神契曰抗節

厲義與此意同

溢氣坌涌

注善曰坌涌貌也步寸切按本書難蜀父老汜艷溢

溢張揖曰溢溢也引字林曰溢匹寸切漢書溝洫志

河水溢溢注溢涌也溢與坌同

飛兎騄驎

按騄當作騹本書上林賦綪騄驎景祐本漢書騄作

騹地理志大騹注騹古要字然則騹驎字古作騹今

作要俗加馬旁爲騄

諸葛孔明出師表

躬耕於南陽

注善曰南陽郡名按困學紀聞七引殷芸小說諸葛

武侯躬耕於南陽南陽是襄陽墟名非南陽郡也閻

氏若璩曰南陽爲墟名出異苑注杜者不甚遵之全

氏祖望曰漢晉春秋亮家於南陽之鄧縣在襄陽西

二十里曰隆中則非墟明矣

三顧臣於草廬之中

按蜀志徐庶謂先主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將

軍宜枉駕顧之由是先主遂詣凡三往乃見而魏略

載亮見備於樊城備以諸生意待之恐非其實

故五月渡瀘

張氏雲璈曰水經若水注益州記云瀘水源出曲羅

嶲下三百里曰瀘水兩岸有殺氣暑月舊不行故武

侯以夏渡爲難紹熙按御覽三十四引益州記云瀘

水即武侯渡處水有熱氣暑天不敢行文小異又六

十五引十道記云瀘水出蕃中入黔府歷郡界出拓

州至此有瀘津關關上有石峯高三千丈四時多瘴

氣三四月間發人衝之立死非此時中則人多吐悶

故諸葛武侯征越嶲上疏云五月渡瀘深入不毛之

地

陛下亦宜自謀

注善曰王逸楚辭注曰課試也按注引楚辭注則正

文謀字誤六臣本校云謀善作課是也此依五臣本

改

曹子建求自試表

將挂颿人彼已之議

注善曰毛詩曰彼已之子不稱其服今侯人彼已作彼其按左僖二十四年傳及晉語並作已禮記表記作記王風揚之水彼其之子箋云其字或作已或作記讀聲相似是其已記三字古同聲而通用善此注順正文改其爲已耳

固夫憂國忘家

六臣本校云五臣無固字按固與故通論語固天縱之將聖論衡知實篇作故可證此五臣不解固字之義而刪之

事列朝榮

旁證云魏志榮作策此作榮但傳寫誤紹煐按銑注名書史冣爲朝廷所榮是五臣作榮策俗寫作榮故譌而爲榮五臣因而不察耳

求通親親表

旁證云何校資改咨是也魏志亦作資

駙馬奉車

張氏雲璈曰駙馬猶言車駕之副自魏何晏尚金城公主拜駙馬都尉後世遂惟尚女者拜此官紹煐按漢書百官公卿表駙馬都尉注駙副馬也後漢書明帝注駙馬都尉掌天子之駙馬駙副也說文駙副馬也放駙馬都尉漢武帝置掌駙馬魏晉尚公主官駙馬後遂以爲尚公主之專稱趙氏棨行營雜錄謂皇女爲公主其夫必拜駙馬都尉故謂之駙馬宗室女封郡主者爲郡馬縣主者爲縣馬不知何義此又因駙馬而附會其郡馬縣馬之稱矣

乃臣丹情之至願

按丹情至願意復魏志情作誠是也此恐誤本書百官勸進今上牋冒奏丹誠可證蓋習用語

崩城隕霜

注善曰淮南子曰鄒衍盡忠於燕惠王王信讒而繫之鄒子仰天而哭正夏而天爲之降霜旁證云今淮南子無此文然本書詣建平王上書注及後漢書劉瑜傳袁紹傳注初學記二引並同紹煐按太平御覽十四引淮南子與此同又見本書求通親親表注

臣聞文子曰不爲福先不爲禍始

注善曰范子曰文子者姓辛葵邱濮上人也稱曰計然南游於楚范蠡師事之辛姓字文子書非范蠡師事之辛姓字文子者今表中所稱不爲福先二語亦本老子漢志列老子爲宗略無與范蠡謀議之事貨殖傳注計然其書則有萬物錄著五方所出皆直述之事見皇覽及晉中興簿據此則文子書非范蠡師事之辛文子矣唐志農家范子計然十五卷注云范蠡問計然答此即

貨殖傳注計然其書有萬物錄者與漢志文子九篇均爲兩人兩書一列之道家一列之農家可證

使有不蒙施之物

六臣本校云五臣再有有不蒙施之物六字旁證云魏志同此殆傳寫偶脫耳

是臣懷慺之誠

注善曰尚書傳曰懷慺謹慎也旁證云後漢書楊賜傳注及晉書孝友李密傳皆作見何氏良俊語林四語林三十卷仿劉慶義世說作今王士貞併補入世說新語中李令伯嘗聘吳吳王與羣臣汎論道義因言嘗爲人弟令伯曰願爲人兄吳王問何願爲兄令伯曰爲兄供養之日長也觀此知令伯天性純孝言談間亦自然流露

且臣少事僞朝

按晉書列密於孝友傳而始事漢終事晉表中竟斥漢爲僞朝殊所未解丹鉛總錄謂曾見佛書引此作荒朝蓋密之初文也僞朝字殆晉改之以入史

陸士衡謝平原內史表

簉板詔書

注善曰時成都攝政故稱板詔旁證云後漢書陳蕃傳尺一選舉注尺一謂板長一尺以寫詔書也魏書呂布傳注初天子在河東有手筆板書召布來迎是板詔即天子之詔紹煥按後漢書楊賜傳注板謂詔書也亦其證善泥威榮緒晉書成都王表理機起爲之爲密淮南泰族訓作密因誤而爲密猶慮子賤

慈父見背

按慈父之稱始此然善注引文子曰慈父之愛子非報則又在前

躬親撫養

旁證云親當作見六臣本作親校云善作見三國蜀志楊戲傳注及晉書孝友李密傳皆作見何氏良俊語林四語林三十卷仿劉慶義世說作今王士貞併補入世說新語中李令伯嘗聘吳吳王與羣臣汎論道義因言嘗爲人弟令伯曰願爲人兄吳王問何願爲兄令伯曰爲兄供養之日長也觀此知令伯天性純孝言談間亦自然流露

事蹤筆跡

注善曰王隱晉書曰機與吳王晏表曰禪文本草今見在中書一字一迹自可分別蔡邕書曰惟字筆迹可以當面也按依注迹字兩見皆作迹不作跡知正文當作迹

而不能不恨恨者

五臣恨恨作愎愎銑注愎恨悲也按銑注本廣雅釋訓然此當爲恨恨恨愎恨卽懇懇言誠款也後漢書陳蕃傳天之於漢恨恨無已章懷注恨恨猶眷眷也字亦作豤本書與蘇武詩恨恨不得辭今誤作愎五臣作恨恨向注恨恨相戀之情是也此作恨恨五臣本又誤作愎與彼互異詳與蘇武詩

重蒙陛下

注善曰陛下謂成都也何氏焯曰此表自上惠帝非成都也觀表首陪臣可見士衡從成都在鄴下魏郡太守治鄴詔書下魏守守復遣丞授耳以表末便道之官等語證之其義尤明

劉越石勸進表

應命代之期

按善引孟子其間必有名世者則正文當作世命與名古字通故又引廣雅曰命名也

抗明威以攝不類

注善曰漢書音義曰攝安也五臣作懾翰注懾也按作懾是也懾與明威意合而與下蕭宇內亦相對然善引漢書音義則所據本作攝古亦假攝爲懾漢書霍去病傳攝讋者弗取注謂振動失志氣者是也此作攝亦同音之假訓爲安恐非

張士然爲吳令謝詢求爲諸孫置守冢人表

成湯革夏而封杞武王入殷而建宋

注善曰漢書鄒生曰昔湯伐桀封其後於杞勞證云大戴禮少閒篇成湯放移夏桀遷姒姓於杞與此合而禮記史記周本紀杞世家俱言武王封杞者蓋武王因其舊封重命之漢書梅福傳所謂紹夏於杞也

紹熾按唐高祖武德元年詔曰鳴條克伐杞用夏郊命之符是三國以前甄皆音堅後爲吳諱故轉而音眞而江氏永古韻標準以堅字作居因切右與肩研音異故詩敦弓既堅與鈞均賢同韻則甄音眞是也紹熾按甄與禋煙皆從垔聲周禮大宗伯注禋之言煙也煙音因說文煙或作烟从因聲禋煙並讀於眞切甄亦是也春官典同薄聲甄注甄讀爲甄燿之甄

甄燿猶振掉振音震震古皆讀平聲見江氏有誥辭九思甄與軒矚韻乃文眞二部通轉是漢時甄俱讀眞音陳氏謂三國以前皆音堅此臆說也堅從臤聲臤從臣聲古讀居銀切後漢書雷義傳鄉里語曰膠漆自謂堅不如雷與陳當時方語皆如是讀所謂禮失而求諸野也江氏諧聲表堅在眞部然則堅甄聲同甄可讀眞音堅亦可如銀切矣

庾元規讓中書表

頻繁省閱

林氏茂春曰蜀志費禕傳頻繁至吳晉書刑法志使問頻繁山濤傳手詔頻繁是皆時習用之語錢氏大昕見養新錄漢書王莽傳非皇天所以鄭重降符命之意顏注鄭重猶頻煩也古人以鄭重爲重疊之義鄭重頻煩皆雙聲又晉書紀瞻傳頻煩贅竊庾亮傳沐浴芳風頻煩省闥周書大祖紀頻煩請謁劉知幾史通書志篇頻煩互出雜說篇詔策頻煩亦作頻繁晉書王濬傳蒙國厚恩頻繁寵擢繁煩同音亦同義也

而財居權勢

按財與纔古字通本書羽獵賦財足以奉郊廟注財與纔同旁證說同

恭命則愈違命則苦

呂向注愈勝也王氏念孫曰愈卽愉字爾雅曰愉樂也樂與苦正相反愈愉古通荀子正論形至佚心至辭九思甄與軒矚韻乃文眞二部通轉是漢時甄俱讀眞音陳氏謂三國以前皆音堅此臆說也堅從臤聲臤從臣聲古讀居銀切後漢書雷義傳鄉里語曰膠漆自謂堅不如雷與陳當時方語皆如是讀所謂禮失而求諸野也江氏諧聲表堅在眞部然則堅甄聲同甄可讀眞音堅亦可如銀切矣

庶武羅於弭泥之墟

按釋名釋親屬庶摭也謂摭拾徵隨待遇之也可爲此庶字確注何氏焯校晉陽秋作廉蓋疑庶字難解故耳而旁證謂今蜀志注引晉陽秋仍作庶則固不可據矣

奸威相逼

旁證云六臣本及蜀志注相並作仍此仍作相恐誤

雖園綺之棲商洛

六臣本校云五臣園作袁旁證云皇甫謐高士傳東園公姓庾名秉字宣明東觀餘論園作園匡謬正俗有園稱撰陳留風俗傳自序園公之後爲秦博士避地南山惠帝以爲司徒黃氏汝成日漢哀帝二年元壽始改丞相爲司徒孝惠時未有此名園稱所述恐不足據今得漢石刻有云園公園公神座綺里季神座姓字書多以園公爲園公之後也是園作袁作園皆通紹煥按陳留志御覽四韋廣秉隱別陳留志百九不同字宣明常居園中故世謂之園公園公姓庾與此園公則字當作園

殷仲文解尚書表

伫一戮於徽命

五臣伫作抒按作抒是此傳寫誤方言抒解也後漢書殤帝紀注抒舒也左文六年傳難必抒矣抒與紓同

臣亦胡顏之厚

注善曰尚書曰顏厚謂忸怩倪姜氏皐曰本書曹子建責躬應詔詩表則犯詩人胡顏之譏注云毛詩謂胡厚而不速死也今此注引書但釋顏厚也紹熢按皇甫謐列女劉娥傳云雖顏之厚素相鼠何顏厚二字亦指詩相鼠言當時相傳如是未詳所據

傅季友爲宋公求加贈劉將軍表

密勿君國

注善曰韓詩曰密勿同心密勿僶勉也姜氏皐曰後世密勿作祕密解胡氏鳴玉訂譌雜錄以爲始於柳子厚祭楊郎中文密勿之謀唯道是履崔使君文密勿書奏元侯是命是也紹熢按後漢書胡廣傳密勿夙夜注密勿黽勉亦本韓詩爾雅黽沒勉也郭注黽沒猶黽勉禮記祭義勿勿乎其欲其饗之也注勿勿猶勉勉也密勿與僶勉黽沒並一聲之轉古義相承如是後世以密勿爲祕密猶契闊訓勤苦而以爲離闊矣

任彥升爲齊明帝讓宣城郡公第一表

驃騎上將之元勳

注善曰漢書曰霍去病征匈奴有絕漢之勳始置驃騎將軍位在三公上余氏文選音義曰漢書百官表霍去病傳俱不言驃騎位在三公上續漢志云明帝以東平王蒼爲驃騎將軍以王故位在三公上非驃騎將軍本在公上也東觀漢記云驃騎將軍位次公者又有驃騎將軍蔡質漢官儀沈約宋志並云位次丞相徧檢諸書知善注誤引非漢書右今本異也紹熢按霍去病傳武帝以霍去病征匈奴有功置驃騎將軍秩與大將軍同史記載武帝以衞青爲大將軍位在諸公上是驃騎將軍秩同大將軍則位同在三公上特霍去病傳無明文善據當時秩次言之耳應劭漢官儀和帝以竇憲爲大將軍乃冠三公而漢雜事亦云董重爲驃騎將軍位在公上不獨東平王蒼也特此官不恆置耳

爲范尚書讓吏部封侯第一表

持斧作牧

注善曰漢書曰暴勝之持斧逐捕盜賊按周禮八命作牧得賜鈇鉞鉞卽斧此持斧與上分虎皆作牧事善引漢書與本文無涉

亂離斯瘼欲以安歸

注善曰毛詩曰亂離瘼矣奚其適歸薛君曰瘼散也

按注既引薛君章句則非毛詩矣薛訓瘼爲散則不作瘼可知本書關中詩注引韓詩作莫薛君曰莫散也又引毛詩曰瘼病也是韓作莫毛作瘼最爲分曉說苑政理篇引詩亂離斯莫今亦誤爲瘼　郎云傷離散而爲亂當亦韓詩說也此注並爲後人所改

悵望鍾阜

注善曰許愼曰鍾山北陸無日之地按許愼淮南注又見本書琴賦注而沈休文鍾山詩題注則引徐爰釋問略曰建康北十里有鍾山此當指建康六臣本注作鍾阜已見上文益指鍾山詩注也後人乃誤以琴賦注補之遂致不合

高祖少連

列宅舊豐

注善曰漢書曰盧綰豐人也與高祖同里按漢書地理志京兆下有新豐縣應劭曰太上皇思東歸於是以象豐徙豐之民以實之因號高祖改築城市街里以象舊豐按上乃祖元金章有盈笥之談

新豐此沛郡之豐縣對新豐而言故曰舊豐

注善曰金章印也趙王倫爲亂諛曰金章滿箱尚不可長言小人在位者眾按濟注未聞

雖千秋之一日九遷

注善曰東觀漢記馬援與楊廣書曰車丞相高祖園寢郎一月九遷爲丞相然日當爲月字之誤也按漢書車千秋傳千秋無他技能術學又無伐閱功勞特以一言寤意旬月取丞相封侯此云一日九遷似隸或四姓侍祀

未知所出俟考

何氏焯校刪或字是也按祀當作祠注引應劭漢官

事失實故善改日字爲月然焦氏易林云安上宜官一日九遷是彦升亦有所本

爲蕭揚州作薦士表

王暕字思晦

注善曰梁書曰儉子暕字思晦何之元梁典曰侍中領右驍騎王騫字思晦太尉文憲公長子也左僕射王暕字思叔文憲公次子王筠爲騫碑亦云騫字思晦據此及梁書則梁典及碑誤也按王筠與騫暕並再從兄弟其爲騫作碑必不誤恐仍是此表及梁書誤也

七葉重光

注善曰晉中興書曰王祥弟覽生導導生洽洽生珣珣生曇首野客叢書曰晉書覽生裁裁生導恐善注所引脫誤王筠亦言未有七葉名德重光爵位相繼如吾門者筠與暕皆曇首曾孫所以俱云七葉紹熢按晉書王導傳王導字茂宏光祿大夫覽之孫也父裁鎮軍司馬世數分明恐中興書偶誤也山堂肆考亦云覽六子長子裁生導

豈特麑鼠有必對之辨

注善曰摯虞三輔決錄曰竇攸舉孝廉爲郎世祖大會靈臺得鼠如豹文以問羣臣莫能知者攸對曰麑鼠也詔問何以知之攸對曰見爾雅邵氏晉涵爾雅正義云說文以豹文上屬麑鼠考唐書盧若虛傳時有獲異鼠者豹首虎臆大如拳職方辛怡諫謂之麑鼠若虛曰非也此許愼所謂麑鼠豹文而形小一座盡驚紹熢按唐時羣習郭注故以爲麑鼠據許讀麑鼠豹文句麑鼠屬下讀似實攸亦誤讀爾雅郭郎本之以爲說也

爲范始興作求立太宰碑表

故精廬妄敬

注善曰漢記曰王皐年十一辭父母欲出精廬以尚幼不許因學紀聞曰精廬見姜肱傳乃講授之地即劉淑包咸檀敷傳所謂精舍也五臣謂爲寺觀謬矣

萬氏希槐曰華陽國志大江自湔堰下至犍爲有五津始文翁立文學精舍講堂作石室精舍之名西漢景武時已然後漢及魏皆謂讀書之所自晉孝武帝太元六年初奉佛法立精舍於殿內引諸沙門居之因此世俗謂佛寺爲精舍紹熢按後漢書儒林傳精廬暫建注精廬講讀之舍精廬即精舍至六朝猶然故本書謝靈運石壁精舍善注今讀書齋是也

迎蹇叔於宋來丕豹公孫支於晉

史記索隱曰於宋未詳所出公孫支所謂子桑也是秦大夫而云自晉來亦未見所出正義引括地志云蹇叔岐州人時游宋故迎之於宋公孫支亦岐州人支游晉後歸秦按丕豹晉人公孫支與丕豹並言則亦晉人故云來丕豹公孫支於晉括地志云恐未確觀下總言此五子者不產於秦知非秦所產亦足以證之矣

乘纖離之馬

注善曰孫卿曰纖離蒲梢皆馬名按周書王會篇正北空同大夏莎車姑他旦略豹胡代翟匈奴樓煩月氏孅離其龍東胡請令以橐駝白玉野馬騊駼駃騠良弓爲獻王應麟注引匈奴傳有新犂國即孅離孅與纖同是纖離在匈奴北爲地名纖離出馬遂以纖離爲馬名猶之以陶塗爲騊駼也本書赭白馬賦引離作驪魏文帝詩騁我纖驪駒亦作驪

阿縞之衣

注徐廣曰齊之東阿縣縞帛所出者也善曰此解阿字與子虛不同各依其說而留之按張揖子虛賦注曰阿細縞也廣雅作綱王氏疏證云阿縞皆細縞之名非以其出東阿縣而名之也

鄒陽上吳王書

救兵不至

旁證云六臣本至作止是也漢書作止

六齊望於惠后

全氏祖望曰誅諸呂大臣許立齊王是爲惠帝後也已而背之故六齊怨望耳惠后乃惠帝後之謚紹熙按善言六齊不保今日之恩而追怨惠帝與呂后注分明可證則不當作後

則無國而不可奸

六臣本妍作干按善引爾雅干此引誤作妍　求也干與妍同則正文當本作妍漢書作妍師古注妍音干察聽其至

漢書至作志按善注曰劉瓛周易注曰至極也謂極言之似善本作至旁證云此注六臣本無此尤增多殊誤

不能止幽王之沈患

注韋昭曰湛令沈字也按此則正文本作湛六臣本校云善作湛是也

壞子王梁代益以淮陽

注晉灼曰方言梁益之間所愛諱其肥盛曰壞也善

曰方言瑋其肥盛晉灼注以瑋爲諱盧氏文弨曰說文亦作諱諱其肥盛間於小兒猶然今江淮謂質弱力薄爲臞亦語之反也說文壞柔土也段氏玉裁曰方言亦取柔語今俗語謂弱曰壞則用諱字是也

陸擊則項王以失其地

注如淳曰荊亦楚謂項王敗走也按如氏注明言荊亦楚是正文本作荊王六臣本不誤漢書作荊

王賜傳爰益傳樊噲傳注並同

昔者司馬喜臏腳於宋

注善曰尚書呂刑曰臏者脫去人之臏也今呂刑無此文旁證引王氏鳴盛云荊辟疑赦伏生書傳荊作臏周本紀同漢書刑法志荊罰之屬亦作臏罰之屬公羊襄二十九年疏引鄭駿異義云皋陶改臏爲荊呂刑有荊周改荊爲刖司刑注刖斷足也臏臏義通此臏者何疑是呂刑古注紹煐按古微書引書刑德玅曰臏者脫去人之臏也與此引同蓋本尚書緯之文當本作尚書傳曰如易傳之類後人不察因改爲呂刑也

是以申徒狄蹈雍之河

注善曰爾雅曰水自河出爲雍言申徒狄先蹈雍後入河也雍一龍切王氏念孫曰雍讀爲甕甕謂蹈甕而自沈於河也井九二甕敝漏說文甕作雍北山經縣雍之山郭注音汲甕水經晉水篇作縣甕是雍與甕古字通史記作申徒狄自沈於河索隱曰新序作抱甕自沈於河今新序士節篇作負石沈於河彼言抱甕此言蹈甕義相近莊子謂申徒狄負石自投於河意與此同漢書孝成紀荀悅曰雖死猶懼形骸之不深魂氣之不遠故徐衍負石入海申徒狄蹈甕之河此尤可證旁證云服虔曰申徒狄殷之末世人也索隱引韋昭曰六

國時人新序士節篇紹熙按御覽六十一引韓詩外傳同申徒狄曰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比干而亡天下吳殺子胥陳殺洩冶而滅其國故亡國殘家非無聖智也不用故也遂負石沈於河則以爲六國時人者近之紹熙按御覽八百零二墨子曰周公見申徒狄云云則服氏謂爲殷末世人者非無據而新序所載吳殺子胥二句疑是後人增入

宋任子冉之計而囚墨翟

汪文瑟曰子罕也冉音任善曰未詳王氏困學紀聞六云襄九年樂喜爲司城以爲政卽子罕也左氏載其言行檀弓亦稱之賢大夫也宋無兩子罕諸說妄矣旁證云呂氏春秋注春秋子罕殺宋昭公韓非子李斯傳韓詩外傳淮南子說苑諸書並云子罕逐君擅政紹熙按無論子罕賢臣固無其事卽以時代言子罕與墨翟相隔甚遠安得計囚墨翟此後人僞撰以誣子罕者善云未詳蓋亦不信諸說矣

衆口鑠金積毀銷骨

注善曰國語泠州鳩曰衆心成城衆口鑠金賈逵曰鑠銷也衆口所惡金爲之銷亡按風俗通曰俗說有美金於此衆人咸共詆毀言其不純賣金者欲其售因取鍛鍊以見眞顏注漢書卽本此說而論衡又云五行二曰言言與火宜故曰金以情理之二說均屬附會善引賈注得之此云鑠金猶下句銷骨銷骨謂骨銷亡故或作銷國亦非銷散骨月之親也

齊用越人子臧而彊威宣

注張晏曰子臧越人也旁證云史記越人子臧作越人蒙下子臧或同而漢書新序並作子臧與此同張晏曰子臧或是越人蒙字注下當有蒙字二字紹熙按史記作越人蒙漢書當作子臧故張晏以越人注子臧此正文子臧上不得有越人二字疑衍誤觀下由余子臧是矣單稱子臧可證善注言齊任子臧威宣所以彊盛亦無越人二字

封比干之後

索隱曰後謂子也不知其名旁證云元和姓纂比干爲尉所滅其子堅逃難長林之山遂姓林氏

修孕婦之墓

注應劭曰紂孕者觀其胎產旁證云此亦無考泰誓正義引帝王世紀云紂剖比干妻以視其胎據此則封比干之墓卽爲修孕婦之墓矣

是以孫叔敖三去相而不悔

注善曰史記曰孫叔敖三爲相而不喜知其材自得之也三去相而不悔知其非己之罪也按本書褚淵碑文注引莊子庚桑吾問於孫叔敖曰子三爲令尹

而不榮華三去之而無憂色何也與史記合梁氏玉繩曰莊子田子方呂覽知分皆云孫叔敖三爲令尹三去令尹荀子堯問亦有三相楚之語故鄒陽述之史記循史傳載之他如淮南道應氾論說苑尊賢雜言並因之然不足信也呂覽高注云令尹子文不云叔敖隸釋漢延熹三年叔敖碑取稱最博獨不及三去相事困學紀聞七謂事與子文相類恐是一事

於陵子仲辭三公爲人灌園

注善曰列女傳曰於陵子終賢楚王欲以爲相使使者往聘迎之子終辭使者與其妻逃乃爲人灌園旁證云新序子仲作仲子漢書注子仲陳子仲也索隱之一里一里皆滅故曰町町此言增之也仲任不信町町之說而信滅九族之語九族七族小異大同則漢時固有荆軻滅族之事矣劉孝標廣絕交論約同子丹圍秦王秦王誅軻九族其後恚恨不已復夷軻要離焚妻子誓殉荆卿湛七族即用此書紹燕按王氏念孫曰論衡語增篇傳語云町町若荆軻之閭言荆軻爲燕太子丹圍秦王秦王誅軻九族其後恚恨不已復夷軻要離焚妻子誓殉荆卿湛七族要離燔妻子豈足爲大王道哉

漢書無荆字顏注云此說云湛七族尋諸史籍荆軻無湛族之事不知陽所云是何人也王氏念孫曰論衡語增篇傳語云町町若荆軻之閭言荆軻爲燕太子丹圍秦王秦王誅軻九族其後恚恨不已復夷軻要離焚妻子誓殉荆卿湛七族即用此書紹燕按王氏念孫曰論衡語增篇傳語云町町若荆軻之閭言荆軻爲燕太子丹圍秦王秦王誅軻九族其後恚恨不已復夷軻要離焚妻子誓殉荆卿湛七族要離燔妻子豈足爲大王道哉

然則荆軻湛七族要離燔妻子豈足爲大王道哉

列字解爲德之厚則全失語意矣

以陛下神明德厚皆是紹燕按德厚與肝膽對皆平列字解爲德之厚則全失語意矣

景帝詔曰德厚侔天地利澤施四海最錯對策曰今

亦同戰國策趙威后問齊使於陵子仲尚存乎去孟子已六十年矣疑非陳仲子也仲子爲戰國時人趙后問其尚存益知爲一人非兩人也梁說非

堕肝膽

善無注漢書鄒陽傳注墮毀也王氏念孫曰墮者輸也謂輸肝膽以相告也昭四年左傳寡君將墮幣焉服虔曰墮輸也是古謂輸爲墮也史記淮陰侯傳作輸肝膽

施德厚

王氏念孫曰德厚猶言仁厚德厚多連文禮記樂記以德厚者進而佞說者止漢書景帝詔曰德厚侔天地利澤施四海最錯對策曰今

里名勝母曾子不入

旁證云史記索隱引尸子作孔子事紹燕按又見本書猛虎行注水經沂水注引而淮南說山訓說苑譚叢論衡問孔篇鹽鐵論韙錯篇新論鄙名篇顏氏家訓文章篇並作曾子紹燕按按論語撰考讖云見御覽一百五十七里名勝母曾子敛襟作曾子謝承後漢書鍾離意曰臣聞曾參迴車於勝母之鄉惡其名也亦同

邑號朝歌墨子迴車

注善曰淮南子曰墨子非樂不入朝歌然古有此事未詳其本旁證云新論及顏氏家訓載此作顏淵事水經淇水注引論語撰考讖云邑名朝歌顏子不舍七十弟子掩目宰子獨願由罷塹車惟淮南子作墨子與此同紹熙拔本書曹植與吳季重書墨翟不好伎何爲過朝歌而迴車乎亦作墨子

司馬長卿上書諫獵

故力稱烏獲

注善曰史記曰秦武王有力士烏獲孟說皆至大官旁證云文子自然篇老子曰用眾人之力烏獲不足特是古有烏獲後人慕之以爲名紹熙拔烏獲見孟子此與下賁育皆古勇士秦武王時又別一烏獲

勇期賁育

困學紀聞八賁育孟賁夏育也廣韻以賁爲姓云古有勇士賁育謬矣紹熙拔育亦作鬻本書洞簫賦棄跖鬻傳注鬻夏育也古字通後漢書馮衍傳勇冠乎賁育注孟賁夏育並古之勇士也前書音義曰孟賁生拔牛角夏育衛人力舉千鈞猶時有銜橛之變

注張揖曰橛駙馬口長銜也拔說文丿鉤逆者謂之橛與許書丿象形讀若槩集解引徐廣鉤逆者謂之橛與許書合此用同音假借字耳

坐不垂堂

注張揖曰畏檻瓦墜中之也顏注近堂邊外自恐墜墮耳非畏檻瓦拔師古說是也此卽所謂避危也

枚叔上書諫吳王

得全者昌失全者亡

注善曰史記滈于髡說鄒忌曰得全全昌失全全亡漢書兩者字並作全拔依注則善本當同漢書此爲後人所改王氏念孫校同見讀書雜志

舜無立錐之地以有天下禹無十戶之聚以王諸侯

注善曰韓子曰舜無置錐之地於後世而德結旁證云此見韓子安危篇然堯承摯後舜承幕後禹爲崇伯鯀子皆有國土故趙策吳注曰此說無據之詞

手可攓而抓

漢書五臣本並作手可攓而拔王氏念孫曰本作拔與藥絕爲韻作抓非但不成文義且失其韻矣紹熙拔說苑見御覽四百五十六引枚乘上吳王書亦作拔

上書重諫吳王

方輪錯出

注善曰此言貢獻之多方輪四方更輪錯雜而出也王氏念孫曰方猶並也言郡國之貢賦並輸雜出運行不絕也高誘注淮南氾論篇曰方並也微子曰小

民方興史記宋世家方作並是方與並同義紹燏按
莊子山水篇方舟而濟於河釋文引司馬注方並也
後漢班彪傳注方舟並兩舟也皆其證
不如山東之府
旁證云漢書山東作東山無注本書吳都賦亦作東
山越絕書閭閭旦食於紐山晝遊於胥母史記正義
謂之莫釐山即今所稱洞庭東山也紹燏按注引如
洎曰山東吳王之府藏也亦誤倒善注吳都賦引此
作東山
不如海陵之倉
注臣瓚曰海陵縣名有吳太倉姜氏皋曰海陵見班

志倉當出此而續漢書郡國志東陽有長洲澤吳王
濞太倉在此東陽非海陵矣何吳太倉之多也紹燏
按此續漢志見東陽有長洲地名偶同遂附會吳之
太倉在此疑不足據
齊王殺身以滅其迹
注善曰漢書齊王聞吳楚平乃自殺今乘已言之漢
書與此必有一誤按顏師古曾辨之又劉奉世曰按
諸傳吳王正月起兵二月敗走齊王自殺當在吳走
後此云梁固守以待吳飢則是未飢之前安得已知
齊王殺身與四國不得出兵及趙囚之詳疑乘書非
眞事後追加之或傳之者增之也劉攽曰此枚乘說

吳王後是後人以吳事偶言爾故言齊王殺身事不
同又邛崍武帝始通此云南垂美祚之業益知其非
今以諸說證之疑此書非枚叔作出於後人假託班
氏不察誤取以入傳耳
江文通詣建平王上書
大王思以惠光
六臣本思作惠惠光作恩光此誤梁書作厚以恩光
抱痛國門
按國當作國注引周禮園土可證
鴻亭之鬼
注善曰謝承後漢書曰蒼梧廣信女子蘇娥行宿高
安鵲巢亭列異傳曰鵲奔亭按善先引後漢書鵲巢
亭云云復引列異傳明正文作鵲不作鴻六臣本校
云善作鴻誤也又水經浪水注鬱水又逕高要縣有
鵲奔亭廣信蘇施妻昭珠鬼訟於交州刺史何敞處
搜神記亦作鵲惟女子姓蘇名娥夫姓施與酈注不
合
任彥升奏彈曹景宗
願望避敵逗橈有刑
注善曰漢書曰廷尉王恢逗橈當斬音義曰逗曲行
避敵也橈願望也王氏念孫曰逗當爲迾說文迾曲
行也又云乙匿也象迾曲隱蔽形莊子人間世吾行

御曲釋文御字當作迟御曲即迟曲也廣雅橈迟曲也是橈與迟同義段氏說文迟字注曰軍法有迟留有迟橈漢書光武紀不拘以迟留法如淳曰軍法行而逗留畏便要斬此謂止而不進者韓安國傳迟橈當斬服虔曰迟音企此謂有意回遠遲誤者

景宗即主臣謹案

注善曰王隱晉書庾純自劾曰酣酒荒迷昏亂儀度即主臣謹案河南尹庾純云云然以主字句臣當下讀也容齋四筆云漢文帝問陳平折獄平謝曰主臣張晏注若今人謝曰惶恐文穎注猶今言死罪晉灼曰主擊也臣服也言其擊服惶恐之辭善舍漢史所

書而引晉書以臣當下讀非也旁證云此彈事三篇一例彈曹景宗以景宗即主臣謹案屬下讀彈王源亦然句整昭明刪至整即主臣為句臣謹案屬下讀彈王源亦然句讀甚明善注自不誤容齋轉失之趙氏翼曰魏書于忠傳御史尉元臣奏曰傷禮敗德臣忠即主謹案臣忠云云又關官傳御史中丞王顯奏言老壽等即主謹案石榮云云此兩篇體例相同

任彥升奏彈劉整

舉手查范臂

旁證云說文又部叡又取也疑傳云舉手查范臂當用此字手部扭讀攄黎之攄疑傳亦引此文紹煃按

方言扭攄取也南楚之間凡取物溝泥中謂之扭或謂之攄許以叡爲正字扭訓抱方言扭訓取則扭叡又爲一字此作查借字借音俗作揸非

直以前代外戚

翰注齊朝后妃之親也勞謹云南齊書有明敬劉皇后傳以爲道宏孫也父通直郎景猷整當是其後

沈休文奏彈王源

吳興邑中正臣沈約

趙氏翼曰六朝最重氏族蓋自魏以來九品中正之法行選舉多用世族晉宋因之休文正撫是官因王滿連姻故列銜舉奏也見陔餘叢攷紹煃按通典以陳羣始置中正立九品之制至晉宣帝除九品州置大中正梁沈約遷侍中光祿大夫領太子詹事揚州大中正然則休文此官蓋大中正也

風聞東海王源

何氏焯曰風聞言事始此紹煃按漢書尉佗傳風聞老父母墓已壞削二字已起於漢晉書顧和對王導曰明公何忍採風聞以察察爲政宋書虞曮奏風聞豫章內史伏暐云云宋元嘉起居注御史中丞劉損奏聞前廣州刺史韋朗云云皆是

楊德祖答臨淄侯牋

修家子雲

用此字手部扭讀攄黎之攄疑傳亦引此文紹煃按

六臣本有善注云子雲雄宇也與修同姓故云修家
旁證引沈氏作詰寓簡云修宏農華陰人也而揚子
雲自序云五世傳一子雄無他揚於蜀而雄又無子
益子雲爲蜀之揚非華陰之楊也林氏茂春曰唐楊
珣碑云叔虞翦珪自周封晉伯僑高食采受邑君楊拔
雄傳其先出周伯僑食采於晉之揚因氏焉豈珣碑
沿德祖而誤耶然吳仁傑兩漢刊誤補遺所辨則修
與雄實同祖皆氏木名之楊揚雄自序誤耳桂氏馥
跋漢郎中鄭固碑云今攷柿相楊統碑高陽令楊著
碑太尉楊震碑皆修之先其字亦從木也
反復造次不能宣備

吳曾漫錄云書尾用不宣語始此

繁休伯與魏文帝牋

車子年十四

注善曰左氏傳曰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旁證云
杜注車子微者春秋內傳古注輯存引服虔曰車車
士微者也子姓鉏商名王肅曰車士將車者也家語
亦曰叔孫氏之車士曰子鉏商疑非此所云之車子
紹煐按王氏引之經義述聞亦謂車爲車士子屬下
讀證以姓纂漢書古今人表易林其說甚覈善蓋沿
杜注之誤

曲美常均

注善曰樂叶圖徵曰聖人往承天以立五均均者亦
律調五聲之均也宋均曰均長八尺施絃也旁證云
均古韻字見本書嘯賦注八尺施絃注與正文無涉
紹煐按此大誤也均樂器本書思元賦注又引宋均
曰均長八尺施絃以調六律也此胤四字蓋均所以
調樂之器善引宋均曰云正爲正文均字作注梁
氏不察因以爲古韻字耳

及與黃門鼓吹溫胡更唱迭和

旁證云向注溫胡姓名也此仍未詳姜氏皐曰溫胡
疑是嗢噦二字理氣發聲之意也紹煐按拔如姜說豈
忘卻下胡欲傲以所不知句耶向注未嘗不是

譽姐名娟

能改齋漫錄云以是知婦人稱姐漢魏已然

陳孔璋答東阿王牋

兼青萍干將之器

注善曰呂氏春秋曰趙襄干游於圃中至於梁馬卻
不肯進青萍爲參乘青萍豫讓之友也張升反論曰
青萍砥礪於鋒鍔拔青萍爲劍名故與干將並舉其
引呂氏春秋云云似青萍又爲人名益青萍善鑄劍
故亦謂劍爲青萍猶干將爲人名亦謂劍爲干將抱
朴子御覽六百七 曰青萍不治則純鉤之勁不就又云歐
冶不能鑄鉛錫爲干將是也若以青萍干將並指人

言則與下拂鐘無聲應機立斷語意不貫

吳季重答魏太子牋

則徐生庶幾焉

注善曰爾雅曰尚庶幾也姜氏皋曰今本爾雅無此文郎廣雅小爾雅均無此訓惟說文尚曾也庶幾也紹煐按爾雅庶幾尚也見釋言善引以注庶幾字傳寫者誤倒耳姜氏失檢

時邁嗇載

注善曰左氏傳宰孔謂齊侯曰伯舅耋老杜預曰七十曰耋下疑脫耋與載古字通六字 按質自言已四十二矣則載非七十之稱可知載與迭通更也言時逝年更也郝

風柏舟逝而微釋文云韓詩作載此其證漢書孔光傳大馬齒載亦謂年更顏注載老也亦失之隋書韋世康傳亦有犬馬齒載之語

在元城與魏太子牋

女工吟詠於機杼

注善曰漢書鄭食其曰農夫釋耒紅女下機工與紅同按依注則正文當作工女本書王文憲集序工女寢機可證攷異曰以工女與農夫偶句也與景帝紀掃除吳會

施宿會稽郡志曰三國志吳郡會稽爲吳會二郡顧氏炎武據後漢黃謂東漢順帝永建四年始分會稽郡之地爲吳郡而史記吳王濞傳已有吳會輕悍之語是西漢已稱吳會可見吳會云者猶言吳都云爾因歷舉魏晉諸文所稱吳會者皆當讀都會之會不得作會稽之會趙氏翼則謂西漢時會稽郡治本在吳縣時俗以郡縣連稱故云吳會觀漢書地理便自了然其尤顯然可證者魏文帝詩惜哉時不遇適與飄風會吹我東南行行行至吳會吳會生桂竹之會豈有殊韻接連而重複若此者孟堅固然留別詩

朝乘汴河流夕次譙縣界幸植西風吹得與故人會
君學梅福隱余從伯鸞遁別後能相思浮雲在吳會
上會晤之會下會稽之會故可分協然則唐人猶以
吳會作會稽讀矣紹熙按顧說詳見日知錄其言甚
辨今觀趙氏所駁知顧說無一而可又得魏唐二詩
確據益信吳會爲吳郡會稽余又得一證佐後漢書
蔡邕傳乃亡命江海遠跡吳會章懷注引張隲文士
傳邕告吳人曰吾嘗經會稽云云亦以吳會爲會稽
之會
西塞江源
注善曰塞謂報神恩也按塞與賽通後漢曹節傳注

塞報祠也字當爲賽通用塞漢書郊祀志冬塞禲祠
注塞謂報其所祈也史記封禪書作塞說文不收賽
字新附始有之云賽報也蓋古多以塞爲賽故急就
篇謁禓賽禱鬼神寵碑本作賽管子小問桓公踐位
令釁社塞禱賽作塞
迴戈弭節
注善曰長楊賦曰迴戈邪指南越相夷靡節西征羌
僰東馳今以靡爲弭誤也按長楊賦靡節與迴戈爲
偶句廣韻靡偃也左莊十年傳望其旗靡靡亦偃也
彼言靡節謂偃節而西征也弭止也弭與靡音義通
漢書杜欽傳集注靡猶弭也是其證故彼作靡節此
作弭節並同也
任彥升到大司馬記室牋
作物何稱
注善曰莊子曰造物者爲人司馬彪曰造物謂道也
按依注則正文本作造物濟注造化萬物作造也是
五臣作作物耳梁書作化物
百辟勸進今上牋
近以朝命蘊策
注善曰方言曰蘊崇也蘊與韞同按依注則正文當
作韞韞藏也亦裹也見廣雅及論語注此謂以策書
裹之也注說非

搢紳顒顒
注善曰薛君韓詩章句曰萬人顒顒仰天告訴按顒
與喁通韻書顒魚容切音喁說文喁魚口上貌也廣
韻喁魚口聚貌然則喁喁者取眾口歸向之狀史記
司馬相如傳延頸舉踵喁喁然正義曰口向上是也
眾經音義十三喁古文顒同
雖累繭救宋
注善曰說文曰繭黑皴也今說文作黰从黑幵聲玉
篇作趼云久行傷足謂之趼廣韻作蠲皮起也按繭
趼皆黰之假蠲又繭之俗叠傷足起皮而黑故字从
黑今通用繭解者遂有形起如繭之說矣

文選箋證卷二十七　三

李少卿答蘇武書

子卿足下

注善曰蔡邕獨斷曰陛下者因卑達尊之意及羣臣庶士相與言殿下閣下足下侍者執事之屬皆此類按古無稱足下者御覽七百六引戰國策蘇秦始見公孫成曰象牀之直千金傷此若髮標賈妻不足以償足下此疑爲稱足下之始

策名清時

注善曰策名謂君簡書策之名清時謂昭帝之時按本書郭有道碑文注引李陵書曰策名於清時旁證云謂此五字見古文苑所載李陵錄別詩第六首之末句書當爲詩字之誤據此則書爲後人所擬正襲用李陵句矣

昔者不遺遠辱還答

旁證云良注陵前與蘇武書武有還答今陵又答是也太平御覽卷四百八十九引此篇謂出李陵別傳而劉子元蘇子瞻乃疑爲齊梁人僞作紹煐按李陵前與蘇武書及蘇武報李陵書梁氏采藝文類聚並本書注所引彙集甚詳茲不悉錄

牧馬悲鳴

注善曰毛詩曰駉駉牧馬今詩作牧字作牡顏氏家訓云江南書皆作牝牡之牡河北本悉爲放牧之牧釋文牡茂后反本或作牧滅氏琳曰據正義知孔本作牧馬釋文作牡馬唐石經作牧馬改刻作牡藝文類聚御覽及此注引作牧初學記白帖作牡則六朝及唐人皆兼具兩本

猶復徒首奮呼

注善曰言空首奮擊無復甲冑旁證云古人以首爲手見儀禮注莊子釋文亦曰首本作手爾雅暴虎徒搏疏無兵空手搏之卽徒手之謂善注不得其解紹煐按此之徒手奮呼猶報任安書之更張空拳益以

上句人無尺鐵證之更覺精確

陵雖孤恩漢亦負德

注善曰言陵無功以報漢爲孤恩漢戮陵母爲負德論語曰德不孤必有鄰王氏觀國曰孤者不報之義後漢馬皇后紀曰孤恩不報注孤負也蜀志先主傳曰常恐隕沒孤負國恩是也此注引論語未協紹煐按此善讀論語德不孤爲孤負之孤與此未嘗不協劉向復恩篇引孔子曰德不孤必有鄰卽云受恩者尙必報足證論語德不孤爲德不孤負漢時曾有此說故善本之

司馬子長報任少卿書

太史公牛馬走

孫氏志祖曰牛馬走當作先馬走淮南書曰越王句踐親執干戈爲王先走馬國語亦云句踐親執戈爲吳王先馬百官表有太子先馬紹煇按孫所引淮南是句踐屈身降志原非典要而據以改此書疑非是

若望僕不相師而用流俗人之言

王氏念孫曰此本作若望僕不相師用而流俗人之言故蘇林曰而猶如也今本是後人以意改紹煇按銑注而如也言少卿書若怨望我不相師用以少卿勸戒之辭如流俗人之言是五臣本亦作用而

衛靈公與雍渠同載

錢氏大昕曰雍渠即孟子所稱癰疽是翟氏灝云說苑至公篇述孟子文作雍睢史記孔子世家雍渠爲參乘韓非子作雍鉏展轉雍鉏雍睢爲一人而癰疽亦即雍渠均以聲通相借耳戰國策作癰疽同孟子

同子驂乘

注蘇林曰趙談也與遷父同諱故曰同子按御覽七百六引宋議書曰顏延之曰昔同子驂乘袁絲正色云云蓋用此文而失於改正

自守奇士

王氏念孫曰本作自奇士言觀其爲人自是奇士若加一守字則失其義矣紹煇按銑注云自守奇節之士蓋五臣本有守字銑注亦因而不察耳

更張空拳

注善曰李登聲類曰拳或作捲此言但張空拳以擊耳桓寬鹽鐵論曰奮空捲而破百萬之軍何晏白起故事曰起雖坑趙卒向使豫知必死則前驅空捲猶可畏也顏師古曰讀爲拳者謬矣拳則屈指不當言張陵時矢盡故張弩之空弓非手拳也李奇曰拳者彎弓也攷異曰陵與蘇武書人無尺鐵猶復徒首奮呼徒首即徒手既是徒手相搏則拳不必作弓弩解窮謂國語已有拳勇之語鹽鐵論亦云專諸空拳不免於爲禽後漢書皇甫嵩傳雖兒童可使奮拳以致力北齊書神武帝紀猶欲奮空拳而爭凡此言拳非言卷至隋書達奚長孺傳云戰鬬三日五兵咸盡士卒以拳歐之手皆見骨云此雖後代事亦可見軍中未始無用拳者

而僕又佴之蠶室

注如淳曰佴次也若人相次也善曰今諸本作茸顏監云茸推也人勇切蘇林景帝紀注曰作蠶室蠶室猶暴室也此謂收之蠶室也蠶室廣雅曰揖收也如密室按如顏兩注並本說文茸許作揖揖亦訓收廣雅曰揖收也此謂收之蠶室也蠶室猶暴室蠶之言慚也慚與暴同義荀子蠶賦云名號不美與暴爲鄰是也說文慘毒也字或作慚莊子庚桑楚篇兵莫

慴於志鎮鄒爲下蠶慴音同然則蠶室取慴毒之義
慴毒謂之蠶室猶暴殘謂之暴室後漢清河孝王傳
乃載送暴室即蠶室解者不曉而以有刑者畏風須
暖作窖室諸火如蠶室因以名焉恐屬附會
而世俗又不與能死節者次比
注善曰與如也王氏念孫曰與猶謂也言世之人不
謂能死節者古與字與謂同義比字後人所加紹煥
按俗字次比字善本所無本書陸士衡辨亡論上注
引作世又不與能死節者可證
幽於糞土之中而不辭者
漢書幽作囹王氏念孫曰囹當爲囚字本作囚與囹
相似因譌而爲囹說文囚小陷也今經史通作陷囚
者墜入之謂漢紀作身陷糞土之中是其明證
鄙陋沒世
王氏念孫曰本作鄙沒世鄙恥也楚辭九章君子所
鄙王注鄙恥也廣雅同此言恥沒世而名不著也司
馬遷無陋字五臣本作鄙陋沒世向注連上恨私心
有所不盡鄙陋爲句謬矣
左邱失明厥有國語
注善曰失明未詳旁證云近馬氏驌作左邱明小傳
不詳失明之事前明高啟大全集病目止酒詩有恐
字誤作力遂削祿字後人因以亂善耳旁證云漢書
初惲受父財五百萬及身封候皆以分宗族後毋無
傳寓患目疾就中書侍郎張湛求方湛因嘲之曰
古方宋陽里子少得其術以授魯東門伯魯東門伯
以授左邱明遂世世相傳此雖戲詞然亦足證左邱
明實有失明之事故張湛及之又蘇軾戲黃魯直患
目詩誦詩得非子夏學紬史正作邱明書並在前
僕竊不遜
張氏雲璈曰猶言不自謙遜也注引論語近之則不
遜恐非是紹煥按依注則正文當作孫
僕以口語
五臣口作此按本書報孫會宗書橫被口語二字當
本此

楊子幼報孫會宗書
雅善鼓琴
旁證云六臣及漢書琴並作瑟是也紹煥按史記趙
孝惠王與秦王會澠池秦王曰竊聞趙王好音請奏
瑟趙王鼓瑟相如前曰閻秦王善爲秦聲請奏盆缶
是趙瑟秦缶皆所爲樂操土風故此云家本秦也能
爲秦聲婦趙女也雅善鼓瑟有自來矣
惲幸有餘力方糴賤販賣
漢書力作祿六臣本作祿按作祿是也五臣本下方
字誤作力遂削祿字後人因以亂善耳旁證云漢書
初惲受父財五百萬及身封候皆以分宗族後毋無

子財亦數百萬死皆予惲惲盡復分後母昆弟再受
嘗千餘萬皆以分施所謂有餘祿也
明明求仁義至明明求財利
王氏念孫曰明明猶勉勉也言勉勉求仁義勉勉求
財利也董仲舒傳明明作皇皇是其證
凜然有節概
漢書凜作漂顏注漂然高遠意音匹遙反按向注凜
然高遠貌與顏注合疑此及五臣本凜作漂今爲不
知者所改
朱叔元爲幽州牧與彭寵書
往時遼東有豕生子白頭

注善曰臼頭未詳旁證云初學記二十九引東觀漢
書卽此書語
內聽嬌婦之失計
旁證云六臣本後漢書嬌並作驕是也紹煥按說文
無嬌新附始有之蓋後出字
陳孔璋爲曹洪與魏文帝書
來命陳彼妖惑之罪
注善曰文帝答洪書曰今魯包凶邪之心肆蠱惑之
政按注引答書作蠱惑此作妖惑疑有誤
雖有孫田墨麤
旁證云麤注未詳當卽孟子之滑釐墨子之禽滑釐
也
阮元瑜爲曹公作書與孫權
昔蘇秦說韓羞以牛後
注善曰戰國策蘇秦爲楚合從說韓王曰鄙諺
曰寧爲雞口不爲牛後延叔堅注曰尸雞中主也從
牛子也從或爲後非也今韓策作寧爲雞口不爲牛
後姚曰顏氏家訓引作雞尸牛從鮑曰沈括辨以爲
雞尸牛從紹煥按諸說俱以爲雞尸牛從依注引延
篤注則善亦當同然諺語無不協者尸與從非韻口
古音苦後古音尸口與後正爲韻漢書溝洫志池陽
谷口與下臼渠起後韻易林臨之坎人面九口與殷

商紀後韻並可證何孟春餘冬序錄謂曰後韻協古語自如此是也曰與尸後與從形近之誤

貴欲觀湖濼之形

注善曰裴松之吳志注曰濼祖了切六臣本無湖字朱氏珔曰湖濼當作濼湖字誤倒耳紹煥按後漢明帝紀濼湖出黃金注在今廬州合肥縣今作巢廣韻子尔切音勦

更無以威脅重敵人

注善曰重威重迫脅敵人旁證云依注脅重二字當互乙朱氏珔曰威字疑衍若本作威重語意已明不須更注重威重

魏文帝與吳質書

古人思炳燭夜游

注善曰古詩曰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游秉或作炳魏志注作秉旁證云依注則正文應作秉紹煥按東觀漢記鄧后夜炳燭讀經傳說苑晉平公問師曠曰吾年七十欲學恐已暮矣對曰暮何不炳燭乎是作炳亦通

曹子建与杨德祖書

文之佳惡吾自得之後世誰相知定吾文者邪

魏志注佳惡作佳麗旁證云南史任昉傳卫俭出自作文令昉點正昉因定數字俭撫几嘆曰後世誰知子定吾文語似本此紹煥按容齋續筆說同正作佳麗

游夏之徒乃不能措一辭

注善曰史記曰子游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今孔子世家無子游按論語記文學有子游子夏當如善所據史記有子游為是今本刪去子游則之徒二字為贅語矣史通辨惑篇引太史公云游夏之徒不能贊一辭與善此引合本書答臨淄侯牋注引史記無子游二字疑後人以今本史記刪之

有龍泉之利

六臣本泉作淵按作淵不誤注引戰國策作龍淵可證此蓋因避諱改

可無歎息乎

注善曰毛萇詩傳曰息止也旁證云各本息上有歎字衍魏志注亦衍歎字

非要之皓首

旁證云魏志非作此是也作非蓋傳寫誤

與吳季重書

鳳觀虎視

注善曰歎猶歌也山海經曰丹穴之山有鳥名曰鳳飲食自歌自舞按本作鳳歎善注可證此誤

六臣本作小史校云善作吏按答書云三事大夫莫不諷誦何但小史之有乎據此則作史是也

應休璉與滿公琮書

楊倩說於范武

注善曰范武未詳旁證云注引韓非子宋人有酤酒者一節今外儲說於此一節後復有旁之酤酒者有莊氏者云云莊氏二字與范武字體相似或休璉所見本尙是范武至善注時已傳寫譌作莊氏故不引爲注也紹煐按外儲說一節曰有莊氏者下又云使往酤莊氏之酒問曰何不酤莊氏之酒對曰莊氏之酒酸莊氏二字屢見如皆爲范武字譌問答不應皆昭王游荆臺作荆又云荆或爲京家語作荆此及淮南子作京荆互出疑是一臺善各隨所見而分引之耳本書與從弟君苗君胄書楚人流遯於京臺注已見與滿公琮書亦作京

呼其名然又安知非應書本作莊氏而善注時已誤作范武故云未詳耶

義渠哀激

注善曰高誘戰國策注曰義渠西戎國名也其樂未聞顧氏炎武曰漢武時張騫入西域得摩訶兜勒二曲故應璩書卽有義渠哀激之語

夫漳渠西有伯陽之館

注善曰伯陽卽老子也姜氏皐曰呂覽當染篇高注伯陽蓋老子舜時師事之者重言篇注又云老聃周史伯陽孔子師之或爲舜時或爲周時高已不能定紹煐按淮南繆稱訓老子學商容漢藝文志注常從君苗也據此則璩之從弟君苗與陸機傳之君苗是兩人不得援以解此不然文選書目詳載

分明唐人豈皆不業恐陳誤也

曠若發矇

攷異曰矇當作蒙善注中皆作蒙又所引漢書如淳注可證長楊賦作矇用字不同也

山父不貪天下之樂

注善曰山父卽巢父譙周古史考曰許由夏常居巢山父不貪天下之樂故一號巢父琴操曰許由夏則巢居冬則穴處旁證云本書演連珠注亦疑巢父許由爲一人然漢書古今人表許由與巢父分見皇甫謐又各爲傳譙說恐非紹煥按演連珠注引用士衡亦不以爲一本書洞簫賦優嬈以婆娑注嬈嬈柔弱也廣韻嫋嫋弱也集韻嫋乃了切是嬈又作嫋蓋嬈爲本字別作嫋草書作嫋遂誤而爲嫋世說新語和嶠刺嫋不足下若嫋之不置

注善曰嫋撓嬈也音義與嬈同奴了切按說文嬈苛也段注謂嫋乃嬈之俗衆經音義引三倉嫋嬈同乃了切嫋嬈一字孫氏星衍以爲嫋卽嫋字草書之譌了

休作此字

孫子荊爲石仲容與孫皓書

神武應期

注善曰河圖圖苞受曰弟感苗裔出應期困學紀聞九後漢書天文志黃帝始受河圖關苞授規日月星辰之象故星官之書自黃帝始關苞似是人名錢氏大昕曰圖苞受蓋河圖篇名志譌圖爲關萬氏希槐曰劉昭通鑑外紀帝始受河圖得其五要乃設靈臺立五官以敘五事命鬼臾區占星關苞授規正日月星辰之象於是乎有星官之書命羲和占日尙儀占

吾每讀尙子平臺孝威傳

注善曰英雄記曰尙子平有道術陳氏景雲曰王粲英雄記尙子平乃建武中隱士不應載入當是誤也紹煥按御覽引英雄記尙栩先人尙子平有道術爲縣功曹云云蓋因尙栩而及尙子平耳陳氏未見及此

少加孤露

月車區占風闚苞與鬼臾蘆羲和倘儀車區並爲五
官其爲人名可知矣紹煥按此足輔王氏之說然闚
閬諸書互出未知誰誤錢氏校云志誤者特據此注
耳

采入其阻

注善曰毛詩曰采入其阻毛萇曰采深也五臣采作
彌遠注彌深也按五臣誤以采爲采故竟易作彌而
訓仍同善非也陳氏奐毛詩後箋補云傳采深也郎
窈窕之隸變說文穴部載曰奥深也本毛詩冈部采
下引詩采入其阻本三家箋云采冒也與深義相
通故鄭於字用毛而於義用三家采式針反釋文云

面規反誤也

小戰江介

旁證云晉書介作由注引魏志亦當作由在鄧艾傳
魏武侯卻指河山以自强大

旁證云晉書河山作山河紹煥按注引史作山河此
誤倒

儁乂盈朝

按依注引尚書俊乂在官則正文當作俊

然主上眷眷

旁證云晉書上作相是也攷異曰主謂魏帝相謂晉
主

趙景眞與嵇茂齊書

夫以嘉遁之舉

按依注引周易曰嘉遯貞吉則遁當作遯

斯所以怵惕於長衢按轡而歎息也

注善曰本或有於長衢之下云按轡而歎息者非也
張氏雲璈曰息字正與上數韻協似非衍文

邱希範與陳伯之書

沈迷猖獗以至於此

注善曰蜀志先主謂諸葛亮曰孤智術淺短遂用猖
獗至於今日志猶未已按正文及注引蜀志猖獗義
皆謂顛覆咳餘叢考引王彪之謂殷浩曰無故惢惢

先自猖獗劉善明謂蕭道成曰不可遠去根本自貽
猖獗是也然則今人以恣橫難制爲猖獗失古義矣

蹶角受化

注善曰孟子曰武王之伐殷也百姓若崩厥角稽首
曰蹷角叩頭以額角觸厥地也按正文蹷當作厥注
引孟子可證趙岐曰蹷角叩頭亦當作厥　本書王元長曲水詩序
屈膝厥角作厥注引趙岐注以額角
扉撅地也又誤作撅

劉孝標重答劉秣陵沼書

劉侯既重有斯難

注善曰孝標集有沼難辨命論書余氏文選音義曰
梁書劉峻傳峻著辨命論成中山劉沼致書以難之

凡再反峻並爲申析以答之

劉子駿移書讓太常博士

蕭曹絳灌之屬

注善曰楚漢春秋曰漢已定天下論羣臣破敵禽將

活死不衰絳灌樊噲是也功成名立臣爲爪牙世世

相屬百世無邪絳侯周勃是也然絳灌自是一人非

絳侯與灌嬰拔漢書陳平傳絳灌等或譖平顏注引

舊說絳絳侯也灌灌嬰也楚漢春秋高祖之臣別有

絳灌此不可據容齋隨筆又引外戚竇皇后傳竇書

絳侯灌將軍爲絳灌二人的證今攷漢書功臣表無

絳灌而此移云至於孝惠之世時勃與嬰前後爲太

尉則所云絳灌者確是絳侯灌嬰賈誼傳今樊酈絳

灌據十城而王亦四人並舉顧氏炎武云樊酈絳灌

三人皆姓而勃猶爵以功臣同姓者多理或然也宋

史兵志西漢而下若韓彭灌絳之爲將云云蓋亦習

知絳灌之爲絳侯灌嬰矣

猶廣立於學宮

張氏雲璈曰漢書武帝紀五年春置五經博士而文

帝無立博士之文今據此書可補其闕更證以楚元

王傳文帝時聞申公爲書最精以爲博士翟酺傳上

言孝文皇始置五經博士又趙岐孟子題辭孝文皇

帝欲廣游學之路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皆置博士後

龍傳記博士獨五經而已是皆可爲文帝置博士之

據紹煐按趙岐孟子題辭云云卽本此移朱子謂此

事在漢書無攷翟酺傳古文作文帝始置一經博士

今作五經者誤王伯厚困學紀聞八引可據楚元王

傳文帝時聞申公爲書最精以爲博士書又爲詩字

之誤御覽二百三十六引魯國先賢傳曰漢文帝時聞申公爲詩最精以爲博士正作詩字所

謂魯詩也申公不聞傳書漢書儒林傳贊文帝置詩

經博士惟魯韓而已魯詩卽楚元王傳云以申公爲

博士是也漢武帝紀建元元年春初置五經博士其

日初者明武帝以前未立五經博士矣又儒林傳贊

武帝立五經博士書惟有歐陽禮后易楊春秋公羊

而已立五經而僅舉其四蓋詩已立於文帝時故也

則文帝時實無置五經博士之文而張氏妄謂文帝

置五經博士歷引諸證無一合者故特辨之

膠東庸生

注善曰庸生未詳其名顧氏廣圻曰後漢書馬融傳

都尉朝授膠東庸譚經典釋文尚書注解傳述人都

尉朝授膠東庸生自注名譚正據後漢書言之耳姜

氏皋曰後漢書儒林傳孔安國傳古文尚書授都尉

朝朝授膠東庸譚顧說謂出馬融傳未詳蓋當時學者

以尚書爲不備

王氏念孫曰以尚書爲不備本無不字蓋當時學者

不信古文尚書而以今文十九篇爲已備故曰以尚書爲備紹燕按向注當時學者尚書唯有二十篇以爲備矣不知有百篇是五臣本亦無不字

孔德璋北山移文

值薪歌於延瀨

注善曰薪歌延瀨未詳向注蘇門先生游於延瀨見一人採薪謂之曰子以終此乎採薪人曰聖人無懷以道德爲心何怪乎而爲哀也遂爲歌二章而去何氏焯曰延瀨似指延陵季子值被裘公事旁證云向注所引蘇門先生不詳出何書紹燕按袁淑眞隱傳曰御覽五百十

蘇門先生嘗行見採薪於皐者先生歎曰汝將以是終乎哀哉薪者曰以是終者我也不以是終者我也且聖人無懷何爲其哀聖人以道德爲心不以富貴爲志因歌二章莫知所終與向注語句微異獨作採薪於皐不作延瀨或向別有所見然則德璋蓋用此非延陵季子事矣

澗石摧絕無與歸

六臣本澗石作澗戶旁證云此與下石徑爲偶句用字必相避作戶爲是

世有周子

注善曰蕭子顯齊書周顒字彥倫汝南人也釋褐海陵國侍郎元徽中出爲剡令按金陵地志曰周顒隱居蔣山出爲臨海令還罷都欲游舊居孔稚圭作北山移文以譏之作臨海令未知孰是

績溪胡紹煐學　貴池劉世珩校刊

司馬長卿喻巴蜀檄

安氏皋曰釋名檄激也文心雕龍云檄者皦也宣露於外皦然明白也周語穆王將征犬戎祭公謀父諫曰先王耀德不觀兵有威讓之令有文告之辭雕龍所云卽檄之本源也旁證云戰國時張儀爲檄告楚相其名始見於此紹煐按漢書高帝紀吾以羽檄徵天下兵注檄者以木簡爲書長尺二寸用徵召也其有急事則加以鳥羽插之示速疾也然則檄者激也激迎其上

謂之檄釋名檄激也下官所以激迎其上書文也檄者皦也宣露於外而使人皦然明白亦謂之檄或謂之露布後漢書注檄軍書也若今之露布因而徵召謂之檄漢書申屠嘉傳爲檄召通曉諭謂之檄

西僰犍之貟

攷異曰犍字五臣妄添此注引文穎曰犍爲縣地理志犍爲郡之僰道縣也以犍爲縣注僰非正文別有犍字

故遣中郎將往賓之

史記索隱引賈逵曰賓伏也按伏與服通楚語其不賓也古人自有複語耳

閻烽舉燧燔

注張揖曰晝舉烽夜燔燧顏注引孟康曰烽如覆米簍縣著挈皋頭有寇則舉之燧積薪有寇則燔然之也後漢書光武帝紀注邊方備警急作高土臺臺上作桔槔桔槔頭有兜零以薪草置其中常低之有寇卽燃火舉之以相告曰烽多積薪寇至卽燔之望其燔曰燧按諸說並烽燧有別然通言之則燧卽烽後漢書西羌傳注燧烽是也

陳孔璋爲袁紹檄豫州

父嵩乞匄攜資因贓假位

注善曰魏志曰曹騰養子嵩官至太尉莫能審其生出本　按裴注云嵩夏侯氏之子夏侯惇之叔父是太祖與惇爲從父兄弟御覽九十三引郭頒世語並同何氏焯曰范書宦者傳嵩靈帝時貨賂中官及輸西園錢一億萬故位至太尉

操贅閹遺醜

注善曰贅謂假相連屬也張氏雲璈曰漢書嚴助傳注淮南俗賣子與人作奴婢名贅子操父嵩夏侯氏爲中常侍曹騰養子故云贅也

猋狡鋒協

後漢書魏志注猋並作標漢書嚴助傳所無當

涉狡字誤從犬旁僄輕也言輕狡鋒利也章懷注鋒俠言其如鋒之利也何氏焯校協改俠是也

奬蹴威柄

注善曰魏志作奬蹴蹴當作蹴此後人依正文改之蹴就也今後漢書作就按作蹴是也蹴就古字通當本作蹴或作蹴後脫足旁遂譌作就若本作就無緣復譌爲蹴以是明之

專行酋遷當御省禁

注善曰酋遷謂迫酋天子而遷徙也後漢書魏志注無當御二字按當御省禁四字文不成義據注亦無當御字此本以操便放志專行句酋遷省禁句當御之不令上知謬矣

如律令

旁證云漢閻憙長韓仁碑末亦有此三字蓋漢人公移中語前漢書朱博傳口占檄文東觀餘論載漢破羌檄皆有之武氏億授堂金石跋云今道家符呪襲此語世多昧其效漢制官府文書紹煐按搜神記律令周穆王時人善走死爲雷部小鬼桂苑叢談亦云律令雷邊鬼提與雷同速是律令乃至提者漢官制公移中用之卽此意故今道家符呪亦襲之

檄吳將校部曲

要領不足以膏齊斧

注善曰漢書音義服虔曰易曰喪其資斧朱鬲說張晏曰斧鉞也以整齊天下應劭曰齊利也虞喜志林曰齊側皆反凡出師必齊戒於廟受斧故曰齊斧也拔易旅釋文云子夏傳及衆家並作齊斧又引張晏曰齊整齊也虞翻注與爲齊是諸家於旅之得其資斧並作齊故服氏引以爲注也然則謂之齊者取整齊之義故又謂之蕭斧本書魏都賦蕭斧戡柯以柙刃蕭蕭也蕭與齊義同左文二年傳注齊蕭也楚語明齊整以糧之臨齊蕭連言可證善既引張應注語既有參差於身罄語亦未晰

出善注服氏引易資當作齊正與正文相應

身罄越軍

六臣本越作六旁證云禮記文王世子則罄於甸人鄭注懸縊殺之曰罄罄與罄通左哀二十二年傳越滅吳請吳王居甬東辭曰孤老矣焉能事君乃縊越人以歸是夫差實自縊於越之軍中故云注引陸賈

致天下誅

旁證云郝經續季漢書引作致失之誅是也

夫鷙鳥之擊先高

六臣本鷙作擊無中之擊二字是也

張遼侯成

旁證云侯成見魏志呂布傳裴松之注引九州春秋

初布騎將侯成云善注未及良注侯成小吏非也

懷寶小惠

注善曰論語曰好行小惠按論語作小慧釋文魯讀

慧爲惠今從古集解引鄭注小慧謂小小之才智善

從魯論作小惠則以惠爲恩惠矣恐非

檄到詳思至言

按孔璋前爲本初作檄告劉備極言曹公失德至斥

爲贅閹遺醜後歸曹公代尚書令荀或檄吳將校部

曲一則云丞相秉鉞鷹揚順風烈火再則云丞相衡

奉國威爲民除害終則云丞相深惟江東舊德名臣

頌揚曹公幾欲擬於湯武又言彊如二袁皆伏鈇鑕

脅脅舊恩然受知故主前檄猶在口血未乾勢已至

此豈僚屬所忍言而竟恬不爲怪其心事始終前後

若兩人者毋亦在楚言楚在漢言漢歟吁若孔璋者

可畏也夫

鍾士季檄蜀文

興兵新野

旁證云六臣本魏志新並作朔是也

興隆大好

按興字恐涉上興兵而誤魏志呂布傳裴松之注引九州春秋

蜀侯見禽於秦

旁證云魏志侯作相壯二字史記秦本紀相壯殺蜀

侯來降姜氏皋曰秦策云起兵伐蜀十月取之遂定

蜀蜀主更號於侯而使使陳莊相蜀是莊之相秦所

使而蜀侯更號未嘗見禽也華陽國志陳莊反殺蜀

侯通國秦遣甘茂張儀司馬錯伐蜀誅壯是壯未嘗

來蜀侯且先見殺也壯莊古通而皆與史記異

智者規福於未萌

注善曰太公金匱曰明者見危於未萌智者避禍於

無形按依注則正文福字疑誤魏志規福作窺禍是

也

司馬長卿難蜀父老

結軌還轅

注善曰楚辭曰結余軫于西山王逸曰結旋也段氏

玉裁曰索隱引張揖曰結屈也軌車迹也結訓屈與

王逸楚辭注結訓旋正同謂旋其西征之軌而東鄉

與還轅同意非謂車迹蓋張揖已不知軌矣紹煐按

高誘呂氏春秋注云兩輪之閒曰軌此古義也北風

匏有苦葉濟盈不濡軌此亦指兩輪閒言之故毛傳

云由輈以上上字據諸家校改爲軌引申之凡諸轍亦謂之

軌今人習知轍迹之訓而古義莫有能通曉者矣

汜濫衍溢

注張揖曰溢溢也善曰郭璞三倉解詁曰溢水聲也字林云匹寸切古漢書爲溢今爲衍非也按依注則字當爲溢後人從今本漢書改耳廣韻二十三魂溢水涌也漢書溝洫志河水溢顏注溢涌也廣韻二十三問溢匹問反含水溼也卽今噴字與善音合王氏念孫曰崔瑗河隄謁者箴曰溢溢滂汨後漢書陳忠傳海水盆溢漢武都太守李翕析里橋郙閣頌盆溢口漏盆並與溢同

乃堙洪塞源

王氏念孫曰塞字後人所加湮塞也謂堙洪水之源也史記作乃堙鴻水漢書乃堙洪源

躬腆無肢

王氏念孫曰之字二字後人所加鶴鵙二句相對肢集解徐廣曰胝音竹移反一作腠音奏膚理也索隱本作躬腠胝無肢張揖曰腠一作戚戚腠理也胝音丁私反漢書作躬戚無肢今文選史記索隱腠胝並載蓋緣一本作腠一本作胝而後人誤合之也顧氏廣圻曰集解徐廣曰胝腫也一作腠音湊索隱張揖曰腠一作戚戚腠理也其言一作腠一作戚皆指肢字之異不得在躬字下史記無之是也紹煐按王校精顧以腠戚爲肢之異文則讀注不熟耳徐廣云一作腠者指胝言之故云腫也善引解詁云胝腫也正與徐廣同

修誦習傳

旁證云史記漢書修並作循是也

曛爽暗昧得輝乎光明

注善曰郭璞三倉解詁曰曛日旦明也孔安國尚書傳曰昧早旦也爽明也按曛爽與暗昧義同此言曛爽暗昧得輝乎光明也說文昧尚冥也尚書太甲惟先王昧爽丕顯昧爽連文疑爽亦昧也故云坐以待旦正義曰昧是昏冥爽是未明昧爽卽昧爽漢書顏注昧爽未明也郊祀志冬至昧爽注云謂日尚冥

猶鶴鵙已翔乎寥廓之宇

王氏念孫曰之字二字後人所妄加鶴鵙二句相對爲文澤字古讀若鐸與廓爲韻史記漢書漢紀及五臣皆無之字二字紹煐按本書廣絕交論注引有之字三字與此同恐並是善所據誤本也

宋玉對楚王問

故鳥有鳳而魚有鯤

注善曰淮南子曰孟春之月其蟲鱗許慎曰鱗龍之屬也按注引淮南與正文無涉御覽九百三十六引

魚有鯤作魚則有鯨下鯤魚朝發崑崙之墟同鯨鯤
條引春秋後語宋玉對曰夫鳥有鳳而魚有鯨下鯨
魚朝發於崑崙之墟並作鯨據此則本作鯨不作鯤
今按鯤惟見莊子逍遙遊而陸氏音義引崔譔鯤當
爲鯨崔知鯤爲魚子故改爲鯨說文作鯤海大魚也
本書吳都賦長鯨別吞航劉注鯨猶言鳳是對鳳爲
鯨此舉魚之大者曰鯨猶舉鳥之大者曰鳳耳

東方曼倩荅客難

是故非子之所能備

按故與固通華嚴經音義引劉兆儀禮注備畢盡也
此言固非客之所能畢盡漢書及六臣本備下有也

字

外有倉廩

六臣本漢書並作廩倉按倉與下享爲韻作廩倉是
也此後人順文以改耳

聖帝德流

六臣本作流德按六臣本是也德與下服爲韻

悉力慕之

旁證云何校慕作募說文云募求也宋祁校云當作

募

曾不得掌故

旁證云故當作固本書兩都賦序注射策爲掌固紹

煥按故固古通本書移讓太常博士書始使掌故晁
錯作故

傳曰天下無害雖有聖人無所施才

旁證云六臣本害下有菑字此不當去菑與下文才
爲韻當刪害字增菑字

太公鷹行仁義七十有二乃設用於文武

注善曰說苑曰太公年七十而相周旁證云此出尊
賢篇後漢書文苑高彪傳呂尚七十氣冠三軍與說
苑同而荀子君道篇太公行年七十有二文王舉而
用之韓詩外傳四太公七十二而用之者文王桓譚
新論亦云太公年七十餘乃升爲師皆與此合若孔

叢子記問篇列女傳齊管仲妾婧語並以爲八十始
遇文王紹煥按隋景茂珍文帝曰呂望八
十而遇文王臣踰七十而逢陛下楚辭九辨
韓詩外傳七說苑雜言篇淮南子說林訓注又以爲
九十始顯榮爲天子師則歧說錯出矣紹煥按御覽
經注曰呂望行年五十賣食棘津七十朝歌
牛朝歌行年九十身爲帝師亦以爲九十

譬彼鶺鴒飛且鳴矣

注善曰毛詩曰題彼鶺鴒載飛載鳴今小宛作脊令
按鶺鴒鳥之飛鳴不息猶士之孳孳不怠因取以譬
焉常棣傳脊令雝渠也飛則鳴行則搖不能自舍小
宛傳脊令不能自舍君子有取節爾箋云則飛則鳴
翼也日也不有止息皆其義矣

時雖不用
六臣本漢書無此四字按雖與唯通見王氏經傳釋詞言時唯不用故下云云
以筵撞鐘
漢書筵作莛此從竹誤文穎曰槀莛按說文莛莖也莖之言挺也言莖之挺然也文穎謂槀莛卽槀之莖義與許同莊子齊物論舉莛與楹厲與西施恢恑憰怪道與爲一莛亦莖也言莖與楹大小不齊而欲一之也司馬彪以莛爲屋梁失之旁證亦駁此說魏書杜襲傳蒿石之鐘不爲寸莛起音是其義韓愈詩有如寸莛撞巨鐘句當本此

臀由鼷鼠之襲狗
注善曰李巡爾雅注曰鼷鼠一名甚鼠鼷也一名鼷鼠是甚鼠鼷鼠非鼷鼠矣說文鼷小鼠也鼢精鼢鼠也許亦分爲二似李巡誤合之非也釋畜前足皆白驗後足皆白驗狗然則鼷之與鼢蓋亦以是而異其名歟
至則應耳
注善曰說文曰糜爛也糜與糜古字通今說文廢爛也經典通用糜按糜與弭音義並近謂卑伏其耳酉陽雜俎一狻孤縱五犬皆不敢逐令放大將家獵狗至皆弭耳卽此之糜耳然則糜非廢爛之

義耳亦非語助之詞也
楊子雲解嘲并序
諸附離之者
注善曰漢書音義莊子曰附離不以膠漆按說文離亦附也易否疇離祉九家注離附也太元應五枝離如注離附麗也離與麗古字通
枝葉扶疏
注善曰說文曰扶疏四布也朱氏珔曰今說文扶佐也疏通也無四布之訓此注不知何據紹煐按說文扶枎疏四布也从木夫聲在木部今經典通用扶而枎廢矣朱失檢
入無倫
不知一跌將赤吾之族也
注善曰赤謂誅滅也漢書顏注見誅殺者必流血故云赤族宋祁曰竇氏云古人謂空盡無物爲赤如赤地千里南史稱其家赤貧是也赤族盡殺無遺師古以爲流血赤其族太謬王氏念孫曰顏氏說上言朱丹下言赤其義一也猶云客徒欲赤吾之轂不知一跌將赤吾之族耳赤字正指血氣言之而竇以赤地赤貧解赤族所謂似是而非者也紹煐按唐書韋后

傳宗族夷丹謂赤族也此尤足以證顏說之確

四分五剖

剖字漢書同宋祁曰剖韋本作牖匹力反王氏念孫曰恐本是副字而後人改爲剖耳說文牖判也又曰副判也猶文作瓿牖副並普逼切故韋本作牖若本是剖字不得與牖通矣且結遹七一韻副國一韻剖則非韻由後人不識古音而妄改之

鄒衍以頡頏而取世資

注善曰蘇林曰頡音提挈之挈頡頏奇離之辭也說文亢人頸也或从頏頡直項也段氏引此而釋之曰謂鄒衍强項傲物頡項正謂直項淮南修務訓王公大人有嚴志頡頏之行此正用直項之訓直項謂頡頏故引申之直上直下曰頡頏紹熺按本書東方朔畫贊苟出不可以直道也故頡頏以傲世注引此文說文統直項莽統兒从亢从叕叕倨也亢亦聲是亢聲之字皆有强項意此蓋輕世肆志之意上云恣意所存是也蘇以頡頏爲箸書奇怪則大不倫矣後漢書趙壹傳論史弼頡頏嚴吏終全平原之黨亦此義

孟軻雖連蹇猶爲萬乘師

注善曰蘇林曰連蹇言語不便利也按蘇讀蹇爲蹇吃之蹇非也連蹇猶偃蹇後漢書趙壹傳偃蹇反俗章懷注偃蹇驕傲也然則連蹇亦高亢之意行高亢謂之連蹇猶物高大謂之偃蹇連與偃古同聲而通用

後椒塗

旁證云六臣本漢書椒並作陶顏注騶駮馬出北海上今此云後陶塗則是北方國名也本國出馬因以爲名書本陶字有作椒者流俗所改

東南一尉西北一候

注善曰如淳曰地理志曰尉在會稽龍勒玉門陽關有候也旁證云此極言聲教之廣謂東南一尉屬西北一候舍耳王元長曲水詩序一尉候於西東卽用此紹熺按郡國志曰御覽一百七十漢武帝元鼎六年立都尉居候官以禦兩越所謂東南一尉西北一候也

譬若江湖之崖渤澥之鼛

漢書作江湖之雀渤澥之鳥顏注雀字或作崖鳥字或作鼛其義兩通按此本是也漢書作雀作鳥皆形近之誤而本書拜中軍牋注引江湖句又誤雀爲魚次句與今漢書同和謝宣城詩注引二句俱同今漢書恐是後人所改臧氏琳曰此言江湖之崖渤澥之鼛其地廣闊故雁鳧飛集不足形其多少或改崖作雀鼛作鳥師古不能定因謂其義兩通也若此文先言雀鳥則下文爲贅語矣

乘雁集不爲之多雙鳧飛不爲之少

注善曰方言曰飛鳥曰雙四雁曰乘王氏念孫曰雙

鳧當爲雙鳧乘雁雙鳧謂一雁一鳧也子雲自言生逢盛世羣才畢集有一人不爲多無一人不爲少故以一鳥自喻不當言四雁雙鳧也乘者訓爲一者方言曰桂犨梵介特也飛鳥曰隻雁曰乘廣雅曰乘壹弋也管子地員篇曰有三分而去其乘尹知章注乘三分之一也是乘亦訓爲一也乘雁隻鳧卽方言所謂飛鳥曰隻雁曰乘善注中四字後人所加方言無又改隻爲雙以配四雁殊失子雲之旨紹煥按後魏收檄梁文何異一毛之落牛體雙鳧之集海濱下句正用此雙鳧與一毛同義當本作隻今亦誤作雙或七十說而不遇

注善曰應劭曰孔某也旁證云孔子歷聘七十二君其說見莊子天運篇而淮南泰族說苑善說史記十二諸侯年表漢書儒林傳序仍之呂氏春秋遇合篇更謂孔子周流海內所見八十餘君皆不足信論衡儒增篇謂孔子所至不能十國也

翕肩踏背

注善曰孟子曰脅肩諂笑劉熙曰脅肩悚體也按正文不相應當有翕與脅古字通六字後漢書張衡傳我不忍以歙肩注引孟子脅肩云歙亦脅也亦其例

抵穰侯

注善曰說文曰抵側擊也音祇按抵當作抵凡抵掌抵璧皆從手氐聲諸氏切抵敵抵罪之抵从手氐聲丁禮切二字書多互誤段氏玉裁分晰甚明載說文

注

顩頤折頰

漢書顩作頷宋祁曰頷一作頴蕭該音義作顩王氏念孫曰作頷者正字作顩者借字玉篇頷音欽曲儀也後漢書周燮傳燮生而欽頤折頰卽此傳之頷頤見讀書雜志後漢書條紹煥按周燮傳注引韓詩碩大且嫸薄君章句曰嫸重頤也此非是重頤謂頰上委文淮南子修務訓醜輔搖高注醜輔頰邊文婦人之媚也說林訓注醜輔者頰上窒也醜與嫸通皆美貌故廣雅曰嫸美也章懷以頷頷同嫸疑曲頤卽重頤不知重頤有媚文乃好貌與曲頤醜迥異而集韻嫸頷同遂承其誤折頰史記蔡澤傳作蹙鼾說文頰鼻莖也重文鼾蹙頰謂蹙縮其頰中莖斷如蹙頰也本書絕交論加以頷頤蹙頰作蹙頤

譽若坻隤

注善曰應劭曰天水有大坂名曰隴坻其山堆旁箸崩落作聲聞數百里故曰坻隤坻丁禮切韋昭曰音若是之是字書曰巴蜀名山堆落曰坻按韋音字書說是也說文巴蜀名山岸脅堆旁箸欲落墮者曰氐

氏崩聲聞數百里揚雄賦曰響若氏隤是山岸欲墮
謂之氏俗从土旁作坻善引字書與許合非隴阪也
隴阪之阪說文阜部桑謂陵阪曰阪是也音丁禮切
與坻音承紙切者聲義並殊應氏合而一之誤矣本
書吳都賦坻隤劉注天水之大阪曰隴坻誤與此同
雖其人之膽智哉
六臣本校云贍善作贍按善當亦作贍本書東方朔
贊贍智宏材馬汗督誄才博智贍注並引作贍可證
此殆傳寫誤
四皓采榮於南山
注善曰采榮采取榮名也按四皓在漢高祖聘之不
至豈有采取榮名之說漢書顏注一曰榮謂草木之
英采取以充食此爲近之爾雅釋草草謂之榮皓說
文作顥云南山四顥顥白首人也
東方朔割炙於細君
注善曰說文曰燋火飛也燋與炙古字通並必遙反
按史記禮書卒如燋風正義燋風疾也本書思元賦
舊注燋風熾也風賦激厲飄怒注燋怒如燋之聲皆
假燋爲炙此又假炙爲燋故云古字通
魯連飛一矢而蹶千金
注善曰李奇曰蹶蹋也按蹶當讀爲撅廣雅曰撅投
也方言楚凡揮棄物或謂之敝郭注或云撅也是撅
專篤志於儒學
之誤
班孟堅答賓戲

注善曰項岱曰或有譏班固雖篤志博學無功勞於
時仕不當貴也按依注則正文儒當博字之誤漢書
敘傳正作博
躬帶紱冕之服
漢書無紱字按紱當衍字善引項岱注不釋紱字可
證且躬帶冕之服與游帝王之世爲偶句若增一紱字
則句法參差矣
譬龍虎之文舊矣
注善曰孟康曰譬被也蘇林曰謂被龍虎之衣段氏
玉裁曰譬與被雙聲之假紹煥按後漢書東平憲王
傳注離被也李固杜喬傳贊終離罔極注同離譬亦
語之轉
徒樂忧經籍書
按籍當作藉漢書不誤
其餘猋飛景附
注善曰說文曰燋火飛也燋與猋古字通並必遙反
按史記禮書卒如燋風正義燋風疾也本書思元賦
舊注燋風熾也風賦激厲飄怒注燋怒如燋之聲皆
假燋爲猋此又假猋爲燋故云古字通
魯連飛一矢而蹶千金
注善曰李奇曰蹶蹋也按蹶當讀爲撅廣雅曰撅投
也方言楚凡揮棄物或謂之敝郭注或云撅也是撅

有揮棄義此言飛一矢而揮千金也

商鞅挾三術以鑽孝公

注善曰服虔曰王霸富國強兵爲三術翰注三術謂說秦孝公用此三術孝公用其

帝道王道霸道商君說秦孝公持商鞅獻三術內一開

霸術也野客叢書曰三術謂帝王霸事見商君本傳

雖繼之以富強之說卽霸者之用耳紹熙按一行算

法云司馬遷史記自秦孝公持商鞅獻三術內一開

通阡陌以開阡陌爲三術之一又與諸說不同

據徼乘邪

注善曰言據徼幸而乘邪僻也王氏念孫曰徼小道

也古弔反班固兩都賦徼道綺錯謂小道綺錯也然

則據徼乘邪猶云據小道乘邪徑以求富貴耳

說難既遒

注善曰應劭曰遒好也漢書注引應劭說酋音酋豪之酋酋雄也與善引異漢

書遒作酋按遒酋古通酋之言就也言說難既就也

史記魯世家考公酋紫隱引系本作就鄒誕生本作

遒是酋遒就三字皆義同太元中酋酋太魁頠范望

注酋酋就也王氏讀書雜志說同

孟軻養浩然之氣

注善曰項岱曰皓白也如天之氣皓然也按注引孟

子云皆爲後人所改臧氏琳曰後漢書傅燮傳世

亂不能養浩然之氣注引孟子養吾浩然之氣趙岐

曰浩然天氣也焦氏循孟子正義引春秋繁露云和

者天之功也舉天地之道而美於和是故物生皆貴

氣而迎養之孟子曰我養吾浩然之氣者也則董子

亦以養浩然之氣爲養天之和氣孟堅以浩然與浮

雲相對亦是以浩然爲天氣今本趙注作浩然之大

氣當是俗人所改

夷險芟荒

注善曰晉灼曰發開也今諸本皆作芟字王氏念孫

曰據晉灼注則正文作夷險發荒發者發之借字也

發發聲相近故發通作發發亦夷也說文發以足踢

夷艸引春秋傳曰發夷蘊崇之是也

欲從墜敦

注善曰服虔曰敦音頓頓邱也應劭曰前高墜邱如

覆敦者敦邱也郭璞曰敦孟也都回切漢書墜作旄

今爾雅亦作旄釋文旄字林作墜詩旄邱序釋文同

按字亦作牟禮記內則敦牟注牟讀曰墜敦牟黍稷

器也邱如覆敦謂如黍稷器覆之形冠名牟追亦謂

制如覆杯也此墜敦並言應說是也服音解同一成

之邱失之

謀合神聖

旁證云漢書作謀如聖神是也此與下賓垠爲韻

漢良受書於邳垠

漢書垠作沂集注引晉灼曰沂厓也按沂與垠通漢帝堯碑德不殄兮祉無垠孔彪碑永永無沂並作沂字亦作圻淮南叔眞訓通於無圻高注圻垠字也說文垠重文圻圻沂並從斤聲古讀魚巾反善本當與漢書同觀引晉灼注可證後人從今讀魚衣切疑韻不協故改沂爲垠

揚雄談思

注善曰漢書曰揚雄譚思渾天按談當作譚注引漢書可證漢書作覃顏注覃大也覃與譚同

若乃伯夷抗行於首陽惠降柳惠降志而辱仕顏淵樂於簞瓢孔終篇於西狩

王氏念孫曰當從漢書敘傳作夷抗行於首陽惠降志於辱仕顏耽樂於簞瓢孔終篇於西狩今善本皆爲後人妄增改之耳

一陰一陽天地之方

注善曰孔安國論語注曰方猶常也按方道也言天地之道也易繫辭一陰一陽之謂道是也書多以方爲道禮記樂記樂行而民鄉方謂民鄉道也經解隆禮由禮謂之有方之士謂有道之士也論語雍也章曰裒視也徐莫甸切昤黑白分也徐匹莧切音義各別方言云自關而西秦晉之閒曰昤視指使史記鄒

道也

神其舍諸

六臣本漢書神作名顏注言修志委命則神明聽之祐以福祿自然有名不廢也

研桑心計於無垠

注善曰史記越王句踐困於會稽之上乃用范蠡計研韋昭曰研范蠡之師計研之名也漢書顏注計倪吳越春秋也一號計倪亦曰計然按越絕書作計倪又作計硯硯者硯之譌古研亦作硯故因研通硯硯硯之譌爲硯猶莧之譌爲莧作倪又硯之展轉相誤者也作然者聲近之假

舟遙遙以輕颸

陶淵明歸去來辭

旁證云宋書上遙作超恐誤紹煥按作超遙亦通楚辭繆諫蹇超遙而無冀搖與遙通王逸注超搖不安也漢書五行志注搖搖不安之貌是超遙猶遙遙義同說文搖動也正字當作搖此言舟搖搖然動也

盼庭柯以怡顏

何氏焯曰朱子語錄載張以道曰眄庭柯以怡顏眄當讀如俛讀如盼者非毛本作盼誤紹煥按說文眄衺視也徐莫甸切盼黑白分也徐匹莧切音義各別方言云自關而西秦晉之閒曰眄視指使史記鄒

陽傳按劍相呵撫策云眄漢書班固傳虞卿以顧眄
而捐相印古詩眄睞以適意皆眄字引申之義故廣
雅曰眄視也諸書眄字或誤作盼又誤作聆蓋有改
之不勝改者
園日涉以成趣
注善曰爾雅曰門外謂之趨郭璞曰此皆人行步趨
走之處因以名趨避聲也七喻切按據此則善本自
作趨言日涉則成趨走之處猶孟子云用之而成路
也良注言田園之中日日游涉自成佳趣則作趣爲
五臣本今皆从五臣解不知善義久矣
策扶老以流憩

注善曰易林曰鳩杖扶老衣食自口困學紀聞十三
扶老謂扶老藤也見後漢書周盤傳注紹煥按中山
經龜山其下多扶竹郭注邛竹也高節實中中杖名
曰扶老戴凱之竹譜節竹刻俗謂之扶老是扶老爲
邛竹大雅皇矣其檉其椐毛傳椐樻也陸璣草木疏
云節中庸以扶老即今靈壽爾雅釋文郭注腫節可
以爲杖漢書孔光傳賜靈壽杖孟康曰扶老杖也服
虔曰靈壽木名也似木又有名扶老者此不知所屬
或命巾車
旁證云本書江文通擬古詩曰暮巾柴車注引此作
或巾柴車段曰周禮曰巾車鄭注巾猶衣也此謂未

用之先以衣籠之又巾飾也飾即拭字以巾拂拭而
用之也故劉昌宗音居覲反左思吳都賦乃巾玉輅
正謂巾而出獵也左傳巾車脂轄正同此作命巾車
恐有誤紹煥按淵明本詩亦有日暮巾柴車亦本陶句
屢用之唐邱爲詩若非巾柴車亦本陶句
陸士衡豪士賦序
奮於阡陌之上
注善曰過秦論曰而俛起阡陌之中按阡陌當作什
伯正文及注皆誤詳過秦論
自下裁物者乎
按注引尸子作財則正文亦當同五臣作裁向注可
證
是以君奭快快
注善曰漢書景帝目送周亞夫曰此之鞅鞅非少主
臣也按依注則善本作鞅鞅五臣作快快耳漢書多
作鞅鞅高帝紀心常鞅鞅韓信傳居常鞅鞅方言鞅
懟也郭注鞅猶快也說文快不服懟也眾經音義十
八引倉頡快懟也亦快快然心不服也作快爲正字
伊尹抱明允以嬰戮
注善曰紀年曰太甲潛出自桐殺伊尹囚學紀聞二
云此蓋惑於紀年之妄說紹煥按沈約注謂紀年此
文後世所加朱氏右曾曰據杜預左傳集解後序則
太甲潛出自桐殺伊尹確是紀年本文

沈約注乃僞託耳　萬氏希槐曰抱朴子說亦同惟史記殷本紀注引帝王世系曰沃丁八年伊尹卒年百有餘歲大雾三日沃丁葬之以天子之禮祀以太牢親臨喪以報大德爲得其實

顏延年三月三日曲水詩序

然其宅天衷

注善曰東京賦曰豈知宅中而圖大呂氏春秋曰古之王者擇天之中而立國擇國之中而立宮按依注兩引則正文當作中宅擇古通東京賦之宅中卽呂氏春秋之擇中也

宗漢之兆在焉

注善曰易曰君子以振民育德按注引周易當作毓正體毓德於少陽

良注宋爲漢後故曰宗漢

注善曰易曰君子以振民育德按注引周易當作毓德據王肅本也釋文引王肅云毓古育字後人以今本周易改爲育遂與正文不相應

則宅之於茂典

旁證云擇誤作宅何校改紹煐按何據注引左傳擇楚國之令典故改爲擇然古論語擇不處仁張平子作宅釋名宅擇也此注當有擇與宅古字通今或脫去

烈燭干城

影搖武猛

注善曰漢書曰嫖姚校尉按依注當作嫖姚今作影搖恐是五臣本後人因以改善嫖亦當爲票注引涉姚字而妄加女旁耳

韜軼炎漢

林氏茂春曰韜當作蹈字之誤旁證云此五臣作韜銑注藏也可證

王元長曲水詩序

稱鳴桴於砥路

注善曰說文曰桴擊鼓柄也今說文枹擊鼓杖也按此作柄恐誤杖持也凡可持者皆謂之杖枹所持以擊鼓故亦謂之杖後漢書第五倫傳桴鼓不鳴注桴擊鼓杖是其證桴與枹古音通惟宇林作擊鼓柄見左成二年傳釋文段氏據以改說文之爲柄非也

侮食來王

注善曰古本作侮食周書曰東越晦食困學紀聞二十九云周書王會解東越海蛫或誤爲侮食王元長用之其別風淮雨之類乎

文鉞碧砮之琛

注善曰文鉞未詳一曰鉞當爲越杜篤展武論曰文越水震鄉風仰流按文鉞碧砮皆石名文謂文石也說文碣文石是也鉞與越通砥也本書聖王得賢臣頌注引晉灼曰砥石出南昌曰越砥是越爲砥也碧砮並列矣

奇幹善芳之賦

注善曰周書曰成王時貢奇幹善芳者頭若雄雞佩之令人不昧孔晁曰奇幹亦北狄善芳者鳥名不昧不忘也按西山經有鳥焉其狀如鳥三首六尾而善笑名曰鴟鴟郭曰猗餘兩音服之使人不厭郭注周書曰服者不昧音莫禮反或曰昧眯目也然則郭所見周書作眯故音莫禮反莊子天運篇彼不得夢必且數眯焉注眯魘夢也眯與魘義同近朱氏右曾逸周書集訓疑此文幹爲餘字之誤奇餘卽鴟鴟引西山經爲證則鴟鴟善芳爲二鳥皆使人不眯與孔晁異矣方氏以智通雅說亦同善芳太平御覽作獻芳

紈牛露犬之玩

孫氏志祖曰紈當爲紈逸周書王會解卜盧以紈牛

王應麟補注紈與紵通紹煐按說文舸舟也一曰舟師舸其舸釋文本亦作舸牛小其角貌小雅桑扈兕觥其舸斯謂之紈矣舸舸紈三字音義並相通

甌臏相尋

陳氏景雲曰據注臏當作檳紹煐按五臣作軌蹈蓋由檳轉寫作軌因譌而爲蹈銑注軌蹈行迹萬物貢獻行迹相尋不絕也眞郢書燕說矣

乃眷芳林

按蕭子顯齊書曰武帝永明九年三月三日幸芳林園禊飲而六朝事迹引寰宇記云芳林苑一名桃花園本齊高帝舊宅在府城之東秦淮大路北

六引南朝宮苑記同永明五年嘗幸其苑禊飲王融曲水詩序載懷平浦乃眷芳林卽此據此則武帝幸芳林苑在永明五年與齊書作九年者不合

殷殷均乎姚澤

注善曰呂氏春秋曰陳陳殷殷無不載悅高誘曰殷盛也又呂氏春秋曰輾輾歟歟莫不載悅高誘曰歟動而喜貌也殷殷或爲歟歟故兩引之輾知葉切歟仕勤切旁證云廣韻十九臻引呂氏春秋天子輾輾歟歟莫不動而喜貌也一先引呂氏春秋天子輾輾歟歟莫不載悅十六軫輾輾歟歟喜悅貌皆與今本及善注所引不同紹煐按輾輾當爲輾輾之譌善音知葉切誤

韎韐厥厥又卽陳陳殷殷之異文厥均誤作厥從欠說文欮指而笑也欮卽厥字集韻韐韐喜動貌呂覽天子韐韐欮欮莫不載悅注喜悅之貌

戚奏翹舞

注善曰司馬彪續漢書曰執干戚舞雲翹朱氏右曾曰初學記十五雲翹育命之舞並光武所作漢書禮樂志兼雲招與翹同紹煥按梁書云雲翹育命並高祖所作兒御覽則初學記謂光武作非也禮樂志已有雲招之名矣宇又作部唐書文宗命王涯取開元時雅樂竝樂童按之曰雲韶樂是也

績溪胡紹煐學
任彥升王文憲集序　貴池劉世珩校刊

茹危髮秀之老

注善曰髮秀猶秀眉也朱氏珔曰秀字當本作禿以形似致譌紹煐按說文禿無髮也从几上象禾秀之形秀字依段增取其秀聲也秀與禿古音同部其實無二字殆小篆始分之今人曰禿頂亦曰秀頂是古遺語凡物老而錐鈍皆曰秀如鐵生衣曰銹他谷切據此則髮秀猶髮禿不煩改字

攻乎異端歸之正氣

錢氏大昕曰孫奕示兒編攻謂攻人惡之攻已如末之何也已之已已止也謂攻其異端使正道明則異端之害人者自止與此合勝舊注多矣

王子淵聖主得賢臣頌

夫荷旃被毳者

按航旃與氈同說文氈撚毛也老子注必知氈裘釋文氈本亦作旃同廣雅釋草注音氈氍毹釋文氈本作旃爾雅釋草注亦作旃旃然也然則旃卽氈荷亦被也荷旃猶被毳耳良注旃氈是也而以荷爲負則失古訓矣

清水淬其烽

箠氾與畫塗相對爲文箠者掃也氾者汚也謂如以帚掃穢以刀畫泥耳後漢書光武紀注曰彗者掃也班固東都賦曰戈鋋彗雲羽毛掃霓是也彗或作篲枚乘七發篲扶桑是篲爲掃也方言氾涔也涔與污同廣雅氾汚也漢博陵太守孔彪碑鬱然氾而不俗是氾爲污也

及至駕齧膝驂乘旦

注善曰張晏曰齧膝乘旦皆馬名也駕則旦至故以爲名王氏念孫曰張說迂曲乘旦當爲乘且字之誤也且與駔同駔者駿馬之名說文駔壯馬也楚辭同駕羸而乘駔兮王注乘駔駿馬也乘駔卽乘且爾雅

樊駰也樊光孫炎本作將且此須內多用韻之文乘且之且古讀若苴與與爲韻與爲韻作旦則失其韻矣紹煥按此須多用韻如骨矻爲韻策迹爲韻隆功爲韻嗟陰爲韻塞得爲韻場疆爲韻皆是此又且與與韻汪氏師韓謂此須全不用韻亦疏於攷古矣

逐遺風

注善曰遺風風之疾者也王氏念孫曰遺讀曰隧隧風疾風也大雅桑柔曰大風有隧有隧者壯其急也楚辭九歌衙風起兮橫波王逸曰衙隧也是古謂疾風爲隧風也隧與遺古同聲而通用小雅莫肯下遺衙予非相篇作隧商山經旄山之尾其南有谷曰育此正作虎嘯而風例龍興而致雲五臣本及漢書漢紀並同紹煥按御覽九百四十九引亦無谷字氣字後人所加也嘯賦注引虎嘯而谷風例龍興而致雲氣

王氏念孫曰文本作虎嘯而風例龍興而致雲氣今善本風上有谷字雲下有氣字後人所加也嘯賦注引與王校合

睢伯牙操遞鐘

注善曰晉灼曰遞音迭遞之遞二十四鐘各有節奏聲之不常故曰籧鐘瓚以爲楚辭曰奏伯牙之號鐘馬融長笛賦曰號鐘高調號鐘琴名也伯牙以善鼓琴不說能擊鐘也後漢書多假借或以籧爲號不得便以迭遞判其音也王氏念孫曰琴無籧鐘之名籧即號之譌耳淮南修務訓亦云鼓琴者期於鳴廉修營而不期於濫窕號鐘

萬祥必臻

漢書必臻作畢溱顏注溱與臻同按必畢古字通用
然作畢於義爲勝
何必偃仰詘信若彭祖
旁證云彭祖姓彭封於大彭名籛字鏗故楚辭天問
亦稱彭鏗以其爲彭姓之祖後人遂稱彭祖史記楚
世家集解引吳虞翻云名鏗蓋聲之轉而莊子逍遥
遊釋文以爲姓籛名鏗非也紹煥按帝系亦載彭籛
籛與鏗古音通籛鏗皆名籛或作鏗猶之或作翦然
則鏗亦非字也
揚子雲趙充國頌
是討是震

姜氏皋曰震與上臣軍爲韻是作平聲紹煥按古音
無讀震爲去聲者見江氏有誥唐韻四聲正
鬼方賓服
注善曰世本注云鬼方於漢則先零戎也張氏雲璈
曰商之鬼方周荆楚也大戴禮帝繫篇云陸終氏娶
於鬼方氏史記楚世家陸終子生子六人六曰季連
芈姓楚爲芈姓後則鬼方自當在荆楚之地頌乃借
以爲喻不得以鬼方即先零也紹煥按後漢書西羌
傳武丁伐西落鬼戎竹書紀年王季伐西落鬼戎則
鬼方實在西零然干寶易注謂鬼方北方國大雅孔
疏則以爲殷之諸侯說又不同惟毛傳云鬼方遠方

也易既濟釋文引倉頡後漢章帝紀西羌傳注並同
胡氏毛詩後箋云鬼方對中國言後漢書威靈行乎
鬼區亦以鬼方爲遠方所包者廣凡南裔北狄遠於
中國皆是據此則鬼方蓋無定之名凡遠者皆得謂
之鬼方匡衡言化異俗而懷鬼方謂懷遠方猶云化
異俗耳高宗伐鬼方言伐遠方大雅覃及鬼方言覃
及遠方也惟帝繫篇陸終娶於鬼方氏此爲定名故
必增一氏字紛紛之說皆沿是而誤矣
亦紹厥緒
六臣本緒作後校云五臣作緒此從五臣改也顧氏
炎武曰此頌之亦紹厥後猶河東賦之將紹厥後也
後古音武五臣不通古音而改緒爲後謬矣見唐韻正
劉伯倫酒德頌
方捧甕承糟
注善曰劉熙孟子注曰螬者齊俗名之如酒槽也按
以槽爲酒器始見此注而劉頌本之蓋窄酒之器李
賀將進酒詩小槽酒滴眞珠紅是也今人猶名酒肆
爲槽坊矣俗作糟非說文槽畜獸之食器酒器形似之故
遂呼酒器爲酒槽猶螬形如槽謂之螬五臣作糟與
下枕糟覆恐誤
奮髯踑踞
晉書踑作箕按注引漢書尉佗箕踞則善本自作箕

五臣乃作踑銑注可證篇韻無其字

陸士衡漢高祖功臣頌

駿民效足

攷異曰駿當作俊善引俊民用章爲注可證翰注乃

云羣賢如駿馬是也

平陽樂道

注善曰論語曰貧而樂按善引貧而樂道以注正文

樂道字後人依今本論語刪道字遂致與正文無涉

本書憂憤詩樂道閒居注引論語亦經後人妄刪

爰淵爰嘿

按嘿本作默注引莊子淵默而雷聲可證

皇漢凱入

注善曰周禮曰師有功則愷樂按依注則正文當作

愷

曲逆宏達

六臣本注曲音區句切逆音遇旁證云漢志曲逆縣

屬中山張晏注濡水於城北曲而西流故曰曲逆章

帝醜其名改清陰據此則當如字讀矣六臣本音蓋

誤認曲爲遇音參傳曲遇師古音曲爲邱羽反遇音

禹與此無涉紹煥按曲逆爲今中山蒲陰與曲遇在

中牟各兩地兩音注家分明可攷王氏觀國亦曾辨

之見學林

祚爾煇韋

注善曰韋印韋也王氏念孫曰煇讀爲徽徽韋也大雅韓奕

徽韋猶言旗韋祚賜也言賜爾以徽章齊策云韋子

收旗綏章是也徽所以表章故曰徽章紹煥按本書褚淵碑文徽韋斯允

變其徽章以雜秦軍徽與煇古字通亦通作揮東京

賦戎士介而揮紹煥按本書褚淵碑文徽韋斯允

注引鄭元曰徽旌旗之屬韋織也

雲驚靈邱

注善曰漢書曰陳豨反勃復擊豨靈邱破之斬豨旁

證云史記絳侯世家及傳並云靈邱而紀言當城水

經濩水注亦云周勃定代斬陳豨於當城蓋靈邱當

城皆代郡縣名因互見耳

掩淚寤主

六臣本寤作悟按善亦當作悟注引金日磾以篤敬

悟主可證

不釋擁樹

注善曰漢書曰面擁樹馳晉灼曰今京師謂抱小兒

爲擁樹按引見夏侯嬰傳旁證云漢書注引蘇林曰

南方人謂抱小兒爲擁樹

皤皤董叟

旁證云史記正義引楚漢春秋董公八十三封爲成

侯或云成侯董渠即董公之子紹煥按困學紀聞十

二董公之名不聞仁義之言如山川出雲天降時雨而不有其功古之逸民也今士衡列爲功臣作頌闡幽表隱足留千古矣

袁生秀朗

攷異曰袁當作轅注同序中作轅今漢書亦作轅

帝嘷爾庸後嗣是膺

注善曰漢書曰苟子成以父死王事封爲高景侯又曰襄平侯紀信子也晉灼曰紀信子名通父成以將軍從定三秦死王事子侯然則通非信子也機之此言與晏同誤也梁氏玉繩曰明徐昌祚燕山叢錄言信焚死不見其後功臣表曰襄平侯紀通父成以將所貶與精同善音所許合其改精爲精據稗文本也書多作精南山經精同稊注精祀神之米名淮南說山訓巫之用精注精所以享神皆是

定州城東三十里有固城父老相傳是高祖築以封紀信後者然無確據恐不足信紹棨按胡三省注通鑑引劉邠曰漢高以善用人得天下豈忘紀信之功哉疑成者卽信之一名亦是想當然之語

皇媼來歸

顧氏炎武曰皇媼句失攷漢儀注高祖母起兵時死小黃作陵廟本紀五年卽皇帝位於汜水之陽追尊先媼爲昭靈夫人蓋先亡久矣而十年太上皇后崩則爲太上皇崩之誤重本書而未刪者也侯公說羽羽乃與漢約中分天下歸太公呂氏並無皇媼林氏茂春曰此論實本晉灼如淳獨李奇以爲高祖後母

張氏雲璈曰漢書楚元王傳交高祖同父之弟也師古曰同父明其異母既言異母則太公實有繼娶之子如太公之妾所生則於高祖當曰庶弟不當云同父弟也李奇後母說不爲無因

夏侯孝若東方朔畫贊

支離覆逆之數

注善曰莊子曰支離疏者鼓簸醫播精足以食千人精音所今人閒世播精作播精釋文播精如字一音所字則當作精按說文賄財卜問曰賄从貝正聲讀若所貶與精同善音所許合其改精爲精據稗文本也書多作精南山經精同稊注精祀神之米名淮南說

游方之外者已

注善曰莊子孔子曰彼游方之外者也而某游方之內者也司馬彪曰方常也按方猶道也言游道之外也古並以方爲道詳答賓戲

大人來守此國

注善曰此國謂樂陵也其父爲樂陵郡守史傳不載難得而知也旁證云本書夏侯常侍誄父守淮岱治亦有聲注引王隱晉書曰夏侯威字季權歷荊兗二州刺史威次子莊淮南太守莊蓋卽孝若父淮卽淮南岱卽樂陵是夏侯莊更爲樂陵守王隱書失載耳

處淪罔憂

六臣本作處儉校云五臣作淪按此五臣不解儉字而改之善本當作儉儉與險古通易君子以儉德避難虞注儉或作險荀子富國篇俗儉而百姓不一注儉當爲險劉修碑動乎儉中險作儉皆其證此言處險罔憂也旁證云顏魯公書石作儉

袁彥伯三國名臣序贊

遭離不同

六臣本上有雖字晉書亦同此恐誤脫

故以大存名節

按故與固通以與已通言固已大存名節也

豈徒蹇諤而已哉

按善引史記東觀漢記字書並作愕此改作諤

袁渙字曜卿

六臣本渙作煥張氏雲璈曰蜀志許靖傳與東萊袁煥親善亦作煥詳其字曰曜卿自當從火且煥父名抗不應煥名亦从水也紹煥按今魏志袁渙傳作渙當是偶誤觀下善注引魏志煥字屢見俱不從水可證本書齊故安陸昭王碑注引袁煥與曹植書云云亦作煥

始救生人

按人當作民晉書作靈下器同生民晉書亦作靈是

晉書作靈此作民之證又下人惡其上注引左傳民惡其上則亦作民矣

名節無虧

按注引班固漢書贊曰遂立名迹則正文作節誤也

五臣作跡向注可證

敬授既同

六臣本作敬授校云五臣作敬愛按善亦當作敬愛觀注引孝經可證此殆傳寫誤

初九龍盤

按注引方言未升天之龍謂之蟠龍此作盤誤

孰掃雰霏

注善曰孔安國尚書傳曰霏陰氣也武公切今協韻音夢旁證云尚書洪範曰蒙孔疏引鄭玉義俱作霏是古文尚書作霏今作蒙蓋衛包所改紹煥按疏又引鄭注云霏聲近蒙蓋字作霏而音則讀若蒙本書甘泉賦霧集而蒙合兮善注霏與蒙同周禮太卜注引洪範作蒙孟亦從矛得聲

才爲世出

旁證云五臣出作生晉書亦作生紹煥按注引蘇武答李陵書才爲世生則善本亦作生

子瑜都長

注善曰都長謂體貌都閑而雅性長厚也張氏雲璈

曰下云體性純懿不當先言長厚蓋言貌都閒身體長大耳

立上以恆

何氏焯曰晉書作立心以恆當從之善注固本引易經行有恆語也五臣作立心以恆

尙想重暉

六臣本及晉書重暉並作遲風按善引羊秀衛公誄仰睎遲風爲正文遲風作注後人因善連引重暉冠世因改遲風爲重暉殊誤

司馬長卿封禪文

自昊穹生民

六臣本穹下有之字史記相如傳作兮按此與上爲偶句皆六字此蓋偶脫耳

繼韶夏

旁證云五臣及漢書韻並作昭文穎曰昭明也夏大也然此引文穎注仍作韶恐誤史記集解引晉義昭明也則史記之作韶亦誤姜氏皋曰史記李斯傳昭虞舞象紹煥按皆後人所改故注遂與正文不相應家語正論祭公謀父作祈昭字亦作昭

維風可觀也

五臣史漢風並作見言見於載籍之傳故可觀也此不知者妄改爲風

君莫盛於唐堯

六臣本漢書無唐字下后稷創業於唐無堯字是也

公劉發迹於西戎

注善曰漢書音義曰公劉后稷曾孫梁氏玉繩曰不窋之非稷親子先儒歷辨之國語祭公謀父云昔我先事后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不窋失官言世爲后稷則非一代可知不窋身當夏衰則非棄所生可知此謬周說也劉敬傳云周自后稷積德累善十有餘世公劉避桀遷豳言公劉去后稷十餘世則本紀世表四世之誤可知此羅泌說也旁證云詩書所言對宗祖皆曰曾孫詩曾孫篤之鄭箋曾猶重也自孫之子而下事先祖皆稱曾孫書武成惟有道曾孫周王發亦是若必執孫之乎爲曾孫復以四世爲次而說不可通矣紹煥按梁氏玉繩引諸說所駁皆確旁證附會曾孫二字不過爲漢書音義圓其說耳實則不窋生翳陶翳陶生公劉音義云云本諸史記棄子不窋不窋自不能强解也

垂統理順

注善曰張揖曰理道也淇道和順玉氏念孫曰理亦順也說文順理也廣雅曰理順也說卦傳曰和順於道德而理於義攷工記匠人曰小扈不理孫謂之不行是理與順同義紹煥按夷易庞鴻著明皆二字平

列此亦同也如順理爲通則分晰二義矣

是以業隆於經緯

注善曰經緯謂成王也旁證云史說魯世家成王少在繦葆之中路史發揮因謂武王崩成王幾一二歲羅苹注更引眞源賦謂武王之崩成王始生皆誤也鄭康成謂武王崩成王年十歲王肅以爲成王年十三見書洛誥詩豳風禮明堂位穀梁文十三年各正義謂雖不同要非經緯明矣紹煥按漢書賈誼疏云古之王者太子在繦緥之中置三公導之以教訓既得設三公則非一二歲明矣不過極言其幼少耳二字不可泥魏丁儀周成漢昭論成王昭帝俱以經緯云明也尙書洪範曰圛鄭注圛者色澤而光明也齊風載驅齊子豈弟鄭箋此豈弟猶言發夕也豈當讀爲闓古文尙書以弟爲圛圛明也是闓與豈澤與圛古音並通王氏廣雅疏證引此而釋之云闓澤亦是發明之意昆蟲闓澤猶言蟄蟲昭蘇耳此說是也

導一莖六穗於庖

注善曰鄭氏曰導擇也史記導作檮徐廣曰檮瑞禾也按善引鄭氏說是也漢書百官表有導官注導官主擇米鄧侯詔曰減火官導官自非其陵廟稻粱米不得導擇是導爲擇也說文檮禾也司馬相如曰檮一莖六穗以爲祥亦謂之導猶檮爲麥名擇麥亦謂之檮徐說特緣說文而誤

耳王氏引之曰藥從禾而訓擇於義爲允藥導同聲而通訓於音尤協封禪文藥一埳六穜於庖崔駰七發乃導元山之梁不周之稻其義一也

獲周餘珍放龜於岐

注善曰文穎曰周放畜餘龜於沼池之中至漢得之於岐山之旁漢書五臣本無珍字拔句法累甚上下皆七字不得此獨增一字當本作獲餘珍放龜於岐周字衍文穎注有周字者指岐言之集解引漢書音義云餘珍周鼎也足證古本漢書有珍字無周字甚明今攷餘貝名也爾雅餘蜄黃白文餘泉白黃文小雅巷伯箋文如餘蜄餘泉之貝文西山經文貝郭注餘泉蜄之類是餘爲貝也謂之餘者合泉蜄言之尚書大貝尚書大傳散宜生之江淮之浦取大貝如大車之渠則貝又爲周所珍矣以周所珍故謂之餘珍貝與龜一類故書多並舉白虎通封禪篇德至淵泉則落出龜書江出大貝是其證放大也謂大龜也史記放作倣此言獲大貝大龜於岐也岐岐水也水經渭水音義曰岐水名也注家誤以岐爲山而又未識餘爲貝名遂膠葛而不可通矣

招翠黃乘龍於沼

注善曰漢書音義曰翠黃乘黃也龍翼馬身黃帝乘之而仙漢書顏注言招致翠黃及乘龍也春秋傳曰帝賜之乘龍按師古以翠黃與乘龍爲二是也翠黃一曰乘黃初學記引瑞應圖曰騰黃者神馬也其色黃一名乘黃亦曰飛黃或曰翠黃音說義本此翠黃乘龍皆神馬故招致之於沼也

蓋號以況榮

注善曰蓋者發語之辭也顏注同旁證云錢氏大昕曰蓋讀爲盍文穎訓爲合合號猶言合符小顏以爲語辭似迂又六臣本及史記漢書此下有上帝垂恩備祉將以慶成十字紹煥按成與榮爲韻有者是也

挈三神之歡

注善曰韋昭曰三神上帝泰山梁甫也史記索隱曰如淳謂地祇天神山嶽也按如氏說是也下云故聖王弗替而修禮地祇謁款天神勒功中嶽可證咸濟厥世而屈

注善曰應劭曰屈絕也言古帝王若但作一時之榮畢世而絕者按善注似讀而屈爲句而翰注以屈爲屈指而云屈指而說者讀世字句而屈說者云云句未合

王者之卒業

注善曰卒終也卒或爲丞按作丞較勝丞者大也丞業與壯觀正相對王氏念孫曰隸書丞或作丞卒或作卒丞卒形近作丞遂致相亂五臣作丞史記同漢書作卒顏注卒

或作本或作丕

祓飾厥文

按祓飾猶拂拭謂拂拭其文也史記作校飾形近之誤

詩大澤之溥

注善曰漢書音義曰詩歌詠功德下四章之頌也王氏念孫曰詩者志也志者記也謂此作誦以記大澤之溥博是符瑞之富饒也詩訓志意之志亦訓志記之志賈子道德說篇曰詩者志德之理而明其旨令人緣之而成也故曰詩也者此之志也

滋液滲漉

注善曰說文曰滲下漉也又曰漉下水也按漉漏聲相近眾經音義一淋漏元應引三倉云淋漉下水也則淋漉卽淋漏矣故滲漉亦謂之滲漏

非惟偏之我

史記偏作濡漢書作偏皆無之字放異曰偏當作偏之字不當有史記索隱引胡廣曰言雨澤非偏於我最爲明晰史記當作偏我與漢書同惟五臣作徧我仍未有之字紹煐按偏與偏皆誤史記作濡是也此四句供用韻濡與上兩澤下護爲韻古音同在魚部胡廣注非偏於我乃釋其義如是非正文作偏也漢書遂改濡爲偏五臣又誤爲徧以韻求之胥失矣

業我君圖其儀可嘉

五臣圖作圄史漢同御覽一百九十六引作圖漢書嘉作喜按作圄是也圄與喜爲韻古音同在之部今本喜作嘉亦誤旁證謂古麻韻多入虞部圄與嘉平上通協何妨各自爲韻此說非嘉古音在歌部詩魚麗維其嘉矣與多爲韻類并爾俶既嘉與何他爲韻與魚部不相通不得曲爲之說

旣旣穆穆君子之態

注善曰漢書音義曰旣旣和也張揖曰旣音旣旣卽亹亹與亹古音同故旣旣亦作亹亹大戴禮五帝德篇亹亹穆穆是也亹亹讀如鬼鬳在亹之亹音門旣旣穆穆又一聲之轉大雅亹亹文王令聞不已亦其證墨子明鬼篇引作穆穆文王令聞不已亦其證

厥之有章

注善曰漢書音義曰章明其德按善引漢書音義其也亹亹穆穆之字放異曰徧當作徧德以注正文厥德濟注言天以其有德是本作厥德有章甚明此及六臣本德並誤作之

顧省闕遺

史漢闕並作厥放異曰善注謂能顧省其遺失以其字解厥是作厥無疑按濟注及五臣作闕耳

權與天地未秖

揚子雲劇秦美新

全氏祖望曰權輿者草木之始大戴禮誥志篇孟春百草權輿爾雅釋草其萌蘿蒿郭注純以蒿屬下句說文夢蘿蒿夢讀若萌萌即釋草之萌蘿蒿權輿與蘿蒿聲相近也紹煥按權輿爲草木之始故下云或元而萌或黃而芽本書羽獵賦萬物權輿於內徂落於外義同後漢魯恭王傳今始夏百穀權輿陽氣胎養之時並以權輿爲草木始生之義

或黃而芽

按芽古音吾故騶牙亦作騶吾與嘔韻協見唐韻正

立基孝公

王氏念孫曰立字後人所加爾雅曰基始也言秦之始基孝公也五臣及藝文類聚引此皆無立字

咸稽之於秦紀

注善曰稽考也紀本紀也言考校而著之秦紀王氏念孫曰商頌元鳥正義引倘書緯曰若稽古帝堯稽同也韓子主道篇保吾所以往而稽同之韓注越語曰紀法也言改制度軌量而同之於秦法也

沮獷而不臻

注善曰沮犬暫齧人又曰犬不可親附也王氏念孫曰沮讀爲虘虘廣雅曰虘獷虘也謂驚走之貌說文獷犬獷不附人也讀若南楚相驚曰獷又曰獷犬獷獷不可附也然則沮獷皆驚走之貌語麟鳳皆高飛顯

神歆靈繹

注善曰繹猶緒也言神靈繹其舊緒不復佑之繹或爲浚按廣雅曰繹終也王氏疏證云說文斁終也斁與繹通漢書天文志張衡靈憲云神歆精斁據此則靈繹猶神歆義同五臣作液

四十有八章

林氏茂春曰漢書符命二十五福應十二德祥五事凡四十二篇云四十八者筆誤耳紹煥按善引漢書云莽遣五威將軍王奇等頒符命四十二章於天下是本作四十有二章與漢書同

非新室其鳴離之

注善曰離應也王氏念孫曰離者被也言非新室其誰被此祥瑞也後漢書東平憲王傳非我憲之其孰離之句法正與此同章懷曰離被也

若夫白鳩

注善曰吳錄曰孫策使張紘與袁紹書曰殷湯有白鳩之祥然古有此事未詳其本旁證云孫氏志祖取宋書符瑞志曰鳩成湯時來至以補善注約書在後安知不本於張紘則仍是未詳也紹煥按孫氏瑞應圖曰白鳩成湯時來王者養耆老尊道德不失舊則至

則覺德不愷

注善曰左氏傳注曰愷和也王氏念孫曰覺大也愷明也言不懇懇則大德不明於天下也孝經引詩有覺德行鄭注覺大也緇衣引詩覺作梏鄭注梏大也直也爾雅愷悌發也舍人李巡孫炎郭璞皆訓愷爲明字亦作闓廣雅闓明也

明堂雍臺

注善曰漢書曰莽奏啟明堂辟雍五臣雍臺作辟雍按依注則善本當亦作辟雍此誤

羣公先正罔不夷儀

注善曰尚書曰羣公既皆聽命又曰亦惟先正夷儀

言有常儀也王氏念孫曰羣公先正卽上所謂鬼神大雅雲漢曰羣公先正則不我助是也爾雅夷悅也言羣公先正之神無不悅其禮儀也故曰鬼神之望允塞下云罔不振威振威與夷儀相對爲文是夷爲悅也

而術前典

注善曰言法術前典而巡四方至於四嶽也按術與述同言追述前聖之典下巡四民迄四嶽增封泰山禪梁父是也解術爲法術尚隔一義

庶績咸喜

注善曰尚書曰庶績咸熙熙與喜古字通按作喜者爲今文尚書膠東令君碑庶績咸喜也爾雅熙興也郭注引書庶績咸熙禮學記孔疏引爾雅喜興也作喜

紹天闡繹

班孟堅典引蔡邕注

姜氏皋曰闡繹注作開道人事繹字古無事訓或爲絳字之譌廣韻引字林絳事也漢書揚雄傳上天之絳師古曰絳事也讀與載同紹煥按魏邯鄲上受命述曰伊上天闡載意同亦作載此爲字譌無疑

其書猶得而修也

向注其書尚可得修治也王氏念孫曰修當爲循字之誤也循者述也太晦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故曰其書可得而述非謂修治也班固傳亦誤作修

以冠德卓絕者

後漢書絕作蹤注爲道德之冠首蹤跡之卓異按卓蹤疑本作卓縱古蹤皆作縱漢石門頌君其繼縱夏承碑俾紹縱先軌郭仲奇碑有山甫之縱外黃碑莫與比縱皆是此作縱同傳寫者因誤而爲絕而五臣遂改作綽致不可通卓縱與冠德相對爲文可證

有于德不台淵穆之讓

善曰尚書曰舜讓于德不嗣漢書音義韋昭曰古

文台爲嗣段氏尙書撰異曰古文作嗣今文作台史記太史公自序云唐堯遜位虞舜不台又云惠之早賈諸呂不台此皆用今文尙書漢書王莽傳張竦奏稱莽功德曰書云舜讓于德不台同紹堪按台卽怡字索隱曰今文不作怡台蓋怡之省怡悅也故史記五帝紀作不懌以訓詁字代之古合聲司聲之字多通用

靡號師矢敦簋揚之容

注蔡邕曰矢陳也敦勉也毛詩曰矢于牧野按敦與屯同大雅常武鋪敦淮濆箋敦作屯本書甘泉賦敦萬騎於中營今注敦與屯同矢敦皆謂陳列也義並匪亡回而不泯微胡瑣而不頤

後漢書匪作慝回作迴章懷注慝惡也迴遠也瑣小也頤養也王氏念孫曰迴與瑣相對則作迴者是也迴誨迴因誨爲回耳微讀爲徽徽善也言惡無遠而不滅善何小而不養也旁證云微當是嫩字誤嫩與慝互舉成文也

故夫顯定三才昭登之績匪堯不興鋪聞遺策在下之訓匪漢不宏

注蔡邕曰尙書曰昭登於上善曰毛詩曰明明在下旁證云鋪聞在下語也鋪敷古通史記晉世家作布聞注布亦敷也蔡邕上文旣引書而善於此句但引詩句則失之段氏玉裁曰與與宏爲韻厥道下屬善以厥道句絕誤紹煥按善亦以不宏句觀下注云言漢之道能經緯天地出入三光

可證此注云匪漢不能宏本無道字後人依五臣本分句以厥道二字屬上遂於注中增道字章懷注匪漢不能宏大亦以宏字句絕

乃始虔鞏勞謙

注蔡邕曰鞏亦勞也按爾雅虔鞏固也大雅韓奕虔共爾位傳虔固也共執也共與鞏通虔鞏勞謙四字義同皆謂拘守之意故注云鞏亦勞也

宗於外圄

按宗猶族也上云族此云宗互文見義耳本書魏都賦宗生高岡族茂幽阜亦宗族互言廣雅釋詁宗聚也族湊也聚湊義同

黃黍

注善曰韓詩內傳曰貽我嘉黍王氏引之曰見經義述聞思文貽我來牟嘉與來聲不相通嘉當爲喜字之誤也來釐喜古音相近故毛詩作來牟漢書劉向傳作釐麰韓詩作喜黍猶僖公之爲釐公祝禱之爲祝釐也紹煥按本書封禪文其儀可喜與來爲韻今亦誤作嘉

御東序之祕寶

注蔡邕曰尚書曰顧命河圖雒書在東序段氏玉裁曰此今文尚書與古文尚書不同有不俾而假素罔光度而遺章

注善曰言前封禪之君有不使之而尚假其竹素未有告之以光明之度而遺其篇章王氏念孫曰不俾者不從也爾雅俾從也度與宅古字通光度即光宅也書序昔在帝堯聰明文思光宅天下是也言自古封禪之君有海內未盡率從而尚假竹素者未有光宅天下而遺章者

今其如台而獨闕也

注善曰尚書曰夏罪其如台孔安國傳曰台我也段氏尚書古文撰異曰史記殷本紀女其曰有罪其奈何奈何正訓如台二字高宗肜日乃曰其如台西伯戡黎今王其如台殷本紀皆作奈何今其如台而獨闕謂奈何而獨闕此僞與孔從爾雅訓我於義不順注引以證此篇尤非王氏引之釋詞云盤庚卜稽曰其如台謂卜問曰其奈何也法言問道篇莊周申韓不乖寡聖人而漸諸篇則顏氏之子閔氏之孫其如台漢書敘傳列乃齊民作威作惠如台不匡禮法皆奈何之義今其如台而獨闕也句正奈之何解蔡邕郭有道碑文今其如何而絕斯禮句法本此

績溪胡紹煐學　貴池劉世珩校刊

班孟堅公孫宏傳贊

斯亦襲時版築飯牛之明已

旁證云漢書明作朋是也此傳寫誤

厥敝則唐都落下閎

注善曰益部耆舊傳曰閎字長公巴郡閬人也明曉天文地理隱於落亭風俗通曰姓有落下漢有落下閎按依注則洛當爲落廣韻十九鐸落下引作落二引益部耆舊傳曰漢武帝時洛下閎御覽落下閎作落不誤又落洛並出華陽國志文學聘士

落下閎字長公閬中人作洛閎作宏揚子法言或問渾天曰落下閎營之漢書律厤志方士巴部洛下閎與焉晉灼曰巴郡洛下閎運筭推厤也亦洛落互見皆落是洛非

千令升晉紀總論

取鄧艾於農隙

旁證云晉書隙作瑕是也濟注卑細正解瑕字紹煐按善引魏志與農綱紀上計吏綱紀謂主簿典農之小吏故云農瑕是善本亦作瑕此蓋筆誤

百代之一時矣

注善曰論語曰百世可知按依注則正文代當作世

六臣本作世

舉二都如拾遺芥

晉書亦有芥字按注引漢書梅福上書取楚如拾遺芥則善本無芥字濟注拾遺謂拾遺草於地似五臣本亦無此有芥字蓋後人依晉書增之本書漢高祖功臣頌拾代如遺注引梅福書與此同

勢動者不可以爭競擾

晉書動作重按作重是也上器大者承大器句此承重畜句故云勢重濟注言天下勢重不可以爭競安是五臣亦作重

談者以虛薄爲辨而賤名儉

注善曰劉謙晉紀應瞻表曰元康以來以儒術清儉爲羣俗旁證云晉書儉作檢五臣亦作檢攷異曰作檢是也注引應瞻表儉亦檢之誤表以清檢對容放言義無取於儉今晉書應傳作儉恐非

蓋共嗤點

晉書點作黜五臣同

悠悠風塵

注善曰孔安國論語注曰悠悠周流之貌按此滔滔者注文釋文鄭本作悠悠據此注則鄭與孔同翟氏灝曰史記世家注引孔安國悠悠者周流之貌也今集解已改滔滔

如室斯構而去其鑿契

銑注鑿契箕也按經籍箕與枸字並同樂器所縣橫曰箕銑以箕解鑿契未見所出今兩木相乏入處俗呼爲筍頭注蓋指此姜氏皋曰契當是楔字說文楔櫼也从木契聲淮南子木小者以爲楔攻工記牙得則無槃而固鄭司農曰槃楔也蜀人言槃曰楔蓋即楔之假借字也

又況我惠帝以蕩蕩之德臨之哉

注善曰毛詩曰蕩蕩上帝五臣作放蕩按大雅蕩鄭箋蕩蕩法度廢壞之貌五臣不解其義改蕩爲放蕩謬矣

范蔚宗後漢書皇后紀論

哀窈窕而不淫其色

五臣哀作衷翰注衷念也後漢書亦作衷按此並依鄭箋改也毛本作哀哀與愛古通呂覽報更篇人主胡可以不務哀士注哀愛也釋名哀愛也愛乃思念之也是哀本有思念意鄭恐學者讀爲哀痛之哀故易爲衷以曉之實即所以申毛耳

故康王晚朝闕雎作諷

旁證云史記十二諸侯年表云周道缺詩人本之衽席闕雎見機而作馮衍傳云美闕雎之識微愍王道之將崩法言孝至篇周康之時闕雎作平上傷始亂也並以闕雎爲刺詩胡氏毛詩後箋云刺詩之說薛士龍謂是賦其詩者呂元鈞謂陳古以諷二說近之後漢書明帝紀注引春秋說題辭曰人主不正應門失守故歌闕雎以感之此正如常棣作於周公而左傳僖二十四年載富辰之言曰召穆公糾合宗族於成周而作詩杜注周公作之召公歌之耳後漢書皇后紀康王晚朝闕雎作諷明是康王時人歌闕雎以諷諫與薛呂之說合紹煥按此不過附會三家非刺詩以牽合也可無容置喙矣

禮序凋弊

按弊壞字也後漢書作缺高祖紀會缶蘇林音罄英布傳誤合爲一字而俗從缶旁之字遂多從垂老子大成若弊及此弊字皆是佩觿云干祿字書以缺字從缶旁其不典有如此者

官備七國

旁證云後漢書官作宮是也章懷注引史記曰始皇破六國寫放其宮室作之咸陽北坂上南臨渭水殿臺複道周閣相屬所得諸侯美人以充入并秦爲七

也

遂忘淵蠹

後漢書淵作淵章懷注淵黑也按淵淵古今字隸書作淵之作淵猶菑之作淵漢書揚雄傳厭沈菑於

鉛槧顏注菑古菑字

後漢書二十八將傳論

故勢疑則隙生力侔則亂起

呂注勢疑謂威武彊盛見疑於君也按呂以疑爲嫌疑之疑非也疑當讀爲儗儗亦疑說文儗僭也一曰相疑漢書食貨志疑爲南夷顏注疑讀曰儗是也儗比也淮南厲王傳爲黃屋蓋儗於天子梁孝武王傳儗於天子並作儗此勢疑與力侔相對爲文言勢比於天子則隙生也

遂使縉紳道塞

注善曰司馬相如封禪書曰因雜采縉紳先生之術畧臣瓚曰縉赤白色也按縉與搢同後漢書注縉或作搢荀子禮論注縉與搢古字通是正字當作搢搢者插也本書南都賦注引周奇曰搢插笏於大帶此其義旁證云大帶用素用練未聞以赤白色者據說文則臣瓚注赤白色亦當爲帛赤色之譌

宦者傳論

其能者則物貂管蘇

基列於都鄙

亦通

六臣本基作其校云善作基按此言如基之布列也

作基蓋傳寫誤

逸民傳論

或迴避以全其道

旁證云後漢書迴作曲而太平御覽引范書正作回

回猶曲也

弋者何篡焉

注善曰今篡或爲慕非也按依注則正文本作篡後

漢書亦作篡章懷注篡諸本或作慕法言作篡

光武側席幽人

惠氏棟九經古義云漢儒以幽人爲幽繫之人故虞

仲翔云履之九二云履自訟來訟時亖在坎獄中故

稱幽人之正後世輒目高士爲幽人失之紹煥按據

此論則幽人爲高士之稱非起於後世後漢書李陳

龐陳橋列傳論殆漢陽之幽人乎李固傳是以巖穴

幽人又本書移北山文或歎幽人長往陸士衡招隱

詩幽人在浚谷顏延年贈太常詩側同幽人居並以

爲隱士之稱不一而足矣

旌帛蒲車之所徵賁

旁證引古周易訂詁京房云五色不成謂之賁王肅

鄭元皆曰賁黃白色也紹煥按王肅賁黃白也見釋

文而陸戴鄭注云賁變也文飾之貌與王異惟小雅

白駒箋賁黃白色也訂詁似誤

沈休文宋書謝靈運傳論

低昂舛節

銑注舛背也言宮羽之聲相變則高下背節也按舛

猶互也言高下互爲其節也說文舛對卧也本書吳

都賦飛甍舛互舛互連文是舛爲互也淮南俶眞訓

二者代謝舛馳舛馳猶代謝謂互馳也故高注云舛

互也宋書作互節與此作舛節義同五臣讀舛爲舛

謬之舛誤矣

恩倖傳論

叔度名動京師

旁證云六臣本士作仕亦誤宋書作任是也

郡縣掾吏

旁證云宋書吏作史是也何陳據改

宜有司存

注善曰論語曾子曰籩豆之事則有司存按據正文

則論語司存字宜連讀爾雅存察也後漢書梁冀呼

崔琦問百官內外各有司存天下云云豈獨吾人之

尤司存二字連讀則自漢已然沈炯爲周宏正讓太

常表賁以司存云誰之咎北史劉行傳臣聞國家設

官分職各有司存並分明可證

班孟堅述高帝紀

三章是紀

注善曰漢書曰高祖謂秦父老曰與老父約法三章耳

困學紀聞十二云與父老約爲句下云法三章耳

劉昌詩蘆浦筆記約法三章自班氏作刑法志謂高

祖初入關約法三章至今以爲省約之約觀紀所書

云吾與諸侯約先入關者王之吾當王關中與父老

約法三章耳若以八字作一句讀恐不成文理合於

約字斷句紹煥按高帝紀末有云初順民心作三章

之約云云則班氏本以約字屬上讀而後漢楊終上

疏云約法三章是范史讀班書也崔鴻十六國春秋蜀譜有約法七章之語亦是襲班書而誤讀也

五星同晷

注善曰晷光景也王氏念孫曰晷卽軌字軌道也淮

南本經訓五星循軌而不失其行高注軌道也是其

證說文汎引爾雅水醮曰汎今爾雅作厜汎之通作

厜猶軌之通作晷太平御覽引正作軌紹煥按後漢

書蘇竟傳今五星失晷注失於常度爰延傳意有邪

僻則晷度錯遝並爲晷字惟郎顗傳五緯循軌作軌

述成帝紀

光允不陽

王氏念孫曰亦允不陽亦發語辭善本作光允不陽

後人不知而妄改之此謂火之不陽非謂光也五臣

及漢書敘傳皆作亦允不陽

范蔚宗後漢書光武紀贊

炎政中微

後漢書政作正章懷注漢以火德王故曰炎正

九縣颺回

旁證云說畧左傳夷於九縣注云楚滅九國非也九

爲陽數之極故凡言九者皆指其極范書九縣颺回

正用此語紹煥按九縣猶云九有九州耳梁陸倕請

雨賽蔣王文化馳九縣隋牛宏方邱歌洞四極市九

縣九縣三字古人屢用

深畧緯文

六臣本文作天何氏焯曰兩漢刊誤補遺云文選作

緯天當從文選惠氏棟曰文與下羣雲爲韻似不應

改紹煥按天與上甄爲韻天古讀若吞詩文王天與

新韻臻模侯天與人韻可證下羣雲焚又自爲韻緯天先物相對爲文此言世祖之深畧能緯天也

覆誼過秦論

東割膏腴之地北收要害之郡

五臣本及漢書下句皆無北字按無北字是也上句

東字亦不當有此二句渾言之不必實有所指後人

以上先言南西遂東北分屬此二句作對文恐誤

齊有孟嘗趙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

梁氏玉繩曰史記正義於春申君傳云四君封邑檢皆不獲惟平原有地又非趙境並皆諡號索隱於魏公子傳云地理志無信陵或是鄉邑名兩注疏陋之至魯頌箋曰嘗在薛之旁裴駰司馬貞已引之田文襲父封薛兼食嘗邑故號孟嘗孟乃其字趙勝封於東武城黃歇初封淮北後徙吳墟俱載明本傳平原春申是號而非地故韓子和氏篇言楚莊王有弟春申君漢朱建及孝景皇后母臧兒皆號平原也若魏公子無忌則封於陳留郡之甯陵縣而號之爲信陵

君者也甯陵爲古葛地於六國屬魏魏以分公子無忌號信陵此乃確證紹煥按史記孟嘗君傳薛文卒諡爲孟嘗君索隱曰孟嘗襲父封薛而號因孟嘗君此云諡非也孟字嘗邑在薛之旁竊疑諡爲諡號之諡秦漢人多以諡爲號本書洞簫賦幸得諡爲洞簫兮善注諡號也司馬貞誤會爲諡法之諡故不得其解

兼韓魏燕趙宋衛中山之衆

史記始皇本紀燕下有齊楚二字王氏念孫曰有者是也各書並脫紹煥按下九國之師卽謂此又下非有尊於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也亦有齊楚

正合九國之數

徐向

注善曰徐向未詳旁證云疑卽史記魏世家之外黃徐子說魏太子申以百戰百勝之術者

翟景

注善曰翟景未詳王氏念孫曰翟景蓋卽戰國策之翟強楚策曰魏相翟強死魏策曰魏王之所用者樓麻翟強也又曰翟強欲合齊秦外楚者也景古讀若彊聲與強相近故翟強或爲翟景春秋考異郵景風至景者強也強以成之史記高祖功臣侯者表杜衍彊侯王郢人徐廣曰彊一作景是景彊聲近景與彊

通故又與強通也

帶佗兒良王廖

注善曰帶佗未詳呂氏春秋曰王廖貴先兒良貴後此二人者皆天下豪士也王氏念孫曰引見不二篇高注亦未言王廖兒良爲何國之將易林益之臨曰帶子良明知權兵將帥合戰敵不能當趙魏以彊但不知孰爲趙將孰爲魏將耳紹煥按王廖秦內史見韓詩外傳

叩關而攻秦

注善曰孔安國論語注曰叩擊也叩或爲仰言秦地高故曰仰攻之六臣本及史記陳涉世家漢書叩並

作仰王氏念孫曰仰本作卬古仰望字皆作卬卬形相似故卬誤爲仰紹煌按本書鄒陽上書據以卬函谷亦用卬字不必盡卬是而卬非也

遁逃而不敢進

注善曰史記曰遂巡遁逃史記今同善注漢書作遁逃藝文類聚帝王部引作遁逃與此合按當本作遂巡史記衛二字廣雅釋詁遂巡卻退也林賦注此謂卻退而不敢進非遁逃也善注引史記有遁逃二字後人所增梁氏玉繩曰遁卽巡字傳寫者因遁與循近遂誤改遁爲巡又移遁配逃增於遂巡之下實遂巡之異文謂九國遲疑不進耳若云遁逃而走卽應大被大吠無敢誰者說苑百己則疵其過千己則誰而不信揚雄衛尉箴載者不誰誰與何皆爲問故或作誰

追蹤豈但不敢進匡謬正俗及金石文字記辨之詳矣

執敲朴

注善曰說文曰敲擊也旁證云今說文敲橫擿也紹煌按說文敲擊頭也擿敲擊也敲在殳部與支部敲橫擿也義異集韻敲克角切音推廣韻敲口交切音敲今書多通用遂不知有敲敲之別矣據善引說文則此當讀克角切注云克交切亦誤

鑄以爲金人十二

注善曰史記曰始皇收天下兵聚之咸陽以銷鋒鍉爲鐘鏤金人十二按張瑩漢南記曰見御覽八百十三安帝

兒銅人以問侍中張陵對曰昔秦始皇時有大人十二丈長五丈履六尺皆夷狄之服見於臨洮始皇喜以爲瑞乃鑄銅人以爲像較史記所載尤詳

陳利兵而誰何

注善曰誰何問之也漢書有誰何卒廣雅曰何問也按說文何一曰誰也史記衛綰傳景帝不譙呵綰注譙音誰呵音何此古義也言景帝不問綰也而漢書有誰何卒注誰讀與高帝譙讓項羽之譙同何與呵同如今關城盤詰之例則又讀從今義矣易林雞鳴犬吠無敢誰者說苑百己則疵其過千己則誰而不信揚雄衛尉箴載者不誰誰與何皆爲問故或作誰何或省爲誰亦單云何韓非子王出而何之是也而俛起阡陌之中

王氏念孫曰阡陌本作什伯後因而誤仟伯又誤作阡陌惟秦始皇本紀作什伯集解引漢書音義曰首出什長伯長之中如淳曰時皆辟在十百之中據此知正文及如注皆本作什伯明矣陳涉世家索隱亦作什伯注云謂十人百人之長也匈奴傳索隱引續漢書百官志云里魁掌一里百家什主十家五主五家又引過秦論云俛起什伯之中此皆其明證

鋤耰棘矜

注善曰孟康曰鋤耰柄也張晏曰矜音斤爾雅曰棘

戟也言鋤柄及戟襍也王氏念孫曰方言曰矜謂之杖棘矜謂伐棘以爲杖也淮南兵畧篇陳勝伐燃棗而爲矜義與此同伐棘爲矜卽上文所謂斬木爲兵也徐樂傳陳涉起窮巷奮棘矜嚴安傳陳勝吳廣起窮巷杖棘矜史記淮南厲王傳曰適戍之眾鑱鑿棘矜義並同下文鉤戟長鎩乃始言戟耳紹煐按鹽鐵論論勇篇鉏耰棘矜說文櫌鉏柄名柄與杖同物而異名故杖謂之矜柄亦謂之矜方言云矛柄謂之矜是也此云鋤耰棘矜卽鹽鐵論之鉏耰棘槾耳廣雅釋器矜槾並云柄也

東方曼倩非有先生論

王氏念孫曰損當作捐

王子淵四子講德論

昔甯戚商歌以干齊桓

注善曰呂氏春秋曰甯戚飯牛車下淮南子曰甯越商歌車下梁氏玉繩曰甯戚始見齊語及管子小匡諸篇而呂覽勿躬篇戚作遬蓋戚有速音故通作遬也亢倉子賢道篇又作籍籍戚音相近也淮南子道應訓作越韓非子外儲篇作武皆誤朱氏珔曰說文戚戊也經典借鉞爲之而又與越通本書王元長曲水詩序文鉞碧碧之琛注鉞當爲越疑戚名而字鉞又以同音遂爲越耳紹煐按戚與越形聲俱不相近當由戚借作遬遂誤爲越越不得以戚名字鉞曲爲附會

嫫母倭傀

寡人將竦意以覽焉

按下寡人將覽焉漢書覽作聽此亦當作聽作覽賚解

遂及飛廉惡來革等三人皆詐僞

注善曰呂氏春秋曰甯戚飯牛車下淮南子道應訓作越韓非子外儲篇作武皆誤朱氏珔曰說文戚戊也經典借鉞爲之而又與越通本書王元長曲水詩序文鉞碧碧之琛注鉞當爲越疑戚名而字鉞又以同音遂爲越耳紹煐按戚與越形聲俱不相近當由戚借作遬遂誤爲越越不得以戚名字鉞曲爲附會

注善曰倭傀醜女未詳所見按淮南修務訓雖粉白黛黑弗能爲美者蔓母佽佽也高注古之醜女說文倭偎音近是倭偎卽佽佽也楚辭九歎謷滥浸之姦宄倭傀猶澀湥穢惡謂之滥湥故醜惡亦謂之倭傀

但懸曼矰

注善曰薛君韓詩章句曰曼長也王氏念孫曰懸謂繫也淮南說山訓好弋者先具繳與矰高誘曰繳大繒矰短矢繳所以繫矰是也曼無也言但有繳而無矰則雖蒲苴不能以射也廣雅曰曼無也但懸繳繳繩也矰弋射矢也弋者以繳繫矢而射故曰懸繳繫也

旣翫與空刃無何相對爲文但亦空也曼亦無也無之轉爲曼猶蕪菁之轉爲蔓菁矣

精鍊藏於鑽朴

六臣本作璞校云善作朴按朴璞皆非說文曰礦銅鐵樸石也

況乎聖德巍巍蕩蕩民氓之所不能命者哉

六臣本民作黎按氓卽民二字義同書籍多連用秦策而不憂民氓淮南修務訓以寬民氓注並云在野曰氓字亦作萌漢書劉向傳民萌何以勸勉注萌與氓同此當作民萌本書氓字善多爲萌可證

按善引漢書董仲舒傳作泄庸依注則正文當作泄庸

五哀二年傳作洩吳語作舌庸

假息偸生乎詩書之門

何氏焯曰或以上息者欲罷不能偃息分句一本無偸生字偸生乎詩書之門句而假息屬上或本無上欲罷二字以息者不能偃息句恰與上進者樂其條暢相對爲文後人順文加欲罷二字而句汰累矣偸注息者亦不能罷正注偃息二字非正文有欲罷字也

省田宮

旁證云何校田宮改宮田攷異曰宣紀地節元年假郡國貧民田三十年詔曰前下詔假公田貸種食公田卽宮田也

損諸苑

按損當作捐捐除也言除苑囿卽宣帝紀所謂假與貧萌者也

宰相刻削

注善曰廣雅曰峭急也謂嚴急也峭與削同按削古亦通用秦策注引蘇林曰

削音峻陯之消陯亦刻也山巖峻謂之刻削故人嚴峻亦謂之刻削漢書鼂錯傳錯爲人陯直刻深義與此同

周公受秬鬯而鬼方臣

注善曰周公受秬鬯未詳鄭元詩箋曰鬼方遠方也按受秬鬯見商書洛誥善何以不引鬼方遠方也是毛傳云鄭元箋亦誤攷竹書紀年武乙三十五年周王季伐西落鬼戎鬼方即鬼戎當時未服故王季伐之至成王時始來臣歟

宣王得白狼而夷狄賓

注善曰史記曰穆王征犬戎得四白狼以歸今云宣王未詳旁證引管城碩記云瑞應圖王者仁德則白狼見周宣王時白狼見西國滅後魏書靈徵志太安三年三月有白狼一見於太平郡議者曰先帝本封之國而白狼見焉無窮之徵也周宣王得之而犬戎服紹煥按此當亦本子淵語無他證也

今南郡獲白虎

旁證云宋書符瑞志漢宣帝元康四年南郡獲白虎事

驚邊抏士

五臣抏作杌銑注杌動也何氏焯曰能改齋漫錄作而漢宣紀是年不載獲白虎是也攷異曰善不音注者已見上林賦抏士卒之精一也上林賦注引郭璞曰抏損也音翫

燋齒

注善曰燋齒未詳按燋齒黑齒也海外東經黑齒國在青邱國北郭注東夷有黑齒國本書吳都賦儋耳黑齒之長玉篇焦火燒黑也是焦爲黑也燋俗字本從火焦從隹黑齒謂之焦齒猶黑木謂之黝木矣

班叔皮王命論按前有傳幹王命論此論多有襲取處

思有短褐之襲

注善曰華昭曰短爲裋裋孺也短丁管反說文曰襲重衣也字林曰襲大篋反漢書襲作褋按說文裋豎使布長孺從衣豆聲漢書貢禹傳裋褐不完顏注裋者謂僮豎所著布長孺也裋音豎然則短即裋之假借字當作豎善丁管反而集韻裋又音短恐誤方言執聲讀若漏泄之泄襲重衣也字本作褻從衣執聲讀若重疊之疊此音短褐之褻謂饑寒之人思得短褐以爲重衣非謂親身之褻衣也漢紀及文選並作襲善注說文曰襲重衣也字林曰襲大篋反此即褻之借字何以明之說文褻重衣也從衣埶聲一切經音義十五褻徒俠反引通俗文曰重衣爲褻宋祁引蕭該音義曰字林曰褻重衣也大篋反正與善所引同則襲爲褻之借字明矣說文以襲爲左衽袍以褻

爲重衣今經史重衣字皆作褻而褻字遂廢惟見此
乃古字之僅存者而師古云褻親身衣也先列反是
直不辨褻褻之爲兩字廣韻褻在十七薛褻在二十
六緝褻在三十帖褻與褻聲相近故假褻爲褻若褻
與褻則聲遠不可通見讀書雜志漢書條

斗筲之子

注善曰漢書音義曰筲竹器受一斗按斗筲並言則
斗與筲不同量說文箙飯筥也受五升箙一曰飯器
容五升箙箙遮與筲同衆經音義十五引字林曰筥
箙也飯器受五升秦謂筥也是筲小於斗而論語鄭
注筲飯筥容斗二升又大於斗攷儀禮既夕禮鄭注
攷工記受一斛而三豆四升爲豆三豆則十二升與
論語注合

初劉媼娠高祖而夢與神遇

按御覽八十七引世紀豐公妻夢馬若龍感已而生
太公則太公高祖之生皆有靈瑞符應亦奇矣

是以王武感物而折契

漢書契作券按善引漢書歲竟兩家常折券則此亦
當作券

取舍不厭斟位

注善曰韋昭曰厭合也按周語克厭天心韋昭注亦
云厭合也

長若禍戒

王氏念孫曰上文云喪保家之主失大年之壽遇折
足之凶伏斧鉞之誅卽此所謂禍戒也若猶此也言
長此禍戒也紹熙按古多以若爲如此荀子王霸篇
亦可察若言矣注若言如此之言又云出若入若注
若如此也史記禮書若者必死正義若如此也皆可
證

魏文帝典論論文

享之千金

注善曰杜預左傳注曰享通也享或爲享按杜注見
昭公四年傳作享通也古享字皆作享易大有公用
享於天子隨享於西山升王用享於岐山釋文並云
享通也此正文及注享通並當作享

咸以自騁騏驥於千里

三國魏志王粲傳注引以自作自以是也

徐幹時有齊氣然粲之匹也

注善曰漢書地理志曰故齊詩曰子之還兮遭我乎
猱之閒兮按今地理志還作營乎作庳猱作蟉此誤
蓋後人以毛詩改之魏志注引作幹詩有邁氣然非
粲匹也亦誤

日月遊於上

五臣本遊作逝按作逝是也作遊殆筆誤

曹元首六代論

昔夏殷周之歷世數十

六臣本及魏志注並無之字

將以爲以弱見奪

六臣本及魏志注無將字以弱作小弱

胡亥少習尉薄之教

五臣及魏志注尉並作刻按善引史記商君其刻薄人也則亦當本作刻

而天下所以不能傾動

六臣本及魏志注無能字按合下句證之則能字當

政全書云周伊尹區田之法一畝歲獲三十六石是也

合歡蠲忿萱草忘憂

注善曰神農本草經曰合歡蠲忿萱草忘憂按今本草無此二語而博物志引神農經有之又下注引養生經曰上藥養命五石鍊形六芝延年中藥養性合歡蠲忿萱草忘憂作養生經

豚魚不養

注善曰神農曰豬肉虛人不可久食又曰狗肉損人與豬同豚魚無血食之皆不利人也按豚魚一物疑即河豚羅氏願爾雅翼云河豚每三頭相連號爲一

部諺云得一部典一袴冬至日輒至應中孚十一月卦信及豚魚河豚也據此則豚魚即河豚河豚有毒食之不利於人本書吳都賦劉逵注云鯸鮧大者尺餘性有毒雖小獦及大魚不敢啖之廣雅鯸鮧河魨原本魨作魨今校正也豚別作魨猶豬豚之豚亦作豘也

齒居晉而黃

注善曰齒黃未詳余氏音義曰埤雅敢棗令人齒黃齒居晉而黃食棗故也爾雅翼晉人尤好食棗久之齒皆黃旁證云陸佃羅願所云正出於此紹煐按墨客揮犀云太原人喜食棗無貴賤老少嘗置棗於懷袖間等閒取食之則人之齒皆黃似又得之於目驗

衍

稺叔夜養生論

夫田種者一畝十斛謂之良田

顧氏炎武日史記河渠書可令畝十石晉書傅元傳自田收至十餘斛水田至數十斛今之收穫最多亦不及此數大抵皆三而當一史記孔子世家奉粟六萬索隱曰當是六萬斗正義曰六萬小斗當今二千石此唐人所言三而當一之數沈氏筆談云漢之一斛當二斗七升紹煐按此畝十斛與河渠書之畝十石合是一斛即一石也以三而當一計之十斛當今之三石下云區種可得百餘斛即當今之三十石農

者然皆非权夜以前書恐不足證

內懷猶豫

注善曰尸子曰五尺大大爲豫說文曰隴西謂犬子爲猶顏監以爲人將行犬豫在人前待人不得又來迎候如此往還至於終日斯乃豫之所以爲未定也故稱猶豫或以爾雅猶如麂善登木猶獸名閭人聲乃猶豫緣木如此上下故稱猶豫顏氏家訓說　按諸說皆誤廣雅躊躇猶豫也王氏疏證云猶豫爲雙聲字或作猶與單言之則曰猶曰豫楚辭九章壹志而不豫兮王注豫猶豫也老子與兮若冬涉川猶兮若畏四鄰淮南兵畧訓擊其猶猶陵其與與合言之則曰猶豫猶存不解藝文志何以缺錄若隋志載黃石公三

下畧　按黃石公記序未知誰作後漢光武詔報臧宮馬武曰黃石公記曰柔能制剛弱能制強則漢時此書猶存不解藝文志何以缺錄若隋志載黃石公三畧三卷梁又有黃石記三卷館閣書目黃石公素書一卷凡六章則皆出後人依託者也

追術者以小道自溺

翰注追法術苟從名譽者　按術與述古字通翰注謂法術恐非

神氣以醇白獨著

注善曰莊子曰虛室生白向秀曰虛其心則純白獨著　按依注則善本作純白向注神氣以醇素淡泊獨明作醇泊爲五臣改純爲醇不可從

李蕭遠運命論

誦三畧之說

注善曰黃石公記序曰黃石者神人也有上畧中畧下畧　按黃石公記序未知誰作後漢光武詔報臧宮馬武曰黃石公記曰柔能制剛弱能制強則漢時此書猶存不解藝文志何以缺錄若隋志載黃石公三畧三卷梁又有黃石記三卷館閣書目黃石公素書一卷凡六章則皆出後人依託者也

非張良之拙說於陳項

注善曰漢書張良無說陳項今此言之未詳其本也　按漢書張良傳沛公之薛見項梁共立楚懷王良乃說項梁云是說項實有其事而說涉則仍未聞

顏冉大賢

注善曰家語曰冉求字子有按顏冉並稱當爲冉雍

家語冉雍字仲弓以德行著名論語德行以仲弓與顏淵同列可證非冉有也

鬧鬧於洙泗之上

注善曰史記曰甚哉魯道之衰也洙泗之閒鬧鬧如也旁證云今魯世家鬧鬧作斷斷索隱作相讓解徐廣以爭辨釋之非紹煥按史記明云魯道之衰則不得謂之相讓索隱引繁欽遂行賦涉洙泗而飲馬恥少長之繁斷是也漢書地理志亦云魯濱洙泗之閒其民涉渡幼者扶老而代其任俗既薄長老不自安與少者相讓故曰斷斷如也此文正用史記字雖作鬧鬧而義則爲分辨若作相讓解與上揖讓複矣

文選集證卷三十一　三十五

棄之如脫遺

注善曰廣雅曰脫誤也按此當引釋言文脫遺也脫亦遺古人自有複語耳

蹇裳而涉汶陽之邱矣

旁證云蹇當作褰注引毛詩亦誤

陸士衡辨亡論

哮闞之羣風驅

注善曰毛詩曰闞如虓虎按依注則善本作虓翰注哮闞虎振聲也是作哮爲五臣本如善本作哮當有虓與哮同四字本書七啟哮闞之獸注可證馬汧督誄齊萬虓虎作虓注引毛詩同

飭法修師

注善曰周易曰先王明罰勅法按善引易以注飭法則正文當作勅法晉書作飭飭與勅同史記五帝紀集解引徐廣飭古勅字匡謬正俗飭音與敕同字從食從力今易噬嗑作勅說文敕誡也从支束聲

旋皇輿於夷庚

注善曰繁欽辨惑曰吳人以船檝爲輿馬以巨海爲夷庭司徒王謐議曰夷庚未人乘輿旋館然夷庚者藏車之所按注引繁欽云亦見吳志如云以大海爲平地也是夷庚亦作平地解困學紀聞云夷庚平地也蓋因番遷得反故宮指漢帝言故云其引王謐議以夷庚爲藏車之所未詳其義

周瑜陸公魯肅呂蒙之儔

翰注陸公謂陸遜機之祖故不稱名按下云而陸公亦挫之西陵吳志注晉書而下並作我陸公有我字又下大司馬陸公云云則又機之父陸抗也

珍貴重迹而至

晉書貴作瑰六臣本同此誤

辨亡論下

未巨有弘於今者矣

張氏鳳翼纂注云巨字疑衍或曰有二字誤倒一說巨作見晉書紹煥按並非也巨與渠通渠讀爲遽言

未遽有大於斯者小雅庭燎箋言夜未渠央也古詞相逢行調絲未遽央即用箋義字一作巨集韻巨央也是巨渠遽三字古皆通用

憑寶城以延强寇

吳志注寶作保改異曰蓋卽今之堡字翰注寶猶堅也文義殊爲不安紹煥按寶與保古字通史記周本紀展九鼎保玉集解徐廣曰保一作寶此借寶爲保保小城也禮記月令四鄙入保注小城曰保是也俗作堡

重資幣以誘羣蠻

旨書作資重幣善注引國語量資幣則晉書誤也

五等論

皇祖夷於黯徒

注善曰黯當爲黔六臣本晉書黯亦作黔金氏甡曰文選誤作黔故注云黔當爲黯後人依之校正本文作黯而注中黔黯二字反顚倒耳

放命者七臣

注善曰班固漢書述曰孝景莅政諸侯放命韋昭曰方放命不承天子之制按善引漢書方命知正文作方不作放方放古通書多假方爲放尚書方命圮族夏后之璜不能無考

是以宣王興於共和

注善曰史記曰周人相與畔襲厲王王出奔於彘召公周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十四年厲王死於彘二相乃立宣王梁氏玉繩曰竹書紀年莊子讓王篇呂氏春秋開春篇及索隱引世紀正義引魯連子並以共和爲共伯和共國伯爵和其名人表厲王後有共伯和共地近衛卽漢河內郡之共縣周時謂之共頭呂氏春秋誠廉篇盟微子於共頭之下是也蓋厲王

流彘諸侯皆宗共伯若霸主其時宣王尚幼匿不敢出周召居守京師輔導太子及汾王沒太子年亦加長共伯乃率諸侯會而立之則凡言共伯至周攝政甚至干位纂立皆不可信

劉孝標辨命論

至於鶡冠蠆牖

注善曰七畧鶡冠子者楚人也常居深山以鶡冠故曰鶡冠五臣梁書並作褐按鶡與褐通褐冠猶言布衣貧賤者所服編枲爲之作褐爲正字善注恐泥

夏后之璜不能無考

注善曰淮南子曰夏后之璜不能無考高誘曰考不

平也今犯論訓高誘注考瑕釁也又說林訓白璧有考高證注考釁污也皆與此注異按廣韻玉音諸朽玉玉篇珬引說文朽玉也段氏玉裁曰朽玉者謂玉有瑕胡考朽古音同據此則有瑕謂之考胡亦謂之考胡缺也卽此注之不平也

與三皇競其氓庶

按氓當作萌善注可證

且于公高門以待封嚴毋掃墓以望喪

周嬰卮林云按荀悅漢紀此東海風諭漢書不載考標證全用之

廣絕交論

驟騰抽腸

五臣驟作墮瘠注墮毀也按驟與墮同左昭四年傳穿君將墮幣焉服虔注墮輸也釋文墮布也布輸義同此謂輸騰以告猶云布腹心耳詳見鄒陽上書瀆

順也按李標亦主此說與集解同此云微旨卽所謂權也

狙詐颺起

按颺當爲颺注引蒼賾戲可證今蒼賾風颺電激正作颺

四海曼其燻灼

注善曰西征賦曰燻灼四方按今西征賦作熏此正文及注並誤增火旁

論嚴苦則春叢零落

旁證云梁書苦作枯然善注苦有明文當仍其舊紹熙按注引說文苦急也今說文無之疑說文二字誤廣雅釋詁苦急也本書文賦注引莊子司馬彪注苦急也梁書作枯古枯苦通用儀禮士虞禮記注古文苦爲枯莊子人閒世釋文苦崔本作枯

莫肯費其半菽

注善曰漢書項羽曰歲饑人貧卒食半菽旁證云漢書注臣瓚曰食蔬菜以菽雜半之史記索隱王劭曰

主人忻然而笑曰

六臣本忻作听是也注引上林賦可證此正文及注並誤

顯棣華之微旨

注善曰論語曰唐棣之華偏其反而何晏曰逸詩也唐棣之華反而後合賦此詩以言權反而後至於大

半量器名容半升紹煐按集解引徐廣半五升器也
漢書李陵傳注五升曰半義同而項籍傳注引孟康
半五斗器名則太相懸矣諸說惟王砌近之互見陽
給事誄
折枝舐痔
注善曰趙岐孟子注折枝按摩折手節解罷枝按劉
熙孟子注亦作按摩解見後漢書張皓王龔傳論章
懷注引趙說與劉合按摩爲賤者之行故書多與舐
痔並言盧思道北齊論云韓高之徒人皆折枝舐痔
故野僉載薛稷等舐痔折枝皆是惟孟子音義引陸
善經云折枝折草樹枝今集注本之
英跱俊邁
注善曰魏志曰崔琰謂司馬朗子之弟剛斷英跱裴
松之按跱或作特寫謂英特爲是按五臣作特梁書
同
聯橫許郭
注善曰辨亡論曰武將連衡按依注則正文當作連
衡善彼注引包咸論語注曰衡軛也戎車武將所駕
故云連衡作橫義無所取
入其隩隅
注善曰升堂入奧已見孔融薦禰衡表按今表文升
堂睹奧注引爾雅曰室西南隅謂之奧並作奧此涉
自昔把臂之英金蘭之友曾無半舌下泣之仁甯慕郎
成分宅之德
注善曰此謂到洽兄弟也按沈約宋書到溉爲建安
太守任昉以詩贈之求二衫云鐵錢兩當一百代易
名實爲惠當及時無待涼秋日溉荅云余衣本百結
閫中徒八蠶假令金如粟詎使廉笑貪其爲人鄙吝
已可概見而猶冀其收恤任諸子西華兄弟乎無怪
見其論抵几於地終身恨孝標也

績溪胡紹煐學
陸士衡演連珠劉孝標注　貴池劉世珩校刊

注善曰傅元叙連珠曰所謂連珠者起於漢章帝之世班固賈逵傅敬受詔作之而蔡邕張華之徒又廣焉按林氏茂春曰北史李先傳魏帝詔先讀韓子連珠二十二篇謂連珠實託始韓非然則傅元叙連珠以爲起於漢章帝之世非也

后土所以播氣

藝文類聚引后土作厚地按厚后古通春秋傳厚成叔釋文作后本書洞簫賦託身軀於后土兮六臣本后作厚說文厚山陵之旱也古文厚从后土作垕然則作后者从古文垕省

德以普濟爲弘

旁證云弘與上涼今韻不相通邵氏長蘅引陸雲陸常侍誄時惟誕弘與爰暨帝王韻戚氏學標又引易林無以爲彊與敗於水泓韻爲證非無懷春之情故凌霄之節厲

旁證云此首情與厲獨不協韻上聯名勝欲故偶彰之操矜與下聯互乙則韻協矣紹煐按矜古讀居銀反詩菀柳與天臻韻桑柔與旬民填韻與情不協梁

說疑誤

是以蒲密之黎

注劉孝標曰卓茂之仁恕善曰密令卓茂林氏茂春曰密當作蒲密謂子路子賤宋書良吏傳序蒲密之化事朱易階紹煐拔康駢劇談錄晉陽縣令狄惟謙守官清恪有蒲密之政字亦作蔤密古通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密不齊淮南泰族訓作密本書贈何陽詩密生化卑父同顏氏家訓書證篇孔子弟子處子賤卽虙羲之後俗字亦爲宓或復加山今兗州永昌郡東門有子賤碑漢世所立乃云濟南伏生卽子賤之後是知虙之與伏古來通字誤以爲宓較可知矣據此則密宓皆非然學者相承用作宓亦作密無作處者

目無常音之察

注善曰杜預左傳注曰嘗試也按依注則正文當作嘗音此誤

張茂先女史箴

施衿結褵

注善曰毛詩曰親結其縭縭與褵古字通也按毛傳婦人之褵也母戒女施衿結帨正義曰爾雅釋器婦人之褵謂之褵孫炎曰褵帨巾也據此則縭一名褵又名帨結縭卽士昏禮之結帨胡氏毛詩後箋云列

女傳母謨房之中結其衿綢後漢書馬融傳施衿結
綢申父母之戒皆用士昏禮文以綢代帨字然則綢
之爲帨明矣

班孟堅封燕然山銘

螭虎之士

注善曰史記曰武王乃作泰誓曰昜哉夫子尙桓桓
如虎如貔如熊如羆徐廣曰此音訓並與上同也按
後漢書章懷注如虎如羆如豺如離徐廣曰此離音
訓並與螭同也本書典引注引與章懷注合此誤蓋
後人以今本泰誓改之

經磧鹵

注善曰說文曰鹵西方醎地也按釋名地不生物曰
鹵鹵爐也如爐火處也蓋卽所謂赤地穀梁昭元年
傳中國曰大原夷狄曰大鹵古微書引春秋說題辭
廣延曰大鹵義與穀梁傳合然則鹵乃不毛廣延之
名猶中國廣平曰原也故左昭元年經敗狄於大鹵
公穀並作大原且此北伐亦非西方地注殊泥

焚老上之龍庭

注善曰漢書曰五月大會龍城龍音龍按依注則正
文當作龐史記匈奴傳五月大會龍城索隱曰漢書
作龐亦龍字也依索隱訂正今皆誤然則史記作龐漢書作龐
善所據漢書作龐故音龍今漢書作龍後人所改史
記韓長孺傳龐亦龐之譌又索隱曰匈奴謂所都處
爲庭

張孟陽劒閣銘

巖巖梁山積石峩峩

注善曰揚雄益州箴曰巖巖岷山古曰梁州按梁山
山名卽高梁山江源記云南浦郡高梁山尾東跨江
西首劒閣東西數千里山嶺長峻其峯崔巍劒閣銘
所謂巖巖梁山積石峩峩卽述此也善注未明

於是流湯之黨握炭之徒

陸佐公石闕銘

注善曰六韜曰紂之卒握炭流湯者十八人以牛爲

禮姜氏皐曰此節今本六韜所無羣書治要引虎韜
云以牛爲禮以朝者三十人是以牛爲禮不當斷句
刑酷然炭

廣韻引作爨炭說文然燒也蘍或从艸蘍段氏注篆
當作爨或古本作爨傳寫脫廾耳據此則作然爲正
字廣韻引作爨爲或體

幕南罷鄣河西無警

按依注引漢書幕當作漠鄣當作障河西當作西河
此並誤

置博士之職而著錄之生若雲開集雅之館而歛關之
學如市

林氏茂春曰梁書天監四年詔開五館建立國學置五經博士五年置集雅館以招遠學

陸佐公新刻漏銘

布在方策

六臣本布在作有布旁證云此以有布與下無彰爲偶句善亦當作有布但傳寫誤耳

察四氣之盈虛

注善曰爾雅曰四氣和爲通正今爾雅四氣作四時

按尸子仁意篇四氣和爲通正論衡是應篇云爾雅釋四時章曰四氣爲通正藝文類聚一引亦作四氣蓋古本作四氣與今本異

擊刁斗次

攷異曰刁字本作刀後人作刁以別之蓋已久矣此作刀者轉因譌而合於古紹煥按據此則攷異所見本作刀尚不誤此仍改作刁矣

月不知來日無藏往

旁證云五臣知作遁向注遁隱也言置漏刻知日月度數故不能藏隱尤本亦作遁此作知恐誤

昏晨暮卷

注善曰周處風土記曰合昏樓也按羣芳譜合歡一名合昏一名夜合韓琦詩合昏枝老拂簷牙紅自開成醜最花最是清香合蠲忿累因風送入窗紗是合昏即合歡也

幽讚微言

注善曰幽贊於神明而生蓍六臣本注引易作讚與正文合按易說卦傳釋文贊本或作讚爲善所據此注作讚後人依今說卦傳改之孔龢碑幽讚神明亦作讚

遠竄荊蠻

注善曰毛詩曰蠢爾蠻荊按詩本作荊蠻傳云荊蠻荊州之蠻可證國語晉語漢書韋元成傳後漢書李膺傳及唐人所引並作荊蠻此引以注正文荊蠻作何藝不聞

按爾雅閑習也閑與閒通小雅六月既佶且閑正義引書大傳閑之者何貫之貫亦習也本書東京賦既佶且閒薛注閒習也

百司雋乂

按善引尚書俊乂在官則雋當作俊作雋疑是五臣本

潘安仁楊荊州誄

謂督勳勞

注善曰說文曰督察也困學紀聞云此當引左傳謂

督不忘卽徵子之命曰篤不忘也督與篤古通以督爲察非也紹熙按左昭二十三年傳司馬督漢書古今人表作司馬篤是督與篤通也竊意謂督勤勞猶云不忘勤勞耳此用左傳謂督爲不忘猶以曾是爲在位樂胥爲君子之比皆出文人好奇

茫茫海岱

注善曰毛詩曰洪水茫茫今詩作芒芒按本書弔魏武帝文怨西陵之茫茫注引詩與此同御覽三百五十八引亦作茫茫

僞師畏逼

陳氏景雲曰師當改帥謂步闉也師乃晉諱似不應用

路人增欷

按欷去聲協韻本書風賦清涼增欷注欷依既切王子宮中有承華門見贈馮文熊遷斥邱令詩注紹熾按上句將僕儲皇則承華指儲皇言非承華廄也甚明

楊綏字仲武

旁證云六臣本綏作經是也何陳皆據改

喪服周次

按誄云同次外寢作同此作周誤

周不必肄

旁證云必與畢古字通用本書竟陵王行狀注引謝承後漢書云劉覩方策所載靡不必綜義亦爲畢

湉楊之穆

旁證云穆與睦同本書沈休文奏彈王源云潘楊之睦

夏侯常侍誄

子乃洗然

按洗當作洒注引史記羣臣莫不洒然可證本書潘安仁爲賈謐作贈陸機吾子洒然注引莊子吾洒然異之今正文亦誤作洗

奉轡承華

注善曰漢舊儀有承華廄金氏壯曰陸機洛陽記太子宮中有承華門見贈馮文熊遷斥邱令詩注紹熾按上句將僕儲皇則承華指儲皇言非承華廄也甚明

神降之吉

注善曰左氏傳季梁曰於是乎民和而神降之福按善引季梁語以注正文則吉當作福福古音偏正與秩疾爲韻此蓋後人疑韻不協故改之

馬汧督誄

輦更爲魁

注善曰輦姓也更名也東觀漢記曰羌什長輦便然更蓋其種也汝異曰便當作俾更當作叟善意謂叟

卽傻也然則正文及注二更字皆叟之誤後誄羣更

恐睢亦然

柿椑柄之柎

注善曰說文曰柿削柿也今說文椑削木札樸也段

氏注曰朱在六篇椑脽淚字皆從之隸變作柿肺沛

殊誤而柿之誤作柿果肺之誤作乾肺沛之誤作沸

其譌又不勝改矣

齊萬虓闞

按以齊萬年爲齊萬安仁屢用之本書脞中詩紛紛

齊萬亦孔之醜俱近割裂然春秋昭二年莒展輿出

奔吳傳則曰莒展之不立曹叔振鐸晉語則曰先君

叔振似古人已用之矣

箕稈空虛

按箕當作其段氏玉裁曰孫子惑秆一石當吾二十

石惑與其同曹操注云豆其也

悠悠烈將

旁證云何陳校烈改列各本皆誤

顯誅我師

按師當爲帥之誤帥與上質器爲韻

牧人逶迤

注善曰毛詩曰逶迤毛萇曰逶迤行可蹤跡也

按今毛詩作委蛇釋文引韓詩作逶迤然則毛自作

委蛇此注引毛而字從韓疑有誤

慨慨馬生

旁證云注引說文慷慨之訓疑正文上慨字本亦作

慷紹煐按說文慨慷慨不得志也此引以注慨字耳

非取慷慨也觀銑注以慷釋慨則本作慨慨明矣慨

慨嘆息之貌楚辭怨思情慨慨而長懷兮王注慨慨

歎貌是也

貫以三木

注善曰司馬遷荅任少卿書曰魏其大將也衣赭衣

關三木按關與貫通儀禮鄉射禮大射儀不貫不釋

注並云古文貫作關漢書王嘉傳貫關也此注作關

與正文不相應疑有關與貫古字通六字傳寫者脫

去

顏延年陽給事誄

立乎將卒之閒

五臣本卒作率按率卽帥字說文作衛

佻身飛鏃

注善曰毛詩曰佻佻公子毛萇傳曰佻佻獨行貌也

按佻當讀爲跳漢書項籍傳漢王跳顏注跳輕身而

獨出也高帝紀注引晉灼曰跳獨出意也史記荊燕

世家索隱曰跳獨行也皆其義跳之言躍也跳身卽

躍身跳之爲曜猶佻之爲嬥韓詩作嬥嬥公子

振恤遺孤

注善曰禮記曰振河海而不洩鄭元曰振收也按本書上林賦振谿通谷注張揖曰振收也

憬彼危臺在滑之堉

旁證云水經注河水又東右逕滑臺城北城有三重中小城謂之洹臺城舊傳滑臺人自修築此城因以名焉

邊矣獯虜

注善曰尚書曰邊矣西土之人王氏鳴鳳曰逖遠釋詁本作邊引此經以證亦作邊詩抑篇用邊蠻方傳訓遠疏引釋詁亦作邊郭忠恕汗簡卷上之一引古文尚書同今書作逖恐誤紹煐按說文逖遠也重文邊云古文逖然則古文尚書作邊此注所引猶作邊今作逖蓋出衛包所改

辛無半菽

注善曰漢書項羽曰歲饑民貧卒無半菽按史記索隱引王劭曰半量器名容半升本書廣絕交論莫肯賚其半菽皆謂半升也猶言半升不肯也此亦言卒無半升之菽也

陶徵士誄

夫璿玉致美

注善曰說文璇亦璿字朱氏珔曰璿琁同聲琁疑璿而首路同塵

旁證云六臣本首作道誤也首路與下輴塗對紹煐按朱說本段氏說文注作璿弁是也紹煐按張揖玉篇說文引傳郭注引作璿瑰僖二十八年傳瓊弁玉纓瓊瑰穆天子傳郭注引作璿瑰僖二十八年傳瓊弁玉纓說文引作璿弁是也紹煐按朱說本段氏說文注

與瓊多相亂左氏成十八年傳贈我以瓊瑰穆天子傳郭注引作璿瑰僖二十八年傳瓊弁玉纓說文引作璿弁是也紹煐按朱說本段氏說文注

誤以琁厠瓊下遂不可通當依此注訂正蓋古書璿

中小城謂之洹臺城舊傳滑臺人自修築此城因以名焉

名焉

邊矣獯虜

注善曰尚書曰邊矣西土之人王氏鳴鳳曰逖遠釋詁本作邊引此經以證亦作邊詩抑篇用邊蠻方傳訓遠疏引釋詁亦作邊郭忠恕汗簡卷上之一引古文尚書同今書作逖恐誤紹煐按說文逖遠也重文邊云古文逖然則古文尚書作邊此注所引猶作邊今作逖蓋出衛包所改

辛無半菽

注善曰漢書項羽曰歲饑民貧卒無半菽按史記索隱引王劭曰半量器名容半升本書廣絕交論莫肯賚其半菽皆謂半升也猶言半升不肯也此亦言卒無半升之菽也

無半升之菽也

陶徵士誄

夫璿玉致美

注善曰說文璇亦璿字朱氏珔曰璿琁同聲琁疑璿而首路同塵

旁證云六臣本首作道誤也首路與下輴塗對紹煐按朱說本段氏說文注作璿弁是也紹煐按張揖玉篇說文引傳郭注引作璿瑰僖二十八年傳瓊弁玉纓瓊瑰穆天子傳郭注引作璿瑰僖二十八年傳瓊弁玉纓說文引作璿弁是也紹煐按朱說本段氏說文注

與瓊多相亂左氏成十八年傳贈我以瓊瑰穆天子傳郭注引作璿瑰僖二十八年傳瓊弁玉纓說文引作璿弁是也紹煐按朱說本段氏說文注

誤以琁厠瓊下遂不可通當依此注訂正蓋古書璿

中小城謂之洹臺城舊傳滑臺人自修築此城因以名焉

名焉

有晉徵士尋陽陶淵明

葉氏樹藩曰晉書名潛字元亮南史潛字淵明名元亮黃侃曰詩潛魚願深渺淵明爲潛至云晚字淵明名元亮黃侃曰詩潛魚願深渺淵明爲潛至云晚彭澤當此時沈約一世豪似謂更淵明無由逃歲以字行更始號元亮婁其望諸葛骯髒猶漢相又似謂更潛爲元亮今讀此誄惟顏知陶故特書其在晉之舊名也紹煐按張氏綱云先生作孟嘉傳稱淵明義熙後祭妹亦稱淵明至元嘉中對檀道濟之言則云潛也何敢望年譜云在晉名淵明在宋名潛元亮之字則未嘗易此爲得之然則晉史謂潛字元亮宋史南史謂潛字淵明均非也綱目書宋元嘉四年冬十一月晉徵士陶潛卒名曰潛亦自宋世卒言之

也與此誄同意

敬述靖節

旁證云五臣靖作清是也玫異曰此下八句叙述薄葬必是清節無疑至末句旌此靖節方說其誼

迭風先蹙

按注引韓詩外傳雨撅字作撅正文作蹙恐誤

謝希逸宋孝武宣貴妃誄

毓德素里

何氏焯曰殷淑儀當時傳爲義宣之女此言毓德素里諱之也林氏茂春曰南史殷淑儀南郡王義宣女也義宣敗後密取之寵冠後宮左右宣洩者多死故當時莫知所出或云是殷玉家人入義宣家義宣敗乃人宮

贊軌堯門

宋書謝莊傳初世祖寵姬殷貴妃薨莊爲誄云贊軌堯門引漢昭帝母趙婕妤薨母門事廢帝在東宮衙之至是遣人責莊曰卿昔作殷貴妃誄頗知有東宮否將誅之繫於左尚方太宗定亂得出按南史謝莊作哀策文奏之帝卧覽讀起坐流涕曰不謂當今復有此才都下傳寫紙墨爲之貴然則莊以文字榮亦以文字辱此亦奇也

鏘楚挽於槐風

注善曰楚辛楚也按楚有辛義故二字多連文釋名楚辛也其地多蠻而人性最急數有戰爭相爭相害辛楚之禍也本書陸士衡於承明作與士龍詩慷慨含辛楚善彼注楚猶痛也皆辛楚並言

潘安仁哀永逝文

謂原隰兮無畔謂川流兮無岸

孫氏鑛曰此用衛風淇則有岸隰則有畔語紹煥按毛詩作泮傳泮坡也鄭箋泮讀爲畔畔涯也安仁用箋說畔泮古通畔涯之作泮猶泮宮之作畔史晨奏銘飲酒畔宮是也

是乎非乎何遑

顏延年宋文皇帝元后哀策文

皇塗照烈

按當作昭列此依五臣改也注亦誤

撤奠殯階

五臣作賓階按作賓是也此傳寫之誤善引禮記周人殯於西階之上連引猶賓之以注正文賓字知本作賓不作殯賓階與上客位爲偶句

動謠南國

六臣本作載校云五臣作動此依五臣改也宋書作

再再載古通

謝元暉齊敬皇后哀策文

先德韜光

注善曰先德謂明帝也旁證云毛本元作先段校改元按元善之長也元德猶言善德淮南原道訓執元德於心而化馳若神尚書召誥其惟王位在德元是也作先義無取

遵鮪隅以同壤

旁證云海外北經作務隅海內東經又作鮪魚皆一山也紹煥按注引山海經鮪魚之山云云則隅當作禺今大荒北經作附禺又郭璞海外北經注云一曰附禺與海外北經同竊謂鮪附禺務隅疑皆卽部婁之轉蓋小山也

蔡伯喈郭有道碑文

後漢書郭泰傳蔡邕爲文旣而謂涿郡盧植曰吾文碑銘多矣皆有慚德惟郭有道無愧色耳

或謂之郭

注善曰高誘戰國策注郭古文虢字也按虢郭古通公羊虢皆作郭左氏會於虢穀梁作郭左氏多古文故作虢然則郭非古文矣周書王會篇堂下之東面

頓邱縣城門外廣陽里中一統志鮪鷁山在開州舊頓邱縣西北二十里一名廣陽山作鮪鷁路史作務隅與海外北經同竊謂鮪附禺務隅疑皆卽部婁之轉蓋小山也按子罕篇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循循鄭本作恂恂恂注云恂恂恭順貌後漢書趙壹傳失恂恂善誘之意本書竟陵文宣王行狀誘接恂恂正作恂恂

以成時銘

旁證云時成二字上下誤倒當互乙今蔡集作以成斯銘亦非

王仲寶褚淵碑文

與秋月齊明音徽與春雲等潤

林氏茂春曰南史彥回美儀貌善容止俯仰進退盛有風則時人以方何平叔用人言必由於己旁證云五臣本無人字是也此因注引用人於用己而傳寫誤衍耳

丹陽京輔

何氏焯曰晉書丹楊郡丹楊下注云丹楊山多赤柳在西也是楊之從木審矣惟唐以來潤州丹陽乃作陽

養東野之祕寶

注善曰典引御東序之祕寶然野當爲杼古序字也

按野古音墅與杼序音並同作墅蓋同音之假眾經音義九序古文予同杼卽予字也

天鑒璿曜

注善曰尚書曰在璿璣玉衡琁與璿同按正文璿當作琁注謂此琁與尚書之璿同也蓋古文作璿今文作琁後漢書楊璇字機平今文尚書作璇璣故名琁字機平取名字相配

王簡棲頭陀寺碑文

注善曰王巾字簡棲攷異曰說文通釋上少音徽俗作巾非此何據改也然各本皆作巾或曰巾閒居服故字簡棲吳氏省欽曰少卽左手執篇其名與字或取此耳程氏瑤田曰焦氏筆乘續集王簡棲楊用修辨其名爲少音徽亦非也說文竹从兩个个亦作箇據字簡棲知其爲介耳瑤田謂簡棲於巾字少字並難通於介字亦費解此等處斷宜闕疑旁證云梁高僧傳載王曼碩與皎慧法師書云唯釋法進所造王巾有著意存該綜可擅一家然進名博而未嵗巾體立而不就又梁釋慧皎高僧傳序云瑯琊王巾所撰僧史意似該綜而文體未足云云據此則簡棲於宗教究心已久宜此作之精詣也紹煐按神仙寺碑序亦王巾作字作巾

文縟所荃

注善曰荃捕魚之筍莊子以之寓言按荃與詮同本書魏都賦闡鉤緪之荃緪注引杜預左傳注曰詮次也詮與荃同是荃卽詮也眾經音義十引淮南注詮言者謂譬類人事相解詮也又引通俗文云擇言曰詮此謂文縟之所詮解作荃者古字通耳

不可以學地知

五臣作不可以識智按注引妙法蓮華經云云則善本作學地知五臣不解學地二字而妄爲刪改耳

行不捨之檀

注善曰大品經曰天竺言檀此言布施旁證云翻譯

名義集悉檀悉是華言檀是梵語悉之言徧檀翻爲
施佛以四法徧施眾生故名悉檀
而功齊塵劫
六臣齊作濟按作濟是也善引辨亡論有明文
教肆南移
按肆字善無注引周易曰君子以教思無窮似善本
作教思南移濟注肆習也蓋作肆爲五臣本
周魯二莊親昭夜景之鑒
注善曰顧微吳縣記曰魯莊七年夜明佛生之日也
左氏傳曰莊公七年四月辛卯夜恒星不見夜明也
史記曰周桓王崩子莊王陀立十三年莊王崩左氏

傳莊公三年葬桓王然則周莊王魯莊公爲同時按
以釋迦生爲魯莊公七年當周莊王九年此魏書釋
老志之說也以爲周昭王二十四年甲寅四月八日
太子悉達多生此佛運統紀之說也論衡亦同以爲周昭
王二十二年釋氏生此通鑑前編據皇王大紀之說
也然莊七年正義云周四月夏仲春杜氏以長曆較
之是四月五日則夜明非四月八日矣張氏雲璈攷
竹書紀年周昭王元年是庚子則甲寅是十五年非
二十二年矣春秋魯昭七年之恒星不見當周莊王
之十年歲在甲午是周莊十年謂承後漢書佛以癸
於淨住國摩耶夫人腹中至周莊十五年乙丑七月十五日託生
莊王十年甲寅四月八日生非九年矣總之皆依

佛者附會而爲異說故往往不合
理勝則惑亡
注善曰惑煩惱也六臣本注惱作惚是也煩惚見王
居士磚塔銘如此作書從囟之字多作忽如總窗亦
遂欲捨百齡於終身殉肌膚於猛鷙
作惚窓此作惱由後人不知而妄改耳
旁證云釋法顯佛國記有國名竺刹尸羅竺刹尸羅
漢言截頭也佛爲菩薩時於此處以頭示人故因以
爲名復東行三日至投身餓餓虎處注當引此
沈休文齊故安陸昭王碑文
實掌喉脣

野客叢書云以尚書喉舌爲喉脣此語承襲已久宋
趙符衰云無宜復司喉脣宋文帝謂王華曰同掌喉
脣裴子野曰張吏部有喉脣之任宋志云多選忠義
士爲喉脣又崔駰尚書箴云山甫翼周實司喉吻郭
按後漢繁欽尚書箴亦有此語則又不但喉脣也紹煥按尚書范雲
墓銘云乃作喉脣二字休文屢用之據善引張儉碑
則始於孔文舉
崔蒲攸在
注善曰左氏傳曰鄭國多盜聚人於崔蒲之澤今左
傳聚作取杜注於澤中劫人按左傳多古文杜本作
取取即聚字善引作聚蓋服氏本也古聚多假作取

易萃聚以正苟本作聑漢書五行志集注取讀曰聚
皆其證陳本校聚改取誤也王氏引之經義述聞云
取讀爲聚人卽盜也謂羣盜聚於澤韓子內儲篇鄭
少年相率爲盜處於萑蒲卽謂此也

強民獷俗

注善曰韓詩曰獷彼淮夷薛君曰獷覺寤之貌劉駴
騄與子堅書曰吏民强獷獷古猛切按注引劉書是
也韓詩作獷毛詩作憬薛君曰獷覺寤之貌說文憬
覺寤也是獷卽憬之同音假借字與此不合說文獷
犬獷獷不可附漢書祭肜傳政移獷俗皆其義

雖邳訓致勞面之哀

旁證云注引訓傳但云或以刀自割無勞面字勞當
作勞說文勞劃也勞與勞字形相似勞一作勞一借
作黎後漢書耿秉傳匈奴悶秉卒舉國號哭或至黎
面流血唐書回紇傳亦有勞面哭之語此宜兼引秉
傳紹煐按後魏書清河王懌被誣見害遠夷在京師
聞懌喪爲之以刀勞面者數百人則自有劈面語此
不宜改

奕思之微秋儲無以競巧

困學紀聞云奕秋見孟子儲字未詳盖亦善奕之人
注謂儲蓄精思非也紹煐按注又引馬融廣成頌儲
積山藪廣思河澤儲與思相對成文此亦當以秋儲
與上奕思對下二句流睇與取睞又自爲對善注不
誤

任彦升劉先生夫人墓誌

注善曰吳均齊春秋王儉曰石誌不出禮典起
宋元嘉顏延之爲王球石誌困學紀聞云葉少
蘊曰齊武帝欲爲裴后立石誌墓中王儉以爲
非古或以爲宋元嘉中顏延之爲王球作誌墓
有銘自宋始唐封演援宋得司馬越女塚銘隋
得王戎墓銘爲自晉始亦非是今世有崔子玉
書張衡墓銘則墓銘自東漢有之周益公謂銘
墓三代卽有唐開元四年偃師耕者得比干墓
銅槃東漢誌墓初猶用磚久刻石墓上萬氏希槐曰
西京雜記杜子夏葬長安北四里臨終作文曰
魏郡杜鄴立志忠欵云云及死命刊石埋於墓
側鄴與杜欽同時見漢書欽傳據此則墓之有
誌誌之刻石西京已然矣紹煐按馮氏鑑續事
始亦云墓銘始於西漢杜子夏然則王儉謂起
於宋元嘉顏延之爲王球石銘非也而任昉文
章原起又以晉東陽太守殷仲文從弟墓誌爲
九師之易

齊竟陵文宣王行狀

注善曰漢書音義曰淮南王安聘明易者九人號九師按漢書藝文志淮南道訓二篇淮南王安聘明易者九人號九師法而隋志不著錄則書佚已久然本書恩元賦利飛遁以保名注引淮南九師道訓曰遁而能飛吉執大焉似唐時猶存故善得及見之朱氏珔曰下句曹馬之親注引魏志曰曹眞字子丹太舜尊經義考云釋文於需有孚光下云師讀絕句於盥君子以振下云師音眞振振仁厚也於遯莫之勝祖族子遷大司馬賜劍履上殿入朝不趨是曹馬卽說下云說王肅如字解說也師同於損二簋應下云曹司馬一人也則蕭傳亦當指一人紹煐按太傅漢初無此官若以蕭傳爲蕭何則傳字湊合本書西征賦非所望於蕭侍謂蕭望之也彥昇蓋誤襲之

而茹戚飢膚沈痛瘡鉅

注善曰廣雅曰茹食也按茹戚並謂敗也呂覽功名篇以茹魚去蠅高注茹敗也易既濟繻有衣袽虞翻注茹敗衣也袽與茹通子夏傳作茹本蒼頡都賦神葉形茹注茹臭敗之義是茹爲敗也莊子盜跖篇釋文引李注戚醜顑頷也此茹戚飢膚猶云毀瘠滅性耳旁證云瘡依善注當作創據向注知五臣作瘡

食邑加千戶

攷異曰南齊書云二千戶上云食邑千戶此云加千戶卽二千戶也善無注者不須注也濟注如千猶若干也可謂妄說

不彫其朴

按朴當作樸善引高誘注素樸也可證

蕭傅之賢

注善曰漢書曰上賜蕭何帶劍履上殿入朝不趨又曰上欲自行擊陳豨周緤泣曰始秦攻破天下未嘗自行是無人可使者乎上以爲愛我賜入殿門不趨而緤與傅寬同傳傅寬無不趨之言疑任公誤也朱氏珔曰下句曹馬之親注引魏志曰曹眞字子丹太祖族子遷大司馬賜劍履上殿入朝不趨是曹馬卽曹司馬一人也則蕭傅亦當指一人紹煐按太傅漢初無此官若以蕭傅爲蕭何則傅字湊合本書西征賦非所望於蕭侍謂蕭望之也彥昇蓋誤襲之

給九旒鑾輅

攷異曰旒當作游善引甘泉鹵簿游車九乘爲注知作游不作旒甚明

誘接恂恂

此當引子罕篇夫子恂恂然鄭本如是善誘人文說詳前

屈以好事之風

旁證云事六臣本作士是也

聽受一謬差以千里

注善曰易乾鑿度曰失之毫釐差之千里困學紀聞云見易通卦驗萬氏希槐曰今本乾鑿度無之文見史記太史公自序漢書司馬遷東方朔傳賈誼新書胎教篇皆在緯書未作以前

賈誼弔屈原文

誼追傷之因自喻

注善曰應劭風俗通曰賈誼與鄧通俱侍中同位數

本亦作于此爲後人所改

生之無故兮

注善曰臣瓚曰先生謂屈原按注先生衍正文單稱

生故注以屈原釋之若本作先生則不煩注矣濟注

生謂屈生也可證

斡棄周鼎寶康瓠兮

注善曰爾雅曰康瓠謂之瓻李巡曰大瓠瓢也按郭

璞注瓠壺也賈誼曰寶康瓠然則景純卽以瓠爲壺

矣壺爲瓦器與周鼎反對瓠瓢則大不類矣說文瓻

康瓠破盥釋器釋文康埤蒼作甒字林作瓶皆從瓦

兼二人按此蓋從漢書梁氏玉繩曰商子弱民篇荀

子議兵篇韓詩外傳四補史記禮書並有壯蹻起而

楚分之語皆不言在楚何時韓非喻老篇載楚莊王

欲伐越杜子謀曰莊蹻爲盜於境內以爲在莊王時

呂氏春秋介立篇莊蹻暴郢高誘注以爲楚成王時

則又在前未知何據若史漢則以蹻爲莊王苗裔在

楚威王之時而杜氏通典邊防三馬氏通考南蠻三

辨其誤以范史西南夷傳謂在頃襄王時爲定獨困

學紀聞考史據韓非漢書以脩軍莊蹻與盜名氏相

同是二人此未敢信

吁嗟默默

六臣本吁作于史記同按壯引七詩于嗟鱗兮則善

本亦作于此爲後人所改

生之無故兮

注善曰臣瓚曰先生謂屈原按注先生衍正文單稱

生故注以屈原釋之若本作先生則不煩注矣濟注

生謂屈生也可證

斡棄周鼎寶康瓠兮

注善曰爾雅曰康瓠謂之瓻李巡曰大瓠瓢也按郭

璞注瓠壺也賈誼曰寶康瓠然則景純卽以瓠爲壺

矣壺爲瓦器與周鼎反對瓠瓢則大不類矣說文瓻

康瓠破盥釋器釋文康埤蒼作甒字林作瓶皆從瓦

其非瓠瓢甚明楚辭北諫顧登於明堂兮周鼎潛

于深淵與此意同

嗟苦先生

六臣本及漢書苦並作若按本書祭屈原文曰若先

生注引此正作嗟若注引應劭苦勞苦三字史記集

解無蓋後人所增

襲九淵之神龍兮

注善曰莊子曰千金之珠必九重之淵驪龍頷下按

列子黃帝篇鯢水之藩爲淵止水之藩爲淵流水之

藩爲淵汎水之藩爲淵沃水之藩爲淵肥水之藩爲

淵是

爲九淵賈文當指此

遙曾擊而去之

注善曰如淳曰遙遠也曾高高上飛意也李奇曰遙遠也曾益也王氏念孫曰如氏以曾爲高高上飛意是也梅福傳曰夫載遭害則仁鳥增逝愚者蒙戮則智士深退增逝與深退對文是增爲高也增或作曾淮南子覽冥篇鳳鳳增逝萬仞之上高注曾猶高也高擊謂上擊也宋玉對楚王問曰鳳鳳上擊九千里是也李訓曾爲益失之遙者疾也方言曰搖疾也又曰遙疾行也楚辭九章願搖起而橫奔兮淮南原道篇疾而不搖孫與遙通如訓遙爲遠亦失之

宅窕東麓

按五臣宅窈作窀窆是也善引左氏傳窀窆以注宅字又引說文窆葬下棺也以注窆字可證今正文及注窆字皆誤爲窈

縱鎚漣洏

注善曰杜預左傳注曰而語助也按依注則洏當作而王粲詩流涕漣洏南史梁元帝撰孝德傳廢書歎息泣下漣洏並作洏皆而之俗

固將制於蠻蠭

旁證云蠻蛇當五乙蠭與魚爲韻此順文而誤倒之

陸士衡弔魏武帝文

雖龍飛於文昌非王心之所怡

姜氏皋曰本書魏都賦遊文昌之崴殿注正殿名也水經注曰魏武帝封於鄴爲北宮宮有文昌殿故云龍飛於文昌也非王心之所怡亦黃屋非堯心之意善注引漢書文昌宮云或殿名取義於此耳

貯美曰其何望

孜異曰貯當作貯注貯與貯同謂所引字林博雅之貯與正文之貯同也作貯與注不相應

典籍集

池庵石

劉氏唐石簃黃池老遺書

貴池唐人集十七卷

康駢劇談錄二卷補逸文五條

費冠卿詩一卷附文一首

張佑處士集五卷

周繇詩一卷附文一首

顧雲詩一卷文一卷

張喬詩一卷附文一首

杜荀鶴唐風集三卷補逸詩九首附錄松窗雜記一卷

殷文圭詩一卷附文一首

伍喬詩一卷

昔廣陵吳蘭次過池上謂郎趙客曰余讀三唐名人集自元和以後江東詩人推池州獨盛如張承吉孟須中費子寅杜彥之顧垂象周惟憲殷文圭張喬康駢伍喬諸人皆手劈天荒號稱人傑大江以上吾固知池陽原風雅淵藪也年來稟刻貴池先哲遺書康駢劇談錄及全唐詩補入七言古七言律三體又從劇談錄及全唐詩聯句補入七言絕句二首餘亦各有增益重爲釐正仍訂作五卷唐風集中有闕字據全唐詩勘補並錄逸詩九首周張殷伍四家復以全唐詩校注又得殷詩八首斷句二韻舉蘭次所舉者舍孟須中外搜括殆無遺矣有求吾池掌故於斯編或屈一指謂千百年之名集得以暴諸當世其在茲乎至諸人鄉里有隸秋浦有隸至德有隸石埭青陽者數縣皆從秋浦析置秋浦乃今之貴池集以貴池唐人稱世當無識焉況蘭次之言必有所徵信抑於此間曾作寓客則亦履跡之所經也唐人鄉貫每好署郡望是當時之結習耳若有云過而存之不有異於不知而作者多耶編次既竟因序其端光緒三十一年乙巳唐花朝節縣後生劉世珩謹識於江甯南城門西三鋪兩橋寄廬三唐琴榭

康駢劇談錄

貴池縣志人物志文苑本傳

康駢字駕言居黃老山咸通中貢春官後客洛隨所見聞輒爲記錄黃巢之亂攜歸亡逸殆盡乾符中登第後復於黃老山憶記亡失綴爲二編名劇談錄或曰田頵在宣州聘爲上客或曰仕終中書舍人江南通志

貴池先哲遺書第一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卷一百四十二　子部五十二　小說家類三

劇談錄二卷浙江巡撫採進本

唐康駢撰王定保摭言作唐轀蓋傳寫之譌唐書藝文志作康軿以其字駕言證之二字義皆相合未知孰是駢池陽人乾符四年登進士第官至崇文館校書郎是書成於乾寧二年皆記天寶以來瑣事亦間以議論附之凡四十條今以太平廣記勘之一一相合非當時全部收入即後人從廣記鈔合也此本末有臨安府陳道人書籍舖刊行字蓋猶影鈔宋本如潘將軍一條注中疑爲潘鶴碎遂不可解知此劍俠傳從廣記剽掇此條譌爲潘鶴碎遂不可解知此本爲善矣其中載元微之年老擢第執贄謁李賀一條古夫于亭雜錄辨之曰案元擢第既非達暮於賀亦稱前輩詎容執贄造門反遭輕薄小說之不根如此其論最當然稗官所述半出傳聞真僞互陳其風自古未可全以爲據亦未可全以爲誣在讀者考證其得失耳不以是廢此一家也

貴池先哲遺書第一

劇談錄序

將仕郎崇文館校書郎康　駢述

駢咸通中始隨鄉賦以薄伎貢於春官爰及寤名殆將一紀官殘事聚於竹素之閒進趨不遑未暇編綴及寇犯天邑挈歸漁樵屬江表亂離亡逸都盡景福乾寧之際耦耕於池陽山中閉關雲林罕值三益而又環堵之內關於墳典思欲敘他日之遊談迹先王之軌範不可得矣然則平昔之道本爲於文既未能立匡世之功名又安得捨窮愁之翰墨因想時經喪亂代隔中興人事變更邈同千載寂寥湮沒知者漸稀是以耘耨之餘粗成前志所記亦多遺漏非詳悉者不復敘焉分爲二編目之曰劇談錄文義既拙復無雕麗之詞亦觀小說家流聊以傳諸好事者乾寧二年建巳月池州黃老山白社序劉世珩從明高承稽古堂本鈔出

劇談錄目錄　唐

卷上

宣宗夜召翰林學士
劉平見安祿山魑魅
王鮪活崔相公歌妓
御史灘
渾令公李西平熱朱泚雲梯
潘將軍失珠
李鄴侯救竇庭芝
纘坤賜馬
龍待詔相芬丁重相子附馬
孟才人善歌
袁相雪換金縣令
郭鄩見窮鬼
裴晉公天津橋遇老人
狄惟謙請雨
王侍中題詩
道流相夏侯譙公
華山龍移湫
田膨郎偷玉枕
洛中大水
李朱崖知白令公

卷下

劉相國宅
李相國宅
慈恩寺牡丹

管萬敵遇壯士
張季弘逢惡新婦
玉蕊院真人降
宰相布施
崔道樞食井魚
洛中豪士
鳳翔府舉兵討賊
老君廟畫
白傅乘舟
嚴使君遇終南山隱者
韋顗梟鳴
命相日雨雹崔沆旦卒
李生見神物遺酒
說方士
廣謫仙怨詞台州刺史賈弘餘撰
含元殿
曲江
真身
元相國謁李賀
逸文劉世珩從太平廣記錄補
桑道茂
元稹
裴度
李德裕

劇談錄目錄

劇談錄卷之上

唐 康駢 劇談錄上 卷之一
池唐人集第一 池州康 駢述

宣宗夜召翰林學士

宣宗皇帝聖政欽明光宅天下常欲刑清俗富有宵衣旰食之懷仄席如賢每如不及令狐相國自吳興郡守授司勳郎中未居內署初與學士候對便以爲有宰輔之才一夕於禁林寓直忽有中使來召行百餘步至于便殿遣內人秉燭候之引於御榻之前上自宣令坐問卿來從江表見彼中甿庶安否廉察郡守宇人求瘼之道如何朕常思四海之大九州之廣雖明君不能自理常須良弼賢佐週來窺覩朝廷皆未觀其忠赤相國降階俯伏曰聖意如此微臣便合得罪上曰卿纔爲翰林學士所職者朕之絲綸向來之言本不相及既而復宣令坐俾御以玉杯斟酒賜之有小案置於御牀案上

有書兩卷指謂相國曰朕聽政之暇未嘗不披尋史籍此讀者先朝所述金鏡一卷則尚書大禹謨復問卿曾讀金鏡否對曰文皇帝所著之書有理國理身之要披閱誦諷不離於口上曰卿試舉其要相國晚於御前抗聲而誦至亂未嘗不任不肖理未嘗不任忠賢則享天下之福任不肖則受天下之禍上止之曰朕每讀至此未嘗不三復後已書又云任賢勿貳去邪勿疑是則欲致昇平當用此言爲首相公朴彝而稱曰先臣父每言金鏡垂裕可爲萬古格言自非聰明文思無以探其蘊奧況堯舜禹湯之道在典謨訓誥之間陛下不以黃屋爲尊每觀之於夙夜將欲擇賢舉善使庶績咸熙如此則功冠百王事超三五矣上曰叢者仰卿材器今日觀卿詞學臨軒立久之謂中使曰持燭送學士歸院及還禁林夜漏將半咸以近臣恩澤殆無其比由是注意益深

居歲餘遂爲宰相自郡守至於台鉉首尾纔經二載嘗自郊壇洞渭南尉趙嘏上詩云鶉在卿雲冰在壺代天材業奉訏謨榮同伊陟傳朱戶秀比王商入畫圖昨夜星辰週劍履前年風月滿江湖不知機務時多暇猶許詩家屬和無誚曰凡懷才抱器有時而通非得苟容雖過不顯向使明主有任賢之意近臣無專對之能徒彰妄進之譏方病退慙之說殊恩厚澤豈及於身是以君子勵志飭躬以遭逢之運良有旨哉

劉平見安祿山魑魅

咸通中有五經博士盧鈞得神仙保養之道自言生於隋代宿德朝士皆云見於童幼奕世奉（原本奉下有言字今據廣記三百三十二刪）之不窮年壽云安史之亂隱於終南山中其後或出或處先是令狐相公諭以杜下漆園之事稍從宦於京師常話與處士

中視物不假鐙燭安祿山在范陽厚賂致於門下平見祿山左右常有鬼物數十殊形詭狀持鑓執盾以爲導從平心異之謂祿山必爲人傑及祿山朝覲與平俱至輦下行至華陰縣值葉天師投龍於西嶽平見二青衣童子承虛而至所衛祿山魑魅皆棄鑓投盾狼狽而行平因知祿山爲邪物所輔必不以正道克終及祿山御歸范陽遂逃入華山而隱

王鮪活崔相公歌妓

鳳翔少尹王鮪（詩郎擬之執池）年十四五與兒童戲於果園竹林下見二枯首爲糞壤所沒乃令小僕擇淨地瘞之云某等受郎君後數夕陰晦忽聞窗外窓窣有聲良久問之云某感恩免在燕穢未知所酬聊願驅策（劇本作未知所酬聊願驅策今據廣記三百五十二校改）遍來凡有吉凶先兆肘腋必來潛報如此數年遂與

靈物通徹崔相國珙爲度支使雅知於餉一夕留飲家釀酒酣稍歡云有小妓善歌得於親友因令左右召之良久不至相國俄而自歸內云（原本作見今據廣記改）理妝覩（原本脫十一字今據廣記增）相國怪渤而出相國復坐餉具信歌者儀貌（原本作貌今據廣記改）而問之云適見一人著短綾（原本作綾據廣記改）緋袍控馬而去語未畢家僕遽報中惡救不及矣（原本作救之不及矣今據廣記改）相國悲惋不已餉密言有一事或可活（原本作教今據廣記改）之然須得白牛頭及酒一斛因召左右試令求覓有度支所由甚幹事（原本作事者今據廣記改）徑詣東市肉行以善價取之將牛頭而至餉令扶（原本作抉下有策字今據廣記刪）歌者置於淨室牖上（原本作前今據廣記改）以土盆盛酒橫板用安牛頭設席焚香密封其戶且誡（原本作戒今據廣記改）曰尊同之曉鼓一動聞牛吼當急開戶可以活矣餉既去久而無聲禁鼓忽鳴果聞牛吼開戶視之歌者微喘益中斛酒悉

乾牛怒目（原本作目怒今據廣記乙）出於外數日之後方述前事云其夕治妝既畢有人促召出門乘馬而行約數里見有室宇華麗其間列延張樂四座皆朱紫少年見歌者至大善致於女妓中歡笑方洽忽聞人大叫聲震庭廡坐中皆失色相視妓樂俱罷俄見牛頭人長丈餘執戟趨而入無不狼狽而走唯歌者在焉牛頭者引於階前背負而出纔數十步忽覺臥於室內通後相國詢其由餉終不盡言（原本作言盡今據廣記乙）其事

御史灘

河南府伊闕縣前臨大溪每傍佐有入臺者即水中先有小灘漲出石礫金沙澄澈可愛牛相國爲縣尉一旦忽報灘出觀之因召耆宿備（原本脫備字今據廣記一百三十八校補）詢其事有老吏云此必分司御史非西臺之命若是西臺灘上當有鸂鶒雙（原本作雙鸂鶒今據廣記乙）立前後居人以此爲則相國潛揣縣僚無出於己因舉杯祝曰既能有灘何惜鸂鶒宴未終俄有一雙（原本一雙在上今據類說校改）飛下不旬日拜西臺監察御史

渾令公李西平熬朱泚雲梯

朱泚之亂德宗皇帝車駕出幸奉天是時沿邊藩鎮皆已舉兵扈蹕泚自率兇渠直至城下有西明寺僧陷在賊中性甚機巧教泚造攻城雲梯其高九十餘尺上施板屋樓櫓可以下瞰城中渾令李司徒奏曰賊鋒既盛雲梯又壯若縱之誠恐不能禦及其尚遠請以銳兵挫之遂率王師五千列陣而出千時東蘊居後約戰酣而燎風勢不便火不能舉二公酹酒抗詞拜空祝曰（原本作而祝脫曰字今據校改）天道助順至聖感神泚賊苞藏禍心竊弄凶器敢以狂孽來犯乘輿今擁衆脅君將逼城壘璫等誓輸忠節志殄妖氛若社稷再安（原本作興）

（今據廣記校改）咸靈未泯嘗使雲梯就焚逆黨冰銷於是詞情慷慨人百其勇俄而風勢遽迴鼓譟而進火烈颺駭烟埃漲天梯燼卒奔賊遂退鉏德宗皇帝御樓以觀中外咸稱萬歲及克復京國二公勳績爲首寵錫茅土銘鏤鐘鼎匡扶社稷終始一致其後李司徒有子四人皆分部節制忠崇（原本作烈今據廣記改）榮耀于今藹然

李司徒嘗於左廣效職久未遷趣（原本作界今據廣記改）聞桑道茂善相人齎絹一（原本作重今據廣記改）匹凌晨而往時道茂傾信者甚衆造謁多不即（原本脫即字今據廣記校增）見之閽李公在門親自迎接施設肴醴情意甚專既而問之謂曰他日建立勳庸貴盛無比或事權在手當以性命爲託李公莫測其由但斯唯而已蔣迴所貺縑換李公所著汗衫子仍請於襟上書名云他日見此相憶及泚之叛道茂陷在賊庭既克復

京師從亂者悉皆就戮李公受命斬決道茂將就刑請致分雪之詞遂以汗衫爲請李公奏以非罪遂令原之

潘將軍失珠

京國豪士潘將軍住光德坊（忘其名時人呼爲潘鵬陣也）本居襄漢閒常乘舟射利因泊江壖有僧乞食留之數日盡心檀施僧謂潘曰觀爾形質器度與衆賈不同至於妻孥已來皆享巨福因以玉念珠一穿留贈云寶之不但通財他後亦有官祿既而遷貿數年藏鏹巨萬遂均陶鄭（原本作朱今據廣記一百九十六改）其後職居左廣列第京師常寶念珠貼之以繡囊玉合置（原本置下有之於二字今據廣記刪）道場內每月朔則出而拜之一旦開合啟囊已亡（原本亡下有失字今據廣記刪）珠矣然而緘封若舊他物亦無所失於是奪魄喪精以爲其家將破之兆有主藏者嘗識京兆府僧解所由王超年且八十（原本十下有已字今據廣記刪）因密話其事超曰異哉此非

攘竊之盜也某（原本作其今據廣記改）試爲尋之未知果得否超他日因過勝業坊北街時春雨新霽有三襄女子年可十七八衣裝藍縷穿木屐立於道側槐樹下值軍中少年蹴踘接而送之直高數丈於是觀者漸衆超獨異焉及罷隨之而行止於勝業坊北門短曲有母同居蓋以刺鍼爲業超（原本超下有時字今據廣記刪）時因以他事熟之遂爲舅甥（原本作甥舅今據廣記乙）然居室甚貧與母同臥土榻烟爨不動者往往經旬（據廣記改）設有羞時有水陸珍異（脫或字今據廣記校增）累日或（原本脫將字今據廣記校增）賜宰臣外京輦未有此物密以一枚贈超云有人從內中將出（原本脫將字今據廣記校增）而棄性剛決超意甚疑之如此往來周歲矣超一旦攜酒食與之從容徐謂之曰舅有深誠欲告外甥未知如何女曰每感重恩恨無所答若力有可施必能赴湯蹈火超曰潘將軍失卻玉念珠不知知否女子微笑曰從何

知之超揣其意不甚藏密（原本作密藏今據廣記乙）又曰外甥備綢綵酬贈（原本作酬之今據廣記改）女子曰勿言於人某偶與朋儕爲戲終卻送還（原本作禁卻還與今據廣記校改）因循未暇舅來日詰旦於慈恩寺塔院相候某知有人寄珠在此超如期而往時寺門始開塔戶猶鎖女子先在謂超曰少頃仰觀塔上當有所見語訖而去疾若飛鳥忽於相輪上舉手示超欻然攜珠而下謂超曰便可將還勿以財帛爲意超徑詣潘具述其事因以金玉繒錦密爲之贈明日訪之已空室矣

李鄴侯救竇庭芝

寶憲年中員外郎竇庭芝分司洛邑常敬事上者胡盧（類說作葫）生每言吉凶無不必中如此者往來甚頻長幼莫不傾蓋一旦淩晨入門顏甚嗟悵庭芝問之良久乃言君家大禍將成舉族恐無遺類即未在旦夕所期亦甚不遠既而舉家涕泣請問求生之路云非過黃中君鬼谷子不可相救然黃中君造次難見但見鬼谷子當無患矣具述形貌服飾仍約浹旬求之於是竇與兄弟羣從洎妻子奴僕曉夕求訪於洛下時李鄴侯有內艱居于河清縣因省覲親友策蹇驢入洛至中橋南遇大尹避道所乘驢忽驚逸而走徑入庭芝所居與僕者共造其門值庭芝車馬羅列將出忽見鄴侯皆驚跕而退俄有人出來云此是分司竇員外宅所失驢收在馬廄請客入座員外嘗願修謁如此者數四鄴侯不獲已就其廳事庭芝既出降階而拜延接殷勤遂至信宿至如妻孥孩稚咸備家人之禮數日告去贈送殊厚但云貴達之辰願以一家

爲託鄴侯居于河清信宿旁午於道及朱泚構逆庭芝方廉察陝服車駕出幸奉天遂陷於賊庭及鑾輿返正德宗首命誅之鄴侯自南嶽徵迴至行在便爲宰相因第臣僚罪狀遂請庭芝滅死聖意不解云卿以爲竇王黯親乎（旋芝姊爲竇王妃）以此論之猶不可然莫有他事俾其全活否卿但言之於是具以前事上聞由是特原其罪鄴侯始奏上密使中官夜乘傳陝州問之竇奏其事德宗曰暴言黃中君蓋指於朕未知呼卿爲鬼谷子何也（或云李相先代鬱城在清谷後恐以此言之）

續坤驟馬

咸通乾符中京師醫者續坤（坤官爲都水使者）頗得秦和之術評脈知吉凶休咎至於得失時日皆可預言（古者善醫道多矣述其前事不過視徵候而已也）適有燕中賽事大將暴得風疾（原本脫實字今據廣記校補）亦居諫署同日詣之授以所持竹笏復本執訥相笏良久置於案上曰宰相笏大至貴達時永樂蕭相寘（原本作庳今據廣記校改）凡有象簡竹笏以手捻之必知官秩年壽宋郝補闕有盛名於世搢紳之士無（原本作庳今據廣記校改）二百二十四改）不傾屬屈指翹足期於宋補闕笏曰長官笏宋聞之不樂相國曰無憑之言安足介意經月餘同列於中書候見宰相時李朱崖方秉鈞軸威震朝野未見閒伫立閒談互有諧謔頃之丞相遽出宋以手板障面笑猶未已朱崖目之迴謂左右曰宋補闕笑某何事聞之者莫不寒心股慄未旬日出爲河清縣令歲餘遂終所任其後蕭相揚歷清途自浙西觀察使入判戶部非久遂（原本作乃今據廣記校改）居廊廟俱如復本之言

自咸通乾符已來京國察相者殊多言事適中者甚少愚之所識處士丁重善於相人吉凶屢有奇驗于都尉方判鹽鐵頻有宰弼之耗時路相國秉鈞持權與之不叶且重在新昌私第值于公適至路曰某與之寘朋庭士垂箔細看此人終作宰相否備陳飲餌留連數刻既去問之曰所見何如重曰入相必矣兼在旬月之內路公笑曰見是帝王密親復作鹽鐵使爾重曰不然請問于之恩澤何如宣宗朝鄭都尉相國曰又安可比乎重曰鄭爲宣宗注意久之而竟不爲相豈

將人事可以斟酌某北不熟識（原本作某熟識今據廣記二百六十三補改）郎今日見之觀其骨狀真爲貴人（據廣記原本才作者今改）其次風儀秀整禮貌謙揖如百舍巨器所貯尚空其半安使不受益於祿位哉尚詢月不居廊廟某無復更處士可謂弘遠矣其後決旬于（原本作某熟識今據廣記改）果登台鉉路相國每見朝士大爲稱賞由茲聲動京邑車馬造門者甚衆凡有所說其言皆驗後居終南山好事者亦至其所

孟才人善歌

孟才人善歌有寵於武宗皇帝嬪御之中莫與爲比一旦龍體不豫召而問曰我若不諱汝將何之對曰以微眇之身受君王之寵若陛下萬歲之後無復生焉是日俾於御榻前歌河滿子一曲聲調悽切聞者莫不涕零及宮中晏駕哀慟數日而殞禁掖近臣以小棺殯子殿側山陵之際梓宮重莫能舉識者曰得非候才人乎於是輿櫬以殉遂空於端陵之側是歲攻文之士或爲賦題或爲詩目以爲馮媛班姬無以過也所知者張祜有詩云偶因清唱詠歌頻奏入宮中二十春卻爲一聲河滿子下泉須弔孟才人

袁相雪換金縣令

李汧公鎮鳳翔有觚邑編甿因耨田得馬蹏金一笏（注漢書武帝詔云往者東徙見金又有白麟神馬之瑞宜以黃金鑄麟狀以叶瑞應蓋鑄金象馬蹏之狀其後民間效之）里民送於縣署沿牒將至府庭宰邑者喜於獲寶欲以自爲殊績慮公藏主守不嚴因使置於私室信宿與官吏重開視之則皆爲土塊矣竟金出土之際鄉社悉來觀驗遠爲變更靡不驚駭以狀聞於府主議者僉云奸計換之遂遣理曹掾與軍吏數人就鞫案其事獲金之社咸共證焉宰邑者爲衆所擠摧沮莫能自白既而詘辱滋甚遂以爲易金伏罪詞款具存未

豹隱用之所遂令拘繫僕隸脅以刑辟或云藏於糞壤或云投於水中紛紜枉撓結成獄具備以詞案上聞汧公覽之愈怒俄而因有延席停杯語及斯事列坐賓客咸共嗟歎或云效齊人之攫或云有楊震之癖談笑移時以爲胜筵穹審無足訝也時袁相公滋亦在幕中俛首略無詞對李公目之數四曰宰邑非判官親戚乎袁相曰與之無素李曰聞彼之罪何不樂之甚袁相曰某疑此事未了更請相國詳之汧公曰換金之狀極明若言未了當別有見非判官某探情偽袁相曰諾罔俾移獄府中按問乃令閱瓮開得三十五塊詰其初獲者即本質在焉淺於列肆索金鏨寫與塊形相等既成始秤其半已及三百斤矣詢其負擔人力二農工詎中昇至縣境計其負金大數非二人以竹擔可舉明其即路之時金已化爲土矣於是羣情大豁宰邑者遂獲清雪汧公歎伏無已

郭鄩見窮鬼

通事舍人郭鄩罷棣陽縣尉久不得調窮居京輦委困方甚於蠶閒常有二物狀如猿玃衣以青衣碧衣出入寢興無不相逐凡欲舉意求索必（原本必下有補字今據廣記三百四十八校刪）與鄩俱往所造之閒如礙枳棘匪惟干祿不遂方且病於寒餓親友見之俱若（原本作爲今據廣記改）警隙或厭之以符術或避之於山林如此數年竟莫能絕一夕處於淨室忽來告別云某等承君厄運

不相識者久焉今則候曉而行無復至矣鄆既喜其去遂詢所之云世路如某者甚多但人不見耳今之所詣乃勝業坊王氏其家大積金帛將往散之不久當竭鄆復問云彼之聚斂豐盈何以遽令散去云先得計於安品子其餘冰銷霧散而曉鐘（廣記作歇）忽鳴遂失所在鄆既與盥漱便覺愁憒開豁是日試詣親友無不改觀相接未涉旬於政事堂見宰相自白遂除通事舍人鄆有表弟張生者為金吾衛佐交遊皆豪俠少年騁駿好奇聞之未甚為信知勝業坊王氏於左廣列戚其後往伺之王氏潤屋之資幾佯猗頓然為性儉約所費未嘗過分家有姬僕聲樂其閒端麗者至多外之炫服冶容造次莫迴其意一旦與賓朋驟過鳴珂曲有婦人靚妝立於門首王氏駐馬遲留喜動顏色因召同列者命酒開筵為歡頗甚時張生預其末密訪於左右即安品子善歌是日歌數曲于氏悉以金綵贈之衆皆訝其廣費自此輿輦資貨日輸其門每歡洽酒酣略無所惜由是治生之業漸屬他門未經數年遂至貧匱

裴晉公天津橋遇老人

裴晉公度微時羈寓洛中常乘蹇驢入皇城方上天津橋時淮西不庭已數年矣有二老人傍橋柱而立語云蔡州用兵日久徵發甚困於人未知何時得平定忽覩裴公驚愕而退有僕者攜書囊後行相去稍遠聞老人云適憂蔡州未平須待此人為將既歸僕者具述其事裴公曰見我龍鍾相戲爾其秋東府鄉薦明年及（原本作登今據廣記一百三十八改）第洎（原本作及今據廣記改）第鉞既而延英候對憲皇以問宰臣裴公奏曰賊（原本作好今據廣記改）臣破扈四十餘年聖朝姑務含弘（原本作容今據廣記改）蓋慮彫傷（原本作動今據廣記改）一境不（原本作未今據廣記改）

聞歸心效順乃欲（原本脫欲字今據廣記增）坐據一方若以旄鉞授之翻恐恣其兇逆以陛下聰明神武藩鎮皆願勤王臣請一詔追兵可以乎湯妖孽於是命晉公為淮西節度使興師致討時陳許汴滑三帥先於鄆（原本作鄲今據廣記改）城縣屯軍晉公統精甲五萬會之受律鼓行而進直造蔡州城下纔兩月禽賊以獻淮西遂平後入朝居廊廟六拜正司徒為侍中中書令儒風武德振耀古今洎留守洛師每話天津橋老人之事

狄惟謙請雨

會昌中北都晉陽縣令狄惟謙梁公之後守官清恪有蒲密之政撫叛勤卹不畏強禦屬邑（原本作州今據廣記改）三百九十六校改）境亢陽涉歷春夏數百里水泉農畝無不耗斁枯竭禱於晉祠者數旬略無陰曀之兆時有郭天師者本幷土女巫少攻符術多行厭勝之道有監軍使將至京師因緣中貴出入宮掖其後

庸瑣官人不知道理天時未肯下雨留我將復奚爲惟謙謝曰非敢更煩天師候明旦排比相送耳於是惟謙宿誡左右曰我爲巫者所辱豈可復言爲官耶（原本脫耶字今據廣記增）明晨別有指揮汝等咸（原本作或今據廣記改）須相稟是非好惡我自（原本作縣今據廣記改）當之及曉伺門未開郭已嚴飾歸騎而狀常供（原本常上脫而狀字今據廣記增）有醴一無所施坐於皇堂大恣呵責惟謙遂歸叱左右坐於神前鞭背三十投於潭水祠後有山高萬千丈遠令設席焚香從吏悉皆放還簪笏立於其上於是合縣駭愕云長官打殺天師馳走（原本走下有者字今據廣記刪）紛紜觀者如堵是時炎旱累月爍石流金晴空萬里略無纖翳祠上忽有片雲如車蓋俄頃漸高先覆惟謙立所四郊雲物隨之而合雷震數聲甘澤大澍焦原赤野無不滋潤於是士庶數千自山

頂擁惟謙而下州將以杖殺巫者初亦怒之既而精誠有感（廣記作深加歎異與監軍發表上聞俄有詔書褒獎賜錢五十萬寵賜章服爲絳闕二州刺史所理咸有政聲

敕書云秋惟謙劇邑良才忠臣華胄觀此天厲將癉下民當請禱於晉祠類投巫於鄴縣曝山椒之長景事等焚軀起天際之油雲法同翦爪遂使旱風潛息甘澤旋流天心猶鑒於克誠余志豈忘於褒善特頒朱紱俾耀銅章勿替令名更昭殊績

王侍中題詩

王侍中智興武略英奇初授徐方節制雄才磊落有命世間生之譽幕府既開所辟皆是儒者（廣記二百作名士）一旦從事於使院會飲與從容賦詩頃之達於王公乃召護軍俱至從事乃屏去翰墨但以杯盤迎接良久間之曰適聞判官與諸賢作

詩何得見某而罷遽令卻取筆硯復以綵牋數十幅散於座衆賓相顧遲疑將俟行觴舉樂復曰本來欲觀製作非以飲酒爲意時小吏亦以牋翰置於王公之前從事禮爲揖讓（原本脫讓字今據廣記校增）王公曰字（原本曰下有前字今據廣記刪）某以鞮鈐（原本作略今據廣記改）發迹未嘗留心章句今日陪奉英髦不免亦陳愚懇遂乃引紙援毫頃刻而就云平生弓劍自相隨（廣記作三十年來老健兒）剛被郎官遣作詩江南花柳從君詠塞北烟塵我自知四座覽之驚歎無已咸云忠烈詞彩雖曹景宗賀若弼無以加也（曹景宗於卽座賦詩云去時兒女悲歸來插鼓讙大捷宋帝覽之稱賞無已又隋將賀若弼若渤賜源雄詩云交河驟騎北合滿伐波營莫使騎上無我二人名）時文人張祜亦預此筵監軍謂之曰觀茲盛事豈得無言祜即席爲詩以獻云古來英傑動寰區武德文經未有餘王氏柱天勳業外李陵章句右軍書（廣記作十年受命鎮方隅孝節忠規兩有餘誰信將相嘉政外李陵詩句右軍書）王公覽之笑曰褒飾之

詞可謂過當矣（原本作無所愛惜今據廣記改）左右或言曰書生之徒務爲諂佞王公叱之曰有人道我惡汝輩又肯否張秀才海內知名篇什豈云（原本脫云字今據廣記增）易得天下人聞（原本作聞今據廣記改）且以爲王智興樂善矣駐留數旬臨岐贈綃千匹（原本作留駐數月贈行以綃千匹今據廣記改）其後移鎮蒲津子晏平仗節靈武四遠多士翕然歸向風烈遺芳迄于今日

道流相夏侯譙公

張侍郎爲河陽烏司徒從事同幕皆是名輩（原本作同幕皆至今據廣記二百四校改）有道流（原本作士今據廣記改）殷九霞來自青城山有知人之鑒烏公問以年壽官祿九霞曰司徒貴極藩服所望者秉持鈞軸（原本脫軸字今據廣記增）建茅土惟在保守勳庸苞貯仁義享福隆厚殊不可涯既而徧問賓僚九霞曰其間必有台輔時爲公重一（原本作器重今據廣記改）裴副使應聲曰裴中丞是宰相否九霞

曰若以目前人事言之當如尊旨以某所觀即不在此時夏侯相國爲館驛巡官且（原本脫且字今據廣記增）形質低悴烏因戲曰裴副使不作宰相莫是夏侯巡官否對曰司徒所言是矣烏公撫掌而笑曰尊師莫錯否九霞曰某山野之人早修直道無意於名宦金玉蓋以所見任真而道耳烏公曰如此則非某所知也然其次貴達者爲誰曰張支使雖不居廊廟履歷（原本脫歷字今據廣記增）清途亦至榮顯既出遂造張侍郎所居從容謂曰支使神骨清爽氣韻高邈若以紱冕累身止（原本作至今據廣記改）於三二十年居於世俗儻能擺脫囂俗相隨（原本作逐今據廣記改）學道即三（廣記作二）十年內白日昇天（廣記上有白日昇天四字）某之此行非有塵慮實亦訪尋修真之士耳然閱人甚多無如支使者張以其言意浮闊但唯之而已將去復來情甚懇至審知張意不迴頗甚嗟惜因留藥數粒幷黃紙書一紱而別去云藥數粒服之

可以無疾書紀宦途所得每一遷轉密自啟之書窮之長當復相憶其後謙公顯赫令名再居鼎鉉張果踐朝列出入臺省佩服朱紫廉察數州書載之言靡不詳悉年及三紀時爲戶部侍郎書之所存蓋亦無幾雖名位通顯而齒髮衰退每言道流之事話於親友追想其風莫能及矣

華山龍移湫

咸通九年春華陰縣南十餘里一夕風雷暴作有龍移湫自遠而至先是崖壠高亞無貯水之所此夕徙開（原本作回從今據廣記四百二十校改）數十（原本脫十字今據廣記增）丈小山從東西直（原本衍直字今據廣記刪）南北峰巒草樹一無所傷碧波迴塘湛若疏鑿京洛符旅無不杜道而觀有好事者自撾鼓蒲津相率而至車馬不絕逮於累月京城南靈應臺有三娘子湫與炭谷（原本作與谷從今據廣記改）相近水波澄明莫測深淺每秋風搖落未嘗有草木飄汎其上或

覩片葉纖塵必有飛鳥銜而去之祈禱者多致花鈿粉黛及紵羅之類敬祝投之欻然而沒乾符初有朝士數人同遊終南山遂及湫所因話靈應之事其間有不信者試以木石投之俄有巨魚躍出波心鱗甲如雪俄而（原本作忽今據廣記改）風雨冥晦車馬幾爲暴水所漂迴後人愈敬伏（原本作之今據廣記改）莫有敢犯者

田膨郎偷玉枕

文宗皇帝常持白玉枕德宗朝于闐國所獻追琢奇巧蓋希代之寶置（原本置下有於字今據廣記一百九十六刪）寢殿帳中一旦忽失所在然而禁衛清密非恩澤（原本作潭今據廣記校改）嬪御莫能至者珍玩羅列他無所失上驚駭移時下詔於都城索賊密訶近及左右廣中尉曰此非外寇所能及盜當在禁掖（原本作此非外寇入之爲盜者當在禁掖今據廣記改）苟求之不獲且虞他變一枕誠不足惜卿等衛

我皇宮必使罪人斯得不然天子環列自茲無用矣內官惶悚謝罪請以浹旬求捕大懸金帛購求略無尋究之跡（原本作所今據廣記改）將軍王敬弘常蓄小僕年甫十八九神彩俊利使之無往不屆敬弘嘗與流輩於威遠軍會宴有侍兒善鼓胡琴四座酒酣因請度曲辭以樂器非妙須常御手者彈之鍾漏已傳取之不及因起解帶小僕曰若要琵琶頃刻可至敬弘曰禁鼓纔動軍門已鎖尋常汝豈不見何言之謬也既而就飲數巡小僕以繡囊將琵琶而至座客歡笑曰樂器本相隨所難者惜其妙手南軍去左廣迴復三十里入夜且無行伍既而倏忽往來敬弘驚異如失時又搜捕嚴緊意以竊盜疑之宴罷及明遽歸其第引而問曰使汝累年不知趫捷如此我聞世有俠客汝莫是否小僕謝曰非有此事但

能行禰因言父母俱在蜀川（據廣記改）（原本作中今據廣記改）頃年偶至京國今欲卻歸鄉里有一事欲以報恩倫枕者已知姓名三數日當令伏罪敬弘曰如此事即（原本作即事今據廣記乙）非等閒因茲全活者不少未知賊在何許可報司存掩獲否小僕曰倫枕者田膨郎也市廛軍伍行止不恒勇力過人且善趨越（據廣記增）人不相見膨郎與少年數輩連臂將入軍門小僕執縶杖擊之斃然已折左足仰而觀之曰我倫枕來不怕他人惟懼於爾既而相值豈復多言於是舁至左軍一款而伏上喜於得賊又知獲在禁旅引膨郎歸軒詰問具陳常在宮掖往來上曰此乃任俠之流非常竊盜內外因緣數百人（原本脫人字今據廣記增）於是悉令原之小僕初得膨郎已告敬弘歸蜀於是尋之不可但賞敬弘而已

洛中大水

咸通四年秋洛中大水苑囿廬舍靡不淹沒厥後香山寺僧云其日將暮見暴水自龍門川北下有如決江海鼓怒之聞殷若雷震有二黑牛出於水上掉尾躍空而進衆僧與居人憑高望之謂城中悉爲魚矣俄見定鼎長夏二門陰曀忽開亦有青牛奮躍而出相去約有百步黑牛奔走而迴向之怒吼洶騰瀾翻湧溺尤甚京邑遂至蕭條十餘年閒尚未完葺先是皇城守閽者白晝聞五鳳樓中有人歌云天津橋畔火光起魏王隄上看洪水時鄭相國涯留守洛師聞之以爲妖妄經月餘從事宴罷夜歸執燭者有火燼遺落騎從纔過烟燄已高救之不及遂燒其半及漸將興穀洛

先漲魏王與月波二隄俱壞乃明閽者之言

幸朱崖知白令公

白中書方居郎署未有知者唯朱崖李相國器之許於搢紳閒多所延譽然而資用不充無以祇奉僚友一旦相國遺錢十萬俾爲酒肴之備約省閣名士數人剋日同過其第時秋暮陰沈涉旬霖潦賀拔甚任員外府罷（原本脫任字府罷二字今據廣記一百七十枝增）求官未遂將欲出京薄遊與白公同年登第歲馭就門告別閽者以方俟朝客乃以他適對之賀拔甚遂駐車留書備述羈遊之意白公覽書歎曰丈夫處世窮達當有時命苟不才以僥倖取容未足爲發身之道豈得（原本脫得字今據廣記增）美饌止邀當路豪貴冀時登第貧交今日閉關不接縱使便居（原本作無據廣記改）榮顯又安得不愧於懷遽令僕者命賀拔（原本有甚字今據廣記刪下同）回車遂以杯盤同費俄而所約朝賢聯騎而至

閽者具陳與（原本脫與字今據廣記增）賀拔從容無不惋愕而去翌日於私第謁見相國詢朝士來者爲誰白公對以實客未至適有接貶員吠噓之意（據廣記改）甘從譴斥之罪相國稱歎（原本作嘆今據廣記改）以激勸澆薄不旬日賀拔（原本作旬月又脫賀拔二字今據廣記改增）自使下評事先授美官白公以庫部郎中入爲翰林學士未逾三載便秉鈞衡其後五鎮藩方（原本作據今據廣記改）冊居廊廟蹈義懷仁而終始一致流芳傳素士林美之大中初邊鄙不寧吐（原本作土今據廣記改）蕃尤甚悉其倔強宣宗欲致討伐遂於延英殿先問宰臣公首奏興師請爲統帥沿邊藩鎮兵士數萬鼓行而前時犬戎列陣平川以生騎數千伏藏山谷既而得於諜者遂設奇兵待之有蕃中酋（原本作首今據廣記改）帥衣緋茸裘寶帶

所乘白馬駿異無比鋒鏑未交揚鞭出於陣面者數四頻召漢軍關將白公誠兵士無得應之俄而駐軍指揮背我師百餘步而立有潞州小將驍勇善射馳（原本作請今據廣記改）快馬彎弧而出連發兩矢皆中其項躍馬而前抽短劍踏於鞍上以手扶挾加鬪歐（原本作敵今據廣記改）之狀審將士卒但呼譟助之於是脫緋裘解金帶奪馬而還師旅無不奮勇既大戰沙漠虜陣瓦解（原本卻下有上崩乘勝追奔幾及黑山之下所獲馳馬輜重不可勝計東手而降三四千人先是河湟（原本作先是河湟關郡界內在匈奴今據廣記改）自此悉爲內地宣皇初覽捷書云我知敵中必殄兇醜白公凱旋與同列宰相進詩云一詔皇城四海頒醜戎無數束身還戍樓吹笛人休戰牧野嘶風馬自（原本作遠今據廣記改）閒河水九盤收數曲隴山千里鎖諸關西歷觀豪貴之屬筵席臻此者甚稀厥後進賢徒居長興其宅邊北塞今無事爲報東南吳與蠻馬相植詩云舜德堯仁化

大戎許提河隴款皇風指揮貔武皆神算開拓乾坤是聖功四帥有征無汗馬七關雖戍已殘弓天留此事還英主不在他年在大中魏相扶詩云蕭關新復舊戎秦原景象（原本作象緯今據廣記改）鮮戎虜乞降歸恩化皇威漸被懾腥膻穹廬遠戍烟塵滅神武光揚竹帛傳左柱盡知歌帝澤從茲不更備三邊崔相鉉詩云邊陲萬里注恩波宇宙羣方洽凱歌右地名王爭解辮遠方戎壘盡投戈烟塵永息三秋戍瑞氣遙清九折河共偶聖明千載運更觀俗阜與時和

劉談錄卷之上終

貴池先哲遺書第一

劉談錄卷之下　　貴池唐人集第一　卷之二

劉相國宅

通義坊劉相國宅本文宗朝朔方節度使李進賢舊第進賢起自戎旅而倜儻瑰瑋累居藩翰富於財寶雖豪侈奉身雅好賓客有中朝宿德常話在名場日失意遨遊進賢接納甚至其後京華相遇時亦造其門屬牡丹盛開因以賞花爲名及期而往廳事備陳飲饌宴席之間已非尋常舉杯數巡復引衆賓歸內室宇華麗楹柱皆設錦繡列筵甚廣器用悉是黃金階前有花數叢覆以錦幄妓妾俱服紈綺執絲簧善歌舞者至多客之左右皆有女僕雙鬟者二人所須無不必至承接之意常日指使者不如芳酒綺肴窮極水陸至於僕乘供給廢不豐盈自午迄於明晨不覩杯盤狼籍朝士云適後歷觀豪貴之屬筵席臻此者甚稀厥後進賢徙居長興其宅

互爲他人所有咸通中劉相國罷北京亞尹復爲翰林學士數歲後自承旨入相尚以十千稅焉及出鎮荆南朝野無不惋惜都城士庶以少及長聞之俱爲涕泣其後興化蕭相登庸舉爲自代表云正人吞聲而扼腕百姓掩淚於道途是時昇道鄭相國在內庭夜草麻制具述其事云安數畝之居仍非己有卻四方之賂惟畏人知是時都下傳寫爲之紙貴持權者覩其詞大怒鄭公自翰林承旨左遷梧州相國自端溪竄於日南謫居四年方獲清雪以祕書監召還未久復持鈞軸或將甲第爲獻竟無所受復於此宅寓居庭宇不加修飾清風儉德充塞寰宇

君子曰仁義之感物也大哉劉公知帝道欽明欲賢人盡舉四海之內翕然嚮風雖謫居累年再昇鼎鉉姦邪之口不能掩其善魑魅之域不能陷其身振聲一時流芳千載

豈不偉歟其有冒官爵以叨貨賄怙寵專權身存名滅者一何謬哉

李相國宅

朱崖李相國德裕宅在安邑坊東南隅桑道茂謂爲玉樞舍宇不甚宏侈而制度奇巧其閒怪石古松儼若圖畫在文宗武宗朝方秉相權（原本作化今據廣記四百三改）勢與恩澤無比每好搜掇殊異朝野歸附者多求寶玩獻之嘗因暇日休沐邀同列宰相及朝士宴語時畏景赫曦咸有鬱蒸之病軒蓋候門已及亭午搢紳名士交扇不暇將期憩息於清涼之所既而延入（原本作於今據廣記改）小齋不甚高敞四壁施設皆古書名畫而炎爍之患未已（原本作倶有炎爍之慮今據廣記改）及（原本及下有別字今據廣記刪）列坐開樽煩暑都盡良久覺清飆爽氣凜若高秋備設酒肴及昏而罷出戶則火雲烈日煽然焦灼有好事者求親信問之云此日唯以金盆貯水漬白龍皮置於座末（龍皮有新雕僧得自海中云海旁有居者得之於魚尾頷斷斷處其初以爲鮮介之屬曾有老人見而識之知相國好奇因以金帛贖之而獻又暖金帶胖塵辟皆希代之寶及南遷悉爲惡溪沈弱使不能取）平泉莊去洛城三十里卉木臺榭若造仙府有虛檻前引泉水縈迴穿鑿像巴峽洞庭十二峰九派迄于海門江山景物之狀竹間行徑有平石以手摩之（原本脫十七字今據廣記增）皆隱隱見雲霞龍鳳草樹之形有巨魚脊骨一條長二丈五尺其上刻云會昌六年海州送到莊東南隅（隅今據廣記作澗）高敧雅好山水相國居鄜（鄜今據廣記作鄭）潤日以白衣累擢領郡鄜潤雖踰期陳老避于山谷相國題詩云昔日微君後歸平泉造門訪之楚老招隱士恨不見瑕枝大葉今來招隱士恨不見瑕枝大葉今來（原本脫十字今據廣記補）黃詔余憩莊風池今改）

又新昌北街牛相國宅即玄宗朝將作監康謂舊第桑道茂謂之金杯俱出良相者也

慈恩寺牡丹

京國花卉之晨尤以牡丹爲上至于佛宇道觀遊覽者罕不經慮慈恩浴堂院有花兩叢每開及五六百朵繁豔芬馥近少倫比有僧思振常話會昌中朝士數人尋芳徧詣僧室時東廊院有白花可愛相與傾酒而坐因云牡丹之盛蓋亦奇矣然世之所玩者但淺紅深紫而已竟未識紅之深者院主老僧微笑曰安得無之但諸賢未見爾於是從而詰之經宿不去云上人向來之言當是曾有所覩必希相引寓目春遊之願足矣僧但云昔於他處一逢蓋非輦轂所見及旦求之不已僧方露言曰衆君子好尚如此貧道又安得藏之今欲同看此花但未知不泄於人否朝士作禮而誓云終身不復言之僧乃自開一房其閒施設幡像有板壁遮以舊幕幕下啟關而入至一院有小堂兩閒頗甚華潔軒廡欄檻皆是柏材有殷紅牡丹一窠婆娑幾及千朵初旭纔照露華半晞濃艷半開炫耀心目朝士驚賞留繼及暮而去僧曰子保惜栽培近二十年矣無端出語使人見之從今已往未知何如耳

信宿有權要子弟與親友數人同來入寺至有花僧院從容良久引僧至曲江閒步將出門令小僕寄安茶笈裹以黃帕於曲江岸藉草而坐忽有弟子奔走而來云有數十人入院拗花禁之不止僧俛首無言唯自吁歎坐中但相盼而笑既而卻歸至寺門見以大奩盛花舁而去取花者謂僧曰竊知貴院舊有名花宅中咸欲一看不敢預有相告蓋恐難於見捨適所寄籠子中有金三十兩謝茶二斤以爲酬贈

管萬敵遇壯士

會昌中左軍壯士管萬敵富有膂力扛鼎挾輈衆所推伏（角記作服）一日與儕輩會于東市酒肆忽有麻衣張蓋者直入其座引觥而飲傍若無人萬敵振腕瞋目略無所憚同席恃勇之輩共爲推挽竟不微動而觀者漸衆乃言曰某與管供奉

較力以定強弱先請供奉拳某三拳後令搭供奉一搭遂袒膊抱樓柱而立萬敵怒其輕己欲令殞千千下盡力拳之如扣木石觀者咸見樓柱與屋宇俱震其人略不微動既而笑曰到某搭供奉矣於是舒臂而起掌大如箕高及丈餘屹屹而下前後有力之輩力甚恐慄知非常人衆擁萬敵謝而去之俄失所在萬敵寢疾月餘力遂消滅

張季弘逢惡新婦

咸通中有左軍角力記作左軍有張季弘勇而多力嘗雨中經勝業坊遇泥濘深隘有村人驢驢負薪而至適當其道季弘怒之因捉驢四足擲過水渠數步觀者無不驚駭後供奉襄州暮泊商山逆旅逆旅有老嫗謂其子曰惡人將歸矣速令備辦茶飯勿令喧噪既而愁憤吁歎咸有所懼季弘問之嫗曰有新婦悖惡制之不可季弘曰向來見嫗憂恐謂原本脫謂字今據角力記

補有何事若是新婦豈不能共語耶原本脫耶字今據角力記補嫗曰客未知子細新婦壯勇無敵衆皆畏懼遂至於此季弘笑曰其他則非某所知若言壯勇當為主人除之母子無患矣雖然窮鬪當爲酬贈頃之鄰伍鄉社悉來觀視日暮婦人負柬薪而歸狀貌亦無他異逆旅後園有盤石季弘坐其上置騾角力記作驢鞭於側召而謂曰汝是主人新婦我在長安城即聞汝倚有氣力不伏承事阿家豈敢如此新婦拜季弘曰乞抑衙不草草容新婦分雪新婦不敢不承事阿家自是大人憎嫌新婦其媪在傍謂曰汝勿向客前妄有詞理新婦因言曰只如某年月日如此事豈是新婦不是每言一事引手於季弘所坐石上以中指畫之隨手作痕深可數寸季弘汗落神駭但言道理不錯闔扉假寐伺晨而發及迴問之新婦已他適矣

玉蕊院真人降

上都安業坊唐昌觀舊有玉蕊花其花原本作甚繁今據廣記六十九改每發若瑤林瓊樹元和中春物方盛車馬尋玩者相繼有女子年可十七八衣綠繡原本作綉今據廣記乙衣乘馬戟髻雙鬟無譬珥之飾容色婉約迴出於衆從以二女冠三小女原本作女今據廣記改僕僕者皆巾頭黃衫端麗無比既下馬以爲出自宮掖直造花所異香芬馥鬪於數十步之外觀者以爲莫敢逼而視之佇立良久令小僕取花數枝而出將乘馬迴謂黃冠者曰曩者玉峰之約自此可以行矣時觀者如堵咸覺烟霏鶴唳景物輝煥舉轡百餘原本脫餘字今據廣記增步有輕風擁塵隨之而去須臾塵滅望之已在半空原本作天今據廣記改方悟神仙之遊餘香不散者經月餘日時嚴給事休復元相國劉賓客白醉吟俱有聞玉蕊院真人降詩嚴給事詩曰味道齋心

禱玉宸原本作至神今據廣記改魂消眼冷未逢真不知滿樹瓊瑤蕊笑對藏花洞裏人又云羽廣記作香車潛下玉龜山塵界無由覩華顏唯有無情枝上雪好風吹綴綠雲鬟元相國詩曰弄玉潛過玉樹時不教青鳥出花枝的應未有諸人覺只是嚴郎卜得知劉賓客詩云玉女來看玉樹花異香先引鄭說作排七香車攀枝弄雪時迴首驚怪人間日易斜又云雪蕊瓊絲廣記作葩滿院春羽衣輕步不生塵君王簾下徒相問長伴原本作鶯今據廣記改吹簫別有人白醉吟詩云嵐女偷乘鳳下原本作今據廣記改時洞中潛廣記作曾歌弄瓊枝不緣啼鳥春饒舌青瓚仙郎可得知

宰相布施

乾符中有宰相自中書還第使人以布囊盛錢數千沿路以施匄者於是貧乏相率羅列路隅所分既微漸不能普台鉉

行李無復威儀時有朝士投牋諫之其略云方今兵寇互興民力彫弊所望明公溥成大化彌綸紀綱舉賢任能以光庶事俾萬物各得其理百姓日用不知損不急之官杜私門之請如此則刑清俗富天下自無窮人不宜專政廟堂方行小惠昔子產以己車濟人於溱洧君子謂不知爲政不如以時修橋梁惟明公察焉執政者覽書憮怒俄而巢寇陷京遂及於難

崔道樞食井魚

中書舍人韋顏子壻崔道樞舉進士者屢屢（原本脫者屢屢三字今據廣記）四百二十三校增乾符二年春下第歸盩厔漢上所居因井潔得鯉魚一頭長可五尺鱗鬣金色目光射人衆（原本作所今據廣記改）視異於常魚令僕投于江水道樞與表兄韋氏密備鼎俎烹而食之經信宿韋得疾暴卒有碧衣人引至府舍廨宇頗甚嚴肅既

入門見廳事有女人（廣記作子）戴金翠冠著紫繡衣據案而坐左右侍者皆黃衫金櫛如宮內之飾有一吏人（原本作人吏今據廣記乙）從後（原本脫後字今據廣記增）執簿領而出及軒陛開付雙鬟青衣置（原本作著今據廣記改）於繡衣案上更引韋生東廡曏署理詰殺魚之狀韋引過道樞云非某之罪吏曰此雨龍也若潛伏於江海泳湎而辨矣但昨者得之於井雖爲（原本脫爲字今據廣記增）人所食即無從而逭之俱難獲免然君且卻還試中崔氏與君又非愚昧殺而噉之得與崔君（原本脫君字今據廣記增）廣爲佛道功德庶幾稍減其過自茲浹旬當復相召韋忽然而寤具以所說話於眷屬命道樞具述其事道樞雖懷憂迫亦未深信纔（原本作讒今據廣記改）生果殺韋乃道樞之姑（原本作姑之今據廣記乙）子也數日後寄夢於母云以殺魚獲罪所至之地即水府非久當受重譴可急修黃籙道齋尚冀得寬刑辟表兄之過亦成矣今夕當自知其事

韋母泣告道樞及暝昏然而寢復見碧衣人引至公署俱是韋之所述俄有吏執黑紙丹書文字立道樞於屏側疾趨而入見繡衣操筆而書訖吏接之而出令道樞覽之其初云某官登四品年至七十二其後有判詞云崔道樞所有官爵並皆削除年壽亦減一半時道樞三十五矣夜分而寤恍惚悲涕莫知所爲時節在冬季其母方爲修崇福力纔及春首抱疾數日而終時崔之妻孥咸在京師紫微備述其事（書傳雲州及牛渚磯皆是水府未詳道樞所至何許）

洛中豪士

乾符中洛中有豪貴子弟承藉勳蔭物用優足恣陳錦衣玉食不以充詘爲戒飲饌華鮮極口腹之欲有李使（原本作史今據廣記二百三十七校改下卷同）君出牧罷歸居止亦在東洛深感其家恩舊欲召諸子從容有敬愛寺僧聖剛者常所來往李因以具（原本作其）

今據廣記改）宴爲說僧曰某與爲（原本作之今據廣記改）門徒久矣每見其飲食窮極水陸滋味常饌必以炭炊往往不愜其意此乃驕逸成性使君召之可乎李曰若朱象髓白猩脣（原本作若朱象白猩脣今據廣記改）恐不可致止於精深修辦小錠亦未爲難（原本作未爲難事今據廣記增）則（原本脫則字今據廣記增）於是廣求珍異俾妻孥親爲調鼎備陳綺席雕盤選日邀致（原本作爲請今據廣記改）弟兄列坐矜持儼若冰玉有羞每至曾不下箸主人揖之再三唯霑果實而已及至水餐俱致一匙於口各相睨（原本作然相睨今據廣記改）良久咸若殘茶食棄李其究其由但（原本脫但字今據廣記補）以失餌爲謝明日復覩聖剛備述諸子情貌僧曰某前者（原本脫者字今據廣記增）所說豈謬哉而因造其門以問之曰李使君特備一筵錯饌（原本作廁饌今據廣記改）可爲豐潔何不略領其意諸子曰婚炙煎和未得其法僧曰他物纔不可食炭炊之餐（原本作飯今據廣記改）又嫌何事乃（原本作復今據廣記改）曰上人未

知凡以炭炊饌（原本作餅今據廣記改）先燒令熱謂之煉火方可入饌不然猶有烟氣李使君宅炭不經煉是以難於浪啗僧撫掌大笑曰此則（原本脫則字今據廣記增）非貧道所知也及大寇先陷灤洛財產剽掠俱盡昆仲數人與聖剛同時竄避潛伏山谷（原本作草今據廣記改）不食者三日賊鋒稍遠徒步將往河橋道中小店始開以脫粟為餐而實僧囊中有錢數文買於土杯同食腹枵（原本作飢今據廣記改）既甚粱肉之美不如僧笑而謂曰此非煉炭所炊不知可與諸郎君啖否但低首慙靦無復詞對

古人云膏粱之性難正其此之謂乎是以聖人量腹而食賢者戒於奢逸宋武帳堂將往救諸子弟勿食至會所賜饌日旰而食不至咸有飢色帝謂曰爾曹少長驕貴不見百姓艱難今使爾等識有飢苦知以節儉期物前聖用心同旨哉

鳳翔府舉兵討賊

巢寇攻陷宮闕近京藩鎮悉無兵備（初王仙芝敗亟黃寇引高駢令公統帥諸道兵師於江淮間令公奕世名將可以坐制兇渠及賊徒據東北來浮舟遂過雍而已賊鋒因此彌熾長驅深入高令公既不出軍但閉關自保而賊強衆亦不敢進卷旆遄征成於中路遲留藩屏既無捍禦嘯堂復失機謀盜偏九衢乃未知覺豈不異哉）時李相鎮蒲津鄭相國鎮岐下既聞車駕播遷俱有勤王之念鄭相國率賓僚將校共巡城壘雉堞池隍悉皆毀塞計其修築之功萬旅月餘未竟而賊鋒方熾立虞奔軼明晨復召從事大將坐於內廳詢以謀計咸以巨盜方熾未可枝梧衆議且欲從權俟兵集乃圖收復相國曰諸君勸某臣賊乎於是欻然而倒左右扶之不及為地甚所傷面首皆破洎日午達于明旦口喑尚未能語是時關輔征鎮咸已歸款唯鳳翔信耗不通賊議興師致討有奔來者具述其事於是監軍與僚佐代為表章使兩騎馳至京國賊徒覽之大喜遣王懷順將百餘人厚齎綵縵金玉以申慰勞之意既而開筵以待懷順宴席施設侔於曩日列坐行觴將陳飲饌樂工纔合管絃文武軍吏及聲妓一時慟哭監軍從事雪涕止之良久方定懷順與來者皆駭愕相眄就食乃問其由時吏部孫侍郎亦在幕中對曰相國自鎮此方恩及萬物聽政之暇時命音樂與將吏交歡遠及風疹所侵今辰不赴茲會衆聞絲竹聲不覺悲泣耳是日合城老幼咸共悽傷相國聞之曰我知億兆人民之心未厭唐德賊勢雖甚竊據宮闕滅亡當在旦夕於是密飛羽檄告於鄰道會兵旬朔閒邠涇洋隴及沿邊藩鎮俱以銳師來集既而神策守鎮軍士聞風亦至麾下一旦賊中遣千餘人大索糧糗于時烽候已嚴偵邏殊密雲旗霜刃森羅於百里之內賊入界大驚俱就擒戮有後殿者奔以狀告兇黨無不奪魄陷京黔庶亦思奮勇（初有走還京中者云鳳翔鄭相公已叛黃王兵士甚下所至氣不收克直至潼關張王潛計唯趙張王潛屏既無捍禦嘯堂復失機謀盜偏九衢乃未知覺豈不異哉）時李

東都北邙山有玄元觀南有老君廟臺殿高敞下瞰伊洛神仙泥塑之像皆開元中楊惠之所製奇巧精嚴見者增敬壁有吳道玄畫五聖真容及老子化（原本作騎今據廣記二百二十校改）胡經事丹青絕妙古今無比（杜工部題詩云醍醐極玄妙閻商禁漂長守祧嚴具禮掌節鎮非常碧瓦初寒外金盤一氣旁山河扶綸戶日月近雕梁仙李蟠根大猶蘭葉光世家遺德付今王齋手看前輩吳生遠擅場

有翔移地軸妙速動宮觀五聖聯龍袞千官列鷹行冕旒俱秀發旌旆益飛揚翠柏深留景紅梨迥得霜風爭吹玉柱露北平郡開身退東周室浮傳供吳皇谷神如不死卷捲更何鄉敬愛寺復有雉尾病龍莫知之勢君飛劫政平坊安國觀明皇朝玉真公主所建門樓高九十尺而柱端無栱枓殿南有精思院琢玉爲天尊老君之像葉法善羅公遠張果先生並圖之於壁院南池沼引御渠水注之疊石像蓬萊方丈瀛州三山女冠多上陽退宮嬪御其東與國學相接咸通中有書生云每清風朗月即聞山池之內作管絃聲之音盧尚書有詩云夕照紗窗起暗塵青松殿不知春君看白首誦經者半是宮中歌舞人

白傅乘舟

白尚書爲少傅分務洛師情興高逸每有雲泉勝境靡不追遊常以詩酒爲娛因著醉吟先生傳以敘盧尚書簡辭有別

墅近枕伊水亭榭清峻方冬與羣從子姪同遊倚欄眺玩嵩洛俄而霰雪微下情興益高因話廉察金陵常記江南烟水每見居人以葉舟浮泛就食菰米鱸魚近來思之如在心目良久忽見二人衣蓑笠循岸而來牽引水鄉蓬艇船頭覆青幕中有白衣人與衲僧偶坐船後有小鼈安桐甑而炊升角僕烹魚煮茗沂流過於檻前聞舟中吟嘯方甚驚歎莫知誰氏使人從而問之乃曰白傳與僧佛光同自建春門往香山精舍其後每過親友無不話之以爲高逸之情莫能及矣

嚴使君過終南山隱者

大中末建州刺史嚴士則本穆宗朝爲尚衣奉御頗好真道因午日於終南山采藥迷路徘徊數日所齎糗糧既盡

四遠復無居人望杳作四計其道路去京不啻五六百里然而林岫深僻風景明麗忽有茅屋數間出於松竹之下烟蘿四合鏡通小徑士則遂扣其門良久竟無出者窺其籬隙內見原本作之內據廣記改一人於石榻偃臥看書士則原本脫字今據廣記增推戶直造其前方乃攝衣而起士則拜罷自陳行止因遣坐于盤石之上亦問京華近事復詢天子嗣位幾年云自安史犯闕居此迄于今日士則具陳奔馳涉歷資糧已絕迫於枵腹請以食饌救之隱者曰自居山谷且無烟爨有一物可以療饑原本作之今據廣記改念君遠來相過原本作沛今據廣記改自起於梁棟間原本闕上有之字今據廣記刪脫紙囊開啟其中有百餘顆如藕視之已如掌大曰可以食矣渴即取鐺中餘水飲之士則方咀其半已極豐飽原本作飢今據廣記改復曰汝得至此當有宿分自

茲三十年間無復飢渴原本作不飢今據廣記改俗慮塵情將澹泊也在路側因原本作或今據廣記改問隱者姓名采薪者原本作俗清處將淡泊也今據廣記增改他時位至方伯當取羅浮相近儻能脫去紛華兼獲長生之道辭家已久可以還矣士則將欲告歸因述慮失道曰勿憂去此二三里與采薪人廣記作者相值可隨之而去原本作可以隨之而至今據廣記刪改國門不遠既出於山隅果有人僕烹魚煮茗沂流過於檻前聞舟中吟嘯方甚驚歎莫知誰氏使人從而問之乃曰白傅與僧佛光同自建春門往香山精舍其後每過親友無不話之以爲高逸之情莫能及矣

嚴使君過終南山隱者

大中末建州刺史嚴士則本穆宗朝爲尚衣原本作醫今據廣記三十七校改奉御頗好真道因午日於終南山采藥迷路徘徊原本作迷誤於今據廣記刪數日所齎糗糧既盡

相國觀風浙右於桂樓開原本作宿今據廣記改宴召之唯飲酒數杯他無所食矣原本作他皆無食也今據廣記改

韋顗梟鳴

大中年韋顗舉進士詞學優贍而貧窶遊甚歲暮飢寒無以自給有韋光者待以宗黨後名殷今據廣記改裕之殷所居原本作居所今據廣記四百六十二校改外舍館之放榜之夕風雪凝互報光成名者絡繹而至顗略無登第之耗光延之於堂際小閣備設肴饌慰安之見光婢妾羅列衣裝僕者排比鞍馬顗夜分歸于所止擁鑪而坐愁歎無已候光成名將修賀禮寢榻迫于壞牖以橫竹掛席蔽之檐際忽有鳴梟頃之集于竹上顗神魄驚駭杖策出戶逐之飛起復還久而方去謂僕者曰我失意亦無所恨妖禽作怪如此兼恐橫罹災患俄而禁鼓忽鳴榜到顗已登第光之服用車馬悉皆遺焉世以鵬至梟鳴不祥之兆近觀數事亦不然乎

昔鄧艾梟鴟牙旗乃軍勝之兆張率更聞於庭樹亦授官之祥以此推之未必皆爲不吉者

命相日雨雹崔元亮盧琳

乾符六年夏五月巢寇自廣陵將及襄漢朝廷以王鐸令公爲南面都統崔相國同日策拜宣麻之際殿庭霧氣四塞及政事堂立班賀有雹大如雞卵時五月二十三日識者以爲鈞軸不祥之兆明年大寇攻陷京師二相俱及于難其天意乎非人事也

李生見神物遺酒

咸通中有中牟尉李潛寓居圃田別墅稟性剛戾不以鬼神爲意每見人銜杯酹酒無不怒廣記三百五十一作每見人酹酒必怒而止之一旦暴得風眩方臥檐廡之下忽有田父立於榻前云鄭伍

開欲來省疾見數人形貌枉劣服飾或青或紫後有矮僕提酒兩壺相與歷階而上左右妻孥悉無所覩謂潛曰爾常負氣忽於我曹至於醪醴之間必爲他人愛惜今有醋酎數斗衆欲遺君一醉俄以巨盆滿酌遍飲兩壺俱盡牀第衾裯皆是餘瀝將出謂潛曰何似當廣記作常時惜酒也邪原本脫也字二字今據廣記增自茲百骸昏悴如病宿醒寢寮慽然數月方愈禍給事爲鄭州刺史親召李生而說之

說方士

武宗皇帝好神仙異術海內道流方士多至輦下趙歸真採贖玄機善制鉛汞氣貌清爽見者無不竦嗟於禁中築望仙臺高百尺以爲鸞驂鶴馭可指期而降常云飛鍊中須得生銀詔使於樂平采取既而大役工徒所出者皆銜石礦非烹治乃無從而得歸真齋醮數朝寫御書置於巖穴間俄有

老人策杖而至曰山川藏寶蓋因有道而出況明主以修真爲念是何感應不臻尊師無復懷憂明旦當從所請語罷而出莫知其所之是夕有聲如雷山礦豁開數丈銀液奔然而湧出與入用之數相符禁中修鍊至多外人罕知其術復有金陵人許元長王瓊者善書符幻變近於役使鬼神會昌初召至京國出入宮闈武皇謂之曰吾聞先朝有明崇儼善於符籙嘗取羅浮山柑子以賚御果萬里往來止于旬日我雖聖德不逮前朝卿之術豈便劣於崇儼元長謝曰臣之受法未臻玄妙若涉越山海恐誕聖德但千里之間可一日而至上曰東都常進石榴時已熟矣卿今夕嘗致十顆元長奉語而出及旦寢殿始開金盤貯石榴致於御榻俄有中使奉進亦以所失之數上聞靈驗變通皆如此類王瓊妙於化物無所不能方冬以藥栽培桃杏數株一夕繁英盡發芳蕊穠豔

月餘方謝及武皇厭代歸真與瓊俱竄逐嶺表唯元長逸去莫知所在昊天觀周尊師乾符中年九十七自言以童幼閒便居洞庭山諸父隱堯深得真道有張孺華者襄漢豪士耽味玄默一旦廣齎財寶訪道於江湖之間至吳門知隱堯出世修鍊徑往洞庭詣之囊橐中所挈金帛傾竭以資香火隱堯知其志俾於岸頂坐守藥鑪其或風雨晦冥往往有神物來萃殊形詭狀深可駭人孺華端潔自安竟不徹動如此者涉於周歲隱堯謂之曰鑪中鍊藥乃七返靈砂也雖非九轉金丹餌之可還魂返魄曩令子弟數輩守之靡不畏怯而罷汝相從未久遂能苦節如是及鼎開藥成纔成十粒但令竇之以囊篋未傳吞餌之法孺華以去鄉逾年一旦告歸覲省隱堯別謂之曰吾知汝未能久住自茲復爲世網所縈苟慕後以亂離隔絕有人自西川傳得者無由知但呼爲劍南神仙之意不忘勿以囂塵爲戀付汝之藥每九可益算十二有

疾終者審其未至朽敗雖涉旬能使再活然事關陰陽非行道有心之徒不可輕授凡欲此藥救人當焚香啟告吾爲助爾孺華歸甚爲鄉里所敬父母遘疾而沒服之皆愈居數歲復詣洞庭繫舟於金陵江岸有良賈徐士則者乘巨艘十餘隻亦於浦閒同泊有子一人方及壯歲無疾而殞於中夜父母咸以衰耄哭泣不食崇朝孺華憫之因以靈砂往救其初服之時未驗再服一粒豁然而蘇云所至之處城府甚嚴方爲吏從拘錄俄有二黃衣人手執丹書文字洞庭周尊師令喚廳事閒有紫衣者據案而坐於是瞥然而興謂左右曰仙師來召焉可復留乃令放還謂曰汝因此壽命增延當可力行善道士則所將財物分其半以答孺華孺華取錢五十萬散施貧乏至洞庭與隱堯俱隱

劉長卿左遷睦州司馬祖筵之內吹之爲曲長卿遂撰其詞意頗自得謂亦不知本事詞云晴川落日初低惆悵孤舟解後以亂離隔絕有人自西川傳得者無由知但呼爲劍南神曲其音怨切諸曲莫比久厭中江南人盛爲此曲隨州刺史劉長卿左遷睦州司馬祖筵之內吹之爲曲長卿遂撰其詞意頗自得謂亦不知本事詞云晴川落日初低惆悵孤舟解後以亂離隔絕有人自西川傳得者無由知但呼爲劍南神曲其音怨切諸曲莫比久厭中江南人盛爲此曲隨州刺史

玄宗天寶十五載正月安祿山反陷沒洛陽王師收復關門不守車駕幸蜀途次馬嵬驛六軍不發賜貴妃自盡然後駕發行次駱谷上登高下馬謂力士曰吾昔惶出於江湖之間至吳門知隱堯出宗廟此山絕高望見秦川吾今遙辭陵廟因下馬望東再拜嗚咽流涕左右皆泣謂力士曰吾取九齡之言不到於此（作吾聽張九齡言不至於此未嘗不誦詩祿山上怨曰卿豈以王夷甫識石勒便教祿山於是不敬誦矣）因上馬遂索長笛吹於凾曲成潸然流涕此立久之時有司旋錄成譜及鑾駕至成都乃進此譜請曲名上不記之視左右曰何曲有司具以駱谷望長安下馬後索長笛吹出對上良久曰吾省矣吾因思九齡亦別有意可名此曲爲謫仙怨其旨屬馬嵬之事厥

斷芳草妃子愁凝暮烟長笛此時吹罷何言獨爲嬋娟

含元殿

含元殿國初建造鑿龍首崗以爲基趾形墀卻砌高五十餘尺左右立栖鳳翔鸞二闕龍尾道出於闕前倚欄下瞰前山如在諸掌殿去五門二里每元朔朝會禁軍與御仗宿於殿庭金甲森戈雜以綺繡羅列文武纓佩序立蕃夷百辟長仰觀玉座若在霄漢識者以爲自姬漢之代迄于亡隋未有如斯之盛京城自朱泚之亂逮乾符中近百年無事君臣和叶四表靖謐文物之盛龍罩姬漢藩方職貢府無虛月上至士君子下及庶民皆修飭廉謹以邀時譽食祿者守其官耕賈者專其業八紘四海遂同文軌承平既久稍務奢逸貴族豪家輕視稼穡征鎮牧守或非其才黔黎興杼軸之嗟郡邑有莽蒲之盜然主上勞謙端委無爲聖政亦使寇犯神州鑾輅播

越況秦漢之代魏晉之時主荒臣殘豈不顛覆今則覩滄桑之列啟中興之期億兆人心復新於唐德矣禮樂刑政得無誠哉

曲江

曲江池本秦世隑洲開元中疏鑿遂爲勝境其南有紫雲樓芙蓉苑其南有杏園慈恩寺花卉環周烟水明媚都人遊玩盛於中和上巳之節綵幄翠幙車馬駢闐上巳即賜宴臣僚京兆府大陳雜戲長安萬年兩縣以雄盛相較錦繡珍玩無所不施百辟會於山亭恩賜太常及教坊聲樂池中備綵舟數隻唯宰相三使北省官與翰林學士登焉每歲傾動皇州以爲盛觀入夏則旅蒲蓮翠柳陰合碧波紅蕖湛然可愛好事者賞芳辰玩清景聯騎攜觴疊疊不絕

昇平裴相國廉察宣城朝謝後未離京國時曲江荷花盛發與省閣名士數人同遊自慈恩寺屏去左右各領小僕步至紫雲樓下見五六人坐於水際裴公與名士趨于旁中有黃衣飲酒半酣軒昂頗甚指顧笑語輕脫裴意稍不平揖而問之吾賢所任何官率爾而對曰啫即不敢新授宣州廣德縣令請問裴曰押衙所任何職裴公效曰啫即不敢新授宣州觀察使於是狠狽而走同坐亦皆弃散朝士撫掌大笑不數日布於京華左右於銓司訪之云有廣德縣令請換羅江宰矣宣皇在宮即聞是說與諸王每爲戲談其事及龍飛裴公入秉鈞軸因書麻制迴謂樞近曰啫即不敢新授中書侍郎平章事

真身

咸通十四年詔自鳳翔迎真身至于輦下真身初傳云是釋迦文佛中指節骨

長一寸八分瑩淨如玉以小金棺盛之舊於鳳翔府法門寺塔地宮內別築一室以貯之其塔四門洞開內通真身每三十年一開啓以迎奉之入則公卿大臣倒屣而迓出則王侯庶士頂禮而送咸通之歲是歲當開塔之期懿皇敬信尤深特詔群臣議其儀仗自開遠門達於岐川車馬輦夜相屬飲饌盈溢路衢謂之無礙檀施京城坊曲各有迎真身社居人長幼自出一錢自隔成會以資贍費用時物之豐盈悉稱是至京日上與諸王親御城樓坊市以繒綵結爲龍鳳象馬之形紙竹作俏佛鬼神之狀幡花幢蓋之屬羅列二十餘里間之歌舞管絃雜以禁軍兵仗繼徒梵誦之聲沸聒天地民庶間有婦笑踴躍者有悲愴涕泣者真身以寶輦昇之居于內殿數月餓羸路望殿於鳳翔先是真身到城每坊十字街以綵壘浮圖供養妖妄之輩互陳感應或云夜中震動或云其上放光以求化資財因此獲利者甚衆及宮車晏駕怙然乃定諸坊浮圖一時毀坼有好事者密鋤放光之由云以大蠟埋片腦襯連而望之廣不領信耳

咸通乾符中興善寺

復有阿闍黎以教法傳授都下翕然宗之所居院金碧華
縣用俱是寶玉語人云焚香結坐每告西方及遷化證爲普
照大師信者咸爲出涕劉鄆尉崔給事寓張常侍同與中貴
多爲弟子出城之日皆縞素後隨勸朝士持齋受其法者不
復思理時務

駢常讀名僧傳宋文帝時有永（原本作求今據廣記九十一校改）那跋摩
居金陵祇園寺（原本作祇洹書文今據廣記改）文帝謂之曰弟子常願持
齋不殺生命以身徇物不獲其志（原本作持齋不救遂於以身徇物不獲遂從今據廣記改）
徹德不及遠其教不出於閨門（廣記作門庭）其言不行於僕妾
若不克己苦躬（廣記身訓己）行善持戒（廣記作誡）將何以用（廣記用下有化字今據廣記刪）
之對曰道在心不在事法由己非（據廣記改）由人且帝
王與（原本脫與字今據廣記增）凡庶所修亦有殊矣若凡庶者身賤名
有其心哉帝王以四海爲家萬民爲子出一（原本脫一字今據廣記增）
嘉言則士庶咸悅布一善政（原本脫政字今據廣記增）則人神以和刑
清則（原本脫則字今據廣記增）不天其命役簡則無（原本脫則字今據廣記增）
勞其力然後（原本脫然後二字今據廣記增）辨鍾律定（廣記作正）時令鍾律辨
則風雨調號令時則寒暑節知百姓之飢斯所以就於無
飢知百姓之寒斯所以就於無寒如此則（原本脫則字今據廣記增）持
齋亦大矣不殺亦已衆矣（原本脫矣字今據廣記增）安在於闕一時
之膳全一禽之命然後乃弘濟也文帝攬几（原本作机則衆矣今據廣記改）
嗟歎稱善良久乃曰俗人迷於遠理沙門滯於近教迷遠
理者謂爲虛說（原本作謂至滯虛說今據廣記改）滯近教者則拘攣章句
如公者真所開悟明達可以言天人之際矣

元相國謁李賀

元和中進士李賀善爲歌篇韓文公深所知重於縉紳之閒

桑道茂

唐盛唐令李鵬遇桑道茂曰長安只此一邑而已賢郎二人大者位極人臣次者殆於數鎮子孫百世後如其言長子石出入將相子孫二世及第至次子福歷七鎮終於使相凡八男三人及第至尚書給諫郡牧諸孫皆朱紫建中元年道茂請城奉天爲王者居列象龜別內分六街德宗素神道茂言遂命京尹嚴郢發衆數千與六軍士雜往城之時屬盛夏而土功大起人不知其故至播遷都彼乃驗

元稹

司徒杜佑曾爲楊炎判官故盧杞見忌欲出之杜見道茂曰年內出官則福壽無疆既而自某官九十餘日出爲某官官名遺忘福壽果然

時戶各輸油六七甕忽震一聲甕悉列於梁上都無滴汗於外是年稹卒

裴度

裴度出征淮西請韓愈自中書舍人爲掌書記及賊平朝覲樂和李僕射方爲華州刺史戎服櫜鞬迎於道左愈有詩云荆山行盡華山來日照潼關四扇開刺史莫辭迎候遠相公親破蔡州回

李德裕

初德裕之營平泉也遠方之人多以土產異物奉之故數年之閒無物不有時文人有題平泉詩者隴右諸侯供語鳥曰南太守送花錢威勢之使人也

乾符二年進士官崇文館校書郎後爲田頵客薦授中書舍人　四庫收入小說類提要云凡四十條以太平廣記勘之一一相合非當時全部收入即後人從廣記鈔合也書末有臨安府陳道人書籍鋪刊行字是　四庫所收出於宋刊外間流傳祇僅毛氏津逮本按津逮本首缺自序一篇次行題宋池州康駢述又誤唐爲宋上卷二十條下卷二十二條與提要所云四十條不合爰取談本廣記對核祇采二十條並非全部收入廣記三百九十四有桑道茂二條元稹一條廣記四百五有裴度一條李德裕一條元李二條今書所無桑李三條又均在今書所引之外其他字句譌錯極多津逮本不如廣記遠甚況　館臣所見既係影鈔其爲舊本流傳更無可疑不必以爲鈔合也茲從廣記照補逸文五條復取類說節力記諸書勘校又假繆藝風丈所藏明稽古堂刻本補錄自序一篇餘篇字句異同均爲訂正雖未見影宋舊鈔固已出津逮本上矣余近年蒐羅鄉邦文獻重刻貴池先哲遺書今復輯貴池唐人集獲得是錄因以冠之光緒二十九年癸卯十二月二十有一日縣後生劉世珩謹跋

劇談錄補遺終

貴池先哲遺書第一

費冠卿詩集

卷一 一卿

垝文 一首

康熙池州府志卷第五十八唐費冠卿傳第一

唐費冠卿字子軍青陽人以鄉貢進士久居京師有感懷詩曰梵獨不為苦求名始辛酸上國無交親請謁多少難九月風到面蓬汗成公片求名俟公道名與公道遠力盡得一名他喜我且輕家書十年絕歸去知誰榮馬嘶渭橋柳特地起愁聲登元和二年進士第問母病駕歸而母卒已葬矣遂廬墓側三年哭不輟聲且歎曰干祿養親耳得祿而親喪何以祿為遂隱九華山不出長慶二年殿院李仁修舉其孝節拜右拾遺制曰前進士費冠卿嘗預計偕以文中第祿不及於榮養恨每積於永懷遂乃屏身邱園絕跡仕進守其至性十有五年峻節無同清風自遠夫旌孝行舉逸人所以厚風俗而敦名教也宜承高奬以徵薄夫擢參近侍之榮載佇移忠之效冠卿竟不應命賦詩曰君親同是先王道何如骨月一

處老也知臣子合佐時自古榮華誰可保又曰拾遺帝側知難得官緊才微恐不勝好是中朝絕親友九華山下詔來徵又曰三千里外一微臣二十年來任運身今日忽蒙天子詔自慚驚動國中人時人因名其所隱之山曰少微峯使者焚香宣詔處曰天香領朝士蕭建姚合輩往往作詩以寄之又有崔中丞者亦與冠卿遊有酬崔中丞見惠詩俱寓高致卒葬雞母山詩一卷今存十一首散見志中

貴池先哲遺書第二

費冠卿

閒居即事云生計惟將三尺僮學他賢者隱牆東照眠夜後多因月掃地春來祇藉風幾處紅旗驅戰士一園青草伴衰翁子房仙去孔明死更有何人解指蹤

酬范中丞見惠云花宮柳陌正從行紫袂金鞍問姓名戰國方須禮干木康時何必重侯嬴捧將東帛山童喜傳示銀鉤邑客驚直爲雲泥相去遠一言知己殺身輕

秋日與冷然上人寺莊觀稼云世人從擾擾獨自愛身閒美景當新霽隨僧過遠山村橋出秋稼空翠落澄灣惟有中林犬猶應望我還

題中峯云中峯高柱泬寥天上有茅菴與石泉晴景獨人曾望見青藍色裏一僧禪

蒙召拜拾遺書情二首云拾遺帝側知難得官榮才微恐不勝好是中朝絕親友九華山下詔來徵又云三千里外一微臣二十年來任運身今日忽蒙天子召自慚驚動國中人

桂樹云本爲獨立難寄彼高樹枝萬衍數條遠溟濛千朶垂向日助成陰當風藉特危誰言柔可屈坐見蟠蛟螭

枕流石云不爲幽岸隱古色涵空出願以清泚流鑒此堅貞質傍臨玉光潤時漏苔花密往往驚遊鱗尚疑垂釣日不起少微空隕光惟應孔北海爲立鄭公鄉舊館若鄒合幽

日前進士費冠卿當預計偕以文中第祿不及於榮養恨每積於永懷遂乃屏身邛園絕跡仕進守其至性十有五年峻節無間清飈自遠夫旌孝行舉逸人所以厚風俗而敦名教也宜承高獎以徵薄夫擢參近侍之榮載佇移忠之効冠卿竟不應命杜荀鶴有詩弔其墓曰凡弔先生者多傷荊棘閉不知三尺墓高邻九華山天地有何外子孫無亦閉當時若徵起未必得身還冠卿以拾遺召不起賦詩云君親同是先王道何如骨肉一處老也知臣下合佐時自古榮華誰可保姚合嘗寄詩云逍遥嫺檄外高鳥與潛魚闕下無朝籍林閒有詔書夜眠幽洞石曉飯白雲蔬四海人空老九華君獨居此心誰復識日與世相疎李羣玉經費拾遺故居云雲卧竟不起少微空隕光惟應孔北海爲立鄭公鄉舊館若鄒合幽

全唐詩話　　貴池唐人集第二　　卷之三

費冠卿　　貴池唐人集第二　　卷之三

費冠卿字子軍池州人元和登第毋本數曰千株養親得祿而親亡何以祿爲遂隱池州九華山長慶中殿院李行修舉其孝節召拜右拾遺不赴集一卷今存詩十一首

五言古二首

久居京師感懷詩

感獨（一作螢燭）不爲苦求名始辛酸上國無交親詩謁多少難九月風到（一作面）羞汗成冰片求名俟公道名與公道遠力盡得一名他喜我且輕家書十年絶歸去知誰榮馬嘶渭橋柳特地起秋聲

答蕭建（一本有問九華山四字）

自地上青峰懸崖一萬重踐危頻側足登堅半齊胸飛狖啼攀挂遊人喘倚松入林寒瘁瘁（一作淬淬）近瀑雨濛濛徑滑石稜上寺開山掌中幡花撲淨地臺殿印晴空勝境層層別高僧院院逢泉魚候洗鉢老猨戲撞鐘外户憑雲捲中廚課水舂搜泥時（一作如）和麪拾橡半添糧渡壑緣樓險持燈入洞窮夾天開壁峭透石感波雄澗謳清無土源深碧有龍禽田一片淨谷樹萬株浪野客登臨愜山房幽寂同寒燼樹根火夏牖竹梢風邊鄙舊賢相黙黎託聖躬君能棄名利歲晏一相從

五言律三首

秋日與冷然上人寺莊觀稼

世人徒擾擾獨自愛身閒美景當新暑隨僧過遠山村橋出秋稼空翠落澄澗雖有中林犬猶應望我還

桂樹藤

本爲獨立難寄彼高樹枝蔓衍數條遠溟濛千尺葉向日助

成陰當風藉持危誰言柔可屈坐見墻坡崩

枕流石

不為幽岸隱古色渺空出願以清泚鑒此堅貞質傍臨玉光潤時瀉苔花密往往驚遊鱗尚疑垂釣日

七言律二首

閒居即事

生計唯將三尺僮學他賢者隱巷東照眠夜後多因月掃地春來祇藉風幾處紅旗驅戰士一園青草伴衰翁子房仙去孔明死更有何人解指蹤

酬范中丞見

花宮柳陌正從行紫袂金鞍問姓名戰國方須檀干木康時何必重侯嬴捧將東帛山僮喜傳示銀鉤邑客驚直為雲泥相去遠一言知己殺身輕

七言絕句四首

不赴拾遺召一作以拾遺召不起賦詩

君親同是先王頃何如骨肉一處老也知臣子合佐時自古榮華誰可保

題中峯

中峯高挂次寥天上有茅菴與石泉晴景獵人曾望見青藍色裏一僧禪

寄拜拾遺書情二首

拾遺帝側知難得宜緊才微恐不勝好是中朝絕親友九華山下詔來徵

三千里外一微臣二十年來任運身今日忽蒙天子召自慚驚動國中人

貴詩一卷終

貴冠卿文　　貴池唐人集第二　卷之三附

九華山化成寺記

九華山古號九子山嶼起大江之東揖滿屏於西岸儼削成於天外旁睥千餘里高峯峻嶺臣焉連岡走龍子焉自元氣凝結幾萬斯年六朝建都此為開輔人視山而天長山閱人而波逝其間聖后賢臣歌詠疊興言不及者茲山屈焉開元末有僧檀號栖嶺張自羣舒至焉為鄉老胡彦請住廣度男女時秉所蛾長吏不明焚其居而廢之時有僧地藏則新羅王子金氏近屬頂聲奇骨軀長七尺而力倍百夫嘗曰六籍衰中三清術內惟第一義與方寸合落髮涉海捨舟而徒睹茲山於雲端自千里而徑進披榛援蔦跨峰越壑得谷中之地面陽而寬平其土黑壤其泉滑甘巖棲澗汲以示高潔曾遇毒蟲端坐無念有美婦人作檀奉藥云小兒無知願出泉補過

應視坐石石間漱清時人謂九子神焉素願寫四部經遂下山至南陵有俞湧等寫獻焉自此歸山跡絕人里逮至德初有諸葛節等自麓登峰山深無人雲日雖鮮明居惟一僧閉目石室其旁折足鼎中惟白土少米烹而食之羣老投地號泣和尚苦行若此某等深過已出泉布買檀公舊地敢冒死請大師從之近山之人聞者四集伐木築室煥乎禪居有上首僧勝諭等同建臺殿樓榭豫章土地生焉斷而斲之琉玦琪瑰不求他山肆其磨礱開鑿溪澗盡成稻田相水攸宜為放生池乃當殿設釋迦文像左右備飾次立朱臺掛清牢於其中立樓門以冠其寺丹素交彩層層倚空函巒疊翠起於前面松檜陣橫於後嶺日月晦明以增其色雲霞聚散而變其狀松聲猿嘯相與斷續都非人間也建中初張公巖與是邦仰師高風施捨甚厚因移舊額奏置寺焉本州牧賢者到寺

殿師之敬江西佑客於雲外見山施帛若干匹錢若干緡焚香作禮遥以祈祐師廣德焉況親承善誘感悟深哉旁邑豪右一瞻一禮必獻桑土豈諸牧不合禮焉富商大族輕其産哉道德感也本國聞之相與渡海其徒實衆師憂無糧發石得土其色青白不慘如麵夏則兼食土冬則衣半火無少長畚田採薪自給中歲領一從者居於南臺自緝麻衣其重兼鈞堂中揭上惟此而已池邊建臺曆四部經終日焚香獨味深旨時年九十九貞元十年夏忽召衆告別罔知攸適但聞山鳴石隕感動無情與將滅有尼侍者來未及語寺中扣鐘無聲墮地尼來入室堂椽三壞吾師其神歟趺坐函中經三周星開將入塔顔狀亦如活時畀動骨節若撼金鎖經云菩薩鈎鎖百骸鳴矣基塔之地發光如火其圓光與佛廟羣材締構衆力保護施一金錢報一重果下爲輪王上登聖地昔有護法良吏洎施一僧檀越等具刻銘於石士疾歿代不能立殊績以濟衆又不能破餘財崇勝因緣啄腥羶顧兒婦生爲人非死爲鬼責悲哉時元和癸巳歲余閑居山下幼所聞見謹而錄之孟秋十五日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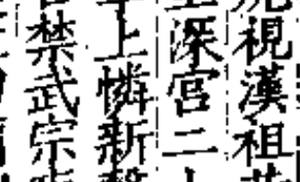
附費文一首終

張祜詩集卷五

唐詩紀事

張祜

題金山寺云一宿金山頂微茫水國分僧歸夜船月龍出曉堂雲樹影中流見鐘聲兩岸聞因悲在朝市終日醉醍醐寓懷寄蘇州劉郎中云一聞周召佐明時西望都門强策羸天子好文才自薄諸侯力薦命猶奇賀知章口徒勞說孟浩然身更不疑惟是勝遊行未徧欲離京國尚遲遲入潼關云都城三百里雄險此迴還地勢遥尊岳河流側讓關秦皇曾虎視漢祖昔龍顏何處梟兇輩干戈自不閒故國三千里深宮二十年一聲何滿子雙淚落君前自倚能歌曲先皇掌上憐新聲何處唱腸斷李延年二章祜所作宮詞也傳入宮禁武宗疾篤曰孟才人曰吾即不諱爾何爲哉才人指笙囊泣曰請以此就縊上憫然復曰妾嘗藝歌請對上歌一曲以泄其憤上許乃歌一聲何滿子氣垂立殞上令



嬖倖之曰脈尚温而腸已絶帝崩樞重不可舉或曰非俟才人乎爰命具櫬櫬至乃舉祜爲孟才人歎子曰才人以誠死上以誠命雖古之義激無以過也歌曰偶因歌態詠嬌嚬傳唱宮中十二春卻爲一聲何滿子下泉須弔舊才人杜牧之與祜遊酷吟其宮詞亦知樂天有非之之論乃爲詩曰賺在眼前人不見道起身外更何求誰人得似張公子千首詩輕萬户侯

蜜哥來云日映宮城霧半開太真簾下畏人猜黄翻綽指向西樹不信蜜哥迴馬來

浪宮人云開元皇帝掌中憐流落人間二十年長說承天門上宴百官樓下拾金錢又云歌喉漸退出宮闈泣訴伶官上許歸猶說入時歌聖壽內人初著五方衣

玉環琵琶云宮樓一曲琵琶聲滿眼雲山是去程指顧段師非汝意玉環休把恨分明

春鸚鵡云興慶池南柳未開太真先把一枝梅內人已唱春來

鸚鵡花下偬偬輭舞來

容兒鉢頭云爭走金車叱鞅牛笑聲誰是說千秋雨邊角子

羊門裏猶學容兒弄鉢頭

邠娘羯鼓云新教邠娘羯鼓成大酺初日最先呈冬兒指向

真真說一曲乾鳴杖子輕

要娘歌云宜春花夜雪千枝妃子偷行上密隨便喚要娘歌

一曲六宮生老是娥眉

悖拏兒舞云春風南內百花時道調梁州急便吹揭手便拈

金槐舞上皇驚笑悖拏兒

集虛臺云日光斜照集虛臺紅樹花迎曉露開昨夜上皇新

投簪太真含笑入簾來

阿鵲湯云月照宮城紅樹芳緣窗燈影在雕梁金輿未到長生殿妃子偷尋阿鵲湯

和杜牧之齊山登高云秋溪南岸菊霏霏急管繁絃對落暉紅葉樹深山徑斷碧雲江淨浦帆稀不堪孫盛嘲時笑願送王洪醉夜歸流落正憐芳意在砧聲徒促授寒衣

感王將軍柘枝妓云寂寞春風舊柘枝舞人休唱曲休吹鴛鴦鈿帶拋何處孔雀羅衫付阿誰畫鼓不聞招節拍錦靴空想挫腰支今來坐上偏惆悵曾是堂前教徹時

題于越亭云扁舟亭下駐烟波十五年遊重此過洲鴨露沙人渡淺樹棲藏竹鳥啼多山衙落照敧紅蓋水廔斜文卷綠羅腸斷中秋正圓月夜來誰唱異鄉歌

鮑有美妾韋有良馬鮑以夢蘭小情佐歡飲酣停杯閱馬軒楹韋曰能以人換任選殊尤鮑欲馬之意頗切密遣四紘更衣盛裝頃之而至乃命勸韋酒歌云白露濕庭砌皓月臨前軒此時去留恨含思獨無言又歌送鮑生酒云風颭荷珠雖暫圓多生信有短姻緣西橋今夜三更月還照離人泣斷絃韋乃命牽紫叱撥以酬之俄有紫衣冠二人自閣西升階而來二生恐悚閉戶窺之一人長揖曰足下賦云斜漢左界北陸南躔白露曖空素月流天可謂光絕對曰何不見賞風露地表雲欽天末洞庭始波木葉微脫今夜月如晝可以賦長揖曰向聞妾換馬之事可以爲題以彼傾城求其駿足爲韻長揖曰彼佳人今如瓊玖之英此良馬今負駿之名將有求於駿足亦何惜於傾城香暖深閨未厭夫桃之色風清廣陌曾憐噴玉之聲希逸曰原夫人以矜其容馬乃稱其德既各從

其所好諒何求而不克長跪而別姿容休耀其金鈿右牽而來光彩頻生於玉勒文通曰步及庭砌效當軒墀望新恩懼非吾偶也戀舊主疑借人乘之香散綠騣意已忘於鬢髮汗流紅頷愛無異於凝脂希逸曰是知事有廢興用有取捨彼以絕代之容爲鮮矣此以軼羣之足爲貴也買笑之思既盡有類求之據鞍之力尚存猶希進也賦訖行十餘步已失故枯有愛妾換馬什云綺閣香銷華厩空忍將行雨換追風休憐柳葉雙眉綠卻愛桃花兩耳紅侍宴永辭春色裏趁朝休立漏聲中恩勞未盡情先盡暗泣西風兩意同枯長慶中深爲令狐楚所知楚鎮天平日草薦表令以詩三百篇隨狀表進枯至京屬元稹在內庭上問之稹曰枯雕蟲小巧壯夫不爲或獎激之恐變陛下風教上頷之於是失意東歸有孟浩然身更不疑之句

驪宮小衙名阿瀝堆明皇御玉笛採其聲翻其曲且名焉遠近以笛爭效之祜有華清宮詩曰紅樹蕭蕭閣半開玉皇曾幸此宮來至今風俗驪山下村笛猶吹阿瀝堆

皮日休云祜字承吉元和中作宮體小詩辭曲豔發當時輕薄之流能其才合譟得樂老大稍窺建安風格誦樂府錄知作者本意短章大篇往往間出講諷怨譎時與六義相左右善題目佳境言不可刊置別處此爲才子之最也或薦之天子書奏不下亦受辟諸侯府性狷介不容物輒自劾去以曲阿地古澹有南朝遺風遂築室種植而家焉性嗜石筍悉力致之從南海閒罷職事載羅浮石筍還不蓄美田利產爲身後計死未廿年而故姬遺孕凍餒不暇豈其怨刺於神明耶天果不愛才沒而猶譴耶又進士顏萱過祜丹陽遺居見其愛姬崔氏貧居荊棘下有一子杞兒求食汝墳矣惘然作詩

弔之萱詩曰憶昔爲兒逐我兄曾拋竹馬拜先生書齋已換當時主詩壁空題故友名豈是爭權留怨敵可憐當路盡公卿柴扉草屋無人問猶向荒田責地征日休詩云勝華通子共悲辛苦徑今爲舊宅鄰一代交遊非不貴五湖風月合教貧魂應絕地爲才鬼名與遺編在史臣聞道平生偏愛石至今猶泣洞庭人陸龜蒙云先生清骨葬烟霞業破孤存孰爲嗟幾篋詩編分貴位一林石筍散豪家兒過舊宅啼楓影姬繞荒田泣稗花唯我共君堪便戒莫將文譽作生涯杞兒後名望淩嘉興監某洪慶以爲終不仕縣官張爲作主客圖以白樂天爲賓大教化主而以祜爲入室取其句云萬國兒清道一身成白頭上令狐相公句此地榮辱盛豈宜山中人祝曉句葛溪謾淬張家劍卻是猿聲斷客腸葛溪句書空疑未決卓地計初成祝秋春申還有三千客寂寞無人報李園句

杜牧之酬祜詩云七子論詩誰似公曹劉須在指揮中薦衡昔日知文舉曾表薦禰衡乞火無人作荊通北極樓臺長挂夢西江波浪遠吞空可憐故國三千里虛唱歌辭滿六宮或言祜清河人嘗賦淮南詩有人生只合揚州死樽俎山頭好墓田果卒于丹陽隱舍

貴池先哲遺書第三

全唐詩話

張祜

題金山寺云一宿金山頂微茫水國分僧歸夜船月龍出曉堂雲樹影中流見鐘聲雨岸聞因悲在朝市終日醉醪醇入潼關云都城三百里雄險此迴環地勢遥尊嶽河流側灣關秦皇曾虎視漢祖昔龍顏何處泉凶革干戈自不閑故國三千里深宮二十年一聲可滿子淚落君前自倚能歌曲先皇掌上憐新聲何處斷李延年二章祜所作宮詞也傳入宮禁武宗疾篤目孟才人曰吾即不諱爾何爲哉才人指笙囊位曰請以此就縊上悯然復曰妾嘗藝歌請對上歌一曲以泄其憤上許乃歌一聲河滿子氣亟立殞上令醫候之曰脈尚溫而腸已絶帝前抠重不可舉或曰非俟才人乎爰命其槐拽至乃舉祜爲孟才人歎序曰才人以誠死上以誠命雖古之義激無以過也歌曰偶因歌態詠嬌嚬傳唱宮中二十春卻爲一聲河滿子下泉須弔舊才人

張處士詩集目錄 唐石簣寬刻

卷之一

五言古八首 劉世珩從全唐詩補入四首

遊天台山
送蜀客
西江行
湔川寺路
夜雨
秋晚途中作
團扇郎
拔蒲歌

七言古六首 劉世珩從全唐詩補入

車遥遥
捉搦歌
雁門太守行
思歸引
司馬相如琴歌
雉朝飛操

五言雜題七十六首

觀徐州李司空獵
獵
鸚鵡
再吟鸚鵡
酬鄭模一作司直見寄
送蘇紹之歸嶺南
送沈下賢謫尉南康

送盧弘本浙東覲省
晚次荆溪館呈崔明府
寄朗州徐員外
旅次上饒溪
送徐彦夫南遷
送韋整尉長沙
送外甥
贈薛鼎臣侍御（一作送劉崇德尉睦州兼德游）
送曾黯遊爽州
送李長史歸涪州
贈契衡上人
走筆贈許玖赴桂州命
題上饒亭

唐　二

題僧壁
寄盧載
送楊秀才遊蜀
送楊秀才往爽州
途中逢李道實遊蔡州
江南雜題
潤州楊別駕宅送蔣侍御收兵歸揚州
閒居
富陽道中送王正夫
送韋正貫赴制舉（一作韋正字折貫赴舉一作科）
贈貞固上人
題贈志凝上人
送瓊貞發述懷

贈靈澈上人
溪行寄京師故人道侶（一本無京師故人四字）
贈僧雲栖
送魏尚書赴鎮州行營
寄遷客
題蘇小小墓
江南一（一本作江上旅泊一本作江南作）
題王右丞山水障子二首
將之衡陽道中作
讀狄梁公傳
題貞娘墓（墓在虎丘西寺内）
洞庭南館
題贈仲儀上人院

唐　三

題聖女廟
題山水障子
詠風
奉和令狐相公送陳肱侍御
陪范宣城北樓夜讌
憲宗皇帝挽歌詞
發蜀客
江城晚眺
題樟亭
樂靜
登廣武原
觀宋州田大夫打毬
題丹陽永泰寺練湖亭

題程氏書齋
毀浮屠年逢東林寺舊
貴池道中作
喜王子載話舊
秋日病中
訪許用晦
題海鹽南館
晚秋江上作
吳宮曲
賦昭君塚
哭汴州一作陸門陸大夫
晚夏歸別業
公子行

題曾氏園林
讀始興公傳
中秋月

卷之二

五言雜題四十三首

江西道中作三首
題常州水西館
題李濱山居玉潭潭一作玉山居
題陸墉金沙洞居
題陸敦禮山居伏牛潭
旅次石頭岸
覩宋州于使君家樂琵琶
箏

吹一作歌
笙
五絃
感舊
笛
舞
箜篌
簫
夕次桐廬
入潼關
南宮歎亦述玄宗追恨太真妃事
題平望驛一本無題字
隋宮懷古

偶蘇求至話別後六句與送蘇紹之歸嶺南詩同
秋霽一作
詠史二首
洞房燕
答僧贈拄杖
鷺鷥
塞下
憶漢陽宅
題造微禪師院
酬武蘊之乙丑之歲始見華髮余自悲遂成繼和
題萬道人禪房
病後訪山客
題松汀驛一本無題字

處士陳貺
早春錢塘湖晚眺
濠州水館
石頭城寺
傷遷客歿南中
烏夜啼

卷之三

五言雜題三十六首

題潤州金山寺一本無題潤州二字
題潤州甘露寺一本無題字
題杭州孤山寺
題餘杭一作縣龍泉觀一本無題字
題徑山大覺禪師影堂

題濠州鍾離寺
秋夜宿靈隱寺師上人居一本人下無居字
題蘇州靈巖寺
題蘇州楞伽寺
蘇州思益寺
題重居寺
題善權寺
題南陵隱靜寺
題邶山寺
題道光上人山院
贈盧山僧
題惠山寺
題虎邶寺

題晉賢寺
題虎邶東寺
題虎邶西寺
題招隱寺
塞下曲
宿淮陰水館
題小松
夏日梅溪館寄龐舍人
感河上兵
贈淮南將一作少年行
題惠昌上人院一本人下無院字
塞上曲
折楊柳

采桑
禪智寺
寄題商洛王隱居
送客歸湘楚
登金山寺

卷之四

七言律二十四首劉世珩從全唐詩補入

洛陽感寓
從軍行
愛妾換馬二首
病宮人一作袁不約詩
觀杭州柘枝
周員外席上觀柘枝一作周員外出雙舞柘枝歌

觀楊瑗柘枝
感王將軍柘枝妓歿
揚州法雲寺雙檜
憶遊天台寄道流
寄王屋師
公子行
寓懷寄蘇州劉郎中 時以天平公廨罷歸
和杜牧之齊山登高 一作奉和池州杜員外齊山登高
題于越亭
秋夜登潤州慈和寺上方 上方一作塔
寄獻蕭相公
哭京兆尹
送周尚書赴滑臺

和杜使君九華樓見寄
送人歸蜀
酬答柳宗言秀才見贈
賦得福州白竹扇子 探得輕字
五言排律十首
中秋夜杭州玩月
高閒上人
題靈隱寺師一上人十韻
投常州從兄中丞
送王昌涉侍御
觀泗州李常侍打毬
少年樂 一作貴家郎
華清宮和杜舍人

題杭州天竺寺
題杭州靈隱寺
五言絕句四十二首
穆護砂
思歸樂二首
金殿樂
牆頭花二首
胡渭州
白鼻騧
戎渾
楊下采桑
官詞二首
昭君怨二首
夕次竟陵
信州水亭
蘇小小歌三首
樹中草
七里瀨漁家
讀曲歌五首
玉樹後庭花
莫愁樂
襄陽樂
自君之出矣
夢江南
將離苗州留獻徐員外
題彭澤廬明府新樓

一百七七　唐詩人小傳　十　唐詩人小傳　卷之五　七言絕句百一十四首　題秀師影堂　題弋陽館　題一作送溫泉李修源一作卿進方誠　瓜州聞曉角　連昌宮　感春申君　元日仗　千秋樂　大酺樂二首　正月十五日夜鐙　熱戲樂　上巳樂　邠王小管　李謨笛　贈禪師　江南逢故人　松江懷古　書憤　題孟處士一作浩然宅　首陽竹　題僧影堂　邊思　戲簡朱壇詩話沽客於舟中得丹徒有朱壇者經過侮慢沽之壇與沽爭被其洞蹄之沽乃投壇二十字欵而不通厚為賄別壇別世而從全唐詩參詩補入　題朱耶一作曹山房　平陰夏日作　題酸棗驛前碑　贈元遺處士一作處士　招徐宗愿畫松石　杭州開元寺牡丹花　讀池州杜員外杜秋詩　贈內人　折楊柳枝二首　華清宮四首　洛中作　送走馬使　贈賣傘小兒　孟才人嘆屏風　退宮人二首　玉環琵琶　春怨詞　宮歌來　鄉中懷古　贈內人　折楊柳枝二首　華清宮四首　洛中作　送走馬使　贈賣傘小兒　李謨笛　邠王小管　上巳樂　熱戲樂　大酺樂二首　正月十五日夜鐙　瓜州聞曉角　連昌宮　感春申君　元日仗　千秋樂　題弋陽館　題一作送溫泉李修源一作卿進方誠　題靈澈上人舊房　晚秋潼關西門作　贈內人　折楊柳枝二首　華清宮四首　洛中作　送走馬使　贈賣傘小兒　題秀師影堂　題僧影堂　邊思　戲簡朱壇詩話沽客於舟中得丹徒有朱壇者經過侮慢沽之壇與沽爭被其洞蹄之沽乃投壇二十字欵而不通厚為賄別壇別世而從全唐詩參詩補入　題朱耶一作曹山房　平陰夏日作　題酸棗驛前碑　贈元遺處士一作處士　招徐宗愿畫松石　杭州開元寺牡丹花　讀池州杜員外杜秋詩　鄉中懷古　宮歌來　春怨詞　玉環琵琶　退宮人二首　孟才人嘆屏風　贈禪師　江南逢故人　松江懷古　書憤　題孟處士一作浩然宅　首陽竹

聽崔呂侍御葉家歌呂一作呂二首之一
贈萱僧
長門怨
讀老莊
偶題
題御溝
別玉華仙侶
汴上同楊昇秀才送客歸一作汴上送客
平原路上題郵亭殘花一作春花
秋曉時作送鄭侍御
宿武牢關
夜宿溢浦逢崔昇
京城寫懷
感歸
偶作
題青龍寺
丁巳年仲冬月江上作
勸飲酒
硫黃
集靈虛一作臺二首
阿閣湯
馬嵬歸
馬嵬坡
太真香囊子
散花樓
雨霖鈴

聽劉端公田家歌全唐詩作聽歌二首之一
題宋州田大夫家樂邱家箏一作箜篌
狄家歌
王家琵琶
董家笛一作臺上聞笛
王家五絃
李家柘枝
楚州韋中丞堂後
邊上逢歌者
聽薛陽陶吹蘆管
聽李簡上人吹蘆管三首一本無李字
聽嵇州徐員外彈琴
經舊遊
東山寺
李夫人詞
巖遊淮南
櫻桃
鴻溝
題峯頂寺一本無題字
悲納鐵
題潤州鶴林寺
題勝上人山房
題金陵渡
過陰陵山一本無山字
過汾水關
鉤弋夫人詞

登樂游原
過石頭城
酬鹽府一作酬秀才惠扤一作惠虎扤
黃蜀葵花
楊花
薔薇花
戲顏郎中一作贈一本無戲字一本有嗣字按全唐詩載夢詩一首自注云溫州顏郎中儒士也不知孤矢之能張祜觀其騎獵馬上以詩嘉之
江上旅泊呈杜員外
胡渭州
破陣樂
楓橋
王侍中即席爲詩以獻劉世珩從劇談錄錄補
妓席與杜牧之同詠劉世珩從全唐詩聯句錄補
斷句

貴池先哲遺書第三

清河張 祜子承吉

五言古八首 劉世珩從全唐詩補入四首

遊天台山

崔嵬海西鎮靈蹟傳萬古羣峰巨來朝聚聚孫侍祖三茅即奉石二室猶塊土傍洞窟神仙中巖宅龍虎名從乾取象位與坤作輔鸞鶴自相羣前人空若瞥嘆嘆劃秋碧嫣女徒巧補視聽出塵埃處高心漸苦纔登招手石肘底笑天姥仰看華蓋尖赤日雲上午奔雷撼深谷下見山腳雨回首望四明蓋若城一堵昏晨邈千態恐動非自主控鶴大夢中坐覺身翔翔東溟子時月御孕元化毋彭蠡不盈杯浙江微辨鍾石梁屹橫架萬仞青壁豎卻瞰赤城顛勢來如刀弩盤松國清道九里天莫覩穹崇上攢三突兀傍聳五空崖絶凡路凝立

廢興塵遼峻極天門覷深窺地戶金庭路非遠徒步將欲舉身樂道家流愔儒若一矩行尋白雲更禮象登翠杉嵐仙壇半棒井懸崖與飛瀑險噴難足俯海眼三井通洞門雙闕拄瓊臺下昏側手足前采乳但造不死鄉前勞何足數

送蜀客

楚客去岷江西南指天末平生不達意萬里船一發行行三峽夜十二峰頂上一作月哀猿別曾林忽忽聲斷咽嘉陵水初漲巖嶺耗積雪不妨高唐雲卻藉宋玉說峨眉遠凝黛腳底谷洞穴錦城畫氤氳錦水春活活成都滯遊地酒客須醉殺莫戀卓家壚相如已屑屑

西江行

日下西塞山南來洞庭客晴空一鳥渡萬里秋江碧惆悵異

鄉人偶言空脈脈
　溵川寺路
日沉西澗陰遠驅愁突兀畑苔濕凝地露竹光滴月時見一
僧來柳邊雲勃勃
　夜雨
霧霧雲四黑秋林磬空堂始從寒瓦中浙瀝斷一作滿人腸
愁腸方九迴寂寂夜未央
　秋晚途中作
落日馳車道秋郊思不勝水雲遥斷緒山日半衡棱遠吹鄰
村處計想羨他能
　園扇郎
白團扇今來此夫捐願得入郎手團團郎眼前
　拔蒲歌

拔蒲來領郎鋭湖邊郎心在何處莫趁新蓮去拔得無心蒲
問郎看好無
七言古六首　編世説從全唐詩補入
　車遥遥
東方矓矓車軋軋地色不分新去轍闔門半掩窗一作牀半空
斑斑枕花殘淚紅君心若車千萬轉妾身如轍遺漸遠碧川
迢迢一作遙一作模迢山宛宛馬蹏在耳輪在眼桑閒女兒情不淺
莫道野蠶能作繭
　捉搦歌
門上關將上棘窗中女子聲咿嗚洛陽大道徒自直女子心
在婆舍側嗚嗚籠鳥觸四隅養男娶婦養女嫁夫阿婆
六十翁七十不知女子長日泣從他嫁去無悒悒
　雁門太守行

城頭月没霜如水趯趯踯沙人似鬼鉦前拭淚試香髮長引
一聲殘漏子駝囊瀉酒酒一杯前頭滴血心不回閨中年少
妻莫哀魚金虎竹天上來雁門山邊骨成灰
　思歸引
重重作閨清且鏞兩耳深聲長不徹深宮坐愁百年身一片
玉中生憤血焦桐彈罷絲自絶漠漠暗魂愁夜月故鄉不歸
誰共穴石上作蒲蒲九節
　司馬相如琴歌
鳳兮鳳兮非無皇山重水關不可量梧桐結陰在朝陽濯羽
弱水鳴高翔
　雉朝飛操
朝陽隴東泛暖景雙啄雙飛顧影朱冠錦襦聊曰整漠漠
霧中如衣裳傷心盧女弦七十老翁長獨眠雄飛在草雌在

田哀腸結憤氣呵天聖人在上心不偏翁得女妻甚可憐
　五言雜題七十六首
　觀徐州李司空獵
曉出郡城東分圍淺草中紅旗開向日白馬驟迎風背手抽
金鏃翻身控角弓萬人齊指處一雁落寒空
　獵
殘獵渭城東蕭蕭西北風雪花鷹背上冰片馬蹏中臂挂捎
荆兔腰懸落箭鴻歸來遲餘勇兒子亂彎弓
　鸚鵡
栖栖南越鳥色麗思沈淫暮隔碧雲海春依紅樹林雕籠悲
斂翅畫閣豈關心無事能言語人閒怨恨深
　再吟鸚鵡
萬里去心違奇毛覺自非美人憐解語凡鳥長多機未勝無

丹青何勞事綠衣雕籠終不戀會向故山歸

酬鄭樸（一作司直見寄）

故人滄海曲聊復話平生喜是狂奴態羞爲老婢聲官（一作宦）途終日薄身事（一作長年）計輕猶賴書千卷長隨一棹行

送蘇紹之歸嶺南

孤舟（舟一作）越客吟萬里曠（一作夜）離襟（一作）夜月江流闊春雲嶺路深珠繇陽氏果翠耀孔家禽無復天南夢相思空樹林

送沈下賢謫尉南康

秋風江上草先是客心摧萬里故人去一行新雁來山高雲（一作月）波頹莫怪南康遠相思不可裁

送盧弘本浙東覲省

東望故山高秋歸值小舠懷中陸績橘江上伍員濤好去鑒（一作爲我續）詩（一作離騷）

晚次荊溪館呈崔明府

艤舟陽羨館飛步繚疏楹山暝水雲碧月涼烟樹清長橋深漾影遠櫓下搖聲況是無三害絃歌初政成

寄朗州徐員外

江嶺昔飄蓬人閒值俊雄關西今孔子城北舊徐公清夜遊何處良辰此不同傷心幾年事一半在湖中

旅次上饒溪

碧溪行幾折凝棹宿汀沙角斷孤城掩樓深片月斜夜橋昏水氣秋竹靜霜華更想曾題壁彫零可歎嗟

題上饒亭

溪亭拂一琴促軫坐披衿夜月水南寺秋風城外砧早霜紅葉靜新雨碧潭深惟是壺中物憂來且自斟

題僧壁

出門無一事忽忽到天涯客地多逢酒僧房卻厭花棋因王粲覆鼓是禰衡撾自喜疏成品生前不怨嗟

寄盧載

故人盧氏子十數（一作載）曠佳期少見雙魚信多聞八米詩侏
儒他甚飽欵段爾應羸勿謂今劉二相逢不熟能

送楊秀才遊蜀

鄂渚逢遊客瞿塘上去船峽深明月夜江靜碧雲天舊俗巴
渝舞新聲（一作蜀國絃）不堪攜緣恨一涕自潸然

送楊秀才往夔州

鄂渚逢遊客瞿塘上去船（此二句與送楊秀才遊蜀詩同）南連萬里海狹入
一條天鳥影沈沙日猿聲隔樹烟新詩逢北使爲草幾巴牋

途中逢李道實遊蔡州

征馬漢江頭逢君上蔡遊野橋經亥市山路過申州解地人
行溼荒林虎跡稠殷勤話新守生物賴諸侯

江南雜題

積潦池新漲頹垣址舊高怒蛙橫飽腹鬬雀墮輕毛碧蔓三
枝草紅酣百葉桃幽棲日無事痛飲讀離騷

潤州楊別駕宅送蔣侍御收兵歸揚州

冷氣清金虎兵威壯鐵冠楊旌川色暗吹角水風寒人對轄
騑醉花垂睥睨殘羸歸丞相閣空望舊門關

閑居

僻巷新苔徧空庭弱柳垂井閣防猱捽甕盆水試鵝兒喜客加
饌食邀僧長路棋未能拋世事除此更何爲

富陽道中送王正夫

枒枒上荒原霜林亦葉翻孤帆天外出遠戍日中昏摘橘防
深刺攀蘿長斷根何堪衰草色一酌送王孫

送韋正貫赴制舉（一作韋正字枒貫赴制舉一作科）

萬里南遷客辛勤嶺路遙溪行防水弩野店避山魈瘴海須
求藥貪泉莫舉瓢但能堅志義白日甚昭昭

游刃長途在著鞭仕看最重策便向史中傳

贈貞固上人

南國披僧籍高標一道林律儀精甚布真行千
潛起焚香口旋吟非論坐中社余亦舊知音

題贈志凝上人

悟色身無染觀空事不生道心長日笑覺路幾年行片月山
林（一作房）靜孤雲海棹輕願爲塵外契一就智珠明

送瓊貞發述懷

送出南溪日離情不忍看漸遙猶顧首帆去意難判最恨臨
行夜相期幾百般但能存歲節終久得同歡

贈靈澈上人

老僧何處寺秋夢繞江濱獨樹月中鶴孤舟雲外人榮華長
指幻衰病久（一作不久）觀身應笑無成者滄洲舊一輪（一作一）

溪行寄京師故人道侶（一本無京師故人四字）

白日長多事清溪偶獨尋雲歸秋水闊月出夜山深坐想天
涯去行悲澤畔（一作畔）吟東郊（一作京）舊故人在應笑未抽簪（一作誰復）

題蘇小小墓

漠漠窮塵地蕭蕭古樹林臉濃花自發眉恨柳長深夜月人何待春風鳥自吟不知誰共穴徒願結同心

江南一（一本作江上旅泊）

楚塞南行久秦城北望遙華年花已過衰病柳先彫客淚收迴日鄉心寄落潮殷勤問春雁何處是烟霄

題王右丞山水障子二首

精華在筆端咫尺匠心難日月中堂見江湖滿座看夜凝嵐氣濕秋漫壁光寒料得昔人意平生詩思殘

右丞今已沒遺畫世間稀咫尺江湖盡尋常鷗鳥飛（一作鷗）山光全在掌雲氣欲生衣以此常爲玩平生滄海機

將之衡陽道中作

萬里南方去扁（一作孤）舟泛自（一作煎）身長年無愛物深話少情

人醉臥襟長散閒書字不眞衡陽路猶遠獨與雁爲賓

讀狄梁公傳

失運虛陵厄乘時武后尊五丁扶造化一柱正乾坤上保儲皇位深然國老勳聖朝雖百代長合問王孫

題貞娘墓（在虎邱西寺內）

佛地葬羅衣孤魂此是歸無因舞爲蝶夢歌謝伯勞飛翠髮朝雲在（一作青）蛾夜月微傷心一花落無復怨（一作春暉）

洞庭南館

一徑逗霜林朱闌鏡碧岑地盤雲夢角山鎮洞庭心樹白看烟起沙紅見日沈還因此非說悲風惆悵又行吟

題贈仲儀上人院

星霜幾朝寺香火靜居（一作人）中黃葉不經意青山無事身拋生臺上日結座覆中塵自說（一作課）一時課（一作業）別來詩更新

題聖女廟

古廟無人入蒼苔濕老桐蝙行蟬般上蛇竄巢中淺水孤舟泊輕塵一座象曉來雲雨去荒草是殘風

題山水障子

一見秋山色方瞳垂手稀波濤連壁動雲物下檐飛嶺樹冬猶發江帆暮不歸端然是漁叟相向日依依

詠風

搖搖歌（一作遥）輕扇舉悄悄舞衣輕引笛秋臨塞吹沙夜繞城向峰迴雁影出峽送猿聲何似琴中奏依依帶別情

奉和令狐相公送陳肱侍御

高館動離琴親賓聊款襟笑歌情不盡歡待禮無遙清露府蓮結碧雲岑鶴飛還家與■惠雨露豈殊歸

陪范宣城北樓夜讌

華軒敞碧流官妓擁諸侯粉項高簪髻蛾燭斜眼送香球何處偏堪恨千迴下客籌

憲宗皇帝挽歌詞

嗚咽上攀龍昇平不易逢武皇虛好道文■未登封壽域無千載泉門是九重橋山非遠地雲去莫疑峰

發蜀客

風吹魯國人飄蕩蜀江濱濕地饒蛙黽衰年足鬼神時清歸去路日復病來身千萬長隄柳從他爛熳春

江城晚眺

重檻構雲端江城四繞盤河流出郭靜山色對樓寒浪草侵天白霜林映日丹悠然此江思樹杪幾檣竿

題棹亭

曉霽憑虛檻雲山四望通地盤江岸絕天映海門空樹色連

秋霽潮聲入夜風年年此光景催盡白頭翁

樂靜

引手强纓巾徐徐起病身遠心羣野鶴閒話對村人發匣琴徽靜開瓶酒味真縱閒兵賦急原憲本家貧

登廣武原

廣武原西北華夷此浩然地盤山入海河繞國連天遠樹千門邑高檣萬里船鄉心日云暮猶在楚城邊

觀宋州田大夫打毬

白馬頓紅纓捎毬紫袖輕曉冰蹏下裂寒瓦杖頭鳴乂手膠黏去分鬃綫道絣自言無戰伐髀肉已曾生

題丹陽永泰寺練湖亭

小檻俯澄鮮龍宮浸浩然孤光懸夜月一片割秋天淺派殘沙草餘波漂岸船聊當因畎澮披拂坐潺湲

題程氏書齋

僻巷難通馬深園不藉籬青蘿纏柏葉紅粉墜遠枝兩燕銜泥近風魚唼網遲緣君尋小吃好是更題詩

毀浮圖年逢東林寺舊

可惜東林寺空門失所依翻經謝靈運畫壁陸探微隙地泉聲遠荒途馬跡稀殷勤話僧舊未敢保禪衣

貴池道中作

贏驂驅野岸山遠路盤盤清露月華曉碧江星影寒離羣徒長泣去國自加餐雪漢宜無舊相哀是一作語端

喜王子載詣舊

相逢青眼日相歎白頭時累話三朝事重看一局棋歡娛非老大成長是兒且盡尊中物無煩更後期

秋日病中

浙浙檐前竹秋聲拂簟涼病加陰已久愁覺夜初長坐拾車前子行看肘後方無端憂食忌開鏡倍萎黃

訪許用晦

遠郊日曛曛停橈一訪君小橋通野水高樹入江雲酒興曾無敵詩情舊逸羣怪來音信少五十我無聞

題海鹽南館

故人營此地臺館尚依依黑夜山魈語黃昏海燕歸舊陰楊葉在殘雨槿花稀無復南亭賞高檣紅燭輝

晚秋江上作

萬里窮秋客蕭條對落暉烟霞山鳥散風雨廟神歸地遠蛩聲切天長雁影稀那堪正砧杵幽思想寒衣

吳宮曲

日下苑西宮花飄一作香徑紅玉釵斜白燕羅帶弄青熊皓齒初含雪柔條欲斷風可憐傾國豔一作色誰信女為戎

賦昭君冢

萬里關山冢明妃舊死心恨爲秋色晚愁結暮雲陰夜切吳風起天高漢月臨已知無玉貌何事送黃金

哭汴州一作宋門陸大夫

利劍一作太堅操何妨拔一毛冤深陸機霧憤積伍員一作胥濤直道非無驗一作明時不錄勞誰當青史上卒為顯詞褒

晚夏歸別業

古岸扁舟晚荒園一徑微鳥啼新果熟花落故人稀宿潤侵苔甃斜陽照竹扉相逢盡鄉老無復話時機

公子行

春色滿城池杯盤著一作看一作處移燈金釵雁字鞍帕嫩鵝兒買笑歌桃李舞歌折柳枝可憐明月夜長是管絃隨

題曹氏園林

十畝長隄宅繞疏半老槐醉眠風卷簟棋罷月移階斫樹遺桑斧澆花濕菊鞋還將齊物論終歲自安排

讀始興公傳

歿世議方存昇平道幾論詩情光日月筆力動乾坤亂首先雄算朝綱在典墳明時封禪續山下見邱門

中秋月

碧落桂含姿清秋是素期一年逢好夜萬里見明時絶域行應久高城下更遲人間繫情事何處不相思

題常州水西館

隙地叢筠植修廊列堵環樓臺疏占水閣檻深映無風舟自閒聊當侯一作勞夕一反芰荷閒

題李濱山居玉潭一作玉潭山居

古樹千年色蒼崖百尺陰髮寒泉氣靜神駭玉光沈上穴青冥小中連碧海深何當烟月下一聽夜龍吟

題陸墉金沙洞居

東溪泉一眼歸臥愜高疏決水金沙靜梯雲石壁虛細吟搔短髮深話笑長裾莫道遺名品嘗聞入洛初

題陸敦禮山居伏牛潭

伏牛真怪事餘勝幾人諳日彩沈青壁烟容靜碧潭紆心何慮冷漱齒詎忘甘幸挈壺中物期君止與酣

旅次石頭岸

行行石頭岸身事兩相違舊國日邊遠故人江上稀水聲寒不盡山色暮相依惆悵未成語數行鴈又飛

觀宋州于使君家樂琵琶

歷歷四絃分重來上界聞玉盤飛夜雹一作金磬入秋雲隴

張處士詩集卷之二　貴池唐人集第三　卷之五

五言雜體四十四首

江西道中作三首

日落江村遠烟雲度幾重問人孤驛路驅馬亂山峰夜入霜林火寒生水寺鐘淒涼哭途意行處又饑山

西江江上月遠遠照征衣夜色草中網秋聲林外機渚田牛路熟石岸客船稀無復是鄉井鷓鴣聊自飛

秋灘一望平遠遠見山城落日啼烏相空林露寄生熒舍殘火色盛葉夜溪聲況是曾遊處荒田小變更

題常州水西館

隙地叢筠植修廊列堵環樓臺疏占水閣檻深映無風舟自閒聊當侯一作勞夕一反芰荷閒

題李濱山居玉潭一作玉潭山居

古樹千年色蒼崖百尺陰髮寒泉氣靜神駭玉光沈上穴青冥小中連碧海深何當烟月下一聽夜龍吟

題陸墉金沙洞居

東溪泉一眼歸臥愜高疏決水金沙靜梯雲石壁虛細吟搔短髮深話笑長裾莫道遺名品嘗聞入洛初

題陸敦禮山居伏牛潭

伏牛真怪事餘勝幾人諳日彩沈青壁烟容靜碧潭紆心何慮冷漱齒詎忘甘幸挈壺中物期君止與酣

旅次石頭岸

行行石頭岸身事兩相違舊國日邊遠故人江上稀水聲寒不盡山色暮相依惆悵未成語數行鴈又飛

觀宋州于使君家樂琵琶

歷歷四絃分重來上界聞玉盤飛夜雹一作金磬入秋雲隴

霧邨凝水秒風雁咽羣木堪天塞恨青塚是昭君

箏

綽綽下雲烟微收皓腕鮮夜風生碧柱春水咽紅絃翠佩輕猶觸鴛枝澀未遷芳音何更妙清月共嬋娟

吹笙作吹

一夜列三清聞歌曲阜城雪飛紅燼影珠貫碧雲聲皓齒嫣微發青蛾怨自生不知新弟子誰解囀喉輕

笙

董雙成一妙愜韻風簧清露鶴聲遠碧雲仙吹長氣侵銀頂濕帝殺漆點香曲罷不知處巫山空夕陽

五絃

小小月輪中斜抽半袖紅玉瓶秋滴水珠箔夜懸風微調侵絃乙商聲過指攏只愁纏曲罷雲雨去巴東

賦葉

一管妙清商纖紅玉指長雪藤新換束霞錦旋抽囊併揭聲猶遠深含曲未央坐中知密顧微笑是周郎

笛

紫清人一管吹在月堂中雁起雲雲夕龍吟烟水空虜塵深漢地羌思切邊風試弄陽春曲西園桃已紅

舞

荊臺呈妙舞雲雨半羅衣裊裊腰疑折褰褰袖欲飛霧輕紅躑躅風塩紫薔薇强許傳新態人間弟子稀

箜篌

星漢夜牢牢深簾調更高亂流公莫度沈骨姬空嘆向月輕輪甲迎風重紉絛不堪聞別引滄海恨波濤

簫

清顥遠愔愔秦樓夜思深碧空人已去滄海風難尋杳妙和雲絕依微向水沈還將九成意高閣仁芳音

夕次桐廬

百里清溪口扁舟此去過晚潮風勢急寒葉雨聲多戍出山頭鼓樵通竹裏歌不堪無酒夜回首夢烟波

入潼關

都城三百一作二百里雄險此迴環地勢遥尊嶽河流側讓關秦皇曾虎視漢祖昔龍顏何處梟凶輩干戈自不閒

南宮歎亦述玄宗追恨太真妃事

北陸冰初結南宮漏更長何勞卻睡草不驗返魂香月隱仙娥豔風殘夢蝶揚徒悲舊行跡一夜玉階霜

題平望驛一本無題字

一派吳興水西來此驛分路遥經幾日身去是孤雲雨氣朝

忙蟻雷聲夜聚蚊何堪秋草色到處重離羣

隋宮懷古

廢宮深苑路煬帝此東行往事餘山色流年是水聲古牆丹艧盡深棟墨煤生惆悵從今客經過未了情

偶蘇求至話別按後六句與送蘇紹之歸嶺南詩同

幾年滄海別萬里白頭吟夜月江流闊春雲嶺路深珠槃楊氏果翠耀孔家禽無復天南夢相思空樹林

秋霽一作齋

垂老歸休意栖栖陋巷中暗燈棋子落殘語酒銷空滴霧侵檐露虛疏入檻風何妨一蟬嘯自抱木蘭叢

詠史三首

漢代非良計西戎世世塵無何求善馬不算苦生民外國讐虛結中華憤莫伸卻教爲後恥昭帝遠和親

留名魯連去於世絶遺音盡愛聊城下寧知滄海深偶然飛一箭無事在千金迴望凌烟閣何人是此心

洞房燕

清曉洞房開佳人喜燕來乍疑釵上動輕似掌中迴暗語臨一作窗戸深窺傍鏡臺新妝一作粧成正含思莫拂畫梁埃

答僧贈柱杖

千迴掌上横珍重遠方情客問何人與閒僧寄一莖晝空疑未決卓地計初成幸以文堪采扶持力不輕

鷺鷥

深窺思不窮揭趾淺沙中一點山光淨孤飛潭影空暗棲松葉露雙輕一作下藜花風好是滄波侶垂絲趣亦同

塞下

萬里配長征連年慣野營入秦來慕馬抱伴去禽生箭插雕

翎闕弓盤鵲角輕聞看行近遠西去受降城

憶雲陽宅

一別雲陽宅深愁度歲華翠濃春檻柳紅滿夜庭花鳥影垂纖竹魚行跡淺沙聊當因罪罪歸思浩無涯

題造微禪師院

夜香閒偈後岑寂掩雙扉照竹鐙和雪穿雲一作松月到衣草堂疏磬斷江寺故人稀惟憶江南雨春風獨鳥啼

酬武韞之乙丑之歲始見華髮今自悲遂成纖和

貢生年尚少華髮近相侵不是流光促因緣別恨深憐君成苦調感我獨長吟豈料清秋日星星共映簪

題萬道人禪房

何處鑒禪壁西南江上峰殘陽過遠水落葉滿疏鐘世事靜中去道心塵外逢欲知情不動琳下虎留蹤

病後訪山客

久病倦衾枕獨行來訪君因逢歸馬客共對出溪雲新月坐中見暮蟬愁處閒相歎貴無事莫想路歧分

題松汀驛一本無題字

山色遠含空蒼茫澤國東海明先見日江白迴聞風鳥道高原去人烟小徑通那知舊遊逸不在五湖中

處士隱居

斜日半飛閣高簾輕翳一作摇翠遠空清香芙蓉水碧冷琅玕風絶岸派沿伏修廊趾崇隆惟當餌仙九坐作朱顏翁

早春錢塘湖晚眺

落日下林坂撫襟聘前蹤輕漪流迴浦殘雪明高峰仰視天宇曠俯登雲樹重聊當問真界昨夜西巒鐘

濠州水館

高閣去煩燠客心遂安舒清流中浴鳥白石下遊魚秋樹色彫翠夜橋聲裏虛南軒更何待坐見玉蟾蜍

石頭城寺

山勢抱烟光重門突兀傍連檐金一作像閣半壁石龕廂樹藂高頂清池占下方徒悲宦遊意盡日老僧房

傷遷客歿南中

故人何處歿謫宦極南天遠地身猶狷窮途事果然白髮纔過海丹旐卻歸船腸斷相逢路新來客又遷

烏夜啼

忽忽南飛返危絲共怨懷暗霜移樹宿殘夜繞枝啼咽絶聲重敘惜淫思乍迷不妨選報喜誤使玉顏低

張處士詩集卷之二終

貴池先哲遺書第三

張處士詩集卷之三　　貫池唐人集第三　　卷之六

五言雜題三十六首

題潤州金山寺一本無題潤州三字

一宿金山寺一作頂超然離世羣一作微茫僧歸夜船月龍出曉堂雲樹色一作影中流見鐘聲雨岸聞幡思一作悶悲在朝城一作市終日醉曛曛

題潤州甘露寺一本無題字

千重構橫險高步出塵埃日月光先見一作到江山勢盡來泠泠雲歸一作虛水石清露滿樓臺況是東溟上平生意一開

題杭州孤山寺

樓臺俯碧岑一徑入湖心不雨山長潤無雲水自陰斷橋荒辭澀空院落花深猶一作獨憶西窗月一作夜鐘聲在一作到此作北林

題餘杭姚一作縣龍泉觀一本無題字

四迴一作明山一面臺殿已嵯峨中路見山一作江遠上方行石多天一作山一作晴花氣漫地暖鳥音一作聲和徒澈葛仙井此生其一作奈何真

題徑山大覺禪師影堂

超然彼岸人一徑謝微塵見相即一作非相想應非相想觀身應是身空門性未滅舊里化猶新謾指堂中影誰言影似真

題濠州鍾離寺

遙遙東郭寺數里占原田遠岫碧光合長淮清派連院藏歸鳥樹鐘到落帆船惟羨空門叟栖心盡百年

秋夜宿靈隱寺師上人居一本人下無居字

月色荒城外江聲野寺中貪知交道薄老信釋門空露葉彫階蘚風枝亂井桐不妨無酒夜閒話慎生公

題蘇州靈巖寺

碧海西陵岸吳王此盛時山行今佛寺水見舊宮池亡國人遺恨空門事少悲聊當值僧侶一作語盡日把松枝

題蘇州楞伽寺

樓臺山半腹又此一經行樹隔夫差苑溪連句踐城上坡松徑澀深坐石池清況是西峰頂淒涼故國情

蘇州思益寺

四面山形斷樓臺此迴臨雨峰高峭屹一水下淫滲鑿石西龍小穿松北隣深會當來結社長日爲僧吟

題重居寺

浮圖經近郭長日羨僧閒竹徑深開院松門遠對山重廊標板榜高殿鎖金環更問尋雷室西行尺尺閒

題善權寺

碧峰南一寺最勝是仙源峻坂依巖壁清泉泄洞門金函崇寶藏玉樹閟靈根寄謝香花叟一作客高蹤不可援

題南陵隱靜寺

松徑上登攀深行烟靄閒合流廚下水對聳殿前山澗壁鳥音迴泉源僧步閉更憐飛一錫天外與雲還

題邱山寺

幾代儒家業何年佛寺碑地平邊海處江出上山時故國人長往空門事可知淒涼問禪客身外即無爲

題道光上人山院

真僧上方界山路正巖巖地僻泉長冷亭香草不凡火田生白菌烟岫老青杉盡日唯山水當知律行嚴

贈廬山僧

一室鑪峰下荒榛手自開粉牌新篆竹援小葱臺樹黑雲

歸去山明日上來便知心是佛堅坐對寒灰

題惠山寺（一作常州無錫惠山寺）

舊宅人何在空門客自過泉聲到池盡山月（一作色）上樓多小洞生（一作穿）斜竹重階夾細（一作疎）莎殷勤望（一作入）城市雲水暮鐘和

題虎邱寺

輕棹駐迴流門登西虎邱霧青山月曉雲白海天秋倚殿松梢濕敲庭石片幽青娥幾時墓空色尚悠悠

題普賢寺

何人知寺路松竹暗春山潭黑龍應在巢空鶴未還經年來客倦半日與僧閒更共嘗新茗聞鐘笑語閒

題虎邱東寺

雲樹擁崔嵬深行異俗埃寺門山外入石壁地中開仰砌池光動登樓海氣來傷心萬里（一作故）人（一作年）意金玉葬寒灰

題虎邱西寺

罷塵楚城外一寺枕通波松色入門遠岡形連院多花時長到處別路半經過惆悵舊禪客空房深薜蘿

題招隱寺

千年戴顒宅佛廟此崇修古井人名在清泉鹿跡幽竹光寒閉院山影夜藏樓未得高僧旨烟霞空暫浮（一作游）

塞下曲

二十逐嫖姚分兵遠戍遙雪迷經塞夜冰壯渡河潮促放雕難下生騎馬未調小儒何足問看取劍橫腰

宿淮陰水館

積水自成陰昏昏月映林五更雖浦掉一夜隔淮碪漂母鄉非遠王孫道豈沈不當無健嫗誰肯效前心

題小松

何處劚雲烟新移此館前碧姿塵不染清影露長鮮聲地心纔直凌雲操未全可悲人自老何日是千年

夏日梅湊館寄龐舍人

東陽有禮重高館望行期掃簟因松葉爇瓜使竹枝卷簾聞鳥近潮枕夢人遲坐聽津橋說今營太守碑

感河上兵

一聞河塞上非是欲觀兵首尾誠須長膏肓慎勿輕多門徒可入虛室且思行莫爲無媒者滄浪不濯纓

贈淮南將（一作少年行）

年少好（一作少年足）風情垂鞭毗睚（一作瞋眼）行帶金獅子小裘錦麒麟控捉匠（一作選將）裝銀（一作鎏金）鐙惟（一作堆）錢買細箏李陵雖效死時論亦輕生（一作虛名）

題惠昌上人院（一本人下無院字）

半歲開一室香燈細氛氳石上漱秋水月中行夏雲律持僧講疏經誦梵書文好是風廊下遙遙挂褐裩

塞上曲

悲風卷地時日暮帳初移積迥三通角山寒一點棋建收蹋索馬引滿射雕兒莫道功勳細將軍昔戍師

折楊柳

紅粉青樓曙垂楊仲月春懷君重攀折非妾妬腰身舞帶縈絲斷嬌娥向葉頻橫吹凡幾曲獨自最愁人

采桑

自古多征戰由來尚甲兵長驅千里去一舉兩番平按劍從沙漠歌謠滿帝京寄言天下將須立武功名

禪智寺

寶殿依山峻臨虛勢若吞畫檐齊木末香砌歷雲根遠景窗中岫孤烟竹裏一作海上村憑高聊一望鄉思隔吳門

寄題商洛王隱居

近逢商洛口知爾坐南塘草閣平春水柴門掩夕陽隨蜂收野蜜尋麝采生香更憶前年醉松花滿石牀

送客歸湘楚

無辭一杯酒昔日與君深秋色換歸鬢曙光生別心桂花山廟冷楓樹水樓陰此路千餘里應勞楚客吟

登金山寺

古今斯島絕南北大江分水闊吞滄海亭高宿斷雲返潮千澒落啼烏半空閒皆是登臨處歸帆酒半醺

張處士詩集卷之三終

貴池先哲遺書第三

張處士詩集卷之四　貴池唐人集第二

七言律二十四首 新世說列後本 唐詩補入

洛陽感寓

擾擾都城曉一作曉四開不關名利也塵埃千門甲第身遙入萬里銘旌死後來洛水暮烟一作天橫莽蒼邙山秋日露催覓須知此事堪爲鏡莫遣黃金漫作堆

從軍行

少年金紫就光輝直指邊城虎翼飛一卷旌旗一作旄收千騎虜萬全身出百重圍黃雲斷塞鷹去白草連天射雁歸漢廷刀筆吏丈夫功業本相依

愛妾換馬二首

一面妖桃千里驕嫣一作芳姿駿骨價應齊作試一作奉玉勒辭一作超金棧一作時催一作初整花鈿出繡闈去日豈無沾袂一作袖恩勞未盡情先盡暗泣嘶風長嘶一作聲雨意同此篇一作陳標詩

病宮人一作袁不點詩

佳人臥病動經秋簾幕繅緣不挂鉤四體强扶藤夾膝雙鬟慵插一作整玉搔頭花顏有幸君王問藥餌無徵待詔愁惆悵近來消瘦盡淚珠時傍枕函流

觀杭州柘枝

舞停歌罷鼓連催輭骨仙一作纖娥暫起來紅袖畫衫纏腕出碧排方勝背腰來雲收拍拍金鈴擺腳蹋聲聲錦袍推看著偏頭香袖褶粉臉香蘭一作帕又重隈一作隈

周員外席上觀柘枝（一作周員外出雙鬟柘枝妓）

畫鼓拖瓔錦臂攘小娥雙換舞衣裳金絲蹙霧紅衫薄銀蔓垂花紫帶長鸞影乍迴頭並對（一作舉）鳳聲初歇翅齊張一時斂腕（一作招）殘拍斜欹輕身拜玉郎

觀楊瑗柘枝

促鑾蠻鼓引柘枝卷櫺虛帽帶交垂紫羅衫宛蹲身處紅錦靴柔踢節時徵動翠蛾拋舊態緩遮檀口唱新詞看看舞罷輕雲起卻赴襄王夢裏期

感王將軍柘枝妓歿

寂寞春風舊柘枝舞人休唱曲休吹（一作美人休唱曲休吹）鴛鴦鈿帶抛何處孔雀羅衫付阿誰畫鼓不聞招節拍錦靴空（一作虛）想挫腰肢今來座上偏惆悵（一作翻如阡曾是堂前（一作見）梨園教徵時

揚州法雲寺雙檜

謝家雙植本圖南（一作榮）樹老人因（一作地）變更朱頂鶴知深蓋偃白眉僧見小枝生高臨月殿（一作戶）秋雲影靜入風檐（一作廊）夜雨聲纖使（一作此）百年爲上壽綠陰終借暫時（一作是）行憶遊天台寄道流

憶昨天台到赤城幾朝仙籟耳中生雲龍出水風聲過海鶴鳴泉日色清石筍半山移步險桂花當洞拂衣輕今來盡是人間夢劉阮茫茫何處行

寄王尊師

天台南洞一靈仙骨聳冰稜貌瑩然曾對浦雲（一作拂瀟）長昧齒重來華表不知年溪橋晚下玄龜出草露朝行白鹿眠猶憶夜深華蓋上更無人處話丹田

公子行

錦堂晝永繡簾垂（一作玉堂前後晝簾垂）立卻花驄待出時紅粉美人

擎酒勸郎（一作衣）年少（一作僕）騎馬隨輕將玉杖敲花片旋把金鞭約柳枝（一作近地）晴日獨遊三五騎（一作時以天平公爲匪歸）

寫懷寄蘇州劉郎中

一開周召佐明時西望都門强策羸天子好文才自薄諸侯力薦命猶奇賀知章口徒勞說孟浩然身更不疑唯是勝遊行未徧欲離京國尚遲遲

和杜牧之齊山登高（一作奉和池州杜員外重陽日齊山登高）

秋溪南岸菊霏霏急管煩絃（一作弦）對落暉紅葉樹深山徑斷碧雲江靜浦帆稀不堪孫盛嘲時笑願送王弘醉夜歸流落一（一作正）憐芳意在砧聲徒促授寒衣

題于越亭

孤舟亭下駐烟波十五年遊重此過洲菊露沙人渡淺樹梢藏竹鳥啼多山銜落照牧紅蓋水飄斜文卷緣羅（一作層關張水痕猶）

（在古板題詩字已漶斷中是高）秋正圓月夜來誰（一作可堪閒）唱異鄉歌

秋夜登潤州慈和寺上方（一作上方作塔）

清夜浮埃斷（一作暫出鄭塔輪金照露華鮮人行中路月林漢（一作溪）烟僧房閉盡下樓去一半夢魂離（一作世緣）

寄獻蕭相公

東去江干（一作是勝遊鼎湖異相（一作望）不堪愁謝安近日違朝旨傳說當時允帝求暫向聊城飛一箭長爲滄海繫扁舟分明此事無人見白首相看未肯休

哭京兆龐尹

揚子江（一作頭）昔共迷一爲京兆鴈雲泥故人昨日同時弔舊馬今朝別處嘶向壁愁眉無復畫扶牀稱齒已能啼也知

世路名多（一作堪貴歟）誰信莊周論物一（一作物論齊）

送周尚書赴滑臺

楚論孺袴整三年喉舌新恩下九天鼓角雄都分節鉞蛇龍舊國罷樓船昆河已在兵鈐內堂柳空留鶴嶺前多病無由酬一顧鄴陵千騎去翩翩

和杜使君九華樓見寄

孤城高柳曉鳴鴉風簾半鉤清露華九峰聚翠宿危檻一夜孤光照玲沙出岸遠暉帆欲落入谿寒影雁差斜杜陵歸去春應早莫厭青山謝朓家

送人歸蜀

錦城春色催（一作泝）江源三峽經過幾夜猿紅樹雨歷開霽色碧巖千仞漲波痕蕭蕭暮雨荊王夢漠漠春烟蜀帝魂長怨相如留滯處富家還憶卓王孫

行殷勤未歸客烟水夜來情

高閑上人

座上辭安國禪房戀沃州道心黃葉老詩思碧雲秋卷軸朝廷餞書函內庫收陶欣入社叟生怯論經傳日色屏初捲風聲筆未休長波溢（一作海岸大點出嵩邱不絕義之法難窮智水流殷勤一戔在留著看銀鉤

題靈隱寺師一上人十韻

八十空門子深山土木骸片衣閉百納單食老長齋道性終能遣人情少不乖攀枸居上院薜荔傍層階洗鉢前臨水窺門外有（一作）崇朗吟揮竹拂高提曳芒鞋迸筍斜穿隔飛泉下噴崖種花欣止潤撥石慮沙埋舊住師招隱初臨我詠懷何期（一作當緣因（一作與玩更為表新牌

投常州從兄中丞

酬答柳宗言秀才見贈

南下天台艱絕冥五湖波上況如萍江鷗自戲為蹤跡野鹿閒驚是性靈任子偶垂滄海釣戴逵虛認少微星金門後俊徒相哂且為人間寄茯苓

賦得福州白竹扇子（探得輕字）

金泥小扇謾多情未勝南工巧織成藤縷雪光纏柄滑篾錢鋪銀薄露花輕清風坐向羅衫起明月看從玉手生猶賴早時君不棄每憐初作合歡名

五言排律十首

中秋夜杭州玩月

萬古太陰精中秋海上生鬼愁緣碎照人愛為高明歷歷華星遠霏霏薄暈榮影流江不盡輪曳谷無聲似鏡當樓曉如珠出浦盈岸沙全借白山木半含清小檻循環看長隄躑躅陣

觀泗州李常侍打毬

日出樹烟紅開場畫鼓雄驟騎鞍上月輕撥鐙前風斗轉時乘勢旁捎作逕空等來低背手爭得泊分騶遠射門斜入深

排馬迴通遥知三殿下長恨出征東

少年樂（一作貴家郎）

二十便封侯名居第一流綠簟深小院清管下高樓醉把金船擲朋敲玉鐙遊帶盤紅鍛鼠袍研紫犀牛錦袋歸調箭羅鞋起撥毬眼前長貴盛那信世閒愁（一作碧瓦坊猶上朱簾柳巷頭眼前長少貴那信有春愁）

華清宮和杜舍人

五十年天子離宮舊粉牆（一作頓）登封時正泰御宇日初何長上位先名實中興事憲章舉（一作起）戎輕甲冑餘地取河湟道帝玄元祖儒封孔子王因緣百司署冀會一人湯渭水波搖綠泰山郊（一作草）半黃馬頭開夜照（一作馬騅金勒細）鷹眼利星芒（一作玉鈴銷）下箭朱弓滿鳴鞭借腕攘畋思復呂望諫祇避周昌冤迹會前逐象心不早防幾添鸚鵡勸頻先（一作賜荔支嘗）

月鎖千門靜天高吹（一作）一笛涼細音搖翠（羽）作佩輕步宛霓裳褶亂根（一作基）潛結昇平意遠忘衣冠逃犬虜鼙鼓動漁陽外戚心殊迫中途事可量雪（血）作埋妃子貌（豔）作刃斷祿兒腸近侍灯塵隔前蹤輦路荒益知迷寵佞惟（遺）作恨喪忠良北闕尊明主南宮謝上皇葉清餘鳳吹池冷映（一作）龍光祝壽山猶在流年水共傷杜鵑魂厭蜀蝴蝶夢悲莊雀卵遺雕拱蠹絲舊畫梁紫苔侵壁澗紅樹閉門坊守吏齊駕瓦耕民得翠瑞歡康（一作笠）年昔時（一作補）幽花墜徑香不堪垂白叟行折御溝楊

題杭州天竺寺

西南山最勝一界是諸天上路穿巖竹分流入寺泉蹋雲丹井畔望月石橋邊洞壑江聲遠樓臺海氣連塔明春領雪鐘散幕松烟何處去猶恨更看峰頂蓮

題杭州靈隱寺

峰巒開一掌朱檻幾環延佛地花分界僧房竹引泉五更樓下月十里郭中烟後塔聲亭後前山橫閣前溪沙涵水靜淵石點苔鮮好是呼猿久西巖深響連

五言絕句四十二首

穆護砂

玉管朝朝弄清歌日日新折花當驛路寄與隴頭人

思歸樂二首

晚日催弦管春風入綺羅杏花如有意偏落舞衫多

萬里春應盡三江雁亦稀連天漢水廣孤客未言歸

金殿怨

入夜秋砧動千聲起四鄰不緣樓上月應為隴頭人

牆頭花二首

蜡蜂鳴洞房梧桐落金井為君裁舞衣天寒翦刀冷

妾有羅衣裳緘王在時作為舞春風多秋來不曾著

胡渭州

楊柳千尋色桃花一苑芳風吹入簾裏唯有惹衣香

白鼻騧

為底胡姬酒長來白鼻騧摘蓮拋水上郎意在浮花

戎渾

風勁角弓鳴將軍獵渭城草枯鷹眼疾雪盡馬蹄輕（此首即王維觀獵詩前四句）

楊下采桑

飛絲惹綠塵輭葉對孤輪今朝入園去物色強著人

宮詞二首

故國三千里深宮二十年一聲河滿子雙淚落君前

自倚能歌日先皇掌上憐新聲何處唱腸斷李延年

昭君怨二首

萬里邊城遠千山行路難舉頭唯見日一作何處是長安

漢廷無大議戎虜幾先和莫羨傾城色昭君恨最多

夕次竟陵

南風吹五雨日暮竟陵城腸斷巴江月夜蟬何處聲

信州水亭

南檐架短廊沙路白茫茫盡日不歸去一庭梔子香

蘇小小歌三首

車輪不可遮馬足不可絆長怨十字街使郎心四散

新人千里去故人千里來顧刀橫眼底方覺淚難裁

登山不愁峻涉海不愁深中壁庭前棗教郎見赤心

樹中草

青青樹中草託根非不危草生樹卻死榮枯君可知

七里瀨漁家

七里垂釣叟還傍釣臺居莫恨無名姓嚴陵不賣魚

讀曲歌五首

窗中獨自起簾外獨自行愁見蜘蛛織尋思直到明

確上米一作不春窗中絲罷絡看渠駕去車定是無四角

不見心相許徒云腳漫勤摘荷空摘葉是底采蓮人

窗外山魈立知渠腳不多三更機底下摸著是誰梭

郎去摘黃瓜郎來收赤棗郎耕種麻地今作西舍道

玉樹後庭花

輕車何草草獨唱後庭花玉座誰爲主徒悲張麗華

莫愁樂

儂居石城下郎到石城遊自郎石城出長在石城頭

襄陽樂

大隄花月夜長江春水流東風正上信春夜特來一作即遊

自君之出矣

自君之出矣萬物看成古千尋亭蔗枝單奈長長苦

夢江南

行吟洞庭句不見洞庭人盡日碧江夢江南紅樹春

將離苕州留獻徐員外

高齋長對酒下客亦霑魚不爲江南去還來郡北居

題彭澤廬明府新樓

碧落新樓迴清池古樹閑先賢盡爲宰空看縣南山

贈禪師

坐見三生事宗傳一衲來已知無法說心向定中灰

江南逢故人

河洛多塵事江山半舊遊春風故人夜又醉白蘋洲

松江懷古

碧樹吳洲遠青山震澤深無人蹤范蠡烟水暮沈沈

書憤

三十未封侯顛狂徧九州平生鎮鄒劍不報小人讐

題溫處士一作浩然宅

高才何必貴下位不妨賢孟簡雖持節襄陽屬浩然

首陽竹

首陽山下路孤竹節長存爲問無心草如何庇本根

題僧影堂

寒葉墜清霜空簾著燼香生前既無事何事更悲傷

邊思

蘇武節旌盡李陵音信稀花嵩隴上發人向隴頭歸

戲簡宋壇詩祐客於舟後有朱壇者能使侯海慢祐之篇十字成而不悟厚爲餞別焉祐卷從其調海之祐乃盡簡二劉世昕從全唐詩夢詩補入

昔人有玉盌擊之千里鳴今日覩斯文盌有當時聲

張處士詩集卷之四終

貴池先哲遺書第三

七言絕句百一十四首

題秀師影堂

陰陰古寺松杉下記得長明一燄燈盡日看山人不會影堂中是別來僧

題弋陽館

一蓑飄然下弋陽殘霞昏日樹蒼蒼吳溪漫淬干將劍卻是猿聲斷客腸

題（一作送溫處士）贈（一作卿）李修源（一作道）

苕陽方城（一作城）新尉曉衙參卻是傍人意未甘昨（一作夜）夜真君（一作）思賈誼長沙（一作湘）猶在洞庭南

瓜洲聞曉角

寒歇星稀照君霄月樓吹角夜江遙五更人起烟霜靜一曲殘聲送（一作落）潮

連昌宮

龍虎旌旗雨露飄玉樓歌斷碧山遙玄宗上馬太真去紅樹滿園香自銷

感春申君

薄俗何心讓感恩諂容卑迹賴君門春申運道三千客寂寞無人殺李園

元日仗

文武千官儀仗兵萬方同軌奏昇平上皇一御含元殿丹鳳門開白日明

千秋樂

八月半時花萼樓萬方同樂是（一作奏）千秋傾城人看長竿出二枝初成趙解愁

大酺樂二首

車駕東來值太平大酺三日洛陽城小兒一技竿頭絶天下傳呼萬歲聲

紫陌酺歸日欲斜紅塵開路薛王家雙鬟笑前一作説樓前鼓兩仗一作妓爭輪好落結一作花

正月十五日夜燈

千門開鎖夜燈明正月中旬動帝京三百内人連袖舞一時天上著詞聲

熱戲樂

熱戲爭心劇火燒銅鎚暗熱一作歇不相饒上皇失喜窗王笑百尺幢竿果動摇

上巳樂

猩猩血綵繫頭標天上齊聲奉畫橈卻是内人爭意切六宮羅一作紬一作袖一時招

邠王小管

號國潛行韓國隨宜春深院映閤一作閣偷把邠一作豳王小管吹

李謨笛

平時東幸洛陽城天樂宮中夜擫鳴一作明無奈李謨偷曲耳一作譜酒樓吹笛是新聲

孟才人歎并序

武宗皇帝疾篤遷便殿孟才人以歌笙獲寵者密侍其右上目之曰吾當不諱爾何爲哉指笙囊曰一作泣曰請以此就縊上憫然復曰妾實藝歌願對上歌一曲以泄其憤上以懇許之乃歌一聲河滿子氣不屬立殞上令賁候之曰脈乃一作尚温而腸已絶及上一作帝崩將以一作將驗帝其概舉之愈

重不可舉一作樞重議者曰非俟才人乎爰命其櫬及一本無櫬字至乃舉嗟夫才人以誠死上以誠明命一作雖古之義汲無以過也進士高璩登第年宴傳於禁令一作令於一作明年秋貢士文多以爲之目大中三年過一作過高由於由舉話一作話於余聊爲興歎詩曰

偶因歌態詠嬌頻一作清唱奏歌頻劇談錄作奏入劇傳唱一作選入劇宮中十二春卻爲一作劇談錄作奏入歌頻後一聲河滿子下泉一作九原須弔舊劇談錄作奏入才人

退宮人二

開元皇帝掌中擎流落人間二十年長説承天門上宴百官樓下捨金錢

歌喉漸退出宮闈泣話伶官上許歸猶説入時歡聖壽内人初著五方衣

玉環琵琶

宮樓一曲琵琶聲滿眼雲山是去程迴顧段師非汝意玉環休把恨分明

春鶯囀

興慶池南柳未開太真先把一枝梅内人已唱春鶯囀花下偏宜輭舞來

寧歌一作哥來

日映宮城霧半開太真簾下長人猜黄幡綽指向西樹不信寧歌一作哥迴馬來

鄴中懷古

鄴中城下潼河水日夜東流莫記春腸斷宮中望陵處不堪臺下也無人

讀池州杜員外杜秋一本作秋娘詩

年少多情杜牧之風流仍在杜秋詩可知不是長門閉也得

相如第一詞
杭州開元寺牡丹花
濺盡初開小藥闌人人惆悵出長安風流卻是錢塘寺不踢紅塵見牡丹
招徐宗偃畫松石
咫尺雲山便出塵我生長日自因循馮君畫取江南勝留向東齋伴老身
贈元道處士一作贈處士
小徑上山山甚小每憐僧院笑僧禪人閒莫道無難事二十年來已是玄
平陰夏日作
西來漸覺細塵紅擾擾舟車路向東可惜夏天明月夜上作土山前面障南風

題酸棗驛前碑
蒼苔古澀字一作雕疏誰道中郎筆力餘長愛當時遇王粲每來碑下不關書
題宋邱一作兵曹山房
朱氏西齋萬卷書水門山閣自高疏我來穿穴非無意願向君家作壁魚
容兒鉢頭
爭走金車叱鞅牛笑聲惟是說千秋兩邊角子羊門裏猶學容兒弄鉢頭
邠娘羯鼓
新教邠娘羯鼓成大酺初日最先呈冬兒指向真真貝一作說一曲乾鳴兩杖一作杖子輕
耍娘歌

宜春花夜雪千枝妃子偷行上密隨便喚耍娘歌一曲六宮生老是蛾眉
悖拏兒舞
春風南內百花時道調一作梁州急徧吹揭手便拈金椀舞上皇驚笑悖拏兒
酬惟信上人贈張僧繇畫僧全唐詩載作題畫僧二首之一
骨峭情一作清高彼岸人一杯長泛海爲津僧儀又入清流品御恐前生是許詢
題靈澈上人舊房
寂寞空門支道林滿堂詩版舊知音秋風吹葉古廊下一半繩牀燈影深
晚秋潼關西門作
日落寒郊烟物清古槐陰黑少人行關門西去華山色秦地

東來河水聲
贈內人
禁門宮樹月痕過媚眼惟看佰驚一作薰斜拔玉釵燈影畔剔開紅燄救飛蛾
折楊柳枝二首
莫折宮前楊柳枝玄宗曾向笛中一作玉笛吹傷心日暮烟霞起無限春愁生翠眉
凝碧池邊斂翠眉景陽樓下綰青絲那勝妃子朝元閣玉手和烟弄一枝
華清宮四首
風樹離離月稍明九天龍氣在一作有半夜雲中羯鼓聲
天關沈沈夜未央碧雲仙曲舞霓裳一聲玉笛向空盡月滿

驪山宮湳長
紅樹蕭蕭閣半開玉一作皇曾幸此宮來至今風俗驪山下
村笛猶吹阿瀙堆
山一作繞宮牆處處聲殘紅長綠露華清武皇一夕夢不覺
十二玉樓空月明

洛中作
元和天子昔平戎惆悵金輿尚未通盡日洛橋閒處看秋風
時節上陽宮

送走馬使
新樣花紋配翫羅同心雙帶獘金蛾慣將喉舌傳軍好一作號
馬跡鈴聲徧兩河

贈賓家小兒
深綠衣裳小小人每來廳一作聽裏解相親天生合去雲霄上
一尺松栽已出塵

聽崔呂侍御葉家歌呂一作莒一本無呂字
宛羅重轂起歌筵活鳳生花動碧烟一聲唱斷無人和觸破
秋雲直上天

題畫僧
瘦頸隆肩碧眼僧一作生翰林親讀虎頭能終年不語看如意
似證禪心入大乘

長門怨
日映宮牆柳色寒笙歌遙指碧雲端珠鉛滴盡無心語强把
花枝冷笑看

讀老莊
等閑緝綴閒言語誇向時人喚作詩昨日偶拈莊老讀萬尋
山上一毫釐

偶題
古來名下豈虛爲李白顛狂自稱時惟恨世間無賀老謫仙
常在沒人知

題御溝
萬樹垂楊拂御溝溶溶漾漾繞神州都緣濟物心無阻從此
思波處處流

別王華仙侶
纔舍烟霞爲四鄰寒泉白石日相親塵機不盡住不得珍重
玉山山上人

汴上同楊昇秀才送客歸一作汴上送客
河流西下雁高飛楚客相逢淚濕衣張翰思鄉歸一作何太切
扁舟不住又東歸

平原路上題郵亭殘花一作郵亭殘花翻
平原路上郵亭殘花自從身逐征西府每到
雲暗山橫日欲斜郵亭下馬對殘花時不在家

秋曉一作時送鄭侍御
離鴻聲怨碧雲淨楚瑟調高清曉天盡日相看俱不語西風
搖落數枝蓮

宿武牢關
行人候曉久徘徊不待雞鳴未得開堪羨寒溪自無事潺湲
一夜向一作宿關來

夜宿溢浦逢崔昇
江流不動月西沈南北行人萬里心況是相逢雁天夕星河
寥落水雲深

京城寓懷
三十年持一釣竿倘隨書薦入長安由來不是求名者惟待

春風看牡丹
感歸
行去一作師江南路幾千歸來不把一文錢鄉人笑我窮鬼
還似襄陽孟浩然

偶作
偏識青青一作曹路上人相逢祇是語遑遑可勝飲盡江南酒
歲月猶殘李白身

題青龍寺
二十年沈滄海閒一遊京國也應閒人人盡到求名處猶向
青龍寺看山

丁巳年仲冬月江上作
南來驅馬渡江清消息前年此月聞惟是賢生先慟哭不堪
天意重陰雲

勸飲酒
燒得硫黃謾學仙未勝長付酒家錢貧常不喫齊推藥一作藥
卻在人閒八十年

硫黃
一粒硫黃入貴門寢堂深處問玄言時人盡說韋山甫昨日
餘干弔子孫

集靈一作虛臺二首
日光斜照集靈一作虛臺紅樹花邨曉露開昨夜上皇新授籙
太真含笑入簾來

虢國夫人承主恩平明騎馬入金門卻嫌脂粉污顏色淚掃
蛾眉朝至尊此篇亦作杜甫詩

阿嚲湯
月照宮城紅樹芳綠窗燈影在雕梁金輿未到長生殿妃子

偷尋阿嚲湯
馬嵬歸
雲愁鳥恨驛坡前子子龍旗指望賢無復一生重誤事柘黃
衫袖拖潛然

馬嵬坡
旌旗不整奈君何南去人稀北去多塵土已殘香粉點荔枝
猶到馬嵬坡

太真香囊子
感金妃子小花囊鎖耗胸前結翠香誰為君王重解得一生
遺恨繫心腸

散花樓
錦江城外錦城頭回望秦川上軫憂正值血魂來夢裏杜鵑
聲在散花樓

雨霖鈴
雨霖鈴夜卻歸秦猶見是一作張徽一曲新長說上皇和淚教
月明南內更無人

聽劉端公田家歌歌全唐詩作歌二首之一
兒郎漫說嗜喉輕須待情來意自生只是眼前絲和竹大家
發喪唱新聲

題宋州田大夫家樂邛家箏聽箏一作
十指纖纖王筍紅雁行輕過翠絃中分明似說長城苦水咽
雲寒一夜風

狄家歌全唐詩作聽歌二首之二
十二年前邊塞行坐中無語默狄情不堪昨夜先垂淚唱出
陽關第一聲

王家琵琶
王家琵琶

金屑相樽玉腕明子絲輕撚為多情不愁拍碎涼州破畫出
風雷是撥聲
　　崔家笛一作宮一作閨笛
夜梅花笛裏飛陽春白雪復輝輝一作令滿堂光輝一作月光輝東風卻定
北風起一作北風向何處高入寒雲驚雁稀
　　王家五絃
五條絃出萬端情撚撥閒關漫能作悽悽苦苦悲風流田太守小金
鈴子耳邊鳴
　　李家柘枝
紅一作細一作銷拂臉細腰人金繡羅衫輕著身大抵舞時殘拍盡
卻思雲雨更元一作因
　　楚州韋中丞堂筵
千重筠銷撼金鈴滴顆真珠瀉玉瓶恰值滿堂人欲醉甲光

總觸一時醒
　　邊上逢歌者
垂老愁一作秋一作歌出塞庭過雲相似一作不字
卻向人前側一作傾一作耳聽
　　聽薛陽陶吹蘆管
紫清人下薛陽陶未曲新翻調正高無奈一聲天外絕百年
已死斷腸刀
　　聽李簡上人吹蘆管二首
蜀國僧吹蘆一枝隴西遊客淚先垂至今留得新聲在卻為
中原人不知
　　細蘆僧管夜沉沉感鳥巴猿寄恨吟吹到耳邊聲盡處一條
絲雨碧雲心
　　月落江城烏繞鴉一聲蘆管是天涯分明西國人來說赤佛

堂西是漢家
　　聽岳州徐員外彈琴
玉律潛符一古琴哲人心見聖人心盡日南風似還意九疑
猿鳥滿山吟
　　經荊遊
去年來送行人處依舊蟲聲古岸南斜日照溪霧影斷水茨
花穗倒空歸
　　東山寺
寒色蒼蒼老柏風石苔清淨露光融半夜四山鐘磬盡水晶
精一作宮殿月玲瓏
　　李夫人詞
延年不語望三星莫說夫人上界靈爭奈世間惆悵在甘泉
宮夜見安一作門形

　　維遊淮南
十里長街市井連月明橋上看神仙人生只合揚州死禪智
山邊一作光好墓田
　　櫻桃
石榴未折梅猶小愛此山光四五株斜日庭前風裏碧油
千片漏紅珠
　　鴻溝
龍虵百戰爭天下各制雄心指此溝豈似九州分國土地圖
初割海中流
　　題峰頂寺一本無題字
月明如水山頭寺仰面看天石上行夜半深廊人語定一枝
松動鶴來聲
　　悲納錢

長開爲政古諸侯使佩刀人盡佩牛誰謂今來正耕墾卻銷農器作戈矛

題潤州鶴林寺

古寺名僧多異時道情虛遣俗情悲千年鶴在市朝變來去舊山人不知

題勝上人山房

清齋房廊山半開一瓶新汲灑苺苔古松百尺始生葉颯颯風聲天上來

題金陵渡

金陵津渡小山樓一宿行人自可愁潮落夜江斜月裏兩三星火是瓜州

過陰陵山一本無山字

壯士棲惶到山下行人惆悵上山頭生前此路已迷失寂寞孤魂何處遊

過汾水關

千里南來背日行關門無事一侯嬴山根百尺路前去十作一夜耳中汾水聲

鈞弋夫人詞

惆悵雲陵事不迴萬金重更築仙臺莫言天上無消息猶是夫人作鳥來

登樂遊原

幾年詩酒滯江干水積雲重思萬端今日南方惆悵盡樂遊原上見長安

過石頭城

鬱鬱壕墟慕葬西原六代同歸蔓草根悵是歲華流盡處石頭城下水千痕

酬靈符一作凌秀才惠枕一作寄虎枕

八寸黃楊惠不輕虎頭光照篆文清空心想此緣成夢拔劍燈前一夜行

黃蜀葵花

名花八葉嫩黃金色照書窗透竹林無奈美人閒把嗅直疑檀口印中心

楊花

散亂隨風處處行一作庭前幾日雪花新無端惹著潘郎鬢驚殺綠窗紅粉人

薔薇花

曉一作風扶蓋燕支顆夜雨催成蜀錦機當晝開時正明媚故鄉疑是買臣歸

戲顏郎中一作獵一本無戲字一本有騎字非也全唐詩載夢詩一首有注云溫州顏郎中

忽聞射獵出軍城人著戎衣馬帶纓倒把角弓呈一箭滿川狐兎當頭行

江上旅泊呈杜員外

牛渚南來沙岸長遠吟佳句望池陽野人未必非毛遂太守還須是孟嘗

胡渭州

亭亭孤月照行舟寂寂長江萬里流鄉國不知何處是雲山漫漫使人愁

破陣樂

秋風四面足風沙塞外征人暫別家千里不辭行路遠時光早晚到天涯

楓橋

長洲苑外草蕭蕭郤尋遊城歲月遙唯有別時今不忘暮烟
疏雨過楓橋
即席爲詩以獻王侍中劉世珩從劇談錄補入
古來英傑動寰區武德文經未有餘王氏桂天勳業外李陵
章句右軍書太平廣記作十年受命鎮方閫考餘忠規兩有
聯句劉世珩從全唐詩補入
妓席與杜牧之同詠
殿子逡巡裹手拈無因得見玉纖纖牧但知報道金釵落勢
鄭遨應露指尖祕
斷句劉世珩從全唐詩補入
萬國見清道一身成白頭上令狐相公以下見紀事此地榮辱盛豈宜
山中人晚秋 椿兒繞樹春園裏桂子尋花夜月中見北夢瑣言
一身扶杖二兒隨見野客叢談夏雨連旬破秋風桂子彫題天竺寺

以下並見海錄碎事
杜鵑花發杜鵑叫烏白花生烏白啼 茶風無
奈筆酒禿不勝簪
唐張承吉處士集五卷爲明正德間刻本詩祇五言
律三卷七言絕句二卷且錯入五言古四首於七言
絕句中編次甚爲失當因檢全唐詩互校補入五七
言古七言律三體得五古四首七古六首七律二十
四首又從劇談錄及全唐詩聯句補入七言絕句二
首餘亦各有增益有兩本所作不同者均以一作注
於下重爲釐正仍訂五卷存其舊觀並錄紀事詩話
補載目錄可稱完善後之人慎勿以正德本改此本
也光緒三十一年乙巳六月二十有九日開元鄉人
彭城劉世珩識

張處士詩集卷之五終

周縣一卷縣詩

坿文一首

康熙池州府志卷第六十唐周縣傳第三

周縣字爲篤至德人登咸通十三年進士第與許棠張喬鄭谷李昌符俞坦之吳宰張蟾李棲遠温憲齊名謂之咸通十哲嘗著明皇夢鍾旭賦曰皇躬抱疾佳夢通神見番緛兮上言丹陛引鍾旭兮來舞華茵寢酣方悅於宸扆不知爲異覺後全銷於美疢始訝非真開元中撫念齊民憂勤大國萬幾親決於宸斷徵瘝遂沾於聖德金丹術士殊乖九轉之功銅篆醫師又寡十全之力爰感神物來康哲王於時漏滴長樂鐘敲建章扃禁闥兮開羽衛虛寢殿兮問嫦嫣虎魄枕敲桑榻透熒熒之影蝦鬚簾捲魚燈搖閃閃之光聖魂惝恍以方寐怪狀朦朧而遠至硃砌標衆顙顏類特異舊長髯於濶臆斜領全開擻短髮於圓顱危冠欲墜顧視纓定趨蹡忽前不待手調鳳管撥鸞絃曳藍衫而颯纚揮竹簡以蹁躚頻趾而虎跳幽谷昂頭而龍躍深淵或研口而揚音或蹲身而節拍震雕栱以將落躍瑶階而欲折萬靈沮氣以張皇一鬼麦隨而奮擲烟雲忽起難留舞罷之姿雨雹交馳旋失去來之跡睿想纔寤清宵已闌祛沈疴而頓愈撫御體以猶寒對真妃言寤寐之祥六宮皆賀詔道子寫婆娑之狀百辟咸觀彼號伊祈亦名鄧蟄儻袄於凝丞之末驅厲於發生之始豈如呈妙舞兮應夢明君康寢兮福履時最稱之簪仕河南尉罷去與段成式韋蟾温庭皓輩同遊襄陽徐商幕府商罷鎮歸九華山僕射王徽薦縣孝友足以表俗用爲建德令歷檢校御史中丞卒葬紙阮山有集一卷

唐詩紀事

周縣

縣字爲憲池州人及咸通進士第以明皇夢鍾馗賦知名第
未工調池之建德令李昭象以詩送之曰投文得仕而今少
爲詞佩印還家古所榮後以御史中丞與段成式韋蟾温庭皓同
遊襄陽徐商幕府縣有看牡丹贈段成式詩云金蕊霞英疊
彩香初疑少女出蘭房遂巡又是一年別寄語集山呼索郎
成式前有悼酒絶句贈縣曰太白東來飛正狂新篇石凍雜
梅香詩中反語常迴避尤怪花前呼索郎
縣又以人參遺成式有詩云人形上品傳方志我得真英自
紫團慚非叔子空持藥更請伯言審細看式求人參詩曰少賦今才猶强作衆
醫多失不能呼九蓋仙草真難得五葉靈根許惠無襄陽中堂賞花縣與妓人戲語成
式嘲之曰羅裳花前選孟光東山逋客酒初狂青娥畢竟難

防備燒得河車莫遣嘗縣和云迴聲轉黛喜猜防粉暑裁詩
助酒狂若遇仙丹偕羽化便隨蕭史亦何傷
成式不赴光風亭夜宴贈縣云屏開屈膝見吳娃絳臘同心
四照花妒女不愁難管領斬新鉛裏得黃牙縣和云玉樹瓊
筵映彩霞登盧樓閣似仙家只緣存想歸蘭室不向春風看
夜花
廣陽公宴成式速罷馳騁坐觀花豔或有眼飽之嘲縣賦詩
云麈鞚且徒爲盜如目送時報警漸選爽存想恨遂遲促坐
疑辟咡咄杯强朵頤恣情窺窈窕曾恃好風恣色授應難奪
神交願莫辭請君看曲譜不負少年期段成式和并序云近
者物開金埒大敞紅筵騎馳塊而風生鼓摻撾而雷發成式
未曾盤馬徒效執鞭喜過君子之營徒接將軍之第歎段雜
退因得坐觀是時滿目鉛黃迷眞閨屏晚新餘論恨織素而

不憐斜柯新知歎因針而難假化符端公妾換名馬賦關長
門莫逆賞心形於善謔爲憲老舅吟飄白雪思效碧雲六韻
傳觀不得落地鏗如珮玉桑若列星傾眼詎責於千金貸心
只勞於一句輒嗎瓦缶方應金鏡拗輔宜咍足代諧笑詩云
才甘魚目並藝怯馬蹏閒王謝初飛蓋姬姜盡下山縛雞方
角逐射雉豈開顏亂翠移林色任紅照座殷防梭齒雖在乞
憶擊衝斑儻恕相如瘦應容累騎還庭鈞和云齊馬馳千駟
盧姬逞十三玳筵方喜眸金勒自趁趨墮珥情初洽鳴鞭戰
未酣神交花再再眉語柳毵毵（攬吳興云臯眉語度）卻略青鸞鏡翹
翻翠鳳箋專城有佳對寧詣顧眷鑑

貴池先哲遺書第四

周縣詩　　貴池唐人集第四　卷之九

周縣字為慈池州人咸通十二年登進士第以明皇幸蜀
鍾馗賦知名調建德令辟襄陽徐商幕府檢校御史中
丞與段成式輩蹔溫庭筠同在賓筵倡和為多集一卷
唐宋二志無通考書錄有

五言律詩

望海

蒼茫空泛日四顧絶人烟半浸中華岸旁通異域船島間應
有國波外恐無天欲作乘槎客翻愁去隔年

登甘露寺

盤江山一作上幾層峭壁半垂藤殿鎖南朝像龕禪外國僧海
濤春砌檻山雨濕留燈日暮疏鐘起聲聲徹廣陵

甘露寺東軒

每日憐晴眺閑吟只自娛山從平地有水到遠天無老樹多
封楚輕烟暗染吳雖居此廊下入户亦踟躕

甘露寺北軒

曉色宜閒望山風遠益清白雲連晉閣碧樹盡蕪城水靜沙
痕出烟消野火平最堪住此境為我長詩情

題東林寺虎捨泉

勝致通幽感靈泉有虎捨爪攅山脈斷掌託石心坳竹藹疑
相近松陰蓋亦交轉公樓遺者真境愈難拋

送洛陽崔員外

塞詔除嵩洛觀圖見廢興城遷周古鼎地列漢諸陵日送歸
朝客時招住獄僧郡齋臺閣滿公退即吟登

送邊上從事

戎裝佩鍭鉞走馬逐輕車衰草城邊路殘陽壘上茄黃河穿

漢界青嫁出胡沙提筆男兒事功名立可誇

送人尉黔中

盤山行幾驛水路復通巴峽派三川雲開四季花公庭藏
白鳥官俸請丹砂知尉黔中後高吟采物華

送宇文虞

此別欲何往未言歸故林行車新歲近落日亂山深野店寒
無客風巢一作窠動有禽潛知經目事大半是愁吟

螢一作螢

熠熠與娟娟池塘竹樹邊亂飛同曳火成聚卻無烟微雨灑
不滅輕風吹欲燃舊曾書案上頻把作囊懸

五言排律

送江州薛尚書一作卿中

崖廬千萬峯影市郡城中忽佩虎符去還遥疑鳥道通烟霞時
滿郭波浪暮連空樹驛樓臺月帆飛鼓角風郡齋多古客鄉
户半漁翁王事行春外題詩寄遠公

廣陽公宴段柯古逮罷馳騁坐觀花蠭或有眼飽之嘲

因賦此詩一作段成式

感鞠且徒為寧如目送時報讐慙選耎存想恨遥邁促坐疑
辟咡銜杯强朶頤恣情窺窈窕皆恃好風姿色授應難奪神
交願莫辭請君看曲講不負少年期

七言律詩

白石潭秋霽作

潭心烟霧破斜暉波殷雷聲隔翠微崖感盤渦翻屋窟瀉瀑
白石上漁磯淩風觧艇謳啞去出水鷁鵝飛薄泊飛秋霽更誰
同此望遠鐘時見一僧歸

題金陵栖霞寺贈月公

明家不要買山錢施作清池一作筑宮種白蓮松檜老依雲外地
樓臺深鎖洞中天風經絕頂迴疏雨石倚危峯挂落泉欲結
茅菴伴師住肯饒多少薜蘿烟

送楊環校書歸廣南

天南行李半波濤灘樹枝枝拂戲孫初著藍衫從遠嶠乍辭
芸署泊輕艘山村象踏桃榔葉海外人收翡翠毛名宦兩成
歸計隱徧尋親友與何饒

送入番使

獵獵旗旛過大荒敕書猶帶御爐烟一作香溝沱河東軍迴探
邏逈城孤雁著行遠寨燒一作風狂移帳幕平沙日晚臥牛羊
早終册禮朝天闕莫遣虬髯染塞霜

經故宅有感

身沒南荒雨露睽朱門空鎖舊繁華池塘鑿就方通水桃杏
栽成未見花異代圖書藏幾篋傾城羅綺散誰家昔年埏埴
生靈地今日生人爲歎嗟

七言絕句

公子行

青衫薄薄漏春風日暮鳴鞭柳影中回望玉樓人不見酒旗
深處勒花驄

津頭望白水

晴江暗漲岸吹沙山畔船衝樹杪斜城郭半淹橋市鬧驚鴛
繚繞入人家

看牡丹贈段柯古自注柯古酒者故酒

金蕊霞英疊彩香初疑少女出蘭房逡巡又是一年別寄語
東君好主張

周詩一卷終

周繇文　　貴池唐人集第四　卷之九附

明皇夢鍾馗賦以德至前王始親神跡爲御

皇躬抱疾佳夢通神見番綽兮上言丹陛引鍾馗兮來舞華茵寢酣方悅於宴展不知爲異覺後全銷於美疢始訝非真開元中撫念齊民憂勤大國萬幾親決於宴斷微瘝遂沾於聖德金丹術士殊乖九轉之功銅籙醫師又寡十全之力爰感神物來康哲王於時漏滴長樂鐘敲建章扃禁闥兮閉羽衛虛寢殿兮閒嬪嬙虎魄枕敧象榻透熒熒之影蝦鬚簾捲魚燈搖閃閃之光聖魂惝恍以方寐怪狀朦朧而遽至肆矻慄衆顫頰特異舊長髯於潤臆斜領全開搤短髮於圓顱危冠欲墜顧視纓定趨蹌忽前不待乎調鳳管撥鸞絃曳藍衫而颯纓揮竹簡以蹁躚頻趾而虎跳幽谷昂頭而龍躍深淵或矸口而揚音或蹲身而節拍震雕栱以將落躍瑤階而欲折萬靈沮氣以張皇一鬼旁隨而奮擲烟雲忽起難留舞罷之姿雨電交馳旋失去來之跡容想纓冠清宵已闌祛沈疴而頻愈撫御體以猶寒對真妃言寤寐之祥六宮皆賀詣道子寫婆娑之狀百辟咸觀彼號伊祈亦名鼗鼓僊祆於凝冱之末驅厲於發生之始豈如呈妙舞兮薦夢明君康寧兮福履

附周文一首終

顧雲詩文

貴池縣志人物志宦績本傳

顧雲字垂象秋浦人初與杜荀鶴殷文圭同讀書九華山有文名與羅隱俱受知於宰相令狐綯隱鄉音乘刺雲風韻詳整綯子弟猶與雲遊咸通十五年登進士第會世亂退居霤川以著書爲事執政薦修國史與盧知猷陸希聲司空圖錢翊馮渥輩同奉勅撰宣懿僖三宗實錄時稱直筆雖權貴不敢以私干書成加虞部員外郎乾寧初卒所著有君亭雜筆五卷君川總載十卷集新文苑十卷集遺具錄十卷啟事一卷編棄十卷表奏類賦二卷鳳策聯華編

卷江南通志 池州府志

貴池先哲遺書第五

唐詩紀事

顧雲

雲字垂象池州人風韻詳整與杜荀鶴殷文圭友善同肄業九華咸通中登第爲高駢淮南從事師度之亂退居雪川杜門著書宰相杜某奏雲與盧知猷陸希聲錢翊馮渭司空圖等分修宣懿德三朝實錄書成加虞部外郎乾寧初卒有文號鳳策聯華編稿昭亭雜筆雲在淮南李昭象以學仙詞寄之云記得初傳九轉方碧雲峯下祝虛皇丹砂未熟心徒切白日難留鬢欲蒼無路洞天尋穆滿有時人世羨劉郎仙人思重何由報焚盡星壇午夜香蓋招隱之義也

雲大順中制同羊昭業等十人修史雲至江淮過高逢休諫議時劉子長爲僕射其弟崇望復在中書雲叩逢休希致先容逢休許之久矣雲臨歧請書授之一函甚草創雲微有惑潛啟閱之凡一幅並不言雲但曰羊昭業等擬將一尺三寸汗腳踏他燒殘龍尾道懿宗皇帝雖薄德不任被前件人羅織執大政者亦太悠悠雲歎而已

雲詠柳云閒花野草總爭新眉皺絲乾獨不勻乞與東風殘氣力莫教虛度一年春

雲爲虞部郎中高駢淮南從事駢章疏不暇著述目爲鳳策聯華雲初下第鄭谷有詩勉之云鳳策聯華是國華春來偶爲上仙槎鄉連南渡思蒸米淚滴東風避杏花吟聒林鶯歸廟院睡消遲日寄僧家一般情緒應相信門靜莎深樹影斜

顧雲詩　貴池唐人集第五

顧雲字垂象池州人風韻詳整與杜荀鶴殷文圭友善同肄業九華咸通十五年登第爲高駢淮南從事師度之亂退居雪川杜門著書大順中與羊昭業盧知猷陸希聲錢翊馮渭司空圖等分修宣懿德三朝實錄書成加虞部員外郎乾寧初卒存詩一卷

七言古詩

華清詞

祥雲皓鶴盤碧空喬松稍稍韻微風絳節影來朱旛磬丁東相公清齋朝蓬宮太上符籙龍蛇蹤散花天女侍香童隔烟遙望見雲水驚破吹鳳清瓏瓏丹砂黃金世可度願啟一言告仙翁通門弟子山中客長向山中禮空碧九色真龍上漢時願把宽幢引烟策

天威行

蟹螯高鼇海闊去舸迴艘投此獻一夜舟人得蒙開草草相呼一時發風風忽起雲顛狂波濤擺掣魚龍殪岸走山靈股慄入石藏金蛇飛狀霍閃過白日倒挂銀繩長轟轟砢砢雷車轉霹靂一聲天地戰風定雲開始望看萬里青山分兩片車遙遙馬闐闐平如砥直如弦雲南八國萬部落皆知此路來朝天取恭拜出井底水廣利刺開山上泉君論終古濟物意二將之功皆小焉

棄城篇

三十六里西川地圍繞城郭義天橫一家人命纔興城已成役夫登登無倦色餼飽觴酣方暫息出指蹤蘆慮心匠爲誓畫閣圍圍真鐵甕堵闕巉巖一作巉巖齊石壁風吹四面旌旗動火猴相燒滿天赤散花樓晚挂殘

虹浦錦秋江潑剌碧西川父老賀子孫從茲始是中華人

蘇君廳觀韓幹馬障歌

杜甫歌詩吟不足可憐曹霸丹青曲直言弟子韓幹馬(一作骨)始知甫也真凡目畫馬無骨但有肉今日披圖見筆跡(一作蹟)始知甫也真凡目秦王學士居武功六印名家聲價雄乃孫屈跡窟百里好奇學古有祖風竹廳斜日奕棋散延我直入書齋中屹然六幅古屏上蹴見胡人率入天廐之神龍麟鬣鳳臆真相似秋竹慘慘披兩耳輕勻杏蕊糝皮毛細撚銀絲插駿尾思量動步應千里誰見初離渥洼水眼前只欠燕雪飛蹶下如聞朔風起朱崖謫掾從七殺更有何人鑒奇物當時若遇燕昭王肯把千金買枯骨

苔歌

檻前溪奪秋空色百丈潭心數砂礫松筠(一作條)條長碧苔

苔色碧於溪水碧波迴梳開孔雀尾根細貼著盤陀石撥浪輕拈出少時一簪濃烟三四尺山光日華亂相射靜鑢藍簪勾劈積試把臨流(一作風)抖擻看琉璃珠子淚雙(一作雙)滴如看玉女洗頭處解破雲鬟收未得即是仙宮欲製六銖衣染絲未倩鮫人織采之不敢盈筐筥苦怕龍神河伯惜瓊蘇玉鹽爛漫煮噉入丹田續靈液會待功成插翅飛蓬萊頂上尋仙客

池陽醉歌贈匡廬處士姚襄傑

九華太守行春罷(一作戰)高絳紅筵壓花榭四面繁英拂檻開帖雪團霞墜枝亞空中裊若燒藍天萬里滑靜無纖烟弦索緊快管聲脆急曲碎拍聲相連主人憐才多傾興許客酣歌露真性春酎香濃枝盞黏一醉有時三日病麴潭鱗粉解不去鴉嶺蕊花澆不醒肺枯似著爐薪煽腦熱如遭鏨釘蒙

溪先生梁公孫忽然示我十軸文展開一卷讀一首四顧特地無涯垠又開一軸讀一帙酒病豁若風驅雲文鋒幹破造化窟心刃搠出興亡根經疾史恙萬片恨墨炙筆鉞如有神呵叱潘陸鄒鎖肩提挈楊孟歸孔門時時說及開元理家風颯颯吹人耳吳競纂出升平源十事分明鋪在紙奇孫才業今如此誰人爲秦明天子鑾駕何當猟左馮神鷹一擲望千里戲搏狂翰涎蠻牋傍人莫笑我率然

七言律詩

詠柳

帶露含烟處處垂綻黃搖綠嫩參差長隄未見風飄絮廣陌初憐日映絲斜傍畫筵偷舞態低臨妝閣學愁眉離亭不放到春暮折盡拂檐千萬枝

七言絕句

詠柳

閒花野草總爭新眉皺絲乾獨不勻乞取與(一作東)風殘氣力莫教虛度一年春

斷句劉世珩從全唐詩補入

興羅隱互譏隱與雲同謁淮南相公高駢高以雲爲人雅律遂留雲而逐隱隱微知之歸武陵與賓幕酌餞與郵亭盛著青蠅入坐嘉入座隱隱願見白澤圖釘在門扇應聲答之乃以讖雲之獨留不能去也

青蠅被扇扇離席雲白澤遺釘釘在門隱

顧詩一卷終

貴池先哲遺書第五

顧雲文　貴池唐人集第五　卷之十一

代高駢上僖宗奏

臣伏奉詔命令臣自省吏勿依違者臣仰天訴地血淚交流如劍戟攢心若湯火在己只如黃巢大寇圍逼天長小城四旬有餘竟至敗走臣散徵諸道兵甲盡出家財賞給而諸道多不發兵財物即爲己有縱然遣使徵得敕旨不許過淮其時黃巢殘凶纔及二萬經過數千里軍鎮盡若無人只如潼關已東只有一徑其爲險固甚於井陘豈有狂寇奔衝畧無阻礙即百二之地固是虛言神策六軍此時安在陛下倉皇西出內官奔命東來黎庶盡被殺傷衣冠悉遭屠戮今則園陵開毀宗廟荆榛遠近痛傷遐邇嗟怨雖然奸臣未悟陛下猶迷不思宗廟之焚燒不痛園陵之開毀臣之痛也實在於斯此事見之多年不獨知於今日況自崔滈盜起朝廷徵用

至多上至帥臣下及裨將以臣所料悉可坐擒用此爲謀安能辦事陛下今用王鐸盡主兵權誠知狂寇必殲梟巢即覆天下兵驕在處僭越豈二儒士能戢强兵萬一乖張將何救助願陛下下念黎庶上爲宗祧無使百代有抱恨之臣千古留刮席之恥臣但慮寇生東土劉氏復興即軼道之災豈獨往日乞陛下稍留神慮以安宗社今賢才在野儉人滿朝致陛下爲亡國之君此等計將安出伏乞戮賣官鬻爵之輩徵鯁直公正之臣委之重難置之左右剋復宮闕莫尚於斯若此時謗誹忠臣沈埋烈士匡復宗社未見有期臣受國恩深

不覺語切無任憂懼之至

代青州掌記謝本府辟啟

某啟今月日衙前虞候某乙齎到簡牒伏蒙召署節度掌書記者伏以記室司存雄藩重務吳中草檄始召陳琳鄴下裁牋方徵阮瑀咸持彩筆以掌軍書況地控全齊封連巨浸有外夷之琛賚多上貢之賦與假道既繁飛章亦衆永言斯任宜委高才且某徒效聚螢未嘗吐鳳讀傳而雖云成癖爲文而未見詹風忽舉簡書遽蒙辟召捧函增懼撫己知歸遐想膺門已積糜軀之志仰瞻龍節空懷拜賜之誠

投顧端公啟

某啟某聞三吳詞苑不乏家聲兩晉儒林非無祖德洎風流寖薄簪紱漸稀將闡吾宗獨付全德不依華宇更託何門某遠派涓流寒林一葉學由耕石才實饑冰爰自隨計遐方觀

光上國難沽聲價易掇羈愁出谷風高先摧弱羽登門浪急頓返窮鱗伏念一鄉魚竿四環星琯華髮灑倚門之淚遠書開隔歲之緘而又曹棄關繻空歸未得已隨律柱捨此何之今則漸過春期將臨試藝弓弧乏勇睇鵠增憂伏以端公三翁德服儒流言爲訓詁黃枯有術肉骨多方儻蒙少借餘波徹迴誕說當見長房之竹亦可爲龍則知非皇之魚終能化羽輕瀆尊聽伏積憂惶延望清塵不勝翹企

代人上路相公啟

某啟某本異仙才又非良器叨因射策偶忝決科始脫麻衣纔沾斗粟方期清慎稍竊寵榮無何不善攝生遽沈痼疾懸蚰結聚鬬蟻成災鍼石屢加奮羸無減並相如憑渴雖覺有瘳比元晏病風猶稀可療實以彌年伏枕終日閉關嬰幼素多饘餬莫給腸然烈火鬢染繁霜分無榮達之由敢望陶鎔

之力家室以幸聯姻戚合候起居伏蒙特軫襟靈深垂顧問
咨嗟生業憫惻曩危許以轉銜致諸外府側聆嘉命寂聽好
音扶策病躬開張淚目仰希尊旨如釋沈疴拜賜猶賒銜恩
欲泣望朱門而尚遠銘丹慷以先深必也果踐玉書不移金
諾資糧有羨藥餌無虞然後訪三世之名醫求千金之顯效
獲離枕席再服冠纓維此昇沈實繫恩德困而待問希同喘
路之牛誓此酬恩願比棲囊之雀謹專奉啟起居陳謝

投戶部裴德符郎中啟

某啟某聞放龜者無心覓印養雀者微意求環蓋由仁發於
誠惠加於物因懷感激遂效禎祥若某者泳沼未期傷弦有
日仰恩波而尚遠指雲路而猶賒欲望生成猶希憫惻實以
才非辯鸚道異猶龍四海投知希逢厚遇二年求試未過先
場撫螢窗而便欲灰心對鬻花而徒傷淚目加以秦吳路阻

烟水程遙甘滑多違問安實闕中宵夢到星漢俄沈萬里書
迴槐檀遽改而又偶師題柱竊學棄繻明未達而不還亦捨
此而何適伏以曾將薄技叨忝殊私倘蒙尚憫枯鱗猶傷塌
翼纔霑末薦便是深恩縱不能生報田文亦當死酬宣子傾
心企望溯懇依投圓蓋低臨方輿上載苟違斯語請告神明
謹啟

投殿院葦侍御啟

某啟某聞干時妄動君子不爲小智大謀兵家所忌進憂狂
狷退恥敗亡詳觀躁靜之機爰契軍戎之事聊因牋簡假喻
師徒冀憑殷氏之函用代秦庭之泣某名同膠柱用等鉛刀
不思量力而行竊欲爭鋒而進洎焚舟學海決戰名場裹甲
不堅心城匪固兩經先榜但濆楚師再犯終場亦班齊騎雄
鋒缺落銳志銷磨執金鼓以無因送降旗而不暇李陵矢盡

項猶兵窮歸漢讓慚還吳失計所以重噬懦氣再蓄空拳欲
罷不能既蘇復上將欲戒嚴文陣旺躊議圍贖孟明奔命之
辱雪曹沫敗軍之辱而我師甚寡彼敵尚強未暇爭衡空憂
失律持疑不進掉鞅難前先懷納款之誠欲有乞師之志伏
以侍御身弓落雁心劍剸犀儒圃中軍翰林盟主揮五色筆
爲諸侯師出奇於文苑之中二南衙壁決勝於粉闈之內七
子輿棺儻蒙益以奇兵濟之餘勇旁麾義檝遠借雲梯使武
庫戈矛皆爲我放文山草木盡作王師苟無必勝之功甘受
後期之責屢冺清聽伏積憂惶謹啟

投戶部鄭員外啟

某啟某聞柳文暢之遇王融初因雅韻劉嗣芳之逢沈約實
自片辭或兩句可嘉或一篇堪獎則題於團扇寫在郊居遂
使西鄰流芳南朝溢美時名愈大紙價愈高今也故事具存

清風盡在每因投卷竊賀伊人雖有負於斯文幸遭逢其至
鑒若某者學殊半豹藝愧全牛慚無經濟之文空有悲哀之
賦投竿魚浦遵跡龍津無一時暫廢討論無一日敢忘索課
誠不足揄揚大政感動知音比於雕蟲爲文鳥跡成字雖無
關至理亦粗有可觀輒敢編錄荒蕪輕塵裁鑒禽中一鶚冀
文舉之明知獄底雙龍庶茂先之必識儻或冰壺借潤水鏡
分光如其積玉之名示以鑑金之譽一日三復非敢望於休
文拂席易衣竊有期於謝混仲尼牆峻元禮門深非因咫尺
之書難寫依投之懇紘哀柱促言切詞繁先甘妄進之嗤後
受自媒之責干犯明德伏積兢慚謹啟

投翰林劉學士啟

某啟某聞鄭元之謁馬融不知不去趙壹之干羊陟未遇未
休或三年常在於門庭或一日再經其牆仞蓋以此時儒學

無出於馬公當世文儒莫先於羊子今所以重椁靈鼓復扣洪鐘者實存於此也某問不知三書惟關五未能窺豹强欲知龍泊投棄綸竿依憑湘帙從田巴於稷下謁揚震於關西三墜亡書粗知篇目一枚墜簡徵識指歸棲遲雖甚於蘇秦辛苦近同於甯越時或嚴霜侵節脫葉辭枝曲突無烟幽窗有雪飛文月殿欲擬謝莊染翰蘭臺思齊宋玉實以鈍踰厲統曾極曾參三犯龍門屢奔鯨浪元珠難得空迷罔象之津大道多歧頻麗亡羊之泣輒塵藻鑒叨猥菲辭轄自刖游戚閒推許潘生摛錦巧借丹青謝氏碎金猥加流品亦復廁披仙霧頻扣朱門冀遂望塵不期倒屣今則簪紱頻窘蒸燕同危正當羸角之時未識安巢之計輒披肝膽來訴融明伏以學士辨敵飛龜才雄白鳳鑒同止水公甚平衡潤青蘋於詞林雍榛蕪於義路講理則絲繩讓直發言則山猷慚轡儻假

以風雲賜之慰薦奏揚雄於漢殿始郭隗於燕臺願借吹噓豈無裨助至於斬衣畢命願印酬恩夜盜狐裘曉開魚鑰凡於死所請以身先干犯清嚴勿任隕越謹啟

又謝下第後使人存問啟

某啟某聞收燼枝於烈燄必假良知出埋刃於重泉當資至鑒苟非精識孰測神功蓋由六律五音固應難審靈鋒寶鍔或未易知某不善守株妄修通刺爰從前歲秋杪去年冬初累貢非詞上干藻鑑實以仙儿阻越流品懸殊天上程遥人間信斷在塵寰而祝望空有精誠向雲路以存思寧通夢想近者以龍門阻浪鶯谷摧枝麟鼠傷殘羽翰零落懷鄉莊鳥正苦越吟去國鍾儀方悲楚奏誰言否極忽有泰來前日某官委訪窮居曲傳芳訊側聆尊旨跪聽玉音竊聞俯降咨嗟深垂憫惻初疑夢覺終詡風傳方當退鷁之時忽得攀龍之

便伏以學士優游仙苑泛泳天潢覆錦高眠入花磚而讓寵含香視草五色筆以慚神況鏤鼎思調前壽待運起骸有術肉骨多方儻蒙列在衆賓致之下舍曉彈長鋏不空效其旅魚夜取珍裘竊欲偕於狗盜下情無任攀望依託感激之至謹啟

投西邊節度使啟

某啟某聞天列將星國分戎律必命英傑以專統臨故入則掌曉衛而主親兵爲王心膂出則驅集羣而駕熊軾分國土田苟非敵號萬人謀通七德孰副擁旌之選仍當注意之求伏以尚書勇冠山西聲聞隴右九天九地之法夜受於神姝金箱金櫃之書曉傳於靈叟故得拔劍龍吼彎弧雁驚使爽落無喧于戈盡偃逸烽息警塞柝沈聲爲天子之長城斷匈奴之右臂加以文通三變學洞九流郭璞神毫每通於夢想

兢惶謹啟

投刑部郎中啟

某啟某開弱水渺瀰匪風輪而不濟丹邱懸藐微羽翼而何之苟非元化之功寧造長生之境其有本無靈氣復異仙才徒勤九轉之功未識三清之路侍立於葛洪陂上願附龍鱗俳徊於緱氏山前思隨鶴馭敢傾丹赤盡寄牋毫扣德操之鼓鐘冀聞音響仰劉琨之山海庶覩高深或覬憐憫少加披省某句吳寒族鄒魯庸儒僶俛墩殺青因思拾紫捨獨繭文竿之樂頗橫經染翰之道一別楚山四彫秦葉進惟角觝退則鶉棲望化羽之期烏頭詎白困龍門之險魚尾將赬近者輒以荒蕪上干裁鑒實慚小道不副至公或自朋游竊聆風旨潘江陸海曲借品流繡段金聲仍加緣飾今則將臨筆陣漸遍掄材既乏先容惟憑點額絃哀柱促風勁葉危輒寫丹誠仰塵清鑒儻蒙特分餘潤微假末光朽枿生蓂寒灰發燄纔沾慰薦便是光華酬恩豈止於捐軀效德願同於異類迴眸顧印庶竊比於龜靈四代五公請先北於雀報

投陸侍御啟

某啟某聞河南器賈本爲能文渭北推袁曾因善賦或以年將弱冠或以才越衆流緜是援自後生實諸前席高擅洛陽之價雄專倚馬之名故能爲文苑之美譚作儒家之盛觀若某年將逾誼才不及宏論乏過秦詩殊詠史徒修通刺莫偶深知加以故國三千青霄九萬但抱羈離之苦畧無謇諤之期陶元亮之揮毫只思歸去庾子山之染翰空有悲哀近者不自揣量輒懷狂狷累緘巴唱來叩郢門螢近燭龍敢言芒耀鷄親威鳳方恥羽儀近自朋游竊聆風旨每承譚論常借丹青免貽覆瓿之譏叨枉揶金之譽此皆情深誘掖意在維

持迖洛下之名華徑容攀附記吳中之氏族常在接聯令申孔李之交許入原賓之舍且知逢晏子屈則宜伸媒遇寒修醜而思嫁所以更傾幽抱來訴融襟宋玉雄風必加吹煦謝莊明月終借光輝獲居七士之間便是百生之忝干犯清聽伏積憂惶謹啟

上池州衛郎中啟

某啟某聞哲匠搜材不遺於擭柄至公選士無間於蒿萊荀求其文行高明豈計其人材仄陋故王袞之臨益部首薦郡人杜密之理太山先推縣吏咸齒公侯之爵秩鬱爲文學之宗師若某者早寓樂郊實爲編籍數間螢牖猶存於去獸江邊一葉漁舟尚繫於還珠岸下頃者不量名分學玩縑紬足履春閨肩隨貢士爭先路狹角力材微伏膺於孔硯江毫終愧於秦雞遽豕加以中堂千里丹禁九重空吟招隱之詩誰

買長門之賦寒同冰子久迷温燠之途窮類偶人更軫漂流之歎伏念自隨鄉薦便託門牆每以蕪詞嘗干藻鑒必謂秉持刀尺流品生徒豈期來暮興歌亂緼思理輒提郡竹俄擲省蘭窗知出刺之邦又是維桑之地伏以郎中含香望重覆錦才高輟自南宮出臨偏郡池魚官牘既濟於公私綸閣璜闈已形於僉曰某近得弟霄狀報竊知曲敦奬勸俯念孱微深嘉甯越之辛勤仍憫鄙生之落魄大垂恩煦下蔭宗親兒童知激勵之風骨肉感饘餬之賜伏以秦吳阻隔江嶺縈迴不獲奔走階庭拜陳感激隨車在御空懷載下之熊無翼凌虛更羨旋邊之隼

上池州庾員外啟

某聞陳太守之奬善先自郡人鄭司農之受知始從鄉佐欲使恩隆薄俗化起儒門年代雖遷風流常在某者樵蘇賤品

桑梓遺民識昧機先智惟人下陳於器用則魏氏興譏列在
宮商則齊竽致誚徒以幼知經訓長辨義方偶近縑緗遂捐
耕釣披經閱史無怠於光陰雪牖螢窗每加於懸刺至於論
都敘別歎逝悲秋假鳥有以交談擬子虛而發論偶以書筠
得句聊因起草成篇木海郭江亦常關慮宋風謝月素所禁
心縱不及於前修時見推於同輩爰自東書辭楚懷刺遊秦
求試春官昇名貢士投暗而終多齟齬秉機而本乏梯媒纔
犯龍津旋悲鶺鴒且桃花浪峻難前短鬣纖鱗躋葉風高預
返疏翎翬羽雖匡衡遊宦未及十年而卞氏傷嗟俄經再刖
迴翔輦下求索關中橫戈而未忍先降掉鞅而猶思更戰竊
念秦卅已熾敵在不還蜀柱曾題途窮未返而又戀深陟岵
悲重倚門父子棲遲鄉閭共笑蘇秦羈旅骨肉相疑儻蒙特
降文符稍存麻庇纔聞顧盼便是恩榮使魯鄰知敬孔邱楚

市不陵韓信謝郎中端楚公皆曾投謁遂忝眷知近聞有使
還家便令附狀訴言名姓實辱奬憐非敢趍趄妄邀聲援

上翰林劉侍郎啟

某聞皎鏡當懸無疲屢照華鐘在虡不阻頻鏗其有飭貌前
來橫筵直進思投朗鑒願聽洪音孔室高深前遠仲由之窓
羊門峻阻難傳趙壹之懷所以再託牋毫用爲紹介某吳門
釣者閭里儒徒捨詹何獨繭之綸學揚子雕蟲之技慕顗孫
之干祿效車子之聚螢西過許昌空吟景福東遊鄒魯欲擬
靈光時或風入楚臺雪飛梁苑偶然成詠忽爾盈篇是用厭
韓鄭之門庭學楊衡之刺謁刻舟琢木未擬迂疏擊柷攻堅
難方齟齬以致兩臨文陣俱挫筆鋒東郭先生將逃瀛吹步
兵校尉欲泣窮途然亦默聽時謠頗聞通論以爲蔡中郎之
未顧則竹葉柯亭張司空之見知則劍辭圜室以時方濟會

物有窮通須因甄藻之時冀別沈淪之所求諸作者不在他
人是以某月日輒貢菲詞上干英眄以侍郎學士作時儀風
爲國元龜學海波瀾常融沈潛情田壟畝曾稔耕耘屬詞則
麗藻恆春視草則文星鎮動言能振鞏勢可燃灰儻蒙垂一
顧之恩出陸沈之所平生進退決在指縱干犯清嚴無任惶
懼企望之至謹啟

上隨鐵路綱判官啟

某聞積塊爲龍猶能致雨攻堅作鳥亦善因風此皆出自巧
心營於敏手被之鱗甲假以羽毛纔離土木之形便達陰陽
之理當其入用猶或濟時況某跡忝人曹名殊物類瞻雲望
舉粗識晦明指日看箕常知動息實以曾親簣篋強學進趨
人非冠玉之儀賦乏披金之譽澗松遲茂隴葉難芳重趙孟
門再困先浪以至萍漂陸海蓬轉九衢犬子生涯惟餘四壁

揚雄家產不過十金猶能染翰自強草玄無怠克己惟修其
直道潛心將候於已知必有英賢寧無資會自叨將陋唱再
黷沖襟螢遷太陽敢言芒耀鮒游滄海方愧眇微豈期俯惻
湮沈深垂汲引吐丹青於金石詩姓氏於同心榮耀既多銘
銘佶切今則俯臨文陣方假詞鋒失水多虞傷弦易怯輒披
肝肺更訴融明儻蒙少借餘光微均美蔭庶使因風託便不
藉於冥鴻假霧成斑無慚於隱豹塵黷清鑒無任攀望延佇
憂懼之至謹啟

上右司袁郎中啟

某聞仙翁逞術叱石爲羊方士呈能結巾成兎苟神靈之必
至亦變化而何難其有欲改前蹤須憑異行徵諸事跡或可
比倫如某者稷下庸儒吳中單緒爰從幼稚竊慕搏鵬思積
學以干時欲代耕而求祿俄拋釣舸遂履名場朝無九品之

親業有三餘之苦楊子雲之詞賦自愧雕蟲丁敬禮之文章
人嗤畫虎邊蓬易斷路槿難芳頻傷肅殺之威未識陽和之
力窮樓家遠旅宿衣單望鵾鳥長疏懸鶉屢弊況復吳波瀉綠
秦嶺堆青懷橘莫從采蘭多阻犬書一去元律方還蝶夢初
迴涼宵已艾恨淚泉湧愁腸火煎數奇而只自傷身語苦而
何人傾耳竊想曾披仙霧獲拜仁風煦以溫和借其光彩或
終以陸沈興念再惻傷懷願假雲雷偶蘇幽蟄豈可使難鳴
函谷只美馮諼龍躍天衢獨傳文舉儻德同而義合盍古有
而今無遐想音徽無任悲迫遙瞻紫氣希傳尹喜之書更詣
朱門恐涉張湯之刺謹啟

謝徐學士啟

某啟某聞隋珠暗投路人興忿荊玉三獻明主懷疑非至珍
之有類有瑕亦明鑒之難逢難遇況某樵歌俗韻牛驛凡聲

雖委巷末途時聞中律而曲卑調下難感知音洎儒術中微
時文稍變原玉之風流漸遠淵雲之事業攸歸亦當悵望危
津濵湲阮路斂毫興感掩卷長嗟今也河薦綠圖山張翠檢
開張網罟漁獵英髦周渭商巖皆辭釣築抱關負鼎盡挂轡
裾必有賢人出扶聖教歷詢時論實屬高才伏維學士瑤圖
呈祥尼邶降瑞名題仙署足躡瀛洲東哲臺前門披碧簡秦
王府裏時閱瑤籤徐觀動息之蹤已積鈞鎔之望某所以攜
持陋唱塵玷朱門駭愕未遑軒車忽至俯留榮誨下獎微才
拜啟琅函跪吟華藻笙簧滿耳雕煥盈眸某嘗偏閱縑緗旁
徵故實亦聞先達時接後來遠則沈隱侯之獎何伯言纔聞
發論近則韓文公之知李長吉始議及門未有曲示恩私顯
留翰墨才微往彥遇倍昔時仰戴恩榮已增銘篆謹當卷之
籠軸飾以錦牋置在書囊永爲家寶

代新及第人謝鐵使啟

某學慚辯豹業愧藏螢且乏智囊況無經笥雖冰盤凍筋素
所拳懷而長笛短簫亦嘗關慮豈謂攻堅少益雕朽難能劉
子駿之薦颯屢蒙相誚陸士衡之酒甕每沐見嘲內揣龍鍾
深甘棄置去年因收敗卒決戰文場奮藻儒林爭衡筆陣方
憂殿騎忽擢丙科姓名遽接於英髦骨肉初違於凍餒懷仁
空極欲報無由徒銘效死之心未得殺身之地近見某官說
竊知侍郎以沈淪軫念汲引關懷欲廣薦衡遂先始隗訖使
變陶爲甸化慘成舒備雅奏於文絃偃和光於暖谷遐沾厚
惠戚出深仁今也周渭告祥殷巖叶夢前籌待運鏤鼎思調
明主繫心蒼生企踵某幸將微眇願託鈞衡願居擁篲之先

大順初皇帝命小宗伯河東裴公掌邦貢次二年過者來隱
者出異人俊士始大集都下於羣進士中得九華山杜荀鶴
拔居上第諸生謝恩日列坐既定公揖生謂曰聖上嫌文教
之未張思得如高宗朝拾遺陳公作詩出沒二雅馳驟建安
削苦澀僻碎畧淫靡淺切破豔冶之堅陣擒雕巧之酋帥皆
摧撞折角崩潰解散掃蕩詞場廓清文祲然後有戴容州劉
隨州王江寧率其徒揚鞭按轡相與呵樂來朝於正道矣以
生詩有陳體可以潤國風廣王澤因擢生以塞詔意生勉爲
中興詩宗生謝而退次年寧親江表以僕故山偕隱者出平
生所著五七言三百篇見簡詠其雅麗清苦激越之句能使
貪吏廉邪臣正父慈子孝兄良弟順人倫綱紀備矣其壯語
大言則決起逸發可以左攬工部袂右拍輞林肩吞賈喻八
九於胸中曾不蘆介或情發乎中則極思冥搜游泳希奭形

兀枯木五聲勢於吁吸萬象悉於扶剔信詩家之雄傑者也美哉裴公之知人爲不誣矣於戲旌別淑慝史臣之職也僕幸得爲之敘錄視其人齒尚壯才力未盡謳吟之興方酣視其繼作得如周頌魯頌者廣之爲唐風集老而益精韶次序

一作別爲之次序

題致仕武賓客嵩山舊隱詩序

景福元年壬子夏述

賓客諱攸緒則天皇后從姪也天授中封安平郡王遷殿中監出爲揚州大督府長史聖厤中棄官隱居嵩山避榮寵也想其始來捫危選勝駕可裁基鉏走伊波控隱士飲牛之渚螺排緑嶠對仙人駕鶴之峯移紫府之全模寫清都之勝概王桃植砌董杏栽壇帳合蘿高牀平石古飛流界練貫幽響於風湍曙景張屏挂清光於露墜時或春光發盡秋雨晴初虛籟調風斜窗印月吞露華今漱烟液而樂天和吟酒賦今

唱琴歌焉知帝力及龍圖去呂龜飛還劉中宗皇帝方欲訪道崑巖鳴鸞茨岫遥飛鶴版親授蒲軒扣蓬藋之荒扉遠徵枚乘掃皋夔之右席强老嚴陵莫不黃屋翹襟高霞疊夢由是輕鷗出浦明月離雲纔拜宸階旋登甲觀以公嘗棲洞府不喜塵機雖當挂珮垂紳愈若投羅觸罟及飛章上闕雪涕辭天帳祖席於青門轄仙裝於紫陌乃知飛霜雨野冰厓留不死之蠶烈日熒溟珠岸有不枯之草故能振清風於戚里飛逸駕於雲達宜乎與祿產分鑣夷齊結轍比夫吞腥咽腐懷祿偷安者不亦優乎今則八桂森指五芝零落立松崖而盡日不見王孫掃石壁以題詩別招逋客豈無來哲能紹元蹤聊剖短章用旌高烈時睿文英武明德至仁廣孝皇帝御宇十二載也龍集辛卯律中林鐘十二日丙寅題

在會稽與京邑游好詩序

造化之功東南之勝獨會稽知名前代詞人才子謝公之倫多所吟賞湖山清秀超絶上國羣峯接連萬水都會昇高而望盡目所窮蒼然黯然兀然澹然先春煦然似畫似翠似水似冰似霜似鏡削玉似劍者霞布似窈窕者霜清似英絶者如是者千狀萬態縣亙數百里間則夫盤龍於泉巢鳳於山蘊玉於石藏珠於淵固必有矣真駭目奪精之所也其土沃其人文雖逼閩甌而不失禮節雖枕江海而不甚瘴疫斯爲郡邑一何勝哉將天地之樂萃於此耶至於物土所產風氣所被鳥獸草木之奇妖冶嬋娟之出前聖靈蹤往哲盛事此傳記所詳不假重言也斯但粗述其勝耳僕雖乏才自侍從至此晨夕習業之外遊覽所得吟詠烟月攄散情志自足一時之興也亦足快哉然時或倚檻南臨回首西望相交朋遠誰與同之每思往年於京洛間見時俗之士浮淺之流多誇

邑外人家有水木田園莊舍甚爲奇勝可比江山嘗與俱往謂信然今在此乃知前者之悠悠妄誇耳不足聽且夫方壺圓嶠桃源洞天自標真聖之居不與囂塵相接非但計幽隱已也至於人寰所有游觀必當顯敞知名若會稽山木深不可測高不可及如是乃能孕靈怪藏珍寶生雲霞而盡勝概耳豈於十畝之地朝夕之間鑿爲汙池植爲幽藪源流既遥根柢可知深不過藏青蛙密不過棲烏鵲而能出奇爲勝哉今之君子多尚奇好事貴達顯揚幽僻仄陋則言之而實不足徵也不然則是人能與造物爭功矣今序其事貽諸朋好知之者幸棄彼冗瑣而同此遊也爲通理矣輒以數篇鄙拙

武烈公廟碑記

寄贈誠玷視聽貴盡其樂以資笑言

園蓋亭亭配乎上者星辰之與日月方與蕩蕩列於下者山

獻之與江河合生民而是謂三才資品類而均爲萬象至聰曰聖不測者神既分幽顯之殊途乃假神祇而共理所以在陽則有賢有哲幹運時權處闇則爲鬼爲神主張陰隲其來尚矣可得言乎隋故大將司徒陳公諱杲仁宇世威漢太邱長之十七代孫也穎水聚星引蔓於盤根巨蒂長城吞日分榮於玉葉金枝風神高而鶴立松顛器局偉而鯨藏海底鄰家就學邱兒且歎於重生橋柱留名犬子終期於復出賈誼則年逾冲歲翁歸則才本兼人丹闕上書金門應詔雕弓開而鵠裂鴻筆奮而鷺驚玉片挂枝對天顏而失喜繡衣驄馬下雲路以嘶春時屬陳劍飛空隋旗誓予象泣於開皇歲末龍驕於大業年中水調聲愁柳絮輕籠於夜月迷樓香滿桃花自落於春風鳶書過而急甚飛星焉枕稽而誰驚醉夢以至天關震動帝輦飄揚胡頭盡縮於漳河鬼目盡生於建業

縣是長山盜聚大洞兵興樂伯通則狼戾秣林婁世幹則鴟張婺水公以名光八絶道著一貞眉形高隱於石稜髮尾曾焦於電火元惡授首金鋭鈿之飛來虜騎解圍鐵連錢之入去蛇窮奔突象怒投林俄成縛虎之功遂降祝鴆之命天門公沈法興初傾款附末恣姦欺烏頭暗竇於酒杯俄歸厚夜青骨雅當於廟食迺啟蘩祠祀寢先朝神留故土像設宏開於武進威靈密護於全吳至若湘燕羣飛商羊舞雲頭暗滄禾耳生盜南山垂欲爛之憂東海盡倒流之勢蘭羞一奠桂酹三傾滂沱之澍雨繩垂倏忽之沈陰電掃其霽霖之神速也如此又若鶴巢沈響蟻穴停封離火燒雲薰風變野土禺之精神愁悴泥龍之鱗甲乾枯巫覡陳辭簫笳合奏筵上未容於徹饌空中已見於飄盆其救旱之靈應也又如此變乾坤之舒慘神效已多卻封境之妖氛陰功更大皇唐乾符

之二載也突陣將王郢等六十九人以唐山告捷浙水旋師未及賞功潛思怙亂劫庫兵而竊發掠民產以紛披移嬭姪於狼山倚鷁舟於鼇海鉏耰合勢舉烈火以焚燒樓櫓乘風駕驚濤而出入聚黨僅盈於萬衆連頭遽陷於三州聖主臨軒出神謀而制勝將軍推轂杖金鉞以專征尚書河東裴公讀八千卷儒書學五十家兵法名光替紱風習英雄有金斗之殊恩負玉唾壺之妙唱入則襞香牋而揮彩筆批天子詔書出則提龍劍而臂鵰弧主諸侯法令行開玉帳坐鎮金陵懋精誠而願與冥通指廟貌而遥期幽贊神能長驅鬼陣高輔靈旗於蒼茫惚慌之間降雲物風濤之助遂使吳戈霜閃待擒長狄之喉越箭星流乃裂蚩尤之骨洎渠魁告斃餘黨乞降聊憑元化以成功遂抗飛章而達聽優詔尋加於爵賞鴻恩別擲其祠庭地控金甌城連鐵甕山分京峴水接蓬

瀛冠蓋雲浮西枕句吳之路松蘿帳合南通招隱之亭蓬宇摩空雕牆繚野翠瓦疊而玻璃色透彩椽排而玳瑁斑烘窗深則青鎖疏風樓迴則璇題拂漢時或居人輟棹行客停鞍倚欄當薄雨晴初寓目向丹楓落後霜馳匹練指茂苑於烟中黛染雙螺認海門於天末堂嚴塑像廊立靈宮凜氣貌以如生奮威靈而若殺雷公電母目閃爍以疑瞋鬼將神兵口囁嚅而欲語一顧則精魂愕眙載瞻則毛髮寒生所以祭非嚴而自嚴神不在而如在俄屬災流濮上盜掠江東孤城懷欲陷之憂萬姓負倒垂之懼丞相司徒燕國公軍謀出衆儒術超羣有岸上虎之雄名有人中龍之美稱才堪料敵敭可痊風落塞外之雙鵰氣吞沙漠挫筵中之五鹿聲烜議園以詩書禮樂之兼才領征伐牢籠之重寄移從荆渚代撫吳民前茅高舉於中途大敵窮奔於外境仰惟妙算未畢前功將

全締構之能更益增修之美先是中間紺殿別坐金人化顧木於祇園變祠宮爲淨土僧普愿教傳西國喬紹南宗心花墮葉於空門忍草抽芽於覺路談空說偈則天龍遊阿耨之池燃指爲燈則花雨落菩提之木願以斧斤罷弄丹漆停揮拂琬玉以求刋出牋毫而請染雲也運籌無補磨盾何能鐵錢將當以銅錢徒懷素志下駟用齊於上駟未吐良謀屬詞殊異於當仁承命敢陳於固遜三言獲譽何酬掾吏之恩八字留題更望中郎之筆銘曰

乾儀廣大坤德幽元三光四氣五嶽百川陰陽莫測禍福難詮不有神道誰分化權倬彼陳公挺生隋國忠作臣範孝爲民則力過鯨波手扶鼇極生立洪勳歿留遺德狂童作梗上將陳師陰兵助順戰卒乘時元凶殞命殘孽輸旗恩頒上爵詔立嚴祠紺殿拏雲飛甍礙日帳卷靈座門開廟室凜凜英氣堂堂偉質鬚磔蝟毛頭蹲虎骨歌鍾雜沓簠簋連延酒有餘酳香無斷烟惟神是享惟祷斯虔安民護境以永終天

顧文一卷終

張喬一卷詩

坿文一首

貴池縣志人物志文苑本傳

張喬咸通中僑居長安延興門外與許棠俞坦之吳罕周繇鄭谷李棲遠李昌符温憲張蠙爲詩中十哲時應舉者多乘馬喬獨乘驢鄭少師薰嘗延之試京兆月中桂詩爲時傳誦時李頻爲京兆參軍憐李棠久在場屋首薦之喬竟下第薛尚書能唁之後登天順二年進士以黄巢之亂隱居九華山著詩一卷弟霞亦有詩名本江南通志併唐詩紀事

貴池先哲遺書第六

唐詩紀事　　貴池唐人集第六

張喬

喬池州人有詩名咸通中與許棠俞坦之劇燕任濤吳宰張蜕周繇鄭谷李棲遠溫憲李昌符謂之十哲十九而二十人咸通中京兆府解試月中桂詩喬擅場云與月轉洪濛扶疎萬古同根非生下土葉不墜秋風每向圓時足還隨缺處空影高羣木外香滿一輪中未種丹霄日應虛白兔宮如何當羽化細得問神功其年李建州頻主試時為京兆以許棠老於場屋以為首薦未幾巢寇為亂遂與伍喬之徒隱九華喬送許棠云離鄉積歲年歸路遠依然夜火山頭市春江樹抄船千戈愁鬢改瘴癘喜家全何處營甘旨潮濤浸薄田喬與俞坦之受知許下薛尚書能詩崇首薦能以詩唁二子著愿愿瑤琴舞袖陳飛紅拂黛憐玉人東園桃李芳已歇猶有楊花嫡暮春

當重振無門那不知何嘗見堯日相與啜澆漓

喬遊終南白鶴觀詩云上徹見丹峯求玄意未窮古壇青草合往事白雲空仙境日月外帝鄉烟霧中人間足煩暑欲去總清風

送友人歸宜春云落花兼柳絮無處不紛紛遠道空歸去流鶯獨自聞野橋喧碓水山郭入樓雲故里南陂曲秋期更送君

鄭谷題喬延興門外所居云平生苦節同旦夕會原東掩卷斜陽裏看山落木中星霜人欲老江海業全空近日文場裏因君起古風

張喬詩　　卷之十二　貴池唐人集第六

張喬詩

喬池州人有詩名咸通中與許棠俞坦之劇燕任濤吳宰張蜕十哲其實咸通中京兆府解試月中桂詩喬擅場云與月轉洪濛扶疎萬古同根非生下土葉不墜秋風每向圓時足還隨缺處空影高羣木外香滿一輪中未種丹霄日應虛白兔宮如何當羽化細得問神功其年李建州頻主試時為京兆參軍主解試月中桂詩喬擅場時詞賞久在場屋頻為京兆所黜是年喬竟下第以許棠老於場屋以為首薦未幾巢寇為亂遂與伍喬之徒隱九華喬送許棠云離鄉積歲年歸路遠依然夜火山頭市春江樹出羅幕淨掃玉除看花落寶瑟纖手捧更飛翠羽輕裾承不著愿愿瑤琴舞袖陳飛紅拂黛憐玉人東園桃李芳已歇猶有楊花嫡暮春

五言律詩一

塞下曲下一作上一作劉駕詩誤

勒兵遼水邊風急捲旌旃絕塞寒無樹平沙勢蓋天下營看斗建傳號信狼烟聖代垂青史當書破虜年後四句一作雪晴回探騎月落聒南鳴弦未定山河晉南聒弦改漢年

曲江春

尋春與送春多繞曲江濱一片傷心水千秋惹恨人泉木波影送遠一作遊人自是遊人老年年管吹新

祕省伴直

翻枝聚暝禽畫閣鎖遥岑待月當秋直看書厭夜吟殘薪留火細古井下汲一作瓶深縱然鈔前史貧難遂此心

延福里秋懷

終年九陌行要路跡皆生苦學猶難至甘貧豈有成病攜秋

卷重開著暑衣輕一別林泉久中宵御水聲

秋夕

春恨復秋悲秋悲難到時每逢明月夜長起故山思巷僻行吟遠蛩多獨卧遲溪僧與樵客動別十年期

山中冬夜

寒葉風搖盡空林鳥宿稀澗冰妨鹿飲山雪阻僧歸夜坐塵心定長吟語力微人間去多事何處夢柴扉

藍溪夜坐

藍水警塵夢夜吟開草堂月臨山靄薄松滴露花香詩外真風遠人間靜興長明朝訪禪侶更上翠微房

宿劉温書齋

不掩盈窗月天然格調高涼風移蟋蟀落葉在離騷迴筆挑燈燼懸圖見海濤因論三國志空載幾英豪

隱巖陪少師夜坐（一作薰所居爲隱巖）

幸喜陪驂馭頻來向此宵硯磨清澗石廚爨白雲樵竹外村烟細燈中禁漏遥衣冠與文理靜語（一作話）對前朝

回鑾閣寫望

古閣上空羊寥寥千里心多年爲客路盡日倚欄吟山歷秦川重河來虜塞深回鑾今不見烟霧杳沈沈

江樓作

憑檻見天涯非秋亦可悲晚天帆去疾春雪燕來遲山水分鄉縣干戈足別離南人慶耕織早晚罷王師

登慈恩寺塔

窗户響（一作聲）一層風清涼碧落中世人來往別烟景古今同列岫横秦斷長河極塞空斜陽越鄉思天末見歸鴻

遊少華山甘露寺（一作遊華山雲際寺）

少華中峯寺高秋衆景歸地連秦塞起河隔晉山微晚木蟬相應涼天雁並飛愁翹記巖石祇恐再來稀

遊歙州興唐寺

山橋通絶境到此憶天台竹裏尋幽徑雲邊上古臺鳥歸殘照出鐘斷細泉來爲愛澄溪月因成隔宿迴

秦原春望

無窮名利塵軒蓋逐年新北闕東堂路千山萬水人雲離僧楊暗燕遠鳳樓春荏苒文明代難歸釣艇身

滕王閣寫望（一本無寫望二字）

昔人登覽處遺閣大江隅（一作創來人世殊饑渡繞汀蘆）愛浪有時有鬧雲無日無早涼先燕去返照後帆孤未得營歸計菱歌滿舊湖

終南山

帶雪復銜春橫天占半秦勢奇看不定景變寫難真洞遠皆通岳川多更有神白雲幽絶處自古屬樵人

華山

誰將倚天劍削出倚天峯衆水背流急他山相向重樹黏青靄合崖夾白雲濃一夜盆傾雨前湫起毒龍

遊南岳

入巖仙境清行盡復重行若得閒無事長來寄此生澗松開易老籠燭晚生明一宿泉聲裏思鄉夢不成

尋桃源

武陵春草齊花影隔澄溪路遠無人去山空有鳥啼水垂青靄斷松偃綠離低世上迷途客經茲盡不迷

青鳥泉

祇此沈仙翼瑶池似不遥有聲飛翠壁無勢下丹霄淨溜烟霞古寒原草木彫山河幾更變幽咽到唐朝

長安書事

山送鄉人盡滄洲未得還秋風五陵樹晴日六街山有景終年住無機是處閒何當向雲外免老別離間

北山書事

黃河一曲山天半鎖重關聖日雄藩靜秋風老將閒車與寄作谷口市井響雲間大野無飛鳥元戎校獵還

書邊事

調角斷清秋征人倚戍樓春風對青冢白日落梁州大漢作漠無兵阻窮邊有客遊蕃情似如一作此水長願向南流

出陽即事

遠色出陽樓湘帆數片愁竹風山下路沙月水中洲力學桑田廢思歸鬢髮秋功名如不立豈易狎汀鷗

郢中即事

孤城臨遠水千里見寒山白雪無人唱滄洲盡日閒鳥歸殘燒外帆出斷雲間此地秋風起應隨計吏還

商山道中

春去計秋期長安在夢思多逢山好處少值客行時雲起爭峰勢花交隱澗枝停驂一惆悵應祇嶺猿知

荊楚道中

前程曾未到歧路擬何一作已笑為返照行人急荒郊去鳥遲春宵多旅夢夏閏遠秋期處處牽愁緒無窮是柳絲

吳江旅次

行人愁落日去鳥倦遙林曠野鳴流水空山響暮砧旅途歸次晚鄉樹別年深寂寞逢村酒漁家一醉吟

將歸江淮書一作東歸有感

東風搖棄木即有看花期棄陌頻來日滄洲獨去時郡因兵役苦家為海翻移未老多如此那堪棄未衰

將離江上作

白衣歸樹下青草遶江邊三楚足深隱五陵多少年寂寞聞蜀魄清絕怨湘絃岐路在何處西行心渺然

江行至沙浦

烟霞接杳冥旅泊寄迴汀夜雨雷電歇春江蛟蜃腥城侵潮影白帆截鳥行青徧欲採泉石南須過洞庭

江行夜雨

江風木落天遊子感流年萬里波連蜀三更雨到船夢殘燈影外愁積暮雲邊不及樵漁客全家住島田

汨汨一作前

沿漢東歸

北去窮秦塞南歸繞漢川深山逢古跡遠道見新年絕壁雲衙寺空江雪灑船縈迴還此景多坐夜烟燈一作前

浮汴東歸

日暖泗濱西無窮岸草齊薄烟衰草樹微月照城雞水近滄浪急山隨綠野低羞將舊名姓還向舊遊題

宿昭應

夜憶開元寺淒涼里巷間薄烟通魏闕明月照驪山半壁空宮閉連天白道閉清晨更迴首獨向灞陵還

雨中宿僧院

千燈有宿因長老許相親夜永樓臺雨更深江海人勞生無了日忘念起微塵不是真如理何門靜此身

宿江東島居

一家烟島上一作限竹裏夜窗開數派分潮去千檣聚月來石樓雲斷續澗渚雁徘徊了得平生志還歸築釣臺

尋陽村舍

荒林寄遠居坐卧見樵漁夜火隨船遠寒更出郡疏雪迷登
茁路風阻轉江書寂寞高簷下思鄉歲欲除

江村

貧遊無定蹤鄉信轉難逢寒渚暮烟闊去帆歸思重潮平低
戍火木落遠山鐘況是漁家宿疏籬響夜舂

題鄭侍御藍田別業

秋山清若水吟客靜於僧小徑通商嶺高窗見杜陵雲霞朝
入鏡猿鳥夜窺燈許作前峰侶終來寄上層

題友人林齋

喬木帶寒蟬來吟暑雨天不離高枕上似宿遠山邊簟冷窗
中月茶香竹裏泉一作烟吾廬近溪島憶別動經年

題湖上友人居

豈得戀樵漁全家湖畔居遠無湖客信閒寄嶽僧書野白梅
繁後山明雨暗初逍遥向雲外莫與宦情疏

題友人草堂

空山卜隱初生計亦無餘三畝水邊竹一牀琴畔書深林收
晚果絶頂拾秋蔬堅話長如此何年獻子虛

題一作遊靈山寺

樹涼清鳥寺虛閣敞禪扉四面開雲入中流獨鳥歸湖平幽
徑近船泊夜燈一作微香宿秋風裏烟波隔搆友

題廣信寺

亭北敞靈溪林梢與檻齊野雲來影遠沙鳥去行低晚渡明
村火晴山響郡鼙思鄉值搖落賴不有猿啼

題興善寺僧道深院

江峰峰頂人受法老西秦法本無前業禪非爲後身院栽他
國樹堂展祖師真甚願依宗旨求閒寺行因

金山寺空上人院

已老金山頂無心上石橋講移三楚徧梵譯五天遥板閣禪
秋月銅瓶汲夜潮自斫昏醉客來坐亦通宵

甘露寺僧房

臨水登山路重尋旅思勞竹陰行處密僧臘別來高遠岫明
寒火危樓磬夜濤悲秋不成寐明月上千艘

再題敬亭清越上人山房

重來訪惠休已是十年遊向水千松老空山一磬秋石窗清
吹入河漢夜光流久別多新作長吟洗俗愁

題詮律師院

院涼松雨聲相對有山情未許黔邊老猶一作還思嶽頂行紗
燈留火細石井灌瓶清欲問吾師外何人得此生

題山僧院

黔路曾來日年多與舊同地寒松影裏僧老磬聲中遠水清
風落閒雲別院通心源若無礙何必更論空

題終南山白鶴觀

上徹鍊丹峰求玄意未窮古壇青草合往事白雲空仙境日
月外帝鄉一作城烟霧中人間足煩暑欲去戀松風

題古觀

急景遊衰老此經誰養真松留千歲鶴碑隔六朝人洞水流
花早壺天閉雪春其如爲名利歸踏五陵塵

書梅福殿壁二首

梅真從羽化萬古是須臾此地名空在西山雲亦孤井疱平
野水壇級上春蕪縱有雙飛鶴年多松已枯

一自白雲去千秋境月明我來思往事誰更得長生雅韻著
鐘遠真風樓殿清今來爲尉者天下有仙名

江上逢進士許棠
詩人推上第新榜又無君鶴髮他鄉老漁歌故國聞平江留曉月獨鳥伴(一作鳥結)餘雲且了髮年志沙鷗未可羣

江南逢洛下友人
洛下吟詩侶南遊只爲君波濤歸路見蟋蟀在船聞曉月江城出晴霞島樹分無窮懷古意豈獨繞湘雲

贈友人
九霄無詔下何事觸清塵宅帶松蘿僻身惟猿鳥親吟看仙掌月期有洞庭人莫問烟霞句懸知見岳神

贈邊將
將軍誇膽氣功在殺人多對酒擎鍾飲臨風拔劍歌翻師平碎葉掠地取交河應笑孔門客年年羨四科

贈仰天大(一作師)師

仰山因久住天下仰山名井邑身雖到林泉性本清野(一作橫)雲居看(一作處)盡江(一作水)月定中(一作時)明髮鬢曾相識今來隔幾生

聞仰山禪師往曹溪因贈
曹溪松下路猿鳥重相親四海求玄理千峰繞定身異花天上墮靈草雪中春自惜經行處焚香禮舊真

贈故亭清越上人
海上獨隨緣(一作海畔)歸來二十年久閒時得句漸老不離禪砌木敲臨水窗(一作逢)峰直倚天猶期向雲裏別掃石牀眠

東湖贈僧子蘭(一作題蘭上人)
名利了無時何人暫訪師道情閒外見心地語來知竹落穿窗(一作淺穿)葉松寒落井枝匡山許同社願卜挂帆期

贈初上人
竹色浸禪棲幽禽繞院啼空門無去住行客自東西井氣春來歇庭枝雪後低相看念山水盡日話曹溪

贈棋僧侶
機謀時未有多向弈棋銷已與山僧敵無令海客饒靜驅雲陣起(一作出)疏點雁行遙夜雨如相憶松窗更見招

劉補闕自九華山拜官因以寄獻
寓鴻久不羣微拜動天文地主迎過郡山僧送出雲登車殘月在宿館亂流分若更思林下還須共致君

寄績溪陳明府
古邑猿聲裏空城只半存岸移無舊路沙漲別成村鼓角喧京口江山盡汝濆六朝興廢地行子一銷魂

寄處士梁燭
賢哉君子風風(一作諷)(一作諷)與古人同采藥楚雲裏移家湘水東星霜秋夜閑雨覆夜山空早晚相招隱深耕老此中

思宜春寄友人
勝跡雖隔年魂夢亦依然瀑水喧秋思孤燈動夜船斷虹殘雨斜月半溪烟舊日吟詩侶何人更不眠

寄南中友人
相夢如相見相思去後頻舊時行處斷華髮別來新浪動三湘月烟藏五嶺春又無歸北客書札寄何人

寄中岳顥項先生
先生顥項後得道自何人松柏皐於壽兒孫老卻身夜窗峰頂暗寒澗洞中春戀此逍遙境雲間不可親

別李參軍
王孫遊不遇況我五湖人野店難投宿漁家獨問津黃分中夜月江隔兩鄉春靜想青雲路還應寄此身

贈別李山人
分一作合老西秦年年夢白嶺曾為洞庭客還送洞庭人語
別惜藏夜思歸愁見春遊知泊舟處沙月自相親一作滄浪
送南陵尉李頻
重作東南尉生涯尚似僧客程催館月鄉思海船燈晚霧看
春破晴天見朗陵不應三考足先授詔書徵
送前蒲讀三傳赴長城尉一作送三傳赴長城尉
登科精魯史為尉及良時高論窮諸國長才併幾司地傾流
水疾山壁過雲遲暇日琴書畔何人對手棋
送友人許棠一作送進士許棠
離卿積歲年歸路遠依然夜火山頭市春江樹杪船千戈愁
景改瘴癘喜家全何處嘗甘旨潮一作波一作濤侵薤田
送許棠下第遊蜀
天下猿多處西南是蜀山劘登青壁險人渡一作度一作翠微閒帶
雨逢殘日一作因江見斷山行歌風月好莫老錦城間
送睦州張參軍
重綠輕身日清資近故鄉因知送君後轉自惜年芳遠水分
林影層峰起鳥行扁舟此中去溪月有餘光
送河西從事
結束佐戎旃河西住幾年隴頭隨日去磧裏寄星懸水近沙
連帳程遙馬入天聖朝思上策重待奏安邊
送龍門令劉滄
去宰龍門縣應思變化年還將魯儒政又與晉人傳峭壁開
中古長河落半天幾鄉因勸勉耕稼滿雲烟
送友人歸袁州
袁江猿鳥清曾向此中行才子登科去諸侯掃榻迎山藏明
月浦樹繞白雲城遠想安親後秋風夢不驚
送韓處士歸少室山
江外愜千岑還歸少室吟地閒緣嶺月窗迥洛城砧石竇垂
寒浙一作乳松枝長別琴他年瀑泉下亦擬置家林

送友人歸宜州
失計復離愁君歸我獨遊亂花藏遠岸春水繞鄉流暝火叢橋市晴山疊郡樓無爲謝公戀吟過晚一作曉蟬秋

送友人歸一作住宜春江南
落花兼柳絮無處不紛紛遠道空歸去流鶯獨自聞野橋喧碓水山郭入樓雲故里南陵一作陵曲秋期更送君元僧圓至注三體應詩以南陵屬南陵云喬之故里喬池州人南陵縣宣非也自言宜春故里歌南陵至詩頁上更入京耳

送友人歸江南
辛勤同失意迢遞獨還家落日江邊笛殘春島上花親安誠可喜道在亦何嗟誰伴高吟處晴天望九華

送人歸江南
貧歸無定程水宿與山行未有安親計難爲去國情島煙孤寺磬江月遠船笻思苦秋迴日多應吟更清

送友人東歸
遠涉期秋卷將行不廢吟故鄉芳草路來往別離心挂席春風盡開齋夏景深子規誰共聽江月上青岑

送友人北遊
東歸未遂心北處幾沈吟把酒思鄉遠投人入塞深晉山攀白道汾水截青林想見連天雪安知一作長安是積霖

江上送友人南遊
何處積鄉愁天涯聚亂流岸長羣岫晚湖闊片帆秋買酒過漁舍分燈與釣舟瀟湘見來雁應念獨邊遊

送友人遊湖南
所投非舊知亦似有前期路向長江上帆揚細雨時春生南嶽早日轉大荒遲盡采瀟湘句重來會近期

送蜀客

劍閣緣空去西南過一作轉幾州丹霄行客語明月杜鵑愁露帶山花落雲隨野水流相如曾醉地莫滯少年遊

送友人遊蜀
此心知者稀欲別倍相依無食擬同去有家還未歸巴山開國遠劍道入天微必恐臨邛客疑君學賦非

送陸處士
尊前放浩歌便起一作處泛烟波舟楫故人少江湖明月多孤峰經宿上僻寺共雲過若向僊巖住還應著薜蘿

送賓貢金夷吾一作無奉使歸本國
渡海登仙籍還家備漢儀孤舟無岸泊萬里有星隨積水浮魂夢流年半別離東風未迴日音信杳難期一作知

送朴充侍御歸海東
天涯離二紀闕下歷三朝渡海雖然闊歸帆不覺遙驚波時失侶舉火夜相招來往尋遺事秦皇有斷橋

送蒼待詔朴球歸新羅
海東誰敵手歸去道應孤闕下傳新勢船中獲舊圖窮荒迴日月積水載寰區故國多年別桑田復在無

李道士歸南嶽
千峰隔湘水迢遞挂帆歸掃月眠蒼壁和雲著褐衣洞虛懸溜滴徑狹長松園只恐相尋日人間舊識稀

送僧鶯歸蜀寧親
歌詩精外學夫子是知音坐夏宮鐘近寧親劍閣深高名徹西國舊跡寄東林自此栖禪者因師滿蜀吟

送僧雅覺歸海東一作東海
山川心地內一念即千重老別關中寺秋一作禪歸海外峰鳥行來有地帆影去無蹤幾夜波濤息先聞本國鐘

送新羅僧

東來此學禪多病念佛緣把錫離巖寺收經上海船落一作艙
帆敲石火宿鳥汲瓶泉永向扶桑老知無再少年

弔前水部賈員外

籠中江海舍日夕有歸心魏闕長謠久吳山獨往深別時羣木落終處亂猿吟李白墳前路溪僧送入林

弔建州李員外文苑誤作曹松集自有弔詩

銘旌歸故里猿鳥亦悽然已葬桐江月空迴建水船客傳爲郡曰一作故僧說讀書年恐有吟魂在深山古木邊

弔栖白上人

今古遷相送幾時無逝波篇章名不朽寂滅理如何內殿留真影閒房落貝多從茲高塔寺惆悵懶經過

弔造微上人

玉人隨化往遺路自堪傷白塔收真骨青山閉影堂鐘殘含細韻烟一作印滅有餘香松上齋鳥在邊邊立夕陽

題賈島吟詩臺

吟魂不復遊臺亦似荒邱一徑草中出長江天外流瞑烟寒鳥集殘月夜蟲愁願得生禾黍鋤平恨即休

經九華山費徵君故居

草堂蕪沒後來往問樵翁斷石荒林外孤墳晚照中數溪分大野九子立寒空烟壁曾行處青雲路不通

經宣城元員外山居

無人襲仙隱石室閉空山避燒猿猶到隨雲鶴不還澗荒巖影在橋斷樹陰閒但有黃河賦長留在世間

經隱霧舊居一作懷舊遊

夜久村落靜徘徊楊柳津青山猶有路明月已無人夢寐生

一作前事星霜倦此身嘗期結茅處來住躡遺塵

題玄哲禪師影堂

吾師視化身一念即埏塵巖谷藏虛塔江湖散學人雲迷禪室石院掩寫來真寂寞焚香後閒階細草生

聽琴

清月轉瑤軫弄中湘水寒能令坐來客不語自相看靜恐鬼神出急疑風雨殘幾時歸嶺嶠更過洞庭彈

和崔監察題興善寺古松崔一作許

種種在一作近法王城前朝古寺名瘦根盤地遠香吹入雲清鶴動池臺影僧禪雨雪聲看來人旋老因此歎浮生

題小松小松一作移

松子落何年纖枝長水邊斬開深磵雪移出遠林烟帶月栖幽鳥兼花灌冷泉微風動清韻閒聽罷龍琴眠

蟬

先秋蟬一悲長是客行時曾感去年者又鳴何處枝細聽殘韻在迴望舊聲遲斷續誰家樹涼風送別雌

五言排律

華山

青蒼河一隅氣狀杳難圖卓傑三峰出高奇四岳無力疑擎上界勢獨壓中區衆水東西走羣山遠近趨天迴諸宿照地聳百靈扶石壁烟霞麗一作巖細龍潭雨雹麤澄疑一作清涼臨甸服險固東神都淺覺川原異深應日月殊鶴歸青霧合仙去白雲孤瀑溜斜飛凍松長倒掛枯每來尋一作探洞穴不擬返江湖儻有芝田種巖間一作商巖老一作寄野夫

試月中桂

與月轉洪濛扶疏萬古同根非生下土葉不墜秋風每以作

何圓時足還隨缺處空影高羣木外香滿一輪中未種丹霄
日應虛玉白一作免宮何當因何一作加羽化細得問玄神一作功

興善寺貝多樹

還應毫末長始見拂丹霄得子從西國成陰見昔朝執隨雙
剎直寒出四牆遥帶月啼春鳥連空噪暝蜩遠根穿古井高
頂起涼飈影動懸燈夜聲繁過雨朝靜遥松桂老堅任雪霜
影永共終南在應隨劫火燒

哭陳陶

先生抱衰疾不起茂陵間夕臨諸孤少荒居弔客還遺文禪
東岳留語葬鄉山多雨銘旌故殘燈素幌閉樂章誰與集龐
樹即堪攀神理今難問子將叫帝關

七言律詩

書邊事一作再書邊事

萬里沙西寇已平犬羊羣外築空城分營夜火燒雲遠校獵
秋鵰掠草輕秦將力隨胡馬竭蕃河流入漢家清羌戎不識
干戈老須賀今一作當時聖主明

歸舊山

昔年山下結茅茨村落重來野徑移樵客相逢悲往事林僧
閒坐問歸期異藤偏樹無空處幽草緣溪少歇時此景一抛
吟欲老可能文字聖朝知

望巫山

溪疊雲深轉谷遲暝投孤店草蟲悲愁連遠水波濤夜夢斷
空山雨雹時邊海故園荒後賣入關玄髮夜來衰東歸未必
勝羈旅況是東歸未有期

謝公亭懷古一作題宣州開元寺

藏衰老一點寒燈弟子燒

城東寓居寄知己

花木開門苔蘚生灌川特去得吟情病來久絕洞庭信年長
卻思廬岳耕落日獨歸林下宿暮雲多繞水邊行千時退出
長如此頻愧相憂道姓名

送何道士歸山

身非絕粒本清羸東挂仙經杖一枝落葉獨尋（一作遠）路自隨流水
去深山長與白雲期樹臨丹竈寒花疾壇近青嵐夜月遲樵
客若能過（一作過）洞裏迴歸人世始應悲

五言絕句

對月二首

盈缺青冥外東風萬古（一作里）吹何人種丹桂不長出輪枝
圓魄上寒空皆言四海同安知千里外不有雨兼風（前有癡
人二字）

又（真話也）

送人及第歸海東

東風日邊起草木一時春自笑中華路年年送遠人

漁家

擁棹思（一作艤）去舸悠悠更深泛積流（一作烟波）春復秋惟將一星（一作點）
火何處宿蘆洲

七言絕句

長門怨（一作劉禹詩誤）

御泉長繞鳳凰樓自是恩波別處流閉撰舞衣歸未得夜來
砧杵六宮秋

自誚

每到花時恨道窮一生光景半成空只應抱璞非良玉豈得
年年不至公（不怨人面自怨厚之至也）

春日有懷

高下尋花春景遲汾陽臺榭白雲詩看山懷古翻惆悵未勝

逸傳不到時

春日遊曲江

日暖鴛鴦拍浪春兼葭浦際聚青蘋若論來往鄉心切須是
烟波島上人

九華樓晴望

一夜江潭風雨後九華晴望倚天秋重來此地知何日欲別
殷勤更上樓

臺城

宮殿餘基長草花景陽宮樹噪村鴉雲屯雉堞依然在空繞
漁樵四五家

潭上作

竹島殘陽映翠微雪翎禽過碧潭飛人閒未有關身事每到
漁家不欲歸

谷口作

巴客青冥過嶺塵雪崖交映一川春晴朝采藥尋源去必恐
雲深見異人

宿洛都門

山川馬上度邊禽一宿都門永夜吟客路不歸秋又晚南風
吹動洛陽砧

宿潺湲亭

老月流烟盤樹西聽來愁甚聽猿啼幾時御水聲邊住卻夢
潺湲宿此溪

宿齊山僧舍

一宿經窗臥白波萬重歸夢隔山河（一作曉隨月出）烟蘿若言不得南
宗要長在禪牀事更多

題上元許棠所任王昌齡廳

瑠璃堂裏當時客久絶吟聲繼後塵百四十年庭樹老如今
重得見詩人
遊邊感懷二首
貧遊縲絏困邊沙卻被遠陽戍士嗟不是無家歸不得有家
歸去似無家
兄弟江南身塞北雁飛猶自半年餘夜來因得思鄉夢重讀
前秋轉海書
寒邊將
一曲涼州金石清邊風蒲颯動江城坐中有老沙場客横笛
休吹塞上聲
贈河南詩友
山東今族玉無塵載剪烟花筆下春不把瑶華借風月洛陽
才子更何人

寄維揚故人
離別河邊舘柳條千山萬水玉人遥月明記得相尋處城鎖
東風十五橋
寄弟
故里行人戰後疏青崖萍寄白雲居那堪又是傷春日把得
長安落第書
寄薦福寺栖白大師
高塔六街無不見塔邊名出祇吾師嘗開朝客多相■記得
■■數句詩
寄清越上人一作寄山僧
真性一作大道本來無所染白雲那得有心期遠公猶一作刻蓮
花漏猶一作猶安贈猿
寄山僧

閉倚蒲團向日眠不能歸老岳雲邊舊時僧侶無人在惟有
長松見少年
越中贈別
東越相逢幾醉眠滿樓明月鏡湖邊別離吟斷西陵渡楊柳
秋風雨岸蟬
河湟舊卒
少年隨將討河湟頭白清時返故鄉十萬漢軍零落盡獨吹
邊曲向殘陽
漁者
首戴圓荷髮不梳葉舟爲宅水爲居沙頭聚看人如市釣得
澄江一丈魚
孤雲
舒卷因風何所之碧天孤影勢遲遲莫言長是無心物還有

隨龍作雨時
詠棋子贈弈僧
黑白誰能用入玄千回生死體方圓空門說得恒沙劫應笑
終年爲一先
笛
翦雨裁烟一節秋落梅楊柳曲中愁尊前暫借殷勤看明月
曾聞向隴頭
驚鴻障子
翦得機中如雪素畫爲江上帶絲禽閒來相對茅堂下引出
烟波萬里心
挂月樓雲向楚林取來全是爲清音誰知繫在黄金索一作鎖
翻畏侯家不敢吟

促織

念爾無機自有情迎寒辛苦乔枝聲秋房金屋何曾識偏向貧家壁下鳴

張詩一卷終

貴池先哲遺書第六

張喬文

貴池唐人集第六　卷之十二附

對燕弓矢舞判

燕師國子以弓矢舞樂師巡列將捷之曰眡瞭詔瞽師來舉

燕訓茉俟樂協詠歌君子以之侑食先王所以布政師彼國子舞於公庭始合於文執羽籥而在列終奏以武觀弓矢之斯張進退疾徐取六律以成節屈伸俯仰宣八風以克諧始協伯夔之教自得周官之典眡瞭詔瞽既訴者之有詞樂師巡列何朴作之妄罰於此觀禮宜其緩刑

附張文一首終

貴池先哲遺書第六

杜詩三唐風集

附錄松窗雜記

康熙池州府志卷第六十唐杜荀鶴傳第三

杜荀鶴字彥之石埭人有詩名尤工草字自號九華山人大順二年登進士第名在第八與座主同謂之傳衣鉢時荀鶴生辰王希羽贈之詩曰金榜曉懸生世日玉書潛記上昇時九華山色高千丈未必高於第八枝藝林傳以為美談（按池志作景福二年登第而唐詩品彙唐詩三體又作大順元年張元今以南部新書大順二年裴贄榜登第為定）及第後以亂歸有亂後歸山詩云此心非此志終擬致明君可以見其意矣時田頵據宣州辟荀鶴從事嘗遣至汴通好朱全忠獻詩三十章皆易曉全忠甚悅厚遇之表為翰林學士主客員外郎知制誥而荀鶴輒恃全忠勢侮易縉紳人咸以為恨天祐初卒自編唐風集三卷并綠窗錦翠若干卷草書有雲麓帖藏宋御府（按池志曰杜牧之守秋浦妾程氏有孕妻逐之適長林鄉正杜荀鶴生荀鶴牧之示門之記之）

宣詩曰一子咿嗄跨門宣平閭此若而人長月卻有住兒曇杜筠周必大亦曰此事人罕知載池陽集余過池嘗有詩曰千古風流杜牧之詩才猶及杜荀鶴兒向來稍次杜筠兒有此因附志於此恐未必然此說僅甚恐未

貴池先哲遺書第七

欽定四庫全書 總目卷一百五十一 集部四 別集類四

唐風集三卷 江蘇巡撫採進本

唐杜荀鶴撰荀鶴池州人按計有功唐詩紀事稱荀鶴有詩名號九華山人大順初擢第授翰林學士主客員外郎知制誥序其文爲唐風集或曰荀鶴牧之微子也牧之自齊安移守秋浦時有妾懷娠出嫁長林鄉杜筠而生荀鶴又稱荀鶴擢第時危勢寖復還舊山田穎在宣州甚重之穎起兵陰令以牋間至梁太祖許及穎遇禍梁主表授翰林學士主客員外郎中知制誥恃勢侮易縉紳衆怒欲殺之未及天祐初卒又稱荀鶴初謁梁王朱全忠甫作而天無雲荀鶴賦詩有若教陰翳都相似爭表梁王造化功句是荀鶴爲人至不足道其稱杜牧之子殆亦梁師成之依託蘇軾乎其詩最有名者爲風暖鳥聲碎日高花影重一聯而歐陽修六一詩話以爲周朴詩吳

聿觀林詩話亦稱見唐人小說作朴詩荀鶴特竊以壓卷然則此一聯者又如寶月之於柴廓矣此集乃其初登第時所以自編詩多俗調不稱其名以唐人舊集流傳已久姑存以備一家毛晉刻本前有顧雲序序末謂之唐風集以下文不相屬蓋舊本唐詩紀事載雲此序誤連下條荀鶴初謁梁王云云六十四字爲一條晉不察而誤併鈔之殊爲疎舛今刊除此段以還其舊焉

詩紀事作主客員外郎 撫中字劃世斯謹識

貴池先哲遺書第七

唐詩紀事

杜荀鶴

荀鶴有詩名號九華山人大順初擢第授翰林學士主客員外郎知制誥序其文爲唐風集或曰荀鶴牧之微子也牧之自齊安移守秋浦時年四十四所謂使君四十四兩會昌末自齊安移守秋浦時年四十四所謂使君四十四兩佩左銅魚者也時妾有娠出嫁長林鄉正杜筠而生荀鶴擢第年四十六矣

溪興云山雨溪風卷釣絲五瓯蓬底獨斟時醉來睡著無人喚流下前溪也不知

春宮怨云早被嬋娟誤欲妝臨鏡慵承恩不在貌妾若爲容風暖鳥聲碎日高花影重年年越溪女相憶採芙蓉

荀鶴曾得詩一聯云舊衣灰絮絮新酒竹蓼蓼韋莊曰我道印將金鎖鎖簾用玉鉤鉤即京兆大拜之祥也

贈僧云利門名路兩何憑百歲風前短燄燈只恐爲僧心不了爲僧心了總輸僧

時世行云夫因兵死守蓬茅麻紵裙衫鬢髮焦桑柘廢來猶納稅田園荒盡尚徵苗時挑野菜和根煮旋斫生柴帶葉燒任是深山更深處也應無計避徵徭又云八十老翁住破村村中牢落不堪論因供塞木無桑柘爲點鄉兵絕子孫還似平宣徵貯稅未曾州縣略安存至今雞犬皆星散日落西山哭倚門

荀鶴擢第時危勢寖復還舊山田穎在宣州甚重之穎起兵陰令以牋問至梁太祖許穎厚遇及穎遇禍梁祖表授翰林學士主客員外郎知制誥恃勢侮易搢紳衆欲殺之而未及天祐初卒

顧雲序其詩曰大順初皇帝少宗伯河東裴公掌邦貢次二

年還來隱者出異人雋士大集都下於羣進士中得九華山人杜荀鶴拔居上第諸生謝恩曰列坐既定公揖生謂曰聖上歎文教不張思得如高宗朝射洪拾遺陳公名伯玉宗廟辭作詩出沒二雅馳驟建安削苦澀僻碎略淫靡淺切破豔冶之堅陣搪雕巧之酋帥皆摧犄折角崩潰解散掃蕩詞場豁清文柄然後有戴容州劉隨州王江寧率其徒揚鞭按轡相與呵樂來朝於正道矣以生詩有陳體可以潤國風廣王澤故擢以塞詔意勉爲中興詩宗生謝而退明年窗親江表以僕故山偕隱者出詩三百篇見其雅麗激越之句能使貪夫廉耶臣正父慈子孝兄友弟悌人倫之紀備矣其壯語大言則決起逸發可以左揔工部袂右拍翰林肩吞賈喻八九於胷中曾不蔓介情動於中則極思莫搜神遊希夷形兀枯木五聲劣於呼吸萬象貧於扶剔信詩之雄傑者也美哉裴公之知人爲不誣矣於戲雄別淑慝史臣之職僕幸得爲之敘錄視其人齒尚壯才力尚未盡謳吟之興方酣俟其繼作得如周頌者目之爲唐風集

荀鶴千謁梁王朱全忠雨作而天無行雲梁曰此謂天泣知何祥先作無雲詩乃賦曰同是乾坤事不同雨絲飛灑日輪中若教陰翳都相似爭表梁王造化功梁悅之

全唐詩話

杜荀鶴

荀鶴有詩名號九華山人大順初擢第授翰林學士主客外郎知制誥序其文爲唐文集或曰荀鶴牧之徼子也牧之會昌末自齊安移守秋浦時年四十四所謂使君四十四雨佩左銅魚者也時妾有妊出嫁長林鄉正杜筠而生荀鶴擢第年四十六矣

溪興云山雨溪風卷釣絲孤颿蓬底獨斟時醉來睡看無人喚流下前溪也不知

春宮怨云早被嫦娟誤欲妝臨鏡惰承恩不在貌教妾若爲容風暖鳥聲碎日高花影重年年越溪女相憶採芙蓉

唐風集敘　太常博士顧　雲撰

大順初皇帝命小宗伯河東裴公掌邦貢次二年遠（一作遙）者來隱者出異人儁士（全唐文士下有始字）大集都下於羣進士中得九人華山人杜荀鶴拔居上第諸生謝恩曰列坐既定公揖生謂曰聖上歎文教未張思得如高宗朝射洪（全唐文無射洪二字）拾遺陳公（名伀文宗朝諱）作詩出沒二雅馳驟建安削苦澀僻碎略淫靡淺切破豔冶之閒（一作墅）陣禽雕巧之首帥皆摧撞折角崩潰解散掃蕩詞場豁清文祲然後有戴容州劉隨州王江寧率其徒揚鞭按轡相與呵樂來朝於正道矣以生詩有陳體可以潤國風廣王澤故擢以塞詔意勉為中興詩宗生謝而退明年（一作次）省親江表以僕故山偕隱者出生所著五七言詩三百篇見其雅麗激越之句（全唐文作見篇詩其雅麗清苦激越之句）能使貪吏廉邪臣正父慈子孝兄友弟悌（一作順）人倫之（一作紀）備矣其壯語大言則決起遒發可以左攬工部袂石拍翰林肩吞賈喻八九於胸中曾不藝介（全唐文情上有或字）情動（一作發）於中則極思冥搜神游（一作泳）希夷形兀枯木五聲勞於呼吸萬象貧（一作悉）於抉剔信詩（全唐文下有家字）之雄傑者也美哉裴公之知人為不誣矣於戲旌別淑慝史臣之職（全唐文職下有也字）僕幸得為之敘錄視其人齒尚壯才力未盡詎吟之興方酣俟其繼作得如周頌者（全唐文者作周目作廣）之為唐風集老而益精留次序（一作別為之次序）景福元年壬子夏述

唐風集目錄　唐石簣家刻貴池先哲遺書

卷上

今體五言凡一百二十五首

春宮怨（劉世珩按全唐詩注一作周朴詩）

訪道者不遇

送人遊吳

送陳貽歸麻川

出山

浙中逢詩友

送友遊吳越

出常山界使回有寄

經廢宅

登天台寺

途中春

入關愍陽道中卻寄舍弟

贈歐陽明府

贈陳上人

題戰鼓僧居（在江之心）

別衡州牧

送人遊江南

遊茅山

讀友人詩卷

寄從叔

寄李溥

郊居即事投李給事

寄詩友

題田家翁一作翁家
長安冬日
齋後登唐興寺水閣
山中寄友人
自述
題江山寺
秋日旅舍臥病呈所知
秋宿山館
贈老僧
別舍弟
雪中別詩友
題嶽麓寺
懷廬嶽書齋

題唐興寺小松
與友人話別
贈廬嶽隱者
懷紫閣隱者
題會上人院
送黃楠閩南遷
送賓貢登第後歸海東
近試投所知
送友人牧江州
辭座主侍郎
別從叔
送人南遊
經賈島墓

秋夜一作晚泊
送舍弟
將歸山逢友人
經九華費徵君墓
溪居叟
與友人對酒吟
送僧
送九華道士遊茅山
寄舍弟
下第投所知
寄顧雲
贈宣城廉明府
望遠

冬末投長沙裴侍郎
贈秋浦金明府長
和高秘書早春對雪登樓見寄之什
亂後山中作
放鶴書事
舟行晚泊江上寺
長林山中聞賊退寄孟明府
泗上客思
寄同人
下第出關投鄭拾遺
塞上
別敬侍郎
送青陽李明府

將遊湘湖有作
送姚庭珪
投李大夫
貽里中同志
江上送韋參先輩
維揚逢詩友張喬
秋晨有感
秋日山中寄李處士
晚泊金陵水亭
錢塘別羅隱
山中貽同志
秋日懷九華舊居
江岸秋思

哭劉德仁
經青山弔李翰林
下第東歸別友人
秋宿詩僧雲英房院一作因贈
送人宰吳縣
讀友人詩
登山寺
辭九江李郎中入關
江南逢李先輩
秋日寄吟友
江上與從弟話別
送友人遊南海
贈薦尊師

旅感
寄益陽武灌明府
湘中秋日呈所知
苦吟
閩中別所知
塞上傷戰士
春日訪獨孤處士
哭友人
新栽竹
送吳蜕下第入蜀
亂後歸山山一作居
題著禪師
春日閒居即事

秋宿棲賢寺懷友人
亂後再逢汪處士
山中喜與故交宿話
觀棋
送人宰德清
寄寶處士
題慼山辨祠山有廟呼爲帝二子多變狀異爲時所敬
贈李衆吏
維揚冬末寄幕中二從事
和劉評事送海禪和歸山
御溝柳此首應在唐興寺小松後

卷中

今體七言凡一百四十首

冬末同友人泛瀟湘
贈李鐔 一作自鐔揚過洞庭入中山
旅中臥病
旅泊過鄖中叛亂示同志
贈秋浦張明府
雪
題廬嶽劉處士草堂
山中寄詩友
秋宿臨江驛
題瓦棺寺真上人院 一作初秋寓泊
江下二
投從叔補闕
贈張員外兄

重陽日有作
入關寄九華友人
送李鐔遊新安
冬末自長沙遊桂嶺留獻所知
送福昌周縣少府歸窆兼謀隱
賀顧雲侍御府主與子弟奏官 一作時年七歲下
舟行即事
亂後山居
山居寄同志
將入關安陸過兵寇
夏日登友人書齋林亭
寄臨海姚中丞
秋日閒居寄先達

題覺禪和
感秋 一作秋思
題德玄上人院
春日山居寄友人
懷廬嶽舊隱
投長沙裴侍郎
和友人見題山居
獻長沙王侍郎
春日登樓過雨
春日行次錢塘卻寄台州姚中丞
投江上崔尚書
書事投所知
秋日湖外書事

題宗上人舊院
亂後出山逢高員外
贈友人罷舉赴交趾辟命
山中寡婦 一作時事作
訪察融因題
閒居書事
友人贈舍弟依韻戲和
亂後逢村叟 一作時事作
贈元上人
下第東歸道中作
夏日留題張山人秋亭
傷病馬
館舍秋夕

送僧赴黃山沐湯泉參禪宗長老
哭山友
獻池州牧
送韋書記歸京 一作主侍御同舉
獻鄭給事
贈休禪和
送李先輩從知軍 一作塞上
和友人送弟
酬張員外見寄
獻新安于尚書
亂後書事寄 一作呈同志
中山臨上人院觀牡丹寄諸從事 一作弟
投宣諭張侍郎亂後過毘陵

下第投所知
哭方干
秋日泊浦江
白髮吟
下第寄池州鄭員外
塞上
贈題兜率寺閉上人院
別四明鍾尚書
題護國大師塔
春日山中對雪有作
山中對雪有作
戲題王處士書齋
早發

題仇處士郊居 一作處士蔡自下居
依韻火 一作同年張曙先輩見寄之什
亂後經李昭象敘別
晚春寄同年張曙先輩
長安春感
登霍山水閣贈釣者
贈溧水 一作水崔少府
讀張僕射詩曾薦舉不及第投筆領鄉
題所居村舍
獻錢塘縣羅著作判官
遣懷
長安道中有作
題開元寺門閣

出關投孫侍御
送項山人歸天台
題衡陽隱士山居
題江寺楊和
題弟姪書堂
和友人寄長林孟明府
戲贈漁家
登城有作
秋日山中寄池州李常侍
辭楊侍郎
題汪氏茅亭
喜從弟雪中還至有作
送僧歸國清寺

題汪明府山居
下第東歸將及故園有作
宿東林寺題顧公院
山居自遣
贈友人罷舉赴辟命
亂後旅中遇友人
贈休糧僧
維揚春日再遇孫侍御
亂後宿南陵廢寺寄沈明府
投鄭先輩
途中有作
和舍弟題書堂
送蜀客遊維揚

旅寓
途中春
維揚冬末寄幕中二從事
辭鄭員外入關
書齋即事
雋陽語道中一本無語字
入關因別舍弟
贈彭蠡釣者
送友人入關
送友人宰潯陽
秋日臥病
敘吟
行次滎陽卻寄諸弟

登石壁祖師水閣有作
贈祖肩和尚
閒居即事
自敘
空閨二公邈以禪律相鄙因而解之
寄溫州朱尚書并呈軍倅崔太博朱名裒
恩門致書遺及山居因獻之
寄溫州崔博士
李昭象云與二三同人見訪有寄
和友人見題山居水閣八韻

卷下

今體五言七言絶句凡五十二首

感寓

春閨怨
馬上行
釣叟
再經胡城縣
讀諸家詩
春來燕
清溪來明府出二子請詩因遺一絶
哭陳陶
哭貝韜
龍婦
山寺一作老僧
閨中秋思
入駿圖

贈僧
秋夕
溪興
過巢湖
傷硤石縣病叟
贈老僧
釣叟
溪岸秋思
春日旅寓
田翁
秋江雨夜逢詩友
感春
題花木障

顧雲侍御出二子請詩因遺一絶
秋夕病中
宿欒城驛卻寄常山張書記
湘江秋夕
旅懷
贈崔道士
題道林寺
贈質上人
涇溪
夏日題悟空上人院
經嚴陵釣臺
關試後筵上別同人
鷓鴣

宿村舍
題新雁（一作雁）鄭詩
離家
旅舍（一作館）遇雨
送人歸湖上
自遣
聞子規
秋夜苦吟
秋夜聞砧
將過湖南經馬嵬山廟因書三絶
逸詩（劉世珩從全唐詩劇談錄錄補）
五律四首七律一首七言絶句四首句二韻
和吳太守罷郡小村偶題二首

亂後送友人（一作送人遇亂歸湖中）
送紫陽僧歸廬岳舊寺
自江西歸九華
梁王坐上賦無雲雨詩
小松
醉書僧壁
寄李隱居
斷句

唐風集目錄終

貴池先哲遺書第七

貴池唐人集第七

唐風集卷之上

唐詩鼓吹卷之十三　卷之十三

九華山人杜甫撰

今體五言凡一百二十五首

春宮怨劉世南按全唐詩作周朴詩

早被嫏嫺誤欲妝臨鏡懶承恩不在貌教妾若爲容風暖鳥聲碎日高花影重年年越溪女相憶采芙蓉

訪道者不遇

寂寂白雲門尋真不遇真祇應松上鶴便是洞中人藥圃花香異沙泉鹿跡新題詩留姓字他日此相親

送人遊吳

君到姑蘇見人家盡枕河古宮閑地少水港小橋多夜市賣菱藕春船載綺羅遙知未眠月鄉思在漁歌

送陳昉歸麻川

麻川清見底似入武陵溪兩岸山相向三春鳥亂啼酒旗和柳動僧屋與雲齊即此吾鄉路懷君夢不迷

出山

病眼看一作見春榜文場公道開朋人登第盡白髮出山來處世曾無過一作惟天合是媒長安不覺遠期遂一名迴

浙中逢詩友

到處有同人多爲賦與文詩中難得友湖畔喜逢君凍把城根雪風開嶽面雲苦吟吟不足爭忍話離羣

送友遊吳越

去越從吳過吳疆與越連有園多種橘無水不生蓮夜市橋邊火春風寺外船此中偏重客君去必經年

出常山界使回有寄

自小即南北未如今日離封疆初盡處人使卻回時開口有

滿酌勸君酒勸君君莫辭能禁幾度別即到白頭時晚岫無雲破春帆有燕隨男兒兩行淚不欲等閒垂

遊茅山

步步入山門仙家鳥徑分漁樵不到處麋鹿自成羣石面迸出一作水松頭穿破亂一作雲道人星月下相次禮茅君

讀友人詩卷

冰齒味瑤軸祇應神鬼知坐當羣靜後吟到月沈時雪峽猿聲健風檠鶴立危篇篇一字字誰復更言詩

寄從叔

三族不當路長年猶布衣苦吟天與性直道世將非雁夜愁翹足巖僧半露肩爲詩多語澀喜此得終篇

癩坐漁鄉老憶歸爲儒皆可立自是拙時機

寄李溥

如我如君者不妨身晚城但從時輩笑自得古人情共莫更初志俱期立後名男兒且如此何用歎平生

郊居即事投李給事

無祿奉晨昏閒居幾度春江湖苦吟士天地最窮人書劍同三友蓬蒿外四鄰相知不相薦何以自謀身

寄詩友

別來春又春相憶喜相親與我爲同志如君能幾人何時吟得力漸老事關身惟有前溪水年年濯客塵

題田家翁一作翁家

田翁真快活婚嫁不離村州縣供輸罷追隨鼓笛喧盤飧同老少家計共田園自說身無事應官有子孫

長安冬日

近臘饒風雪閒房凍坐時書生救到此天意轉難知吟苦猿三叫形枯柏一枝還應公道在未忍與山期

霽後登唐興寺水閣

一雨三秋色蕭條古寺閒無端登水閣有處似家山白日生新事何時一作人得暫開將知老僧意未必戀松關

山中寄友人

深山多隙地無力及耕桑不是嘗生拙都緣負句忙破窗風一作颯燭穿屋月侵牀吾友應相笑辛勤道未光

自述

四海欲行徧不知終遇誰用心常合道出語或傷時擬作閒人老翻無一作爲識者嗤如今已無計祇得苦于詩

題江山寺

江上山頭寺景留吟客船徧遊銷一日重到是何年沙鳥多翹足巖僧半露肩爲詩多語澀喜此得終篇

秋日旅舍臥病呈所知

秋色上庭枝愁懷切向誰青雲無勢日華髮有狂時枕上聞風雨江南繫別離如何吟到此此道不聞一作逢知

秋宿山館

山館坐待曉夜長吟役神斜風吹敗葉寒燭照愁人蘊蓄天然性澆讒世惡真男兒出門志不獨爲謀身

贈老僧

衆僧尊夏臘靈嶽徧曾登度水手中杖行山溪畔藤心空猷是印眉白雪爲稜自得巡方道棲禪老未能

別舍弟

欲住住不得出門天氣秋惟知偷拭淚不忍更回頭此日祇一作唯愁老況身方遠遊孤寒將五字何以動諸侯

雪中別詩友

酒寒無小戶請滿酌酬一作滿行杯若待雪消去自然春到來出

城人跡少向暮鳥聲哀未遇應關命侯門處處開

題嶽麓寺

一篴楚江山江山勝此難覓人來畫取到處得吟看鶴隱松聲盡魚沈檻影寒自知心未了閒話亦多端

懷廬嶽書齋

長憶在廬嶽免低塵土顏煮茶窗底水采藥屋頭山是境皆遊徧誰人不羨閒無何一名繫引出白雲閒

題唐興寺小松

雖小天然別難將衆木同侵僧半窗月向一作與客滿一作標風枝拂行苔鶴聲分叫砌蟲如今未堪看須是雪霜中

與友人話別

客路行多少千一作人無易顏未成終老計難致此身閒月兔走入海日烏飛出山山流一作留年留一作不得半在別離閒

贈廬嶽隱者

自見來如此未嘗離洞門結茅遮兩雪采藥給晨昏古樹藤纏殺春泉鹿過渾悠悠無一事不似屬乾坤

懷紫閣隱者

紫閣白雲端雲中有地仙未歸蓬島上猶隱國門前洞口人無跡花陰鹿自眠焚香賦詩罷星月冷遙天

題會上人院

鼓角城中寺師居日得閒必能行大道何用在深山破納新添綫空門夜不關心知與眼見終取到無閒

送黃補闕南遷

得罪非天意分明謫去身一心貪諫主開口不防人自古有遷客何朝無直臣喧然公論在難滯楚南雲

送竇登第後歸海東

歸捷中華第一作地登船艤未絲直應天上桂別有海東枝國界波窮處鄉心日出時西風送君去莫慮到家遲

近試投所知

白髮隨梳落吟懷說向誰敢辭成事晚自是出山遲擬動如浮海凡言似課詩終一作參身事知己此外復何爲

送友人牧江州

本國兵戈後難官在此時遠分天子命深要使君知但遂生靈願當應兩露隨江山勝他郡閒賦庾樓詩

辭座主侍郎

一飯尚懷感況攀高桂枝此恩無報處故國遠歸時祇恐兵戈隔再趨門館遲茅堂拜親後特地淚雙垂

別從叔

立馬不忍上醉醒天氣寒都緣在門易直似別家難世路既如此客心須自寬江村一作歸期亦飢凍一作東爭及問長安

凡遊南國者未有不蹉跎到海路難一作盡挂帆人更多潮沙分象跡花洞響蠻歌縱有投文處於君能幾何

經賈島墓

謫宦自麻衣銜冤至死時山根三尺墓人口數聯詩仙桂終無分皇天似有私暗松風雨夜空使老猿悲

秋夜江一作晚泊

一望一蒼然蕭颯起暮天遠山橫落日歸鳥度平川家是去秋別月當今夕圓漁翁似相伴徹曉葦叢邊

送舍弟

我愛鷰棲慣客情方細知好看前路事不比在家時勉汝言須記閒人善即師旅中無廢業時作一篇詩

將歸山逢友人
儒爲君子儒道不妨孤白髮多生矣青山可住乎徉狂寧是事巧達又非夫祇此平生願他人肯信無
經九華費徵君墓
凡弔先生者多傷荆棘閒不知三尺墓高卻九華山天地有何外子孫無亦閉當時若徵起未必得身還
溪居叟
溪翁居靜處一作靜溪鳥入門飛平起釣魚去夜深乘月歸見君無事老覺我有求非不說風霜苦三冬一草衣
與友人對酒吟
憑君滿酌酒聽我醉中吟客路如天遠侯門似海深新墳侵古道白髮戀黃金共有人間事須懷濟物心
送僧

雖斂吾鄉業已空秋來憶君夢夜夜逐征鴻
贈宣城糜明府
天下爲官者無君一軸詩數聯同我得當代邁誰知年齒吟將老生涯說可悲何當抱手板鄰隱過危時
望遠
門前通大道望遠上高臺落日人行盡一作逝窮邊信不來還聞戰得勝未見救招回卻入機中坐新愁織不開
冬末投長沙裴侍郎
欲露塵中事其如不易言家山一離別草樹幾春暄吹夢風天角啼愁雪嶽猿仁思心覺滿何以遠門軒
贈秋浦金明府長
倚郭難爲宰非君有私惟憑野老口不立政聲碑苦甚求名日貧於未選時羨山竟如此利得且吟詩

和高秘書平春對雪登樓見寄之什
天有惜花意恐花開染塵先教微雪下始放滿城春且醉登樓客重期出郭人因酬郢中律一作作霜鬢數莖新
亂後山中作
自從天下亂日晚別庭閒兄弟團圞樂羈孤遠近歸文章甘世薄耕種喜山田一作肥直待中興後方應出隱扉
旅寓書事
日日驚身事悽悽欲斷魂時清不自立髮白傍誰門中路殘秋雨空山一夜猿公卿得見面懷抱細難言
舟行晚泊江上寺
久勞風水雨一作上禪客喜相依挂衲雖無分修心未覺非日沈山虎出鐘動寺禽歸月上潮平後談空一作漸入微
長林山中聞賊退寄孟明府
身不定彼此信難通侯國兵

一縣今如此殘民數不多地知賢宰切爭奈亂兵何皆自干戈達豈思雨露和應憐住山者頭白未登科

泗上客思

痛飲復高歌愁終不奈何家山隨日遠身事逐年多沒雁雲橫楚蟬柳夾河此心閒未得到處被詩磨

寄同人

盡與貧爲患唯余即不然四方無靜處百口度荒年白髮生閒事新詩出蛾眉逐時情竟如此不免卻歸田

下第出關投鄭拾遺

丹霄桂有枝未折未爲遲況是孤寒士兼行苦澀詩杏園人醉日關路獨歸時更卜深知意將來擬薦誰

塞上

草白河冰合蕃戎出掠頻戍樓三急號一作三探馬一條塵

戰士風霜苦將軍雨露新封侯不由此何以慰征人

別故作郎

交道有寒暑在人無古今與君中夜話盡我一生心所向未得志豈惟空解吟何當重相見共隱白雲深

送青陽李明府

善政無慚色吟歸似等閒惟將六幅絹寫得九華山求理頭空白離京一作官債未還仍聞猿一作琴與鶴都在一船閒

將遊湘湖有作

一家相別意不得不消然遠作南方客初登上水船嶽鐘思冷夢湘月少殘篇便有歸來計風波亦隔年

送姚庭珪

脫衣將換酒對酌話何之雨後秋蕭索天涯晚別離人生無此恨鬢色不成絲未得重相見看君馬上詩

投李大夫

自小僻於詩篇篇恨不奇苦吟無暇日華髮有多時進取難見升沈命未知秋風夜來急還恐到京遲

貽里中同志

鄉里爲儒者唯君見我心詩書常共讀雨雪亦相尋貧賤志氣在子孫交契深古人猶晚達況未鬢霜侵

江上送葬象先輩

不易爲離抱江天即見鴻暮帆何處落涼月與誰同木葉新霜後漁燈夜浪中時難慎行止吾道利干窮

維揚逢詩友張喬

天下方多事逢君得話詩直應吾道在未覺國風衰生計吟銷日人情醉過時雅篇三百首留作後來師

秋晨有感

木葉落時節旅人初夢驚鐘才枕上盡事已眼前生吟髮不長黑世交無久情且將公道約未忍便歸耕

秋日山中寄李處士

吾輩道何窮寒山細雨中兒童書嬾讀果栗樹將空言論關時務篇章見國風昇平猶可用應不廢爲公翁一作

晚泊金陵水亭

江亭當廢國秋景倍蕭騷夕照殘荒壘寒潮漲古濠就田看鶴老一作隔水見僧高無限前朝事醒吟易覺勞

錢塘別羅隱

故國看看遠前程計在誰五更聽角後一葉渡江時吾道天鑒喪人情日可疑西陵向西望雙淚爲君垂

山中貽同志

君貧我亦貧爲善喜爲鄰到老如今日無心愧古人閉門非

傲世守道是謀身別有同山者其如未可親

秋日懷九華舊居

吾道在五宇吾身寧陸沈涼生中夜雨月一作病起故山心燭共寒酸影蛩添苦楚吟何當遂歸去一徑入松林

江岸秋思

驅馬傍江行鄉愁步步生舉鞭揮柳色隨手失蟬聲秋稼緣長道寒雲約古城家貧遇豐歲無地可歸耕

哭劉德仁

賈島還如此生前不見春豈能詩苦者便是命羈人家事因吟失一作時情礙國親多應銜恨骨千古不爲塵

經青山弔李翰林

何爲一作謂先生死先生道日新青山明月夜千古一詩人天地空銷骨聲名不傍身誰移邦陽冢來此作吟鄰

下第東歸別友人

不得同君居一作住當春別帝鄉年華落第老歧路出關長芳草緣流水殘花向夕陽懷親暫歸去非是釣滄浪

秋宿詩僧雲英房一作因贈

賈島憐無可都緣數句詩君雖是後輩我謂過當時溪浪和星動松陰帶鶴移同吟到明坐此道淡誰知

送人宰吳縣

海漲兵荒後爲官合動情字人無異術至論不如清草履隨船賣綾梭隔水鳴唯持古人意千里贈君行

讀友人詩

君詩通大雅吟覺古風生外卻浮華景中含教化一作至教情名應高日月道可潤公卿莫以孤寒恥孤寒達更榮

登山寺

山半一山寺野人秋日登就中偏愛石獨上最高層有果猿攀一作攜樹無齋鶴看僧儒門自多事來此復何能

辭九江李郎中入關

帝里無相識何門跡可親願開言重口薦與分深人卷許新詩出家憐舊業貧今從九江去應免更迷津

江南逢李先輩

李杜復李杜彼時逢此時干戈侵帝里流落向天涯歲月銷於酒平生斷在詩懷才不得志祇恐滿頭絲

秋日寄吟友

閉坐細思量唯吟不可忘食無三畝地衣絕一株桑蟬樹生寒色漁潭落曉光青雲舊知己未許釣滄浪

江上與從弟話別

相逢盡說歸早晚遂歸期流水多通處孤舟少住時千人不得已非我欲爲之及此終無愧其如道在茲

送友人遊南海

南海南邊路君遊祇爲貧山川多少地郡邑幾何人花鳥名皆別寒暄氣不均相期早晚見莫待瘴侵身

贈聶尊師

詩道將一作皆仙分求之不可求非關從小學應是數生修蟾桂雲梯折鼇山鸞駕遊他年兩成事堪喜是鄰州

旅感

白髮根叢出鏑頻愁不開自憐空老去誰信苦吟來客路東西闊家山早晚回翻思釣魚處一雨一層苔

寄益陽武灌明府

縣稱詩人理無嫌日宰冬溪山入城郭戶口半漁樵月滿彈琴夜花香漉酒朝相思不相見烟水路遙遙

湘中秋日呈所知

四海無寸土一生惟苦吟虛垂異鄉淚不滴別人心兩一作木色彫湘樹難聲下塞禽求歸歸未得不是擲光陰

苦吟

世間何事好最好莫過詩一句我自得四方人已知生應無輟日死是不吟時始擬歸山去林泉道在茲

閨中別所知

觸目生歸思那堪路七千颯中離此地馬上見明年郡邑溪山巧寒暄日月偏自疑雙鬢雪不似到南天

塞上傷戰士

戰士說辛勤書生不忍聞三邊遠天子一命信將軍野火燒人骨陰風卷陣雲其如禁城裏何以重要勳

春日訪獨孤處士

地僻春來靜深宜長者居好花都待一作大晚修竹不妨疏雁入湘江食人侵曉色鋤似若無學處頭白道如初

哭友人

病向名場得終爲善誤身無兒承後嗣有女託何人葬禮難求備交情好者貧惟餘舊文集一覽一沾巾

新栽竹

刱破蒼一作莓苔色一作地因栽十數莖窗風從此冷詩思當時清酒入杯中影棋添局上聲不同桃與李瀟灑伴書生

送吳蛻下第入蜀

下第言之蜀那愁舉別杯難兄方在幕上相復憐才鳥徑盤春露龍湫發夜雷臨邛無久戀高桂待君回

寄寶處士

漳水陣中別今來猶未醒半生因酒廢大國幾時寧海畔將軍柳天邊處士星遊人不可見春入亂山青

題歷山舜祠一作山有廟呼爲帝二子皆歌

亂後歸山居

亂世歸山谷征鼙喜不聞詩書猶滿架弟姪未爲軍山犬眠

昔舜曾耕地遺風日寂寥世人那肯祭大聖不興妖殿宇秋霖壞杉松野火燒時訛競活祀絲竹醉山魈

贈李棠叟

在我成何事逢君更勸吟縱饒不得力猶勝別勞心凡事有興廢詩名無古今百年能幾日忍不惜光陰

雒陽冬末寄幕中二從事

聞道長溪尉相留一館閒風外懷人夜雨閒年來疏覽鏡怕見減朱顏

和劉評事送海禪和歸山

衲一作內外元無象言尋那路尋問禪將底說傳印得何心未了羣山淺難一作能休一室深伏魔窟是獸巢頂亦非禽觀色風驅霧聽聲雪灑林凡歸是歸處不必指高岑一作況當幽隱處未必有高岑

今體七言凡一百四十首

冬末同友人泛瀟湘

殘臘泛舟何處好最多吟興是瀟湘就船買得魚偏美踏雪沽來酒倍香猿到夜深啼嶽麓雁知春近別衡陽與君賸采江山景裁取新詩入帝鄉

贈李鎮自雒陽過鄱東入中山

君行君丈天合知見君如一作於此我興一作悲祇殘三口兵戈後纔到孤村雨雪時著臥衣裳難辦洗旋求糧食莫供炊地鑪不暖柴枝濕猶把蒙求授小兒

旅中臥病

秋來誰料病相縈枕上心猶算去程風射破窗燈易滅月穿疏屋夢難成故園何啻三千里新雁纔聞一兩聲我自與人無舊分非干人與我無情

旅泊過郡中叛亂示同志

握手相看一作悲誰敢言軍家刀劍在腰邊徧搜寶貨無藏處亂殺平人不怕天古寺折爲修寨木荒墳開作戮城鞭郡侯逐出渾閒事正是鑾輿幸蜀年

贈秋浦張明府

君爲秋浦三年宰萬慮關心兩鬢知人事旋生當路縣吏才難展用兵時農夫背上題軍號賈客船頭插戰旗他日親知問官況但教吟取杜家詩

雪

風攪長空寒骨生光一作先於曉色報窗明江湖不見飛禽影巖谷惟聞折竹聲巢穴幾多相似處一作深無復滿一作本路歧兼得一般平攤袍公子休一作莫言冷中有樵夫跣足行

題廬嶽劉處士草堂
仙境開尋采藥翁草堂留話一宵同若看山下雲深處直是
人間路不通泉領藕花來洞口月將松影過溪東求名心在
開難遂明日馬蹤塵土中

山中寄詩友
山深長恨少同人覽景無時不憶君庭果自從霜後熟野猿
頻向座邊聞家臨秋水彈明月酒就東一作山酌白雲仙桂
分蔡堪合得平生心力盡於文

秋宿臨江驛
南來北去二三年年去年來雨鬢斑舉世盡從愁裏老誰人
肯向死前閒漁舟火影寒蘆浦驛路鈴聲夜過山身事未成
歸未得瘴猿鞭馬入長關一作安

題瓦棺寺真上人院矮枪

天生仙枪是長才栽枪希逢此最低一自舊山來伽叶幾番
凡木與雲齊洞無斜影教僧踏免有閒枝引鶺棲今日偶題
題似著不知題後更誰題

江下上一作初秋寓泊
濛濛烟雨蔽江村江館愁人好斷魂自別家來生白髮為侵
星起謁朱門也知柳欲開春眼雁歸非一聲聲覺苦於猿

投從叔補闕
吾宗不謁詩宗常仰門風繼國風空有篇章傳海內更無
親族在朝中其來雖愧源流淺所得須憐雅頌同三十年吟
到今日不妨私薦亦成公

贈張員外兒
張公一子才三歲閉客吟聲便出來喚物舌頭猶未穩誦詩

心孔洞然開天生便是成家慶年長終為開世才月裏桂枝
知一作有分不勞諸丈作梯媒

重陽日有作
一為重陽上古臺亂時誰見菊花開偷擎一作捋白髮真堪笑
牢鎖黃金實可作可哀是個少年回老去爭知荒塚不榮來
大家拍手高聲唱日未沈山且莫迴

入關寄九華友人
坐牀難穩露蟬新便作東西馬上身釀酒卻輸耽睡客好山
翻對不吟人無多志氣蘇離別強半年光屬苦辛篋裏篇章
頭上雪未知誰戀杏園春

送李鎧遊新安
邯鄲李鎧才嶂嵘酒狂詩逸難干名氣直不與兒時一作輩洽
醉來擬共天公笑孤店夜燒枯葉坐亂時秋踏早霜行一閉

茅屋住不穩剛出為人平不平
冬末自長沙遊桂嶺留獻所知
少見古人無遠慮如君真得古人情登科作尉官雖小避世
安親祿已榮一路水雲生隱思幾山猿鳥認吟聲知君未作
終焉計要著文章待太平

賀顧雲侍御府主與子弟奏官(授下時年七歲)
青桂朱袍不賀兄賀兄榮是見兒榮孝經始向堂前徹官誥
當從幕下迎戲把藍袍包果子嬌將竹笏惱先生自慚亂世
無知已弟姪鞭牛傍隴耕

舟行即事
年少髭鬚雪欲侵別家三日幾般心朝隨賈客憂風色夜逐漁翁宿葦林秋水鶴飛紅蓼晚暮山猿叫白雲深重陽酒熟茱萸紫卻向江頭倚棹吟

亂後山居
從亂移家擬傍山今來方辦買山錢九州有路休爲客百歲無愁即是仙野叟並田鋤暮雨溪禽同石立寒烟他人似我還應少如此安貧亦荷天

山居寄同志
茅齋深僻絶輪蹄門徑緣溪垂釣石臺依竹壘待賓茶竈就巖泥風生谷口猿相叫月照松頭鶴並棲不是無端過時日擬從窗下躡雲梯

將入關安陸遇兵寇

家貧無計早離家離得家來寨滯多已是數程行雨雪更堪中路阻兵戈幾州戶口看成血一旦天心卻許和四面烟塵少無處不知吾土自如何

夏日登友人書齋林亭
暑天長似秋天冷帶郭林亭畫不如蟬噪檻前遮日竹鷺窺池面弄萍魚抛山野客橫琴醉種藥家僮踏雪鋤衆惜君才堪上第莫因居此與名疏

寄臨海姚中丞
夏醉旌旆旆已秋深永夕思量淚滿襟風月易斑搜句鬢星霜難改感恩心尋花洞裏連春醉望海樓中徹曉吟雖有夢魂知處所去來多被角聲侵

秋日閒居寄先達
到頭身事欲何爲窗下工夫幾上碁可百年無稱意雖教

一日不吟詩風騷早雁衰湖色雨挫殘蟬點柳枝自古書生也如此獨堪惆悵是明時

題覺禪和
少見修行得似師茅堂佛像亦隨時禪衣衲後雲藏綫夏臘高來雪印眉耕地誠侵連塚土伐薪敎護帶巢枝有時問著經中事卻道山僧總不知

感秋一作秋感
年年名路謾辛勤襟袖空多馬上塵畫戟門前難作客釣魚船上易安身冷烟黏柳蟬聲老寒渚澄星雁叫新自是儂家無住處不關天地窄於人

題德玄上人院
剗得心來忙處閒閒中方寸闊於天浮生自是無空性長壽何曾有百年罷定磬敲松罅月解眠茶煮石根泉我雖未似

師披衲此理同師悟了然

春日山居寄友人
野吟何處最相宜春景暄和好入詩高下麥苗新雨後淺深山色晚晴時半巖雲腳風牽斷平野花枝鳥踏垂倒載干戈是何日近來麋鹿欲相隨

懷廬嶽舊隱
一別三年長在夢夢中時躡石稜層泉聲入夜方堪聽山色逢秋始好登巖鹿慣隨鋤藥叟溪鷗不怕洗苔僧人閒有許多般事求要身閒直未能

投長沙裴侍郎
此身雖賤道長存非謁朱門謁孔門祇望至公將卷讀不求朝士致書論垂綸雨結漁鄉思吹木風傳雁夜魂男子受恩須有地平生不受等閒恩

和友人見題山居
避時多喜葺居成七字君題萬象清開戶曉雲連地白訪人
秋月滿山明庭前樹瘦霜來影洞口泉噴雨後聲有景供吟
且如此算來何必躁於名
獻長沙王侍郎
文星漸見射台星皆仰爲霖沃衆情天澤逼來逢聖主辭林
盛去得書生雲妝嶽色供吟景月浩湘流遞政聲美化事多
難諷誦未如耕釣口分明
春日登樓遇雨
忽地晴天作雨天全無暑氣似秋閒看看水没來時路漸漸
雲藏望處山風起驚鷺雙出葦浪催漁父盡歸灣一心準擬
閒登眺卻被詩情使不閒
春日行次錢塘卻寄台州姚中丞

豈謂無心求上第難安帝里爲家貧江南江北閒爲客潮去
潮來老卻人兩岸雨收鷓鴣語柳一樓風滿角吹春花前不獨
垂鄉淚曾是一作作朱門寄食身
投江上崔尚書
此生何路出塵埃僧把中才謁上才閉戶十年專筆研仰天
無處認梯媒馬前霜葉催歸去枕上邊鴻喚覺來若許登門
換鬢鼠必應辛苦事風雷
書事投所知
古陌寒風來去吹馬蹏塵旋上麻衣雖然干祿無休意爭奈
趨時不見機詩思趁雲從嶽涌鄉心隨雁繞湖飛肯將骨肉
輕離別未遇人知未得歸
秋日湖外書事
十五年來筆研功祇今猶在苦貧中三秋客路湖光外萬里

鄉關楚色一作色東鳥徑杖藜山驛雨猿林敲枕樹搖風朱門
處處若相似此命到頭通不通
題宗上人舊院
此院元來事事乖半敧茅屋草侵階啄生鴉憶啼松枒接果
猿思嘯石龍楹上塵絲滿葉扇牀前苦爛筍皮鞋分明記得
談空日不向秋風更愴懷
亂後出山逢高員外
自從亂後別京關一入烟蘿十五年重出故山生白髮卻裝
新巷謁清賢窗迴旅夢城頭角柳結鄉愁雨後蟬名姓暗投
心暗祝永期收拾向門前
贈友人罷舉赴交趾辟命
罷卻名場擬入秦南行無罪似流人縱經商嶺非馳驛須邊
長沙弔逐臣船戍海奴鍛碓一作耳象駝蠻女採纏身如何

待取丹霄桂別赴嘉招作上賓
山中寡婦一作哨行
夫因兵死守蓬茅麻苎衣衫鬢髮焦桑柘廢來猶納稅田園
荒後一作尚微苗時挑野菜和根煮旋斫生柴帶葉燒任是
深山更深處也應無計避征徭
訪蔡融因題
杖藜時復過荒郊來到若家不忍拋每見苦心修好事未嘗
開口怨平交一溪寒色漁收網半樹斜陽鳥傍巢必若天工
主人事肯交吾子委衡茅
閒居書事
竹門茅屋帶村居數畝畬生涯自有餘鬢白祇應秋鍊句眼昏
多爲夜鈔書雁驚風浦漁燈動猿叫霜林橡實疏待得功成
耶西去時清不問命何如

友人贈舍弟依韻戲和
吾家此弟有何知多愧君開道業基不覺裏頭成大漢昨來竹馬作童兒還緣世遇兵戈鬧抵恐身修禮樂遲及見和詩詩肖好禍(俗和切碾輪石也)公不到(一作倒)更何時

贈元上人
多少僧中僧行高偏成流落徧僧鈔經窗月靜灘聲到石徑人稀蘚色交垂露竹貼蟬落殼穿雲松載鶴棲巢煮茶童子閉勝我猶得依時把磬敲

寒雨蕭蕭燈焰青燈前孤客難爲情兵戈鬧日別鄉國鴻雁過時思弟兄冷極睡無離枕夢苦多吟有徹雲聲出門便作還家計直至如今計未成

送僧赴黃山沐湯泉參禪宗長老
聞有湯泉獨去尋一飯一缽一無金不愁亂世兵相害卻喜寒山路入深野老禱神鴉噪廟獵人衝雪鹿驚林患身是幻逢禪主水洗皮膚語洗心

哭山友
十載同棲廬嶽雲寒燒枯葉夜論文在生未識公卿面至死不離麋鹿羣從見蓬蒿葉壞屋長憂雨雪透荒墳把君詩句高聲讀想得天高也合聞

獻池州牧
池陽今日似漁陽大變凶年作小康江路靜來通客貨郡城安後絕戎裝分開野色收新麥驚斷鶯聲摘嫩桑縱有逋民歸未得遠聞仁政旋還鄉

送韋書記歸京(摩主件即同舉)
韋杜相逢眼自明事連恩地倍情聞歸帝里愁攀送知到師門話姓名朝客半修前輩禮古人多重晚年榮從來有淚非無淚未似今朝淚滿纓

獻鄭給事
化行邦域二年春樵唱漁歌日日新未降詔書酬善政不知天澤答何人秋登嶽寺雲隨步夜宴江樓月滿身他日朱門恐難掃沙堤新築必無塵

贈休禪和
爲僧難得不爲僧僧戒僧儀未是能弟子自知心了了吾師應爲醉騰騰多生覺悟非關衲一點分明不在燈祇道詩人

無佛性長將二雅入三乘

送李先輩從知一作軍塞上

去草軍書出帝鄉便從城外學戎裝好隨漢將收胡士莫遣胡兵近漢疆灑碛雪黏旗力重凍河風搗角聲長此行也是男兒事莫向征人恃桂香

和友人送弟

君說無家祇弟兄此中言別若爲情干戈鬧日分頭去山水寒時信路行月下斷猿空有影雪中孤雁卻無聲我今骨肉雖亂凍幸喜團圓過亂兵

酬張員外見寄

分應天與吟詩老如此兵戈不廢詩生在世閒人不識死於泉下鬼應知嘶花蜀鳥春同苦叫雪巴猿晝共飢今日逢君惜分手一枝何校一年遲

獻新安于尚書

九土雄師竟若何未如良牧與天和月留清俸資家少歲計陰功及物多四野綠雲籠稼穡于山明月靜干戈行人耳滿新安市盡是無愁父老歌

亂後書事寄吳一作同志

九土如今盡用兵短戈長戟困書生思量在世頭堪白畫度歸山計未成皇澤正霑新將士侯門不是舊公卿到頭詩卷須藏卻各向漁樵混姓名

中山臨上人院觀牡丹寄諸從事一作弟

閒來吟繞牡丹叢花蘂人生事略同半雨半風三月內多愁多病百年中開當韶景何多一作好落向僧家即是空一境而今足得成持取莫使江湖卻釣翁

塞上

旌旗颯颯一作猟猟漢將軍閒出巡邊帝命新沙塞旋收饒幔幕犬戎時殺少烟塵冰河夜渡偷來馬雪嶺時分獵去人獨作

書生疑不穩輒弓輕劍也隨身

贈題兜率寺開上人院

人閒寺應諸天號真行僧禪此寺中百歲有涯頭上雪萬般心白上馬塵埃騎眼紅畢竟浮生無染耳邊風拄帆波浪驚公作空護勞役算來何事不成歸一作

別四明鍾尚書

九華天際碧嵯峨無奈春來入夢何難與英雄論教化卻思猿鳥共烟蘿風前柳能開時少雨後花容淡處多都大人生有離別且將詩句代離歌

題護國太師塔

莫認雙林是佛林禪棲無地亦無金塔前盡禮灰來相納下誰宗印了心空象消徹一作明雙不見綫源分派寸難尋吾師覺路余知處大藏經門一夜吟

春日山中對雪有作

竹樹無聲或有聲霏霏漠漠散還凝疑積梅謝後重妝慈巖水鋪來卻結冰牢繫鹿兒防獵客滿添茶鼎候吟僧好將清雨同功力松徑莓苔又一層

山中對雪有作

一渾乾坤萬象收唯應不壅大江流虎狼過獵難藏跡松柏因風易舉頭玉帳英雄揣妓賞山村鳥雀共民愁豈堪久蔽蒼蒼色須放三光照九州

戲題王處士書齋

先生高興似樵漁水鳥山猿一處居石徑可行苔色厚釣竿時斫竹叢一作林疏欺春祇愛和酤酒諱老猶看欲注書莫道無金空有壽有金無壽欲何如

早發

東窗未明塵夢蘇呼童結束登征途落葉鋪霜馬蹏滑寒猿嘯月人心孤時逆送一作帽檐風刮頂旋呵鞭手凍黏韉青雲快活一未見爭得安閒釣五湖

題仇處士郊居處士棄官卜居

江南景簇此舟一作林亭手板藍裾自可輕洞裏客來無俗話郭中人到有公卿一作情閒敲棋一作攲子叢果呼猿接時釣溪魚引鶴爭笑我有詩三百首馬蹏紅一作塵日急於名

依韻次酬一作同年張曙先輩見寄之什

天上詩名天下傳引來齊列到一作玉皇前大仙錄後頭無雪玉藥成來寵絕烟笑躡紫雲金作闕夢拋塵世鐵爲船九華山史驚凡骨同到蓬萊豈偶然

亂後逢李昭象叙別

李生李生何所之家山窄雲胡不歸兵戈到處弄性命禮樂向人生是非卻與野猿同橡鴈還將溪鳥共漁磯也知不是男兒事爭奈時情賤布衣

晚春寄同年張曙先輩

莫將時態破天真祇合高歌醉遇春易落好花三箇月難留浮世百年身無金潤屋渾閒事有酒扶頭是了人恩地未酬閒未得一迴醒話一沾巾

長安春感

出京無計住京難深入東風一作門轉索然滿眼有花寒食下一家無信楚江邊此時晴景愁於雨是處鶯聲苦卻一作極似蟬公道算來終達去了一作更從今日望明年一作年

登靈山水閣貽釣者

江上見僧誰是了修齋補衲日勞身未勝漁父閒垂釣獨背斜陽不采人縱有風波猶得睡總無養筮始爲貧瓦瓶盛酒

瓮甌酌筏浦蔗冯是要津

贈漆水尉崔少府

庭戶蕭條鞏雀噪日高留下枕書眠祇聞留客教酤酒不省逢人說料錢洞口禮星披鶴氅溪頭吟月上漁船九華山叟心相許不計官卑一作貴贈一篇

讀張僕射詩留題舉不及第投筆從郡

秋吟一軸見心胸萬象搜雖詠欲空才大卻嫌天上桂世危翻立陣前功廉頗解武文無說謝朓能文武不通雙美總輸張太守二南章句六鈞弓

題所居村舍

家隨兵盡庭空存稅額鬻客減一分衣食旋營猶可過賦輸長急不堪聞蠶無夏織桑充寨田廢春耕犒勞軍如此數州誰會得殺民將盡更邀勳

獻錢塘縣羅著作判官

還鄉大子過賢侯撫字情知不自由莫把一名專懊惱放教雙眼絕覬覦運袍嫌著辭公宴鶴氅閒披訪道流猶有九華來者四時花松醪臘醞安神酒布水宵煎見句茶舉竟金多知己在羨君高臥早回頭

一登高閣眺清秋滿目風光盡勝遊何處畫橈尋綠水幾家鳴笛咽紅樓雲山已老一作應長在歲月如波祇暗流唯有禪居離塵俗了無榮辱挂心頭

出關投珠侍御

東歸還著舊麻衣爭免花前有淚垂每歲春光九十日一生年少幾多時青雲寸祿心耕早明月仙枝分種遲不爲感恩酬未得五湖閒作釣魚師

送項山人歸天台

因話天台歸思生布裘藤杖笑離城不教日月拘身事自與烟蘿結野情龍鎮古潭雲色黑露淋秋檜鶴聲清此中是處堪終隱何要世人知姓名

題衡陽隱士山居

閒居不問世如何雲起山門日已斜放鶴去尋三島客任人來看四時花松醪臘醞安神酒布水宵煎見句茶舉竟金多也頭白算來爭得似君家

題江寺禪和

江寺禪僧似悟禪壞衣芒履住茅軒嫌求施主修真像翻說經文是妄言出浦釣船驚宿雁伐巖樵斧迸寒猿行人莫問師宗旨眼不浮華耳不喧

題弟姪書堂

何事居窮道不窮亂時還與靜時同家山雖在干戈地弟姪書堂禮樂風常修禮樂風窗竹影搖書案上野泉聲入硯池中少年辛苦終身事莫向光陰惰寸功

和友人寄長林孟明府

爲政爲人漸見心長才聊屈宰長林莫嫌月入無多俸須喜秋來不廢吟寒雨旋疏叢菊豔晚風時動小松陰訟庭閉寂底模樣騰騰又過玉關東

題開元寺門閣

回頭不忍看羸僮一路行人我最窮馬跡寒於槐影裏釣船把在月明中帽檐曉滴淋蟬露衫袖時飄卷雁風子細尋思

公書少留客看山索酒斟
戲贈漁家
見君生計羨君閒求食求衣有底難蓑一箔饗供釣綫種千
筐竹作漁竿胡盧枸酌春濃酒舴艋舟流夜漲灘卻笑儂家
最辛苦聽蟬鞭馬入長安
登城有作
上得孤城向晚春眼前何事不傷神徧看原上纍纍塚曾是
城中汲汲人盡謂黃金堪潤屋誰思荒骨旋成塵一名一宦
平生事不放愁侵易過身
秋日山中寄池州李常侍
近來參謁陸生疏因向雲山僻處居出爲羈孤營糊食歸同
弟姪讀生書風彫古木秋陰薄月滿寒山夜景虛但得中興
知己在算應身未老樵漁

辭楊侍郎
春在門闌秋未離不因人薦只因詩半年賓館成前事一日
侯門失舊知霜島樹彫猿叫夜湖田穀一作熟雁來時西風
萬里東歸去更把愁心說向誰
題汪氏茅亭
茅亭客到多稱奇茅亭之上難題詩出塵景物不可狀小手
篇章徒爾爲牛畔稻苗新雨後鶴邊松韻晚風時君今酷愛
人間事爭得安閒老在茲
喜從弟雲中遠至有作
深山大雪嫩開門徑行蹤自爾新無酒禦寒雖寡況有書
供讀且資身便均情愛同諸弟莫更生疏人畫短夜長
須强學學成貧亦勝他貧
送僧歸國清寺

吟送越僧歸浙涯僧行渾不覺程賒路沿山脚潮痕出睡倚
松根日色斜撼錫度崗猿抱樹擊瓶盛浪驚翹沙到參禪後
知無事看引秋泉灌藕花
題汪明府山居
不似當官祇似閒野情終日不離山方知薄宦難拘束多與
高人作往還牛笛慢吹烟雨裏稻苗平入水雲間羨君公退
歸欹枕免向他門厚客顏
下第東歸將及故園有作
平生操立有天知何事謀身與志違上國獻詩還不遇故園
經亂又空歸山城欲暮人烟斂江月初寒釣艇歸一作稀且把
風寒作閒事嫩能和淚拜庭闈
宿東林寺題顧公院
古寺沈沈僧未眠搘頤將客說閒緣一溪月色非塵世滿洞

松聲似雨天檐底水涵抄律燭窗間風引煮茶烟無由住得
吟相伴心繫青雲十五年
山居自遣
茅屋周回松竹陰山翁時挈酒相尋無人開口不言利只作一
猶我白頭空愛吟月在釣潭秋睡重雲橫樵徑野情深此中
一日過一日有底閒愁得到心
贈友人罷舉赴辟命
連天一水浸吳東十幅帆飛二月風好景采拋詩句裏別愁
驅入酒杯中漁依岸柳眠圓影鳥傍巖花戲暖紅不是桂枝
終不得目緣年少好從戎
亂後旅中遇友人
念子爲儒道未亨依依心向十年兄莫因亂世輕依託須學
前賢隱姓名大國未知何日靜舊山猶可入雲耕不如自此

同歸去帆挂秋風一信程

贈休糧僧

自言因病學休糧本意非求不死方徒有至人傳道術更無
齋客到禪房雨中林鳥歸巢晚霜後巖猿拾橡忙爭似吾師
無一事穩披雲衲坐藤牀

維揚春日再過孫侍御

本爲榮家不爲身讀書誰料轉家貧三年行卻千山路兩地
思歸一主人絡岸柳絲懸細雨繡田花朵弄殘春多情御史
應嗟見未上乙一作青雲白髮新

亂後宿南陵廢寺寄沈明府

柢共寒燈坐到明塞鴻衝雪一聲聲亂時爲客無人識廢寺
吟詩有鬼驚且把酒杯添志氣已將身心一作事託公卿男兒
仗劍酬恩在未肯徒然過一生

投鄭先輩

匣中長劍未酬恩不遇男兒不合論悶向酒村吞日月閒將
詩句問乾坤窗醉馬足勞關路肯爲漁竿憶水村兩鬢欲斑
三百首更教裝篤傍誰門

途中有作

無論南北與西東名利牽人處處同枕上事仍多馬上山中
心更甚關中川原晚結陰沈氣草樹秋生索漠風百歲此身
如且一作健大家閒作臥雲翁

和舍弟題書堂

兄弟將知大自強亂時同茸讀書堂巖泉遏雨多還鬧澗竹
窗下一牀書沿溪摘果霜晴後出竹吟詩月上初鄉里老農
多見笑不知稍古勝耕鋤

書齋即事

時清祇合力爲儒不可家貧與善疏會實卻屋邊三畝地添成
客路客路何悠悠蟬聲向背槐花愁事知百歲不百歲未合
白頭今白頭四五朵山妝雨色兩三行雁帖雲秋輸他江上

見說西川物景繁維揚景物勝西川青春花柳樹臨水白日
綺羅人上船夾岸畫樓難惜醉數橋明月不教眠送君嬾問
君迴日才子風流正少年

旅寓

暗算鄉程隔數州欲歸無計淚空流已違骨肉來時約更東
琴書何處遊畫角引風吹斷夢垂楊和雨結成愁去年今日
還如此似與青春有舊讐

旋中春

年光身事旋成空畢竟何門遇主公人世鶴歸雙鬢上客程
蛇繞亂山中牧童向日眠春草漁父隈巖避晚風一醉未醒
花又落故鄉回首楚關東

維揚冬末寄幕中二從事

江上數株桑乘樹自從離亂更荒涼那堪旅館經殘臘祇把
空書寄故鄉與盡客衣三尺雪鍊精詩句一頭霜故人多在
笑蓉幕應笑孜孜道未光

辭鄭員外入關

男兒三十尚蹉跎未遂青雲一桂科在客易爲銷歲月到家
難住似經過帆飛楚國風濤闊馬渡藍關雨雪多長把行藏
信天道不知天道竟如何

書齋即事

時清祇合力爲儒不可家貧與善疏實卻屋邊三畝地添成
窗下一牀書沿溪摘果霜晴後出竹吟詩月上初鄉里老農
多見笑不知稍古勝耕鋤

傷陽語道中一本無語字

客路客路何悠悠蟬聲向背槐花愁事知百歲不百歲未合
白頭今白頭四五朵山妝雨色兩三行雁帖雲秋輸他江上

垂綸者祇在船中老便休

入關因別舍弟

吾今別汝汝聽言去住人情足可安百口度荒均食易數年經亂保家難莫愁寒族無人薦但願春官把卷看天道不欺心意是帝鄉吾土一般般

贈彭蠡釣者

偏坐漁舟出葦林葦花零落向秋深祇將波上鴛鴦侶不把人間事繫心傍岸歌來風欲起卷絲眠去月初沈若教我似君閒放應得湖山到老吟

送友人入關

此去青雲莫更疑出人才行足人知況當朝野搜賢日正是孤寒取事時仙鼎烟霞通鶴信早春雷雨與龍期我今不得同君去兩鬢霜欺桂一枝

送友人宰潯陽

高興那言去路長非君不解愛潯陽有時猿鳥來公署到處烟霞是道鄉釣艇滿江魚賤菜紙窗連嶽楮多桑陶潛舊隱依稀在好繼高蹤結草堂

秋日臥病一作秋日旅中

浮世一作官浮名能幾何致身流落向天涯少年心壯輕為客一日病來思在家山頂老猿啼古木渡頭新雁下平沙不堪吟罷西風起黃葉滿庭寒日斜後四句一作經雨過湖秋風斜雨程難有投人處爭奈鄉關日漸賒

敘吟

多慚到處有詩名轉覺吟詩僻性成度水卻嫌船著岸過山翻恨馬貪程如警雪月年年景似夢奎歌處處聲未合白頭今已白自知非為別愁生

難把歸書說遠情奉親多闕拙為兄早知寸祿榮家晚悔不深山共汝耕枕上算程關月落帽前搜景嶽雲生如今已作長安計祇得辛勤取一名

登石壁禪師水閣有作

石壁早開僧說好今來偏與我相宜有山有水堪吟處無雨無風見景時漁父晚船分浦釣牧童寒笛倚牛吹畫人畫得從他畫六幅應輸八句詩

贈租肩和尚

山衣草屨染蒼苔雙眼猶慵向俗開若比吾師居上世何如野客臥巖隈才聞錫杖離三楚又說隨緣向五臺乘醉吟詩問禪理為誰須去為誰來

閒居即事

形覺清羸道覺肥竹門前徑靜相宜一壺村酒無求處數朵庭花見落時章句偶為前輩許話言多被俗人疑一枝仙桂如攀得祇此山前是老期

自敘

酒甕琴書伴病身熟諳時事樂於貧寧為宇宙閒吟客怕作乾坤羈祿人詩旨未能忘救物世情奈值不容真平生肺腑無言處白髮吾唐一逸人

空閒二公遞以禪律相鄙因而解之

一教誰云闢二途律禪禪律智歸愚念珠在手隨禪衲禪衲披肩壞念珠象外空分空外象無中有作有中無有無無有師窮取山到平來海亦枯

寄溫州朱尚書并呈單侍崔太博朱名良

永嘉名郡昔推名連屬荀家弟與兄教化靜師龔渤海篇章

高髻謝宣城山從海岸妝吟景水自城根演政聲今日老翰
崔博士不妨疏遠伴雙旌

思門致書遠及山居因獻之

時難轉覺保身難難向師門欲繼顏若把白衣輕易脫卻成
青袿偶然攀身居劍戰爭雄地道在乾坤未衰聞必許酬恩
酬未晚何日且須容到九華山

寄溫州崔博士

懷君勞我寫詩情翠嶺陰風有鬼聽滕宰不仁工部餓酒家
無識翰林醒眼昏經史天何在心盡英雄國未寧好向賢侯
話吟侶莫教辜負少微星

李昭象云與二三同人見訪有寄

得君書後病顏開云拉同人訪我來在路不妨衝雨雪到山
還免踏塵埃吟沈水閒何肖月坐破松巖幾處苔貧舍款賓
無別物止於空戰大尊罍

和友人見題山居水閣八韻

池閣初成眼豁開眼前霽景屬微才試攀檐菓猿先見纔把
漁竿鶴即來修竹已多猶可種蘂花雖少不勞栽南昌一掬
延徐孺楚國千鍾逼老萊未稱執鞭奔紫陌惟宜策杖步蒼
苔龍禽豈是摩霄翼潤木元非澗下材鑒己每將天作鏡陶
情常以海爲杯和君詩句吟聲大蟲豸聞之謂歎雷

今體五言七言絕句凡五十二首

感寓

大海波濤淺小人方寸深海枯終見底人死不知心

春閨怨

朝喜花豔春暮悲花委塵不悲花落早悲妾似花身

馬上行

五里復五里去時無住時日將家漸遠猶恨馬行遲

釣叟

茅屋深灣裏釣船橫竹門經營衣食外猶得弄兒孫

丹經胡城縣

去歲曾經此縣城縣民無口不冤聲今來縣宰加朱紱便是
生靈血染成

讀諸家詩

辭賦文章能者稀難中難者莫過詩直應吟骨無生死祇我
前身是阿誰

春來燕

我屋汝嫌低不住雕梁畫閣也知寬大須穩擇安巢處莫道
巢成卻不安

清溪來明府出二子請詩因遺一絕

珠明玉潤盡驚人不耕寒門不耨貧若向吾唐作雙瑞便同
祥鳳與祥麟

哭陳陶

邠陽山下傷工部采石江邊弔翰林兩地荒墳各三尺卻成
開解哭君心

哭貝翰

交朋來哭我來歌喜傍山家葬荔蘿四海十年人殺盡似君埋少不埋多

蠶婦

紛色全無飢色加豈知人世有榮華年年道我蠶辛苦底事渾身著苧麻

山寺（一作中）老僧

草履無塵心地閑靜隨猴鳥過寒暄眼昏齒落看經徧卻向僧中總不言

閨中秋思

雨勻紫菊叢叢色風弄紅蕉葉葉聲北畔是山南畔海柢堪閨盡不堪行

八駿圖

丹腰傳真未得真那知筋骨與精神祇今特駿憑毛色綠耳

驊騮賺殺人

贈僧

利門名路兩何憑百歲風前短燄燈祇恐爲僧僧（心）作不了爲僧得（一作心）了總（一作盡）輸僧

秋夕

世閒多少能詩客誰是無愁得睡人自我夜來霜月下到頭吟魄始終身

溪興

山雨溪風卷釣絲瓦甌蓬底獨斟時醉來睡著無人喚流下前溪（一作灘）也不知

過巢湖

世人貪利復貪榮來向湖邊始至誠男女登舟與登陸把心何不一般行

傷硤石縣病叟

無子無孫一病翁將何筋力事耕農官家不管蓬蒿地須勒（一作束）王租出此中

贈老僧

童子爲僧今白首暗鋤心地種閒情時將舊衲添新綴披坐（一作行）過一生

釣叟

田不曾耕地不鋤誰人閒散得如渠渠將底物爲香餌一度（一作投）擡竿一箇魚

溪岸秋思

桑柘窮頭三四家挂罾垂釣是生涯秋風忽起溪灘淚（一作白）寥落岸邊蘆荻花

春日旅寓

滿城羅綺拖春色幾處笙歌揭畫樓江上有家歸未得眼前花是眼前愁

田翁

白髮星星筋力衰種田猶自伴孫兒官苗若不平平納任是豐年也受飢

秋江雨夜逢許及

故友別來三四載新詩吟得百餘篇夜來江上秋無月恨不相逢在雪天

感春

無況青雲（一作春）有恨身眼前花似夢中春浮生七十今三十已是人間半世人

題花木障

不假東風次第吹筆勻春色一枝枝由來畫看勝栽看免見

朝開甚落時
　顧雲侍御出二子請詩因遺一絕
二雛毛骨秀仍奇小小能吟大大詩想得月中仙桂樹各從
生日長新枝
　秋夕病中
壞屋不眠風雨夜故園無信水雲秋病中枕上誰相問一一
蟬聲槐樹頭
　宿藥城驛卻寄常山張書記
一更更盡到三更吟破離心句不成數樹秋風滿庭月憶君
時復下階行
　湘江秋夕
三湘月色三湘水浸骨寒光似練鋪一夜蹇鴻來不住故鄉
書信半年無

　旅懷
蒹葭月冷時聞雁楊柳風和日聽鶯水涉山行二年客裘中
偏怕雨船聲
　贈崔逈士
四海兵戈無靜處人家廢業望烽烟九華道士渾如夢猶向
尊前笑揭天
　題道林寺
身未立閒終日苦身當立後幾年榮萬般不及僧無事共水
將山過一生
　贈賀上人
桥坐雲遊出世塵兼無餅鉢可隨身逢人不說人間事便是
人間無事人
　涇溪
涇溪石險人兢慎終歲不聞便覆人卻是平流無石處時時
聞說有沈淪
　夏日題悟空上人院
三伏閉門拔一枘兼無松竹蔭房廊安禪不必須山水滅得
心中火自涼
　經嚴陵釣臺
著羞雲峰開俗眼泓澄烟水浣塵心唯將道業爲芳餌釣得
高名直至今
　開試後延上別同人
日午離筵到夕陽明朝奉地與吾鄉同年多是長安客不信
行人欲斷腸
　鷓鴣
一般毛羽一作色結羣飛雨岸烟汀好景時深水一作水底有魚銜
得出看來卻是驚猜飢
　宿村舍
野人於我有何情半掩柴門向月明深夜欲眠眠未著一聲
寒木一猿聲
　題新雁一作雁鄭詩
暮天新雁起汀洲紅蓼花疏一作蘆間水國秋想得故園今夜月
幾人相憶在江樓
　離家
丈夫三十身一作今如此疲馬離鄉煩著鞭槐柳路長愁殺我
一枝蟬到一枝蜱
　旅舍一作館過雨
月華星彩坐來收歇色江聲晴結愁半夜燈前十年事一時
和雨一作雨到心頭

送人歸泥上

巢湖春漲喻淡深纔過東關見故林莫道南來總無利水亭山寺二年吟

自遣

糊食麤衣隨分過堆金積帛欲如何百年身後一邱土貧富高低爭幾多

聞子規

楚天空闊月成沈一作輪蜀魄聲聲似告人啼得血流無用處不如緘口過殘春

秋夜苦吟

吟盡三更未著題竹風松雨共淒淒此時若有人來聽始覺巴猿不解啼

秋夜聞砧

荒涼客舍眠秋色砧杵家家弄月明不及巴山聽猨夜三聲中有不愁聲

將過湖南經馬當山廟因書三絶

人說馬當波浪險我經波浪似通衢大凡君子行藏是自有龍神衛過湖

貪殘官吏虔誠謁毒害商人懼膽過祇怕馬當山下水不知平地有風波

九江連海一般深未必船經廟下沈頭上蒼蒼沒睛處不如平取一生心

杜荀鶴池州人紀事云牧之微子也會昌末牧之自齊安移守秋浦時妾有娠出嫁長林鄉杜筠而生荀鶴自號九華山人少有詩名年四十六始擢第殷文圭賀詩云一戰平酬五字勞晝歸鄉去錦爲袍大鵬

出海翎猶濕駿馬醉天氣正豪九子舊山增秀絶二南新格變風騷可謂敘述曲盡矣與楊夔康駢夏侯淑王希羽殷文圭皆爲淮南將田頵上客及頵遇禍梁太祖表授翰林學士主客員外郎知制誥天祐初卒顧雲詩敘極其推重或又病其詩近俗惟宮詞爲第一諺云杜詩三百首惟在一聯中正謂風暖鳥聲碎日高花影重也唐風集以之壓卷亦此意耶琴川毛晉識

貴池先哲遺書第七

唐風集逸詩九首　貴池唐人集第七　卷之十五補

五言律四首七言律一首七言絕句四首斷句二韻

和吳太守龍郡山村偶題二首

龍郡饒山興村家不惜過官情隨日薄詩思入秋多野獸眠低草地禽浴動荷眼前餘政在不似有干戈

快活田翁輩常言化育時蹤饒稽歲月猶說向孫兒茅屋梁和節茶盤果帶枝相傳終不忘何必立生祠中

亂後送友人一作送人遇亂歸湘中

家枕三湖岸門前即一作釣磯漁竿壯歲別鶴髮亂時歸苦暖無猿叫江春有燕飛平生書劍在莫便學忘機

送紫陽僧歸廬舊寺

紫衣明主贈歸寺感先師受業恩難報開堂影不知松風欹枕夜山雪下一作棟時此際無人會微吟復斂眉

自江西歸九華

他鄉終日憶吾鄉及到吾鄉值亂荒雲外好山看不見馬頭歧路去何忙無衣織女桑猶小閒食農夫麥未黃許大乾坤吟未了揮鞭回首出陵陽

梁王坐上賦無雲雨詩荀鶴初謁朱全忠雨作而天無行雲全忠曰此謂天旋知何祥

梁王坐上賦無雲雨詩荀鶴初謁朱全忠雨作而天無行雲全忠曰此謂天旋知何祥

同是乾坤事不同雨絲飛灑日輪中若教陰朗長一作都相似爭表梁王造化功

小松

自小刺頭深草裏而今漸覺出蓬蒿時人不識凌雲木直待凌雲始道高

醉書僧壁

九華山色真堪愛留得高僧確許年聽我吟詩供我酒不消

寄得判齋錢

寄李隱居

自小住玄到老閑如雲如鶴住應難溪山不必附錢買贏得來來去去看

斷句

舊衣灰絮絮新酒竹籬籬唐詩紀事　祇知斷送家家酒不解安排旅客情唐詩雜錄

唐風集三卷世多以毛子晉汲古閣刊本爲最佳四庫所據亦毛刊本按提要有云前有顧雲序序末謂之唐風集以下文不相屬蓋舊本唐詩紀事載雲此序誤連下條荀鶴初謁梁王云云六十四字一條子晉不察誤併鈔之今所傳本皆仍其舊以致讀者謂顧序不成文矣因檢全唐文顧雲文互校刪去荀

鶴初謁梁王云云六十四字而以毛刊爲定本凡兩本不同悉注於下其注一作者全唐文原注也集中有闕字又檢全唐詩勘補復得逸詩九首錄於卷尾杜荀鶴著有綠窗瑣翠松窗雜記二書一載池州府志本傳一載

欽定佩文齋書畫譜引用書目裏得松窗雜記一種係舊鈔本寥寥數葉祇有八條並爲附錄於後惜綠窗瑣翠未之見今此本或當勝於毛刊矣光緒三十二年丙午十月二十二日霍田耕者劉世珩識

唐風集補遺終

貴池先哲遺書第七

松窗雜記　貴池唐人集第七　卷之十五附

九華山人杜荀鶴

唐進士趙顏於畫工處得一輞障圖一婦人甚麗顏謂畫工曰世無其人也如可令生余願納爲妻畫工曰余神畫也此亦有名曰真真呼其名百日晝夜不歇即必應之應則以百家綵灰酒灌之必活顏如其言遂呼之百日晝夜不止乃應曰諾急以百家綵灰酒灌之遂呼之活下步言笑飲食如常曰謝君召妾妾願事箕箒終歲生一兒年二歲友人曰此妖也必與君爲患余有神劍可斬之其夕遺顏劍劍纔及顏室真真乃曰妾南岳仙也無何爲人畫妾之形君又呼妾之名既不奪君願君今疑妾妾不可住言訖攜其子即上輞障嘔出先所飲百家酒覩其障唯添一孩子仍是舊畫焉

有王生者不記其名業三史博覽甚精性好誇炫語甚容易

每辨駁古昔多以臆斷有旁議者必大折之嘗遊沛因醉入高祖廟顧其神座笑而言曰持三尺劍滅暴秦翦强楚而不能免其母烏老之稱徒歌大風起兮雲飛揚曷能威加四海哉徘徊庭廡間肆目久之乃還所寓是夕纔寐而卒見十數騎擒至廟庭漢祖按劍大怒曰史籍未覽數紙而敢褻瀆尊神烏老之言出自何典若無所據爾罪何逃王生頓首曰臣嘗覽大王本記見司馬遷班固書云母劉氏媼注烏老及釋云老母之稱也見之於史載籍炳然明如白日非臣敢出於胸襟耳漢祖益怒曰朕沛中泗水亭長碑昭然具載矣曷以外族媼氏而妄稱烏老乎讀錯本書且不見義敢持酒喧於殿廷宜付所司劾犯上之罪語未終而南面有清道者揚言太公來及階顧王生曰斯何人見辱之甚也漢祖降階對曰此虛妄侮慢之人也罪當斬之王生目太公遂據厲聲而言曰臣覽史籍見侮慢君親者尚無所貶而賤臣戲語於神廟豈期肆於市朝哉漢祖又怒曰在典册豈載侮慢君親者當試徵之王生曰臣敢徵大王可乎漢祖曰然生曰王即位會羣臣置酒於前殿獻太上皇壽有否漢祖曰有之既獻壽乃曰大人嘗以臣無賴不事産業不如仲力今某之業孰與仲多有之乎漢祖曰有之殿上皆呼萬歲大笑爲樂有之乎曰有之王生曰是侮慢君親者矣太公曰此人理不可屈宜速遣之不爾必遺杯羹之讓也漢祖默然良久云斬此物污我三尺刃令捆髮者掴之一掴霎然而蘇東方明矣以鏡視腮有若指蹤數日方滅

玄宗幸東都因秋霽與一行師共登天宮寺閣臨眺久之上遐顧悽然長歎數四謂一行曰吾身得終無患乎一行進曰陛下行幸萬里聖祚無疆及西狩初至成都前望大橋上舉鞭問左右曰是橋何名節度使崔圓躍馬前進曰萬里橋也上因進歎曰一行之言今果符之吾無憂矣

玄宗好走馬擊毬內廐所飼者意猶未甚適會黃幡綽奏曰臣能相解因曰吾欲良馬久之而誰能通於馬經幡綽奏曰臣能知之曰且今三丞相悉善馬經上曰吾與三丞相語政事之外悉究其旁學不聞有通於馬經者爾焉得能知之幡綽曰臣日日沙隄上見丞相所乘馬皆良馬也以是知必通馬經上因大笑而語他

玄宗自臨淄郡王爲潞州別駕乞歸京師以觀時晦述尤自卑損會春暮豪家數輩盛酒饌遊於昆明池選勝方晏上戎服臂小鷹於野次因疾驅直突會前諸子輩頗露難色忽一少年持酒船唱令曰宜以門族官品備陳之酒及於上大驚曰曾祖天子父相王某臨淄郡王也諸少年聞之驚走不敢

復視上因連飲三銀船盡一卮徐乘馬東去

玄宗何皇后始以色進及上登位數年恩寵日衰后憂畏之狀愈不自安然撫下以恩幸免譏謗共危之禍忽一日泣訴於上曰三郎獨不記何忠脫新裁半臂更得一斗麵爲三郎生日湯餅耶何忍不追念於前時上聞之感然改容有憫皇后之色由是得延其恩者三更春秋終以諸妃恩遇日盛皇后竟見出焉后無罪被黜六宮共憐之何忠者何后自呼其父名者也

開元中有程修己者善畫得進謁玄宗修己始以孝廉召入上不甚禮以畫者流擬之會暮春內殿牡丹開上頗好詩因問修己曰今京邑傳唱牡丹詩誰爲首出修己對曰吾嘗聞公卿間多吟賞中書舍人李正封詩曰國色朝酣酒天香夜染衣上聞之嗟賞移時時楊貴妃恃恩寵上笑謂貴妃曰汝

妝鏡臺前宜飲以一紫金盞酒則正封之詩可見矣

狄梁公爲相有姨盧氏居午南橋別墅姨生一子未嘗來都城公因休沐候姨安否因問表弟有何樂願悉力從其欲者姨曰相爾自貴耳姨止有一子不欲令事女主公大慙而退

殷文圭詩

坿文一卷

詩一首

貴池縣志人物志宦績本傳

殷文圭小字挂郎少讀書九華山苦學所用墨池底爲之穴
畢未請託公行文圭與游恭獨步坊屋乾窒中昭宗幸三峯
文圭攜東平王全表薦及第尋爲裴樞宣諭判官至汴全忠
復薦之既而文圭投啟於公卿曰於菟猶食非求尺璧之珍
爰居避風不望洪鐘之樂及南歸爲多言者所發全忠大怒
遣人捕之不及檄言措大率負心每援文圭爲證時竄國節
度使田頵雅重儒士置田宅迎文圭母以甥事文圭頵死諸
吳太祖掌書記太祖嘉誌銘出其手武義元年拜翰林學士
云終左千牛衛將軍 有登龍集十卷從軍稿二十卷冥搜集二十卷
先是文圭道過老叟目久之謂人曰若人眉綠拳必入口後
顯名當時果符其言又嘗經大澤中驟雨震電衆駭踴文圭
如不聞雨定傍人見其兩耳中鬼神以泥封之其異徵如此

子崇義仕南唐爲宰相見十國春秋通志府志按南唐
紀事稱文圭不應本全忠幾經辟書
無據表及第事又云登第即南歸當無宦
相集詩之慕詩文圭棄在貴池之殷村唐書以爲西華人誤
又唐詩紀事云文圭途過一安徽白眉綠
池曰子如學道當沖虛爲儒當有大名於天下與此差異

唐詩紀事

殷文圭

文圭池州人居九華山小字桂郎苦學所用墨池底爲之穴
舉進士中途過一叟顧白眉綠拳文入口神仙狀也曰如學
道當沖虛爲儒當大有名於天下唐末詞場請託公行文圭
與游恭獨步場屋乾寧中帝幸三峯文圭攜梁王表薦及第
仍列榜中尋爲裴樞宣諭判官至大梁朱全忠表薦之既而
由汴梁馳歸全忠大怒遣吏捕之不及矣自是屢言措大率
皆負心每以文圭爲證白馬之禍蓋自此也文圭事楊行密
終左千牛衛將軍子崇義自江南歸朝改姓湯名悅

九華賀雨吟云陶公焦思念生靈變旱爲豐合杳冥雷劈老
松疑虎怒雨衝陰洞覺龍腥萬畦禾綠九朵奇峯撲
亞青吟賀西成饒旅興散絲飛灑滿長亭

贈池州張大守云神珠無類玉無瑕七葉貂蟬漢相家陣面
奔星破犀象筆頭飛電躍龍蛇絳幃夜坐窮三史紅旆春行
到九華只怕他人留不住別遷征鎮擁高牙
和友人送衡尚書赴池陽副車云淮王上將倒分憂玉帳參
承半列侯次第選材如創廈別離排宴向藏舟鵾鵬變化知
難測龍鸞昇沈各有由跼蹐行辜金鈒馱首犯切重嬋娟立唱
翠蛾愁築頭勳業諧三陣滿腹詩書究九流金海珠韜乘月
讀肉芝芽茗掇雲收赤麟旆卷鷗汀晚青雀船橫雁陣秋十
守細波澄鏡面九華殘雪露峯頭醉沈北海千鐏酒吟上南
荆百尺樓況是昭明食魚郡不妨閒擲釣璜鉤
文圭賀池陽太守正命云泉口聲光誇漢將築頭勳業佐淮
王

中秋自宛陵寄池陽太守云出山三見月如眉蝶夢終宵繞

戟枝旅客思歸鴻去日賢侯行化子來時郡樓退想劉琨嘯
相閤方窺謝傅棋投部況聞秋稼熟馬前迎拜羨并兒
次韻九華杜先輩重陽寄投宛陵丞相云日下飛聲徹不毛
酒醒時得賡雖先生鬢爲吟詩白上相心因治國勞千乘
信迴魚槛重九華秋迥鳳巢高强酬小謝重陽句沙恨無金
盞日淘
寄賀杜荀鶴及第云一戰平疇五字勞畫歸鄉去錦爲袍大
鵬出海翎猶濕駿馬辭天氣正豪九子舊山增秀絶二南新
格變風騷由來稽古符公道平地丹梯甲乙高
文圭杜荀鶴楊寨康駢夏侯淑王希羽等皆爲淮南將田頵
上客文圭有美名不應朱全忠錢鏐之辟頵置田宅迎其母
以甥事之故文圭爲盡力夔知頵不足抗楊行密著溺賦以
戒頵不用果敗文圭常感於全忠復擬飾非投啟於公卿略

曰於菟獵食非求尺璧之珍鸚鵡避風不望洪鐘之樂既登
第即南歸俄爲多言者所發全忠捕之則不及矣
或云文圭應舉嘗經大澤中驟雨震雷眾駭顛獨安詳如不
聞雨定傍人見其兩耳中鬼神以泥封之後爲內翰草司空
李德誠麻潤毫久不至爲詩督之云紫殿西頭月欲斜曾草
瞎淮上相麻潤筆已曾經奏謝更將章句問張華時論少之

貴池先哲遺書第八

般文圭詩　　貫池唐人

般文圭池州人居九華若學所用墨池底爲之穴唐末詞場請託公行文圭與游恭獨步場屋乾寧中及第爲裝樞宣諭判官依寘國節度使田頵頵死佐吳先主掌書記武康元年拜翰林學士後事楊行密終左千牛衛將軍詩一卷宋時趙諫段展爲湯

五言排律一首　從全唐詩錄

春草碧色

細草含愁碧羊綿南浦濱淒淒如恨別萋萋共傷春疎雨烟華潤斜陽細彩勻花黏繁關錦人藉輾勝茵淺映宮池水輕遮輦路塵杜回如可結著作報恩身

七言排律一首　從全唐詩錄

和友人送衛尚書赴池陽副軍

淮王上將例分憂玉帳參承半列侯次第選材如創廈別離排宴向藏舟鵬鵬變化知難測龍蠖升沈各有由蹉躓行牽金鈑重嬋娟列唱翠娥愁築頭歡業諧三陣滿腹詩書究九流金海珠韜乘月讀肉芝牙茗擬雲收赤鱗茄卷鴈汀晚青雀船橫雁陣秋十字細波澄鏡面九華殘雪露峰頭醉沈北海千尊酒吟上南荊百尺樓況是昭明食魚郡不妨閑掛釣璜鉤

七言律詩二十四首　錄五首　以下十九首　從全唐詩錄　從唐百家詩錄

八月十五夜　唐百家詩錄

萬里無雲鏡九州最圓圓夜是中秋滿衣冰影拂不落徧地水光疑欲流華嶽影寒清露墜海門風急白潮頭因君照我丹心事滅得愁人一夕愁

省試夜投獻座主

關閉公道選時英神鏡高懸鑒百靈混池分來融間氣檢槍滅處炫文星烟燃蘭省三條白山東龍門萬仞青聖教中興周禮在不勞干羽舞明庭

觀賀皇太子冊命

嗣冊儲皇帝命行萬方臣宰躍歡聲鸞旂再立星辰正雉扇雙開日月明自有漢元爭胡戴不勞商皓定敵傾春宮保傅皆周召致主何憂不太平

行朝早春侍師門宴西溪席上作

西溪水色淨如苔畫鷁橫風綵帳開絲管旋飄蓬島去公卿皆似慕宮來金鱗擲浪錢翻荇玉爵黏香雪泛梅三榜生徒逾七十豈期龍坂納非才

賀同年第三人劉先輩誡辟命

甲門才子鼎科人拂地藍衫榜下新脫俗文章笑鸚鵡淩雲頭角壓麒麟金壺藉草淡亭晚玉勒穿花野寺春多愧受恩同關里不嫌師僻與頭貧

寄廣南劉僕射

戰國從今卻尚文品流才子作將軍畫船清宴鸞溪雨粉閣吟癘嶠雲暴客卻戈歸惠政史官調筆待備數漢儀一化南人後牧馬無因更夜聞

題吳中陸龜蒙山齋

萬卷圖書千戶貴十洲烟景四時和花心露洗猩猩血水面風披瑟瑟羅莊叟靜眠清夢永客兒芳意小詩多天麟不觸人間網擬把公卿換得麼

經李翰林墓

詩中日月酒中仙平地雄飛上九天身謫蓬萊金籍外實裴方丈玉堂前虎靴醉索將軍脫鴻筆悲無令子傳千字遺碑

三尺墓只應吟客弔秋烟

鸕鷀

丹觜如簪翠羽輕隨人呼物旋知名金籠夜黯山西夢玉枕晚憎簾外聲才子愛奇吟不足美人憐兩綢初成應緣是我

邯鄲客相顧咬咬別有情

邊將別

地角天涯倍苦辛十年鉛槧未酬身朱門泣別同鮫客紫塞旅遊隨雁臣漢將出師衝曉雪胡兒奔馬撲征塵行行獨止千戈域巍悵望誰為主人

江南秋日

水國由來稱道情野人經此頓神清一蓬秋雨睡初起半硯冷雲吟未成青笠漁兒筒釣沒蒨衣菱女賣橈輕冰綃寫上

江南景寄與金鑾馬長卿

題友人庭竹

蓼窗蕭瑟拂清陰貴地栽成碧玉林盡待花開添鳳食可憐風擊狀龍吟細竿離立霜文靜錦籜攢叢翠黛深偏寄賞此君心似主古作人心

覽陸龜蒙舊集

先生文價沸三吳白雪千篇酒一壺吟去星辰筆下動醉來嵩華眼中無峭如謝檜虬蟠活清似猴山鳳路孤身後獨遺封禪草何人尋得佐鴻圖

王一作玉仙道中

尊鱸方美別吳江筆陣詩魔雨未降山勢北蟠龍偃蹇泉聲東漱玉琤瑽古陂狐兔穿蠻壘破寺荊榛擁佛幢信馬吟迷路處隔溪烟雨吹村尨

趙侍郎看紅白牡丹因寄楊狀頭贊圖

暹開都為讓羣芳貴地栽成對玉堂紅艷映月只開香最貴偏得東風意淡薄似花中為首冠年年長占斷春光

題湖州大學邱光庭博士幽居

舜軌堯文混九坡明重一作宏構集良材江邊雲臥如龍穩天外泥書遣鶴來五夜槳笛滋沆瀣四時花影蔭莓苔草玄門似山中靜不是公卿到不開

初秋留別閩越中幕客一本無閩字

魂夢飄零落葉洲北轅南棹幾時休月中青桂漸看老星畔白榆還報秋鶴禁有知須強進稽峰無事莫相留吳花越酒饒君醉直待功成始舉頭

送道者朝見後歸山

暫隨蒲帽謁金鑾蕭灑風儀傲漢官天馬難將朱索絆海鷗空覺碧濤兜松壇月作尊前伴竹簟書為教外教神鼎已乾龍虎伏一條真氣出雲端

贈戰將

綠沈槍利雪峯尖一作犀甲軍裝稱紫髯威滿萬人長凜凜禮延羣客每謙謙陣前戰馬黃金勒架上兵書白玉籤不為已為儒弟子好依門下學韜鈐

九華賀雨吟以下五首俱全唐詩錄

陶公焦思念生靈變旱為豐合杳冥雷鼓動陰洞覺龍腥萬畦香稻蓮葱綠九朵奇峰插翠青吟賀西成饒旅興散絲飛灑滿長亭

贈池州張太守

神珠無類玉無瑕七業脩貂漢相家陣面齊星破犀象拳頭飛電躍龍蛇絳幘夜坐窮三史紅旆春行到九華袄怕池人

留不住別邊征鎮擁高牙
中秋自宛陵寄池陽太守
出山三見月如眉蝶夢終宵繞戟枝旅客思歸鴻去日賢侯
行化子來時郡樓遐想劉琨嘯相閣方窺謝傅棋按部況聞
秋稼熟馬前迎拜羨幷兒
次韻九華杜先輩重陽寄枚宛陵丞相
目下飛聲徹不毛酒醒時得廣離騷先生鬢爲吟詩白上相
心因治國勞千乘信廻魚檻重九華秋迴鳳巢高强酬小謝
重陽何沙帳無金盡日淘
寄賀杜荀鶴及第
一戰平疇五字勞書歸鄉夫錦爲袍大鵬出海領猶濕駿馬
辭天氣正豪九千舊山增秀絕二南新格變風騷由來稽古
符公道平地丹梯甲乙高
章句問張華
斷句 從全唐詩錄
龍舒太守人中傑風韻堂中心似月方與勝覽 衆口聲光誇漢
將築頭勳業佐淮王賀池陽太守正唐詩記事
余刻貴池唐人集錄殷文圭詩於唐百家詩得十九
首七言律八首五言排律一首七言排律一首七言律五首七
言絕句一首都二十七首同斷句輯爲一卷又於全唐文
得文一首並附刊焉光緒三十年甲辰正月初九日
縣後生劉世珩謹跋

貴池先哲遺書第八

殷文圭文 貴池唐人集第八
後唐張崇修廬州外羅城記
禹貢別九州之廣揚鼎居先淮夷控七郡之雄廬邦最大真
四塞山河之國乃一方禮樂之鄉地勢壯而金斗高人心剛
而風土勁洎皇唐光宅四海奄有八紘窮日月之照臨皆臻
仁壽混車書於華夏咸屬文明視赤子以如傷播洪鈞而不
比眷惟刺史之任獨曰親人之官儿當出牧是邦必選良二
千石矣昔故相歇馬之所今通侯建節之區太守清河張公
乾象降靈人龍命世一劍躍而蛟斷六鈞挽而猿號忠自孝
基勇由義立爰從稚齒便蓄雄心庚子歲巢寇陷秦關僖宗
幸蜀部王綱弛壞國制搶攘驕烏載飛走鹿爭逐救疲民之
焚溺資間代之英雄先吳忠武王虎步江南鷹揚肥上汪汪
偉量涵一萬頃之澄波落落洪襟包九百里之夢澤是以多
士之歸也如百川赴海羣材之用也若衆腋成裘勤求卓犖
之倫肇建麗洪之業下痊民瘼上報國恩以太守張公英俊
不羣鄉關素友隸職帳下責效軍前入委腹心出舒羽翼由
余之拓十二國多賴宏規耿弇之屠三百城罕方殊績以至
潰趙相國鍾七萬之衆先拔句溪破孫司徒儒五倍之師次
收淮甸不獨身先百戰抑亦謀贊六奇故得擢自偏裨升於
列校亟更職任累拜專城天祐三年承制檢校司徒守常州
刺史而毗陵杭越接境梁汴連衡公纔駐熊車潛施龜畫早
曾修城築塹杜漸防萌寒暑未遷金湯遽設功用未畢王澤
迭加以績效轉官檢校太保授廬州刺史兼本州團練使天
祐四年八月到任公自臨錦里即建羅城謀雖貶心言未出
口蓋以先王卧龍之地謹合繕修君子變豹之風詎宜卑陋
況西連襄漢北接梁徐秣馬訓兵靡忘寢食勸農習戰誓靜

氛埃今吳太師嗣茅土全封紹彤管重寄蓋賢龍善念舊氣勳雖承制以褒酬迭進秩於保傅淮南行軍司內外都軍使鎮海宣國等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兼侍中東海徐公首輔大政力啟霸圖瓊德推功先人後己纖豪之勞必錄錫予之美無偏公執玉而歸覲王庭鉼金而入陪相閣語家國之至計屬西北以介懷遂咨裏廟謀增修戰壘鋪舒妙見商較遠圖且曰居安慮危聞於聖哲爲主制客宜賴城隍乃知恃陋弗修莒子踣危亡之運一日必葺叔孫留忠恕之機懿彼肥川舊有羅郭自咸通十年盧諫議出牧此州值彭門用軍鄰封多警累拜表章之請遂興版築之功緜歲月以滋深致締建之匪固漸成崩潰難御奔衝況今稼穡豐登烟塵貼息宜當農隙潛募子來嘉言上沃於王心成算允諧於臺畫縣是量材度費揆力興工設窯竈於四郊燒甎礫於億萬蒸沙似鐵

運甓如山千春雲翻萬杵雷動役五丁而神速甃百雉以天橫粉堞既全湯池是濬豬長壕於四面對巨浪於長江其城周回二十六里一百七十步壕面闊七十丈至六十丈深八丈城身用甎砌高三丈置窯竈五十五所其甎每口長一尺三寸闊六寸建造羅城門十三所及大督樓都共四十四所旦暮檢轄躬親指揮以饌以觴且酣且飲致勞勇兼集公私允諧天祐六年十二月終版築向圓開鑿始半汴賊寇彥卿將領馬走徒黨五萬餘人乘修勵未辦之間恣倉卒奔衝之計夜驅羣孽直渡城隍搭長梯於女牆攢霜矛於鵲垛人皆兜懼公獨晏如遂開廬江潛橋兩門親領馬步銳師當處殺敗逋逆或麾驚而塗地或狼狽以投壕死溺如麻生擒若市押背黏襲遠過獨山棄甲聯翩高齊峻嶽諸郡收奪槍甲不少招降人馬甚多仍值積雪連天陰風刮地寒僵餓殍僅滿

平川疋馬雙輪偶漏元惡天祐十年孟冬月汴將賀瓌與王彥章復驅甲騎四萬直抵羅城西獨山門排列至瓦步門延亘數里此際堅壩漸備潛洫已周巨堞屹而山橫大帥發而雷吼雖羣倫飆至暴客狂衝萬騎雖連千戈蟻潰但昂頭而歎息咸破膽以逋逃尋屬淮海行軍侍中東海公親統大軍徑追勍寇縱七擒於淮岸破十寨於戎河非楊府之大幕雄軍不足以平欺敵國非肥水之深壕高壘不足以外挫賊鋒致我師競願北驅彼衆不敢南牧立中流千年柱石壯吳部一面山河昔司馬宣王統晉國車徒覽諸葛武侯渭川營壘而歎曰真天下之奇士今清河張公良可匹矣高燕公頃築西川羅城皆破上供錢米當其無事尚以爲能清河公今繕理重垣疏通百谷廣通商而貿易咸竭產以經營上下無私方圓有術不臺府庭之尺素斗粟無妨黎庶之易樽力耕從

容蔵事則首尾一年周旋僱工則歌謠五邑永賀覆盂之固免虞拾瀋之譏或聽訟之餘或訓戎之暇憑高送目選勝延賓三重之雉堞延登四望之秋毫必見西風獵獵撒豹騎於平蕪冬日融融竟牛耕於曠野此外水蠡蒙衝之艦陸轟轟之車十年之儲蓄有餘千弩之全繒足用且獨山秀而峭肥水清而靈宜有異才同正霸業大則仗戎節駕麾車次則剖竹符參謀幕其間燕趙多奇士豐沛皆故人千載風雲一時會合而公志惟尊主務切經邦摧陣敵若私仇視玉帛無停蓄尚季布之然諾篤仲由之信誠吳漢之不離公門袁安之每念王室凡諸靡孚久歷星霜多至摧頹咸新剏劂荀郎中湘五十五年前常典茲郡建東水閘門虹梁朽而蟉螻沈碧瓦爛而鴛鴦碎公皆衆裏修換躬親指南壯軍城而全翠相鮮耀水棚而舟車倍湊並建兩畔挾樓都一十四間換門

樓橋柱十三虹公又深惟久要永欲流傳別運十綱散令回貨廣市於楠櫚杞梓徧修於寺廟橋梁不算斂於王民盡圓融於私帑所建州內廨舍閒架甚繁兼添置梵舍琳宮神祠儒廟及造明教橋一所次造市橋一所次造縣橋一所次造通遠橋一所次造西水閘門一所奇妙難名龍身蜿蟺於波間雁齒參差於川上往來咸濟不勞鄭產之輿橋厲無疑如假傅巖之楫郭內官路造小史橋一所次造赤欄橋一所東正門橋一所崇化門橋一所懷德門橋一所都共造橋一十一所並用楠櫚杞梓鶴柱雕欄畫檻縱橫洪流直道有利於物知無不爲乙亥歲孟夏月畫圖入覲告厥成功相府僉諧王綸賞重承制就加都圓練觀察處置等使守刺史餘勳階如舊至天祐十四年四月二十七日蒙恩轉授武寧平難軍節度滁宿等州觀察處置等使依前權淮南行軍副使知廬

州都圓練觀察處置等使餘官勳如故夔勤蓋也且兵書所尚地利居先霸國圖安人和是最兼茲二者不其久乎一品之秩自才升萬鍾之祿由勳進安于固晉陽之險墨翟拒宋國之圍楚興燧象之師齊奮火牛之陣設奇應變以逸待勞何代無人有備誰患文圭墨徒摩槍筆愧如椽近駕軺車曾趨戟牖目擊連雲之巨壘神驚截海之深壕聊得直書無非實錄雕鏤瑰瑋敢期八字之褒稱易變桑田幸記千年之城郭同部轄都頭節級察吏名銜並勒碑云耳天祐十四載歲次丁丑七月戊申朔二十六日癸酉建立淮南節度掌書記

殷文圭文

附殷文一首終

伍喬一卷詩

康熙池州府志卷第六十二南唐伍喬傳第五
伍喬貴池人（唐詩紀事作盧江人）幼學詩聲調寒苦有瘦童羸馬之歎
遊盧州國學忽一夕見一巨掌書讀易二字自牖中入示之
喬悟遂精易旨保大十三年試畫八卦賦舉進士第一詔
令刊喬賦於國學門以式多士初判歙州尋召入為考功郎
中陸游南唐書曰南唐乙亥冬命户部員外郎伍喬於圍城
中放孫確等三十八人及第豈先考功而後户部耶南唐亡
隱九華山以歿所著有蜀花蕊夫人各傳人少知之者詩一
卷

貴池先哲遺書第九

伍喬詩　貴池唐人集第九　卷之十七

伍喬幼學詩祭調寒苦有瘦童羸馬之歎遊廬州忽一夕見一巨掌書讀易二字自牖中入示之喬悟遂精易旨保大十三年試畫八卦賦舉進士第一人詔令刊喬賦於國學門以式多士初判歙州召入爲考功郎中又嘗爲户部員外郎乙亥冬命喬於圍城中放孫確等三十八人及第南唐亡隱九華山以終著有周蕊夫人諸傳詩一卷十國春秋

冬日道中一作送人

去去天涯無定期瘦童羸馬共依依暮烟江口客來絶寒葉嶺前一作頭人往一作仕稀帶雪野風吹旅思入雲山火照行衣釣臺吟閣滄洲在應爲初心未得歸

宿滿山

一入仙山萬慮寬夜深窗戸厭倚月光登古壇芝木露濃溪塢白薜蘿風起殿廊寒更陪羽客論真理不覺初鐘叩曉殘

遊西山龍泉禪院寺一作出

疊嶂層峰坐可觀杭門流水更潺湲一作湍曉鐘聲徹洞溪遠夏木影籠軒檻寒幽徑在乍尋衣屢潤古堂頻宿夢魂安因嗟城郭營營事不得長遊一作遨空鬢殘

遊西禪

遠岫當軒列翠光高僧一衲萬緣忘碧松影裏地長閒白鶴花中水亦香雲自雨前生淨石鶴於鐘後宿塵一作長廊遊人戀此吟終日盛暑攜臺早有涼

題西林寺水閣

竹翠苔花繞檻濃此亭幽致詎曾逢水分林下清泠派山峙

雲間峭峻峰怪石夜光寒射燭老杉秋韻冷和鐘不知來往留題客誰約重尋遠社蹤

晚秋同何秀才溪上

閒步秋光思杳然荷蓼因共過林烟期收野藥尋幽路欲採溪菱上小船雲吐晚陰藏賽岫柳含餘霧咽殘蟬倒尊盡日忘歸處山磬數聲敲暝天

林居喜崔三傳一作博遠至

幾日區區在遠程晚烟林徑喜相迎姿容雖有塵中色巾倦猶多嶽上清野石靜排爲坐捐溪茶深煮當飛觥留連話語方經宿又欲攜書別我行

僻居謝何明府見訪

公退琴堂動逸懷閒披烟靄訪微才馬嘶窮巷青蛙聲息轍到衡門草色開風引柳花當坐起日將林影入庭來滿齋塵土

一牀酴多謝從容水飯迴

閒杜牧赴闕

舊隱匡廬一草堂今聞攜策謁吾皇峽雲雖卷從龍勢古劍終騰出土光開翅定期歸碧落濯纓盥肯問滄浪他時得意交知仰莫忘裁詩寄釣鄉

僻居酬友人

僻居惟一作雖愛近林泉幽徑閒園居一作扉隨鶴意就溪安石學僧禪古琴帶月音聲正一作亮山果經霜氣味全多謝故交憐朴野隔雲時復寄佳篇

龍潭張道者

碧洞幽巖絕息心時人何路得相尋養生不說憑諸藥通意惟聞在一琴石徑掃稀山鳥合竹軒開晚野雲深他年功就

寄張學士泊

不知何處好消憂公退攜壺即上樓職事久參侯伯幕夢魂長繞帝王州黃山向晚盈軒翠駱水當春繞檻流遥想玉堂多暇日花時誰伴出城遊

寄落星史處士白處士

白雲峰下古溪頭曾與提壺爛熳遊登閣共看彭蠡浪圍爐應算一作通句妙多容隔歲酬別後相思時一望暮山空碧水空流

寄史處士

長夏閒居一水湄吟詩高古有誰知石樓待月橫琴久漁浦經風下釣遲幽圃一作舒鴛落花多掩徑舊山殘燒幾侵籬松門別後無消息早晚重為清話期一作應踊長隨

僻居秋思寄故友一作故人

門巷秋歸更寂寥雨餘閒砌委蘭苗夢迴夜月聽吟壁病起茅齋藥滿瓢澤國舊遊關遠思竹林前會負佳招身名未立猶辛苦何許流年晚鬢蕉一作彫

九江旅夜寄山中故友

弱柳風高遠漏沉坐來難便息愁吟江城雪盡寒猶在客舍燈孤夜正深塵土積年粘旅服關山無處寄歸心此時遥羨閒眠侶靜掩雲扉向一作所一林

送江少府授延陵後寄

五老雲中勤學者過時能不困風塵東書西上謁明主捧檄南歸慰老親別館友朋留醉久去程烟月入吟新莫因官小慵之任自古鷁棲有異人

廬山書堂送祝秀才還鄉

東事辭我下重嶺相送同臨楚岸幾歸思幾隨千里水雖情

空寄一枝蟬園林列口洞初熱庭户開時月正圓莫使路陀戀疏野男兒酬志在當年

蒜冬送何秀才毗陵

足馬嘶風去思長素琴孤劍稱戎裝路途多是過殘歲杯酒無辭到醉鄉雲傍水村疑嶺片雪連山驛積寒光毗陵城下饒語景近日新詩應滿堂

觀華爽閣

別千應難及此精須知攢簇自心靈始於毫末分諸國漸見岡中列四溟關路欲伸通楚勢蜀山俄聳入秦青侯瑞堪把長懸在户庭

觀山水障子

功績精妍世少倫圖時應倍用心神不知草木承何異但見江山長帶春雲勢似離蠶底石浪花如動岸邊頻更疑獨泛漁舟便是其中舊隱人

斷句

積霧沉諸壑微陽在半峰省試賓後望鐘山云為知舉辭黑藏所責

貴池先哲遺書第九

伍詩一卷終

吉州二義僧

庚申五月刊

於南昌退廬

王炎午忠孝傳

先生姓王氏改名炎午原諱鼎翁別號梅邊學者稱梅邊先生宋敷文閣濾溪先生之諸孫也世居安成南汶源里自幼力學業春秋升太學上舍生與丞相文公青山趙公同游尋以父憂值宋亡文丞相募兵勤王鼎翁謁軍門勸丞相毀家産供給軍餉以倡士民助義之心請購淮卒參錯戎行以訓江廣烏合之衆丞相嘉納目爲小范老子欲授職從戎以母病不果及丞相被執爲生祭文以速丞相之死既慼陳其有可死之義又反覆古今所以死節之道累千五百言其曰鼎翁丞相鄉之晚進士也進而父沒退而國亡雖媿陳東報汴之忠不效陸機入洛之恥忠肝義膽凜然如秋霜烈日蓋欲爲一死而無可死之地故以死節望丞相其爲萬世立綱常之志甚可悲矣鼎翁以大學舊生世移運改遂終身不仕奉母夫人至孝三十年不懈夫人沒廬墓三年靈龕設遺像常以喪事宿邑城夢夫人謂曰夜來侍婢不謹火吾衣幾及吾面旦急趨至家謁遺像果夢之夕爲跋燭所爇及面而止由是家居跡不至外境朝夕饘粥青山趙先生慰之以書曰確守孝忱持齋禁是可以敦薄俗是可以範後人凡在見聞莫不感動然創鉅痛深形羸髮變非餙無以強餐大事未終一疾其可若使夫人之尙在忍見季子之如斯事死如事生愛身卽愛母願俯從于常制非苟徇于羣言鼎翁復書曰重惻其形髮之變明示以古今之宜感泣不能自已傍徨莫知所爲暮年雖黍之歡又成昨夢終身羊棗之慟莫可名言莫容置者饘粥之食所未忍者肥甘之謀抑此特居喪之末何足蒙勵俗之褒力辭不允其篤孝純至又如此竊觀古今忠孝固有其人而忠孝之得兩全者鮮矣鼎翁獨全于一人非得于天之厚者其能然耶鼎翁學行揭文安公歐陽圭齋先生序文載之詳矣予亦自幼時聞諸父師曰鼎翁之學之正見于著述鼎翁之行之力顯于忠孝誠爲宇宙奇士乃所願則學鼎翁也予晚輩後學鑽仰不足雖幸私淑彷彿一蹴于臣子之職尤有慊焉庶幾殘息致臣而歸至謁忠節之祠詣先賢之宇見諸鄉之忠臣義士名公鉅儒皆得以俎豆其間惟鼎爲未與仰而嘆曰登俎豆于前者公而當繼俎豆于後者私而蔽嗚呼鼎翁死國之志卽丞相死國之心丞相死國之心卽鼎翁死國之志丞相有可死之地先生慰之以書曰確守孝忱持齋禁是可以敦薄俗

則致命而遂志鼎翁無可死之地故以言而建極死則建功業于當時言則立綱常于萬世言與死其義一也俎豆何媿焉鼎翁不與果學行有未及乎抑後世有未聞乎噫可惜也可嗟也予恐久而湮沒其善遂纂其忠孝之實合爲一傳以俟後之闡幽者而尙進之云時

正統丙寅孟冬望日同邑後學李時勉書

生祭文丞相文

宋安福王炎午撰

丞相再執就義未聞豪傑之見固難測識因與劉堯舉對牀感愴共賦唏惜之堯舉先賦曰天留中子繼孤竹誰向西山餓伯夷問其下句義則謂伯夷久而不死必有餓之者矣予謂向宇尚有憂其饑而願人餉之之意請改作在宇如何堯舉然之予以寂寥短章不足以用吾情遂不復賦蓋丞相初起兵僕嘗

赴公召進狂言有曰願明公復毀家產供給軍餉以倡士民助義之心請購淮卒參錯戎閫庶則田單即墨矣倡義勇出則顏平原申包胥矣行以訓江廣鳥合之眾他所議論狂斐尤多慷慨憨愚丞相嘉納委帥機何見山進之幕府授職從戎僕以身在太學父沒未葬母病危殆處以時艱恐進難盡忠退復虧孝倥傯感泣控餼丞相憐而從之與拔之公許養之私丞相兩盡矣僕於國恩爲已負於丞相之德則未報遂作生祭丞相文以速丞相之死堯舉讀之流涕相與謄錄數十本自贛至洪于驛逢水步山墻店壁貼之贛丞相經從一見雖不自揣量亦求不負此心耳堯舉名應鳳黃甲科第授建康軍判簽與其兄堯咨文章超卓爲安成名士

維年月日里學生舊太學觀化齋生王鼎翁謹採西山之薇酌汨羅之水哭祭于丞相文山先生未死之靈而言曰嗚呼大丞相可死矣文章鄒魯科甲郊邴斯文不朽可死喪父受公卿祖奠之榮奉母極東南迎養之樂爲子孝可死二十而魏科四十而將相功名事業可死仗義勤王受命不辱不負所學可死華

元踰蹈子胥脫走丞相自叙者幾死者數矣誠有不幸則國事未定臣節未明今鞠躬盡瘁則諸葛矣保捍閩廣則田單即墨矣倡義勇出則顏平原申包胥矣雖舉事卒無所成而大節已無媿所欠一死耳奈何再執涉月踰時就義寂寥論者驚惜豈丞相尚欲脫去耶尚欲自爲耶或以不屈爲心而以不死爲事耶抑舊主尚在未忍棄捐耶果欲脫去耶夫伏橋于周舍之後投筑于目臚之餘于是希再縱求再生則二子爲不知矣尚欲有所爲耶識時務者在俊傑昔以東南全勢不能解襄樊之圍今以亡國一夫而欲抗

天下況趙孤蹈海楚懷入關商非昔日之頑周無未
獻之地南北之勢既合天人之際可知彼齊廢齊興
楚亡楚復皆兩國相當之勢而國君大臣皆為執矣臣于君
今時勢無可為而國君大臣皆為則屈意忍死以就義必不
父臨大節決大難事可為則為則屈意忍死以就義必不
幸則仗大節以明分故身執則勇于就義當以杲卿
張巡諸子為正李陵降矣而曰欲有為且思刎頸以
見志其言誠僞既不可知況形拘勢禁不及為者十
常八九惟不刎刎豈足以見志向使李陵降後死他
故則頸且不及刎志何自明哉丞相之不為陵不待

知者而信奈何慷慨遲回日久月積志消氣餒不陵
亦陵豈不惜哉欲不屈而不死耶惟蘇子卿可漢室
方隆子卿使耳非有興復事也非有抗師讐也丞相
何俟降與死當有分矣李光弼討史思明方戰納刃
于鞾曰夫戰危事也吾位三公不可辱于賊萬一不
利當自刎李存勗伐梁梁帝朱友貞謂近臣皇甫麟
曰晉召世讐也不可俟彼刀鋸卿可盡我命麟于是
哀泣加刃於帝而亦自刎今丞相以三公之位兼睚
眦之讐投機明辨豈堪在李光弼朱友貞之下乎屈
且不保況不屈乎丞相不死當有死丞相者矣自死

者義也死于勢死于人以怒罵為烈死于怒罵則屏
腦腎腸有不忍言者矣雖湯鑊刀鋸烈士不辭苟可
就義以歸全豈不因忠而成孝事在目睫丞相何所
俟乎以舊主尚在未忍棄捐耶李昇篡楊行密之業
遷其子孫于海陵嚴兵守之至男女自為匹偶然猶
得不死周世宗征淮南下詔撫安揚氏子孫李昇驚
疑盡殺其族夫撫安本以為德而反以速禍幾徼一
失可不懼哉蜀王衍既歸唐莊宗發三辰之誓全其
宗族未幾信伶人景進之計衍族盡誅幾徼之倚伏
可不畏哉夫以趙祖之遇降主天固巧于報德然建

共晉處皓坐苟安舊主正坐于危疑羈臣猶事于骫
髆而聲氣所逼猜嫌必生豈無李昇之疑或有景進
之計則丞相于舊主不足為情而反為害矣鼎翁丞
相鄉之晚進士也前成均之弟子員也進而仗汲退
而國亡生雖魏陳東報汴之忠死不效陸機入洛之
恥丞相起兵鄉國時有少年狂于持斐牘叫軍門
丞相察其憂憤而進之憐其親老而退之非僕也耶
痛惟千載之事既負于前一得之愚敢忘于後敬乎
敬足非會參乎得正而斃乃取童子之一言血指慷
慨非前八乎抗義遲回終待張巡之一呼進薄昭之

素服先元亮之輓歌願與丞相商之廬陵非丞相父母邦乎趙太祖語孟景母曰勿戚戚行遣汝歸蜀景母曰妾太原人願歸太原不願歸蜀契丹遷晉出帝及李太后安太妃于建州太后疾亟謂帝曰我死焚骨送范陽佛寺毋使我爲虜地鬼也安太妃臨卒亦謂帝曰當焚我爲灰向南颺之庶幾遺魄得返中國也彼婦人彼國后一死一生尙眷眷故鄉不忍飄棄仇讐外國況忠臣義士乎人七日不穀則聾自梅嶺以出縱不得留漢廢而從田橫亦當吐周粟而友孤竹至父母邦而首丘焉廬陵盛矣科目尊矣丞相忠

烈台爲一傳舊主得老死於降邸宋亡而趙不絕矣不然或拘囚不死或秋暑冬寒五日不汗瓜帶噴鼻死溺死畏死排墻死盜賊死毒蛇猛虎死輕一死于鴻毛齕一質于泰山而或貽舊主憂縱不斷趙盾之殺君亦將悔伯仁之由我則鑄錯已無鐵噬臍寧有日乎嗚呼一節四忠待公而六爲位其間詘則哭

望祭文丞相文

相國文公再被執時予嘗爲文生祭之已而舉勇文山張巡殺身不異而公秉鈞名相烈士合爲一傳三千年間人不兩見事繆身執義當勇決祭公速公童子易簀何知天意佑忠憐才留公一死易水金台乘氣輕命壯士其惑久而不易雪松霜柏嗟哉文山高水深難回者天不貸者心常山之舌侍中之血日月韜光山河改色生爲名臣死爲列星不然勁氣爲風爲霆千將莫邪或寄良冶出世則神入土不化今夕何夕斗轉河斜中有光芒非公也耶

祭架閣楊秋山

嗚呼秋山我亦人子何用我存而使公死貞元遺士漸無可悲紛紛年少悲亦無誰道衰俗降士或陷溺倭舌如飴罵吻生棘公持風裁視之若仇介而能通和而不流急義如貪飽己如做擇交如矜責善如躁清修縝密衮筆堂堂文山爲書清修縝密斯人斯筆千載有光繡衣家聲絲棒初簉姦儁臕落當道羅致南州大隱涉歷清班載家而往攜影獨還庾梅誓隱蜀四遺老山嘗言吾與陳清溪楊鱣堂某四人皆蜀人亂前俱仕嶺南既臣剛後出到梅嶺誓不復仕　公不負梅三子則否退修初服奇字雄文子厚之屈子厚之伸師道陵遲以衛廢義欺其父兄交其子弟公嚴

已分憂其無成及門高第雜遝縉紳子初識公聚散草草三年城西爾汝傾倒高談今古細叅經術聽雨良宵看花晴日重來問病承顏盤桓奸凶肅墳朝病夕愈及乃如之人一疾千古家有遺書庭有佳兒桐鄉之葬相鄉之思力疾哭公亦自哭止嗷公不應視天如水

修吉安府廳記

吉爲江右望郡公解又諸侯所以承流宣化之地士民所以瞻仰聽政之處非游觀燕集之所比也廢則建樂則修理之常也郡侯某公近覩廳堂吏舍敝壞

常修于是謀之同寅捐俸以倡官吏翕然從之亦願助焉踰月郡治一新民之觀政者見其新而不知有是役也官吏請于公曰是不可以無記公以屬其郡民前太學進士王某辭不獲命則言於眾曰修公廨常事也不記可公廨修而民不知不記不可修公廨以民不知而記所以警後之修公廨而擾民者吾于公之修郡治得爲政之理焉得愛民之心焉黃霸之爲潁川守也曰治道去泰甚夫泰固不可甚尤不可因其弊而不修謂之泰擾而新之以爲民擾謂之甚霸之爲政惟去泰與甚此事立而民不擾所以爲漢

循吏之最也公解之弊謹畏者不敢修闔茸者不欲修曰官滿則去矣奚妄作爲己計往往因一梁一柱之壞而毀及一室則害及萬家矣初議修郡廨也官吏咸欲新之公曰屋未傾何用撤漏者補之壞者易之是修盡撤則吏樂而民勞眾曰然于是屋不盡撤而一新郡之民拜公之賜何如也魯人爲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夫子稱其言必有中盡改作則不免厲民仍舊貫則費約而民不病僖公修閟宮修泮宮春秋不書而新作南門則書豈非修則爲常事作則爲大役故聖人謹書之聖人之重民

力如此安得不深有取于閔子之言哉今公之用意合於閔子不厭於春秋君子學道則愛人其知學道者歟且郡廨歲一修吏得爲奸公罷之上徵經匝必展轉速下戶公自造之府衍常持不切檄下擾州縣公首禁之驛馬戶苦點差祇待之饋職常賄免公定籍以次充省撥委公吏馬戶之貧乏者藉公得奇貨公一無所取不一二日名已上皆其初政之可稱者予故并記

處靜堂記 爲萬戶劉作

凡人事物理之動者不能無靜善處之則吉而凶悔

咨不生矣昆蟲鳥獸之微無非動者然獸晝而隱鳥
不夜鳴蟲唧冬而蟄雖天所賦然天豈一一而爲之
耶其自處則有道矣惟人則不然聖人主靜賢人處
靜不肖者妄動而厭靜故國不虛靜則垂拱無爲轉
而爲土木征伐矣政不處靜則清淨盡一變而爲法
律坑焚矣彼異端以寂滅爲靜雖厭于道而面壁觀
白亦其處之有方也蹔然本乎靜者易守反于動者
難安鵠之鷇焉之駒休于槀伏未懋則安矣既翔千
仞走千里則籠之繫之其有不頓足而奮翼者乎故
以人事言之安貧賤者本乎靜也由富貴而貧賤反

于動者也反于動而以本乎靜之意處之焉往而不
利哉故角巾歸第閉門謝客種瓜逃名縱酒自汙穴
垣通飲饌絕口不及時事者反乎靜而善處者也若
夫歌南山而鳴鳴從罵坐之擾擾者其賈禍豈有他
哉徒以言忮辭交遊俠而未明乎處靜之道耳吉州
路守城萬戶劉公伯泉燕山人自攻取襄樊親冒矢
石偉姿長幹騎射無倫諸盜竊發久不下者省檄必
命公平定多單騎俘繫同時矣功十不一二者受上
賞而公得萬戶既又以例歸其資于兄子當道雖薦
聖翁曰吾阻考尚于是者蹙也而龍溪則其初也我
死魂必從焉其返葬先塋而以先廬扁友梅庵永奉

宋端平太學生張公安世字履道調衡陽縣尉世居
永新之龍溪其孫某避亂徙煙溪公病亟革誡其子
曰吾阻考尚于是者蹙也而龍溪則其初也我
死魂必從焉其返葬先塋而以先廬扁友梅庵永奉
其嘗不償功未報則築堂於甘棠之陰而退休焉既

舊祠聖翁既從先志其子性源恐來世不究祠庵之義求予文記之余惟父子孫之行事雖殊而孝則一也遂不辭周制官師一廟官師士之中下士也下士一廟之縣長承尉當之衡陽周古下士可廟也而不廟或非之過而厚聖人復起不能禁也季札葬其子嬴博而號曰骨肉歸于土命也而魂氣則無不之也是冀其骨嬴博而魂延陵也溫序死節光武命葬洛陽夢于其子曰久客思故鄉其子棄官乞骨歸葬是魂之不能返故鄉者骨求離乎洛陽也張氏新祠之合祀者季札之望也首丘而從先人者溫序之思也余方將張之以告薄俗而顧有議其褻于禮者痴不知

彼沒于彼墳墓于彼而保其神靈必來此乎先人臨別之言他事且不敢負矧葬祠重事忍死其父違其言乎或議之曰一家二祠主必兩設禮歟余曰禮非天子不議然漢文原廟原重也且廟于所常幸郡國至宣帝時合一百六十七所諸陵不與焉漢不必論也周公制禮者也魯公周公之後也周公祀文武于洛邑魯建公別廟于許田非耶此禮之變而厚者也宋寧陵新廟寄之寄南國者且不可復識矣矧東都汴水之舊者哉今因是重有感矣

廟孝章以後世世藏主於世祖廟至積多無別唐宋禮令文武官立私廟此有其禮有其時有其財者王

彭母湯氏復明事記

嗚呼古今豈有七袠老母喪明一十三年不醫不藥

而雙瞳炯然復如嬰兒者哉當有其故矣此余于斯
母存亡之際爲之慨然也友人彭逢達字元觀授徒
吾里常悵惘如有所失且日以御酒肉告神明爲事
問之則曰余九歲喪父而母復失明居危地遭厄運
扶攜保抱教養冠婚使能挾策四方皆母庭目中所
爲者今且十二年矣不特妻子輩僅以音聲養而不
肖子年長貌改且不及覩記初謹醫治望其愈今不
可治無復望矣每言罷輒淒斷余亦惟寬譬之爾一
日來告曰日收家報母鼻左患齦而左目明未幾右
亦如之君每爲余有母喜且爲吾母失明惜敢不以

告某曰盛彥蟾嬐感泣劉元棄官歸養而二母廢目
爲之瞭然今子無二子之遭而母目自開其必佑于
神明有自來矣雖然目本于肝氣而養于腎水今以
七袠之年腎水必衰十二年喪明其疾已痼以痼遇
衰明恐其暫何不亟歸使母識子且會家人輩日奉
歡娛不幸吾言驗則兒婦諸孫盡在母目中矣遂取
果餌納之袖而亟歸達踉蹡走久乃來繼此余見達
必問久無他乃止于是又四年而達永感矣嗚呼使
斯母遂瞽以沒雖百歲可憾使臨終僅一明目與骨
肉別猶當以爲雖況四年乎常證之醫率皆不信知

非藥物所可及則又反覆求之而後知夫人之賢與
達之孝固有以臻此而天人感應之際至矣

贈晏表背序

廬陵閻閻理書畫者署其門曰表背往往裁飾其
外謂之表輔襯其裏謂之背余謂表當作標韻書標
裝飾也漢藝文志則稱之爲裝潢惜木有拈出者吾
鄉晏氏子某業此以世畧通文藝喜諷議人物一日
求吾言以行四方余詰其巧拙敏鈍何如則曰余常
患不巧不敏而亦有時拙且鈍係所遭耳問之故則
曰余之藝理新易緝舊難于緝舊之間級理經籍則
巧敏于富貴之門而拙鈍于寒畯之屋至裝飾圖畫
則反是余笑而問曰手一也經籍圖畫一也乎在我
而巧拙敏鈍係于彼何居則謂余曰富貴家經籍爾
紙而絲縫緻匣而絲條新若未觸惟糊力敗耳故巧
而敏其圖畫則朝宴夜飲有張無弛暑風梅潦腐潰
龜裂難于緝舊故拙而鈍彼寒畯之家其攵集則朝
吟夜誦方册成員其圖畫則客少草窗曠歲不設故
巧拙遲速不可強也余聞其言召子姪而誡之曰自
今後使晏氏子理吾事當使經籍拙鈍而圖畫巧速
則免矣遂書贈之且志齋壁

閉門窮居竊嘗攷千窮達之勢進退之交以爲貧賤之士有求於王公大人齟齬常多諧合常少蓋王公大人地位不得不崇貴而賤貧之士無論所挾短長幸不免于事干請地位崇嚴故難近事干請即可賤以難近遇可賤此昌黎之賢光範三書之不報固其所也伏惟大參相公牧庵先生北方輿學先秦古文內直玉堂外參大政自公退食講道著書以儒素而行公卿惠後學不啻子弟而僕也復無干請之私慮幾乎可以及門矣竊謂一代之興必有一代之文

運大人君子起而乘之成一家之言以裨太史氏之所不及而非徒綴章繪句以賈聲譽也蓋史者記往事示方來自天子至於庶人皆以附美爲榮書惡爲懼然而書局于凡例官限于專掌倘書所記耳目所接者始得書深山長谷之間匹夫匹婦善一言介一行係于風俗世道者雖不求名求亦何自而入于史或有干常犯義國亦幸逃焉於是大人君子憫善惡之兩亡傷勸戒之不立爲之立言著其臧否後世因其人信其言而其文遂與史俱傳故史之所書必朝野顯著之跡文之所記多斗林疎遠之人槩可見也獨惟斯文之大宗則隨世運而開出故唐虞三代之盛託之聖人之言則爲經戰國漢唐而後歸之諸賢之文則爲史周魯非不史矣紊亂臣賊子逮春秋而後懼戰國非不史矣微孟氏則楊墨非邪說而匡章爲不孝自是厥後享國日長者漢唐宋耳西漢近古司馬遷揚雄劉向之徒家有其書人文賴以綱紀而史記超越舊史睦徑遂爲班史之模的三國分裂八代陵夷人物渺然唐興而韓柳還太雅宋興而歐蘇扶正氣號稱四大家方今混一之時元氣昌明之會文安得不在茲乎夫以張徽之曷賦死不絕口與顏眞

卿同一忠烈趙來章之求父屍哀動神人示之以雜與李行遠夢得父屍均爲孝義然唐史顏李有傳而張趙無傳許子春孝友兄衣而衣兄食乃食有司馬温公候問兄伯康飢寒之風朱壽昌以生母離遠棄都守刺血寫經五十年而竟得母司馬淵歸養棄官一主簿耳又無壽昌艱難幸苦之求然而宋史司馬淵得書而朱許不得書遂使千載之下欲聞張趙朱許之梗概者不于唐宋之史而求之四君子之文又至張巡傳許遠不傳得昌黎後叙而歐陽公取以足唐史之缺元祐由甄氏父子幸連得書昌黎史事實

賴之柳宗元暴貴早謫其先府君碑陰亦可以叙次人物蘇氏未得與于修史而進策分日盛德五碑言熙寧元豐之世道必考焉其有功于人物世道爲何如今天下爲一禹跡所無斯文之運舍魯奚屬蓋自

拜讀滕閣奎章二記東南之士相與語曰姚夫子之文今之韓子也安得從之遊乎暨公分政江省則又相與語曰天之屬斯文也必使環轍四方使吕黎不南游則禹廟舜妃南國得失遺憾多矣然而吕黎官止刺史耳而明公爲大參吕黎來而以貶謫而明公以顯擢記滕閣一也吕黎奉御史委耳明公則敬承

隆禧之徽音且昌黎想慕滕閣欲一到其間不可得明公則官滋是邦日與二三子賦詠其間斯文之福一日千載于是颺生管見願有請焉若皇猷帝典元勳戰功幄謀陳法鐃歌樂章誠非偏方小儒所知惟是南北未一江廣閩浙有死城郭封疆者有深隱甘凍餓者有孝義率鄉閭者雖非事之所急亦足以移風易俗至元初年翰林學士疎齋盧公巡行江南諭有司求野史此時南國初歸諱言節義而翰林公歸往怱怱勢必遑逸明公進有班馬之貴退有韓柳歐蘇之材拔幽振淹訪窮悼屈皆職分所得爲願少留

尙未沒沒而服衰未及終則萬丈光燄不惟遠不可
卽而不肖子生養沒哀之身亦無由拜庭下不先不
後幸不幸適相際似非偶然之故是非僕之遇先世
之遇倘白景襄要非人子顧惟某于親之生也不能
致三釜之樂沒也不能盡千載之責乃以上累公相
魂罪萬死然肖山父子顯揚至矣而先世誌述必以
幸之會南豐蔡中郎銘墓多矣惟于鄉有道無慚色
如某先累世孝友忠義化俗實爲鄉黨所推鄉先達
所信視鄭有道固遠然自信可不爲慚色之累而不
肖僕無東坡之才有東坡之心若不賣持鄉先生須

溪劉會孟青山趙儀可所撰先親行述倘伏哀鳴于
函丈之側而請命焉則不惟負先志且無以訓方來
昔晉鄧粲痛父鴆有忠信之言而不傳于世史傳哀
而書之僕亦本人子獨無情乎抑嘗觀物理奇遇未
有如柯椽之笛鹽車之驥襲下之桐之不偶者然柯
椽不笛不失爲竹鹽車不嘆不失爲馬（以上二十五字據吾汝藁）
秦漢以來而三外政者每睨中原而長驅內據者竟
成長江之飛渡周謝蕃屏僅可走于曹秦孫陳淫荒
上貢學士書補獨變下之桐頃刻之命耳使中郎不審音律而不相邇近邇近而不聞其烈烈告急聞其
烈烈告急而不救救而不善劇則焦尾之音不間于
世矣某身負不朽之責早失手足之助而又年衰病
之成王賢相救時之諸葛奈何國勢稍異古先自龍
渡建邦承平何啻百哉暨鹿磯解甲休息亦且十年

豈撫此東南半壁之全而不解囊輸六年之困倍道
裹糧攻堅持久彼慮觸藩則必除因脅使指愛齒護
唇此乃陷敵而不顧將帥陳往事則人人瓦解藩維
無鬬志而處處風寒當局者如人醉覆舟之中身已
溺而魂不悟憂國者如馬走畫圖之上勢欲往而形
則拘事既亟于燃眉誰獨爲之流涕某江左末系廬
陵晚生慚用世之非才欲榮祕而無計短衣匹馬射
猛虎徘徊李廣之風刻篆雕蟲非壯夫所揚雄之
笑逐洪圖而一試備唐館之諸生觀北方之强但知
學走知南風不競猶欲怒飛從此忘家因而觀國頃

歷九江之重鎮有類兒嬉繼乘兩浙之要衝不聞邊
患幸弋陽爲朝宗之徑而東山有憂世其人此于大
帥靜觀之庭得分上幕季方之庶每憐小草之志俾
參大乘之禪遇天艮難及門敢後非苟求于利達亦
欲吐其平生惟標榜過高李范自知不免而聲氣小
欽蘄蘇所以來歸非獨身謀雅爲時屈念學校可許
補闕而捐遯非以救焚亦欲昧死而上陳豈敢談言
以干進疎遠及河北竊欲附李翺之憂興亡卜江東
行矣挽深源之起忠愚不詐狂斐非誇

回青山趙儀可慰書

伏聞確守孝忱尚持齋禁是可以敦薄俗勵
後人凡在傳聞孰不感動然而酷熱如此中
年何堪創鉅痛深形羸髮變非飲無以蠲暑
非味無以强餐大事未終一疾其可是以有
疾則食肉聖人著之禮經于母不用情君子
以爲深悔若使夫人之尚在忍見季子之如
斯事死如事生愛身卽愛母願俯從於當制
非苟徇於群言某自宜勉公於執禮之言非
敢陷公於不孝之域質之古道而無媿揆之
人情而甚安不拜此書則有餘責伏惟念其

遠歸多事力疾有言使兒書報俞允之音卽
吾疾拜安全之賜
比蒙高誼遠弔凶門兒後翁前兩極情文之懇母亡
子在一深哀感之私謝言尚阻於摳衣杜教復厪於
衡袖重惘其形髮之變明示以古今之宜謂養生乃
所以終喪俾變食稍更於常制感泣不能自已徜徨
莫知所爲獨於汝之未安雖行道有弗忍念昔怡怡
間之早逝不幸孤孤者之僅存葬年雞黍之歡又成
昨夢終身羊棗之慟莫可名言政自疚心其能悅口
嗟予季行役固知無聞於九京自吾母用情亦有可

由之中道莫容置者饘粥之食所未忍者肥甘之謀
不至跋而及之必信勿之悔爾使疾須有助自難廢
聖經之權倘肉於無名不幾效晉人之達抑此特居
喪之末何足蒙厲俗之褒勉從儷語之酬恐負來章
之厚苟存餘息願寬顧念之懷嘉惠斯文就致調護
之祝

戴石玉字說

安成次獻稱江南戴而石玉其後出之秀者余知之
久而未達其字義玉則玉矣石何石耶一日攜字爲
說示余向徵余言及讀之則卞和說也詭隨求異皆

害道願從石玉商之夫玉也而謂之石玉何傷也卞
和之刖卞和之怨也非玉也玉而怨則非玉矣君子
比德于玉而著怨于其字非德也楚子玉衛伯玉不
及石鄭子石皆伯石不及玉蓋玉猶是也石猶非也
玉猶美也石猶惡也倘字于是非不曰公是則曰去
非字于美惡不曰子美則曰鎮惡嵩有字是非字美
惡者矧卞和本文先玉於石而君字反是無已則他
山之石可以攻玉經語也石先玉也有造就之說焉
君之字在是矣天壤間堅勁之物銛鑿之則陷刻鋒
之則銷惟玉也不受銛刻而聽命于石彼攻玉之石

戴正傳齋號說

友人戴君正傳清才喆學士林推之一日過余曰名
與字行尚矣世降風靡學者不謹其學行而惟稱號
是務上之爲胥廣曁月下之爲河海山溪高之爲崆
峒崑崙清之爲蘭梅泉石張大矜詫怪怪奇奇强之
以爲號或抉摘其字中之一字曰某齋某軒某山某
溪稱其字則若輕已而加怨稱其號則若尊已而樂
聞余薄之故余名外無字而友朋徇俗不名字我而
正齋我正斯我能言者又正心我傳心我每簡箋之
交貽會聚之相吁鬼眼而傾耳若瀕水之百東坡心

竊惡之余雖不能使人之必名字我又不能使號我者之不二願量我可捵而賜之號大書扁以貽之使百東坡之復于一其敢不從余應之曰余得君之號矣未必能從也正傳曰唯謹遂上正傳之號曰正傳而爲之說曰名字之義不可以不謹以所知者推之上古有名中古有字末世或以號行耳夫人之有名與字皆貴乎善善則相與樂之不善則相與正之也以一人名字號三非同居至密而習其名者或昧其字若號者亦然設有稱其人之名而譽其善則習其字若號者不知其誰何也稱其人之字而貶其惡則

習其名若號者不知其誰何也稱其號者亦然善而莫余樂也不善而莫余正也此非親友宗族罪也多立名號之效也若學哀稱夫子名子貢爲之憤疾仲由弟子也執輿之對遂名夫子何耶豈不以爲孔丘之名行天下而字則魯衛之君臣習之故公孫榮溺亦曰魯孔丘之徒與是皆知魯有仲尼也向使由也以仲尼對則沮溺不知其誰何問津或可得而避世之譏不可聞矣雖其言之不中道而以所不知誰何之字對之失之豈不惜哉司敗之問聖人喜聞其過楚狂之歌聖人欲與之言又至丈人之反見蕢之

梅邊集終

遺民錄校正之戴光曾記

送右衞教授劉一清北上序

里選廢而士不得不遊封建改而遊不得不息蓋人才與世道升降尙矣漢唐踵秦制設守令官滿且去何以遊士爲哉然漢有侯王唐有藩鎭士猶得以自託枚皐在吳相如遊梁石洪赴河陽董生適燕趙是以韓退之猶以爲古之士齊不可則之宋之秦之楚今天下一家四海一國舍是則無所往嗟乎此退之未得與科盛時苟未得志猶欲依附以自達況乎無科舉無侯國無藩鎭時耶吾劉兄一清鄉先生誠

翁諸孫誠翁及與益國周公文節楊公著虞初子花史等書以該洽稱一清少與余周旋詩文未出而善與人交念踢踖環堵不自拔謁武昌省取儒職既六七歲復覲上國賴當路有力者推轂教授右衞衣青衫載天祿擁高馬大蓋歸故鄉以爲茲榮皆遊之力也士果不可徒守丘里如此哉春序既仲別余復上京師念吾黨拘儒當科未復不能出門一步及科復則又徒欲守常途不肯決失得於場屋一清取功名於科舉未復之前可謂無所待而興者庸非豪傑者乎茲行遂拾穹窿教授何有哉

先父槐坡居士先母劉氏孺人事狀

先君子槐坡先生姓王氏諱希淮字同甫第行九五世前居吉州安福縣中鵠鄉策名里之汶源曾祖諱廷宇彥直第行十六祖諱忠改字若德第行三十六父諱朝用字淑行第行四十五先妣孺人劉氏第行十六娘本縣欽風鄉吉村嶺下劉氏曾祖彥直祖君德父淑行妣劉氏汶源王氏派出江左至南唐司空平章諱懷之長子勳客遊過汶濱愛其山水因家焉宋南渡直敷文閣廷珪以直節斥辰州號瀘溪先生有文集行世事載宋史則勳之諸孫也汶族家教本

忠厚敦倫誼科盛時與計偕者代不乏先父與先伯父希旦字明甫同氣同胞是爲先伯祖諱朝達字淑憲之猶子先伯祖早世無子以先父爲後初居汶源東至先伯父先父徙卜其西瀘邊先父雖出繼而兄弟共三世未分之伏臘汲齒台爨奉母以孝稱祖母彭氏失幼子得心疾劇每見里嫗即推食以授之又不欲使子婦知先伯父先父先母隨所欲多設任所與先父才多超邁偉風儀暢音吐慷慨有大志多聞強學讀書一過成誦平生所著述必宿於理經兵火散佚惟人道易知集擇經史孝弟格言易知者以訓

里俗其書今存少年試舉子不利又學孫吳慕陳龍川辛稼軒之風先伯父好恬退謂先父曰弟有用世之才可行四方吾奉重闈當不離於一省教子姪不至廢墜弟往無憂也於是挾策干時相歷諸閫既不合他日蜀閫余公玠求士於左藏彭公師尹師尹首以居士及廬陵羅子開薦居士曰人之樂有子者送老扶病耳昔吾母康强遊而不過今母病不可離方寸一亂進求得爲忠退已暢孝遂力辭不就左藏子方迫西歸魁閫省秘書與居士爲貧賤之交及校文省闈病卒居士聞訃曰校人廉貧又無子喪何由歸

不遠二千里匍匐至京師護喪歸助理喪事居士雖剛介族里親友有未善面責不貸然酬接藹然與後學言必先倫誼齎齎不倦間有爭競者必委曲消釋嘗謂父子夫婦之間天理稍晦亦或微忤況情分既遠氣稟不齊者乎族有喪親爲斂容主喪事饋粥飯不以富廢却酒肉計日有差不以服盡年少廢哀臨則疎者少者三日宗族至今守之丁卯大比先父携諸兒試漕閫族子慶亦待試每歲試閫爭排競進有蹣死者慶適患背疽欲無試先父曰三歲乃一試汝父老望汝切汝力疾吾當護汝及期先父舍諸兒而從慶凡三日身爲障拖出入且爲謹醫治以愈其年慶薦焉先伯父先父力雖不及中人而拳拳奉先志竭力行善每歲約所入半給公私半以行義渴者漿病者藥死不能舉者棺凶年倡率平糴過客之覬與先父適相濟遇事拂意憑怒甚先伯父一言即改容先伯父於儒書外尤好外方醫藥百家之書先父汲汲廣求所未見者以奉每食必待先伯父方舉先父汲汲先伯父遇食輒哭曰吾對食者何往獨食何爲輒廢食哭弟哭聲悲痛不可聞聞者爲之墮淚蓋哀之三年悒鬱成疾醫喪終則先伯父亦逝矣先父三子皆先伯父先父更共教督長元長挾書遊沅湘衡陽宰趙平仲器之聘至與其子講學辟櫪石鼓山長次方升先伯父嗔爲子宋咸淳癸酉中漕貢季應梅咸淳甲戌補中太學將行先父戒以詩曰豐流天下士取友不以富廢却酒肉計日有差不以服盡年少廢哀臨戒荒嬉家國關身重鄉山得夢遲子行雖不惡我老自堪疑莫似遼東鶴悠悠不可期其後若讖云蓋應梅趨京後先父病且革先伯父問曰弟何言先父曰弟生長老死太平無康節之德而有其遭平生父兄

之教小過不免而大節不敢失惟母喪未葬事見未終義學未成三事遺憾耳又問速季子歸予先父曰季子去期急速歸亦無及況初至天岸勿即撓之待我死後造報則參學事畢矣曰季子萬一不及訣當何以教之先父曰是子稍自有立志但患其過無成則已成則當念姻族閭里縱不能爲之利愼無爲之害於是枕中取詩二章授之兄曰弟初得病知不免寫此欲寄無便幸及其歸示之其詩曰汝水湯湯兒行錢塘能行錄也汝水湯湯兒行錢塘游于帝庠父母白髮男兒四方豈不念季送之遠翔季也念我戒于荒

唐湯湯汶水季也閭里兒惟無成成則惟理邦家之光鄉國之庇不得誦稱冏俾尤懟山川生人常有悔心衡之正家教之嚴蓋宋德祐乙亥正月也病雖亟不亂日與宗親傳觴歡笑劇談平生若將永訣朔旦後每偏指計日至初四日則又偏指計時至午時數問家人及午否家人不以實對頃之見執午饌者過焉即起正衣冠坐急請兄至相目而逝次年則世改矣孤人劉氏世儒家相先考迎家先考下世諸孤哀毀甚母教曰汝等不幸孤汝父好義而力不逮汝輩能勉之即無負矣乃命元長方升持家事禮賓客命應梅應門戶衛鄰鄰於是淘糜病藥死棺荒糴一如居士在時至庖乳之貧者施米肉酒藥鄉鄰貧老七十已上者歲給一綿衣收養道路遺孩里近小渡設橋大渡作舟東革以來兵寇殺虜焚蕩何所不有而應梅恐負先訓委身犯難密護勞維使暴吏不敢加過卒不得橫盜賊不得肆其暴丙子丁丑到今三十年田廬生聚若未經離亂者則先親之所教也元貞丙申避盜州城歲適歉命不肖孤移粟以濟閭巷及歸而里界安福永新廬陵飢人以千數於所居近南山鋤蕨本充食每聞里媼言食蕨者僅可充飢而

穀氣不續困憊無力貧甚者雖求合勺屑爲飲不可得適諸子奉食進母却不食問故曰飢人不能屑米以飲將死忍獨食廿肯耶諸子即日載米登山視飢人肥瘠施有差米盡又轉糴爲糲如是彌月又碎米爲粥道通逵聽其自取賴以活者不可勝計或孥死者又給棺以葬事聞有司獎而不理癸卯春母病革時雪凍連旬應梅以藥進母口汝家汝族未見其有年近九十者造物所賜吾年八十六矣更服何藥雪凍如此汝以市藥資略濟鄉鄰鄉鄰缺食者吾死不恨應梅如言計戶贈粟病亟問所欲言母曰自吾歸汝家

家道貧薄汝父汝伯祖四十二長者意隨力
方便我有金釵一嘗於東家質錢以助洎汝父兄弟
力稍紓濟稍贖汝輩享有今日皆汝祖父一念之積
恨年來避寇城市此等善事多已間斷汝輩不協力
爲之何以遺後嗚呼身已不保而好善不變可哀也
已孤人天性慈祥內行淑謹事長率下動以禮法姆
儀婦道族里化之每教諸子崇師取友以故賓客至
無虛日仲子方升留心方外不晴殺每聞孺人戒雖
黍瓠拜曰此子婦職耳願母勿涉傷物事先母雖領
其意而亦不能已也晚年闔內事任子舍然猶喜總
聚拜婚喪之扶持秩秩可觀比他族爲盛者其禮節
皆長者所定今述先考妣言行之槩而及此者亦居
士之志也

梅邊集補

其概方升又以爲言則曰我自安此不爲煩應梅每
探其意則取不勞心而可寓目者請蓋焉即喜見眉
嘯諸孫環侍常謂古訓子孫宜守之不忘孺人沒以
大德癸卯二月八日鄉人哭之如母至三日服成時
雨彌月會弔之日特霽弔賓數千人弔止雨如初洎
營殯室適霽連月竟後則雨雪大作鄉人以爲善念
之報故邂逅之巧若此居士生嘉定丁丑九月初二
日德祐乙亥正月初四日沒得年五十有九孺人以
嘉定戊寅九月十七日生大德癸卯二月八日沒得
年八十有六長子元長次子方升出繼皆前孺人卒

女四孫男十曾孫男七合內族外姻會吉六十餘人
先父葬以今某年月日合葬于居士生父四十五長
者之墳長者性篤厚每一言一行鄉人取以爲法族
里有爭率有直焉得一言無不悅服者每臧獲有過
必三犯乃加責仍先論所厚者使及略懲即勸止每
課兒深夜讀書見執燭者假寐即令先就寢曰此亦
人子力單而急義鄉人稱爲長者至今諸族元日之
聚拜婚喪之扶持秩秩可觀比他族爲盛者其禮節
皆長者所定今述先考妣言行之槩而及此者亦居
士之志也

梅邊集補終

權院公名樹字子遠號澗谷寡欲清修早聞理道家故儀性嗜澹泊敝衣決履不見顏色稍長博學能文精於詞賦遂有名縉紳間縉紳交譽之公自疑曰此殆非其至也是時雙峯饒氏得朱子之傳公心慕之徒步日走百里及門請業饒故聞公名比見其操志苦刻久能重自損貶謂之曰求道不應如是耶遂留之講下於是盡聞濂洛之說饒門徒數百人無能出公右者後以賦四舉漕司寶祐丙辰進士及第自秉義換承務郎爲長沙教授始至爲解中庸明天人一

致與吾人所以戒謹恐懼之功首尾貫徹亹亹不倦人人知所趨嚮士大悅服長沙故有學田歲久沒於豪右公委學錄歐陽忠叟履畝規復諸生咸得贍食於是學者聚處甚盛由信豐幸擢京權提舉朝請大夫將拜監察御史是時賈似道方競淫侈嫉公所爲若形已者乃言於朝曰予遠江西羅半州也其家豪富十倍於我乃故爲寒士態耶沮抑之不令通顯每除擬輒與報罷公目擊似道專權破主內恣奢欲而外事掊斂四方軍書日至沒不爲意謂友人曰今日之除京權也信國以書抵公推行輩極其尊仰以爲振江西之頹風者賴有公也信國勤王時公已棄官

爲書極言醜詆以爲似道一日立於朝則虜人有一日之幸書上會度宗崩少主立國事盡屬似道似道嗾臺中糾彈期以相報而公無譽可乘適以橫恣卧病臺中指朝臨不至爲辭公曰吾得死所恨無以報國耳遂棄位去道中見山川城邑悲吟行歌甚於痛哭而似道亦以人言數至出師蕪湖未幾虜陷饒州西方勤王之師不至公日夕盼盼不能飲食竟以憂卒公雖以理學自命然天才甚高落筆詞采呈露詩文碑版流布遠近詩有江西別派自黃文清公倡之公與趙章泉韓澗泉相繼爲之雄長當公之出二君

皆已謝世於是倚公爲主盟謝疊山嘗有言中原文獻無徵江西氣脈不絕如綫澗谷公巍然獨步天壤間雖魯之靈光不是過也然則公之見嫉於似道者豈獨以其形己也哉公有澗上委稿行於世兵燹後完集不存好事者時復傳寫今傳中雜入凡五十餘篇

論曰公之名滿宇宙固以學行足法亦其忠義有足稱也公故文華齋敖友而第進士復與信國同年公之除京權也信國以書抵公推行輩極其尊仰以爲振江西之頹風者賴有公也信國勤王時公已棄官

及開府劍南求助於公公應之曰吾老矣無能相從爲役也兄能忘身吾獨不能傾家乎蓋踰月而公卒子孫承治命行之於是信國軍中時時取給於乎此其志節爲何如哉昔溪園之爲義莊也蒼崖郡守公實充拓之而祠祀會拜之儀公兄弟所共講定至今言者皆歸之公古語有之人貌榮名豈其驗哉雖然死而不朽是必有出於名之外者此公所爲久遠也公以清介好修其領軍乃其深計鄉里傳益以公家爲信國稱貸所困殊鄙俚不可信余故備論之無使傳其說謬且誣善焉

詩

折茵歌

春杉未成錦機語棠棣半花鳳一羽象床雪綜小龍梭細穴銀光吐冰縷西鄰郎君東海歸芙蓉露白杏雨肥十二綢邊說幽怨勒織南湘雙鴛飛匣蘭含薰無消息春醒形霞亂玉色小龍蟠出風雨聲奔騰觸裂雙白石白百圍城三十六女子軍來兩城覆鸞歌筵嘶强低昂北戶風來如箭鏃章臺公子眞豪縱能

以徵詞相感動郎君輒莫更癡腸忍作肝心可人痛

挑濠歌

滿城挑濠五更起城頭直挑到城尾一彎一轉春蛇長圍入方圓三十里去年十月霜淒淒挑濠人立霜中嘆今年一春春雨多泥消將奈挑濠何只今清明猶不若皇天何時收雨腳幾人帶雨濠上啼半溼尘飢春病瘥雨之久可以晴濠之長可以城只愁挑得濠始竟公家又有守濠令

田蛙歌

蝦蟆蝦蟆汝本吾田蛙渴飲吾稻根水飢食吾禾穗花池塘雨初霽籬落月半斜喁喁又向他人叫使我惆悵悲無涯蝦蟆對我說使君休怨嗟古田千年入百主如今一年換一家休怨嗟休怨嗟明年此日君見我不知又是誰田蛙

題信豐縣城門六首

拱日　今上東門

桃紅抱城東武山排闥入杲日出扶桑橘紅醮溪溼公退倚朱欄萬象俱收拾無數喚舟人沙頭雁行入

安成　今下東門

門前楊柳樹長裊波頭船隔岸幾人家青林吐炊烟

飛鳥逐林間遊魚躍深淵物各適其性於人胡不然

禾豐　今上西門

城西路平夷五更近水南旭日明高岡瑞烟鎖叢杉

時和歲豐稔歸人多醉酣仙臺玉簫聲對景思鸞驂

清平　今下西門

行行西復西稍喜市聲靜征夫指前路望望梅花嶺

淡烟雞犬村落日牛羊徑忽見荷鋤人喚起歸田興

民信　今南門

南山天馬來南城下盤踞前撞古寺鐘後搥譙樓鼓

我來俯崔巍山林相呼舞年豐民物熙細聽閭閻語

朝天今北門
駕言出北門長橋拱門外雙溪東西來到此而始滙
久言似章貢玉帶夾其背擬作合江亭景物無小大

次劉孟元見贈韻二首

題方武城詩卷
斯人懷妙質事事合唐賢命短於長吉吟情似閬仙
寒雅政鳴嘆獨鶴已踰躚落日山亭下沈思一愴然

謁趙東野
水樹搖窗榻見天空花換盡我依然吟情豁處因聞
道隱趣深來頻入禪不以耳聽何用洗且無琴在底
須絃未知遇得開關否破費滄江月一船

次歐振仲見贈韻

古塔開蒼蘚清泉滴暮嵐遊人莫來此渠正試春衫

溪南春曉
行逢二三月春映掌中杯綠久山猶淺花寒雨未開
誰能奈愁得拚不上樓來更莫看雲坐瀟湘有鴈回

寄答楷姪
時秋四壁冷片紙百回看字古微侵隸吟清不到寒
人生快意有天下好時難澗水光如月吾琴爾去彈

秋日雜興二首
秋山何言哉萬物興自闌昔翳春空雲今作道上斑
鑑今代眼明惟有公落月還應照太白秋江只合瞰

浩翁送君去貌驪塘影見疎梅聽晚風

紫蘭賸有無離騷梅花不見見水曹眇焉何許是人
物枉子秣馬行林皋古人相逢未易得紫燕西飛東
伯勞吟餘切莫談時事正攬春思分二毛

寄危驪塘贈以古鐵二首
百尺樓頭山雨長夢提白髮濯滄浪從渠金帶花成
澗底春冰偶不融風前凝作水晶宮古人心事如此

謝南劍黃使君贈松菊劍

使君袖裏玉淵虬曾截蠻江江上流海立山搖三尺
外風盲雨怪一時休民元不許佩牛犢客政何妨彈
劒猴遮莫塵清便回使青山猶殺郢支頭

白蓮花

白鸞仙人按羽衣曲中弄影江南游江妃閉置未許
歸一把青寒縈玉絲玉絲蟬連不禁折折著透根仍
透葉風流極處絶成愁君不見秋扇團團似明月

江石

勢橫絶江虎踞足白龜却行馮夷哭大川當時波沄
沄石也如此受命獨水石擊撞無了時因危見節乃
見奇世間大有胡廣輩欠讀澗民江石詩

題圓覺寺小軒

禪子安排定不癡數拳石映半泓池巖如大廈元生
就水似人心未動時二月春深梅不覺五更風起檜
先知青林野寺西湖路直得先生一首詩

遠游

因夢吳雲賦遠遊江花扶棧水悠悠半輪月散千山
影一葉舟勝萬斛愁天氣漸於寒食近春風祇到牡
丹休水程孤冷難爲夜起吸滄江當拍浮

題信豐縣覽秀亭

燕賀初成百尺臺一新粉堞更周迴水流東北交虹
去山自西南擁翠來瓦縫參差千戶密市城翕聚六
門開賓僊眺望從今始佳氣隨風入酒杯

元旦試筆

聞道黃河徹底清千年氣數此分明堯民商耇渾蹉
過輸與殘生見太平

題向伯僑吳松雪霽圖三首

暖來日曬冰滑恨極天寒竹修雲開梵鐸相訴水活
漁船自流

天上清流雲片人間名勝吳松兩賢相厄已甚頼有
斜陽半峯

天隨漫解理艇不慣霜後霜前幸自竹筒閒著拋來
借與鄰船

詩餘

過孤山有感

甚忽忽歲月天人家插柳記清明政南北高峯傳笑
響如泛簫聲吹散樓頭烟雨鶯語諄諄春晴何所無
芳草惟此青青誰管孤山山下任種梅花冷 薦菊
泉清看人情如此沉醉不須醒問何時樊山歸去歎

故鄉七十五長亭君知否洞雲溪竹笑我飄零

柳梢青

萼綠華身小桃花扇安石榴裙于野閒歌周郎顧曲

昏惱夫君　悠悠羈旅愁人似雪零落青天斷雲何處

銷魂初三夜月第四橋春

清平樂

明虹收雨雨葉能哭語人在江南荷葉浦採得蘋花

無數　夢中舞燕棲鸞起來烟渚風灣一點愁眉天

末憑誰剗却春山

文

策問

河圖五十有五爲先天入卦之張本洛書四十有五爲洪範九疇之根源羲畫道貫三才禹範法垂萬世生則圖自無而生何耶分陰分陽兩儀立焉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即兩儀生四象也一動一靜互爲其根即復姤出入之機也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人極立非立人道之仁義乎擬聖而作無以講爲也至康節邵氏皇極經世書或者謂子雲太玄爲文王後天之匹康節皇極經世爲伏羲先天之嗣不知皇極經世所以跨子雲而嗣伏羲者安在乎觀物六十二篇以日月星辰爲主自始至終不離乎四其說自四

禹範也圖書之出時有先後或援大傳之言而謂圖書皆出於伏羲之時孰爲信歟河圖之位一六水居北二七火居南三八木居東四九金居西五十土居中而伏羲之卦乾南坤北離東坎西震東北兌東南巽西南艮西北羲畫果何所則於河圖歟龜負之文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爲肩六八爲足而大禹之疇五行五事至於庶徵五福洪範果何所則於洛書歟或謂泯圖書不足以知易範拘象數不足以盡區區書不知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其所則何事歟天乃錫以洪範九疇其所錫者何道歟寥寥千載間濂溪周子者出太極一圖闡羲畫未盡之蘊宣孔傳不盡之言無極而太極其說自一而起也羲易以有而爲其根即復姤出入之機也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人生則圖自無而生何耶分陰分陽兩儀立焉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即兩儀生四象也一動一靜互極立非立人道之仁義乎擬聖而作無以講爲也至康節邵氏皇極經世書或者謂子雲太玄爲文王後天之匹康節皇極經世爲伏羲先天之嗣不知皇極經世所以跨子雲而嗣伏羲者安在乎觀物六十二篇以日月星辰爲主自始至終不離乎四其說自四象而起也以日爲元月爲會星爲運辰爲世果何所本乎天生乎動地生乎靜即乾坤闔闢之理也謂暑寒晝夜變性情形體謂風雨雷露化走飛草木又有所謂感而變性情形體所據乎至於走飛草木又有所謂感而化其與觀象觀法遠取近取之義同乎異乎以春夏秋冬爲天之四府以易書詩春秋爲聖人之四府亦元亨利貞之在天爲春秋夏冬在人爲仁義禮智爾而謂觀春則知易之所存觀夏則知書之所存觀秋則知詩之所存觀冬則知春秋之所存不知四時與四經所存者何在乎以皇帝王伯如

易書詩春秋之體其亦謂易該皇帝王書該帝王伯
詩該王伯春秋純乎伯爾而謂虞修仁禹修禮至於
秦穆修聖晉文修賢齊桓修才楚莊修術不知秦晉
齊楚所修果若是乎書愈備而說愈長此皆有司平
日所疑吾黨之士强學待問久矣盍爲考河圖錯綜
之文洛書縱橫之數與羲卦禹疇何爲而異周子大
極圖邵子皇極經世書與河圖洛書何者爲同毫釐
辨析詳著於篇將以觀諸君子窮理之學

渾天儀賦

天其運乎地其處乎日月其爭於所乎孰爲其綱孰

爲其主此古之神人駕風鞭霆游乎寥廓而不得其
說況可以管窺而蠡觀雖知巧之有作亦彷彿其行
度雖然彼以彷彿言之我以彷彿賦之可乎粤自唐
虞羲和具職璿璣玉衡粲然典籍何三代以來其說
不一宣夜以泯滅而不傳周髀亦參差而未密渾然
造制超乎獨出夫何秦氛天紀此道湮蕪事之謬而
旌旗尙黑時之悖而十月歲初電聲紫色　爲閏餘
漢興百年稍稍復初始經營於洛下復量度於鮮于
迨至永元范銅益巧豈期開皇鑄鐵仍迂偉箔風與
一行垂百世之宏謨紛紛五代猶存土朴後出愈工
京都制作三議相成盤糾交錯外立三環名曰六合
單環平置以象地濁天經跨地之平而子午貫軸地
緯帶天之紘而卯酉綴鄂其去極之遠近與赤道度
數皆一一其可準度次乃三辰雙環復側黃赤二道
由之以挈赤道則外天緯而列在前之度數黃道則
斜倚赤道而爲二分之晷刻最其內者四游之儀亦
立雙環以貫兩倪直距當要中以受衡王衡隨直距
而轉移南樞北樞一隱一見昏中日中必攷必稽激
之以水匪駛匪遲凡抱珥薄蝕之象飛流背玦之機
如燭照而數計不少失於毫釐嘻是儀也欽之一掌

舒之彌天覽八萬里於寥表括十二萬九千五百年
於一九是老子三十輻而共一轂也楊松五千文而
起一原也伏羲河圖奇耦各變濂溪太極陰陽互根
也彼如雞之彈如磨之旋又何足以擬哉是故卿雲
郁兮太史奏瑞妖祲興兮靈臺眡祥聖人於此極參
贊裁成之道世主因之得恐懼修省之方夫豈彷彿
云乎哉抑吾聞之鄭竈猶昧於知天魯官或譏其失
日周宣側身而旱魃消齊景一言而熒惑失王道明
則天衡清潤君德平則皇風宣謐是又不渾儀而渾
儀在吾心之太極

明堂賦

大哉明堂乎造作經聖人之手典章繫歷代之傳宮室壯京師之勢紀載備經史之編賦詳於范文正詩昉於班孟堅拾古人咳唾豈不能於戴宣然而眾甫各喙竊有疑焉宗祀文王孝經已載朝會諸侯祀禮已具左个右个月令以爲天子之居五室九階周禮以爲宗廟之數至於大戴乃渾辟雍以爲一蓋乎蔡邕則合太廟而同處射饗養老教學選士皆在其中靡所不聚宜乎袁準之譏以是爲未可據也人鬼混黷死生錯雜囚俘截耳瘡痍流血此爲何理無乃謬

說況茅茨采椽玉質之物車乘玉輅旗建日月無乃非類文質無別若夫橋門聚觀豈冠帶之能容大射爰舉豈三侯之能設誠足以破諸家之說而流千載之惑也且夫自古王都其門有九應門以前雉門以後明堂在焉四尺八觚又名中朝爵祿所詔何羣公不是之取而徒議論之紛紛噫是未可以口舌辨也必當證之於古天子廟及路寢皆如明堂制獨非明堂之註乎蓋古之宮室必南向而治故凡曰明堂者皆其治事之所宗廟之明堂所以享祀而路寢之明堂所以居處辟雍之明堂則所以絃誦饗射與夫饋

之廟既設封禪之儀將講愚敢獻明堂之一賦而振千載之遺響

與危驪塘論詩

江空歲晚春在梅梢某邱某水清風淑雲切惟屢候多福某竊伏窮山聞先生舊矣竟意其清名載世若懸流半空絶澗萬壑自非飛仙不捕影豈意不肖無似亦獲俎豆於起予之列瑰辭琲語數千百言句爲之端確字爲之敲推所謂靈丹一粒點鐵成金也某之駑怯安敢以詩鳴獨以少而好賦不免五言六韻之作遂因習爲詩嘗妄意以爲作詩如挽強弩甯過於

機毋不及於機過則俯而就之也易不及則正而至之也難故用意必深欲自深而造平淡下語欲健欲自健而造渾成此其本意也然天分有限力握不前求深而得淺求健而得不剛微夫子之發吾蒙也不知詩道之坦夷也外證已解中倘強玉女于成不能不於先生是望

與葛山詩人論詩

白煒受代江湖雁來蔡惟讀書壞古山靈相之文候清勝某曩荷惠書足紓記存爾後無由附字惟有向汪令日又得教書欣慰如對書中近況甚詳足見介

然自守俗不能移但山谷詩云俗裏光塵合胸中涇渭分劑量似乎較是俗夷未齊濃淡千古然想是扣馬之後作此決裂事平日與他人交際未必盡然若事事盡然則其餓死久矣未必到首陽時節也寄詩荷推許大過不敢當兩篇次聯皆有悠然之味而精神不緊自序儘用得詩未敢以爲盡然西麓則鍛鍊大過光文則又微矣之不及此其所以未唐也屏棄江西乃年來江西不得時故爲人所輕姍但就陳黃中取數篇入吾意者讀之便知古人有不可及文山云元和以後無詩某近報之云代代有詩人人有詩

回立雪論詩

赤煒垂末涼在紅蓮招月東梅窮雲壺山冷孤寒玉清澈一世台候動履多福椅每讀草堂經行句知其味而不知其所以味由二三月以來身履之眞成畫出其妙至此立雪溪山草木一一無恙殆未必信草堂此味也前某廷歸自竹下知愛子琴書來鳳山甫欲候伺翠碧堰然衡清帖過之欣幸何極孟光妙齡

秀出意趣譫譫不可多得令人發吾兒豚犬之歎政擬聰敎乃知歸侍意濃旦夕再至未晚邵子以寅爲開物戊開物今正小小開閉之時去成甚遠會有天地變化草木蕃氣象某年益老倀倀於世持白頭將安歸六月無故遭一訟訟甫畢又一奇訟皆累於延福人鄭公鄉固應爾耶發一粲紙短意長仰干丙在

謝晉景建惠金陵百韻

薰風披物草木扶疎蕙帳藥房獨抱古心某昨歲奉書兹月得報又辱清和以寵光之嵯峩如九疑之雲映徹如瀟湘之波瀏然休然不知其爲渺隔千里而

半面未嘗見也金陵百詠拜賜拜教黍苗離離麥秀芃芃弔古宮於荒畦撫頹城於野草僕悲馬懷之歎至百詠極矣鼎鼎百年身逝影滅雖富貴優極者亦淪入塵埃冥冥中惟賢人君子之遺躅騷人墨客之賦詠跡愈陳而愈新愁益久而益菀結也今景建未老距南渡尚未遠而讀之者已凄然若無所容不知千載撫此卷者當如何耶又不知景建是何肺腑能辦此等驚人言語於千載之上耶二絶題卷末萬萬不能發揚亦表聲氣之同耳

與劉書臺求館隱處讀書書

某自頗沛以來僅能以羊毛筆點突煤幸恕崖畧某別後忽忽一年一年之間何所不有欲棄捐勿復道奈何其棄捐也欲卒言之倘需更僕九縣雖昏塞方寸自澄虛日用工夫間神超心得何嘗目擊一警老退某慨思東都鼎沸假息無所而幽之虞荊之表各以其力遮蔽一時人士虞之日淺若表所主班班可見近而孔明耕其野遠而仲宣倚其樓士生其間尚藉以立脚小人居所東距馬跡不一舍震於北亦如之南則八九長亭遊龍之騎一食頃可至旄倪之眄焉雅聞自郭村以西四塞以爲固者登嘯處可得尋否有黎山人至上邑有所訪因俾導意叨一隱處倘有可使歡顏深願自託

劉誦畫繪歐蘇圖贊

古之師弟子相求以道誼後之師弟子相求以科目使嘉祐二年而不貢舉也則一在廬陵之南而一在岷山之北矣然神物英氣終不相求而已乎唯識斗牛光芒者可以觀此軸

伍喆復祠

鄉前輩伍公喆字醇甫治平四年進士第五人以操行職業爲王荊公所薦久之除四宮院教授以歿歿而祀於安成學宮已而中廢廢而今復祀于時縣俾

公之孫紹宗主祀事紹宗述其祖德數百言大畧以爲公雖受知半山然清不與新經字說之議濁不與青苗保甲之科春容其間甯甘僚底以死若以是自異於一時影附之流者余曰不然不可程子有云新法既行小人以刻薄害天下向使君子未與之故俟其勢久自緩委曲平章其害應不至烈是則程子之於青苗且欲平其爭矣竊意伍公之在當時萬不爲刻薄之小人安知其不爲程子也洛翁詩有云荊公六藝學妙處端不朽諸生用其短盼焉嗟不著席數月矣雅聞自郭村以西四塞以爲

頗復鑿戶牖是則浩翁於新經又欲采其妙矣竊意伍公之在當日萬不爲用短之諸生安知其不爲浩翁也不與可與亦奚不可顧在我何如耳書以諗紹宗或能操爾翅之志云

田心大宅上梁文

子雲育宅幸嗣守於一區公藝同居更遠期於九世惟方寸地賴吾翁之積累故三數椽遂今日之經營適畫其界限以尊遺訓之嚴迺倣我室廬以處同堂之眾將新燕賀式舉虹梁恭惟蒼崖主人少嘗相作宰之勞晚薄遂題橋之願尊前巴月照人前上於金

園門外無船乘興偶遊於雪棹未去了魚鳧之公案且歸訪麟鳳於家山念先盧方四十年而闔室今三百指願棟楹之廣墨者撓折者乃綱紀而盈縮焉整頓焉雖潭潭固非韓子之詩而朗朗或似晉人之語重賜運齊看於萬里亲楠樟櫨櫪楩楠材惟宰相之損鼎鼐立階砌星環能爲賦之左顧吾之大弟可言登桂椒楩柟楓柞樟世有異人之出當善居室毋負知也

詩矣百昭我之少公兒趨學禮之庭孫有讀書之塾伏願上梁之後心心仁宅步步義門龍光儼對於九仰高堅之卓夫子之墻毋賜之墻察善利之間伯夷所築非跖所築于以大溪園老子之門戶于以繼印

族兄浮雲評事壙誌

俊字子杰浮雲其自號吉安府化仁鄉人也曾祖世奇祖瑛父澄母周氏公生於淳熙甲辰五月丁未得

年六十有六卒之次年九月壬申葬延福鄉小雲峯
之陽山辛向乙配李氏男二人長江西轉運司進士
有晉次鼎福女四人季蘋適曹椿季藥適鄉貢進士
李嗣慶季蘊適劉炳炎季藻適劉如琥孫男女六人
諸孤收拾遺者有詩若干篇多赤壁風前扶胥月下
湘水曉行之作有歌曲若干闋多撐豪觸貴庚漁調
釣傷今懷古之辭有文若干卷多編摩考訓紀緝賢
傳之語有竿牘若干篋多誠齋東山二楊父子相與
講貫規切之言有宅一區有田數十畝則其先人稽
古之力世守而世業者也公平生慷慨倜儻好義尚

氣處心坦明不爲深險操切抗志高遠不計琱腐汙
淺累試成均不偶晚歲倦遊視富貴如浮雲嘆曰功
名付兒輩矣樂天知命而考終焉族弟椅與公友義
最密攬涕而敘其梗概以納諸壙嗚呼青山白雲萬

古于茲諱誌

祭袁州李使君

宋羅　椅撰

嗚呼士有去奧溼而升本朝離蔬釋蹯而享膏粱昔聞其語未見其人今乃見之於肯堂蓋以其身而都氣數之會是以彌退而彌進愈闇而愈彰後先十載兩踳明光初猶金耀而水光後乃中秘而潛郎金華之寵芸臺之香啟沃之勤規警之詳致重瞳之屢回共勢墨而尋行被宮衣之恩錫快狻駒之馳翔指大藩而偃息加宵秩之揮煌是蓋極儒生稽古之榮而

非徒日侈盛事於家邦然雖細瓚之上香案之側而鄉閭疾苦恒然隱痛活饑之德殆與青州富公而相望雖大烹之養大官之味而鬲之腸鳴呼此不可幾及而所以爲肯堂也耶憶昨壬戌公將如京莫行次吳諗我世情椅率爾而對曰公之今日皆造物所以報老先生也瞻齊眉之未艾見其人也是宜先帝眄之是諮是訪聖眷之是崇公盡銳於斯行會幾何時泥軾油屏養二親于嶽麓備人子之欣榮迫及昨冬公領專城奉板輿而載道閱竹馬之續迎嗚呼謂天爲非報二親耶何由遂其家督建節而養是又歲晏之至榮優游里第直與菊坡翁而兩也嗚呼異哉了了去來七十二年康强傑迎養之樂謂天爲終報二親耶何陟屺之未幾而隕星之踵聞青山甫廬白雲未墳春閨之魁今不一存

祭趙信庵丞相葵

惟公名膺華夷勳齊宇宙德爲天下之老福備極中之壽旂常銘而不盡竹帛垂乎不朽拜遺像之堂堂何先辭之能究嗚呼回斡樞極控提邊疆飭盡爲新化弱爲强力量如是而成都惟入百株之桑名騅在控如意在手京觀築山金印繫斗英概如是而午橋別墅方酣觴乎詩酒五方大國三建孤旆舊虜仰視怖不敢前威重如是而兒童走卒相爾汝於獨樂之園豈非踐眞而履實載厚而任重昔人所謂五年爲

之而成者乃公一生之受用上以是而結累聖之知下以是而孚八荒萬里之眾佩吾一字之符于以貫凡幾經綸若夫卻入手之堂印屏當御之車茵清風大節凜乎蒼旻則前惟菊坡翁後爲信國老外是未見其人也是宜先帝眄之是諮是訪聖眷之是崇是樊雖非專委於廟堂是亦山中之宰相逮其思岳麓之霜鐘憶洞庭之秋榜乞身告歸留莫能强乃命家督建節而養是又歲晏之至榮優游里第直與菊坡翁而兩也嗚呼異哉了了去來七十二年康强傑

魁潭江起枉采石衙盃翻覆手間仙乎莫回嗚呼異哉公纘誰屬長江靜夜颼慘霧肅人見沙頭睒睒如
燭厥聲砰然公亦瞑目嗚呼異哉公侍先皇雲龍一
堂良月廿六穆陵當祥是日招公而遣巫陽弓劍旣
遠著蔡繼亡某等守官公卿密莊夏屋闔公錦歸如
凍斯燠忽看愁雲飛墮湘曲不見衮衣乃見輀軸舉
殤一慟天下無福

州學路祭趙丞相

嗚呼我公歸耶我公何歸冢象祁連公豈爾栖衛列
翁仲公豈爾隨鴈風鞭霆無志不遂夷攻平生未遂

者二街南爲華街北爲夷車書混同海宇恬熙東阡
西陌黃雞白酒老父泥飲田家擊缶進登太平退還
故鄉公雖白雲此志豈忘古之偉人有化無死其爲
景星爲慶雲以瑞國家抑爲和風爲甘雨以澤田里
湘江水空嶽麓雲橫逝將歲歲來拜清明

祭余資政天錫

嗚呼悲夫臥龍公艱難乎千載之前崇巖崛乎
千載之後豈一隅之蜀終不足以北向而爭天下歟
何英雄之淚常飄灑乎宇宙嗚呼悲夫出師之表與
元之奏至公血誠萬古一晝公於兩公是似是有至

斯二者并詞領洪河筆撼巨靈不爲靡曼不爲徵冥不爲崖異自然天成下董之帷抱盧之經通鍼膏肓通秉權衡駕馬俱辟孤雛屢橫謂當青春掇取顯榮造物才之百鍊始精薰風舜廊琅玕小呈題名標揭賜袍藍青泰元曰噫此特其徵曾幾何時復鎖其厲丹心披瀝重疇爲明臚傳三發如絲之藥救扶以前一榜莞鶯鳴呼悲夫謂公不遇耶一虎再龍天子之廷前鶯後鸞宗英之翼金閨曉上泥載夕憑補償淵轍凌厲大清謂公遇耶盧山白傅望望不來而目斷於慈靈矣嗚呼悲夫紛紛索遊焉能重輕立鵠候門

行馬拒人聞公在里倒裳迎賓薦進侯喜吹噓子雲客意未慊我眉長顰衮衮臺省孰甘隱淪矧持魁券立上要津聞公在朝竊語所親舌瘖莫吐志瞽弗伸不如其已吾蘭堪紉嗚呼觀是二者則公之處已所謂古之先民者非耶某之視公峻絕葉發別頭春風偶爾鱗襲向來相期雲垂海立于何蜿蜒未雨先蟄江湖隔夢霧潦遞泣傷哉青彩莫覩其渥

祭王運使

維公桃李幾徧天下某之及門乃最後者事公雖後德公則深矣厦萬宇和風一襟湘校兩年勢畧情洽

後生輩猶知所歆動奈之何萬世在前無窮在後而
獨歿歿其間結六十餘年之夢也哀哉哀哉憶歲癸
丑武林之園濤翻人海倏見孤鸞挽鬢相嘲倒屣同
傳君惜希聲先一日而西歸我怪鼎夫兀左席而無
言曾未信宿則已冥楮載旅中之骨剪紙招江頭之
魂君爪我手至出血我淚君袖如懸泉豈知怪事卻
後三年再留武林忽報君仙嗚呼少時交友至君盡
矣乃知所謂獨不死者重可憐耳而何樂焉哀哉哀
哉君之子吾未識君之葬吾不聞是而曰友亦何取
施詩商雨絕筆家雲連一彈小招永折吾絃

祭彭復雅

嗚呼復雅猶龍口縮烟雲手狀巖壑掉鳥紗以誇金
精乎猶能拾紅題韻舉白賡詞眠芳草以賦落英乎
猶能小舟載妓半臂呼儔逸別港以宿荔枝林乎天
壤中聞孰不聞通黃埃沒誇橫雨窘室所贏幾何虛
喪一實惟吾復雅瀟洒送日採和古今酌以彝高文
以纂組被以箏笛劃然斂退主靜藏一蓋半生江海
之間而晚乃分乎光風霽月之席君年三十我始君
識又三十年交好愈密契濶雨秋了不聞疾忽聞云
亡使我聲失嗚呼庾有三秀堂有八裘八裘奈何老
淚橫臆想橫塘之詩魂望孤雲其太息南望一哀歸
撫遺集

祭袁仲魯

嗚呼識楊子所奇之字讀陳農未訪之書補唐相梅
花之賦和晉人桃葉之詞每濡毫而染牘卒沉著而
精好融古今於寸寰操正變於半蘗思渾成而不窮
理涅深而獨到士稱可詩人曰宜詰胡不使之要金
佩玉而儕霜葉其青衫彼紫薇夕對者何人而公乃
欲枕藉籍邱以老耶嗚呼悲夫余昔從公燭醉山城
梧桐月到楊柳風輕余時久餘莫儘余耕公告歿父

也嗚呼世道之興世教以行世道之微世教亦陵若定軒老子之在今日固宜草衣石質以浮沉於斯世然碩果所寄豈不能爲經秦入漢之伏生也耶奈何赤舄在天黑氣在門檻前蘭摧道上玉傾誰能遣此未免有情而公琳視禍福眇觀死生曾不以亂其貞手曳杖之精明嗚呼悲夫而今而後石山之巔風清玉鳴復有攴頤蹶屩且醉且吟者乎溪西溪東隣曲相從復有說古道今俯頭視兒童者乎世道靡矣此翁已矣我心悲矣嗚呼悕矣

祭朱大博聖昀

嗚呼勁心山嵓逸氣虹起一貉古今四海兄弟度曲風前吟詩月裏雪牕騰拏烏絲譎詭山林之下湖海之濱孰有如古平之偉者耶妙手承蜩絶藝穿楊上讀子虛下稱阿房墨以魁澹科由甲香綵衣其翩命服斯皇璧流之羣金榜之彦孰有如古平之芳者耶三年侯泮一旦帝所國子誰師博士臣愈遂登金閨且上璧府塋雲有思分月而去縉紳之儒朝著之表孰有如古平之遇者耶嗚呼悲夫生之難成之又難迓其落筆爲文也有司爲之眯目而山林潛逸首肯而味之其開口議論也貴人爲之卻走而江湖放浪揮麈而道之凡以兆今日之埋光鏟采而卒老於山

能以槩寒坐一堂之虛倣對萬石之巉峩羌雜志之未酬聊逍遥乎紛蘭彼鏡裏功名既不可以把玩枕中宫職又無自而控摶鑑遺響其千年徒使高人勝士羈臣思婦謳吟躑躅中夜而泚濶我昏如泥君朗如月竹閣飛觴杏園聯轍瞻萬仞之難攀撫芳心而自揭暑起家之有兆先祝釐乎琳闕謂當蒼苔上而紅藥翻胡乃黃金流而泰山裂既脫然愈復奄然訣椿老兮堂高竹翠兮庭潔魂何之兮不來耿一慟兮欲絶

祭胡文叔

哀哉老友餘人不死而君死耶澗松魁梧非君格致耶秋旻列星非君心思耶頎東溟捲震澤非君詩若文字耶若是則我友烏可死也夏五過子神光尚偉豪則故吾差則醉爾意其精悍秀傑之氣扶衰鼓憊尚足以撐拄三數十歲也今乃埋玉樹於土中使人情何能已耶以余觀於老友眞名世之迂疎昔蘧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今胡文叔行年五十而五十

澤之癘者政坐此也抑獨不觀夫百尺樓頭之陳采石江上之李與藤江月之下之蘇乎彼三子所以戞鱗一世者其病之源有異於君否哉若是則君之迂以死又何足怪哉偉哉平生謂世蘧廬吾何敢兒女態而出涕弔君以嗚呼獨笑倨而鼓腹曰父耶母耶天乎人乎

祭蘧翁兄文

在昔韋孟衍爲玄成衣鉢風雅世世一經我印山翁韋孟是似寶其箕裘在我孫子誠齋有句斫桂倒根由根復幹五世至兄兄之健筆沈著痛快搜奇不窮

後世無對兄不自畫愈汲愈深本原此理折衷以心謂當精思一題數說求味中味有說外說功深力到實大聲宏父子一榜蜚然登名干將濯濯龍政奮翼人古文今斯評最的云胡一旦揣手集英乃以科第付之堵庭溪山清寒竹花秀野諸生諸郎奠我牖下吁嗟世事吞不復宣想兄宴宴亦弗願聞

祭與父兄

嗚呼惟先府君有子四人仲叔遘亂中遂以混兄爲太尉老成周恤蒼然歲寒雪柏霜筠弟也不省早際艱遒去家一舍動息是因相期暮年白首弟昆故山往還篤我天倫迺歲之春扁舟浦雲滯留半載疾病遒迫歸書無何忽以訃聞斂殯不撫儼莫莫親季子遠役家惟孤孫肯堂有待蘊志未伸死生契濶天胡不仁遺遺子立死後孤存行無與從謀無與詢感事念昔傷心愴神秋風蕭蕭桐水沄沄誓將反柩歸附九京魂而有知尚聞此言一觴來奠萬恨莫陳

祭兄幼思文

嗚呼質如天成粹玉純金氣如春溫麗日祥雲斂之不見其際散之有藹然不盡之情夫孰如酵齋之德之馨也耶筆陣風駛詞源峻領勇提孤經先諸彥鳴

不試則泛濫於釋老試之則十九年而新若發硎夫孰如酵齋之學之成也耶德之末劾盡修其齡奈何六十九而遽殞其身學之餘事盡棄其名奈何一舉武而不到於天子之廷此所以使吾撫膺長歎而欲問大鈞者也嗚呼哀哉吾家曩時雜還磊砢取青拾芥舍矢如破慨作者之莫追而後來未見其可政期九宗共挽塵磨悠悠蒼天又弱一箇吾承事公而有知猶將悵恨於冥漠也而況於我追惟往年肺病纏裹彌三四秋膠不席卧吸泉如湯對雪猶裸扶持更生一疾交賀蓋料其有盛福於將來而今遂廢此慱

祖也事謬不然造物酷些嗚呼哀哉能幾何時笑談
留看螢熄方敲燕泥未乾想佛前之蘇晉等游戲於
人寰祭羣從之滿堂哭相弔而泳瀾一酹紋哀蘭摧
桂殘

祭兄蒼崖文

自我高曾以來金閨之彥若而人未有以七十而脫
選坑者員外郎以上若而人未有以十年而至正品
者服勤州縣者若而人未有結綬登畿徑簉鴛行者
而兄兼有之至於見予登科自承事朝請兩翁之外
指不再屈而兄實繼之既貴且壽自朝請八十有八

之外宅皆莫及而兄實亞之豈非先世之盛德鍾秀
於吾兄故吾兄之盛福丕顯於前人然論兄之福必
當論兄之心維兄之心得失自在徑直坦夷與造化
對是以水到而渠成幾動而吉會以爲難而已獨
易其難眾疑其大而吾獨細其大兀吾之苦辛艱窘
擯摯而僅得之者兄一無心待之而終不逃乎吾之
分內則吾兄之方寸地者五福所載也念我先君植
此戶庭兄左右之焦心勞形今日某輩之安居暇食
得無震凌之患者皆吾兄之所經營也先君捐館又
一周星兄表率之正色和聲今日某輩之循禮畏義
得免小辜之歸者又皆吾兄之儀型也先君之門戶
安可得而無兄何昊天之不弔遽永隔於幽冥嗚呼
哀哉惟兄壽骨松貞玉堅晚節逾健步如飛仙病雖
一月形瘁神全念五世之詩書傷來者之不然易簀
之詩筆勢翩翩寫臨別之深悲孝後人之勉旃凜然
精神如在其前嗟我弟姪永識斯言痛哭一觴滴淚
到泉

代兄蒼崖祭大姊

嗚呼姊兄妹弟手足至親三十年間我輩四人少聚
而處長飛而分急難相恤歲時相聞胡爲兩載彼蒼
不仁吾妹之喪未徹几筵而姊嬰疾亦繼沈泉嗚呼
哀哉惟靈生而聰明幼而詩書長而立家幸勤相夫
有此田園有此室廬深歎姊平生之崎嶇晚見藁砧
軒翔榮途遙官於郴與魚斬車家付其子孫及其孥
方幸如眉頭之少舒何艱難滿目鍵而逸樂不盈眥
慶者才在官而弔者已在閭嗚呼哀哉昨歲孟秋候
姊龍湖見姊肉頓肥而骨不稱貌雖澤而神已枯臆
度之言不幸而符況某與姊生庚不殊五十之年斑
白髮鬚咏唐人之言曰雖欲爲姊久煮藥其可得乎
爲之潸然淚落衣裾我囷不勝其悲也七八十之老

溪園悲又何如想九泉之魂魄亦且挈白雲而長吁
虎僊新阡雅意所營幽居既敬靈輀遂行一觴永訣
心折骨驚

祭九嫂文

嗚呼昔兄屬纊弟適遠遊欲有言而不得今兄卜葬
弟方嬰厲欲有言而不能非惟不能亦不忍言所不
忍言再從弟兄往時節序會并如昨何而今之夏逮
庚戌之春不逾四年而喪五人惟柳池之禍酷藍不
慭遺一老而相繼乎沉淪嗚呼我兄人稱其藝而弗
知其爲道中之藝人美其才而弗知其爲德中之才

人之弗知固於兄不見其損何天亦弗知而卒使之
彩錐而光埋我哭我兄心折肝摧誰共讀書之燈誰
銜粱聖之坏誰能發一言而顧爲之解誰能祛一惑
而心爲之開有埃者拜有殘者棋惜也已矣嗚呼哀
哉

祭兄岳老文

嗟我同産凡五弟兄獨兄弱齡充國子生楩然魁標
冠帶盡鶩大車徐步不逐不爭踰三十載薰廊奏名
東南一尉兆足以行不阿上官不害遠氓迹與蓬轉
心如水清再調桂幕可憙可騰忽然勇退稀視簪纓

嗚呼身事何遲菊香晚英義方何速蘭芽早萌黃扉
之閟紫薇之庭布谷口角春蠶葉聲九重歎異委渥
輸榮兄未解褐兒先取青在昔紹熙收效一經攻前
子後不虧不盈抑有虧者非人所能惟兄之志愈高
愈升惟兄之識愈用愈精平生抱負百未一呈豈其
天乎閻天不膺椅自東歸兄疾已縈目斷佳兒宦郎
終更一朝錦還兄喜不勝謂當自此危或其亨奄然
永訣雁影伶俜一觴告哀老淚縱橫

祭妻袁氏

嗚呼爾生名家來嬪于我奉我家廟四時蘋藻事我

諸兄茶執婦道歲在壬子我車入城爾抱幼子獨以
歸甯憶昔癸丑我如臨安爾書之來勉我取官滿擬
結髮偕老百年爾獨何辜中途而遷九泉何許爾去
不歸嬰兒三尺予將疇依嗚呼哀哉
舅姑之墳在於其側數椽暫建以奉窀穸行將卜地
以爲爾宅祖奠于庭靈其飫食

祭弟南谷文

嗚呼先君子之晚歲惟吾弟之爲憂愴此意之日遠
尚遺言之可求身將鬻乎晦息弟亦富於春秋懼詩
書之莫聞委問學之悠悠數眼中之暮子率多娶於

箕裘一也稽之星歷虞數不長危蔫火之限度踰六六而難望二也言命之餘遂及於性謂五行之帶煞弟弗底乎安靜三也安知吾弟卓爾有成方青春而累舉遂射策乎集英灌陽之簿渝之以征南昌屬邑再轉爲丞幕焉長沙嶽焉金陵能聲浸露薦剡高騰歸未五年紆綬需榮約以持己畏以保生淵冰凜凜迄用康甯得失非天垂六十齡善刃而藏擇地而行我無物傷物莫以攖截然界限迄若戶庭向先君所憂之三者至今日而無徵嗚呼先君豈願其有可徵之言使其言之無徵者此所以爲人子之賢立心如

弟忍事如弟謹守繩墨如弟則質之偏者於此而移數之短者於此乎延而今而後遂得終其事而無忝於先也抑先君之所憂爲過慮矣如弟亦豈無所憂而曾結未宣者耶吾見伯也深潛有度而惟友惟愛仲及季也更嘗通殤相與揭大綱之正以扶萬目之偏蓋弟既能爲先君之子則爲弟之子能憂弟之憂爲必然也而弟亦可瞑目於九泉矣嗚呼哀哉三友堂中歲月能幾壬戌哭兄壬申哭弟柴立中央焉用後死欲言何限乃獨舉此蓋所以追感先君之隱憂著明吾弟之歸全而又以勉吾弟之子也魂兮何之歲且更始一觴哀告傾淚和水

祭姪伯初文

嗚呼以吾兄之厚德而喪其冢嗣耶吾兄之逝曾未三年而子亦繼之以死耶吾兄之壽幾八衰而子乃不滿五十耶抑人孰不死而子乃不得死於牖下耶嗚呼哀哉吾兄雖亡而子之心足以保生淵冰凜凜任事其委曲縝栗足以與世周旋則吾家所賴以屹然鼎立者子也而遽死耶嗚呼哀哉子雖當賞延而不肯妄於賞延雖取科第而不能遂其科第其未酬之志氣未了之功名徒爲識者與不識者咨嗟出淚而已豈吾溪園翁之言命雖不規規於合而其數之大者竟不可避歟嗚呼哀哉人之識見方其少也不能以不異及其涉歷也不能以不同丙午丁未以來吾兄官于蜀吾以次當家事多直致不虞嗃嗃之爲悔也如是七年而吾兄歸又十年而吾兄亡子當其難憂端如芒蓑焉而不屬乎領目焉而不隨乎綱然後憮然向我曰乃知嗃嗃者始之悔而終之吉也吾於是期子以進步而子已忽殞其身矣嗚呼哀哉子之身雖殞而子之事未竟也以言乎爲子則子之事未竟也以言乎爲父則父之事未竟也惸惸孤兒年

已十八獨此一事差足自慰而善惡之機又莫要乎
孤兒之自處何如也憶昨歲除別吾而東吾以衰告
謂非昔同且一言而三跌尤非暮齒之所宜蒙懼吾
生之有涯不見子宦轍之西東子忽愴然而閟淚吾
亦爲之耿耿而忡忡孰知此言之爲永訣耶曾不十
旬遺吾以哀恫嗚呼壬戌仲夏日二十九衣衰服而
哭吾兄乙丑仲夏日二十九衣衰服而哭吾兄之子
浮世如此酷禍如此叫呼蒼天曷其有已

祭姪伯恢文

嗚呼昔也父子今也叔姪今昔雖殊情義則一自歸

本生盆我乎密上下商確愈練愈歷事求其是言覈
其實諒深有悟於世事之日非而古道之或可終吉
也嗚呼好善而惡惡踐直而去僞有所不友而其友
無不誠有所不取而其取莫非義儉其身而尊師取
友有厚而無薄齎其用而待人接物有隆而無替五
七年來由粗入細可取可尚之分數益多而駸駸乎
一出於粹也豈但門戶之所恃亦閭里之所恃何
幸於天而忽至是也耶念子先君奇子五行雖清通
而累子是乃子報我之時紬繹吾言左右吾兒庶幾
之差次而力量之匪輕何大車之前載遠軸折而輪
傾念我先兄辛勤于蜀歸從昭化意已有屬幸果自

天兄願斯足何應仕之始躋曾不沾於寸祿憶子乙
丑還自京師驟覩子顏怪子何黧朝暮暮一見一
疑問何恙也則曰無之問嘗勉于問藥與醫子必對
曰念茲在茲別去踰歲書郵屢馳此月三日希孟之
來長書自言未老而衰防風養胃加以健脾步履差
勝枯槁未滋視其日月乃夏至前一夕之題嗚呼孰
知作書之次日而子即病書未至之三日而子已形
神相離也耶嗚呼念我今昔念我父兄萬事永已吞
不復聲悵子從宦悵子治生悵子卜宅一未有成萬
事永已亦不復陳獨兒女之成行孰不爲之悲辛冠

笄未多襁褓有人男婚不可遲而尤莫急於詩禮女
嫁固爲要而尤莫切於組紃保身體者雖不患其落
落傳德義者果孰從而諳諳且日引而月長甯不憐
而常勤至公有季叔而能豫其纖悉一體有賢弟而
兼綜多位亦戛戛而難勝我雖朽拙分當盡瘁而匏
繫官守欲自竭而無因若默若庶少不更事又安能
裨益乎毫分嗚呼先君與齡已久過期每思以老身
而累子是乃子報我之時紬繹吾言左右吾兒庶幾
多位賴子扶持豈期今日乃讀韓昌黎祭老成之文
而不賡昌黎送韓湘之詩也耶事不可料天不可知

滔滔西江莫浣我悲

祭姪亦泰文

惟蒼崖翁五桂競爽子於其間尤更閎朗心無疑滯志有激昂當爲卽爲不待沈想至於功名銳意獨往他人所難我亦反掌湘陰門客徑跡無兩浙寓廣場四海掉鞅江西路監鱗襲萬舫西山成埃鐵柱爲響子皆哀然魁壓其榜太學四年逢掖推奬雲霄咫尺吹噓送上云胡歸來一夢悤恍嗚呼覩子氣質骨格悍壁訊子年齡鬚髮鬢玄不惟一門之託旣重且大而一室之事若婚嫁之孔殷兒女之未返者政紛紛遞又越一年日月適契浙復溘然此變可悸叔之哀

也而遽溘然可耶嗚呼哀哉乙丑以來迨及壬申封胡羯末禍不可云黃壟之瓜稀至三摘紫荊之木枯不逢欣雖行道之人亦爲之酸辛矣撫姪而痛淚痕方新曾未半月弟又沈淪旣傷心於少陵片影相失之詩復掩泣於昌黎行負神明之文天之降禍殆未有若是之薦臻者也惟季之秋如京問牧子歸自齊道語亟別我行幾何病再旬浹欲前莫能遄返吾轍子時已贏使我憂悔今而後知造物者以病勒回而使與一弟一姪握手永訣也朝晡再悲孰念老耋蒼天蒼天爲我心折

祭姪亦潛文

嗚呼世事多奇心事多違追憶吾潛潛其漣洏辛勤有覓舉金花陸離蹉跎三載竟不一試乎春闈辛勤望庭宇蓬蒿落成幾日乃不歌於斯而再哭於斯大兒幷兮小兒卯兮朝吟暮誦有受道資切磋琢磨尚期如圭吾潛雖亡而魂有知而有知焉得不悲抑前二者付之無以議爲矣後之一者可不有以陰騭默相而顧聽其所之耶嗟我先兄有五男子人謂福壽庶幾乎季云胡不淑降此大異去年八月中闈忽已苦其餘女三四不止或已議婚或未擇壻森然在目是又出於前三者之外甯厚無薄甯和無厉破以一言是在世子舉觴告哀潛尚領此

祭姪泰甯令廷圭文

嗚呼經幹兄之精力竭於義方泰甯姪之仕學允以肖堂白髮亂時爲童子 即薇省之試賜袍之香萬人回顧嘩其榮光初仕長沙於時拾掇府有未易事之衮轡境有未易逐之豺狼使老成人爲之猶且汗駭而濤張子乃從容酬酢委軀命於毫芒卒使三年之

安如泰山三剡之薦如連璧而修能美譽流播於三湘實邸依連理法之詳臨江元僚參辰之良萃三任爲九考八車五削曾不殊乎採囊鳴呼悲夫道旣異於污隆人當審乎行藏子之聰明豈不察此常肯自投於戎馬之場奈何瑞方班於滿穀星已殞於槐槍嗟徘徊之累月渺進退之張張不聞枌榆之音信莫諗妻子之在亡耿抑鬱其衷懷抱此恨其他鄉嗚呼悲夫茶陵之後衣冠能幾若子撐撐是濟其美又弱一箇事闕與替哭吾泰甯更哭先世

祭姪伯禹文

異哉我南園之祝子也本之省倉深其源也繼之後齋沒其流也然後萃眾美於淑芳則舒翹揚英以俟其遂茂也姪之聲猷無忝先世才無不周善亦兼備方其卓然有立以效省倉翁之卒二季也奈何年甫有助吾二千里外何所恃而可以放懷況時事日非而應接日難凜凜乎不可以朝夕也最是汝母多病子身在幼孰扶孰持使聰者明者男子有智慮者猶或未知似濟孰謂殘疾之婦惆悵之子而乃使之煢煢無告以當此百罹昭昭相視知如不知所恃者天云胡不悲

祭長子二十郎文

罹子禍子病且死而不及別災孽於外而不得歸自

非老悖無德重得罪於天地神明不至此吾之悲痛豈有終窮也耶汝之病篤邊遽已聞父喪其子有之子哭其父有之父子一家共地而死有之死而不知死所者又多有之一城焦土若吾之幼女之家莫知存亡者又有之則汝之死於衽席者非不幸也幸也抑汝則幸矣而吾之哀且憊既爲國憂又爲身憂非爲身憂又爲家憂抑何不幸如是耶去秋書來言言中理生順死安汝可瞑目矣天縱使我有延陵季子之年而左袒三號必不能釋然如季子也則吾之悲痛與汝長終而已矣哀哉哀哉

代冢婦祭夫文

百年夫婦人之常也君何逝而去百年之說何其妄也女蘿附長松將以托長松長松且枯朽女蘿孰附哉朱絃斷佳琴將以和聲音佳琴亦破毀朱絃孰聽哉本謂如明月明月且以缺本謂如明鑑明鑑且已裂泉可竭兮哀淚不乾石可磨兮哀情不滅君有幼子何忍逝而死君有室女何忍逝而去君宜有靈使子有成君宜福綏使女有歸嗟君之遺言曉猶在耳嗟君之故衣變淚交揮生者哀哀兮悲又悲死者悠悠兮知不知墳既塚兮葬有期辰既吉兮堂將辭撫

踊哀痛兮徒心悲叩頭流血兮空淚垂有酒盈巵兮有酒盈巵去如之何兮訣別此時

祭族兄復齋文

嗚呼尺步兮繩趨神安兮氣愉學焉富無底之蓄文焉爲有味之腴彼世之功名人未必皆能是也兄獨備於身而有餘然彼不皆能而爲功名人者自若兄有餘於身而幸老於山澤之癯此所以使人絶悲愴而重驚吁也雖然仰不愧於天俛寡過於己登會文之席而推好手大考德之場而稱善士非伸也而固未嘗屈非泰也而亦誰爲否室有中郎之女庭有老

泉之子各抱其子而前七十翁方且願孟光而增喜兄之所蒙於造化者不既多乎彼功名人未必有是也兄亦焉肯以彼而易此弟拋祖居卜與兄鄰談茗香兮晝分書燈烟兮夜親商古道兮入細剖世態兮增辛想風流於洛社幸相逐而爲東阡西陌之人別來幾日計竟忽閻悲兄之不可復兄尋舊遊之所而大慟於湖濱嗚呼吾族年來扶持情篤死喪之戚少長會哭衆每推兄爲文以告今兄云亡大招誰屬哀哉此語有淚莫續從茲年年請薦寒菊

祭弟遇章

我老于幼孰助孰扶二十年間賴有竹牖且勤且勞
入細入粗雖親手足殆亦不如弟未七十我七十餘
方將相期送我邱墟云胡一旦先我而徂嗚呼世難
日侵膏上肓下鬼哭震鄰血醒滿野嗟嗟生人總羨
死者弟聞不聞有淚盈把

祭幼則文

世降道否萬跡同趨守方册者匪迂即愚孰如竹齋
一意信書豈不同流自有廉隅青矜滿門視我規模
雖貧亦樂實顏之徒我得益友志合情孚云胡一旦
我先而徂頹風靡靡孰助孰扶又弱一箇使我驚呼

祭族姪懋齋才父文

惟懋齋翁亢我宗些少孤且貧玉厥躬些短檠雞曉
夜窗寒些師由心得孰指蹤些疏經密緯絮衡縱些
撐腸拄腹雅頌國風些青青子衿卯角侗些一經點
化昭然發蒙些歲中書科試童些拾君咳唾竟奏
膚功些文聲四驅家道益充些有二頃田約者豐些
有三珠樹秀且聰些方將暮齒樂從容些云胡不淑
視天夢夢些維南園弟志氣同些曾未半月君亦殞
空些生而莫逆死且相從些獨憐我衰片影萬重些
因弟憶君一慟懋齋翁其尚饗些

祭族姪大初文

嗚呼大初纔踰六十遽永已耶甫別半年果遂死耶
哀西疇慟東皋之趣方成而暢懷適異者能幾耶居
陽羨葬嵩山之意未了而瘦藤破屐忽莫知其所止
耶嗚呼大初以朝燕暮荊之步而範其馳驅以懸河
倒海之才而澤乎詩書故雖經營百爲屈折萬變而
儒者氣象卒裕然而有餘是宜閫之則千門萬戶面
斂之則圭竇甕牖用之則結駟於康莊不用則扣牛
角乎荒寂之墟椅視大初分則小阮塤篪不殊意合
情展人知左扶右掖以免我於多艱孰知正色苦口

以攻我之未善蓋判焉不相契者或至於旬時而君
之所守確乎其不變卒使吾黙有感而幡然已乃知
其爲生我之瞑眩嗚呼此吾所以德大初者深而反
恨時人知大初者淺也我插檣竿西江之濱君遠來
思送將殷勤云胡秋半倏以病聞亟問無恙寫憂之
熏語未徹於山房魂已返乎白雲竹齋書報排闥見
君謂瞿瞿然於昏憊之中猶訊我而云云嗟知心之
牛世暌握手於臨分滴老淚於灘頭長嗚嗢而悲辛

代父祭子

嗚呼父死子葬乃理之常子死父葬其情可傷吾年

三十而生汝六十三而哭汝言之至此痛徹心腸官一命而齎受于二歲而先殤固有無功而祿無德而壽此古人所以難信於蒼蒼松山之高松水之長萬事已矣歸於幽堂有肉在俎有酒在觴魂兮有知庶其來嘗

祭僧

惟我上方平生無物不貪即心是佛法傳子孫身無衣鉢西沒東生不離兜率八角之臺眞獅子窟閻公塔前我師在側百年萬年有兩佛骨

孫氏女哀詞三章

秋風蕭颯兮白露晞五十年閨闥兮甯識馬嘶銜轡迫人兮魂爲之飛歸來一空兮不死何爲誰爲此禍兮使汝當之

秋風蕭颯兮白露零汝墳何在兮何草爲青昨秋此日兮猶冀汝生灑墨我別兮人間父子之情我枯如腊兮涕更縱橫

秋風蕭颯兮白露晞日月兮照我下土持此白頭兮言歸何所默已不堪兮哭微更苦兒孫爲吾一慟兮萬萬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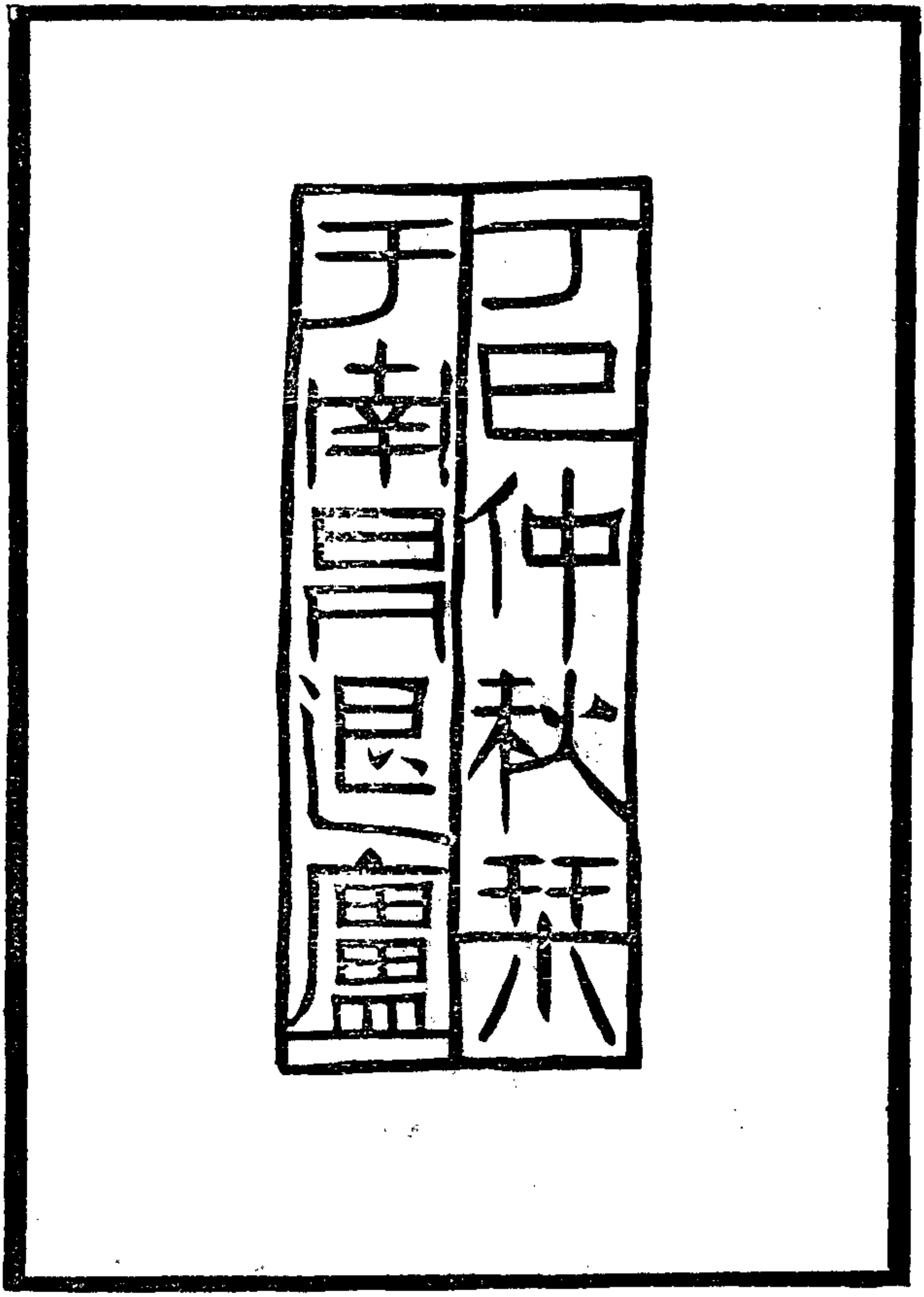
潤谷遺集卷三終

予承乏邑志廢食廬陵者出入二年有三事饜吾志不謬於先哲而可以啟天衷民彝之悟清釐祭産以祀信國倡葺舊祠醫奉祀生使之娶以妥澹庵胡先生然二公者直聲勁節炳然震天地世所共知獨澗谷羅公饋劒南家以破沒子孫不得甯處者垂百年忠魂義魄鬱不獲伸傷哉傷哉夫鼎革之際史氏載筆例誣先朝此後世之陋亂臣賊子所由接跡也彼宋之劉秉袁燮周之尉迨王謙破家殉國史目爲逆其較然者澗谷之事即使當時昭然衆著爲史者猶必故滅其蹟以媚維新之運況指南集杜信國既

不一及又見漏於鄧中甫謝皋羽之撰述日遠日忘後之人莫得而紀焉亦其勢然也念庵文獻愿述祖德縷縷如目前事宜可章徹於天下以發幽光而爲後來作忠之藉惜其所摭述者僅雜見於家牒而世又無傳書凱昧千載精英終闕大可恨焉嘻書闕有間其軼事之見於他說者皆當甄錄以備要刪此史法也昔李翰傳張睢陽而不及許遠又不載雷萬春事首尾昌黎病其闕柳州狀段太尉逸事史臣得而據之然二子特聞諸故老卒吏及廟內老人耳以視念庵其可徵信當何如古今言信國事者綦詳忍獨於澗谷饋軍而遺之末世疾視君上問善則疑不樂稱人之美如是此可爲流涕者矣予既掇拾其事以補史氏之漏而增方志之重復與友人嘉瑞爲公苗裔者出念庵所載公輸國之誠罹禍之慘及詩若文如干付之剞劂俾海內綽有心肝服中國聖人君父之教者共覩焉稽遲未就干戈迭興公集之傳否未敢必吾恩世變之不我待也因再題其後以趣嘉瑞

丁巳冬至後十日平養居士跋於湘南船山書院

右梅邊集一卷依曹氏靜惕堂本付刊礪谷集三卷依明羅念庵輯本付刊兩人行事於文文山殉國始終頗有關係而一隸安福一隸廬陵皆吉產也予宋兩集合爲一編題曰吉州二義跋初疑曹本太略嗣取吾汝亳校之知其去取不苟唯補一狀一序藉見鼎翁家世朋游礪谷詩力最深文多弔死之作國變以後故交漸稀家難迭至巢傾卵破古今有同嘅焉辛酉五月新昌胡思敬跋



清江三孔集四十卷兩江總督採進本

宋新喻孔文仲及其弟武仲平仲之詩文慶元中臨江守王蓮所編也文仲字經父嘉祐六年進士官中書舍人武仲字常父嘉祐八年進士官禮部侍郎平仲字毅父治平二年進士官金部郎中事蹟具宋史本傳文仲兄弟與蘇軾蘇轍同時並以文章名一世故黃庭堅有二蘇聯璧三孔分鼎之語南渡後遺文散佚蓮始訪求而刻之前有慶元五年周必大序疎振孫書錄解題稱文仲二卷武仲十七卷平仲二十一卷與此本合文仲詩僅七首然呂祖謙宋文鑑載其早行古詩一首乃佚而不收文鑑編於孝宗淳熙四年舍人集編於甯宗慶元四年在其後二十一年不應不見豈蓮有所去取耶武仲侍郎集青詞齋文同題曰制於例未安似非原目平仲郎中集中古律詩外別出詩獻三卷皆人名藥名回文集句之類蓋仿松陵集雜體別爲一卷例也案王士禎居易錄載宋犖寄三孔文集通僅五卷惜其已非慶元之舊士禎舉皆家

富圖緒而所見尚非完帙則此本蓋然獨全亦深足寶重矣

行有餘力則以學文聖人之言萬世是程或疑文行忠信之敘是不然四科有先後四教非先後特因其材而進德焉繪事後素不容紊也本朝人物至元祐而盛其兄弟傑然則有臨江之孔氏曰文仲字經父曰武仲字常父曰平仲字毅父先聖四十八代孫也居家孝悌行已謹信溢官敬事上忠其行美矣冠禮部冠國學登高第應制舉經父自諫垣入詞掖常歷師儒掌內外制毅父尤精史學更踐中外天下共稱其文號曰三孔今纔百餘年而集稿散逸罕傳誠故

郡之闕典也慶元四年太守濡須王藺實來政修教明瞻喬木而慕先賢既奠謁其像於學宮又博訪遺文而刻之雖曰存一二於千百然讀之者知爲有德之言而非雕篆之習也總成若干卷屬必大以敘昔太史黃魯直頌當時之人才有曰二蘇聯璧三孔分鼎張丞相天覺在元符中誠元祐詞臣極其荒唐謂兩蘇爲狂率則剛直也謂公兄弟爲濶疎則高潔也夫魯直於蘇氏分兼師友天覺於眉山心伏其能皆以公兄弟配之文行何如哉若其出處載國史博雅具別著此不備書

清江三孔集總目
舍人集卷一
古律詩
秋夜二首　次錢穆父新涼可喜
四月三十日慈孝寺山亭席上口占送子敦都運
待制赴河北
將至南都途中感舊二首寄錢穆父
次韻穆父見戲
制策
制科策

舍人集卷二
奏議
論王安禮詐疾不赴成都
乞詔諸路州縣極言新法利害
史論
舜論　漢文帝論
唐太宗論　唐明皇論
唐文宗論　伊尹論
周公論　李訓論
律賦
三階平則風雨時賦
官體詩
天官顧面正朝　置章御座
玉燭
宗伯集卷一
古賦
雙廟賦　鳴蟲賦
弔隋煬帝賦　召家坡賦
廟山賦　二山賦并序
東坡居士畫怪石賦　憎蠅賦
宗伯集卷二
古詩
馬齧麥　兒歸行
胡人走馬行　昨日之日行
車家行　猗猗堂下竹
白湖泥　道中觀荷花
與廖開甫自淮南同行赴舉相別二十五年復相遇於蘄水縣爲詩贈別
久長驛書事　故縣作
白砂驛作　題鮑家舖

發光山
舍轎馬而步
江晦叔見訪於興國寺見庭中修竹兩竿云竹雖
不多而蕭騷可愛因贈之以詩
寄經甫兄
數詩分題天字
爲韻
招竹元珍嘗江州新茶
廣津倉檢視新斗
送李大夫管勾太平宮居袁州
代簡別林去中
至趙莊鎭捨轎乘馬二首
嘉魚遇順風
晚步西園
寄題王道祖秀光亭
奉酬李時發岳麓見寄
西堂假山
寄題經甫萱堂
古詩
松上老藤在三聖寺
高臺歌
種粟行
賦得張芸叟蕃刀
張秉叔出紫雲回鑾圖以示坐客因爲賦之
徐誠之園亭三詠
瑞香檻子
代簡答袁中見留
送竹元珍赴官合州
代簡答袁中見留
時雨
蔡州三首
入關山
晝息於林下
大熱息於官亭
寄信州袁代錢德循并序
喜雨
宿天池
臥龍潭
雷亭四吉并序
尋眞觀
竹徑桃花
石盤
寄題徐亭
祠二廟之明日未得順風呈同行
登君山二首
武昌縣西山寺孫權避暑宮也
同年兄袁思正江行相遇既別寓詩寫懷
留題攬秀亭
自寶殿入太一宮
炭步港觀螢
彭澤縣
泊趙屯
青溪詞
瓜步阻風

奉祠城西夜坐苑中郎事時祀白帝
賦瑪瑙笛弟毅父所藏也 癸酉冬雪時教藏於禮部
送范中濟侍郎知慶州
題瑞聖園 答毅父
送林子中知成都
夏夜遊李左藏園常父于駿公叔毅父元忠時新除宣守不與朝參故斷章及之
江豚詩四言
臨江鮑守示詩二篇因寄之
寄襄邑宰丁楊叔
堤下 客
汴河 汴河汲井
試院看月呈子駿明叔
貪蛤蜊呈子駿明叔 魚石二首
遺百朋赴太學補試 李公擇山房
葉帥迎娶還吳省親遂之官達州以詩見意
送趙正夫使江東 送舉公叔使河北
書館買粟飯取閣門水以接畫飢
游菩提寺二首 李長者畫像
殷西 五月望參

古詩
讀蘇子瞻困寄 五月二十六日雨後
錢穆仲有高麗松扇館中多得者以詩求之
籍田觀荷花 送蘇邁赴尉談衆
內閣錢公寵惠高麗扇以梅州大紙報之仍賦詩
閣下觀竹筍圖 伏中作二首
秋夜對月 觀鍾離中散草書帖
閣下觀峴山圖 貪氷
憶九江呈李端叔 五鼓
貪蛤蜊呈子駿明叔 魚石二首
戊辰雪二首 館中竹影
遺百朋赴太學補試 李公擇山房
早起趁朝 閣下會食贈張文潛
葉帥迎娶還吳省親遂之官達州以詩見意
館宿 送吳叔揚通判代州
送趙正夫使江東 送舉公叔使河北
和黃魯直送茶二首
書館買粟飯取閣門水以接畫飢
魯直以詩送酥及茶次韻酬
游菩提寺二首 李長者畫像
五月望參

十二月十七日入局閽贈宗叔周翰閽
送邵彭瞻通判濠州　送徐成之通判永甯軍
晁無咎張文潛同校君臣事迹因贈
高樾行　丁卯春雪呈同僚
大風入朝　送呂無咎之官鄴上
蠟梅二絕黃魯直云王都尉有之邀同賦
道傍樹　游城北李氏園池
瓊花畫軸　京塵
賦得九華松管筆　移花
晁無咎大硯　還蘇子由留贈

再用韻和子瞻　休日與李端叔出城西
次韻蘇翰林西山詩　春晚作
三舍人題名於後省皆賦詩因寄呈劉貢父
曾子開示詩再用前韻
蘇子由示詩再用前韻
慧林遇蒲傳正呂子進閑談
平陽歎
次韻和文潛休日不出二首
尉氏道中　歸舍吟
秘閣觀唐法帖呈同舍諸公

渡江　家居三首
偶書　江上
龜石　膺翅夾作
松下　蜂兒
加祿道中
宗伯集卷五
律詩
發潯陽　至白湖驛寄四弟
廣濟道中二首　新春聽琵琶五首
過巴河寄經父　黃岡道中

故縣遇風二首　關山路三首
七里驛遇葉振卿秘校南歸三首
題光山驛壁　暖轎
發加祿　至新息寄信州王守
渡淮　發壬務二首
淮西道中　暖轎二首
蔡州三首
太守黃公與余有舊是日張飲於西湖翠光亭黃公以才能屢歷事任嘗奉使京西今又來守淮康也

治平中余始自廣西赴吏部過蔡大守丁公召至後園觀仙翁樹今復至此適二十年從太守黃公登西湖待月臺
發蔡州　題上蔡驛
書懷　書事二首
鳳凰陂　入鄢陵驛
寄張端友　折縣道中二首
過紫極宮感道士卓玭遺迹因賦詩以續諸公哀辭之後
寄信守王子明　答竹元珍見贈

和竹元珍夜雨　和竹元珍寒食次韻
旅枕　上巳與江海叔遊城西
和竹元珍僧舍牡丹次韻
送鄭無欲改官知合江縣二首
呈竹元珍　槐花分題
經父云自到京止得一書頗懷憂想因寄
同賦京塵　同賦虎幛
贈程璟　筠州張氏追遠堂
同賦蚊　同賦李夢符酒斗
留別貞戒講師　次韻和歐甫見送
題報慈寺花藥圍　勝師堂雙竹
驟雨　出京
早食鐵佛寺　寄林次中
鄢陵界中　侯塘渡
田間　羅港
遇行人　晚行
過淮　關山五首
萬松亭　聽蟬
過馬鞍山　喜至亭
陶子駿佚老堂　謁張文思於湖西不見
君表自西林還城中以詩二首爲別
入山三首　山間三首
峯頂　錦繡谷二首
歸宗寺　自歸宗入靈溪觀二首
瀑布六首　玉淵亭龍潭
晚坐三峽橋　雜題二首
至新息寄四弟　送毅父弟知衡州

宗伯集卷六
律詩
李公擇山房二首

陳翰林遊天池約相會於栖賢久之不至
寄南康徐大夫　白鶴觀
慧日寺二首　答李景文見寄
雜那觀師以偈示余求詩爲贈因成兩絕
黃州　吳章嶺作
黃州夜泊聽水聲因爲絕句以廣歐陽公詩話
送僧惠芝歸東林　化成院二首
五老峯　次韻答李子約見贈
晚登廣樓　順風發江夏
嘉魚界中作　巴陵界中作

蘇子瞻雪堂　留贈上官常用
陽羅磯　署魚
西江　寓目
巴陵官舍二題　鄂州二首
湖山亭　蕭灑堂
五鼓乘風過洞庭日高已至廟下作詩三篇
何君表留大舟於潭陽不敢乘既至洞陰寄絕句
謝之
將至巴陵　入湘江二絕句
寄四弟
縣圃有小城環之北面有邱阜聳出喬木蔽其上蓋古戰櫓也到縣之三月得荒徑披援而上視其形勢可以爲亭北望平野乃增築之地爲四檜公事之隙休息其間
城上亭子二首　登城
城上喬木　西園獨步二首
逍遙亭獨遊　縣齋偶書
軺車館　次韻和楊公濟見贈三首
韓公祠堂　送十二兄還江西

湘潭二首　九月十四日小會
寄范清老二絕
九月二十二日西館雨中作
晚興　寶豐倉秋納三首
寄范清老　湘上二首
寄留劉貢甫　梅徑
自寶豐倉歸　與同僚遊甘泉苦竹二寺
與陳董二君相會於眞州經月甚樂詩寄董承君
兼感存沒
讀王逢原文奇其才擇甚精者錄爲一編

詩容李時發見賀書省除命渠云嘗言之矣
次韻和張芸老阻風見寄
送劉明復知鳳翔府二首
落日
次韻和鄧慎思謝劉明復畫道林秋景二首
留題徐誠之和軒
寄題丁子厚二亭
睦亭
朋來亭
次韻和鄧慎思與太守同登清湘樓
余嘗謂北人不知江湖如南人不習邊塞時張芸
老在坐中因問之

次韻和王敏仲望祝融峯四首
思南嶽呈運判承議 和李時發春日見寄
留題毛成叔待月軒 湘西
贈長沙僧守節 次韻鄧慎思見寄
湘中阻風 二相
宗伯集卷七
律詩
登湘陰北寺江亭 辭二妃廟
過海庭二首 自君山還岳陽
登涵暉亭 藤杖贈張從道

入萬家園 太乙宮
紫極宮默軒 泛青溪入齊山
又三絕句 登齊山
九華山
王文玉出清溪圖以示坐客
翠微亭 銅陵縣端五日寄兄弟
寄經甫 寄季毅
清涼寺 白雲庵
石城詞 瓜步解舟
至樟樹店寄徐安道

次韻和知郡朝奉登禪月臺書事二首
風鐸 明妃
讀經甫所作高承制銘因寄之
雜詩四首 早朝遇執政於路
晚過州橋 祆廟祈晴
陳用之學士挽詞二首 詩送應子發之官吳興
曹家巷寓居三詠 小椿
小槐 小井
送祠部劉儀文知潁州
板橋辭大母靈輦三首 宋履中學士挽詞二首

和四弟夏雨
之官宣城贈發交次其韻
除宣城守贈元忠發交次其韻
送張文潛出守丹陽　寶應界中絕句三首
明月亭下作　繫舟長蘆作
長蘆五絕句　諸葛武侯
宣州吳子權送陵陽酒
宮詞二首　池州山
三山磯　彭澤山
發彭澤　橙子

將至湖口作　次韻馬中玉春日偶成
草石寺　大霞宮
送李端叔定州機宜　癸酉臘雪
惜竹并序　贈夢符朝議
駕自宣光殿還內　景靈宮奉安神考御容
題山光樓　芍藥
大風　洪福寺藤架
讀梁武帝本紀　楸花
送望聖監南嶽廟　景靈宮殿多植酴醾清香遠聞
送韓密學知定州　游凝祥池同晁無咎作

送郟公甫通判睦州　遊洪福寺
睡檜　次無咎凝祥春遊三首
遊州南同文潛作　館中桃花
早春　謁吳傳正因贈
立春晚會呈經父　石榴
送何司封知壽州　送傅正之官禮部
十二月朔入局　送歐陽仲敏通判渭州

宗伯集第八

律詩

至日拜表　送希甫使蜀

苦寒　久雪
寓目　立春日
次韻瀛倅鄧愼思見寄
初賜幅勝戲和諸公　冬至夜飲
至節小雨　遊建隆觀
尋因院赴浴　次韻宋履中歲晏言懷
次韻李至之席上作　送曹子方奉使閿中
五鼓　孔周翰挽詞三首
黃幾道挽詞　施夫人挽詩
司馬溫公挽詩五首　龜山寺納涼呈宗衍師

泗州
館中呈魯宣
試院呈上官御史
送梅子明還吳
夏日入館
四月二十八日拜第二表請御正殿
大燕歸城西止於興國戒壇院
館中夏日
待朝
碧蘆蓼花在天慶觀
書省即事
謝彥成子姪四人同時登科調官南歸
馬上有作
送景文之官明州
坤成節南宮賜宴
有旨放八月朔參
次韻鄒愼思初入同文館
次韻余栝年同文館讀書事
酒帘
上禪除恭謝迎駕有作
寄武昌潘孫彥常
試院書事呈子駿明叔
試院書事呈同僚諸公
大業二絕
興龍節上壽
直舍新開西窗二首
次韻天覺行縣
遊籍田三首
六月望參
送傅龍圖帥秦
送天覺使河東
送芸老通判
聞王師破洮河城獲鬼章
夜直東觀
送張文潛之淮南 蛤蜊
送崔伯陽守潁州 十一月十六日
送游景叔使陝西 臘月三日
雪後
葡萄
送王頤赴官八桂 獻西俘
送仲至學士使北 喜雪十韻
答宋履中見贈 元日値雪
次韻李端叔兄贈 留題無咎卧陶軒
直舍之西植竹兩叢經歲甚茂
寄會稽丞趙振道 寄題程郎中家圓石
送高善時赴官 次韻李端叔
文德朝參退舉觴觥於幕下歸館中頹然醉卧官
曹多暇未有如此因作四韻詩以識
休日出城西 聞袁思正卒於宿州
偶書 夜直東觀
次韻宋履中兄弟九日詩
送范中發知蘄州 寄題徐季叔桂香亭
十月朔過殿 十二月十二日
十二月十六日後殿朝謁
呂雅卿出孔雀畫圖

苦寒
武仲伏蒙寵寄新篇不忘往事恩誼甚厚讓依嚴韻和酬伏惟台慈特賜采覽
王申仲秋與東觀學書之會謹賦五言四韻律詩武仲伏蒙知府待制寵示新詩謹課成短篇以獻左右
寄子由　極目亭有作
次韻介之　江上晚行寄介之
早春
介之會徐氏家飲薄暮不歸爲詩招之

次韻酬昌俠見貺之句
偶成　秋日感懷
贈予通　和介之登樓見寄
題介之小閣　江上
夜歸口占示同行者　秋夕感懷
寄聶正甫　送周正孺知梓州
宗伯集卷九
制
仙韶副使胥氏可充樂正管仙韶公事
權發遣兗州龔思可除國子司業

表
謝賜御筆詩表　謝經徹賜宴表
賀太皇太后聽政表　皇太后表
謝厥日表　貢物表
慰皇帝表　慰大皇太后表
代賀登極銀表　代丞相謝厥日表
代賀建置塞鋪軍工表　代夢復舊官謝表
代謝太皇太后表　代到任謝皇帝表
代謝太皇太后表　代賀太皇太后表
賀皇太后表　代謝到任表
代越州謝上表　代信守到任謝表
代謝上表　代得郡謝表
代乞致仕第二表　第三表
代免加恩表　謝加恩表
奏狀
辭免國子監司業　辭免侍講
辭免中書舍人　舉自代
代論湖南酒禁
上哲宗乞驗侍從官進對元祐七年八月上
權發遣兗州龔思可除國子司業
十縣例狀一作潭州十縣議役法例狀
爲中書舍人

進蠟金草狀　進水晶葛粉白蜜狀
進銀狀

啟狀
國學謝解　謝及第
謝會學士舉升擢　謝史大卿薦館閣
上會內翰　賀鄆州邵資政冬至狀
謝舉京官　賀提點朝奏狀
問候揚州陳亞　賀運使度支
淮陽知軍問候　賀滁州陳內翰狀
謝舉官　上會內翰
發運謝大夫狀　問候長沙劉龍圖狀
問候運判承議　謝運判舉充交館
謝提刑舉充台閣　賀元厚之狀
謝得解秀才　回許宣德狀
回梅學士狀　謝執政
謝校書陳學士　賀知梓州馮如晦學口
與臨江守　回姚舍人
回河北運使杜學士狀
回維州衆朝詩賀狀　回梓路郭運判賀狀
賀陝西運使李學士　謝記室冀學士
回呂舍人　又
回慶州范修撰　謝正字葉學士
與江西王運判　與江東監司
回馬漕狀　到任謝執政狀
到任與兩發運狀　賀處州大夫
謝臨江鮑太守　回桂陽監簽判何承議

啟狀
代進官謝執政　代問候按察官
代人賀越帥趙大資　代賀福建憲學士落權字
代賀運判杜奉議狀　賀發運司直史
賀提刑大夫冬至狀前詞同上　賀發運冬至狀
賀運判承議冬狀　賀知府陳內翰冬狀
賀提點胡朝奉冬狀　賀發運司
賀饒郡李承議　賀鄰郡五州狀
宰相賀冬狀　執政賀冬狀
代賀右僕射韓相　代人賀司馬侍郎
代人賀司馬相　代人賀左丞狀
代人到任謝執政　代人回王安國

代答孫司封　代上浙路監司
代與交代趙大資　代賀發運學士
代賀發運大諫　代上沈待制
代土程司諫　代越州謝兩府
謝兩制　小啟
代罷郡謝鄉郡　回初登第一云代鄭秘校
回周秘校狀　回程秘校狀
賀廖法曹　回董秘校狀
代賀元少保狀　代太守謝許推官
代太常問候盛奉儀　代郊運賀高大人

宗伯集卷十二
記
宋岳州平江縣王文正公祠堂記
陳成肅公畫像記　楚州山陽縣令廳北軒記
信州學記　安堂記
信州新修廣信門記　蕭贊之莊冠亭記
思養亭記　張公美偶言記
筠州無訟堂記　帥豫章日作　養魚記
信安公園亭題名記　元祐召試館閣記
宗伯集卷十三
序
單拯字序　送李至之致仕歸清江序
興國僧房詩序　送吳仲庶還豫章序
送顧子敦使河北序　柳師聖詩集序
張子厚睦州唱和集序
丙寅赴闕詩藁序　南齋集藁序
渡江集序　贈浮屠元正師詩序
宗伯集卷十四
書
代上執政書　上省部書二
代史大卿謝歐陽永叔書
代人求舉書　代上執政書
論
禹貢論　洪範五福論
漢武帝論　介之推論
高頻論　陸贄論
論葦軾王恭事　論介子推
宗伯集卷十五
碑
宋岳州平江縣王文正公祠堂碑

須
嫡何收秦圖籍須　魏相諫伐匈奴須
裴度不疑蔡人須
銘
信州祥符院新鐘銘
同寮得與飲酒席中有佳寶三爲之銘曰　右銘栗
安石榴　右銘橄欖
李子堅銘　杜克明銘
詩安銘
贊
四皓贊　嚴光贊
說
蝗說　回氏畫說
壽說　雜說
氷說　靜說
說醫　說琴贈元志
跋
六祖堂題名跋尾　周越書跋尾
蘇子美書跋尾　蔡君謨書跋尾
李建中書跋尾　錢忠懿王書跋尾
君子泉銘跋尾　禾壽縣太君告詞跋尾
蘇子瞻爲元紹京命字曰齊老其叔父台壽屬余
跋尾　劉氏家傳跋尾
宗伯集卷十六
雜著
碧湘湖錄　記言
記鼠　弔猫文
記舍中櫻桃　楊州芍藥譜并序
書後
書離騷後　書杜子美哀江頭後
書晉語後　書儒林傳後
書谷永傳後　書晉武紀後
書唐憲宗紀後　書裴度傳後
顏眞卿傳評　書裴垍傳後
書朱梁本紀後　書後唐紀後
書石晉紀後　書周紀後
書孫晟傳後
宗伯集卷十七
文
中太宮眞空殿祈晴文
後苑華景亭開啟祈晴道場齋文

祭甘露泉龍神文　祈雨文
謝晴文　祈晴文二首
謝晴文　謝雨文
祈雪文三首　謝晴文
秋賽諸廟文　代李待制祭李璋文
代邵資政祭歐陽太師文
代史大卿祭唐參政文
祭孫巨源文　祭周茂叔文
代祭傅夫人文　祭楊亞甫文
祭曾子固文

疏
大行皇帝上仙散道場疏
焚黃疏　先妣忌日開經疏
忌日散道場疏
墓誌銘
仁和縣君許氏墓誌銘
吳氏夫人墓誌銘　道士卓君墓誌銘
故隴西李君墓誌銘
朝散集卷一
古賦
戰彭城賦
古詩
次韻常甫二十九日閘上作
招常甫承君舟中觀雪
發儀眞寄常甫兄　二十二日大風發長蘆
讀江淹集　馬當夾阻風
初夏
喜雨
鑄錢行　呈范清老
曹亭三絕句　夜入監中
七月六日作　暇日至家園

城東作　月夜
送鄭君玉　出城一首
九日獨登曹亭　寄常父
九月二十九日夜作　堂前皂莢樹
朱君以建昌鞏橘見寄報以蛤蜊
冬日久雨有懷保德　小庵詩
元豐三年十一月施君發之寺丞攜舟滸陽出所
收書相示
夜坐庵前　杜令無隱亭賞梅
晚興　上元作

送張天覺　出城至大平將見熊伯通
詩贈黃從善　春暄大旱率爾援筆
送謝仲規致仕　黃亭獨登
晨出郡南　夏旱
燒瑞香　西堂
聞砧作　登齊雲樓
待月　馬上詠落葉
使紙甚費　謝王通叟回文詩
送王通叟　送朱君貺德安宰罷任還
用常甫元韻寄彭澤曾移忠

送周元翁赴省試　讀黃魯直所與周瀘曹詩
寄子由
元豐四年十二月大雪都侯送酒
寄常甫　答贈
十二月二十五日大雪　寄子由
城東作　詠道上松
狂大　讀莊子
子明棋敗兩敗輸張嵩墨半文見許夏門出儉中
所藏以相示　再寄子由
久雨　寒食郊外

余比見管勾大平觀劉朝奉見嫌太盛教以一食
之濃自用有效因以告子由
送徐德古　常甫招客望海亭
官松
朝散集卷二
古詩
越州飛來山　和常父寄經父
晁潮　秋夜舟中
和常父望吳亭　和常父初五日渡江
遊六和寺　和常父湖州界中
日出　早行
夢錫惠墨答以蜀茶　夜聚楊節之秘校解宇
止渴宣聖廟者　還楊秘校賦
常父寄蓴　讀莊子
郡官送楊文思獨以事不赴
夢錫節之孫昌齡見過小飲
夢錫遺旅　呈宋思叔縣丞
二月一日　收家書

春天　觀舞
寓采　城南
諸君送王仲勉戶曹子以事不預
春風　送夢錫往齊州
晚出　常父寄半夏
送董監簿赴舉　惜別爲從道作
送從道　出城
迷途　贵縣
遇雨　宵興
呈夢錫二首　韓大夫城

立秋日呈夢錫
青州作
曾子固令詠齊州景物二十一詩　閱武堂　閱武堂　水香亭　靜化堂　鵲山亭　芙蓉橋　芙蓉臺　環波亭　水西橋　水西亭　西湖　百花橋　北湖　百花臺　百花亭　北渚亭　堤
又寄夢錫
謁夢錫見几上粉牋援筆書此
晚集城樓
寄王達夫高密令
十一月二十日德音　宿湧澤
召伯水落　舟中却回
長蘆詠蝗　金陵觀雨
陰山七騎

君住　雞冠
月三章　代小子廣孫寄翁翁
詠無核紅柿　寄從道
食桃　出郭
大守視新堂　日月
孤鴈　祈雨
牆東新圃　食鮫
食梨　十二月二十一夜
觀馬騎　會食
集於昌齡之舍
古詩
常山四詩并序　迎神　酌神　禱神　送神
大風吟
兄長舟次會稽以十月九日發書清江親故以此日遣使仍以十一月十二日同到去歲會稽書清江人亦同日到嘗有詩記其事
十一月二十日德音　宿湧澤
召伯水落　舟中却回
長蘆詠蝗　金陵觀雨
陰山七騎

觀暴　太平
觀牛渡江　太平
泊舟姑熟堂　于將軍
紫霄將軍　武宗
奉天行　天門山
靈壁東
題贛州嘉濟廟祈雨感應
答陳君佐戲吟　遊子吟
泝堤行　酒帘
書驛舍壁　發虹縣
水頭　峴山行
寄王彥昭教授　書所見
村鼓　鄧陽觀棋
蜩螗行　枯柳
戲寄鄒彥瞻　車班班
發穀熟縣寄楊州同寮　東樓置酒賞桃李花
別二友　落花
寄勉甫
送客到江亭
翦玫瑰寄晦之仍書此爲戲

寄鄒蹇叔　南卒
夜聞蒼鶴唳　愍囚
移石　春夕寄兄
養虎　折楊柳
王昭君　春日行
子夜四時歌春夏秋冬　和經甫秋夕
詠橘　別友人
遺介之燕　病中偶成呈介之
城樓晚望　西施
自警　挽言
白重　遮鷗
夏夜　戲書勸人飲
李太白　凡馬示同學
海南碧瑠璃餅　諭志
乞巧　十日菊
晦之詩尤瘧鬼某意鬼不能爲端士害奉作詩
送王秀才歸邵州　席上勸王八飲
冬夕戲月　冬夜
封川上元　瑞蓮
江上獨步　寓目

有感　題清溪圖
朝散集卷四
律詩
初三夜作　再用元韻
初十夜作　眞州元夕
游江寧天慶觀久視軒見梅已落有懷寄常父兄
造王舒公第馬上作　呈舒公
元子發龍圖以程公詠三園詩見示
題姑熟堂　戲寄葉縣黃魯直
贈武科胡七　和常父

喜經父閣試第一　喜經父制策第一二首
初食鱭魚蓑蒿　題夏大初丈高居
萃勝亭　滕元發池州蒲相樓
再賦蒲相樓　哭張子禮
出郊　松花
蓮葉　清暉館
華望之弄璋亭　西軒
夏晝　和唐林夫游家園
庾樓　夏夜
種花口號二首　池上二首

桂堂
通判成郎中生日人送香合壽星皆不受獨以詩
獻
詩致卓道士靈坐　次韻王通叟
夏日甘寢　晚興
張子明自廬山歸云十五夜桂子落於大平觀
寄唐林夫　詠蜀葵
詠荷花　晚興
送吳全甫中舍倅無爲
晚涼二首　賦程氏雲庵

常甫相率作吳丞相挽詞二首
霽夜　晚望
禾熟三首　深夜
和朱君況卜居　和頂元師見遺柳書
鷄冠花　睡起
送郎祖仁奉禮　次韻孫亨甫兄寄
唐林夫累惠書字法絕精以詩謝之
至城南別祖仁未歸約文之不至
對菊有懷郎祖仁　寓興
知郡大博臨宴公宇詩以爲謝唐林夫在席

秋夕旅館談禪用元韻呈林夫
林夫訪及書室夜話又用元韻
至城東作
惜菊
冬夕西齋
冬夕卽席作
至日作
小庵初成奉酬元師
口占
寄常父
和劉江霄韻送張天覺同年三首
寄題蕭升之姨夫竹軒
上巳飲於湖上
席上送孫知損通直廣東漕
寄題蕭文照閣
春晚遣興
送周文之主簿
倦夜
口占
大暑
謝郊正甫
再用元韻呈熊伯通
夏日遊湖亭
再用霄字韻
與張子明飲湖亭
池上作
入山馬上口占
早秋
寄熊伯通
送馬朝請使廣西
初伏夜坐
送郭明叔宰分甯

送提舉太平觀熊舍人三首
熊伯通阻風未發拏舟就謁留飲數杯
送沈行奉議赴辟陝西
送覺茲住鳳山二首 九月十八日作
蘇予由寄題小庵詩用元韻和
陶寺丞挽詩
黃道士求詩戲爲口號贈之
冬晝作 十一月作
冬曉
正月三日唐林夫舟中醉題
四月郡集于景德寺 馬上口占
守倅自開元觀食起欲往紫極宮道過余之家園
據案小睡 南軒
戲爲難韻同官和之 賈誼
于瞻于由各有寄題小庵詩邦用元韻和呈
再用霄字韻
久雨不止二月半以勑醮廬山偃然眞君殿入夜星月
詠楞 詠柁
寄題蕭丈止亭 春夜
和經父寄張績 阻風呈經父

至日阻風飲于轉運行衙呈經父
和經父寄張績二首　和經父登黃鶴樓
詠永　和詠絹
瑞香花　李白祠堂二首
雙頭牡丹　和舍弟送行往密州
選官圖口號　寄經父
朝散集卷五
律詩
熙甯四年中秋　渡淵江未得
次韻和常父發越州　懷越
題清斯堂
送登州大守出城馬上作
西興
次韻和常父渡江寄經父
新開湖
發山陽
呈夢錫館推林思永察推
適值劉從道供奉往信陽鎮用前韻送之
新作書室夢錫示詩　寄從道
夢錫同遊賀園
呈幕客
晚晴見雪呈夢錫
春雪
十五夜　十六夜
春陽　古來
次韻和常父二首　寄常父
春色最佳呈夢錫三首　春閨六言二首
上巳　八日
登資聖閣　寄常父
行香　次韻和昌齡落梅
登賀園高亭　戲促上幕客
晝眠呈夢錫　初食粳　飼茶
呈王子高殿丞
接通判于邱氏園園人獻牡丹
兄長寄五詩依韻和寄詩各有所懷
郡聚　五月七夜飲節之廨舍
六月五日　喜雨上大守
晚霽　雙門
送蔡充道赴密院召　寄常甫二首
七月二十六日　謝夢錫見臨
送張通判　西行
荊林館　馬上
近兖　毛陽

次韻和張道濟長官立秋後作
飲夢錫官舍出文君西子小小畫眞
走筆三首 寄常父二首
送董少卿 哦亭
中和節 晨興
以事往齊州初發密 折柳亭
里伏歸 將至青州
青州席上 馬上小睡
王舍人庄 上魯子固
和常甫見寄 呈夢錫

銀河詠 學舍
風雨有秋色率然成小詩呈道濟長官
遊田氏池亭 雨中戲夢錫
寄常甫 白日
餞夢錫於折柳亭醉中倚柱
楊慎之著作孫正甫推官歐陽勉甫長官隨詔使
東來併會濟中
經社 題老杜集
大風 新霜
寄常甫 十月旦懷夢錫

知郡姚駕部十月三日生日
寄板橋卞進之主簿 步日
寄蕭盧中 獨夜
晨雨 訪道濟
月夜 寄常甫
再用前意 雨中
試墨
有感時夢錫尋暨而思永免官
久雨 訓聶察推
食氷 郡聚
陳宗聖縣丞往登州問有所幹以此託之
郡集 送我從道司戶
早陰 寓目
初雪即霽 夜觀殘雪
冬至日作 小酌
朝散集卷六
律詩
雪意遽解 題老杜集
閏登萊大雪 集子昌齡之舍
隨陛入京師答同官贈別

途中口占
省謁有日
昔時
郭公
弄水亭
楊子道中寄陳君佐二首
天長道中
寓目
發青陽驛
河亭獨酌寄林女中
入亳州界
榆錢
廢廟
寄蘇子由
自雍邱取別路至陳留界較汴堤徑二十里
次韻偶書
論意
贈王吉甫三首
十月寒
談道亭覺而成
寄內
不雨
詠蘆
芙蓉堂
趙屯寺
和介之
至肝眙作
汴上行
發靈壁作
偶書
濟陽作
柳絮
雍邱驛作
入陳留界
卽事
自雍邱取別路至陳留界較汴堤徑二十里
次韻偶書
論意
贈王吉甫三首
十月寒
談道亭覺而成
呈介之
夜坐舟中偶成
送郭聖原歸廬陵
趙叔以登亭有感示予因以答之
清明雨不果出
和酬介之
書齋獨坐有懷
呈介之
登談道亭
和介之
別館春
清夜
中夜口占
求言
口號
西軒偶書
寬恤民力
攬鏡
偶書
近乾元節方教樂而雨
城濮晚眺
余得文竹寸餘上有仙翁神女像
卽事
陶侃
扶蘇
屈平
平津侯
和人見贈
王秀才謀歸作詩留之
戲呈葉秘校求薔薇栽
葉晦之送薔薇栽仍貽詩因以和韻
秋晚懷晦之
晦之病酒因書以戒之

月夕待人不至　偶書
寄仲淵　十月梨花
重到山寺
介之惠詩言斥於禮部欲自此高退邱園且招予
游故答此章　寓目
歲莫作　冬夜懷介之
偶書　春陰
寒食宴北山席上走筆得松字
春歸
晦之厭州縣之勞作詩奉勉
旦夕北歸微晦之詩爲別
回王秀才二賦　族人春飲
雲　自和論意四首
夏夜書事　和子瞻西掖種竹
題女媧山女媧廟二首
朝散集卷七
詩戲
和嘉十六人名六首
方達原借示方干先生詩以集句詩贈之三首
戲張天覺皆用張姓二首
八音詩呈諸公　再賦
和天覺錢朝散席上餘興之作
和天覺贈仲光　奉使京西呈諸公
寶劒一首贈天覺　和天覺
平上去入四首寄豫章舊同官
寄江西舊同寮
還鄉展省道中作四聲詩寄豫章僚友
寄江西同官以下藏頭詩二十首
呈魏道輔　呈張子平
因來詩有題橋之句呈陸農師
呈陸農師　寄何君表
寄方達原　寄張天覺
寄黃仲光　寄向公美使君
寄張江州　寄呂汝州
寄張解州　寄王滑州
寄賈宣州　詠高
詠大
新作西庵將及春景戲成兩詩請李思中節推同賦以下藥名　再賦六首
送李思中服闋入京　謝惠詩

離合轉韻寄常甫　又一首寄孫虢州
藥名離合四時四首　藥名離合寄孫虢州二首
朝散集卷八
詩戲
十三日南湖之集賓主六人謹呈詩十韻
再吟六詩四首　十畫農諮一首
十畫惜別一首呈陸亨孺
九畫一首　八畫一首
七畫一首　十畫四言
寄孫元忠俱集杜句
孫元忠寄示種竹詩戲以二十篇答
兩頭纖纖　五雜組
寄芸叟藥名　再勝篇
承芸叟寄示新詞一篇以此寄謝婦人名
夜宴曲婦人名　七夕二首呈席上藥名
寄芸叟年兄藥名　郡名詩呈呂元鈞五首
偶作日月光天德
芸叟寄新詞作八陣圖一首

二十八宿寄芸叟　卦名寄芸叟
本是一首寄芸叟　相看一首寄芸叟
朋友一首寄芸叟　題織錦璇璣圖
星名呈提刑曾朝散　和徐道暕波字虞州作人名
席上口授杜仲觀虞州作人名
累約愼思視事今已入境盤桓不進欲以十四日
交承又云六甲窮日戲作藏頭一首
思移日至月望交割口占奉呈
建除滿平一首　周亭叔推官見示詩軸
集文選句贈別
文選集句寄愼思交代
一勝篇　再勝篇
嘲承君　承君棋輸包子庚以促之
承君輸十三籌　走筆呈承君
風人一絕　戲承君四首
承君棋輸八路
謝器之小飲誦王舒公藥名詩因效其體
再作藥名詩一篇呈器之
與董承君棋輒勝四籌作藥名五言詩奉戲
賣甫寄示與謙冲元唱和藥名詩因作一篇奉寄

再作藥名詩一首寄亶父並用本字
亶父寄示廬山高藥名詩亦作一首奉酬
八音詩十首　郡集虎渡亭賓主十人五首
一字至七字送夢錫託疾引歸
七字至一字
十一月十二日會聚主賓共八人
朝散集卷十
表
賀坤成節表
江淮提點謝到任表
衡州謝到任表
賀坤成節表
進南郊銀狀
謝皇帝表闕
代熊伯通滁州謝表
代謝歷日表
賀青倅監丞
上江寧知府
啟狀
寄孫學士　與張大傅
國學解元謝啟　謝徐郎中
上運判屯田　謝洪帥大監
謝洪倅　謝洪發
謝江州知郡吏部　謝鄂守張職方
謝襄州史大卿　謝荆門知軍
謝舉職官啟　謝程卿舉職官啟
謝方卿舉職官啟　謝周學士舉職官啟
謝提刑大博舉京官　上密守
上密倅郎中　上青州知府
上察訪舍人　謝運使舉京官
謝趙資政舉京官　謝判院舍人舉京官
上提刑職方　上安撫諫議
上章樞密　上鄧舍人
上呂學士　上提刑
上安撫　賀青倅監丞
回都逊　上江寧知府
啟狀

謝舉充館閣啟　處倅謝朱提刑啟
謝朱運判啟　謝蔣發運啟
謝試館職啟　謝同官啟
江東到任謝執政　江東交代鄉漕
與本路傅憲　與賈憲
與胡漕　與蘇漕
江南回知通　與淮東陳憲
與吳提舉　與江西劉漕
上杭帥熊伯通　又賀移帥金陵
上府帥林子中　上路發運
與宣守張脩　回鄧守蔡立
賀發運冬　賀發運年
回知通賀年　淮西回舒守陳公密
回致政蘇子平大夫　禮上回知通
回無爲王守　回無爲通判
與淮南周提倉　回盧帥田右司
回淮南莊漕　賀淮南張漕
回舒守胡與幾　賀壽守
賀冬　賀年
回光守張朝奉　回無爲王守
回盧帥田右司　回致政吳朝請
賀淮南周漕　賀湖南張漕敏直
與濠州孫守　回無爲王守得替
賀吳老復待制　賀交代朱憲
朝散集卷十三　三孔集總目　五十一
啟狀
江東賀中書侍郎啟　賀左丞啟
賀右丞啟　賀王大卿啟
回虔倅王大夫啟　回饒倅徐安道啟
回發勾蕭昌孺啟　回丁太夫
回致仕鄭大夫啟　賀大平陳大夫啟
回昭州知郡盧朝奉啟　三孔集總目　五十二
回饒州通判啟　回通判呂朝議啟
回池州富朝散啟　回宣倅朱察院啟
通馬運判啟　回錢監承議啟
回深水知縣啟　賀濠守唐朝請
回興國知軍　回信守韓朝請
賀廣漕龍夢授　回信倅
賀江東胡憲　賀蔣發運

回賡德知軍　賀宣倅翟毀院
與賈提刑　與傅提刑
回信守　回新信守侯宣德
回宣簽謝薦　回翟毀院謝薦
回大平馬通判謝薦　回宣成知縣謝薦
回當塗李令謝薦　提點到任謝執政
賀劉相　賀樞密
江州上中丞舍人　回江州大守
通湖南安漕　通湖南吳漕
回袁倅　通交代劉提點學士

回臨江馬朝奉　通京西交代蔣憲
回筠守張朝奉　回韶守譚朝散
通鄧帥陸侍郎　再與蔣憲
謝執政　賀左丞蘇子容
回諸州大守　回隨守王朝奉
回襄倅梁朝奉　與江東宋提刑
謝侯漕
朝散集卷十四
啟狀
與衡州交代王謂　回衡州王守
回衡州樂倅　上湖南監司
上長沙李帥　回趙憲
又回衡守　又回衡倅
到任謝監司　到任上執政
到任回桂陽監司　到任回隣郡
回臨江馬守　賀新漕胡師文
賀發運呂直父　賀提舉董必
回監榷稅陳厚　回武岡陶逵
賀曾孝序　賀柯漕移廣帥
上范堯夫　賀黃漕
賀何勉　回柳州畢朝請
回監司胥彥回　上曾相公
上范右丞　與臨江新守王戊
與臨江守曾孝蘊　上永興知府
上慶帥徐侍郎　與王譙大夫
上慶州胡寶文　永興到任謝兩府
上李棨中　回李中大賀冬
與王龍圖子澤　上慶州徐帥二首
答鄜倅杜探謝薦　與邠州王通判
上慶帥胡淳夫　答延安張通判

問候徐侍郎　上同州張侍郎
與運使曾孝廣　上陝府楊侍郎
上都運孫龍圖　上安觀文
楚守呂朝奉　宮觀謝執政
謝兩府啟　代謝舉薦
賀安龍圖　上王學士元澤
賀何運判　謝解州大守
代廣州到任謝執政啟
朝散集卷十五
啟狀

謝運判　謝月望
謝弓箭手提舉　謝通判
代謝提點舉監酒稅　謝判府待制回書
回華州知州　回鄭氏定禮
代賀李舒州　代賀馮當世
代賀廣帥　代賀李南公
代賀會相　代與孫珪
代越州與兩浙漕　代與兩浙憲
代賀韓樞密　代賀邵三司
代謝諸公啟　代謝執政

監司先狀　到任謝啟
與臨江守　與撫守
上府判學士　與臨江守
回石大博　回石長官
賀王和甫　代宋彭年邢州謝執政
代宋彭年未到任先上監司
代范成老謝解　代賀王副樞
賀王正仲
賀舒信道
賀李資深　賀張子厚閣
賀李邦直　賀張內翰
賀安龍圖
賀何運判
代廣州到任謝執政啟
朝散集卷十五
啟狀
謝運判　謝月望
謝弓箭手提舉　謝通判
代謝提點舉監酒稅　謝判府待制回書
回華州知州　回鄭氏定禮
代賀李舒州　代賀馮當世
代賀廣帥　代賀李南公
代賀會相　代與孫珪
代越州與兩浙漕　代與兩浙憲
代賀韓樞密　代賀邵三司
代謝諸公啟　代謝執政

口號
同天節口號　曾呂給事口號
密守上事口號　衢州曹子方口號
廣憲口號　慶帥徐侍郎致語口號

清江三孔集總目終

宋 孔文仲 經父 著

古律詩

秋夜二首

孤枕夜何永破窗秋已寒雨聲衝夢斷霜氣襲衣單
利劒摧鋒鍔蒼鷹縮羽翰平生衝斗氣變作淚沈瀾

又

秋夜不可晨悲歌聊自永頻聽一掀簾星河光炯炯
霜浮萬瓦寂月滿四山靜壯心隨北風吹入單于境

次錢穆父新涼可喜

商颸結新寒草木起餘怨翩翩前庭葉追逐已千萬
斜陽背西壁迴遷落藤蔓安得金滿堂聊換酒家券
追隨雙鴻鵠擺脫舊籠圈胡爲汗流赭日與蠅爭飡
常恐計不就更以詩屢勸江湖秋水高百尺風帆健
何當開竹溪玉腕互酬獻左手持蟹螯平昔固有願

四月三十日慈孝寺山亭席上口占送子敦都運待制赴河北

送客城南寺蕭然雲水秋客意在萬里聊作須臾遊
昨夜過新雨清風滿梁州簪裾俊彥河圖並天球
古來功名人未就不肯休譬如鑿空使倘致安石榴

變再來方覺路歧長黃金久歷腰間重白筆纔容柱
下藏唯願山林息抱鼓免教鴟隼嚇鴛鴦余家近被
鄰居擒盜者叫呼達旦未嘗獲安寢也持此以乞憐于京尹

制策

制科策

皇帝詔曰在昔明王之治天下仁風翔洽德澤汪濊
四序調於上萬物和於下兵革不試刑辟弗用內則
俊賢居位以熙於王職外則四方嚮風以修於歲貢
建皇極以承天心斂時福以錫民庶然後日星雨露
鳥獸草木効祥薦祉書之不絕朕甚慕之其何術以

臻此蓋朕承祖宗之業託士民之上明有所未燭化有所未孚而任大守重類於負荷故詳延魁壘之士思聞讜直之言以輔不逮庶幾乎治蓋人君卽位必求端於天而正諸己惟五事得其常則庶徵協其應朕享國以來靡敢自肆而和氣猶鬱大異數見廼元年日蝕三朝洎仲秋地震數路而冀方之廣爲災最甚豈朕弗德之致與夙寤晨興思其所以是故圖謀政務則日至中昃而猶多苟簡之習烝進人才則官無虛假而頗乏績用之美羌裔非不懷來也而邊候或時繹騷以至臨遣輔臣憽明神武烝民非不愛養

也而生業或未完富以至外馳使者宣布惠教國用雖節而尙煩於調度兵籍雖眾而未精於簡稽寬關梁之禁而商旅通捐器玩之巧而工弗戒夫風俗淳薄根於取士之無本道教之不明而博詢臺閣之論所執者不一豈無救弊之道焉刑罰煩重出於設法之多門沿襲之不革而將加恩仁之政使死者少緩必有可行之術焉予欲興于七教兼乎三至以底聖人之道則宜條其先後之序予欲明乎六親盡乎五法以極天下之治則宜敘其本末之要乃至仲舒之言班固謂切於當時其可施於今者何策崔寔之論

范曄謂切於政體其有益於時者何事毋以爲古人陳迹旣久而不可舉毋以爲本朝成法已定而不可改惟其改之而適中舉之而得宜不迫不迂歸於至當書曰言之弗艱行之惟艱予大夫其悉心以陳朕亦不憚於有爲焉

對臣伏惟陛下下明詔降清問講求萬事之統皆非愚臣之所能及也然臣竊有深憂者陛下求賢好善之隆名遠出百王之上至於用言納諫之道有未克盡其極爾何者陛下涖祚之初首開轉對以延疏遠切直之言召羣臣以詢安危利害之策者此陛下天

此以獻臣誠愚闇不知大體惟陛下省納焉聖策曰
在昔明王之治天下仁風翔洽德澤汪濊四序調於
上萬物和於下兵革不試刑辟弗用內則備賢居位
以熙於王職外則四方嚮風以修於歲貢建皇極以
承天心斂時福以錫民庶然後日星雨露烏獸草木
幼群薦祉書之不絕朕甚慕之其何術而臻此欲臣
聞天下之術有大小而人君用之有先後先其大而
後其小則用力不勞而天下治先其小而後其大則
用力愈勞而天下亂天下之術其大者能正其始是
也其小者不能正其始是也在昔明王之治天下仁

翔而德洽四序調而萬物和以至兵偃刑措儁賢修
職四方納貢建皇極而天道應斂五福而和氣洽吉
祥見於上珍符出於下者正始之術行也后世之治
天下萬事失其序而災害滔至者正始之術廢也陛
下追慕古昔治功之美而諮求致之之術臣請遂言
正始之說夫天下之道三曰王曰霸曰強國天下之
本一曰卽位卽位者王所以自正也始不以正及其
末也雖欲變而正之亦無及矣是故始爲強國未有
能終之以霸政者也始爲霸政未有能終之以王術
者也孔子作春秋書元年春王正月公卽位夫元年

正月者一年一月也而變之曰元與正者欲人君當
卽位之初體元以居正也元者善之本也正者道之
極也人君能於始初清明力行善本而躬履道極此
王道所以成也且夫一之以道德純之以仁義此王
道也行之以仁義雜之以功利此霸道也專用權謀
不循義理此強國之術也及考其見於效也王道行
於數千載之外詠歌畏愛猶深結於民心而不忍去
之霸政止能及其身至子孫之世則廢熄不講強國
之術民之視上相疾如仇讎伺其有間則相與蹈藉
傾覆之矣凡三道者得失之報若黑白然而世主趨

王道者少適霸政與強國者多何也蓋王道所及甚
遠而不能取成於倉卒霸政與強國爲弊雖深而能
見效於目前人之常情薄遠效而責速成是所以失
趨遠之正也漢之文景唐之太宗皆有可致之資又
有能致之勢而致治安國不能與三代並者失其所
適也伏惟陛下聰睿神武得之於天可謂有能致之
資矣日月所被皆在圖籍可謂有能致之勢矣當承
跳踐極之始端本清源之日欲王而王欲霸而霸欲
強國而強國得失之策係於一舉而已譬猶御八駿
之馬馳九軌之路擇而後往則得其正一或不愼以

意馳之則宜之燕者或造於楚矣宜往吳者或至於秦矣則夫事物交會之間不可不慎所適如此臣竊觀近日朝野之論而考陛下意之所適求之於古不能無疑且天下之所以治者貴義而不貴利也奈何先之以與利仁人之所以尊者明道而不計功也奈何一之以望功萬事所以成就者遲久也奈何期之以迫急四方之所以畏愛者愷悌也奈何驅之以成刑荀卿曰國者巨用之則巨小用之則小揚子曰好大而不爲大不大矣好高而不爲高不高矣此而望仁翔而德洽四序調而萬物和以至兵寢刑措儁賢

修職夷狄納貢建皇極而天道應歛五福而民氣洽吉祥見於上珍符出於下豈不難哉臣願陛下擴然大變而行衆人之所不能爲卓然自致而行前世之所不能到尊尚王道賤畧強霸其尊之也若抱渴而嚥飲其賤之也若辭閽而明屏去諛佞親近忠直數御東閣開陳圖書講前代之興亡論百王之成敗以其善行以其惡戒避其所失趨其所得仰而思之以夜而繼日也幸而得之輟寐以待旦也有言逆於心必求諸道有言遜於志必求諸非道用其粹而遺其駁採其要而治其煩凡此皆王道之術而正始之

害者柔從說順也雖芟夷之而常患其有餘忤於一
日之意而爲百世之利者剛方讜直也雖長養之而
常患其不足古之聖賢屈己耕謙和顏遜志加之以
勞來之厚助之以勸賞之渥凡以養天下剛方讜直
之節使森然立於吾庭爲國家廟社之福故夫伏檻
趨鼎引衣斷檻破裂麻制封還詔書如此之類日常
有之而不爲怪者所以廣聰明而來下情也臣願陛
下容忍近臣之獻言開納遠臣之論事廣諫諍之任
以助聞見補憲肅之官以振綱紀而又力以謙沖假
借深養剛方讜直之氣如漢高祖之於周昌晉武帝

之於劉毅然後可以得天下讜直之言以輔治道不
然猶卻行求前徒舉以訪臣又安補於萬一哉聖策
曰蓋人君即位必求端於天而正諸己惟五事得其
常則庶徵協其應有國以來靡敢自肆而和氣猶鬱
大異數見漢元年日蝕三朝洎仲秋地震數路而冀
方之廣爲災最甚自處於弗德之致夙宵晨興思其
所以此見陛下畏天恤己恐懼修省之盛德也臣聞
日食地震者陽微陰盛也而或曰日食者歷之常數
也臣請辨之一百七十三日有餘而爲一交然後食
此應家之說也而春秋襄公二十一年之九月十月

二十四年之七月八月皆未及一交則食此歷之不
合一也二漢之政西京爲盛東京爲衰大率皆二百
餘年爾而西京四十五食東京七十二食其不合二也是日
應政之盛衰而然曾無定數此歷之不台二也是日
食者非可託於歷其要爲陰盛之應也陽浮爲天而
主於動陰凝爲地而本乎靜宜靜而動者陰越其分
而擬諸陽陽之與陰君子小人之道也君子道長則
陽氣發於祥瑞小人道長則陰氣見於災變此天人
相與必然之應也易曰復之一陽至坤之六陰凡十
二卦相往來於一歲之間蓋聖人告人以君子小人

之道有相更之勢貴於早防之也在臨則戒之曰八
月有凶在泰則戒之曰無平不陂無往不復欲其慎
之於八月之前消之於未陂未復之始也陛下欲應
變求端謹五事而協庶應消大異而召和氣在乎尊
陽抑陰尊君子之道抑小人之道而已凡天下之道
有故有新有大有小有老有弱有正有邪有詘有辯
有躁有靜以對而言之在上偏者皆陽而君子之道
也在下偏者皆陰而小人之道也上偏欲其過厚下
偏欲其常損宜厚而薄之宜損而益之則陰盛陽微
君子道消小人道長其敝至於不可扶持此不可不

察也若夫舊策必還而新策必合大臣依違而小臣執議老成淪伏而弱齒簡拔方直疎遠而柔諛親附辨給者獲用而遲蹇者被退銳進者褒陞而默守者遺落陰盛陽微之變莫著於此矣天地告戒之意不爲不審願陛下思所以應之夫陽不可以不尊陰不可以不抑君子之道不可以不進小人之道不可以不退不抑不退其萌雖微及其既盛甚可畏也周之衰諸侯僭天子又其衰也大夫僭諸侯又其衰也家臣僭大夫此陰盛之極也而春秋自此絕筆矣故臣願陛下早思所以救之聖策曰圖講政務則日至中

昃而猶多尚簡之習深進人才則官無虛假而頗乏績用之美臣聞講政務而絕苟簡在於貴遲久進用人才而底績用在於練名實易曰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夫聖人之才所過者神而至於論治定功成之業未嘗不待之以久何也速則粗粗則所得暴而所及淺久則精精則所收博而所被深此聖人之意也蓋夫仁必久安義必久由志必久勤法必久守令必久行官必久任士必久養兵必久練苟爭小功而忘大憂專趨小利而失大信此猾虜所以敢覬懷襟之恩踐王圉而抗官師亦吾有以致之而已夫敵之未至也制之宜以經遠之策敵之既至

游神於累歲之外望化於必世之後夫如是則心一而慮精事詳而理究德新而道大化浹而澤流通乎萬物之上被乎天地之間又何患苟簡之習哉聖人無爲不言而海內大治者以能練羣臣名實也官各守其分謂之名職名治其事謂之實丞弼之任責之以論道德和陰陽財計之司責之以通有無足國用諫官責之以直言得失御史責之以彈戢愆違侍從責之以盡規納誨將帥責之以安邊御敵職司責之以一路之政守令責之以一郡一邑之治如此舉名以責其官按實以督其職而底績弗凝者未之有也今夫大臣下兼財計之柄小臣或侵將帥之權侍從言責不得盡其辭職司守令不得專其治未見其

能無虛假也朝廷設官職於外內皆所以治天下萬事非徒爲空名以付之也欲立一事重建一官欲治一政重遣一使未見其能底績用也聖策曰羌夷非不懷徠也而邊候或時繹騷以至臨邊遣輔臣幬明神武臣以爲禦戎之策決之於素而已夫以邊鄙之重不責統帥之臣而求希合俾進之小謀金革之機不爲持重之算而聽輕舉易動之疎計是以其獘在於苟爭小功而忘大憂專趨小利而失大信此猾虜所以敢覬懷襟之恩踐王圉而抗官師亦吾有以致之而已夫敵之未至也制之宜以經遠之策敵之既至

也禦之宜有應變之術齊景公時燕晉爲寇景公患之問於晏嬰而嬰之所薦者穰苴而穰苴卒能逐寇而安邦唐憲宗時劉關爲梗憲宗患之問於杜黃裳而黃裳之所薦者高崇文而崇文卒能擒敵而定蜀陛下宜詔輔弼大臣各薦將才而用之則神武懾於天地之表河湟之外當有解椎髻襲衣冠來獻國地者又豈患奔衝之寇不可禦乎聖策曰蒸民非不愛養也而生業或未完富以至外馳使者布宣惠教而爲陛下愛民欲其富而不足以富國遣使宣惠教而適足以爲獘蓋失所以先後之序矣夫事有肇禍而

法有起患者不謂事之始法之初也累之至久則獘敗積而禍患起此必至之勢也臣嘗爲陛下深慮後世之患而必爲無窮之獘蓋在乎富民之道不講而富國之謀太深也凡賦斂之於民古人貴其損之而不貴其益春秋書宣公初稅畝成公作邱甲哀公用田賦以爲益之不已則勢窮力敝必至於變故孔子詳錄其事以貽後世之戒臣嘗觀富國之論不起於豐大之世而多出於戰爭之際王者總制六合所以服民心而重國體者在吾道德之盛大不係財貨之豐盈易之小畜者德之小者也則曰富以其鄰夫左右相比之謂鄰人君之與天下中國之與四夷皆鄰也人君所以運動天下役使四夷道有餘者不假於富德不足者須富行之陛下固宜法謙泰之有餘豈可用小畜之不足是以巨橋雖積而商不能居敖倉雖盈而秦不能守非無財也道德不建而失天下之心也夫鳥窮則啄獸窮則搏人窮則詐陛下之民可謂窮矣前世所謂無菽極之賦大之山海細之草木其利皆已入於官而行於今矣陛下徐思弛費息用以寬民財而逸民力若大禹卑宮惡服漢文弋綈革舄以澤

天下庶幾不至大匱而復出泉以取其息遣使以厚其征而求富民宣惠之名不可得矣易之剝者始於下也其象曰上以厚下安宅所以救剝也陛下取於下悉矣上取下悉則其勢既極而其象爲剝孟子曰君子用其一緩其二用其三而民有孥用其三而父子離臣懼民心積窮不知所出漸爲離散以至剝落雖有湯禹文武之才無所復施其巧易曰觀我生觀民也詩曰念我皇祖陟降庭止陛下觀天下之勢易離難合一危則不可再安上念五聖之業艱難勤苦一敗則不可復正則夫富國之謀適足爲深憂未足

爲陛下利也伏惟發於神斷罷去遣使以澤天下以福萬世此四方裂眦決目之所共望豈獨賤臣之妄言哉聖策曰國用雖節而尙頻於調度兵籍雖衆而未精於簡稽臣以爲國用雖節而調度頻者未得節之之道兵籍雖衆而簡稽精矣周公制禮州土地之產撮粟尺帛之賦陸輓水漕咿嘔摧磨歛日夜沓雜以輸大倉以古準今可謂盛矣至於道途之艱將負之疲京師之一金田野之百金也少府之百金民屋之萬金也夫以萬金之費施之於一燕好之中用之於一錫予之內此類可勝計哉地之財有時

而盡民力有限人君之費無窮以有時有限養無窮此調度所以屢增而不已民方所以愈困而不支也古者宮庭之職百二十員漢之文帝明帝給事宮者不過二人太祖養兵不過十二萬太宗嘗謂近臣曰人君當澹然無欲不使嗜好形見於外則奸佞無自入矣凡此皆清心節用之本寬民養物之要不務先理其本而廣爲調度之求故曰未得節之之道也今夫能省內郡之騷兵而益以土兵然後兵可簡也國家陛下約已於上則六宮蒙化於內百官率法於朝百北失幽燕西捐靈夏守邊捍塞無百二之要阻是以二邊騷卒恃爲爪牙不可以廢至於方內無事之郡

百年不識兵革而例設屯伍坐蠹民力此不可不制也宜依前世府衛之法使民得以日率出徒而分天下郡爲三等上郡五千中郡三千下郡一千而止番休迭上不過什一則武備修而簡稽精矣周公制禮方五百里謂之大國其車千乘爲五萬五千兵而民不告勞者施之有序制之得術也今之所謂上戶者征歛甚厚而其力困所謂下戶者庸役不及而其勢逸而上戶居其一下戶居其十是常困其一而逸其十也家有二夫古者皆出一兵今則逸之而不能用反歛有限之穀帛以給不耕之惰民此豈周公之心

哉故曰未得簡稽之本也聖策曰寬關梁之禁而商賈靡通臣聞錢者無用之物而聖人貴之者以其能通有用之財也夫以無用而通有用是以貴其通而不貴其積古人之所以通貨達財者在乎商賈之職而不在乎上今之開市之征密於布基均輸之吏苛於罾虎商旅易業轉爲他技而求財貨之通難矣聖策曰捐器玩之巧而工弗戒此在陛下約已於上則六宮蒙化於內百官率法於朝百姓承流於下及其久也風俗轉移嗜好薄損有其財而無其尊弗敢踰制有其力而非其道不敢敗度則

雖不捐器而工自戒矣臣又聞之天下技巧華靡之玩未有不始於京師欲治四方先治京師古之道也夫以千里之地而四方之俗皆有焉者唯京師也唯其難制之宜甚詳周法六鄉四郊之內自比長主五家積而上之至卿大夫凡萬有八千九百三十六官而後足以致京師之治今京師治民之職大不過京兆尹次不過河南令而求風敦俗樸是以難也惟陛下擇之而已聖策曰風俗浮薄根於取士之無本道教之不明而博詢臺閣之論所執者不一豈無救弊之法自此致之可也聖策曰刑罰煩重出於設法之多門沿襲之不革而將加恩仁之政使死者少緩

舍人集卷一

臣以爲自三代以上可以用德行由秦漢以下不過用文辭而臺閣所以異論者蓋不過二者之間也陛下必欲以德行取天下之士則井田當授也侯國當建也民必家給也官必久任也鄉當讀法也家當有塾也而後可以求全德眞行致之於位如其未也而獨施選舉德行之科是亦無補而已夫先世之吏正故所舉者必求仁義孝弟今世之吏邪故所舉者不過請託嗜好故曰今日取士不過可以用文辭耳至於敦俗之本教道之法臣願有獻焉蓋士節之重輕未嘗不與國體之安危相應如根本强弱於下而

枝葉榮枯於上也昔周之士貴秦之士賤夫上有屈體下無屈道者貴也舍已所守求合於上者賤也周秦治亂考此可見蓋夫士無守道自重之節人有翻躁不恥之求漸漬成俗恬不爲怪未有甚於今日也宜有以矯正其弊使士知自重而人蹈廉恥凡潛德獨行不求聞之君子必深察之而使之常在於必顯仰希俯合眯於寵辱之人必深觀之而使之常至於不用則天下皆知盛德之意士節一變敦俗之本道教之法自此致之可也聖策曰刑罰煩重出於設法之多門沿襲之不革而將加恩仁之政使死者少緩

政未足爲可行之術也昔子產欲止伯有之妖必并
立子孔之後則夫政雖期於推賞而亦貴於愼名使
天下不知朝廷恩仁之意而徒傳告以斷人肢足而
棄之豈所以愼名哉聖策曰予欲興乎七教兼乎三
至以底聖人之道則宜條其先後之次欲明乎六親
盡乎五法以極天下之治則宜敘其本末之要此見
陛下博稽古先欲舉載籍之所傳施之於今以盡聖
人之道而盡天下之治也臣請深論天下之道先後
之次始末之要而陛下酌焉蓋德與刑並行於天地
之間如寒暑相將而未嘗離也於是其間必有先後

之次上焉者專德以勝刑若堯舜之無刑成周之措
刑是也中焉者假刑以助德若西漢宣帝任刑名東
漢明帝善理刑是也下焉者惟刑而已秦人以刑致
亂隋人以刑兆變是也此先後之次不同故治亂之
應異也則夫恭老尊齒樂施親賢好德戒貪尚廉之七
教至禮不辭而天下治至賞不費而天下悅至樂無
親而天下和之三至從而可明其次也抑臣又聞之
恐懼寅畏者政之始也驕逸橐惰者政之末也周宣
王中興之盛德而不愼於後其詩終變爲雅唐太宗
慈儉英武之主而魏鄭公劉洎馬周之徒咸諫以爲

日之策臣以爲莫如天道先陽而後陰王政先德而
後刑之論也范曄紀崔寔政論數十條於書以爲凡
所辨論通明政體而言有益於今者則臣以爲不足
深論者也何者寔之大概欲人主不能純法八世而
宜參以霸政嚴刑峻法破奸究之臘以之行於漢桓
帝衰替之時可耳安足爲陛下深論哉聖策曰無以
爲古人之陳迹既久而不可舉無以爲本朝之成法
已定而不可改惟其改之而適中舉之而得宜不迺
不迂歸於至當陛下議政法而舉適中得宜爲言此
天下之望也臣安得無辭以致之蓋勢可以舉則舉

之則不失於陳迹力可以改則改之則不泥於成法此因革之常道也至於未適於中未得其宜而改之則今日之變法猶或可議焉臣讀易至革卦言天下之法至於有弊則不可不革也而辭曰元亨利貞悔亡然則革之必至於元亨利貞然後悔可亡耳又曰革而當其悔乃亡然則革之而不當益以招悔也夫革之必至於亨然後可以議革變之必至於當然後可以言變斯聖人之能事易象之精義也思之於冥冥索之於昏昏使盡合道義之中而後革之則一法之出而天下倚之若山岳此之謂革而亨謀之於眾多之所待之以遲久使盡得上下之宜而後變之則一制行而天下望之若雲霓此之謂變而當古之爲治相與謀於廟堂之上至於風移俗易徙善遠罪而天下不知其措置之迹者必亨而後革必當而後變也今則不然一法朝出而夕已罷一制暮行而曉或弊斧鉞不足以禁謗論竈鼂不足以抑煩言其故何耶未決其亨而革之未計其當而變之舉而不必適中動而不必得宜也臣願陛下慎之而已蓋夫革而未盡其至則其勢必復革而有復則法輕而民不信矣法在其延而不用裴度捐於外而不使乃覽貞觀政要制數變國家之大病也漢徙甘泉后土之祠自是之

後三十年間五徙而天地之兆終不能定故願陛下慎之則至當之論無過於此矣陛下慮臣之憚言而不必行更飭行以自勉則詔之曰言之非艱行之惟艱又慮其畏避執事而不盡其悃愊也則曰悉心以陳亦不憚於有爲臣是以敢進其私憂過計之說臣聞天下者大物也是以治之者必得大才苟未得大才而委畀之則天下之政終無時而理矣萬鈞之鼎天下之至重也而孟賁烏獲持之奔走踰越險阻若踐平地此無他其力足也使力不足者負之而趨不獨折絕筋骨又將隳器敗餗而不可救矣易言天下

而歎息又曰吾祖開元天寶事則氣拂吾膺然則文宗所以憂勤盡心者徒虛器耳伏維陛下法成湯高宗文王公聽賢取以爲法鑒文宗舍本憂末以爲戒獨觀昭曠之道驅馳域外之議不論隱顯不間內外不異遠近不殊明晦才之當者取之德之宜者予之可大者治大可小者治小則天下之材繼踵而出凡陛下所與而論於臣者不治而自治矣陛下有爲之術何以先此古人有言曰言切直而不用則身危不切直則不可以明道苟求所以明道又避於危身此勢之不可並者也說不由道憂也由道而不合非憂也苟求所以由道又希於必合此理之不可兼者也臣學術淺陋言論狂鄙罪當萬死無所敢恨幸陛下察焉臣昧死謹對

舍人集卷一

舍人集卷一終

奏議

論王安禮詐疾不赴成都

陛下以王安禮曾歷二府屈辱威怒優爲詔詞至有勉爲朕行之語相繼遣使賜以茶藥慰送甚厚安禮終不奉詔安禮在執政利口辯詞凌轢同列常出其上至於奉事庚人曲爲恩勤有踰親族以此大得胥吏之歡美譽善稱日滿人耳秘謀密事無不察知雄猜反覆近世罕有臣聞命令之重國之神器乃上天之所付畀而聖人所以役萬物而制四方矚之者誅違之者殺慢之者死伏望聖慈明降安禮拒詔之罪飭有司案法從事比季文子之逐莒僕敢

如唐太宗之戮祖君尚猶爲輕典

乞詔諸路州縣極言新法利害

臣伏聞頃者小人誤國倡爲苛政青苗助役首困天下及其蔓也府界三路之保甲河東陝西之用兵京東西之保馬福建廣南之茶江湖淮浙之鹽以至邑里盜臣酷吏日夜椎剝遺蠹留毒孔穴千萬朝廷擢

任忠貪沛然大變夫欲博照幽隱使民無遁情者當與天下共之臣願深爲詔令開示誠信使縣令簿尉知州通判各論其郡邑之利害轉運提刑各列其一路之休戚可廢可起可興可除皆許實言勿容諱避擇通練世務方厚正直之人實爲司存使專綜考條其可行上於廟堂論於公卿然後出之

史論

舜論

孔子曰無爲而治者其舜也與由斯語以觀之則舜之爲舜宜其沉默不言乎明堂之上天下之事未嘗

掛於耳目入於念慮然後謂之無爲可也及考之於書則曰舜在位七十載耄期倦於勤夫勞心庶政之間以至於倦於勤豈所謂無爲者哉曰古之所謂無爲者非弛廢萬事無所用心於其間也謂乎不爲事之首耳蓋天下之理有經始之時有守成之際方其經始之時修禮樂於廢亡革政刑之僭濫全可用之器復久曠之官風俗已敗者持之使成紀綱已疎者輯之使密方是之時雖欲無爲不可得已若夫守成之際則異於此禮樂有定制政刑有定法器有常用官有常守風俗已善紀綱已修沿之累黍不足以爲

頊殺之鉉雨不足以闕事方是之時雖欲有爲不可得也舜之所治者堯之天下也堯以聖人之德享位長久其風俗法度行於天下可謂備矣舜雖聖人欲增堯之所爲不可也欲省堯之所爲又不可也則不過承其已備之法講明開布之而已則舜之爲天下者未嘗爲事之首也此所謂無爲矣而其勉勉於天下之務者亦未嘗已也故五載一巡狩以考諸侯之治自仲春以至於仲冬由東岳以至於北岳犯冒寒暑涉履山川是舜未嘗處於京師以忽天下之事而不爲也苗民者南州之小國而征苗者又舜之末年

也而舜之行師之事親命於禹及其不克也則又舞羽於兩階以悅來之苗之區區而舜猶未嘗藐然於心況其大者耶是舜未嘗享安於深宮以忽宗廟社稷之計而不爲也然則所謂無爲者不爲事之首而已不惟舜而已古之爲政者皆若是也故堯之爲君洪水既平之後后稷當民艱而契教之則天下已無事矣此堯無爲之時也及考之孟子則其勞之來之匡之直之輔之翼之者未嘗廢焉成王之時承文武之業守積治之餘嘗蔡已誅商奄既殄則天下已無事矣此成王無爲之時也而周公授之以典禮三百其視朝告朔事天地交百神親諸侯撫羣黎者未嘗少廢焉故曰王省惟歲夫歲功不息則王者之事亦未嘗止也由此觀之則舜之無爲之意可知也已而後世中才之君仰漢之孝文唐之明皇或於無爲之說而不考其實遂欲以清淨寂寞治天下或終於無功或至於衰亂嗚呼彼豈知舜無爲之意哉

漢文帝論

漢之西京其爲治近於正心修身以化天下者莫如孝文帝文帝躬行以率下其迹著明者莫如節儉班固稱其在位二十餘年宮室園囿無所增加至於身

此也故爲之制度之密綱紀綱之詳頒之天下以束其心體齊其耳目故宮室之用器服之飾車輿之節人徒之數自天子至於委吏由京師被於海表斟酌處置錙銖分寸之間皆有條理而不亂使之馴飭而不至於拘優游而不至於蕩下者不得進而慕上尊者不得俯而從卑則是所以調劑天下之民者盡於此矣猶懼夫斯民之未深知也於是月告之時詔之歲曉之置官師以勸之於鄉閭立師友以講之於庠序使之知夫循理奉法之榮踰分犯上之辱夫如是故天下之民雖豪悍忍詬者莫不愧羞勉激以從上之

令而後風化得行焉文帝之爲天下也嘗有法度紀綱以節制之與嘗月告之時詔之歲曉之使知禮義廉恥之可貴與皆未嘗聞也則天下之民將何所依歸向風而就先王之禮哉此其雖有修己之勤而卒無化俗之効也下至孝武慨然有意修太平之治於是疇咨海內招徠俊良與之議文章改制度而武帝未嘗行之於身故天下亦莫之信其爲治之迹與孝文異而其失一也臣故曰風化法度兩者相爲用而未嘗可以偏廢也

唐太宗論　閣本無

指紳之論皆以爲唐太宗之德業可以追迹三代之盛王子以爲太宗特秦皇漢武之不敗不危者耳太宗當隋氏之亂輔翼高祖起義晉陽以一旅之師轉戰天下所向必敗其軍取其將包其地及已卽帝位政事簡肅尊儒重賢法度文章稍稍修立而憔悴之民復見昇平之世由是言之太宗可謂明天子矣及其務名尚功而用心於外生事四夷而勤兵於遠則何以異於秦皇漢武之爲哉雖然秦皇坐招天下之亂漢武大窮中國之民而太宗之失未至於此予故曰秦皇漢武之不敗不危者也請畧言太宗之失四

荒忽之地使其耳不聞中國之金石目不覩宗廟之禮其心冥然如圈豚笠鵝不識堂陛之上然後姦誦之心悖亂之計伏而不生此先王御夷狄之長計也太宗不察此而聽四夷遣子弟入太學使之習治亂曉攘數以爲子孫無窮之憂其失二也黃石公記曰捨近而圖遠者勞而無功捨遠而圖近者逸而有終先王非不知廓地萬里以爲廣聚四夷之財以爲富然夏商周之盛地不過五千里而夷狄之國不與焉知其力不足以守也太宗畧取四夷之地而並置州縣使其將士更往遞戍於風霜砂礫之野河源隘阻

之上萬里奔命九死一還捨本而爭末空內以實外其失三也夫夷狄之性非可以法度風化調習之也先王待之甚輕貢之甚簡雖有驚慢不遜往往置之度外周宣之時獫狁內侵至於太原其事變亦已亟矣宣王未嘗發衆撫劍角逐之也命將驅之出境而止太宗憤高麗出不遜語以拒使者於是戎衣親征涉大海冒寒暑至親持戈於馬上以身先士卒吮疽將血以感厲三軍以人主之尊而與微外之小國爭一日之傷敗則辱國勝則不武其失四也誠使太宗蚤去四失而裁之以先王慮深計遠之道則庶幾乎近世仁義之主而太宗兼有之臣故曰秦皇漢武之不敢不危者也

唐明皇論閻本無

唐明皇之治盛於開元之間而衰於天寶之際自唐之名臣崔羣崔植之徒皆曰用姚崇宋璟則治任李林甫牛仙客則亂爲是說者固淺知治亂之源者也雖然任君子則理任小人則亂天下之人皆足以知之不待辨而著者也臣嘗以爲天下之治亂豈特係乎任相之得失亦人君之所爲有以自速之耳蓋崇清淨慕無爲者開元之治所以衰而天寶之亂所以

致也何哉人君據崇高富貴之地提生殺予奪之權身居廣宮日享備味目視天下之美色耳聽天下之善聲凡所以順心意快嗜慾者未有求而不得招而不至也是以其志易驕其情易肆其恭儉遜謹之誠易壞其淫佚奢汰之氣易生而古之賢君不至乎是者以有天下之憂累其心也惟天下之憂累其心故日出而坐朝中昃而後食夜分而寢未旦而興微外之小國爭心焦思乎社稷安危元元利害之計猶不自以爲足況有服於燕游之樂聲色之惑哉夫如是然後享天下之崇高而不足以驕其志也故後世稱堯之德者

曰以天下爲憂而不以位爲樂彼豈特有愛民恤物之誠然後兢兢若此耶亦其勢然也明皇中年惑於道家之說晏然深宮之中屏思徹慮將以游心大寂之衆不能誅除二三佞竟遂使變起宮禁毒流京邑追述姑射則天下之憂固已不置於胸中矣以人主之尊安富樂而又加以天下之憂不置於胸中此固般樂侈汰之所由生也於是女謁之險詖得以亂其志近倖之巧言得以入其耳邀功之將得以開其辨聚斂之臣得以伸其說而明皇方且默然於上視天下之勢日入於壞而猶未知恤也此所以遽至於天寶之亂與昔漢武帝溺於柔門之學而臺城之禍起於治而祇以亂天下也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

唐文宗論 闕本無

或問曰史臣稱文宗有帝王之道無帝王之才考文宗之事實則知史臣之說未盡然也夫人君之道動之如天默之如神持之爲剛厲之爲斷是以寂然而處萬事之應天下之事得失是非無不至也奮然而處萬事之變重輕淺深無不當也虞舜詠四凶四凶不能逭其罪成王詠管蔡管蔡不能肆其奸此得人君之道者之時有不同而已矣使其居無事之時豈不足以爲

守成之主哉

伊尹論

或曰孟子稱伊尹之居莘湯三以幣聘之然後起而爲之臣則伊尹可謂難於自進矣然而又曰伊尹五就湯五就桀何其去就之易進退之速如此哉蓋非伊尹之事而孟軻之傳妄也應之曰三聘而後爲之臣者伊尹之所以自重其道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之所以終湯之志也古之賢士方其上之不我用也則深藏遠伏於畎畝巖穴之間而不怨及遇其時得其君也亢然當攻師之隆禮而不辭然而王公大人

能屈身以下人卑己以尊道者自古常少也伊尹以堯舜之道磨磐浸漑自得於心爲日已久至於濟民救世之業蓋其胸中餘事然成湯信道之淺深未可知也召而亟往則道不尊道不尊則言將不信而志將不可行也故優游以俟其禮持重以觀其意然成湯之幣凡三至而不倦則其尊賢重能之心可以見矣於是釋耒耜而起爲商之輔相卒於君臣相得言聽計從配功皇天故曰伊尹三聘而後臣湯者所以自重其道也雖然伐夏救民豈成湯之所欲哉特出於不得已耳蓋湯之於桀臣也夏之於商君也臣之於君情義甚至常欲其本支之盡長社稷之永久宗廟之安固臣民之和附雖桀之甚不省而成湯之意豈欲遽奪其位而投之南巢之野哉固將道之以仁義之以義幸而一旦有改過遷善之意則夏之宗祀庶幾不絕而桀之過惡不必究也於是使伊尹就桀而事焉使之告桀以事天庇民之甚艱奉承宗廟之不易悔吝之可虞禍敗之可畏善之可積過之可惧丁寧深切見之於其言憤惋果敢形之於其色雖桀之昏驁以爲猶可漸濯追琢而爲堯禹也桀既不能改而湯以爲未足深咎也於是再使伊尹就仕之然

猶未改至於三至於四至於五卒不改其惡於是伊尹以桀爲不可諫民終窮而無告矣乃復於湯而決於升陑之戰書曰伊尹去亳適夏既醜有夏復歸於亳此之謂也故曰五就湯五就桀者伊尹所以終湯之志也由是觀之則伊尹之事雖若紛錯而難明及擊而理之可以合而爲一孟子之言未嘗妄也噫成湯伊尹事業之勤至此蓋亦足矣而後世好怪之士如莊生之徒乃或以剛戾忍詬爲伊尹之行彼徒見伊尹贊湯之伐桀而不知佐湯之事夏也自漢以來左右附益之臣如魏之荀文若宋之劉穆之唐之裴

寂皆以其區區之謏詐離故君而附新主以徼天下之大利彼其意皆欲以伊尹自處也夫豈知古之君臣用心之厚持義之固哉泰誓曰肆余以爾友邦冢君觀政於商惟受罔有悛心於是有牧野之事夫武王親政於孟津者冀商王之悔過也及其不悛然後伐之故伊尹之就桀武王之親政其事雖不同而其意一也

周公論

嗚呼荀子之不知周公也其論大儒之效曰周公負扆而天下定周公之謂也夫豈端拱深宮垂衣而治哉蓋負扆而坐諸侯趨走乎堂下夫誰爲恭矣哉兼制天下

立七十國姬姓獨居五十三人夫又誰爲儉矣哉此其失周公之意遠矣夫恭者不侮之謂也儉者不奪之謂也有王公之尊則其侮人也易兼威福之權則其不奪人也難由是言之崇高富貴之人不能守恭儉者多而能終之者鮮矣然非所以議周公也使諸侯奔走受命於周而周公於其來也不能厚饗飧宴享之禮其去也不能盡賄贈郊送之意以失天下之歡心則謂周公爲不恭可也至於南面負扆傳而進退蒼上下之分君臣之體所以相維持而膠固者豈不恭之謂哉古之建侯開國以輔王室尊天子自以爲仁朝諸侯可以爲義非恭儉之足以名也冢人掌墓地而言其不儉譬猶責車人曰輪奚不直轅奚不曲問匠氏曰矩胡不員規胡不方也非所謂之變也蓋苟之巧而其變有不同也朝諸侯而論其不恭封同姓而論其不儉譬猶責車人曰輪奚不直轅奚不曲問匠氏曰矩胡不員規胡不方也非所謂之變也蓋苟卿生乎亂世雜乎流俗之間未嘗親講聖人之餘論其爲書也徒務馳文辭之工以誇世俗而不暇擇其是非得失之詳故其辨論雖博而詭於道者甚眾非特不知周公而已

李訓論

嗚呼士之遭時遇主也非有帝室之親而懷腹心之忠非有列國之封而奮手足之衛其爲作史者固宜取大節而棄小疵美其犯患而遺其細過然後可以激忠臣而勵志士苟惟徒責其小疵而棄其大節論其小過而掩其犯患之功則是以成敗論人矣且以李訓而論之其始也布衣賤士於李氏非有帝室之親也使其功成名立於唐世非有列國之封也而能竭忠憤志以爲文宗謀者何耶謀而就乎大則左右僕射次則侍從之官耳身沒之後子孫賢乎貪唐之祿其不賢乎爲唐之民謀而弗就身膏斧鉞誅及妻孥豈可以白徒而搏精銳哉爲訓者胡不告文宗曰舉神策之兵而委之於將罷二人之柄而付之有司然後有罪者誅無罪者釋之使天下之人曉然知宦寺之罪不可赦也則仗士良陳弘志乃一婦人女子之力耳其次者從鄭注之謀可也豈有甘露之禍與而不知出此反以譎詐敗天下事抑亦當時衣冠之厄會也唐社稷之不幸也設使當時無風動蕪幕之變足知關寺之不可逃矣豈天意之不佑俾人謀之洄刺者耶唐史惟知罪其浮躁而失之願執事者思之也

律賦

三階平則風雨時賦

圓極之運太階以平表聖神以德盛致風雨之時行位正六符炳光芒於常次氣流四序普散潤於羣生大氣之遠兮其體高明列宿之繁兮其文交錯君道修於下則瑞爲之證人事失於此則變從而作偉一相運而死元和逆黨幾於殆盡少足以快天下之怒未足以雪憲宗之恥惜乎訓之情銳而氣狹志大而

德之温恭感三階之炳燦騰精於上燭太微紫微之
居垂象於人應時雨時風之若惟惟華藻蒼蒼昊穹
旁澤乎太一之座密次乎文昌之宮則必天地協應
陰陽大同沐之以膏雨撓之以祥風上燦高躔既色
精祲之祥太史占天分測宿離之會上焉雨雨之悉
正下焉元元之永賴盛澤鼓舞洪恩滂沛觀文察變
仰魁斗之均明薄山流湘蘇物情而交泰豈不以天
至邇也其監無私星至遠也其應不欺惟三階之成
象合元元之題期或當乎卿大夫之列或主乎士庶

人之卑率皆騰躍而有爛守常而莫移致此協氣播
於六時薰兮解慍之美沛若如膏之滋順軌而居展
開德宣符之教以節而至無鳴條破塊之爲斯蓋位
焉不易其尊卑行焉不差其經緯使清徵之令均被
乎率土脉沐之澤昭蘇乎品彙化養無外涵濡罔既
相比而列連炳煥於七星仰觀其符知協調於六氣
誠由至仁之化也四表光被太平之治也兆民允懷
蒿休功於萬宇兆祥應於三階載於傳則徵痍苦之
辰昭於記則無荒暴之乖驗斗覆而歲穫求端則正
占畢明而夷貢取類其借班固志之也曉然示人方

朔陳之也勤於致主修皇德以上動煥台光而可覩
符作肅作聖之事鮮極備極無之苦又何必享帝于
郊始能飾乎風雨

官體詩

天官顓面正朝

天官惟將相位號著璇香所處皆顓面攸司共正朝
極星安正宁列宿儼羣僚號令三光動吹噓二氣調
何參方輔漢稷契正禋堯盛旦羣龍進乾符已上昭

置章御座

聖皇勤政治虛已納忠良拱手居宸扆留神置諫章
孜孜收國論密密邇天光中扆常游意焦勞慎作荒
至言規漢后無逸戒周王默處嚴廊遂洪基可世長

玉燭

聖王臻大治四海屬休戈遂至陰陽順均如玉燭和
德威周遠邇民俗被漸磨品物皆蕃殖昌辰絕札瘥
氣充諸夏潤祥應太平多華旦今如此庸才願詠歌

舍人集卷二終

古賦

雙廟賦

出雎陽兮荒溪淺草之間覽雙廟之遺蹤兮啟高堂以縱觀彼廼遠雖異人兮忠壯同發乎心肝英靈耀乎九天兮顧形貌猶凜然昔天寶之不道兮復陷危以爲安置奸相於廟堂兮養逆臣於邊關胡雛朝發於范陽兮烽火夕照於長安滄溟橫世而莫禦兮漂九州以爲瀾惟梁王之舊都兮倚淮泗之驚湍當兵

革之久消兮矧壁壘之不完徒死節而相誓兮胥肆力乎艱難以九拒邦九攻兮顧虜盡之已殫及兵盡而食窮兮雖智勇其何言腰領橫分於刀机兮支節播棄於邱原生城守而死廟食兮越至今而幾年墜之者林楊兮遇之者盤桓使懦夫有立志兮此伯夷之所以爲賢如二公之風烈兮宜聞之者勉旃夫威刑者人之所懼就兮利祿者人之所喜干矧鯨吞而虎攫兮如思明與豫山獨忼慨以不懼兮持初志而愈堅覩白刃之來臨兮猶蹉跌之過前洞觀歷世兮鮮或能然以孔光之素貴兮猶折節於莽賢偷榮耀於一日兮甘醜辱於千年生爲諛臣以終身兮死爲怯鬼於黃泉聊舉隅以善諭兮非更僕之能宣我思古人兮徒涕泗之漣漣

鳴蟲賦

微哉鳴蟲也彼各有徒深者或潛形於數仞之壁高者或託迹於百尺之梧嘈然四起雜爾相呼其幽陰悲愁如寡婦秋嘆於幃幄其荒涼慘淡似客舟夜語於江湖其聲若曰歲既秋矣涼生暑徂霜稜稜以將結露炯炯而歸蕪茁然豐者爲白草蓊然秀者爲枯株彼無情而若此況吾儔者飲泉食土壽命不長者

與余聞而誚之曰是何譊譊之多也天地至公惟有生死抱陰而隕乘陽而起顧無物而不然尚何爲乎憂嗇取於爾類則有麟鳳之與蜉蝣譬諸吾人則有彭祖之與殤子雖萬口之讙譁訴高明而不已恐造物聞之必有按劒而呵者矣不取僇於天公將見殲於社鬼語未畢歸而自尤曰彼之所以異於吾者躁也吾之所以賢於彼者默也奈何紛紛與之爭言是吾惑也不若收視反聽外與之絕飬既而長城鼓闌遠漢星滅日出東隅蟲聲遂歇

弔隋煬帝賦

馳流郊兮北山莽悲風兮蕭瑟哀隋家之荒主嘗南遊兮弭蹕時楊氏之方盛奄八荒而爲一忘締造之艱勤肆流酣於燕逸平地涉兮敦海高臺隱其陵日顧繁華之已空叢荆榛而若棘感興亡之遄速徒惆悵而涕零流螢集兮漢宮幽鹿乳兮周京自古皆有此矣獨恨乎蕪城惜乎舍完安之圖就敗亡之勢豈羣臣之尸祭絕忠嘉於獻替抑天奪而鬼瞰愎公言而自棄嗚呼楚澤邱墟雷塘卓露鳧雁沸兮秋飛牛羊踮兮日暮迷樓欹傾過者誰顧廼爲文以弔之聊以續乎阿房之賦

廟山賦

大儀坱兀兮孰闢其初東爲滄海兮南爲江湖謂其無意於物耶胡爲積水之中截然起而爲邱墟惟洞有意於物耶胡爲土斷壤絕不容鶩鶬與牽車謂其庭之汗漫兮號巨浸於一隅指天爲幕兮視地爲無上飛鳥而下行舟兮濟未半而力無餘使無所栖息兮其將困阨乎蛟魚乃有廟山兮屹然以中峙洲渚四環兮潴以流水力憊者得休兮見險者得止若被邊郡縣前臨不測之敵兮猶幸有城郭之可恃夜安寄宿夕於南岸舟人相戒以不寐兮聽城鼓而胥半孤山吸其當前兮閃羣星之燦燦及還吾鄉甫涉旬日昔之川行今則陸矣昔之舟處今則屋矣欲輿而曳以歡馬而馬入翔翔乎城邑出馳騁乎坰野險阻危厲化爲夷平蛟龍無所用其威兮蕭瑟哀隋家之荒主嘗南遊兮弭蹕時楊氏之方盛奄八荒而爲一忘締造之艱勤肆流酣於燕逸平地涉兮敦海高臺隱其陵日顧繁華之已空叢荆榛而若棘感興亡之遄速徒惆悵而涕零流螢集兮漢宮幽鹿乳兮周京自古皆有此矣獨恨乎蕪城惜乎舍完安之圖就敗亡之勢豈羣臣之尸祭絕忠嘉於獻替抑天奪而鬼瞰愎公言而自棄嗚呼楚澤邱墟雷塘卓露鳧雁沸兮秋飛牛羊踮兮日暮迷樓欹傾過者誰顧廼爲文以弔之聊以續乎阿房之賦

廟山賦

大儀坱兀兮孰闢其初東爲滄海兮南爲江湖謂其無意於物耶胡爲積水之中截然起而爲邱墟惟洞有意於物耶胡爲土斷壤絕不容鶩鶬與牽車謂其庭之汗漫兮號巨浸於一隅指天爲幕兮視地爲無上飛鳥而下行舟兮濟未半而力無餘使無所栖息兮其將困阨乎蛟魚乃有廟山兮屹然以中峙洲渚四環兮潴以流水力憊者得休兮見險者得止若被邊郡縣前臨不測之敵兮猶幸有城郭之可恃夜安寄宿夕於南岸舟人相戒以不寐兮聽城鼓而胥半孤山吸其當前兮閃羣星之燦燦及還吾鄉甫涉旬日昔之川行今則陸矣昔之舟處今則屋矣欲輿而曳以歡馬而馬入翔翔乎城邑出馳騁乎坰野險阻危

以漁爲穫夕與鷄栖兮旦與息作生長於是老死於
是而已矣歎詰官府與城郭漢澆唐漓兮吾獨全大
古之淳朴視口出而朝兮視月升爲夜膚氷而後知
臘兮額泚而後知夏無功可錄兮無罪可赦與龜鼈
並游兮與蜉蝣俱化我欲留此兮捐詩書視居居兮
行于于不飲酒而樂兮不撞鐘而娛波濤以爲琴瑟
兮風感以爲笙竽寶虞舜兮友軒轅徵賢生兮卑屈
原詆鴟夷兮追魯連

二山賦 并序

武仲嘗從清涼王敏仲禰南岳登福嚴南臺寺既

又泊舟九江望廬山浩乎有遺世獨往之志而未
能也乃作二山賦以寄之

衡之麓兮幽幽衡之泉兮斷流方歲晏之凝沍慘風
雪以悲愁忽青春之時至散沉陰以飄浮上玲瓏以
交滴下青葱以若抽谷鳥語兮關關林鹿鳴兮呦呦
使君來兮此時歷叢徑兮鳴騶奉尚方之寶炷擁北
荒之輕裘曾時雪之未應扣嚴祠以請求星斗煥兮
臨墀河漢杳兮明樓珮凄凄兮振玉冠璀燦兮鳴旒
奉南帝與高眞若交語兮綢繆既畢事兮逍遥盡翔
翔兮林邱踏虹蜺之脊脊摘中天之斗牛松翳翳兮

千幢竹擬擬兮萬矛窺三生之宴坐尋魏闕之仙游
興倘徉而未盡遽秣馬而廻轅水悲鳴兮如惜客之
去山迴環兮如邀客之留顧人事之不可遂徒悄恍
乎離憂公龍旄兮巴陵之車我出沒兮重湖之舟再
望履於潯陽復登門於邦溝語款曲兮有數迹浩蕩
兮無由公雖寓兮天都心獨喜乎南州謂故鄉亦無
以異於傳舍閱世俗之人靡靦而拘囚慕遠公之蓮
社營淵明之秫畴我亦久思兮此邦奉先子之松楸
願歸兮來卜郊偷歲月之優游挹明波於天地摻高
祛於浮邱浩乎遐哉斯樂不可得而言也彼何爲乎

公侯衡山之往兮今不遑再廬山之居兮公其早謀

東坡居士畫怪石賦

東坡居士壯長多雜而處乎江湖之濱或朝餉於野或釣於水之濱或耕於山之下頹然八
或尺皆知其爲異人覩於萬物無所不適而尤得意於
怪石之嶙峋或凌煙而孤起或絶渚而羅陳端莊醜
怪不可以悉狀也蒼蒼黯黮碨礧礌森森以鱗鱗
彼造物者何簡也此風形者何多也蓋含之爲一氣
散之爲萬物非尺度所裁量兮鑿所增損乃知夫黙
聰明捐智巧則其動作固將有凝於神也乃濡秃毫

闢幽思以心虛爲無象以感觸爲大始混沌黙叟左右爲之相浮立洪崖唯諾爲之使移瞬息於千年託方寸於萬里其醉墨淋漓藏於人家散於塔廟者蓋有年矣一日至前驅款荆關解金龜置紫綬而蒼顏瘦骨傑焉如長松之臨歲寒舉酒而屢酹仰屋而獨言曰吾之胸中若有鬼哉突兀欲出而未肆又若嵩高太華乍隱乍顯在乎窗戶之下几案之前乘興命童奴展紙萬幅澆歙溪之石磨瑜櫪之丸睥睨八荒運移雲煙不知太山之覆於左麋鹿之興於前亦不知我之在此而人之旁觀一揮而就蒼茵蠢之體具

宗伯集卷一

再撫而幽深杳遠之意足如在武昌之麓二別之間是時朔風號怒寒氣充斥日臨西雲倒射東壁居士既得其象又感其聲寫修纖與森蔚橫斜出乎崢嶸悄乎如鳥雀之將下冷然若幽泉之可聽乃有霜顯鐵面百歲之翁瞪若有覩卷之懷中居士無吝色無矜容淡若亡也豈以爲彼取之有限我應之不窮嘗聞之曰文者無形之畫畫者有形之文二者異迹而同趨以其皆能傳生寫似爲世之所貴珍居士之文後偉閎博紆餘姣好矣而又欲窮丹青之妙憂以此娛情歡以此寓笑蓋將以賈誼陸贄之辭凱之摩詰

宗伯集卷一

之筆兼之乎一身故其動之爲風散之爲雲斂之爲秋舒之爲春是何其視聽食息與我畧均而多才與藝如此此余之所以心醉乎斯人也

憎蠅賦

方盛夏之焰焰兮氣蘊蘊以熏心斥蠅絺而不御兮將釋履而投簪切於身而猶若此兮又況乎外物之相侵而是時也有曰蠅者或形小於烏豆或衣藍而冠赭其來無端其聚如積汝腹何貯汝足何慙緣眉目與口吻又自恃其羽翼吐舌持髭並肱交臨暫却復還以千爲百是可憎矣吾將數之若夫親賓之會

處景物之佳時償芳樽以晤語援柔毫以賦詩酒未行而已醉膳甫至而先知浮瓜於泉沉李於水清塵埃以灑掃潔槃箸以滌洗而乃面會牝牡公遺溲矢宵漏初息晨光尚微皓露凝宇清風滌衣幸視聽之蕭散已甍甍而四飛飽食方休炎暉正午偃臣床以假寐蔭華椽而逃暑忽伺便而投隙集體同於飛蠱我坐爾至我行爾隨扇不暇執拂不暇施雖有軀之七尺曾眾寡之莫支四序之間可畏者夏汝司其晝蚊司其夜嗟方寸之甚小爲百煩之所舍乃曰人於萬物是亦一蟲紛然雜處小大相攻今夫暫存之氣

息至穢之形骸外有蚤虱內有蟯蛔蓋與生以終始非有時而去來舍此不思而惟蝇是責則我亦褊矣何異乎援劍而逐之者哉

宗伯集卷一終

古詩

馬嚼麥

馬嚼麥僕飲水北風軒軒搖邱陵愁霖十日吁可驚
南山喜見朝日升尋陽北岸霜泥薄窮臘獨爲千里
行五里聊一止十里復一息楊柳弄輕黃已作春顏
色川原入眼雖似快時節去家還可惜豂麥不須飽
飲水勿異塞起鞭移擔復五里帝鄉即到須臾間悠
哉役夫勉桓桓征途幾何莫永嘆亦莫悲歌行路難

兒歸行

竹元珍云澤州山中暮春之月有鳥啼曰兒歸者其
聲甚哀問之鄉民云昔有里婦愛其已子而憎前室
之子欲逐之未有計乃於種麻時火熟其半生其半
使二子分種曰麻生乃得歸而誤以熟者與已子久
之所惡之子歸而已子不返往視之則已化爲蚩禽
啼曰兒歸今鄉人以爲種麻之時候余以謂人之憎
愛藏於胸中陰謀所發乃在於分種之際而心手倒
錯事與願違前人暮禽子母生隔似有巧者主張斡
旋於冥冥之間天網雖疎其應甚密則夫爲人上接

其下用心積慮可不戒哉又知天之所以垂戒示邊
於人者殆將使之推類以自廣非徒爲此一女子也
乃作詩以紀之云

兒歸兒不歸朝爲子母懽暮爲禽鳥飛故居不得返
深林何所依此身寂寞已如此我母在家應憶子子
今豈不思其親空有舊心無舊身兒歸兒不歸春已
暮朝多風夕多雨山雖有泉隴無黍兒寒有誰訴兒
饑與誰語萬物卵翼皆相隨兒今不得完子母兒歸
兒不歸年年三月種麻時此聲頻且悲聞昔一母而
使二子分種曰麻生乃得歸而誤以熟者與已子久
後如頃覆至今哀怨留空山長爲鑒戒子母間豈獨
行客愁心顏兒歸摧痛傷心肝

胡人走馬行

天街極目平如水胡人走馬天街裏南宮宴罷曉色
深宿雨初乾塵不起胡巾滿插漢宮花胡鞍一簇濃
如霞千蹄擬過在頃刻閃電飛星不留迹路旁看者
如堵墻街使傳呼俱辟易朝家和戎七十年雙矢不
射胡中天爾胥不必夸馳騁官家無意窺幽燕穩將
金帛北歸去萬歲千秋祝明主鼙車滿野春色長任

爾所連山下住

昨日之日行

昨日之日嗟可憂羣山積雨漫溪流行人兩兩相負
過雖有橋梁如柏浮南歸童僕皆賈勇潤步豈願川
無舟狂瀾更與人爭力一跌性命甘長休乘險徼倖
乃無患作客如此眞何求今日之日邯優游青天挂
幕陰曛收朝陽透射鳥鳥樂宿潦平帖蛟龍愁新花
芳草色鮮瑩時雨殷紅垂石榴風景清曠亦可嘉旅
食酸寒焉足羞岡原漸高沮洳少此行應快無遲留

車家行

上坡車聲遲下坡車聲快遲如鬼語相諠啾快如溪
沙瀉湍瀨一車十人奉擁行江南江北不計程青天
白日有時住無人止得車輸聲晚來驟雨聲濯濯平
曉郊原盡溝壑方悟車家進退難不如田家四時樂

猗猗堂下竹

猗猗堂下竹我來初萌芽生意甚蔑薄纔能出泥沙
狂霖一夕作霹靂連轟車回首未幾日其成何速耶
翛然數尺高秀色蔚以佳餘陰過溢池喜躍見魚蝦
乃知地道敏不待歲月賒念彼遠遊子聯翩入京華
勢利湧奔趨輿服爭豪奢外雖逐喜好顧聊相陵夸
中乃昏智識有損無增加曾竹之不如徒比草木花
經風已殞落枯槁良可嗟而我方涉世浩渺無津涯
因竹亦自悟慨歌窗日斜

白湖泥

曾浮洞庭淚今踏白湖泥水陸雖異趣客程皆險巇
浮身無根株轉徙長路岐嘗聞昔人言欲以瓦爲衣
風雨輒不出華堂安所施我今南復北擾擾亦奚爲
行役衆所同浩歌聊自怡

道中觀荷華

放棹東南去正值荷華榮玉質不待染仙香無限清

朱朱仍白白脈脈復盈盈涎遲天風起誰憐舞態輕
與廖開甫自淮南同行赴舉相別二十五年復
相遇於蘄水驟爲詩贈別

東書吾初走夷門傾蓋得君恨不早蘭溪駐馬復
逢二紀飛馳如電掃惜君憔悴力不任顧我滄浪髮
先禹憶昔同行氣頗驕青驄馬快鞍韉好荒山破屋
風豪橫大澤長堂雲傾劍高談洒落見天機健句縱
橫攄腹藁辛勤始得到京邑交辭不入春官考可憐
六龠委泥沙坐看羣仙上蓬島壯年多難寸心折勁
鏃已衰難破繞而君設施有餘才西佐元戎尊城堡

牛刀拂拭試一縣如引淦滄溟灌行潦歸來赴憩天子
庭正欲披腹呈瑰寶忘詞未吐疾先入藜杖扶行色
枯槁藍輿復指天涯去長川橫濫聲浩浩驊騮不日
歸王爾那久低摧臥霜草

久長驛書事

空堂深深閃燈燭羣奴辭眠聲動屋豆肥草軟馬亦
便嚼美只如蹙上簇天事由來不可量初更月出星
煌煌須臾變作霏霏雨客枕不覺知夜長

故縣作

倪促遠行役勞勞羣僕夫上漂以霖雨下濕以泥塗
寒入肩脛裂渦兼巾裳汗行蹈何其難我馬亦已瘏
逢人問前舍指點山牆孤投得數間屋慘寂日已晡
橫流正浩蕩驚飆尚號呼舊火就空室排肩如鶩雛
篝豬不爾責但願僵者蘇亦有斬春酒汩汩傾淺壺
投醪不及均自酌以爲娛

白砂驛作

浮雲紛紛鑠大清驟雨瀟瀟飛中庭氷釐脫粟冷徹
骨欲語寂然誰和鷹鸇家十日心甚壯今日始覺愁
腸并僕夫衆頭亦不樂泥深輟密尤難行長道何意
此艱險彼蒼其誰司晦明閉門籧篨夜未久試遶前

極望星斗頑陰稍散避青溟白月飛光臨戶牖推移
變態俄頃間坐使夢寐成歡顏疊奴謳謳亦相語明
日快馬臨關山陰亦不可知晴亦不可必爾曹穩眠
莫忽忽清風更待東方日

題鮑家鋪

郵亭秣馬朝發天雪雲壓山山蔫泉龍頭客飢欲嗽
日屋底人閑猶鼾眠敲門得薪感相濟征衫始洗賴
火燃江南亦有安栖處那羨郵亭人穩住

發光山

搖搖春霜草頭白氷如龍蛇當轍迹天開日曉非偶
然昨夜滿山明月色憶昨北走關山中下阪還登百
千尺狂風虛散何可當枉迹貂裘孤投得數間屋慘寂日已晡
千里平而況六幕俱裹明昔何艱險此何易付與偏
枯豈天意人心既好馬亦騎騰轡韁轡鳴蕭蕭而我
亦復歌且謠惠相好者同遊遨相與馳君之樂郊從
此不嗟衝涉勞

至趙莊鎮捨轎乘馬二首

淮康望夷門驛舍僦六七我車嗟已勞我馬亦大逸
朝來天色好輝煥川上日郊原葬而蒼生意密如櫛
晨飧願順適晝氣更盈溢摳衣就鞍鞚前引以一卒

馳堤歷轡紆鶩木榮棗栗豁然就平曠天壤合爲一
稍過王務陂陂長水波汩鷺風搖澎湃鳧鷖語啾啾
却思在江湖雙艫更輕疾川陸雖不同吾心兩無必
忽忽背鄉井瑣瑣干祿秩功名未及試行役甘於蜜
安得擺羈牽優游老蓬蓽
晴郊漠漠翠煙浮乘興閒登果下騶風色斗回成凜
洌却添貂帽擁馳裘

舍轎馬而步

巖風駕雪霜吾爲顏溫煖白日煜郊原吾馬快馳逐
二者皆適用翩翩兩黃鵠馬驕倦提策簡狹厭攣束

何以救斯弊奔馳有吾足副之兩革靴隨以一節竹
鳧趨上高岡虎步出平陸折花得低枝照影臨深谷
道逢田間叟時訪以耕牧此音稍入耳俚語俄滿腹
行行及前堆小汗已霑霂芳草可爲茵吾眠不須褥

人生忌太佚終歲居華屋醉飽耳目昏軟暖筋骸縮
今吾異於此千里千徼祿朝隨塵驟夜倡鴻鴈宿
戶樞勞乃久金礦鍛方熟聊歌以自娛不作楊朱哭

江晦叔見訪於興國寺見庭中修竹兩竿云竹
雖不多而蕭騷可愛因贈之以詩

憶昨在江都聯居城一曲我家百色無惟有數竿竹

昔遊江湖上厭看無限不測之高浪今栖塵土中慣
聽掀天拔木之狂風風豪浪狠常相逐我生此時宜
阨窮浪頭漫漫從海起客舟搖戰如枯葦同梁轉尾
入深灣往往三分偷得一分睡豈如宜秋門東傲屋
居冥兀前當掌平地風從崑崙湧渤來平頭疾轉敢
千里金鋒相磨眾鬼兵介馬爭先萬胡騎揸搪震壓

尤可驚千妖百怪悲號聲我時安眠不覺蹶然起爐煙寂滅燈冥冥寒衣徑起走出戶未起開扉已吹仆閉門正欲避風來風大衣襟不肯去天涯地角兩茫茫一身渾無逃遁處明朝斂枻窗戶間浮塵委積如邱山遥知九衢中馬走塵往還我欲投書訴風伯帝閽峩峩不可攀怒攜千將遣四壁空有壯氣彭心肝頗疑猛虎嘯山林慘淡陰威動寥廓又疑土伯夜與波神爭叱咤喑嗚聊猶惡更當折簡問巫陽天下誰人司棄籍

歎詩分題二首 天字 虞韻

宗伯集卷二

一邑臨襄漢青衫正少年二毛侵鬢髮披霧始窺天三接龍光遠瞳矓白日邊四門方雜遝羔鴈貫林泉五斗安微祿雖貧志浩然六韜聊自試有策佐平燕七札穿强弩諸君必凱旋八荒馳貢篚恩盲罷戈鋋九九期君用慰非命世賢十宮何敢望於此卜歸田

又

一樽勸君飲舉觴莫遲遲二月風景妍都人正遊嬉三春已失一胡不惜芳時四郊更清曠紅紫耀逶迤五侯盛供帳出以歌鼓隨六龍西翔翔迅速不可追七澤起悲風晚景含崦嵫八音莫停奏妙舞隨金絲

九門稍合翁莫待淚沾衣十里燈照燭光蔭矣各還歸

招竹虎珍嘗江州新茶

我生世味薄所好惟眞茶江南隔浮雲廬岳望苦賒煎烹逐土風白土和脂麻有客自遠至開緘得新芽乍見眞邂逅失喜成謹譁掬覩未及視清香破氏邪堂堂京邑雄萬物來天涯念此至蠹草崎嶇亦隨車小磨元自攜瑩石無纖瑕玉塵漸委積鷹嘴猶交加汲泉防汚埃上以密葉遮蟹眼已鳴沸君來何晚耶相呼共一啜如到山人家頃襟得浣濯兩目祛昏花閑居無宅樂賴有此趣佳煌煌金張門酒肉爭豪奢人生樂不同未用相矜夸吟罷腹飢吼空庭噪昏鴉

宗伯集卷二

冷淡不輒飲千金賞箏琶一醒又五斗顛角如紅霞蕉漿爽肺肝金椀啜齒牙坐覩吾曹癖往往笑以嗟人生樂不同未用相矜夸吟罷腹飢吼空庭噪昏鴉

廣津倉檢視開斗

長渠西來擬天漢千里清陰綠楊岸高墉傑屋如屯雲碧瓦參差插天半小樓三尺偷晨光山堆堰積白與黃牛艘一卸須臾了江湖極目來帆檣國家稅法擬前古還以養人非自富連營習射皆貔貅月禀大倉急風雨歲深弊積如鼠穴檢視之官緣此設我初受牒頗激昂匹馬朝朝踏殘月千簿簇簇來如林袍

裨元坐青槐陰秋臺增損必拘送莫怨小官持法深
吾概平如水運量四海亦如此今朝且佐大司農宅
時敢獻明天子

送竹元珍赴官台州

羈旅徇京國春風常閉門扣關首過我云是竹王孫
欣然八尺長玉質久更溫探之以羣書浩渺領崑崙
餘波濯我熱挹取不計盆朝啟清風窗暮掃明月軒
歡元有眞趣不隨車馬喧動可與俱遊靜可以忘言
胡爲捨我去獨指岷江源偏仄鳳翔西疊嶺如駿奔
渾渾蜀天滿沉沉巴月昏到官復何時晴秋禾黍翻
魚雁若可托篇詩寄湘沅

送李大夫管勾太平宮居袁州

冷局自少責讀書勿忘餐登臨時自適吟思攬乾坤
康定慶歷搜羣英公爲布衣歌太平熙豐元豐王道
興公作大守逢休明四十年間走四海崛强不肯干
公卿裴寂正議天柱壯皎皎素節冰壺清胸中慨慷
外簡易年高未見白髮生龍鍾節已凌歸意銳奈何去
就不敢輕勉歸天閼乞閑散諸郎惜祿猶屢爭教然
不與兒女計飛章丹扆輸赤誠明朝果得琳宮去匪
但使交期在不須論遠邇今夕宿朱僊相望月明裏
廬山色遥指迎玉溪氣象自瀟洒新暉古鏡當霄横

頑雲積穹蒼天宇晝沉黃日車亦徘徊風力軟不揚
亭午猶蒸溽汗瀉如沃漿裋褐無所投返坐閉深房
外觀俱遣絕欲以進清涼煩襟竟不解號呼投空牀
安得引扶搖大鵬共翱翔拔石移三山回波沃扶桑
炎官喪精魄火城潛遁藏披襟閶闔畔爽氣盈衣裳
誰能守環堵執熱徒自傷

時雨

空車轢雷鼓推電下里寘甘雨遍元豐嘉號卜長
年太一尊神宅畿甸齊宮夜禱回天聽美澤朝流慰
人願豆苗蓬蓬菜低垂土脈舒蘇蝗不飛野老謳歌

忘帝力夕陽相與荷鉏歸

雨中

大雨已滂流小雨仍霢霂風來掃欲斷雲送還相續
沉陰壓天宇蒸潤浸旅服隴上麥經秋江南梅已熟

蔡州三首

愁雲昏昏掩六虛電光霍霍盤四隅淮西一雨三晝
夜長瀾積潦無處無試登高臺望四野平田渺渺成
江湖山源奔溢來處遠晨朝又報高丈餘重閨閉築
僅自守一帶縈疊何其孤頹墻殷殷若山壞百舍相
挈無完區辛勤買得稍一束馬饑況乏粟與匆三十

年間走西方未始遭此眞窮途跲居邱亭往來斷時
起顧視青雲衢如絲一縷見天面頑陰復起相模糊
幽憂填胸不自遣強扣瓦缶傾殘壺醉中暫爾神氣
王醒定更覺心灌枯城陰老蛙正逸樂聲如轉軸相
鳴呼強弓毒矢未易射欲殺惟有仙翁符吾家去此
十八驛愁來更展江南圖

又

狂霖出羣山夜半擊堤口水橫溢陵阿餘波猶怒吼
東村五百戶一塌如摧朽蹠瓦聲如雷牛馬不及走
壯者上枝柯幼子浮罌缶驚逐吞天瀾兒猶闖其母
旁人避形迹睨立誰敢救凍餒何足言餘生豈能久
人云淮西水如此昔未有我生眞阨窮出與此災偶
晨興得枯槎泛若上牛斗獨濟恐難安人危敢援手

又

行路難歸去來三日汝南城不開天角隱隱聞輕雷
掣電更劃劃猛雨還灌灌淮稍漲汪汪波漸淹高高臺
我欲肩輿出南郭極目惟有白水漫高衆驛道安在
哉連山洑流相喧豗災母不復顧嬰孩棄之如塵埃
踐哉生魚頭人世永隔良可哀清都咫尺可以訴誰
挽北斗翹鳥呼行路之難邦人之災

劉公詩并序

吾鄉劉原甫雄文博學爲天下師表四方士大夫登其門執弟子禮者足相踵也而余不及識今識其子仲馮仲馮居省中治事精密吏不能欺應接不倦甚得士大夫心天下稱爲賢吏部其文學議論能世其家余自京師南出過鄧陵與國寺入金剛院見原甫通判蔡州時題詩四句在壁曰寂寂空堂欲暮時鐘聲斷續雨干絲此中會有西來意正復庭前柏樹知乃錄以寄仲馮請附大家集中因爲詩道原甫平生以足余愛慕之心云

原甫吾不識聞之士大夫少時已絕羣卓舉千里駒讀書足智慮萬卷力有餘善發六藝蘊高談詆先儒天文地理學道藏及浮屠緘悉無不講講之皆絮如文章弄豪贍咳唾玉與珠散落八極間買者論錙銖爲人又挺特不與俠者俱伉健虎獨步軒昂鶴仍孤身雖登兩禁未及秉鈞樞爽氣隨沆瀣欲收入清都嗟嗟劉夫子信是荷揚徒富貴非窮愁而復多著書荒城過宿雨古寺大平蕪讀壁上字奎畫照天衢我來值日暮篝火爲踟躕想見其風骨磊落眉宇疎邦人好事少不以玉石亭歲月更久遠彫摧逐泥塗

作詩貴述美聊用贊不渝

入關山

輕輿兀兀乘朝暉渺入山徑行遲迤昨日喜與山相見今日得與山相隨山中老翁迎我笑借問久矣來何遲答云王都富且樂四方車馬皆奔馳我雖慵疎亦勉强天恩得邑方南歸山林市朝不同調公雖高簡宜無譏老翁聞語更讙意爲我煮水燒松枝山家十錢得升酒勸我引觴聊沃飢爲翁一奏白雲曲翁亦爲我歌紫芝此聲淡泊極有味往往世俗無人知山中之樂有如此嗟我捨此將焉之

新安鋪三首

單單澗中草冷冷山崦泉泉甘而草芳旁有屋數椽夕陽漸盡西風起行客山頭望千里

薄雲斜日亂山川投得荒亭晚息肩地僻誰知藏好景庭花數朵折金錢

簟如秋水慙回廊素月分輝一倍涼山木交加無意緒故欹殘影到人牀

晝息於林下

大暑涉長道前山後山深忽逢鈆因木投得數畝陰僕夫六七人臥起且呻吟念爾亦大勞獨佚我何心

試爲蘇門嘯冷冷鸞鶴音清聲滿坑谷爽氣回中林
松風爲之興泠泠破煩襟神骨斗醒快炎蒸豈能侵
安得寫此懷寄之朱絲琴

途中大熱

促促客行遠悠悠山路長南歸當六月復值此驕陽
祝融秉炎火清曉升扶桑流焰鑠地精兀兀馳淸岡
籃輿如入焙坐席似探湯睛暉熨不醒背汗雨沾洋
否問幾至死忍渴尚徬徨願借萬里雲蔚蔚排穹蒼
護彼三足烏潛行天中央繼之以冷風漸漸吹衣裳
豈獨一身輕輿物共清涼

大熱息於官亭

大暑投官亭堂空已頹折盤桓倚門戶坐以一莞席
昊天多清風至此何懌惜及我無分寸揮汗已盈尺
較之渴仆長途間猶賴此中容少息嗟我不如亭前
馬穩嚼青芻棚陰下又不如東家養蠶眉彫籠彩畫

近巖帷一身擾擾南復北凌寒涉暑常奔馳寒猶幸
可沃以酒暑眞可畏非艮時

水上清風覆以喬木

喬木張帷幄小溪環珮聲清風復颯然三者固難并
而我兼得之世俗亦不爭逍遥萬慮廢俯仰一身輕

曉日爽氣瀟颯淩朝霞山川從此增秀色塵埃不復
留君家羨君年少氣力銳況有長才可經世馳聲京
邑蓋有年作幕山川不得意謾尋幽景養天眞積明
不學陶潛醉錢夫子我今去指湘江邊洞庭波瀾濶
如海與君又隔東南天饒陽亦有木犀種眞骨來從
武夷洞自有清香百步聞煩君爲買雙株送勿云千
里移致難從古物輕人意重但將木李對瓊瑤餘物
區區且安用

溢城東

廬山之岑岑橫絕東南天大江之湯湯洲渚相鉤連

山水兩中間君家之故園憶昨別此去春風初破面
歸來已秋節登臨怳依然萬里一轉蓬四時眞蛻蟬
退無環堵宮長逐車輿舡風景日愈佳塵埃自纏綿
人事正浩蕩徒勞賦歸田

喜雨

暑伏忽已盡金風稍自秋驕陽仍不戢歲計實可憂
昊天雖甚高聰聽徹九州聞其憔悴聲知此黎民愁
白日收赫赫慘雲布油油昨朝雨意作初自匡山頭
稍添郭南陂次及城西疇入夜又滂沛四境暑已周
平明出東郊翠畝連山邱爽氣吹客襟餘聲壯溪流

自此飽香秔可以繼麥麰聊爲拊髀歌以代擊壤謳

白公草堂二首

蓬士因忘世非求高尙名林泉得佳處風物有餘清
貝錦傷讒舌浮雲寄宦情詩才今古備性理死生明
蓮沼秋芳合香山晚翠橫黃麗繞官舍不復念青城

又

朝貴偶謫宦郡侯眞好賢吏事不到門身與白雲閑
堂下有流水堂前俱青山時攜孟光來冷語夕陽間
登覽興已盡浩然亦俱還頗笑沉湘人戚戚多愁顏

宿天池

臥龍潭

已登臥龍菴更看臥龍瀑來從不盡山奔人無底谷

谷中鳴百雷林外漱寒玉雄豪與清泚上下相接繞
陽崖發幽花陰壑偃喬木兩崖天劃開萬古神潛伏
我來坐潭上仰仰清耳目神骨倍瀟洒衣襟仍霖霂
名山到能幾好景看不足慇懃莫思歸更共潭邊宿

二賢

羲之之墨池淵明之醉石人生嗜好亦天然豈顧書
淫與酒癖一時聲價動宇宙千古林泉記縱跡書周
吾不能酒亦久不喫枝筇葱翠畔鑑影泓澄側瀟然
與會間頗類師也辟所慕不新財能捨山南宅

尋眞觀

武皇車駕東南出訪道求仙希萬一屏風九疊雲物
清意恐神仙常此室羽章之館締構新壇場夜夜所
星辰蓬萊縹緲不可到橋山一閉逾千春詠眞之夫
在旁側白鼉潭心飛霹靂田收歲美龍亦閑惟有瀟
湘照空碧誰道尋眞是女郎朝滄松桂夜焚香明睥
綠鬢今何在應已霞衣侍玉皇

磁湖安流亭

怪石倚洪流朱欄蔽荒磴來窺空曠野喜值波瀾定
涵虛無邊表見底皆淥淨磁湖萬家會華閭相輝映
雙峯引西秋控帶郛郭盛乃知一聚落富庶亦有命
嶽治今久貧豪室蓋已病意初締搆人有力如卓鄭
瑰材照密石歲久尚鮮瑩俛仰正忘歸白日動明鏡
風順當進帆徘徊寄孤詠

嘉魚遇順風

晚雨落雌收夜風鳴未已輕寒破秋夢亦逐征人起
闇篷問篙師開帆已數里喧喧波拍岸漠漠雲覆水
殘照如珠翻湧濁若山峙白鳥亦回翔江豚相助喜
餘聲更澎汎掀瓦席與几孤舟沒復出輕捷如可恃
我生遊四方太半江湖裏吳會弔胥臣瀟湘弄帝子
詠歌懷曩昔往往成詩史此行又壯觀快欲插翼比

雄豪愛宗慈瀟散追范鑫趙鼓佐傾觴呼兒斫金鯉

寄題王道祖秀光亭

徙倚望西南秀色如可掬湘水蘧纖羅湘山疊明玉
清輝來西隅朝爽浮萬屋圖寫卒難成登覽常不足
會計當而已廉吏況寡慾蕭然忘軒冕晚日可娛幽獨

晚步西園

今日曷不樂吾園來頗疎向晚門庭空杖策到城隅
林噪其飛禽池躍其遊魚似怪我來遲晨朝何往乎
寂默不應答誓與爾輩俱唼波羣喁喁喝集灌聽相呼

奉酬李時發岳麓見寄

秋風入荒城落葉如飛雨夢寐湘西遊晻曖不可覩
昨日得君詩諷詠日欵午山光相隨來滿酒入庭戶
憶昨尋此山扁舟憂平浦白鷗爲前驅丹霞隨步武
漸入空曠中輕清欲飛舉幽泉落石鳴喬杉得風舞
峰巒半明滅雲月相吞吐巖巖仙佛家殿塔羅翠塢
半壁聞棋聲深林傳鳥語清境遣已極更上最高處
朱欄插青冥華屋橫險阻雲夢吞八九天衢量尺五
邦視長沙城迫仄眞環堵涂水帶榮洄青壓綠一縷
平時事干謁白晝走塵土到此覺況迷直欲棄簪紱

尙媿節不高空然賦歸去塢來岩邑居擾擾變寒暑
回旋盡朱墨應接煩筆楚何嘗暑尋幽曾不暇窺園
引望西絕堂曠若隔今古夫君今俊秀爽氣發眉宇
文章富揮洒詩筆尤跋扈動我登臨興翩翩如插羽
欲往竟未能樊籠拄深廡喜君得勝境去家纔百步
年豐官舍閑芳草生囿圃藍與不厭出時結採芝侶
更分新篇章慰我獨吟苦

西堂假山

范蠡不歸吳魯連東泛海當其縱日時長有青山在
我今因一官宅舍不容改塵囂日侵凌視聽乏爽塏

笑笑千明釭照映相前後微風亂如笑泣露粲欲溜
頹然寓遠懷可以消永晝吾兄儒林傑器業包宇宙
崎嶇從遠宦爲國警邊侯飛沙蔽城隍積雪冷襟袖
頗思東南州水竹富幽茂樓臺壓濤江窗戶排雲岫
翹瞻不可見夢想勞頸脰焚籠送飛鴻檻阱看騰狡
暫憩時景佳覓此廢園瘦吾儕所至樂未厭夷居陋
貧侶特可邀從容醉芳酎

古詩

松上老藤

古木已昂藏長藤亦奇怪滑根蒼蘚中矯尾青雲外
嚴嚴秋霜剝烈烈夏景曬摧殘復長養鍛鍊成老大
蛇蟠筋肋壯龍死軀殼在他時雷破山大雨灑滂沛
茲松若變化無乃遭結閣附枝物所患奪朱古爲戒
何不淬斧斤誅鉏此蕭艾

高臺歌

發地積爲家昔曾遊宴來家廢無子採東家砌成臺
臺雖平方冢雖禿物理廢興有往復相逢莫喜亦莫
愁乘興且同臺上遊

種粟行

大兒有鋤出茅屋小兒領盤糲新粟春來雪稀雨不
成田雖翻犂苦未熟嗚呼農人今向大平年安得廿
雨一灑萬物皆醒然

賦得張芸叟番刀

王師前年下靈州先生奉詔爲參謀軍師推案不足
道欲斬名王縣髑髏宦供器械加山積裝結雖巧體
質浮傳聞番刀最可用買置不惜千金酬沙河洗湔
血痕盡瑩若一水橫清秋長庚輝輝奪明月光景迸
溢不可收軍回倉卒未及試提挈萬里來荒陬空齋
倒掩閱圖史深林永日號猩鼯揮鳴且欲驚暴客敢
議與國平宛仇夜郎恩放李白炎窟得自還幽求
輕船共泊長沙岸幾日對語清湘樓紅蓮幕中邀客
飲霧雨咫尺迷汀洲雜花落盡無處覓官效遺歸不
敢留清歡未免假外物共說鐵劒勝倡優君家所寶
世罕有滿坐傳看驚殊尤護之大過邦館澁頑群醫
結纏舊斜橫磨十萬祇虛語得此已足馳燕幽今公

又應元戎辟眞能寸截鯨鯢不鄉生入幕宜有畫定
遠出塞將封侯我今喜得隨君去長江渺渺平天流
路危或恐逢水怪尾岸崔嵬當吾舟頗公一劾伏飛
勇爲公椎鼓傾金甌

張秉叔出紫雲回鑾圖以示坐客因爲賦之

開元太平無兵戎眞人味道希夷中人間之樂已饒
足惟有青霄未追逐坐中誰似葉先生以氣爲糧常
辟穀朝登員嶠夕崑崙只與禮遊不要人忽相邀攜
看月去縹緲虛空生紫雲蟾宮應不容久住仙樂飄
颻送回去歸來宮漏未移更甲帳明缸宛如故汾水

悲歌仙不成梨園空復有遺聲紅塵如海漲朝市從
此無人遊玉京

徐誠之園亭三詠

瑞香檻子

異國携來看愈新移當樽俎會嘉賓雖無絶艷皆流
俗爲有清香得近人燭下更宜觀態度酒闌尤覺醒
精神湖南莫作淹留嘆已見潯陽二月春

竹逕桃花

闊地不盈畝點綴成阻修相招竹林逸更作桃源遊
緯約新飲露琅玕曾倚秋春風蕩人意此境獨清幽
殊無巧伏渚蕨汀姑有待二王威神世所傳鈐攝鬼

石盤

玉爲方盤可據處飲食又可安文楸兩山相對奕
簿書應接罷胥不留踪跡散步到其間如臨蒼山壁
下有清冷波灩灩欲侵席坐兼仁智樂豈獨煩襟釋
長沙春正妍樽酒會嘉客好事清河翁題名刻之石

寄題徐亭

清晨讀君碑如到徐亭下靈境頗渺茫仙翁已瀟灑
亭雖人爲之洞是天開者化工不自了待子闢蓁野
徐君神骨不挨塵疎眉秀日方青春窮追屢逐寇賊
予幽討却作煙霞人當年遠祖嘗浮海採藥仙山竟

何在君今復探山中奇潭潭六室世未知嗚呼安得
此亭此洞在吾鄉盧岳自此增輝光

祠二廟之明日未得順風呈同行

岳州西祠從古有控帶洞庭湖之口前對隱顯明滅
之湘山下接瀟湘洶湧之長川茫茫白沙連絶嶼淡
淡古木蟠蒼烟昭靈王左安流右翠帳朱幡擁前後
鋸牙虎視森兩廂氣骨生癌欲奔走我來纜舟日已
昏袍韓跪聽祠宮言伏興進退如法式四顧謖謖驚
心魂平明結束舟將解叱吸仍聞北風大焚香奏酒
殊無巧伏渚蕨汀姑有待二王威神世所傳鈐攝鬼

怪賓靈山好風相送勢不難舒卷造化須臾間波回
草動似有意舉棹開帆郎千里吟詩賞月岳陽樓買
魚沽酒巴陵市

廟下候風呈同行

楚水千百源洞庭爲壯觀勢居七澤右地裂荆吳半
而我泛舟歸飄然一孤鴈來之豈爲益去亦未足算
胡不吹清波縱發如飛幹朝亂廟山曲午泊巴陵岸
況有三面風迴送俱無悶定非偏薄厚以掇行旅訕
奈何苦留滯兀兀晨復旰採芹朝當疏伐竹暮供爨
丹師三十人飯虎奔芻豢使之裹糧絶慮有探囊患

二王東南望貌像頗煙煙歌鼓歲無休香燈夜侵旦
我爲江湖士乞靈從弱冠四到祠宮下霜頴今已衆
王其故舊恤勿以塗人看尊師況慈悲善道陰有贊
王心或未回師頴固宜緩杯珓似兒許歸來整橋幔

登君山二首

徑欲陟方壺滄溟何太遠試登君山杪直望蒼梧晚
寂無纖塵動迴快千里眼勝景眞少倫仙山連禁苑
楚水吞東南峭然天一腹君山枕波面半插巫峰眉緣
平空接遊氣杳藹無川陸歸槳恨忽忽殘陽挂喬木

武昌縣西山寺孫權避暑宮也

吳王宮殿西山頭蕭蕭爽氣長如秋武昌建都甚偪仄
仄賴有此山供勝遊東南豪傑俱故蹟當年孝廉孫
仲謀一朝名號僭九域朱紫羅列皆公侯讙娛應似
河朔飲縹緗宜有雲端樓危絃聆管落天上飲散或
入西江流而今寂寞皆陳迹遍地松竹清陰浮巖泉
滴瀝醒四座想見瑰姿珠龍泉寶氣亦消盡磨
劒只有空池留老僧向我說遺事興廢令人反覆愁
但當乘酣卷太白徐起明月牽歸舟

同年兄袁思正江行相遇既別寓詩爲懷

楚水滌涵天羣山譎而秀君行當何之我謁憲已後

輕舟翻然來喜氣瀉襟袖問知道途遠驚我形容瘦
駸駸光景馳暮夜逐清晝嵩衡猶可攀顏鬢豈長茂
惟其寸心在皎皎經宇宙持茲可相慰不必傾醇酎
君家富冠冕煜煜五公胄聲華滿天都名字在兵彀
登科況肩隨兩紀詞場舊誰云班荆樂却嘆慘祛驟
荆民日安堵漢政多寬宥飲酒視無何千篇遲歸奏

留題覽秀亭

平生愛溢浦亦復思匡廬限無謝公屐日與佳景疎
茲亭特曠快一覽已有餘驟雨過軒檻清風來綺疏
因懷駭鯨客更欲滄空虛

宗伯集卷三

自寶嚴入太一宮

蔚蔚山間松清泠山下泉相遇復一時少別已三年
松色愈深翠泉意自潺湲惟余不如昔正以世事煎
安得散萬慮卷收歸自然童顏替癯貌絲髮換華顛
因招杏壇叟去拍洪崖肩

炭步港觀螢

九華之南廬葦長流螢夕起不計雙爛如神仙珠玉
闕青羅掩映千明釭空江沉沉去見月迸浦穿林超
還滅魚遊鳥宿自不驚我知此火物無情

彭澤縣

西江之水何悠悠下與江南爲一州正以彭澤爲襟喉千川百谷所合哀盡傾此澤如盂甌鳴聲喑喑光油油不知其下有底否昔人有卷長繩投係以南山之巨石百尺不徹深潭泓頗疑潛行動十州不然何此彈丸地吸彼尾閭曾不休城南十里山更稠如立象馬如驅牛下飲長江江不竭無始以來向東流旋灣觸抵驚且遒虎眼倒射鷺沙鷗龜鼈雖輕不能游而況往復之行舟下水從容勢猶可上水辛勤人更愁嗣神惜以北風求不爾豈但須臾留天公顑知元元憂胡不推山作平地多開旁野爲通溝征行萬里病覓不瘳强爲短歌題枯柿葉欲憑雙鯉寄陽侯

泊趙屯

憶昨省親趨漏川荻衣擁絲方少年艱難險阻俱未歷孟浪勇決性爭先舟發超屯猶未候有風北起空濛開掛掛三山鉞五岳巨浪倒瀉東南天千林向人俱顛仆兩岸過眼皆飛鴉帆檣廻戛河漢底鷁首俯欲破龍淵跋波濺沫來四面坐中時得鯉與鱸妻啼婢訕孙不顧兀坐正讀逍遥篇爲言方破萬里浪不

慶歷中雷擊東流之巨石裂而爲四五縣令某乃爲亭於旁命曰雷亭元祐元年余登是亭作詩以識之雷震於天石隕於山石則何罪能死石間容而不拒石則有愆毋謂候廣不察神姦想乃震時大雨溢川萬里晦冥風霆後先獨恨不及徙倚縱觀睨而不驚知神之全其後過之間四十年乃託其始以永其傳

青溪詞

譙門之南溪水長斜暉倒閃青銅光下與長江作汝股愁霖漲天江潦黃江潦棄入青溪青溪到底終無泥還如初出秀山時

爪步阻風

昨日焚香禱聖母青衫鞠躬如負弩但乞天開萬里明掃去浮雲哦風雨謂宜言發即響報豈知神不聽我語門前白浪如銀山江上狂風如怒虎船癡艣硬不能拔未免棲遲傍洲渚輕盈但愛白鷗飛頭頓可憐芳草舞三江五湖歷已盡勢合平夷翻齟齬上水歌呼下水恐北船槳絆南船去寄言南船莫雄豪萬事低昂如桔槹我當貢劍買牲牢再拜靈宇陳肩股黃金壺樽沃香醪神喜借以南風高揚帆拍手笑爾曹不知流落何江皋荒洲寂寥聽怒號

宗伯集卷三 十一

奉祠城西夜坐苑中即事時祀白帝

喬林翳明星林映星粲然長江潤咫尺銀河爲通川爽氣浮襟裾中夜不成眠星轉轂而西河透迤以遷惜此嘉景邁無由駐青天萬古歸此境誰保金石堅徘徊吟華月更欲隨飛仙

賦瑪瑙笛効教父所藏地

堯兒吹笛作龍吟中有太古之純音伊人已死笛仍在千古明月江水深誰知巧匠尋山谷蹙踏溪雲採明玉雲容之色爲製玉淺紫輕紅花映肉正聲隱顯初無端造化推移指法間黃鐘妍美霜朝暾無射凄涼暑月忽翻車走過天南北此笛此聲何處得韜之湘竹川錦囊賡坐聊持衛賓客宏農學士九尺長頰顴山起顴顱張從容奏龍陽春曲氣象坦腹眠綉林由來雅器自有台不與教坊管絃雜君子不見開元名臣宋侍中手揮羯鼓疾如風

癸酉冬雪時致齋於禮部

平時看積雪吟對住山川此地富華屋聽觀亦浩然愛景暨何處凍雪迷遠天離離黃庭莎種作白玉田飛舞勢未已參差態逾妍坐來生精神起步輕欲仙京師百萬家幾室無炊煙南郭種欲隨袁安止高眠且傾光祿酒逸氣隨航船近害遠或利從古占豐年

送范中濟侍郎知慶州

平時廣朝中相見輒歡喜昂藏八尺身所負必奇偉四方俗善敗軍國盈虛計即之如川流交交不知已天子曰汝能吾臣鮮其比而況所設施絜絜在邊鄙兩戎未純一汝可三軍帥擒之或縱之高枕惟爾恃公拜稽首歸眉目凜生氣頒壺玩天恩爰養若驕子欲痛以鞭笞而畏啼不止二者不兩全在所以節制又如畜狂犬縶頸不縶尾收其要害處進退隨所指重城夜徼關沙漠淨如水醉別不踌躇安邊從此始

題瑞聖圖

深沉百尺池坐見淵魚躍蓊蔚千秋木中聞鳥聲樂
久與魚鳥暎塵土厭樊籠索偶來叩異境佳思得閒廓
朝廷尚清烈聖主守勤約鑒臾不遊幸花卉任榮落
便如到山林不快近城郭心閑與境一足以慰寂寞
由來市朝味未易勝林壑西循不遠引愈信吾儕弱

答毅父

朝趨朔風出暮乘殘月歸塵埃變髮毛豈不損裘衣
憶昔年少日未知念輕肥登高作越吟所喜獨翠微
至今清與在夢與南雲飛奈何寸景間擾擾隨鞍韝

已營三畝田臨流架柴扉惠而好我者黨許相因依
種玉雖未熟清泉猶饗飢

送林子中知成都

駿馬發山黑旗旗垂野紅問誰當遠行太守臨蜀中
太守時之豪學博文章工人事未稱遂崎嶇已巴東
公年登六十皎皎預如童不服何首烏自有夜光充
丹田芙蕖開綠光發形容推此見治民亦與治身同
以靜鎮浮躁以仁蘇疲癃一夫無向隅四野常年豐
閭出作遨頭伐鼓與鐘遠民生愛敬有古循吏風
豈止招學徒區區繼文翁

夏夜遊李左藏園常炎子駿公叔教父元忠時
新除宣守不與朝參故斷章及之

王臣雖多賢相過每希闊今夕復何夕共此青天月
郡圃初刻築咫尺夷且潔胡脉占時便浸不就行列
素華正冲融湛露已凝冽羣星亦自喜點點欲螢滅
衣襟稍凄涼何處有炎熱夏疑在山谷乃復近城闕
高談追鴻寶不墮世羈紲趣駕公等歸晨雞有朝謁

江豚詩四言

黑者江豚白者白鼠狀異名殊同宅大水淵有羣魚
雨雨出沒矜其頑劣若倪若仰若躍若跪舟人相語
驚瀾將作亟入灣浦踏檣布帆俄頃風至篻山搖岳
浪如車輪氛霧相薄舟人燕安如在城郭先事而告
昭哉爾功鰐陷牛馬頑橐象龍豢豸物安得爾同
於人無害所欲易充暴露形體告人以忠又多膏油
以助女工江湖下賈機杼以農烏鵲知風商羊識雨
大厦之下風雨何怙豈知舟船方在積險以爾占天
著蔡之龜古之報然不遺微虫孰揚爾烈登薦蜡宮
臨江鮑守示詩二篇因寄之
世不爾妍褻惟爾惡我作此歌為昭其故

官居無時節簿領去復迴脅息文網中壯心安任哉
積雪滿西峯中天白皚皚籬幔晝生寒復見詩筒來
煩襟得洗滌耳目忘氛埃紀得無可陳詩情如七哀
昔闖參軍逸令見太守才況有循良政養民如嬰孩
弱山虎豹伏瞰野桑麻開邏逗春色歸百卉東風催
吾鄉足山水使宅佳池臺篇章日倉富無惜分瓊瑰

堤下

堤下人家笛笑語高捲青帘雄瓦鼓黃流滾滾經簷
萬一任征夫作船苫綠榆覆水平如盃前灣旋收水
頭來聲如怒虎蓄船底玉石磊砢相·喧砥黃河雖斷

隋渠急舟楫舒遲行旅遲獨上平堤望遠天衣裳已
異西風入

寄襄邑宰丁楊叔

溪上一盃酒送君今幾時譬如霜林籟浩蕩從風吹
初飄清湘瀕今落濁汴湄跼跧雖漸老相見更容怡
尚賴城市俗簠簋遠追隨鳴騶驚鴈鶩笑語在空陂
自食古遺場僧房辭簾帷敗荷後溪水落葉鳴軒墀
偶坐亦無事幽來更何之旁有床襄嵞高墳映深祠
燈煙已寂滅拱木相蔽虧意烈如在與亡眞可悲
寥寥千餘年華采幾紛披有如蛙爭水頃刻成枯池

池盡復爲陸陸黍秋離離追惟泓之戰語闊氣甚夷
狗頸不急捐干將仍倒持將欲烏合衆慕彼鷹揚師
首領幾不完身覆爲囚羈好大不量力荒哉徒爾爲
曾不如勾踐藉草卷旌麾夜上姑蘇臺吳人猶不知
用兵貴權謀高言竟何施從茲以台邑留作永世規
隧道髣髴在波榛猶可窺陳迹何足究吾儕寧好奇
又上金仙殿平瞰天一涯橫戰響鞳鞜驚雀投深岐
清與乘未盡夕陽已紛馳流水復相促扁舟從此移
怒號入旅枕先聲戒寒期相過不可得況復窮遊嬉
後會果安在張本以今詩

宗伯集卷三　十四

猩猩毛筆與黃魯直同賦

染血以爲衣稍親日月光封唇以佐酒衆饌登華堂
誰令拔其毛萬里歸文房纖妍依象管寂寞伴螢囊
生已多言語死猶近文章一身供有用豈卹軀幹傷

鼠鬚固微細兎毫亦尋常物以異爲貴嗟哉俱自戕

汴河

營渠斜與昆河接河遠渠堅幾可涉汪霖一漲高十
尋近瀉東來比三峽崩騰下與淮西會清泚亦容伊
雒維橫空九閘眞垂虹怒捲千艘如敗葉厭堪平地
看洶湧何事乘危理舟楫兵夫鵝鵝行天上寇與谷

中相應答但憂心于一乖迁巨舶高檣兩擺拉而余進退久安命揭鬲呂梁初不懾妻孥亦已慣江湖笑語猶如泛山夾鳴弓擊逝鷺夜盜掘如撈鰕佐晨饘時登絕徑步榆柳或面荒陂看鳧鴨我生東南趣向野揮弄清溪看茗雪枕流漱石眞所便履濁凌巇終未愜觚稜漸喜金閨近爰賦何憂米鹽乏渾如海客汐沽槎繚繞明河望閶闔

沐河汲井

解纜古城陰繫舟綠榆影游蕩觀濁流咫尺有甘井譬如坐湯鑊俯覩氷欲冷登之首不回清泉逐修綆

餘香入新稻眞珠添細茗蒸骨爲之涼醉魄一以醒昔有少陵翁卜居在遐境美味當百金修筒接千嶺我今渾不費汲取在俄頃川路遠迢迢客愁長耿耿得此稍忘憂無殊卧箕潁

試院看月呈子駿明叔

禁城遙想催銀漏燈火相望人語斷門外流塵任自高中秋好月來相伴依樓委砌氷皎潔射隙侵襦雪凌劍同僚二公迹相親相應顧影爲三人吟咏清景臨佳樹骨爽襟寒不能去顛疑客夢到蓬宮欲把秋毫分顧兎中山美酒生微波銀瓶快瀉金巨羅相邀一醉君如何

食蛤蜊呈子駿明叔

雨君霜夜來相過有酒無殽爭奈何蛤蜊買得雖不多百枚包以一枯荷呼奴再息清冷波玉石磊落聲相磨乾薪烈焰稍駢羅暴殄天物眞頗苛閉關拒敵難揮戈劃然雙壁如唾呵天然甘露貯玉窠不須易牙爲調和爭先賈勇手自擊莫笑擊盤無翠娥釘明肉淨絕泥沙棄擲頑殼如投梭宮酸豔豔鸜鵒螺滿飲不惜朱顏酡念初搜索從海涯千斤祇載雙駱駝都城觀闕雲霧峩時新首到王公家吾儕得咲已蹉

跎勢少不敵怨則那往歲端君臨漕河此物堆肆如山波螳蜋淡菜鱉車蛾其實柔味俱同科但嫌咀嚼費齒牙何嘗珍席如京華物雖難味乃佳一壺千金古所嗟三嗅而與爲君歌

魚石

人疑魚化石我謂石爲魚持以贈君子端能辟蠹書

其二

鬱岩眞可辨精妍與入神得非造化意亦有雕鏤人無情逐波浪有此比蟠瑣坐得江湖意蕭然亦起予

頗疑著妄想歲久積成眞茲理不足怪方屏藏月輪

冉冉浪相逐江湖今十年念使從學家貧乏鞍韉
一官來東都環堵當西阡學省只咫尺髣聞誦絃
暫當餅家庭衣馬去翩翩英豪多出此切琢期勉旃
昔我遠方來算里近五千青燈耿殘夕積雪堆窮年
對經必欵衽求師欣執鞭詞藻頗不乏屢貢多士先
所願克堂構使我妄食眠爾祖最爾愛置膝自撫摩
追恨不及見泗下如湧泉

李公擇山房

石磴不容步喬木森迴環閒昔有威鳳養羽留此山

乘風去翱翔得意今不還餘音落何處尚在雲泉間
陳迹雖可尋飛轍誰能攀

葉帥迎娶還吳省親遂之官達州以詩見意

言止蘇臺駕遂泛荆江舟京師決別易不以樽俎留
念書片言贈俚音謝琳球飛飛雙鳳凰指日還故邱
更翔西南天江雲慘高秋導公今季鷹菰蓴契良謀
恩威在兩部所至膏澤流第當繼華門不愧古箕裘
高風長堤柳桂棹悵已雄牛相挈以功業毋爲置書郵

分身聊訴現誰悟此因緣

殿西

步屧出廣殿花木何陰陰鳥聲來迎客幽趣是山林

送趙正夫使江東

酌我一樽酒送君千里行青天連上黨秋鴈回汾并

當年曾如此遍入臣廬深

五月望參

夜起詠庭燎晨裝候端門雙飛劃天起萬里散雲屯
王喬背城郭飛舄從遠村入綴外朝列每瞻天帝尊
時值廿兩足大官復牢殽殿開宸極正日映玉顏温
抃舞效百獸飛翔侶羣鶯復轉千步廊崢嶸望西見
朋簪談笑餘經史多討論

謁蘇子瞻門寄

華嚴長者貌古奇紫瞳矍鑠雙秀眉顏如桃花兩侍
兒問其姓名自不知囁嚅欲吐新奇詞豈亦有虎來

護持維摩高卧盡不應蓬山藏史策馬馳二豪兀坐
渾如癡錯認醍壺是酒巵誰將此景付畫師

五月二十六日雨後

黃昏以一雨稍覺襟袖涼中宵如河決浩渺不可當
浮雲復四暝無復窺神光閉門卷失舊徑比鄰有頹牆
復恐蛇俱蟄難安三尺床閣人亟來告客土壞溝防
坐此不疎達漸瀆室與堂我迷忽復悟豈暇立旁皇
荷鍤衆力奮土逾百筐坎窗快不隔飛流復湯湯
中庭燥如舊漠漠蘭芷香廼知天下事壅塞成疽蒼
決水復不難吾有扁鵲方

緡田觀荷花

綠水滿平郊紅蓮輝幽渚偷香一霎風呈譽無邊雨
波間芍藥笑竹裏嬋娟舞異境看仙姿蕭然失煩暑

送蘇邁尉酸棗

酷暑日逾退涼風生早秋翩翩蘇公子一官不遠遊
仕養兩得意人生復何求駿馬如飛星錦帶垂吳鉤
到邑匱疑謬訟少官閑吏兵休還當有佳吟吟到黃河
頭

閣下觀竹筍圖

我家廬山下綠竹常陰陰春雷迸狂籜萬點羣玉簪

別來經歲時晚雨墊土侵欻見此圖面醒然豁煩襟
方幅藏萬里環以青山岑旁飛清冷泉中有瀟灑林
恍惚似夢到杖笻聽幽禽欲投環堵室浩渺忽難尋
人生良自苦一官永踦嶔搖尾爭光華豈如滄海深
虞卿衛白璧季子夸黃金負得以忘我俱非賢達心
何如返鄉國坡塢窮差參茅簷當天風時聽笙簧音

伏中作

酷暑已旬日蒸炙勢自如昨夜得佳雨新涼生太虛
清風入窗牖蚊蚋避衾櫥木末有勁氣漸漸如秋初
稍見清冷池幽香隨芙蕖三伏已過雨禦熱沛有餘

更得滂沱澤大惠自此除中園有佳果饋面有浮蛆
相過玩華月比隣密我疎

其二

去歲復今日清槐繫扁舟手攜笻竹杖朝上龜山頭
百川合爲一活潑蟠天流徙倚弄佳音嘯歌懷舊邱
京都偶爲客歲月復臨秋蓬轉近千里星回將一周
酷暑聿暫解餘威雖速收金火兩相搏火壯金欲流
恐有鬱蒸陳當代作戈矛且當事紈扇未可窺狐裘

閻下觀峴山圖

峴山曉嶢清漢濱倒影萬丈之滄洵往歲常有去思

吏勝地尤多高蹈人少年仕宦願落托時登絕嶺拔
蒼昊幽花美芳草頗娛目斷碑刓磵還傷神曉猿夜鶴
輕相別從此奔走十八春舊遊不復薗頹挂方知到
骨俱埃塵麟臺昨日見圖畫醒若楚客還羈魂方縑
一幅論萬里秋江綠水何粼粼人心與物本無外正
爲利欲相埋湮神功妙手如喚覺滿坐風月來相親
騎驢徑去自可到猶愈漂邈西遊秦剩苦宜城最其
下夕陽倒載望冠巾

食水

冬氷洌洌雖可畏夏氷攸皎人共喜休論中使押金

落葉

落葉不到地隨風復飄揚凋殘北窗陰淩亂西日光

時節如未已烏鳥情亦傷何事千丈松歲晚仍蒼蒼

入局上馬

愁雲慘慘增寒威水鉦砭骨裘不支鳴騶南北困道路擾擾人趨入省時京師久旱塵土惡喜有小雨沾鬢眉跨鞍便起江湖與波明別浦柳半絲臥聽蓬聲睡正穩放衙不問歸來遲

芻車吟

京師患無馬有馬患乏芻長鞭隨牛牛引車三冬以來要貯積十步之價在須臾都城百物不便美枯笋宿菜供庖廚況此刍秣豈能足雜以短豆調陳楚郊

思當年在江湖綠陰苒苒如雲敷百馬嘶齕皆自如安知入市比金玉風物隨逐山川殊馬飢且瘠不足壯士猶有釜生魚

踏冰入省

疋馬泛冰海海闊難經過玉浪來冥冥雲濤起巍巍投鞭若投岸避凍如避渦踏脆復參差覆舟在中河碎身須臾間不殊葬鼇鼈蓬萊白日東涉險奈遠何屯雲獨蒼冥何時縱陽和長途正渺渺浩然商聲歌

子瞻畫枯木

寒雲行空亂春華西風凜凜空吹沙夫子抱膝若喪

魏誰知巧思中萌芽敗毫淡墨信揮染蒼莽殺龍蛇略增點綴已成就正見枯木成槎枒更無丹青相掩翳惟有口鼻隨穿呀往年江湖飽覩眺或在山隈溪水涯腹中空洞夜藏魅巔頂突兀春無花徑深最宜繫畫舸日落時復停歸鴉蘇公早與俗子偶避世欲種東陵瓜窺觀盡得物外趣移向紙上無毫差辭中遺落不珍惜往往流落藏人家趙昌丹青最勻膚直與春色爭豪華公今好尚何太辟曾載木車出城巴得非欲與世爲戒未許木葉盛枯槎萬物流形若泫露百歲俄驚眼如車樹猶如此不長久人世何

若堪矜悠悠坐見死生境但隨天機無損加却笑金城對官柳泫然流涕空咨嗟

送王炳之之饒州

衡門舊兒過相與話行色江左昔之官都陽飽從役重湖饒官舍塵不到旌戟綠水平朱檣青山臨讌鷁魚來城市富鴈下沙汀黑玉楮光動毫瓊盃香泛席固知足優游但恐少賓客聚散豈易忘登臨儻相憶

送毅父弟使江東

人生何能爲寄迹夢蘇中之子又遠去扁舟逐江風而我獨栖栖弱羽挂扳罷袖手欲大呼窘如猿檻窮

遁迹禍與被況以憂患攻坐令形勢隔出處焉得同
又無凌雲翮翩翩作歸鴻強掃道南舍竹陰泛簾櫳
及此光景長無惜艤船空明發看解纜渠波劇奔驄

初秋大熱

金神整霜仗昨日從西回謂當有爽氣吹蕩滄溟開
誰知祝融君執熱參譚來六龍注長安無風動浮埃
窗筠氣烜艷庭鶴羽摧頹向晚蚊聲號轟轟漸成雷
窅思去塵囂登臨千丈臺披襟迎清颸俯聽驚鴻哀
僕窩不能寫我馬亦虺隤閉關吟愁雲履迹亂蒼苔
炎涼自交戰我輩能忘懷

古詩

宋　孔武仲　常父　著

錢穆仲有高麗松扇館中多得者以詩求之

巨鰲昂頭鯨掉尾東顧滄溟百家本作溟作涘天接水錢公涉險如通渠破帆一作抹三千里島夷之國遠且偏歸來逢人語輒喜大荒茫茫最宜松直從曠野連深宮聽聲卧影已不俗況作團扇搖清風一云國人裁有團扇饒清風人情重遠由來事不貴黃金貴梧矢況有新詩傳四方羣豪追隨弄鴈章我雖相見無所得坐憶松鶴生微涼往年在廬山見僧房有高麗松扇歛之不盈寸舒之則宇山松鶴意趣甚遠錢公治述壓張趙偷兒破膽皆摧藏椮鼓不鳴已三月凜凜霜威破殘熱從公貢扇更乞詩願報瓊瑶無時衰

內閣錢公寵惠高麗扇以梅州大紙報之仍賦詩

昨夜秋風來戶庭殘燈閃滅微涼生得公團扇未及用挂在空堂神骨清但將遠趣醒耳目不獨暑月排煩蒸憨當厚意無以報前詩空說玩與瓊漆箱猶有南中紙陽似棋盤淨如水傳聞抄之自梅州蠻奴赤脚踏溪流銀波滲徹雲蟾髓入軸萬杵光欲浮收藏終恐非吾物寶劍銀釣有時失不如苞卷歸文房錢公家世能文章五日京兆聊爾耳歸步金鑾登玉堂不復知吏事紫鸞一作荷囊華簪奉天子鳳閣會覩思湧泉謫仙今振辭如綺不似冷官大苦辛羚哦風月愁山鬼

秋夜對月

月行青天入重雲金盆洩洩穿魚鱗須臾雲收境落靜虛空表裏無纖塵寒光正與人相射碧琉璃中低玉盆欲風更入北窗竹餘聲颯洒清心魂頗疑碧落

在步履廣寒清都相與鄰乘槎去後事寂寞至今纖室臨河津邦思白日走城郭浮埃馬足何紛紛勞之以晝逸以夜天意儻欲甘苦均人生南北無定所浪自轉徙隨燕秦關河渺邈鄉井異惟有明月來相親崎嶇萬里如咫尺圓缺惟有年年新如茲久要乃可喜相對可不羅壺樽黃金如不付酒媪雖富不如長賤貧重城沉沉桂魄下松蘿永愧山中人

觀鍾離中散草書帖

兒童不識草書法但見滿紙顛蛇結安知筆法追古初睨視衆體稱雄傑事忙往往無暇寫屬思幽窗乃

奇絶鍾離昂昂散人後寄跡一宮今白首潛心妙趣
百事忘興來書空不停手當年飄泊重湖外翰墨已
有時流愛風波頓挫格逾遒羽翮翩翩入吾輩一時
已聞紙價高千古定有書名在何當酒掃竹洞邊雲
酷滿泛黃金船萬事崢嶸置毫末三盃縱逸如張顛
相如本不誇勢力休論脫帽王公前

憶九江呈李端叔

家園大江東清溢映岸廬波光搖空澗嵐翠隨捲舒
廓然形影消所見惟清虛此時列仙宅當年來卜居
一官老南北十年棄樵漁誰無飛昇骨宜與煙霞疎

天星黯餘照林鵲颯先聲栖烏不安巢世務新營營
陽德固主動與物皆沈行君子法天時燕居常夙興
流火感隙駒翰音伺鷄鳴焚香奉眞祠簪衣尋二經
夜氣常未曉神觀則愈清力省功或倍心虛思彌精
道要處戒定自伐如刀兵書紳以自勸因之遺友生

戊辰雪

初臘氣亦佳窮冬雪還虐晚風浙瀝響暮勢聯翩作
餘寒逼觥斝遠景明池閣想像山陰人扁舟在寥廓

又

歲日雪亦好今日差可憂盈尺望已足太多民始愁

穀價起如涌城郭飢者稠後期無乃遲春郊多麥麰

館中竹影

綠竹帶斜暉猗猗有餘態微風到簾櫳舞影入圖繪
更無餘聲雜眞與妙意會掩卷罷吟哦誰同此三昧

早起趣朝

山房客夢驚視聽兩清絶憩爐香寂寞半挂北窗月
重城車馬動起坐俟明發華蓋望宸居烟霏隔雙闕

閣下會食贈張次湘

錦帶貂裘亦不惡宿酒移春入顏角人憐枳棘棲鳳
鳳詔許青山入雲閣爲我坐誦離騷箭森羅屈宋俱
江海已濩落魚龍俱震驚大哉陽德敏頃刻周四溟

眼前却歸北齋枕書眠亭乘紫雲飛上天覺來斜日
催野鞿隨車擲果長安市不信潘郎骨已仙

館宿

啾啾籬間雀側翅相悲鳴歲晏寒雖壯雲稀雪未成
同舍布路歸禁扃斷人行敗葉擁殘葉傴僂一老兵
念非大瀟洒安得耳目清爐焰久更高宵鼓動嚴城

送吳叔扬通判代州

鴈門襟喉地北瞰單于城漢騎罷深入塞垣春草生
題輿當遠去證道歷崢嶸載路壺漿饋出郭幡旗迎
公堂足奉養美酎與犀兵漏刻閑愈永衣裘寒更輕

五臺聚仙聖事迹衆所驚新篇時冥邈萬怪登幽情
政成早歸來銀章對承明未遂遊邊志美君爲此行

和黃魯直送茶

喜君累送雲溪茗值我正校琅函書飲罷清風生兩
腋吟成碧海登明珠誰能墦間享膏腴只意林泉身
自如他年遠別歸貧監乞取茶山比鏡湖

又

君茶勇與睡魔鬬但恐濕我腹中書欲躋黃金臺上
意槐乏夜光明月珠多君藻思比華腴下闕

送邵彥瞻通判濠州

民情極簡易關決未應勞佳句寓我知爲君强揮毫

送徐成之通判決寧軍

少年意氣橫寥廓淬拭龍泉出鋒鍔人情俱欲近長
安天語新令倅河朔邇風凜列吹邊州青驄駿馬錦
貂裘也知未足稱才用猶勝當年爲薄遊故人白髮
今憔悴別來慇懃傷相記塞鴈高飛不可憑寄聲亦
有南歸使

晁無咎張文潛同校君臣事迹因贈

畫省深沉天上居道貌日與堯容疎天公恐我太寂
寞更遣兩仙同校書名臣已去騎箕尾尚有規模在

新史浩然初若泛滄溟目眩形勞安得止與亡治亂
暑可知兩公少壯方施爲齋房比鄰數相就聽公清
談勝飲酒

高樓行

天悠悠雲冪冪半夜微聞奏笙笛爛彩霞飛仙鴈雜
戲其翼高樓百尋當大逵東臨紫垣望青都中山黃
封壺五陵豪少來飲燕夷門帝家盛遊樂奔走環觀
溢城郭如今無吏橫索錢縱飲誰愁家寂寞

丁卯春雪呈同僚

經世無甘澤帝爲元元憂新正得一雪尚可期有秋

風聲東北來浩浩舉山邱飛霰爲先驅繁英已綢繆堆深地欲蟄舞急川爭流沉沉西崦暮落勢漫不收盡移白玉京來爲帝王州鵲鬼窘相泣凄凉吾罷休旱魃亦失氣耿耿空自囚從茲民其康終歲飽麥麰

端門盛佳氣策府多英遊諒多賛時瑞豈獨吟空愁

金樽發清揚思湧如雲浮請歌豐年占以代擊壤謳

大風入朝

風從何來落何處百馬盤空正號怒閉戸猶入山嶺傾誰人放舟江海去廬山之南白雲翁冠帶强遊京邑中狐裘包纏不煖體邦美爰居能避風

送呂無咎之官塞上

人生苦南北相見出偶爾喧闐都市中乃復遇之子東萊遽別後故人今有幾詵詵塾與序進學亦可喜語闌行色動輕裘有知己去去何當面山川正芳暉邊州剩厨傳應不典春衣

蠟梅二絕黃魯直云王都尉有之邀同賦

蠟梅直何如但聞鄭家說淡日明晨霜凉酥點春雪

又

清嫌水麝俗淡比池鵝黃情知不是蠟風定有餘香道傍樹

蟠根官道傍生飽禁晨霜春風功力微磔砢百尺長肌膚凝金鐵久雪凍不僵度歲亦辛苦成材必堅强他時擎大厦白蟻胡能傷

游城北李氏園池

池塘春色歸波水已極目鳧鷹稻下來垂楊舞新絲登臨不憚遠枉徑入重復已見數種花參差隔修竹非特野與長彩翠動華屋沁園天下名魯館當年築百年猶盛麗風景冠羣轂當時手種植仰視皆喬木主人況仁賢客至初不速躋坂脚力盡更酌以醽淥左右列圖書南北置殽蔌夕陽整歸駿尚謂夜可卜

明日憶勝遊長歌寄金谷

瓊花盡輔

我欲遊廣陵江湖浩難涉喜有瓊花枝相隨在巾篋北人初不識謂是玉蝴蝶天妃絕世豔乃以方妓妾古祠惟一株他種不欲接春風亂百草紅紫鬧紛燁皓然姑射姿豈少朱粉頰鐵幹已崢嶸雲朶正稠疊書林日清閑萬慮坐收攝悠然對妙筆頗與幽興愜髣髴未易得吟思舌徒囁

京塵

輩塵冥冥逐馬尻轔轔牛車何太勞春霜十日似妥

帖稍晴仍復起波濤非徒漸漬襟領黑復且浸凌宮
殿高吁嗟性地本安靜何乃紛擾何雄豪祇憂橫飛
盡坤軸萬怪菌蠢難藏韜願回河淮作溝瀆貫穿城
郭還周遭分衢洒掃萬丁力常造奔走無秋毫身微
語大恐難副有如畫釣搴鯨鯊彈冠振衣但隨俗寄
身此境何由逃

賦得九華松管筆

松枝爲管京邑無山翁馳贈最勤渠千年自飽幽澗
雪一日快我南窗書但知來處已灑灑況復毫端精
有餘茅齋舉眼要眞率象齒頑幷渾不如

移花

春光不徘徊過眼如插羽匆匆陌上兒移花急風雨
山坡爛漫繡平日誰指數到此俱可憐輕妍若時女
本家王城西披風立環堵坐思清興添不可住時負
晨朝市桃李百錢得三五下闕

晁無咎大硯

元玉琢爲池潭潭可容尺圓侵震澤璞潤帶端溪色
麟臺儲書御史孫揮毫應教妙語言滔滔百丈洪河
翻助以寶泓還馳奔君王側席明光殿直言儻有公
卿薦區區邊計不須陳亦論皇王權家傳

還蘇子由留贈

西垣有古人磔磔氣貌古落筆成文章無可加損處
策蹇得過門慇懃相勞苦湛然神貌全秀粹充眉宇
語我春已闌斯民望時雨宿麥正滿野驕暘惡如虎
雲師未灑澤赤子將癸乳侍臣當愛國密計應裨補
又云方著書安得一州去知公趣操異不爲夸腰組
衣錦若還鄉亦當從幕府下闕

再用韻和子瞻

堂堂司寇公族姓原自古支流入漢唐潔渺無尋處
子瞻得家法自少不勤苦戲劇入場屋名聲振寰宇

疑思膚寸雲落筆萬點雨中間觸機阱窘若帶箭虎
坎軻連夭游凍飢天稗乳踣來直玉堂得失亦相補
顧我靡一官未即江海去裘衣畏窮猿繫以三丈組
知公心胸中坦不置城府漫剌猶可持還當謁文舉

休日與李端叔出城西

荷葉欲漠漠柳絮已飛飛東風如車輪日夜挽春暉
天郊多名園曷不事鞍轡休日不暇沐權門亞冠衣
喜與之子遊浩歌夕忘歸

次韻蘇翰林西山詩詩中兼述鄉
聖求家樽事

黃州水米宜新酤東坡花好公自栽折花倒酒送流

景不念東風飄落梅醉投青山上九曲吳王故宮壓
崔嵬褰潭已無昔光景涼殿欹變今樓臺南陽翰林
當此日力探奇險祛塵挨西江寄浪接溪國巨石森
起繁如堆手披荒榛得突兀中有窀處成蓊蔚漫郎
蹤跡已塵暗從此出燿焚山隈大賢坎軻終必用古
劒雙蝕生苺苔忽拋光芒萬丈去星斗辟易青天開
攙搶枉矢莫妄動以湯沃雪誰先摧搜奇振掩自明
主區區識寶非張雷煬春一奏眾爭和咸韶蕩然羣
仙來雖然此亦物外爾豈繫兩公樂與哀

春晚作

年華工密移回首已春暮雨掠天桃空風持壯丹去
芍藥殿前陣披靡不能駐惟有酴醾開仙葩照行路
清香飄夜月淡態浥晨露得酒便孤斟遠駕躭徐步
我如草上人醉逐四時鶩浩蕩無所之誰能問徒御

三舍人題名於後省皆賦詩因寄呈劉貢父

西垣寂寞今已久三賢文章鳳池手朋來不復中山
戀後至儻誰居客右華堂刻石映今古秀句連章動
星斗鴒原棣蕚俱相望龍吟虎嘯生輝光就中貢父
我故鄉況有小阮爭翱翔翩翻亦試中書堂

曾子開示詩再用前韻

川滔海積歲月久書禿千毫未停手昔人四十夸專
城公佩黃金來帝右當年逸足起江西時輩共喜星
之斗榮華未滿眾所望天祝叔季侍清光莫信晝錦
歸故鄉莫對秋鴈思南翔且登金門上玉堂

蘇子由示詩再用前韻

公家兩賢涉世久六馬從容轡在手驅馳有節心有
常進退不隨人左右十年挫摳心不回方知有膽大
如斗鷺坡鳳閣蔚相望槃爍奎璧連晶光我家辛勤
出帝鄉斥鷃未易追翱翔莫將淚比拘幼坳堂

慧林遇蒲傳正呂孚進閒談

粲粲曲臺彥恂恂華省郎相遇金城靜縱語春晝長
逍遙喜莊生傲誕尤嵇康紈扇不須搖窗間襟袖涼

平陽嘆

壞雲如山壓齊壘六軍顏色如灰死高郎元自解琵
琶萬歲無愁作天子伯升何會上青天濺血遺痕芳
草間長城萬里自推仆駿馬只駄馮小憐姦臣百計
爲盜賊不但天娀解偃蹇熊羆哮鬬蹙平陽馮妃對
鏡嫣攏粧死生契濶不相棄雙雙列頸長安市

天韻和文潛休日不出

清風入北窗幽曠諸我心之子亦宴坐焚香齋閣深

平時道家山蓬蒿倚琪林願言枉相過小駟馳駸駸

二

文潛眞可人壯歲有老心塵境暫來寄天機元自深

鸞鳳翥青霄亦有鶴在林冲天期一飛載驟謝駸駸

尉氏道中

江縣花已繁天畿草初苗春風動地來萬鼓相應發

長郊不敢進環坐借蓁桔前村應稍近時有駝鳴聒

歸舍吟

長堤夾天溝浩蕩東南流上有騎馬客枯髯清兩眸

馬後無飛蓋馬前無鳴騶進無超超謁退無輕佚遊

攜金入市賣十鋪不一償疑雪包裹却歸舍置之牀一

頭半夜光滿屋潛知是精鏐貴物莫賤貨不如深卷

收一朝遇知者堆斗價可求寄謝路傍子神珠難闇投

秘閣觀唐法帖呈向舍諸公

雍熙眞人金丹成騎龍追遥上太清一時文物甚炯

煥至今高閣留崢嶸道山不爲人間設千秋長鎮白

玉京蓬萊諸仙富閑暇相邀初作升天行宮殿相望

金碧動觚棱半引霄漢明銅金寶鑰端門闢四坐光

芒炫奎壁換鵝何處得遺蹤臨水當年應盡墨波瀾

入唐仍浩瀚追躡餘塵猶十百味如歌蕉眞漸佳力

永半遂多自畫萬物莫如觀所聚一生强半初相識

何期更乘飛雲來琪花爲食霞爲盃燕味流邉臨丹

臺與盡翩然欲歸去從此心骨無塵埃

渡江

扁舟陵朝陽匹馬渡江北志士豈懷居征夫樂行役

東風吹高原生意密如織早晚謝塵鞍皐州正春色

家居三首

段磬平千載窮通譬一毛虹蜺千丈氣豈便伏蓬蒿

又

曉色奪燈焰秋寒侵薄帷漏衝吟思斷風促夢魂歸

萬慮不嬰抱一心初息幾都忘塵土上裘馬鬪輕肥

又

色居不見江山景去馬來車喧鳥并冷落重簾日影

西蕭條四壁人初靜輕颸卷空雲帶帶水影天光同

一色滿樽濁酒愁不醒悵憶松江萬里行

偶書

暮上高樓聽村笛清風寥寥吹澤國蒼山莽野百戰

地美木陰林四時色浩蕩乾坤萬里中風光盡屬漁

樵客

江上

秋空杳杳豁四顧葛衣藜杖尋堤去雙鳧拍波天外來一棹凌風鏡中渡靜中榮辱與蕭條指點蓬萊作歸路

龜石

平川洶洶經南國疋練橫拖半天碧洪瀾巨浪之中夬忽見頑嶐太古石此石由來幾許時混元一氣初開闢神功豁破混混胎劃落半空隨霹靂非龜非鼈不可辨有若神龜見蹤跡精剛不待媧皇鍊渾朴寧從巨靈擘我知神物本天性推移運轉非人力當時

大禹走天下驅至九江爲綱錫萬牛攢車載不動鐵軸崢嶸自堆積秦皇鞭山移四海怒視不能移咫尺至今獨立猶驚人地志山經不能測千靈萬狀誰復知一片堅頑粗可識昂頭突出翠濤中跧足橫蹯九泉脉勁殼縱橫竇穴穿當心一塔莓苔黑淵潛不見曳尾牀日爍猶驚負圖色青髯剝落向何處秋草綏綏晨露滴勁健曾支玉女牀孀斑似點乖龍額漁翁未網先自駭靈蓍欲伏安可得龜鼈縮首不敢近蝦蟇巡行應戰惕戚終大寒百怪伏圜圜勁勢無欹側風磨霜鍊無日休髮鬢皴痕成兆坼負才不免剖腸

鴈翅夾作

川險固可畏願風胡不行維舟鴈翅浦安此水一泓宗慈萬里意謝安江海情予何獨惴惴不慕天地鴻曳尾牀日爍猶驚負圖色青髯剝落向何處秋草綏綏晨露滴勁健曾支玉女牀孀斑似點乖龍額漁翁傳聞此舟外飛廉正豪橫萬馬拖縞練千山雲颿崩舟師亦無苦老子悲震驚此語眞不迂我寢諒難勝從容把巵酒坐對離騷經起見皖山曲沉沉久塵生開篷待明月穩聽波瀾聲

松下

兀兀背禪坐亭亭歷高坡蟬聲引我思得蔭亦浩歌
蕭瑟美風日顧瞻愛松蘿收得物外趣悠然養天和

蜂兒

畏蠶爲人織烹蛹以充腸況爾祇工整焚巢何足傷
幸與衆果俱得陳君子堂咀嚼任所宜故毒難自防

加祿道中

僕夫疲蹶復小休晴雲澹澹天悠悠村陂無人鳥聲
樂澗草不動春風柔長道此去星斗近後期南來桑
柘稠懷哉吾祖不溫席老矣長卿令倦游

宗伯集卷四終

律詩

發潯陽

西遊不敢避殘年兄弟分攜楚水邊浩蕩春風回草木朦朧曉色滿山川邨穿梅徑花爭落人憩郵亭日未偏安佚竟非儒者事疇償我馬亦須鞭

至白湖驛寄四弟

江頭言別頗忽忽暮止荒陂破屋中散盡烟雲無夜雨喚驚鳧雁有春風邨思僧舍一夕會坐卷香醪百盞空薄祿牽人非得已相望秋思浩無窮

廣濟道中

舉碻山坡瘦馬行年朝春色未分明蕎黃猶是舊時葉格磔稍聞新歲聲强涉遠塗非我好亦逢佳景得心平寒威斗起終豪橫更取村酤獨自傾

又

南北驅馳不少休人生何處是優游去年立馬龜峯道亦是春泉遠舍流

新春聽琵琶五首

銀燭突光桂釀清親朋相見苦多情春宵萬顆俱澄徹初試鵾絃驟雨聲

新自潯陽江上來誰聞此曲不悲哀輕攏細撚俱清絕指法何慙二善才

北踏胡霜漢馬驕千秋琴思尚嬌饒華堂夜飲燈如晝共聽新聲不寂寥

百轉千縈住復移渾如啄木在高枝春郊極目快晴後峭絕一聲飛去時

夜如何其夜未央山城斗轉星煌煌收琴插撥各無語酒美不知春漏長

過巴河寄經父

當時聯蓋入東都回首推遷二紀餘此地山川終不改浮生光景半成虛清談劇飲夢寐隔斷羽沉鱗音信疎誰道豐城雙寶劍紫烟長遶斗牛墟

黃岡道中

悠悠驅馬歷山川石火光中又度年狼藉小梅初著地玲瓏幽澗已通泉靜思客子萬里道郊及山齋一覺眠香飯可添茶可試回頭鄉國雨茫然

故縣遇風二首

狂風弄屋似輖車旅枕清涼一倍加半夜雨聲收拾盡曉來飛雪不成花

積雨成湖客路長春風掀攪意何狂殘雲吹盡眞天
力乞我晴明入帝鄉

關山路三首

朝來晴色頗鮮妍最愛羣峰雪皓然駐馬折梅看皎
潔臨流照影弄潺湲
晨朝匹馬涉崎嶇映水梅花尙一株旬日山川歷千
里江南雪藥已全無
馬力虺隤苦不禁僕夫流汗亦沾襟抱琴來寫非無
意愛此山高澗水深

七里驛遇葉振卿秘校南歸三首

縶馬郵亭寂寞中遠沙喬木暮號風今宵不作江南
夢賴有之人笑語同
雪霰飄燈春夜長相逢旅瑣莫悲傷朱顏綠髮輸君
少正好驅車上太行
湘水素山北路分更持盃酒勸行人馬頭便作天涯
別好去江南看早春

題光山驛壁

跨鞍連州幾疊山爲君題作小漁關江湖不得長耕
釣塵土胡爲屢往還漸入長郊趨坦蕩邯鄲盧生
羣顏何當徑騎重登險指點滍城夕照閒

暖翠

垂簾爲戶竹爲輿千里征行似宴居達磨無心惟穩
坐倪寬已老更疏書

發加祿

白草蕭蕭漾旱暉籃輿輕穩去如飛淮天欵暖多成
雨喜有輕寒犯客衣

至新息寄信州王守

熙熙樂國似登臺北圃南亭春事催歸悵音塵難再
會瑞香應已遶簷開

渡淮

扁舟次淮浦利涉得春風脫險寵罷畔問津桑柘中
俯窺清奪魄回望渺吞空委注雖天力經綸是禹功
榮紆數州接浩蕩百源通世久無昏墊川今有會同
冷塵猶漠漠暖淥已融融暫得觀形勝倘然慰轉蓬

發王務二首

曉隨燈火背千家落盡疎星見遠霞一餉春聲回宿
鳥半天寒色在啼鴉臨陂弱柳猶藏葉當路殘梅已
盡花頼値時光正妍潤穩看風物到京華
春水溝塍綠漸回喧闐鳧雁作羣來新年風物動人
意薄宦驅馳豈自媒未解驂龍追渺莽何妨乘蹇歷

崔嵬田間亦有人閉逸門掩柴荊蓋未開

淮西道中

曾歷光黃嶺百尋悲傷僕馬在騵欽却思前日山行苦未北分朝車轍深恐轉春風成猛雨喜逢寒色閣輕陰荒陂杳杳無人語坐擁貂狐只苦吟

暖輬二首

雙袖深籠兩脚垂朝寒乘快度荒陂春風浩浩無邊際似駕烏雲過海時

淮山萬點雨晴初日日寒惟望大虛野濶天低今可壓閉簾無事只看書

宗伯集卷五　六

蔡州二首

亭下湖光凝不流銀燈玉笋綴綢繆主人今是眞黃霸民譽仍推郭細侯

太守黃公與余有舊是日張飲於西湖翠光亭

黃公以才能屢歷事任嘗奉使京西今又來守淮庠也

憶曾醉看仙翁樹騎馬重來二十年百尺湖臺蘸春漲月華依舊到樽前

治平中始自廣西赴吏部過察太守丁公召至後園觀仙翁樹今復至此適二十年

從太守黃公登西湖待月臺星斗垂天月淡明九衢歌鼓樂昇平當時常侍傳呼處只有荒陂鳧雁聲

發蔡州

悠悠清曉愁長路楊柳溝塍雁鶩池風色著人寒料峭日光生野暖融怕鶴歸雲海心空在雁波湖天力已疲客路馳驅元不定西遊應有再來時

題上蔡驛

駐馬東門已夕陽淡雲衰草意何長當年公子牽黃犬此地春風吹白楊千歲只疑經旦暮一城猶可鑒興亡我來不獨嗟行役覽古依然爲閔傷

書懷

昨寄家書道苦長南州山迥水茫茫細將驛候從頭數準擬今朝到帝鄉

書事二首

路逢行客向江州勒馬荒郊爲少留家事滿懷無紙寫好將言語付蒼頭

北來烟戍苦淒涼金鼇崢嶸突尾長滿篋香秔無處用郵亭一飽待桄榔

鳳凰陂

長陂寂寞斷鴈鴉浩浩春風馬鬣斜待得春霖添水滿只應從此却還家

入鄢陵驛

馬蹄騰踏去如流雨止車塵凝不浮驛路夷平桑柘美人言從此屬皇州

寄張端文

與君生也共飄蓬會面荒陂寂寞中芳酒一樽留夜語旅程千里倦春風追思舊鷁鷗門閣舊黙感跳光歲月空聞道東書遊帝閽偷閑應肯訪衰翁

折緜道中二首

柳堤桃塢未怕融浣濯新梢上淺紅一段春光來逼眼棗騮嘶入杏林中

紫莎隨馬細如茵蒲虎阜龍岡盡北馳正望長安不回首行人休賦灞陵詩

過紫極宮感道士卓祝遺迹因賦詩以續諸公

玉勒無餘地鈿車有剩香塵埃不可久歸夢楚山傍

哀辭之後

武庫精兵接混茫揮犀餘論意何長丹臺此日歸仙籍紫極他年記道場暫別蛾眉渾老大再來風月愈凄涼不須隕涕悲鄰笛亦對松筠爲感傷

寄信守王子明

清香一炷道家供貝葉雲箋日誦持盡是鈴齋蕭洒趣紅塵奔走爾爲誰

年來江上苦多風匹馬關山重復重須信心閑爲樂地主人應攜有仙峯

答竹元珍見贈

沐柳毵絲蔽長河春城旅舍數相過一聞高論頻襟露更捧新詩推覘多清鑒欲回荆玉價蕪音難繼郢人歌儒林志業期千古舊事憑君話決科

和竹元珍夜雨

帝城塵土熱如湯喜有殘宵雨送涼旅枕夢雲榮宋玉空堦詩思感何郎香迷舊灶煙初斷燈倚輕寒焰不長明日御溝應更好一番晴色秀垂楊

和竹元珍寒食次韻

羈旅看春色清明客帝鄉花開禁園密柳嫋御溝長玉勒無餘地鈿車有剩香塵埃不可久歸夢楚山傍

旅枕

旅枕春風底倦然一廔驚漏移清禁遠天入小窗明桂玉梁園費山川楚客情蕭條過百五猶有賣花聲

上巳與江晦叔遊城西

禁園靈沼釀風光恩許遊人入醉鄉天上仙葩迷閬

苑月中清氣瀉銀潢飽浮曲水青春暮人在灞州白
日長郤望冥秋指歸路飢穫金碧正斜陽

和竹元珍僧舍牡丹次韻

知到東隣賞牡丹高僧防客頗艱難鮮妍自是天花
種僻靜應無俗眼看葉似蟠桃相隱覆藥隨飛蝶漸
凋殘新詩清苦如郊島肯羨侯家一醉歡

送鄭無欲改官知合江縣二首

曉闕未央宮千袍擁赭紅分班百僚底得邑萬山中
麗筆元摛錦新章更館詞定應隨驛召不久滯巴東

又

馬踏榆陰出漢關邦人欣見錦衣還東川邽指舊游
處北闕猶縈旅憂開神女斷雲低楚峽子規啼月慘
巴山知君利刃曾磨試圖圖應從到日開

呈竹元珍

一室蕭然傍禁城塵埃不到旅懷清水流紅片知花
落雨浥蒼苔見筍生感物已憐春寂寞辭家憶是歲
崢嶸仰君亦有淹留嘆歸夢西隨杜宇聲

榴花分題得開字

東京百榴好幾處照樓臺秀色裙難學幽香蝶不來
連枝成幄幕著子盡瓊瑰乞取當應種年年四季開

經父云自到京止得一書煩慮憂想因奇
萬事崢嶸不自由年來書信最綢繆雁飛玉塞無多
地人望神都正倚樓孤恐邊風多浩蕩故令音驛每
遲留何如叔段相隨出鄉曲長爲馬少游

同賦京塵京字爲韻

白日臨黃道紅塵滿玉京長風吹不盡驟雨洒還青
不放虛空快應同世界生隨車勢尤壯度隙體能輕
舞榭凝添恨歌梁墮起聲淪浪歸有計行矣濯吾纓

同賦虎幛堂字爲韻

何事班然虎來依靜者堂英姿猶襲物畫手亦殊常
快筆揮如雨新縑洗似霜淺山迎暮黛叢蕚得秋黃
炳煥霞紋綵晶熒鏡日光前趨宜搏取郤顧向推藏
仙子休騎去將軍莫射傷相隨千里客更欲卷還鄉

贈程嬡

識盡公卿更食貧蒼髯瘦骨走京塵高談亦與時多
忤屢中方知術有神前會渺茫渾不記遠遊蕭索復
相親宜公別得壺中趣回首人間二十春

筠州張氏迫遠堂

慘淡佳城側穹隆百尺堂歲時如過隙松柏已成行
玉筍登盤美瓊酥入奠香英靈似明月時到北山傍

同賦蚊得涼字

生長雖微細翱翔逐盛陽吾身非鐵石爾嘴大鈲剛
戢戢朝藏壁喧喧暮滿房燈前已環合簷角尚悠揚
紗眼能緣過水膚亦嗟傷用心均貨殖損物亞螟蝗
栖宿慙蟲巧追搶蝙忙秋風動天地爾輩更淩涼

同賦李夔得酒斗天字爲韻

斗酒公家物規模取自然無時挹香酎有象掛高天
綠玉燒爲黴黃金打作船何如學嘉墨深注瓦樽前

留別眞戒講師

假山砌疊眞相似雙竹澆培畫不如萬屋墾嚴無閒

斷一軒氣象自清虛持齋欲趁龍華會升坐能蟠貝
葉書官罷亦應歸北闕攜笻先訪故人居

次韻和歐勉甫見送

抱關委吏可忘年而況吾徒志聖賢策馬漸隨南去
鴈寄聲應有北歸船無情尺水猶能鑒有志精金尚
可鑄願以此心推一是邑宅時不負贈行篇

題報慈寺花藥園

少時隨衆踩京塵曾倚朱欄看晚春二十年間頭半
白方知花木解磨人

勝師堂雙竹

累石爲峯太謹嚴故排雙竹作脩纖天風亦似喜清
淨時婀枝梢爲掃簷

驟雨

驟雨隨風入漢關傾都驩喜破愁顏電光猶恐龍潛
伏閃爍餘輝遶壁間

出京

整頓歸裝夜不眠篮輿出趁早涼天東南爽氣來相
逼葉底初聞一段蟬

早食蘵佛寺

破壁題名滿往還如置郵山河萬里道車馬片時休

白日初騰曉涼蟬已喚秋便添山野興咫尺帝王州

寄林次中

曉踏朱橋月還思昨日詩尚攜漫刺渴不爽故人期
宮闕觚棱失山河向背移悠悠芳草路恰似別家時

鄜陵界中

古殿居人少歸軒喜氣多連天皆秫黍蓋水有蓮荷
宿雨雲容薄微風日氣和征行不辭遠所得是吟哦

侯塘渡

空山宿雨漲前溪芳草連雲欲渡時落日人心急星
火招招舟子更來遲

田間
百畝陂田過雨清新秋漠漠似苔生津梁只欲憑忠信南去無心問耦耕

羅港
八節灘頭駐馬蹄淙淙流水日沉西歲時久已成陳迹風景全然似此溪蘭棹倚舟人競過籃輿索筆我閑題桃源仙境今何在懊惱嬌鶯向暮啼

過行人
我託南車去君挈北轡還相看一憂裏好入畫圖間

晚行
客子念家意遠行投驛心亂鴉爭噪晚宿鳥已歸林漸覺殘陽盡更憂前港深雲師頗知足久矣困狂霖

過淮
積雨雖收霽清淮更渺茫地形眞水府波面似錢塘雲日侵衣淡天風入袖涼輕輿過南岸轉覺近家鄉

關山五首
曉上春風第一坡豁然披寫盡天涯原田極望人稀少掩映茅篁數十家

北地樵蘇寸草空不如燒炭此山中眞材合抱隨斤斧豈顧區區櫟與楓

山溪百轉水泠泠栽插新秧次第成風捻綠茸無斷處他時粒粒是香玑

巔近還臨水溪窮又有山人遊明鏡裏鳥語白雲間

又
少婦織新絲人來不下機斜陽過茅屋郎亦採樵歸

萬松亭　治平中縣令張蓑植松萬株以庇行路
鬱鬱青山夾路松行人笑語綠陰中排雲架壑無餘地灑面侵襟有遠風一日勞心非欲速千年流惠亦何窮我來俯仰尋遺愛更喜清虛萬慮空

聽蟬
畏日流金不斷聲松風澗水助泠泠我來蕭散無餘事得倚籃輿細細聽

過馬鞍山
足歷黃州百疊山更無平地只岡巒物皆枯槁非人世石最崔嵬是馬鞍畏日流金紅豔豔亂沙堆雪白漫漫崎嶇出盡聊休息喜有松聲六月寒

喜至亭　在廣濟縣石龍坡
嶺路蟠蟠石似龍亭軒更在最高峰九江山水吾家近四祖煙霞晚已濃吟客不唯誇美景行人當爲破愁容前村有酒青帘遠强飲巖間水一鍾

不逐鳧商不問農悠然今作坐禪翁地臨白傅荒臺近
詩人在華胥樂國中一揖遠分廬阜月兩軒平揖廣
寒風枝藜亦欲頻還往肯使清閑併屬公

謁張文思於湖西不見

綠竹陰深屋數間籃輿來傍古溪邊垂楊芳草迷三徑斜日新秫媚一川澎湃直連溢日浪逍遥如泛剡
中舡山陰不見戴安道回首西風心浩然

君表自西林還城中以詩二首爲別

天上優游侍從臣還鄉畫錦坐生春不矜富貴知餘
事同訪溪山有故人方外笑談無畛域雨餘泉石長
精神西林路口嗟輕別善護青雲萬里身

蠟嶺廬阜秀侵天有意登臨已十年美味君纔嘗一
臠明珠我欲採重淵他時白首須歸隱此去青雲更
着鞭扶杖爲公尋好處往來同徑得參禪

入山三首

冠蓋成陰中路廻獨携蓮社道人來千巖萬壑初相
識爲我晴嵐面面開

路出西林興倍長輕衫短蓋入秋陽層崖檄日多清
影深谷迷人有異香訪古不辭穿絶磴參禪直爲遍
諸方此身似是遼東鶴偶逐飛雲到故鄉
十歲不出還可嗟經旬遍走梵王家羣山拍手向人
笑方朔今來何晚耶

山間三首

江城八月苦炎暉蕭灑巖山間挾纊時峯頂寶林俱勝
絶籃輿從此上天池
絶壁藤蘿喜可扳更無平地只青山路回亦有虛明
處江北江南指掌間
柔條細葉謾成叢亦有懸崖出小紅欲試金丹求不
死靈苗應在此山中

峯頂

苦霧悲風作斧斤千秋松竹損精神似聞犬吠白雲
外猶有秦時避世人

錦繡谷二首

江城已月芳菲盡殘紫深緋到谷中最是廬山佳麗
處我來蕭颯已秋風
帝憶廬山萬玉妃狂風浩蕩喚春歸繁華過眼一朝
盡惟有珍禽無數飛

歸宗寺

每會寮中略問禪高僧剛道語難傳郎舍羅那

事俯仰人間七百年

自歸宗入靈溪觀二首

紫霄峰下有禪林瓦結青瑶地布金聞道靈溪繞咫尺攜笻不覺後山深

石橋橫路水濺濺百尺琳宮館列仙聞有秦人來避世至今修竹上桑天

瀑布六首

懸崖傾注自成川六月溪風爲肅然不是化工移用巧尾閭應亦有窮年

山頭飛瀑海中潮此理誰能問汽寥秖恐分流從月

宗伯集卷五

屈桂香無限到西橋泉上有巖桂花芳香襲人

晴天如練雨成霜飛灑青空亦快哉推倒西峯一百丈試觀河漢所從來

參差又似掇行鷗石齒橫斜咽復流莫放陰雲遮洞府最宜明月挂高秋

接石爲槽遶畫簷清風爽氣坐來添恰從天外爲飛瀑又向人間作水簾

訪窀東注望舒徐南入江寄聲滄海若高潔此難雙

玉淵亭龍潭

清潭千古照懸崖崖上飛流動地來咫尺語音聞不

宗伯集卷五終

至新息寄四弟

江上分飛已隔年春風收雨月初圓今宵相望長淮

北只有星河共一天

送毅父弟知衡州

游雲富貴本無情出守衡陽地望清隴畝良田多樂

歲江山秀氣入重城釣齋宴衍棊鷁佐棠蔭優游猶

訟平應念區區大梁客朝衣顛倒趁雞鳴

宋 孔武仲 常父 著

律詩

李公擇山房二首

碧落仙官侍玉除至今遺迹在匡廬當時兄弟俱年少他日歸來比二疎李公讀書於廬山時年十六

松篁八路水濺濺自是鄉山小洞天盡道秀才心好靜誰知風骨是眞仙

陳翰林遊天池約相會於栖賢久之不至

廬阜西頭遇謫仙籃輿正欲上青天霓裳羽蓋何時降

返悵望洪崖阻招招

寄南康徐大夫

山南泉石有餘清幾日籃輿天上行亦欲西園伴飛盖龐公不慣入州城

白鶴觀

洞天人遠矣琳館有遺蹤願棄人間事優游慕赤松

玉平看滄溟萬里秋

答李景文見寄

金沙會面慰飄蓬況得連牀笑語同縱飲不知明月墮納涼尤愛小軒東郵亭送別淒涼後江郭凭欄悵望中兩幅新詩尤俊邁冷然醒我似清風

維那觀師以偈示余求詩爲贈因成兩絕句

擾擾長途策馬回柴門寂寞晝慵開清香一炷茶一盞唄頼有高人數往來

夾路長松綠蔭繁送君從此入幽關銅銼錫杖無拘繫正好窺尋布水源師將遊廬山

黃州夜泊聽水聲因爲絕句以廣歐陽公詩話

冷然非徵亦非商夜久清音入夢長人道官蛙成鼓吹我知風水是霓裳

黃州

客路深秋一轉蓬淮天牢落此將窮城開雲水蒼茫處人在茅篁掩映中對岸武昌風月近千年赤壁是非空愁思陳迹慵開口謾把筠竿伴釣翁

吳章嶺作

山外歸來酒半酣衣襟翠色貯煙嵐泉聲風雨來門前峰色畫屏閉仙居洞裏桃花古不是劉郎去後栽

江面浮沉帶地流清風爽氣入層樓倚欄却認登浮

廬山北轉是吳章巖桂紛紛靜有香洞口流泉似相
送人間天上莫相忘

送僧惠芝歸東林

東林開士解談禪共坐千巖萬壑前回首歸雲不知
處林間相遇是何年

化成院二首

化成眞化出絶險起朱欄直下臨無際江城一掬看
又

登覽多清興衣襟有白雲松風不知際山嶺坐中聞

五老峰

峻疊起青峯森然五老翁雲將色共古天與壽無窮
突兀巔崖峭駢羅面勢雄三光同孕育四岳是兒童
傑立層霄際曾經壞劫中憂齡應可協圖寫獻堯宮

次韻答李子約見贈

江縣山奇水亦清古今賢宰繼聲名施爲豈厭地閑
僻學行久推君老成桂籍掇科論世契錦囊留句荷
交情當年入洛多英俊文彩誰如陸士衡

晚登庾樓

邾從江漢望匡廬盈目風塵日愈疎滿甕尚留桑落
酒登盤今有武昌魚斜陽柳色明碕岸極目波光濕
太虛鸚鵡洲前書豪士重將詞賦爲君書

順風發江夏

西江風浪夜喧豗清曉猶聞萬籟哀水驛正隨衡雁
去雲帆初學海鵬開山橫別浦跳丸度席對長瀾陣
馬來快意須防太豪橫斜陽荒港少徘徊

嘉魚界中作

楚澤秋窮未有霜飄然如雁去隨陽連空積靄湖天
闊極目無人水國荒破浪不須論萬里佩蘭聊欲寄
三湘鼓枻更作春暉暖贏得書騰畫夜長

巴陵界中作

曲曲秋江灩灩波直疑乘興到銀河逢人欲問支機
石此去星橋路幾多

留贈上官常用

河梁欲上手重攜冷語南湖百丈隄卽看青雲開羽
翼莫羞黃綬走塵泥文章炳蔚元摛鳳鉅刃縱橫暫
割雞欲識長官清淨意高堂雙宇揭曹溪

蘇子瞻雪堂

古縣東邊瓜徑開先生曾此斷蒿萊鴻皇一去應不
返花柳當年皆自栽畫壁蒼茫留水墨朱欄剝落長
莓苔鄰翁笑我來何暮撿點風煙興盡回

簪魚

野色星輝半有無曲江舟子夜簪魚紅鱗躍網無錢買惆悵天涯尺素書

陽羅磯

石壯山癯不可干傾江波浪作驚湍殘霞一抹吳天晚正苦孤舟不上灘

寓目

清灣氣象暮潭潭漁客車簪似引帆三尺鯉魚投密網西江雖廣爾何堪

西江

灩灩西江水朝朝伴我行雲天初散黯秋色正分明魚浙應相得鷗來故不驚煙波聊寄適南北久忘情

鄂州二首

綠柳陰陰蔽武昌汀州如畫引帆檣一江見底白秋色千里無風正夕陽暫別勝遊渾老大追思前事只淒涼賢豪況有遺蹤在欲買溪山作漫郎

一別湖湘二十秋飄然羈旅復萍浮氷霜入鬢殊非壯星斗羅胸卻似愁濁酒放歌朝拊髀青燈苦學夜懸頭唯應此樂無窮已衰衰滄波盡卽休

巴陵官舍二題

蕭灑堂

度卧聽銀河瀉月聲

北風投曉漸雄豪椎鼓車帆十丈高枕底洞庭三百里卧聽天樂響叢嘈

南津灑濯夜風微投曉湖靈更發機想像虛空開帝樂遶廻波浪匝天圍三湘路指平蕪轉兩舸帆爭白鳥飛邦上叢祠薦牲酒荆雲隱隱倘朝暉

洞庭秋水

何君表留大舟於潯陽不敢乘既至湘陰寄絕句謝之

洞庭秋水接天流萬斛樓航不易收才力似君方稱副此身只合載漁舟

將至巴陵當次江夏

南行應不暎途窮水驛連翩週好風遠浪飛來千白鷺輕帆相逐兩冥鴻殘雲日挂蒼茫外平野天垂曠闊中湘浦舊遊思一訪肯因蓴膾憶江東

八湘江二絶句

清川曲岸進遲遲搖得菊花三兩枝手撚秋香斜日下有懷江國去年時

平沙襯水竹藏雲自古多招薄命人我獨遠來追所好是中魚美涤酷醇

寄四弟

贛水南邊地勢回層城中起讎孤臺憶初二陸同登此喜有阿連相繼來舊事前遊休感嘆清風佳景且徘徊天涯未有相從日百里區區亦象雷

縣圃有小城環之北面有邱阜聳出喬木蔽其上蓋古戰棚也到縣之三月得荒逕扳援而上覩其形勢可以爲亭北望平野乃增築之度爲四楹公事之隙休息其間

堆案盈庭勢未休灰心聊此作天遊剪除蔡莽成幽徑創架芽蔓占古邱葉密風多能庇暑雲開山出更宜秋西園日涉從今始誰信民官得自由

城上亭子二首

更無人迹逐扳躋廬岳烏藤手自攜滄海誰論六月息茂林今得一枝栖幽芳滿徑春難老翠樾連雲日易西況有北郊宜曠望公餘聊此發醽醁

湘潭之酒今稍薄粉白氷清水不惡百斗挨得一斗歸復此悠悠縱盃酌醉中衡華皆秋毫肯復剌眼爭錐刀層林密葉風力豪釣天震響春臺高

登城

應俗雖勞甚登高卽曠然日濃花覆地春靜草連天竹塢連山遠湖光帶郭偏斯民本閑逸吾政愧烹鮮

城上眷木

城上蒼虬困不醒春色已半未回青直應一夜新雷震漸放繁枝擁日星

西園獨步

茂林新幄翠重重猶有殘花掩映紅庭館漸虛容散步時扳園果作狙公

官居何以滌冥煩喜有廳西百步園白日漸長公事少紅英已盡葉陰繁涤波似鏡池能照巧舌如簧鳥解言風景只隨人意好昔賢何事厭湘沅

逍遥亭獨遊

江上飛簷出百尋回環古木自成陰凉生白晝收團扇影入斜陽剪碎金茂密邦遮西望眼逍遥未有北歸心淵明盛說家園趣誰識吾園趣更深

縣齋偶書

誤恩爲邑楚江濱黽勉初疑力不任吏事妄窺如管豹歸心難過似籠禽低回未遂箕山志慷慨希猶梁甫吟案牘掃空庭院靜只將趺坐當鳴琴

軺車館

野闊天長入望清眼中虛豁到鴻冥偶從楚俗來同樂下視湘江笑獨醒風槩水光時蹙練日斜山影半橫屏扁舟過此方年少年老重來鬢漸星

次韻和楊公濟見贈三首

虢略先生不諱窮詠歌堯舜與時逢傳呼滿道今爲使歡板登門亦見容南浦清波輝玉樹西齋新釀入金鍾臨分警戒言尤切似欲驅馳叔夜慵

魯國儒生與俗同何嘗高潔慕龍逢邑佳不及陶彭澤官小纔肩郎曼容故國安栖無一瓦高堂失養感千鍾賢豪見顧何恢廓自寫新詩慰病慵

清談衮衮思無窮渾似饒陽邑下逢霜重湖天初凛冽夜長樽酒更從容新編自富詩千首巖邑今饒酒一鍾兀坐江城隨五斗肯憂臺閣紫衣慵

韓公祠堂

曾持金節撫淮壖磊落英姿正少年萬里風鴻看振翼一時毫素冠凌煙新祠更慰州人望遺像仍從幕客傳精爽威容俱不泯今騎箕尾在青天

送十二兄還江西

匣有青萍笥有書西風隻影渡江湖剩收岳麓眷前景寫入新詩勝畫圖

湘潭二首

祿仕飄然寄楚鄉才能雖短志方强已栽綠柳如彭澤況有黃金似櫪陽風颭湘波天影動雲來衡岳雨聲長尚疑卑濕難安處更起西邊百尺堂湘潭近有告發金坑

縣街重復俯驚湍正與湘江咫尺間侵鬻最憂東匯水薇遮惟有北來山清流倒影櫻臺壯白瓦連雲市井閑捍患持危功不小亭亭千古鎮荒灣

聳出江上水趨南岸故邑居得完

九月十四日小會

帶露奇花貯漆盤周遭仍簇小雞冠人生愛賞無時足但作姚黃魏紫看

寄范清老二絕

高平處士節尤孤門掩江邊徑欲蕪詩好未窺新歲
集酒醇尤憶去年壺
一別滑陽已隔年官居應接謾紛然南山瀑水傾江
海夢挈塵肝去洗湔

九月二十二日西館雨中作

西館蕭然塘翦裘潭無桃李似潘侯路多綠竹遮欄
雨池有殘荷掩映秋敲謳歌逢樂歲江湖風景憶
扁舟衣冠到底爲身累所慕逍遥寄一邱

晚興

吏退公門靜蕭然似宴居秋聲來簟枕晚色被庭除
仄徑窺栖鳥荒池聽躍魚黃花濫陶令搔首賦歸與

寶豐倉秋納三首

次竹編蓬學鉏垣門中門外壤同旋羣呼直欲爭風
疾快走渾疑踏地穿朱墨亂揮雲落手塵氛橫集雪
侵顛歲豐幸有民輸樂心日相期更勉旃
彩籌森列羽林兵裘裘招呼不斷聲歲計自當平斗
斛年豐全況有版京爭先雜沓人何冗應物逍遥我
自清日日漸斜亭廡靜邦臨湘水笑塵纓

自寶豐倉歸

岳雲成凍挹春寒十里崎嶇倦往還馬上朔風回鑿
縣閤人饑稼秋成衆樂輸精麤驗丹白億萬起錙銖

帶雪中微酒見開顏含黃欲坼江邊柳蘸綠相重水
上山拋掉一官如糞壤好隨漁舸此中閑

與同僚遊甘泉苦竹二寺

兩寺藏山曲登臨恨阻修平時極目處今日採春遊
苦竹經霜老寒泉帶雪流醪醪煖肌骨歸路卸輕裘

與陳董二君相會於眞州經月甚樂詩寄董承
君兼感存沒

平生交友半成塵想見當年樂會文別淚茫茫添海
水愁懷黯黯作江雲青衫脫去誰同老白首追隨尚
有君官暇更將棋子學他時簿局當功勳

讀王逢原文奇其才擇甚精者錄爲一編

人喜相知自古然況君埋玉未多年雄文一讀千行
淚青眼相期萬古傳已掾條枚收美實更披沙石貯
清泉東齋倒掩無人語火煖燈明手自編

詩答李時發見賀書省除命渠云嘗言之矣

廣寒平昔所遊今在眼凄涼疑是夢中看
傾蓋相期自有人贈言先許出埃塵若非清議曾推
以詩傳畫雖不費要秋得冬如未完恍疑霰雪滿天
輓安得公朝有選掄作縣徒勞雖已厭置郵傳命或
非眞期公莫算人間事共醉湘江爛熳春

次韻和張芸老阻風見寄

地慘若暮氣迷峰巒夜堂高張醉魂醒暑館偶窺吟
魄寒筆端應與造化會莫作人間毫素看

留題徐誠之和軒

生人情誼貴和光俸薄宜閑寄楚鄉雖遠實朋四方

會復游風月一軒涼盃傾琥珀催人飲羹暖駝蹄勸
客嘗景遲已佳心未愜更栽花竹滿林塘

寄題丁子厚二亭

睦亭

撫族無如睦開亭意可知庭階盡蘭玉兄弟即塤篪
食有分甘樂歌諸伐木詩歡心已如此風景況相宜

朋來亭

學有青衿聚亭當綠野開山川二湖曲賓友四方來
鄉行求如舜師門欲望回無輕十室小長養即高才

次韻和愼思與太守同登清湘樓

郡樓邀會樂豐年極目山川思浩然才子登臨嗟昔
別使君蕃屏值新遷前峰綠霧藏丹葉別浦平沙覩
碧漣不但醉吟湘與麓會歌嵇嶽漢周宣
予嘗謂北人不知江湖如南人不習邊塞時張

芸老在坐中因問

張子胸中瑩不疑江湖邊地總會知波瀾沃日漾舟
處霰雪堆空出塞時挂席何妨拾明月據鞍仍解賦
新詩悠然無復分南北陣馬風檣取次宜

次韻和王敏仲望祝融峯

獨立千秋渾不倚排空直上似無根履穿尚恐高難

及磴滑猶應險可攀
斗柄崢嶸宜有概星榆爛熳豈無根祝融直上應窺
見閶闔雖重亦可捫
南帝尊嚴赫六丁列湘爲硯嶽爲屏聯青叠秀俱來
會惟有中峰在杳冥
僧居曉看一峯青迥絕纖塵點盡屏會有片雲來觸
石江湖三日雨冥冥

思南嶽呈運判承議

會逐籃輿訪嬾殘樓臺葉轉在峰巒明燈夜向猊牀
拜別殿晨披貝葉看選勝危梯經歲暮餘思凭

欄干歸來認是遊仙夢過盡東風料峭寒

和李時發春日見寄

聞道重湖路未通悠然身在碧湘中崎嶇水國猶千
里牢落春華已半空江浪漸寒侵小睡岳雲篩雨響
疎蓬君詩亦說清幽趣便覺年來氣味同

留題毛成叔待月軒

明月來何遠騰騰碧海東雲收萬里外人在一軒中
光泛池塘露涼生枕簟風相過喜良夜莫放酒鐏空

湘西

文園春晚病無聊剩欲登臨散鬱陶遠野輪涼來宴

坐長岡俯秀人詩亳輕明物態歸仙境咫尺城闉限
海濤勝事滿前難記憶戲憑香草綴離騷

贈長沙僧守節

花木重重鹿苑春蕭然一室坐安貧眞乘但要心知
瀘喜捨無如藥濟人增損諸方精過古窺尋六脈妙
通神長沙旅泊無聊賴時乞刀圭養病身

次韻鄧愼思見寄

暫寄瀟湘百尺船誰論竄冷無烟城陰潦積朝慵
出枕底波鳴夜廢眠渾府更看花似錦洞庭將泛水
如天相期盡校蓬山藏不厭江東作酒仙

湘中阻風

夜泊湖南岸曉聞天北風愁雲來覆渚白浪起吞空
甕酒霞漿薄瓶花錦帶紅鄰舟如隔海孤坐寂寥中

二相

斯文當絕息二子振波瀾舊國清風在荒阡古木殘
蒼苔生閟宇斜日下長竿求福今無數不將陳蔡看

宗伯集卷六終

律詩

登湘陰北寺江亭

古縣我新剎孤亭登上頭野芳侵坐綠江水帶天流
絲斷湘靈瑟蘋荒帝子洲人寰眞似夢頃刻已千秋

辭二妃廟

盤空烏鵲噪叢祠船上行人半起時殘月龐曨傾島嶼南風嫋嫋透旌旗開帆便欲日千里別廟仍澆酒一巵岸芷汀蘭俱可薦新聲翻入九歌詞

過洞庭二首

朝來四境宿雲披漸放扁舟出渺漠漠衣襟和水霧悠悠簾幙挂天絲波平自喜看書穩風軟翻憂出險遲今夜君山與不淺登臨應是月明時

杳杳湖天極目中波光日影兩朦朧舟離廟步灣環水帆指君山縹緲峰昔日南征期飲馬今朝北去想騎龍歸來若得醉鄉隱願化春醪萬頃釀

自君山還岳陽

雲山深處望瀟湘巖谷沉沉已夕陽邦整舟航凌浩渺回看城郭似家鄉揮戈徑欲回羲馭散髮今知出呂梁不是浮休動歸興對眠猶可借禪床是日浮休居士張芸老欲速歸遂乘晚北渡

登涵暉亭

常時洲島隔波瀾故覓君山直上看畫盡圖林春減色水精宮闕晝添寒湘州城斜引羣峰小湖面平吞數驛寬坐久西風響喬木扁舟思到武陵灘

蔗杖贈張從道

羣木蔚蒼蒼烏藤壽且長一朝隨剪伐千里任持將扣觸如金石摧殘耐雪霜崎嶇伴臘屐閑暇倚巖墻我亦筋骸乏君方步屢强臨岐輒分贈綺紛莫相忘

入萬家園

行盡東南郡重來訪舊居此心能有止佗境更誰如入徑看生筍臨池聽躍魚仍貪田舍樂植杖勸芸鉏

太乙宮

江城南畔是蓮峰疇昔眞人寄此中琳宇邃深靈迹在仙壇牢落杏花空池塘自老琴高鯉巖谷仍回禦寇風共羨碧虛宮職好誰知陰有濟民功

紫極宮默軒

宴坐寂不語先生心謂何逍遥疎世味恬淡養天和一息忘言後方知得象多壺中藏日月鼎裏煮山河

泛清溪入齊山

轉轎南堤太阻長不如乘興汎輕航園林蔭翳清如
簟禽鳥將迎語有簧溪是明河天上去山疑方丈室
中藏衣巾散適心閒暇更勝登臨逐杜郎

又三絶

風定南溪映碧虛扁舟選勝百蟠紆荷花荷葉明人
眼猶記當年入鏡湖

咫尺齊山不易登力驅煩冗得身輕瑤巔珉洞須尋
遍從此乘風上玉京

舊遊蕭索十年餘走遍東南雪滿鬚醉灑銀鈎題崴
茗方窺園猶在壁間無

登齊山

路出南堤思灑然烏藤點點破苔圓山腰仄塞元無
路洞裏虛明別有天六月松風醒客醉千叢怪石伴
僧禪近人登覽方爲貴從此匡廬不值錢

九華山

扁舟重過九青蓮極目空明思浩然可是化工頃刻
畫只應山骨偶枝騈風高翮認龍騰海雲散初疑劍
插天剩採大湖嵌孔石南窗排列時飛仙

王文玉出清溪圖以示坐客

午還記當年客禁城丹杏飣盤深蔟火碧醪傾盞釀
堆錫菖蒲角粽俱如舊何事樽前醉不成

寄季毅

南北飄然各轉蓬佳辰無路笑言同銅陵縣冷更微
雨白鵲樓高來遠風幾剎雪膚明席上酒傾氷鑑徹
盃中區區羈旅無歡笑遥想華堂慶一烘

清凉寺

白寺荒灣略艤舟攜笻來作上方遊何年巧思開金
刹自古精兵聚石頭故壘無人空向久高堂問話凛
生秋雲庵快望窮千里一借澄江洗客憂

白雲庵

青山爲路竹爲門千里風帆到此軒誰把吳王歌管
地一時分付給孤園

石城詞

門外雲潮去復回山頭宮殿鎖蒼苔清風明月無與
慶白鷺烏鵲自往來百戰英雄俱戲劇悽然空起子
山哀

瓜步解舟

日落怒號息扁舟從此移巨鱗初脫鼎勁翮不黏藒
感歷前行路茫茫北去陂白沙聊繫泊燈火夜深時

至樟樹店寄徐安道

逼仄東南路連天紫翠峰微雲還掩日小雨正催農
谷鳥投梭急山花落澗濃意嚴今不遠談笑喜相逢

次韻和知郡朝奉登禪月臺書事二首

物有賤而貴勸公收樺皮自能生烈火何用爇香脂
山徑狂風夜茅簷密雪時金蓮猝難買唯此頗相宜

又

素月寒光好高齋夜已扃影難穿密紙光稍泛疎櫺
皎潔臨書案朦朧到硯屏沉吟憶丹桂更欲步中庭

風鐸

瀟灑當簷鐸凄凉不斷風高堂人語後廣殿月明中
暫歇還歸靜重來復滿空羣仙鳴玉佩初下廣寒宮

明妃

碧落千萬里輕雲何處來仙衣行縹緲海鶴去徘徊
映日低秦嶺隨風過楚臺茅簷看不足更欲上崔嵬

讀經甫所作高承制銘因寄之

征路杳無窮山川掩映中記程知遠近分境識西東
倦客似飄梗輕鞍如去鴻平生慣相遇轉愧坐禪翁

雜詩四首

春風仰屋卧田廬海日鮮明柳影疎憂覺不知身處

所此身依約是華胥

平日扁舟千里行年來無地濯塵纓朝衣曉趁東華
路喜有官橋流水聲

霞冠鶴氅一道士憂半流丹三四粒云是月華宮裏
人掌心猶帶銀波濕

利綰名驅夜廢眠王城車馬日喧闐誰知坦腹春風
裏醉卧墻陰不計年酒壚西墻畫一辭仙去地尺而卧下遍糞溲似胸中曠然能忘
故感而賦云

世俗之榮辱者

早朝遇執政於路

紅燭轉沙堤天門仗未齊槐陰勒馬待明在御溝西

曉過州橋

曉日蒼涼宿霧東蓬萊金碧起浮空滄溟萬里排天去人物紛紛海市中

祆廟祈晴

叢祠齋潔夜焚香解帶投眠小簟涼雲色倚秋猶浩渺雨聲羞曉故摧藏

陳用之挽詞二首

禮學康成後朝廷復有人詩書奏旒扆盛服錫朱紱氣象生臺閣光華動縉紳幽途應不憾朋友自沾巾

又

宗伯集卷七

小疾謂可起斯人今則亡溪山迷故國妻子寄宅鄉館閣應留像朝廷爲給喪榮華雖不滿尚勝賈司倉

詩送應子發之官吳興

又向吳興去江湖風雪天衆衣歸戲綵儉幕看依蓮伉直不隨世低回今有年誰將華陰土一爲拭龍泉

曹家巷祝店三首

小椿

眇小墻陰數尺栽兒童欲拔幾徘徊須知造化關敏坐兒重重羽扇開

小槐

合抱庭槐已自奇何年春色長孫枝主張莫使隨薪燄會見繁柯偃蓋時

小井

圍圍樣學天邊月汩汩聲廻地底泉剩貯黃金還屋稅此功窒止見山錢

送祠部劉儀文知潁州

厭逐京師車馬塵乞爲林下水邊人江湖入夢歸心壯道路生輝使節新豈弟宜民推善政清閑無訟稱天眞如聞此府多遷擢剩醉西湖爛熳春

板橋辭大母靈舉三首

吉伏凶儀備古今哀歌仍雜管簫音喧闐四海修同軌未滿君王孝養心

元夕三宮綵仗隨月華燈彩近瑤池連昌故老曾經見似夢如醒恍自疑元夕陳儀衛明日發引

鼜鼜陵臺瑞氣多短簫聲裏想悲歌西郊淚盡身先返惟有心隨洛水波

宋履中學士挽詞二首

朝論方知子哀哉疾不瘳歌聞湘浦些魂返岱宗遊文雅承三世淵源見九流音容如可接圖像在瀛洲

又

跡參詞場藝官俱濫府仙過從常永日推予更忘年
素業期三友幽途隔九泉春明書史富貫與弟兄賢
和四弟夏雨
靄月雨冥冥愁雲滿太清庭階猶積潤溝港更繁聲
遠綠應浮野餘涼稍友城蒲河今不淺放艇欲南征
之官宣城路發次其韻
幾夕林聲醒遊歌移舩回指鳳凰樓身疲禁內凝嚴
地恩與江南爽境州臨數近城多異境問知前政盡
名流嘉觀勝官暇輒盡吏偽今曉萬古愁
除宣城守贈元忠叔父次其韻

宋伯集卷七

垂楊正好移舟看輕舸何妨出沐遲疊嶂雙溪雖未
歷白雲芳草已相知
送張文潛出守丹陽
山陽驚坐早軒軒元赤登瀛正少年殿上仍簪侍五
筆江頭新幾使君舩吟哦氣爽滄溟曲步武心期白
日邊守得東南知不負愛中應作五洲仙
寶應界中絕句三首
倒景虞淵日餘威澤國霞背行逐明月水宿傍人家
又
泉水秋浮鷁荒陂暮聽蟬登瀛從此路出守已衰年
又
淮天秋日下水國晚涼中舟子趨程意軒軒欲貫虹
明月亭下作
杳杳蕪城起暮鐘停華月照秋容便宜碧海依墻
墊雲水情知隔萬重
繫舟長蘆作
夜泊長蘆星滿川晚來吳楚氣皆然雲雷相遇還成
雨江海交流獨艤舩廢室無人嗔白浪荒村何處起
青烟文書滿眼從拋棄却倚蒲關學坐禪
長蘆五絕句

宋伯集卷七

吳楚中間天杳茫愁霖傾巷水洋洋千帆渡口低鷗
翼海闊風微不敢翔
孤舟坐出國門東煩暑端如坐甑中一雨一涼皆可
喜只嗔三日打頭風
白霧應連滄海東鄰舟相失渺茫中時時客子江頭
語社過應須有好風
波聲袞袞百川流七日津亭厭艤舟遥望叢祠燒的
乳美風還遣莫淹留
去盡江湖伴侶舩整帆徐出浦沙邊風濤沃日心彌
壯老矣無因似昔年

諸葛武侯

天下軍書勤西南霸氣偏大公謀國妙伊尹佐時專
季漢基還立强吳勢外連兵從新節制志復舊山川
霜肅關中曉春浮渭上天恩威人竝附將相器俱全
醜虜羞巾幗遺音破管絃妖星如不墮功業管蕭前

宣州吳子權送陵陽酒

夢寐陵陽天上山曾將心約白雲閑仙衢已下青冥
裏塵骨難留縹緲間三尺溪魚如可控千年遼鶴尚
應還多情別後能論舊遠寄宮醪爲解顏

宮詞二首

宗伯集卷七

十頃西池近碧天春深調馬教龍舡至尊勤政歡嬉
少企望鑾輿又七年
雲霧猊香錦繡帷千官重列序賓儀欲知湛露霑萬
處盡在天杯側勸時

池州山

水際天邊盡畫屏廣寒宮闕玉爲城南來已得江山
助到此逢山眼更明

三山磯

磯下長川欲倒流江豚出沒水禽浮憑誰爲告詩仙
道今在青天盡處遊

宗伯集卷七

彭澤山

山磯環台關鯨蚌白水如湯動地流崖广盡成斤斧
迹當年誰與化工謀

發彭澤

御風南去覺冷然今日無慚禦寇賢冠仙廬岳奇峰將出
地豐城寶氣已連天詩書未敢當謀帥忠信由來可
濟川正仗江神扶羽翮解帆章浦夕陽邊

橙子

秋露凝漿細朝陽入色深氷蘸不須搗恐碎裏蹄金

將至湖口作

一帆安穩轉汀洲吞吐波瀾畫鷁遒三尺龍文光景
動川平何處有蛟虯

次韻馬中玉春日偶成

京都久客憶歸期淮擬江南看早春病恐餘生萬事
已起驚芳意一番新東湖水滿魚應樂南浦波明柳
自顰玉臉芙渠容易得要須丁祝養花人

草石寺寺有潘閬題壁權德輿宴坐記

高士去已久遺蹤猶可知竹陰侵宴坐山影在平池
塵蝕參軍墨苔侵相國碑漫尋蕭灑趣俯仰愜心期
大霞宮有二道士善鼓琴

誰氏夸豪力琳宮一手開光華動金碧蒲灑絶塵埃
煮石洞中火流霞天上杯籃輿穿翠樾只爲聽琴來

送李端叔定州機宜

才高秪合住蓬瀛步武優游地望清何事塵埃久京
國邯鄲衝雨雪向邊城草書落筆千毫禿談席揮犀四
座傾早晚封章來薦鶚一鳴從此使人驚

癸酉臘雪十二月十九日

又見同雲合朝來雪滿天寒生梁苑席興在越溪船
不復風鳴屋應須澤到泉農家相慶喜處處畝鍾田

惜竹并序

宗伯集卷七

東齋有竹數竿翠蔚可愛其旁衆笋附生浸益深茂
最後出者尤若奇特不意解籜未盡而爲老兵手折
之悲夫以干雲蔽日之勢而摧於窗戸之下以凌霜
冒雪之姿而失於俄頃之間環步往來凄愴良久不
能忘情既而自譬解以爲陰陽之化育天地所覆載
孰非假妄自四肢百骸外至耳目所接諸物若器皿
若室屋親愛之聚輿馬之隨孰能固守而終全之會
合出於暫然至於離散壞滅此理終在何獨一竹可
傷而介然於懷乎乃頗能自遣而有役兵之罪然復
一到其下則初心還起不能平也余眞大惑者歟抑

物之難得而可愛當然者也姑置其說寓之以詩

老薛墻陰夕照閒何人折我翠琅玕卽今綠葉隨塵
化猶有低枝帶露殘不放雲梢侵霰雪因嗟世故足
波瀾故園未乏賞音品十頃繁陰六月寒

贈夢符朝議玉溪在夢符宅後

人笑公衣不浣濯我憚公心霜雪明青衫仕宦有眞
烏白首鄉閭無惡聲相逢回首又再歲已去還來覩
太平無事南歸太果決蕭然還作玉溪生

駕自宣光殿還內

直午開金閤中天動玉輿千官星拱極萬乘斗回車
瑞氣春妍後清風雨霽初鳴鞭嚮寥廓彩仗正蘇舒
古禮觀瞻始皇情酌獻餘書林後遊盛拜舞爛袍魚

景靈宮奉安神考御容

先帝遺弓劒威靈在九州方悲風馭遠已見月交遊
別殿笙簫動中天彩翠浮觚棱參魏闕氣象擬蓬邱
羽衛森幢蓋都人識冕旒吾君孝心遠次考自無憂

題山光樓

山靜圖平野樓高映碧空人居仙島曲天入畫屏中
倚檻雲蟾近傾觴野客同扁舟期一到須借五湖風

芍藥

樓上看紅藥都城值暮春春風茁低永晝露臉泣芳晨
憶昨淮南客曾爲詩社人輕明是樓子閑淡有天眞
此地須都會茲花莫等倫雅揚不復夢羸馬禁城塵

大風

萬竅軒軒漸怒號坐來渾怕屋山搖洞庭曾聽咸池樂吳會飽聞滄海潮此地風聲良有以殘春人意正無聊雲師又遞天街雨明日千官匀上朝

洪福寺藤架

生長應毫末敷暎忽十尋縈花春不歇密葉晝長陰風過龍蛇動雲開洞府深時來學宴坐朝市不關心

讀梁武帝本紀

破除網紀事虛空可恨蕭家一老翁魚爛士崩俱自取不須侯景到江東

鉏決堤防縱怒濤橫流四海盡滔滔單于已入朝陽殿軟語空疑定力高

楸花

淡薄已無俗秋高眞出羣裁裁揭翠藻漫漫綴紅雲遠色天街盡餘香省戶聞狂風曉來劇惆悵落纈紛

送望聖監南嶽廟

還鄉同赴紫宸朝笑語從容慰寂寥白髮侵凌今滿鑑青春羈旅舊連鑣烏江小隱西園在湘浦新除道路遙老境不堪論契闊東風官柳亂堤橋

景靈宮殿多植酴醾清香遠聞

宮殿沉沉鏁碧雲仙葩相倚正敷芬珠簾翠幄知多少不礙清香處處聞

送韓密學知定州

聞說公家閱古堂于今出守似還鄉營開細柳旌旗動山假臙脂苗蓿長北府貔貅瞻玉節南樓風月寄胡床親朋出祖無惆悵早晚韓侯對未央

游凝祥池同晁無咎作

平時念江國此地愜幽情楊柳繁無路鳧鷖驚遠有聲郊原斜日下禊秩好風生把酒須拚醉還家不隔城

送郟公甫通判睦州

又向東南去都門奈樂何塵埃京洛久山水富春多

宴俎誇魚美書帷待雁過鵬程休暫息九萬看騰波

遊洪福寺

清晨戒童僕匹馬出皇州欲探逍遥趣因成爛熳遊藤蘿回晝暝雲雨送春愁傍近緋桃塢尋春亦少留

睡椅

非馬亦非船可坐兼可眠容來呼不應睡美腹便便

書慵食飽後還作定中禪

次無咎凝祥春遊三首

芸縞棱罷始嬉遊池館雖春爽似秋同舍病郎追不
及喜傳佳句到藏洲

浴日池光初炯炯王春禽語已關關珍壺閑館波濤
接太液昆明伯仲間

奉靈池館鎖幽深遺迹淒涼故老心維嶽雲車時一
下値疑絲管有來音

遊州南同文潛作

我我宮殿列仙居綠水方圓氣象殊萬里舟船會京
洛幾人詩酒到蓬壺日斜清弄來幽谷風定嫣紅滿

綠蕪語罷恍疑眞夢幻不應天邑有江湖

館中桃花

蓬壺深絕鎖芳菲初見仙桃第一枝天近自應風景
別春長莫恨化工遲相重朱戶人稀到半掩香苞蝶
未知想像江南今盛發亦經頻雨稍離披

早春

欲探年光好春風入酒帝寒威隨雪解芳意逐晴添
塞雁今回陣冰魚稍出潛王孫幽興動顏巷自安恬

謁吳傳正因贈

宴坐足觀妙朝歸還閉門身居丞相第室似給孤園
競逐浮雲駛難指古鏡昏相期荷君厚商搉有清言

立春晚會星經火

侍史新從天上歸相逢剩喜著春衣萱芽剌土占芳
節蘭醑傾觴亂夕暉兄弟幾人華萼聚歲時經眼羽
翰飛東風處處吹噓到從此鄉山筍蕨肥

石榴

造物巧彫鏤慇懃在石榴中妍寧暴露外穩不輕浮
露液甘凝蜜瓊房密貯秋非徒適人口飣坐亦風流

送何司封知壽州

清淮帶城郭形勝壓吳天人皆懷襄後帝求師帥賢
名郎已分竹晝鷁似登仙昨夜驚烏坐星輝共黯然

送傳正之官禮部

妙道微言早自知釣衡何事器君遲連墻竝屋相從
久聳壑昂霄此去宜晝省含香修故事青雲呼仗講
私儀想君清直家風在好仰朝廷作伯夷

十二月朔入局

坐聽禪林叩曉鐘宮槐遥指禁城東千門灑掃氷纏
路萬木號呼葉受風金殿放朝閑虎士瑤宮春暉閃目無多日預草新文擬送窮

送歐陽仲鮑通判渭州

當年筆戰共詞場老大聊祛振鷺行薦牘北來當玉座筵車西去擁銀黃潼關曉色雲藏市渭曲春寒葉有霜公退登臨多絶唱解因風月記江鄉

宗伯集卷七終

律詩

至日拜表

絳闕橫霄瑞霧重千官拜表未央宮珮璚侵寒漏縹緲爐烟歷曉風漢歷直期同日永堯齡共祝與天同賤生亦與華封祝遙覩清光斗極中

送希甫使蜀

漢節西南出征鞍萬里賒清朝早揚歷遠使更光華山壯蠶叢國雲深杜宇家暫宜寬大詔恩信到天涯

苦寒

十年被冷東南方未慣清寒客帝鄉碧落有聲飛夜霰輕裘無力拒晨霜鯨依海凍先摧鬣鳳起邊沙易失行蒲柳脆肌尤不耐暫憑盃酒作春陽

久雪

窮年閟雨謾悲歌喜見凌晨雪意多天上亂花初翦玉樓頭密影已翻波輪蹄著路纖塵斷庭宇無風凜氣和寄語雲師勤覆護莫令光景漏銀河

寓目

破牕黃雀在枚閭歲晚荒郊總苦寒容易驚飛無處

所人家曾備畫圖看

立春日是年幡勝新賜館中

閏歲春寒便有花官閑只飲酒如霞殿門促賀新幡勝書館年來事事嘉

次韻瀛倅鄧愼思見寄

官是麟臺郎佐州蓬瀛俱稱列仙遊憶分曉色趨天闕想對春風倚郡樓書付燕鴻應易到人如隴水正分流江湖未有歸耕處何日相逢說旅愁

初賜幡勝戲和諸公

鏤幡翦勝喜傾朝不問紆藍與珥貂羣玉參差排晚

日萬花氣辟動春霄蕙風已轉東郊綠柳雪猶低北苑條從此恩波與溫律併隨歌頌入咸韶拜賜匆匆早上朝公卿前列盡金貂日留愛景明雙闕春逐恩輝下九霄靈沼輕漪猶覆水上林微綠已藂條自慙羽翮非鸞鳳亦預彤庭舞舜韶

冬至夜飲

翠布排銀燭金爐飄篆香人情感佳節天氣踏新陽醉怯醇醪酒寒知碧瓦霜明朝指天闕萬壽獻君王

至節小雨

半醉聽銀漏輕寒解麝裘新陽萬物動小雨五更收

宿濶青槐道晨輝紫禁樓皇恩與天澤渾逐管絃流

游建隆觀

瑞雲靈迹久荒蕪琳館重開聳碧虛邂逅馬蹄過勝境紛人世得仙居異花重疊春輝早喬木森陰晚景疎金闕瑤臺不容久歸來風叙冷襟裾

淨因院赴浴

漢客疲江海乘槎萬里歸重尋象王舍一浣洛城衣壞壁凝香露明軒泛暮暉紅塵不相貸歸路驟驂騑

次韻宋殿中歲暮言懷

寂寞郊居遠晨晡四馬馳日驚東逝水心感歲寒枝

霜色朝如洗雲容暮不怡梁園將密雪不飲亦奚爲

次韻李至之席上作

歲月翩翩翮羽過十年依舊歎蹉跎罷回燕塞鄉書少雪滿梁園雅集多取樂醉鄉聊解后爭新談藪任紛羅慇懃倘託摳衣舊遙計巴吟續鄙歌

送曹子方奉使閩中

聞說乘軺美全勝赴 先聲馳嶺海和氣入山川路速藍輿過書憑塞雁傳祝君求異葬醒我北窗眠

五鼓

永夜無塵事閑眠似道堂紙窗分曉色絮被借春陽

萬慮此中息一身今可忘周公不足夢佳趣在羲皇

孔周翰挽詞

邂逅溫江口方知叔父親榮華纔一夢奄忽幾千春白玉猶何脆精金鍛愈眞耆年所宜得天苦奪斯人

又

循吏今之選皇華使者軺關河初異路巾笏偶同朝急景摧遲莫清魂返岱寥一哀慚不達生理故風飄

又

晚歲班朝列光華動士林家風當冠冕官序正膺金

嘗漢亭衢滬嘗肓積沴深凄涼哭門館笑語尚餘音

黃幾道挽詩

當時京右盛朋從邂逅經旬託泮宮詩社苦吟霜月白離亭縱飲酒孟空十年契濶江湖外百歲推遷夢幻中行已臨民俱可述仍高孝友古人風

施夫人挽詩

有子紆朝服平居奉典墳蹉跎五鼎養奄忽百年期故老萱堂掩新阡薤露悲遺芳託齋臼彷彿九泉知

司馬溫公挽詩五首

龍卧南陽久天回北斗高廟堂更政化巖谷起英髦正色朝端肅華顛國務勞西州忽移娶風水助悲號

又

鼎鼐華元老朝廷倚上台除痾得鍼砭作解有風雷
尚冀松楠壽誰令柱石摧英靈參列宿餘惠在春臺

又

陽告恩綸麗閭閻喪上震驚秋原無喜色夜警有悲聲
世路嗟存沒公心達死生蓬山預讎校親見史書成

又

高步朝廷上羽儀鵷鷺行精誠貫金石素節履冰霜
爽氣今仍在斯人沒不忘高雲自閑暇長映讀書堂

又

拙與世沉浮登門二十秋雲天曾送上風壑此來遊
霄漢三台坐江湖萬里舟摳衣已不及悽愴逝川流

龜山寺納涼呈宗衍師

寶洞焚香罷山堂問話中日將秋共淡心與境渾空
彈指看浮世被襟望遠峰因知寂坐者白首樂無窮

泗州

天都佳氣鬱慈慕轉盱江河萬斛通何但臨淮稱要
地直因排泗有神功溜側普照靈如在寶積都梁翠
倚空慚愧使星留客厚塵埃揮手各西東

寄武昌簿孫彥常

當年場屋未分袍文陣今將逸對勞榮案飄香陪序
拜畫堂橫幕看揮毫心游造化羣賢靜筆此虹蜺萬
丈高長育人材今久矣行看中選盡英豪

汾陽韋曲盡名臣邂逅羣遊得遠孫玉琢兩圭看德
器河傾千里瞰詞源鴛行平日隨朝謁鼎立今朝定
討論只恐門開便分散追風難認馬蹄痕

試院呈上官御史

當年典樂在虞庠今日掄材道更光但愛蘂懷無岸
谷不知銜位帶風霜氣鍾海上仙山秀袍擁天邊玉
案香衡鑑賴公歸一律明朝歸馬快應驥

試院書事呈同僚諸公

九衢奔走厭紅塵官舍連朝得閉門瑩靜軒窗移白
日青熒燈火送黃昏披衣已愛星辰爛奉御方瞻斗
極尊早晚虞岸誇得士相隨笑語入天閽

送梅子明還吳

姑蘇限雲水官舍隱蓬萊出沐青山湧橫江畫舫開
家園雖渴到書舍早歸來新命鄉人喜神仙舊姓梅

大業二絕

西苑池塘涸海流君王十騎月中遊娥眉排戶爭新
寵不道迷藏自有樓

宗伯集卷八

杳杳揚州只隔淮龍舟彩舸映天來春風咫尺伊川
路不放君王殿脚回

夏日入館

青驄曉轉絳槐陰金碧重重魏闕深洞裏天花長帶
露門前畏日自流金雲臺朱鑑鄰星斗石室牙籤照
古今宦學從來難兩得君恩優假是書林

四月二十八日拜第二表請御正殿

驟雨鳴宮瓦新槐密禁城鴛行趨曉肅雞唱入雲清
日晃千袍動風傳萬歲聲天心未允協飛奏入承明

大熱歸城西止於興國戒壇院

宗伯集卷八

待朝

小軒斜透山南月坐看天邊桂影移圓扇矮牀涼透
骨忽忽無奈上朝時

次韻天覺行縣

餘霜凜凜認乘驄分走郊圻督事功照路官儀驚衆
目快襟詩思有清風陰河楊柳榮天上魏闕佩稜在
夢中朝會相逢勞行色滑稽酬對興無窮

碧蘆蓼花花天慶觀

御水泱泱繞禁闈碧蘆紅蓼特相宜玉堂金闕非人
世亦有繁華興盡時

酷暑不可逭天郊聊共尋雲繁當飛蓋風好得披襟
白水田疇遠紅渠浦溆深斜川陶靖節千載想知心

又

杖履重林外樽罍曲水邊深荷時下鷰喬木正嘶蟬
敏捷文楸戰清涼竹簟眠浮瓜復沉李況有主人賢

又

落日隱山谷清風來戶庭爛柯棋已罷伏檻酒初醒
歸轡須長驚都門偶未扃辛勤到蓬華林表已華星

書省即事

恩旨雖書到午休笑談追伴得優游窗聲淅淅回修
竹庭實鮮鮮彈石榴風色洗清天畔闕鼓聲遙轉日
邊樓羣仙暫駕飛鸞去從此蓬山更少留

六月望參

宿露初晞物向陽袍韠如水轉回廊天開北極星辰
正風應南薰殿閣涼莫莢已瞻圓魄就槐花初覆廣
庭香朝廷禮數優元老獨後千官拜未央

謝彥成子姪四人同時登科調官南歸

處士好孫息秘書賢弟兄弓旌萬里會蘭玉一家榮
盛事酬先志清風警後生田園何足道力學是功名

馬上有作

宮城北轉亂蟬嘶喬木陰陰水滿陂一陣風來掠餘
葦江湖清興有誰知

送傅龍圖帥秦

公才榮落有施爲鎮俗安邊正及時東序圖書遷秩
峻西州父老歎來遲門開細柳軍無定劍下樓蘭虜
未知聞道秦州多勝迹登高能賦少陵詩

送景文之官明州

京壘不可久得地海濤東市郭滄溟上崦巖翠嶂中
江瑤如切玉越女不施紅宮事從容了時當作醉翁

送天覺使河東

張郎肥馬衣輕裘俊氣軒軒不解愁曾立玉墀聯近
侍新持金節領諸侯屠龍伎倆終須用探虎功名未
肯休去矣范滂聊緩轡太行雲路戒摧舟

坤成節南宮賜宴

盛德干齡會坤成四海觀南琛走夷趾北贊引呼韓
梁俎經躔近文昌步武寬橫天起嵩華照地集樞桓
美酒來天漿珍羞賜大官鑪煙凝棟宇冰雪襲盃槃
瞻拜成心服山呼士氣完風清百尺麾花壓兩梁冠
雷作閶搥鼓猱升看戲竿華綑舒霧縠妙舞起波瀾

喬木秋聲遠高城夕照殘天街淡佳氣振鷺杳歸翰

送芸老通判

御史連章乞此行制書優遣副專城京都豈乏翱翔
處忠義先期去就明祖帳盃盤留晚色關山草木動
秋聲西州莫作經年計早覩君王召賈生

有旨放八月朔參

八月大明宮朝班放會同天時鬱殘暑聖語似清風
蕙帳便秋睡沙堤緩曉驄葵心終不已長望日華東

聞王師破洮河城獲鬼章時在同文考試不與
盛德包荒與古同十年關塞古洮戎神兵合沓來天

上猛虎逶迤落檻中蜀境粗償關羽恨漢津今奏武
皇功城陰却歎周南滯夢想鵷行紫禁中

次韻鄧愼思初入同文館愼思初薦於廣東先
行 爲轉運州判有詩贈

十載江湖萬里行偶來西館閱豪英雲龍九關晨書
詔燈火千門夜出城灑酒庭除當日色重稠幕帟斷
人聲年家兄弟今同舍會見河南起賈生

次韻余楙年同文館書事

衡門咫尺限關河此地平時匹馬過欲把塵埃比山
嶽寧辭羽翮寄逗羅華堂翠幕供閑燕明月清風伴

嘯歌擬寫秋容須筆力新詩句句似陰何

酒席

閃閃風中誇綠醞當年匹馬下旗亭秋原敗葉聲如
掃只有雲山伴醉醒

呂雅卿出孔雀畫圖

畫卧蓬山禁漏長起觀名畫得心降曾聞吟咏依南
海頗怪飛鳴到北窗峭裕正宜風作馭脩翎堪與鳳
爲雙知公物外尋幽好不戀榮華擁節幢

上禩除荼蘼迎駕有作

伏衛風生下玉宸傾都瞻望屬車塵乾龍已應飛翔
始震鼈方觀薦奠新星象低徊隨曲蓋天閑蒼葬入
鉤陳麟臺亦與班迎末不羨甘泉作賦人

送張文潛之淮南

瀛館登仙後金閨引籍優辭班見天子行色動諸侯
楚日籃輿峻淮南畫舸遒歸時春已好蓮子曲江頭

蛤蜊

去年曾賦蛤蜊篇旅館霜高月正圓舊舍朋從今好
在新時節物故依然梱身未厭泥沙穩爽口還充鼎
俎鮮適意四方無不可苦思鱸鮨未應賢

送崔伯陽守潁州

聽說新除美州臨潁水清風謠帶京洛湖島似蓬瀛
昔泛扁舟下令聞太守行山川應好在爲道旅人情

十一月十六日入館閣本無

一雪初乾曉日紅行人爭道已憧憧泥深馬足行多
蹟寒犯貂裘力正濃地遍新陽雖喜氣雲垂滄海更
愁容便應買酒邀傳侶燭醉高眠羣玉峰

送游景叔使陝西

諭指嚴生不憚勞爲君談笑取臨洮輶車復歷秦關
險繡轂新瞻漢殿高直使三農居隴畝勤將尺紙薦
英豪峰嵐澗水香山路想見春風動錦袍

臘月三日

寒窗動色曉覃覃又見京城臘月三官渡梅花應照
水省然回首憶江南

雪後

萬里屯雲一夜收天街累日未通牛裁裁正覺巖氷
起漸漸還同澗水流色變荒郊迎日媚氣蒸黃壤逼
春浮農家不用藏乾麨相與新年飽麥麰

與龍節上壽

瑞色裁裁宮殿明千秋佳節會公卿香飄彩霧縈天
仗酒把流霞滿壽觴密勿華封多好語鏘洋鈞泰盡
和聲自憐初預稱觴樂江海飄萍已半生

葡萄

萬里殊方種東隨漢節歸露珠凝作骨雲粉漬爲衣
柔綠因風長圓青帶雨肥金盤堆馬乳樽俎爲增輝

金橘

暑岸千株綠秋庭萬點黃品明能奪日圓滿要經霜
瑞露凝唇滿甘泉沃肺涼吳儂不解事金椀薦檳榔

送王頤赴官入桂

久不憶桂海因君還起予江光平浸石山翠上凌虛
黃卷窺尋舊青衫黽勉初年豐桴鼓息清趣在琴書

獻西俘

先帝謀西域邊功未告成一朝鋤狡穴萬里振天聲
漢獄宜歸死湯羅尚借生淮陰甘就縛頡利許留京
雲氣占中國星辰闢大明珠簾垂後殿玉座俯西清
二帝臨朝會千官轡珮珩理司來執訊譯者爲通名
殊俗衣冠異渠魁口眼猙蕈狐仍俯聽窮鳥尚悲鳴
上德均乾覆臚傳貸鼎烹大庭觀舞獸滄海息波鯨
旅紿朝晡糒書通炙子情熊羆已馴伏螻蟻政縱橫
憶昨初搤寇無慚古用兵謀謨維素決軍事許專平
蕃漢心諧會神祇力混并波深迷古渚氛霧壓洮城

慘淡移天陣逡巡却寇營空拳搥猰㺄矢殞機捨
雜種降無數良民市不驚旅常配方召干羽繼韶莖
奏捷公卿賀酬勳將佐榮夏戎幾失筋遼主願尋盟
說道吾何用沉幾見未萌終軍雖喜事勿復請長纓

送仲至學士使北

聖算招懷萬里戎累年南向不彎弓休論遣使千金
費絕勝爭城百戰功古驛玻瓈晨煖酒陰山狐貉暮
排風歸途剩記蘇方事付與麟臺逸史中

喜雪十韻

此夜不成雪明朝應作霖細聲來戶牖爽氣入襦衾
窺隙疑相射循簷覺更深因風成側陣過竹有餘音
畫閣迷欽玉旗亭付酒金封漫碧澗曲點綴假山岑
鶴氅行難麗牛衣卧不任漁竿平易失樵徑浩難尋
却負明光賀潛追霰霰吟

答宋履中見贈

去歲披雲自訪尋交加綠玉已成林肯隨春圃羣芳
老喜對秋庭數畝陰巴峽廬峰聲漸遠渭川斜谷氣
蕭森軒窗咫尺收嘉趣不負東南萬里心

寄會稽丞趙振道

龜峰琬琰翠成堆軒檻前當秀色開此地登臨比圖
畫與君談笑繼樽罍傳聞佳景無時乏依舊清江不
斷來今日關河隔千里相逢何處少徘徊

寄題程郎中家園石

蒯勵蒿萊得好峰縈紆裝點思無窮尋幽已到神仙
境發秘渾爭造化功官序隱登臺閣上夢思遙寄水
東皇點綴一何工飛下琪花頃刻中變盡樓臺成夜
月不容車馬競春風崎嶇廣市黃泥汚冷淡羣山彩
日紅野店相逢應更喜從來盈尺瑞年豐

次韻李端叔見贈

君才蘊灑應時流久滯豈非命壓頭昨見河南推賈
誼行聞天子召吾邱已無痛飲觀風味猶有新詩講
報投京洛壁沙著人甚清涼高爽憶宣州

留題無咎畊閑軒

南陌塵如霧北窗清有餘雖無彭澤柳已富鄴侯書
晝永禽音緩門閑馬跡踈翛然即高枕嘉興擬溢廬

直舍之西植竹兩叢經歲甚茂

雲中扁舟我亦謀歸去暫向巖前作醉翁

送高善時赴官

王國方登俊清才尚折腰萱堂餘愴在瘴海此行遙
宴語無疎濶離懷但黯銷紅塵一羈旅風馭羨飄颻

次韻李端叔

此身萍梗厭飄流暫寄潯陽江上頭勝景長年關夢
寐輕裘何日返林邱扶搖莫作扶搖計樸樕應留樸
樕投徙倚高樓情不極恰如王粲在荆州

文德朝參退舉鴈於幕下歸館帖然醉卧

官曹多暇未有如此因作四韻詩以識

宗伯集卷八

朝罷千官卷雁行袍衣猶帶御前香偶傾天上流霞
美便憶壺中白日長叢竹娟娟簾送碧回風淅淅殿
分涼翛然不與人間事未信無何別有鄉

休日出城西

秋懷不可奈驅馬漕河邊川躍時聞鯉林嘶已斷蟬
勞心逐外物回首是殘年强作遨遊計登臨却黯然

閒袁思正卒於宿州

畫舸西河載酒回東籬持菊待君來何知頃刻成千
古不及從容共一杯羈旅夢魂難際接平生交分但
悲哀中年萬事長心惡何處愁眉得暫開

偶書

夜枕惟便睡晨窗不展書學文眞漸懶與世況全疎
老合耕山澗恩容寄石渠浪蹤亦堪飽不歎食無魚

夜直東觀

蕭散愛閑官因循亦厚顏聊休俗士駕獨宿道家山
風幔自舒卷月窗重閉關其如江海夢已與雁飛還

次韻宋履中兄弟九日詩

遙知把酒對重陽舊外秋聲葉半黃落帽想當追故
事披襟仍喜得新涼自憐僻處眞匏繫只羨清吟屬
雁行閒說家橙增壯麗落成應許到華堂

宗伯集卷八

送范中發知蘄州

漢南行樂不可復殿中立班時會君華省方看列宿
貴名州欻見左符分飄蓬聚散古難必塞馬去來烏
足云出處行藏君素達吟情聊對洹山雲

寄題徐季叔桂香亭

淮縣築居好桂亭率興長偶分巖下影別有月中香
蕭灑欺松竹嚴凝耐雪霜從君酌樽酒歲晚玩幽芳

十月朔過殿

平曉清風響北林大明宮殿肅陰陰雕輿來自雲天
上翬座遙瞻斗極深庭廣袍衣自相照朝回幡蓋尚

餘音太平文物多師古想望漢唐猶視今

十二月十二日後殿朝參

廣殿沈寥邊鳴靴趁靜鞭中宵黃道直諸御錦袍鮮

晨光先到帝王州別殿珠簾不上鈎萬歲聲齊山獻

夜雨塵如洗秋槐影尙圓銀臺不奏事人樂太平年

十二月十六日後殿朝謁

壽九門朝退海分流參差雉尾回丹陛杳遠雞聲下

禁樓年少曾來奏詞賦釣天邳記夢中遊

苦寒

晨風獵獵卷書堂坐愛松篁耐雪霜歲律崢嶸催暮

宗伯集卷八

景時光宛轉遍新陽金扈滿引顏雖解石火深籠焰

不長安得仙家御寒術吸吞霞氣赤城傍

武仲伏蒙寵寄新篇不忘往事恩誼甚厚謹依

嚴韻和酬伏惟台慈特賜采覽

治才優似尹京年餘思吟哦入彩牋元帥子孫眞將

種翰林風格自天仙追隨盡臘無留刻揮染香煤有

剩煙盡是從容雅歌事銘功何苦勒燕然

壬申仲秋與東觀曝書之會謹賦五言四韻律

詩一首

秋聲解煩暑尊俎可從容盡會青雲士來遊羣玉峰

琅函窺一一金鑰發重重四庫傳觀喜惟應吏困供

武仲伏蒙知府待制寵示新詩謹課成短篇以

獻左右

侍從榮依日月光更因盤錯試錚鋩諫書不上時無

事訟衙無留日倍長舊好殷孚容問見新篇錦繡得

家藏自憐思涸無高韻嗝管何因擬鳳凰

寄子由

江上怱怱別孤舟誰與言塵今生我飯盜肯過君門

水石吳山好風嵐楚澤昏相望欲命駕何日爲東藩

極目亭有作

宗伯集卷八

浩蕩江風動客襟短亭清曉一登臨亂霞藏日半天

綠綴水侵空千頃金壯志未成遊學恨素交將散別

離心前山更有難尋景試爲閑來一苦吟

次韻介之

亭上掀簾試解襟遠山當峯勢前臨長瀾漸洙鏘鳴

玉落照蒸霞映翠金運筆欲回天地力高談直造聖

賢心於中覽景宜誰預願結夫君此笑吟

江上晚行寄介之

廉纖一雨適春寒擊劍悲歌氣滿頗消破古今惟日

月補完風雅只江山我因爲旅成拘滯君此安家得

往還一夕竹窗燈燭照論文談易兩俱閑

早春

密雨霏霏欲結霖洒開青帝發生心風吹嫩草迷微綠雷碾長空破積陰啼鳥隨陽聲自得臥龍思海意尤深更看三月桃花浪舊髮凌雲在尺尋

介之會徐氏家飲薄暮不歸爲詩招之

金鞍駿馬照朱門樂會高張晉楚軍狂客浩歌翻白雪豔姬醉舞轉紅裙花光灼燦筵前錦酒韻氤氳盞上雲爭似竹窗風月夜青燈殘茗細論文

次韻酬昌俠見貺之句

讀君詩句骨毛寒直恐吟來得意難劃若震雷驚蟄戶爛如奎宿照雲端鋒鋩劃截崑山玉意氣騰陵大海瀾欲識詞源最清處露珠新滴水精盤

偶成

翦斷長翎入網羅十年光景怨蹉跎欲提長劍爲遊說且卧空山學揣摩砧杵夜寒醒醉夢風霜秋緊役詩魔不須計較當時事黃卷書中寵辱多

秋日感懷

萬山松色鎖蟬鳴日透林陰上下清霜壓蒹葭連地白風吹河漢滿天聲窮廬夜動陰山虜玉甲朝屯紫塞兵願滌單于一盃血心隨鵰鶚過長城

贈子通

金石論交古所希朱顏相結少年時自嗟齷齪違人少尤喜軒昂出衆奇文字往來諧律呂笑談錯雜和塤篪近聞俗語多譏間願子高歌錦瑟詩

和介之登樓見寄

俯瞰江城十萬家舊居却歎久荒遐秋空雲片歸飛鶴古木藤陰屈結蛇卧愛灘聲長在耳望窮山色接無涯憑君命句天然景流落人間與衆誇

題介之小閣

畫簾初卷碧山低面面青藍翠拂衣秋水暮天長一色渚鷗沙雁或雙飛煙霞照眼光相亂松竹敲風韻更微邦笑屈原顦顇甚漁歌何苦淚交揮

江上

萬里長江一葉舟客心蕭索已驚秋亂霞影照山根寺落日光翻水面樓淺渭耀金知躍鯉前灘點雪見棲鷗少年壯氣悲寥廓未忍滄江下釣鈎

夜歸口占示同行者

一天星月明如晝萬樹杉篁冷戛秋隱約棹歌聞別浦青熒漁火見孤舟身居簡冊三冬學心入滄溟萬

里游髣髴重陽正明日與君攜酒豫登樓

秋夕感懷

秋空雨過一掀簾萬象森森夜氣嚴皓露滴人珠滿砌金風吹月鑑開奩荒堦蟋蟀勤相感大海虬龍方退潛物理窮通何足歎試開閭閻問洪纖

寄聶正甫

虎將兩頰狀貌古開口論議辭非今尚藏折劍萬丈氣空馳老驥千里心六印他年新將相一瓢今日舊山林黃雲斷天望不極想君何處方悲吟

送周正孺知梓州

宗伯集卷六

東蜀國巨屏梓州天一方浩川照城郭鄉閣護池隍鎮撫須賢守吁俞歟省郎不應嗟遠別垂組正夸鄉

宗伯集卷六終

制

仙韶副使胥氏可充樂正管仙韶公事

元祐六年十二月某日勅某官古之人君燕處必有事樂蓋所謂房中之樂者周南召南是也修身治人之道入於耳而感於心有益於爲天下豈特娛悅耳目而已哉以爾順淑幽閑久於其職俾正官屬均諧歐音節以中和防其流逸以輔善志朕之視聽勤怠而與有榮辱焉可不勉哉

權發遣兗州瞿思可除國子司業

勅某官先帝設三學以聚天下之賢才又復司成之官以率其屬朕遵奉謨訓以勸學爲先急乃者十月之望臨幸東監酌獻於先聖之廟堂引見諸生召儒官講說先王之道喟然想見古之風烈知造士之本止在于此可不擇賢師長以治之乎以爾思行誼學術有聞於時往在成均能推次度之意以倡學者已去而人思其歸朝廷修厥舊職夫善於始者能推之於終則其成功加易爾其勉之

表

謝賜御筆詩表

臣武仲言今月二十一日伏蒙聖慈面賜御書望終南殘雪詩一首者禁闈深靚特留已退之班宸翰精研曲示非常之賜旁均近列下逮孤生臣武仲誠榮誠感頓首頓首伏維皇帝陛下盛德日新多能天縱政事之暇屢開邃英經史之疑參訂羣論已究多聞之　益更追絕藝之遊御玉宇之燕閑發新文之鈞曲臣久涵膚澤初侍華林猶天未敎于片言拜賜輒均於諸老豈獨藏之什襲垂俾子孫猶能罄乃一心上報君恩臣無任云

謝經徹賜宴表

經幄侍言甫訖帝王之大訓宸慈賜宴實爲臣予之至榮荷天度之含容叨特恩之麗厚中謝恭維太皇太后德凝坤載治協離明謹律度以誠身正端源而馭俗申命博帶之士入講金華之庭竊觀聖學之日新殆與古書而契合淵默臨朝則體虞舜無爲之化恭儉好禮則稽召公敬德之言庶績其凝九功惟叙固將永見其實効非徒細繹于多聞臣等妄陳口耳之知曾乏涓塵之補終篇甚幸示惠過隆金奏宣和聽鈞天於夢寐皇華命侑滲湛露於蕭穆深惟稽古

之功罕及逢辰之幸致君有道當取於百篇報上無
窮更期於萬壽云云

賀太皇太后聽政表

進踐尊名俯同庶政朝無乏事國有舊章演號發於
廷中歡聲騰於海內中賀恭以太皇太后陛下功高
奕世化洽中宮英祖當天已勤於內助先皇御極益
重於毋儀建茲繼照之勳實賴含飴之德軍國多務
宜專聽斷之勞社稷永安成仰維持之力遂贊唐虞
之興運遠逾姜姒之徽音臣官在遠邦跡遊清禁勉
綴曾同之列徒深忭蹈之誠

皇太后表

奉遵舊典進受隆名夷夏覩瞻神人欣悅中賀恭以
皇太后殿下塗山積慶沙麓凝神佐佑先朝坤順已
刑於四海扶持大運離明復照於萬方親奉顧言首
膺顯號漢宮上壽永承長樂之尊周雅流音更比太
任之盛臣忝居部使最遠朝班聞新禮之遂行徼歡
心而徒切

謝厤日表

命羲和以平四時察璣衡以齊七政此堯之所以稱
大而舜之所以爲明爰及熙朝普爲定令中謝伏維

皇帝陛下爽物有道奉天無私惟是厤書莫非民事
仍須御府之禮分錫守土之臣臣敢不宣布上仁遵
行告朔豈特士牛之出以示耕期庶幾玉燭之調少
助和氣

貢物表

六典已頒盡循于紹古四方所出宜上于有司聖憲
惟新人情胥役前件物或爭輝崑玉或等寶楚萍仁
以金壺襲以氷紈號自地靈之富升于篚貢之珍野
老獻芹無補蔫羞之美朝陽傾藿但馳就望之心

慰皇帝表

路寢問安日期於康復宮車宴駕郎近於彌留疾驛
傳聞多方號慕中謝恭以大行皇帝行堯之儉秉禹
之勤精思積於萬方疾沴生於六氣玉几等頒于顧
命白雲遂返於故鄉皇帝陛下大孝牽先重明繼照
翼室盡遵於故事衮衣已見於羣臣雖隆天性之恩
無忽宗祧之寄伏願抑割參之小行振大漢之英聲
率彼舊章咨其光訓詔謀燕翼方下於遠猷以義斷
恩必從於中制紹休國統俯慰民心云云

慰太皇太后表

災纏宮闕動溢華夷顧命已行仙遊不返中謝恭以

大行皇帝勤儉在躬夙宵圖治爽豫儔從于新歲升遐遠棄于羣臣伏維皇太后久佐先朝親聞遺制後事當知于有助常情宜置之無何頤神燕閑益隆于毋道詔謀永置共乂于皇家云

代賀登極銀表

伏以纘體承祧寶運屬于年之聖修方旅實明廷來萬國之珍最是遠邦聽稽常典前件物體均金錫氣秀山川潔白無瑕上以諭吾君之德純良不僞下以將臣子之誠于物雖微其心已至云

代丞相謝麻日表

治曆明時預興于嗣歲置郵傳命均及于庶邦已典吏民同瞻法象中謝

恭以皇帝陛下紹衣聖緒欽若昊天授夏正之三陽協箕裘之五紀清臺密諫尤欽太史之司明堂坐頒外謹諸侯之治璿璣成政玉燭均和臣敢不祗奉德音式宣寶訓期致庶草之庶少臻泰階之平

代賀建置鎮軍工表

開斥方維作新亭障威靈震疊種落又寧已修版築之工益廣農商之業中謝竊以重湖之外二廣與鄰島夷夏以雜居職古今而未議皇武有赫睿斷不疑

何竭力負山雖任難堪之勢葵心向日誓殞不懈之忠

代謝太皇太后表

出守遠方久違帝所恭承新命特叙官聯竊寵逾涯如天之覆萬方有罪待以公平一夫向隅爲之慙怛視榮爲懼中謝伏念臣家於伊洛生遘唐虞襲累世之軒裳幸不乏祀齒諸生于學校遂以決科叨踐周行叅當煩使向彼先朝之收錄得陪羣俊于京師謀不見幾動或失當干有司之法甘置嚴誅奪所居之官祇從薄責歲時未幾光寵復還顧朽質以知榮念大恩之未報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撫重熙之命

承列考之謀在宥四方陟降多士當罪戾初致固難屈法而伸恩及日月屢更謂能遷善而遠罪遂循常憲俾進今階敢不惕勵乃心祇勤所職庶有涓毫之補以酬覆載之仁

代到任謝皇帝表

定武之鎮雄于北方別乘之權亞于刺史宜得賢俊以充使令豈容衰疲輒茲忝冒中謝伏念臣無可喜之才技徒知自勵于廉平遠使湖湘累更歲序瘝官誤事尋爲御史之所彈觀過原情是亦君子之宜恕坐索長安之米久奉紫宸之朝遠承制書俾佐藩府

乘之除已過平時之望此蓋伏遇太皇太后陛下承顧託之重擁穹旻之休用人不廢其所長行法每戒其太甚知臣素謹察臣不苛採於積毀之餘付以治中之任況復大河之朔定武爲雄軍旅精嚴簿書簡寡從容談議敢埤於便安黽勉施爲更圖于補報

代賀太皇太后表

上追祖武特重母儀備號既升緜區胥悅中謝恭維太皇太后徽音振母儀範承天塗山啟興禹之謀文母宣佐周之力內修陰禮外翔皇圖有維持三朝之功實久長萬世之業形管不足以紀美景鍾不足以

垂休惟是顯名歷然羣望臣越居外服阻造中庭罔
命以行與衆偕喜

賀皇太后表

上嚴孝治追本於慈闈國謀禮經致隆於顯號慶行
宮掖喜浹寰區中謝恭維皇太后坤配執柔母臨修
順統紀中宮之政揮發天下之儀篤生睿明熙復康
靖極四海以爲養盡萬舞以喜功欲播昌暉又增美
稱掩周京之純備極漢典之尊崇臣越守外司獲聞
盛事其爲抃蹈實萬等夷

代謝到任表

佚老之求屢干於護護分麾之寄偶及於單平繄在
清朝獲濟私欲中謝言念臣俾絲世祿獲綴仕途內
竭勤勞仰當任使承流宣化五紐于都章問俗觀風
四持於使節愚者之慮或有得公家之利無不爲齒
髮既衰筋力微耗遂懇辭於繁浩將就養於安閑果
被俞音皆從始願此蓋伏遇寬仁秉德忠恕宅心矜
淺陋之無他劾驅馳而甚久當茲遲暮復得優游況
分輿之名都超乘軺之舊地紀綱已立無事于更張
之賤致位近司及華髮之衰親塗聖主萬事皆歸于
仰濱高明中謝伏念臣踈跡孤蹤技能寡淺自小官
桑榆暮景方乞殘骸金玉徽音未命誠請再輸恒愊
殘斷四方已格于太平固可偷安盛時竊取高位其
如精神耗竭筋力疲駑恩不加報義當求去伏惟皇

休

帝陛下乾坤覆育日月照臨憐臣久効驅馳察臣不
任懷策解其重任賜以餘年當國無功徒玷秉鈞之
列歸田有路願同夔壤之懽

第三表

年將七十台乞退休瀆已再三未蒙俞允更披肝膽
前昌冕旒 中謝 伏念臣遭際文明忝竊名位陛下春
秋鼎盛而臣之鬢髮已衰陛下睿聖日躋而臣之心
力加耗雖哀憐其不遠然慮負以無窮上辜國恩下
畏物議此臣之所以疚思反覆懇請頻頻伏願深軫
睿衷俯全晚節許臣上還印綬使臣歸老里閭耄矣

無能久妨于賢俊退之以禮亦仰荷於恩慈固非飾
詞所期得請

代謝上表

論材則寡議寵則多拜命若驚撫躬無地 中謝 臣拔
能至淺聲跡甚微俾奉德音出分指使雖歷時之已
久然考績之尚闕方此藎心常虞罪去豈期徼倖乃
獲階升此蓋仗遇陛下明台照臨德參覆載知臣可
以驅使察臣粗著勤勞必欲責其成功所以進之一
級在臣之分此亦有條報國之心死而後已

代得鄒謝表

造捐軀報國願從矢石以先登

代越州謝上表

待罪從官日厲餘謫分符樂土遽被殊恩塞外之榮
感極以泣中 謝 言念臣少年簽仕今逼華顛白屋起
家晚塵青鎖但以棧忠而自信未嘗苟簡以求安昨
脫瘴癘于嶠南冒冰霜於塞北謂使者之禮義必有
爭而眾人之言罪在不赦倘賴寬仁之在上但投閒
散以思慈曾未移時已蒙易地越爲大府道出故鄉
湖山秀明人物富盛在臣之分得此已多此蓋伏遇
乾坤有容日月無蔽察臣別無大過憐臣常近清光

賜之便安哀此衰朽敢不以勤報國以靜牧民惟有赤心可酬鴻造

代信守到任謝表

一官寄祿每愧于叨踰于騎長人誤膺于擇任退循忝冒待切兢憂中謝伏念臣才不逮人少而專學謂斗筲可以希廟器謂其裘可以承家風因循壯年汨沒俗狀再嘗爲邑頗已平易之使民間亦佐州粗能畏謹于奉法敢圖兼覆未置嚴科察臣所守之無他假以方州而自試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廓豐之照持異之權役使萬官悉復先王之法度過瞻四海亦咨守吏之循良遂俾妄庸得承空乏敢不激昂素志詢度善謀宣布上恩使之無壅持循邦憲要以必行庶成毫髮之功以答雲天之施

奏狀

辭免國子監司業

準今月二十九日閤門報告除國子司業伏以朝廷設文學以首善于天下其教養之源最爲深博將使閭巷之士皆有成材以應公卿大夫之選況更易科舉之際學術議論在所折衷管領訓導宜求老成如臣之才無一堪可使冒處此義實難安乞回悞恩以允公議云云

辭免侍講

右臣今月日準閤門告報已降詰命除臣兼侍講者聞命震驚不知所措臣學問荒虛知識寡淺承師之言僅能勿失誠不足以入侍宸几揚搉經訓所有詰命未敢祗受云云

辭免中書舍人

今月二十日準閤門告報已降詰命除臣中書舍人者伏念臣區區之才雖自勉強而學不足以議論國體又不足以發揮典誥備員東省纔及踰時能効無及四方非無賢才可以驅使如臣之愚止宜以舊職自効所有新命未敢祗受云云

舉自代

蒙恩授前件職準勅節文諸職官諫議大夫以上援舉一官員自代者右臣伏覩宣德郎秘閣校理通判杭州廖正一志操清潔文學優深向者玉堂對策聳動衆觀臣在館閣久與之處見其所守始終不移乞以代臣以允公議

代論湖南酒禁奏狀

伏以酒禁之設上以佐國用下以制民私行之天下
功利甚博臣以常平明蒙朝恩奉使一道積日滋久
頗見民情竊以湖外一方事體與北方異以釀酒自
業者家家有之雖重其法禁其勢不止加以上戶富
于財力偵邏之人反爲耳目其奸猝不可發而告捕
所及常在細民既蹈深刑又責重償一被追督立至
困竭邀功之人傅法生事官吏稍不加察即枉陷平
民國家榷貼本緣財賦之不足掊取遺利以濟公上
苟其患至此必恐增置有未得宜臣以爲莫若散場
廢之久不言則誚薄之風聲所感羣下自勵是以終
貞觀之世中外無壅蔽之事朝廷無佞媚之臣政理

是前時嘗罷酒禁後來興利之臣更務倍取酒禁復
行麴錢仍在法則太重亦爲民患臣伏見前日近臣論奏乞罷侍從官轉對而專責以
如再議禁酤卽民間出課利錢並與除放　　翁黃

上哲宗乞輪侍從官進對元祐七年八月上
臣伏見前日近臣論奏乞罷侍從官轉對而專責以
朝夕論思之劾朝廷尋已施行臣以謂論思者侍從
之事然苟不持之以法度則責無所歸言與不言各
從其意論思之要果安在也昔唐太宗開直諫則獎
厲之久不言則誚薄之風聲所感羣下自勵是以終
貞觀之世中外無壅蔽之事朝廷無佞媚之臣政理

之劾優出近世仁宗皇帝嘗御正陽門親策羣臣又
嘗開天章閣召執政入人賜坐授以紙筆使條陳政
事之要嘗謂輔臣曰近日上封言政事得失何其少
也豈非言路壅塞所致乎英宗皇帝謂范純仁曰近
日風俗可嘉羣臣罷朝嚴來言事如此人君日有益
矣仁宗英宗汲汲求人言如此是以至和嘉祐治平
之政至今稱頌昨日陛下親御經筵許講讀官進對
凡預講讀者不過五六人陛下問其規戒之言亦多
矣況侍從官不止五六人其言天下之事者固多多
在未有以率之而已伏望遠稽唐太宗及仁宗英宗

勤求人言之義近推經筵許侍臣進對之意輪流侍
從官二人進對令各陳所見擇其是者推行之則轉
對之法雖廢而論思之責猶在也

十縣倒賑一作潭州十縣

諫官法倒賑十縣

伏準使府指揮商議役法者照會近準使帖者符役
錢寬剩不得過二分餘從下等減放竊詳朝省立法
大概欲蘇息細民宽饒下戶德意甚美然究之民間
利害恐有未盡須至申陳以役法之異者十有四
年府庫雖充民力漸困朝廷思慮深遠欲寬民力導
迎和氣以致頌聲於變革之初輕重疏密繫千百年

利害不可不慎不可不思今來若從下等減放其弊
有三人之情重賦不如輕賦輕賦不如無賦今若令
下等人戶蠲放倍優即有力之家爭爲隱寄詭名典
賣田土避露等第規免官錢又有一戶之內分煙析
生田畝既少役錢隨放舊來州縣支用之外寬剩常
有數倍充溢府庫不可勝用今來所剩不過二分若
役錢漸失則支費不充將何取給又有上戶爲見下

戶役錢例得蠲免爭先出力收置在己若不令增出
神明故難增物之貴亦備宋制之用前件物載于周
興生白楚鄉秀鍾雨露之和氣淹鬱蘊蓄之酸用參灌

蔓餘芳可襲於淵泉事等貢茅遠物亦登于包匭云云

進水晶葛粉白蜜狀

伏以萬國會同並馳于魏闕四方珍異參列于朝廷雖述職以難親豈修貢之敢後前件物山輝積瑩岩險凝甘器純故用於范金粉白有疑於屑玉並沐化鈞之和氣亟陳王府之上儀遠考夏書懼難任于厥篚近稽唐典庶可藏于有司云云

進銀狀

國家盛典推重于毋儀臣子微誠交修於庭實前件六府名列中興以充貢篚之輸仰爲慶禮之助閟

啟　狀

國學謝解啟

膠序獻藝多至百千衡石程能溢居第一雖然衆論謂非所宜蓋爾私心不能無愧竊以取士之道自古爲難上之人患在好求其名下之人病在不修其實信其名則開奔競請託之路失其實則成偷積淺薄之風前世弊源多從此出本朝累聖臨制百年治平金革既棄衣冠甚盛屢降溫詔博收實材使有司專務

于至公欲後進不求于虛譽隄防甚密裁鑒愈明浮僞者莫得幸容諂邪者無由私謁既萃四方之俊彥又觀一日之短長失於俄頃之間既以擯折之恥是則求惟實効非取虛名某姓實鈍頑才非秀穎少服父兄之訓長好賢人之書雖嘗從事于文章然尚未得其梗槩嚮者被斥於禮部塊然留學於京師足不踰王公之門名罕掛交游之口豈期一旦之試辱在諸生之先退省其由非能自致仰推其故抑有所緣此蓋伏遇某官佐佑睿明廸宣風教造士而飾以禮樂濟世而約之中和雖用創辭而取人實收賢才以

豪俊亦出于其間國家常賴以爲助揭爲成憲貽厥來今本朝紹三代之太平講百工之遺美重圍沓矩術者或起辨爭之論取時文者或被浮華之譏然而粹禮樂以陶斯民流風餘波一華夷以變于道家習俎豆里有絃歌薰蒸醇醲振發諠景剡乎京師首善遠追四學之風有司校文增用閒年之制法度曉乎聲日請託絕于私竇嶄山取材梗楠歸匠氏之巧極深寵寶珠貝登廟器之華瓚風泛乎卷阿衆流歸于巨海罕遺于野爭立于朝晏然極治之時皇矣多士之國自非尤異難冒寵靈如某者抱斗筲之小才承箕裘之素業少而好戲時人皆笑其愚頑長睚通方

詩律儻分于競病而自再被斥于鄉舉一偕計于使
台念終軍棄繻之年宜覩于上國服揚子求師之戒
遂齒于諸生惜寸陰以競辰張矩榮而繼日杜門幾
于不出取友期于必端作賦雖勤未窺窮冢之巧讀
書務博不免涉獵之粗顧末學之何堪辱諸公之與
進橋門試藝偶竊冠于朋來宗伯程能復當舉于首
選指拙爲巧願開衆議之譏譁以淺測深適貽天題
之閎奧重以九閽列戟自陛在廷密邇威顏瞻駿
景幹魂欲落竊驚帝所之遊刊害未忘更懷金法之
感吟吻幾嗛抽思愈窮聊因筆墨之放文難與麒麟

而爭路退惟疎署默俟報聞及便殿之臚傳方堵墻
而竦聽偶叨前列欲越初心加以自幽遷喬不牽于
常格提衡引重又出于大臣澤旁草萊悖發夢寐非
能自致貲有所緣此蓋伏遇某官以夔龍之賢佐佑
明上以周孔之道啟廸當時育養英才爰若中陵之
甚厚采收小善不以下體而見遺能者引類而皆來
否者聞風而肯勤分庭抗禮幾忘于尊卑開閤見賢
不私于遠近風流之及罷懦以興遂令閭巷之小生
亦分升斗之徼祿敢不益求師範每勵官箴佩聖訓
于中庸止思言行之相顧誦詩聲于大雅更期明哲

以保身披之以抱關擊柝而敢不罔窮用之于玢朝
治軍而或將有立庶成薄効以報大恩

謝會學士舉升擢啟

伏蒙知府學士舉某才行堪任升擢者猥被甄陶迄
無稱副退而自省悸不能安竊以才不易知必考其
措置施爲之當行尤難至又宜觀其行藏出處之淳
責以　兼長誰其兩得故聰明敏疾或不足以鎮天
下之浮厚重直方或不足以通世俗之變此進修者
之所甚患而品藻者之所難工今天子紹五世之隆
覽四方之俊巖堂之上有召對以察其言朝著之間

有考核以觀其効尚虞英傑或滯幽潛詔在列之羣
公講與實之故事宜得資深庶職之彥絶倫軼衆之
言上稗神明旁譬風俗如某者蕞然小器藐爾諸生
自閟詩禮之言頗好聖賢之義謂高明光大爲易至
狹隘平陋爲可羞及乎年長而志違始知力薄而任
重感慨中夜頗憂學問之無成栖遲小官尚喜紛華
之未入方悟退藏之爲佚敢邀進取于其間不圖稱
揚乃及狂斐濫于始望駭衆言貢朽質以增華究
隆恩而有自此蓋伏遇某官蘊可大之業懷知人之
明行古處今故不遷于外樂拔能進善又常擇于中

庸謂其有挾策弄翰之勤則假以文學之譽謂其有抱蓍守株之拙則形如志行之操雖華衮之誤褒亦欲爲中才之勸況青雲之所附又將成後世之名夫何鯫生獨荷大賜敢不激昂美意步驟遠圖施設事功已難任于濟世養完業履尙無復於知人過此已還未知所指

謝史大卿鶚館閣啟

伏蒙知府大卿特有薦稱者入幕之榮已叨於沒引登瀛之美復被於薦推自顧無堪夫何以陋窳以甚盛之世賢才多貢於朝廷不肖之軀姓名未聞於天

子欲有待則懷後時之懼欲自舉則御荷進之羞諒非特達之知直少先容之地分甘淪晦孰與携持伏維某行雖勤而未至文辭不足以動人之觀聽智畧不足以適變而縱橫侍親四方應書萬里負笈而進太學久綴諸生之後塵奏賦而入明光裘沾九品之微祿謂委吏之賤聖人處之而不辭則主簿之卑高士爲之而何愧優游焯然斯人激此天下某翫來越上方侍親輿雖顧俗狀之日增對陳編而自惡尋祇召檄俾近府庭望得之不賒然請益之未果傾依文莞結於寸心時俾居庠序之中獲肄聖賢之訓補苴舊學之闕緝紹當清和氣已煩潭更祈順序保衛財前聞之餘坐廢言歲久糜廩衆固已優容之太甚夫

賀鄆州部資政冬至狀

三徼寖著重天統之爲正萬物潛萌喜陽和之來復
履茲令旦錫以殊休恭推某官以輔翼之賢當藩屏
之重春生秋殺藏大鈞化育之功岱定河安繫元侯
鎮撫之力芒見鋒車之召更隆巖石之瞻某坐係泮
宮咀趨油戟已聞遲道歌山甫之遄歸願與士民祝
魯公之難老

謝舉京官啟

伏蒙制置發運大夫舉某官充親民任使者坐安尸
素方漸入慕之無功曲借吹噓賴有仁人之在上榮
逾所望感溢於衷竊以積考遷官先王所以勵天下

之善因能舉類君子所以育人材之多本朝基圖磐
安俊乂林植人流滋廣著令愈繁至於脫名中銓引
次清禁敘階文散之末升籍審官之嚴遂由此途寖
歷顯任故於進秩之始一澄儆倖之原苟非其人豈
稱茲選如某者天資甚魯人望非高徒知學古之勤
未究適時之用初由佐縣稍與從軍大學授言獨以
不能而懇乞方州授學但知竊食以退藏中間累抱
大哀塊遲壞餘生疲薾壯志凋零加以昔在漢濱嘗
興水利身蹉勞苦謀則漏汪比經累年乃効前咎亟
書不實之罪仍罷所居之官編席爲門亦更歲月折
腰爲米復走江湖侵尋十秋危苦萬狀鬚毛之早
白疑骨相之多屯嘗親炙於誨言幸竊官於治屬二
天之託已足庇身隻字之褒更使增價厚恩如此眾
聽以驚此蓋伏遇某官豈弟爲心清明鑒物轉輸重
寄暫領於東南衡石至公無嫌於遠近察其片善之
可錄待以至誠而不疑燭以餘光應之如響遂令無
似得預見收敢不味聖神之幾深考時變以消息斂
而飭已推以蒞官罄垂力於邱山惟知勉勵釀蹄涔
於江漢少効報償

賀提點朝奏狀

伏審光奉宸俞已臨使郡伏惟慶慰蒸以某官純明
自得方雅不回會聖治之休明履朝行之華寵便蕃
寄任較著事功遂膺綸言來按國法利兼山澤益深
寶貨之源用足都畿不絕歲時之入伻聞嚴召歸領
近司某叨蒞屬塵阻趨門伋下情無任瞻仰之至

問侯揚州陳丞

伏念自託甄容亦更歲序士林無間嘗登元禮之門
天幸何多今在征西之府促裝云遽視庇如歸蒸以
某官合德膺明兼材文武入居眞宰持七政之璣衡
出領元戎拜三公之印綬雖方面得專征之重而朝

延須兼濟之賢乃眷東南久屬心於元老親逢旦暮
行正位於上台歲律崢嶸鈴齋閒暇更祈上爲宗社
精調寢興

賀運使度支

伏審祇奉宸命榮將路潛涓辰之吉賦政云初伏惟
慶慰恭以某官間氣自天至明周物遭聖時之圖任
本儒術以施爲高步朗衍屢將使指惟畿東之列壤
賓海內之上游少紓露冕之澄清庸副凝旒之宵旰
然而以久大之德業宜謀謨於廟堂佇對趨遷入陪
邇列雖萬一孤賓之跡遼遠於庇存亦庶幾洞察之

氓均蒙於惠澤

淮陽知軍問候

從仕萬里每多鼓掌之嗟向風十年來取須臾之間
側聆後騎暫弭東州教條從容謠誦洋溢念郎官於
旁都方進謁於高塘欣權萃并頒誨翼參恭以某官
以豈弟之德淵明敏之才華省入居應太微列星之
位黃堂坐鎮有西京循吏之風朝廷方統於收賢旦
暮方馳於召節商歐愈肅戎壁多閑更祈上爲邦家
精調寢餘

賀滁州陳內翰狀

伏審光奉明綸寵還舊職伏惟慶慰以某官材堪
王佐覺在民先炳然經緯之文章卓乎久大之德業
入翊翔於侍從出偃息於藩維南土樂郊已布甘棠
之詠西垣禁地復踐青雲之途益隆當世之知丕對
賜環之召遂登大任以稱輿瞻

謝舉官啟

伏蒙舉某堪充京官親民任使者久空官守誤齒薦
書內顧不能眾知幸甚竊以舉賢以類自昔非輕循
次而遷於今亦復使之跧名銓衮引次禁塗出試長
民之能進有立朝之漸是非施爲足以歷眾望議論

足以裨公家苟預甄收孰云稱愜如某者天資甚陋
響譽非優少也讀書頗期於高遠長而爲吏益逼於
賤貧越自壯齡復嬰多難孤哀摧折顧餘喘之僅存
擯斥罷閑出常情之不測俛尋至於強仕蹭蹬至於
小官尋補吏於江東備員於幕下涉筆而書紙尾殊
非策畫之工敏版而揖道旁僅習將迎之末已更歲
律蔑補秋毫但茹尸素之譏愈積心顏之靦抵有司
之禁方憂上累而見容稱屬官之賢豈期過及於不
肖此蓋伏遇某官直方而閎大厚重而聰明處已以
誠故不矜於外飾待人無閒期必合於至公破崖岸

而養之以寬量尺寸而忘其所短遂令鄙拙亦並題
揚敢不益慕前修更堅素節謹言行而制之以義勉
功業而期於有成惟不愧於初心可少酬於知己

上曾內翰

伏審拜命宸庭即真禁館慈顏在侍近爲儒者之極
榮清論滿朝廷喜鉅人之進用竊以近班之貴內相
之尊不徒專主於文章蓋亦上承於顧問其言則典
謨訓誥所以宣發於皇猷其事則禮樂政刑所以參
斷乎國論向沿襲於陳故特以待於高科今總核乎
僞眞所以止於賢者尤爲盛選首膺偉才恭惟某官

上爲宗社精調寢興

赤然自得者高明深遠之資取以爲助者緝熙光大
之學平居嘆既欲措世於唐虞三代之隆一旦軒翔
日致身於師尹百執之右語皆時變動中事機蓋逢
獨斷之英謨進太平之策拱清光而下問操新法以
必行西閣掌綸顒顒乎有古人之遺美中書贊議洋
洋乎鼓天下而不知將歷試於華途即次升於內職
嘗觀先進自此爲公卿之階況在上知素許以宰相
之器久矣朝堂之虛位顒然海宇之宅心伫秉璣衡
以盡康濟某技能淺薄迹沉遊學京城最蒙知
於伯氏劾官江左獲請謁於館人以茲爲槃水之容

問候長沙劉龍圖狀

伏以藩翰名臣天下想聞之有日衡湘巨鎮上心慮
伫于得人幸在下風覩親亭會負弩道側甫修縣東
之容握衣坐中復齒屬官之後溫顏春照緒綸風生
迹雖遠遠于門闌恩已退銘於心骨歲律茲晏棠陰
多閟惟神明之所持宜福祚之滋至恭以某官時才
俊偉天質清明忠義發於誠心文雅爲之表飾使旌
所蒞藹然遺愛之存朝位益膺擢在近臣之列錫之
將帥之一節付以方面之八州馳聲沸騰若望景星
之見與情安帖如侍泰山之安伫拜異恩入陪大用

云
云

問侯運判承議

祇膺詔旨夙駕使車副主上宵旰之憂爲京師旱暵之患亟趨峻嶽共禱威神執圭幣以駿奔叩陛下綏爲丰登而表瑞將致嘉祥而復高步雲泉之嶺周尋先聖之跡視萬物幾等于蜉蝣指九州同歸於培塿廓然神觀繪有眞容繼有篇章紹其風猷瑰瑤爛照於五葉爰居寫聽於咸韶幸會何多銘藻何極仰計皇華之報命仍兼太守之行春興寢平和福祺純厚某近從祀室初返宮曹遽奉華翰收俾聯是正已就舟

宗伯集卷十　十三

城之便莫趨門戶之嚴諸所威懷更祈英叙

謝運判舉充文館啟

伏蒙運判承議舉充文館清要任使者寄祿氏官簉閩善最奏書帝所特予褒揚恩出門閑感銘心骨竊以天子虛心以求天下之士大臣協德以進天下之材得賢能不爲不多舉淹滯不爲不盡然四海之廣若雲龍相得之盛雖聖賢養育之有素亦先進汲引之使然今天子紹衣古初詢求儒雅四門雍遝接跡難以周知萬宮之聯誰其徧識固有游心寂寞而不爲勢利守義惆儻而不干公卿身蹈在於江湖志豈而賓升百郡滯淹閩風而興起內之提衡則有輔相之重外之推轂則倚岳牧之良廓然至公之路開曉然羣枉之塗塞宜得修士以聞治朝如某者幼而嗜學長乃從師聊窺六經不輟

優天機不敏少而挾策篤志聖賢之書長偶中科寄迹斗升之祿駸駸丁多難僅有餘生迺遲小官顧塵勞之已厭荏苒弭仕驚髮鬢之早衰比領縣章獲依使部知吏事之難副每加訓誡以丁寧念世好之未忘更以優容而撫接恩紀雖至報効未聞亟得朋游之傳比蒙論薦之重許其學行待以甄收跧跼不遺於寸長顧難厭於公議此蓋伏遇某官蹈道自信應物有餘慨然經齊之懷留於方面之寄論列時病已流澤於斯民奬率士倫尤推心於後輩遂令孤拙亦預題評蔚然藻藻之華負於木石之陋使身不廢吹噓皆如某荒薄之資何以當考核之柄惟其自勵不敢少

自於先容如道未行閭舉由茲而益重其歸厚德蓋倍恆情敢不策勵遠圖培增素守庶有涓塵之補以酬卵翼之仁

賀元厚之狀

伏審祇奉宸俞已還官政伏惟慶慰恭以致政少保禀天秀粹爲世豪英文學致身忠義結主黃扉貳政荅百度之更新金節臨藩賚一方而增重暫侍經帷之密將升宰席之尊慚慨邱園憩辭印綬諸官叙秩叨陪師傅之聯都門祖行雅多公相之餞遺衆當路養佚故鄉夷夏爭傳共推進退之節縉紳知勸相趨止足之風某夙受厚恩親聞盛事高山可仰无任瞻依大廈已成更深忭喜

謝得解秀才

嘗謂方今之士類最盛諸郡之歲貢甚廉撰之以會猶之成落者存紛紜之衆負材而黜則奚足收後効無藝而中則何以弭羣言是非赴舉者重輕實繫主文者榮辱故夫瑞筆定次盟手剡封見一有塗之人以爲無涯之喜如得見已相憂以言代惟某人以勤勞之心輔明敏之性浩乎學文之積萃矣議論之高如某荒薄之資何以當考核之柄惟其自勵不敢少於不白之軀用何報盛德之意春官薦賓天陛程能冀餘勇之必先當大敵而不衄瑁璋斝彝之密將升宰席之尊慚慨邱園憩辭印綬諸官叙秩足之憂駸驥見收伯樂無失鑒之誚實心所望指日以須

回許宜德狀

比承人子切領學宮少壯嘗遊已驚華髮知能素薄何補後生不圖鄙誠之來遽借稱揚之重交辭溢發若紓錦繡之妍情好加隆不改金蘭之舊把玩數四

欣愧載并納惟宰相之餘無爽慶興之適更所保齋
以對眷寵

回梅學士狀

碧東官曹洊更歲籥道山接武悵晤語之難追河梁
摻袪顧契濶之已久不謂撫存之厚遠貽尺牘之珍
馥如椒蘭襲我矜袖把玩之際欣感載并恭以通判
學士入穀有年登瀛擅美珪璋其德而不耀繡繪其
文而愈彰東觀育材蓋示顯遠之障南陔興極亟爲
別乘之行入承甘旨之權出覽湖山之秀伫觀善最
之來上卽揆衆俊而先馳霖潦息而川平木葉脫而

秋晚更新保齋以副翹瞻

謝執政啟

東省昌居詘無能効酉垣次補更竊寵光顧名秩之
優殊增心顏之愧厚竊以輔相天道雖出於機神須
宣帝猷亦資於教命是以絲綸之地難乎潤色之才
主上憲章祖宗董正臣庶付之名器責以勞能訓詞
遠逸之彥列正謬說之傳職業簡清龍光優渥米鹽
細務不至於耳目朝廷要選此爲之權輿寀極之旁
形於一札之間號令傳於萬里之外使之修飾者增
氣偷惰者泚顏叢然拭目之觀豈易代言之手況此

中書之寮屬以頒天下之豪英會朝入綴於近班刑
矜露爽徹學優前世之載才適當今之宜早決上科
已積公卿之儁閭隨遠牒幾忘軒冕之榮遂膺側席
政得聞於密議稍兼於吏事人當擇於時才如某

之求來集藏書之館牙籤鈿軸嶸思丹墨之功金門
玉堂更躡高華之路辱珍函之見及知謙德之有餘
感悅之深喻言莫悉

賀知梓州馮如晦學□

伏審光被制函進居策府風聲所及欣忭攸同竊原
麗正建官之初實自開元致治之後直殿中之秘近
以從宸游儒生誰不願此聞命之下撫躬以驚伏過
某官端委廟堂鈞衡人物一士未用則夙宵爲之隱
叢天下之英豪爲權樂之司而以儲將相之器本請
憂旰言可稱雖艸野無不省錄顧惟頑鄙久在題評
修明政事育養名儒列職西崑尊道山之勝地寓局
浴之以滄溟之濶去其塵垢提之於雲霓之上傅以
東觀應星壁之高躔享涂所階仕路罕至恭以某官
羽翰寖逢亭嘉皆爾願望某敢不深其所養培所未
韞櫝經術服膺聖門天人之際兼該龍虎之爻煥炳
高謹畏保身粗免有司之責公忠許國更希賢者之

垂紳朝位攬轡使列於清曹三館招賢方振於高步
仍遂副符之便以光衣錦之行多士竦觀各期於自
致同寮出餞更祝於遄歸特枉華緘增輝蓽室至於
感愧無以喻云

與臨江守

言念傾風持久侍教阻修聞鎮撫於敝邦屬沉迷於
慶慰恭以某官學造機先識通世務早決科於上級
久宣力於熙長涖職中台振天朝之綱紀觀風北道
贍使者之光華與舊俗之便安拯斯民之疲瘵邊儲
山積豈惟足食於九年禁坐天臨伫見承休於三接
方懷門戶遽捧音題愧感之深喻言奚悉

回維州黎朝詩賀狀

比者叨膺上旨俾掌命書顧授受之非宜懷兢慙而
計黃堂之富暇神明來相福履增蕃恭惟某官才爲
吏師德實時望古道自守倏若壺冰之清望歌相驩
蒙乎棣蕚之化陟明之寵指期以須某編籍爲民策

未釋豈謂某官曲推舊好時枉珍函詩以先鳴增其
凌雲之氣示之温美曄如增袞之華始無因而至前
媿何修而得此感銘斯至癌痾不忘方春之融受福
宜厚願將練養之粹少副頫翹之勤

回粹路郭運判賀狀

茲者叨膺制旨進秩諸官述作非工輒與中書之誥
令論思無取莫裨天子之聰明時思維優力惕彌厲
豈謂某官交脩論舊傳郵惠書警以玉音遽諶其昏
卧示之褒賜茲極於褒言夫何淺鮮之姿亦奉勤渠
之顧感服斯至癌痾不忘江關甚修笑語尤遂更祈

善衛以候超遷

賀陝西運使李學士

伏審光奉綸言擢居芸閣時思所付公論謂宜竊以
選拔賢豪天下所由而治辨與司圖籍朝廷皆謂之
清華大臣捧詔薦揚蓋以勸勵新進之士天子非時
褒用又將尊奬成龍之人茲有口臣式當明命恭以
躬之勸戒演綸禁掖奉天旨之褒優追復古風其在
某官冲矜雅度奧學雄辭出蓬照凝之辰施茲藝蓬
之政灼見官屬之能否而持之以恕深知則用之利
害而行之以仁一意在公所臨有跡上方付以重寄
須其顯庸廟廓之才宜先養育蓬瀛之府姑使優游

華翰感銘之至

回呂舍人啟

簡自上知擢居外制自聞茲命咸以謂宜大抵聚天

下之才爲君上之使德隆則待異功茂則寵優將與共萬幾之煩固非可一日而致故夫寵以近列付以美官天子倚之代言宰相須其議事龍光玉繫夥職優游豈惟持棗之榮固是秉鈞之漸恭以某官富爲己之學敏濟時之功講明天人休咎之原究達古今汙隆之變一心致主蓋爲管晏之卑三道進言遠晞晁董之直術有此而難周務將亨而先屯親逢休明寖登華要送自右掖之近人居画省之嚴藥石輸中實賴嚴言之益綸綍賦命況高潤色之才佐參輔臣乃慰公論辱珍函之見及知謙德之逾新感愧之深

論言難悉

又

簡自上知擢居西掖翕然善類同此驩聲欽惟萬乘之尊獨建四海之大與其勤身於朝夕不若端本於朝廷苟中書之政清則天下之心服所以疇咨時宰遴簡屬官發越訓詞以明賞罰之信詢謀政事必關治亂之歸號爲近臣寖履重任取之至順與此幾司恭以某官器質閎深矜鑒爽大研味六經之訓每造精微裁量萬事之情訖無疑滯自決科於盛際久待用於壯年王謝衣冠獨高東晉淵雲翰墨最顯西京

遂膺刺史之遷俄正綸闈之拜俾潤色於王命仍典領於國書仰維先正太師之功寶爲近世名臣之冠一時稱慕獨歌召伯之棠四輔推揚已無封鄧之坐斐膺大用以續前勳載慚不敏之姿久託與游之末翩然鴻羽第美於翱翔投以玉音頻醒於冥瞶感荷之至鋪述奚周

回慶州范修撰

乃者羌戎未頓邊鄙多虞環甲執兵精銳充於塞下飛芻輓粟轉餉交乎關中主上西顧憂勤甚嘽咨廟堂之輔精擇將帥之臣果得眞才仰膺睿意恭惟某官識周而達器重以方該覽古今知其要務踐歷中外蘊有英聲輒於侍從之中委以方面之寄雖朝夕咨訪暫虛持棗之謀而尊俎笑談已盡樂戎之策仁告膚功之就入先要路之蹟罷多暇更祈保衛以副願言

謝正字葉學士

光膺芝檢入正芸編賢者寖亨輿情驚喜朝廷求天下之英俊敘之京師列禁內之圖書籍於館閣必得宏雅絕倫之彥俾居清閑無事之中優游歲時飫飽□□養之有素故賢能不俟於外求知之已深故職

業可因而器使或朝有滯淹之嘆而暮履嘉亨之途
號爲登濛蓋有故事恭維正字學士時之豪偉人所
觀瞻志氣不屈於貧窶辨說必由於道義江湖十載
顦於困厄而不憂庠序諸生叩以淵源而不竭藉甚
當時之譽引從中秘之遊步奎璧之高躔證魯魚之
誤簡學雖自得猶資鉛槧之勤道不終窮更示甄陶
之漸使得持尺寸之柄必能吐胷臆之奇矯矯元元
發爲議論磊磊落落見於功名茲素蘊之所官實善
類之窮幸祇垂珍翰但服講光

與江西王運判

宗伯集卷十 三十五

祇膺宸眷出奉使華已協剛辰甫須清詔伏惟慶慰
恭以某官稟天之秀味道之醇早筮仕於熙辰自結
知於明主處之樂浩應以從容莅江帶湖蓋遠於上
國幕幃露冕茲慰於輿情仁奉褒優入膺圖任方蕭
辰之爽徹亮泰宇之和甯更覘保調以符須薄

與江東監司

比奉宸恩叨分郡寄蕞然弱植顧無仁術以長民幷
以餘光幸有賢公之臨郡傾依茲始欣慰則深熏風
已布於天秭韜傳俯臨於江國神明所相福祉攸同
恭以某官奧學有源大忠不倚出逢熙盛之運外試

宗伯集卷十 三十六

將明之才約束持平吏民知畏奉皇華之遠遣已著
事功秉介圭而入朝仁膺柄任願加保衛以副仰瞻

回馬漕狀

自遠門闌屢更歲序一麾易守欣承教之有期千里
相存荷貽書而見及伏審寵臨劇部順履蕭辰神明
密扶福祉增茂恭以某官賦清明之質負卓異之才
上膺天子之知出領使者之節敏於籌計贍足太倉
之儲坐以澄清疎動列城之觀仁承優詔歸列顯曹
更祈上爲邦家精調寢膳

到任謝執政狀

越承支郡更刺大州受任逾涇撫躬知懼伏念某志
雖好古才不逮人偶於患難之餘蒙從英俊之後明
塵近列愧負明恩屢請爲藩亦圖自効孰上宣城之
綏稍揚章浦之舲盡涉江圻值秋潮之漲溢少休官
舍當歲時之豐穰已與吏民共安職業茲蓋某官以
研幾致用之學輔聖主配天之功甄叙衆賢一從公
議顧瞻雅俗臨以從容遂令不敏之資亦冒長人之
寄器有小大方曜於顯齊政貴中和亦期於勉強誓

殫蹇淺仰答陶鎔

到任與兩發運狀

比更郡紱甫視官曹鄙野之資豈任於朝寄光華之
庇實賴於使台方氣序之嚴凝亮福祺之繁茂恭惟
某官周廟之瑚璉鄧林之楩楠蹈軻雄儒學之統富
研桑孔心計之致工熟其聞望屬以轉輸江漢萬艘
日移於紅比雲龍雙闕行奉於寵旒更冀茂對寵光
精調鼎餗

賀虔州大夫

祇奉宸俞出臨侯屏已涓靈日就布覃條伏惟慶慰
恭以某官器質端凝衿襟開敏久更郡縣周知人物
之情初見吏民親諭朝廷之意仁收善最歸列顯曹

祇辱華緘益高謙德感荷之至無以喻云

謝臨江鮑太守

德行賓興之風久蕭寥於鄉里賢能薦屬之典猶髣
髴於朝廷顧惟不敏之才偶在可瞻之地封畛相近
熟講於政經朋游公言共仰於儒行輒陳類舉冀弊
聰聞某官志抗浮雲心如虛谷不遠數舍貽之尺書
謂戴記垂文位以相先爲重況周詩示戒言以不報
爲媿遂遷弄翰之工俾以知人之列顧無稱補但有
銘藏

回桂陽監簽判何承議

啟狀

代進官謝執政啟

出領藩維寂無善最進遷品秩亟對龍光祇讀命書無任感涕竊尋中散大夫之號是惟前朝正卿之聯時異名殊實猶制作之聖秩優祿厚益知付與之難藐是庸愚豈宜忝冒伏念某志雖勉懋才不敏強頃自先朝常居列寺本乏幾先之慮遂干邦憲之明尚賴至仁祇從輕典降官一等以警其郵假節三湖亦議造幾深山甫將明功著當代楊震清白名重本朝

親逢千載之隆進位羣公之右獨諧帝治入則參霖雨之司藩屏王家出則爲金城之倚言載廊廟功書旂常跨前哲而彌高處大位而不屑武侯節制已肅之俗既清謝安風流江海之情未已果從懇請來殿名藩剏會稽之名區控吳閩之絶域占爲都會今總路兵湖山相環氣象甚偉民講錢塘之舊政地鄰太伯之故鄉閭里多賢屢下孫章之榻壺觴行樂更追秦望之游雖雅意之所安顧奧情之尚鬱以廣頌聲海宇之問旦夕以俟

代賀福建蒞學上　落權字
除直史

超遷考秩就正劇棒伏惟慶慰恭以某官天下碩儒
朝中偉德屢出分于事任亦遠發于光華吾邱之在
上前雅多智畧汲黯之使河內數行便宜遂升策府
之榮填付廉車之重東南萬里暫倚于澄清旦暮于
齡耆登于近密側聆成命但積歡悰

代賀運判杜奉議狀

祇奉宸命榮將路潘撰辰之吉賦政有初凡備位于
屬城共頌心于使節恭以某官稟天之秀立已以誠
卓爾吏師久更於劇務藹然朝譽最簡于清衷上思
藏計之須賢詔以廉車而臨部運籌疾敏固知邦用

之原攬轡從容已得人才之審中奉十行之褒異入
聯三省之光華天度炎蒸福基純固更祈上爲宗社
精調寢興

賀發運冬至狀

太史占天預推于南至羣陰肅物今復于初陽已屆
冬辰宜膺景福恭以某官盡心于道事上以忠遭會
唐虞久期于大用淵源冕重嘗進于讜言宜居左右
之聯暫領東南之符天渠直指于象魏漕舟旁引于
江湖衆溢太倉已上積年之最班趨上閣行歸近侍
之華某守在屬城心馳賓次

賀發運司

賀提刑大夫冬至狀前詞同上

恭以某官宅心宏大造道淵深上膺睿聖之知出奉
澄清之使以明折獄人莫敢欺以恕議刑民用有恥
伻對非常之召茲爲視願之祥某守在云云

賀運判承議冬狀

恭以某官大忠許國瓌望冠時上膺天眷之隆出奉
使華之遠運籌精密邦無乏用之憂攬轡從容更有
望風之畏伻聞異召歸立本朝某守在屬城心馳賓
次禱頌之至鋪述奚罔

賀知府陳內翰冬狀

律呂旋相今還于子位氣物交感初育于黃宮已屆
令辰宜膺景福恭以某官以大賢之蘊膺主上之知
入直玉堂炳文章於三代出持金印宣威惠于十州
已隆屏翰之功尚爵搢紳之望孝宣綜核雖資共理
之臣山甫將明伻有遄歸之召

賀提點胡朝奉冬狀

恭以某官處躬直諒涖事詳明入聯著定之華出按
泉刀之利藹有時譽宅于帝心卓犖之才尚掩于煩
使清問之對行伻千嘉謀

賀發運司

公忠立已信敏在官贊揚膺使之華藉甚本于之譽
太倉餘粟已奏于成功宣室問神仡膺于嚴召
賀饒郡李承議

某官學琛聖域名擅儒林馳傳四方優奉皇華之使
承流千里更優循吏之風上心雖倚于藩宣公論竊
遲于召用仡膺明陟歸領近司

慶徒切馳誠

賀鄰郡五州狀

某官道藝充富聲實著明入踐朝行素簡欽明之眷
出當郡寄更宜豈弟之風翕然謹諾施及鄰境襄帷

露冕坐凝千里之安增秩賜金仡奉十行之奬

宰相賀冬狀

伏以律呂旋相今還于子位氣物交感潛育于黃宮
事隨新復慶與時會恭以僕射相公杜石之任夷夏
所瞻舊賢業以親逢贊聖猷之獨化運動樞極變理
陰陽九功之歌已流于民須五福所鬱成集于相門

某邈在江湖阻趨門仗

代賀右僕射韓相

伏審輟自樞庭擢爲撰相制書所及雖須攸同恭以
僕射相公秉德直方兼才文武親遇唐虞之盛際久
輸稷契之昌言忠殿蕃宜入籌帷幄禮貌均隆于二

府軍聲考警于四夷勳圖眞聖之纂圖進舊臣而共治
遂膺爰立茲日往諧參錄太常紹隆于世績袞衣赤
舄輝映于天倫仡冠台司益熙帝載藹然官守託在
化鈞聞新命之已行撫慰衷而增抃

代人賀司馬侍郎

伏審擢拜東臺入參大政得人之美振古無徒恭以
某官間氣生賢眞忠事上翔翔法從四朝居清近之
班盤桓別都十年安閒散之地邱園之樂雖至擯紳
之望愈隆主上斷自淵衷考之枚卜不俟旬時之久
遂登鈞軸之司惟法度待以更張有禮樂從而制作

翕然興頌望以太平黃閣近言迄歸于儒術文昌命
相仡正于台司某夙被奬憐此聞圖任忘寢與食喜
于哉之難一作親一作逢式舞且歌與庶民而共樂

代人賀司馬相

伏審祗膺新命進拜上台凡在甄錄舉深朴蹈藉以
唐分三省僕射處其尊漢命百官丞相爲之長蓋天
下樞機之所會而人君注倚之最隆必得至賢俾當
重任恭以僕射相公朝之舊德儒者領師學列聖人
用培必稽于大道才周世務故施仍適于當師屬眞
主之纂圖起宗臣而輔政聖賢得以共欣千載之逢
法度更張深慰黎元之望遂自東台之淩越躋左揆
之崇傳說三篇已尊于爰立成王一相遂致于太平
翼載邦家永爲柱石某限茲守職不獲造門聞制旨

之已行與民心而共樂

代人賀左丞狀

伏審簡在上知進居左轄伏惟慶慰恭以執政左丞
學通聖奧識達事爲卓乎晁董之高文對此唐虞之
寺運翔翔要近振舉綱維蔚爲當世之名臣久矣生
民之被澤遠遷四輔皆出于淵衷首冠貳丞益當于
世任佇膺策拜俾正台司某滯繫湖濱逖遠門下無
緣趨造但切歡欣

代人到任謝執政啟

恭承明命出臨巨藩忝冒爲多蒭榮交集竊惟定武

以煒煌俊大之譽傾動海宇汪洋深遠之學結知朝廷果用宗工之言特從秘閣之試舍巍科于閒暇登膺仕于須臾逢辰之榮在眾無比顧惟朽質久蹙盛名忝在搢紳喜見公朝之額後更于郵置先蒙謙德之惠書感悚之深鋪宣莫悉

代答孫司封

向承使棹暫止郡城愧主禮之荒疎荷朋歡之款密爰從暌闊頗切詠思方下士之沉迷闕然奏記荷至懷之謙抑先以貽書喜聞觀風之初茂旋視履之吉某官儀朝端亮接物粹和其才有餘所至皆治五嶺之表均輸素洽于善聲大江之東平獄已來于和氣仁膺召節別涉要涂更冀順序保調對揚休渥

代上浙路監司

切奉宸恩出當藩寄暮年衰拙獲便鄉閭使者寬仁幸依封部方炎敲之在候計按次之多閒衛生有經介福無量恭惟某官天資邁俗人望光華風清百城課最諸路奉宣慰德蓋暫屈于軺車歸重朝廷當即馳于召節更新順序綏養副人願瞻

代與交代趙大資

託質鈞陶久去熒煌之座抗塵京國曠馳咫尺之書

比者出守稽陰行趨吳會豈獨繼仁人之後獲奉成規又將登長者之堂竊承餘教又云豈特覩舊令尹登大君子之堂固面請教南訛布序坐鎮餘閑共惟味道之腴荷天之福某官三朝元老百辟具瞻傅說鹽梅高資經濟謝安江海自樂退休暫再屈于撫綏當即還于樞極更新上爲宗社精調寢興

代賀發運學士

伏審榮奉綸恩統司大計涓辰之吉秉節以臨恭惟某官偉量冠時忠謀許國文章爲搢紳之法才器結凝旒之知素翔翥于清班外剸裁于繁要漕輓長策貨財已阜于邦中黜陟重權風象久傾于天下果拜嘉于宸誥特正位于使車綱紀夙成豈履勞于餘及功庸愈茂伫陟用于近司某近迹門墻守符封部方依德庇尤切雄心

代賀發運大諫

伏審光承詔旨榮總計司涓辰之剛視事云始恭惟荐更中外之重聲猷藉甚鋒及駘然惟東南漕輓之慶慰伏以某官濫文責國偉識際天深結聖神之知衝實邦國富強之本倚成心畫之善助給歲豬之饒聰明方議于設施遠近已傾于風采伫凝茂績別踐

要途某素荷顧存方依庶居官有陜趨慶無階

代上沈待制

寵拜命書出鎮南服恭惟驩慶某官宅心樂易肖德高明兼有文武之資迭更中外之任上優遠俗詔輟寶臣盍簪持橐進列論思之地褒帷仗鉞益尊綏撫之權威聲流行邊塵清謐金城倚重雖暫去于朝廷銅柱拓封當卽還于樞極未遑上謁先辱貽書感佩之深敷宣莫悉

代上程司諫

就拜命書榮蹲諫省恭惟驩慶某官畜將明之盛德

秉綏附之重權簡畧綱條令自行于諸郡從容笑語威已震于百蠻截然長城鎮是南服歷時之久雖已及于代期增秩以留遂亟加于寵數此出朝廷之公議以甯嶺徼之迢甿尙謂之淹未足以慶乃蒙謙厚過于緘封其爲感銘不可言喻

代越州謝兩府

叨奉宸恩邑當落寄已就官守奉宣教條惟越絶之名邦實浙東之都會付之冗散懼不克堪出自陶鎔感無以喻此蓋伏遇某官處二公燮理之任抱一貫值大賢之出使承餘教以長民叢爾一州亦兼六縣邇在江湖之表旁連閩浙之間戶口頗繁風俗未厚致茲顓蒙竊此寵疎但當守太上之盛法撫久困之忠恕之心遂物之宜各順所欲使人以器不責其全

寵坻惟竭駑材上酬鈞造

謝兩制

畀戾之餘蒙恩出守衰遲之迹取道故鄉獲茲便安出自推奬伏惟某官當文明之盛際據侍從之上游秉心誠忱待物忠恕借齒牙之餘論有根柢之先容乃使瑣材上膺優寄敢不勤于蒞事靜以牧民惟有盡心可酬知己

小啟

昨者出守山陰告辭門下贈言溢美撫已增榮方風雅之道衰而故舊之誼廢夫何絶唱乃及孤生陽春白雪琅傳之奕葉庶無失墜以報寵私

代罷郡謝鄰郡

伏念某謬以弱才久當郡寄侵尋歲律已終三載之成黽勉公家未有一毫之補賴仁風之密邇覩賢者之施爲卒免敗官蓋由取法永言芘覆益用感銘恭以某人朝之俊英吏之師表逢茲簉仕早騰藉甚之聲以此撫黎鼠之技動輒易窮叨奉朝恩俾分郡寄值大賢之出使承餘教以長民叢爾一州亦兼六縣邇在江湖之表旁連閩浙之間戶口頗繁風俗未厚

喜爭而忘恥挾術而衒眞每竭疲駑以當煩劇夙宵匪懈僅了于目前法律可遵敢求于度外佢虞敗事以致遠辜豈期含德之仁每示優容之意掩其瑕謫未嘗求備于人借以羽翰使得及時而去徼倖至此感積盈中然而茂林者弱羽之所歸巨浸者涓流之所集睽乖云始俯仰若驚積歲月于三期訖無小補望門闌于千里難叙片言冀裁律云秋江浙無事更所上爲宗社精調寔興

回初登第一云代鄭秘校

竊審入對清光已登上第首承存記良切感銘主上

陶冶人文表章經訓六科取士不間于幽遐百郡選能並升于豪傑恭以新恩秘校持身粹美積學深長詞有華聲軼于倫類雄飛未振嗟李將軍之數奇勇往必前得孟施舍之不懼遂膺上選聊試小官五斗折腰豈充于素願于篇奏御更被于建圖聞衣遠鄉猶及迎門而倒履閾

回周秘校狀

伏審奉對中庭決科盛際交遊素厚狀忭爲深恭以新恩司法秘校擢秀儒林逢原聖域不矜世胄之顯是卜天衢之亨發爲文辭應無窮而愈有對雖大而必前遂膺賜第之榮尤副倚門之望還歸故府毋嫌州縣之徒榮收擢美才將見公侯之必復首承施翰益仰謙光感溢于中言不能盡

回程秘校狀

伏審奉對中庭決科盛際伏惟慶慰恭以某人天資俊敏儒行修明力學窮乎簡編美聲著于庠序迺者詔書取士衡石程文曾于稠衆之中獨察瓌奇之辨追風始使駕而就道夜光入握未嘗輒以示人驟騁追風始使駕而就道遂膺異選益服羣言阿房論功杜牧宜升于高第平原從事白圭猶屈于小官首辱謙光見貽珍牘鮑瓜

纂述未奉于從容編紀論交遂均於故舊感佩斯至敷述難詳

賀廖法曹

伏審槐庭奉對桂籍登名伏惟慶慰恭以某人玉德粹溫龍章煥炳少而好學最博于藝文長不諱窮所守者道義淹回白屋沉抑壯圖主上紹興太平親試多士收山林遺逸之彥使得詳言得雨露龐洪之恩俛從初任暫鶩栖于下邑即膺擊于九霄久渴于游首崇私謝感愧之至敷述難殫

回董秘校狀

伏審奉對天庭收名桂籍丹叨久要實激歡悰某官
溫玉凝輝靈芝發秀學通六藝之蘊行服一鄉之評
乃者蜚舍甫興儒官未萃實藉緒餘之論以俾道義
之傳官守難常睽英游之亟遠賢書復上喜古語之
相聞遂膺賜第之榮益明稽古之効折腰縣道不辭
三釜之及親努力功名固有羣公之知己遠承謙德
特賜珍函感銘所深筆舌難叙

代賀元少保狀

伏審得謝中宸歸榮故里功名完美朝野推高恭惟
某官履大臣之宗富貴者之學自親逢于華旦卽番

直于禁林人告嘉謀獨當帝眷擢參大政遂秉國鈞
法度新美而致富庶于斯民議論該通而不因循于
故事身謙出處愈堅金石之誠道戒滿盈顧失公台
之望遂脫屣于軒冕仍衣錦于鄉閭裴相勤勞令還
綠野之宅留侯恬淡方慕赤松之遊惟恐上心益念
于舊勳君命不容于久佚未踰歲月已在朝廷某久
登門闌實荷甄冶側聞盛事但激歡悰

代太守謝許推官

竊審令妙年射策精選中科歡動家庭美騰士論某
官潛心于學飾吏以文及時欲立于功名教子不忘
于詩禮餘風及後已成新美之才便殿傳名遂預俊
賢之第仕將行道祿亦逮親足明經術之修不負義
方之訓首承推借良切感藏

代太常問候盛奉儀

竊仰風聲屢更歲序從容朝列未諧願見之誠邂逅
江湖今叙同僚之好自聞嘉命實慰初心比審已肅
齋舫言從便道方薄辰之晚晬計禔履之和平恭惟
某官清白傳家公忠許國天與才能之敏時推課最
之優山國寂寥豈稱題輿之美沙堤平坦伫觀賜對
之華首辱珍函過形謙德感銘斯至敷述難詳

代郊運賀高大人

祇奉宸俞榮分路憲幸聯官政尤慰願懷恭惟某官
以豪俊之才當明盛之世沛有餘力見于更事之施
爲藹聞中朝久矣上心之簡在遂驟近藩之寄來持
膚使之權惟大江之南嶽詔號爲繁劇而丹筆之下
剸決繫于聰明至于察吏否臧詢民利否動資高論
以慰輿情閭境聞聲固有望塵之想便道之部伫觀
攬轡之清方歲律之道殘卜天休之寵厚更覬上爲
國任精調寢興

宗伯集卷十一終

記

宋

宋岳州平江縣王文正公祠堂記

孔武仲　常父　著

故丞相王文正公旦嘗知岳之平江有善政公既去其民相與築堂畫像而祠之其後棟宇微闕則奉公之像寶積佛舍中久之寶積燔於火縣人復相與謀曰我公去此雖久而澤之被於民者尚在也而可以遂忘乎乃求公所嘗游息之地得縣西之山元老亭即而祠焉自公之去更歷五朝凡百有餘年當時父老皆無在者猶之以風雨蜚之以烈焰地三易矣而人心不移此豈號令約束之所及哉蓋德之在人者深而人之懷公者至黃髮之叟垂髫之童語以相傳無有終極雖千萬世如今日可也況十百年之間乎公始以文學識度見知於眞宗皇帝遂登相位秉國政十有八年天下富樂四夷賓服眡漢唐間所謂甚盛之時未有過之者也是時國家聞暇天子以盛德與禮樂以幾唐虞三代之治文武並用賢能輩出其議論倜儻功名暴著者絡繹於圖史之上然術業退道合志同不言而心喻優游巖廊以至太平故其德行勳庸載於策書雖以田野之耆老皆能知公之名遠使人心服者無與公比以眞宗之聖而得公之賢

佐荆人之恩且明公之所以爲宋宗臣者其端乃在人未知之時非已貴而後爲之者也則後之人嚮仰餘烈而欲企及之者當如何哉故爲之書元祐七年四月十九日

陳成肅公畫像記

元豐二年春揚州新學成而成肅公薨州人以幣如吳使畫者何充圖公之像設于經史閣朔望行禮如先師云公姓陳氏世家建陽少孤徒步數千里而之毋黨甄氏兼晝夜讀書居之數年學大成名聞當世遂登進士科自御史諫官爲侍從歷宰相樞密使公

智識精明而厚重沉默朝廷有大議論相顧不決公氣貌安閑不見畔岸徐一言以折之衆則大服曰陳公之言是也天子方倚以修太平會公以疾辭位遂鎮淮南所謂新學者自始役至罷公數行視間以燕飲勞諸生學既成公請于朝頒國子監書以訓學者公之所賜特厚矣則學者祀公雖久其可忘乎俾進退升降于其前者覩公之貌而知其平生退將有以警于已是宜以其閎深博厚爲治心修身之道以其聰明儁爽爲立事應物之方以其忠于君孝于親惠于民爲居家立朝臨官之節則公雖去矣而澤施于

楚州山陽縣令廳北軒記

余友倪敦復爲令于楚之山陽閎其廳事之後爲軒北向列圖書于其中前植花卉以爲幽深閒謂余曰世之學者方其少時誦先王之書覽百氏之說窮日夜之力而不厭及既仕矣則曰吾知有公事爾學姑置之如是罷心于聽斷期會之間若天下能事不出乎此者幸有餘日則又驚于竿牘請謁勤勞于燕處談笑之佚日用薰諗恬以爲故而不知變年益壯志益衰卒無以自別於流俗夫少而積之長而棄之害莫大焉非仕宦之必能驅人如此蓋有所逐而不知自反者常情然也吾爲此軒治事之餘必即此軒以學觀聖賢之言而求其述作之大故方其有得而事與心會曠然若登高以望洒然若清風之御暑而世俗之好樂一不干于其間此吾所以養其志而有待

焉子爲我記之勿辭敦復餘杭人清明而好修文章秀美尤善議論山陽東南之衝四方賓客雜遝于境而縣最劇煩敦復治有條理吏畏民安之士大夫無遠近皆稱譽日未昳而庭中蕭然如在山谷然不以用意於其進退自修飭其志愈厲是可書也乃爲之記而陷於北軒之壁

信州學記

信州新學作於元豐五年十一月之庚寅成於明年三月之乙未既成州之學者相與造余而言請爲之記惟聖宋剗五代之敝合并四海仁義禮樂之澤洽於民心者百有餘年而熙寧以來學校最盛內自京師旁達邊郡聚士有舍講業有師課試誦說與夫賞罰陞黜之法日增月長以至大備四方之士幸遇太平君子長養人材之時贏糧束書爭集賢舍惟恐在後信爲江東之遠州南屬閩東被浙士之待舉者七百餘人而例不除學官前此三年天子從使者之請以州宮兼治學事余適爲幕中吏得以承乏庠序其地在子城之東形勢庳窄民廬挾其旁山林蔽其後居處無夏屋出入無高門而士之來者猶相望不絕其端雖强力不可以至也至孟子曰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夫所謂人倫者豈他乎哉其分見

於上之所以待士暇議也夫居不求其安者士之分也上之所以待士者豈當若此乎傳曰處士就閒燕蓋教之不以其道德居之不以其地其病一也有位者孰不欲有爲以饗滿人心之所願然文章有上下之稟議論有同異之爭或材局于府庫而不可出力隱於兵民而不可用此事之所以常廢而人不被其澤也竊爲學者憂之會轉運判官鄰公亶知州事揚公仲孺相與謀議以招學者爲先急乃發庫錢五十萬以付有司而余實與二三聯事之人升降險阻擬度廣輪凡地之在民者勸以貿易良材堅甓出于諸縣然後隳山發石剪剔萃水高者損以爲平狹者培以爲廣旁積步道以屬于舊學之北而營其上爲經史之閣教授之堂諸生之舍環起參出整若棊局眡舊之廣加倍以增高丈有三尺諸山森然若翔若踴出于三面使士之來者去溼底而即亢爽脫卑闇而登高明又爲之大其正門高其墻垣庖湢之所皆具易新之而飲食燕息之具滋設此余與二三僚所以佐公上之命而勸相學者之萬一也夫學之道先後有倫始卒有漸不得其端雖强力不可以至也至孟子曰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夫所謂人倫者豈他乎哉其分見

于君臣父子之間其守寓于仁義忠信之際其文禮樂詩書其聲爲鼓琴瑟士之志于道者不憚歲月以游心于其間至于四十年焉則可以仕矣此聖人所謂不惑之時也廓之益廣濬之益深又十年焉則性命之理較然于前若數一二則可以爲大夫矣此聖人所謂知天命之時也然則知天命當在四十之後而學之所教者未成材之士也古之人知此而求之是以行應規矩智接萬變處焉可以爲子弟師法出焉足以有功烈于民蓋道德在己則其成物爲不難也今學者既得朋友以相與處矣則學之序可以不

知哉按舊學作于嘉祐七年距今未遠而棟梁有敗折者甓瓦有斷缺者物之興壞不可久其勢如此後數十年間則今日之新豈特爲故耶意必有更而大之者不爲之記則懼無以知今所以興作之詳也乃爲之書使來者稽焉

安堂記

朝奉郎太原王公出守上饒之初更新約束上下就序決事以敏行己以誠惰者勸勉奸者懲革未幾翕然稱治乃爲堂于使廳之後曰安堂客謂公曰天子寄尊之不怨惟其所遇而不無自得焉其達也若固有之其窮也我何憾於彼哉此古人之道德也公才

未久奈何以安佚自處也曰非此之謂也吾疾夫世之營營而不安于分者欲守以爲戒且自勉也于是魯國孔武仲爲言其義曰天下之事日接于人者多矣利害榮辱之變盛衰進退之序循環如寒暑迭至如晝夜凡寓形于天地之間者莫不由之而君子之所以異于眾者以能安之也今夫茅茨爲覆上庳下濕人以爲不如雕墻華宇也斷轅折軸駑以款段人以爲不如朱輪駟馬也穿綈爲袍敗革爲履人以爲不如錦衣赤舄也藜羹脫粟每食不飽人以爲不如方丈五鼎也以在彼爲有餘以在我爲不足疲心乏力以求之求不得則怨且怒幸而得之未幾何時而復勝之者至矣于是與物競逐轉至于無窮往往冒寵邀利而不知息或欲趨福乃更速禍豈不惑哉君子明于此是以修其在己者朝夕不怠而其外來者皆有以應之而不留于胸中其視富貴猶乘舟也方其濟川也未嘗不以舟也已濟則舍之亦未嘗眷眷于舟也其視貧賤亦若此而已故朝爲下士暮爲三公不以爲加毀裂軒裳退編白屋不以爲損與之不喜奪之不怨惟其所遇而不無自得焉其達也若固有之其窮也我何憾於彼哉此古人之道德也公才

大名美而門族之盛冠天下然不以貴勢自驕務推
所學見于行事治縣佐州聞譽大著同時並游之人
或踐歷台省日久或乘傳持節出使四方循次而進
試一州于江湖絕遠之地在常情疑若未滿而公優
游此堂思所以修職業報上恩賓客之至清談終日
而世俗之所慕者無所累于其心可謂賢矣武仲仕
于此公待之甚厚當紀夙跡以告後人況公之見屬
乃不辭而爲之記元豐六年五月十九日也

信州新修廣信門記

信于江東爲最遠介於閩浙之間寶貨所出號爲富
州其民勤于生業而衣食贍足然地形狹隘環以羣
山帶以長谿而無高城深池扞禦之固熙寧十年詔
天下郡縣皆城朝奉郎虢畧楊公適臨是州申戒官
守選兵屬徒吏士競勸以相厥事未幾周其三面而
廣信門者城之南門也內直郡廨適車馬之會外連
長橋挫山川之險州之要衝寶在于此然庳褊仄陋
幾廢而僅存相因累年恬不思革公命盡撤其舊稍
增大之擇材於山發錢於庫令有素戒人不告勞凡
旬有五日而成焉重簷廣翼而勢嚴正望之足以爲
壯麗登之足以爲高明州人環觀悅喜呼舞公以才

賭是而不樂也哉然道之行否存乎時名之美惡存
乎人捨我之尺度而就彼之繩墨遇則多憂不遇則
不樂天機蕩盡而身亦隨之然則仕宦不足慕也余
之鄉丈人蕭公貫之其深知此者與公世家新喻少
以文章登進士上第歷館閣屢爲州使年盛志得有
致君行道之資而胷中浩然不樂聲利方其在京師
時已有詩十六篇述江南四時風物之美以未得卽
歸爲恨則公之意豈膠於一官而不去哉既又嘗其
居舍之東將因以築亭爲退歸燕息之所命之曰挂
冠公之年止于四十有六而亭亦未及爲也其子潛

夫卽其居而屋之間與賓客談笑其上視其湍石之
清激曰此吾先君之所欲釣而未暇也顧其花木之
幽深曰此吾先君之手植而將徘徊其間也士大夫
多爲詩賦而潛夫屬余爲記余爲之慨然曰人之遽
旋于天地之間俄頃耳耳目之過也不須臾留而人
之壽又有短長不可計古之英豪鬱其所蘊積而齎
恨于冥冥者多以此也貞之沒今五十年天下之
人皆知其可用之才而未必知其高尙之志非有子
其能追述而顯揚之與于是又知潛夫之賢也已元
祐元年七月二十七日魯國孔武仲記

思養亭記

人子之事親承顏色奉敎令先意諭道凡親之憂愉
喜怒與其所嗜好皆從容而得之又致其敬焉此之
謂能養三日不怠三月不懈期悲哀三年憂終身慕
此之謂能思養者致之于平昔之時思者推之于既
往之後養有已焉而思無窮今夫三歲之孺子一日
不見其親則僵仆啼號不能自止及日月旣久稍忘
其故習于是笑語燕安一不異乎其常然則能思者未
必能久也夫能思其親久而不衰者其惟篤孝乎春
釋然者攸其卒句曰春風曉雪投筆而絕明日余入
哭之視其子遺草皆公美手書也而辭句洒然無世
在天地之間者皆得願其性命以出入而吾親今安
歸耶于是設几席以象其居處奏酒肴以象其飲食
以爲親雖不可得而見矣陳其平日之所好樂而致
其愛慕之心肅敬之容則人子之眷眷猶可以少伸
于此也潯陽張秉叔葬其母夫人于廬山之下又作
亭以備祭享名之思養者著其思親之無已也張氏
世爲南劔州人自太尉遷于江州今四世矣衣冠而
朝者相繼于位秉叔爲人俊敏尤明于道屢爲大邑
民悅附之余官于朝而與之遊且好也亭成見屬爲
記故爲之書夫人姓王氏其世次德行見于墓銘元

張公美偈言記

左藏庫副使張宗旦字公美開封人元豐七年七月
二十八日卒于江湖前卒之兩月以書告訣于親識
病且革羣僧以誦佛爲請公美領之遽問之曰何謂
自在皆唯莫對公美大書三十二字以示之曰法本
心生心因法昧有覺于此者名自在自在眞宗頓然
明徹去住孰常曉雲春雪已目瞑復寤曰吾意若未
釋然者攸其卒句曰春風曉雪投筆而絕明日余入
哭之視其子遺草皆公美手書也而辭句洒然無世

俗氣問其子河曰公美嘗學佛乎曰往年嘗誦金剛經之四句曰一切有爲法如夢幻泡影如露亦如電應作如是觀家人怪而止之遂不復言今四十年矣嗚呼亦異矣哉公美者蓋內有所得而不資于學問者與昔公美爲揚州都巡檢使余爲州學教授數相往來實不見其一語及佛書也其寬厚謹默不臧否人物宜能藏其所得不衒于世俗則今日之發豈偶然哉世之處山林誦釋老者平居之日師行而高言若不可望然死生之變或不能自達而公美屬纊之際神識不亂視去其形骸而遊太空若由東鄉適西

直者伸矣奸僞遯逃此之謂敏決也民懷其不平出于山澤之中贏糧百里以赴愬于上爽以銳木臨以白梃憃愚者望風股栗逡巡而退亦足以無訟復有畏憚大吏以矜節取容寓獄于門匿民于市積月踰時不爲持省而囹圄亦空其形甚似而離實遠矣許君良吏也吾可以無憂然亦不可不爲方來者戒紹聖四年正月十一日魯國孔某記

筠州無訟堂記

筠州刺史治舍前臨蜀江後接山谷相傳以爲仙人李八百之所居也其地與市井絕造舟爲梁以通往來故其門庭靚深有洞府之氣自聽事以北林木相重閒以華屋有堂在中名曰無訟堂朝散郎許公長

養魚記

後圃之池曰筠家塘廣三十尺其長五倍大旱之歲圃中及旁近之人日汲取之而不損予與家人謀曰是可以布魚以釣以食其利甚敏不可失也乃以小

魚數萬投于其間經時矣往視之池中闃然不見魚之多也取而較之與初市時大小無甚異不見魚之成也其旁之人曰鷺獵食之與非也鷺啄之與非也然則何以如此曰是同類者爲之患也蓋有大者咱其小者其凶殘者也有出沒左右而攘其食者其狡捷者也有畜之十年而分寸不加長者其天材止于是者也善養魚者其糞也必以其可糞之時其食之必以其所喜之物其貪殘與不才者去之其狡獪敗類者遠之使其良者佚居甘食嬉游往來不逆其性則少者易長而微者易大也今子異于是是以雖

久而無成功予嘆曰一池之狹與夫養魚之易非必有過人之才而後可以善也然治之不以其人思之不以其道則爲之之費不如不爲之之省爲之之勞不如不爲之之逸也況地廣于一池事大于養魚者乎

頗道傾坊空巷旦朝而出游鼓聲振野笙簫順耳日暮而忘歸則洛陽之曲水也羽者飛于上鱗者潛于下和氣之所薰蒸仁風之所衣被莫不自得焉則鎬京之靈沼也中天下之大而都總前王之美而有之以親見而測傳聞則史牒之所稱詫賦須之所嘆詠未易相充後也七聖襲沿清淨簡默池去闕庭纔十許里而率十年間不一再至然而陳龍舟出水嬉作鼎鑊亂極而治生我太祖起布衣踐宸極將天之威

信安公園亭題名記

五代之際豪傑割裂疆土自爲侯王九州之人寄息

鼓吹調廐馬常若車駕親臨其上者凡以推至上與民同樂之心而爲都人娛心屬目之盛也夫內不輟朝廷聽治之勤外不廢都人酣釀之逸約已裕人可謂兼之矣白祖宗優遇館閣歲出後苑御庫酒以賜之于是有池上之集元祐五年三月乙酉太平王仲至以秘書少監實領玆會修故事也于是宿戒賓客晨出西郊同舍皆集于瓊林苑既又泛舟池中環水殿後循橋而北騎而適信安公之園宴語至暮相與涵泳恩思歌吟太平爲一時之盛游又以爲席中之人合散不常異時復來則其先後出處之詳宜有以

考也乃題姓名壁間以志之在是會李周之盛儔晦之王欽臣仲至杜常正夫崔公度伯昌陳蔡誠老盛次仲居中林旦次中李德芻質夫宋匪躬履中孔武仲彥常黃夔冕仲劉唐老會臣李昭玘成季鐸徐振甫晁補之無咎張耒文潛韓治循之以事不至者黃庶異仲吳安詩傳正孫樸元忠黃庭堅魯直元者校書省中親同舍之盛以爲法度因革之初可以傳于久者不可以無志也乃錄其姓氏名字及其論薦所出于左凡十六人云

元祐召試館閣記

盛矣元祐之初也聖賢相遭上下順治刑省兵息循駁天下傳之無窮者何嘗不以隆儒學爲先故太祖

宋　孔武仲　常父　著

字

望拯字序

余交下邳單君拯一日過余求所以爲字者余以濟夫應之既而有難余者曰天下之理不齊出言而稱對者亦未易也故夫平居懷慨念生民饑寒之病慮朝廷治亂之機渴不甘飲罷不遑息先天下之憂而樂後天下之樂而燕安者兼濟之士所爲也漏屋而居穿牖而游不窺王公之門庭不脩鄉里之慶弔

浩然獨得於恬淡蕭散之中雖久而不厭者獨善之士所爲也二者其道之大小遠近吾所不敢知然其所守不同則可以不詔而喻也今子單子之居下邳也甘悅苦瘠寒無衣裘忘心利祿止水雲浮視其外若稿枝叩其中如虛舟其自善也則裕矣安在其爲兼濟乎子之稱其德也譬如以笙簫佐戰士錦綺被石人雖欲頁厚之與其人不相宜也已無乃輕於發而費於辭耶對曰子可謂逐其迹而未知其方也夫鳳之所以莫不貴之者以其被文章含德義不必啾啾蹌蹌舞於宮庭然後爲美龍之所以逸羣而獨出者以其出入無礙卷舒應時不必騰天薄雲捲灑霖雨然後爲神也其積之素矣子單子之在鄉黨也聚其三族出無異戶寒則均服飢分共餔蔬園粟岡以祀先祖禮不苟貸義不苟取推是行也退可以化其家人進可以施於官府孔子曰孝乎唯孝友於兄弟施於有政是亦爲政然則修行立而所濟博矣亦豈必金朱煌煌繡纘九章攝齊天階垂紳廟堂鼻息雲蒸與世爭强然後爲濟物乎於是難者無以應也魯國孔武仲序

送李至之致仕歸清江序

清江李君中以朝奉郎司管庫于京師一日上書致其祿位天子許之余聞而往見焉曰少而仕老而休古人有之而不皆然也有餘乎哉有餘乎哉者退而以畎畝爲安可也有餘乎室廬者退而以室廬爲安可也吾黨之大夫其歸以年者爲有此具也否則往往齟齬以從事今子處無室廬也耕無畎畝也亦何恃而退乎子髮髮雖白而清揚沃然騎不俟扶步不資杖進而有可以從仕之資退而無足以養生之具驟而謝歸無乃計之不詳乎君隱几旁觀若鄙余者徐乃言曰余之子婿女嫁蓋有未給者一朝而退豈皆無說

恣睢而勤哉吾見勤勞之可厭則靚安佚如畝畝知機危之可畏則顧乎易如居室以彼易此所得孰多乎且余從於仕宦之日非不久也而未嘗素爲養生之具也亦未嘗罹乎飢寒之患安知不有數存乎其間也以故推新則吾之生理蓋有在而可以不與憂也夫去勞從逸舍險之平既已得其兩利而日餘之不足歲積之不繼又不必蒙其兩害也吾所以去之果也且古人之不得已而還祿於君者或爲卒市門或牧豕海上其窮瘠愁苦甚矣猶不足以易其志今吾既得優游鄉園而天子加惠官其一子有古人之

佚而無其難者至於世故紛紜無復有已又可以較利害於無窮乎余聞而喜爲之酌酒而歌曰天下有道兮賢人來嗟子之兮何遽釋此而歸得非來者重輕猶存乎人而歸者惟我之所爲余始疑而終悟遂將膏車粟馬而從之退而書之爲序

興國僧房詩序

主上稽六典修廢官大治新省於西華門外丞相以下日入焉於是闔興國寺之北門以通車馬之道與省門咫尺相望而朝士大夫受事於尚書者皆集於興國矣稅屋之貲爲之翔踊主僧爭飾其廬以要四方之賓客其深蓊清深茂如西法華勝公之房余幸而得居之勝公事人生方緊等於齋戒善講經論與余非故人而特相好也是時聯舍而居者開封竹元珍湛靜好學雖在逆旅而所攜書亦數百卷閉門不治往來日夜誦說有趨叟尺度余得二人者與之處談笑融怡足以引日而忘其爲客之久也於閒暇時作爲歌詩以自娛自二月至於五月得三十八篇錄于左方而受牒吏部得縣爲海南緣所館晨出南薰門以望九江道途所得又三十五篇亦附於後昔周人爲采薇之歌曰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

雪霏霏蓋傷行役之勤感時物之變也余之是行也冒大寒愁暑潦凡半歲而後得至數馬之勞筋骸之德殆無餘力矣其感於物動於心發於言不爲譏嘲以作羣眾從容自道而已亦詩人之志也歟元豐七年七月五日某謹序

送吳仲庶還豫章序

余少時聞朝士大夫議論以爲仁宗皇帝聖德寬大優容直言事官雖暫忤意斥逐在外不旋踵輒以爲美官其燕居深宮之中左右近習一語干法度必曰諫官御史不汝容也蓋其開心見誠祇禦臣下如

此故四方聞聲而剛强倜儻議論之人出焉是時吳公與三四人皆自外臺擢爲御史其章疏切直天下聳動而朝奏暮出言無不行自大臣以下莫不潔身欲已以奉公議無敢阿私而好倖請謁之人望風引退如至和嘉祐之間政事純一風俗敦厚無愧於漢唐之盛時既而公被收擢列近侍乘車持節出將四方其後言事之官日益以輕賤分已隳而空名尚在朝廷之間幾以言爲諱其慨然自信不顧時忌者隨亦痛貶雖更赦宥不見收錄蓋十餘年間而風俗之變革至於此公於是時凜然於衆人之中以純德老

臣自處其議論取舍與時不合也固宜故亦干犯衆忽流落不偶自永興求便州以歸再請不得卒自引而還歲暮乘大江過潯陽余得見之問其出處之策曰自吾於南昌有三圃湖山之佳處也將擇其間亢爽之場築以爲室益於其傍穿池種樹從子孫以遊其間吾老矣不復出矣夫進退行止公心所自明余復何言幸接公於須臾跡其容貌聽其言論以識往時諍臣之風采也故公之來也余獨有以自得焉其去也遂書所感以詒之

送顧子敦使河北序

上之二年顧公子敦自河東轉運使召給事中天下方向太平之治褒採羣言以廣視聽子敦在門下事有不便輒爭還之議論堅決不少迴合是時河北數有水災遭魏故道久湮未復議臣紛然計有求定于敦日日語人曰此不難辦也昔大禹濬九川畎九澤以一人之經營而及萬世蓋親見而力行之耳語聞即日拜天章閣待制詔河北俾條便宜悉以來上士大夫藉藉交語以爲侍從之官所論者天下之事也河爲數州之患雖急一方之事也子敦以侍從之官輒而使一方忽所大而治所小非計也然子敦不爲

變志動心朝廷不爲影解反令者朝廷知體而子敦知務也夫河之爲中國患久矣今近尤爲汗漫自小吳之決息冀深沼之民鳥驚獸駭炊不暇晡釜飲未及滿脣而原野一旦化爲平流矣是天下之大變也夫以天下之大變而當聖主勤政急治之時其謀度施爲宜何如也而以常情疑之陋矣子敦自少喜論兵以孫武諸葛爲師法時人咸謂才堪將帥及西方用師天下之士爭以軍謀戰法進取於朝廷子敦深藏遠引默默若無能者知兵之未可用也已而師出無效子敦之智益明今河之害可謂大矣舉朝之人

睥睨前却不敢徑往以踏後梅子敦獨日夜計畫以爲己任非確然不惑其肯爲之乎余於是爲河北之人賀曰顧公來若等可以安坐而食高枕而卧矣

柳師聖詩集序

建安師聖先君之所厚又與余善其爲人也簡易質直學無所不窺而尤喜爲詩往者余游湖湘之間君爲東安令是時詩已千餘篇軸藏板揭粲然布于東南矣後十年相遇於潭西詩之多倍於前日而語益寡臧否省禍福爲國者又以此占治亂知興亡至于恐傷譏刺道人情之所難言而莫以爲忌後世風俗寖衰士之克己好善者少于是有因詩之一言而得罪于世者劉夢得棄置累年白樂天謗及母子凡坐此也甚者父子相語朋友相戒曰詩不利於身不可爲也是亦不善處之而已如子厚與諸君之作優遊諷諭樂易摸寫風物自爲嬉好人亦知其不與世競讀其且久如此故得之益深蓄之益多也世之人方溺於利欲窮者蹙頞于飢寒之憂變者酣眩于富貴之樂君子世俗之所爭一無所好而獨以古道自求于悟言者雖在朝市而超然有洮江海入山林之心方且皆喜慕稱歎欲追而從之又何怨怒之有余於是益知詩之不能爲害也元豐六年正月孔某序

丙寅赴闕詩纂序

元祐丙寅春余自湘潭令爲秘書省正字以力之不足於陸也乃謀舟行蓋自長沙至于京師四十有二

張子厚陸州唱和集序

余友毗陵張子厚出其睦州唱和詩一編曰爲我序

驛廬糗秣馬朞月而可至若夫水道則不然氛重湖泛大江泝長淮以入漕河春冬則淺涸酈流夏秋則淫潦極望不幸而遭焉有至于經月而躊躇風起乎冥冥之間拔山而貫天大聲雖息而噫雲未解檣首而前必有倉卒之驚甚則覆溺之患不幸而遇焉則有至于踰旬而不進諺云遲者速也篙工栧師每以是見語余雖欲速達至于此則無以難之然自余之行見覆舟者三矣以謹慎故幸免自三月至于八月乃抵東水門外昨日婢子持莢衣來曰寒將至矣纊則未備余愕曰是何炎涼之變而歲月之奔馳耶舟

居迫逼無以自娛其間落日幽浦平沙遠岸漁樵之下上鳥魚之升沉時有曠然物外之意登高臨遠弔古人之遺迹考之碑碣問之耆老記之本末以備遺忘則別錄存焉其顧瞻嘯歗模寫風雲以寄一時之情狀則有詩賦若干篇在以余方官守於京師也日馳於車轍馬迹之間幸朝廷寬大時賜休告閉關一室囂然獨坐想見江湖風物歷歷在耳目之際得此二書者出入相考開卷而醒然斯亦舒憂娛獨之資也於是次而藏之

南齋集纂序

元豐三年余爲信州從事暇日于南齋取舊所爲文讀之忽而歎曰文章於學者之事末矣昔之賢人有達而在上者其言甚簡而錄于尚書皋陶是也有窮而在下者其言甚簡而錄于論語顏淵是也彼其粹美積於中輝光發於外一言出四海傳之以爲師法遂以不朽於無窮豈區區自異於文墨耶後世著書者莫多於蕭梁父子當其盛時布於四方盈衍竹帛及其寢久寖以零落求一語之傳不可得卒與愚者均於沒世而無聞然則文章豈可恃而久長哉余自少喜爲文辭長遊四方從師交友粗有所發而才力不足又如此然吟口囁嚅老而不知止也豈不或哉雖然其志之所存亦有見於此不可廢也乃擇其可觀者得議論序記頌贊詩賦啟狀祭文若干篇古律詩若干篇錄之以自覽焉命之曰南齋集纂

渡江集序

元豐六年余以信州從事得罷歲暮入京師自九江歷至安上門凡千六百里自己亥至乙丑凡二十七日時冬春之際寒温交爭陰風怒號霰雪橫作川草

初茁堤柳始芽籃輿獨行無朋友談笑之樂郵舍孤
寓無子弟兼任之助或長沙遠水極目無人或折楊
敗壁卧見星斗其荒寒闃寂有常情不堪其憂者顧
前後左右無可告語念非寄翰墨章句之間無以散
其鬱湮而寬其寂寥也故其覽矚風物登涉山川吊
往念昔感古懷今以道遙之蕃直險易氣象之風雨
晦冥發之於詩敘而錄之得六十篇以覽觀焉是時
余四十有三年矣自始應舉以至於今六至閿下而
三出江淮道以行中間往還匆匆經耳目如晡旦相
望而歲月數遷時事屢變吾家親尊逝沒兄弟彫零

以區區羸繭之身寄食四海南踰嶺表至岱陽而
出入於江淮荆湖吳越之間年三十有六大病垂死
賴良醫以得全活明年以罪罷官此其出處險艱之
大畧也蓋二十五年之間其變故之多如此夫人之
大數百年耳方其少壯之時筋力疲於奔走精思涸
於思難其餘借有安樂饒泰爲日幾何益知世之不
足恃也飛騰潛遊以俟造化儻而眠飽而嬉庶幾不
爲達者之譏乎此皆吾詩不能悉載者故并見之以
自警云

題浮居元正師詩序

元正師東平人也少學浮屠明於經論而辨說閎敏
廣席之中論難鋒出聽者竦然已而曰是未足以盡
吾志也乃徹冊斂卷漠然靜居求諸宗之旨屆眞州
資福院久之遂監其院事資福學者常數十人前主
計者形憊心盡猶苦不給自師治事坐乎一室足迹
不歷人門戶而居人遊賈爭出所有以助之由是資
福大富下至僕隸皆衣食有餘人皆以師爲才余以
爲才之於事用智與力而後有得如師者不以言約
不以心稽而人樂爲之用此其素行足以動人非獨
才高而已也師年未四十其進於道未見其止異時

信之者將益遠非獨此邦之人也一日出陳君佐及
余所贈詩且曰吾與四方賢士大夫交固多而二君
子往來爲最密將以此詩刻于石也不可以無說余
固樂道人之善況與師相從之久而見請若此之勤
耶乃爲序之而請君佐書石庶幾如師之志云

宗伯集卷十三終

宋 孔武仲 常父 著

書

代上執政書

某竊以爲天下之事有聞之遠有見之近二者各有所長而不可易也亦善因之而已坐於一堂之上四方萬里事物之變悉陳於前此聞之遠者也公卿輔相之事也大或一州小至一邑民民足跡相接於門庭田里辯訟日陳於几案此見於近者也百官有司之事也夫遠者之任非近者所得慕也然在人上者

開闢堂皇褒徽帷障集衆近之言以爲已用則雖幽荒遐徼動靜語默之萬狀粲然如引於簟席之間量時觀變以施爲而天下能事畢矣所謂善因之者也蒸惟某官以臣賢之才佐佑人主聚會精神以致大平利澤流當年功烈超前世遂膺顧命爲社稷臣天下所望於左右者不敢近數蕭曹而直將前垮周召儒者遭時至於此可謂盛矣某庸妄無適用之才而辱在選擇付以一路積時涉歲未補毫分近復以漕兩浙宮使承其乏念有職事所當言者夫鹽筴之興其來舊矣齊桓得之以霸漢唐用之以富其爲利非

也鹽雖適用而在可有可無之間如齏之太多而責以必售民誠苦之況一郡縣之間田野山谷之民居其十九彼非食肉之家鹽不常用使之一概齎錢而受鹽月有入歲有課州縣程督不容一日之緩召呼不應其勢必加捶罰文符追責遠近紛然都保鋪甲轉相迫促雖有良守善令無所施其仁心至於男子褫其衣裳婦人鞫其首飾又有舍其屋廬相攜而遁行之三月已至於此又久而不救必有甚於今者矣且民性流移正猶隨失所喪實多所補安在議者方曰使民樂從不爲牽強又曰優以賸加以耗鹽謂

民樂從而不率强其誣罔明甚至於使民竭所有以
應期會雖有賦剩加耗誠未見其補先皇帝朗於
庶物垂察遠民自鹽議初上即有明旨俟一年增虧
而別立法此實堯舜之用心然立法雖待於明年而
新法已行於本路官吏畏惕日夕推行不敢居他路
之後是朝廷德音雖美而其實不行於民也恐非吾
君吾相之本意況今王府富實州縣藏鎰積如邱山
誠不待多取而後足用伏願推先帝之旨察遠民
之勞宴見之際特賜論奏比本路新法歲減若干萬
勑以紓民力且乞下本路使量力而處之待三年奏

上乃立新額庶幾八州之人鼓舞帝澤而相賀於田
野之間實朝廷之美政而輔相之盛事也竊惟廟堂
之上翼贊萬幾一夫不獲自任其恥顧恐遠民之情
未盡達於上而與事者又蔽而不肯言某適當職事
若繼以箝默則上負使令咎益大矣書成之日僚友
雜然止之曰無爲異論以速罪辜某獨以爲一身之
累小一路之責重與其避黜寧其獻忠是以敢一二
陳之

上省部書

竊以天下治久矣兢事與諸公謀之於朝廷之上百

官有司分職畫地而守之風俗既已同法度既已具
古之盛時何以加此執事可以無憂矣平未也天下
之故無窮民之情又益無窮虛心以求之則愈扣而
愈有此古之人所以當國家閒暇之時日相戒飭而
不敢怠也某區區遠官誠不足以望朝廷之議然在
職事所當言者亦不敢默執事留須臾之聽而幸察
之本路自今歲頒行鹽法建議者樂於速成以就遷
擢言其利而不言其害某初非其職然亦以使事奔
走屬郡所至吏民皆樂爲某言之故知其利害比他
人爲詳近以漕司缺官來承其乏守前人一切之議

幾又當泉貨難得之時今使每月受鹽立輸其直富
者猶且蔑額貧民何以堪之昔之鹽法有無相補尙
或歲終不能及額今日比戶以上皆有官鹽食用之
餘旁無所洩出於官府藏於私家舊積未散而新符
繼下追呼相踵於路鞭朴日行於庭郡督其屬官縣
責其都保轉相迫促取辦於窮乏之民至於男子鬻
其衣裳婦人解其髻珥以應公上甚則孥其妻子去
爲流民行之三月已至於此孰視不恤久將奈何國
家賦取於民可謂多矣而鹽利之入近居其半議者
亦患錢之難集又爲一法曰許以金帛準當然自行

法以來以金帛入官者千百人無一人焉則民力又
可知矣先皇帝以三虜猶狂疆土未復期數歲之
間蕩平西北故爲權法以佐大事譬猶張弓終欲弛
之聖上新纘大業述先帝之志深詔邊臣謹守疆場
務以清淨鎭民二聖相授各趨其時以安中國況今
府庫充實緡錢積如山阜朝廷未有倉卒之用何惜
捐此升合以澤一方之民額恐遠人之情未盡達於
上執事有待而後言之耳今法行未久實諸公斟酌
增損之時某適當其任愧僭倒狂愚於左右伏惟清
閒之燕一爲陳之特於本路新法歲減若干萬勑以

紓民力或且下本司量力而處之俟三年奏上乃立
新額使八州之民蒙被帝澤歌舞太平無拔山之難
有反手之易特患不爲之耳執事立朝有行道之資
日見天子有致君之地道路之言縉紳之論所望以
兼濟斯民者某言雖陋然其事則親見之事也其情
則民之情也敢盡獻之

又

某學術淺近無應變之才誤蒙朝恩奉使一道中間
承乏兩司及以職事奔走屬郡今一年矣風俗之積
習編戶之疾苦耳目所接知之爲詳其間本末閎大

其姦猝不可發而捕告所及常在細民既陷深刑又責重賞一被追督立至困窮邀功之人倚法生事官吏稍不加察往往刑及無辜國家榷酤本緣財賦之不足旁取遺利以濟公上而其弊至此必恐措置有未得宜某以爲莫若散坊場錢於民間以等第爲厚薄隨二稅輸入而罷其酒禁本路酒課在轉運提舉兩司每歲之入計若干萬以戶口較之不過家出錢若干也而終歲造酒得以自便吏卒偵捕之禍不至於其門喪祭賓客之費不待外求而足此民之利也追胥不發刑辟不用而課入如舊此官之利也使民

脫履氷之危而爲泰山之安歡欣之聲流溢道路以稱天子愛民求治之意此國之利也三者在位之所宜建明斯民之所心禱而望也且本路如潭州之安化衡州之安寧永州之東安柳州之宜章道州之寧遠酒皆在民間官不問也而歲課常足豈此數縣則可他州則不可哉天錫吾宋無疆之休主上撫懷天下專以仁厚一夫失所則爲之惻怛分遣使者冠蓋相望詢求疾苦而本部界於江嶺間民貧地薄所宜加歛咏猶在其利害得失固有不俟言而知者某之所陳似甚平易可以推行伏惟燕見之際一爲論奏因民所利而子之遠方之人孰不幸願某辜於職守不能造請門下輒布以書伏惟察可否而裁焉

代史大卿謝歐陽永叔書

某再拜某向者不自揆其無狀而以峴山之事託於左右伏蒙不拒其請賜之紀述使斯山之勝槩與叔子之遺風顯揚發揮於垂廢之際而荆州之故事復播於無窮甚盛甚盛夫天下之物美者恒難得異者

恒難見而莫甚於文章也蓋非爲之者難而工之者難也非工之者之難而可以傳於久遠之難也非傳於久遠之難而能使後世雖有作者無以過之將頹謝曖昧也誠使後人有以過之則前人之作又將頹謝曖昧而不稱於世矣自秦漢以來翰墨擅名於當時者不可勝數而其傳於今者尤少以此也幸而百千載之間一有其人而天下之事遲速先後之不同欲託重於其人而未可以必得也然則非獨文之難得而亦時之難遇執事之文暴於天下縉紳韋布之士矜而誦之者四十年於此而士大夫欲託其事於不朽者

莫不歸於門下某幸生於斯時而峴山之事適可傳於無窮此其所以渠渠而有請也跂踵延頸日夕以冀而郵置之來拜謁啟緘果受賜之辱蓋其所以慰荊人之願而增前人之光者莫甚於此矣夫山川登望之美布於四方何所蔑有而其或著或不著者蓋其輕重顯晦常係於人然則斯山之名因羊叔子而著於荊州由執事而遂重於天下也豈非其幸哉雖然豈徒如此而已也如不肖者亦獲與聞於後世此其所以爲榮而且愧也拘以官守不獲伏謝門屏而以書惶悚不宣某再拜

代人求舉書

昔者至治之世儁雄豪傑之才皆列於位而士之修片善自好於閭巷者皆得以效其所長彼豈一朝一夕之頃能自徹於朝廷之上哉蓋賢者誨不肖而使之成貴者援賤者而使之進上盡其公與愛下竭其力與忠交相推致以成治化天子無爲於上而其所以事天地懷萬民下至蟲魚草木其總理之皆有人焉蓋其所以致之者博矣是以長一鄉焉則將達一鄉之善士相一國焉則將達一國之善士推而輔天下亦若此而已矣夫然故先進者無獨立寡助之累後來者無懷寶不售之憂南山有臺之詩作而成周之治後世無以加焉用此道也恭惟某官學術議論

代上執政書

竊以天下財用必本於賦稅賦稅之法必總於簿書簿雖有司之事而升降出入民之利害係焉多寡虛實國之強弱係焉爲治者不可以不察也國家太平百年人物蕃庶主上慨然爲宗廟社稷圖萬世之計增新法度以明示民四方萬里涵泳德澤美矣盡

矣不可以有加矣而尙可議論者版籍未甚修賦稅未甚集而已某以不才奉使江東自供職以來約考諸郡二稅通負無慮百萬餘緡故外尙有二十萬累行督促而經歷歲時不足尙多雖有强明官吏殆將縮手無可奈何蓋由簿書不正走移出入之弊生而隱匿不輸者衆也某竊思之物有要事有源利有本根害有窟穴若不窮其所以然乘其中流遽而治之以此時贊一路轉輸之事俸祿甚厚未知所以副稱惟欲罄竭慮以裨山海書成之日退而思曰以某蹤跡之孤遠智識之滯狹慮有所及雖若自信何足以少補朝廷哉既又自悟曰士君子所學者治民也

宗伯集卷十四

州縣鄉村姓名之差牙等第之高下皆見於書使治縣者隱几而見一縣之盈虛理鄉者按籍而知一鄉之增損以至弊根害首欺謾隱竄指名見實隨可摘發則賦稅之入可以坐而辦也又總其大數爲旁通比較圖開列賦稅結絕多少使縣上於州州上於監司視圖閱簿博相考察不待屢行約束而官吏自知勤惰昨見諸路根究花名投佃雖蒙朝廷遣官督促然尙未有成法今若授以規矩使郡縣知是爲已職久第推行中才之人皆可循守至於詭僞之戶不一二年間鉤索改正可以詳悉而無不盡不實之名且

江東之民號爲多訟其因簿書不正稅故不明者十常八九既爲正其版籍使佃佺不容於其間則爭端解散獄訟衰止將由此也況於令式稍加潤色以簡爲詳無甚更改某不自揆度以爲不獨本路可行自可推之天下伏惟某官以夔龍之才佐佑堯舜總領百官各得其職至於理財禁民之政實係國論某幸以此時贊一路轉輸之事俸祿甚厚未知所以副稱惟欲罄竭慮以裨山海書成之日退而思曰以某蹤跡之孤遠智識之滯狹慮有所及雖若自信何足以少補朝廷哉既又自悟曰士君子所學者治民也

某少長田里民間利害實所親見今以職事奔走東南復與吏民日相親接耳剽心記益以詳熟況當吾君吾相聚精會神講修政化之日今而不言尙何俟焉乃不敢默所撰簿法式樣及某縣旁通圖一本已奏聞外謹緣獻左右如有可採伏冀主張施行狂簡之言冒瀆惶恐

論

禹貢論

九州之分曰冀曰兗曰青曰徐曰揚曰荆曰豫曰梁曰雍其間言田賦者九言篚者二言匭者二年間鉤索改正可以詳悉而無不盡不實之名且

一言貢者入其言田賦而不言貢者冀州是也冀州
者北方之衝會天下之輿宅千里之區域豈土地之
生皆無足以貢於王乎何其言之不及也蒙以謂內
外之勢異爾冀州者天子所都之地也餘八州者諸
侯所封之國也諸侯之君各以歲時奉其國之所有
以獻於王然後設之貢貢者四海之所有而圻內之
所無也故充之漆絲脩之鹽絺徐之五色土揚之瑤
琨篠簜荊之羽毛齒革豫之漆絺枲紵梁之銀鏤砮
磬雍之球琳琅玕萃四海之珍而致之天子謂之貢
焉至於冀州之地千里之內專屬於王一木材則虞
衡掌之矣一禽魚則罟人獻人掌之矣是皆其所自有之

物何貢之云哉故夫冀州不稱貢者其勢異於餘州
也試質之經乎王制嘗言縣內諸侯之法矣曰何服
者未嘗言貢也周官者所以致太平之大典也其在
行人之職曰王畿之外五百里曰甸服始貢器物其
次貢祀物以至於要服各貢其所出焉王畿之內則
太宰掌其九職九賦而已未嘗言貢也推而迹之其
亦與禹貢合乎

洪範五福論

齊勢一抗衡比肩上不能使下下不能事上上不能
制則亂下不能事則爭爭且亂天下之民何以齊一
哉是故聖人取其貴勢獨立於士民之上使天下之
民仰而望之如天地之相遠然後強者懾詐者服懾
則不敢爭服則不敢亂然後號令可以行也約束可
以施也賞可勸也刑可威也奔冕而立於廟堂之上
有司馳乘奉璽而萬里之外武夫悍將莫不聳神夷
氣弁走觀聽恐懼在後何哉勢之相遠而位之不同
也然則貴者聖人所以嚴天下之分也果不可與天
下民共也又安可列於五福以錫於民哉或者以謂

平康之世好德之士皆進於朝廷故言好德則貴可知也是不然也夫善惡存乎性窮達存乎命惟性與命有相反而不相悖也是故好德之士未可以言貴也無德之士未可以言賤也孔子困於陳蔡孟軻阨於齊梁顏淵陋巷而伯夷高卧好德之士果貴乎四凶立堯之朝三監在周之廷周之子孫苟不至於狂惑者皆剖土分域爲南面之君無德之士果賤乎然則好德不可以通於貴也決矣愚用是益知貴者聖人所以嚴天下之分天下之民不得共之所以不列於五福

漢武帝論

班固曰武帝之雄才大畧而不改文景之恭儉雖詩書所稱何以加焉余取本紀質其行事以謂武帝承文景之後兵休民樂海內富實不能躬踐法度以追二帝三代之隆而甘心四夷虛內事外徼天下之力殫生民之財其末年憬然自悔棄輪臺之地封丞相爲富民侯蓋亦晚矣其雄才大畧安在而固之言如此頗疑史臣褒揚先帝之辭而非天下之公言也然其在位數十年間天下之士爭立於其朝內則文章制度炳然可觀外則匈奴遁逃西域南粵皆爲郡縣

其錯置閎大後世之所不及豈其皆無所長而能至於是歟竊嘗論之人主之所以貴於天下者在不失其權權之大者在於賞罰賞罰誠行則天下知所畏愛矣五尺童子可使自白刃而馳三軍鎰夫悍將可使珥玉趺地而趨也賞罰不信於天下則勸沮之道不明百步之間號令不能達而戶庭之內將勤勞而不治也故賞罰者人主之所以輕重百官萬民之所以治亂也然賞之重或裂大國而封匹夫罰之重或廢大臣而誅骨月至於此則中人之情有所顧望而難行故又必有闊達之大度果敢之明斷然後賞大功而不恡誅大罪而不疑古之人有粗知此而能行之者武帝是也故大宛之役封列侯攜千夫沛以勞還師之功其於罪惡甚多皆畧而不問其能容有功者如此隆慮公主帝之弟也方其病也頒入金錢以贖其子之罪帝雖許之及主子犯法帝流涕而言曰法者先帝所造也用弟故而誣先帝法何面目入高廟乎卒使伏法其用刑不私如此余所謂闊達之大度果敢之明斷也故王師屢動而將帥無逗撓之計奸宄數發而社稷無傾危之憂威行方外利及後世卒於薦功天地廟號世宗彼亦有以致之也

及其末年聽顧霍光屬以大事光遂能戡定逆亂以安少主立孝宣以中興推其本原則武帝之功尤爲俊偉何者霍光階閥之臣耳未嘗參國議預民政也又非有公卿之薦士大夫之譽也帝親察其才擢之於近侍之中而付之以社稷之重比方周召曾不置疑而光卒能擁持大業不負垂死之託則帝之知人善任豈易及哉昔齊桓公得管夷吾於鮑叔以稱霸於一時漢武帝舉霍光而功業施乎三代則武帝之明優於齊桓遠矣凡武帝之所得焯焯如此則所謂雄才大畧者非史臣之私論乃天下之公言也嗚呼

有陳湯而不能賞有蕭望之而不能用衡諶龔懦不能退恭顯好邪不能誅而區區焉罷三服官省甘泉衛卒以爲恭儉之節效其施爲可謂無武皇之風矣是故漢室至此而亦衰焉荀子曰大節是也小節非也上君也大節非也小節是也吾無所觀其餘矣其武帝元帝之謂歟

介之推論

介之推事見於莊子史記及左氏傳其說詳畧不同總之合於傳者爲可信矣余觀其遁逃深山棄寵而不顧蓋亦奇節之士然其議論以受賞者爲非以不受賞之則彼數人者將固拒之耶是率私意而亂國法

以一人之狷潔而使夫有功者不得其報而孰肯悉力以助其上哉則是賞不可以不受也上不可以不行下不可以不受而之推翦翦焉立異於其間吾見其辭說雖煩而卒不能無得罪於君子也或曰之推之說非特區區爲晉國發蓋以矯天下之爭功教後世之不競爾其說雖過而其意卒歸於仁義子非之何深也曰夫君子之道以常爲守以中爲用守常而用中者行之可久者也異眾而違常者君子之不得已者也文公之賢如此羣臣之功如此反國而天下無異論行賞而後世無間言彼之推安所措其不得

已哉

高頻論

事君之道有三而已方其未進於朝廷於其君之賢否不可以無擇也既得志矣於其君之失不可以毋諫也諫而不從於其職不可以毋去也此君子從容出處而自首無悔之道也不能盡此三道者雖被無根之言貽不測之禍蓋我有以自速之非人也已有以宜得之非天也高頻之在隋也當擇其君而後事時務竭誠盡節其所薦引皆爲名臣致治升平頻實有力則其所長亦非常人所能及惟其知道不明自信不篤故言行雜駁不能爲純臣則夫事君者果不可以不學也

陸贄論

三代而上士之名於世者德行皆副於其言三代而

下世所共指爲豪俊魁傑之人者亦相望而出然而
能言者恆多而能行其言者恆少故失端居窮巷之
間環坐而論唐虞周孔之道慨然自信以爲死生禍
福榮足震動其心及當利害履榮辱事變之所激情
僞之所牽其能與平生之所學不相爲胡越者鮮矣
非自信不篤而知之不明故歟夫三代之後習俗日
益入於狹陋以日益狹陋之俗而臨之以自信不篤
之人此所以上下相趨日入於弊而不自知其故也
陸贄學藝閎博通於古今遭遇德宗言聽計合遂由
翰林以登宰相方其忠義之激不顧身之安危以與

天子爭是非期必得而後止茲固天下之辯士一世
之偉臣也然卒不稱賢相者豈其才之不足歟蓋其
行不能充其言耳方贄之見用感天子殊遇事有不
可極陳無隱或規其大過者贄不從曰上不負天子
下不負所學吾不知其他大哉斯言雖古君子所以
自任者不能過也然贄之所學者豈非所謂唐虞周
孔之道彼數聖人之所以發於文章化詩後世者不
徒治其外而又將修其內也夫平好惡節喜怒狥公
紅之議遂至於此亦贄之所爲有以取之也其後贄
居忠州李吉甫事之甚厚贄獨疑懼去以一吉甫而
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傳曰不念舊惡怨是用希

重乎故夫居大位者非才之難能惟器識之難有也器之不閎識之不遠雖有天下之奇才猶駕輕車馳駿馬而趨險隘之道徒足以速其傾覆耳而欲任重致遠豈不難哉此古人所以稱宰相自有體也

論華軼王恭事 此篇舊編入書後類

天下皆知善之爲善斯不善已夫善者聖人之所以使人自別於禽獸及其斃也貪者藉之以招利激者挾之以收名至於此則所謂善名者果安在哉此有道者之所以嘆也華軼不奉琅琊王命曰吾欲見天子之詔王恭舉兵向京師曰吾欲討君側之惡人雖

潰敗不旋踵而亦足以偷少頃之快叔眾阻兵者其說出於善也雖然攷其本末而挾之以義則二子者豈眞善也方懷愍之亂逆胡弄兵天子執辱元帝起於江南繼正朔之絕雪宗廟之恥雖夏之少康漢之世祖何以加焉而軼偃蹇自負獨不承令使軼之說行則是天下可以無王也安帝之世相國擅朝而姦臣用事其政可謂辱矣恭位非輔相也政非已出也一旦連檄稱兵以向天子以誅惡爲言已則不逐而責人以順使恭之說行則是諸臣可以無上也舉錯不足爲天下法而以臣抗君以外制內其首領橫裂何足悲也夫時已極而其命不可以不革民已困而其變不可以不通湯武是也末王乎湯武之分則北面以終身而已矣此理之不可易者晉雖衰未有桀紂之惡二子者動不循理以殺其身亦天下之愚夫也哉

論介子推 敬案此首與上介之推論當是一篇原編誤入書後今移此

介子推雖不言祿亦不忘祿也而文公適有王事未暇論從亡之功推之猶急乃毀其啗詘其君以爲冒義賞姦上下相蒙不食其食創迹而去故從者爲之作爲龍蛇辭以述其怨望自絕之心文公悟而求之

終不肯出推之用心亦已狹矣夫昔人以爲天不人不曰人不天不成與功建事人與有焉而推以爲二子負天之功以爲己力昔人以爲危邦不入亂邦不居以文公之賢二三子之協贊其危亂亦有間矣而推以爲難與同處以孔孟之去其國皆不欲速所以爲厚也而推以小忿一絕其君雖封而謝之卒遯以死此皆懟極怨溢而不知其言行之悖也嗟乎天下之士其始皆有欲焉而不可得乃文其言飾其迹以遂其名如推者多矣夫謂竊人之財謂之盜而竊名者庸非盜乎著論以儆焉　宗伯集卷十四終

碑

宋岳州平江縣王文正公祠堂碑

岳州平江縣故丞相王文正公所營治也舊有公祠堂歲久寖敝治平元年知縣事張仲舒遷於寶積寺以公之沒更歷四朝而民奉事如初公諱旦字子明大名莘人太平興國五年登進士第授大理評事天子加恤遠方爲親擇縣令是歲公承命以來爲政簡明百姓安之及其去老幼遮道涕泣公爲人靜默不

干時譽久之近臣薦其才乃歸朝以文章登侍從卒致位丞相秉國之政十有八年天下又安公之澤被四海而茲邑之人德公尤深宜其尸而祠之雖久而不忘也會孫古賢聞於時元祐元年奉使湖南追感其家世且見謂曰開寶中晉公出守長沙至太宗時文正爲縣湖北父子繼踵於湖湘之間小子不敏復備位於此而文正之祠不大顯宜有碑銘揭之後世顧以屬於子武仲嘗考近時名臣之迹得公之遺事之於其初至缺乃悔其何如惟何鄭明超然特立方眾人之擾擾而思慮之所不及其爭則捐其棄我拾得載名公碑以自託於不朽其又何辭乃爲之述而繼以詩曰

自昔爲相先試治民非但人事天意或然商周之師釣渭耕莘涉歷險阻知民艱難及其見用利澤加人龍之將升亦泥於蟠朋蛇侶蟄蒼智潛神雷風相趨遂濟豐年惟文正公之孝之忠之量之才之懿之庸卓大深長羣臣之宗天子仰之惟公議從元首股肱始幸一躬號稱太平三代是同大湖之濱今有公宮昔公幸是惠及纖洪肇自百里施於萬邦其遇也時其進從容勒之堅珉以告無窮

頌

蕭何收秦圖籍頌

漢有宗臣蕭氏何名當高祖伐秦實佐其行入於咸陽秦帝之京金帛財物諸將所爭而何於此時惟圖籍是收丞相御史二府之書獨發其藏而載以車至於高祖取天下而有成功雖韓彭轉鬬於外平良効策於中若夫四海形勢山川阨塞民所疾苦戶口虛實指掌可知伊何之力蓋事之所以不治者以不定之於其初至缺乃悔其何如惟何鄭明超然特立方眾人之擾擾而思慮之所不及其爭則捐其棄我拾

始之所爲若甚迂緩至其用之乃世最急迅其所以
論功第一爲保之元聲施後世慶流子孫嗚呼千載
之下誰如古人

魏相諫伐匈奴頌

稽漢之隆孝宣帝時屯士分田實在車師匈奴驚驚
侮我戍人天子赫然詔後將軍總戎其行震撲右地
矯矯弱翁厥有正議叙次五兵具三不可兵驕者滅
忿敗貪破閒者匈奴善意弗衰所得漢民輒以奉歸
不犯邊境擊之何名軍旅之後災害將生今之所患

將相無良風俗薄惡水旱流行骨肉相殺歲二百數
此非小變曾不是慮乃錄纖介報怨遠夷季孫之憂
不在顓臾天子從之罷伐匈奴覆以威德中外無事
單于稽首遣子入侍三世稱藩靡不順者邊城晏閉
牛馬布野惟是弱翁實相其成六十餘年海內太平
嗚呼弱翁知所緩急撓帝之果奪將之執爰及季末
多尚武功挾富怙強以華易朽左右倡和不異爲同
勝也滿矜否則禍殃積屍流血侵累陰陽隋以遼東

而喪其國惟時仲淹迫誦盛德云眞漢相兵器是譏
我思古人嗣爲此詩誰于興師于以告之

裴度不疑蔡人頌

唐元和中憲宗皇帝臨涖天下有盜在蔡率其犬羊
敢侮王制皇帝曰嘻遣兵討之赫赫裴公以相視事
甲不再賦克有淮西抶昔之苛以今之德推其肝膽
安撫士卒以爲牙兵使在背側駢首駴駴出入帳門
皆號凶仇孰保不姦操劒橫矛見者爲寒或說裴公
是不可信反側之心或有禍釁不可去備日與親近
公曰不然此彰義軍我領節度民則吾民亦苟不宏
我則不仁安有父母而疎其子蔡人聞之時則大喜
爻老感泣不敢有貳嗚呼裴公初議釋誅贊伐之謀
亦既有成凡畔可屠公障活之又能曠然待以不疑

其度有容其信足懷惟是新附察公意辭申光之民
定於即時惟人不厚不允于宗妻妾之訕兄弟相攻
公平不嶮一異爲同乃率是道以佐其國百姓宅心
卿士効力出將入相海內太平三十餘年身爲重輕
考其始卒莫匪至誠嗚呼晉公今久不渝有烈在碑
有迹載書我作此歌以詒薄夫

銘

信州祥符院新鐘銘

元豐五年十一月十三日祥符院大鐘成用銅三百
鈞有奇其高九尺有五寸厚四寸廣六尺有三寸主

者僧曉儒鑄者諸杭張孝基越二十三日冬至擊之其聲渾鍠震動城郭既浹旬觀者不休退則歎息作生善意於是州將虢略楊亞甫爲之銘而其屬孔武仲又銘於石以相之曰上下無疆旁暨八埏有告必聞大聲以震叩之則應不用則默既以時動亦以時息

同寮得與飲酒席中有佳寶三爲之銘曰

外叢戈胄以捍偷寇中積旨美以待君子既密其外而蔫其中久而不厭君子之風其周身之防亦可謂至而獨不克自衛豈非以其有味夫

右銘栗

有物於此周其垣牆積鐵勁然雜以丹黃試闢其闔登其室堂晶英潔白案其文章玉綴珠連百千爲房被褥懷寶誰圖積藏衣錦尚褧中庸所藏於虖美哉遊者志之

右銘安石榴

人知其淡而有味也而不知其善擇友也其友謂誰吾窯有寓言物理者曰栗橄欖相善也合食之其味似荔夫栗良果也與之處而宜非以其性相近耶

右銘橄欖

杜克明銘

不善爲國其行有迹杜公猶天陰闔陽開四時運動萬物生殖詰其主尸則不可得太宗爲王至有社稷公與文昭左右羽翼我以其決不以籌策問孰爲內王魏之直問孰爲外英衛碩碩百度張弛官司法式操其大者以道以德太平刑措後世榮澤未有實喪而問之曰道今稱誦以嗣禹稷老聃有言深不可識矢詩無窮作戒赫赫

李子堅銘

漢熄復炎後熒欲滅順桓之際統紀三絕乾蹇坤搖上下倒植惟公之才丙魏蕭曹不生自先乃此之遭又居大位以弱戡豪莫私女謁莫強宦寺太后主斷后兄梁冀更倡迭和梟磔虎視以臣立君又事最難公提肝膽獨戰其間羣凶側目掣後衝前而公不回益秉仁義桓桓爲仁烈烈爲氣危言鯁論如處平地屢擠得出乃不息犯萬歲之聲以驚投撼屹然奇表終陞一劍賢者死生係國存亡猶人有氣正伏邪強四體僵仆內察肺腸自公之效漢亦隨絀高光之業當塗所奪彼爲不善身毀名閟惟公赫赫如日經天史載其光德行有篇詩以嗣之于千萬年

謝安銘

司馬渡江謝氏以昌猗歟文靖又族之良度量閎遠性識聰明不振不迫從容以成眾方炭炭視若無事謂如弗思疎密有意內姦不作外侮以消志清中土而夢爲妖太常其次司空其子混奕玄朗于光有煒扶持左右與國初終既絕復續以昔之功沒數百年其能曷紹銘以申之惟後之詔

贊

四皓贊

漢承秦之暴天下之士雖不若周之貴然先王之澤尚未純息處士逸民或有自守一志爲人所不能者以高帝之雄才大略駕御四海凡一時之豪傑多甘其侮慢而四皓獨能望之以禮帝所不能得其後乃私從太子遊其所進對皆面折廷爭逆耳之詞父子之間人所難言而大臣屢攻而不可破者而四人者處之不疑高帝亦不以爲嫌但爲之驚顧而悲歌卒使謀夫之盡得行天下之計遂定此其上下之際何至此也其遺風餘俗至於東京而風節益高嗟乎後世去聖人滋遠俗薄士偷不知自重而天子之威益

餘威稱制而御宇內乃能爲匹夫詘身神色無忤非好善而忘其勢者歟可謂恭儉之主矣

說

螟說

熙甯甲寅秋七月予將還江南繫舟於長蘆之川登高而望見羣飛而至者若煙若瀾若大軍之塵自西而東前後十餘里相屬不絕野夫奔走相告曰蝗至矣予曰蝗之來如何曰食我之田蝕我之桑使我終歲無禾無糧余曰噫乎害無酷於此者矣野夫啞然笑曰此非吾所謂害也夫螟蜂之屬隨陽而動得雨

而止幸而歲豐時和則其類減焉雖甚可畏惡而其爲禍猶有間也以吾觀之今天下未嘗有無蝗之歲四方未嘗有無蝗之國也民之於利勤矣嘗其貲以良種市牛暴肩背病于足以趨田事及歲且成則老幼相與計曰是將穫之以償官之逋負也又曰是非吾有自祖及孫歲被其患而無有休期自燕至粤其病一也然則其爲蝗也大矣今歲之蝗不過遮種於一方而每歲之蝗流毒於天下豈彼未之知耶不然宰相可以請有司可以勉爭矣何其無聞耶是因序

其說

同氏畫說

江州景德寺之畫壁有二石相倚卟乎叢草之間其上則枯木槎牙老竹森蔚而山鵲立其沙竦背俯頸若將飛去者大抵爲窮冬苦寒天高霜烈物性凝定無施華動盪之意客語余曰此同氏之畫也昔有同時之健也齒豁舌枯食噎飲泓而不忍觀人之飽也暗者貌寢而明目常匿於寺之廡下喜飲酒而不能言有所欲必以書自達俄告人曰爲汝畫此壁可乎則許諾初若不經意卷紙濡墨立語間而畫已就自與世已隔矣而人之所以靳壽者何也而心志又最其大苦者矣夫人之生得意常少而不得意常多喜樂常少而憂患常多凡外物之所以沮奪精神戕賊

遊乎人間名聲甚顯後乃自匿所至稱同氏爲此畫者卽洞賓也於是設檻於外以環之今二十年矣

思慮者坌起而毛集方其有所不得也雖少壯之時顧視之頃焦然有不願處世意況夫已老易悲不堪摧折之年而其所憂者或疾病或死其爲哀戚愈多而事之觸其胸中者益紛紜而無所窮繫而役之不使之休夫豈不大苦矣哉而人之斬壽者何也且蜉蝣以一日爲壽人以百歲爲壽龜鶴以千歲爲壽莊子所謂冥靈大椿道家所謂神仙者又以萬歲爲壽長不爲喜短不爲惡多不爲厚少不爲薄彼各有所受而不可以相跂而昧者必曰我欲久生於是談黃帝而慕彭祖紲妻子屏滋味至於挽腸蹙胃以出納到

垂反接以運動甚者屑金石而飯之毒之以至於肌裂火出之人也其心不樂其形不舒常若坐囹圄被桎梏而又終無所得而死矣而人之所以斬壽若何而可曰不喜壽不惡夭修吾之仁義入以事其親而畜其家出以欽上愛下而不爲病招不爲禍媒口不擇味而甘也體不擇服而煥也投足爲安放意爲樂承四時之正順萬物之宜優焉游焉以待期焉吾所謂壽之說如此夫其心之適與其身之安相終始如是亦足矣而人之所以斬壽者惑也

雞說

都人畜一魯雞一蜀雞魯雞之所以爲雄也桀然而大絕有力而奮行有威視有光其鬬之端若比刃距去地三寸然不常鬬也裁幘一眄則其羣駭而走所好者得啄其不好者不得啄甚則怒主人之孩有搏意主人曰嘻是又可乎哉乃立柵而囿之禁其出三月蜀雞乃霸其曹雖其才不若魯雞儒然視一時之游無有與之匹者以素不爲眾所嚴故屢鬬以出威張半翼衡足而舊則莫不辟易以避其鋒於是稍稍侵魯雞之配而擇其所好者矣方其礪喙而治其衣引吭而長號循庭除縠縠而呼自其意氣之盛以觀

之雖鸞鳳鴻鵠不我若也則於魯雞亦何有哉然以小而淩大也以寡而輿眾也向之弱而今之強也主人浸不平之乃破柵出魯雞使快意焉彼其氣剛而力壯閉之久而恚之深也乃擒蜀雞而臨其頰眇其目血揮數步毛散如雨蜀雞懦不敢食七日而死主人惜之以享客客曰物之報復如是所謂不量力者故殺其身然主人之心亦幾於童戲矣哉

氷說

有物於此出於大澤因於積水虎豹交於林事乃大起其肇甚微久則有成浩浩滔河叱車以行驊騮蹙敗

跣足者傷老狐倚耳進退甚詳入此室處出享先王
趣時之乏要利朱明萬口阻吞變化炎涼鄙夫不識
敢請元冥元冥曰是非似玉者耶方圓廣狹惟其所
受者耶白黑蒼黃有定質者耶利於西北而不利於
東南者耶雨水爲異而履霜所戒者耶觸之則散孰
謂之堅滑不可操其流涓涓畏白日光況炙與燔覩
鴻之來其族無存如邱如陵而不永年其名曰氷然
吾知氷之理而不明其所始反以累夫子曰吾試言
矣此蓋氣之所爲也大爲天地細爲萬物爲黃金丹
砂夜光之璧爲崔巍之山凌雲之材麒麟象犀猛獸

長蛇莫非氣也而惟氷也其質本柔而又感於積陰
之氣以徵一時而有此形此其所以不能長久也吾
聞之立本者不可以不剛則不可以立大事也
其謂是哉作氷記

靜說

天下之事生乎毫芒成乎無畔岸一言不足以盡然
總其大要則動與靜而已二者相爲用如舟楫之於
濟弓矢之於射所趣雖殊而未嘗相忘也雖然靜者
湛然於內無所終窮動者紛紜於外有時而弊則是
靜者爲貴而動者爲賤也萬物之變轂擊波湧而至
於前也則動以應之俄頃之間所動而應者已爲陳
迹復散而歸於靜則是靜者爲主動者爲客也故動
之與靜其勢雖若相須而非所以爲尊卑之敵也然
則今有人坐於空室塞耳障目欲使眡聽不接於外
可以爲靜乎曰是謂禦物而不受物必
聚而攻之爲我者寡爲物者衆以衆攻寡寡者必破
衆者必入矣安得爲靜乎哉然則平旦正衣冠坐於
堂上對其私昵嚴若君父秋毫之慮生於胸中則齋
戒以却之可以謂之靜乎曰是謂持內而不縱夫不
修其本而強有所持則見持者必憒憒而不樂不樂

之積其勢將發如洪波汩淚躍於井竇之中橫潰逆
泄其傷必多又烏得爲靜乎哉故夫欲爲靜者未始
能保其靜也古之聖人有以忘乎外而非禦之也有
以息乎內而非持之也今人有寶鏡匣而藏之方其
在匣則於物未嘗接也及張之於戶牖之間則百物
之形影妍醜大細爭入於中鏡之應物可謂煩矣而
其寂然不動與在匣中無以異也能使其心與此同
則可以言靜矣是道也非一朝一夕之力可以入也
必取諸其源必索諸其根浩乎與天地俱窅乎與鬼
神並積之久矣深矣則處天下之盛德吾不憂具天

下之大業吾不疑貧如富賤如貴毀不能折譽不能
懈窈乎冥乎其中有眞而不可名乎此所以不憂也
治亂之理出處之度隱之爲情僞形之爲吉凶在乎
外者日夜相勝而在我者豈有他哉舉此以加諸彼
而已故默而識之語而曲當此所以爲不疑也履天
下之位而不憂應天下之故而不疑然則何適而非
靜也哉動而不害其爲止也語而不失其爲默也宵
與晦食以聽天下而其所以爲恬淡者常在也帶甲
嬰胄轉戰千里而其所以爲悄漠者常在也若此者
茹藜蓬而不慍享玉食而不驕汙俗不能遷濁世不
能亂其生也宵澗流澤於天下其死也精與日月而
長存天下之能事盡矣非黃帝堯舜何以至於此哉

說醫

潯陽有二人焉皆以醫爲業其一人嗜求之於書凡
仙聖之經上古之論貫穿反覆出入毫杪終日而叩
之不窮及其用藥中者十之三失者十之七又有一
人焉其家未嘗有書也特以意測之凡千乘之主草
於內其衛亂於外切脈處藥動失其序而欲使之觀
兼之士有疾者必往焉察聲氣診手脈退而誌其吉
凶安危之狀以求疾之說及其用藥亦中者十之三
六氣之變動察九藏之盈虛是猶使聾者聽聲者視
失者十之七一日偕造余而問曰醫之道如何余揖
也求其愈疾豈不難哉吾欲子秉要持一條蕩心志

忘利害却非譽湛然平虛以我爲人行之十年衛與
神會意與天通可使死者生殀者壽三人相踵甚愕
再拜而退毀書焚筆醫不二價暮年藝益工效其效
倍於昔時江淮之人爭馳幣而邀之其室大富

說琴贈元志

古者自天子至於士其講習禮樂無不在其間自少
壯至於白首琴未嘗去側蓋天地之聲藏於寂默而
不可以言諭有志者作焉析桐比絲諧協律呂以擬
陰陽之妙用使聽之者喜怒哀樂皆有以自復於中
和日引月長卒成其德此先王之化所以幾於神而

成不言之妙也自雅頌廢而鄭衛夷胡之樂並作於
中國聽音者溺亂於新奇古樂既斥而不用所謂琴
者獨處士逸人取爲嬉好故其寓意多在於山高水
深風月寂寥之閒古之爲琴者未必然也越僧元志
居眞州之資福院少學琴於其師義海盡得其法余
暇日造焉爲余鼓越溪履霜二操坐者相與肅然斂
容而聽之余評之曰此非三代之中聲也夫中聲者
使人超之而忘勞故其道可以久元志之琴方務爲
凌切苦淡聽者如在於深山長谷之中寂然不與世
接其能久而不厭哉然余猶喜其趣尚高遠出於塵

垢之外也夫君子之學惡其多暇日而欲其無倦息
也故有投壺博奕之屬以休其心不使隨事而生厭
中今元志之琴雖未能全乎先王之樂比詣投壺博
奕不有間乎余於是欲學之而求其可以日相與處
而數往來者惟元志也乃爲說以贈之

跋尾

六祖堂題銘跋尾　堂在興國浴堂

六祖之道行於南方言佛法者必繇之而中州之人
篤於戒律神宗皇帝召諸老都下舉揚祖風啓是禪
宗之學度盛又數年而浴室畫像爲諸公所表頗衆
觀瞻者莫不生敬信道之悔明固白有時乎文公豈
其蔽障樂與人共見之其亦進於此者歟

黃師是象所藏書跋尾

周越書

越書近世不甚貴重然於衆人中猶矻矻有立庸可
輕哉

蘇子美書

崇文北軒有子美書數行在壁又見所傳詩軸遺墨
如新而斯人之沒久矣爲之慨嘆

蔡君謨書

君讀書人多有之而簡尺尤佳蓋初不用意神完力
餘故可喜也

李建中書

近世學書者浸少如西臺筆法尤不易得聞其爲人
清直之士也

錢忠懿王書

宋興七世而國初僭僞之王家無聞者獨忠懿之子
孫世顯於朝廷尤其仁民忠國之效觀其遺書又知
中朝待之有禮如此

君子泉銘跋尾

余嘗客齊安登赤壁以望洞庭青山長江一目千里
東南之壯觀盡於此矣又登東坡上西山而遂臣遒
士之迹幾無所遺焉獨斯泉未之見也物固有藏於
窮僻不使人知者歟微銘也遂不聞之矣況可得而
見乎

永壽縣太君告詞跋尾

永壽縣太君告詞跋尾

事親之日短事君之日永觀慎思之所以請命於朝
廷先帝之所以錫命於長壽爲人子者可以警矣

蘇子瞻爲王絳京命字曰齊老其叔父台壽屬
余跋尾

昔懿氏爲陳敬仲占曰是謂鳳凰于飛和鳴鏘鏘有
媯之後將育於姜五世其昌並於正卿八世之後莫
之與京彼以數世難知之事決於區區之卜筮其積
德如何也未若以人事占之章簡公孝弟廉潔宗族
仰其祿者常數十人持心確然始終如一君子是以
知其必有後也齊卿之報將於是乎在

劉氏家傳跋尾

元豐八年冬某以職事見河南劉公於長沙得與讀
家傳自北齊至於本朝十更國姓而劉氏衣冠不絕
忠臣義士文學之老世有其人公兄伯壽年逾七十

精明如少壯時爵列三品而身遊方外公以行學政
事見器人主躋方面募年政成且乘驛歸奏兄弟進
退雖不同皆爲士大夫所推仰又一時之盛也嘗觀
春秋之世區區晉楚分國一隅下至宋魯鄭地不過
百里其卿大夫之貴且富往往與其國盛衰相上下
今劉氏積德如此子孫賢才衣冠世襲之盛其將與
宋無窮乎十二月十三日孔某題

宗伯集卷十五終

雜著

碧湘湖錄

長沙有碧湘湖者自馬氏始也僧惠嚴吳人自杭州來依馬武穆王武穆重之一日思歸武穆曰公憶西湖耶乃爲置寺湖西而闢湖於寺外旁引羣山下通湘水其後惠嚴卒於寺至今堂中有真身存焉馬氏乘唐之亂竊有一方恃其兵力北闚高氏南盜嶺表遂爲强國武穆始稱王卒傳于希聲希聲卒弟希範立希範卒弟希廣立而湖南亂矣希範最爲奢侈事土木作會春園與諸佛廟增賦於民上下彫困是時牙將丁思勤力諫不從遂自殺其無道如此獨武穆守節儉號爲長者待士有禮然絶山障水以奉一浮屠亦過甚矣其父子之所爲豈相遠哉然至今爲湖西之異觀余至眞身寺遂游湘上愁喬木之陰觀魚鳥之樂日暮忘歸感馬氏之興廢而慨然於懷也因錄其本末云

記言

孔氏子居澧陽城中怠於應接乃以二丁夫肩輿上田家坡慮寶嚴精舍而至於龍泉之源秋陽雖卑西風已厲松竹之間索索然頹簷敗砌脫葉相觸新雨過泉水潺潺稻之未刈者偃於畝上清在泉間子息而休息而作扶藜杖曳芒履登躡高原路微如線隨佶曲而往顧瞻雨鐘廻望廬阜風景蕭瑟心曠爽而體逍遥若有忘世遺俗栖身山谷之意而未決者也乃以杖擊梧桐之枝而歌曰松風之颼颼兮可以散吾之憂兮泉聲之濺濺兮可以蕩吾之煩兮驅馳四方今有年兮追世奉俗禮節繁兮不如此居仰聽風俯聽泉兮又歌曰登彼高邱顧瞻山川兮草茂土曠人舒閒兮場圃陰陰時果繁兮溢城之東吾故園兮捨之不得已歸亦適然兮方其歌也氣正色怡聲如鳳凰繞乎叢谷之間聞乎數里之外有一老叟麤眉皓首出乎林間而揖余曰艱苦余不與世接久矣以子之容似有道者故來與子言將以質子之志焉抑子有帷幄沉深之慮乎曰無有邊陲金革之憂乎曰無子之名不挂於士師之籍乎曰我無罪于之勳不銘於司常之旂乎曰我無功入不肩隨公卿出不身先士卒子之責輕矣內有厭俗之意外有無責之身知山林樂如此徘徊而不即者吾不知其說也曰叟

論甚善吾將與婦計之次與吾兒計之叟啞然笑曰已矣子之詐也昔列子居鄭貌有飢色國相遺之粟而不受其妻拊心曰妾聞爲有道者之妻子皆得逸樂今有飢色君過而遺先生食不受豈非命耶列子不聽也善處身者蓋如此豈決策於兒女輩哉曰吾之道未及列千而欲當其任耶是猶以六尺童子負千鈞之重絕有折脛而途不加進豈若量力而爲之逸哉且衣不蔽體廉士蹙眉食不充腸勇夫沮氣以此治人旬日猶所難合況與之終身處者乎子休矣訖將從子遊姑少俟我叟默而喜顧而嘆踰嶺而去不知其名氏

記鼠

夜半燭滅雜書牖前怠而即寢若寐而窗壁之旁几案之上有物往來於其間初以爲鬼徐傾耳而察之有聲切切焉蓋有欲而不顯者也曰不足畏也已此非穴吾之宇以捿其羣者耶就吾之燼以肥其軀者耶隨身而竊衣其態可憎者耶銳尾而銛喙其相不良者耶悉悉率率喜微行者耶侮人而善走不可逐者耶磬香所在衆晁必齧也豈非以其老見畏歟一日有貓越藩而攘雞雛者厨兵得而快意焉爇其足而倒懸之掠數百又瘡之

以湯火涎血交下不勝苦而死余始不知也既而人
告其死之狀又問之知其鄰僧之猫也余嘆息久之
夫物之生莫不有死有不幸者爲可傷也已爲詞弔
之曰汝類則多汝托則安臥毳食鮮於十九年謂汝
既老齒不敢慢何不自重而作不善乃以盜竊死於
鞭扑揚湯之苦炮烙之毒詬厨兵亦大不仁不原
汝心騁其怒嗔汝無他才其職在捕動則赴之何擇
雞鼠況其取微不足不完乃以耄昏而塞雖寃生汝
之牖死吾不知作爲此詩以載吾悲猫死之三日有

貍終夜薄乎雞栖羣雞皆驚方兵之殺此猫也曰向
亡雞七枚矣必皆此猫也不然爾寢一雛亦未至於
死既而知七雞之亡未必皆此猫故雖兵亦恨焉

記舍中櫻桃

吾居二月九日櫻桃始華又三日而開者半又三日
盛極矣蜂蝶之所採拾烏鳥之所驚觸則十已失其
三四晨風之所凌撼晝日之所薰襲則十已傷其七
八旬日之閒存者幾何不復足觀也余嘗酌酒於下
席清陰而擧芳條脫英集乎衣袂其餘投於荒叢淺

草之閒密若荊榛爲賦詩曰一宮容易住京華手植
名桃見著花不惜金樽償美景去年今日在天涯蓋
言住時之可喜而人事之難合也及其衰也乃爲惻
然悲之春物莫不然而此花最先開故特可惜也雖
然猶有待焉三月之暮衆芳零落而丹實的礫出乎
綠葉之間尤若可愛則其點綴吾居之寂寞者他花
未有若此之久也乃書以俟亦以記吾居之所有而
詳於時節之變也

揚州芍藥譜并序

揚州芍藥名於天下非特以多爲夸也其敷腴盛大
而纖麗巧密皆他州之所不及至於名品相壓爭妍
鬬奇故者未厭而新者已盛州人相與驚異交口稱

說傳於四方名益以遠價益以重輿洛陽牡丹俱貴
於時四方之人賫攜金幣來市種以歸者多矣吾見
其一歲而小變三歲而大變卒與常花無異由此芍
藥之美益專於揚州矣負郭多曠土種花之家園舍
相望最盛於朱氏丁氏袁氏徐氏高氏張氏餘不可
勝紀畦分畝列多者至數萬根自三月初旬始開浹
旬而甚盛遊觀者相屬於路幕帶相望至歌相聞又
浹旬而衰矣大抵相者先開佳者後發高至尺餘廣
至盈寸其色以黃爲最貴所謂緋紅千葉乃其中下
者小人負擔以賣至於棄擲遺落不甚愛惜鄭詩引

芍藥以明土風說者曰香草也司馬長卿子虛賦曰芍藥之和具而後奏之說者曰芍藥根主和五藏又辟毒氣也謝宣城直中書省詩曰紅藥當階翻說者曰草色紅者也其義皆與今所謂芍藥者合但未有專言揚州者唐之詩人最以模寫風物自喜如盧仝張祜之徒皆居揚之日久亦未有一語及之是花品未有若今日之盛也余官於揚學講習之暇嘗載而之六氏之園與凡佛宮道舍有佳花處頗涉覩矣懼其久而遺忘也聞之州人得其粗又屬秀才滿君方中丁君時中各集所聞得其詳蓋可紀者三十有三種世之有力者或能邀致善工列之圖畫可揭而遊四方然未若書之可傳於眾也乃具列其名從而釋之

御衣黃　千葉而淺黃其香正如蓮花比他花色最殊絕凡衣冠樓子鬢鞍皆言其所似也

青苗黃樓子　葉小大開出千餘層或謂之千層閣其苗青故云爾苗紫苗微赤苗微此

尹家二色黃樓子　與黃樓子不異而開有微紅初出于尹氏故名

綠州紫苗樓子　初開時淺紅經數日乃黃乃謂之紅玉樓子

圓黃　千葉而圓黃

硃石黃　千葉而硃黃

鮑家黃　千葉而黃大抵與紅旋心相似亦謂之黃旋又晚開

石壕黃　一叢之間單葉千葉往往兼有

壽州青苗黃樓子　與諸樓子相類而花差小

黃絲頭　其葉淺黃大葉中叢生細葉如絲也

道士黃　千葉而黃最先開

白纈子　花有結纈而其外深紅經日則白纈之外皆變爲白也

金線冠子　千葉淺紅間有細葉如金線

金蕊腰紅　葉中有暈橫金帶然

汚池紅　千葉肉紅

紅纈子　千葉淺紅而葉有深紅

胡家纈　千葉肉紅而有纈文

玉樓子　千葉而白上下葉中又出細葉數層

玉逍遙　千葉而白葉厚如仙符也

紅樓子　千葉粉紅

赤苗旋心　千葉深肉紅

青苗旋心　千葉肉紅花葉成旋

二色紅　千葉淺紅而深紅

楊家花　千葉粉紅

茅山紫樓子　與諸樓子相似而色紫

茅山冠子　千葉而淺紅尤忌見日自開至謝常以幕覆則色不爛

柳鋪冠子　千葉粉紅如柳葉疊成冠子

軟條冠子 下葉肉紅
當州冠子 此花揚州素有之
多葉鞍子 多葉粉紅其端或成雙頭則謂之雙頭芍藥子 其色紫紅下有大葉其上細葉環抱故謂之多葉鞍子
鬱子 而黃葉雜出於其間其香特甚
紅絲頭
雜多葉

書後

書謝懸後

余讀屈原離騷以下二十五篇壯其文辭哀其耿介而憐其志之不廣也夫君臣之際去與就而已耳方

其得志也從容廟堂非懷寵也及其不合也引身而遊之非忘君也孟子仕於齊不遇而去三宿而後出晝不過而去所以爲義三宿而後出晝所以爲仁仁義施於其君而身安名榮後世誦以爲法君子之事畢矣若是則屈原憔悴沅湘懷沙而死豈不誤哉或曰屈原楚之同姓臣也故不忍去其國外則不忍去其國內則其若惡之舍死何以哉是不然夫諫而不可去者惟父子之間耳臣之事君進退以義雖同姓猶異姓也故紂無道微子抱祭器而歸周彼微子者紂之庶兄也及其不可與處則去之無疑況原之於

楚懷王其屬也疎而曰不可去乎原没之後百有餘年賈誼爲文以弔之其後誼事梁王梁王之薨誼自傷爲傅無狀哭泣而死誼知屈原不必湛其身而不自知其哭泣之過也則誼之爲人亦原之徒歟以二子之才智而其死皆不合乎道者學不考乎聖人也學苟不考乎聖人雖死猶不足以逃其責故聖人者萬世之標準也

書杜子美哀江頭後

昔唐文宗嘗讀杜甫詩至江頭宮殿鎖千門細柳新蒲爲誰綠於是曲江四面爲行宮臺殿以壯之其篤信子美詩至於如此余嘗評之自晉宋以來詩人氣質萎敝而風雅幾絕至唐之諸公磨洗光耀與時爭出凡百餘年而後子美傑然自振於開元天寶之間旣而中原用兵更涉患難身愈困苦而其詩益工大抵哀元元之窮憤盜賊之橫褒善貶惡尊君卑臣不啻不騰閣與經會蓋亦騷人之倫而風雅之亞也自甫之沒其詩益重故能感悟文宗而使之有所更新然其施爲改易不見之於政事惟嬉遊是廣臺榭是增是豈子美之意哉吾於是見子美之窮已死而猶不過也余固喜詩願以子美爲師者又嘗誦其哀江

頭之作故感而書其後焉亦以見觀詩如文宗者不
爲知子美也以上二首舊
編在雜著內

書晉語後

國無強弱善處之則無事矣以區區之鄭居晉楚之
間數十世而安秦并六國南面稱帝二世而亡其所
以處之者異也部陵之事晉勝楚則強避楚則弱然
弱則安強則危則是弱者晉之福也故范文子不欲
戰以處弱爲功也諸大夫不忍悻悻之念以決勝於
楚則是快一日之欲以遺禍於晉也此與飢者食堇
何異今夫七尺之夫不知禮義忠信之節置之安逸

之地則思亂然則平易無難者君子所宜慮也漢武
承文景富庶之後而匈奴大寇之禍被於中國唐大
宗之時四夷賓服而辱於高麗之師開元天寶之間
萬里安枕而祿山之禍發然後知內無樂歲外多強
敵未必非社稷之福也

書儒林傳後

由而有所至者道也使道出於一則名不必立名之
所立者爲道之散也故有聖人而後有諸子同乎聖
人而異乎諸子者謂之儒儒非特治筆墨守章句也
蓋不稽古不足以誠身不誠身不足以治人故稽古

將以誠身誠身足以治人本末相權以有立於天下
此先王所以命儒之意也三者有不具焉則六經之
之病而非先王所以命儒之意也故其理則六經之
所明言其事則百姓之所日用居閭門而所學者從
政在畎畝而所志者事君則儒術之所加者博矣豈
獨善身而外天下國家乎昔虞舜垂衣南面環而相
之者十有六人上至日星下訖禽魚無所不治蓋其
間有聖人焉有賢人焉聖賢所得於道者大小不同
而命之曰儒則一也有公焉有卿大夫焉公卿大夫
所立於位者上下不同而其使儒者爲之則一也下

至三代之間史氏之所書詩人之所賦入則當國出
則總兵功烈聲名充滿乎天地其迹雖不同而使儒
者爲之則均也孔氏以四科進門弟子曰德行曰言
語曰政事曰文學其曰雖不同而其爲儒者之事則
類也豈滯於一偏而天下之故有所不通乎夫子路
之治蒲孔子稱善者三焉則儒者之臨民見矣子貢
使乎五國散天下之兵霽諸侯之怒而宗廟與享其
安則儒者之使四方見矣夾谷之會司寇麾兵以誅
萊人齊侯畏義魯疆以闢則儒者之治戎見矣惜乎
天未欲治天下七十子之徒在位者少使唐虞成周

之功不復振於當世此時之不幸而非才之罪也自茲以來漢唐爲盛考其政事之善策謀之良出於儒者爲多則儒術之教可謂著於近世矣間有誦先王之書而不知其所以爲書者至於行義失中設施悖理彼皆梓匠輪輿之拙工天閑國慶之駑馬也曷足以爲才者累哉荀卿嘗論子張子夏氏之賤儒班固亦以謂匡衡張禹之徒獨能衣冠道藉無益於國若此類亦常不絕於世而上之人或不察往往不計賢不肖遂并其術而非之是猶責醫之不能而并扁鵲倉公棄之也閻莫甚焉故商鞅謂禮樂詩書爲蠹官之書史記自申公至褚大西京自丁寬至劉歆東京自劉昆至蔡玄凡顯門治經以師弟子相授者謂之儒林傳舍是雖一時之豪傑義動人主功施當世者不復以儒命焉夫三子之文章善矣至其分傳而名之蓋出其新意以品裁人物之高下而其說如此是亦作述之大弊也若此者蓋亦有由矣彼其圓冠博帶坐而絃歌者以爲儒之法度盡於此不知夫堯舜三代之命儒不若此而止也是狃於末世之見聞以爲儒者泊筆墨守章句而不知先王以此治天下也豈不悖哉使後世之人學古者則減裂於世務論今者則鹵莽於經術至有迭爲楚越忿起而相攻而莫自知其所守亦著書者告之不明之過也然則如之何而可曰史之爲書因前人之是非而無加損於其間故命之曰實錄就其實而稽焉則儒墨見矣名之未正則如勿名然則三子之說如前所陳者祇足以爲書之贅也

書谷永傳後

立乎人之朝廷而上得於其君次得於其臣言無所違行無所忤如是者於身則安於家則厚於爵祿則顯於勢權則重是人情之所同樂也立乎人之朝廷而上不得於其君次不得於其相言有違於眾行有忤於時如是則罪戾及之矣身豈得安乎宗族罹患家其得厚乎竄逐逼之矣欲爵祿之顯不可得也柄任去之矣欲勢權之重不可得也是人情之所同不樂也趨其所樂去其所不樂者天下常十九也此持祿養交之臣所以常多於世也如是則忠言安得聞於上正議安得勝於朝求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不可得也君子之道消矣小人之道長矣求國家之長

久社稷之無患不可得也嗚呼庸人之智非不知此也而常喜趨其所同樂則利欲之心勝故也余觀谷永之所爲其所謂利欲之心勝者歟永之在漢也身雖爲君之臣而實主王氏前後所上積千百言攻主上之過不惜痛切誠然至於王氏之夫未嘗不爲之以爲貴此二者皆人主之所甚難誠能暮月於其間固已善矣而守之終以深入也王氏之所欲發者片言隻詞及之猶恐其不欲發者片言隻詞及之猶恐其或傷也於是王鳳果說之待之之厚信之之篤漢之諸臣莫及也則其身固安其家固厚其爵祿不得國者相望而其能操天下之至難者何其少也漢之

孝文唐之太宗皆有道之君曠世而後一遇之者也然馮唐論事許切而孝文怒入禁中張蘊古罪不至誅而太宗置之大辟然則操天下之至難而不奪於喜怒愛憎者果誰歟以余考之晉武帝之德可謂過人遠矣史稱帝宇量宏厚造次必於仁恕容納讜正未嘗失色於人質其行事則史之所論皆實錄非虛言也故納劉毅之戇諫獎皇甫陶之爭言用仇讎之子而不疑釋妖謗之人而不問其仁恕寬大之意發於宴語形於詔書聞其風者百世之下猶爲之竦動況在其朝廷者乎故由相國升帝位而天下不驚舉相蓋成風而浮沉俛仰阿世取容者可悉道哉永儒者頗以文章政事稱於當世而其所爲如此鄉原之傑壬人之雄故畧論之云

書晉武帝紀後

有天下之美德者能服天下之心晉武帝是也夫人主不患無高天下之勢惟有而不恃之以爲貴不患無懾天下之威惟斂而不黷之以爲貴此二者皆人主之所甚難誠能暮月於其間固已善矣而守之終身又天下之至難也已自漢以來欲治之主起於中國者相望而其能操天下之至難者何其少也漢之

偏師平東南而吳人不怨及其後世天下已亂國勢已分而宗廟血食猶百餘年而後已豈非積德之餘慶有以致之哉蓋有猜忌讒臣者如隋煬帝是也彼其初皆自謂天下莫我若也而詿誤國家至於不可振起由此較之則武帝之德豈不盛哉惜其溺情宴安親用后黨而習之衰亦自此始然其所守可以爲後來取法者不可以無述也故著論云

書唐憲宗紀後

運萬物制天下者莫如才所以駕御道德而馳之者也才大則視天下之廣如徒視萬事之衆如寡取之

愈有而施之不窮如孟賁擊嬰兒養由基射蓼尺見其有餘矣不見其不足也故不欲爲天下之英才顧得於自然者亦有多少所有既少故其施之於事而其力易竭拔易窮拔窮力竭矣則其長不足以自濟而其短見焉此無宅才小故也唐有天下也更十八帝而其間號爲賢明者太宗元宗憲宗元宗宣宗肅宗元宗始治終亂豈宗無宅大畧皆不足深議而其尤卓越者太宗其次憲宗憲宗之功德不及太宗天下所共知而於其用人之際尤見其才之不足也當隋之末盜賊聯結滿天下於是豪俊並起而分王之太宗躬親行陣之間四面攻取不數年天下爲一而南面稱孤矣今日平賊而明日與文學之士論六經矣李勣尉遲敬德之屬從容宿衛而房杜王魏之徒用事矣當是時近臣亦有以刑罰機權之說干大宗者終絀其謀而獨任德以化民行之未幾何時而天下富庶刑罰幾不用矣其政日就於寬大其德日趨於高明此非發於偶然蓋其胸中所素有也憲宗亦以雄武之才承久衰積廢之後用兵遲將誅鋤不義而河南河北以次蕩平自天寶以來征伐之功未之有也然較太宗之功業未及其三四方是時雖有強大藩

臣擅兵於外而京師之富蓋亦不減於太宗之時其於財用宜不甚急而皇甫鎛以聚斂之功不旋踵而登宰相以裴度之忠上疏三論其不可終不見聽而尋亦敗逐余竊度憲宗何私於鎛如此不過曰方用兵平寇之時非鎛不能集事其功甚大不可忘也嗚呼以天下之大朝廷之尊因民之財而取之何人不能而獨眷眷於鎛此無他其才不足故以小爲大以易爲難至於親暱小人褻黷大體而不自知汙辱廊廟放棄熟賢而不自悟也大宗之優游如彼憲宗之卑逼如此是則較其才之小大粲然可見矣他未足

論也余感其事而書之庶乎有國家者觀于余言而亦有警也

書裴度傳後

大丈夫之處世其進退果能必得其志哉方其遭遇明主垂紳廟堂斟酌國命四方萬里莫不聳勤奔走而服從之及開陳一開主志移易而讒邪之人搪撼其後雖勳被社稷澤流生民其零丁孤蹇與拘係之囚無以異此英豪之士所以慷慨而深嘆也晉公起於書生以文章中第數秦之間致位通顯會憲宗有意平淮西之志遂登宰相公亦以討賊自任一舉而

擒吳元濟再舉而戮李師道四方跋扈之臣喪志失氣遂使承宗獻地韓弘入朝方此時也公蓋自謂得志於天下矣既而寤宗驕於屢勝信任不終而昇鑄以財利進自此公迍邅跋躓所向不伸至於用兵河北而元稹沮格於禁中入朝論事而逢吉沮言於都下以至疏奏屢上請誅姦臣而不能得卒爲庸人所悄日嘗其短逐之襄陽自公不復用而訓注之禍作矣蓋自元和以來公之出處進退與唐之興衰治亂相上下則其志不就亦有天數非人爲也方其爭論勤峻整有知人之鑒才與時會知無不爲而不聞其結權貴以求位也矧垍之修身及其見於事業者暴著明白人主所憚天下稱爲賢臣而一旦捐棄素行可謂知宰相之體矣夫禍亂之機藏於隱微似不足畏類非常人之情所能察也而公能辨之此其所以高於世也及其晚節遭落世事盤桓洛陽與一時文士飲酒言笑有山林之高尤知其不屑富貴而自得於塵垢之外也而史臣謂公結納後進以求自安豈不誣哉使公而在余雖爲之執鞭所欣慕焉

顏眞卿傳評

評曰眞卿當寇起河北之時以平原一城招十七郡之衆橫絶燕趙壯矣惜其應變之才寡能合其衆而不能用也及使李希烈以身陷寇忠憤感發睠兵火

如衽席雖蘇武何以加焉禍發於盧杞怨眞卿面斥其父矍然起拜乃蘊忿心嗚呼言之難也久矣沉吟者或失事機剛決也或與禍會古人取戒於章弦蓋以此也

書裴垍傳後

余讀李吉甫傳稱裴垍判度支時交結權幸求爲宰相頗疑垍善爲頡側以媚權貴及讀垍傳惟見其清勤峻整有知人之鑒才與時會知無不爲而不聞其結權貴以求位也矧垍之修身及其見於事業者暴著明白人主所憚天下稱爲賢臣而一旦捐棄素行

奔馳邪徑以爭匹夫庸士之所欲得此與其平時大不相似非人情也蓋立乎千載之下而不惑於傳聞者恃其理而已以余料之方垍之爲學士吉甫爲宰相而李牛對策極詆時政之失垍居中考覆無所同異以此罷職其後憲宗出吉甫而相垍此二者皆李氏子孫所切齒而憾也當德裕之爲政尤以恩讎爲退以悅人主劉又不爲剛正之故使垍一人之身而乍正乍邪觀者莫能定也夫以垍之賢輔相天下門人故吏在朝廷者多矣一旦受譏曖昧身挂惡名而

無一人爲之辨白而況山林之士哉用是益知毀譽區區君子無慍喜於其間也

書朱梁本紀後

唐亡而更有天下者五姓凡五十餘年其暴虐恣睢朱梁最盛朱全忠起於賊單弱二帝殺一后脅聞上下毒流四方雖盜大位而卒以兵死則天之報施豈不明哉末帝仁弱無應變撥亂之才而內有魏博之悍外有大原強敵必亡之勢也然禍亂之植其日久後唐武皇起於代北據有汾晉初非唐室之純臣是時朱全忠弒帝殺后誅鋤賢儁其急於代唐意若飢渴而武皇獨當擾攘之中自誓終身不失臣節雖志未可量而大抵迹與朱梁異新晉謂賦性純固無它腸豈信然耶及莊宗起梁稍衰而全忠之謀臣猛將往往皆在屢破堅逐北於西河之間帝獨運奇策以少克眾卒能翦虛入汴南面稱帝豈非一時之人雄哉然自此政刑日壞以至百姓流離六軍憤怨回戈叩闕遂用隕身迹其少時寵伶官昵宦寺其後卒以此亂天下則人君之好惡可不慎歟武皇本姓朱耶

書石晉紀後

余讀五代史至石氏時兵力微弱何其甚也蓋自阿保機以來契丹益大控弦百萬有凌蹂中國勢故其喜則藩鎮爲天子怒則人主爲匹夫方其盛也嘗長驅京師稅駕宮闕被帝服而朝羣臣矣然地非其據終不自安既而關河郡縣皆閉壘而爲敵國而德光悍外有大原強敵必亡之勢也然禍亂之植其日久亦以病死其得勢如此而猶不能自立於中原亦見敵之易與也雖然御之失其道則宦官女子尚能搆

天下之禍況勁敵乎使少帝用桑維翰之說勞謙屈
已以安中國則晉之祉稷可以無患而不忍一朝之
忿輕違先帝之盟雖欲不亡何可得哉昔周襄王不
能號令天下而取賓於外敵以伐鄭故後世終失其
國晉高祖本强人也急於安身而不知萬世之大計
是以輕召外援而禍移於愛子割地啗敵而覺流於
無窮然則定大策創時變非明君賢臣其孰能之彼
斗筲者何足算也

書周紀後

嗚呼生民之不幸而治世之難遇也自西晉愍懷之

亂夷狄入乎中原而海內分爲八九幾三百年隋文
平江南而後天下合并爲一唐至昭哀而天下復亂
强臣悍將割裂區宇更數十年歷國四姓民之塗極
矣周世宗以英武之才用兵若神所向如意方此時
帝之意慨然謂天下可平而享國不長大業中止又
數十年而後天下盡歸於我太祖興廢之際豈非天
哉自世宗力戰高平觀兵淮上逐虜關南太祖之功
而於晨之節不能獎厲又殺其身焉亦與夫漢祖旌
賞雍齒異矣卒不能一天下豈其度不優而致然歟
時乘六龍而御天哉

書孫晟傳後

嗚呼君臣之分可謂難矣手居之日君南鄉臣北面
而朝之營職守業以致其義此中人以上皆知而有
志者所能守也然有進難者矣利害之相攻禍福之
相勝安危之變在反手間不順義則生順義則死至
於此然後人才之强弱見矣周之强也世宗屢以勁
卒十萬略地東南視長江可席卷而渡吳之君臣不
知計策之所出問遣其親信二三人者奉使中原求
緩師而已夫以垂破之國抗甚銳之敵又以一介之
使當萬乘之尊其勢與夫委肉於狼虎何異而世宗

問以江南之虛實使晟答之耶則將自危其主之社
稷拒之耶則災及其身此所謂不順義則生順義則
死之時也晟獨顧郤大計默不爲應及逼以鈇鉞猶
不忘故主南望而拜然後就刑晟之所立堂堂如此
何愧於死節哉而新史抑之使列於死事傳吾未敢
以爲然也古者兵交使在其間蓋其所恕在敵而不
逞志於匹夫也以世宗之聰明雄武在近世爲鮮矣

文

中太宮眞室殿祈晴文

天回素節人望豐年念蒸穀之將收值淫霖之相續惟神將主張萬有照臨六虛特開琳宇之嚴盡演琅函之秘庶憑妙力早散積陰致歲序之順成解羣黎之愁嘆

後苑華景亭開啟祈晴道場齋文

素秋茲始寶稼將成懼此陰霖害於農事集祇園之淨眾繙花藏之秘文庶憑聖因上通於鴻造亟收淫雨遂致于豐年以上二首舊編在制類

祭甘露泉龍神文

惟神蘊靈德之無方超萬里而一息上下天地無有窒閡而蟠於一水之間豈非待其時而後發歟今亢陽爲害自秋至春原野焦涸首種未布此神施澤濟物之時也蓋齊之百司奔走羣望經歲歷時而嘉應寂蔑咸以謂變化出沒號召風雲者莫如神之敏也是用有請焉刺史無狀其誠意不足感動然齊人之望其亦至矣惟神閟之謹告

祈雨文

旱暵爲虐詢人所疾歲一不登民憂百出矧茲之旱自秋及春種不及土邑多流人雲雷其興下雨滂沛旋功一朝可及終歲神食此土當爲民憂民望久矣無爲神羞

謝晴文

雨潦爲患至於累旬屢修禱祈以答人望蒙神之力成帝之心攘除積陰恒以白日大宇之內咸樂其生賽於靈宮抑有常典尚饗

祈晴文

宗伯集卷十七　三

古之善爲治者一言之發而天地爲之響應故能轉禍爲福以壞爲成今積雨不時害於牟麥禱祈屢修而霖潦益甚誠之不至而不足以動於神明此所以夙興愀然憂職業之廢也然神巍然朝食而吏與民僚戒以奉之爲日滋久若陰勝而不抑陽勝而不持民危而不扶物病而不救豈吏與民所以事神之意哉雨雖久及今霽止猶有賴焉惟神閟之尚饗

積陰爲沴禱於靈祠漠無報祐豈神不知朝雲浮浮閉藏天關暮雨瀌瀌溢於陂池稻芒甚弱麥種未治

二者交害農益怨咨豐荒之事漫不可期歲一登稔實天相之如何淫雨不以其時稼稽摧傷人以嗟咨齋戒奔走敢禱靈祠卷藏陰慝以舒明離俾民相慶鼓舞以嬉收功頃刻惟神之爲

謝晴文

濒淮之地背秋涉冬而田事未畢故一有淫雨則農功垂成而又敗之是用有禱焉賴神之庥應不旋踵雲陰解駮昭及容光南畝之人奔走相賀齋戒以謝惟神臨之

謝雨文

維春之初萬寶向茂祇禱羣廟而時雨沛然積旬霽煙散爲和氣神之功德閎博深遠牲牢簠鼓未足以稱敢修薄薦以寓厥誠尚饗

祈雪文

歲聿將暮宿麥盈野亢陽連旬甘澤不下隴畝之民蓋多懼者蔆然回飆洊然興雲播爲嘉雪餘施及春應茲虔禱其在神明尚鑒

又

詩曰上天同雲雨雪雰雰先王訓民以田而事以天者人力不能爲也故以雨雪爲喜及一得之則稱道咻嘆形於章句然則係於民者豈不重哉今歲將更新所禱亦至而亢陽爲梗美應未臻而刺史亦難稱其責是用再有請於祠下惟降之嘉瑞以慰民情而協於詩人之詠則神之惠賜爲多矣尚饗

又

歲聿其暮久苦亢陽南畝之民潛然失望再趨祠下禱求亦至而密雲未合嘉應難期況潤物之功莫如時雪陰惠所及圜境是瞻敢具酵羞以薦誠悃尚饗

謝晴文

霖潦乘秋爲民之患涉旬不止上下憂之祇率常典籲聞神聽有應若響日升於東天地清肅川源亢爽就我穡事鎈於有年神之慶賜莫與爲厚爰陳菲薄以薦厥誠

秋賽諸廟文

歲在丁巳淮海一方欲雨而雨欲暘而暘和氣浹充歲以豐穰既溢於囷既美於場匪人之智能贊陰陽惟神之力幹之杳茫潛之無間播之無疆俾物蕃腴無有壞傷俾民佚樂無近凶荒惟古秋報聲於樂章功德之隆疇其敢忘抱酒於壺登饌在堂神其無恫

代李侍制祭李璋文

聰明足以應變寬大足以長人此人之所難兼而公之所易富而不奢貴而不溢此世之所罕有而公之所長故出入勤勞而忠義不隳其守險易更涉而志氣不易其常宜享龍眉台背之錫何不幸而今亡嗟乎天下之事有不可知者如公之隆盛顯赫而以秋毫之過失謫荊楚之窮鄉瞥日月之一蝕庶幾復見輝光乃須臾而埋沒即長夜之茫茫此公論之共惜豈余心之獨傷惟從容於平昔固繾綣之難忘撫逝不疑帝曰欽哉惟我屏毗辨章顧撫惟爾之爲國步

如川賴以遄濟爲日猶新而公已逝帝咨羣公喪我良肱贈官文昌以托哀榮江陸之墟距國千里銘旌此方往匍匐而莫得即酒奠於一觴嗚呼哀哉尚饗

代邵資政祭歐陽太師文

嗚呼聖不世出賢不世有緊公之生與治爲耦仁皇在位公奮羈孤聲聞溢發翔乎天衢文章獨行後無輩匹眾星煌煌孰較斗日初登侍從進預宰司年四十間亨塞險夷坦不爲機獨與道駘皋夔之言載在簡策周召之烈聲於金石脫屣重任昔聞其人公力惠難流落公居翰林天寵彌渥時將大用參籌帝幄方壯聯章乞身帝曰嗟咨惟余舊臣安車駟馬從容冀生不圖疾疾橫作秀氣清骨付之冥漠公之文章美麗閎博虹蜺垂天收之把握讀者醒然消瑣愈瘥

玉折聞者隕傷贈官官師增賚後藤哀榮則然公去不復某之不肖公過優隆緒餘之及其得則豐公在顯水戒觀畿東哭不爲賓客不及視終天之訣此痛何已不腆羞醪致奠千里嗚呼哀哉尚饗

代史大卿祭參政文

惟公以仁爲輿以義爲輈不詭其志惟志之求曠嚮所忌惟公所仇初爲御史廷忤天子忠忘其身豈恤南徙亦既詔還遂登侍臣他勇於初公挫益振出入三朝乃貳帝載同時諸公孰敢倫輩有藴在中發常不疑帝曰欽哉惟我屏毗辨章顧撫惟爾之爲國步南還出漢之涘昔拜於堂今奠於次昔聞公言皎皎心耳公升不還我慟何已益大其門惟公有子嗚呼哀哉尚饗

祭孫巨源文

嘉祐之中公居館閣我以諸生預公薦擢十八年間患難流落公居翰林天寵彌渥時將大用參籌帝幄方壯聯章乞身帝曰嗟咨惟余舊臣安車駟馬從容冀生不圖疾疾橫作秀氣清骨付之冥漠公之文章美麗閎博虹蜺垂天收之把握讀者醒然消瑣愈瘥

度量渾渾不見堤埒粹美積中發見顏角今其不幸
闇者嗟愕惟鄙不肖幽憂寂寞望公之喪涕隕如索
寫哀此文伯以羞酌

祭周茂叔文

嗚呼先君之壯實難取友逢公豫章握手巃厚二十
餘年不知其人險夷之途道義同守蓋公之行坦坦
其誠仁於鰥寡信於友朋不戚於貧志氣內促不撓
於勢廷爭面譴施之吏治或猛或寬睽俗張弛民驅
翕然既敏以明學問又篤縱橫馳驟瀚漫瀋蓄先儒
論諤嶔崎詰曲獨恭聖微浸醲醇熟有書可傳萬世

之讀惟愚不肖幼也侍側公故憐之以勉以飭稱譽
所長以灌以植確如一朝不見厭敎公之始終明白
純倫宜享遐年顯大當世如何不幸纏疾顦顇苦瘠
日侵遂以沒地報酢如此孰曉天意廬山之陰松柏
蒼蒼歸厝其邱日吉晨良悲號一訣萬世之長窟不
我顧有酒盈觴追懷平生曷日而忘

代祭傅夫人文

萬物之性摧落於秋方春或隕理不可求嗟維夫人
其德則修既婉以卑既靜以柔固宜遐年享天之休
如何方少抱疾弗瘳窅冥之中孰主厥謀古亦有言

生也若浮來監誠諶敢此醪羞尚饗

祭楊亞甫文

惟公於文爲富於行爲修澹然視世應而不求循吏
之選出臨此州以誠革敝以靜復浮不爲嚴猛持之
以柔不示臧否接之以周民以不爭吏以無鄣仍歲
豐登秔麥盈疇東南之最公處其優秩滿將還而屈
公留疾無甚苦日冀平瘳遠奪冲氣歸形一邱某等
不才與贊君籌蒙公慰薦恩會實綢葩華之春黃落
之秋公沛舒舒從以優游望公陟明令返於幽銘旌
東還途川悠悠奠觴不飲語訣不酬泣薦斯文有涕
橫流

祭曾于固文

惟公文爲世表識在人先憤道之息志於必傳絕眾
超羣自其少年況有宗工援引於前雷動風興聲薄
於天匪獨好古窮探簡編又達世務不以迹牽溺爲
積澤決爲流泉威爲秋肅施爲春妍時輩謂公德業
之全外將六州晚直西垣商盤周誥日代帝言樞庭
鈞府眾日不遷壽柄誰操付與何偏山摧玉折反掌
之間士亡宗師國失能賢我少方蒙公發其源長仕
岔陰從以周旋決疑辨惑一語不捐或鈞其細毫積

絲聯或究其大苞方括圓面奘所是奪其不然粗若有知公賜多焉公方擇隱在溢之孺我亦於此謀安一壓謂公優游從容于田幽明隔矣所志不宣茫茫太空孰招以還或當上浮追躡列仙洪不沒沒凡兒比肩公名播後不待銘鐫公子俱芳當復大官念當會哭阻以山川東南悠悠不見新阡欲不造帷窆不持楫徒有傷悲爲涕漣漣

疏

大行皇帝上仙散道場疏

伏以寶歷無疆方比南山而祝壽塵寰已厭俄聞夜壑之藏舟音傳道鄘哀動城邑大行皇帝道邁今古功格天淵羣賢協德於中四夷欽塞於外東岱將陳於檢玉鼎湖遽泣於遺弓乘雲而歸帝鄉不累於事物憑几而傳顧命益鞏於基圖輟資仙梵之贊場以慰臣民之號慕伏願順神妙有超悟眞空御六氣以逍遥本無生滅並三光而臨照永奉威靈

焚黃疏

元豐七年六月二十九日宣德郎新差知潭州湘潭縣事孔武仲謹告於先考中散先妣太君楊氏之墳吾家不幸怙恃相繼喪亡其後諸孤散仕四方靡有定處又十一年而後文仲平仲並官於朝賴天子仁聖以孝治天下許以子恩推及父母粵今四月得告贈先考中散大夫先妣德化縣太君已附遷往火山軍文仲收掌供養外有錄黃二軸謹因武仲南歸焚獻於擴下魂而有靈膺受多福武仲無任涕泣追慕之至謹告

先妣忌日開經疏

伏以慾報之德雖遠益深適臨諱辰敢修佛事庶憑法力不墮塵緣謂

忌日散道場疏

伏以蒿里送歸屢遷於急景萱堂侍膳永隔於慈顏當諱日之載臨在時思而尤切乃會祇園之法倡俾宣我佛之妙言俯鑒哀誠仰資冥福伏惟諸佛證明

謹疏

墓誌銘

仁和縣君許氏墓誌銘

夫人姓許氏衡州衡陽人處士永宗之女朝議大夫黃公之妻黃氏於衡陽爲大族朝議於時爲名臣夫人年十有八歸黃氏事舅姑爲賢婦佐其夫爲賢妻有子爲賢母朝議公立身以道時列王廷出守方郡

在進思退蒸休於家夫人與之齊凡五十有八年年七十有六元豐七年十月二十一日卒於第舍自始封至卒凡四受縣始於金堂終於仁和云明年正月五日葬於東郊某原夫人幼而令淑慎靜寡言不遠白人是非自奉養甚約而賙施無所顧惜奉佛尤專平居未嘗有疾比老起居飲食如少時其將終也具肴酒合親屬從容語訣附以家事踰二日而卒子男二人長曰鈞忠正軍管節推官次曰鎔全州司理參軍女三人長早卒次適耒陽主簿孫欽臣次適衡陽進士狄光孫四人長曰端權知韶州翁源縣事次曰

諫潭州湘鄉縣主簿次尚幼嗚呼夫人之志行與其福祿終始之盛充足完台皆無憾者惟其傳於後故不朽載於文爲無窮宜有可信之言刻於金石此其子若孫勤勤以屬余使爲銘者也乃爲掇其大要而書之銘曰

女德伊何惟順之宜婦德非他夫子之隨夫人之修匪跋匪漦循其分守以有成德人歸以譽天錫以年嘻嗟夫人福祿之全

吳氏夫人墓誌銘

夫人姓吳氏世家於撫州金谿贈尚書屯田員外郎仔早卒餘皆應進士舉女一人嫁進士葉觀夫人墓在金谿歸德鄉之株塘原其卒在上饒官舍以元豐七年九月十四日也銘曰

李氏寓洪譙蔚蕃昌至於婦族必邦之良夫人家攸
族良且大既得所從協相於內善積有餘願不足年
夫方壯强婦棄而先歸葬株塘松柏始植幼長於斯
今又安宅

道士卓君墓誌銘

卓君名玘字璣石泉州晉江人棄家爲道士遊四方
嘗北濟大河南出嶺表公卿大夫多與相善成德軍
節度留後李璋奏得紫衣召誨自御史謫守江州請
君居天慶觀凡十八年乃退屬其事於弟子胡洞徵
其外親旁屬累至公相家藏書萬卷君兄弟若干人
皆進於學或由鄉舉登進士第君爲人靜專而刻苦

較皆落去世累追逐神仙之言享年七十有五以九
月某日葬於德化縣仁貴鄉陵家壠君天資俊明學
問不倦自道家書及星辰五行相術王遒之說推考
皆得其要與衆人接言若不能出口及燕閑議論援
古證今出入百家聽者爲懼明於事變深沉有謀慮
未嘗苟發其所然否人多不能損益也天慶觀久廢
不治支扶敗傾以度歲月君身持儉約下與厮役同
食斥其贏餘以治新之壇場殿室皆用道家法儀學
者益盛自君始及其卒也聞者皆嘆息弔者皆哀余
早與君善常奇君材而惜其不爲世用及來過九江
適當君疾叩門將見之君方寢未寤明日而君卒嗚
呼死生之際其遷徙迅速蓋未足道者謂惟文字可
以傳於後而致余所以厚君之意乃爲之銘曰
奄兮忽兮其化以疾生與沒兮若屈伸膝君所自達
余又何悲其傳則永鑱此銘兮

故隴西李君墓誌銘

君姓李氏諱份字文淑洪州新建人也李氏世爲江
南大家其貴者列侍從以爲卿爲郎皆有顯聞於世
其外親旁屬累至公相家藏書萬卷君兄弟若干人
皆進於學或由鄉舉登進士第君爲人靜專而刻苦
接於耳目人謂君必將有成德以大其宗門年二十
以疾卒於江州又暮年而其父幾甫官信州數與余
往來道君之平生未嘗不咨嗟嘆息繼以泣下且曰
吾兒生無以見於世庶幾有聞於後也爲我銘之以
信於無窮余嘗解之曰士生於世雖有聰明敏捷之
才而教或不盡其方學或不竭其力或中道而止以
忘其素習或見利趨逐以溺於其心此朋友之過而
父兄之恨也今文淑皆異於是惟其年之不長不得

成其志耳此知義理者之所能平雖聖人猶不免也
子又何悲焉雖然余不可以不銘君卒於元豐五年
五月某甲子以某年某日葬於某縣某鄉某
里某原世系有先侍郎尚書之碑金部司農之銘此
不著著其不幸短命而死者以慰其親云銘曰
苗而不秀者有矣夫君其是已士亡良朋父失賢子
西山巍巍播以章水其生勤勞歸息於此嗚呼其已
矣夫

宗伯集卷十七終

宋　孔平仲　毅父　著

古賦

戰彭城賦

秦失其鹿羣雄並爭劉項之鬬自爲鯤鯨相圾以勢相鑒以兵彼方徇乎北海此乃襲乎彭城惟彭城者楚所都也漢王乃竊而居之收其美人寶貨是資置酒高會楚猶未知此何異伺猛虎之出而據其穴入盜跖之室而有其妃項王聞之怒膽摧裂聲若雷震目如電掣引千旌與萬騎定雌雄於一決或馳或射

或刺或擊呼聲動天死者如積流血丹乎睢水柬甲失色嗚呼以項王之勇天下所聞暗嗚叱咤坐生風雲而對漢王椎鈍之性與夫蜀人糾合之卒內外隔絕主將紛紜不翅田犬之搏兎鷙鳥之攫蚊然而大隘乎靈壁乃欲殺無噍類歸不留跡長圍三匝漢軍蛇之分爲二東井之聚者五數極亂世歷歸眞主以鴻門之會項莊之舞尚不能得之時脫又安可徵之於兎旅俄而大風北來發屋拔樹揚塵蔽空走礫如雨白晝窈冥漢王通去則夫漢之不可勝也蓋可睹矣至於滎陽之擊四面廣武之中吾指未嘗不拔肖幾殆脫於垂死且項王之蓋一世其氣不爲不盛而扛九鼎其力不爲不多飛夫東會垓下夜聞楚歌雖也不逝虞兮奈何豈非天之所與不可得而竊天之所利不可得而害故羽終於自剄亦自知天亡之而非戰之罪也吾嘗綴策乎陰陵之野稅駕乎長安之都弔遺靈於寂寞慨舊迹之荒蕪以爲彼慄悍猶賊者固已亡矣而寬仁愛人者又安在乎乃知起者必至於誠有者終歸於無此古人之所以致論蝸角而輕視軒冕吾與夫莊生之徒

古詩

次韻常甫二十九日閘上作

泊舟不厭城南淺談笑淹留鷺鳥馴短髮爲尊潮信賤江干暫移已覺知天遠足音來此慰寂寞酒面自紅爐自煖預愁會合有睽離人事猶如月虧滿何如便做歸去來百尺高廬廓同卷

招常甫承君舟中觀雪

泊舟亭下水隔岸有脩竹晨起雪紛紛開簾見羣玉

請來同此景一醉盃中淥

酸儀眞寄常甫兄

卯角同出處中路稍差池往事如一夢新年生白髭

小官仍齟齬異國更羈栖長時恨隔濶既見少開眉
朝共壚逸飲暮同窗下棋一日復一日眷眷不忍離
今茲解舟去豈爲赴同期久住恐相溷蕭然生事微
欲將服中淚一酒別時衣諸緒正牢落勿令心重悲
融怡和笑語愴悦迷東西甘言戒婢子循髮視阿宜
憤憤情懷惡正同中酒時晚泊蘆荻岸江天雲四垂
高城已不見春雨更如絲

二十二日大風發長蘆

張帆風尙小出口勢愈急扁舟已中流前後無所及
側看岸旋轉白浪若山岌礫聒時有聲百鍾水爭入

危檣吹欲折柁柄脫操執我有常病妻素羸多不粒
及茲益憒亂卧喘氣吸呞婢姥半北人茲險未嘗習
倉皇面深墨嘔噦皆膽汁可憐兒女輩往往相聚泣
出門强指撫飛沫濕衣濕江豚踊吾前猵獺作人立
意如驚吾蠙出沒相百十呼神擲楮泉祈佛啟經襲
是時正月尾於節甫驚蟄雲氣作寒晦氣候變寒澁
日中僅得止性命危若拾紛然方寸亂魂幹久不集
官期幸未逋安用苦汲汲官兵勇貪程一震當少戢
何如彼居民生不出井邑吾田雖曠瘠飢粥粗可給
勞生嘿自慨茅舍行且葺

讀江淹集

煌煌一疋錦爛爛五色筆始於何處得悵此夢中失
淹也雖善文蕨薇少筋骨譬人氣不深往往多奄忽
晚年既富貴外學仍老佛豈非有所怠寢使天才屈
奈何不自尤秘惟疑鬼物我有十丈舟夙期駕溟渤
褰霞覲東皇擘淚窺月窟唯憂倦或止視此頗自栗

馬當夾阻風

蒿田荻野無人煙我來日暮雙繫船半夜星斗垂欄
杆銀河倒影搖清川人言神物當會合鐵纜纏繞安
如山五更洶洶有聲至車騎蹴踏乾坤翻怒雷殷殷

雨隨下黑風三日不見天此中道路多險惡正在馬
當小孤之兩間三江五湖所鍾聚直下無底旁無邊
掀騰擺觸作意氣更無拘束隨所便巨磯突若虎頭
出黃沙莽作車輪旋端居不動尙股栗誰敢身試蛟
龍淵自吾汎洛涉淮泗間關淫滯今半年廬山蒼翠
已在目毋用急進千憂患不如宿留會澄霽淹速有
數非偶然菊中酒熟聊一醉春夢酣酣牽謹眠

初夏

初夏新雨餘蕭然風轉北芭蕉索索鳴庭戶有秋色
清寒思挾纊向暑衫絺綌陰陽孰主張變態只頃刻

幽軒暮夂願佳趣生靜默雲氣薄南山坐令蒼翠隔

喜雨

低田有水高田乾南風日日吹塵土新秧已生未種得此時却得彌天雨連山蔽空望不極溢徑盈庭勢漂鹵從今歲事當有成飽食香秔胡可數老來涉世心益懶只欲栖遲守環堵若令積穀支數年便可終焉事農圃

餞錢行

三更趨役抵昏休寒呻暑吟神鬼愁從來鼓鑄知多少銅沙蟲就城南道錢成水運入京師朝輸暮給苦不支海內如今半爲監農持斗粟却空歸

呈范清老

范子愛高卧家政付兒孫將身比暝日達理吾所尊前日過所居蔓草深閉門范子欠仰起性寡笑與言相與尋幽寺復將坐前軒斜陽滿庭下不厭鳥雀喧擘雲青山秀經雨野水渾念此景清曠非君誰與論少年一傾蓋白首義彌敦頹然各忘返明月照黃昏

曹亭三絕句

外看江水長裏見荷花發廬阜收白雲南浦浸明月

又

登臨常患遠游覽不能繼此景對門牆簿吏日三四

夜入監中

欹枕汗如洗出門更已深長風萬里至河漢清人心芙渠有佳氣楊柳搖疎陰秋聲繁促織月色動棲禽落魄衣忘帶逍遥髮懶簪聽從涼冷入一快直千金

七月六日作

隔江見雨來尤苦風大疾蓬蓬宇宙中掀攪若無物百川水倒流瓦石亦飛越濃雲最輕浮暫聚非永結

隨吹東西揚散漫頗倉猝覓無點滴惠初勢不可遏正昏露青天方瞳見白日但增塵土高益使水泉竭農夫憂歲事悵望眼流血蛟龍不能神卷尾藏窟穴空餘鳥雀噪庭戶晚更熱深夜氣稍蘇林端挂明月

暇日至家園

仕宦吾已知退休不如早九江園地勝萬箇竹色好每到必徘徊翛然寄懷抱於此築亭臺於彼植花草傍嶺更栽松引池將溉稻經營各有處何日宅遂考薄田方待歲一雨洗枯槁指穀以易泉囊橐助傾倒茅茨若粗完世路迹可掃南山多白雲臨望娛我老

城東作

九江非吾土久寓忘羈栖邱墳之所宅舍此亦安歸
賤官最閒暇因得治其私松楸鬱在望時復至郊圻
駕言上東原藹藹晨露晞草木漸過雨秀色可療飢
念此道旁民散居在山陂新秋百物熟入城各有携
芋莖紫卵壯蔓抽紅笋肥檐香憶烹鯉稻白想流匙
養生無不有美昧仍及時此土遂可老行當結茅茨
雲水有深約塵埃無盡期人生適意耳富貴亦何爲

月夜

平生最好月況此秋夜闌長風送蕩漾浩露洗團團

仰頭視虛空光采如可餐星辰斂芒角河漢收波瀾
更無微雲翳挂此白玉盤六合靜皎皎萬木涼珊珊
爲爾廢眠臥裴回更漏殘更登高處望歷歷見湖山
爽氣集冰雪清心生羽翰便欲御泠然因之游廣寒

一臨天池水沐浴隨飛仙

送鄭君玉

西風黃葉下送子以秋色彭蠡一歸舟關山遠行客
民思似秤平郡最如弦直交游亦難值出語皆肝膈
崢嶸時飾晚誰與共一鸞伯氏適邊城苦寒天早霜
石火雖云煖不如還故鄉翠飛隘雲霄極弱羽困飄揚

遵途升復降挂纜亦已勞落松被徑軟青蒿倚崖高
南顧臨大江厲風蔚波濤蛟龍正崛强舟楫未易操
亦有湖湖人揚帆氣方豪覆舟諒由險豈曰命所遭

九日獨登曹亭

重陽不見菊節物愈凋零性復不嗜飲對酒只如醒
秋堂靜便卧既起思殊清登高未免俗亦不造林坰
屋西連郡郭木末乃曹亭杖藜只獨往坐對南山青

蘇薄未足飽胡爲久皇皇古人有三高彼豈悅膏粱
願言同斯志息景事耕桑

九月二十九日夜作

江城月黑風雨寒四無人聲夜向闌有鳥九頭天外
過嚶嚶軋軋鳴悲酸吹燈滅燭小兒怖大呼其鄰吠
且怒天明日出百怪消長空跡迹無尋處

堂前皂莢樹

堂前皂莢樹落葉已如積羣上牽牛花青青照秋色
四序都幾何推遷半陳迹昼短夜益長晴薄陰易得
浮雲忽以興慘慘風自北便有挾纊心人誰顧綈袷

朝散集卷一

飢蚊爾胡爲乃欲長肉食翼癡不能舉自此月衰息
朱君以建昌霜橘見寄報以蛤蜊

贈我以海昏清霜之橘報君以淮南紫唇之蛤橘青
軟美中更甜蛤體堅頑口長合開花結子幸采摘沒
水藏泥豈斷得二物同時有不同賦形與性由天公
請君下箸聊一飽莫索珠璣向此中

冬日久雨有懷保德

冬日久雨有懷保德

陽洩已氤氳陰疎不凝結可憐終日雨總是連天雪

朝散集卷一

發之之舟繫溫水示我名書百餘紙自言此乃十之
一訪尋藏蓄尚未已裝襆卷襲皆精緻從前所見無
此比城荒俗陋誰與游如君好事固可喜天寒手冷
不厭觀似我賞音知有幾自今有得當助君下憚緘
封寄千里

夜坐庵前

大定鳥栖息庵前聊倚欄裴回明月上正在修篁端
清影冰玉碎疎音環珮珊翛然耳目靜覺此宇宙寬
人生甘物役汨沒紅塵間寧並得俛頃境幽心已閑
謀能長無事自可址朱顏所以學道人類多隱深山

杜令無隱亭賞梅

梅生要孤高故在城顛上臈過已多時花寒猶未放
正面乃廬山積雪千萬丈開樽對崢嶸酒面亦遲上
直須玉蕊十分開洗盡煙嵐春氣回請君掃地更招
客爲君花間卷大白

晚興

春雪弄微陰晚色連細雨皂角茅已長瑞香花欲吐
雖寒亦料峭稍霽卽和煦園林凝杖策芳物行可數

上元作

春來霧雨久不收上元三夕月如秋傾城娛樂競沽

酒舊歲豐登仍足油樓前燈山燒荻火光影動搖桑
落洲太守憑高列歌吹游人烘笑觀俳優銅盤貯梅
插烏帽從兵小史斥下樓侍鸞行食皆官妓目眙不
禁語或偷短長赤白皆莫校但取一笑餘何求譬如
飲酒且爲樂不問甘苦醉卽休歸來紈如打五鼓春

寒慘慘吹駝裘羣兒嬉戲尙未寢更看紫姑花滿頭

送張天覺

車上不須傷途窮不須泣萬事儻忽如疾風莫以乘
車輕載笠愛君清如玉立愛君直朱絃急肺肝磊落
貯星斗意氣軒騰脫羈縶聖明天子聚羣材下至椽

栈猶收拾況君屢薄青雲飛暫爾低回豈長蟄我亦
區區有心者海水期君更注浥蕭蕭江路灘煙漾客
帆濕惜君又作千里行欲別還留手重執

出城至太平將見熊伯通

兩松闕爲門前見青山橫坡陀若相接宛轉疑有情
日出鳥呼樂春歸林翠明問我何所往行當造殊庭
紫微有仙客住在泉石清咫尺久不覿渺如隔蓬瀛
今將往見之先已耳目醒願聞直截義庶使正覺成
紛紛何足道無使一塵生

詩贈黃從善

廣庭試羣材俊筆馳短晷錙銖爭第一乃後二三子
騎龍失頭角十載困塵滓泛舟自淮南得邑窮楚尾
江上始相逢清名久吾耳油然睹顏色潤澤已可喜
博學有淵源高談見根柢有如萬斛鐘久叩聲益起
如君豈易得蹭蹬乃在此棫樸析爲薪奈何遺杞梓
我本世畸人儻焉頑似鄙一官傍松楸自足勝朱紫
功名已灰心藜藿思沒齒欲結方外游徜徉訪雲水
聞君亦有意不戀五斗米笑指廬山高論交從此始

春暄大旱率爾援筆

去歲有閏旣苦寒今年春旱亦大暄清明寒食在二

月禁火正如揮麈天桃花零落牡丹發淇澳江頭吹柳綿細蟲打窗夜如雨潤氣蒸礎朝生泉卷簾閑碁迎風坐徹縗去屏思簟眠勸君用心慎倉卒萬事轉易如車旋安知明日不凜冽莫以炎涼隨目前

送謝仲規致仕

公年五十餘鬚鬢黑如漆朝廷方進用未是挂冠日又非力不任數以身自乞人疑狗虛名今也踐其實翛然巢許姿臭腐視冕紱東南富人材卿相近間出急流能勇退千古未有一賢哉謝夫子趣尚眞不屈鷹裝嶺外遠歸棹江邊疾故鄉何日到清暑坐華室

荔包雜紅紫茶品分甲乙歲時會親賓左右列圖帙回頭煙瘴地揮手風波窟天將勞以生乃獨取閑佚觀公眉宇秀凜凜有道骨當爲地上仙不是籠中物我亦素有心賤貧嗟汨沒鴻鵠羽翼成高飛脫羅罻鷦鷯未有巢側目空自失短章健公決行且營蓬蓽

曹亭獨登

問我當何之曹亭蒼木外江湖水方濶曠吾所愛微風撼晚色爽氣回秋籟楊柳隱官堤芙渠接公廨白雲依山起點綴若圖繪何須招客游清興自無輩落日更憑欄下看飛鳥背

晨出郡南

日未出山更青湖旣濶風自生垂楊弄疎影啼鳥曳殘聲江城曉色懷抱爽況在白龍堤上行

夏旱

元豐四年夏六月旱風揚塵日流血高田已白低田乾陂池行車井中竭多稼如雲欲成就天胡不仁忍斷絕雷聲隆隆電搖幟雨竟無成空混熱如聞大河決北方目極千里波濤黃我願鼓龍卷此水洒落東南救焦死又聞戎鑪方用兵戰車甲馬穿雲行安得疏江擁三峽餘波末流灌百城分枝引派入南畝盡發瑞香花載水朝復暮瑞香得膏滋枝葉乃如故使枯槁得復生志大心勞竟何補仰視雲漢高冥冥吾徒祿食固可飽更願眼前無餓莩

澆瑞香

明春花必好喜此夏秋度大田塵土深嘉穀可織屨泉原不供飲何力更灌注嗟吾惠已屯扃向東庭戶

西堂

我置一榻在西堂南風北風俱得涼軒窗開闔無壅塞枕簟照映生輝光況有秋花鬧如錦乘時吐秀爭煌煌堂前堂後種植滿坦廈轉側各相望初開半落

皆有意牽引幽興何其長彌天好夢誰喚覺林間鳥
舌調絲簧賤官固冗亦偷暇一室甚卑堪退藏吾心
與世久契禍福事本無非故忘

閒砧作

見蠶成繭能幾日繒帛輸官千萬疋丁丁砧杵相和
鳴半夜霜風入秋律一年寒事從今始四序流光如
羽疾昨朝尚喜迎涼坐閉戶羅窗嫌不密人生天地
隨氣轉此身猶復非吾物凝兒干世孰自量欲與造
化爭翻忽功名富貴固有時進退屈信何可必匏瓠
棄何幸粗飽何用操瓢向人乞

登齊雲樓

登彼齊雲樓下視江州城前臨大江流江水與天平
人煙疎復密漁舟縱復橫其下各有人人各有所營
意氣充宇宙機巧鬬生殫蠢然大塊中何異蟻蜚蠅
天地一何廣人物一何微蠻氏與觸氏紛爭誰是非
就令有所得究竟亦何爲所以達觀人事棄置之
登彼齊雲樓覽世良可悲不如飲美酒浩歌醉言歸

待月

初宵待月先掃門雖未出海光照垣謂言輝采更無
壅比之常夕尤清妍星辰不復爭芒角河漢自合收

波瀾久之雖嫌若煤垢空起四隅陰氣繁人心賞翫
欲竟夕嗟哉傾刻已自昏如何更使魑魅見豈非已
被蝦蟆吞紛紛庭華墮如雨訓狐騎屋貌甚尊乘隙
挾晦彼固喜使之如此亦有緣豈無蛇虺出當道不
如青燈坐前軒以書自閑慈所取黃卷聖賢卿可言

馬上詠落葉

蔌蔌林中葉落勢殊未休念汝春夏間芃芃一何稠
朝煙助蒼翠暮雨借膏油及今乃委地只以藉馬牛
焚之揚其灰或用糞田疇當記排空出結蔭彌道周
物生固有數時去安可留況汝易摧觸性質本纖柔

惟有松竹秀獨當天地秋

使紙甚費

家貧何所費使紙如使水親交或見遺自買不知幾
置之几案間數軸俄空矣作字本不工學書非不喜
不知何故盡疑若有神鬼若云隨置郵性復懶歲欵
間或強爲之皆出不得已橫斜若幡脚齟齬如鴈齒
數易催能成紛紛多廢委欵致失輕重畏慎防觸抵
往往已緘封時時又刪洗遂令巾衍竭大半或緣此
昔無楮先生云自蔡倫始假令行竹簡秃野未供使
人生有智慧不若愚且鄙古來取卿相未必皆經史

誰教識點畫空耗五斗米咄嗟爲此詩又是一張緻

謝王通叟回文詩

北風吹茂客桅折尋陽維舟不敢發觀君和我回文詩滿眼春光破氷雪山間玉少白石多造化精英費融結如君藻思豈易得姓名盧駱推前列他人平步取卿相乃獨區區困羈縻江湖漂泊隨斷梗歲月崢嶸遏華髮頹然放肆孰可測一馬固能齊萬物胡琴雖已隔黃壤賣燈吐餘高於月人生樂事君得多誰羨腰金擁幢節

送王通叟

尋陽江頭夜吹簫旁若無人聲正調問之誰何天鬻子謫官東南數千里當時司馬泣琵琶君獨怡然奏出入風濤裏宮徵但能如此游世間於諸榮辱何憂喜

送朱君覬德安宰罷任還

尋陽五邑誰善政歷陵令尹朱爲姓孜孜常以民存心四境安危吏無橫吾愛其人頗眞率笑語詼諧喜謔評山有猛虎豺狼長人得朋友衣冠正當時文學推第一闊步青雲乃蹊徑大賢百里固非地赤子三年且無病如君才智可自達今歸朝廷惟所應君臣昔以譬嚮篤吉甫文武陛下聖當陳半策綰萬金翩翩六翮凌風勁江邊鐘官老鑄錢坐聽已消窮旦暝

儻君富貴不通書當鑒行藏素非佞

用常甫元韻寄彭澤曾移忠

清秋古邑氣象開健令曳組從南來淵明已往狄公死繼有賢者荒山隈九江安流息駭浪百里和氣迎新雷積年逋事一朝決落筆翩翩何快哉幽潛曲折皆照見正似寶鑑懸高臺古稱豈弟民父母君視百姓猶嬰孩近來俗吏狙文墨往往習尙以利回惟君用心知自信造次所發皆矜哀政成訟簡富暇日間或吟詩持酒盃言詞泠泠韻不俗識子眉宇無纖埃長篇示我已踰月詩債甚久煩君催我如荒田廢耕墾嘉穀不植歲且灾爲懶鉏頭擾枯稿滿把所收惟草萊金山萬丈絕梯級手聚沙礫空成堆龍鱗難扳徒自苦狗尾强續貂可咍想君風采方引領忽見沂浪停高桅迎風倒履喜如沃相與一笑傾新醅曹亭孤峙眺回遠杖策共尋幽磴苔諸峯積雪倚天白此處酬唱須清才老雞爪劳未易犯歙翅避子甘低徊靜如秋潭月秀比玉山岑濂溪素積善遺澤乃在今一鳴先衆人再覩慰我心苗芽舊固好浚養日愈深

歲暮氷雪氣關山車馬音去者轍相結豈止旅思侵
期君賈餘勇梟俊將成禽策功居第一受賞綰千金
高堂遲捷布華髮正盈簪

因讀黃魯直所與周濮曹詩詩與字俱好以此
寄之

魯直之文如電坼霜開魯直之書如雨行氷散駿駿
步驟日加遠與子三年不相見庭柯未長一尺圍起
視孤標插星漢昨朝誦子所作詩使我白失長嗟歎
我衰力薄空辛勤直欲爲子焚筆硯此才不使重臺
閣四十青衫尚爲縣南山積雪玉倚空高亭壓城天

北風安得子來跨飛鴻與我共哦清景中鏘金紆紫
世不空蒙俊卓犖豈易逢願言與子長相從四方上
下爲雲龍

寄子由

晨興悲風鳴霜霰集我屋忽驚歲云晚日月疾轉轂
穴蟲知天時閉戶各潛伏而我亦勞止擾擾尚馳逐
宵征每戴星暮飯多見燭灰塵彫鬢眉銅臭蝕飢肉
念當投紱去壺粲五斗粟豈無數畝田亦有千箇竹
平生羨爲農水旱食不足空効鳥雀飢啾啾如聚哭
內顧復遲回行藏類觸羝觸長卿著犢鼻揚子投天祿

眠眠能生賢獨不主爲誰如君乃栖栖似我宜碌碌
連山積雪壯霽色明羣玉對此想青標凜然疑在目
安得兩翅長高舉逐黃鵠飛去墮君前綢繆論心曲

元豐四年十二月大雪郡侯送酒

平明大雪風怒嗥屋上卷來亭下高更深更密皆能
到所在紛紛如羽毛堆床壓案掃復聚取筆欲書氷
折毫鬚眉皓白催我老自顧以下賴擁袍此時只好
閉門坐右手把酒左持螯奈何瞬阮據鑒事干兵跕
藉泥和糟强登曹亭翌望遠紙傘掣手不可操黑陰
遮眼鋪水墨寒氣刮耳投兵刀飢腸及午尚未飯更

搔詩句無乃勞幸有使君憐寂寞亟使兵厨分東醪
餘雖不飲爲一醉兩頰生春紅勝桃醉眼瞢騰視天
地蜾蠃蠕蠕輕二豪勿令小睡暖氣便壯自笑世間皆
我曹

寄常甫

北風三日雪南湖一尺氷晚陰遮望眼不見玉山城

宵興

我眠何由安擊鼓中夜起出門若秉燭月色照千里
屋瓦微有光紛紛霜正委清寒薄駝裘六合氣如水
既歸整燈火危坐閱書史羸僮扶眼瞎待我色不喜

問之強應對固已禁口齒金壺澀氷澌城上更屢死
戍兵飽且昏汗漫睡方美援桴雖賤事其實關眾耳
奈何司晨夕倒錯一至此惟有赤幘雞喙喙鳴不已

十二月二十五日大雪

前時大雪風擾之有無厚薄皆不齊今朝大雪無風
色下隰高原總盈尺由來此物本陰氣偏近黃昏落
尤劇斜縈碎委百千態不是天工誰做得錚錚鳴霰
已三日厭坐北窗聞滴瀝自非猛下意不醒半夜一
天星斗白漫漫玉琢人世界踩踐成泥眞可惜呼童
梯屋器貯之猶得煎茶待嘉客

城東作

九江雖僑寓城東乃松楸泉府固勞冗十日得一休
朝出暮可還駕言循故邱雨洗川原淨鳥啼巖谷幽
白楊吟悲風澗水咽長流江西走濁浪中有蛟龍游
可望不可涉裴回倚山陬耽耽林間鴟歲老爪如鉤
飛下啄餘祭肉食惟自謀

詠道上松

長松高落落積雪白皚皚鱗鬣凍且僵蓼結久不開
觀其纏壓意直使同枯荄鴈帶寒光去鳥傳春色來
微陽入直幹生意忽已回豁若醉初醒整頓出塵埃
秀色媚山腹孤標摩斗魁時至自當復安得長摧頹
若非根本壯何以異草萊

狂犬

吾家有狂犬其走如脫兎撐突盤盂翻咆哮堂廡汙
逢人吠不止雞噪猫且怒固難在家庭只可守村墅
不見已半年意謂少懲懼昨日至城東搖尾喜若赴
銜衣復抱膝屢叱不肯去一蹶數尺高其狂乃如故
豈惟性則然汝分亦天賦未聞有驊騮蹄轂乘中路
安敢擠以歸重令兒女怖

予明棋戰雨敗輸張寓墨并蒙見許夏間出篋
中所藏以相示詩索所負且堅元約
平生性好墨以此爲晝夜陳元爾何爲能使我心化
四方購殊品十倍酬善價江南號第一易水乃其亞
古錦綴爲囊香羅裁作帕精麄校白黑情僞孰眞詐
欣然趣自得其樂勝書畫英英清河公風格繼王謝
語舊則鄉邦論親乃姻婭前時偶休澣亟之城南舍
所嗜與我同奇蓄頗自詫奕秋約籌局張遇賭龍麝
貪多而務得廉遜或不暇鉛刀施一割駑足效十駕
決勝有如兵必爭還似射黑雲半離披玉馬相蹂藉
初鳴已驚人再鼓遂定霸物情矜俊捷天幸蒙假借

功成不自高垂首甘褻罵但當償所負然諾重嵩華
彎弓既有獲豈不願鵰猊滌硯埃見臨倒屣出相迓
陵尊且犯貴此罪在不赦更許觀篋中前期指朱夏

再寄子由

溢城趨高安相望若鄰屋思君腸九回終夕轉車轂
一從江上別再見膰與伏岩巖阻蹟扳疲曳愧蹂逐
此心敢忘德炯炯如寸燭念昔見教勤綢繆均骨肉
及今無所成長大惟食粟讀君黃樓賦溫耳感絲竹
蹈海始知深秋水暫自足斯文道中喪弔古堪慟哭
勃與得公家萬物困陵觸聲名載不朽豈羨卿相祿

琢琱窮乃工未必不爲福嗟予空有心資性本碌碌
佳篇屢寄酬珍賜比金玉隨珠照十乘以報一魚目
反顧拙丹青何由希畫鵠黃華强再奏取笑陽春曲

久雨

涉春寒未衰苦雨天欲破所繻泥沒膝閉戸祇愁卧
雲如傍檻飛風若吹瓦墮羣陰無際涯翁翁相唱和
草木出隨陽生意固已挫蛟鼉舞波豪鳥雀噪枝餓
陂池尚未完時節不可過幾殘租待晴輸新種須暖播
霪霖何時已天意亦誰奈窮巷爾胡爲悲吟追楚些

寒食郊外

送徐德古

魚鰕爭後先波浪沸西北今朝卧龍去且與收風色

常甫招客望海亭

蓬萊釀酒酒已成賀家亭上新採菱紫衣侍立烏帽走吾兄招客望海亭歸來爲我道客語醉中遥指北山下云此白處乃海浦人山迤邐數百山客居乃在一山巔雖非陽侯所窟宅風濤浿洞已拍天餘山亦有人雜居山無桑麻只捕魚海中百怪所會聚海馬海人并海驢或如七十之老翁或有三尺之侏儒手足口眼莫不見鞭撻盡作人號呼千艘競造石首脯雨聲颯颯魚來初截波一網千萬尾焯歌喜噪翻遠擇其最高大餘者棄不覩十夫擔一柱九牛力回旋至今空恨悲泣淚尚未乾彼令誠何心緩急迷後先土人對我歎云有縣長官爲政猛於虎下令如走丸毫末至合抱忍以頃刻殘萬衆所茫賴易爲一身安取此爲宮室將以資宴歡貢工操斧斤脾睨長林間居上恬莫問在下莫不言世事類若斯嗚呼一攡肝

世間萬事多如此

宫松

我行九江南曠野圍空山道旁何所有高松立巉巗吼藏標隱雲霧秀氣凌岡巒橫騖與却走怪狀千萬端

朝散集卷一終

古詩

越州飛來山

物之體性重惟有石最堅凝氣捲黃沙直下萬丈淵
如何崔嵬山乃解飛青天那邪趨會稽道里固甚懸
想當初來時詭異可得言豈非巨靈擘或被秦帝鞭
雷公挾電母欻霍相後先夸娥負崖腳天丁掇其顛
北斗借神兵虎豹下九關海王驅魚送百里闔廬羣
悲號與鬼暗漉汗成流川呼雲以自蔽日月不得宣

棲烏失其巢哀哀啼白猿草木困搖撼枝葉半不全
置之秦望陰百怪散若煙有龍走不轍化作錦色鰋
攢身入竅穴噴出清冷泉都人駭相報平地見巍然
既來亦能去惟恐復騰騫浮屠鎮其上副以屋蟬聯
朝吟諸佛經暮講西方禪以此相繫縛羈孤幾千年
我聞已有日今朝始扳緣高堂置美酒遠目凌孤鳶
老僧爲我說指畫當我前是否難致詰且進黃金船

和常父寄經父

候得早潮來江邊風又起錢塘與海接浩渺無涯涘
長鯨呼鱷魚蛟龍正掉尾豈惟波浪聲號泣半溟鬼
臨流不敢渡尋尺如千里儻幸亦可往無力觸萬死
蕭然古山根客棹於此艤吳亭明可數游觀信爲美
安敢慕紛華而不重行止回首卧龍居想在青雲裏
相思寂寞晚誰伴西樓倚

見潮

朝亦見潮來暮亦見潮來維舟不敢渡西望興悠哉

秋夜舟中

昨夜狂風萬弩過舟中側聽披衣坐秋來已覺陰氣
繁晨興更見波濤大衰梧弱柳不足數修篁摧折幾
百箇飛廉翛然方用事一威能令萬物挫人言風怒

渠未央我觀暴忽勢不長會見平川淨如鏡牙魚鳴

艤過錢塘

和常父望吳亭

深灣謂無風試向江頭望混混過新潮峩峩起層浪
前驅後復踊極力不相讓踣落皆有聲擺觸頗用壯
游龍出鬐鬣怒馬軒頸項紛綸白雪外疊去不知向
勢將銀漢接高與海門抗吳城挂水墨越估增怊悵
我欲絕橫流忠信固可仗丈夫七尺軀魚腹豈易葬
紓懷馮河戒攘桴未敢放夜夢浮大樽東行視溟漲
入宮謁陽侯舉袂接伍相問其號呼吸乃使此倔強

謝云天所爲茲語吾恐妄御欲詰蒼蒼無梯不能上

和常父初五日渡江

半旬泊西陵霖雨注船屋昨日風更豪江邊拔長木初宵倘哮吼海水皆倒蹙向晚稍蕭條蜑廉相遭戮重雲掃陰晦皎皎見星宿大哉天造內變化反手速我行不憚早畏此潮信足刁魚頗輕捷舟子短結束十夫共一艫喜噪若趨陸船頭列火炬幕下燒絳燭鼓龍睡方醒水陸駭竄伏吟哦未及終已在吳堤曲青山繞遞逸樓閣媚初旭錢塘雖舊遊夢想常在目便當跨月輪俯耳聽清瀑重陽復不遠共采巖前菊

遊六和寺

同尋六和寺去傍蒼崖行崢嶸石林氣瀺灂流水鳴見此俗慮減入門心更清盤空到窈窕小憩山前亭天晴修竹外颯有風雨聲僧云金魚池近日秋雨足餘波落清壁散作雪色瀑徐與視其流登高穿屈曲忽逢白練飛碎點濺珠玉清冷振毛髮蕭灑盪心腹金魚在何處演漾戲平綠鱗鬣老愈黃點漆作雙目憶爲兒童時嘗戲此池旁聞人說金魚已謂百歲強今踰二十年僧死草木荒此魚尚無恙纖質不改常謂魚非靈物安得擅久長四海波浪高三江網羅密

長鯨喪明珠幽暗無白日我疑龍變化就此溪中逸紛綸乾坤爭浩蕩風霆出何如守一泓無得亦無失

和常父湖州界中

常民踏車將納水今民踏車將出水大田不復見滿塍洪潦汗漫連千里昨在會稽固已聞湖州春夏雨不止吹堤卷石閭城郭餘波之瀦此及乃是至今蒲嬴在民屋家樹伐盡生葭葦茅簷破漏不暇完災子煢煢瘦相倚西風搖落天地秋下汙上萊無所收新田今已不可種問民出水今安求水乾魚蝦或易得且以咀嚼充飢喉貪者往往鬻兒女征緡紛紛復不休

我從農夫遺斗米自顧飽食誠堪羞四方近日苦窮乏嗟我有意奚能周

戲張子厚

子厚誇善棋蓋我以五黑其初示之羸良久出半策波衝與席卷揉攘見敗北我師如元雲汗漫滿八極子厚若殘雪點點無幾白是時秋風高萬里鷹隼擊鵰鶚伏深枝顧視頗喪魄勒銘亭碑陰耶以詫棋客

泛漣水

漣漪二十里清淡得我性微風不復搖天水相與淨秋容入崖柳晚色依魚艇髣髴會稽游南湖似明鏡

楊道中同行而追隨不可及聞先在海州

紫芝眉宇不可見一葉小舟如激電青山雲外半出沒白鳥溪邊空相練朝行蒼莽帶殘月暮宿蕭條聞落霰豈無斗酒爲君傾起望蒼波隔長堰

日出

仲冬十一月我行赴高密路出東海上晨起駭初日騰騰若車輪只向平地出蔽於昔所見得此十之七蟾蜍尚弄影皎皎橫參畢揮光一逝散夜氣歸若失扶桑想可到俗慮苦難乾壯觀曾未厭側嘆流景疾

早行此篇鑑載經文詩據遺藁乃穀父所作但葉是穀父親筆當以爲是疑似悞也

客與爲已旦出視見落月纔馬入荒陂霜花重如雪海風吹萬里雨耳凍幾脫歲晏每苦寒近北尤凜冽況當清曉行遡此原野闊笠簷飛帶繞頸指强不能結農家煙火微炙手粗可熱豈能迄我留而就苟且活仰頭視四宇夜氣亦漸豁苦心待正晝白日想不瞞

夢錫惠墨苔以蜀茶

墨者自從黑黑者墨之宜所以陳元號聞之於退之近世工頗捆所巧惟見漱模成古鼎象圖作革鞚皮揮毫見慘淡色比突中煤誰最奇佳品鄭君眞好奇夜亭甚清虛古相自風起悅之以其道吾祖當亦喜贈我以所有貴不讓金犀堅如雷公石端若大禹圭

還楊秘校賦

談資涤酒長歌敵紅裙佐倒載夜深歸雪花如掌大

止謁宣聖廟者

高密古名城其地近闕里弦歌聲相聞往往重夫子學宮雖荒涼廟貌頗嚴偉上元施燈燭下俗眞醪醴爰宮百和香競爇黃金紙所求乃福祥此事最鄙俚朝廷謹庠序五路茲焉始建宮以主之不肖實當此澆敝皆掃除安可循舊軌丁寧戒閽人來者悉禁止瞢閽諸魯論邱之禱久矣生也既無求沒豈享淫祀夜亭甚清虛古相自風起悅之以其道吾祖當亦喜

楊君示我賦一編讀之百復不能已新詞琢就若瑤
琨故實織成侔錦綺可憐苦心自少年近日改科無
用此雖然君才頗富贍貫穿縱橫惟所使有如安車
駟大道左驂騑騧右驂騑東西南北皆可往但顧欲
適何如耳勉旃力習以待舉尺一佇聞招特起宅時
名望壓盧駱闊步青雲此爲始

常夀寄尊

此物固已美採之從歷山蒙兄遠相寄深意在加餐
冷落齏鹽地蕭條蓬艾間書云次越品寧復昔時歡

讀莊子

損此以錙銖益我以千金豈足爲輕重徒能勞爾心
覆彼以狐貉蒙此以絺綌豈足爲厚薄徒能損卿德
南山有鷰鳥碑睨天地秋有意橫八極固非守一邱
老鴟嚇腐鼠安可施於此鴛雛尚不屑況非鴛雛比

郡官送楊文思獨以事不赴

怒怒行人行車馬已在坂主人留客止客畏白日晚
陽關發哀唱春物況滿眼城東流水長離恨不可浣
我雖居學宮不往若疎懶斯心獨搖搖送客千里遠
夢錫節之孫昌齡見過小飲

昌齡出相家謙謹乃緬樞三人於夀游得一固有餘
日暮俱訪我止鴛共躊躇四天忽陰沉風聲若江湖
寒色尚可畏促膝同附爐高密酒雖貴爲君開一壺
拳栗自東越殼榴從上都羹烹歷山蕈膾斫汪溝魚
鮮蛤實海錯肥羊非市屠後食淮南蕈此皆此所無
主人不敢愛且以爲寶娛夢錫飲中豪節之亦其徒
昌齡稍姦黠我勸勢頗龐左手扼其肩右手進觥盂
勉強爲我盡淋漓滿衣裾醉坐各忘去繼燭已見跗
幽談入鬼怪巧謔相邪歙勿言輕此樂此樂勝笙竽

夢錫遺蕉

憶昔遊五嶺甘蕉彌野闊一來琅邪城此味久所闕
商人自東南駕海連大筏所致雖不多愛養尚如活
訪求未得之分遺意特達中凝甘露漿外削紫玉滑
輒欣入佳境仍喜對高節應知方著書持此解消渴

呈宋思叔縣丞

宋君吾未識名譽數講聞海上一邂逅歡然如故人
相交但數語所見已終身固非輕許與亦有白頭新
之官願迫促折柳長亭春驍情自今始悵望西南雲

寄舍弟

西園草碧色南湖水漾波五雲亭上意爭奈豔陽何

二月一日

春時雖已半春色猶尚淺海上冰霰多城中花木晚
今朝天氣始微晴萬里東風照眼明南河截水供游
樂已約扁舟載酒行

收家書

早承會稽信晚接清江使兩地千里餘尺書同日至
既知骨肉安復得鄉里事丁寧問兒女委瑣及奴婢
開包視封題親故各有寄牛狸與黃雀路遠不易致
東人罕曾識專享無所遺豈徒抵萬金鼓腹快異味

春天

春天酣酣睡最美日轉花陰猶未起須臾夢覺聞風
聲波濤翻空千萬里出門四望氣慘淡寒色射人如
潑水旋見大雪落交加向晚綏綏尙不止游絲柳絮
復何有百鳥卷舌愁欲死陰陽變化固有漸奈何暴
忽乃如此清江野客心傷悲寂寞無言對桃李

觀舞

宴館簇金絲繡茵呈舞旋雲鬟應節低蓮步隨歌轉
勢多體不犯妙絕乃習貫含笑有餘情小揖更微盼

宣采

宣采冀上英莫折園中柳人情愈薄頁世路多險巇
紛紛苦相攻把臂曾締友陰機多鬼禍似此奚可久
巧言奮南箕定籍挂北斗豺虎雖不食且使烏啄口

城南

密州三月猶有寒地平更在大溪上昨朝雨止氣已
清今夜繁陰北風壯城南蹙水傍城流幾處垂楊繫
小舟傳聞寂寂無車馬紅杏天桃各自稠

諸君送王仲勉戶曹子以事不預遣人送綠楊
一枝贈別

不能送行客贈以綠楊枝試看青青眼此心當自知

春風

春風掃浮雲萬里青天出三星次第陳明月入我室
昨宵苦陰雨並坐不見膝相去能幾時皎皎如白日

送夢錫往齊州

望君之行車既遠目亦收惟有隨君心千里不能休
我兄在歷城相別歲已周音問月三四東西交置郵
豈知一相見君今涉其州爲我道亡恙深言致綢繆

先塊魂夢往迎子鵲山頭

晚出

空城鳥欲棲漸夕收炎暑槐葉緣生風椿花落如雨

出門何所適有口不敢語披豁向青天望銷雲一縷

常父寄半夏

齊州多半夏採自鵲山陽纍纍圓且白千里遠寄將新婦初解包諸子喜若狂皆云已法製無骨可以嘗大兒强占據端坐斥四旁次女出其腋一攫已半亡小女作蟹行乳媪代與攘分頭各咀嚼方愛有所忘須臾被辛螫棄餘不復藏兢以手捫舌啼噪滿中堂炎至笑且驚亟使啖以薑中宵方稍定久此燈燭光大鈞播萬物不擇窮與貧虎掌出深谷鳶頭蔽高岡春草善殺魚野葛挽人腸各以類自蕃敢問孰主張

水玉名雖佳神農錄之方其外則皎潔其中慕堅剛奈何蘊毒性入口有所傷老兄好眼貪似此亦可防急難我輩事感惕成此章

送董監簿赴舉

西風槐半黃行客車馬動揚鞭望都城壯氣不可控朝廷新改科詩賦斥無用君能通古書義理頗折衷先鋒陳典謨後騎出歌頌以茲趨大敵坐可圖百中青春聞喜處醉并宮花重去矣當自强勿作思歸夢

惜別爲從道作

嘗聞直諒冠三友自古才難非特今世方脅肩事諂笑君獨苦口工規箴我常從之求過失箕踞慢罵猶甘心其言未必俱中理披沙往往逢黃金今將去矣誰復嗣已覺別恨凌秋陰胸中抖擻宜一盡留作更久相思深

送從道

去年風雪攪天暗君馬區區之海涯今年苦寒又訪別正是去年行役時信陽雖遠重來得小桃常探春消息如今官滿去不返又見花開誰記憶乾坤浩浩隨所使後期會歸無鄉歲月崢嶸老相逼一官奔走蹤跡別眞可惜黃髮合知南北篇詩惜別人少知須知此別眞可惜黃髮

半醉舌若飛宅日樽前無此客

出城

駐馬河之西送車皆已返郊原人漸少風物秋將晚身如獨鳥輕意與青山遠

迷途

吹燈治行裝戴月即前路深村苦多岐乃使行者誤東西皆可往曲折何所遇泥中虎鬬跡草木新封墓陰雲忽以興四顧增恐懼及今亦誰咎初失在跬步林木杳崢嶸邱原莽回互雖聞叱牛聲欲問不知處

涂經古贊邑遺堞草萊平東瞻龜蒙山西望顧與城
弗擾以畔召仲尼猶欲行許由亦有塚子予何獨清

遇雨

客行日暮飢且渴況値漫山雨未絕扇黍林中氣慘
淡黃牛岡頭路曲折狂風亂掣紙傘飛瘦馬屢拜油
裳裂記得默齋端坐時唯愛霧霏洗煩熱

宵興

宵興視星斗側身坐長嘆秋風忽已至萬木鳴珊珊
垂髫初執卷結髮乃彈冠功名當及時一失何由還
丈夫惜少壯日月如走丸念躬累尚寡筋力無所難

白首佩黃金意氣亦已闌所以飛騰心顧盼生羽翰
詩人詠嵩高不爾歌考槃胡爲兩未決碌碌守一官

呈夢錫

妻孥能相期每出必遽還如其歸稍晚必謁鄰推官

又

與君來往半歲餘三日不見已爲疎入門覩帶不相
揖下馬且復休僕夫形骸禮數不足問但論肝鬲之
何如昨朝萬事俱撥置與子齋中同負爐去時苦寒
風冒雪歸路清輝踏霜月但取樽前笑語歡豈知門
外陰晴別

韓大夫城

大夫今何在惟有廢城存流水抱沙曲依依楊柳村
居者五六家荆榛深閉門青青麥隴直藹藹桑枝繁
牛羊任所適僮稚更不喧啼鳥靜逾遠落花風自翻
昔稱老農賤吾意野人尊謀身莽無定太息視乾坤

青州作

京東地平夷自古四戰國九州此居三山海在封域
北邊京洛近南卷江淮直富饒足魚鹽飽暖徧牟麥
英雄欲飛騰假此爲羽翼隆準蔑秦亡金鏃伺唐隙
方今不憂此所重只西北兵防最寡少主帥失銓擇

高萊蔽城隍編索滿弋戟慢爲盜之資忽者禍所植
吾視士大夫赳赳半雄特謂謠尚悾慨闊達本多匿
腹心宜先安豫備乃長策衆方須太平我乃虞盜賊
雖言亦誰聽痛哭損肝鬲

立秋日呈夢錫

今日纔立秋涼風已蕭瑟我不感時節念子行有日
憶初同赴官相後惟一月子先脫然去我獨不得發
江邊舍未完汴上生計促古之仕爲榮今則富者福
子隨鴻鵠高我繼升斗食豈徒別離愁更有長太息

曾子固令詠齊州景物二十一詩

閱武堂

開拓乾坤遠戡妖歲序深堂前猶閱武自是太平心

閱武堂下新渠

東來細溜長西去餘波漲能收四海心樂此一渠上

凝香齋

東郡經年久西齋一事無蕭然靜相對惟有博山爐

芍藥驄

芍藥花初發牽公詩思濃露紅煙紫句全勝綠盤龍

仁風廳

太守政何如茲焉名可見齊州一萬家煇以袁宏扇

竹齋

淅淅風敲韻亭亭日轉陰公應喜來此相得歲寒心

永香亭

龍頭落潺湲鴈齒鶩清淺夜闌氣益佳雨霽香尤遠

采香亭

芙蓉近可摘香草幽供賦公才奴命騷此是冥搜處

靜化堂

四境靜山川一枕閑風月野水抱城幽青天垂木末

鵲山亭

老杜詩猶在重華事已無千秋陵谷變塵起鵲山湖

芙蓉橋

出城跨岩巒驚目見花豔飛蓋每來游佳境此其漸

芙蓉臺

漾舟入芙蓉花亂舟欹側安穩此凭欄清香生履舄

環波亭

蕭灑塵埃外崔嵬清淺中四軒春水闊兩岸畫橋通

水西橋

景物此清淡幽尋當細論恐人容易過常鎖水西門

水西亭

河流春已深野色晚更靜生計慕園畦歸心俯魚艇

西湖

芙蓉十頃闊藻荇一蒿深晚日江鄉景秋風澤國心

百花橋

花滿紅橋外尋芳未度橋春風相調引已有異香飄

北湖

塵污遠已留涤淨此不雜僻招水鳥栖清數游魚戲

百花臺

南瞻復北顧春水涤漫漫此地尋花柳全勝別處看

百花堤

花發紅雲合公來醉玉顏傍城行怯遠却泛小舟廻

北渚亭

高深極前臨蒼莽接迴眺齊州景物多於此領其要

又寄夢錫

目君卧漳濱我意恍若疾無人與笑言兀兀守一室
當寢或不寢當食或不食有思氣填膺可駭幾戰栗
想君端在家比我乃安逸妻孥聚以嬉簿領久閣筆
快貧目前當時破髮紒於野自非幸有誰知者

君住

君住水西我水東東岸無波西岸風哀哉中截錦繡
段上襦下裳各一半小星隆隆怒且鳴前驅貪狠後
攫搶何如盡遣收芒角惟放當天皓月行

朝散集卷二 十八

雞冠

我初種雞冠其小乃毫芒曾未得幾時忽已過我長
根株既猥大枝葉亦開張吐花凌朔曦生意殊未央
陰風自西來慘淡驅清霜一夜忽變故葉萎花已黃

當此繁盛時爲爾賓壺觴及今乃腐草好玩安可常

呼童盡翦拔昔恐踐踏傷庭除稍曠闊耳目加清涼
竹枝久蒙蔽迥立獨蒼蒼

晚集城樓

高樓百尺修木尾面對南山翠相倚凭欄談笑青雲
裏秋標摩空日色死海風蕭蕭東萬里吹襟洗襲清
如水下視黃埃濁波起車馬紛紛只螻蟻

陰山七騎

青氈作帽黑藥靴進退風飄生風沙胡歌胡舞胡兩
跪問胡何爲乃至此象胡之人假爲之朱顏的皪秀
兩眉手操弓矢仰視天如見飛鴈至平川主稱此樂
直萬錢坐客競飲黃金船世人見識無百年追歡取
快貧目前當時破髮紒於野自非幸有誰知者

君住

君住水西我水東東岸無波西岸風哀哉中截錦繡
段上襦下裳各一半小星隆隆怒且鳴前驅貪狠後
攫搶何如盡遣收芒角惟放當天皓月行

朝散集卷二 十八

雞冠

我初種雞冠其小乃毫芒曾未得幾時忽已過我長
根株既猥大枝葉亦開張吐花凌朔曦生意殊未央
陰風自西來慘淡驅清霜一夜忽變故葉萎花已黃

當此繁盛時爲爾賓壺觴及今乃腐草好玩安可常

呼童盡翦拔昔恐踐踏傷庭除稍曠闊耳目加清涼
竹枝久蒙蔽迥立獨蒼蒼

月三章

夜如何其月在隅問行何爲乃躊躇踏海波壓輪不得
驅中庭有客心不樂欲挽玉兎鞭蟾蜍

夜如何其月正美起視萬物如明水山魈避人鬼火
死中庭有客立不移何暇眼力見箕尾

夜如何其落月愁光輝奄星益稠白雲蔓漢波不
流中庭有客心不樂放志萬里誰能收

代小子廣孫寄翁翁

爹爹來密州再歲得兩子牙兒秀且厚鄭鄭已生齒
翁翁尚未見旣見想懽喜廣孫讀書多寫字輒兩紙
三三足精神大安能步履翁翁雖舊識伎倆非昔比
何時得團聚盡使羅拜跪婆婆到墓下翁翁在省裏
大婆八十五寢膳近何似爹爹與妳妳無日不思企

每列時節佳或對飲食美一一俱上心歸期常屈指
昨日又朔爐連天北風起飲闌却蕭條舉目數千里

詠無核紅柿

林中有丹果壓枝一何稠爲柿已軟美嗟爾骨亦柔
風霜變顏色雨露加膏油大哉造化心於爾何綢繆
荆筐載趨市價賤良易求剖心無所有入口頗相投
爲栗外皮强老者所不收爲棗中亦剛飼兒戢其喉
衆言咀嚼快惟爾無所憂排羅置前列圓熟當高秋

薇空起新堂薯鼓百夫走枉駕親視之丁寧到榱枓
北風沙眯眼佇立相與久宴我登哦亭推我居席首
且以悅一時長久豈暇謀咄哉潰爛速棄擲將誰尤

寄從道

初嘗百花醞肴蔌無不有是日十月中新霜脫人肘

醺醄一消鑠和氣回物朽昔人歌魯侯在泮嘗飲酒
我今作此詩亦以寫厥後美哉姚侯政豈弟民父母
此詩所不歌先已載民口

日月

日月行一何速暫上青山還復落眾星厥弛不肯休參
橫畢直爭頭角日行比月更疾速一日一夜遶天曲
光輝所燭萬里同墻邊炙背快老翁

孤鴈

空城夜已寂一鴈度雲端汀洲亦可止何不怯霜寒
豈非防暗禍驚矯失自安孤音訴明月天高路漫漫

以翦置懷袖比汝乏羽翰蒙恩傍溫暖豈念宵征難

祈雨

皇天久不雨旱風滿東國春田廢鉏犁秋事關牟麥
縣官緊租稅守令抱憂責交馳渴羣望不敢愛牲帛
而我處學宮於邦乃賓客霜寒怯早起臥聽車馬適
方茲所求急不預奔走役精誠苟蒙報豈不沾潤澤
古有支離形亦有支離德而我頗施施支離在官職
雖然憫元元覽鏡見顏色高詠雲漢篇千秋意悽惻

墻東新圃

平時乃糞壤此日遣杷鋤豈徒植花卉兼列果與蔬
去家無百步幽境若村墟君公茲辟世聊慰憶羝廬
春風諦細草夜月倚高梧穿垣置小戶直接東城隅

食鰒

風流東武鰒三月已看花及冬稍稍盛來自滄海涯
味腴半附石體潔不藏沙被之以火光何幸掛齒牙
一舉連十頭不復錄魚鰕海物類多毒惟汝性則佳
漬水洗病眸七九爲等差況今咀其肉課効想更加
劉邕最可怪辛苦剝瘡痂

食梨

東風早寒雪霜擊新梨十月已滿市削成黃臘圓且

長味甘骨冷體有香芳樽命友先眾果百十磊砢升
君堂贈君玉壺層氷之皎潔副以金莖皓露之清涼
奈何撥火取煨栗梨雖至美或不嘗顰眉三嚬手摩
腹謂此發病爲第一奪之兒口餳止哭君不記南方

無此物五更酒渴喚水時思此千里莫致之及今乃

以多見賤南方橘柚東方梨

十二月二十一夜

紛紛有如打兩鼓星河漫漫參在戶百鳥已棲人不
行西南洶洶有異聲有若鬼神移山嶽又如戰敗百
萬兵出門望見乃火起椽落瓦裂咫尺鳴問之相去

一里間紅光爍爍侵天明長煙涌波月魄死其間有
物如撒星是時久旱水泉竭高星一燎如毛翎小兒
但知聚看笑不知擾擾人縱橫皇皇奔走最可念耿
耿不寐心飛驚明朝出視火起處焦木頹垣不知數
白頭老姥啼向天嘆息之聲滿行路

觀馬騎

馬軍上馬挾角弓東西排立次序同鳴金一敲馳且
射七十二疋如旋風黃塵紛紛有殺氣得鵰呼聲動
天地想見陰山血戰時出沒戎騰千萬騎

會食

學宮不置酒相聚惟一飡公家事何多客至日已晚
乘飢啖大嚼美惡寧復揀僕夫無所餘顧我色不滿
潑茶旋煎湯就火自烘盞從容共談謔熟視笑而睆
昌齡豈其儕策馬獨先返

集於昌齡之舍

初筵悄無語良久歡意發就爐自溫盃覺此飲量闊
既觀舞袖垂又聽歌聲闋醉心稍紛紜醉眼成恍惚
勿輕相直狗所貴尚可悅當年人續事今日過華髮
愈令坐客心感歎惜時節夜長更恐曉起挽青天月

朝散集卷二終

古詩

常山四詩并序

熙寧六年之仲冬太守以旱有事于常山平仲職在學校不預祭祀太守以常山濱之墊而太守出城爲非常故帥以往平仲既不辭又不敢無言以助所請也作迎神酌神禱神送神四詩以畀祠官

迎神

木槭槭兮若有聞風回回兮吹塵神之來兮何暮斗

斜月落兮夜將向晨踡捧香兮謹以俟久注目兮山

酌神

不敢告勞兮山之盤盤祀事孔修兮誠心亦殫陳肴羞兮堂下奠旨酒兮石之間神庶幾兮享此既醉且飽兮留聽余言

禱神

歲且大旱兮田事甚荒疫厲將作兮火苗流行循神之名兮其德有常靈鑒不遠兮昭此忱誠出雲洩洩兮零雨其雱庶幾此民兮不乏粢盛

送神

巫傴僂兮告神將歸屏息再拜兮儼若初來神之樂兮游衍風駕車兮雲爲旂槁者待蘇兮瘠者需肥自今以往兮余日望之

大風吟

昨宵月暈大如輪邪氣來逼金波渾嫦娥怨泣帝所閽飛符北方起風神聲如驅濤洗陰霾欲以快意乃自昏紛紛吹盡南山土散作彌天萬里塵

兄長舟次會稽以十月九日發書清江親故以此日遣使仍以十一月十二日同到去歲會

稽書清江人亦同日到嘗有詩記其事

稽書清江人亦同日到嘗有詩記其事兮清江在何處隈以龍王大孤磅浪之險阻鄱陽彭蠡淮海之波濤會稽在何處錢塘江邊風浪惡金山寺下龍鼉驕大冬雪霜道路塞饑年往往多盜賊如何兩處發書日月同至此亦不差頃刻開緘讀說更反復兩處久不通消息丁寧勞問若相見滿堂歡喜動顏色枝間鵲噪兮幾日總報平安豈非吉年年歲晏享異味牛狸黃雀併金橘從容進僕問鄉閭歸心修起成蕭瑟

十二月二十日德音

勅書半夜至主者不敢發星辰稍低回萬里收落月
平明宣帝詞彰慮極慘怛所憂在德陽雨澤嗟久竭
周王望雲漢湯后詔女謁又聞泰一馭已駐黃金闕
所至爲禱祥行當掃災孽因茲辟大青洗滌如海闊
上刑脫桎梏輕繫弛縲紲生還遂可期向者或長訣
讙呼滿行道感泣有白髮苟非皇恩深安得汝輩活
千城聚和氣散作連天雪

宿潏澤

出城雲物好更聽歌聲發行路已微陰暮村逢霰雪
衾寒不成寐奄奄殘燈滅

召伯水落

朝落一村水暮落一村水卷水去入湖更值南風起
舟行意雖急滯礙乃如此矗矗在吾前千艘正銜尾

舟中邨回

清晨移舟出沙觜宿氛卷盡天如洗日高五丈行十
里白雲之中黑雲起回舟急趨舊泊處四山沉沉日
色死逆風颯颯初倘微浪頭已高白參差又聞西南
崩崖陷谷有異聲大風橫擊波如陵操舟之子雖習
貫鄣柁纔開又投岸有如磁石引針去時時颰撲愁
中斷長篙勁艫不易勝僅得入口如再生迴望後舟
尚出沒使人淚落肝膽驚昨日廟中禱旨酒巫語甚
吉許我行奈何中路輒反覆坡誕何者爲神明豈非
風者天號令必欲逆知非汝能浪傳消息得醉飽萬
一猶足爲威靈

長蘆詠蝗

飛蝗乎飛蝗乎誰使汝爲飛蝗而如此之孽也一氣
所生乃自然百蟲之中胡爲者若歲大旱汝則多人
雖畏之可奈何來時漫不見首尾往往蔽日連數里
河南邳集河北岸東村西村鬧如蝗捕逐千百才十
一入地如錐又生子山林所過爲一空萬口嘆颯如

風雨稻粱黍稷復何有田疇已盡腹未既農夫去歲
望得雪于耕輩作爭春發耕耘喜及苗已長與汝何
冤乃遭齧忍見深冬瘦如腊徵賦繁興蓄積鉏我有
薄田在江州五歲之中三不收流災得無及彼土搏
手安敢期高秋陰陽調和非我事凍餒逼殆同民憂
有生所往隨有累不及飲啄波中鷗

金陵觀雨

丞相初下車憂勤到南畝旱乾爲所禱甘雨輒盈畦
氣從鍾山發浪大秦淮吼崩騰與擺蹙執熱復何有
我時在舟中清爽浮戶牖垢衣得浣濯快意一搔首

深宵對明月滅燭坐更久昨日見投龍於今慰枯朽
至誠必有荅況乃調元手

觀暴

怒雷殷殷西南天黑氣一抹加長煙鯨噓鼇噫蛟吐
涎龍呼其儔相後先散爲飛雲蓋蜿蜒以尾卷海酒
百川河伯乃在坎底眠震驚掉動憂不全白浪湧起
高於船岡馳隰舞山回旋崩衝擺落蔚高鷙聲勢烈
烈孰使然須臾寂靜又改前餘氛倚漢猶青元小鰕
舊頭如自賢神龍歸宮魚出泉

太平

長江卷波作沙色中有數頃如潑墨是爲望夫之高
山沈沈影落江心黑操篙下探不見底側行牽挽難
爲力疾風爲我西北來打鼓張帆何快哉百夫呼譟
絕水府心膽壯敵山崔嵬須臾已入大信日回聽怒
浪聲如雷姑孰堂前溪水清扁舟夜泊已三更微微
雨過有秋意漠漠雲開對月明

觀牛渡江

荷蓑而騎彼牧童驅牛亂流江水中徐行不復用鞭
箠母當其前犢後從濁波沄沄出頭角見者往往疑
蛟龍牛大千鈞水不測步涉乃與邱陵同天機自然

有所解物理似此誰能窮君不見軋犖山腹垂至藤
一馬不能載其窮帝前每作胡旋舞翩翩勁捷如旋
風

太平

溪行曲入四五里乃見州城大如斗人煙疎少白日
靜風物澄明新雨後古來豪俊多在此悵望千秋一
回首謝家青山空自高李白扁舟復何有

泊舟姑孰堂

崎嶇遵狹港託庇倚葭蘆泊舟姑孰堂乃在溪山居
北溪來處遠東引丹陽湖微風起天外爽氣得秋初

而我尚厭暑卷簾心不舒蓬頭赤兩脚躑躅遠四隅
坐倒木爲帳偃身臥碑趺中宵倦搖蕩流汗落衣裾
因觀今則然自問昔何如人情自不足不見有有餘

于將軍

長安遣兵百勝強意氣何有漢中王七軍之心俱猛
驚虎兒插翼將翱翔睥睨荆益可席卷白帝城高如
堵墻秣馬蓐食朝欲戰雷聲殷殷山之陽沈陽苦雨
十餘日漢水溢出高騰驤倉皇不暇治步伍扳緣蹙
踏半死傷計窮豈不欲奔走四望如海皆茫茫鼉鳴
魚躍尚恐懼萬一敵至誰敢當遥觀大舡載旗鼓聞

說乃是關雲長蒙衝直纜長堤下勁弩強弓無敵者
雖有鉄騎何所施排空白浪如奔馬將軍拱手就縶
縛咋舌無聲面深赭捷書一日到錦城簒輪不返皆
西行將軍囑昔負朋友若此昌豨猶得生循環報復
雖天意壯士所惜惟功名曹瞞相知三十年臨危不
及龐明賢歸來頭白已鵝泣涕頓首尤可憐高陵
盡像何詭譎乃令慙痛入九泉清水之師勇冠世英
雄成敗皆偶然

紫嚮將軍

華容女子哭幽囚吉利如虎入荆州縛其孤雛欽貔

豺長驅水步八十萬欲獵於吳吳主憂羣臣勸迎同
一說拔刀斫案心膽裂換彼之量豈我容開門納狼
計何拙魯家狂兒策最長倡而和者有周郎區區黃
蓋乃乞降龍幡遮火燒赤壁東南風急天絳色江中
將軍將軍提筆書滿背城中白丁久奪氣草車之焚
戰舸岸上營煙燄飛騰半焚溺雷鼓大進聲滿川輕
銳迫逐皆崩奔紫髯將軍最歡喜曹公垂翅不得騫
子布元表何齷齪成敗之決在一言君不見甘露寶
鼎間與午受禪吳猶存青蓋入洛雖可惜猶勝俛首
臣老賊

武宗

惟天莽蒼蒼乃此立門闕連山本如城剖繫中斷裂

兩峯兢秀倚千古勢相戛大江方半來逼東不得洩
渚爲無底深散作萬頃闊想當制據時閉固孰敢發
夕陽坐荒亭詩思摹峭拔清晨放舟出回首見呀豁
西梁尚局促壯觀心頗闊安得呼化工努力更一揠

靈壁東

明珠大貝玉玲瓏美人營營出深宮清曨一眄失英
雄羽觴行酒樂未終胡陵殺氣迴飛鴻投杯擲筋自
挽弓鏖兵大賊靈壁東血流爭波入海紅何爲羈孤
鐵馬中楊沙折木天北風哭圍而出追失縱四五年
間蛇作龍

朝散集卷三 十

題贛州嘉濟廟祈雨感應知贛州二月

江東祈雨眞靈跡香火未收簷溜滴城中到此夜五
更渡口歸時水三尺高田水滿入低田萬耦齊耕破
曉煙但願吾民得飽飯年年歲歲是豐年

答陳君佐戲吟

與君居兩邦如隔萬里道相從得旬日所恨太不早
清談已解憂大笑時extinguish倒贈我以古風應手拾瓌寶
間亦藏戲言顧我欲高蹈答之以不答羨子富文藻
滄溟在人外中有羣仙島相約逍遙遊滄霞食瑤草

遊子吟

發虹縣

驅馬汴河曲從此遊帝鄉贍言驛堠短喜及春日長
碧瓦映茅茨人煙密相望勢莢足供馬亦有酒可嘗

旁觀波瀾起萬托攢舟航一跌性命已豈惟肌骨傷
不如榆柳堤中路穩騰驤去家漸及旬猶走淮楚疆
却視故山隱忽在天一方東軒復難到蘭芷媚幽香
馳光不可留游女已採桑

水頭

荒潭斗轉河如東千古癡龍臥空谷公然收水入毫
芒萬里崑崙傾不足春研睡醒鱗甲開頃刻已放波
頭來衝梢掠掺何迅速噴雲濺雪爭崔巍舟人轉呼
隘兩岸駭若百蟄逢驚雷連檣繫欖猶恐脫不爾船
磯懼傾摧須臾水面平如掌客子棹歌船下上

峴山行

驅馬峴山南磴滑不能上惆悵石城人秋風搖兩槳

寄王彥昭教授

別君已經年相見如一日分教淮南生中路忽相失
我志如柳惠何嘗厭三黜君才似叔夜猶苦不堪七
趣向大抵同離合何不一輕裝入隨堤正值柳陰密
倉庚交交飛布穀命其匹壯歲甘遠遊豈暇念家室
永城去亳近馬足翩翩逸我往何時還君處不能出
新詩近應多爛熳排古律黃花不可見誰爲子鳴瑟
交遊固難得會面那易必作詩寄西風以寫胸中鬱

書所見

昂昂林邊鶴何事不天飛徘徊方塘面獨啄青苔衣
得非戀其旁修竹無芳菲高竿擢春秀清影弄朝暉
曾於畫圖見恍若迷是非興興佳景會悠然久忘歸

村鼓

潭潭村鼓鳴羨爾田家樂閃閃綠榆叢風清如葦籥
我懷物外趣世味久零落焉得太古民相攜去耕鑿

鄭陽觀棋

縈馬鄭陽岸湍波怒奔霆邨坐南軒上曠若耳目清
兩翁方圍棋玉石相分爭初疎若恬淡鋒交漸縱橫

朝散集卷三 十二

攻南意窺北翻復乃人情計慮臨危出或從死中生
勇者喜見色怯者瞟無聲誰云一枰小鬬智亦已精
昔有爛柯者棄俗遊崢嶸彼實方外人歲月固可輕
我今則異此久爲世網嬰一官猶拘坎軻三徑未歸耕
妻子寄異縣飄飄望東京寸晷猶可惜客子當念程
飲水上馬去兩翁任輸贏

蝴蝶行

蝴蝶飛渡河來河北花已落河南花正開盈盈採花
女撲打還家去催身飛入粉奩中芳草連綿舊時路

枯柳

嵌枯路傍柳種插從何年枯條不可見人立何嵗然
輕脆豈耐久心腹俱空穿上無一鳥栖下繫萬里船
想見方濃時飛花舞青天行人多扳折慘淡注征鞭
今也儼冗冗東西過誰憐陋質非焦桐難試朱絲絃
英華餘歲許白蟻爭回旋誼公裴火試一照深處恐
有乘龍眠

戲寄邵彥瞻

道人養金丹笑我浪芝朮青瞳何皎然照映冰雪質
壺中玉樓好天外鸞驂逸境清莫回顧世味甜如蜜

車班班

車班班入亟關馬蕭蕭渡渭橋關下遊人不相識橋
邊美酒招行客海闊天高雲滿空風吹日暮還南北

發穀熟縣寄楊州同寮

清晨出古縣獨遇賣花翁芍藥三數朶瓊苞出新紅
皎如情人未桃洗朱臉半捲嬌春風去年維揚倍勝
賞此花開謝旬月中名園勝刹處處有深畦淺隴無
西東品流已多披絕異若數英俊遺凡庸遍來新花
更奇巧造化雕琢何時窮離家今日已千里雲雨浩
蕩迷淮東而今又及賞花月因循不賞花更空寄語
維揚好相識花時勉泛黃金鍾

別二友

鶴棲萬年松孤音夜號霜雙鳳想其悲一來助翱翔
會合懽未已離別慘可傷驚風動地起彼此隨飄揚
鶴飛望南山鳳亦歸故鄉回頭失舊侶雲路徒蒼蒼

東樓置酒賞桃李花

朱樓直瞰清池灣池上彩翠多奇山春風爛熳桃李
發倒影照映澄波間遠看已好重扳折堆積金盤霞
間雪促拍更歌金縷衣不辭醉倒花時節歸來酒醒
夢闌時袖上餘香猶未滅

寄勉甫

猛虎不伏櫪搏鵬笑鷦鷯丈夫志四海羞愧守門庭
君實豪傑士貧賤猶人輕憤發策蹇驢西走遊玉京
負書入太學大帶參諸生文章逸莫控學問驟以升
會未年歲餘謹譔得聲名定知有所立俯拾紫與青
顧我孤陋者聾瞽其聰明譬如山下泉礙險尚未行
無人爲激進安得歸滄溟所願朋君游揚波浩東傾
此志何日遂長吁涕淋纓北望風誦美心焉如柿旌

落花

嶺南冬深花照灼比至春初花已落乘閒攜酒到西
園鳥散蜂歸春寂寞江南此際春如何紅杏海棠開

正多歸期不及東風日猶得池塘看綠荷

送客到江亭

春江碧波渺天去兩岸紅桃落如雨主人到此送行
人落日留連會歌舞渡頭楊柳綠依依拂水搖風千
萬絲看看亦整東歸棹誰折長條贈我歸

翦玫瑰寄晦之仍書此爲戲

去年君嘗寄薔薇今年我亦寄玫瑰薔薇赭赤未足
愛玫瑰瑩白花草魁南園春深桃杏落但見芳草連
莓苔惟茲皎潔滿欄檻玉冠搖佩天邊來主人愛惜
屢顧盼寘心未暇攜樽罍寄君憑君巧吟詠仍須對

景傾金盃莫令薔薇竊見比恐遂羞愧不復開

寄鄒襄叔

西園春深百草長殘花紛紛綠葉光蜂歸蝶散情已
薄獨我遶樹行如狂亟令沽酒藉地飲卧嗅落蘂傾
金觴醉來意氣頗脫略睥睨天地如毫芒狂歌大笑
誰對值山猿谷鳥啼斜陽邦思高陽舊徒侶安得飛
至坐我旁登城引望不可見雲峯古木徒蒼蒼

南卒

坐食者南卒騎與子弟俱負甲則傭僦荷戈不能趨
嘈然金鼓鳴氣駭失所圖固無一技良徒行七尺軀
吾聞孫子教弱女成武夫吾欲練爾輩使之尬虎如
奈何天子詔苦禁蓄兵書軍旅非素習壯士心踟躕
羣蠻屢騷動主將復左除有急何以報思之可驚吁

夜聞蒼鶴唳

爲鶴不能白安用蒼其形厥頂又不朱無乃盜虛名
雌雄守枯木絶意冲太清夜號如嬰兒聒我夢寐驚
且欲火其巢念汝雛方生亟宜罷吻噪報我存養情

憩四

豈不樂有父母豈不樂有室家公行劫掠自取
死迫於窮餓情非他腥膻所得能幾許哭入東市肩

相摩嗚呼法令難力救囚乎囚乎奈若何

移石

誰言磐石堅勢不可動搖健犢引大車載行速如飄
良由植根淺未免遷徙勞觸類當自省我今慎所操

春夕寄兄

南北萬里道弟兄隔年別嬉鷺雙翻翔病馬隻驥縶
反關危坐久顧影愁腸絶清夜不可晨吟殘半窗月

養虎

西隣養虎已被齧東隣養虎計何拙哺之既久爪牙
强定看一日難羈紲寄語東隣宜早圖野心變態在

須臾壯士匣中有神劒欲斬虎頭君許無

折楊柳

江頭楊柳春依依主人此時傷別離留連祖席日欲晚恩弄綠影搖金扈手扳長條贈君歸紛紛鬧愁如絮飛人生聚散似魚鴈此柳春深有幾枝

王昭君

昭君十五入漢宮自倚花豔如芙蓉黃金不買畫者筆西子變作嫫女容羊車忽罟久不幸夜夜月照羅幃空嬌癡怨恨掩袂泣常恐蘭蕙摧霜風不堪坐守寂寞誓遂願將身嫁胡虜神仙縹緲下朝陽再拜玉

墀辭漢主天顏驚顧初相識自起欲留留不得吁嗟拂袖歸禁中邯鄲街珠出扶桑國色簇簇凝朝霜誰家金瓶簪內挂不夜火園林無顏色嬋娟去去陰山道幾日風沙貌枯槁千秋萬古恨何窮墳上春風無寸草

春日行

鶯啼花笑清明天黃金買酒斗十千良時恣意一酣酣醉倒扶起南堂眠須臾更深殘酒醒明月當窗風氣冷悶愁萬緒從中來幾欲長號淚如綆

子夜四時歌

春

二月春色來三月春色老東風收花去滿地留芳草

夏

火雲堆長空赤日沸巖瀑芙蓉已焦死不減貧管綠

秋

慘慘秋雲高蕭瑟西風起坐感歲華遷悲歌淚如水

冬

風霰薄愁雲雨冷成飛雪莫作苦寒吟行行桃李月

和經甫秋夕

爽籟愛蟲吟淒音悲滿永青燈無定焰照此心烱烱風生蕙帳寒月滿松窗靜萬慮歸寂寥參都忘榮辱境

詠橘

古人詠橘誇甘香獨我愛此千樹黃燭龍銜珠出扶桑國色簇簇凝朝霜誰家金瓶簪內挂不夜火園林際光折來便好命佳客玉壺況有榴花漿

別友人

江城春風落梅花我適南州君在家離筵勸我一酣酒送我萬里天之涯少年曾同竹馬戲漸長聚散良可嗟後時迴笑復何地寂寞無言雙淚斜

遺介之燕

長不過三尺堅如太古鐵身雖糞土賤名在佳果列中心惟養恬外貌頗多節憑君暫收採彼此無摧折

病中偶成呈介之

吾生十五猶童孩胸中膽氣摩天開自憐少年輒有老夫志恐是天仙犯帝怒責在下世馳驅乎塵埃壯志若鐵石頑直未易摧奈何諸侯不薦賢天子不聞名空使丈夫兒藏頭縮角埋蒿萊天不管地不顧此理得不鳴呼哉今朝大飲致沉疾朋友戢迹絕往來使人孤眠北窗下風雨蕭蕭良可哀冷笑今之世人少信義旦暮之間輒變喜愛成嫌猜介之不恤我扶力吟詠攄幽懷

城樓晚望

城樓高跨天中央登臨舉目極四荒蒼雲形霞物象變落日清風天氣涼樹深蒙密幽鳥語山勢蟬聯烟靄長溪流淙淙東下去安得扁舟還故鄉

西施

邀出苧羅山送上姑蘇臺果迷吳主意都忘越兵來

自警

大材恥衒耀深習甘藏海所以德業新闇然日光大一時師教誼百世仰風采豈比迷識人恃能多自壞

辨言

兩葉可掩目雨豆可塞耳小人多邪言君子防近蔽周公未免謗孔子亦遭毀人言不足信自古均如此

自重

千金人所重一物人所輕君子欲自尊接物以至誠行誼金石固笑語簡韻聲羣居自聳異暴慢何由形

遣鷗

水濱老父忘機關醇眠古石紅渠間深波蕩漾意不動白雲往來心與閑有鷗素熟翁如此命侶呼儔就翁喜相親飲啄少畏避自浮沉不驚起漁人窺之郎謀取手攜羅網來翁所羣鷗暨見皆遠近千里翩翩一回顧鷗情不薄翁勿疑辟禍未萌眞見機漁人羅網不在側敢辭旦夕從翁嬉

夏夜

更漏沉沉人響絕緋有松風韻清切是非榮辱不相關獨臥南軒半床月

戲書勸人飲

金烏翩翩玉兎馳流光上下矢發機人生於其間都無百歲期樂府舊傳金縷衣勸君須惜少年時我今爲君一歌之酒行到君君莫辭朱顏綠鬢不行樂白頭面皺將何爲晉時八達唐李白以飲馳名君所知何須白苦憊方得爲英奇榮華有分難力取可笑蘇

秦空引錐

李太白

卓哉太白詩家徒天然俊逸不可拘豪文脫去刻削巧遠意得自渾沌初酒醒落筆灑風雨當時所就皆須臾驊騮駒驟日千里鴻鵠翔騰凌九虛蹇驢尺鷰不足道徐步佐翥何區區後人吟詠多自敝錢句鍊字爲艮圖撞金拊石皆可聽未若霹靂轟天衢公之大才不小到俗議何者相加誣賤生仰慕風格美未能髣髴空躊躇

凡馬示同學

朝散集卷三

凡馬縣騏驥努力思遠行置之波驢中咫尺遂自矜學者所慮遠欲並揚雄鳴豈以勝時俗驟爾意氣盈聾瞽固易欺奈有聰與明作詩戒羣居吾言非汝輕

海南碧瑠璃鉼

手持蒼翠玉終日看無足秋天長在眼春水忽盈掬有意譴癡鬼詞氣凌鑠吏部高子窮料君所守正彼鬼何者能爲妖幽明路異不相忤有疾自是疎攝調强飯進藥姑自愛勿惑異說心空搖菊花未落遲君出猶可共醉樽中醪

送王秀才歸邵州

夫家逾年客千里秋風一夜歸心起平明驅馬出郊

乞巧

眾人喜乞巧我以巧爲憂言巧多欺佞行巧爲邪柔學巧競穿穴文巧多彫鎪巧不令如此宜吾之恥求我欲守拙性浩然鎮輕浮盡室眾巧門化以孔與周此志尚未遂感激在初秋南顧問牛女實能爲巧不

十日菊

昨日酒中花今朝籬下草馨香尚未改棄置一何早怨泣露華濕世情安可保

晦之詩尤瘧鬼某意鬼不能爲端士害奉作詩吾聞烈士仗忠信出入鬼神皆避逃惟彼小人鬼所

朝散集卷三

狎崇異皆自不善招晦之履行並仁義常揭名教爲已操天將大任預連蹇薄宦南州初折腰劬勞蓐星出視事冒突瘴霧匪一朝浸淫不制偶成疾愁卧漳浦擁敝袍有時體躁似灼火憤怒索筆爲長謠句中有意譴瘧鬼詞氣凌鑠吏部高子窮料君所守正彼鬼何者能爲妖幽明路異不相忤有疾自是疎攝調强飯進藥姑自愛勿惑異說心空搖菊花未落遲君出猶可共醉樽中醪

送王秀才歸邵州

夫家逾年客千里秋風一夜歸心起平明驅馬出郊

關北墅邵陵程尚幾道傍送者皆知己相顧慘悽將
挽止丈夫壯志自有圖蹔別何須淚如水

席上勸王八飲

細雨蕭蕭風淅淅凍雲倚天如掃墨高堂置酒送行
人金盃綴飲愁腸滌勸君莫惜蹔酣酊自今一別遂
南北後時月夕與花朝縱歌共醉安可得

冬夕翫月

夜深鳥宿人語靜中庭獨坐饒清興霜天高潔無片
雲海月澄明掛孤鏡飛光照物毫杪露冷氣逼人肌
骨冰苦吟未盡愁曉侵北向時時看斗柄

冬夜

冬夜一何永幽房寂無侶青燈弄微風敗葉鳴疎雨
凄清角聲動悲散穿雲去展轉卧書帷羈愁欲誰語

封川上元

穿城不千步十步燃一燈閃閃採斜風熒熒若疎星
士女魚鳥聚鼓吹盡蠅聲蠻俗自爲樂我心愁不醒

瑞蓮

花開自有嬋娟伴牽人情緒迷人眼寂寞雙紅不動
時皇英對立湘江晚芳心向背如相結媚臉高低開
已半欲隨蛺蝶採清香堪恨緣池風浪暖

江上獨步

晚步碧江上掀衣怒四顧安得一葉舟飄然五湖去
浩歌風月古醉倒煙霞暮誰能逐羣動役役趨世務

寓目

白日照園林悲風又蕭索橫秋隻鵠健駕海孤帆逸
陰雲帶雨歸晴嶂排空出一望一高歌憑誰縱吟筆

有感

驚風拔古松浮雲掩秋月對景輒悲歌隨聲入清血

題清溪圖

清溪之水清無泥鳧飛雁下大子池昔人曾比翠綃

舞安得卷之必白隨畫師摹寫多巧思只用鳥田數
張紙戲拈禿筆掃成圖濃淡適廻眞得意江磯釣浦
遠更深昔時行處皆可尋張公好雅心不俗眉山先
生爲楚吟公今奉使庾嶺南峽中喬林與天參白雲
搖曳入船戶清猿呼嘯窺江潭天霾不開地多熱佛
桑山丹赤如血此時一展清溪圖酒落胸中貯冰雪
南方不可以久留祝公歸來此中州枕白石兮漱清
流蘆聲戰雨易若颺風之拔木漁煙凝晚易若海霧
之橫秋　已　在　江九華廬阜欝相望千里思
公如咫尺扁舟棹月到池陽

律詩

初三夜作

曉色漫漫看雪下溪流脈脈見潮生船窗靜坐無賓客樽酒相從只弟兄會合都來能幾日留連遮莫到三更何如徑就舟中宿岸陡泥深不可行

再用元韻

小舟衝雪魚新買濕荻吹煙火旋生一笑兼留青眼客半年不見白頭兄厭厭劇飲嚣頻恥滾滾高談僕一

屢更故使移船相近住幾番潮信不能行

初十夜作

洪洪積水遠亭基月白風清夜坐時轉枕開船即千里祇應重到解相思

眞州元夕

擾擾州城一彈丸燈光疎冷月光寒帆行猶恐人相識紫褐圓條著道冠

遊江寧天慶觀久祝軒見梅已落有懷寄常父

記得東齋折小梅數枝寒色未全開江上別來今幾日暖風吹遍雪成堆

造王舒公第馬上作

濯濯春容在柳梢野梅相壓吐香苞日邊明晦雲無定雨後寒暄氣欲交抱藥懸蟲猶帶蟄銜枝飛鳥已營巢高懷不愛三公府白水青山滿近郊

呈舒公

磻溪莘野亦初閑去逐功名遂不還豈有太平辭將相却來高卧對湖山寃心眞出三千界注想長虛第一班踽踽朱門舊時客胥寒衙雨到郊關

元子發龍圖以程公詠三園詩見示亦成一篇

名園有一已堪誇勝事三園屬一家杖策可遊緣近宅得春最久爲多花人居玉府眞仙格地占錢塘最物華兒說江湖堂更好煙波清興浩無涯

題姑熟堂

青山便是元暉宅采石相傳李白墳誰使閶仙來此住姓名輝映少知聞

戲寄葉縣黃魯直

西山曾夢巫山雨南浦常迷洛浦珠古縣寂寥官況冷不知還憶舊歡無

贈武科胡七

三尺青蛇丈二矛蜿然來應武科求東南近出人才
美西北當寬帝顧憂戰馬夜嘶榆塞月征衣寒犯玉
關秋古今將相皆無種好取班超萬里侯

和常父

平生苦厭家爲累今日應知痛定人羣婢諠譁寧復
有一燈蕭灑自相親溫尋簡策評三豕點綴文章學
受辛誰爲丹楓會愁客深秋清思滿江濱

喜經父閣試第一

決起南溟近北辰風雷含蓄待經綸殿前欲奏三千
字閣下先爲第一人擢等定如唐處厚封侯終似漢

平津應嫌有弟眞癡絕抱甕區區正苦辛

喜經父制策第一

過閤程文推首出臨軒親策復先鳴大科江左未嘗
有此事吾家眞最榮獨步以才高宇宙橫飛不日到
蓬瀛翩翩兩鷁高萊下豈識鵬搏九萬程

親策賢良第一番吾家羽翼蔚高騫當時棄祿嫌民
擇此日登科勝狀元四海望風期將相三親聞捷慶
兒孫台州已有公台兆預約當行必踐言

初食鱖魚憂蒿

魚從網師得蒿自麥田求斫鱠嘗鮮美調羹享滑柔

江南見春物野次助晨羞人各甘鄉味鱸蓴未易侔

題夏大初丈高居

入門已可愛庭戶覆清陰更有池臺勝相連花木深
山川供隱几風月伴抽簪七十鬚渾黑知公但養心

萃勝亭

蕭灑東堂思已清史詩一徑上幽亭天生喬木爲敬
蓋地借羣山作畫屏有志休官頭未白多情好客眼
偏青知公故欲來高處日送飛鴻在杳冥

滕元發池州蕭相樓

相國當時此建旌正如今日擁三刀規模忽起淩干
杓高觀公磊落眞人傑莫向江山賦楚騷

再賦蕭相樓

尺意氣相期在一陶桂礎下連坤軸壯簷牙斜捕斗
廊廟之才守一州暮年名位等鄧侯簪纓七葉皆當
軸棟宇千章爲起樓撫事蕭條人已遠臨風悵慨意
相投期公便握機衡去留取餘光照斗牛

哭張子禮

漾楓貴池郡傷心甘澤園笑言成死別風味想生存
花木春無主蒿萊晝掩門尚思歌舞會些語爲招魂

出郊

田下泉鳴春雨晴新秧無數已齊生一年農事從今始曾見西風玉粒成

松花

曾聞高節冒冰霜三月開花滿路香虬鬚龍鱗今老大學他桃李弄輕黃

蓮葉

蓮菜田田出水齊清香已有曉風吹物華光景人誰覺便是開花結子時

清暉館

湖山秀氣合庭榭綠陰初吹臘新嘗酒鳴榔旋取魚

青規諫官疏丹轂使臣車醉尉無儀檢將軍莫怪渠

華堂之弄璋亭

開亭面峯島來客慶桑弧屢種藍田玉新還合浦珠

海邊桃結子天外鳳生雛莫笑軒楹陋高門卽似于

西軒

新作朱門向水開雖臨行路少塵埃久藏勝境因人發盡放青山入坐來

初回晚年事事皆疎懶頗得閑官養不才

夏晝

落花窗是磯晴鳥不爲喧野水從侵道青山任塞門

更身閑似隱官舍靜於村開卷何曾讀風來只自翻

和唐林夫游家園

荒園忽報枉高旌旋設屏帷當小亭重覆江山天外遠回環松竹坐中青勸酒美酒罍頻恥看跡名書墨

尙馨莫笑區區身未退待公鵬擊我鴻冥

庾樓

高城枕浩渺層樓壓崔嵬路繞清陰上山分爽氣來天低風動幕空迥月浮杯遠眼征帆盡涼襟細雨開

行人望蓬島游客比春臺豈獨登臨勝扶頹不易才

夏夜

小雨初收深夜涼杖藜徐步立回塘一天星月清人意四面芰荷遺我香大隱嘗聞在朝市昔人何必濯滄浪應官粗了心無事便是逍遙物外鄉

種花口號

幽居裝景要多般帶雨移花便得看禁耐久長顏色好繞堦更使種鷄冠

蜀葵萱草暎根在金鳳鷄冠著地成併作暑天庭戶景深叢時見一花明

池上

汲水添池池已深小魚無數亂浮沉綠萍荷葉皆涼

冷更有庭柯百尺陰
羣魚散漫吸新水好鳥間關啼翠陰悠然物我俱自
得一霎南風吹我襟

桂堂

團團濃綠隔窗紗曾見叢生瘴海涯太守作堂眞好
事謫仙題牓更增華孤根直節非今日秀氣清香自
一家氣候人間應較晚月中子落此開花

通判成郎中生日人送香合壽星皆不受獨以
詩獻

和似陽春靜似仙謳謠千里祝公年暫留卑濕江城
地且應舒長夏景天盛德自當增壽考高才行且復
藩宣香奩畫軸知無用只有詩篇不直錢

詩致卓道士靈坐

陰陽藻鑑兩俱優落落高談氣自秋仙馭晚留山水
國客星曾入帝王州邦乘眇茫并歸三島空葬衣冠付
一邱作須馳書謝人世知君平昔悟浮休

次韻和王通叟

春生湘浦即當還窮覽雲山得據鞍灑落文章終不
俗從容談笑尚能歡千金駿馬將辭主一曲胡琴遂
掩棺世事相因古如此誰知魯酒累邯鄲

夏日甘寢

疏風動木葉細雨濕蛛絲心下無閑事人間有此時
微涼紗半卷幽夢角徐吹此興惟吾解兒曹莫使知

晚興

驟雨打荷葉嘈嘈如語言高齋正薄暮宴坐不知喧
極靜開心地新涼入鬢根交游何用絕自罕到吾門

張子明白廬山歸云十五夜桂子落於太平觀
鄉人謂之大熟與豐年之兆也

誰撼月宮丹桂枝墮增圓實似珠璣山中道士拾不
盡湖上仙人擔得歸半夜香風飄澗壑一時甘雨徧

赤故將緻綠間嬋娟

晚興

展簟當簷卧微風送晚涼雲移自徐疾蕉舞更低昂
陰德元豐政遺書太史編後人瞻髣髴圖像在凌煙
結網蛛營足歸巢鳥亂行支離聊度日那復論行藏

露夜

寂歷簾櫳深夜明搖廻清夢戍墻鈴狂風送雨已何
處淡月籠雲猶未醒早有秋聲隨墮葉獨將涼意伴
流螢明朝準擬南軒望洗出廬山萬丈青

晚望

秋江水自壯更值雨霧霽落日增野興連天吹細波
城依溢浦近舟傍柳湖多吾已忘清濁安知孺子歌

禾熟三首

百里西風禾黍香鳴泉落竇穀登場老牛粗了耕耘
責齧草坡頭卧夕陽
豐年兆象慰人心鳥雀啾啁亦好音玉食兒郎豈知
此田家粒粒是黃金

雨足川原還驟晴天心斷送此秋成穀收顆顆皆堅
好想見新炊照盌明

深夜

閒寂方深夜清涼別一天臨風但獨坐愛月不成眠
久勸調羹手新尋辟穀方謂還周衮繡重補舜衣裳
忽報中台折同嗟一鑑亡森然棟梁氣今此揖黃腸

又

戍漏傳聲小庭柯轉影圓露寒侵背側移榻近堂前

和朱君況卜居

吾身當老此園中世路崎嶇幾萬重且飽稻粱隨鴈
鶩盡將雲雨付蛟龍求閑有志終須得招隱何人肯
見從且爲蒲田朱處士比鄰先種七株松

和貢元師見遺柳書

古今諸柳孰爲長矯矯鐵懸衛最良自富詩才堪繼
惲兼深儒學有如芳當時屢獻箴規益末世惟傳翰
墨光石刻見貽眞雅賜崢嶸筆力有餘剛

鷄冠花

萌芽澆灌已成叢一一深紅問淺紅偏近黃昏顏色
好分明秋景畫圖中

睡起

睡起西風掠鬢輕蕭然庭院晚寒生浮雲便作飛鴻
意細雨仍兼落葉聲物不求餘隨處足事如能省卽
心清山林朝市皆相似何必崎嶇隱釣耕

送郎祖仁奉禮

碧落聲華蓋世高袁烏才業亦時豪靈淵自出駒千
里丹穴今看鳳一毛方略從容能處事精神灑落見
揮毫東行想足資清興江上秋風卷怒濤

次韻孫亨甫見寄

淮多齟齬退爲安未省乘軒勝抱關半世青衫貧爲

秋夕旅館談禪用元韻呈林夫
義以酬和不顯形孤標直氣蔚亭亭天涯謫宦頭將
白江上論交眼倍青自性本空觀水月外塵相染喻
風鈴昨宵共說無生話勝讀西來一藏經
林夫訪及書室夜話又用元韻
珠玉相輝媿我形正如朽壤附云亭宦情已比春雲
薄交義猶期老柏肯坐久北窗號過鴈談餘荒戍咽
疎鈴知君不厭寒宵景世上風霜已屢經
至城東作
地形磅礴接匡廬曠野人煙乍有無栖故稻梁方待

穫識家鷄犬各隨呼農耕半傾如僧衲牧跨羸牛似
畫圖官守投閑省墳柏滿林霜露涕沾濡
出郭二十里依山八九家茅岡風卷燒土井雨推沙
凍蝶依殘菊幽禽立卧槎路邊桃李木猶發小春花
惜菊
碧玉枝頭手自分花開晚節最憐君斜簪短髮能迴
老滿泛清樽要助醺著雨半荒猶爛熳繞欄三逕倍
氤氳更收殘蘂縫爲枕長得好香深夜聞
冬夕西齋
平生疎野得江湖歲暮西齋擁一爐雨滴空堦如白

語風吹長木更相呼世間寵辱收棋局機上光陰入
酒壺近日睡時全少夢扳緣狂想自知無
冬夕即席作
燭滴胡桃淚香蟠春蚓灰酒花隨煖聚酥蘂帶寒開
自有清歌送惟愁畫角催隔簾疑曉色雪壓數枝梅
至日作
年光吹盡任飛灰且慶舒長舉壽杯積海彌旬三尺
雨新陽半夜一聲雷家人環坐相酬勸賀客先期戒
往來熟醉騰騰成小睡晚寒更起恥殘骸
小庵初成奉酬元師

伐竹誅茅挂織蒲半規小榻一方廬不隨健鶻摩空
去且免窮猿失木呼自有琴書增道氣別開世界在
仙壺幽人欲到知何意若說眞庵彼豈無
口占
東皇旌節下蓬壺一夕芳菲徧海隅紅破落花將引
蝶綠深煙柳已藏烏異鄉旅食頻年久故國風光此
日殊常是登高牽望眼醉吟今喜在江湖
寄常父
紅蓮綠水本優游消絶東南七寶州見說新書亦多
事每聞誣檄少歸休年共計駒千里末路堪嗟黍

一邱正是江邊桃李月鶴鳴度曲寄離憂

和劉江寧韻送張天覺同年三首

傾蓋爲吾喜開樽爲子斟笑談天下事忠義古人心

戢翼丹霄遠藏鱗赤壁深彈冠行且起朝列遲華簪

又

酒可平孤悶無辭滿滿斟劒橫牛斗氣松抱雪霜心

澤國波濤壯春天霧雨深清衷記風采白筆舊曾簪

又

戲挹東溟水期將北斗斟大鵬誰拔翼老鶴未償心

卷箔江天靜停檣野岸深晨羞卯一飽荻筍正如簪

寄題蕭升之姨夫竹軒

開軒君子意種竹歲寒心高節淩雲秀孤根得地深

秋暄谿上雨暝宿嶺頭禽預約疏三徑他時伴醉吟

席上送孫知損通直廣東漕

度峽經瀧行路難嶺猿越鳥避旌竿身從日下恩光

素故人相厚眼偏青幅巾舍敬殊官屬華衮騰褒入

帝庭一薦未爲門下德荷公敦篤殆忘形

送周文之主簿

暖聲落天南暑氣寒事國以忠宣計遠與人爲福莫

如安觀公才力宜高位豈復區區久外官

春晚遣興

俊逸駒千里孤高桂一枝清才比栖棘餘事付枯棋

紛紛柳絮入簾飛正是餘霖花發時斷送日長惟有

小邑今官滿當塗半已知揚舲發江浦策馬拏京師

睡留連春去可無詩狂鞭迸筍偏當戶綠葉成陰巧

待詔須金馬支床笑玉龜都塵亦可畏莫遣素衣緇

夏日游湖亭

漫漫湖水拍堤浮欲到南亭泛小舟平日登臨如別
境後來語笑尙中流採菱斫鯽皆新美賭酒圍棋自
獻酬對面火雲高萬丈誰知此地有清秋

倦夜

滅燭恐招蚊迎風怕撥門讀書都已廢就枕益加煩
缺月籠烟淡羣星帶暑昏徐行得佳處荷葉滿南軒

與張子明飮湖亭

小艇衝湖過幽亭枕水虛風來荷氣外人在木陰餘
濕印新開酒長茭族貫魚遥看鶴歸處便是謫仙居

大暑

澤國已炎暑夏天仍永朝炙床爐燄熾薰野水波搖
飛鳥不敢度鳴蟬應自焦可憐花葉好顧鶴苦霜凋

入山馬上口占

奕奕秋光照眼明野香山秀互相迎路穿蒙密無人
見天借陰涼助我行水竇淺流如貝玉松風疎韻作
韶琴一重一撥塵埃遠故比城中分外清

再用元韻呈熊伯通

一塗膺門眼已明欣然倒屣辱公迎林泉占作仙人
宅杖屨容參長者行道論風生揮玉麈湯心塵積飮
金莖匆匆短棹依城去連夕西齋夢寐清

寄熊伯通

南山九疊勢千霄中有長松蔭寸苗好景常聞太平
觀謫仙更住上清橋風吹石徑秋聲早泉落雲根暑
氣消方外相期蒙雅眷只應心隱不須招

再用霄字韻

豁然披霧睹清霄沛若爲霖灑旱苗身逐歸雲朝傣
洞心隨流水暮縈橋人情不用相輕重物理從來互
長消器業如今合廊廟伫聞尺一有嘉招

初伏夜坐

露坐已侵夜炎威猶未收何言百蟲噪無故一星流
苦渴須漿解微涼以扇求頒冰是今日唯玉想神州

寂歷人初定逍遥物已齊夜涼天似水月在小橋西

午睡

雨盪炎天氣風生喬木陰清涼一枕睡勝得萬黃金

早秋

一雨洗煩燠涼風開早秋散行身覺快廿寢夢相求
已作黃花意誰爲墮葉愁南山青似染羣擬更登樓

七夕

高列瓜華結綵樓半空燈燭照清秋秪應用盡人間

巧更欲遠從天上求

送馬朝請使蜀西

海水揚波今合清秋風千里使華行言皆有道非徒
發事若無心更不生談笑從容懷遠俗琴書蕭灑寄
高情伫聞靜勝諸纏服何必樓船十萬兵

八月十六日晨月

團團冰錦吐清輝今夜何如昨夜時只恐月光無好
惡自緣人意有盈虧風雲洗非常深地闊天高是
處宜百尺西亭吾獨有更教玉篴倚欄吹

送郭明叔宰分寧

十九

朝散集卷四

西安蕭灑我嘗游去日修川泛小舟民本豐饒矜氣
節士多儒雅出公侯梅山晚翠屏當戶茶井春芽雪
滿甌預想絃歌富閑暇白雲深倚鳳凰樓

送提舉太平觀熊舍人

未歸西掖掌絲綸且向南濠作守臣三已未嘗觀慍
色一鳴從此邦驚人朱轓暫去求民瘼黃閣行當秉
國鈞記取疊山公舊隱幾多草木待青春

又

江州幾日到滁州風送征帆舊業收幽谷水聲先入
夢嶸峯山色遠隨舟素無公事多閒暇當有新詩自
唱酬寂寞舊居誰復顧桂花深鎖一堂秋

高才喻蜀策蕃羌凜凜威名動四方裁正稅官新法
度發揮詞被好文章暫還紫府煙霞冷却上青霄道
路長寄語吏民休浪喜使君寧久在滁陽

熊伯通阻風未發拏舟就謁留飲數杯

清晨已送君南浦薄暮未行天北風此別謂言千里
還笑談還此一樽同鐵山重疊雲垂地玉馬騰驤淚
驚空涉險臨危須自戒且維舟楫莫悤悤

送沈行奉議赴辟陝西

除詔移關陝征塗半斗牛落帆江浦月躍馬戍垣秋
慈嶺霜吹劍龍堆雪點裘兵家破竹勢幕府湧泉謀
且作從軍樂安知出塞愁觀公頗豐下努力取封侯

送覺茲住鳳山

十年虎谿老邨上羌山岑今向江西去與人傳法音

又

谷虛聊應物雲出本無心猿鶴空相怨舊庵松檜深
秋來常苦熱今日令方行浩浩風喧木冥冥雨壓城
薄寒如解慍殘序亦關情曉鏡須甘老催人白髮生

九月十八日作

蘇子由寄題小庵詩用元韻和

官身粗應三錢府吏隱聊開一草庵擁砌幽篁從月
砌

映覆簷喬木與天參畏人自比藏頭雉老世今同作
蛹蠶豈獨忘言兼閉息舌津晨漱不勝甘

陶寺丞挽詩

清德如彭澤高名繼隱居弦歌非我志泉石愛吾廬
世事冥心外門風積慶餘魚軒偕鶴髮歸葬引雙車

黃道士求詩戲爲口號贈之

黃君有術吾將問不似尋常問進身二頃良田數間
屋幾時得作一閑身

冬晝作

霜陰收欲盡班駁意初晴漸喜山將出只愁雲更生
鳥窺晡後屋雞唱午間城灰圻紅爐火微煎傍耳鳴

十一月作

欲雪還成雨垂霜却變陰封疆五嶺近甲子一冬深
密葉猶低戶微風倘快襟松筠雜蕭艾都有歲寒心

冬曉

城上猶吹角官驄已罷更蘿疎知我性懶惰亦人情
大被初霜冷橫窗半月明翻身更甘寢鷄唱第三聲

正月三日唐林夫舟中醉題

屢伏青蒲地嘗登羣玉山家貧甘遠適誼直得生還
瘴癘謳吟外風波笑傲間今朝一樽酒萬事付酡顏

朝散集卷四

敗葉深埋砌清陰密擁門生涯爲廢宅景物似荒村
經始謀藏拙臨軒肯屈尊竹間煩仁立高誼見公存

據案小睡

春氣已回人固頓雨聲不斷夜淙淙四支退食昏如醉兩眼看書澀有煙散帙橫經邪肯讀埋頭曲肘卽成眠只愁稚子窺吾懶豈畏諸公誚腹便

南軒

細雨紛紛不見山卷簾煙景畫圖間一池春水風吹皺戲鴨鳴鷗作隊閒

戲爲難韻同官和之

和柳將成線殘梅尚有枒破春寒料峭送晚角喑嗚
地僻閑賓榻泥深隔酒壚此時愁寂寞幽悶寄操觚

賈誼

措置由來有後先遷行無迹盡觀天色黃數伍疑非
急此事知君正少年

于瞻子由各有寄題小庵詩却用元韻和呈

二公倦軾皆千里兩首新詩寄一庵大隱市朝希杜
史好奇兄弟自岑參雪天凍坐癡於崔雨夕春眠困
若羣不是本來忘世味便投閑寂亦難甘
久雨不止二月半以勅醮廬山眞君殿入夜星

月皎然

連朝苦陰雨入夜月華新清醮當今夕眞君信有神
燈光想如晝香氣自生春水旱多爲害當思更爲民

寄題蕭丈止亭

創迹忘當世開亭枕近郊情非惡冕紱樂不似衡茅
靜看雲歸岫閑知鶴在巢春風動幽興植杖數花苞

春夜

酒醒殘月在西廂悄悄重城春夜長何物與人清意
思瑞香花發一亭香

和經父寄張績

蕭蕭木落洞庭湖一葉扁舟盡室居吾道已衰投直
筆人情難合卷長裾重輕自繫朝廷勢褒貶猶存史
策書所遇於天皆有分未將鴟鮒羨鯨魚

阻風呈經父

風響翻空若疾雷舟行值此頗淹回坐看鷗鷺浮波
去近見蛟龍帶雨來春色未還江上柳雪香誰寄嶺
頭梅欲收美景陪清唱恨乏當時子建才

詠檣

以小能行大天機寄物形泛流最有助深壑屢嘗經
迅速功無比謳鴉韻可聽江空橫一插羽翼水府散雷霆

鷺浪來湘浦搖風過洞庭侵凌秋島霧破碎暮灣星
鷹鷲驚羣起蛟龍睡一醒浩然乘此興東去絕滄溟

詠柁

厥初誰創物似此亦難求擺合千尋浪回旋萬斛舟
形如一臥扇力敵九犍牛出沒居相半東西勢自由
高風當絕倚淺瀨亦徐收軋軋微鳴曉裁裁迴浸秋
隨灣掉轉尾避石掣開頭自有施功地何嘗厭下流

至日阻風飲于轉運行衙呈經父

枉渚停風棹華堂置酒壺雲低岳陽市雪滿洞庭湖
醉眼看梅蘂歡心合棣柎去年今夕夢江國向京都

和經父寄張績

解縱梟鴟啄鳳凰天心似此亦難詳但知斬馬憑孤劍豈爲摧車避太行得者折腰猶下列失之垂翅合南翔不如長揖塵埃去同老逍遥物外鄉

和經父登黃鶴樓

半通官職萬人才卷蓄經綸未得開鸞鳳託巢雖枳棘神仙定籍已蓬萊但存漆室葵心在莫學荆山玉淚哀倚伏萬端寧有定塞翁失馬尚歸來

和經父登黃鶴樓

複壖重沙望不窮坐收千里一樽中天邊江漢波濤上陽地下神仙窟宅通窗影偷來溢浦白簷光飛入沔漢宫只爲多嬌便相妬芳心相隔不相同

詠冰

城紅豁然已盡登臨興雲閣章亭謾在東

厚薄因風結方圓隨器成黃河白馬渡大澤老狐行暖曲流雲液陰隅聲水精眩然心一寸願比玉壺清

和詠綱

已向晴簷下還於晚架張鱗餘銀皎皎目帶淚浪浪細入詩人詠輕隨釣叟裝結繩相效久遺象本歸藏

瑞香花

去年荆楚賞芳菲今歲江淮水渺瀰綠髮方當少壯日清樽不負艷陽時風波此去猶千里桃杏何緣見一枝獨有瑞香花兩檻遠將春色自相嗤

李白祠堂

灑落風標眞謫仙精神猶恐筆難傳文章若出斯人手壯浪雄豪亦自然

太白之精生李白詩中元帥酒中豪軒然眉目已如此況着當年宫錦袍

雙頭牡丹

牡丹意態已無窮況是連房鬬淺紅曉色競開雙萼上春光分占一枝中娥英窈窕臨湘浦姊妹輕盈倚漢宫只爲多嬌便相妬芳心相隔不相同

寄經父

借問東來常太晚富春亭下艤扁舟陰天漠漠行梅雨寒色蕭蕭報麥秋曲渚潮平猶未度隔江風急不勝愁此中望斷相思眼家在蓬萊更倚樓

選官圖口號

環合官圖展覲呼象子圓飛騰隨八表赤擢折在雙元已貴翻投裔將蔑邽上天須臾文換武俄頃後馳先鉼雜賢愚品偏頗造化權望移晴欲脫患失膺俱懸慍色觀三已豪心恃九遷窗知卻罷局榮辱兩茫然

律詩

熙寧四年中秋

月滿光尤好秋殷氣更清頗年苦陰雨此夜獨清明
後閣羅甥妹前堂合弟兄團圓最相稱盡飲至深更

和舍弟送行往密州

一覽鳳凰句況當鴻雁秋雲山回倦首煙雨上扁舟
土俗京中陋官居學舍幽蓬萊醉中夢尋我海邊州

次韻和常父發越州

北堂相送出城西忍見臨分獨自歸日暮荒村一回
首秋風吹淚各沾衣水通鑑曲行將盡山似稽陰認
却非薄宦牽攣不得已此心何以報春暉

渡湖江未得

歸家已四日三日雨兼風海水飛天上江雲入坐中
愁腸寒更結歸夢濕難通未有淹留恨封圻尚剡東

西興

舟行頗滯滯累日驛前豬大雨翻盆盤狂風作鼓鼙
兩湖空早晚一水限東西憶昔遊湖棹新晴傍會稽

懷越

城隍壓高崚樓觀抱青蒼東磴迎風細西池引步長
蓬萊山列畫清白水含香海內行幾半茲游最不忘

次韻和常父渡江寄經父

江風初息浪花低軋軋扁舟犯曉雞想得蓬萊秋睡
覺暖寒方索玉東西

新開湖

湖應與海接歲暮水猶多淨色平蒼野餘香積敗荷
舟行依累石鳧起散圓波誰似漁翁樂鳴櫂作楚訶

題清斯堂

河流與淮接於此一堂成水色已可愛主人心更清

魚潛曉日靜柳落秋空明本自無塵土何須歌濯纓

發山陽

黃昏飲官酒半夜解扁舟鉤簾得清景風月滿淮流
天垂與波接野靜更煙浮深有乘槎興銀河或可求

送登州太守出城馬上作

匆匆送客出城闉霜意方高日漸曛青嶂依空先有
雪黃沙匝地半和雲旌旗明滅隨車遠鼓角悲涼隔
水聞正是無聊一回首兩行白馬映紅裙

呈夢錫節推林思永察推

崎嶇蹇苦遠騰裝喜得高材共此方當以清談銷日

月更將和氣啟氷霜堂前絳帳懽容迹幕下紅蓮幸借香閒夕肯來相伴否小窗殘燭厭更長

適直劉從道供奉往信陽鎮用前韻送之

君馬匆匆起信陽雖云同郡似他方村沙卷盡黃昏日海水吹成半夜霜別恨不須青草色歸期當及小桃香閒官冷局遥相望兩覺迢迢歲月長君約春中還城

夢錫同遊賀園題詩云誰知清淡者冬月亦登臨

寒景崢嶸歲已深誰知清淡亦登臨雨吹廢館苔添綠霜落空城樹減陰向晚旋留題葉句隔年先有探梅心相期紅藥濃開日一醉東風費萬金

新作書室夢錫示詩談其清坐

新闢西垣小室成開編靜得古人情崢嶸老稚寒无健窈窕幽窗雪更明我媿濫竽居此地君能領蓋似平生簡詩何必深相羨涤水芙蓉豈不清

呈慕容

夜雨曉來欲清寒使客顏雲昏天帶海風闊地無山蓬蒿君等閒茅簷我閉關新書正多事何幸擁爐閑

寄從道

相逢苦不早相別又忽忽祖席侵華燭征車傍北風

車斜酬唱闕爾汝笑談空遥想支頤處孤村海霧中

晚晴見雪呈夢錫

東北風聲急西南日景斜斷雲方散錦飛雨忽成花見落初猶少量深久漸加遠天明映玉晴地濕圍沙浩蕩隨陰氣須臾變物華清輝迷粉蝶寒色帶昏鴉又是流年暮同居滄海涯寂寥求自遣小詠寄詩家

立春

春風不擇地亦到海邊城衮衮衣冠會喧喧鼓吹迎為牟一何苦舉世盡相爭下客心偏靜停杯想耦耕

春雪

纔喜春風昨夜歸凌晨又見雪飄衣綴林似惜梅花落撲地爭先柳絮飛寒氣却迴侵暖律陰雲徐上破晴暉近來四序如無主欲向東皇問是非

正月十四夜

都人正行樂天氣忽微陰盡恐明朝雪如何此夕心輪蹄迷道遠鼓吹亂更深我獨甘幽靜青燈照苦吟

十五夜

今宵好元夕丑歲大豐年委巷通車馬高臺奏管絃燈光照人候月色爲時圓此樂眞難得無辭酒滿船

十六夜

明夜更無今夜燈都人爲此不勝情皆言隔歲期猶
遠共約追歡直到明君飲霽臺春易醉我眠孤館月
同清東風亦有相撩意夢覺猶傳絃管聲

春陽

春陽已出地冰雪尚崢嶸半作泥塗濕尤妨車馬行
溪流成小派海氣亂新晴澶鬱須披豁誰同上古城

古來

古來豪傑起太半在山東甚矣承平久蕭然武備空
封疆瀕北狄士卒成西戎器械恬兒戲城隍駭土功
朝廷急掃敵草莽許輸忠尤恨天門遠無由半策通

朝散集卷五

次韻和常父

卧龍當日醉吟身今落天涯似旅人早夕思親增悵
望嘯歌懷古更悲辛角吹海上千山月草入江南萬
里春欲去尚留心未決夢魂長在越溟濱

赴官並出江湖上講學聯盟海岱中會合尤嗟別離
促音書何似笑言同黃鶯度曲爭催曉紅杏薰香半
倚風景物佳時憶相見恨無雙翅逐飛鴻

寄常父

感城未到已嘗聞文綵魚鹽市不貧千里山川齊故
地百年風俗舜遺民泉聲滑滑長如雨海氣昏昏晚

得春北渚環波皆好景爲兄詩筆長精神

春色最佳呈夢錫

小雨初收物象新日華徐上氣氤氳欲知春色最佳
處萬里青天無片雲

探遍名園花未紅高臺極目與何窮欲知春色最佳
處盡在綠楊深淺中

紅日遲遲晝未央北窗高枕傲羲皇欲知春色最佳
處啼鳥一聲幽夢長

春閨六言

夢回紅玉孤枕日上珍珠半簾雲彩陰晴不定柳梢
濃淡相兼鴈柱怨憑曲寄獸爐愁逐香添更倚危樓
目斷却訴東風淚沾

燕子舞開煙綠杜鵑啼破花紅滿地夕陽芳草有時
細雨斜風錦帳尚寒夢短彩牋雖遠情通淚痕染在
襟上愁緒織向機中

上巳

上巳陪游騎城南俯落暉溪山俱可愛花木自相依
佳節雖行樂他邦未得歸蘭亭應禊飲回首白雲飛

八日

花下飲餘留晚轡溪邊行處把春衫東風作惡波微

起不得移舟滴水巖

登資聖閣

平時常仰望今日一登臨海岱封疆小乾坤氣象新
廢城增古意疊嶂起詩心遠目方馳騁春雲還自陰

寄常父

繚繞龍山半府陰春來漂泊阻登臨蓬萊闕下花多
少清曠亭前水淺深暮靄漫天迷望目東風絶海送
歸心新詩亦有思家意應憶當時共醉吟

行香

枕上杜鵑啼忽忽早起時出行天未曉月在杏花枝

次韻和昌齡落梅

玉摧繁艷藉消香漸見園林綠葉光莫誚春風少情
思爲君開偏萬紅芳

登賀園高亭

東武名園數賀家更於高處望春華深紅淺白知多
少直到南山盡是花

戲促二幕客

寄語紅蓮幕當歌金縷衣採春會有約今日已春歸
晝眠呈夢錫

百忙之際一閑身更有高眠可詫君春入四支濃似
酒風吹孤夢亂如雲諸生弦誦何妨靜滿席圖書不
廢勤向晚欠伸徐出戶落花簾外自紛紛

初食牂炯菜

九仙山上牂炯菜幾日春風長綠苗有客提攜到深
巷自言乘援下青霄口嘗異味雖珍美目斷孤雲却
寂寥千里思親不獨他慨然食罷一長謠

呈王予高殿丞

天上人間事不同相思何日却相逢芙蓉城在蓬萊
外海濶波深千萬重

接通判于邱氏園園人獻牡丹太守不收余私
取其絶好者以歸

薄暮歸來何所攜牡丹初剪半開時濃香盛色俱堪
愛占得春風第一枝

兄長寄五詩依韻和寄詩各有所懷

憶昔西尋山下園芙蓉香裏醉頹然幽篁迸筍無餘
地老木交陰不計年徹幕旋迎秦孝雨沈杯旁引鑑
湖泉舊游寂寞今誰到應有秋苔長綠錢懷西園

昔同詩客到山陰馬上相隨不廢吟平視溪流綠煙
遠回看府宅白雲深紛紛落塵陪高論艷艷浮蛆勤
滿斟賓主如今各分散詩成長詠作吳音懷山陰館
謂沈司封

蓬萊彼此一閣身把酒臨風送晚春城邑萬家供氣象湖山千里助精神深林鳥語留連客野徑花香著莫人今日天涯共悰悵歸心夜夜轉車輪懷蓬萊閣

憶昔幽尋到井儀繁花落盡綠陰時雲迷步武多相失風大襟懷只自知金斗倒垂交勸飲玉蟾分面各題詩淋浪醉墨留兩壁好事于今刻作碑懷井儀堂

昔尋小隱到王家早出歸時逼晚衙勝奕高亭弄紋局擷芳深逕采新茶竹邊雲過陰相得蓮外風來氣益嘉夜坐西堂有餘興解酲更進一銀瓜懷王家小隱庄庄有勝奕亭擷芳逕

朝散集卷五

郡城

幕府多閑暇城壁避鼙烝金柝揮落日銀椀喝寒冰老婦歌猶好雙鬟舞最能深宵紅燭短坐客醉忘興

正月七夜飲酒之解舍

草草杯盤具喧喧笑語親浩歌回白雪醉眼失青春梨栗無遺顆肴羞屢乞鄰頹然極樂際心迹兩俱泯

六月五日

灑汗通宵已廢眠起來猶覺眼生煙黃埃裘裘人行地赤氣鬱鬱日出天紈扇急揮風亦熱銀餅空掛井無泉狂心於此思霜雪安得師文抑羽弦

喜雨上太守

曾佩金章禱象能滂沱飛雨出無窮泰山吐氣連朝暗東海驅波半夜空爽壓炎蒸民少病潤流枯涸歲將豐黃堂下覩相歡意助以哀絃一扇風

晚霽

夜雨百泉響晚晴風報秋雲歸青山去水入平川流疫癘且不作稻粱行亦稠吾徒今則喜向者爲民憂

雙門

崔嵬城闕倚雲端萬里天風襟袖間更有清涼無限意坐看飛雨出南山

朝散集卷五

送蔡元道赴密院召

彈劍常爲猛虎吟掃清夷虜丈夫心醉留海上煙花老夢入塞垣冰雪深千里經庭馳召節幾年家府採歸音此行儻未封侯貴一策猶能紲萬金

寄甫

六月涼泉聲似雨千家修竹勢凌雲齊州蕭灑供閒暇洗耳清流對此君

紅蓼最宜秋雨濕綠槐無奈晚風吹向來不用憂頻

暑庭戶清涼自有時

七月二十六日

靳州小簟琴光坑學館無人日午時睡長沈酣本遊暑夢覺展轉却添衣倏忽雷出天意清涼風雨報秋期世間此味宜無比只說羲皇已自卑

謝夢錫見臨

雪月交光夜正寒何人相伴語更闌惟君枉駕時能過慰我幽居意解歡小僕旋來營火燭病妻無力治杯盤清談已勑還觀史冷淡相看不廉難

送張通判

清若壺冰斷若金孜孜長見忘民深三年佐郡神明政一旦歸朝父老心遺愛海波無斷處去思秋色有熱更得西風颯送涼瀚海人空雲弄白吳江波闊葉去程猶未幾歸興一何長應為西齋睡疎滿最不忘

近兗

龜蒙山上泉如湧白石河邊雨已流喬木煙深迷故國黃蘆風急戰高秋新科一變人方銳舊學都忘我可羞驅馬遠來徒自苦敢將衡鑑定三州

毛陽

客路方投繹郵亭獨掩門無人共燈火秋雨更黃昏

次韻和張道濟長官立秋後作

萬里蕭然若有霜南山秋色兩蒼蒼已經晚雨驅除熱更得西風颯送涼瀚海人空雲弄白吳江波闊葉黃知君昨夜書帷夢半在親庭半在鄉

飲夢錫官舍出文君西子小小畫眞

西行

繚繞西行入亂山白雲深處據征鞍鼓蕎花著雨相爭秀棗葉迎陽一半丹執掌未能逃物役乾坤何處託身安莒臺東嚮情無恨郑更秋風作暮寒

荊林館

古木森然滿驛庭繁陰凌亂月分明千枝萬葉誰拘管攪作秋風一片聲

馬上

秋山剝棗熟野木漏麻香鳥倦投空木蹄悲送夕陽

種竹禁當雪栽花準擬春詩書最閑局寢食自由身

渊外音題數齊州問訊頻郵荒須郡縣此外不干人

又

觸目方多事栖身獨北堂窗迎先得日簷映晚留霜
散漫皆書帙泊遙或道裝墻東雖可隱林下未能忘

寄常父

欲和來詩詩未就恍然心在歷山陽寒燈一點靜相
照風雪打窗冬夜長
不得家書又幾朝思魂斷不堪招欲歸每恨川塗
遠久客空驚歲月消雪意向濃雲黯淡歌聲吹絕晚
蕭條相存惟有兄相近何首時能慰寂寥

送董少卿

莊重邦之孚疏明衆所欽守符須握虎使節屢頒金
天子東州幸時掌阜蓋臨名鄉鎮以靜循克見於今
豈弟民無擾廉隅俗不侵清樽佐談宴和氣入謳吟
盛德推先進高懷在直諒雨忘兼寵辱一笑寄浮沉

里伏驛

積雪留行色朱輪挽去音夢回雙闕表愛結小棠陰
賤子非長器經年託泮林清暉瞻畫戟諄誨俯華簪
與進恩尤厚臨分戀最深送公無外節終始古人心

峨亭

點檢花芽撥草根探春終日在東園煙雲冉冉陰相
亂燕雀啾啾語自繁倚伏萬端寧有定是非一致亦
何言誰能伴我哦亭上爛熳同斟濁酒樽

中和節

二月中和節海邊猶積陰風雷失春信霜雪損花心
挾纊誰能禦園爐與愈深寒暄應地氣故國想如今

晨興

清寒薄體不成眠起步庭除思悄然正是雨晴寒食
夜杏花枝上月嬋娟

以事往齊州初發密

匆匆行色犯晨雞起見荒坡落月低多謝使君相送
厚已將歌舞出城西

折柳亭

楊柳已藏鴉高亭望物華平時常送客此日自離家
別酒杯何滿征途日欲斜醉行三十里春思滿鬢花

里伏驛

去家一日已思家浩渺歸期未有涯滿眼春風最堪
恨無言似笑小桃花

將至青州

磅礴西南萬疊山屈盤飛舞意相關天形地勢俱雄
壯人指青州在此間

笙歌相引入東園二月青州花正繁銀幞四圍香獸煖繡茵十幅舞靴翻游人見此心應樂野客顏然思已煩向晚凭欄得瀟灑狂風吹雨出雲門

馬上小睡

夾路桃花眼自醉昏昏不覺據鞍眠覺來已失初時景流水青山忽滿前

王舍人庄

西出齊州似不遠晚留遊旅尙徘徊泰山一夜興雲雨洗石疏泉待我來

上曾子固

海邦窮僻想知音定馬春風入岱陰千里山川忘道遠一門兄弟辱恩深發揚底滯先生德振拔崎嶇長者心更以詩篇壯行色東歸勝挾萬黃金

和常甫見寄

濟南風物稱閒宜兄弟偕遊意益滋幽圃水聲從地涌畫橋山色逼人寒別來夢想猶相接他處塵埃不足觀淑窨東齋又經夏落花新竹共誰看

呈夢錫

結綬本何意浩謌今欲歸從君卧病去使我出門希

燕領新雛出鴈盤落景飛何時起相見一笑兩忘機

銀河詠

江湖有客卧孤城每見銀河眼亦明萬里長風吹不斷一番微雨洗尤清星辰白石參差亂雲氣飛梁倏忽生牛女東西波浪隔夜寒天闊不勝情

學舍

簿領如梦處處忙日華偏向此中長吟餘林表孤雲改夢覺窗間小雨涼珮玉上邊承斗極棹歌聲入釣滄浪何如蕭灑詩書局不在山林不廟堂

風雨有秋色率然成小詩呈道濟長官

學館人歸靜若山久陰梅濕上衣冠酣酣雨意幸愁遠颯颯秋聲吹夢寒竹笋解包堆屋角蓼花抽穗出墻端此時最憶吳江上千頃煙波一釣竿

遊田氏池亭

磅礴青山入望長古城東下見回塘雲陰更雜梧桐影野氣仍連菡萏香久處塵埃思浣濯忽逢虛曠自清涼主人華髮能談笑猶撫歸鞍恨夕陽

雨中戲夢錫

雲橫金嶺迷驅轂水溢沂河卷斷梁預祝愁霖貫秋序留君行色到重陽

寄常甫

秋風又搖落歷下意何如學館人歸後山城月上初
東風各引領思尺但通書難共重陽醉黃花日向疎

白日

白日無所適況茲秋夜深青燈可自照缺月强相侵
糺纆觀時事崎嶇見俗心退藏猶乃幸矍起捧吾襟

餞夢錫於折柳亭醉中倚柱

折柳亭邊柳已衰送行猶拗最高枝西風黃葉蕭蕭
地多少傷心爲別離

楊愼之著作孫正甫推官歐陽勉甫長官隨詔

落羽高干丈修筠折幾枚未應出虎嘯吾欲訟台雷
學陛下之心乃好生

大風

不雨今已久北風還起埃聲搴海嶽動寒挾雪霜來
百姓命懸三尺法千秋誰郵南端情近聞崇尚刑名

朝散集卷五

使東來伴會齋中

故人得自合況復有鄉閭靜失秋天暮幽忘海上居
留連且徹曉分散即如初笑語同燈火還思遠寄書

寄常甫

經社

經社無甘雨深秋已肅霜鋤犁心最切牟麥事尤妨
比屋何緣飽天時固不常自吾來此土連歲見豐穰

閒窗日號

日坐明堂講太平時聞溫詔下青冥九重遣使詢新
法四面興師猶不庭

萬戶康寧五穀豐江淮相接至山東須知錫福由京

邑天子新修太乙宮
紙因銅落久紛紛砥厲廉隅自聖君能使普天無鄙
賂此風曠古未嘗聞

近聞僊監理戈戍山獄輸金入大爐百煉剛刀斫画
夏蔣鈞强努射單于

百姓命懸三尺法千秋誰郵南端情近聞崇尚刑名
學陛下之心乃好生

大風

不雨今已久北風還起埃聲搴海嶽動寒挾雪霜來
落羽高干丈修筠折幾枚未應出虎嘯吾欲訟台雷

朝散集卷五　十八

新霜

皎皎寒月白清晨霜滿林萌芽至今日肅殺爾何心
入水成冰蟲迷天作雪蛩自茲開火閣却坐小窗深

寄常甫

海上窮秋白日陰霜猿獵獵稍相侵手持黃菊江南意目送征鴻戍暮心每想清談眞麈鹿欲彈流水少
知音東山兄弟非難繼誰敢先爲招隱吟

十月旦懷夢錫

去歲開牖都中起共落幙下醉相邀今年雨事俱蕭索白日孤城轉寂寥緣飾新茶烹小鳳吝嗟名畫展

蒼鵬長篇蘗出俠然在千里思君不可招

知聊城駕部十月三日生日

冰爲清潔玉爲洁籍籍名家第一人皂蓋已須東郡政綵衣猶侍北堂親遐年此去隨長景和氣生來得小春何以獻公今日壽仙山不朽海無津

寄坂橋卞進之主簿

以才幸挽自由身歲暮無家寄海濱擾擾滿前人一把紛紛趨市駔千鈞風欲駝鳥波聲壯雲倚蓬山雪意新回首高城已搖落菊花羞逼小陽春

步日

步日問吾影汝何爲此留天寒歲云暮地僻海之陬涉世心彌壯逢人語或收蛟龍得雲雨千丈拔靈湫

寄蕭處中

平川摻秧屢星霜楚尾甌東各一鄉安得便風傳訊問只應明月共輝光茅齋夜坐猶能記古觀秋吟最不忘近日詩成無和者思君才俊似青楊

獨夜

徘徊相思夜夜長猶未眠出門還復入無語月空圓

晨雨

經秋久不雨既雨只紛紛氣入書帷暖聲從紙瓦聞

問人疑落露出戶見行雲亭午全開霽青山遠可分

訪道濟

出門已晚鼓訪客傍西城無事詩書局相過寮友情風來稍塵暗日落更寒生歸路逢燈火喧喧馬屢驚

月夜

出戶隣清景循除擁敝裘霜寒方午夜月色似中秋丹桂何年有嫦娥爲我留竹陰如壁畫更助眼前幽

寄常甫

台州與京邑中有泰山陰誰謂三隅遠長分一寸心南陔戒已舊棠棣與尤深思作團圞計囊無買舍金

再用前意

台州雲海澗梁苑雪天低地隔書來少心分夢去迷惟兄最隣近同路隔東西常欲投簪笏相招傍虎溪

雨中

江南梅已熟塞北杏初黃颯颯連朝雨蕭蕭滿眼涼海山陰不斷節物意何長坐想蕭灘景煙波對渺茫

試墨

長夏人雖厭茲晨物所遭鳴蜩抱枝急新燕出巢高衣葛窗嫌薄驅蚊亦憚勞時時得一雨蒸濕地生毛

有感時夢錫琴醫而思永免官

去歲城門坐微晚前年火閣飲連宵當時已是嫌羈束今日那堪轉寂寥綠水紅蓮非舊客清風明月想同僚不知北我離高密誰向長亭拘柳條

久雨

一日三日雨雨中有青天未能舒鬚鬟何苦弄潺湲卷海長風外傾河白日邊泥鳴萬丸躍瓦破百繩穿鳥雀深依舍蛟龍痛着鞭薛陰昏翠嶼走濁亂清川急灘隨奔電除靠倚斷虹墜與居恐濕熱行步阻流泉閔僕衣爲敝兒板作船稍移茶近火更與帶添緜僻陋無人迹幽閑足晝眠夢回聞點滴垂晚與蕭然

酬聶察推

昔年隨宦在筠陽總角頻趨數仞墻涤水近經王儉府錦衣今在買臣鄉能談舊事情偏厚忽枉新詩味更長里閈優游正多暇幸君時訪讀書堂

食冰

又見須冰出曾看帶雪收清輝分積玉爽氣忽高秋盡室雖同享吾親獨異州淮南地卑濕安得代蘭羞

郡聚

促坐留賓醉傳呼放晚衙門庭少公事節物正秋華齋醮新翦美官奴遠望佳蹄時雖落月銀蠟照紅紗

陳宗聖縣丞往登州聞有所幹以此託之

北望登州匹馬馳駝裘狐弱任風吹才聞使者方相委事屬公家不敢辭聚落蕭條宿山縣波濤浩蕩暝天池頻君一上蓬萊閣歸說扶桑日出時

郡集

旋徹銀杯泛酒螺故人相遇樂如何東西合作雙雙舞工拙分爲一一歌吹角共驚冬晷短添爐更覺晚寒多不須苦諵登州語大抵東音唯與阿

送段從道司戶

擾擾東來又西去風霜偃蹇不勝勞請君飲馬沂河上徐看家山萬疊高

早陰

青女隨明月來時夜已深霜花結不就散作海天陰

寓目

倏此年華晚蕭然學館幽常閑心郤悶極靜景多愁葉走堂階響雲依殿吻浮黃茅日西下戲犬在城頭

初雪即霽

紛紛千里暗雪下海邊城方與冬爲瑞如何晚即晴竹枝微覺重瓦日未能平深夜庭前看尤添月色清

壇陰留得雪斕斑更向更深獨自看江上落梅人不
掃山頭明月夜初寒清心直與神仙比好景只應圖
畫難宇宙之中無一物碧天如水靜漫漫

冬至日作

今宵當月滿此日又陽生明淨乾坤氣歡和井邑聲
年年對佳節處處樂昇平遥想京師盛新宮太乙迎

小酌

落日山城晚黃雲雪意濃更須開一斗頻醉送殘冬

朝散集卷六

宋 孔平仲 毅父 著

律詩

雪意遽解

向晚黃雲天爲低卷簾注目雪花飛誰知半夜陰晴別皎皎庭前寒月輝

題老杜集

七月鴟鴞乃至此語言閎大復瑰奇直俾造物并包體不作諸家細碎詩吏部能嘆光燄翰林何敢望溝壑讀罷還看有餘味令人心服是吾師

朝散集卷六

聞登萊大雪

聞說登萊雪一尺此中晴色更無雲安得北風從海上滿天吹過玉粉紛

集于昌齡之舍

一醉昏昏萬不知黃昏促席夜深歸明朝惟見佳人說昨夜歸時雪滿衣

隨辟入京師答同官贈別

揮鞭西指鳳凰城疎野之心無所營預約牡丹花下酒歸時節物近清明

途中口占

兩歲東州不自知人情全在欲分時餞行連夕侵銀燭送別臨流駐玉羈望見蒙山思馬耳路經沂水憶口洪歸來定得從容否寄語庭前紅藥枝

寄內

試說途中景方知別後心行人日暮少風雪亂山陰

省謁有日

捧檄忻然喜可知輕裘淺鞚去如飛親庭一別今三載卽得從容戲綵衣

不雨

雨意竟寂寥浮雲如涌泉商羊空自舞霹靂謾加鞭

朝散集卷六

溽暑頻揮麈荒灣久住船何時出污濁洗悶向清川

昔時

昔時過此心何如今時過此心何如回波爲我將雙淚逆上三江轉五湖

詠蘆

地近長蘆蘆已深舟行兩岸蔚森森能藏蛇虺連山潤强庇蛙蟇接水陰疑汝此君無勁節使吾終日隔遥岑春風暑雨多情思霜霰崢嶸想不禁

郭公

枉渚潮初落平岡日又西蘆叢深處泊惟有郭公啼

芙蓉堂

芙蓉堂下花如錦記得當年此泊舟今日重來皆蔓草

草水莊無數强排秋

弄水亭

弄水垂吾手圓波觸石堤夜深翻斗極秋露把虹蜺

鷗泛閑相得煙生望稍迷問源思杖策人指白雲西

趙屯寺

鎖崛自牛徑藉酒得僧房壞壁題名滿幽軒背日涼

見花時委地燒竹稍過墻歸路風猶緊垂楊作意狂

楊子道中寄陳君佐

別我如不忍念君方索居蕭然對松竹獨自理圖書

擊鉢詩無敵連環辯有餘驊騮志萬里那久困鹽車

又

會合未云久笑言今若踈山空愁夜鶴野澗沸春蛙

兩驛新陂滿煙昏故壘遮輸君宮守伏吟遍郡園花

天長道中

柔桑滿野麥成川時色連坡雨在田顧影寂寥誰與

語據鞍閑暇不妨眠塵勞可厭非今日老大無堪異

昔年此去聊爲上都客行當貨馬覓歸船

至圩舶作

郵亭繫馬日西斜却向圩頭望白沙春色淡中惟有

柳曉風狂過已無花古人出處眞難一吾道窮通未

有涯白水黃粱不須具呼奴挈榼取流霞

寓目

枝上餘花脫盡紅行人驅馬綠陰中青春裁翦應辛

苦不奈東南一夜風

沐上行

芳草連坡卸柳綿春風卷地落榆錢時光解與行人

別若有離情應泫然

發青陽驛

悠悠驅馬沐河灣幾處郵亭略解鞍春盡榆錢推狹

路曉陰花雨作輕寒山川相背圖中畫日月雙移板

上丸行役漸多身漸老浩歌聊寄旅程難

發靈驛作

晨裝獨入古河堤杜宇無端向客啼昨夜東風吹猛

雨綠陰遮合不成泥

河亭獨酌寄林丈中

沙岸朝來雨乍晴東風舒卷柳梢輕消愁亦有旗亭

酒誰與當壚唱渭城

偶書

季子懸頭思趙國越王嘗膽望吳城少年莫念紛華事功業多從辛苦生

入亳州界

羸糧襆被望都門路出符離日未曛濁汴橫飛天上浪方塘穩鎖錦中雲淮南風物多相似江上音書久不聞寄語北山姑待我莫因西去勒移文

濟陽作

曾浮輕舸下長江依舊東風卷綠楊往事山川空滿目新年鬢髮欲成霜煙塵涉莽隨長路雲日蕭條隔舊鄉脊力四方男子事不須彈鋏苦悲傷

榆錢

鏤雪裁綃箇箇圓日斜風定穩如穿憑誰細與東君說買住青春直幾錢

柳絮

風定漫漫雪不飛忽然飄散幾時歸瓊林金谷知多少半入樓台半拂衣

廢廟

靈宇何年置荒基漸欲平丹青多泯滅苔蘚大分明棟宇非難復威靈想不行長林相蔽翳惟有暮鴉鳴

雍邱驛作

京塵漠漠稍侵衣秣馬雍邱日未西驛舍蕭然無與語遠墻閑覽故人題

寄蘇子由

感下扳遊今幾年相逢顏鬢覺蒼然西齋美錦窺詩輒北庫濃霞入酒船別思忽隨春浩蕩還期須過月團圓君家早有爲霖望莫學隆中但穩眠

入陳留界

青青麥隴鳥相呼淡淡長空尺霽無驛道寬平人語好共知明日到皇都

自雍邱取別路至陳留界咳汴堤徑二十里

平生羞捷徑到此尚狐疑望斷滄臺路登高賦所思

次韻偶書自此至和子瞻西掖種竹詩皆先生少時作

凄風下殘葉疎雨滴黃昏山氣先冬冷江雲入夜渾無兵誅二鄙有策濟羣元鬱鬱平生志憑誰薦一言

有感

末俗皆趨利貧心獨惡華葛衣冬已暮黍飯日將斜岳重淵騫伍毫輕許史家浩然忘世慮書劍一生涯

諭意

楚天墜易久顏巷意何孤貧賤身雖困英雄膽未枯西山麋虎足北海拔龍鬚一劒何時起功名泛五湖

秋夜偶書

擊劒悲歌涕滿胸清時一向老英雄白狼黑犬如相犯願詔南山髮綵翁

贈王吉甫

項王戰敗耻歸東仗劒南遊寂寞中吉甫去秋失鄉舉後遊學于外雨雪蕭條千里暗乾坤浩蕩一身窮文章未屬清時用論議徒多烈士風四海望霖龍折角爲君悲絶訴蒼穹

朝散集卷六　七

生計簞瓢少鬱陶談經千古見秋毫神驅筆下詞鋒俊天縱胸中氣象豪事業今朝心孔孟功名他日踵縱橫胸中久畜平戎策不日敷施報太平

呈介之求禮部唱和一閱

鐵面嚴鬼亦驚世間兒女敢相輕文章自古傳周變德行當時貴滅明四海生靈雖怙泰兩邊豺虎尚縱橫胸中久畜平戎策不日敷施報太平

呈介之

松竹晝陰環清風枕席間夢隨啼鳥散心伴白雲閑漁艇歸前浦樵歌下遠山徘徊明月夜高興尚忘還

談道亭覽而成

歸去白雲居山行百里餘腰藏三尺劒腹載五車書暮雨添陰重秋風落翠疎此時離別興滴泪滿襟裾

十月寒

初寒十月中凜烈若窮冬陰谷凍猛虎泳潭僵老龍風戍刁六合雲影暗千峯孤客坐無火悲吟聽暮鐘

別介之

朝散集卷六　八

金紫相摩上玉堂南宮詩戰鎮相將毫端寫出青春色窗下吟銷白晝長辭艷迸開昆嶂火文章翻出鐵林鎗愁中欲得神仙句更藉夫君不閉藏

夜坐舟中偶成

龍旄扁舟抱寒水逍遥野客坐孤蓬一天星月清吟外萬里江山極望中塵迹未能離草莽機心惟欲破羣戎此情未遂難爲語負劒長吁氣滿空

送郭聖原歸廬陵

文章豪逸難爲敵志格孤高自出凡兩歲論交重金石今朝泣別倚松杉滿江春碧圍仙棹入曉風輕送

錦帆此去天涯皆獨立寂寥相望隔溪巖

蹇叔以登亭有感示于因以荅之

何處登臨可極觀危軒隱在碧雲端千年古樹少春意一片江天帶暮寒人似神仙君自好心如鐵石我難干花紅柳綠休多語且把詩書仔細看

清明雨不果出

雷勢黑飛天馬陣雨聲狂播鐵林館清明節物都誰賞寂寞無心戀故鄉

和酬介之

筆双詞鋒鋭戟禍千金明月暗相投君鷄已勇誇長

鴞我豕徒勞詫白頭滄似愁中聞玉笛美如飢後嚼蘭羞伯牙未老鍾期在再寫孤音謾繼酬

書齋獨坐有懷

孤燈夜自明四壁冷無聲欹枕清無寐思時憤不平林中多虎豹天上有麒麟匣劍蟠龍氣何時仗汝評

呈介之

古豹青黃若暗凋怪松千尺老嶕嶢詞源浩浩聲連海筆力衝衝氣逼霄賈賦任雄難作敵杜詩雖健亦相饒英雄自古非塵物他日裁冠立漢朝

登談道亭

爲猷紅塵觸目生與君携手上幽亭波光碎碧瑠璃地竹影疎青翡翠屏雲惹閑心歸遠岫風吹詩思入滄溟名機利域都忘去才得人間醉一醒

和介之

井邑喧囂不忍行捲簾終日愛江亭竹聲滿耳蕭蕭雨山色挨簷曲曲屏連夜劍光摩北斗幾時鵬翼起南溟與君分義尤相合有酒頻來此醉醒

別館春

別館無人迹春歸空綠蕪落花深不掃啼鳥靜相呼坐想龍山景方淹瘴海隅幾回北窗卧一夢到西湖

清夜

夜久景逾清行吟到小亭梨花帶明月銀漢涵疎星渡水漁歌急巡山鬼火青此時塵慮息豁若醉初醒

中夜口占

晴漢疑收綠陰雲忽湧濤山空鬼聚嘯月黑虎長號露偪睡魔走風飄詩膽豪靜中余所樂六印一鴻毛

求言

人多護所短孰肯告之言不自聰明廣何由道義尊知非君子趣文過鄙夫存安得同心友相扳至聖門

口號

今日朱顏客明朝白髮人莫教行樂晚須惜少年春

西軒偶書

蕭洒無俗韻登臨紓遠情吟題紅葉滿卧看白雲生
山色差屏翠溪流潟鏡明偶優游此終日其樂勝公卿

寬恤民力

天地清明日君臣會合秋雷霆大號徧雨露湛恩流
士卒休羣戍耕桑勤九州中邦節賜予下吏省誅求
物纔由庚詠民喧擊壤謳泰寧堪坐致寬恤此良謀
戶曉爲今失官詢較古羞愚言惟聖擇神斷戒優游

節事

久病情懷已索然況當景氣似秋天書窗靜滴芭蕉
雨吟牕輕籠薜荔烟雲結繁陰低遠岫風排白浪滿
平川多愁無計堪消遣斗酒澆成一覺眠

偶書

經歲留南戍頻時思故邦青山又薄暮斜日滿西窗
遣憤詩千首迷愁酒百缸何緣幸免去歸棹破長江

近乾元節方教樂而雨

半月新調樂府班佳期今近迫陰顏歌喉斷續微風
外舞隊差池細雨間坐賞賓朋愁不解來遊士女半
皆還人心共望晴明景嗟爾乖龍獨阻艱

城樓晚眺

華閣倚青空凭欄嘯遠風溪光梅雨後山影夕陽中
細草傷心綠餘霞照眼紅此身歸計未客棹自西東

余得文竹寸餘上有仙翁神女像相偶而坐異之作詩

千載皇英恨未平淚沾湘竹錦文成我收寸管尤瑰異
上有羣仙無姓名乍見偶同神女夢靜看獨認赤松迎
世間此物眞難滯他日相從上太清

節事

久病情懷已索然況當景氣似秋天書窗靜滴芭蕉
雨吟牕輕籠薜荔烟雲結繁陰低遠岫風排白浪滿
平川多愁無計堪消遣斗酒澆成一覺眠

陶侃

棱作龍飛應自喜指將針決欲何求賴君乍覺登天
夢不爾王敦一輩流

扶蘇

天下精兵掌握間便宜長嫡入秦關奈何伏劒區區
死不辨書從趙李斯

屈平

進居卿相謀何詘退卧林泉道未降堪笑先生不知

命褊心一片便沉江

平津侯

待士聲名畫餅虛天資多忌與人疎未開東閤开賢
者已見膠西置仲舒

和人見贈

少年有志慕軻雄十載潛心黃卷中富貴未來嗟命
蹇文章多妙嘆童蒙駑材尙藉鞭驅力頑璞須資刻
琢功誘掖相成期在子可慙誇詠枉清風

王秀才謀歸作時留之

相邀孟飯與盤蔬坐偶行從半歲餘夜倚松窗詠風
月晝揮玉麈講詩書論交切切初謀協告別忽忽晚
意疎須亮主人扳惜甚挽廻歸袖欲投車

戲呈葉秘校求薔薇栽

今歲花開應笑君對花都不召嘉賓東隣乞種歸封
植春到自爲花主人

葉晦之送薔薇栽仍貽詩因以和韻

曾約種花爲主人花開猶在隔年春只應未賞君先
去自是芙蓉慢下賓若有庶從事倅

秋晚懷晦之

宿鳥窺簷日漸昏徘徊顧視少埃氛高蕉結陣鳴秋
雨疊嶂爭豪出暝雲愁病轗軻誰省我笑談磊落獨
憐君遥思靜坐西窗下只與何人治典墳

一晦之病酒因書以戒之

本爲情沉飲翻成病染身今朝高枕處應羨獨醒人

月夕待人不至

故人相約一訪我東墅不見心躊躇踏清風滿袖月千
里此處苦吟誰和予

偶書

羈旅淹南戍栖遲繞塞垣海氛朝自暗山氣晝常昏
蟲穴風來毒蠻溪水出渾故鄉方遠想斜日更啼猿

寄仲淵

我行君在家南北各天涯恨別三秋久悲思萬里賒
歸心灘淚急遠目嶺雲遮相見何時再青山日又斜

十月梨花

皓質輕盈粉乍勻小園初見一枝新意嫌開在梅花
後先吐香心不待春

重到山寺

人迹少到此山扉長悄然空庭但噪雀古木自青煙
鼠占頹墻穴蜘交腐棟涎登臨未窮覽斜影促歸鞭

介之惠詩言斥於禮部欲自此高退邱園且招

予游故答此章
角藝辭場欲進身混然誰辯玉并珉無常負勝如六
博不幸沉埋知幾人君已自甘龍退蟄我猶有待蠖
求伸未腰相印男兒耻他日功成方卜隣

寫目

雲慘天如褐山橫日易昏寒鴉啼古木飢雀噪空園
紅葉風翻勢蒼苔雨滴痕行吟有清興寂寞與誰論

歲暮作

目極天地曠心凄原野荒高梧脫葉瘦凍雀抱枝僵
志欲板猶趨塵土中議論最宜陪鳳沼文章猶可直
蓬宮暫時淹鄒魯非命得失須觀塞上翁

旦夕北歸徵晦之詩爲別

殊邦會遇喜親依聚散參差志願違君屈清才尚南
戍我隨流水欲東歸沉吟晚日愁堪掬顧盼江雲淚
滿衣冀得佳篇慰離苦且令行色有餘輝

回王秀才二賦

郭璞長江賦玉風君才可與角豪雄織成故實文之
巧琢就新辭學者工昔日貌觀輕子羽今朝顏出喜
毛公頻煩教我勤多矣疏決蒙泉使向東

族人春飲

柳榭陰陰春半時相邀朋暇賞芳菲家人共醉樽花

酒蠻鼓爭歌金縷衣火焰高低紅躑躅繡籠濃淡小
薔薇此中莫惜長歡醉自古人生七十稀

雲

白雲高潔倚愁空本謂無心與我同奈何一夕狂風
發吹到巫山十二峯

自和論意四首

寒夜風雨細陰房燈火孤一身無羽翼萬事有榮枯
壯志斷鼇足雄謀縮虎鬚蛟龍困尺水夢想在江湖

又

青山望不極落日意偏孤生計一瓢足秋風雙鬢枯

顧子蘭叙佩笑子錦纏鬚別有相同處胸中萬頃湖

又

千里聲相應平生德不孤豹文方霧隱松節豈霜枯
壯志橫磨劍衰顏早照鬚莫同魚鳥態忘我向江湖

又

好靜心常爽憑高興愈孤山雲長掩翠原火漸焚枯
雨竹雙妃泪霜松四皓鬚猶嫌望中隘思泛洞庭湖

夏夜書事

空庭愁寂寂一蟬鳴齋閣陰陰夏簟清鳥背送回殘照
去林梢看得晚涼生歸鴉映水穠紛黑淡月穿簾點

詩戲

和蕭十六人名

贛江淹泊嗟旅滯夜雨蕭蕭復無睡鄉程千里斷書來律管仲冬迎日至崆山屈曲環高塔與子游嬉同眺視日沈北陸雲冥冥晚景丹楓照川浜蘭房鳳枕可自娛桃李尋春舊游地便將躍馬超然往向人直不疑心事嬋娟一笑應奉留醉倚于孫贊釵墜更持太白起祝君僧老子須堅此志

武微子嗟歸期滯疎鍾皓月僧窗睡滿郭丹楓又送秋李白桃紅春又至綠楊朱戶鎖嫋嫋燕趙一笑誰相視紅顏回盼能溺人有若大川無際涘吾曹操行薄雲天去險就平當擇地嚴君平昔教諸子肯向贛江爲此事勿捐仁義縱觀娛力與主張興廢墜不才強使酬杜詩捌管豈能言酬志

贛陽嶠北氣鬱滯辰興何晏惟昏睡江左雄豪每自奇學孟希韓非不至奈何進取位尚卑上官儀檢多輕視金朱浮華奚足戀策馬周游窮海涘從茲嚴谷永遁逃請師丹竈捐塵事廬山簡寂尋舊隱雲窗參雜入初地誰能樂謝混流俗居常衮衮隨升墜鋪張翰墨作小詩聊陳平昔煙霞志

爲憐城郭大留滯知子思家方悶睡故停車馬頁人住相顧雍容情益至樓高適意同一登目極四周堪遠視野田橫望純天涯梅衆開齊映江浜冬温庭筠尚抽筍僧房喬木陰鋪地邱樊嘉遁素有心蕭蕭思話山中事清揚俊邁君自許魯國淵源吾不墜與君詩戰奈何休抑揚雄思聊書志

邱樊英俊君猶滯掩卷無言偃然睡江左思歸未得歸家鄉百里奚由至有樓望遠最舒曠躡屐徐登極

臨視雲容弄白起危巔霞氣如朱浮淺浜侵梁松影側窺簷瓢徑柳芳深委地諦法眞空佛有靈面顏安樂僧無事風揩柏直力相爭雪壓橘黃香欲墜夕陽城郭人漸稀疎鐘傳響催歸志

爲文愛子都無滯疾讀數張堪醒睡唱高郢曲詞調古銳比干將才力至主張衡鑑付誰人奈何並不蒙收視吾王尊儒跨古始有宋登科連海浜況君當時苗裔遠贊侯喜且興門地少年自許升青雲衰謝安知未成事栖栖孔孟嘗如此吾曹節操無顚墜塵願言雅度尚自寬時來濟物當如志

方達原借示方千先生詩以集句詩留之

裁霞曳糟一篇篇要見功夫在筆端必恐借留終不遂尋常未便借人看

潛夫自有孤雲侶蟾蜍影裏清吟苦澄心不出風騷外援筆便成鸚鵡賦醉醒多在釣魚磯越國雲溪秀發時只用篇章爲教化聲聲可作後人師援筆皆成出世文坐看孤峭獨勞神直須分付丹青手緬想應無前後人遠望度年如晦暝澄潭到底不容塵公卿若便遺名姓甘棹漁舟下釣綸

戲張天覺皆用張姓

朝散集卷七

蹔躁英才比孟陽台排三戟坐朝堂鱸魚莫憶江東鱠竹葉聊煎仲景湯屢義青錢文甚美嘗乘白馬諫何強知君每媽霜雪操未怕朱雲請尚方當路埋輪氣慨慷身長九尺貌堂堂高吟當似封侯酣巧詆密同小吏湯幽閣晝眉多窈窕華顏飲乳自康強知君博物饒才思近試家傳碑數方

八音詩呈諸公

金罍美酒斗十千石榴花開窗戶前綠琴萬事何足言竹溪六逸方醉眠匏瓜繫此雖不久土風甚美人皆賢革易睽散心惘然木在高山魚逐泉

再賦

金房去此路幾千石瀨齒齒秋風前絲侵兩鬢老不言竹實已空飢鳳眠匏笙吹作別離曲土壤漸異思諸賢革履練服何蕭然木陰緩步尋雙泉

和天覺錢朝散席上餘興之作

金輪演法教大千石砂蒸飯戒在前絲挂千鈞危可言竹映南窗猶病眠匏簟絃索莫妄想土覩粉黛窗非賢革面匪誠君豈然木強我只思林泉

和天覺贈仲光

金聲玉振辨服千石稜蝸蝶舊無前絲亂獲理賴正言竹有特操非羊眠匏羹淡薄葅醢貴土鼓擯棄淫哇賢革去浮僞眞慨然木秀風摧堆毀泉

奉使京西呈諸公

金秤備使提三千石馬泥牛鞭不前絲麻民足吾何言竹有鞏山行秋風眠匏黃芋粲漢江上土人當有麗葛賢革卓戰艦今不然木杪鳳梧龍戲泉

寶劒一首贈天覺

金裝寶劒直萬千石土橫磨太古前絲綏消惆邨復言竹材未化蛟龍眠匏裁瓠切隨所用土試當有震雷賢革室夜鑠聲鏗然木乃誰與淬雪泉

金章玉佩動百千石火光中風葉前絲鞭相揖笑且
言竹下有人相待眠苑身落薄終腐爛土壁繢像誰
愚賢革貪慾躁心泰然木食草衣行飲泉
平上去入四首寄豫章舊同官俱平聲
思君何時休川長波悠悠棋柸今生塵詩筒誰相訓
諸公皆才豪吾衰憊非儔猶當陪從容重浮東湖舟
又一句平一句上
鍾陵朋寮中我鄙且蹇淺諸公無緇磷許我以繾綣
難題詩交鋒小戶酒減盡荒村今誰同引領迺邇遠

又一平一去
鏗鏘非金絲唱和旦至暮予頑居其間鄭衛厠大簿
漂浮烟波中遇興自綴句猶承諸公餘膏潤譬霧露
又一平一入
相從雖須臾博約實得益交情何其深弗易若竹柏
烟迷青楓林日落白石壁舡窗居無聊嘿嘿獨憶昔
寄江西舊同寮前半一平一上後半一平一入
爲詩摛奇詞美矣似藥而思衰遲資揣已恥比儗
卑菱疲追隨此鄙彼綺靡差池誰知之迺邇上梓里
移時池之涯或息石壁側詩嬉誰爲雌奕劇白敵黑
今夕清寒轉不禁小窗積雪氣蕭森林迎新歲花爭
出山背殘陽玉半尋寸步故人猶隔面回腸孤館想

來音日期笑語歡相慰心折須君斷續琴

呈張子平

王駱聲華星斗傍方州投老懇甘棠木逃翦伐枝長
碧石奈鐫磨性有常巾褚藏經勤問學子孫傳業富
文章十年留落歸何暮日聽除書侍玉皇

因來詩有題橋之句呈陸農師

土壅沙培種海棠木陰地徑要深藏藏文竊位為多
笑犬予題橋君未忘心嗜黃柑聊小擘手拈紅葉又
成章早鴛歸燕催時節卽泛金英醉菊堂 鄧有菊堂

日吐絲綸一代英央央旌旆發神京小堂且作蕃宣

守寸晷昔聞絃誦聲耳白於顏君有譽言藏之默我
無營呂溪傅野何須出山野嫌人問姓名

千里謳謠威惠全王廷暫抑勢騰驁馬遷汗簡才無
輦車肩練囊學自然火急定聞中禁召口傳仍有貴
瑞宣亘天絃管須頻會日暖花開草更芊

呈陸農師

比玉文才素出羣羊公仁政載民言口談典册開聾
瞽目想煙霄役夢魂鬼谷縱橫非世寶貝多浮蠹值
時昏日期儒術恢明主王業光華燕後昆

同飲東州俱醉客谷鸞應笑臥花叢取交莫逆情相
答合宴多歡酒屢空工欲代天君素志心將浮海我
家風虫魚草木吟何苦古錦囊封寄遞筒

丁公松腹夢多靈巫峽聞猿莫淚零令德豈宜居茨
舍吉人終見作台星生嫌鷹隼虛張翼共喜芝蘭暗
有馨香菊一尊歌數疊且須頻醉竹間亭

用舍隨時未是窮躬耕何必返耕農辰惟去速須行
樂木為非材尚見容口誦雅言披壁簡間聞新語繼
華宗小棠幽鳥依蕃府付與花洲作附庸

果下名駒踏軟莎沙堤蹴小未相多夕天返照搖珠
璧玉宇微風蕩綺羅維棹水邊舟不正止車門外轂

相摩手掌露藥宜清旦一樣新翻蜀錦窠

寄何君表

龍章寶篆闕天宮呂釣伊耕甫降嵩高義當為神所
勞力行宜顧命之窮躬親庶政賢方急心志斯民髮
未童里俗莫輕尼父厄已聞名字在紗籠

寄方達原

我行求友要漸磨石確金堅所得多夕倦未眠排奕
勢力窮猶戰敵詩魔鬼神福善安無窮君相知名直
孽宅七箸借前陳策畫一朝登用卽巍峩

寄張天覺

手弄毛錐撚釣蓑衰年遠使尚婆娑女緣被姤多聞
怨心欲安禪學鳥窠果有壯圖希劍履復何高論隱
松蘿維摩弟子張天覺見說平生事揣摩

寄黃仲光

早識江西黃仲光兀然相對鬢毛蒼口陳仁義何明
白日欲經綸敦抵當田老謳吟知盛德心交隔闊想
餘芳方今天子求才藝云有鋒車降寵章

寄向公美使君

田竇當時亦后家豕貪羊猥事空花化行今日皆謙
愿心吉夫君少等差工作隸書無小草早分恩賜只

圓茶木盤宴饌昏心廣黃雀新來栗滿畚

寄張江州

千盡公癖冷眼看日懸霄漢莖鴛鴦鳥旗付治期當
審番土求田計惡完元帥昔時幾跋扈邑君何日得
平安女年已長榮親養食祿翻思把釣竿

寄呂汝州

兀坐東齋讀老莊壯夫今已厭雕章早呑瀕氣清無
夢夕倚薰爐暖有香日射澄波榮暮鳥山排紅葉照
秋霜相思時玩蠹中墨土室寒居幸借光近承惠墨

寄張解州鄧州軍馬多自陝西戍還

車轅輕雷會鄂君口朱當在結慇懃心迷雲雨回歌
扇羽散鶯皇轉舞希巾墊香醪方取樂木飄霜葉忽
離羣羊毛寫字無魚寄可問東歸有戍軍

寄王滑州

至意雖同陳與雷田家老瓦媿雲罍缶非可擊參韶
樂木肯乘陰庇野苔台輔雍容君有量里閭寒賤我
如灰火龕靜坐年華宴安樂西飛到滑臺

寄賈宣州

高會當年喜得曹日陪宴衍自忘勞力回天地君應
憊心狹乾坤我尚豪豕亥論思非素學子孫千祿有

東皋十年求友相知寡分付長松蔭短蒿藏頭詩止

詠高

先以下爲基終當保不危泰山雄地鎮北斗正天維
敏手誇能賦忠言願聽嶲百常登觀闕九仞揭旌旗
未有遷鶯集墉惟射隼宣舉家何氏隱雙下李倡搥
大比楊雄好長同選卦爲巍然望堯帝卓爾仰宣尼
羊肆猶陳義皇墳或燒詞變更驚岸谷豐稔閱京坻
酣枕日三丈詞場桂一枝金城橫純險龍馬出權奇
已著名僧傳仍先國手棋張弓即抑爾封岱更增之
郢曲固難和平琴誰復知梗栿凌遠壑鴻鵠漾晴曦

溪祖與邦日商宗享國時設科求德邵巡狩問年耆
容頤開門戶摩霄展羽儀形容上麟閣勳閥照鴻碑
密勿雲台議揄揚嵩嶽詩嚴嚴具瞻峻邪復歎階墀

詠大

觀水宣尼志歌風漢祖篇鵬搏九萬里椿壽八千年
老子能談道唐堯亦法天旅嫠宜自戒魏氛不勝堅
西域瓜如斛東山栗比拳周蒿芟作柱舜竹截爲船
魯語譏居蔡邠詩詠獻豜雷聲當擬聖人述謾疑仙
寶訓書傳百眞乘界說千弓聞陽虎竊鼎自鄙城遷
馮異依喬木劉公受一錢小鮮無撓國多稼最宜

骨有專車異珠求徑寸圓癭垂驚齊盎雹下駭杯棬
船泛銀山浪琴操急雨絃恐時心緩緩卧處腹便便
公罷三名府官防五在邊從容隱朝市指顧莫山川
已識古今體且知天地全介圭催入覲夏屋示優賢
金印懸如斗神毫運若椽安榮可長享儒勑照青編

新作西庵將及春景戲成兩詩請李思中節推同賦以下藥名

百草霜雪死半天河漢斜竹含輕紫粉梅發淡紅花
蕉甲香醪釅搔頭垢鬢華北亭歡宴罷燈燭夜明沙

官舍有紫竹紅梅

起自然銅鼎烹茶滴乳香深冬灰正冷新臘雪須當

又

鄒性常山野尤甘草舍中鈎簾陰卷栢障壁坐防風
客土依雲實流泉架木通行當歸老去已逼白頭翁

柞葉何搖落令逢淑景天山椒紅杏火巖石綠苔煙
爐火沉香燼琴絲續斷絃忍冬寒已徹衰白及長年

再賦

楚澤蘭紉佩康泉水洗心荷鋤通草徑戴笠釣藤陰
欲蚤休陳事須甘遂陸沉謾呈詩葉本李杜若知音

又

鬱鬱金舒柳青青黛染槐繁陰亭側栢碎綠井中苔
雨漏廬簷破風薰草意回陟廬題短句自洗筆頭灰

再賦

凍地榆抽笋寒山藥長苗老翁鬚自白積雪草方大

折桂心安在屠龍膽已消花前胡不醉排悶合歡謠

又

此地龍舒國池隍戰血餘木香多是橘石乳最宜魚
古瓦松杉冷旱天麻麥疎題詩雲母紙賤臘粉難書

舒州多橘柚并出石鱠石鮓甚珍

再賦

百草霜雪死半天河漢斜竹含輕紫粉梅發淡紅花
蕉甲香醪釅搔頭垢鬢華北亭歡宴罷燈燭夜明沙

官舍有紫竹紅梅

起自然銅鼎烹茶滴乳香深冬灰正冷新臘雪須當

我意空青眼君才貫衆長唱酬幾百合衰白荷相忘

送李思中眼闕入京

久客烏頭白家無石斛儲語琴小草木心台大空虛
已耐冬寒過新知母服除銅青郎金紫無患子窮居
謝惠詩

屢得眞珠玉天葩蘭麝香書燈心最苦坐石瞻應涼
松桂枝柯老蛟龍骨骼長急追無及已請附子餘光

離合轉韻寄常甫

舒州寄官舍舍在潛峰下密通豫章城山川無十程
音書常絡繹日日通消息況復多唱酬兄塤弟竽笛

秋風鳴竹林火遲避新金帳望南來鴈長年空此心

又一首寄孫虢州

鱖鯇飲石乳魚中最溫補字畫尚莊然子何由食鮮
漆林自小足水繞庵前竹尹性本清高伊人又間熟
三堂秋際除一枕夢回初斤邦無事新詩或起予

藥名離合四時四首

草滿南園綠青青復間紅花開不擇地錦繡遞相通

又

漿寒飲一石蜜液和巖桂心渴望天南星河燦垂地

又

參旗挂疎木通夕涼如水銀漢耿半天河橋暝煙紫
又

雪片擁頹垣衣裘冷於甲香膠不滿榼藤枕欹殘臘

藥名離合寄孫虢州二首

孫人遠在虢丹霞絢崖蒼耳目雖清遠志願多參商
陸沉眾人中白首滯鉛黃耆英紹前烈當復佐興王

又

朴也纔通賢眾安無吠狗杞菊飲家常山泉消晝漏
蘆鴈來蔽空青眼思朋舊歷日驚晚景天涯情更厚

朝散集卷七終

宋 孔平仲 毅父 著

詩戲

十三日南湖之集賓主六人謹呈詩十韻

律管秋灰動琯衣暑服輕居官半舁牧環坐列周卿
攬轡湖邊集談經席上傾逸交希李白奇策擬陳平
博弈休言戲韜鈐且議兵續箋詩義白揮淚卦爻成
午日停龍馭西風挂鶴程已約寒力壯天暮鬢華明
綠野接鄉遂良辰推甲庚浴沂人已散終日夢魂清

再吟六詩四首

摩天皆勁翮對壘盡雄師漢士增三傑唐儒益二蘧
素修同德行良會展尊彝恥佩蘇秦印閑吟谷永詩
郡僚須美政邦典守新規暗換陰陽氣平分晝夜時
南朝餘草樹戰國舊城池弱質蹈霜前蹁奇眸水底龜
風標觀畫鶴禍福中靈棋尼父談諸薇尤當讀禮儀

又

累日欲修禮令茲清飲陪飲用位分乾卦畫人比晉
卿才宗廟精禋近侯邦舞羽來光華連七壁符采綴
三台義鳳須諳德良弓自有材雄鋩皆帝劒衛綰先
帝賜臣劒直節倍公槐吏討無先善人情且去裁箴思丹扆

龍笛霜號窾笛六孔熊旗露綴旂六旂熊旗追獻品加豆楚
享鄭加籩偷暇日要囚五周冕英才集周禮商
豆六品六日六冕六晃蓬矢志須酬六蓬矢
瑚瑞氣浮商之金跋書屢講金版六跋蓬矢
草樹雙仙島風煙半玉樓畫圖觀隱駮果實採沅榴
宋書武陵臨流敷通貴人無恙賈誼六七
安石榴一蒂六寶通貴人無恙賈人無恙六七
修官非劍外久凌策六課比茂陵優蕭育茂陵優
休成論王通作詩變論六篇皇明已照幽皇明燭幽
復事六事自責嘉穀謝高秋六穀
十畫農謠一首

春雨津液洽秋苗香菰芬京坻看便是完罔促修国

十畫惜別一首呈陸亭孺

恬和劾春律芳茂若秋松孟畢花核放吳秤俳笑空

九畫一首

坦直吾所知良彥君長者村邦柱材美丞府俟炉冶

弗忘念夙昔吟奕同芰舍

八畫一首

牧守有民社佳言多告余金芝先出谷奔召戒征車

七畫一首

予兮仲尼后老作外州行丹穴屯戎伍朱衣走吏兵

十畫四言

亨倖沉俗混虬卧虹星君促迺省庫班封修治克茂

果見昌宗恥於便倖宜勤孤忠

寄孫元忠俱集杜句

君不見瀟湘之山衡山高八月秋高風怒號草木黄

落龍正蟄哀鴻獨叫求其曹男兒生無所成頭皓白

漂零已是滄洲客呼兒覓紙一題詩此心炯炯君應

識拖病江天白首郎秋風此日瞰衣裳看我形容色

枯槁此其有意仍騰驤一宮嚼絆寶藏身富貴於我

如浮雲致君堯舜付公等幾時高義排金門

嗚呼古人已糞土紛紛輕薄何須數當面輸心背面

笑翻手作雲覆手雨感君意氣無所惜於我見子眞

顏色人生會合不可常昔者相遇今不得不恨我衰

子貴時經濟實藉英雄交君有長才不貧賤莫令斬

斷青雲梯騑騙作駒已汗血坐看千里當霜蹄省郎

京尹必俯拾軍符侯印取起遲

歲云暮矣多北風瀟湘洞庭虛映空中有雲氣隨飛

龍黄鵠高於五尺童殊方日落元猿哭蕪沒瀟岸千

珠菊少壯幾時奈老何喧呼且覆杯中綠

老去悲秋强自寬衰顏欲付紫金丹坐卧只多少行

立豈可久在王侯間與君相逢未恨晚他日更僕語

不淺瀟湘水國傍鼉鼉吏情更覺滄洲遠雄姿逸態

何嵽嵂自是君身有仙骨彩服日向庭幃趨百年未

見歡娛畢拖玉腰金致主身起居八座太夫人爺家

最近魁三象文彩風流今尚存

似君須向古人求夙昔一逢無此流文章有神交有

道名位豈肯卑微休侗儻權奇難具論鸞鳥舉翮連

青雲無路從容陪語笑使我歎恨傷精魂故人情誼

晚誰似神領意豁眞佳士可憐懷抱向人盡再爲後

會知何地

老大悲傷未拂衣白頭吟望苦低垂魚龍寂寞秋江冷不見湘妃鼓瑟時獨立縹緲之飛樓更有澄江錦客愁無邊木葉蕭蕭下萬里風煙接素秋天清小城三點入鴻行朝回君是同舍客

搗練急漁翁暝踏孤舟立做蔬濃花滿目斑臨風三嗅薤香泣玉几由來天北極雲近蓬萊常方色五更豈意出守江城居此身已媿出人扶青眼高歌望吾子早據要路思捐躯秋風欻吸吹南國天地蟄慘忽異色江石決裂青風摧波漂孤米沉雲黑儒術於我何有哉口雖吟詠心中哀隱居欲就廬山遠黃帽青佐行酒賦詩殊未央共指西日不相貸萬事盡付形名祥此身

高棟層軒已自涼青楓葉赤天雨霜自公多暇迎參門戴珠履案頭乾死讀書螢遮莫鄰雞下五更老夫臥穩朝慵起肯信吾兼吏隱名注目寒江倚山閣碧瓦朱甍照城郭雲物不殊鄉國異形勝有餘風土惡堵面青苔先自生況乃秋後轉多蠅巫山不見廬山遠帳望秋天虛翠屏隱几蕭條戴鶡冠强移栖息一枝安重陽獨酌盃中酒醉把茱萸子細看羞見黃花無數新當令美昧人吾唇久拚野鶴如霜鬢何用浮名絆此身

散外自笑狂夫老更狂詩酒尚堪軀使在搖落深知宋玉悲東流之外西日微寒衣處處催刀尺誰家搗練風凄凄羅邊老邽陶潛菊前飛禿鶖後鴻鵠安得送我置汝傍悵望聊歌紫芝曲

秋風漸漸吹我衣日日江樓坐翠微江光隱見龜鼉窟水鳥銜魚來去飛菱葉荷花靜如拭清簟疏簾看奕棋雷聲忽送千峯雨波光萬頃堆琉璃

草閣柴扉星散居遠開山岳散江湖蒼苔濁酒林中靜丹橘黃柑此地無洞庭揚波江漢回願吹野水添金杯巢燕養雛渾去盡鄰舂還過短墻來

秋來相顧尙飄蓬兼泛滄浪學釣翁鐘鼎山林各天性知君才是濟川功萬里寒空只一日會是排風有毛質扳龍附鳳世莫當莫度淸秋吟蟋蟀

諸公衰衮登台省後來況接才華盛天涯風俗自相親歲莽陰陽催短景江風颯颯亂帆秋天入滄浪一釣舟愁極本源詩遣興朔雲寒菊倍離憂

秋水才深四五尺風燈照夜欲三更千崖無人萬壑靜新月猶懸雙杵鳴衰頓動覓黎床坐卽看明星當空大請君一來開我愁南浮早鼓瀟湘枻

可憐爲人好心事念我能書數字至人生會面難再

得妄得如鳥有羽翅日暮聊爲梁甫吟非子誰復見

幽心入懷本倚崑山玉許身媿比雙南金

腐儒衰晚謬通籍齒牙欲落眞可惜滄浪水深靑冥

闕山鬼齒憂雪霜逼老去深知見面稀被褐短窄鬢如絲秋天漠漠雨昏黑獨立蒼茫自詠詩

江上形容吾獨老百壺且試開懷抱妙舞逶迤夜未休多情依舊能潦倒雨洗紅蕖冉冉香玉樽錦席高雲涼酒酣耳熱忘頭白老儒不用尙書郎

江上今朝寒雨歇倏然欲下陰山雪山巔朱鳳聲嘹嘹白鶴翅垂眼流血老夫淸晨梳白頭杖藜徐步立

芳洲使我殘年飽喫飯徵軀此外更何求

神仙中人不易得京中舊見君顏色同心不減骨肉親我居巷南子巷北佳人屢出董嬌嬈秋水爲神玉爲骨孤城此日堪腸斷旣飽歡娛亦蕭瑟

封書寄與淚潸浚童稚情親四十年離別不堪無限意斷腸分手各風煙反鎖衡門守環堵聞道三年未曾語數篇今見古人詩更覺貞工心獨苦

孫元忠寄示種竹詩戲以二十篇答

靑錢買野竹持答翠琅玕深栽小齋後幽事頗相關自有煙霧質能令朱夏寒引溜加灌溉無令霜雪殘

其二

冠蓋滿京華簿籬帶松菊看君用幽意必種數竿竹

嬋娟碧鮮靜窈窕一林巒排悶强裁詩淸文動哀玉

其三

秋風楚竹冷倚杖更徘徊想見陰宮雪朱炎安在哉

自今幽興熟攜子卧蒼苔客居曾封殖臘月更須栽

其四

賞靜連雲竹移因風雨秋我圖月蒼翠會心眞罕儔

若人才思闊文采珊瑚鉤新詩錦不如札翰時相投

其五

幽偏得自怡種竹交加翠雨露之所濡成長何容易
葉密鳴蟬稠啅雀爭枝墜客思回林坰蕭疎外聲利

其六

解榻秋露懸竹涼侵卧肉幽姿可時覩密幹疊蒼翠
況乃回風吹低昂各有意長歎一含情灑落富清製

其七

朱夏雲鬱陶種此何草草童兒汲井華頗亦恨枯槁
寒雨下霏霏滿眼顏色好臨眺獨躊躇山林迹如掃

其八

古墻猶竹色眞作野人居青雲羞葢葉密空翠撲肥膚

寒日外慘淡泠泠風有餘高齋坐林杪與遠一蕭疎
枕簟入林僻鳥鶴聚枝深興趣江湖逈松筠起碧濤

其九

竹光團野色秀氣豁煩襟贈此遺愁寂蕭然靜客心
琳琅愈青熒綠竹半含籜霜露一沾凝秋風動哀壑
才名四十年晚就芸香閣江上憶君時風林滿月落

其十

竹深留客處僻近城南樓跟邊無俗物漸漸野風秋
主人不世才老氣橫九州哀絃繞白雪清絶聽且愁

其十一

入門高興發而無人世喧叢篁低地碧蕭疎聽晚蟬
衰年族炎方只愁竹林眠安得騎鴻鵠飛去覲爾前

其十二

苔竹吾所好開軒納微涼堅中疑在野景物洞庭芳
秋風亦已起灑面若微霜南客瀟湘外與君永相望

其十三

有竹一頃餘舍下笋穿壁新梢才出墻滿歲如松碧
蒼蒼眾色晚歸鳥盡斂翼宇宙此生浮仰慙林間翮

其十四

細雨荷鋤立清風獨杖藜老來性便靜不是傲當時

竹皮寒舊翠鳥雀滿樛枝氷壺動搖碧故作傍人低
執熱何曾有亭午減汗流竹風連野色客意已驚秋
應接非本性閉關人事休瀟灑送日月茲焉心所求

其十五

寒城朝煙淡竹日靜暉暉芊芊煙翠羽羅列瀟湘姿
清風左右至秋色有餘凄日暮歸幾翼鶺鴒在一枝

其十六

欻翕炎蒸景汗踰水漿翻風竹在華軒凄凄自生寒

蕭瑟寒篷聚比公頭上冠獨在天一隅可望不可扳

其十九

密竹復冬笋抽梢合過墻明涵客衣靜陰過酒樽涼
初月出不高茂林延疎光欣然淡情素邱壑道難忘

其二十

碧色忽惆悵霜埋翠竹根啾啾黃雀啅宅舍如荒村
侍婢豔傾城嫫若蘼芝繁天寒翠袖薄染淚在叢筠

兩頭纖纖

兩頭纖纖新月眉半白半黑客對棋腷腷拊翼
雞磊磊落落卧坐梨

兩頭纖纖織婦梭半白半黑雪沒靴腷腷膊膊鼓腹
歌磊磊落落金印多
兩頭纖纖棗子核半白半黑紙上墨腷腷膊膊手趁
拍磊磊落落山頭石
兩頭纖纖織柳葉書半白半黑鷺間烏腷腷膊膊失水
魚磊磊落落大丈夫
兩頭纖纖新採菱半白半黑玉汗蠅腷腷膊膊馬踏
水磊磊落落枝壓橙

五雜組

五雜組垂衣裳往復來就桀湯不獲已剪夏商

五雜組封社土往復來使遼虜不獲已拜陽虎
五雜組慶雲聚往復來東西渡不獲已再娶婦
五雜組花木春往復來江湖人不獲已議和親
五雜組錦繡段往復來隨陽鴈不獲已猶仕宦
五雜組朝霞明往復來車馬行不獲已方用兵

寄芸叟藥名

未老已前胡不歸何須班白及衰羸婆娑石上弄明
月卧看秋風生桂枝
愁雲垂地黃映日疊嶂插空青照樓野菊花開秋又
晚頗當歸去老滄洲

年過半百合歸去謹杜衡門深退藏衰白前途有多
少使君子細更思量

永芸叟寄示新詞一篇以此寄謝楊子云書亦
有色乎此亦書之色也婦人名

綺羅數色新出機嵩洛神秀鍾妙詞關西子弟多習
武博學能文君最奇日下無雙成器早少小玉立誰
瑕疵天王母后新選擢抱道韞德將發施朝中議論
太眞樸湖南成鳳翅小垂屈申后先皆有數此理昭
昭君自知芰荷堆綠珠露冷蘭杜秋香風正吹征鴻
南飛鷲北去晚歲瀟湘君未歸

夜宴曲婦人名

湘江紺碧玉照秋丹楓紅蓼若莫愁江上女兒花兒
羞吾曹大家行樂休促席相虞美人出羽觴時許飛
瓊液天明君醉苦相挽肯念奴家隔江遠流蘇小帳
曲屈屏留連爲子都忘返

七夕一首呈席上樂名

琥珀杯濃酒味醇蓼金裙轉舞腰新鉞華第一人中
白歌響裁多梁上塵玉漏將沉香未斷銀漢雖遠志
相親台歡佳席留君醉最苦參斜夜向晨

寄芸叟年兄樂名

朝散集卷六

垂天雄翮搏海風翥高極遠志不同盛年折桂心未
歇磨刀水際思平戎西龍活擒偶失手天南星墜桁
山中未甘遂葬江魚腹當歸入覲明光宮何嘗無前
千薦舉芸台烏府選擇公蛟龍齒角老愈硬梗楠材
榕寒東濃恥爲蔵猌要節目預知予不見從容川澤
揭節建大旆服紫腰金薄賞功暮年車轄徙荊楚江
籬搖碧水蓼紅橘洲橋日皆莽草賈傳井中苦已空
我已衰白鬚一郡附子餘光聊養蒙嘗言蚤休乃真
棄侍空青想蓮花峰請君先去採芝术我續隨子妻
高蓬木甘松香眞勝境雲滑石險多行蹤半天河漢

朝散集卷八

秋風吹楚色黃葉弄龍瑟潭水凝練光衡山刻霜雪
登樓足嘉景分務饒暇日且復相從游新醅侑梨栗

又

相人觀久遠要且視資質酒酸本多甘絹敗爲少密
公家渭川後端亮氣不屈播移雖裔土盎妥如舊華
優游歸孔聖坎凜笑趙壹儻來等榮辱所遇順勞佚
道閭接談賓文房散書帙當其泰定時海宇更無物
耳日并已忘何心斷冕紱忽聞部曲奏更覺巴音失
温純比金玉清越勝琴瑟似追少陵步眞得建安骨
從今益淬礪及此舒長日唱酬安敢同心欽但齋栗

又

二帝本仁愛三王首忠質頗知周德厚不似秦網密
平生勇自信戈戟未易屈何嘗戀僧石但欲返衡華
詔條甚明白宜布妥齊壹御衆莫若寬使民宜以佚
古人貴守義昭晰在緗帙公言屢見廣我惠慙及物
河檀負廩楯樂鶴警印紱盧山須決去雲卧未爲失
瓊草厥起予鳳吹雜瑶瑟芝蘭暗有香嵩華清見骨
君開筆頭花我擢牖中日九牛登巨螯視我眞蟹栗

又

南軒何靚深閒步若野質舊聞畫眉語刮下霜筠密

小窗任明晦一榻隨仲屈宿鳥聚檽枝涼蟬噪幽蓽
嵇康得頤養誠意更精壹夏闌體長健春至轉安佚
鉉鼎熟黃牙仙經橫縹帙和言不忤俗定力何轉物
嗟我已龍鍾江潭戀章紱塵中素袍化鏡裏少顏失
愛君詩思茂雅奏合竽瑟愛君道氣成金石聲壽骨
及瓜期尚遠發藥容有日德爵齒俱尊登門但祇栗

又

呂公杞梓材自是棟梁質峨山巖谷窪蜀錦機杼密
含章同豹隱榮進異鵷屈興起自艱微敗席代門蓽
揚庭挺科甬許國操心壹理財務廉約持憲從寬佚

宋 孔平仲 毅父 著

詩戲

芸叟寄新詞作八陣圖一首

功業不復議蓋載無所容三洲透迤水分與清河公
國士大手筆名聲蔚摩空成材兼眾製八面任見攻
陣馬勢逶迤陶續出織穠江神數妙詞流入韶護中
石心鐵爲鳴不意於此工縛調協擊坿遺音扣玲瓏
恨我狂繼和失之太忽忽吞咀如雋永呉越安可同

二十八宿寄芸叟

張公角立敦政肩元宗自許英妙年捕逐氐羌先着
鞭文房餘思如湧泉題詩寫心蟠遠煙黑蛟矯尾明
秋淵南箕吐舌風喧鳶弱羽羽斗落郴江邊蝸牛客舍
弔影眠寒女晚嫁私自憐誰知虛實久粲然安危之
理如循環歸來藏室閱青編東壁步武追神仙綉衣
白簡猶奎躔體健不服嘆金太腸胃充實顏骨堅昴
宿老人飛上天志願未畢西傾邊野鶴礪觜不啄麴
曾參殺人始諺傳賞花墜井皆妄言載鬼一車疑已
捐人欲折柳送公舟去同眾星還紫垣張公張公人
最賢丹鳳奮翼蔚高騫更調玉軫續薰絃

卦名寄芸叟

小豐猶可喜況此大有年流傭已歸復獄訟久蕭然
明聖臨六合吁俞萃羣賢乾坤協氣滿井邑歡聲連
張公性謙靜玉節鎮湘壖芰舍富暇豫鈴齋恒晝眠
萬家人悅喜鄰壤蒙安全譬如泰山雲益此洞藏泉
我鄙無所解昔隨公得仙超升已連帥羈旅今華顛
屬郡損末禮郵筒貢新篇坎坎我鼓腹咸韶媿朱絃
暌乖每自念姤遇雨何緣野色小過雨秋聲漸號蟬
園林凄剝落樓觀蔚騰騫曳履煙景外支頤嵐翠前
嘗聞東晉士多閒遠師禪盛世非否塞微生自屯邅
流俗若飛蠭困途多墮鳶相需緤嶺上比洪厓肩

本是一首寄芸叟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本末已倒植是非當告誰同爲天涯客根冷聊相依
生平尚氣節相約老不衰煎烹雖炎炎何損百鍊姿
太過空自返急鞭猶恐遲

相看一首寄芸叟相看過半百不寄一行書

相與同少壯看看俱老人過日如脫兎半生若浮雲
百事多齟齬不如收此身寄心青霞杪一笑輕千鈞
行行秋鴈去書此貽情親

朋友一首寄芸叟明友數新疏矣

面朋隨俯仰心友存終始頻數寄詩書因斯作瘡痏

此疏彼何密已矣難湔洗

題織錦璇璣圖廻文體

紅窗小泣低聲怨永夕春寒斗帳空中酒落花飛絮亂曉鶯啼破夢匆匆

叢草露如郎行薄亂花風似客情多歸鴻見處彈珠淚語鷰聞時斂翠蛾

同誰更倚開窗綉落日紅扉小院深東復西流分水岸

頷恨兼愁續斷絃琴

朝散集卷九

三

腸斷寫愁縈字字錦紋傳意寄君看牀空照月殘燈冷黃葉霜風愁信寒

前堂畫燭殘凝淚半夜清香舊惹煙鏁竹枝寒宿鳥冷水沉天色露橫參

星名詩呈提刑曾朝散

華胄參元後高門輔弼臣莊池初舊翼舜旦早逢晨雲木干尋秀鏘金百鍊純日邊虛位著楚尾挈車塵尚德眞膚使存心信吉人包含舉尤美平格澤惟均

和徐道暎波字虔州作八名

人橫玉管窗無意風入春江總是波把袂相牽招飲去夕陽城外酒徒多

席上口授杜仲觀虔州作八名

暮雨蕭蕭何不止東風弄白起江波緣檣新作門心結杜子春來狂興多

累約慎思飢事今已大境盤桓不進欲以十四日交承又云六甲窮日戲作藏頭一首

工巧新詩寄遞筒同聲稍稍變他宮口傳如受諸君子旨日好何妨六甲窮躬自省愆方反厄人多助虐再

朝散集卷九

四

磨舊石渠舊友年家契大笑今朝已落空

思移日至月望交割口占奉呈

日日高樓倚望君口吟心想跋青塵士嵩著雨蒼蒼出山色凝雲翠黛顰卑冗一官誰羽翼異同千牀極艱辛十分明月迎新守寸步江村老盡春

建除滿平一首

建茶一杯午睡起除濁斷煩無此比滿庭葉落啼野鴈平地雨足生春水定心靈息守丹竈執固養和歸赤子破須速補勉旃修危可求安灼然理成事何詮

軒冕貴收身早占雲泉美開門納盜誤人多閉關掃最要箕張口深憐井有人孤危荷全度謀報畢餘身

軼從今始

周亨叔推官見示詩軸黃絹幼婦外孫虀臼

黃金鍊語玉琢詞絺素中度無輕紈紉時文采已奇

絕婦老兒長今可知外窺驕虜亦有作孫吳暗合知

兵略齎盬氣味異齊梁曰中丹砂非俗藥

集文選句贈別

離別在須臾李少卿　置酒宴所歡陸士衡

陽萋萋春草繁謝靈運　江蘺生幽渚陸士衡

沈休文游絲映空轉沈休文　紅藥當階翻謝元暉

曹子建哀猿響南蠻謝靈運　想與數子遊劉越石

行邁越

長川陸士龍　相去日已遠枚乘

永慕盧子諒　叙意於潘翰劉公幹

文選集句寄愼思交代學士愼思遊岳老夫守

舍叙述遊舊愼問交承與夫舍舟登陸之策

具在此矣

鄧生何感激志尚好書詩清機發妙理言論準宣尼

翰墨時間作文藻縱橫飛彊年缺相從夢想見容輝

自昔同寮宋恩愛兩不疑潔身躋秘閣攜手游郊畿

一麾乃出守桑梓有餘暉潺湲逐涉江湘將就衡陽棲

眇眇孤舟游洲嵎既淹時鳳凰集南嶽平生協幽期

一勝篇

我與承君棋結局贏一路太多亦何用停則無勝負

天清與地寧妙絕占此數正如賈堅射不中乃奇處

再勝篇

再勝路幾許非一亦非三小雅連大雅周南兼召南

舜目處其半臨文與之參在吾猶不足自笑無乃貪

嘲承君

已塡實局餘五黑天數相符豈人力雖於洪範少四

疇若比武成多二策我詩雜組今幾首題鼠技窮那

復有泰山風拔大夫松彭澤霜隕先生柳

承君棋輸包子度以促之

君看射夫指柔軟作皮室君看蠶婦頭繅帛恐不密

草木漸叢生正渴柚與橘巫遺中丞來莫令章句出

承君非耄荒意似羞棋敗未應剖干戈當且解粉黛
如何畫虎手乃作死醫能貢芽綏不誅舍覆吾已大

承君輸十三籌

欲知輸籌數計月乃閱年秦爭有幾絃汴上樓幾間
寶從眞如獻人逐耿恭還老氏死之徒孫子著書篇

走筆呈承君承君作
人蕭氏

圍棋屢北當求復乘興能來不待邀杜牧詩加道今
日最宜簷雨竹蕭蕭

風人一絕承君棋輸冷淘

須煩玉手自操刀便趁槐芽作冷淘剩潑葱油抹羊

肉不嫌蕭灑愛蕭騷

戲承君蕭侍人

一自棋輸日望之至今蕭蕭草生時知君苦愛刀筆
吏使我長吟風雨詩已共苞稂泉浸濕更聽甫草馬
鳴悲子雲寂寞方無類想見馨香雜祭脂

越上荒山淚得名何如開邑在彭城飄颻雲意迷秋
日索寞人心戀玉京花倚宮墻無限好泉流古寺有
餘清蓋茂野艾栽修竹更聽虞韶奏九成蘇子美詩云秋日清
淡雲
飄蕭

至忠至朴少人知思話胸中聽者誰長史移家眞暫
住相君爲冠定他時道齋不廢持三寶資斧何須措
一辭更有閑堂奉清宴客來簷雨看圍棋

次君門戶想風標干戚齊梁已寂寥隋后如何依異
城秋晨定不怨涼飈半掠紅袖能調琵滿把眞珠看
結條他日蘭陵若歸去臨江灘上苦相邀

承君棋輸八路

君希元凱才我異厨顧黨誅蠻幾首級十指屈其兩
疾風摧桂林異夢吞卦象疲極曳杖歸羣眉有餘快

蕭器之小飲酺王舒公藥名詩因效其體

蕭郎嘉客近遠志把酒歡賓郎半醉自然同類易相
投官守從容有無事清晨麵蘗寒有力倒酒金鍾乳
花滴十分蘸甲香且醇不覺昏黃連夜色雀噪烏栖
杂晚何忽忽白日若飛梭青青百草霜已歇墻陰淺
白微經雪庭梅香膩粉苞鮮歲律將旋復光發銅壺
泣水銀箭短漏聲續斷隨風遠起視天南星斗稀蟾
蜍已黑率牛依知千多情惜分散山公酩酊自當歸

再作藥名詩一篇呈器之

肥羊作爐香出厨膏粱姜桂品味俱風開東閣戒諸
客千金騰踔沽酒壺飛觥倒枸約不退一卷百盞皆
無餘不須呼盧會六博笙簧琴筑非眞樂蕭郎獨以

酒娛賓憐子心勤慚子虐眼旋復花不容起面赤復
冷酒滿酌更深閃閃燈焰消照天燭黃膩灑膏欲逃
人覺安敢去飲水只欲吞波濤青煙鬱鬱金鴨細花
上紅酥合香蒂四垂銀箔不知寒邨勸金罍子同醉
久不見子眼空青見子宛然猶舊情敗船如筏寄江
水天陰夜半防風起告歸急子城西角如粉霜花衣
上落屢蒙大幅掃長篇才薄何由繼高作

與董承君棋賦勝四篇作藥名五言詩奉戲

董子獷且強孔公孽更毒文楸石棋子白及黑對局
預知子輕敵銳瞻坐可覆一時羅列徧先與摧大膊

欻如飛廉驅窘若防風戮餘兵倘百合續斷聊忽忽
猛虎仗爪牙中塗佯蹢躅嗟子草草甚驅豬令狚逐
直前撫夷險鼛撥下子速而我頗從容莽草先設伏
常山勢縱橫大戟挾長鏃威靈先震盪巨勝阼破竹
蕭蕭馬鳴退戰血餘川谷百步笑奔崩獨活嗟窮蹙
蓑蓑不復騁銷蝕神采縮作詩誚伊棋我壯知子曲
戈鋌賢愚校我幾百倍預知子必輔轉青天別來喧卑

寘甫寄示與蕘冲元唱和藥名詩因作一篇奉
消磨光景請寘甫同作

憶昔見子龍沙邊冰台玉壺氣凜然才薄人微辱取
友青蒿媿倘崑崙頗詩鋒利如立刀鈹談經辯博森
共誰語神游閬苑長思仙京師再見空草草瑣細辛
勤宦事牽如今相去水南北一別羈旅還隔年每思
益友在咫尺九江地與斷黃連作詩寄我解離恨紫

天南星斗垂晶熒麻姑山色排空青人中白眉誰第
一周郎獨以文章名少年折桂心已壯大學弱冠眾

貝珊瑚堆目前靈蛇含珠久不吐駿馬銜脫誰能先
彌天雄句駭浴耳入木香煤濡綵牋嗟余鄙訥會强
敵蜀雞格鬬非所便未甘遂服强一戰光焰消縮何
由然我居此土頗大適門對廬山飛玉泉火雲燒赤
赫日熾委蛇退食晝眠環池老木自却暑清波白
石明相鮮水香漠漠初過雨水英燦燦新開蓮區區
余心最念子空對黃昏江月圖重樓望斷君不見淮
南細草迷蒼煙

又

亶甫寄示廬山高藥名詩亦作一首奉酬不犯
唱首兼用本字更不假借

噫戲廬山高哉山連大江勢橫絕虎卷龍挐起霜雪
五湖七澤瀉波來百穿千扎吞吐成雲雷其上自有
瀑水白如一疋練半天河漢傾崔嵬蒼蒼石壁插空
翠漠漠雲華自開閉水甘松香澗谷深黃精枸杞生
成林地無虎狼毒草木但聞仙童玉女語笑之清音
君不見當時匡續斷世故結廬莽草無尋處又不見
淵明無心五斗米石牀醉卧呼不起眞君種杏人獲
生遠公白蓮開玉英松肪柏實皆可飽何必皓露棲
金埜我欲扳崖采紫芝道中逢仙一問之接余之手
升虹霓崑崙太室相追隨元台絳闕恣遠游旁通三

又

金谷草離離絲珠魂已蟄石崇雖富貴一散不可集
絲亦不須悲岐亦不須泣竹林諸逸士以醉名自立
匏絃且爲樂惜此光景急土人勿我勤朱紫當早拾
革性以從俗矯揉未易入木散姑自全寧求斧斤及

又

金色晦塵垢人疑以爲鍮石有潔白姿昧者比來璆
絲繰不盡緒誰與結綢繆竹可裁笙笙奈何困薪槱

匏黃已落蓂歲序風驚秋土壤猷卑濕山川嗟阻修
革車召武士折敵當以謀木鐸一奮劍爲君斬倡優

又

金絃調陰陽諸公盡梁棟石室校圖書英才皆屈宋
絲侵鬢邊髮瀕老知無用竹徑理舊居蔬畦閱新種
匏刳以酌酒自唱山歌送土燥葉可收水清魚益衆
革履隨杖藜徜徉步方縱木末見栖鴞暝歸皆鼓動

又

金烏卷海水東上浴扶桑石性本沈滯不能隨波揚
絲縈自作蠭漸老其退藏竹會有貴色率人幽興長

匏蘘若可飽何必羨牛羊土室若可安不須高棟梁
革以脂自柔鐵遇火則烊木可採而直惟士心有常

又謝諸君酬和

金醽諸益友一一皆詩家石音盡清越使我慙淺哇
絲梦強抽緒語句多疵瑕竹牋屢塗竄誰爲點不加
匏實雖百枚不如一甘瓜土朱重千鈞不如一丹砂
革生齊梁體羨君吐天葩木强未可休餘詞綴車斜

又奉項元帥

金剛有遺偈難以聲音求石擊乃有火是名爲火不
絲從何處來諦者從蠭抽竹本由根生根外又何由

匏開卽爲匀針屈卽爲鉤土地水火風合爲一浮漚
革易固不常潺山水牯牛木性無榮謝古今春復秋

又奉朱明叟

金榜閱名姓於今二十秋石閭鷁退飛才命不相謀
絲繩可比直應笑曲如鉤竹未遇蔡邕有聲誰見求
匏葛豈無蔓奈何枝不樛土俗相慢侮有如東家邱
革囊貯珠玉至寶勿暗投木若假先容爲君効綢繆

又奉周文之

金臺招俊乂之子值明時石蘊荆山璞當爲璧與珪
絲隨物所染在涅要不緇竹箭中有筠歲寒尙猗猗

匏葉異甘苦采掇須自知土性殊美惡栽培擇所宜
革急而韋緩古人貴調膠木老鷹被烹吾師乃支離

郡集虎渡亭賓主十人

築館當陽月驅車及上旬盈分勸美酒排指聚佳賓
闕里推高弟姬朝倚亂臣全醫參老子駕駕望清塵
佛地前緣舊堯曦普照均瀛洲何足羨赤日坐中人

又

欲結朱輪日相期已及旬木圍橫畫棟玉德集談賓
濟濟多周伯詵詵倍舜臣身調宰夫膳目視屬車塵
閒一才相埒能千智亦均可知前世陋作者欠三人

又

瑣台成百日斗酒宴茲旬文雅昇平客風流結綺賓
撓榷皆敏手諫俎必名臣御史歸清望黃門掃俗塵
專門知業廣就傅亦年均忠信推吾邑曦非善行人

又

簇簇芳林會歡非洛汭旬國城推帥長麗數集朋賓
益一參卿列增三補諫臣天泉開象緯日輝散光塵
東帛蒙恩厚旋弓校力均論年雖幼學柳惲實兼人

又

長亭接雙堠良月屆初旬修義推賢守同心會眾賓

公卿正當位輿隸迭相臣庶磨樓層勢逈隨驥馬塵
東薪恩不薄鼓玉價仍均共取封侯貴持旌將萬人

一字至七字送夢錫託疾引歸

行行夙駕宵征秋漸老雨初晴黃葉歸思青山去程
隨身一鴈遠入眼故鄉明流水光陰可惜浮雲軒冕
皆輕把酒日飛鸚鵡盞尋花更到鳳凰城

七字至一字

仕宦千憂出海游功名一笑付秋毫榮望棄如脫屣
歸心斷若操刀東堂展圖畫北牖綴風騷晴煎越茗
寒汎宮醪超世網釋天弢就逸辭勞高高

十一月十二日會聚主賓共八人
自笑開陽畔輝光接斗魁名希周士貴德慕舜元才
共享珍羞美同騎駿馬回他時立天柱曾作飲仙來

表

賀坤成節表

伏以里社之鳴協詩人之七月華封之祝詠君子之萬年翕然歡聲出於誠意中謝臣聞安則慮久樂則生此雖人之常情亦藥上之所養當夫海內無事年穀屢豐里閭之間民不識於兵革州縣之內吏或長於子孫相慶之言皆謂太平之難得歸美之意惟欲聖壽之無疆恭惟太皇太后陛下寬靜以服人心

公平以當天意近無馬鄧遠過姜任愍親載籍之所傳莫如今日之爲盛適屬誕彌之慶益輪難老之忠鑒于太清順金行之初肅受茲介福扶寶祚於不衰臣祇服官常阻趨朝闕瞻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

賀坤成節表

伏以坤元之施實佑斯民沙麓之祥正當此日神祇協贊夷夏讙呼中謝臣聞得人心者莫如惠和鎮天下者無如安靜我有三寶是爲聖德之符胡不萬年茲見詩人之意恭惟陛下聰明恭儉寬厚謹嚴八年之間四海無事適遘誕彌之旦咸輸難老之忠臣庶

迹書林備員使斧稱觴上壽阻陪北闕之班決獄求生仰助南山之算

江淮提點謝到任表

奉儀二年訖無善狀督鑄諸道即拜命書已及官期祇承局事中謝伏念臣奮身卑薄涉世曲藉無有尺寸之長可應朝廷之用矧在擇人之際游當出使之行此蓋伏遇皇帝陛下盛德博臨至仁兼覆不遺菅劉之賤雜用薪樵之材如臣之愚猶在所取臣敢不勿勤奔走悉意經營謹課入於銅山視工程於金冶庶收微効仰報大恩

衡州謝到任表

淮右按刑訖亡善狀湘東出守仰荷寬恩已見吏民奉宣詔令中謝臣稟性愚陋涉世曲藉逢熙運之有開與羣材而並進四塵使節兩玷郎曹老境驅馳筋骸已瘁小邦撫字才術何堪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明極照臨德參覆燾方獨觀於萬化不求備于一夫遂致孤平亦叨任使臣敢不悉心職事圖報國家庶集消殘上裨海嶽

饒州居住謝表

幾死得生自南徂北蒙還舊秩獲處善邦銜恩涕零

省咎心悸 中謝 臣學問蹇淺智識鈍昏妄陳答詔之言自掇投荒之辱瘴癘侵薄骨肉分離安知此身復見今日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誕明燭遠渙澤蘇枯盡返得罪放逐之人大開自新湔洗之路而仰食者眾須舟以行風波多虞疾病間作所恃朝廷之寬大不誅道路之濡留驚魂初招餘孽未逭更當刻厲少答存全

敘復朝奉大夫謝表

荒山相囚貧室如罄稍遷內地盡復故官此恩若何隕涕無已 中謝 伏念臣仕宦積久咎惡滋多始罷皇華之行再鐫東觀之職又陳伏罪遂斥還畎泣血追愆豈由上疏覬過於黨或可知仁果丁昭曠之辰均被湔洗之澤此蓋伏遇皇帝陛下一新庶政獨斷萬機昭臣下之忠邪訂朝廷之枉直故茲廢放亦預甄收脫迹瘴鄉猶記海鳶之墮經涂故里忽聞塞馬之歸更菩捐糜少期報塞

謝崇寧歷日表

刑獄之官兼領劭農之職郡縣所隸均被頒朔之恩況更新元尤寵上賜 中謝 伏以定四時而成歲唐堯致於變之隆審七政以當天虞舜底極治之盛竊原陰陽之本實與政事相通苟裁成輔相之得宜則寒暑雨暘之咸若恭惟皇帝陛下道參覆載明合照臨先而弗違固已謹言動之表順以求合又將擇疏密之中乃飭疇人使齊大紀氣從緒正四時有玉燭之和歲且順成萬物極崇邱之大臣謹當上宣聖澤下布人時庶集微勞仰裨鴻化

永興提刑謝表

呂刑三千人命所繫秦關百二地望非輕自媿薄材薦當煩使 中謝 臣編摩末學廢放餘生齒髮已衰精力不健南宮數月曾莫補於秋毫西部列城又俾司堯舜之仁兼乾坤之量方曲成於萬物豈求備於一夫故此孤孱亦叨推擇臣敢不悉心職事圖報國家庶集涓埃上裨海岳

謝恤刑表二首

四時之運可長者炎赫之時常人之情最苦者囹圄之事適當盛夏寅奉寬書 中謝 恭惟皇帝陛下以赤伏應五行以離明照萬國係累之眾尤軫於哀矜流鑠之辰益加於欽恤以至灑掃洗蕩之政醫療飲食之微皆出詔音可知上德臣謬承使指叨領刑章職

事自當如何戒飭況復若此誓當竭盡仰副丁寧
天時之運可畏者炎燠之辰小民之情最苦於狂圄
之事特須明詔深軫膚慈中謝伏惟皇帝陛下求瘼
於天爲政以德薰風解慍固已致萬物之和癘草崇
寬又將重庶獄之命以至飲食醫療之節汎掃盪滌
之微皆出丁寧無非惻怛臣叨分使指祗奉刑章職
事自當如何訓飭況復若此誓殫愚短仰副哀矜

賀受尊號表

大明繼照鴻號一新遐邇驩呼神人悅喜中謝伏惟
皇帝陛下蘊深忱之量奮剛威之資雷厲而風行陽

開而陰闔潛睿謀於不測布神化於無方羣臣莫見
其天機百姓焉知夫帝力至於徽稱誠出强名然猶
謙以弗居讓而後受所以聳萬方之瞻仰從百辟之
願言煥乎若燿魄之名天矣乎如崑崙之紀地德盛
矣表聲施無窮臣承乏外台越居遐徼自聞尤旨尤
切驩心

謝宮觀表

備員關右無補毫分寄食淮南方淪凍餒忽預眞祠
之列稍寬涸轍之憂祇奉寵靈但深感涕中謝竊念
臣佚能素短齒髮早衰自脫瘴鄉屢嬰危病顧形體

之久痺何仕宦之能堪儻眞閑官尚沾寸祿是爲徼
幸今乃拜恩在臣之愚揣分已過此蓋伏遇皇帝陛
下聰明時憲聖敬日躋廣文之聲行堯之事兼充孝
弟之美坐格華夷之和餘寡孤獨均被於上仁豚魚
草木皆遂其生理故茲蹇淺亦在甄收況洙泗乃先
祖之鄉而黃老垂大道之教杜門養性庶全蕭艾之
生克已追愆猶冀桑榆之復誓堅晚節仰報熙朝

進南郊銀狀

伏以報本乎天實神聖之所務來祭以職在臣子而
敢忘廼嚴薄物之陳以爲盛禮之助前件銀利先六

府名列中金充貢篚以入輸將誠心而佐饗雖捐山
之代不以此而爲珍而供版之儀亦因之而可備臣
無任

罷散御筵謝太皇太后表

造舟肇慶天開軒曜之明折俎均慈人被需雲之惠
仰膺寵渥倍積蔽愧伏惟太皇太后陛下內播徽音
外參睿斷盡三朝之母道得四海之人心適當隋月
之辰共慶後天之祝乃沐言綸之厚特頒宴豆之驩
誓竭疲駑永酬覆燾臣等無任

代郡水謝表

議皆素定役不再興障回狂瀾弭去巨害中謝伏以
大河之患曠古而然雖云天時亦繫人事瓠子之決
縱之則二十餘年館陶之功急之則三十六日儻或
朝廷銳意上下夠公有志欲爲事無不集一昨堤防
既久雨潦過常溢距野以橫流齧桑浮而南注官守
憂惕人言沸騰異論紛紛自有漂山之勢寸心耿耿
但深塡海之誠上賴宸斷主張廟謀贊兵夫鱗集
木石雲屯會未周星已趨故道潤澤既還於此野膏
腴亦被於全齊此蓋質之於心處以無事遲聰明之
先見天且不違修禮義之大防水得其性救民昏墊
等倫

代熊伯通滁州謝表

論罪擯歸甘從永廢洗瑕錄用仰荷再生起之謫籍
之餘假以守麾之寄榮非所冀感不自勝中謝某叢
然編削之材出於卑薄之域胸臆結約木乏異能簿
領沈迷浸成俗吏困循半世日躓末流飛龍在天晚更
達於聖作老驥伏櫪倏自起於壯心稍振仕途屢分
使指覘當天之粹表聆出綍之溫言亦嘗宣布漢聲
經略蜀部兵無遺鏃悉上稟於睿謀民獲息肩遂永
足豈謂坐席未暖詔墨已濡使作鎮於海邦且綴名

代廣州謝上表

分符淮右僅獲到官持節嶠南遽蒙易地兼拊循之
重寄還論譔之清班望外之榮感極以泣中謝臣有
至愚極陋之累無崇英逸偉之資向以謬忝自貽覶
縷中蒙湔洗稍賜甄收起之散地之微假以專城之
寵方且懲艾罪戾澡雪精神布宣邦條講究民事殫
犬馬已衰之力報朝廷不貲之恩量分所堪得此固
足豈謂坐席未暖詔墨已濡使作鎮於海邦且綴名

於書殿恍然自失跼蹐無容此蓋伏遇皇帝陛下大
公合天地之心至仁遹羌舜之德其或犯法則必之
不赦苟能悔過則許以自新無有終廢之人尚責後
來之効況番禺之都會據服領之要津外連百蠻內
統諸郡雖久安於無事當預戒於不虞至於訓齊師
旅之方和輯遷垂之策屬亟趨於道路阻親禀於訓
詞然臣頃者揚舲蜀郊奉使讓陝服皆仰遵於成命致
祖著於微勞今推廣其緒餘可徵徃於萬一樓舡下
浦按故迹之尚存馬革裹屍厲壯心而不已誓當殞
殞期稱使令

代謝歷日表

感象之設曾萬事而不違正朔所加明一統之無外
闕文爲幸拜賜之榮中謝恭惟皇帝陛下合德乾元
求端天緯盡俯仰觀察之道知裁成輔相之方日月
星辰莫不順其行雨暘寒燠固已得其序而復稽參
六術校定一書課之疇官頒自太室敬明成辨杪忽
靡差豈獨農耕以示乎早晚又知王事必本於陰陽
使四時同玉燭之和致萬物有崇邱之大臣謬當使
斥齒髮凋疎嘗謂絕望烟霄終塡溝壑豈謂不遺故
物猶假大邦以臣間關罪戾之多顯頓困廢之久仰
蒙澄雪再劾驅馳使臣骨葬南溟身膏草野雖死之

代謝到任表

竊惟以朝廷養士之百年而主上知人之今日況是
將命尤難選掄豈伊薄材每塵任使愧多負刺罹極
臨深中謝伏念臣器不適時智非周物過叨聖奬屢
玷使華但知忠義之可行敢以遠近而爲擇一留嶺
表三改歲端崎嶇瘴癘之鄉奔走猩鼯之野詔音初
下方冀還台膺渥載加遷崇易地惟東南之十郡蓋
豐稔者累年財力有餘獄訟滋少當此之際無所營
爲如臣之愚可以強勉而又盡疆淮上得瞻父母之
邦接壤江西竊慕兄弟之政實爲私幸併出殊恩此

蓋伏遇皇帝陛下遹舜聰明兼湯智勇斂太平以錫
六合操成法以授羣臣致此冥頑尚在驅策敢不牧
民以靜馭吏以寬庶收涓塵上補造化

代謝復職表

修書還職祈避美名頒旨報聞未俞危懇拜嘉深厚
撫迹蒭慚中謝臣頃以瑣材上叨煩使不能罄竭千
慮答塞萬分積自取於譴訶偶未從於誅戮江湖放
斥齒髮凋疎嘗謂絕望烟霄終塡溝壑豈謂不遺故
物猶假大邦以臣間關罪戾之多顯頓困廢之久仰
蒙澄雪再劾驅馳使臣骨葬南溟身膏草野雖死之

日猶生之年況論誤之攸司實顯榮之所漸以叙法言之則例不當得以耆年計之則日亦尚賒豈伊衰遲乃敢冒昧所以力陳悃愊乞賜寢停藐宸聽之未回怵蒭言之難瀆循墻自失扶涕無窮此蓋伏遇皇帝陛下有察父抵兄之明兼隆天重地之施以臣嘗備從官則稍升以次以臣能悔前過則可責以功曲借寵呼以壯邊部臣心非木石守在封疆泣血追愆荷聖神之再造捐軀効命誓軍旅之先登

代賀聖節表

天生聖人作民父母四海之內蒙被德澤莫不欲其君之壽考庶幾永永有所依賴而近世臣子又因生辰節稽首稱觴以飾斯民欲君壽考之意中謝恭惟皇帝陛下聰明冠古勤儉厚國藉五聖之餘烈履百年之休運而兢兢業業日愼一日修明法度持守太平人心胥悅神況來格日星光潔海嶽安靜昆蟲草木罔不欣嘉誕日之慶適屬此時內則公卿百官外則四夷君長皆拜舞在列上千萬歲壽臣幸遭熙旦僻守遠郡不獲親詣闕庭頒觀盛禮臣不勝瞻天祈聖激切歡呼之至

進否泰說表

啟狀

寄孫學士

伏以天下之情皆忽近而貴遠學者之好每愛少而厭多猶之瀕河之民控平巨川之會飲之不過滿腹畜之不過盈缸棄擲之餘亦未甚惜汲引之際尚以爲勞及夫處之於大陵之坡徙之於高山之地負擔終日而難爲力鑿井萬尋而不及泉方知涓滴之微不趨金玉之重然而晚悟豈免悔心昔某之客京師

方執事之主文壘謂晁遷之不厚則以爲門生謂所居之相遼則同在郡邑惟是天資之懶惰加之日事以因循未嘗接諸子之遊少得承先生之教可嗟鄙昧不自發明及奔走以南歸在崎嶇之遠服猿狖之與伍蛇虺之與居雖文史之前陳而明識之內竭每有鄙泥但掩卷以長吁何從咨詢驚去德之已遠將於千里之外而往有求尚以前日之稽頗用自愧然而先聖典策雖萬世之下而得觀中國詩書雖四夷之人而獲見立教者固無遠近成德者豈有親疎彼往者之不追及卯之而必應用此自解必未見尤廼

有閒暇之時作爲文章之侯託自置郵之內委諸衡石之前願於校讎之休賜以觀覽之辱行李之便特枉緒言退陬之聞何異親炙下情不勝冀望之至

與張大博

伏以天下之士孰不汲汲而相求君子之交何必區區而後信或一言而志合或目擊而道存廼於邂逅之間識其平生之際某雖甚鄙學於茲然其聰明未足盡諸於已至於去就敢有擇於他人惟淺陋不知其他每踴躍欲行其素觀百世之上見忠義而必嘉況一時之中有正直而不比知縣大博淹官劇邑

敷惠遠民頃因經從幸遂請謁始見於簿書之冗剖決如流再從於樽俎之驩是非必當指明姦邪而曲見獘僞刺譏權近而不畏謗嫌剛氣發而縱橫滿坐爲之辟易惟是慕德將以爲師迫於南歸故從容之不暇及其退想番悔恨以無窮恭惟某官自得之深養而愈大特立之介守而不回擢居諫諍則有汲黯之風進參左右則厲魏公之節使蒼生之望得皆見乎古人小子之知不自負於今日下情祝願不勝拳拳之至

國學解元謝啟

伏覩解榜明被薦名切以國家之興文物甚盛舉天下之士其多至於十萬而預薦中之選者不足乎二千又況大學之居尤爲豪傑之會南窮北際陸走川浮紛然而來豈可勝計以敵其小不若敵其大之爲武得於外不若得於中之爲榮皆抱師友講習之功累年積學之業以相比量復得館殿儒雅之臣深見偉識之士爲之衡鑑苟充其賦爲幸已深矧在上游豈易以處如某者學不足以通天人而涉獵以自鄙才不足以動世俗而虫篆之爲羞幼承父兄教訓之勤長蒙庠序薰灼之美僅能秉筆趨於大較之前不

圖積薪輒在羣公之上默揣其自誠有所因此蓋伏遇某官爲國旁求存心樂育采以下體收其寸長致此妄庸免於黜落敢不益勤修省愈究精微庶幾後效之收以爲至公之報

謝徐郎中

某竊以方今爲後進之計皆願出先達之門然而或終身而不相知或一見而得異顧皆繫乎幸與不幸不在乎才與不才某天資倥侗吏事滅裂當明公出使之日實寒跡去官之秋雖不逮事於威嚴亦嘗獲望於顏色豈期待之無間接以至温以大徵積星之尊兼繡衣直指之重廼寵增墀之賤特均樽俎之歡在上之人誰肯若此不肖之意自宜如何緜匝遠於崇墉方服勞於行役不時奏記甚愧負芒當青律之已終計班輪之多暇衛生有術擁福無疆恭惟某官以精明之才當重大之委自江之左杖節以臨宣使者之光華邁古人之風采除弊照僞吏不敢欺寬緜薄征民受其賜藹然駿望簡在清衷不次之求可倚而竢某方還侍下正遠座隅默省寅緣嘗蒙於眄睞尚期邂逅獲託於庇庥

上運判屯田

某竊以求聞於世所難得者特達之相知受知於人又難得者始終之如一顧惟淺薄向託部封自引拜於堦墀泊告辭於門屏歷時固久嘗蒙惠甚均蓋待下之從容皆由中之悃愊故無變易尤切感銘恭惟某官賦資深純挾量宏偉志得名美居不倦於討論官高職崇動必由於法律清明如日端重若山豈外計之可淹想嚴召之伊爾小則翔翔於台閣大則運動於樞機所養有餘何施不可某久於恩館齒在仕途豈獨一身敢私於庇覆願同庶物皆被於生成

謝洪帥大監

某賦性之愚箠仕伊始自天與幸得公來臨伏蒙賁
明曲賜假借豈獨逃於吏責又獲與於薦章世蒙厚
恩不勝感激士重知己何以報償閒違棨戟之嚴衙
胥波濤之險淹留在道稽緩馳書雖未謹誅然甚惶
恐恭惟某官抱器閎富逢辰穆清累更中外之繁夙
著聲實之美惟鍾陵之巨鎮據江左之上游軍民至
穰談笑以治衆欲借留於善政上方圖任於老成還
期之榮倚席可俟方春云暮於氣極暄更祈順序養
安慰人屬望

謝洪倅

朝散集卷十一

某天資至頑吏事不敏向備員於簿領幸託迹於庇
庥屢趨門庭又辱車馬告辭與謁之日留意挽舟之
兵俟無風濤之虞愈知恩德之大此蓋某官寬明植
性謙靜秉心以爲待下雖勤固不失爲上之體與人
無間適足以增已之光忘其尊高習以成就遞下親
於卑陋皆曲盡於優容雖某愚蒙豈不感激方朝廷
之竁俊況器業之邁倫想在匪朝進用不次更祈順
序自重慰人所瞻

謝洪簽

向者初官獲依幕府伏蒙盛意曲究賤蹤知其不甚
厚以德而論則賢愚之相遠以貲而言則貴賤之不
同而蒙奬其先文待以異禮謙抑如此愧服亡涯閒
違棨戟之嚴衙胥波濤之險淹留越月訊問後時伏
惟至明未尚遐棄恭以某官稟天醇粹爲世偉豪向
者居諫諍之司慨然存忠義之節事皆密啟豈同淺
俗之暴揚言有一違不效常情之苟且進非爲己退
亦相時自南牀之清崇出支羣之僻小勤勞民政寅
畏官箴未嘗修體貌之尊又以知度量之大上思舊
德時企正人佇見召還以符屬望某方歸親侍正遠
使軒翥翦薄材被恩於一顧區區末宦冀託於餘庥

謝鄂守張職方

比者罷秩歸寧經涂請見過蒙顧遇尤切感銘自阻遠於崇墉方服勞於行役闕然奏記甚矣靦顏尚冀高明曲加寬貸恭惟某官夙著異等屈臨一邦處之有餘坐以無事臺閣之選旦夕以須方淑氣之甚暄想沖襟之多裕更祈遵養少副願言

謝襄州史大卿

竊以貴之待賤卑者視尊先王之經固有等差而相制後世之薄廼至隔塞而不通居上者藐然而自高在下者畏之而難進欲祛此弊當得偉人昔恨未聞

今榮親見恭惟某官位爲刺史秩在正卿問俗觀風六持於使幷承流宣化累組乎郡章爵齒俱尊中外攸服某半通賤吏一介書生其行誼不足紹古人之修其文采不足收當世之譽徒以往還之際宜宣奔走之勤以材而論則賢否之不同以勢而言則輕重之殊絶廼蒙略去體貌之峻接以語言之溫煦赫旌麾下臨於館舍從容樽俎嘗沐於宴歡雖矯曲鎮浮究非常之才方秋之初於氣尚熱伏祈順時保練對國寵光

謝荆門知軍

向者北走帝都南還親侍兩邊赤戟再屈朱轓蒙下接之加優結中藏而增感越治封而未久計辭履之彌休恭以某官天機精明世務詳練措諸萬事莫不左右而皆宜施之一邦不勞指顧而自治考之公論言未盡有餘之才想在匪朝當別拜非常之命更祈順時保育對國寵光

謝舉職官啟

伏蒙恩造舉充職官者託身旌節承乏簿書不責素餐已爲大幸更塵清舉益以厚顏竊惟國家之隆遵用祖宗之制慎重考績精明舉官常謂廟堂之深不知郡邑之遠分使者以按部代天子之省方若漢代之繡衣如唐家之清詔辨人材之善惡察治狀之貪廉外言中行朝奏暮報半詞之貶終身或爲廢人一語之褒不日得居顯位以此百城率職羣吏畏威汙者滌濁以求清懦者激昂而自力至於端士亦有戒心雖希進之甚多然限員之至少苟非聲華蓋世豪

偉絶羣如鸞鳳之於羽毛煒然文耀譬芝蘭之於草
卉茁頴秀英則何以才結當塗名升奏牘如某者江
西之陋府下最卑賤之學問則不能率合以就時求
其政事則未嘗擊捕而取譽自知賦分之甚薄安敢
出強而爭先弛去機關養成樸野深憂吏議忽辱已
知揣實何功歸思有地此蓋伏遇某官忠嘉自許敦
厚以臨泰山之安不爲勢之所動大時之信均於物
而無私坐攬十州之權曲收一介之善至明宣乎幽
隱鉅力振乎滯淹遂使冥頑亦叨推擇乘軺所至尤
憚澄清之威入幕非才豈堪保任之意博觀世俗之

行已多以歲月而自勤甚異聖賢之論心質之鬼神
而無怍愚也不佞擇之已詳每希古人今出門下二
階之進由此有涯終身之修誓以爲報

謝程卿舉職官啟得之按尚書謝公鄂所跋蓋
主簿　轉運程師孟時先生爲分寧

伏蒙台造舉充職官者賦材無狀尸祿有羞蒭拂所
加榮愧增劇竊以舉吏之制於今尤雜在下者求之
涉勤居上者擇之亦慎仕宦之末塵埃之勞若非甄
明無復升進故不得不勤於求官高職隆望大責重
所引或失爲累相隨故不得不慎於擇而又儒言墨

朝散集卷十一　十

特達之遇更賜吹噓之恩雖非入幕之才實有提衡
之漸敢不益敦士檢加畏官箴誓殫犬馬之勤仰答
邱山之厚

謝方卿舉職官啟得之按方卿乃提刑方嶠

于今幾年在上者欲人之求在下者惟勢之合求而與之則適足以長澆浮之行求而得之者不以爲特達之恩以至矛戟相攻機關並發陰窺密伺仕路以之風波巧說甘言聞者爲之熒惑進不以正得亦遽忘奏封朝行禮數暮懈鄙惡之獘一至于斯自惟蒙暗之資粗知進退之分向緣薄藝偶綴一官內屑屑於廉隅外區區於職事但知竭力而自勉安敢出強而爭先人皆笑之已獨安若果遇某官操使者之重拖古人之明斷獄尙欲其不冤察吏豈容其自晦以敦厚薄俗爲已任以共翊高風爲素心遂賜薦揚以終論報知遇

謝周學士舉職官啟　得之按周學士乃知洪州周豫

竊以職官之舉蓋自近歲而方行會府雖雄亦以一人而爲率況值清華之彥來持師帥之權奏請之間豈有閒聽明所信則何以綴名翦拂發迹單寒如某者朽木微材青紿賤屬文學不足緣飾政事無所設施均於山谷深僻之鄉困於簿領塵勞之役自慚鄙陋何結高明敢期特達之誠曲假薦揚之寵榮生望外感溢意端此蓋伏遇某官偉量并容公心果斷柄令肅懦畏荷吹噓去歲則有縣令之章今春則有京

縣令則止之於三考之間京官則保其終身之際三考之內尙可勉於自修終身所爲誰能必其無過此下吏所以難得知已而上位所以不敢進人自非潔己有聞聽明所信則何以綴名翦拂發迹單寒如某者朽木微材青紿賤屬文學不足緣飾政事無所設施均於山谷深僻之鄉困於簿領塵勞之役自慚鄙陋何結高明敢期特達之誠曲假薦揚之寵榮生望外感溢意端此蓋伏遇某官偉量并容公心果斷柄令肅懦畏荷吹噓去歲則有縣令之章今春則有京

百城之舒慘照羣吏之貪廉收其寸長取以片善遂一人以副新制預此選者不其難乎如某者天資疎頑尤棄輕重加之節下之諸吏榮然江左之上游而求弱廷觀其予奪設施之際郡國以爲表儀庶當薦論

官之薦既期以三考之無失又保其終身之不堰如此待人之至誠將何論報於盛德敢不增勤士檢加畏官儀庶成緜髮之功少答邱山之遇

上密守教官未到上大守

言念某治身闕畧處世迂疎向僅習於簡編遂誤塵於科第自罷官於縣道方進等於窴筵將効驅馳遂蒙移易使奉行於新詔往倡率於諸生以其學問荒唐文章鄙淺固當退避安可叨居然而吏責之差輕又有德庇之可託故茲受命漸以治行方素節之戒涼望黃堂而馳想恭惟旗條有暇介福無疆伏以某

官以剛明之才當屏翰之寄屹然鎮靜著於歌謠實百吏之表儀爲一方之師帥自惟瑣質將侍教言上恩賈誼之方深民借寇恂而莫得但恐迅詔已在半塗儻域賤迹未伏於軒墀大施已歸於京闕則伻高之意無時以伸惟是怔忪不遑鑒寐更祈上爲宗稷精調寢興

上密倅郎中

言念某賦質最卑効官未久使當教育之任深有曠敗之憂惟盛德之可依故私心之爲慰方將展翰就道塗履趨風恭以某官秉性堅平宅心惇大上直哀

近聯吏屬復覩使華以禁館之清兼諫垣之要專被屢旨總按東方而茲郡陋之無堪乃辱謙虛而與進從容侍教烜赫賜臨非所望於高明當如何而感激

上察訪舍人

仰惟道塗偃薄福履滂洋恭以某官清慎純粹而得
古人之風厚重寬和而有大臣之體著於士論簡在
上心佇還闕廷進處機密某自惟不肖謬出所知眄
睞之榮固已重於九鼎成就之德倘有託於一陶更
冀順序保調副時屬望
謝運使舉京官
竊以天下之欲莫不有求人情之常所貴難得明珠
淪於鉅海美玉罔乎深山驪龍之宮所珍白虹之氣
自照採之者淩汗漫而徼幸攻之者窮歲月以徒勞
惟其不可必取故得之爲難惟其謂之難得故獲者

爲寶擬之類則蓋有甚焉恭惟某官抱間世超越之
資提一路黜陟之柄風采震動海內之所推高器畧
深閎天子之所倚重其咳唾足以爲榮辱其指顧足
以開戚休素引拔者多至公卿願依附者莫非俊傑
幸見顏色曠若覩乎青天獲侍語言欣然踰於華袞
況嘗論薦尤極寵光宜有非常之奇以充甚盛之選
如某者江西之陋府下最卑學不足以知至大之倪
才不足以答無窮之變區區賤事瑣瑣僻隅眾人皆
諉其甚頑明公獨知其可教謂其初習於文字故獎
其片詞謂其篤守於廉隅故待之異數不加譴逐曲

賜甄升此眾人之所難求而平仲之所獨得感激之
極以至無言喜抃之餘竊憂有負博觀世俗之行已
多以歲月而自強其異聖賢之論心質諸鬼神而不愧
愚也不佞擇之已詳每希古人今出門下一官之進
由此漸階終身之修誓以論報
謝趙資政舉京官
伏蒙鈞造舉充京官某聞之古之所謂知己蓋以特
達而相期今也艱於舉官由此因循而近薄士多失
於自重人或責其有求惟其在下而無意於進者可
以見自守之一端薦士而不使之知者可以爲大公

之高節某誦此之說固已有年考之於時誠亦無幾
自惟天資淺陋學術荒唐不足以借譽英尤希榮先
達以此安恬而養拙固非立異而好高至庠序之興
教率之任毆而處此心甚愧之倘不免流俗之罵譏
安敢希大臣之推擇豈謂某官廊并容之量收離靡
之愚虹霓之煇下臨於朽壤江海之潤旁及於枯荄
特剡褒章已通上聽曠日持久未有聞者鎮浮矯俗
豈徒然哉況元帥之於部中所薦才二三之寡而賤
跡之於門下何嘗有左右之先其始則未信於流傳
既之則不勝其感激重於門下四輔之列百辟之師

德之素尊故天下觀其進退言不妄于故士論以爲重輕苟得咳唾之餘已甚邱山之賜希餘光者甚眾何不肖之預蒙雖捐微軀莫稱大惠但當激昂衰懦考策疲駑畏懼廉隅已知儒者之當守高明遠大更慕古人之所有惟其於義而不欺所以報公者有此

謝判院舍人舉京官

沙汰之餘在所不取典司非正可以爲辭而又從事之日未深登門之路最晚苟逃譴責已爲雅度之幷容忽被甄收尤見至誠之特達得之非意感亦無窮某天資冥頑吏迹奇蹇世喜問於圖媚應對失之大

方人習尚於雷同分守期於無愧居常寡助動輒見尤自非曠然誰肯憐者恭惟某官抱經綸之遠器居侍從之上游其爲中也篤實而不欺其爲外也莊重而有法士皆爭出於門下上方倚以爲公卿固有想見風采之未皇願事羈靮而弗得惟茲淺陋更處賤微本無一介之先容但與同僚而旅進所言職事何以見肝鬲之存相接須臾未足盡平生之學而乃賜以顏色薦之朝廷此其螻蟻之私何啻邱山之重士爲知己古有殺身人豈無情今將報德苟非深造於道何以有爲於時若夫正心誠意之大端讀書業文之餘事近而行已遠以事君從容進退之間煉既功名之會更新教誨以訖始終

上提刑職方

某聞古之盛時人以直道有功者顯有德者尊三代毀譽之已亡聖人猶貶之不作言行之有所異或取禍焉仁義而不自矜亦無知者頗波至此公議奈何恭惟某官得剛明厚重之資行緝熙光大之學操持義理之當矯拂世俗之浮巾立以視乎紛紛高論不爲於鍒鍒齊州之策脫鴈家於虎口之危中書之謀措兩朝於泰山之固此皆神明叶贊之陰德社稷倚賴之元勳曲突徙薪不蒙功賞綉衣持斧自以材升甚冥頑固深仰服方俟輶軒之東指獨趣宴坐之下在於平居之所言未嘗及此豈謂不肖之可語特以告之嗟乎某治已則愚觀人則智善善惡惡素學於仲尼是非非嘗聞於荀子如公之偉曠代所無雖暇於來臨守局無緣於往見區區之願歉歉莫伸方今外連兵以窮畔夷內改法以籠諸貨縣官之蓄所費不貲大農之司其責尤重徐之則國無以給亟之

則民不恥生所恃博通之才必有兼濟之術炎蒸向盛衙淑爲勞更祈善調寢興少副言願

上安撫諫議

向日沿牒濟南嘗瞻大旆假涂戲下又造崇墉赫赫待從之尊嚴嚴帥帥之望而茲隸屬最號顓愚一見蒙顏色之溫再見辱語言之厚以至咨嗟近詔之興學詢問諸生之政科遠大君子之存心博篤古人之持論本欲從容侍側反復求言適當開府之云初竊恐教人之未暇遽茲還局日以俯高恭惟某官勤勞著於王家聞望高於世表氣和體重出於天性之自

然丙明外嚴卓爾相門之餘烈比由西服來殿東藩顧惟全齊密邇上國於今權柄之甚盛自古豪傑之所窺鎮以長才山川有四維之勢帖然雅俗廟堂無外顧之憂然而時企老成上欽舊德行赴鉞車之召入當台席之虛某託迹部封備員庠序不才之甚孰爲嬌木之容惟日以須當預大鈞之播

上章樞密

伏審光奉制麻入居樞席股肱之喜聲氣皆同國家積治之百年席聖勝精於今日總核名實而期於至當任賢使能而責其成功則朝廷之百工遠至郡縣之小吏率皆慎東莫有冒居況若左右輔弼之臣所繫社稷安危之本付畀之意輕重可知恭惟某官以天人之學蘊諸中以神明之才居於外鬱然棟梁之器煥乎河漢之章以古人忠謹結主知以天下治安爲已任越唐房杜軼漢蕭曹致君澤民者已三朝出將入相者凡十載向者運籌西府秉軸中台銜恤而歸不以詔書而奪志訖哀之始已聞使者之及門遂以弼亮之功兼司宥密之任佇盡經綸之畧以成熙洽之休某夙以空疎猥蒙論薦今歸幕府仍在海邦崎嶇簿領之迷汩沒塵埃之困鹽車之馬已叨推轂之榮涸轍之魚尚冀爲霖之賜

上鄧舍人

言念闕然參侍已積歲時職是驅馳遂稽竿牘企清規而方切聞直指之將臨仰惟奉詔夕行乘傳東出觀風多暇視履有休恭惟某官偉識際天温文貢國所存於中者自任之重其遇於上者則哲之明天祿爾書屢參國論紫微典誥又擁使旌蓋才識浩沛而有餘故柄用便蕃而不一某備員於此核實何堪力以自强雖竭愚夫之千慮教其不逮上希長者之一言依庇有期扑手無已炎蒸方盛偃薄爲勞更冀順

序保調副人屬望

上呂學士

一別門牆屢更歲月驅馳職事濶畧置郵仰望鸞鴻之戢日深燕雀之慕比聞奉宣上命出按東方緬惟儁薄長途饗承多福恭以某官粲爛於中者緝熙之學發越於外者通變之才言與行而光輝名隨實而閎大上知淹雅首寘清華寶宇芸香入直圖書之府繡衣金節外操黜陟之權威流百城望軼八俊某省躬無狀承乏有年早以薄才最蒙知於伯氏今茲厚幸又託庇於主人

上提刑

伏審光奉宸恩榮總天憲恭惟歡慶伏以某官宅心明恕秉德直温卓爾自持之高緯然所至之譽向司外計尤簡上心就倚使者之良輔宣欽哉之意乘輶聿素當不俟於澄清召節在塗佇別承於優渥更所保衡以副願瞻

上安撫

言念接壤治封馳精帥座以上下而論其勢則殊故起居之儀不時以講方大冬之凝涯想幕府之優游民溢歡謠神儲景福恭惟某官惇純厚粹以爲質疏通寬博而有臨權尊旄邱望重清部上思舊德之茂即踐通聯之華更祈順序保宠以某官粲爛於中者緝熙之學發越於外者通變之才言與行而光輝名隨實而閎大上知淹雅首寘清華寶宇芸香入直圖書之府繡衣金節外操黜陟之權威流百城望軼八俊某省躬無狀承乏有年早以薄才最蒙知於伯氏今茲厚幸又託庇於主人

回都巡賀到任

言念有素欽風無階拜德來備員於蠻舍幸托庇於英寮息肩尚苦於紛紜馳問尤慙於稽緩先蒙教勒深荷謙光當凝涯之留辰計起居之集福恭以某官兼資文武久著威名暫留外藩頗鬱遠器願加保護別對寵休

上江寧知府

至愚極陋之迹久困泥沙崇英逸偉之姿邈在霄漢未嘗望履徒切仰高比者綴圖府之下陳託大邦之美蔭以爵則連帥之重當修屬吏之儀以德則世師之尊宜請先生之教拘攣莫騁苑結爲勞伏審以合使符肇班民正神明來相戡穀增蕃恭惟某官充義以爲剛合道以爲大人期以宰相之器上知有經綸

之才從容去就之間康俚忠嘉之節暫均偃息行預
弼維方冬律之沍寒計鈴齋之富暇更祈爲國自重
副時所瞻

朝散集卷十一終

啟牋

謝舉充館閣啟

伏蒙舉某堪充不次歷陟館閣清要任使者猥被收錄佩恩戴德夙夜以之敢爲之說以喻其意曰於此有舟焉其容舒以萬計其高十尋其修百丈其始爲之則天下之良工也登干仞之山擇磊落之材暴晾積貯經十餘年待其性定體堅勝耐燥濕然後擇吉日而支解之而繩墨之小大薄厚方圓曲直均得其

宜巧若有神於是鍛金銅合油石以爲之固調丹青叢刻鏤以爲之飾繢神僊雲物之象於四隅以爲之觀左右戸牖前後洞達入而居之如深宮大厦也其外則斷會稽之竹以爲之筒錯鄧林之木以爲之柁爲之觚編楚澤之蒲垂之如雲以爲之幔畫六鷁之首望之如飛以怖蛟龍水怪之爲其材既成其具既備將以朝發吳會夕艤扶桑尾閭可濟而天漢可到也然而閣於荒陂巨野之間頓於泥沙汨洳之地者二十餘年於此矣崔葦之所環合風雨之所摧撼雀鼠集焉牛羊入焉遠而望之以爲斷堤也逼而察之以爲逋宅也不爲樵夫牧童之所毀撤而薪穡之則幸矣敢冀任重而致遠乎嗚呼物有宜興而廢當用而捨者固若是乎然是舟也天材之精人工之至雖棄之久未嘗壞也使復進於清泠之波浮於浩渺之淵則其絕巨溟浮天潢不難也特患人力未及爾間有過而遇之識其非庸材也則亦睨視徘徊而去曰吾將積肉成邱釃酒成池聚萬夫擊鳴鼓然後足以移之也顧吾力不足也則姑止而已故其爲日愈久愈不爲人用吁可惜哉有龍伯國之大人其力拔南山其視洞胡越亦提六鼇以獻天帝擘華嶽以開

坤維矣一日過是舟視曰何其材良質完乃陸沉於此邪將天下之人不知有之歟抑時之所好者一葦之艇廣尺之舟以爲輕疾而顧此爲重遲不適於用遂因循而去之歟吾聞航不槳也衝不蓱也然而浩浩之海濟樓航之力也孰爲甚久而不顧之歟乃屈五指而算之如拾鴻毛如掇秋實不交臂而運之大湖推之長流野人望之而愕以爲邱涌而山出也是舟也豈知昔日之爲屈而今日之爲伸哉有遇焉而已矣使加之以扶搖羊角簸山谷動四極則其一日千里不爲速矣某江南庸鄙

之士也其材弱德薄非巨舟之比也而其志少似焉
困於窮苦阨於忠難耿耿古心見擯流俗其於大舟
之廢閣亦少類焉妄嘗比之不知其語之汰也執事
以文武才譏爲時巨公持一方之重風聲所加士大
夫傾耳而聽注目而望其力固可以拔南山而提六
鼇矣竊有期於門下非一日之積今乃辱垂手而挈
之實有凌江湖超四溟之勢其蒙德於左右可計量
哉至於進退命也用舍時也則亦順風俟之而已輒
叙其畧以獻於左右焉

處倅謝宋提刑啟

伏蒙恩造再賜薦論仰恃謙光一陳悃愊某至愚極
陋寡偶少徒榛櫟常材更無過分之望駑駘短步但
欲計程而行改官今已八九年知已凡有十七狀或
云臺閣清要或云錢穀繁難在他人得之以爲異顧
而不肯處此殊非本心儻其粗可持循苟無曠敗自
縣而倅郡自倅而領州所謂關陛已爲傲倖至如汎
舉乃是空言若非相知之深豈信自守如此恭惟某
官內明而養之以恕外寬而濟之以嚴美氣和風非
干人譽忠規德範克廣家聲惟是冥頑最叨奬拔備
驅使者半歲辱保任者兩章以至自爲褒拂之辭親
士之見知

謝蔣發運啟

伏蒙牒報特賜薦揚某門緒單平天資淺薄文學不能名世政事無以過人雖有已知莫非面覿或一見而如故或既久而相諳固未有不因左右之容素無卑薄之鄉長於冗散之吏時之所汰志亦自厌流落四方侵尋半世視顏且老年已抱孫投紱儻歸官當得其人某生於程以黃墨精謹爲職業莫優此局宜得其人某生於墻欵羣財之多皆歸槖括以謂自其異而觀之則肝膽分乎楚越自其同而語之則槐橘爲乎弟兄苟曰知之何必識也致茲孤陋辱在甄收再惟明公以高秘府一門兄弟如以次升同時朋儕最爲後至蓋自知其無取故不敢以爭先例被甄收諒由汲引此蓋文大策取賢科以正諫敢言爲御史陝西之政摧拉伏遇某官推至誠樂與之厚廓大度併容之公提衡任子豈期末路亦綴清涂緜蕞葦貢之劇邦陟蓬萊之

寒生推轂晚輩采葑菲之賤體垂虹蜺之末光借之華衮之褒奬以丹霄之價遂令賤鄙亦不棄捐重念大用居進賢退不肖之地操舉直錯諸枉之心必推今日之公以待天下之士則三代直道當見於施爲一介鄙夫尚期於驅策

謝試館職啟

以奔走道涂之餘與荒廢筆硯之久攷其辭藝固無可觀實在校讐益非所稱併爲僥冒徒有兢慚國家放唐漢之遺文修祖宗之故事恢復儒館養成人材被詔而舉者皆執政巨公操觚以應者多知名君子之苦窮慕匹夫膝毋致命之忠方眾人之所不收而

平時之所無望蒙恩既厚報德云何惟有捐軀以爲
知已

謝同官啟

某比緣試藝例得讎書自省荒蕪但深憮罣國家恢
復儒館養成人材詔兩府大臣各舉所知凡一時名
士多預茲選豈容不肖輒厠其間幸雖自天恩固有
地此蓋伏遇某官素加顧遇曲借題評使一介衆人
之愚增九鼎大呂之重更當有立以副見期

江東到任謝執政

某準告授前件差遣已於今月初四到任訖細書非
稱人厠承明之廷美俗奚堪出審振遠之使自知駑
鈍深媿陶鎔伏念某褊劣小才頑冗下第徒藉一言
之賜遂參三閣之游挾策讀書坐消日月軺車奉饌
行按東南瞻彼江邦鬱然墳栢舊編名於簡簡近劾
職於錢刀不徒民俗之相安實亦私計之良便何其
幸會出自人心此蓋伏遇某官方筦執於樞機不遺
志於微賤衡石多士基局大平大冶躍金盎間折鈎
之啄良醫諳藥猶存敗鼓之皮遂使未遇亦叨厲使
某敢不謹循分守祇率詔條講財賦之根原期於足
用提郡縣之綱紀廢有患姦庶收毫芥之成仰荅邱

山之貺

江東交代鄒漕

言念去德雖新馳誠已劇比忝使乎之任輒承賢者
之餘代大匠而醜顏方思布懇贈雙魚而致問先荷
掇謙欣聞行邁之勞無爽寢興之適恭以某官行懷
瑛玉價擅南金薦更中外之繁益著聲實之美席未
温於江國色已美於湘川曾不踰年遂按兩路以此
爲試才之漸不日有陟明之書某謹守成規尚希至
教秋暑尚熾歲計多豐更冀保安前席光寵

與本路傳憲

伏念緒言不接積有歲時高誼曷忘況聯里閈比奉
命書之渥俾參計事之繁何處會之自天得光華之
同路恭惟某官忠厚之譽播於周行欽恤之仁體乎
上意江湖無盜賊之警郡邑有獄訟之平矧揚歷之
已深諒召還之伊邇炎蒸方熾澄按多餘更祈爲國
保綏副人願望

與賈憲

竊審光奉宸綸外司邦憲伏惟歡慶某官宅心
純粹行已直方總五兵之符才力高於省戶參七人
之列風采動乎帝閽屢投方底之封遂繼長沙之謫

矢因激而彌遠蘭雖焚而益香果膺揀拔之公就委
平亭之重百城迎服庶獄坐清某謬厠計台獲陪使
節其爲喜抃實倍等夷

與胡漕

近在南都嘗馳短牘竊惟惘惘已徹高明顧行役之
方勞致嗣音之或缺已祇叚役實託德庥喜幸之心
倍蓰於衆恭以某官才推吏表行冠鄉評已將使指
之踰年當有召書之在道秋炎尚熾圖繫多空仰冀
保綏前對光寵

與蘇漕

仰高有日蒙益無階何素願之獲伸聞皇華之來暨
秋行方肅德履彌冲恭惟胄涉之勤克保寢興之適
伏以某官秉心忠厚植性純嘉夙著長者之稱屢持
使乎之節青氊舊物雖暫領於計司黃紙除書即別
膺於召命晤瞻不遠喜抃尤深更冀順時保綏副人
祝望

與江南回知通

叨奉明綸俾參外計使者之任豈以刻覈而爲能大
善人之誼先畀纖緒詞與意豐感將愧溢恭惟某官
岷峨秀氣杞梓良材吏不敢欺人服千里之眼世濟
其美家擅八使之車轉輸豈久於東南召擢可期於

伏審入膺語綍出領計台持阜俗之權已聞歌詠敦
善人之誼先畀纖緒詞與意豐感將愧溢恭惟某官
岷峨秀氣杞梓良材吏不敢欺人服千里之眼世濟
其美家擅八使之車轉輸豈久於東南召擢可期於

旦夕某係心崇仪託迹餘光翰墨具存先契每懷於
同榜松楸所託故鄉實在於提封方凝亞之御辰想
澄清之集福更祈保練少副願言

上杭帥熊伯通

言念屬者使艦經由江皐造請承赴鎮之甚亟故聞
教之不詳缺然座隅俄此歲暮屢薄道途之役闊疎
竿牘之儀恭惟密恩尚未遐棄伏以某官挾公輔之
器秉聖神之心出則振遠懷荒連功於萬里之外入
則發號出令炳文有三代之風峻陟明辰之班薦更
暘穀之寄方老成之邁集引宿望以同升想不歲時

即在朝廟祈寒向盡雅俗多餘更冀順序保綏副人
願望

又賀移帥金陵

伏審解武林之節剖建業之符進拜寵光諒深慰喜
恭以某官温文華國偉學冠朝參從寨之高嚴均侯
藩之休佚惟鈴兵於江國兼賜履於士鄉緑水紅蓮
昔迂鴈畫朱轓畫戟今擁使牙方衙胄於炎蒸計保
壹於興寢更祈精嗇庸副勤瞻

上府帥林子中

言念仰高有日承教無階審拜渥恩就移重鎮方促
裝之在道計視履之集休某官學問冠時文章華國
雖暫遷於暢轂宜即覲於清光當此餘春正宜行色
更祈保練少副願言

上路發運

言念素辱恩章近瞻使節特蒙宴犒仍賜屈臨併諒
由中之誠獲伸事長之敬已祇賤職實託餘庥喜幸
之心倍蓰於眾恭以某官績用著於郡邑才望聳於
朝廷矧揚歷之已深決召還之伊邇秋炎向熄心計
多聞更祈順序保綏對國休寵

上范發運

近者假道淮壖修容門伋特蒙宴犒仍賜屈臨方祇
服於官常顧密承於德庇永言雅素倍切依歸恭以
某官博學而多知好靜而喜退自有古人之量宜近
天子之光豈伊外台可留遠器秋炎向熄使事多餘
更冀順序保綏對國休寵

與饒守范峋

竊審顯膺朝綍就易藩符練時之嘉际事云始恭惟
懽慶伏以某官珪璋重器杞梓瓌材淹更中外之繁
蔚著聲實之美七條惠政暫煩棠舍之臨三節寵章
即有楓宸之召蕭辰方厲泰宇彌冲更冀爲國保綏

副人願望

與宣守張脩

伏審進膺溫綍出儀名藩練時之剛班條伊始恭維
懽慶某官學行高於古政事顯諸朝澤流江邦光燭
京輔解尤卿之要職酬八政之重權勤請使君之符
高台古人之節惟江山之巨麗況田里之屢豐想愜
雅懷益迎景福某素切恩紀今接官聯喜忭之私敷
宣莫究

回鄰守蔡立

叨被宸恩諮參使指江湖路遠幸託鄰麻金穀事叢

尚稽書好豈圖謙眷首賜華緘方凝沍之在辰計附
綏之多福恭惟某官清規照俗嫩政宜民溢城之遺
愛猶存鄂渚之善聲復播郎邁嚴召以究通才某夙
荷顧憐正除參侍仰祈保厚前對寵嘉

賀發運冬

伏以景雲書慶愛日迎長復其見天地之心靜以待
陰陽之定惟時純嘏集我巨公恭惟某官稟氣老成
賦材傑出唐相之風流未泯當紹家聲周京之儲時
所資尚頗心計蔚爲使者之表固結人主之知自履
令辰卽登近用某限隸官守阻造賓閼祝頌所勤敷

宣莫究

賀發運冬

伏以三陽啟序萬寶向榮乃天時開辟之端實君子
亨嘉之會恭惟某官高才經國盛德冠朝簡在上心
藉甚人譽東南漕輓之重暫倚提綱左右獻納之嚴
佇聞趨節某方勤江上正遠坐隅祝頌之深敷宣莫
究

回知通賀年　起句同前

某官鮮明固守勤敬自將有古循良之風喻上嘗厚
之意茂對泰交之吉游膺晉接之榮某方走道途尚

睽門廡其爲祝頌莫罄敷宣

淮西回舒守陳公密

蒙恩出使竊幸爲僚屬以治行缺然奏記先承緘翰
良劇感銘恭惟某官敏於爲邦靜以善俗暫班千里
之政卽拜十行之書方霜候之戒寒計天倪之保粹
更希調護以對寵休

回致政蘇子平大夫

久偃高風未親盛德總司空城旦之役乃處士少微
之鄉先辱緘封豈勝感佩恭惟某官養心沖淡行已
直清謝軒冕之浮名遂林泉之逸趣方肅秋之在候

計忠履之多休更冀保綏益隆壽考

禮上回知通

奉命備員涓辰視事先承折簡眞荷揚謙某人豈弟宜民志嘉許國暫屈居於鈴閣即促駕於鋒車方秋肅清自公暇裕更祈保練以對寵休

回無爲王守

明膺告命復總刑章幸同王事之勤先枉郵音之厚某官高才軼衆令聞在人暫臨千里之封行被十行之召初蹇茲始敏政多餘更冀綏宣前迎休渥

回無爲通判

奉命備員涓辰視事先承緘翰眞切感銘恭惟某官才清承家豈弟佐郡豈別車之可久忽召節之亟來方冬祁寒且景長至更祈保厚別對寵休

與淮南周提倉

明被恩輝幸同封郡屬以道途之役缺然問訊之儀方冬向嚴所履何似恭惟某官高材軼衆美利振民暫乘八使之車即捧十行之召更祈保厚式副願瞻

回廬帥田右司

明膺告命復領刑章幸同王事之勤先辱郵音之厚詞旨意煙感與愧深恭惟某官天資甚高世德不墜

雖暫居於鈴閣當即駕於鋒車方寒沍之尙嚴計公餘之多暇更祈爲國保嗇對時寵休

回淮南莊漕

言念備員農正素忝朋游承乏省曹竊覘風采夫何天幸乃接使華方茲行邁之勞缺然爲敏而不耀薦更緘翰益見眷憐恭惟某官靜而有爲中外之重益著聲實之隆想在須臾即升秘近方祁寒之清凜計冲履之綏康更冀爲國自持副人所望

賀淮南張漕

竊審光奉宸綸就移使節綵時之吉視事有初伏惟慶慰恭以某官賦材無輩揚歷有年屢乘八俊之車即膺十行之召顧茲頑質幸託餘光未即瞻承益深企詠方祁寒沍之凝涼計冲履之皐康更冀保綏別登華秘

回舒守胡與幾

言念十室鳴絃已覩牛刀之妙一城坐嘯將瞻熊軾之來首辱緘縢具陳雅素方祈寒沍之居候想冲履之集休恭惟某官強毅有爲安恬不競嘗施屬籍之事固避揭節之勞當膺東求別有召擢更希保厚前逕寵休

賀壽守

竊審光膺詔綍榮領蕃符練日之嘉覩事云始恭惟
懽慶伏以某官高材軼衆淑問冠時屢乘八俊之車
暫分千里之寄諒不旦夕即還朝廷大冬凝嚴幕府
清肅願保天倪之粹進當帝眷之優

賀冬

伏以歲華向老日景漸長復其見天地之心靜以待
陰陽之定某官居惟德廣動與吉逢自對令辰益來
繁祉長官聯之有守爲壽禮以無階祝頌之勤敷宣
莫究

賀年

伏以歲方更端物則資始是日三元之會宜其百福
之膺恭惟某官盛德處休至仁嚮壽自迎祥於上日
即歸侍於前旒某祇守官箴阻修慶謁其爲祝頌莫
究敷宣

回光守張朝奉

比以名實布之朝廷職事所當自言左右亦何賴此
過承榮翰但切厚顏恭以某官方今名家如古循吏
禁屠止釀法令信於必行完堤釃流惠愛垂於不朽
自蓄煙霄之志矣須背腹之毛佇見超遷少副願望

回無爲王守

比以如前云云　伏惟某官神仙中人邈埃外物襟
韻蕭散頗有晉宋之風政事優游遽繼龔黃之美久
蓄煙霄之志矣資背腹之毛佇見超遷少副願望

回盧帥田右司

比以名實布之朝廷蓋職事之所當言頁無退避在
左右之素自守何待發揮過辱謙辭但增愧汗伏惟
某官信道甚篤行已不匱內修胸中之誠常慕古人
之節固已兩忘榮辱一視浮休豈伊宴頑所能稱述
方歲華之向暮望賓旄以彌駐切冀順序保調副人

祝願

回致政吳朝請

比以惡詩妄投清視方奔走道途吏役之苦輒仰羨
山林天隱之高出於誠心遂忘已拙豈意厚德報以
菩儀溫溫君子之言飄飄物外之氣方大時之九暑
計坦履之百祥恭惟某官居聖之清爲道之首名非
已好坐致天下之公言性所獨行不狥古人之陳迹
從容進退自成一家全粹始終更無微累惟虛靜可
以集道惟安樂可以長年頁祈保綏以副願詠

賀淮南周漕

竊審光膺宸檢榮領使權綰時之嘉視事伊始恭惟歡慶伏以某官氣温且直性清而通薦更中外之繁久著聲實之美暫持英節即踐要途顧茲樸撥之資託在憐矇之庇未緜晤語良切瞻思方九暑之居辰計百祥之來合更祈保厚前服寵休

賀湖南張漕敏直

伏審光奉宸綸榮持漕節剖瀕湖之奧壤乃別乘之舊封順風揚舲不日到部恭惟懽慶某官聲華蓋代才幹絶人昔日並游半爲廟相今茲外徙豈閱歲時想坐席之未寧已召書之來至炎蒸方熾寢餱若何

賀冀保綏少副顒望

與濠州孫守

仰德久之辱書勤止已臨佳郡即試美才某官令德儀朝清規映世暫布黃堂之政藉甚民謠當膺紫渙之文沛然天寵更所保育庸副顒言

回無爲王守得替

伏審剖竹而來及瓜而代順流縱棹指日還台先枉緘牘良深感愧方秋炎之未解計德履之多佳更冀保綏別承寵渥

賀吳老復待制

啟牋

江東賀中書侍郎啟

伏審顯膺制册進豫政機舊德登庸奧言交慶竊惟今之三省之長乃是古之四輔之官況復西臺之崇又爲大臣之要賛明主治安之策提庶工黜陟之權簡拔俊良則可指日而冀泰寧引用賢俊則不旋踵而取敗辱自三御之當極斥羣邪之誤朝然而異意相窺餘黨猶在譬中外之形夷强則華弱猶天地之有經濟之才而養之以静有宏博之量而守之以詳簡在先帝之知留爲今日之用以伯益之賢而舉陶爲之炎以尹躬之聖而伊陟承其家元勳盛德之尚存英聲茂實之惟肖果參國論尤慰民瞻衮衣繡裳即正爰立某綴名儒館承乏使車望隔塵香莫覩煌之座身同草木幸依泱虬之鈞抃蹈之誠倍邁夷等

賀左丞啟

伏審光奉制書進持政柄大儒之効既顯於朝廷輿人之言相慶於道路永惟拂臣之重實佐明主之隆外調服於四夷下皐安於萬物晨登俊傑暮企泰寧方兩宮圖治之勤蓋九德觀人之法三省皆政事之地二丞蓋管轄之司最爲要嚴不輕付子恭以某官有經濟之才而養之以静有宏博之量而守之以詳簡在先帝之知留爲今日之用以伯益之賢而舉陶爲之炎以尹躬之聖而伊陟承其家元勳盛德之尚存英聲茂實之惟肖果參國論尤慰民瞻衮衣繡裳即正爰立某綴名儒館承乏使車望隔塵香莫覩煌之座身同草木幸依泱虬之鈞抃蹈之誠倍邁夷等

賀右丞啟前後俱同前啟

恭以某官有經濟之才而養之以静有宏博之量而守之以詳冠冕四海之英豪粉澤三王之誥命內肅天府外安坤維進退蹈古人之方出處繫天下之望果參國論尤慰民瞻風采素高豈丙魏之不及規撫甚遠必周召而乃留諒在匪朝即正爰立

賀正大卿啟

伏審拜命西清外華東觀稍安清議諒愚素懷竊以
寶訓闢傳慮代參之琬琰讖緯慮起中天繞乎虹霓
周大靈台之候漢新秘室之策憲天文奎璧之府儷
道家蓬萊之山逸偉崇英茲爲藪澤高舉遠步此實
權輿非徒校鉛槧之工蓋以養棟梁之氣時方右武
講祖宗故事之餘士或成家食父兄舊德之後併爲
盛事益著美談恭惟某官杞梓之材儒林獨秀琳琅
之價仕路有聲鐵柱惠文觥觥御史之操繡衣直指
凜凜使者之威綜事乎都公之尊司文以少列之重

固已窺榮河之綠字繙廣內之清編旋奉細札之榮
進當峻閣之選紹賢興於夢卜洽時譽於塤篪方朔
之牘三千不煩奏藝虞初之說九百即預讐讎經天
緯石渠之游探金板玉匱之奧浹洽更資於劉向寂
寞且異於楊雄而又正惟月之卿聯總在垌之牧政
身自兼於數器才可了於十人鯤魚發崑崙之墟聊
舒逸氣大鵬搏扶搖而上就測修程某素接從容幸
同軸轄大賢顯擢誠非後進之儗倫尺牘交馳又見
昔人之風味但深感喜莫罄數宜

回虔倅王大夫啟

猥奉編言俾分漕計淺中剏植恍無一日之長懷遠
振荒誤忝入使之重自惟僥倖固有實緣此蓋伏遇
某官存雅故之情敦交承之契曲借齒牙之論先爲
根柢之容遂致孤平亦叨推擇崇墉而阻遠企盛
德以增勞更沐好音益知厚眷

回饒倅徐安道啟

叨奉宸恩謬參使指方棘時而視事承走价以貽書
仰認議勤倍增感抃某官以文學之富兼政事之長
屈佐一城秀出諸郡細民蒙惠皆稱別駕之功大用
須材即有鋒車之召蕭辰益爽坦履彌冲更冀保綏

前對休寵

回發勾蕭昌孺啟

叨被宸恩謬參使指始親職事實託庇休望門宇以
增勞辱緘縢之加厚恭以某官才推吏表行著鄉評
暫游刃於江淮即彰纓於台省秋炎向熄邦計多餘
伏冀順序保綏對時光寵

回丁大夫

叨奉宸恩出參使指惟池陽之別乘乃贛上之舊寮
先枉緘縢倍增感抃某官存心不杜與物無私蔚有
廉聲播在輿論雖暫淹於雅躅諒即復於清塗秋暑

倘隆郡條多暇更希保練前對寵休

回致仕鄭大夫啟

仰高有日望履無階忽承緘翰之華深服眷私之厚

恭以某官儒林碩德仕路老成早參振鷺之行晚遂

冥鴻之遯佚居里閈栖養天倪願全冲氣之和益享

秀眉之壽

賀大平陳大夫啟

伏審拜嘉剖符練吉賦政以太平無事之地得清約

不煩之才獄訟幾空談笑而治覽湖山之秀氣聽田

里之謳謠想愜雅懷居多景福方秋行之正肅瞻使

宇而匪賒更冀保調少副祝詠

回昭州知郡盧朝奉啟

闊別已久思仰惟勤愧裁染之尚稽辱緘縢之來況

朱幃向盛晝戟多閒比惟寢興休有福履某官嫩才

映世善政宜民千里承流豈久淹於南服十行須詔

即還覲於西清更冀順序保綏對國華寵

回饒州通判啟

伏審拜恩貳藩練日交印恭惟懽慶某官性資温粹

才術優長惟番中之大邦亦天下之劇處是謂錯節

乃觀發硎先承緘翰之華尤認意愛之厚其爲感佩

未易敷宣

回通判呂朝議啟

接壤淮壖蒙休河潤驅馳勞止訊問缺然首頒記室

之書重叙年家之契感生意外媿溢顏間方凝沍之

在辰計拊循之多福恭惟某官士林清望朝著老成

昔振台綱天下已聞其風采今紆郡紱海隅復賴於

安康況舊德之棄征豈遠邦之匏繫賜環之寵倚席

以須某官守所拘寶閼尚邈更期保嗇少副傾瞻

回池州富朝散啟

伏審光膺朝綍榮領郡章練時之嘉視事伊始惟是

貴池之壤實承先德之餘惠愛猶存風物如故世紹

箕裘之業民喧襦褲之詿佇著異能追配前烈方大

時之炎赫計冲履之清休更希保綏少副瞻詠

回宣倅朱察院啟

伏審光膺宸檢榮貳藩符將布教條已在道路方秋

炎之可畏計德履之甚休恭惟某官稟天粹靈爲世

魁傑兩預霜台之選再爲江國之行進退之裕有餘

左右之原自得更祈保養以對召還先辱緘縢益深

感愧

通馬運判啟

千佛題名幸世聯於榜契入行頒詔承代領於使車
尋聞已發於京師即計少休於州里神明來相福祚
實蕃伏以某官盛德在躬高才逢世固已總并分之
名數筦瓘洛之轉輸惟江左之餘波接淮南之喬木
皇華臨遣暫倚於澄清紫渙超還方資於啟沃當春
期之云暮望賓宇以猶賒切襲保綏別迎寵渥

回錢監承議啟

明奉宸恩謬將使指方依賢之茲始辱折簡之見貽
仰認謙勤倍增感抃某官靜以集事敏而有文屈在
外邦暫領三錢之府召還要路即有十行之書秋序

向清物務多暇更祈保練以娛寵光

回溧水知縣啟

鳴珞題名幸聯年契牛刀剸劇式慰民心先辱緘縢
殫深感荷方春時之華阜計德履之森嘗更希保綏
別逐光寵

賀漾守唐朝請

伏審解龜江壘徙節淮邦便道之官舍舟而陸方春
時之華阜計德履之清嘗某官稟秀氣於湖山馳俊
聲於翰墨翔翔固久皆嘆郎潛偃息尚新已稱守最
未趨日邊之召姑爲漾上之游趣還朝廷諒在旦夕

懽慶某官資材開敏性識粹明剏別駕之功誉籍利及
鋒車之召當踐要津先承緘翰之華仰認眷待之厚
更希保嗇以對寵休

賀江東胡憲

竊審光奉宸綸榮司邦憲恭惟慶慰伏以某官襟靈
夷粹識度冲深問俗觀風屢持使斧承流宣化蹔綰
郡章方兩宮欽恤之時分一道平亭之寄吏民迎服
獄訟坐清氣序屆於蕭辰福胖鍾乎坦履更祈保嗇
別對寵休

賀蔣發運

竊審解五嶺之節旌總六路之金粟已練時日來臨
部封恭惟懽慶伏以某官文爲儒宗才實國器其中
卓爾而不惑所至隱然而有聲司大計於東南暫還
舊物侍清光於咫尺行拜新書某素出恩閎今依使
斧其爲欣抃又倍等夷

回廣德知軍

伏審光奉明綸榮紆郡紱練時之吉覩事有初惟桐
汭之好邦獲襲黃之美政斯民何幸鄙意其紓先枉
緘題益佩勤厚方天時之炎鑠計雅履之清休更冀
保綏剏迎寵渥

賀宣倅翟殿院

伏以顯膺宸綍出貳藩條已練剛辰同班機政恭以
某官天資自得物望甚高內再蕭於台綱外兩紓於
鄰憲豈剏車之可久諒召節之匪賒九暑向清雙溪
多勝更祈保嗇剏對寵休

與賈提刑

比貢柔緘少伸慶禮伏蒙教荅仰認愛恩方凝沍之
御辰計平寧之集禧歲豐民樂侍親膝以多娛霜清
日明順使華之初至更祈保練庸副願瞻

與傅提刑

近在南都嘗聊短牘竊惟悃幅已徹高明顧行役之
方勞致嗣音之或缺已祇吏役實託德庥幸喜之深
倍蓰於眾恭以某官才惟吏表行冠鄉評已將使指
之踰年當有召書之在道秋炎尚熾圖繫多空仰冀
保綏前對光寵

回信守

伏審被命還台涓辰解印愧慶音之未講辱謝幅之
見投恭惟某官有賢守之才實勳臣之後時遂及瓜
之代民深所菱之思諒在匪朝別躋殊用更祈保練
以對寵光

回新信守侯宣德

伏審拜嘉分符遴吉視事恭惟懽慶伏以某官才名自許風力有聞今得劇邦可試利刃當昏田務開之日是場務課虧之時日佇報成少慰欽選祁寒方盛清晤尚遥切冀保綏以逞光寵

回宣簽謝薦

伏辱長牋仰欽厚意某官勤於職事蔚有名稱宜自致於清塗豈復須於鄙語遽茲歸德甚矣憒顏未遂披承更希保練

回翟殿院謝薦

伏承某官以某僭有薦論過形褒謝此如畫餅奚療何助瓊瑤之報甚豐仰味如蘭內增負刺方春容之華皐計德履之泰寧更冀保綏別迎寵渥

回當塗李令謝薦

比以名實詿之朝廷遽辱長牋難堪厚意某官性資直綱兩佩銀符布宣郡政非題輿之可久愧剡牘之已遲腹背之毛誠無補於羽翮桃李之贈乃見感愧之劇敢述奚周

報於瓊瑤

回大平馬通判謝薦

提黜到任謝執政

漕轅二年過期受代泝回千里妄意還朝忽被命書頃以名實詿之朝廷遽辱長牋難堪厚意某官性資和粹才識淹通祖考以來俱持從橐弟昆相次皆擁就更煩使蒙恩玉厚揣已何堪某奮自艱微用於冗散緣故相之薦晚厠首中遭伯兄之喪遂來江外方使車當不嚴時亦在霄漢何假齒牙之論宣須腹背行多忤孤立誰儔謹財賦則人習於情偷羅旨吏則

或謂之刻聚積成繆戾甘在譴呵更被選掄豈勝感
激此蓋伏遇某官以忠誠許國以公恕待人不遺寸
長將舉衆事憐其奉饋之久試以督繕之能惟是東
南素所生長松楸在望孀稚相依待次雖踰於冬春
守官無異於鄉里實爲私計之便敢憚公家之勞某
謹當悉力經營効勤奔走察銅官之息耗程水排之
精粗金馬石渠遊清游於雲表閶山越嶺飄衰鬢於
天涯誓竭罷駑仰酬陶冶

賀劉相

伏審光膺制命峻陟台司遠近傳聞舞抃交慶竊以

士之進也多不得其志志既得矣或不遇其時若夫
幼而讀書壯而從仕莫不欲出將入相尊主澤民然
而或牽遲小官或窮困皓首聖如孔子未免乘田賢
若揚雄疲於執戟得其志也幾何人哉亦有裹冠公
卿鳴玉廊廟諫或以爲誹上行或以爲招權宦官女
謁之交攻飲章飛語之相困禍不盈皆禍如發機處
識究治亂之變心拘金石氣凌雪霜議論慷慨於上
前風采耸動乎天下掃除蠹弊擊逐朋邪課此之功
有安社稷之實充其所蘊宜爲輔佛之臣果陟禁嚴
兼司宥密決勝雖以帷幄之算然成強必由道德之
威內則修明政刑下則阜康民物魯用眞儒而齊人
姚宋之昌唐而又太母有姜任之明主上躬堯舜之

伏審光膺制命峻陟台司遠近傳聞舞抃交慶竊以

賀樞密

伏審光被制書峻登樞席傳聞所蠁舞抃均歡竊以
本朝偃戈百年重譯萬里學者羞言戰陳之事農故
不知兵革之勞然而北有不賓之胡西存負固之虜
荆蠻屢警海獠未澄武備不可弛於邊兵要正當慎
其選總是大柄屬之偉人恭惟某官學通天人之微
識究治亂之變心拘金石氣凌雪霜議論慷慨於上
前風采耸動乎天下掃除蠹弊擊逐朋邪課此之功
有安社稷之實充其所蘊宜爲輔佛之臣果陟禁嚴
兼司宥密決勝雖以帷幄之算然成強必由道德之
威內則修明政刑下則阜康民物魯用眞儒而齊人

歸邑漢有直臣而淮南寢謀從容樽俎之間震疊要
荒之外此皆賢者之職業願覩今日之設施中外之
心旦夕以冀某託身釣播備位治官漂流江湖瞻望
宵極幸得同此草木蒙被泰和尚能作爲謌詩褒贊
盛美

江州上中丞舍人

比屬高軒取途郡境輒緣襄契獲請館人從容詞氣
之和縕絺風誼之篤悵嚴程之甚棘侍餘教之未終
曾不踰時側聆殊命踐演綸之秘職冠肅政之雄司
朝廷增明班列相賀竊以憲台空次蓋以積年賢者

逢辰正當今日上心所以倚賴之甚厚士論所以責
望者益深恭惟高明必有慰稱中丞舍人德行文章
得之固有言語政事出於天然表裏明白而無疑忠
義慷慨以自任惟是久虛之位以待嶄起之才謂當
治其大而略細微清其近而警疎遠佇奏成績遄都
邇司某老於鉶官僻在江浦望搏鵬之翼已隔重霄
借蟠木之容未甘棄物炎蒸方盛糾逖有初更冀上
爲邦家精調寢餤

回江州太守

叨奉明綸俾司圜法幸同封壤密邇仁賢先蒙緘翰
之榮仰佩眷存之厚伏惟某官清規照世儉德儀朝
暫賦政於外邦即睦華於要路長高在候履況多休
更冀保綏少副瞻祝

通湖南安漕

某竊企風規實深歲月詔司圜法地錯俊封蹔私幸
之甚多然宴談之猶阻方照春之向暮計冲履之集
休恭惟某官器識過人聲猷蓋世九年之蓄已資國
計之豐一札之褒即承天寵之渥更冀保練少副願

通湖南吳漕

言念淮壖契隔江國盤桓久曠爲書實深跂德比已
承於職事幸得同於部封暮春氣暄瀕湖俗美竊惟
某官學富儒宗才高使表入俟之望暫持龍節於東
南十行之褒當捧虎書於旦暮更祈持養以對召還

回袁倅

伏審榮貳藩符已諧禮上恭惟徽慶某官學問稽古
風力過人久登詞科尚鬱士望遠民賴德方歌別駕
之功中憲須才即促鋒車之召先承折簡仰佩撝謙

通交代劉提點學士

竊審光奉明綸統司圜法恭惟懽慶伏以某官學遍

偷規交儀典墳久次備林之游薦當使指之重承流之惠鄉人方結於去思督鑄之權朝命蓋從於私請想在朝夕即歸禁嚴某向以畢閽每通書問校文藏宝辱許同升總課鍾官偶先承之併爲事契殫躍懦衷

回臨江馬朝奉

叨被宸恩就分使指整征艭而未發望改里以將歸先辱貽書豈勝佩德方朱明之在候計素履之集休蒸惟某官才高一時治最諸郡甘棠之舍已載美於民謠細札之書即召還於帝所更所保練以對寵嘉

通京西交代蔣憲

言念開寶校文如瞻鳳采金陵假道再接緒餘悵歲月之易消愧緘縢之罕致比膺溫詔往繼大才自省庸虛併深感幸蒸惟某官性資敦厚智略該通屢持清詔之權夙著皇華之舉況及瓜之伻邇諒出綍以非遥九暑炎蒸百城閒暇更祈順時保育對國寵光

回筠守張朝奉

叨奉宸恩就分使指方息肩之肖幸遽易地以爲憂先辱貽書彌深荷德蒸以某官塋高朝右才實吏師暫賦政於外邦即升華於要路炎蒸在候瞻晤無階

切冀保綏別迎龍渥

回福守謝朝散

伏審光膺宸綍榮領藩符已擇便時式須燠政蒸惟嶽慶某官德高朝望本實吏師宏藉寵歸暫臨於鄉郡追鋒迅召即捐於令譽方炎熾之屆辰計捐綏之多暇更祈保嗇別對衰升

通鄧帥陸侍郎

叨被宸綸俾司邦憲側聞連帥允屬耆英惟幸會之滋多撫私懷而竊抃秋炎尚熾德履當佳蒸以某官文推時宗政揚吏表游更中外之重蔚著聲實之休

朝散集卷十三　十八

出守皆京暫均勞佚入趨清禁行奉都俞更冀順序保綏副人願望

再與蔣憲

被命拨刑沿辰覩專代大匠之缺方槐非材枉記室之書先蒙垂眷益隆交契彌切感銘蒸惟某官器識深通性資渾厚已推使者之表即侍天子之光秋容正清行色漸遠其爲仰戀何以慰言

謝執政

朝政本根在於郡縣郡縣耳目在於監司天子居九重之深使者分諮路之重必在詢求民瘼宣布詔條

選用稍異於庶僚督責或寬於常法如曰文具而已則亦可偷安若使職思其憂則豈爲無事故付是栝宜得其人某資性朴愚趣尚狷介既不敢重內而輕外亦未嘗就佚而辭勞惟所使令每自竭盡然而人心不一多欲譽而推嫌時俗已頹頗惡繩而樂縱常虞孤立必取譴尤尙未遇遺豈勝感激此蓋伏遇某官以公恕宰天下以聰明燭物情知一介之靡他與羣才而並進顧茲樗朽出自陶成私憂去國者六年貪貧待次者兩任惟京古地乃楚故疆所部八州旁接數道風俗雖朴而民亦慢忮獄訟雖簡而盜相震

驚消於未萌當求方略去其所苦或有端倪願少假於歲時庶薄賚於塵路誓殫駑駘驚蹇仰副陶鎔

賀左丞蘇子容

伏審榮被煇章進持政枋眞賢登用馨宇均歡竊以四輔並尊皆曰綱維之任二丞所職又爲管轄之司在漢則掌錄尙書至唐則更名肅務肇從聖代殫重事幾陪宰席於廟堂總卿聯於省闥最爲要用今得偉人恭惟某官博學鴻儒老成舊德萬事不理當問耇誠盤根之地追鋒促召卽膺細札之書秋容正清德履何似更祈保衛以對寵光

回隨守王朝奉

叨膺詔渥與掌刑平喜有峻明相同執事先辱緘縢之貺況備聆勤止之詳比辰以來雅履何似恭惟某官才猷通敏志氣剛方外持膚使之權大著清節之譽

曾茲補郡不日還朝更冀保綏以迎召擢

回襄倅梁朝奉

叨奉宸翰俾持邦憲側聞俊乂屈在部封先辱緘縢併增感愧某官清規端已嬴政宜民暫持關決之權即拜褒嘉之命更祈保衛少副顒瞻

與江東宋提刑

緘高聲采積有歲年漂流北南闊略問訊方薄寒之伊始計樂職之多閒百城澄清諸福浩大恭惟某官仁義寬厚爲之裏學問淹雅聞於時蔚矣名家之風卓然膚使之表想在蚤莫即還朝廷某患難餘生衰

遲宋路將依德庇倍切歎心

謝侯漕

聞公之名爲日已久風采獨高於天下想望如見乎古人方輶軒出使於江西値賊局服勞於隣境勢位相絕音問不修一昨督鑄交攻剡章迭上寅緣積忿所爭者黍甲之微結締游辭可畏有風波之險嗟老成之若此使後進以何觀并付外臺幾成大獄某言語之故證左其間戚命就涂窮居待訊低印之可以輕重黜盜之可以淺深雖自揣之無他在衆議之莫測使遇周與來俊臣則終獲辨明牛曰生駒安得咎鍰之爲士雀如有角孰知召伯之用心伏惟某官醜攄神傾陷之成風原朝廷推治之本意馭其大要而略其細故詰其首惡而舍其旁枝待之以寬舒處之以平易以爲互相告訐彼固自貽妄有幸連此宜無罪遂令孤拙不罣譴訶又以糟糠之妻葬將有日糞土之息病不能興內怵迫於私議屢紛紜於公牘訴哀自剖引疾遠行亦既還家累蒙賜報是明公爲忠厚而某爲偃薄明公爲君子而某爲小人退自省循益深慙痛蓋恃豈弟之有素乃敢狂率而無疑至於獲捐亡骸親畢大事

啟　洪

與衡州交代王誨

叨膺宸檢獲領州符夫何私幸之多乃繼大賢之後方時凝沍與俗阜安恭惟神明扶持福履蕃茂伏以某官清規冠世盛德儀朝簡在九重之知藹然入俊之聰想即趨於召節豈復待於合符顧茲冥頑加以疲暮小知受大未明宣化之方舊政告新庶免空官之責更祈保衛少副瞻依

回衡州王守

比緣友契嘗寓音郵竊計賤誠已塵凈几方祈寒之凝冽想冲履之靖康民載歌謠神增景福恭惟某官自任甚重所居有聞矧將覲於闕庭即超居於台省更祈保育前對龍休

回衡州樂倅

久服聲華未瞻顏色茲緣被命乃獲爲僚先辱緘縢益欽謙厚恭惟某官清明自炤純粹無瑕誓資別駕之功即膺鋒車之召嚴冬布序坦履多休更冀保調別承寵渥

上湖南監司

叨承宸命繆領州符夫何天幸之多獲託使封之末熙春肇序荆部豐閑恭惟衛生有經擁福亡量伏以某官清規冠世盛德儀朝簡在九重之知藹然入俊之望持英蕩之節暫屈遠猷鶩追鋒之車即膺返召更冀爲國自重副人所瞻

上長沙李帥

叨承宸命繆領州符夫何天幸之多獲託使封之末熙春肇序茂舍多閑恭惟衛生有經擁福亡量伏以某官清規映世盛德儀朝固結九重之知出當一面之寄總軍民之政暫屈遠遊冠台閣之班即膺迅召更冀爲國自重副人所瞻

回趙憲

比緣便介嘗貢柔緘未徹几格之間已蒙翰墨之賜此蓋某官謙以牧已裕於接人略去威采之嚴仰認眷與之厚即當恭侍併叙腹心

又回衡守

比貢緘封想塵觀覽薦辱貽書之厚益知育德之謙恭惟某官人材冠朝理狀名世介圭入覲已促行裝細札成文即膺褒詔眷序方半天倪愈和更冀保綏

前侯甄拔

又回衡倅

比貢如前啟恭惟某官人材冠朝理狀名世宜室方
恩於貢誼海沂猶賴於王祥豈茲淹留卽有超拔方
熙春之布序想坦履之集休更冀保綏別承光寵

到任謝監司

籲以今之郡守古之諸侯付以千里之封疆巖然庶
事之根本惟良則治否則遂隳自顧愚蒙未始更練
尙賴光華之均被少容駑蹇之自强恭惟某官器業
邁倫問望高世不動聲色百姓晏暗有所施爲郡吏

仰法但稟行於命令當粗免於譴訶瞻依雖賒依歸
茲始

到任上執政

粗有民社蓋亦二千石之倫竊涉江湖其爲七百里
者伍婦乳野次舟毀石中驚魂莫招憂鬢都白以此
懲艾未塞愆尤自顧頑下之資素無當世之志沈迷
外補已度半生遲暮收還僅踰周歲以至江東京右
皆及終更督鑄按刑莫非待次旋濫居於省部卽仰
丐於州麾祇奉異恩復當頒使盜賊暴虐措置紕踈
宜其顯誅尙爾薄譴此蓋伏遇某官躬周召之懿佐
勛華之隆以仁存心以禮爲國鰥寡孤獨猶得其所
養蟲魚草木咸遂其爲生故茲冥頑未及窴戮某敢
不克己求復洗心自新庶幾力行可覆前過傳無求
備易不遐遺冀桑榆之可收終陶冶之大賜過此以
往未知所裁

到任回桂陽監司

比竊州符幸依隣庇方圖上計先辱貽書眷私之隆
感佩無斁陽和正盛吉履如何恭惟某官茂德有聞
敏政異等暫領于藩之寄卽承如綍之詞進陟顯榮
展盡底蘊更祈保育前對寵休

到任回隣郡

久別風儀闕修書問備員於此託庇有初特辱緘縢
良感德誼此蓋某官敦睦隣之道推念舊之懷未獲
晤言益深瞻企熙春方盛敏政多聞更冀保綏前承

回臨江馬守

久欽譽望每想標儀剖竹分符近聞拜命維桑展敬
尙阻趍風方畏暑之在辰計集清之多福恭惟某官
器爲國寶才實吏師千里承流未展鵬圖之遠十行
促召卽膺虎詔之榮更冀順序保綏副人願望

賀新漕胡師文

伏審光膺詔綍榮總漕台已練剛辰來臨剌部凡居統接孰不欣榮恭惟某官學惟儒宗行實世表泰山北斗悅服多士之心峴玉秋霜獨守古人之操西清對召南郡試能果奉十行之褒移領一路之計恐未暖席卽當賜環某朽薄常材衰遲末路幸依德庇尤切懽忭

賀發運呂直父

竊審拜嘉十行總計八路練辰之吉視事有功恭惟慶慰伏惟某官釣璜華胄應宿名郎先帝之所深知

屢將清詔今上之所親擢入踐都公固當進列從班日親睟表蓋以東南貨財所聚國家强富之原遂輟通才來持重柄號令風采已絕後而光前獻納論思諒匪朝而伊夕炎蒸無幾澄按多餘更冀上爲廟朝倍調寢餘

賀提舉董必

竊審光膺宸告榮抗使旆練時之嘉緑事云始恭惟歡慶伏以某官高才端世盛德儀朝固結九重之知出當一道之寄法倚寬厚民歸敎化茂明守左符獲佚脾藹其爲欣抃實倍等夷

回監椗稅陳厚

伏承況書審已視事高才超越遠服屈蟠諒於轉漏之間卽有賜環之命時寒方甚德履若何更冀保綏前對光寵

回武岡陶達

竊高下風未見君子首蒙緘翰仰認謙冲方春序之薄寒想德履之多福某官天資膚敏吏事精明家承騷雅之餘邑有絃歌之裕卽聞顯擢別踐亨涂更冀保綏前對光寵

賀曾孝序

竊審拜嘉十行持憲一道練時之吉視事有初恭惟權慶伏以某官天資高明朝望烜赫奉欽哉之美意握使者之重權先聲所馳眾望咸聳諒卽趨於召節豈久駕於輶車某罪戾之餘依仰爲幸

賀柯漕移廣帥

竊審升華東觀移鎭南邦恭惟歡慶伏以某官氣粹而清量和以廣卓爲使者之表蔚有君子之稱以易說之深則文學可見其一二以郡規之盡則政事已著於平生果登寶秘之除仍兼殺捄之任名實相副中外皆歎某濫剖郡符久依德庇其爲欣抃尤倍等

上范堯夫

比者台旆經從賓閱造請襄贍溫晬道德之表仍接
豈弟忠信之談夫何晚生有此厚幸暌違未幾鄉仰
增深卑不敢以瀆尊故馳書之稽緩貴每先於下賤
忽賜教以丁寧奉受以還震悚無已某官居皐夔之
位存孔孟之心進退出處之方已全大節倚伏往來
之理何待鄙言天祐善人上欽良弼更祈謌護益保
康寧引領門墻拳拳何已

賀黃潛

竊審光奉宸恩榮總邦計凡居封部同切欣愉恭惟
歡慶伏以某官才推吏師聲軼世表薦更中外之重
深結聖神之知揭節鄉邦移使荆楚先有至和之氣
蔚爲大有之年百城坐清諸事迎集諒不朝夕卽還
朝廷方秋暑之向隆計天倪之益粹更祈調護前席
寵光

賀何魁此賀虹橋何昌言狀元啟

近覩春榜伏審爲天下第一諒深慶慰竊以朝廷恢
儒之百年主上右文之今日大設科舉以籠英髦家
自謂懷琬琰之珍人皆有感煙霄之志而乃冠冕多
士鼓鍾鴻名苟非異龍曷副殊選某官南金奇質天
驥逸才門承碧落之華世擅白楊之俊鋒光滅采誰
昔知之騰實飛聲嶄然如此誠江國之盛事資鄉人
之美談某素聯姻家兼接里閈松茂柏悅良切歡心
盥妙筆精先承榮翰其爲感悚何以論言

回柳州畢朝請

言念昔聯榜契今託隣光承折簡之見貽審視事之
伊始神明來相福履益蕃恭惟某官華國以文範民
惟信提封千里已聞禴祠之謠細札十行卽有絲綸
之召更祈保衛前對寵光

回監司胥彥回

伏蒙惠書審已視事幸依餘潤良切歡心某官翰苑
名家省闥清望暫領承宣之重卽膺褒召之榮更祈
保綏以服光寵

上曾相公

伏審光膺制命榮正台司凡在陶鎔舉同慶抃天之
最高者惟才與德人之難兼者曰位與時恭惟中書
僕射相公聰明疏通發強剛毅彌綸宇宙以日任酬
酢事物而不勞才實有餘人所共服而又泰山以爲
重陽春以爲和緩急疎密之得中小大遠近之無間

謝然德望簡在上心屢折不回所養有待今則處人臣極摯之位當聖主眷遇之秋四者俱全千載罕有自熙寧元豐至於紹聖由河東嶺外達乎高陽艱難險阻莫不備諳東西南北率皆親歷凡是紛紜之世變固已糜爛於胸中一旦自居於廟堂四海皆觀其舉措必有以掃汰陳迹慰愜輿情有爲則成何遠不到蕭曹丙魏之於漢房杜姚宋之於唐豈今不能在我而已天下幸甚某脫身瘴嶺寄食江壖疾病侵加骨肉飢凍羈羽乍離於網罟未息驚魂蟄戶忽聞於雷霆徂回生意

上范右丞

恭審榮被訓詞進司筦轄陶鎔所暨鼓舞均歡伏以受命之初修慶者眾莫非上方夔契下擬蕭曹某不敢復引於古人所論止公之家世惟先文正佐我仁皇雖處位不甚多時然爲烈獨高近古乞立皇姪則維持萬世之策請舉縣令則救寧百姓之功至若頴昌相君實事宣仁哲考疏通無隱博厚有容當元祐斥逐大臣遂辭魁柄暨紹聖報復舊怨又貢囊封橫身以遏乎風波先見有同於蓍蔡仰承父兄之懿繼踐廟堂之嚴恭惟右丞大中以智養恬以靜勝躁湛如止水屹若泰山主上方委以政幾天下表服其德量其爲歲月當多於文正之日若論時節又異乎顯昌之朝必能罄眞節以弼亮一人盡公心以進退多士義之與比知無不爲慰華夏之具瞻成門庭之盛美如堂之肖撝如篪之和塤某昨在奉常每聆餘誨編服識度之遠嘗叙拜起之恭自顧瘴癘之餘豈復冠冕之望羈羽乍離於羅網未息驚魂孰蟄戶忽聞於雷霆徂萌生意

與臨江新守王戊

昔居鬻舍嘗接俊游絶足騰驤邈雲霄而自致隔蓬南北悵音驛之莫通忽奉緘縢尤見德誼且審分符鄉壘假道督藩風波恬安寢食佳吉恭惟知郡承議高才美行博學藝文附鳳扳龍雖自稱七十子之舊維桑與梓固已在三千石之尊某患難餘生衰遲末路喜將觀語慰所詠思更祈保調前對休渥

與臨江守曾孝蘊

言念久仰風猷未瞻標矩在兄弟之列忝有葭莩之親於父母之邦嘗叙桑梓之敬方時凝沍所履終亶柄惟退食之餘茂集衛生之福恭以某官參元慶胄將相名家志氣清剛才調膚敏繡衣持斧光華叶遣

使之詩皃蓋兩輔平易多近民之政諒不朝夕即還
闕庭更冀順序保頤對國休寵

上永興知府

竊審拜恩日下領帥關中已擇便時奉宣温詔伏惟
歡慶恭以某官剛方有守簡嘿寡言凜然直聲播在
公論雖從官出入無內外之異然正人去就亦休戚
所關伏聞召還以起上氣甚某幸同封壤將接教言欣
抃之私敷宣莫究

上慶帥侍郎

言念仰高有素承教無階比緣職事之同妄意瞻依
之幸已聞驛召入處從班敬惟治任之餘茂集衆生
之福恭以某官天麟華胄國棟上材洊更中外之繁
蔚著聲實之美持橐簪筆常近天子之光卧鼓滅鋒
又奮西域之略果膺渥治復踐禁嚴諒由此塗即濟
大用首春秩峭行施雍容更冀保綏少符祝詠

與王讜大夫

近緣歸覲嘗造便齋雖喜金聲之大成然驚玉貌之
微瘦竊自比於朋友遂妄貢於箴規受責如流者實
古人之所難無言不酬而枉尺牘以爲報感愧之意
敷述莫殫氣方炎蒸物或流鑠乃月令齊戒之際實

承乏於韜車方欲修誠於記室先蒙緘翰倍切感銘
某江湖寒迹瘴癘餘生少而鈍昏老益疲曳南宮磔
被曾無補於秋毫西部褰帷猶俾司於邦憲雖云舊
物實出新恩此蓋伏遇某官以皐夔之賢佐堯舜之
盛孳維天下之重簡拔人材之長大冶躍金靡問折
鉤之琢良醫羞藥不遺敗鼓之皮故此末愚亦蒙厲
便某謹當宣天子之德澤廣大臣之仁心庶收微勞
飾助鴻化

上李棻中

言念遊籍聯科每懷先契銅山督鑄嘗託使華今茲
承乏於韜車方欲修誠於記室先蒙緘翰倍切感銘

恭惟某官朝之耆英士所矜式眞詞均逸當增粹於
天倪温詔促還卽承休於帝眷中冬布序西土涖寒
仰冀綏宣庶符顒須

回李中大賀冬一云回提舉宮使

李中大冬狀

伏以觀雲書瑞揆日迎長復其見天地之心靜以待
陰陽之定恭惟某官五朝舊德八秩耆年自承穀旦
之祥益有秀眉之慶方圖修賀先辱惠音感佩之誠
敷宣罔既

與王龍圖子澤

都城奏記關右嗣音湛淨伺滯於置郵悃愊未塵於

聽覽伏承惠教仰荷携謙方冬正寒所履何似某官
才猷超邁氣韻疏明自結九重之知出當一面之寄
奮西域之略決取定遠之封受宣室之釐卽前賢誼
之席更祈調護別對寵光

上慶州徐帥

近馳翰墨當洽聰明睹伉步之踵門捧珍題而置袖
仰認眷遇內增感銘方春向和視履何似恭惟某官
忠信爲之裏清明發於躬輟仙殿之近班捍鬼方之
堅敵靜勝之略已收功於笑談論思之才復歸上之
左右更冀善調襲寢進陟廟堂

又

比緣職事獲睹光儀屢陪樽下篤密之談頗見胸中
精粹之地閒違未幾鄉仰已深伏惟跋履差勞寢膳
多吉恭以某官博學高識直道正言所有明白而不
撓每事整齊而可法曾是愚拙得承緒餘雖京兆之
日不長亦思必葺然召南之愛猶在以蒙有成更願
教之不勝幸甚暄妍將半參侍正隆惠音感佩之誠
副人瞻望

答鄜倅杜採謝薦

比以名實薦之朝廷自顧言輕聊爲腹背之助過承

書貺乃若瓊瑤之珍某官潔廉無私強直不撓淮南
遽去常負初心陝右復來又觀敏手搏扶搖之翼自
有遠圖畫渾沌之眉何資末飾但深感抃無以喻云

與邠州王通判　起結同前

資性剛明緣飾文雅眞生前席自合召還仲舉題輿
尙淹關決

上慶帥胡淳夫

言念柱籍登科已叨契素棣華出使又辱交承未款
曲於教言每苑結於心曲比審召還法從移殿大邦
恭惟胄涉之勤休有保頤之吉伏以某官高才絕世

盛德冠朝蒞更中外之繁蔚著聲實之美履慶陽之舊治結召伯之去思暫煩師帥之臨即預凝丞之選更新調護前對寵光

答延安張通判

伏審清擇吉日次貳大邦承書見貽荷意良善恭以慶慰恭惟某官秉心正直蒞事清通圭璋有特達之姿松柏著蔚著聲實之美朝廷以監汜未復錢幣方苛故擇超卓之才來紓空乏之患佇有成績入居近班某備使祥刑假守窮塞方依德庇尤切歡心

上陝府楊侍郎

言念千佛題名叨居榜末六卿分職實隸省中方大施之西來值單車之遠適尚稽修問乃辱況書喜聆塡撫之初休有保頤之吉恭惟某官剛方有守忠厚不挑獻納論思入持從官之橐承流宣化出綰太守之章想坐席之未温已賜環而來召更新調護前對寵休

上都運孫龍圖

竊審光奉異恩總司外計涓辰之吉禮秩又依盛德伏審暫還里舍已揭使牙恭惟塡撫之初休有保頤之吉某官性剛不撓氣勁敢言堂堂然且蒙天運行盈虛消息佇聞驛召少副士心方春西土之豪凜凜古人之節固宜在上左右獻納論思

討不暖席即復賜環榮備員祥刑假守窮塞幸依庇
覆尤切欣躍

上安觀文

言念比經冀府薄造崇墉猥以蹇淺之資仰承煚煌
之庭伏蒙待以寬厚與之從容氣重而色莊語簡而
誠至蔚然先進之風度結在中藏之感銘違離幾時
跂嚮盈抱恭惟某官識居賢者之大覺在斯民之先
出入王朝始終一節棟宇掃地靈光獨存波濤滔天
砥柱不動天生才必有所用人積望乃謂之公當在
刻漏之間即正魁柄之任某江湖寒迹瘴癘餘生名

挂三千年垂六十方期洗滌得爲太平之民更賴陶
鎔使免失所之歎炎蒸在候息偃多宜更冀保綏庶
荷祝詠

楚守呂朝奉

言念昔年邂逅嘗誤標儀末路漂流偶居比近不特
社門使令之乏又且伏枕疲薾之餘上問稽遲鄉風
勤切時屬嚴凝之正郡多宣布之閒恭惟不爽生經
盛萃福舍某官降才膚敏稟性淑清富於
藉甚朝寄三駕輔軒再臨南服川塗繚繞瘴癘侵
加觸目異鄉嘆海鳥之墮水馳神故國同胡馬之嘶
風思許還台中蒙易地領江而左擁節以趨而又錫
即捧絲綸之召更冀爲國調護副人願瞻

服兼金進階一等谿山秀麗包全楚之遺墟財力富饒值元豐之樂歲粗安愚拙祇荷寵靈此蓋伏遇參政大中博雅疎通嘉厚純粹貴絶百辟而不遺至賤賢蓋一世而不間甚愚伯樂之門而駑良各蔆其用匠石之手而短長皆盡其材　參政謹厚爲豐鮮明固守自許以舉夔之器其進得羲軒之時變理天元運璿璣之七政主張士類凝坏冶之一陶樞密以經綸之材居幾要之地文雅方略上當乎主意號令風采遠繼於古人進退百僚陪廟堂之密論協同一德恢祉稷之遠圖　史館相公以道得君推誠馭下

獨當宰席之重兼取人材之多北斗之建四時但持以正良工之度衆木各任所長　遂至空疎尚塵驅策敢不佩韋戒急食葉守清治國若烹小鮮惟求安靜使民如承大祭益務端莊庶成不擾之功少助無爲之欲

代謝舉薦

龍官嶺外得仕江東大邑庶身所宜慎擇小材累日辦不貳益思高誼未暇六條之布已嚴一節之趨　屬域長自單平之家偶釋耒耜之勞得從詩禮之習一塵吏牒十易年華向者從辟海陬贊謀幕府敗軍殺將嗟庸帥之無功曲突徙薪恨鄙言之不用慨然請罷不肯復留出於先幾乃勉從坐伏波銅柱頗有素心武城牛刀又還舊物以夷易險從死得生幸雖自天恩固有地此蓋伏遇某官至誠樂取偉度并容憐其有尺寸之長借之以齒牙之論致茲不肖得以自全況今所臨自昔多事簿書抗獄浩繁又況李唐輔之仙鄉金君卿之仁里雖二人之積惡乃平日之深仇或惡貫之已亡或尸居之尚在雖未能斷棺而逞怨亦可以破柱而取姦幸當使者之澄清敢報古人之睚眦乃使强宗屏氣豪族吞聲撫循善良存養孤獨至於舊政有不宜于俗新法有不便於民並當改爲無所忌憚誓殫狂直上答恩知

賀安龍圖

拜寵中宸升華內閣正人光顯公議歡愉恭惟某官

居今之時行古之道向緜宰屬出使海邦諭恩德於要荒仗忠信於險阻天心佑助帝眷忠嘉峻直諫之班聯綵內相之誥命倦承明之直廬請便麾受宣室之釐益思高誼未暇六條之布已嚴一節之趨　屬對清閒遂留華密惟器識宏遠有大臣之體而襟度夷粹非常人可規想階此塗別陟要用某馳驅外職

贍仰高閎聞成命之已行撫懦衷而竊抃

上王學士元澤一作代人

伏審錫命宸廷正名册府英材漸進公議均歡恭惟某官槐嶽名家璧琮瑞器以學顯於當世其行過乎古人慎密温恭孝友祇肅雖上承於世美亦自出於天成簡在淵衷擢居清職繙禁台之秘藏紬東觀之遺文況有同生之符佇聞隔坐之盛金門布武從容班馬之游玉鉉承休烜赫韋平之業顧惟陋質恩出相君屬守外官迹遥材館其爲慰抃莫可指陳

賀何運判

朝散集卷十四　二十一

伏審拜嘉言綍進等郎曹恭惟懽慶某官鮮明固守清約不煩規矩一身風采諸郡師古人之遺直宣使者之遠華善聲聞朝優詔增秩視哀鳥之矢益峻官聯馳追鋒之輪郎嚴召節服勞在道展慶無階慰抃之私敷宣莫究

謝解州太守

被命按刑依仁甚幸馳書講禮荷意良勤恭惟某官以膚敏之材當師帥之任民安豈弟已聞襦袴之謡朝用循良即有絲綸之命更希保嗇前對寵光

代廣州到任謝執政啟

海邦重鎮仙殿美名付之罪戾之餘出自陶鎔之賜循涯知幸拜命若驚某學問不足以知先王政事不足以名當世頃塵侍從上辱使令偶逃鈇鉞之誅自屏山林之久中蒙湔洗稍預甄收從真館之散曹得偏州之假守始見民吏奉宣教條豈謂坐席未安除詔已下還修書之舊物錫踰嶺之新章便蕃寵休感激涕洟此蓋伏遇某官以太平之心詩國以至公之道使人大治躍金鼇間折鈎之喙良醫羞藥兼存敗鼓之皮致此廢遺尚在驅策惟番隅之險阻控蠻徼之要衝兵師所屯民物甚盛所當精明武備震遏姦萌修之廟堂固有暨南之教守之邊鄙敢希制奧之寄庶効絲毫仰裨造化

朝散集卷十四終

啟狀

謝運判

比緣到任先已馳書郵置未通緘牒見及仰認謙抑
內深感藏恭惟某官受才高明臨事清約歲計有邱
山之積邊防無烽燧之驚諒不崇朝即成迓召方當
凝沍更鼈保綏

謝月牋

歲律崢嶸月規圓滿恭惟耆德茂擁繁禧先辱緘封

內深感佩

謝弓箭手提舉

欽風有素拜德無階忽辱緘封仰認眷與某才能超
越聞望輝華暫屈馬政之勞即承驛召之寵更祈保
厚前涯寵休

謝通判

近飾單車嘗經瀹邑側聆大施暫屈夔陽特承折簡
之勤喜聞視履之吉願少留宿使接從容

代謝提點舉監酒稅

伏蒙照牒舉某監陳留縣酒稅者竊以保任之法於
今爲難特達之知自古所重聞命之始撫躬若驚某
生於卑薄之鄉長無洪秀之譽尋師問友雖曰苦心
發策決科未見成效例寘一命行且十年眷戀親闈
闊疎仕版泰山北斗每高長者之風崑玉秋霜實激
憍夫之氣固欲揮衣承教撫膺掃門不敢通咫尺之
書未嘗干左右之助豈意驟加采拔首被薦論此蓋
伏遇某官操無黨之平廓不同之大議論抗直不爲
流俗之所移志節修明自與先民而爲伍故於取子
之際尤見好惡之公蕞爾末愚出於推擇良醫畜藥
不遺敗鼓之皮大冶羅金奚取折鈎之喙欲報之德

矢死弊他然而鶚章朝騰驛詔暮下一顧增價知已
出於至誠九仞及泉願更終於大賜

謝判府待制回書

伏蒙台慈特賜寵教詞高辭溉氣標淵永一昨聞陞
法從之華就領名城之重自惟冗滯方事威嚴託迹
旌麾敢論雅俗厠名台隸但貢公函豈期謙牧之光
荐枉高酬之賜丁寧溢幅繾綣由衷不徒見風誼之
隆又以知度量之大恭惟某官聲名蓋乎天下器業
邁乎古人自常幹旋樞機步武廊廟想非外補所可
久留

回華州知州

光奉宸綸榮臨蕃服練時之吉視事有初某官名世高才盛年應仕承流宣化暫分師帥之權顯忠遂良即有褒升之寵先承緘翰寅緣宿契乃交二族之和

回鄭氏定禮

貪慕高門蓋非一日之積寔賴於親好有少報禮具伏承賢郎克紹家聲未諧佐儷以某女粗知姆教欲議婚姻敢敬佩於德音願永聯於親好有少報禮具如別封

代賀李舒州

朝散集卷十五

伏審光膺溫綍移典名城恭惟懽慶伏以某官忠厚秉心惠和敷政禮樂贍乎先進典刑屬乎老成動皆可師至必稱治解劇煩於故楚就偃息於羣舒喬木相望尺故鄉之地小棠多暇從容宴俎之歡朝廷素重於才猷旦暮別迎於寵渥更祈保練少副願言

代賀馮當世

伏審光膺詔綍榮貳樞庭凡在陶鎔率深慶抃恭惟某官氣儲川嶽學際天人冠乎海內之豪蔚然王者之佐丹青七主之制根本諸夏之風出為長城人則獨步惟謀猷之愈茂在眷注以加隆倚重將明之才

朝散集卷十五

光奉茂恩榮參外計恭惟懽慶伏以某官天儲秀氣時企絕游翔清華縣歷中外藹然搢紳之望簡在顧惟壤接幸託鄰麻更冀保調別迎寵渥

代賀曾相

僚榮上相峻秩三公祕琳館之清游擁藩旄而兼鎮簪紳聳嘆典冊增華恭以某官海嶽純靈邦家元輔紀綱萬事之正柱石三朝之安功蓋天下而不居德慕古人之知退懇還機要遂養恬愉杜佑李靖之將

休尚參軍國之重孔光張禹之既老但趨朝望之朝
晏若拂衣黃閣以獨高前席清光而屢對誠近世希
闊之典實名臣出處之榮誰儿杖之燕閒然棟梁之
倚賴蒼生須乎遺愛上意倚乎老成周公之不去京
師可知聖卷裴度之累居台鼎行復冢司某夙以瑣
材出於鈞播側聆盛節但切歡心

代與孫玨

伏審光膺優渥榮領轉翰恭惟歡慶伏以某官朝之
俊明時有問望弼成大農之政輔宣京兆之風上結
宸衷外分使指洞庭之野乃經制之嘗游皇華之官

展澄清之素志惟耿然之無似辱賢者之相承叨廩
久居豈有告新之政脂車入覲莫諧道舊之歡企向
之深敷宣曷悉

代越州與兩浙漕

比者叨奉宸俞濫當郡寄分一麾之守深愧非才瞻二使
之星幸依餘蔭春華寢盛德宇彌沖緬惟澄清之餘
坐迎浩大之福恭以某官精明照俗端厚鎮浮仰奉
欽哉之仁出揚使者之職平亭庶獄震肅百城吏絕
舞文之姦民有措手之裕協氣流於歌頌駿望簡乎
冕旒趨節之榮倚席可俟

代賀韓樞密

伏審光奉制麻榮陪樞府陶鎔所暨鼓舞皆和恭惟
某官偉量鎮時溫詞賁國博通遠覽議論冠乎廷中
固執敢爲風采傾乎天下累易優崇之寄荐揚駿大
之聲搢紳之譽藹然當宁之心簡在果膺綸綍兼總
機衡以文武之全能持邦家之重柄坐謀帷幄外侮
爲之澄清入侍冕旒多士由而進退四方取重萬化
倚平某賦質荒疎荷知深厚江湖滯迹阻趨台坐之
熒煌草木微生願託大鈞之埃扎

代賀邵三司

伏審光奉細書榮司大計有識相慶不謀同辭恭惟
某官朝之老成上所深注外踐揚於煩要入翔翥於

清華仙殿演詞才高於蘇李神都秉政聲軼於趙張
方仰給於邦儲故倚成於心畫大宰總乎九賦司空
奏乎十條用既省則財豐力有餘而敵屈停凝美績
進陟近司某賦分叨涼荷恩深厚閭貢臣之進用與
多士以皆儕屬赴湖邦阻趨台扉屏

代謝諸公啟

誤當器使已不克堪忽被寵光彌深震越言念某論
才則下議尋則卑蒙收寸長使拔一道居懷感激思
有報償然而智少不可以多圖力薄不可以重任坐
糜祿廩莫補涓埃三載黜幽方虞罪去十行細札乃

獲序升幸實自天恩亦有地此蓋伏遇某官以孔子
之言治已以周公之志事君直道追三代而行求備
無一人之責以爲功雖未著心亦已勤乃賜甄明俾
預遷進敢不淬磨鈍質鞭策駑蹤操以必行上助干
將之斷奮而自効終酬伯樂之知

代謝執政

備員眞館追省愆尤假守便藩仰蒙湔洗榮踰分外
感溢精端某學不足以知方智不足以適變濫叨侍
從辱命使令事甚大而術疏罪既深而罰重栖遲去
國荏苒積年方且自屏巖谷之中絶望霄漢之表宣
期起之散地畀以半符惟是乘陽俾居淮右溪山秀
麗民物阜安以養不才又爲至幸此蓋伏遇某官將
明秉德忠恕存心調燮天元運璿璣之七政主張士
類凝珉冶之一陶矜憐愚閑惻孤賤致茲廢放預
在甄收某敢不懲艾既往之非激昂已歸之氣庶全
薄效上答鴻施

監司先狀

屏迹山間已無榮望假麾淮右俄被寬恩起於罪廢
之餘託在按澄之末瞻星引領涓日就涂伏惟某官
盛德在躬至誠格物進當清詔之任出有皇華之輝

何幸衰遲乃依麻庇沿流甚速敢怠於王程望履匪
遥即披於使表

到任謝啟

叨奉宸恩忝司郡寄已擇時日來見吏民顧僻壤之
甚微布寬條而伊始苦無公事素號安閑遠有使華
上承庇映循涯感幸託迹光華恭惟某官以彌綸之
材當澄按之任陽開陰闔示予至信於百城嶽鎮淵渟
敦大體於郡吏況兹隸蜀得所稟承患難餘生凡百
益知於恐懼仁明當路庶幾更賜於存全

與臨江守

向聞高牙出鎮鄙郡服膺宣而在遠造興謁以無階
歲月已賒竊願不講白知簡息常負蒭皇方此大冬
之嚴仰惟冲履之素恭以某官積之中者游夏淵源
之學曆之外者龔黃豈弟之風藹然民謠簡在朝聽
佇登不次之用以究有餘之才更冀順序保調對時
光寵

與撫守

醫者較藝大邦曳裾崇伋推誠降袒貴賤無相間之
容以禮顧存終始有非常之厚自違盛德尤結懦衷
方素節之戒涼計黃堂之富暇衛生無恙擁福自天

恭惟某官謙靜宅心寬明存已當刑政之繁劇處之
有餘謂風俗之澆浮鎮以至靜聲望之著朝廷所知
不次之褒可倚而俟更祈順時頤愛對國寵休

上府判學士　前任監司

言念曩者使車按行江左陽開陰闔宣至信於百城
獄鎮淵停示大體於羣吏惟是初官之鄙陋方拘外
邑之簿書辱憐寒微移處親近天機甚淺衷事不更
博愛所忘有請必造以至閨門之私藝亦干旌節之
威嚴上賴并容不加擯斥嘗明公被召之日適賤迹
失庇之恐留滯於兼昏之墟徬徨於西安之野山川

之阻未嘗得望於軸艫郵置不通無使可修於書問
感激恩德馳驚稽神方摯欽之戒期計總理之多暇
神來左右福有浩穰恭惟某官端良之性得之於天
誠信之符不欺於物文學之富進居內閣之華政事
之優參知赤縣之治掃去積弊幅除大家搢紳之譽
蔼然當宁之心簡在不日大用副人所瞻某夙荷記

存尚迷缺掌提衡所及企足以須

與臨江守

言念傾風有素拜德無階聞出鎮於畿邦值服勞於
下邑紛紜簿領之後缺晷竿牘之華方素節之戒涼

計黃堂之富暇申申養性簡簡儲休恭惟某官公恕
宅心寬明秉德當刑政之繁劇處之有餘欲風俗之
澄清鎮以至靜聲績之著朝廷所高不次之升可倚
而俟某濫巾從仕屬籍為民代以及瓜將還於故土
恭施維梓嘗伏於崇墉欣抃之深敷宣莫究

回石大博

昔者登科幸扳後軌今茲假守竊在仙邦紛紜簿書
之勞缺晷竿牘之獻敢圖謙厚特枉緘縢喜聞燕處
之餘休有履祥之集恭惟某官高風激俗清德映時
辭榮振鷺之行成樂冥鴻之趣優游文史嘯傲琴樽

悵俗事之相嬰接緒言而尙阻切所保衛以永康壺

回石長官

廣寒唱第嘗接英躅會計分符幸依仁里方簿書之少暇故竿牘之後時豈期風義之忘懷特枉緘縢而爲貺丁寧溢幅感激填膺恭惟某官沛然餘才囿在小邑汲黯有恥爲之意陶潛興歸去之歌優游自養者十年靜嘿不炎於當世悵卽章之有守陪談塵以無階切冀保調以俟休寵

賀李邦直

伏審拜嘉言綍進職禁林凡在傳聞莫不欣喜恭惟

某官天資貞敏物望清明篤實發乎輝光精微先乎廣大承仙李之華胄丁肖我之盛辰養成羽儀自致霄漢賢科決策有公孫龍董之交章信史屬辭繼左氏遷固之筆制送升法從以掌命書鳳閣揖華始更歲鶯金坡入直益嗟破官聯極儒者之榮名厭天下之公論行由內相酌踐近司某身縈江湖迹遥屏著側耶成命倍切懽悰

賀張丞相

伏審拜命休延升華內廷升華左史英材進用輿議協同恭惟

某官羽儀天朝冠冕士類體仁而裕從容於美氣和風乘氣以剛慷慨於危言毅論踐英台之雄職紬金匱之秘文地嚴清規忠貫白日人皆服其有器識上

方倚以爲公卿果由司憲之尊遂陟記言之重持囊
簪筆彌近清光論道經邦尚多素蘊想在旦夕即居
弼諧某祇局東南宅心左右側聆成命倍切懽悰

賀王正仲

伏審顯膺寵數進掌命書儒林光輝物論慶快恭惟
某官海宇偉望朝廷正人特操立乎天地之間高誼
出乎世俗之表言與行應初無久渝淵衷自知清節
彌峻校讐天祿之閣紬繹太史之編方期贍詞董狐
直筆自螭坳之近密升鳳閣之高華議論足以增重
本朝文章足以宣明上德發號出令由此追三代之
郡之優於身則便然以親年之暮久安京兆之居一
蓋伏遇某官行天下之正道用大臣之仁心繩墨無
曲直之欺器皿惟小大之任遂令孤陋偶脫阽危爲
光聞成命之已行撫懦衷而增抃

賀王和甫

伏審拜命內廷即眞西掖儒林相慶物論均懽某官
風願問論思不日參四鄰之列某恪居官次阻望台
學造精微文足經緯藉甚天下之望蔚然王佐之材
出臨方州政事著於雅俗入居省計議論動乎前旒
遂參掌於訓辭曾未踰於歲月發明上指爛兮雲漢
之章布聞方來沛乎雲雨之制號乎稱職旋已正名
自古相門必生輔弼況今從橐多秉鈞衡佇繇此塗
即預大柄某驅馳江國瞻望台閤慰抃之私倍萬常

賀代宋彭年邢州謝執政

九農備位常深負乘之憂千里分封猶竊藩籬之寄
已擇時日來見吏民祇服寬恩但增感泣某斗筲賤
器蝘蜓微材蒙先帝之誤知越眾人而進用庶幾二
劄報塞萬分然而事有出於形似之問言又得之風
聞之際指爲罪纍何以自明賴在陶鈞止從外補此

昨揭節江西賜環日下蘧就農昏之養少寬喜懼之
懷今復遠來未敢自請望惟陟岵豈勝犬馬之心泣
或向隅尚累陰陽之氣預陳悃愊仰叩高明

賀代宋彭年未到任先上監司

叨膺朝綍獲綰郡章待瓜戍之期猶居轂下託巖宇
之庇適在部中自省寅緣豈勝喜幸方春和之馹蕩
計事務之優游休有福祥來相賢哲恭惟某官清規
照俗盛德軼倫自結九重之知出當一道之寄鎮以
大體藉然美聲方求才如飢渴之時顧在外非徊翔
之地不次之用可倚而須某稟質嶽蒙賦性奇蹇門

墻不遠將卒侍於教言日月尚賒恐尤趨於召節怔忡之悃敷述奚殫切冀爲國保綏副人瞻願

代范成老謝解

伏覩解榜明預薦名恭惟朝廷獻詩賦之積弊故改用專經之科惡傳注之多門故盡變先儒之學上以此而取士下靡然而嚮風爭爲瑰琦以合好尚言易則詆毀輔嗣論禮則排擯康成以至他書並從親見得先生之餘議而不究言象之所忘承流俗之傳聞而不察口耳之多妄於是陷於詭誦失其本眞必欲求深而自成於淺近必欲立異而返至於迂疎數年之後

以來茲患尤熾長者廢忘而不講後生忽略以何知聞其所習則自謂造於聖人詰其所譏則或未通於舊說此皆矯枉太過之失何異望風大賜之狂相與汨沒於末流殊失表章之本意愚之所見獨異于茲以爲溫故而知新通今而博古今未必全是古未必全非新不可不知故不可不攷譬之盡識物貿然後商其貴賤周知鬼理然後指其東西平心以觀所存正議以決其可庶幾古之士守已之篤亦副上之人無我之公向於場屋之間輒取注疏之當好其所惡異其所同得笑友朋貽誚鄉曲皆謂親垂白而待養勢久窒而期通方有司操法度之嚴而出語犯忌諱之大自謀何拙必斥亡疑豈意伏遇某官爲道主盟以理折衷以當世所共尊而果於自用眾人所不讀而拾其遺餘憐其有特立之操拔之於幾黜之險夫宜喪而得則某徼幸之已甚當奪而予則公之自任者如何烏乎使天下之人皆如公之用心使天下之士皆如某之被選則風俗安有不勸道德何患不明感恩固重於邱山厲已更期於終始庶無愧怍以報甄收

代賀王副樞

虜積釁之百年而英斷必行之今日佇凝玉續即秉
洪鈞某素荷知憐側跧進拜大廈之建知柱石之已
安霖雨將興與虫魚而並躍屬拘郡紱阻造台屏

口號

同天節口號

伏以熙朝啟祚運乘火德之炎膺主挺生時得陽明
之正聲傳里社慶溢寰區望雲日以馳誠儼衣冠而
就列恭惟皇帝陛下聰明冠古端默臨邦承五聖之
丕基享八方之大奉乾開而抽坤闢雷動而氣行禮樂
備乎太平刑政收於獨斷神人蒙福夷夏宅心式當

出震之休辰同致祝堯之善頌壽萬千歲上齊箕翼
之明卜七百年長保岡陵之固臣等云云

千秋嘉節酵宮醪六合歡娛共一陶玉女斗邊呈笑
電仙人海上獻蟠桃和聲洋溢通丹禁瑞氣氤氳擁
赭袍試問後天何所似南山不動壽星高

會呂給事口號

貢臣易失賢者難逢值旌施之照臨合縟簨而宴喜
春容方盛人意相歡恭惟某官德比圭璋文成黼繡
出礎溪之慶胄生井絡之名區擢秀賢科升華禁從
提紫微之大筆冠青瑣之崇班今者移自眞祠來儀

江國知郡學士久欽高誼喜接清標揮玉麈以交談
酌金壘而共醉但某云云

薪薪秀骨出岷山曾冠戎昌侍從班毫董科名聞海
內常揚文采照人閒勝程暫息三千里駿足須歸十
二閒早晚便承宣室召湘江波穩送公還

密守上事口號

伏以華省深沉久著名郎之風采朱輪赫奕今宣賢
守之恩威擇時日之方剛見吏民而伊始黃堂合燕
比屋均懽恭惟某官嶽瀆醇靈圭璋瑞器上應星辰
之次出分茅土之封擁皂蓋以班春握銀符而問俗

仙山在望已高作鎮之才雲海無涯漸布承流之化
但某云云

史君四十已專城千里封疆倬施旌里巷歌謠春正
好山川和氣雪初晴青旐傳世門風盛綵服承親士
論榮爲報鄉民從此去家家歌舞賀昇平

衢州曹子方口號

閭俗觀風屢握皇華之節承流宣化今儼太守之章
聞命卽行無施不可恭惟知府司勳相君賢裔華省
望郎文章咳唾於珠璣學問琢磨於圭璧昨者輟從
陝服來按湖邦外台之威采猶存遠俗之謳諗未泯

今者罷官五嶺赴鎮三衢望南徼之雲煙貼蒿安在
覽中州之氣象回鴈同飛知郡學士以大僕同僚兼
衡陽舊部特開宴豆用接朋歡蕭湘喜遇於故人牛
斗不遥於分野光輝連屬皆分千里之封談笑雍容
聊盡一時之樂但某　云
華軒寶馬自南來漢相名家子建才嶺俗共瞻金節
遠鄉邦遥喜繡衣回涼摇湘水風生座綠染靈泉酒
滿盃乍到中州逢故舊笑歌何惜少徘徊
慶帥徐侍郎致語口號
建旄設旄烜赫元戎之節持橐簪筆容容法從之班
尤屬上才式膺聖選恭惟戶部侍郎天麟異禀仙殿
貴游無鬼高談皆根義理有功陰德宜大門閭入司
省戶之貨財出聳將壇之風采果被紫書之温厚復
居碧落之深嚴權府提刑學士留駐台旌廣開宴豆
表父老戀軒之意慰藩夷卧轍之心但某官瞻督賤
工鏗鏘末藝輒陳口號上悦尊顔
詔入中台作貳卿班衣仍侍板輿行久晴瑞雪清塵
土近關春風引旆旌大木尚思馮異坐甘棠已有召
南情期公便蹋台階去常以餘光照陝城

三孔集校勘記用錢塘丁氏八千卷樓鈔本水北孔氏家刻本互校

舍人集

卷一　首葉四行秋夜丁本作秋月誤　二葉三行南都下水北本舡遂中二字　十一葉八行丁本無又其衰池以下四句多吳楚盟齊晉五字　十七葉十行兩也字疑衍　二十二葉三行更飭行以自勉丁本作雖言而無補　二十三葉九行水北本舡苟求所以明道一句

卷二　五葉以後丁本無唐太宗論唐明皇論唐文宗論三篇

宗伯集

卷二　十八葉十行贈下疑脫君字　十九葉以後丁本無白公草堂次首又闕三峽橋嘉魚遇風晚步西園奉酬李時發共四首

卷四　五葉黃魯直送茶後据目錄尚脫詩三首送邵彥瞻一首亦疑不全　十二葉十行傳上當從目錄補蒲字已補

卷五　六葉六行末日字當作力改　七葉十二行古極當作曷極　十七葉末行識議二字疑倒　十九葉七行英豪下入葉四行時上疑有缺字　十九葉末行攬轡下均有缺文　二十二葉七行取字之譌

卷六　八葉城上亭子後一首當入古體　九葉六行希猶疑倒

卷七　四葉十九行久當作日改　十七葉春游三首丁本無五行王字疑是三字之譌　十九葉十三行伏蒙下疑脫官名

卷八　十七葉十七行袁水北本作王　十九葉十行五體水北本俱缺

卷九　首葉六行事下疑脫於字　二葉七行之下丁本重衍之字今去　三葉十一行皇上當補賀字　十三葉七行已當作知十行過當作遇　十六葉十三行入字疑是入字之譌　十八葉至末葉進物狀三篇丁本編入表類今移此

卷十　四葉七行以下丁本重衍以字今去　五葉十一行御當作貽十八行惡當作恧　六葉九行之職上疑有脫文　七葉十八行遷上疑脫居字　十葉十五行東下疑脫遂字　十三葉八行何極當作曷極　十七葉末行識議二字疑倒　十八葉四行時上疑有缺字　十九葉七行英豪下又十一行攬轡下均有缺文　二十二葉七行取字之譌

人下有脫文九行其宜當作之方　二十五葉八行官字疑是宜字之譌　二十七葉二行類字疑是賴字之譌　改

卷十一　二葉末行小注當作正文　十葉四行某官二字當移上文恭惟之下　十二葉十二行現字上下十八行撫下均有缺文　十三葉末行文辭下有缺文　十五葉七行所當作極十行貴當作儒　按以上兩卷皆係敬狀宋人文體凡進陳於上者曰奏狀同輩相貽曰啟狀啟與狀雖是一體而卷中或題啟或題狀或並不題啟狀殊不畫一何　九十兩葉書離騷後書杜子美詩後二篇舊編在雜著今移此　十五葉七行所當作者　二十雖漢室三字　二十葉十三行也當作亦　二十二葉書石晉紀後水北本缺二十八字

卷十七　首葉新晴文二篇水北本無丁本編在制誥門內　三葉五行參政上據目錄當有唐宇八行他當作人　七葉八行驅當作論　八葉十七行將字疑是牧字之譌

朝散集

卷一　首葉戰彭城賦水北本中間脫二百零二字　十三葉二十三葉首行蔡罵下水北本注云子明每棋敗語則蔡　二十四葉八行嫌當作愛

卷二　首葉十二行輶字疑是輶字之譌　十三葉十七行之當作今　二十二葉首行羌蘆丁本作荒廬

卷三　五葉五行蓋字疑是盖字之譌　七葉七行與前介之推當是一篇篇首加一且字與前篇合

消當作清 改 十四葉十七行焉當作搖 十八葉
詠橘以下丁本編在卷一待月後 二十四葉二
行忽當作忽
卷四 首葉七行深泥疑倒 改 九葉四行營字疑是
縈字之譌
卷六 八葉八行怗字疑是帖字之譌
卷十一 十一葉二行者當作則 十七葉五行有
當作在 二十一頁十八行精字疑是情字之譌
卷十二 六葉二行事當作公三行廣字疑是庫字
之譌 十九葉九行並當作同
卷十三 首葉十九行覘字疑是覩字之譌後同
五葉末行認字疑是識字之譌 七葉三行分疑
汾之破字 十一葉三行昏字疑是民字之譌
卷十四 三葉十行暗字疑是眠字之譌 七葉十
九行儒字疑是復字之譌 十一葉十八行者字
疑當作此以草寫而譌 十二葉七行映當作庇
十九葉十五行欲當作政 二十二葉九行隅
當作禺
卷十五 九葉末行衆字當是古寫海字 十葉五
行幅當作蕑 十五葉末行得當作取

三孔集校勘記丁本誤者從木北木北誤者從丁兩本俱誤輒以己意斷之其不能斷者別爲校勘記以俟知者予嘗私咎四庫館臣不應以合刻爲選本入總集因各就所居之職改題文仲曰舍人集武仲曰宗伯集平仲曰朝散集使可分可合異時訪得平仲佚文當附刻於後朝散詩勝於文宗伯文勝於詩舍人詩文不多而大廷一對獨有千古厠之三蘇二程之間洵無愧矣戊午冬十月新昌胡思敬跋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丛书集成续编１０４
作者＝
页数＝７９６
ＳＳ号＝０
出版日期＝
先秦史论坛
ｈｔｔｐ：／／ｗｗｗ．ｚｇｘｑｓ．ｃｎ／ｂｂｓ／
子居　打包上传